规则怪谈：我即怪谈

规则怪谈：我即怪谈连载中悬疑脑洞直播灵异求生无女主79.7万字4.6万人在读最近更新：第64章 矮人小屋2023-11-03 22:48开始阅读祝你快乐呀脑洞较多，灵异悬疑都市同人都可能写，目前规则怪谈

17年，怪谈降临地球，热武器无法对其造成伤害，人类艰难求生。

规则怪谈成为地球人类的一把救命稻草。

全球数万天选者，胜则现实怪谈消散，败则规则怪谈降临。

这是人类与怪谈的战争。

陈韶，一名饱受骨癌折磨的患者，成为了第三轮次的天选者。

——————————————

一句话简介：男主在拯救人类的过程中逐渐变为怪谈的故事

基本设定：

1.人类无法从物理层面对抗诡异，所以除非规则允许，不然不可能出现人类爆锤诡异的场景。

2.含有直播成分，直播间描写较少，现实世界对天选者帮助很大。

3.不会特意去嘲弄某个国家，顶多安排点惨烈的死法√

4.主角会在不危及自身的情况下，帮助心怀善意的人，也会坑不怀好意的人。

5.主角不会背叛人类。

6.本书所有怪谈均为本人原创。

7.无CP。

文笔比较啰嗦，看了之后觉得不太好的，欢迎评论区提出，只要有理有据态度良好，我都会接受。

第1章 甜蜜的家1

2019年3月27日晚七点，荣城省直人民医院，肿瘤科。

这是陈韶接受截肢手术的倒数第三天。

原本他在昨天就应该接受截肢手术，以减缓癌细胞扩散的速度，让他早已减缩到极点的寿命得以短暂延长。

之所以陈韶还躺在病床上，肢体相对完好，是因为他在等待一个机会。

一个彼之砒霜、我之蜜糖的机会。

床尾，陈韶特意请求医生护士放在病房里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主持人正音调平正地播报新闻。

“……今天是第三轮怪谈开始的日期，请大家做好准备，暂停重要工作，儿童和老人的看护人员要在两人及以上，防止参与者抽选造成的意外损失……”

“各观察小组、分析组随时待命，请各位天选者务必牢记《规则怪谈应对手册》，保护自身，必要时寻求观察组的帮助……”

“本轮怪谈破解信息依旧由规则怪谈分析部官方网站发布，请及时查看，准备随时应对怪谈降临……”

怪谈正式在全世界遍地开花已经是两年前的事情了。

规则怪谈则出现在三个月前。

怪谈，一种由人们口口相传的恐怖故事，当它们真正地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人类惊恐地发现，任何热武器都无法对其造成伤害，冷兵器的作用也近乎为零。

人们能够依赖的只剩下自己的肉体，每一次与怪谈的对抗都需要无数人命去填。哪怕后期科学家们发现掺杂了人类血肉的冷兵器能够产生一定的作用，并努力研制出稳定、可靠并且易批量生产的特殊武器，也不过是螳臂当车、杯水车薪罢了。

怪谈占领的土地面积依旧在不急不缓地扩大着。

直到三个月前，全球人口已经锐减到原本的一半，幸存的人类龟缩在各国建立的防御圈中，拼命攥取能够触及的一切希望。

规则怪谈成为了这个希望。

2018年12月19日，全球的电子设备在同一时间发出噪音，屏幕产生光纹，随之出现的就是这些电子屏幕上的红色字体。

规则怪谈与人类定下赌约，各国以国家和人口比例为准，随机抽取怪谈的参与者，参与者胜，则能够获得现实中一个怪谈的半数规则，这些规则能够帮助人类躲避、控制乃至于消灭这个怪谈；参与者败，那么他参与的规则就会以比例出现在现实世界。

以华国为例，目前华国还有接近九亿的人口，按照1比十万的比例，会诞生大约九千个天选者，来度过规则怪谈A。假如其中有2000个天选者成功，剩下的失败，那么华国将会获得1000个怪谈的全部规则，进而能够想办法破解与消灭；与之相对的，会有7000个地点出现规则怪谈A，而这个怪谈A的规则大部分是已知的。

如果有人能成功通关某一轮的第20局，那么所有降临的规则怪谈都会消失。

这份赌约无法判断公平与否，但它至少向人类提供了消灭怪谈的可能——哪怕是饮鸩止渴。

屏幕上，主持人的声音依旧平和稳定。

“……截止到目前，前二轮共9局规则怪谈在国内的降临地点已破解43.7%；原现实怪谈破解率已达6.5%。

这是八万五千三百六十一位天选者、十五万七千九百六十三名破解者的牺牲带来的，也是全国上下众志成城、齐心对抗怪谈得到的战果。

我们相信，终有一日，人类将战胜怪谈！”

在过去的三个多月里，规则怪谈经历了两个轮次，一共9局，每间隔10天一轮。在10天前，第二个轮次第6局中，全球所有天选者都再次宣告失败。

现在，又一轮新手关即将开始，陈韶希望自己会是八千多个天选者中的一员。

他手上攥着一个包，包里塞满了止血药、水果刀一类的物品。护士坐在病床边上，沉默许久，还是忍不住开口问：“怪谈里很危险，死亡率太高了，你……没必要推迟手术。而且怪谈选人是随机的，如果真的选中你，有没有做手术也无关紧要。”

“……我不想失去右腿。”陈韶勉强笑了笑，“就像你说的，怪谈选人是随机的，如果它选中了我，那我做不做手术又有什么区别呢？”

陈韶已经病了很久了。

骨癌晚期，意味着他已经经历了长时间病痛的折磨，意味着他只能躺在病床上等死。即使一轮又一轮化疗成功地减缓了癌细胞扩散的速度，三天前，医生还是向他下了通知书。

截肢手术，如果成功，他的生命就能再度延长一小截，或许能活到24岁。

这已经是医生竭尽全力救治的结果了。

但是陈韶不愿意。

在还没有患病的时候，他是个相当阳光开朗的男生，喜欢运动、爬山。两年的治疗时光让他变得安静、沉闷、不好动，他不想在人生的最后时光里还拖着一副残躯，生不如死地活着。

于是规则怪谈奇异地成为了他最后的希望。

对于普通人来说，成为天选者无疑会是一场噩梦；他们必须进入危险的怪谈世界中，远离自己宁静的过往，赌上自己的性命去谋求一次可能的胜利。

即使是对于天才和野心家们，规则怪谈也绝不是什么好地方，它能够带来荣誉，但死亡往往在荣誉之前来临。

但是对于一类人来说，规则怪谈就是他们能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规则怪谈与人类的约定之一——所有天选者必须拥有正常人的素质，能够正常参与规则怪谈、并拥有通关的机会。

在过去的9局怪谈中，出现过的病人、残疾人无一例外地在怪谈中拥有了短暂的、正常的身体。

“即使是放弃右腿，也不过是多苟活几个月而已。”陈韶想，“如果能进入怪谈，哪怕新手关就死，至少我还能在死前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这就很好了。”

病房里一片寂静。

“……顾律师让我转告你，你的遗嘱已经通过审核。如果你真的进去了，他会保证你作为烈士的一切物质福利和天选者奖金都能够由天南福利院享有。”

护士最后说了一句，站起身来，眼圈微红。

“你能活下去的，陈韶。”

滋——

一阵类似于上世纪电视信号接触不良时发出的刺耳噪音响起，屏幕骤然呈现出一片刺目的古怪光纹。

陈韶屏住了呼吸。

五行全世界都非常熟悉的红字出现在屏幕上。

【欢迎来到规则怪谈

规则一：参与者通关怪谈，怪谈给予奖励；参与者失败，怪谈降临人世。

规则二：所有怪谈都应该存在生路，所有参与者都拥有通关机会。

规则三：规则怪谈给予参与者的规则绝对正确。

规则怪谈在各个世界均有良好信誉。】

片刻，红字消失，一行黑色字体缓缓出现。

【欢迎来到第三轮次 怪谈1：甜蜜的家】

陈韶眼前骤然一黑，随即又亮起来。

一个小小的、亮堂的、整洁的、和医院病房全然不同的房间出现在他眼前。

他被选中了！

一阵狂喜涌上他的心头，陈韶感受着没有丝毫病痛的身体，感受着心脏有力的跳动，几乎要激动地大喊出声。

冷静！

他告诉自己。

冷静！

这里是危机四伏的怪谈世界，他必须保持冷静！

陈韶按住胸口，略显急促地呼吸着，认真听着耳边传来的声音。

【欢迎来到怪谈1：甜蜜的家

为了保证家庭关系和谐美好，请牢记以下内容：

1.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没有爸爸妈妈的准许，请勿离开家门。外面很危险。

2.妈妈要求你的休息时间是晚10:00到早6:00.

3.家里没有人喝酒。

本次怪谈为新手难度

通关条件：存活7天】

这里像是一个普通的居室，他身处玄关，眼前就是不大的客厅，正对着一扇大开的窗户，左前方是一台白色冰箱，右前方有一台老款立式空调，中间则是一套沙发和一面长桌。

陈韶转身，背后就是一扇红色金属门，门边有一个开关。开关旁贴着两张A4纸。A4纸旁边是一台老式电视，上方则是一个蓝色挂钟，显示时间为1:05，结合窗外的阳光强度，应当是下午1:05。

两张纸上记录着两份守则。

【一、家庭守则

1.做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让家人失望。

2.保持整洁，不要让妈妈累到。

3.一日三餐不要忘，早睡早起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4.勤俭节约，拒绝浪费。】

【二、客厅守则

1.晚上9:30之前可以使用电视，请注意音量。

2.不要在客厅里剧烈运动，尤其是不要打篮球。

3.按时吃饭。如果妈妈忘记做饭，可以去提醒她。

4.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

5.10:00之后如果还在客厅，请不要开灯，节约用电。

6.爸爸有时候会在客厅的沙发上睡觉，请不要打扰他。

7.早上6:30请及时拉开窗帘，让阳光进入客厅。晚上9:30请及时拉上窗帘。

8.冰箱里通常不能存放饮品，请不要随意把饮品放入冰箱，如果见到饮品，告诉妈妈，妈妈会处理。】

第2章 甜蜜的家2

这两张规则看起来就是普通家庭里会贴的那种“约法三章”，但陈韶还是认认真真一个字一个字地记在了心里，并尝试分析起来。

这里是规则怪谈，这两份守则不可能是普通家庭的约法三章，必定存在诡异之处。

家庭守则很短，只有四条，但是覆盖的范围很广。其中第一条是最让人疑惑的。

什么叫做“做好自己的身份”？

陈韶下意识低头看了自己一眼，立刻发现了不对劲。

他第一眼发现的是自己身上的衣服变了，从之前在病房里穿的病号服变成了蓝色卫衣和黑色牛仔裤。再然后他发现，变化的不仅是衣服，还有他自己。

由于常年病痛，陈韶相当瘦弱，身高却也有一米八以上。现在他却只有一米五左右——对照金属门的高度，如果金属门是正常高度的话——喉结并不明显，似乎是一具未成年的身体，年龄应该和初中生差不多。

参照前两轮规则怪谈的情况，可能是他回到了小时候的年纪，也有可能干脆就不是他自己的身体。

如果有一面镜子，他或许就能够做出准确的判断了。

按照年龄来看，他扮演的角色大概率是“家”里的“孩子”。

在之前的怪谈中，也有要求天选者们扮演某个角色的。根据经验，扮演角色的第一步，就是要了解角色本身的设定，天选者的举止绝不能大幅度违背自身的设定，否则在被发现身份的第一时间就会死去。

第二步，则是对角色相关“人物”的了解。之前的那次扮演类型的怪谈，很多天选者都因为选错了“妻子”喜爱的颜色而惨遭“妻子”杀害。

《规则怪谈应对手册》扮演类怪谈注意事项1：不要被发现你不是ta。

注意事项2：必须在危险程度不高的前提下尽量多地收集信息，以扮演好角色，哪怕通关要求只是存活。

注意事项3：在扮演类怪谈中，不存在开局杀。怪谈不会在你不能获得任何信息的开局就因为扮演失败而杀死你。

“家庭守则1：做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让家人失望”这一规则直接指明了怪谈里的死路——让家人失望。也就是说，他不仅要扮演一个孩子，还要扮演一个不让家人失望的孩子。

难度增加了。

家庭守则的另外三条内容都比较宽泛，和现实里很多家庭的要求没什么差别，暂时无法分析。

在心中将自己分析的结果再度默念数次，确保自己牢牢记住，陈韶看向客厅守则。

比起家庭守则，客厅守则要更加繁琐，其中出现了“爸爸”这一新角色。

同样，目前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分析的，只是需要检查怪谈的初始状态是否已经违反。

他又在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思考了一遍，确认没有遗漏了之后，才谨慎地抬起步子，往客厅里走去。

整个客厅相当安静，只有脚步声、呼吸声、心跳声和时钟的声音。地板是大理石纹样的大块地砖，并不能清晰地看见地面是否干净；桌子上蒙着一层水珠，似乎是刚刚擦拭过；沙发上零散地放置着几本杂志。电视并没有开启，连插头都低低垂下。没有看见篮球。

【保持整洁，不要让妈妈累到。】

陈韶想起家庭守则第2条，他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开始收拾东西。

在没有发现规则有冲突的前提下，现在只能暂时听信规则怪谈的提示。

客厅并没有保持整洁，如果留给妈妈收拾，可能会让妈妈累到，这样或许会让家人失望。

目前前两条客厅守则都没有被违反，陈韶继续把后几条与当下的情况对照。

【3.按时吃饭。如果妈妈忘记做饭，可以去提醒她。】

现在是一点了，按照陈韶自己的习惯，一般已经吃完午餐，但是他并不知道这里的“我”有没有吃饭，毕竟现实世界里因为各种原因而推迟午餐或干脆不吃饭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不过如果按照桌子上的水珠推断，或许他已经吃过了午餐，已经擦了桌子。这条待定。

【4.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

这一条意味着陈韶必须准确判断自己的房间是哪一间，但是现在他在客厅，这条规则暂时不会被触犯。

【5.10:00之后如果还在客厅，请不要开灯，节约用电。】

客厅的灯……陈韶下意识朝头顶看去。

那盏紧贴着房顶的灯正静静地散发着光芒。

【家庭守则2：勤俭节约，拒绝浪费。】

陈韶只感觉心脏猛地一跳，他连忙走到门口，按下开关。

由于现在是中午，窗外的阳光很强烈，那盏灯又不是很显眼，不仔细观察的情况下，没人能发现灯是亮着的。

好险。

与此同时，现实世界。

人类能够通过电子设备观看所有天选者的情况，几乎所有相对空闲的人都随机点开了一个直播间，紧张地观看着天选者们的闯关画面。

“完了完了完了，怎么是个娃娃？不是说只选青壮年吗？？？”

“造孽啊！规则怪谈是不是玩不起！”

“这小孩看上去还挺冷静的哈，不幸中的万幸”

“玉帝佛祖鸿钧耶和华保佑小同学平平安安顺利通关”

“保佑+1”

“+10086”

不同于普通人的激动，同时监控所有直播间的各国智囊团倒是很快反应过来，并非所有天选者都是小孩子，而是天选者们都被还原到了少年的时期。

“003-003-3563号直播间，天选者陈韶，男，24岁，交大毕业生，骨癌晚期患者，亲属无……”

官方规则怪谈应对部门设有观察组、分析组和破解组。

每个天选者都有专门的观察小组负责，职能范围包括信息调查、怪谈观察与情报传递。

分析组则是负责信息汇总与怪谈破解方案的设计。

破解组就是与怪谈作战的前线人员，他们负责按照汇总资料与方案，进行现实世界中怪谈的破解与消灭。

张迅就是负责陈韶的观察小组组长。

听到大致信息，张迅不由得略微松了口气。

“癌症晚期……名牌大学毕业生……好啊，至少生存率能高一点……”

根据以往的经验，经受长期病痛折磨的天选者在忍耐力上往往要超过普通的天选者，他们更能沉得住气，面对恐怖的意志力也更胜一筹。而名牌大学的毕业生至少能够说明天选者的阅读能力、分析能力不会出大问题，他们的教育程度决定了他们一定程度上比教育程度低的天选者更有优势。

每一个有潜力的天选者都代表着人类的希望。

“分析组消息：所有天选者都变成了他们13岁的样子，这局怪谈应该更偏向于解密，不会出现必须武力对抗的情况。”其中一名组员说道。

“陈韶纠正了初始状态的违规点，其中包括未收拾的客厅、没有关闭的顶灯。资料已上传。”

“组内消息：当下进入厨房会立刻死亡，死亡方式未知。已列入提示序列。”

“组内消息：当下只开门不进入卧室，伸手关门，暂时无事发生。已列入提示序列。”

每次怪谈期间，每个天选者都可以得到来自现实的三次提醒。观察组的其中一个职能就是将所有天选者的通关情况进行汇总，从中选取合适的信息列入提示序列，在必要的时机告知天选者。

这一机制早在三个月前就已经通知所有国民，陈韶在治疗间隙也认认真真地读过《规则怪谈应对手册》，在数万天选者同时参与的情况下，来自观察组的提示会是天选者最有力的支持。

现在，陈韶决定使用一次。

他已经仔细地对照了客厅的所有细节，确定没有任何地方违反家庭守则和客厅守则后，把目光转向了这个“家”的其他房间。

除大门外，客厅联通共5扇门。和大门同一侧有三扇白色的房门；第四扇门在另一侧的最里面；过道尽头是一扇磨砂的玻璃门，看上去是卫生间。

【客厅守则4：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

陈韶再次默念这条守则。

目前客厅里已经没有新的线索，而既然有客厅守则，会不会有卧室守则、卫生间守则、厨房守则之类的东西？如果不去获取新的信息，那么他只能一直待在客厅里，谁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

要知道，“家”里有至少另外两个非人类成员，而他需要扮演这个家的一员，露馅的后果就是死，因此他最好能够在正式面对他们之前找到足够的信息。

规则里没有说不能打开房门，或许他需要冒一把险，或者，消耗一次提示机会。

陈韶深吸一口气，小声说道：“观察组，我现在要打开房门寻找线索，并不准备进入其他房间；等会儿需要伸手关门。如果有问题，请在三分钟内发消息给我。”

他对照着挂钟，原地等待了三分钟，等到1:36还没有等到外界的消息，才伸出右手，放在挂钟旁边的白色木门的门把手上，缓缓拧开了门。

阳光通过房门投射进房间内，陈韶站在门口，维持着开门的姿势，快速扫过能看到的区域。

房间里没有人。

这个房间很小，或许有七八个平方，窗户正对着房门，橙色的窗帘相当厚实，没有透过一丝光亮。靠窗的地方摆着一张一米五宽的单人床，床尾立着一个红色木质衣柜；单人床的一侧摆着一面橘黄色的书桌，随着陈韶挪动脚步，能隐约看到书桌旁还立着一个架子。

书桌上摆着几本花花绿绿的漫画书，从门口能看到漫画人物壮硕的肌肉。

这会是“我”的房间吗？

第3章 甜蜜的家3

1号房间看上去相当符合一个未成年男生的特征。单人床，热血漫画，

如果这里就是他的房间，那他就不必再冒着风险去尝试开启别的房间。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诱惑。但是如果这里不是他的房间，他一旦走进去，触犯明摆着的规则，结局怎样就不好说了。

陈韶继续认真观察房间，在不进入的前提下挪动着脚步，尽可能地观察到更多的画面。

房间的地面同样是大理石纹样的地砖，家具则是普通的木纹家具，1.5宽的床铺上有着灰色的床单、橙色的被子和枕头，叠得整整齐齐。书桌和书架在房间内侧，摆放着大大小小看不清种类的书籍。

依旧无法判断。

陈韶必须找到更多信息。他关上房门，走向第二间。

第二间屋子比第一间大一些，多出一个阳台，阳台上挂着一串衣服。阳台与屋子用玻璃推拉门隔开，还附有橙色的窗帘当做门帘使用，看上去相当厚重。屋子中间放着一张一米八宽的床铺，使得剩余的空间看起来相当逼仄，床尾仅供一人通行。书桌放在床的另一侧，也是橘黄色的桌面，摆放着零零散散几本书。靠近客厅的这一侧则是放了一排红色衣柜。

正对着房门的墙角里放着一个篮球。

【客厅守则2：不要在客厅里打篮球。】

这条规则迅速在陈韶脑海中闪过。

如果按照正常的逻辑，能够在客厅里打篮球的前提是家里有篮球，那么第二个房间是正确房间的可能性就大大提高了。但是问题在于，谁说打篮球的一定是家里的孩子？而且，规则上并没有说明具体有多少家庭成员，什么时候他多一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很有可能。

要确定这里的常住人口……或者说鬼口有多少，还是要斟酌的。

这间房暂定。

第三间房。

这间房是三个房间里最大的一间，同样是一米八宽的床铺，一侧是衣柜，一侧是梳妆台；飘窗上摆着一叠被褥。

这是爸爸妈妈的房间。

陈韶小心翼翼地拉上门，转身推开身后的白色木门。

果不其然，这是家里的厨房，却没有陈韶印象中厨房的烟火气，整个厨房都干净明亮，一尘不染，连油烟机都明亮如镜。

磨砂玻璃门后的卫生间也是如此，干净整洁地不像是有人居住过，只有架子上的各类洗漱用品才表明这里真的有一家人在居住。

1、2、3、4.

陈韶第一时间看向洗手池上方的悬架，一眼就看到了那四只牙杯。

一个家庭里，被褥枕头碗筷这些物品数量往往是多出的，但是牙杯牙刷往往都刚刚好。

4只牙杯，对应四个人。那么很大概率这个“家”有四个成员，分别是“我”、妈妈、爸爸以及一个未知成员。

三号房间无疑属于父母，或者至少属于母亲。1、2号房间有一间属于“我”，另一间属于未知成员。

陈韶心思急转，目光在卫生间中继续扫来扫去。

这四只牙杯摆放在卫生间的外间，靠里的地方有一扇磨砂推拉门。牙杯架上方的镜子反射出陈韶幼年的脸。

马桶同样在外间，是常见的样式，并没有什么稀奇的。

再次询问观察组进入卫生间是否有危险后，陈韶进入了卫生间。

马桶对面就挂着一张塑封的A4纸。

【五、卫生间守则

1.每天早上6:00~7:00、晚上19:00~22:00可以洗澡。

2.哥哥每天都需要洗澡，弟弟至少两天洗一次澡。

3.洗浴区和卫生区不能同时使用，也不能两个人一起用。如果你进入卫生间时洗浴区已经有人，立刻道歉并关门离开。

4.洗澡水应当是透明无味的液体，如果不是，那是你的幻觉，继续洗澡直到离开。

5.洗澡时应当使用洗发水、护发素、香皂或沐浴露，并使用专用浴巾。】

这份守则里提出了两个新人物，哥哥和弟弟。这样一来，家庭成员就齐了，分别是爸爸、妈妈、哥哥、弟弟。

根据第二条，他必须判断出自己是哥哥还是弟弟，不能确认的话每天都要洗澡。但是洗澡时也存在风险，水可能变成不明物质（他第一反应是变成血）；浴巾也不能拿错……

内间没有水声，应该没有人在洗澡。而且规则说明了现在不是洗澡的时间……

【观察组提示1：有人，血自门缝出，速离！二房可入，一三厨房入则死。】

陈韶陡然一惊，他迅速开口道歉：“对不起，我不知道有人在洗澡。”

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退了出去。

离开卫生间，陈韶依然惊魂未定。

20个字顶额的提示语，前半段明明白白地写出了久留的下场——会有鲜血从门缝流出来。如果没能意识到这一点，说不定他已经死了。

陈韶有些懊恼。

如果他能提前想到要确认洗浴间情况，那就不会浪费一次宝贵的提示机会了。

值得庆幸的是，观察组充分利用了提示顶额，在后半段给予了他当前最需要的信息。

只有二号房间进了没事，说明二号房间就是“我”的房间。另外两间卧室和厨房进入就会死，那么厨房也不能擅自进入。

幸好他刚刚决定进入的不是厨房。

但是问题在于，现在是下午两点钟，根本不在洗澡时间的范围内。新手关卡的规则不会有完全错误的，那么到底是现在洗澡的“人”比较特殊，还是里面的人并不是真的在洗澡？

陈韶站在客厅里缓了缓神，感觉心脏跳得没那么快了，才深吸一口气，走进“我”的卧室。

卧室的灯就在门边，伴随着咔嚓一声，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

陈韶环顾四周，并没有发现任何书写规则的物品。

他开始翻箱倒柜，但是顾及到【保持整洁】这一条规则，陈韶只能在每一次翻动之后就把物品原样放回，也正因如此，他的进度尤其慢。

一个小时后，他看着书桌上的两张纸条，松了口气。

【三、卧室守则A

1.你通常七点起床、十一点入睡，这是一个熬夜学生的正常作息。

2.你的床单是蓝色的、被子是灰色的、枕头是黑色的。如果你见到并非以上颜色的床上用品，请不要擅自使用，它们不属于你。妥善处理它们。

3.晚上9:30之前一定要拉上窗帘。如果窗外有雾，一定记得关窗。

4.不要在卧室里吃东西。

5.好学生需要按时完成作业，妈妈会检查你的作业。记住，按时完成，自己完成。】

【三、卧室守则B

6.卧室属于弟弟，弟弟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入这里。

7.你和哥哥无话不谈。请不要对哥哥有任何隐瞒，他会很失望。

8.哥哥玩游戏会入迷，如果时间太晚，提醒他去睡觉。

9.哥哥是值得相信的，你可以寻求哥哥的帮助。

10.哥哥是需要警惕的，你必须防备哥哥的恶作剧。】

新的矛盾点出现了！

陈韶清楚地记得，规则怪谈给予的新手关提示第二条：妈妈要求你的休息时间是晚10:00到早6:00。

妈妈要求6:00起床、10:00睡觉；卧室守则却说7:00起床、11:00睡觉。

这明显是冲突的！

陈韶脑海中再次闪过应对手册中的注意事项。

【《规则怪谈应对手册》新手关卡注意事项

第13条：新手关卡没有绝对错误的规则。

第17条：规则约束的对象可能不同，正确判断某条规则要约束哪些对象。

第18条：规则适用的场景或时间可能不同，注意规则生效的条件。

第24条：如果出现两条矛盾的规则，尝试从不同角度去思考，想想你的立场，或尝试调和它。】

这两条规则约束的毫无疑问是“我”，对象上没有任何区别。至于场景和时间……

陈韶思考许久，没能得出一个方案，只好暂时把这个冲突放在一边，转而去看别的规则。

反正现在离10点还有七八个小时呢。

从整个规则来看，“我”应当是弟弟的角色，我和哥哥的关系很特殊。一方面，兄弟之间非常亲密、无话不谈，可以寻求帮助，从7~9条来看暂且可以视为正方；但是第10条明显又和第9条冲突了。

什么情况下，“我”和哥哥可以既信任又防备？或者说，什么情况下“我”应该信任哥哥、什么情况下则必须防备？

陈韶深吸一口气，继续思考。

床上用品的颜色对得上，一条蓝色床单、一条灰色被子、两只黑色枕头，都整整齐齐、整洁异常。

阳台上除了挂着的衣服以外别无他物，陈韶仔细地翻看了一遍之后，发现里面包含一套米黄色女士裙装、一套符合他体型的蓝色校服、一套红色运动服。

陈韶并没有在房子的其他地方发现晾衣服的痕迹，说明这个阳台就是家里仅有的晾衣场地。全家的衣服都往这里挂，【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这条规则的效力或许也要大打折扣……当然，也有可能是在之前，“我”就已经允许其他家人进入了。

拉窗帘那一条和客厅的重合了，说明这条规则应该相当重要，说不定违反了就会有极为严重的后果，以死亡为上限的那种。和拉窗帘同一条规则的关窗户也需要报以同等的警惕。

陈韶干脆利落地把窗户关紧，窗锁关严实，但并没有拉窗帘。

既然这个房间有阳台，窗户在窗帘外，那么为了防止“大半夜起雾”的情况，还是未雨绸缪吧。

至于窗帘，陈韶倒是挺想一直关着窗帘、一劳永逸的，但是大白天的开灯实在是费电……

现实里费电，大不了多交点电费；这里费电等同于废命啊。

房间里表面上没有任何食物的痕迹，保险起见，陈韶连衣柜都翻了一遍，最后在那只黑色的书包里找到了一只白底波浪纹的碗。

陈韶：……

是什么样的纯种熊孩子才会把碗放进自己的书包里？

那么问题来了，房间里有个碗，会被认为在房间里吃了东西吗？

不要在卧室里吃东西的规则可能是概念上的，只要吃了就嘎；也可能是认知上的，被人发现或认为你在卧室里吃了东西，才会嘎。

如果是前者，那么这只碗在不在卧室都一样；如果是后者，不管是留在房间里还是放到客厅冰箱里，都有被发现的可能。

到时候人家一问，这里怎么有只碗，那就完蛋了。毕竟，厨房不是谁都能进的……

陈韶拍了拍额头，试图让自己更清醒一点，他重新把守则看了几遍，发现了华点。

【7.你和哥哥无话不谈。请不要对哥哥有任何隐瞒，他会很失望。

9.哥哥是值得相信的，你可以寻求哥哥的帮助。】

无话不谈。

这是不是说明碗这件事哥哥也知道？能不能寻求哥哥的帮助，让他告诉自己怎么办？

前提是这条规则的来源不是哥哥。

陈韶揪住脑门上的头发，继续思考。

如果是哥哥要求不能在卧室吃东西，那“我”的行为是否已经算得上隐瞒？如果是这样，“我”现在或许已经同时违反了两条卧室守则了。概率有，但着实不高。

陈韶思考许久，还是决定暂时搁置这个问题。直接找哥哥帮忙的风险还是太大了。

这险不能冒。

把三个问题都暂时搁置，陈韶取出书包里的暑假作业，随手翻了翻。

挺好的，一个字都没写。

书包里除了暑假作业以外，还有语文数学两张期末试卷和对应的课本。陈韶抱着收集信息的心思，一张张看过去。

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一年级下学期期末测试卷

班级：初一（9）班

姓名：陈韶

学号：201003563

“我”是初一学生，从试卷上来看成绩还算可以，120分的试卷，九十多分的水准。语文上古诗文不太好，数学上大题不会。

陈韶心里有数了。

既然扮演，就得演得真一点。不能差也不能太好，用的方法也不能超纲……

他心里缓缓吐出一口气。

感谢我的家教生涯，至少我知道不能对初中生讲高中知识……

陈韶回想起自己曾经教过的那个小胖子，想起他为了拿到变形金刚而试卷造假、最后挨了三顿竹板炒肉的惨状。

他认命地翻起了书包里的两科课本。

第4章 甜蜜的家4

直播间。

“阴，太阴了，谁tm能想到啥动静都没的浴室会有人啊！”

“其实不应该贸然进卫生间的，他也太莽撞了吧”

“你行你上啊！怪谈里收集信息是第一位的，你啥都不知道死的才最快！”

“幸好观察组发提示了，我从别的直播间过来，人死的老惨了……”

由于华国面积较大、天选者数量多，人们对于单个天选者的失误倒是反应不大。争吵是有，但很少过火，这也得益于宣传到位。

但是一些小国的情况就全然不同了。

飞机国目前只有三名天选者。

其中一名天选者是最早进入卫生间的天选者之一，他同样没有在意卫生间守则3，也没有注意到，在他仔细观看守则时，一滩血红的液体正缓缓从内间的门缝里溢出来，并迅速地往外蔓延开来。

直到那滩红色蔓延到天选者脚下，他才后知后觉地发现这一点。

他尖叫着抬起脚，拼命往外逃去。但红色已经爬上了他的身体，很快，他再也无法发出任何声音，连惨叫都被包裹在了红色的人形茧里。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人形茧就崩解开来，密密麻麻的红色液滴瀑布般落下，塑封的规则落在血泊里。

直播间黑屏了，一行红字出现在屏幕上。

【天选者死亡，怪谈随机降临本国】

直播间可谓是人间百态，谩骂有之，悲泣有之，绝望有之。

这也是诡异降临后的常态，很多国家的灭亡并非由于怪谈的杀戮，而是由于人类的疯狂。

在最初的探索阶段，全球三万多天选者已经损失了数百人；其中因为客厅亮灯、房间选择、卫生间危机三件事已经浪费了提示机会的天选者高达一万多，甚至有人已经用光了所有的提示机会。

七天的时间，才刚刚过了三个小时。

怪谈世界，下午4:27.

正在埋头伪造初中生暑假作业的陈韶听到客厅传来房门开关的声音。

他一个激灵，放下笔，转身出门。

一个身高大约一米八的青年男性站在大门口，他穿着一身橙红色的运动服，脖子上搭着一条橙色毛巾，左手拿着一只黑色的手机，右手放在门把手上，似乎正要出去。

听到房门开启的声音，青年停下开门的动作，他略微偏头，视线下移，盯着陈韶一言不发。

寒意针刺一般密密麻麻地袭击着陈韶周身，仿佛骤然跑到了冬季的漠河室外。

如果换成一般人，可能已经想要痛呼出声，但是陈韶早已习惯了病痛，此时只是同样一言不发地和青年对视。

过了一会儿，青年突然笑了起来。

“今天怎么突然进来了？”他指了指卫生间，笑得一脸无奈，“你忘了我在洗澡吗？”

糟糕，之前的借口找错了！

陈韶心头一紧。

想一想，要找个新的借口……

‘我……我刚刚写作业的时候，手上不小心染了墨水，急着洗掉，所以……’他正想这样说，将要出口时却猛地想起卧室守则。

【4.你和哥哥无话不谈。请不要对哥哥有任何隐瞒，他会很失望。】

陈韶硬生生把要出口的话咽了下去。

他就像一个真正的初中孩子一样，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发，诚恳道歉。

“对不起，那时候没想到你在里面。”

实话实说可能会惹恼青年，但不实话实话可能会违反规则。孰轻孰重他还是分得清的。

青年笑了一声，并没有生气，那股子渗人的寒意也减弱了很多。

“下次可得记好了，”他若有所指地说道，“再这么干几次，我可得请你吃竹板炒肉了。”

意思是这条规则触犯多次就会死吗？

陈韶连忙点头，同时转移了话题。

“学校的暑假作业好麻烦啊，”他表现得好像一个普通的初中生一样，正在为暑假作业抱怨，但没说作业很难，只说麻烦，“里面好多初一压根没学过的东西，我写得头都快秃了。”

青年果然忍不住哈哈大笑，怜悯地开口：“没办法，学校就是这样的，习惯就好，你哥我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等你上了高中，就会发现初中已经很美好了。”

那股寒意在笑声中消失殆尽。

陈韶佯装叹了口气，随后尝试性地问道：“话说之前妈妈说我每天得写多少暑假作业来着？真希望能少点……”

哥哥不疑有他，直接回答道：“也不算很多吧，每科四页就行。知道你不乐意写作业，我可是跟老妈讨价还价才给你争取来的。要是按老爸的意思，巴不得你三天写完。”

他看了看手机的时间，没再给陈韶说话的机会，伸手大力揉了揉陈韶的脑袋：“我出门了，妈妈回来就告诉她，同学聚会，我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说完，哥哥就推门离开了家。

陈韶重重地吐出一口气，他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揉了揉自己僵硬发麻的双腿，踉踉跄跄地扑到房间的床上。

现在他什么都不想思考，只想尽情地休息一小会儿。

只有直面怪谈的人才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可怕，和以往通过直播间感受到的完全不同。

陈韶躺了一会儿之后，才缓过劲儿来，脑筋重新转动，开始思考刚刚得到的信息。

毫无疑问，那个青年就是“哥哥”，也就是刚刚自己在卫生间撞见的“洗澡”的人。

幸好他刚刚没有撒谎，不然现在说不定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当然，更有可能连尸体都留不下来。

从他来到怪谈世界开始到刚刚，哥哥“洗澡”的时间足足三个半小时！这个时间点不对劲，哥哥洗澡的时长也不对劲。

【卫生间守则1.每天早上6:00~7:00、晚上19:00~22:00可以洗澡。】

现在有两种可能。第一，这条规则只针对“我”，其他人不用遵守。第二，这条规则无法约束哥哥，在洗澡这件事上，哥哥是特殊的。

具体哪种猜想是对的，看晚上其他家人洗澡的时间，就大概可以确定了。

刚刚的对话中，还有三点让陈韶很在意。

哥哥明确地表示，如果卫生间守则3生效的次数过多，天选者就会触发死路，这也就意味着以后进入卫生间时必须敲门确认。保险起见，最好确保爸爸、妈妈、哥哥都在卫生间以外。

然后就是哥哥所说的“晚上不回来吃饭了”。

这一条和家庭守则4、客厅守则3相关。按时吃一日三餐是规则中的要求，哥哥现在出门吃饭，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吃家里做的三餐，也不一定要在家里吃……

这一点现在看来没什么用，暂且记下。

关键在于，“哥哥”对“我”这样说话，是随口一说，还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如果是后者，那岂不是从一开始“哥哥”就知道我不是“我”？

另一个关键点就是哥哥透露的有关作业的事情。每科每天4页，“我”不爱写作业，哥哥为“我”争取，爸爸希望“我”尽快写完。

所以“我”每天写的作业不能太多，最好维持在刚刚好的程度上，防止崩人设。

目前信息最少的爸爸看上去像是一个望子成龙、比较严厉的家长形象。

幸好陈韶之前就想到现实里学生普遍的拖延症和假期最后一天的奇迹之夜，没有着急写，都是在心里算好了记下来，等确定具体数量再抄上去的。

不然按照他的速度，现在可能已经写完十多页了……

陈韶算是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这一波，但很多天选者都在惊慌之下选择了撒谎，刹那间就被红色液体吞噬得一干二净；没有挨过刺骨寒意的天选者们在青年开口前就漏了端倪，哥哥的态度肉眼可见地差了很多，自然也没有了套取信息的机会。

反倒是没有去卫生间探索、或者没有遇上出门的哥哥的天选者，目前来说还是安全的。

陈韶回到书桌前，按照试卷上表现出来的水准开始完成今天的学习任务

时间来到下午六点整，客厅传来敲门的声音。

“小昭，小韶，来给妈妈开门，妈妈的钥匙忘在家里了。”

随之而来的是温柔的女性嗓音。

陈韶放下笔，来到大门口。

他不假思索地打开了房门。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穿着黑白职业装的女性，簇新的衣服一尘不染，每一丝头发都安安稳稳地贴在头上。

“欢迎回来，妈妈。”陈韶乖巧地问好。

妈妈嘴角的弧度丝毫未变，头颅并不转动，她眼神扫过整个客厅，在看向右侧时整个眼黑都消失在了皮肤下，只留下一片泛着棕色血丝的眼白。

随即，她柔美的脸上显现出一丝满意。

“看来我没在家的时候，你表现得也很好。”妈妈说，“小昭呢？”

“哥哥他说今天晚上同学聚会，要在外面吃饭，四点多的时候出门了。”陈韶老老实实转述。

女人闻言无奈地叹了口气，依旧微笑着。

“真是的，又出去玩，整天不着家。”她看着陈韶，“你们两个性格要是能融合一下就行了，一个太跳，没一天安生；一个太安静，整天不出门，搞得我头都大了。”

陈韶状似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暗自记下这个关键信息。

看起来，“我”是一个“安稳”的人。

女人一边往厨房走，一边发问：“今天想吃什么？你哥哥不在，我们可以喝粥了。”

“都行。”陈韶善解人意地说道，“按妈妈你的口味来就行，我不挑的。”

“芹菜也吃？”妈妈饶有兴致地回过头来。

陈韶不知道该不该否认，只好露出尴尬而不失礼貌的微笑。

“妈妈你别逗我了。”

妈妈大笑出声：“还说什么‘我不挑’，回头儿我做个全芹菜宴，白灼芹菜、凉拌芹菜、西蓝花炒芹菜、腊肠炒芹菜、芹菜豆腐包什么的都给你来一份，看着你吃下去，看你还挑不挑！”

所以“我”不吃芹菜、哥哥不喝粥。

陈韶略显尴尬地笑了笑，一边接过妈妈手里的包，一边问她：“妈妈你工作那么辛苦，做饭需要我帮忙吗？”

妈妈笑着摇了摇头：“嗐，有什么辛苦的，你去学你的习吧，厨房有什么好进的？”

看来现在还不是进入厨房的时机。

陈韶暗暗告诫自己小心行事，一边点头回了房间。

第5章 甜蜜的家5

另一个天选者直播间。

这个天选者心态不太好，在现实世界里也没有得到多少规则相关的教育，在之前的探索中，因为关灯、选择卧室、写作业的事情已经浪费了全部三次提示机会。整个人此时犹如惊弓之鸟。

在恐慌中，他只想一直待在自己的卧室里，龟缩起来、不听不看。

在妈妈敲门的时候，他也是躲在自己床上发抖。

他牢记着【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这条规则，只觉得这里就是自己的避风港。

妈妈在门外敲了很久、喊了很久，敲门声越来越大、喊声越来越重，到了后面，砰砰砰的声音几乎让整栋房子都震动了起来，女人的声音也早已从温和转为怨毒。

“丹尼尔，杰瑞，为什么不给妈妈开门？杰瑞，我知道你在家，为什么不给妈妈开门？你不想做妈妈的孩子了吗？你不想吃妈妈做的饭了吗？”

“杰瑞！开门！你太让妈妈失望了！为什么不给妈妈开门！妈妈在外面工作了一天已经很累了，你为什么要让妈妈在外面站那么久？好孩子应该给妈妈开门！”

假的！一定是假的！外面不是自己的母亲！那是怪谈！开门就会吃了自己！不能开门不能回应不能离开房间不能动不能发出任何声音——

震耳欲聋的锤击和叫喊声中，心态本就不稳的天选者此时彻底崩溃了。

“你不是我妈！我不是你的孩子！你快点滚！快点滚啊！”

声音突然停了。

随即，更加猛烈的“砰”响起，随之而来的是急促的高跟鞋声。

吱呀一声，卧室门被打开了。

“你不是家庭的一员。”

天选者目眦尽裂地看到一个身高两米、全身长满黄褐色瘤子的怪物低着头从门口挤了进来。

这怪物浑身往下流淌着黄褐色的粘稠液体，这些液体不断地挥发着，不过片刻就使得卧室里充斥着淡黄色的气体，原本双手的地方也已经变成了两片锋利的刀刃。

天选者尖叫着往阳台跑去，企图从那里逃跑。直播间的观众们却能看到他的皮肤已经溃烂，生长出黄褐色的瘤子来……

“我的妈啊好恶心呕”

“退！退！退！退！退！”

“要给妈妈开门，不能承认自己不是家庭成员，得记好了，说不定会中奖……”

“再次说明了在怪谈里保持冷静有多么重要”

“哎，又一个天选者牺牲了，只希望他能投个好胎吧……”

“草他的，为什么会选中这种货色！这下好了，又有新的怪谈要降临了！”

直播间黑屏了，一行红字浮现。

【天选者已死亡，怪谈随即降临本国】

樱花国某直播间，天选者野藤四郎正确地给妈妈打开了大门。但在聊天这里栽了跟头。

或许是因为他给妈妈开门的速度慢了些，妈妈的表情有些冷淡，说出口的话也不太客气：“今天吃芹菜怎么样？”

野藤四郎连连点头，表现得无比顺从：“妈妈您说吃什么就吃什么！芹菜很好吃的！”

女人的脚步骤然停下了。

她的声音幽幽地传来：“既然你爱吃芹菜——那你可要一点不剩地吃完，不要浪费。”

野藤四郎心一沉，胆战心惊地等了半个小时，然后就在餐桌上看到了“芹菜”。

呕。

他忍了再忍，念着保持整洁的规则，还是忍住了没吐出来。

白底蓝花的瓷盘里盛放的哪里是芹菜？那分明是一根根血肉模糊的手指！那些手指杂乱无章地和辣椒丝、胡萝卜丝掺杂在一起，看上去确实像是一道菜了。

他眼睁睁看着“妈妈”用筷子夹起一根手指，塞进嘴里，细嚼慢咽。鲜血从她嘴角隐约露出一丝，又很快被她猩红的舌头舔了回去。

“快点吃啊。”妈妈温柔地说道，给野藤四郎夹了一筷子手指，“你不是说要一点不剩地吃完吗？好孩子应该遵守承诺，对吗？”

吃……必须吃……不吃肯定会死……好孩子要遵守承诺……

不能吃……他是人类……人类不应该吃人类……

面对着嘴角已经咧到耳根的妈妈，野藤四郎最终还是颤颤巍巍地夹起一根手指，闭着眼塞进了嘴里。随着一口血肉下肚，他的意识也渐渐模糊……

【天选者已迷失，怪谈随即降临本国】

同一时间，陈韶也在吃晚餐。

但与野藤四郎不同，他面前的是两小盘色香味俱全的小炒，一盘凉拌西蓝花、一盘农家小炒肉，看起来与平时的食物并无不同。

陈韶拉开白色的靠背椅，坐下去的时候总觉得左手心有些黏腻，去看的时候却干干净净，没有一丝不对。

“怎么了？”

明明陈韶没有漏出任何不对劲的神色，妈妈依然发问了。

陈韶把左手自然地搁到腿上、桌子下面，乖巧回答：“在想刚刚做的题。”

以他的经验来看，面对家长的时候，说自己勤奋学习准没错。

说着，他拿起筷子，伸手夹了一片小炒肉。

在夹起来的一刹那，那块肉突然变了一个样子。

陈韶的筷子在盘子上方停留了一瞬，他迅速扫了一眼妈妈温和慈爱的神色，随即面不改色地将那块突然泛着黄褐色光泽、边缘滴落着粘稠液体的肉塞进了嘴里。

一股难以言喻的腥臭味从唇齿间迸发出来，陈韶只感觉胃里一片翻腾。他草草咀嚼两下，就飞快地把它咽进了肚子里。

好在，剩下几筷子菜看起来、闻起来、尝起来都是正常的。

陈韶选择吃下那块肉的原因很简单，他在与母亲的相处中没有犯错，接人很迅速，说话很有礼貌，对话里也没有露馅，还营造出一个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的乖孩子形象，妈妈没有理由这个时候针对他。

况且，客厅的规则里并未包含餐桌上的规则，厨房的规则又因为不能擅自进入而暂时无法获取，那么在有可能取得厨房规则之前，他是不会单纯因为餐桌上的规则而死的。

【基本规则二：所有怪谈都应该存在生路，所有参与者都拥有通关机会。】

一边吃饭，母子二人一边说着话。

“还是自己做的饭好吃，公司那简直是猪食。”妈妈发着牢骚，“就说今天中午，那个青菜油的不行，你李阿姨吃了一口就吐出来了；猪肉上的毛都没刮干净。也不知道是在恶心谁。物业那帮人也不怕回扣把自己吃死……”

陈韶拿筷子的手紧了紧。

“那以后回家吃饭呗。”他漫不经心似的说道，“妈妈你工作那么辛苦，总不能在吃的上面委屈自己吧？”

妈妈脸上笑意更深了。

“嗐，这不是没办法么。”她摆了摆手，“公司离家太远了，通勤一个小时呢。再说公司午饭虽然难吃，但是好歹免费供应，也没见有谁吃出毛病来，就这样吧。”

也就是说，妈妈的午餐不在家吃。妈妈中午不回家，意味着她不可能做午餐，那今天的午餐是谁做的？哥哥吗？

如果是哥哥做饭的话，他和妈妈都能进厨房，为什么偏偏“我”不能进？或许能通过这条线索来获得这个资格。

陈韶想了想，恭维道：“他们的手艺肯定比不上你，要是中午你也能回家做饭就好了。”说完这句，他又小声嘟囔：“肯定比……好吃多了。”

他故意将声音控制在不大不小的程度，好叫妈妈听到。果然，妈妈又笑了起来：“我就知道，你吃够你哥做的饭了是吧？小昭做饭就那样，怎么教都是那种水平，教不会的。”

陈韶叹了口气：“其实还好吧，不算难吃。”

他尝试性地提出建议：“要不我最近也学一学做饭？反正暑假里闲着也是闲着，说不定比我哥做的更好吃呢。”

餐桌对面的女人沉思了一下。

陈韶手心冒汗，生怕女人不同意，不然自己就要冒险请哥哥帮忙把碗送回去了。

好在妈妈最终还是同意了。

“也对，怎么说你也十多岁了，做饭这种事儿早点学早点会。”

“那我这些天先给你和我哥打打下手？”陈韶乘胜追击。

“好啊，到时候你就去厨房帮忙吧。”妈妈说道，“不过，”女人停顿了一下，她盯住陈韶的眼睛，一个字一个字地说：“记住，厨房一定要干干净净的。”

“当然，”他回答，“保持整洁嘛，交给我吧。”

晚饭过后，陈韶主动申请去洗碗，妈妈只是笑了笑，并没有允许。陈韶只得作罢。

随后妈妈就提出要检查作业，陈韶费尽心思伪造的初中生作业理所当然地顺利过关，并没有引起任何不良后果。

现实，直播间讨论得可以说是热火朝天。

华国直播间的管理机制包括评分系统，观察组成员会对天选者表现进行甲乙丙丁四个等级的评分。观众们可以观看更高评分的天选者，来汲取他们的经验。

张迅给了陈韶非常高的分数，因此此时他的直播间人数众多。

“太秀了吧！这话术nb！”

“脑筋转的太快了，这脑子是怎么长的啊”

“我要是有这能力，我妈对我的态度怎么不得上升两个等级啊（战术后仰）”

“我都没反应过来，陈韶就能进厨房了”

“何止啊，他还知道了妈妈中午不回家、今天午饭是他哥做的、还有他哥做饭不好吃doge”

“我看了好多直播间，餐桌氛围那叫一个安静，那里面的妈妈脸都是僵的……”

“挺好的，就这么保持下去，我觉得他能通关”

“格局放开点，我觉得他能一串一轮”

“？梦话还是别说了，这轮咱们能挺到第十局就挺好的了，别给天选者们太大压力”

当然，其中也有一些诸如“讨好怪谈，脸都不要了”的奇妙发言，不过很快就被键盘侠们的口水淹没了。

对抗怪谈、支持天选者，是目前全世界的主流。

检查完作业后，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七点十三分，已经可以洗澡了。

陈韶在下午的时候就在衣柜里找到了一条深蓝色的长浴巾，还有符合他身形的灰色睡衣。确定妈妈没有在洗澡后，他才走进卫生间内间的浴室。

浴室采用淋浴，最里面是一扇淡蓝色的百叶窗，淋浴装置的斜对角是洗衣机和烘干机。洗发水、护发素、沐浴露和香皂摆放在洗衣机对面角落的架子上，洗衣机的旁边则是挂衣服和毛巾的铁架。整个浴室干干净净，连地面上的水渍都见不到一点，清洁难度可见一斑。

陈韶在浴室里仔细检查了好几圈，没有找到中午哥哥洗澡留下的任何痕迹，包括观察组提到的血。

考虑到妈妈对于整洁的要求，陈韶硬生生把自己的皮肤给搓红了，生怕她老人家来一句“洗的不干净”然后就冲她二儿子下手。

洗澡过程中并没有出现规则4中提及的意外情况。陈韶穿完睡衣，就把白天穿的衣服放进了洗衣机，然后花了几分钟把地面上的水都推进下水道、掉的些许头发也捏到手心，拿出去扔到了外间的垃圾桶里。

最后，他在外间刷了牙、洗了脸，全套流程过后才离开卫生间。

他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临近八点，哥哥不知何时已经回来了，正坐在客厅玩游戏。熟悉的音效让陈韶不由得看了哥哥好一会儿。

好家伙，王\*荣\*都开到怪谈世界里来了？腾\*福气不小。

第6章 甜蜜的家6

现实世界，华国分析组。

分析员王芸盯着大屏幕上的资料，向电话那头报告道：“全球35431名天选者，存活29569名。牺牲者中进错房间的有163名，来不及出卫生间的有274名，死于对哥哥/姐姐撒谎的有1958名，没有及时给妈妈开门的517名，芹菜陷阱481名，检查作业960名。”

她低下头，继续报告：“我国8763名天选者，目前牺牲723名，比全球牺牲率低一半，这说明我们目前采取的应对措施是卓有成效的。牺牲者中死于撒谎的368人，芹菜的296人，检查作业29人，其余30人死因较为分散，不具有代表性。不过，”她停顿一下，“很多天选者已经用完了提示次数，也就是说我们在接下来的过程中无法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帮助，预计明天我们的死亡率将上升一个等级。”

像是听到了对方的什么指令，王芸打开另外一个界面，说道：“除了厨房规则、父母房间的规则外，其他规则我们都已经进行了分析，目前来看，母亲这一角色对厨房是特殊的，哥哥/姐姐对浴室是特殊的，并且……我们已经将这些猜测传达给观察组，之后也会根据新情报及时更新。”

“……目前我国天选者中表现突出的有37人，他们的资料也已经受到了更高等级的保护……”

“是的，国内新出现的怪谈地点已经交由破解组进行封锁了，这次的怪谈扩散速度很慢，我们决定再等一等，至少等到厨房规则出现。分析组认为最好不要存在无意义的牺牲……”

“最新发现，所有今晚在浴室遭遇了红色液体的天选者在面对‘哥哥/姐姐’时都表现不佳。”有分析员坐在电脑桌前喊了一声。

王芸抓紧了手机，喃喃道：“这样的话，那个猜想就更贴近现实了……”

怪谈世界，妈妈已经洗完了澡，卫生间里暂时没人。陈韶把洗衣机里的衣服捞出来，挂到阳台上。出门的时候他看见哥哥还坐在沙发上，游戏还在继续。

现在是晚上九点。

陈韶犹豫了一下，走到哥哥旁边，轻声催促：“已经九点了，妈妈说让十点睡觉，你还不去睡吗？”

哥哥挥了挥手：“才九点，早着呢，你先睡吧。窗帘我待会儿拉，你不用管了。”

陈韶只得点了点头，转身往屋里走。

九点半，陈韶出门确认了窗帘确实已经拉上，才躺上床，继续复盘今天下午的所有经历。

整体来说陈韶觉得自己表现不错，除了进卫生间没敲门以外，还算是谨慎地解决了所有目前能解决的问题。从妈妈和哥哥的反应上来看，至少这两位大佬没有对自己起疑，态度相当不错，应该不会某个时刻突然觉得自己好香上来啃一口。

碗的问题，可以等明天中午哥哥做饭的时候想办法放回厨房里去，不管怎么说，不准在卧室里吃东西那条规矩是妈妈定下的概率比哥哥更高，而且规则上也说了自己可以寻求哥哥的帮助。

至于休息时间冲突的那个问题，陈韶下午想了又想，想出来一个可能管用的想法。

“观察组，我准备早上睡回笼觉、晚上躲被窝玩手机。”陈韶小声说道，“让妈妈以为我是十点睡、六点起，但是实际上是十一点睡、七点起。这是我能想到的最合理的解决方式了。如果你们觉得不行，请给我提示。”

没有提示传来，陈韶悄悄松了口气。

那么最后的问题也解决了，今天应该能平安过去。

这样想着，他的视线又转回房门后的那张守则上，漫不经心地盯着。

突然，他的目光凝固了。

陈韶盯住“卧室守则”这四个字，又看了看守则里10条有4条和哥哥相关的规则，心提了起来。

家庭守则和家庭直接相关；客厅守则所有内容都是规定客厅内的行为，走入任何一间卧室都要经过客厅；卫生间守则说的也都是卫生间的使用问题。

为什么只有卧室守则，一半说的都是哥哥？

难道是因为卧室与“我”直接相关，对“我”来说哥哥很重要，所以要写哥哥的规则？这理由说不过去的。

这间卧室这么小，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床？

现在是晚上9:51，时间还来得及，陈韶掀起被子，匆忙穿上拖鞋，来到客厅。

哥哥依旧坐在沙发上，他身后的窗户射进淡淡的月光，使得整个客厅都朦胧起来。

陈韶硬生生在门口停住了脚步。

窗帘没有被拉上！

他的眼神在打游戏的哥哥和拉开的窗帘上来回几下，感觉牙齿有点痒。

靠！是不是这家伙把窗帘又拉开了？

陈韶顿时心生懊恼。

要是早一点想到哥哥和卧室之间可能存在的关系，他也不会陷入现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新手关中，所有规则对天选者都是有保护作用的，既然规则要求天选者9:30要拉窗帘，那么现在窗帘没被拉上，进入客厅很可能出问题！所以他现在绝不能进入客厅拉上窗帘。

他看了一眼时间，深吸一口气，大喊：“妈！哥他大晚上不睡觉，敞着窗帘玩游戏呢！”

沙发上的青年顿时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来，他飞快地扔下手机，转身唰的一下就把窗帘拉上了。等到妈妈出来看的时候，哥哥已经讪笑着走到门口，推搡着陈韶往房间里走。

“我和弟弟开玩笑呢。”他顶着妈妈刀子似的眼神，若无其事地推着陈韶进了房门，以最快的速度把门关上，“妈你赶紧睡吧，明天你还早起上班呢！”

门一关上，陈昭就没好气地瞪陈韶：“行啊你小子，给我来这招？”

陈韶的脊背已经被冷汗浸透了，他刚刚也是兵行险着。现在的情形说明他的决定是对的！

现在明明已经接近十点了，哥哥却还留在客厅里，还拉开了被自己拉上的窗帘，明摆着想让自己触犯卧室规则【哥哥玩游戏会入迷，如果时间太晚，提醒他去睡觉】。那么即使陈韶请求哥哥进屋睡觉，也很有可能失败。而时间已经不够，稍微一拖延可能就到点了。到时候被妈妈发现没按时睡觉，风险可能更大……

他洗澡的时候发现浴室也是干干净净一尘不染，而哥哥下午才洗完澡，说明哥哥在家里也需要遵守整洁的这个规则。餐桌上的对话也说明妈妈能一定程度上干涉哥哥。所以抬出来家里的母亲很可能是有帮助的。

陈韶强撑着翻了个白眼：“谁让你骗人，说好了要帮我拉窗帘的，结果坐到快十点还没拉。”

哥哥不好意思地偏了偏头：“这不是玩游戏忘了么，也不是故意的。”

信你个鬼，你就是故意坑我。

陈韶没好气地躺回床上：“快点关灯，等会儿妈妈过来查寝了。”

灯光很快熄灭，黑暗中陈韶感受到哥哥已经上了床，呼吸平稳，一言不发，就好像真的睡着了似的。

过了一会儿，门外传来脚步声。

陈韶紧闭双眼，努力维持着呼吸的平稳，直到听到脚步声又响起并渐渐远去，才放松了一些。

他并没有出声，而是伸手戳了戳旁边的哥哥。

一股略显阴凉的吐息凑在他耳边，小声说话：“再等等，还没走呢。”

艹，真阴险。

陈韶小幅度点了点头，继续维持着平稳的呼吸。

又过了一会儿，他才听见哥哥又开口：“行啦，老妈睡觉了。”

陈韶这才睁眼，看见哥哥陈昭已经又摸出手机，开了新的一局。

他忍不住抽了抽嘴角，看了看时间，10:13，提醒陈昭：“还有47分钟就11点了，你别忘了。”

规则里没说哥哥真正的休息时间是什么时候，他索性就各个时间段提醒一次。

“嗯嗯嗯，知道了，放心，这次不会忘了。”

陈韶一点都不信，决定快到11点的时候再提醒一下他。

既然哥哥都玩手机了，手机屏幕的光和音效都明显得不能再明显，显然是暗示天选者们，这个时间段开灯说话都没问题。保险起见，陈韶只开了书桌上小台灯的第一档，随手抄了一本书来看。

晚上10:56，趁着哥哥第二局游戏结束，陈韶麻溜地暂时没收手机，真正地进入了睡眠。

这一天可算是有惊无险地过去了。

在陈韶出门抓哥哥睡觉的时候，张迅的观察组统一松了口气。他们已经准备好在9:55分时发送信息给陈韶了，根据计算，这个时间是来得及让哥哥进入屋中、关灯装睡的。

提示的机会很珍贵，现在能节省下来一次也是好事。

\*\*\*\*\*\*\*\*\*\*\*\*

这一晚，所有天选者们都遭遇了怪谈世界的第一个真正的危机。

之前的那些问题，要么相当明显得可以直接解决，要么可以进行躲避。哥哥/姐姐与卧室的关系却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想到的，对于那些已经消耗完提示机会的天选者来说，无疑九死一生。

在这条规则上死的最早的天选者死于下午四点半。

那是F洲的一名天选者，心态不够稳定，教育程度不高，为人也不算机灵，谨慎是他唯一的优点。他没有办法像很多天选者那样，逐字逐条地去分析那些细碎的规则，连规则的记忆都是花了好久才勉强记住。他的国家对此也无可奈何。

第一、二次提示用在提醒他冷静、去看规则，因为这个天选者一进入怪谈就崩溃地瘫在地上，连惊恐的哭嚎都被他死死捂在嘴里，持续了半个小时也没有恢复的迹象。

第三次提示用在提醒他关灯和收拾沙发下滚进去的包装纸。

三次提示机会用尽之后，天选者也意识到自己已经失去了所有的求助机会，再加上尝试开门之后没能得到任何线索，本就心态崩溃的他完全失去了任何探索的欲望，脑子里回荡着的只有一个自欺欺人的想法——我就待在客厅里就好，我可以睡在客厅，这里是安全的……

下午4:27

卫生间里的哥哥出来了，他看上去并不可怕，甚至笑着跟天选者打了个招呼：“怎么不在房间里？你作业写完了？”

怪物出现了！

天选者在哥哥出现的那一刻就将其视为怪物，即使对方完全是正常人类的外形，他剧烈地发抖，无法抑制内心的恐惧，连哥哥的话在他耳中都成了阴森的威胁。

怎么不在房间？

我应该进房间！如果不进房间这个怪物就会杀了我！

可是……可哪个是我房间？

在他自以为的生死关头，他猛地灵光一闪，想到了一个好点子。

“你……你先进房间吧。”他打着寒颤、哆哆嗦嗦地说道，“我……我想在外面待会儿……”

哥哥皱了皱眉，停在了房间门口，眼神中显现出一丝狐疑。

“好吧。”哥哥意味深长地说道，旋即，他推门走进。

天选者长出一口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从沙发上站起来，直接冲向最靠近门口的那个房间——最里面的房间有女人的化妆台，中间这个是洗澡间出来的男人的房间，那剩下那间肯定是自己的！

这辈子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他为自己的头脑沾沾自喜。

这份喜悦截止到他冲进房间的那一刻。

【天选者已死亡，怪谈随即降临本国度】

死得最直接的天选者则要数完全遵守卧室规则、没有在意新手关提示的那批人，他们在十点的时候还亮着灯，因此直接被杀。

选择十点熄灯的天选者们境况又不尽相同。

有的天选者压根就没有察觉到哥哥/姐姐和“我”住在同一间卧室里，十点一到，妈妈就闯进门来逼问他为什么不提醒哥哥/姐姐睡觉，哥哥/姐姐则是紧随其后。两只怪物一同显现真身，天选者自然是死的不能再死。

有的天选者察觉到了，但是出去的时间和陈韶一样晚，出去的时候又太急，完全没注意到客厅的窗帘是拉开的。当他们站在月光下时，他们的肌体就如同空气一样慢慢地消融了。

有的天选者谨慎地没出门，选择直接请求哥哥/姐姐。这一部分的天选者有的得到了哥哥/姐姐的快速应允，得以平安入睡；有的天选者却和哥哥/姐姐僵持到了十点，在妈妈出现后惨死当场。

及时和哥哥/姐姐一同熄灯的天选者们也并不完全安全。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没有将哥哥/姐姐当做一起熬夜的战友，而是完完全全的当做一个怪谈中的怪物。理所当然的，要么是没有得到哥哥/姐姐提示，在妈妈还没睡觉的时候就睁眼说话，直接GG；要么是一直怂着不睁眼不说话，结果被躺在身边的哥哥/姐姐怀疑为什么不到时间就睡觉，掉马进度+1.

截止到怪谈世界午夜11:00，全球天选者人数锐减至18127人，有一万多人死在这个寂静的夜晚。

这就是怪谈。

第7章 甜蜜的家7

第二天，闹钟声准时在耳畔响起，窗外隐约传来音乐声，滴滴答答的。

陈韶睁开眼，恍惚间以为自己还在高中宿舍里，耳边的音乐声是起床的铃声，却见天光微熹，厚重的窗帘虽说遮蔽了阳台，金色的阳光却欢快地从缝隙中钻了进来，在被子上跳动。一切都那么平静美好，像是从前无数个早晨那样。

不，不对，之前的早晨他大多数都是疼醒的，精神疲惫，完全比不上现在的神采奕奕、精神饱满。

他很久没能睡过这样的好觉了。

闹钟时间停留在5:55上，是陈韶昨晚设定的时间。身边的哥哥已经坐起来穿衣服了，是一套崭新的黑色运动服。。

心里感慨一下，实际的动作也没落下。陈韶抓紧时间，在6:00之前穿好衣服、叠好被子，连床单上的褶皱都尽量抚平。

六点整，卧室门准时开启了。

妈妈面带微笑站在门口，弧度与昨天回家时没有什么差别。她全身上下依旧整洁得一丝不苟，连头发丝都没有一根乱窜的，像是赴什么晚宴。她穿着一身艳丽的红裙，裙子的质地似乎很好，在阳光的映射下波光流转，鲜活得仿佛血管中流淌的血液，陈韶耳边甚至能听到那汩汩的声音。

他恍惚一下，那声音蓦地消失不见，就好像只是他幻听了一般。

窗外的音乐依旧不紧不慢地响着，音调柔和细腻，是小提琴的曲子。

“早上好，小昭，小韶。”

“早上好，妈妈。”哥哥也微笑着回答道，陈韶有样学样。

妈妈走进了房间，毫无阻碍的。她看了看干净整洁的床铺，看看整齐摆放的桌面，点了点头。

随后，她走到阳台门口，拉起窗帘，细心地绑好，让它垂落在一边。

“多晒晒太阳，对身体好。”她就像现实中任何一个温柔的妈妈一样，关心着孩子的健康，“快出门吃饭吧。”

规则里并没有提及早上起床的其他规则，陈韶只好相信卧室规则9，亦步亦趋地跟着哥哥，依次进入卫生间洗漱。

客厅里，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是白粥和清炒菠菜。

看到白粥的一瞬间，陈韶忍不住看向哥哥，果然看见哥哥的表情不太好看。

“妈妈，”哥哥平静地说，“我不喜欢喝粥。”

妈妈微笑着回答：“好孩子不能挑食，小昭，我已经做好饭了，不要浪费。”

陈韶很想低头扒饭，万事不管，但是他身边的哥哥明显散发着一股渗人的寒意，冻得人直打哆嗦。有一股腥臭的、腐烂尸体一样的味道也从餐桌对面飘过来，来源明显是妈妈。

陈韶很想说，你们打架能不能出去打？不要殃及无辜可以吗？

但是很明显，这两位下定决心餐桌上的事情要在餐桌上解决，温度继续下降，臭气持续加强，陈韶能够忍受针扎一样的寒冷刺痛，却因为恶臭而不由得脑袋发晕，眼中的菠菜似乎也蒙上了一层令人厌恶的黄褐色的光。

耳边的音乐声好似大了一些。

在这种随时能打起来的氛围里，陈韶突然端起自己的碗，大口大口地往嘴里灌，呼噜呼噜的动静搞得两只怪谈都忍不住低头去看他。

他很快把一碗粥喝完了，然后把碗往哥哥面前一放，顺手抄起哥哥的粥碗，继续往嘴里呼噜。

妈妈的神色僵硬了，她阴冷地盯着陈韶，染着蔻丹的指甲按住他手里的碗。

“你没吃饱吗？”她的声音依旧很柔和。

陈韶挤出一丝笑：“因为今天的粥很好喝。”他一口咬定是自己太喜欢喝这个味道了，“都是因为妈妈你的手艺太棒了！”

随即他补充道：“不过两碗粥绝对够我吃饱了，所以就委屈哥哥多吃一点菜了。”

妈妈的眼神依旧冷冷的，但是并没有再阻止陈韶喝粥。她站起来，把自己的碗筷收拢到厨房里，很快就背着包出门了。

那股令人晕眩的恶臭也逐渐消散。

下一秒，一只手落在陈韶脑袋上。

“干得好，不愧是我弟弟。”哥哥满意地笑了笑，他动作迅速地把菜全都吃光，一点菜汤都没留下，碗里陈韶没喝干净的一点粥米也被他用筷子扫进了陈韶现在的碗里。

陈韶的嘴角忍不住抽了抽。

虽然昨天下午和今天早上的事情都说明哥哥是个危险的怪谈，但是说实话这家伙的一些举动总会让他丧失对哥哥的警惕。

简直跟他现实里那些损友半斤八两，都是禽兽。

“知道我对你好，你昨天晚上还耍我。”陈韶趁机说道，“下次你再耍我，我就不帮你喝粥了。”

刚刚的冲突他其实有更好的、更不涉及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只要他把自己碗里的食物全部解决掉，窜回房间，那么外面那母子俩打成肉酱都不关他的事情。

但是长时间留在家里的是哥哥，晚上和自己一起睡的是哥哥，自己还要借助哥哥的帮助去那只不知道怎么出现在卧室里的碗。

所以抱歉了，怪谈妈妈。牺牲你一个，造福我自己，阿门。

如果借这件事能降低哥哥“恶作剧”的频率，那绝对是一笔好买卖。

哥哥像个正常人一样嘻嘻哈哈地道歉，随即收拾了碗筷往厨房走。陈韶本来准备找机会把碗塞回去，但是时钟的时间已经指向了6:30，保险起见，他还是拉开客厅的窗帘，顺便关上玻璃窗，就回房间躺回了被窝。

\*\*\*\*\*\*

灯塔国的约书亚·沃兹选用了那个更保险一些的法子。

约书亚是个金发碧眼的男性，相貌俊朗，相当符合人们印象中的灯塔国人形象，再加上他本人在本次怪谈中相当顺利的经历，也是灯塔国天选者中被关注的焦点。

当他快速走回房间关上房门的一瞬间，他听见客厅里传来了什么液体被泼在地上的声音，尖锐的金属接触的声音随之而来，伴随着女性的尖声嚎叫。

浓郁的血腥味和尸体的腐烂味从房门缝隙中一点点流淌进来，很快充斥了整个房间，使得约书亚的眼前也晕眩起来。他定了定神，同样躺回了被窝里闭上眼，决心装睡。

客厅里的动静一直持续到闹钟再次响起才结束，约书亚起身，谨慎地打开房门，露出一点缝隙。

他的“哥哥”坐在沙发上，脸色青白，略有浮肿。他胸口绽开了一道长达二三十厘米的可怖的伤痕，看上去像是刀伤。伤痕中不断地淌出血来，把沙发染成一片发黑的红。血液到处都是，沙发上、地面上、餐桌上、墙壁上，仿佛变态杀人狂的分尸现场。餐桌上蒙着一层黄褐色的黏腻液体，令人望之作呕。饭菜里也装满了黄褐色和红褐色的粘稠液体。客厅地面上积出了一片血泊，从青年脚下开始，不断向外蔓延。

约书亚咽喉一紧，手上使劲儿，慢慢把门关上。

就在门要完全合上的时候，一道带着冷意的声音阻止了他。

“约书亚，我要去洗澡。”他的“哥哥”面无表情地说道，“你来收拾客厅……记住，不要浪费。”

随着青年站起身，那道伤口里的血液喷洒得更剧烈了，仿佛连接着一个血池，无穷无尽地喷出鲜红的液滴，有几滴鲜血重重地打在约书亚的房门上，留下砰砰的响声。

约书亚大脑一片空白。

他没有打开门，而是就站在门后，与青年对话。

“……我还要写作业。”他说道。

“哥哥”冷冷地看了卧室门一眼，仿佛透过房门看到了约书亚本人：“你可以下午写，你能写完。”

“哥哥”没有再给他反驳的机会，径直走进了卫生间，客厅地面上的血泊停止了扩散。

他在门口僵硬地站立了半晌，才一点点动了起来。

此时，约书亚非常清楚，他选错了应对方法。

但好在……这一失误，并不致命。

\*\*\*\*\*\*

同样来自华国的甲级天选者方芷柔倒是顺利过关。

这次怪谈的主题对于打小生活在家庭矛盾中的方芷柔来说简直是如鱼得水，习惯于处理家庭问题、缓和家庭氛围的她在看到桌子上的白粥的那一刻，就意识到一场家庭战争的即将爆发，直接开始了插科打诨、讨巧卖乖。

“哎呀！”她夸张地喊了一声，把两个怪谈家人的目光都吸引了过来，“今天的饭怎么感觉做少了，好像不够吃啊！”

肉眼可见的，怪谈妈妈迷惑起来，她看了看桌子上的饭菜，脸上仿佛浮现出一个问号。

方芷柔胆子非常大，她直接抱住怪谈的手臂，撒娇道：“你闺女这两天写暑假作业，写得头都痛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老师要布置那么难的题！脑力劳动嘛，很费热量的！”

妈妈闻言，心疼地摸了摸她的脸：“那可真是辛苦我们家芷柔了，是得多吃点补补，我给你再多做一点。”

方芷柔眨了眨眼，一把拉住就要往厨房走的妈妈，笑道：“不用啦，妈妈你等会儿还要上班，好辛苦的。反正姐姐在家也没事儿干，我们就先吃饭，让姐姐去做嘛！”

她半拉半拽着妈妈，好似丝毫没有感知到妈妈僵硬下来的肢体，和接触的地方黏腻恶心的触感，极其自然地拉着妈妈走到了餐桌旁。然后扭头看向姐姐，朝她挤了挤眼睛：“快去做好吃的啊，姐姐。”

妈妈僵硬着被方芷柔拉着坐了下去，手里被硬塞了一双筷子。

一滴黄褐色的黏液从她指尖渗出，滴落在餐桌上。

滴答、滴答、滴答。

一滴又一滴黏液滴落，不一会儿就铺满了妈妈面前的餐桌部分，散发着腐败的恶臭气息。

方芷柔却好像什么也没看到、什么也没闻到，贴心小棉袄一样不断地给妈妈夹着菜，嘴里一句句关心。

“妈妈你也多吃点，你平时上班那么辛苦，回家还要做饭，还得盯着我们早睡早起，一定很累吧？”

“可惜我不会做饭，不然就能帮妈妈你分担压力了，幸亏中午姐姐会做饭，不然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等会儿妈妈你也别管碗筷了，直接去公司就行，有我姐姐在呢，她洗碗就行，不行的话我也可以帮忙嘛，你能休息一会儿是一会儿嘛……”

得亏方芷柔胆子够大，人也机灵，经验丰富，一句一句的，愣是在早餐结束前把妈妈哄好了，女人脸上重新露出了笑，没再管姐姐没有喝粥的事情。

在这一危机的处理中，方芷柔无疑是最优秀的那一批，既获取了姐姐的好感，又没有招致妈妈的厌恶。

\*\*\*\*\*\*

现实世界，规则怪谈全球论坛-讨论区

：早上这个事儿真的幻视我家，痛苦挠头.jpg

：其实这也不难吧，把人哄好不就得了？在这个地方栽跟头的是傻子吧？

：你才傻子呢，楼上，那哄的是人吗？想想没开门的那些天选者是怎么死的，再想想撒谎的又是怎么死的。就你这种人，进去了没尿出来都是强的！

：《我伪装怪物家人给怪物们调节家庭矛盾失败血溅当场的那些事》

：太真实了，换我进去，估计喝完粥就跑了，等被喊出去收拾客厅的时候，直接凉凉

：那场景跟分尸现场似的，皮肤一碰血就死，谁受得了啊

：一想到哥哥坑死了多少天选者，我就头皮发麻，能面不改色面对哥的人都是大佬……

：虽然哥姐坑死的人多，但是我更不愿意面对那个怪物妈妈，又吓人又恶心的，这种怪谈在意整洁真的有意义吗……

第8章 甜蜜的家8

中午，哥哥回到了家中，进厨房开始做饭。

陈韶站在门口喊他：“哥哥，妈妈昨天说让我给你打下手，学做饭。”

哥哥带着围裙，回头看了一眼，表情略显无语：“你能做什么？还没锅高……算了，你去从冰箱里给我拿袋肉过来。”

陈韶走过客厅，打开冰箱，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不同。

家里的冰箱是老式的单开门冰箱，上层冷冻、下层冷藏。昨天陈韶搜查时，里面还空空荡荡，只有一袋猪肉大葱馅儿的速冻饺子和半袋白花花的大米。此时，冰箱上层多了一块一斤左右、用红色塑料袋包裹的带皮脂的瘦肉，下层则多了一瓶雪花啤酒和一瓶可乐。

家里没有人喝酒，冰箱里也不应该存放饮品。

这些是哥哥带回家的吗？只有他出了门又回来了。

犹豫了一下，陈韶取出那袋肉，走回厨房。

“哥哥，”他一边把那袋肉递给哥哥，一边问，“你都买了什么东西回来？”

他快速地扫视整间厨房，没有看见规则的痕迹。

哥哥把肉从袋子里取出，这次陈韶看清了那块肉的样子。它带着一片手掌大的皮，皮是白色的，纹路细腻。他喉间一哽，只感觉胃里的食物上涌，顶着他的喉咙想冲出来。

这种肌理……

难道是人肉吗？

午餐要吃这种玩意儿？

“买了块菜肉，给你补补身子，免得整天病恹恹地晃荡。”哥哥细心地把肉切成一根根的长条，“三块钱的面条，中午吃炒面。还买了点饮料准备平时喝——别跟妈妈说，不然她又得唠叨了。”

……所以说这是他好感刷得太高惹的祸吗？

陈韶欲哭无泪。

他承认，即使是现在的身体，由于只是能参与怪谈的普通人的水准，实际上并不算非常健壮，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儿，正是要抽条的时候，整个人瘦的可以，在经常运动的人眼里可能确实算得上病恹恹的。

可这不是给他吃、人、肉的理由啊。

菜肉，这个词很特殊，现实里没人会这么说，这个词出现之后，陈韶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菜人。

五胡乱华期间，人们将作为肉料的人称为两脚羊、菜人。

他不想吃、人，至少对于现在的他而言，要不是他死了会有比较严重的后果，让他吃这玩意儿还不如让他去死，也太变态了。

但是他也不能把这块肉丢出去，太浪费了，还可能辜负哥哥的心意。

“……这是不是太破费了。”陈韶细声问道，声音略微颤抖，“都说虚不受补，我想健康一点还是得多锻炼……”他想到【不能擅自出门】和【不能在客厅里打篮球】两条，立刻换了话，“我的意思是，要不哥你自己吃吧，你喜欢运动，得多吃点才行。我平时都不怎么动，整天不出门，吃了也没用。”

哥哥停下切肉的刀，瞥了陈韶一眼：“在咱们家，你多少得吃一点才行。”

陈韶试图挣扎：“真不用……我早上吃多了，不太饿。”不太饿确实是真的，不过看见这块肉之后，他的不太饿瞬间进化成了“不饿”。

弹幕已经炸开锅了。

“呕，怎么又是这玩意儿，规则怪谈能不能整点新鲜的，别这么变态！”

“艹，我想起了不愉快的回忆”

“楼上，欢乐饭店那局是吧？我还记得那局所有天选者都被逼着吃了，回现实之后疯了不少，直接进精神病院了……”

“其实为了生存吃这东西，大家能理解的，毕竟怪谈世界……”

“但是别忘了昨天晚上那波好多天选者吃了手指头直接迷失了！”

“对，很多怪谈里，有没有食用过‘肉’是是否被污染的标志……”

“反正我死也不吃……”

“但是你不吃，怪谈就赢了！”

“人总得有个底线吧！”

“你都死了你要个屁的底线！”

“你死了怪谈杀更多的人，都怪你！为了自己矫情不顾别人死活！”

“诶诶诶，楼上搞什么道德绑架呢？怎么，天选者欠你的啊？大家都是小老百姓，本本分分活着，谁也不欠谁”

“我就说一句，道德绑架bs”

“别吵了，吃或者不吃大家都能理解，有这个吵架的空挡还不如多思考思考呢，顺便，道德绑架bs”

“搞道德绑架那头白眼狼，这么恨牺牲的天选者，有本事去明天的第九次牺牲者葬礼，看看吊唁的人能不能把你打得脑袋开花”

直播间的画面中，哥哥的声音变得前所未有得严肃。

“听话，小韶。”哥哥摸了摸陈韶的脖颈，冰冷的手指抚过大动脉，停留了半秒钟。

他重复了刚刚那句话：“在家里，你多多少少要吃一点才行。”

多多少少要吃一点菜肉吗？

陈韶的脸色终于沉了下来，他低下头去，飞快地思考。

哥哥重复的这句话到底是陷阱还是提示？

规则告诉他，哥哥既可信又可疑。他会帮助自己，也会给自己挖坑、陷害自己。

从进入怪谈世界到现在，哥哥在卧室上坑过自己一次，在窗帘上坑过自己一次，在误闯卫生间这件事上也坑了自己；但是他同样给了自己每天该写多少作业的提示，晚上熬夜的时候也确实帮助了自己，没有让自己被查寝的妈妈发现。

该相信他吗？还是应该尽可能拒绝他？

陈韶现在非常希望观察组能给他提示，替他做出正确的选择。可惜的是，无论他怎么选，结果都注定要在十二点后才能出现了。

他现在只能依靠自己做出判断。

突然，一行淡蓝色的字体出现在陈韶脑海中。

是来自现实世界观察组的提示。

【观察组提示：悦哥方得肉，纸在热水器，酒勿触；猜：碗今午还。愿安。】

陈韶高高提起的心稍微放松一些，眼睛有些发酸。

观察组的提示非常及时，告诉了陈韶四条关键信息，尤其是当下急需的第一条——获得了哥哥好感的人中午才会得到菜肉。

根据经验，怪谈中的人形怪物在维持人类形态时，往往表现出人类的情感。这些好感不能帮助天选者们在违反重要规则后活下来，却能够在不违反规则、或仅仅违反非重要规则的前提下，帮助天选者降低难度或减少损失。

也就是说，既然菜肉的出现是伴随着哥哥好感的提升，那么大概率是利大于弊的事情。

陈韶抬起头来，伸头又看了看案板上的肉，深呼吸几次，笑容重新浮上脸颊。

“那好吧，谢谢哥。”他尽量用一种并不膈应的口吻说话，没有在这件事上多说什么，害怕多说一句自己就会破防。

陈韶沉默下来，一边听从哥哥的指令刷锅、煮水，一边思考着其他提示，把午餐的具体内容远远地抛到脑后。

纸条，也就是规则。厨房的规则在热水器附近，或者干脆就在热水器里面。他必须尽快找到厨房的规则，不然谁知道他有没有需要单独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中午家里就他和哥哥两个人，万一哥哥又参加什么聚会去了，当然是他一个人做饭吃。

不过，寻找规则这件事一般是需要避开怪谈原住民进行的。转来转去，还是回到了他必须想办法单独待在厨房里这件事上。

酒勿触。家里没有人喝酒，哥哥说买了饮料是为了自己喝，这说明酒并不是哥哥买的，或者说至少不是作为家庭成员的哥哥主动买的，很可能是突然出现在冰箱里，必须进行处理。不能触碰酒，也就是说这瓶来历不明的酒不能够由天选者亲自处理。

如果等到妈妈回来，又很可能让妈妈发现哥哥藏起来的饮料……

最后一条提示是碗必须今天中午归还。分析组认为接下来存在这只碗必定会被使用的情形吗？是爸爸回来，还是有客人？

这些思绪在陈韶脑子里转了一圈，他把电锅锅盖盖上，偏头对哥哥说道：“哥，你要不要再收拾一下冰箱？我刚刚看了，觉得有点乱。”

不能直接提有酒。之前有一次怪谈就是因为天选者提及了不该存在的东西，直接被搞死了。客厅规则里又没有提到酒，说不定就是一条不能提及的隐藏规则。

只见哥哥停下切葱的动作，那股寒意又蔓延上来，奇异的是，陈韶直觉这寒意并非针对自己。

“又来了。”陈韶听到哥哥小声嘟囔了一句，像是看见了厨房里的蟑螂，语气厌恶烦躁。他放下刀，洗了洗手，匆匆走出厨房，把冰箱底部那瓶啤酒拎出来，直接出了门。

好机会！

陈韶立刻返回卧室，把被自己藏到床底的碗拿出来，在水龙头底下飞快地洗刷干净，随即拉开抽屉，把碗放了回去。

果然，碗屉里竖躺着两排碗，一共8个，其中一排有3个白底波浪纹图案的、1个斑点底波浪纹图案的，一看就不是一套。另一排则是斑点底的3个。

陈韶把它们复原为了两整套。

热水器一般都在洗菜池下面，规则就贴在热水器背面，要把手伸出才能勉强摸到。

【四、厨房规则

1.厨房属于妈妈，未经允许禁止进入。

2.家庭成员应当有自己专用的碗筷，请用正确的餐具用餐。

3.请注意家庭成员的饮食偏好，这是你对他们爱的证明。

4.每餐必须做主食，早餐和晚餐要喝白粥，午餐吃饺子、米饭或面条。

5.厨房必须保持清洁，防止细菌滋生。

6.食材应当是不会动、不会笑、不会说话的，它不会伤害你。

7.厨房使用期间，窗户应当关闭。食物的香气会影响你的邻居。

8.厨房只有一扇门、一扇窗户，厨房的门只能从内部上锁、向内部打开。如果你遇到向外推的门，立刻关闭，那不是通往客厅的门。

9.孩子们每周都需要食用菜肉，这是为他们的健康考虑。

10.你做菜是依据经验，不是根据菜谱。家里没有菜谱，不要按照菜谱做菜。

11.厨房是制作食物的地方，不是储存食物的地方，不要在厨房存放食物。】

11条！

陈韶脑门上冒出一丝冷汗。

虽然规则越多也就代表线索越多，但是规则越多更代表着触犯的可能性越大！而且，比起卧室里相对平和的规则，厨房的规则无疑更加诡异。

前五条相对正常，第一条是早已知晓的内容，第二条碗筷的问题是需要再斟酌，不出意外就是白底的那一套。

第三条，目前已知的是“我”不吃芹菜，哥哥不吃白粥，其他的尚不知晓。

第四条是对三餐主食的限制，最大的问题是早晚都喝粥，但是哥哥不喝粥，估计接下来一周还是自己要帮忙喝，但是自己帮忙喝了又会让妈妈不开心……如果哥哥每天早晚都有聚会就好了。

第六条就比较诡异了。很有可能在特定情况下天选者会看到食材动、笑、说话，这大概率是精神污染的来源或者指标之一。

第七条，重点在于邻居。第八条说明了厨房的门可能出现问题。第十条，指出菜谱有问题第十一条，厨房不能存在食物。

目前来看，家里的规则涉及家外的包括窗外的月光、雾，还有就是厨房规则的邻居。毫无疑问，这三者都是危险的来源。并且，和家人不同的是，在角色扮演没有ooc的情况下，家人不会成为危险的直接来源，月光和雾却是无差别伤害，沾上估计就出事；邻居被香气影响，估计也是非常危险……

其他四份规则中，直接点明危险的并不多，厨房里却足足占了4条，说明厨房极度危险。

第九条则是和刚刚哥哥的话语对照，菜肉确实需要吃……就挺变态。

大门开合的声音响起，陈韶止住思绪，把规则纸条放进口袋里藏好，哥哥正好走到厨房门口。

陈韶回头，顿时一惊。

第9章 甜蜜的家9

由于妈妈的规则是要求整洁，这一天下来，家里无处不整洁，人也同样如此。

现在处理完酒回来的哥哥却狼狈极了，他浑身上下湿淋淋的，细看之下又不是水，闻起来一股酸臭味儿，和陈韶曾经在酒鬼室友身上闻到过的一模一样。在酒液里面还掺杂着丝丝缕缕的红色液体，不出意外就是鲜血。哥哥黑发上结着血痂，脸色青白，略有浮肿，皮肤晃晃荡荡的，仿佛包裹着一团粘稠的脓液。它左手正不住地往下流淌鲜红的血液，很快就在地面上积攒了一滩血泉。

“我去洗澡。”哥哥的声音也变得砂纸打磨过一般沙哑刺耳，语气中透着一股虚弱。

陈韶走出厨房，才看见从门口到卫生间的路上留下了水、血液、酒精和不知道什么东西的混合液体，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恶心气味。

时刻保持清洁。

他现在不能进卫生间，也就不能拿拖把，只好把抹布拿出来，一点点吸收地面上的液体，然后把它拧进洗菜池，用清水冲下去。惊悚程度不多，恶心程度直接拉满。陈韶觉得自己这辈子可能都不会忘记它的气味，还有那种黏黏糊糊的恶心触感。

直播间已经先一步开始吐了。

“呕，为什么要让我看这个，好恶心”

“我想起来我老公吐在新地毯上那次了……现在我想再打他一顿”

“化粪池工人表示无所畏惧”

“宝妈表示，给孩子换尿布铲屎习惯就好”

“别看这恶心玩意儿了，说说分析呗？”

“分析组说了，家人估计是薛定谔的正面阵营，只要你不露馅，他们就能帮你抵御危险；露馅了就是最大的危险来源……”

收拾完地面上的不明液体，陈韶回到厨房，犹豫了一下，开始继续哥哥未完成的工作。

这次的怪谈很明显要天选者们维持和谐稳定的家庭关系，所以面对刚刚抵御了危险的哥哥，弟弟应该帮助哥哥完成家务。

哪怕这个家务的内容对正常人来说……

案板上的肉只切了一半，陈韶切第一刀的时候手还在发抖，第二刀的时候已经镇定下来。

菜肉切成细条后，看起来和猪肉没有什么差别，都在案板上搅成红色的一团，仿佛一群深红色的蛆虫扭曲着缠绕在一起。

“Nous sommes ici pour nous amuser……”（我们相聚于此，纵享欢愉）

“太阳啊，赐予我你金色的光芒……”

陈韶跟着哼唱起来，红色的蛆虫在案板上蠕动。

“O Lune, donne-moi ta douce robe de gaze……”（月亮啊，赐予我你柔软的纱衣）

腾的一下，燃气灶烧起紫色的火焰。锅热，放一勺油，先下肉条，炒至变色；再下蒜片，炒出香味后加豆芽，炒软；加入适量盐、味精、辣椒粉、孜然调味，少许老抽调色；最后放入煮好的面条，翻炒至色调均匀，关火。

“在这欢乐的宴会，放声歌唱……”

哥哥直到一点整才从卫生间出来，出来的时候已经变得整洁干净，只不过脸色依旧青白。他变得沉默寡言，对做好炒面的陈韶也没有做出什么负面的反应。反而是陈韶，面带笑容地开口：“哥哥，尝尝吧，我第一次在家里做饭，也不知道好不好吃。”

他夹起一筷子炒面，其中混杂着一块肉。哥哥看着他把肉放进嘴里，咀嚼，吞咽，才重新露出一丝微笑。

“小韶。”哥哥第二次开口喊陈韶的名字，他转了转脑袋，目光投向窗外的某一栋建筑，“你喜欢唱歌吗？”

陈韶为这突如其来的询问感到疑惑，筷子停留在碗上。

陈韶不喜欢唱歌。

这倒不是因为他不会唱，相反，他唱得还算不错，是会在KTV被人起哄着多唱几首的类型。只不过幼年时的一些经历让他对唱歌这件事产生了近乎本能的抗拒。

今天中午那次是他四年来第一次唱歌，虽然说那只能算是哼……

所以他为什么要……

脑袋中泛起密密麻麻的刺痛，陈韶忍不住扶住额头。

啊，对，是因为那首歌太好听了，他从来没听过这样直入人心的歌曲，让人的内心变得平静起来。哼着那首歌，仿佛整个人被洗涤了，痛苦随之远去，只留下幸福和快乐。

“我们相聚于此，共享欢愉……”

他忍不住又哼唱起来。

“你会唱别的歌吗？”哥哥突然打断了他的哼唱，目光依旧注视着窗外，“来首激情一点的。这首歌每天都听，再好听也有些烦了。”

别的歌？

不知为何，陈韶本能地听从了这个建议，小学时每周都唱的那段熟悉的旋律开始在脑海中回旋。

“起来……把我们的血肉……”

他突然愣住了。

哥哥从窗外收回目光，没有再说话，埋头吃起饭来。

陈韶右手怔愣地捂上胸口，感受到心脏剧烈地跳动。

我……被污染了？

什么时候？

为什么会被污染？

我触犯了什么规则？

他急促地呼吸着，完全无法想到任何可能的污染源。

不行……不能再想下去，这种情况下胡思乱想只会被抓到可乘之机。

至少能确定的是，哥哥现在帮助了自己，自己听到音乐声是从早上开始的，说明菜肉不是污染源。

陈韶目光回到色香味俱全的炒面上，想到自己刚刚愉快地下锅炒肉的情景，再想到刚刚自己内心对自己厨艺的认可，脸色顿时发青。

深呼吸了几次，陈绍才抖着手重新开始吃饭。每一口面条都像是被他自己塞进胃里的铁荆棘。

午饭过后，哥哥处理好碗筷和厨余垃圾，就又回到了浴室。陈韶默默收拾好餐桌，努力压制住呕吐的欲望。既然决定吃下去，就不能吐出来，不然谁知道会不会有什么重要作用呢？

他回到房间中，拿出随身听开始播放音乐，自己嘴里也不间断地唱着各种歌曲，试图压过耳边接连不断的诡异音乐。

下午四点，客厅里突然传来敲门声。

这个时间点，会是谁？

哥哥还在浴室没有出来，妈妈在上班，难道是尚未谋面的爸爸，还是厨房规则里提到的邻居？

陈韶闭了一小会儿眼睛，无奈地站起来。他忽略耳边的音乐，先尝试着在卫生间门口喊了两声哥哥，没有得到回应，才怀揣着对未知的忐忑站到了门口。

敲门声依旧不急不缓地响着。

老式的铁门没有猫眼，或者说即使有猫眼，陈韶也不敢去看，他只是站在门口，语气平缓地发问：“谁啊？”

敲门声停下了，一个嗡里嗡气的声音传入室内：“居委会的，检查。”

检查？检查什么？

陈韶获得的所有规则中，没有任何与居委会相关的内容，他甚至不知道应不应该给其他人开门。

他不由得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又遗漏了什么规则。

难道是父母房间的规则？又或者门外贴的有规则？

不，不对，他应该没有缺失规则，不然这么重要的信息，观察组绝对会不惜耗费提示机会来传达给自己。毕竟如果有，全球几万天选者，总有人能把规则拿到手的。即使观察组无法知晓规则的具体内容，他们至少知道规则隐藏在哪里，以及其他天选者的破局方法，从这之中已经能推算出很多了。

陈韶不敢轻易下决定，只好保持沉默，脑海里疯狂思考着这一天多以来得到的所有信息。

在他沉默期间，门外的“人”似乎不耐烦了，重重地捶打起大门来。

“为什么不开门？”它阴恻恻地逼问，陈韶隐隐约约闻到一股浓郁的、新鲜的血腥气。

“……我家大人都在忙。”陈韶说，“你等会儿再来吧。”

那声音越发不耐烦起来：“我忙着呢，没时间再过来一趟，快开门，我检查完就走了。”

“妈妈说不让我随便给别人开门。”陈韶眸光闪了闪，压低声音，“除非你告诉我要来检查什么，如果真的很重要，我会开门的。”

他打定主意，如果对方准备破门而入，他就直接跑。卧室、厨房、卫生间，总有一个能去的。就算死了，说不定还能坑对方一把。

开门是不可能开门的，鬼知道外面是个什么玩意儿。没有规则的保护，他可能都不够外面一口吞的。被这东西吞了不如自己直接送到哥哥嘴里，起码哥哥还算友善阵营。

“啧。”外面的人重重地出了口气，不情不愿地开口，“小鬼就是麻烦……还能检查什么？幸福小区禁止养殖菜羊，每周都检查的，你不知道？”

菜羊。

联系到中午的菜肉，陈韶知道禁止养殖的不是羊，而是人。

他的咽喉紧张地滚动一下，手指微微抽搐，声音依旧平缓。

“这个啊，我还以为什么呢。”陈韶打开了家门，看见门外是一个穿着深蓝色制服的壮硕青年，“上了一学期学，整天不在家，我都忘了还得检查这个。”

壮硕男人的目光落在陈韶裸露的脖颈、胳膊上，做出一个咽口水的动作。它的嘴唇是被鲜血染红的鲜红色，从它舔嘴唇的动作里还能看到它牙齿上塞住的血丝。

陈韶缓缓后退两步，让出位置，男人就迫不及待地挤进了客厅。

他的小眼睛滴溜溜地转着，扫过房间的各个角落，从客厅看到陈韶的卧室，看到父母的房间，又看到厨房，却并没有进入半步。

最后，他的眼睛盯住了卫生间。

“你要进去检查一下，或者方便吗？”陈韶的声音响起，他仰头看着男人透着贪婪的神色，轻声说道，“那就要等一会儿了，我哥哥在里面。等到他出来，会很乐意招待客人的。”

男人盯了卫生间门一会儿，突然转过头来，头颅直直向下，鼻子贴近了陈韶的血管，脖颈扭成了一根麻花。

它试探性地嗅了嗅陈韶的味道，脸上显现出一抹迷茫。

又过了一会儿，它的脑袋又转了回去，看向卫生间的眼神充满了遗憾。

“检查合格。”男人恢复了正常，眼球在陈韶身上不舍地徘徊几下，离开了“家”。

房门被重重关上的那一刻，陈韶只觉得背后一片冰凉。

第10章 甜蜜的家10

另一天选者的关卡。

德鲁伊在得到外界提示后开门把居委会的工作人员放了进来。

“你家没有私自养殖菜羊吧？”

工作人员一边在各个房间门口仔细观察着，一边询问道。

“没有。”德鲁伊立刻回答，“我们家很守规矩，不会在家里养菜羊的。”

“可是为什么我闻到了菜羊的味道呢？”工作人员阴恻恻的声音在德鲁伊耳边响起，德鲁伊惊悚地发现，它的脑袋不知何时绕到了自己的脖颈旁，正深深地呼吸着，“多新鲜的菜肉味儿——”

德鲁伊忍不住开始发抖，剧烈的恐惧和紧张让他的心脏加速，血液更加活跃地流淌起来，一种奇异的香味开始在空气中飘浮。

“还热乎着呢。”工作人员舔舐着他的脖颈，感受着血液在舌头下流动，垂涎欲滴，“这可真是……走运啊。”

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

极度的恐惧从心底迸发，德鲁伊不顾一切地推开工作人员的脑袋，疯狂地逃窜进了卧室。

工作人员没有进来。

它似乎也遵守着客厅规则，未经允许不能进入他人房间，但它也并没有离开，而是不断地在门外徘徊着，脚步声一刻未曾停歇。

“嗒”

“嗒”

“嗒”

“嗒”

“嗒”

客厅里的时钟慢慢运转着，时间来到了下午六点。

妈妈温柔的声音响起，原本令人恐惧的声音如今在德鲁伊耳中却如同天籁。

“妈妈！”德鲁伊大喊着，眼泪鼻涕糊了满脸，“我在卧室里！有人堵着门不让我出去！”

工作人员不悦地打断：“怎么能这么说呢，小朋友，我只是在尽我应尽的责任而已。”

胡说！

德鲁伊心中怒吼。

你分明是想吃了我！

显然，直播间的人们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与此同时，他们还觉得庆幸。

“幸好德鲁伊跑得快，等到了妈妈回来，不然就惨了”

“我记得他不是吃了那顿饭吗？为什么还会被盯上？”

“因为它馋了……我看见别的直播间里的人也都被吃了一根胳膊……这鬼东西吃的可香了……”

“呕，不美好的记忆再次袭击了我”

“所以为什么啊？难道不能避免被袭击吗？”

陈韶知道为什么。

他敢断定，如果刚刚自己没有拿哥哥在卫生间这件事出来吓它的话，这个满脸都写着馋字的工作人员绝对不介意在别人家里欺负人家的小朋友，比如咬一口肘子肉、喝一口动脉血什么的。

工作人员要查菜肉，那么厨房规则要求“我”吃菜肉的原因就很明显了，就是为了避免工作人员认出“我”的人类身份，所以检查应该是正常事项。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对吃了菜肉的天选者来说工作人员就是安全的。

它嘴里有肉丝，嘴边有鲜血，身上有非常重的血腥味，说不定就是刚从哪一家咬了一口出来的。自己一个十岁出头的战五渣身体，防不住进屋伤人的成年男性，更别提一个有心伤人的怪物。正因如此，陈韶才会用哥哥在家这件事来警告工作人员。

事实证明，这一举措帮他躲过了一次袭击。

只是可惜，出汗太多，晚上必须洗澡了，他只希望不会遇见意外情况。

音乐声依旧回荡在他耳边，他甚至能背下来那首歌的歌词词义，哪怕他全程都在用其他歌曲扰乱自己的记忆。但是即使他都不惜用《小苹果》《最炫民族风》《卡路里》《小鳄鱼之歌》这种神曲了，依旧没能阻挡自己记忆歌词的步伐。

值得庆幸的是，他没再出现那种跟着哼唱的情况。

陈韶想了一下午加一晚上，依旧没能想出来自己是哪里被污染了，只能归因于这歌声对于所有天选者莱说都是无差别攻击。他并不准备为此浪费最后一次提示机会。

剩下的时间都平静地过去了，夜晚，妈妈的脚步消失十分钟后，客厅的门再次突兀地传来开关的声音。

陈韶把注意力从面前的怪谈世界特有世界名著上挪开，警惕地看向瞬间把手机音量调到最低的哥哥。

看样子是爸爸回来了。

陈韶面无表情地想。

他那个表弟大半夜玩游戏被逮住的时候就是这个流程。

客厅又传来了重物落地的声音，卧室门缝里透出血红色的光芒。

客厅的灯是单色光，并且是暖黄色的。

粗重的喘息声透过墙壁传入陈韶的耳朵，像是有什么人被切开了气管。

哥哥已经关掉手机，钻进了被窝，仿佛睡去。

门被敲响了。

“小昭，”粗重的男性嗓音，“冰箱里的酒呢？”

酒。

家里没有人喝酒。

外面的真的是他猜想的爸爸吗？

陈韶又看了一眼哥哥，唯一的靠山已经是闭上眼万事不知的样子了，和下午的情况一样，明面上无法给出任何帮助。甚至比下午更糟的是，说不定连威慑的能力都没有。

陈韶深吸一口气，小心地关掉台灯，被子蒙上脸。

男人没有听到回答，也没有强求，只是在客厅里走来走去，呼吸声越来越重，仿佛没有酒喝就能要了他的命一样。门缝里透出来的光印在窗帘上，显现出一种深沉的红褐色。

不知道过了多久，那声音才停了。

又一阵子，门再次被敲响，只不过声音比上一次来说更轻巧一些。

“小昭，小韶。”同样的音色，不同的语气和音量，这次更加柔和、更加小了，“睡了吗？没睡帮爸爸去厨房温一点饭。”

陈韶紧闭着双眼，全身一动不动，仿佛真的睡熟了。

“小昭，小韶？”

那声音再次传来，近得仿佛在耳边，陈韶甚至感觉到有气息打在自己耳朵上。

时间一点点流逝，闹钟秒针的走动声伴随着心跳声，在令人窒息的寂静中分外明显。

嗒、嗒、嗒、嗒、嗒……

耳边的音乐声突然大了很多，熟悉的歌词，欢快的唱腔中多了一丝愉悦到顶峰的癫狂。

“Nous sommes ici pour nous amuser”（我们相聚于此，纵享欢愉）

“Donne-moi, ô soleil, ta lumière dorée ”（太阳啊，赐予我你金色的光芒）

“O Lune, donne-moi ta douce robe de gaze”（月亮啊，赐予我你柔软的纱衣）

“Dans ce joyeux banquet, chantez fort”（在这欢乐的宴会，放声歌唱）

“Regardez le vin dans ce verre et buvez-le”（看那杯中的美酒，痛饮一杯）

“Sautez, dansez et offrez ce festin”（跳跃吧，舞动吧，为这宴席献上）

陈韶此时恨不得自己睡死过去。

他的灵魂仿佛分裂成了两半，一半是理智，一半是癫狂。

另一个陈韶在他神经中伸展着肢体，张大嘴巴试图放声歌唱。

多美妙的歌声啊，他赞叹道，它使人遗忘痛苦，走向幸福安宁的彼岸。歌声的主人多么伟大，多么仁慈，多么璀璨！

歌声的主人是个怪物。陈韶毫不留情地反驳。你根本没学过这种语言，却能听懂这个人的话，它的歌声延续了整整一个白天，直到午夜还在歌唱，人类绝不会有这样的体力。

所以它是神……不，世界上没有神。

陈韶骤然清醒过来，眼前一片光亮，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谁拉开了，窗户也大开着，裹挟着些许凉意的微风徐徐吹入。桌面上的闹钟显示时间为5:50.

……天亮了？

那声音不知何时消失了，或许是因为陈韶摆脱了它的污染，也或许是因为第二天太阳的升起。他紧绷了许久的神经终于慢慢松懈下来，剧烈跳动的心脏也感受到了身体主人情绪的逐渐平稳，一点点平息下来。

第三天了……今天早上要面对新的“家人”，从昨天晚上来看，这可真是一场硬仗。

陈韶在脑海中复盘了一下昨天的经历，着重思考了晚上“爸爸”的行为。

从昨天晚上的情形来看，“哥哥”会在“爸爸”回家后果断放弃熬夜，选择睡觉，说明爸爸在规则的要求上可能比妈妈更严格，也或许是因为他清楚爸爸会提出什么样的要求，但他并不想做，或者做不到。

昨晚的“爸爸”前后表现不同。第一次表现为对酒的渴求，声音听上去也相对暴躁；第二次则提出晚餐的要求，听上去较为温和。

第一次很明显有问题，家里没有人喝酒是规则怪谈给出的新手关提示，不可能错误，也不可能有歧义，爸爸属于家人，显然也属于“人”的范畴。正常状态下爸爸不可能要求喝酒，除非它不正常，或那不是它。

陈韶没有相信第二次的要求，同样是因为规则。

厨房里禁止储存食物，冰箱里没有剩饭，晚上十点后是妈妈规定的睡眠时间。所有规则里只有【十点以后去客厅不能开灯】这一条指出可以在十点出去，但很显然外面开着灯。

况且，他获准进入厨房是昨天的事儿，爸爸怎么知道“我”能进入厨房的？如果说爸爸妈妈之间有联络渠道，妈妈怎么可能一点饭菜都不准备、哥哥又为什么秒速入睡？

唯一的可能就是，“爸爸”在欺骗自己，试图让自己违反规则。

陈韶睡前检查过冰箱，里面只剩下那袋速冻饺子和小半袋大米。

所以“爸爸”试图让天选者违反的规则，存在于以下四条中：

【规则怪谈新手关提示：妈妈要求你的休息时间是晚10:00到早6:00。】

【客厅守则2：10:00之后如果还在客厅，请不要开灯，节约用电。】

【厨房守则3：请注意家庭成员的饮食偏好，这是你对他们爱的证明。】

【厨房守则4：每餐必须做主食，早餐和晚餐要喝白粥，午餐吃饺子、米饭或面条。】

第一条可能性不大，这条规则的判定比较主观，只要妈妈没有发现你熬夜了，你就没有熬夜。如果妈妈对厨房没有特殊感应的话，只要保持相对安静，应该就没有问题。

第二条的可能性是最大的，虽然灯不是自己开的，但是鬼知道对方会不会把这件事栽到自己头上。

剩下两条需要结合起来看。冰箱里的食材决定了他必须制作饺子或粥，但是规则里并没有提及夜宵吃什么。爸爸的口味他现在一点也不了解，对食材的选择根本找不到半点依据……

陈韶严重怀疑，接下来的几天内会有需要他做饭的时候，在此之前必须尽可能找到口味相关的线索。

还有昨天最重要的污染问题，现在想想或许不是他被污染了，而是从第二天醒来开始，所有天选者都会听到这个声音。

想到这里，陈韶心情微微放松，他估摸了一下时间，觉得差不多到5:55了，就准备睁开眼。

他忽然愣住了。

第11章 甜蜜的家11

睁……眼？

我没有睁眼吗？

如果我没有睁眼，我看到的是什么？

眼前阳光普照的情景如此安宁温暖，陈韶却感觉连和煦的晨光都生长出密密麻麻的肢体，贴在他的眼皮上，似乎想要掀开他的眼皮，又好像是想要硬生生将他的眼珠挖出来。

风缱绻地缠绕在他周身，轻柔地抚慰着他颤抖的躯体。

柔美的女性嗓音伴随着小提琴声而来。

“Ветер пронесся по чистому озеру, и озеро весело подняло руку……”（风儿掠过晴朗的湖面，湖水快活地拉起手……）

“Птицы танцуют вокруг деревьев, а молодые люди поднимают улыбки……”（鸟儿绕着大树跳着舞，年轻的人儿扬起你的笑容……）

下一句歌词自然而然地出现在陈韶的脑海中。

欢笑吧！欢笑吧！在这宁静的湖水中翩翩起舞……

陈韶死死地咬住嘴唇，抑制住歌唱的欲望。他的右手搭在大腿上，猛地用劲儿。

每日睡前都准备好的美工刀被推动，发出咔咔的声响，用于裁纸的文具此时深深地陷入了他的腿部肌肉中，血液流淌而出。

疼痛有助于清醒。

在规则怪谈中，人的精神往往最先受到影响，天选者们无法确定自己的思维是否正常，甚至感官也会被欺骗。但是痛觉在所有感官中是受到影响最小的，它总是被增强，却很少被削弱。

因此，在官方的网站上，甚至包括如何站在避免实质性伤害的情况下给自己制造痛苦的教程，就是为了让天选者们能多一条降低污染、摆脱幻境的生路。

这次的污染无疑是会削弱痛觉的那种，不过，兴许是污染还没有达到足够程度，陈韶能清晰地感受到被刀尖刺入的痛楚。那个声音似乎也被他的果决震惊到了似的，渐渐地小了。脑海中平静祥和的场景也缓缓褪色，最终恢复成一片虚无。

陈韶知道，自己已经安全了，但是他依旧不敢入睡，腿上的伤口也时时刻刻提醒着他，令人难以安寝。

不知过了多久，闹钟铃声在一片寂静的房间里响起，床的另一侧传来细微的响动，一只手拍了拍陈韶的左臂。

“起床。”

皮肤接触的地方蔓延着并不陌生的寒意，陈韶真正地睁开眼，正式开始怪谈中的第三天。

这次妈妈没有出现在房间门口，似乎是在厨房中忙碌。趁着哥哥洗漱的时间，陈韶把床单被子都收拾出来，检查了一下血渍没有渗入褥子，才走出房门。

客厅里光线昏暗，没有开灯，也没有拉开窗帘。一个身材壮硕的男人侧躺在沙发上，身上还盖着一条灰色薄被。

妈妈端着碗从厨房里走出来，动作轻巧地摆放在餐桌上，扭头朝陈韶挥了挥手，小声嘱咐：“去把剩下的也端过来。”

妈妈不想打扰爸爸。

陈韶意识到这一点。

她刻意地保持安静，又没有拉开窗帘——昨天早上的窗帘就是妈妈拉开的——从头到尾都体现着一位妻子对自己工作晚归的丈夫的体谅。

他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把阳光遮得严严实实的窗帘，转身将早餐端出。

早餐依旧是三碗粥，等陈韶洗漱完从卫生间出来，哥哥已经坐在了餐桌上，面前是一个空碗；承装白粥的碗则放在一个空位置上，同样在那个空位置上的还有特意拨出来的菜。

四个碗都是白底波浪纹的样式。

看起来，今天的早餐是不会起什么波澜了。

直播间里，胆战心惊的观众们总算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吓死个人，也不知道小韶遭遇了什么，一晚上都插着美工刀，看得我都害怕他一个翻身把自己腿扎穿……”

“楼上的疼痛免疫课白上了吧？小韶用的明显是相当安全的工具和相对合适的手法，美工刀跑出来的那个长度连个手指头都割不动。”

“所以小韶是出现了幻觉吗？我看有的天选者有这个症状，有的就没有，是不是不知不不觉被污染了……”

“被污染是板上钉钉的事儿，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污染是从哪儿来的，明明没触犯什么规则啊”

“其实咱们家的天选者表现还算好的，至少酒大部分都正确处理了，你们是不知道那些没处理的天选者的惨状……”

“我只知道自己上手摸酒的天选者直接撞门出去，迷失了……”

官方论坛上，已经出现了对应的录像。

《0301甜蜜的家-酒-失败录像-未处理》

录像来自于外国某天选者——虽说国内也有不少因此失败的，但是大家都倾向于不让国内的牺牲者家属再次被录像伤害。

录像显示了从“爸爸”回来到天选者牺牲的全过程，面部打码版。

同样是突兀的开关门的声音。

门外的声音剧烈地喘息着，冰箱被打开，接着又传来响亮的关闭冰箱门的声音。

液体流淌的声音，男人迅速吞咽的声音，在寂静的夜晚分外刺耳。

有什么东西砸在地上，沉闷地一响，又是一串咕噜噜的滚动声。

“砰砰砰！”

房间的木门猛烈地颤抖起来，爸爸在外面重重地锤着门，粗苯的叫喊声仿佛在酒精里浸透了。

“路易斯！理查德！开门啊！爸爸回来了！快出来给爸爸做饭！”

没有天选者会在此时应声，屏幕中的天选者同样紧闭着双眼，只有眼皮下不断滚动的眼球才能显示出他尚未进入安眠。

“砰砰砰！”

锤门的动静越发大了，男人不耐烦的声音伴随着酒臭味飘进房间，两个卧室却都一片安静。

“理查德！我知道你没睡！你个婊、子养的，拿着你老子辛辛苦苦赚的钱，整天不干好事儿！快出来！出来做饭！”

“砰！砰！”

侧躺着好观察门口的天选者借助门缝透入的红光，能够隐约看到门摇晃的幅度越来越大，就好像随时能够闯进房间。

“砰！砰！”

理查德听到酒瓶子掉落的声音时，就知道自己已经触犯了【家里没有人喝酒】这一条规则，没能及时把酒清理出去。现在，就只能赌一把了。

“爸爸”喝了酒之后闹出的动静那么大，妈妈却没有反应，说明这段时间自己可以不睡觉出门。“哥哥”睡得和死猪一样，明显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所以现在只能靠自己。

再想到【不要让家人失望】这一条，他下了决心，睁开眼。

“爸爸，我马上出去给你做饭。”理查德壮着胆子开口，“不过，您能不能把客厅里的灯关一下呢？这有点不节约啊。”

“好啊，好孩子！”那嗡里嗡气的声音透露着喜悦，只听得啪嗒一声，客厅的灯光消失了，“不愧是我的好孩子，快出来吧，爸爸加了好久的班，正饿着呢。”

理查德却有些迟疑了。

门外“爸爸”的话，听起来怎么都有一种狼外婆的感觉。

但是现在，他恐怕没有回头路了。

我不想死……我想活着……

为什么是我被抽中！为什么是我成为了天选者！

怀着这种悲愤交加的心情，理查德流着泪打开了门。

迎面而来的是一只长满了黑色毛发的大手，它一把抓住理查德的脑袋，直接将他拖到了餐桌旁。

“好孩子……好孩子……”它疯狂地大笑着，一把又一把地抡着理查德的脑袋，狠狠地撞击在地面上。

摇晃的头颅下方，一道可怖的伤痕中，血液喷洒而出。

全球规则怪谈对策局规定，在规则怪谈中遭遇无法挽回的必死危机后，天选者可以选择自杀，以避免更加悲惨的结局，依旧视为牺牲者，亲属可享有牺牲者家属待遇。

画面在理查德解脱般的面容上停止。

他没有想到，喝了酒撒酒疯打骂孩子的“爸爸”，真的还能算是家人吗？

华国分析组，前悬疑小说作家、现分析员孙志德咬着笔头总结道：“所以这次怪谈的核心元素和名字是完全对应的，甜蜜的家，不能有任何不和谐的元素出现，即使有，也要掐死在襁褓里。”

“显然，即使在现实里，酗酒和家暴这两个词也常常连上等号，那么怪谈里出现这种情境也不足为奇了。”另一位出身于刑侦部门的分析员张苗接话，“酗酒的成年男性，对于瘦弱的未成年人来说通常是极度危险的，即使是成年的女性，出于社会风气和家庭教育培养的问题，也很少能够反抗，所以这一次选错才会是绝对的致死项目。”

“很遗憾的是，大部分天选者没有把酒这一重要线索放在心上，没能频繁搜索。”王芸叹了口气，“我还是建议把‘新手关提示大概率为重要线索或死路提示’这一条放在应对手册上，虽然它可能会导致部分天选者对新手关提示过于重视、忽视主体规则，但是不刊登的话，无异于因噎废食啊！”

“那都是之后的事情了，现在要紧的还是当下这次怪谈。”孙志德说道，他的神情中明显浮现出一丝忧虑，“这次怪谈虽说看上去简单，节奏也比较平缓，但问题在于，天选者如果不能尽早意识到它的核心构成，是无论如何都无法通过的。现在我们大部分的天选者提示次数都已经耗尽了，即使是那些评分比较高的天选者，手里的次数也不多了……”

张苗合上文件夹：“等【总筹】吧，如果到时候天选者没有意识到，我们再让观察组发送提示。”她迟疑着停顿了一下，想说些什么，最终归为一声叹息，“至于次数耗尽的天选者，我们或许只能祈祷了。”

第12章 甜蜜的家12

早饭的过程乏善可陈，在妈妈拎包出门之后，陈韶没有管窗帘的事情，径直回屋补觉。这一觉他就睡到了中午十一点，是被他重新设置的闹钟叫醒的。

沙发上的爸爸还在睡着，餐桌却空了，冰箱里也没有剩余的食物，估计爸爸上午醒了一次。

陈韶小心翼翼地坐在单人沙发上，沉默地等待着，思维却相当活跃。

他还在思考污染的事情。

按照时间来算，他在第二天醒来之后才听到音乐，说明污染是从那之前开始的。刨除晚上可能发生的——因为他现在对晚上会发生的其他事情一无所知，并且他第一天晚上并没有违反规则——也只有开其他房间的门、在哥哥洗澡时闯入卫生间这两件事上可能存在问题。

第二种可能性可以直接否定，因为从第二天中午的事情来看，哥哥和音乐声明显不是一个阵营的，音乐想要蛊惑天选者，哥哥则会帮助好感度足够的天选者清醒。

涉及到门的规则有两条，不能擅自闯入别人的房间，厨房里可能出现不存在的门。

那么他遭受的污染很有可能是因为，他擅自打开了父母卧室房间的门。

毕竟，除了父母卧室之外，没有哪扇门是他不能打开的。

联想到昨天是在“爸爸”敲门喊话之后自己才又一次险些沉浸在音乐声中，陈韶肯定了这一判断。

十一点二十三分，哥哥回来了，手里依旧提着面条和一些配菜，看见陈韶在客厅，讶异发问：“小韶？你在这儿干什么？”

陈韶眼尖地看见对方左臂靠近衣袖的地方有一圈红色的伤痕。

这个世界，出门买菜，都这么危险吗？

他稍稍沉默一下，立刻站起来，从哥哥手上接过袋子，把一个热心乖巧帮助哥哥做家务的好心弟弟演绎得活灵活现。

他出现在这里的目的是跟着哥哥走一遍午饭的整个流程。

本来这件事应该昨天完成的，但是午餐原材料和音乐污染给陈韶的刺激太大了。当时陈韶的精神不允许他继续跟着哥哥回到厨房，所以今天或许是他独自完成午餐前最后一次机会了。

做饭、洗碗、刷锅的过程和现实里并没有什么区别，但是从清理灶台这一步开始，就有所不同了。

哥哥从角柜中间一层取出了白色的毛巾，也没有沾水，就开始清理灶台和抽油烟机，那块白色的毛巾很快就染上了污渍，等到所有要擦的地方都处理完毕，毛巾已经完全变成了黄褐色，和第二天早上餐桌争执时母亲散发的污染毫无差别。最后这块抹布被丢进了垃圾桶。

再然后，另外四只斑点底的碗被摆在了窗台前，分别盛放了一粒大米、半碗自来水、一个没煮的饺子、一根从陈韶头上现薅的头发。

最后，哥哥更换了垃圾桶里的垃圾袋，出门扔掉厨余垃圾，又回到厨房打开窗户、离开厨房关上门，这一整套流程才算结束。

这也让陈韶看得冷汗都快下来了，不由得庆幸自己的谨慎。

厨房的信息确实相当关键，为陈韶的猜测进一步提供了佐证。

陈韶猜测——所有家人都是可信的，只要它承认天选者是它的家人。

这个猜测并不离谱。迄今为止，无论是哥哥还是妈妈，都没有对天选者表露出直接的恶意、做出毫无由来的攻击行为，甚至光明正大摆在客厅的规则都是明显保护天选者的。

最直接的证明是，客厅规则要求9:30之后拉上窗帘，但是很明显哥哥和妈妈都并不畏惧午夜的月光，爸爸更是十点后才回家，他总不能是披着那床夏凉被一路冲回家的吧？

显而易见，家里畏惧午夜月光的只有“我”。

那么，“我”和他们的区别是什么？

区别在于——“我”是人类。

第二天中午的食物和下午上门的居委会佐证了这一点。如果“我”没有食用菜肉，恐怕无法遮掩“我”是人类的身份，就会被居委会工作人员当做“菜羊”当场吞食。

所以，家人知道“我”是人类，却并没有将“我”作为圈养的食材——有谁会给自家圈养的肉猪喂猪肉？

也正因如此，陈韶认为，家人在扮演完善的情况下会是绝对的友善阵营。

并且，值得深思的是，“小韶”这个角色在天选者到来之前，或许并不存在。熟悉的两个家庭成员，也都清楚他并不是“小韶”。

哥哥说出暑假作业工作量、强调“我”必须吃菜肉，是因为他知道“我”完全不清楚这些事情；餐桌上的矛盾是看“我”愿不愿意融入他们的家庭，来自家庭内部的危机是为了测试……

如果这个猜想正确，那么这一次的怪谈，同样是【招聘副本】。

【招聘副本】是网友们起的别名，官方名称是【人员筛选及补充型怪谈】，又称【HR怪谈】。

简单来说，这类怪谈就像是公司招聘一样，天选者作为【面试者】参与怪谈的筛选，筛选通过后就可以获得留在【招聘副本】中，获取怪谈世界的有效身份。

怪谈吸纳通过测试的天选者，来补充自己日常的消耗、扩大控制范围。

曾经的【兴路屠宰场】就是最典型的招聘副本，它需要新鲜的血液补充，来替换掉因各种原因损坏的屠夫和其他工作人员。

就像是欢乐酒店需要员工、兴路屠宰场需要屠夫、月亮旅行社需要导游一样，“甜蜜的家”需要“家人”。

不过，与【兴路屠宰场】不同的是，甜蜜的家兼具【人员筛选及补充型怪谈】和【角色扮演型怪谈】的性质，只不过招聘的目的藏得太深，扮演的成分太过显眼。

【招聘】的核心标准无疑是两条：第一，【做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让家人失望】；第二，在来自外界的危险中生存下来。

也正因如此，陈韶才没有严格按照客厅规则去拉开窗帘。

要对辛苦养家的父母体谅，难道不是一个孝顺孩子该做的吗？

至于外界的危险，其实才是整个怪谈中最难以应付的。

外界的规则隐藏在家人的话语中，而非直接给出，但无一例外地都对天选者有着最直接的、无法消除的恶意。

客厅规则中明令拉上的窗帘，阻拦的是午夜的月光。

会将人拉入极乐世界的音乐声，来自于窗外，哥哥遥望的地方。

定期上门检查菜羊的居委会，即使有着怪谈家人的阻拦，也依旧对天选者垂涎欲滴。

冰箱里不明来历的酒，很难让人不想象到现实中酗酒家暴的一部分人渣。

厨房规则里不属于家的门，做饭时必须关上以免惹来邻居的窗户，卧室规则中警告的雾……

新手关提示中，也早已明确地提示【作为一个未成年人，没有爸爸妈妈的准许，请勿离开家门。外面很危险。】

下午，完成作业之后，陈韶还有两个小时的空余时间，他决定执行国家对天选者们唯一的要求。

在每次怪谈经过大约1/3的时间后，写下自己总结的规则，以帮助现实世界的人类通关，也就是所谓的【总筹】。

他取出一张作业纸，犹豫了一会儿，开始书写。

直播间里的人们原本以为他想继续写作业，还没来得及着急，就看到“规则”两个字，顿时更急了——急着找纸笔。

“怪谈：【甜蜜的家】

性质：【人员筛选及补充性型副本】、【角色扮演型副本】

通关条件：

1. 扮演家庭的一员，遵守家的基本规则

2. 通过家人的考核，被认可为‘家人’

3. 规避外界的危险

阵营划分：

1. ‘我’，即天选者

2. ‘家’，包括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天选者扮演的身份）

3. ‘外界’，包括月光、雾、音乐、居委会、酒、邻居等

规则：

1. 你是生活在怪谈世界的人类，除了家人以外，你不能让任何人得知你人类的身份。每周吃一次菜肉，能够帮助你伪装。

2. 你必须得到家人的认可。家人应该相互体谅，相互帮助，亲密无间。你是家庭的一员，家人会帮助你；你不是家庭的一员，家人会伤害你。

3. 内部规则服务于家庭。当家庭内部的规则与家人的需求冲突时，你可能需要满足你的家人。

4. 外界是危险的，家人能从外界的攻击中保护你，前提是你被认可。

5. 哥哥是值得信任的，你可以寻求哥哥的帮助，除非他不认为自己是你的家人。

6. 厨房属于妈妈，浴室属于哥哥。当你面对无法抗衡的危机时，可以尝试进入厨房或浴室。或许他们愿意保护你。

7. 居委会上门的工作人员是贪婪的，你必须用家人来恐吓它。

8. 当你听到窗外的音乐声，发现自己能听懂外语歌词时，不要跟着唱，尝试用激昂的音乐干扰它。如果你在歌声中看到了美好的场景，用尽一切方法唤醒自己，那不是真的。”

写到这里，陈韶停笔。

这就是目前为止他能够确切总结出来的规则了，剩下的想必外界的人都能从各个直播间看到，没有书写的必要。他提起笔，在最后补充了“未完”两个字，然后这张纸就被他带出房门，撕碎扔进了马桶。

下午剩下的时光很平静，并没有出现什么人来打扰，好像规则怪谈突然变得慈悲怜悯起来，给了这个被音乐污染折磨了一晚上的小朋友一段不短的休息时光。

傍晚，晚饭过后，陈韶正准备回房间休息时，爸爸醒了。

他的神态平静，看到陈韶时甚至漏出了一个笑容。

“小韶，吃完饭了？”

“嗯。”在信息量不足、又不是非说不可的情况下，陈韶维持着沉默寡言的状态。

男人从沙发上坐起来，把碗挪到自己面前，一边吃一边聊天：“听你妈妈说，你最近挺勤奋的，作业写得很及时，数学步骤什么的也有进步。”

陈韶扬起笑脸，刚想说什么，就看见爸爸的神色突然变得严肃起来。

“你是不是开了别人的门？”

第13章 甜蜜的家13

“你是不是开了别人的门？”

陈韶瞬间一愣，本该清醒思考的大脑不知为何一下子浑浊起来。

男人死死地盯着他，眼球里的黑色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扩散，原本健康的肤色也显现出死人的青白，皮肤一层层皲裂，显露出其下腐烂的肉质。

要不要承认？

他浑浊一片的大脑艰难地运转着，陈韶听见自己的声音声嘶力竭地从脑海深处响起。

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你没有打开过别人的房门！

歌声渐渐地大了，潮水般冲刷着他的神经，连那声嘶力竭的声音也变得断断续续。明明应该是惊恐情绪十足的话语，在平和的音调下显得万分诡异。

陈韶颤抖着手指，一只手忍不住捂住自己的脑袋，竭力调动思维。

规则里只提到了不能擅自进入别人的房间……没有说不能开别人的门。

开门……是的……我开了门……不对我没开我开的都是正确的门……厨房的……卫生间的……我和哥哥卧室的……爸爸妈妈……还有……还有哪间房来着……？

那个和自己一模一样的声音在陈韶脑子里，和越来越大的歌声交织在一起，仿佛在他大脑里开启了一场导弹洗地的战争，又像是两个诡异交替着用刀子在脑神经上一刀一刀地戳。

这与骨癌的痛苦全然不同，是一种源自于灵魂的、肉体无法阻止的割裂感。

陈韶勉强用剩下那只手掐了自己大腿的伤口一把，疼痛让他稍微好受了些，于是他继续掐着那里，手指挠开尚未完全结痂的伤口，让指甲深深地陷进去。

这下子，他总算从污染中挣脱一点，能够有逻辑地思考。

那么这个别人，指的大概率是多出来的那一间单人房！

爸爸说他打开了别人的门，而他中午分析的污染源，正是他打开了爸爸妈妈的房间门！

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他发现了！他会杀了你！

不对，应该承认，他很确认自己已经尽可能多地找到了规则，规则里没有不能开门的要求，但是一个不让家人失望的孩子不应该对爸爸妈妈撒谎！

不能承认！不承认他就不会知道！承认了你就会死！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不能承认不能承认！！！！！！

不。如果他撒谎，如果他失去了“家”的认可，如果他失去了“弟弟”的身份，他才是真正的十死无生……

他必须承认！

“对。”陈韶的手指已经把大腿上的伤口扩大了一倍，鲜血不住流淌，他极力控制住自己否认的冲动，尽量语调平稳地开口，“我刚刚从卫生间出来，本来准备进卧室的，但是那时候在想题，开错了房间。”

话音刚落，陈韶就看见眼前的爸爸异变地更快了！眼球全部被浸染成黑色，迅速凸出，皮肤下塌，暴露出狰狞的青筋……

不好！

陈韶心里一紧。

难道我判断错了？不应该承认？

对我不应该承认！承认了我就会死！我应该否认！现在告诉爸爸我刚刚是在开玩笑！不承认我就能活下来！

爸爸动了，一步步走向陈韶，手上不知何时出现了一把滴血的西瓜刀。

陈韶下意识后退一步，他依旧晃着脑袋，想把脑子里那个一直要求他否认的声音甩出去。

“对不起，爸爸。”他试图垂死挣扎，“我不是故意的，我没有……”

他想说“我没有走进去”，说出口的话却莫名其妙变成了“我没有开别人的门”。

“不，不是，我开了，但我没有走进去，发现开错门的时候我很快就把门关上了……”

爸爸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陈韶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大口大口地喘气，一股劫后余生的庆幸充斥他的脑海。

身后传来重重的刀砍声。

陈韶猛地回头，看见那把西瓜刀正劈在1号房间的房门上，刀尖上流淌出的血液迅速染满了整扇房门。

爸爸的攻击对象不是“我”，是这间房子。

这个想法清晰地出现在陈韶的脑海中。

不是我，是房子？

“我”是爸爸的家人，从刚刚的表现上来看，陈韶没有露馅，爸爸会保护“我”。“我”打开了“别人的房门”，所以爸爸要攻击这扇房门。

这扇房门有什么问题？客厅守则里为什么没有说明？它对“家”无疑是有害的，那对天选者来说是死路还是双刃剑？它和厨房规则里提到的门又有什么关系？

不对，我什么时候打开过这扇门？它什么时候出现的？为什么会在这里？为什么我不记得这扇门的存在、又好像确实打开过？

是，是的，他打开过那扇门，观察过门内的房间……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正在陈韶头脑风暴的时候，爸爸已经面无表情地把刀从彻底被染红的房门上拔了下来，房门迅速扭曲成一面雪白的墙壁，墙壁前摆放着一台老式电视机。

陈韶僵住了。

他的脑子仿佛被煮沸了，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又好像是被什么东西插进去搅了几圈，混乱得一塌糊涂。

是啊，他恍恍惚惚地想，那里本应该是一台电视机的，怎么会变成一扇门呢？

所以……墙壁……会变成门……电视机里……有一个房间……

那是我的……我的房间……

我应该……走进去……

我要……回去……

回到我的房间，那是我的房间，我必须回去。

“啊！！！！！！”

左臂骤然传来剧烈的疼痛，那疼痛直直地冲进了陈韶的脑海，连两个缠斗不休的声音都惊得安静下来。在意识到之前，陈韶已经惨叫出声。

然而这疼痛感也唤回了陈韶的神志，意识到自己之前在想什么，他就不禁流下了冷汗。

刚刚自己明显已经认知混乱了，如果不是爸爸的西瓜刀，他现在或许已经遭受了不可逆的污染。

在过去的整整两天内，陈韶丝毫没有意识到家里缺了一台电视机、多了一扇门，明明在他看客厅守则时电视机还在。那扇多出来的门就是在这个时间点出现的。

现在想想，以自己的性格，刚刚爸爸发问的时候怎么会有那么强烈的否认的欲望？明明经过分析，他应该承认的！

家里只有两间卧室，没有第三间，第三间卧室不存在！

所以，他实际上在来到怪谈世界的第一个下午就遭遇了污染，因为他打开了不存在的门。所以他才会在第二天早晨听到音乐声。

现在，那阴魂不散的音乐声也消失了。

陈韶在心底默念多次，才深深地呼出一口气。

“谢谢你，爸爸。”他抬起头，发自内心地感谢这位野生家人。

爸爸青白的脸直直地面对着陈韶，他微微点了点头，把西瓜刀从陈韶左臂上拔下来。诡异的是，伤口并未喷洒血液，而是迅速止血、结疤。

爸爸回到了沙发上。

陈韶冷汗直冒，精疲力尽，却还知道这不是休息的时候。他快速回房间取出干净的衣服和浴巾，然后走到卫生间门口，伸手敲门：“有人在里面吗？我想洗个澡。”

确定没有人在里面之后，陈韶才走进去，迅速把沾满血迹的衣服塞进洗衣机，然后光着膀子走出卫生间，用拖把和抹布把地面上的血迹擦洗干净，再用房间里的小刀把染上血迹的墙面刮掉，又把拖把和抹布清洗完，最后才开始洗澡。

现实世界，观众和智囊团们也不约而同地出了一身冷汗。

在此之前，他们没有一个人意识到那里本该是电视机的！

哪怕所有人都知道家里有四个人、两个人住一间，哪怕所有人在最开始都看见了那台电视机，也没有一个人意识到家里多出来了一个房间！甚至在第二天的时候，所有人都遗忘了天选者曾经打开过第一间房！

华国分析组，王芸露出一丝苦笑。

“陷入降临怪谈的群众……大概回不来了。”

因为他们所有人……都遭遇了双重的污染。

现实世界的华国虽然还保留着正常的生活秩序，但是由于近在咫尺的生命威胁，国家早已规定，在规则怪谈进行期间，所有人都有权利观看直播、获取关键信息。因此，大部分都或多或少看过直播，所有人都看过官方网站上的剪辑和攻略。

这些人，毫无疑问全部看到过“门”。

他们在面对“门”这一污染源时，只会表现得比天选者们更不容易挣脱……

樱花007-003-0259号直播间

松本长光同样面对了爸爸的责问。

与陈韶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将来自“家”和外界的威胁分开来看，对他而言，这些都是来自怪谈的致命杀机。松本长光无法信任爸爸会保护他，这种不信任导致他在回答时撒了谎。

令松本长光庆幸的是，爸爸只是狐疑地看了他一眼，就转身坐回沙发上，看上去并不打算追究。

这时，来自现实的提示狠狠地击中了他：“シングルルームは存在しません、お父さんとお父さんがあなたを助けることを伝えてください！”（单人间不存在，告诉爸爸，爸爸会帮你解决）

！

松本长光猛地一惊。

对，大门旁边应该是电视机……不是门……电视机变成了门……

不！不对！电视机是电视机！门是门！

没有直面门和电视机的转换，松本长光得以靠自己的意志力理清了认知。他几乎是立刻喊住了爸爸。

“我打开了！我确实打开了别人的房门！我刚刚记错了！”

很快，爸爸重新站起身来，立刻攻击了不存在的房门。

不过，在松本长光因为目睹不合理的现象而陷入认知混乱时，爸爸直接砍下了他的左臂。

“为什么要撒谎骗爸爸？”爸爸看上去很是生气，左手却拎着刚刚砍下来、还在滴血的天选者左臂。

鲜血一滴滴从断臂上滴下来，很快蔓延到了松本长光脚下。

在孩子的哀嚎中，爸爸一点点把断臂举到面前，张口撕扯。

松本长光一点点地看着自己的手臂被吞食殆尽。

他张嘴哀嚎，却连惨叫声都堵在了喉咙里，只能发出一阵破风箱似的“呵呵”声。

不幸中的万幸，他并没有死亡。

但是失去了一条手臂，又大量失血的他，又能在怪谈中生存多久呢？

第14章 甜蜜的家14

第四天早上醒来的时候，耳边并没有再响起音乐声，说明陈韶遭受的污染确实来自于那扇不存在的门，音乐声的出现只是污染的结果。

不过，“门”和“音乐”并不是同盟。

这个结论是陈韶从自身经历中得出的。

在昨天晚上，爸爸询问“我”是否打开了“门”的时候，脑海中能让人情绪惰化的音乐声，和情绪激动、试图改变“我”的思维、让“我”否认开门事实的声音，很明显处于一种相互干扰的状态。这也是陈韶能从中挣脱的关键。

所以，虽然它们都不属于“家”，都是对天选者有极端恶意的“外界”，但并不相互帮助，反而相互竞争。

其实这也很正常，在怪谈世界，人类从来都是一种资源。在过去的两轮对局中，人类早已明白了这一事实。有的天选者在极端情况下甚至会在遭受一种污染后主动获取另外一种效果对立的污染，来帮助自己维持最基本的清醒。

总之，这是规则怪谈中可以利用的一个点。

早餐和昨天一样平和，餐桌上只多了一个爸爸。陈韶一边吃饭，一边观察“爸爸”，发现他对白粥、豆腐、木耳、青椒、蒜、葱都没有什么抵触。也很正常，昨天早晚餐他也都吃得精光。

早餐过后，妈妈先出门。陈韶回笼觉睡醒后，被告知哥哥也要出门。

陈韶下意识看了一眼厨房。

“所以你今天中午不回来了？”他问。

“嗯，回学校看看。”哥哥回答道，“大概五点多回来。”

所以今天整个白天只有爸爸在家，挺好的，至少还有个保镖。

陈韶点了点头，又看了一眼冰箱。

“等等。”

他叫住哥哥，走到冰箱前头，打开冰箱看了看，确定里面有足够的米、剩下的豆腐和干木耳，然后朝正在看电视的男人发问：“爸爸，你中午想吃什么？”

答案果然是“都行”。

陈韶暗自叹了口气，心想规则怪谈果然不会在这方面给人留空子。

他只好又看向等在门口的哥哥。

“哥哥，你能先去给我买两人份的鲜面条吗？”

哥哥微笑着摇头。

“今天不行，我约的八点。”

那看来吃面条是没戏了。

“那你回来的时候记得喊我，我听音乐可能听不见。”陈韶重新看向爸爸：“那咱们还吃木耳烧豆腐？”

爸爸没有回答。

套话的意图落空，陈韶只好朝哥哥点了点头，乖巧地道别。

中午，陈韶从冰箱里取出食材，走进厨房。

相比起前两次由哥哥带领着进入时，这一次走进厨房时陈韶明显感觉到周身有一股凝涩感，什么东西在四周盯着自己，好像是看着一份可口的食材。

食材。

陈韶默念了两遍这个词语，意识到了什么。

按照规则，陈韶先关闭了窗口，防止邻居嘴馋到从窗户爬进来；又把门用卧室里的椅子卡住，杜绝开错门的可能，才正式开始淘米做饭。

粥约等于米饭，这个式子是从哥哥身上推算出的。哥哥不喝粥，前两天中午吃的两顿都是面条，而面条都是从外边买回来的新鲜的，因此哥哥大概率也不喜欢吃米饭。

既然爸爸不排斥粥，或许米饭就是最保险的选项，至少比饺子保险点儿。

陈韶特意把米饭的量做少了，到时候如果爸爸真的不喜欢吃，通过自己咽下去的方法，或许还能躲过一劫。

早上妈妈做的是切成三角形片状的豆腐，陈韶则将其切成了小丁，还往菜里加了不少水直接开炖。

毕竟，谁说妈妈早上做的饭是否算作一份“菜谱”呢？

米饭蒸上，豆腐炖上，需要忙活的事情顿时告一段落，现在只需要等二十分钟，就可以吃午餐了。

不过，在这个期间，陈韶依旧停留在厨房里，盯着锅的同时，也不停地来回走动着，嘴里哼着各种动漫的BGM。

——【厨房规则6：食材应当是不会动、不会笑、不会说话的，它不会伤害你。】

从反方向来考虑，不会动、不会笑、不会说话的，会不会就是食材呢？

这种充分条件与充分条件之间的转换，在现实中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在怪谈的世界中，就必须将其当做一种可能来防备。

况且，委员会上门的经历和哥哥在那四只碗里放的东西，其实也暗示了，天选者本身就是一种食材——菜羊。

陈韶的判断是正确的——或许有无用功，但并没有违反什么规则——午饭并没有出什么事情，爸爸也并未对米饭提出任何异议，反而针对陈韶做饭这件事大大地表扬了一番，未免让实际二十四岁的陈韶有些哭笑不得的感觉。

午饭过后，陈韶就开始清洁，同时还注意着爸爸的动静。

不一会儿，爸爸就从卧室里走出来，手里提着一个黑袋子，一副要出门的架势。

陈韶连忙拦住了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灶台清理干净，然后拜托他帮忙把厨房的垃圾袋带到楼下扔掉，最后才接着处理卫生、摆放碗、打开窗户、离开厨房、关上门。

直播间的人们看着这一连串丝滑的动作，只觉得相当安心。

“小韶真聪明，所有陷阱都被他避过去了”

“说实话，要是我在里面，估计就死在做饭这一步上了，昨天晚上他爹回家的时候，冰箱里不就剩了袋饺子么”

“前面的，你把那半袋米吃了吗？”

“当儿子的不吃米，那我寻思着当爹的可能也不吃呢……嗐，反正我智商咋样我清楚，进去就凉凉呗，幸亏选的不是我，不然我早没了”

“那我估计栽到后面那个清洁步骤上了，隔壁就是这么没的，那个天选者虽然也知道正确流程，但是他没注意到爸爸出门了，所以厨余垃圾……呕”

“住嘴，别让我想起来！老子这辈子第一次看见霉菌从人身体里长出来，艹了”

“楼上兄弟xp很独特啊……”

“大胆，你怎么敢定义ta的性别！”

“收！父老乡亲们咱正经点呗，毕竟怪谈直播间诶……”

“嘿嘿，网上冲浪习惯了，抱歉抱歉”

“所以流程、主食、菜谱、倒垃圾、走动这五个陷阱，有大佬提前看出来吗？”

“@华国规则怪谈对策局分析部官方”

官方论坛《0301甜蜜的家-厨房-失败录像-食材判定》

同样是国外的天选者。

这名天选者从本国传达的指示中获得了厨房的规则和做饭的整个流程，因此并没有在其他方面犯错。

她是一个秉性温和、喜好安静的人，并不好动，在怪谈里也笑不出来，因此在等待饭做熟的期间，就只是安静地站在灶台前，盯着锅里的饭菜，防止糊锅。

渐渐地，她感觉什么东西在看着自己，于是警觉地抬起头来，那种窥视感却又消失了。

迅速回顾了自己在厨房里的举止后，她将其归于自己神经敏感，就又恢复到安静的状态。

时间一点点过去，她再也没有那种被观察的感觉，却觉得自己的后背被什么东西轻轻地拍了拍，想要挣扎，却仍然在极度的惊恐中被迫保持了沉默，近乎凝固。

一股冰凉的金属触感从后背传来，仿佛她倚靠在了冰库的大门上。似乎有一根金属长棍从她背上划过，从左到右。

她竭力调动自己的肌肉，试图挣扎，却只睁大了眼睛，眼前的厨房慢慢地扭曲起来，白色的墙壁变成了金属色泽的天花板，刺眼的白炽灯悬挂在这天花板上。

这是哪里？

伊娜惊惧交加，不住地往四处看，此时她诡异地又恢复了行动力，第一眼便看到一个巨大的、属于人类——或者说人形怪谈的背影。

那背影戴着白色的厨师帽，穿着白色的厨师服，全身上下干干净净，一尘不染。

它手上拿着一把寒光凛凛的巨大菜刀。

伊娜忽而想到什么，她朝身下看去，是木质的纹理，再往另一侧看，是一个同样巨大的燃气灶。

这里是厨房……对，我是在厨房做饭，做午餐。

我是厨师……不，它才是厨师，它穿着衣服、拿着菜刀……

那，我是谁？

我……我在案板上……

我是……食材……？

这个认知在脑海中成形之时，厨师已然转过身来，举起菜刀——

“不！”恐惧突破了心理阈值，伊娜惨叫出声，连滚带爬地往灶台的另一侧跑。此刻，她已经明白那条规则的含义，但她已经违反了规则，这条规则对她来说也就失去了意义。

她现在要做的，只能是逃跑。

台面的边缘就在不远处，距离墙面有不小的缝隙，如果她能跑过去，或许就能像老鼠一样，从缝隙里逃出生天。

然而就在她距离墙面不到一米的时候，那种凝涩感又缠绕住了她，抬起的右腿停留在半空。如果按照惯性，她会摔倒，但她仍稳稳当当地立着、安静着、惊恐着。

厨师一把攥住她，把她放回到案板上，肥厚的左手拍了两下。

“肉质还不错。”

伴随着开心的语气，菜刀重重落下。

一颗瞪大了眼睛的头颅滚落在垃圾桶里。

屏幕暗了下去，一行红色字体呈现在中心。

“经分析组讨论得出，若不慎违反‘食材判定’规则，请保持笑容、动态、说话，或许还有机会。”

第15章 甜蜜的家15

午餐过后，整个下午，陈韶都在严阵以待。

目前所有家人都不在家，妈妈上班，哥哥出门，爸爸有事，如果外界想要入侵“家”，现在就是最好的时机——如果他是怪谈，就绝不会放过的时机。

果然，下午四点多，临近五点的时候，客厅的门再次被敲响了。

陈韶安静地等待了一会儿，并没有听到哥哥的喊声，就知道危机再次来了。

他坐在椅子上，并没有挪动，连房门都没有出，也没有应一声。为了防止“听到声音就被污染”这种情况，他甚至拿纸团子把耳朵堵上，又用随身听放着歌。

敲门声持续了大约三分钟，终于，一个男人的声音响起：“请问有人吗？”

饶是有重重阻挡，听到这声音，陈韶脑子里还是嗡的一下，仿佛被什么重物砸中，随即，他站起身来，径自往外走。

【观察组提示：骨癌末期。不要开门！漫画家，看画迷失！你在画上。门。】

骨癌末期。

他停下脚步，四个大字突兀地浮现在陈韶脑海中，一瞬间医院雪白的墙面和挥之不去的消毒水味、隔壁床接连死去的病友老人的面孔，痛失父母的家属或痛苦或木然或解脱的神色，还有不知多少个日月折磨他的痛楚、深夜躺在月光下的绝望和怨恨都密密麻麻地缠了上来，将他勒得几乎喘不过气。

骨癌末期。

他心里念着这几个字，无法挪动脚步。

不……他现在已经摆脱了这种没有前路的痛苦……

他现在陷入的是新的地狱，也或许是异类的天堂。

借助自身最大的心理阴影，陈韶稍微从被控制的状态中挣脱出来。他立刻转身，以最快的速度进入卫生间，把随身听的音乐声放到最大。

随后，他才有心力去分析观察组发送的其余提示。

【门外漫画家，看画迷失！你在画上。门。】

第一个门指的是客厅的门，门外一句话就让他失智试图开门的就是“漫画家”；如果打开门，“漫画家”会让“我”看画，看到或者看完就会迷失。

第二个门指的应该就是那扇不存在的门，陈韶还记得当时打开“门”的时候，观察到里面是一个放着漫画的单人间。联系到观察组的提示，恐怕漫画家和门属于同一套规则、同一个诡异。

如果昨天没有向“爸爸”和盘托出，恐怕自己现在连被观察组提示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惜的是，自己这一局的三次机会已经耗尽了，接下来的时间，就只能自己走了。

而【你在画上】四字，不由得让陈韶想起一个聊斋里的故事来。

相传有一举人见寺庙壁画天女甚美，心神摇曳，竟入画中，僧人呼之，旋见壁有朱像，倾耳伫立，若有听察。

所以漫画家将“我”画入漫画中，只要“我”看到漫画，就会迷失，被禁锢在画里？

在陈韶思考期间，隔着一扇磨砂玻璃门，他没有看到，一滴滴鲜血正从淋浴口低落到淋浴间的地面上，在接触到地面上时又迅速蒸发为一缕缕肉眼无法看到的透明雾气。

那雾气从磨砂玻璃门的缝隙流淌而出，逐渐充斥了洗漱区，从陈韶的耳朵、嘴巴乃至于毛孔丝丝缕缕地钻进他的身体，正专心听着歌来屏蔽漫画家声音的陈韶却丝毫没有察觉。

余下的雾气扩散到客厅里，从大门门缝中钻出去，附上了漫画家手中的漫画，那漫画顷刻间便被打湿了，蜷缩起一片片褶皱；漫画上一个身形瘦弱的男孩，正在镜子前听着歌，剩余的血色已将他的脸完完全全地污住，看不到半点特征。

漫画家重重地叹了口气，他把那一页画纸撕下，扔在门外，喃喃自语：“又废了一张稿子……”

他拖着沉重的步伐一步步地下了楼。

五点半，哥哥回来，陈韶才从卫生间里出来，回到房间。

他找了双手套，把书架上的书一本本筛过去，漫画书全都筛出来，摆到书架最下面的角落去——扔是不敢扔的，浪费东西死路一条。

他又迎接了妈妈，吃了饭，才有空坐下来复盘。

到目前来说，家内部已经没有什么危险了，规则也都被掌握完全，看样子家人的好感度也不能说低。

家外的危险，厨房那个只要严格按照流程来，邻居想必也不会破窗而入；音乐声似乎只在被污染后才会出现，加重污染程度；漫画家那里只要不随便给人开门、不随便开别的门，也好预防；居委会的检查，听起来也只是一周一次罢了。

问题在于，这次怪谈中，很多外在的危险并不会明明白白地写在规则里，它甚至可能一点痕迹都没有，只能依靠“家人的保护”这一buff来躲过。

所以，接下来的三天——或者说三天半，必须想尽办法“黏”在某个家人（大概率是哥哥）身边，以得到及时的援助。

如果家里除了自己空无一人，那或许，他必须跟出家门。否则，今天下午的事情如果再来一遍，他已经没有提示可以保命了。

想到这里，陈韶叹了口气，只觉前途惨淡。

跟出家门是能够一定程度上得到家人的庇护，但是不确定性也大大增加。别的不说，只说规则。目前陈韶获得的规则全部局限于“家”，一旦走出家门，在没有得到规则的前提下，死亡的可能性……

退，必死无疑；进，九死一生。

晚餐的餐桌上，陈韶向父母提出了出门的请求。

他清晰地看到三个怪谈生物毫不掩饰的惊讶对视。

妈妈笑了起来，比平日里的笑容更大了些。她伸手摸了摸陈韶的头，语气慈祥和缓：“乖孩子。”

“妈妈上班的地方太忙了，不适合小孩子去。”妈妈说道，“爸爸上班的地方又脏又乱的，你还是跟着哥哥吧。”

坐在陈韶旁边的哥哥怪异地歪了歪脑袋，以一种完全不符合人类骨骼结构的姿势，把左臂伸到陈韶面前，一道裂口在哥哥手腕上迅速增长，暗红的血液从发白的伤口中流出。

伤口就放在陈韶嘴边。

一瞬间，陈韶想到了菜肉，想到了居委会工作人员贪婪的眼神和唇齿间的红色碎肉。

他微微低下头，嘴唇附上了怪谈生物冰冷的手腕。

血液仿佛活着，它们从陈韶的喉咙进入了他的身体，从喉管内壁渗入组织液，密密麻麻地散布开来，一路吸收着人体的热量，最后汇集在血管中，随着大流淌入心脏。

“砰、砰、砰”

陈韶只感觉到心脏一瞬间剧烈的跳动，还没等他捂住疼痛的胸口，这个向来活跃的小东西就安静了下来，放慢了脚步。

哥哥收回手，裂口不知何时闭合了，他拿纸巾擦了擦陈韶留下的口水，朝着他露出一个欢欣鼓舞的开朗笑容。

耳边没有传来音乐声，陈韶不动声色地环顾四周，也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

他稍稍松了口气。

不知道是不是陈韶的错觉，在他提出出门之后，家人面对他明显更热情、也更宽松了。晚上洗澡的时候哥哥喊了他，还主动给他了正确的毛巾；睡前妈妈进屋给他拉上了窗帘，连例行的检查入睡时间都停下了。

一夜好眠。

第二天早餐过后，妈妈递给了陈韶一张卡。

卡的大小和银行卡身份证类似，上面画着一群建筑物。

正面写着：

幸福小区13栋3单元1203 陈韶

反面写着：

本门卡由幸福小区居委会发放，请您妥善保管，防止遗失。

如若遗失，请到物业办公室四楼居委会办公室进行补办。

八点，哥哥带他出了门。

陈韶第一次站在了家门外。

他一出门就看到楼梯，每节楼梯的拐弯处都开了一扇窗户。阳光从窗户里洒进来，铺满整个楼道。

出门向右拐，就看到两扇挨着的门，分别是1202、1201。走廊里异常整洁，每家门上都贴了对联年画，没有各种各样的小广告，雪白的墙壁上也没有一丝剐蹭的痕迹。头顶则是一整排灯管，想必夜晚的时候会是明亮异常。

在这条短短的走廊的尽头、1201那头，安装着一架电梯，电梯顶部挂着一个绿色圆牌，印着12这个数字。

他跟着哥哥走向电梯，在电梯左侧发现了一张规则。

【为保障住户安全使用电梯，请遵守以下规则：

1.每栋楼共4部电梯，每单元1部，电梯顶部均有楼层标识，请您务必选择正确的电梯乘坐。

2.每部电梯荷载量为10人，请勿超重。

3.电梯内禁止饮食，保护公共环境卫生，人人有责。

4.电梯运行时间为早5:00到晚10:30.

5.电梯内装载有广告屏幕，屏幕仅播放售车广告、旅游广告，不播放美食广告。如果您看到美食广告，请立刻按下紧急呼叫按钮，并迅速离开电梯。工作人员会尽快前去处理。

6.本电梯有且仅有一个出入口，不存在第二个出入口。如果您发现了第二个出入口，请闭上眼睛，告诉自己那是镜面的反射，等到周围有交谈声，再睁眼离开。

7.电梯属于公共场所，请遵守公共场所需要遵守的一切规则。

8.电梯内壁为镜面，能够映照人像。请记住，人的影像和人应该是相对应的。如果您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止，请对镜子里的自己微笑。】

陈韶的目光停留在最后一条规则那扭曲的字体上。

他的脸色一下子阴沉起来。

人类与规则怪谈的契约中写得清清楚楚，在新手局中，不会出现错误规则

但是按照之前所有怪谈的经验来看，这种扭曲的字体往往就是规则被扭曲的象征。

所以，问题出在哪里？

是规则怪谈违背了契约……还是说，电梯规则已经不属于新手局？

现实世界，陈韶的观察组和分析组也陷入了沉思。

与陈韶不同的是，他们通过直播间，并不能看见电梯规则的具体内容，只能看见一片模糊的马赛克。不过，从陈韶的表情来看，规则上的东西恐怕令人心惊。要么是内容过于复杂诡异，要么就是看到了明显错误的规则……

观察组成员刘雨晴苦中作乐：“起码他真的很镇定，也很有勇气不是吗？这还是第一个敢于踏出家门的天选者……”

张迅猛吸一口香烟，烦躁地吐出烟气。

“没事，出门也不一定会死，看样子‘哥哥’还是很乐意护着他的，昨天晚上给他喝的‘血’应该也不是白喝。”

把烟头重重地按进烟灰缸，他回头发问：“分析组那边怎么说？”

“那边也觉得跟随愿意保护自己的‘家人’，出门的危险性不会比独自待在家里的危险性更大。”陈楠转述道，“前提是陈韶能意识到当下已经不属于新手关了，不能全然相信所有规则……但是我们的提示机会已经耗尽了。”

“分析组认为，如果陈韶能活下来，大概率会选择留到怪谈世界，毕竟我们都知道，他现实里是个骨癌晚期患者……

“如果他留在怪谈世界，下一局怪谈就将继续在‘甜蜜的家’所在怪谈城市中进行。分析组已经要求网监封锁陈韶接下来的直播内容……”

“……陈韶的直播内容会是我们向其他国家——尤其是灯塔国协商的筹码。”分析员王芸的视频通话对象解释道，“我知道你们分析组的人都希望全世界人能团结一致攻陷怪谈，但是很显然，很多国家的野心家不是这么想的”

“我们手上的筹码不是为了把他们敲骨吸髓，而是为了让他们在多人怪谈中把精力放在破解怪谈上，而不是一门心思铲除敌国天选者，打击现实国家，提升本国地位。”

袁浩语重心长地告诫分析组全体成员：“不要忘记‘远明岛’的教训。”

孙志德、王芸和其他分析员不由色变。

在‘远明岛’这一规则怪谈中，来自同一战乱地区、素有仇怨的两个小国，就是因为天选者们的相互坑害而全军覆没。

如今，它们都已经彻底从地球上消失了。它们的土地也早已成为了怪谈们的乐土。

一直没有说话的张苗，缓缓开口：“别忘了，我们把其他国家当同类，其他国家可未必……”

她的目光远远地追逐窗外天空中的飞鸟。

“只有朋友……才值得帮助。”

第16章 甜蜜的家16 走出家门

怪谈世界。

陈韶已经跟着哥哥走进了电梯。

电梯内部也是平平无奇，和现实世界的并无太大的区别。右侧按键面板共有18层，上方有着紧急通话按钮，最上方显示电梯当前所处楼层。电梯左侧安装了一面液晶屏幕，长约70厘米，宽约40厘米，播放着旅游广告。

广告里是一座云雾缭绕的高山，能隐约看出山上有着瀑布和河流，民居建在半山腰，簇拥着山顶。

广告没有背景音乐，只能听见一个柔美的女音。

“欢迎您来到九华山游玩。九华山终年云雾缭绕，上有九龙瀑布、九龙河，九华村更有独特民俗，待您体验。”

除了广告屏以外，电梯内所有壁面都是镜面，能够纤毫毕现地照射出人的影子。

镜子里，身边的哥哥脸色惨白，身上爬满了血渍，和扔掉酒瓶回家之后那次非常相似。陈韶本人则是面色苍白，血管在这样的肤色下分外显眼。

陈韶看了一眼镜子里自己的影像，稍微后退一步，全部注意力都放到了哥哥的背部，就好像那里有什么千年难得一见的绝世佳品。

7层，有人进了电梯。

她外表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女性，长发，有刘海，穿着一身鹅黄色的长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运动鞋。

她还牵着一条高大的金毛，狗子一进电梯就兴奋地嗅了嗅陈韶，然后一头扎进了哥哥的腿。

“早上好。”女人的声音清泉一般，带着笑意，“你带你弟弟出门了吗？我好奇很久了呢。”

——好奇。她也知道“我”本来并不存在。

“早上好。”哥哥打着招呼，拍了拍陈韶的肩膀，“别好奇我们家的小孩，你可以自己去找一个。”

然后他弯腰，把狗子从腿弯处揪出来，摸了摸狗头。

“来，小韶，跟小可打个招呼。”

陈韶看了女人一眼，他注意到在哥哥摸完金毛的脑袋后，金毛对他的热情肉眼可见地消退了，便学着哥哥的样子摸狗头。

随后，女人拉回了兴致缺缺的狗，摇头叹气：“算啦，我可和你们不一样。”她又看了陈韶一眼，眼神中带着惋惜，“小可很贴心，我暂时不想找新的小狗。”

她依旧看着陈韶。

“小孩，你叫什么？我是0701的徐莹。”

并不想变狗的陈韶默默拉住哥哥的手，成年人的些许脸面在生死面前不值一提。

“陈韶。”他简短地自我介绍。

电梯停在一楼。

陈韶站在电梯里，观察着这一层。

电梯对面就是单元楼的玻璃大门，透过玻璃能看到门外的绿色景观和来往的人群。有孩子的嬉笑声和老大爷中气十足的笑骂隐隐约约传入耳廓。

他伸出手，按下了关门键。

机械运作的些微动静在人群的喧闹声中分外明显，随着门缝的缩小，门外宁静平和的场景也逐渐褪色，原本大门的位置一阵扭曲，变化成一段透着阳光、却莫名显得阴暗的楼道。

电梯门彻底关上了，电梯内显示屏上的层数也从1直接蹦到了“4”。

在1203时，陈韶会时不时地站在阳台上观察这个小区，虽然因为层数不高不低而难以窥其全貌，但至少他已经知道，小区的路上平时并没有这么多人、不会这么热闹。

毕竟13栋就位于这个小区的角落，东北两个方向都是围墙。

而且对方营造的幻觉也相当不真实，按照正常的建筑结构来算，楼梯难道会无缘无故消失吗？

电梯缓缓运行，终于停在了真正的1楼。

陈韶紧跟着哥哥的步伐，踩着他的影子往前走。

原本1203的位置此时划成了两部分，一部分空空荡荡，通向单元楼大门；另一部分则标记着“0103”。

电梯对面的楼梯墙面上，贴着新的规则：

【为保障居民安全使用楼梯，请遵守以下规则：

1.楼道内禁止追逐打闹，禁止大声喧哗。

2.为了保证楼道内空气畅通、光照良好，每层楼楼道均有天窗，请勿从天窗攀爬离开；请勿直视天窗，防止阳光刺伤您的眼睛。

3.楼梯较为陡峭，未免您心生恐惧，请勿抬头、请勿低头。

4.楼道为消防通道，禁止堆放杂物，禁止占用。

5.楼道内灯光为黄色白炽灯，声控开关，为您的安全着想，使用楼道期间请保持灯光常亮。

6.小朋友不会出现在楼道内，他们也不会在这里玩游戏，更不会在这里拍球。

7.楼道墙壁并未油漆，请勿接触，防止弄脏您的衣服。

8.夜晚9:30后，请勿在楼梯间停留。】

相比起电梯守则，楼梯规则显得更加正常一些。但在陈韶看来，楼梯比电梯危险得多——至少他知道，人类在9:30后的月光照耀下，遭遇致死危机的可能性非常高。

并且，禁止大声喧哗和时刻保持声控灯开启这两条规则在一定情况下会产生冲突。要让声控灯开启，又要注意不要大声喧哗，这其中的度必须掌握准确。

——陈韶可是见识过一些老式楼房的声控灯的，那简直和聋子也没啥两样了，喊它亮灯的分贝能吵醒整栋楼的住户。

只能祈祷自己之后不会有用到楼梯的时候，或者这里的灯不是个聋子吧。

不过，电梯规则和楼道规则反而给了陈韶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

在“家”里的经历让陈韶知道，一些规则对人和诡异的约束力度是不同的，比如月光，就是典型的对人特攻。如果这里的住户全部都是诡异，那么规则上不会给出对人类的警示。

毕竟，这里的规则是大大方方摆出来给所有住户看的，没有丝毫掩饰的意味。

刚刚在出电梯的时候，可是哥哥亲手指着规则给他看的。

所以这里一定存在着人类住户，比起全是诡异邻居的情况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小朋友不会出现在楼梯。这里的小朋友，指的是某个特定群体，还是年龄比较小的人？如果是前者，无疑是小区内的一个诡异；如果是后者，那陈韶自己很可能是无法使用楼梯的。

0103门口则贴着这栋楼的第三份规则。

【欢迎您入住幸福小区13栋，为确保您在小区内舒适生活，请遵守以下规则：

1.13栋出入均需门卡，请您务必贴身携带。

2.13栋遵守严格作息时间，早晨5点开门，夜晚11点关门，请您注意时间。

3.13栋有大量未成年人居住，请注意文明用语，请勿大声喧哗。

4.13栋有养狗住户，狗狗很安全，请您一定要摸摸它。

5.13栋是一栋整洁的大楼，请您在任何区域都保持整洁，如有脏污，尽快清洁。

6.13栋欢迎新成员的加入，如果您是新成员，请到1单元0103找楼管孙女士。

7.13栋严禁非住户人员入内，一经发现，严厉惩处。】

门卡——妈妈给了。

时间——电梯运行时间是5:00~22:30，楼梯可使用时间暂时判定为6:30~21:30，单元门开启时间为5:00~23:00。22:30~23:00之间，既不能使用电梯，又不能使用楼梯……必须避免这种情况出现。

未成年人——暂时没有遇见，不过陈韶现在就是。同时这和楼梯规则6对应了。

养狗用户——刚刚碰见了，暂时没有冲他出手的意思，狗狗头毛很软。

整洁——的确，从出门到现在看到的所有地方都非常整洁，和1203的规则一脉相承。

新成员——他也是。

严禁非住户人员入内……

陈韶想，那么居委会工作人员和漫画家算不算非住户人员？看家人们的反应，居委会的到来是惯例了，应该并不在这条规则范围内；漫画家就不一定了，除非它也住在这栋楼里。

陈昭带着陈韶走进0103.

孙女士是一名五十岁上下、面容和蔼可亲的女士，穿着老式的蓝色旗袍，姿态娴雅。

“孙姨，我来登记。”陈昭表现得相当敬重，他把陈韶推到孙姨跟前儿，老人便细细地看他，从头发看到脚面，眼神温和中透露着锐利。

半晌，孙姨朝陈昭点了点头，他们竟就这样虎头蛇尾地离开了。

走出单元门，陈韶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0103.

“哥……”

“这是楼管孙姨，负责管理整个13栋。”哥哥只说了这一句，就笑着在嘴巴前竖起了手指。

陈韶只好乖乖闭嘴，观察四周。

小区的公共区域铺着普通的方砖，路面陈旧而整洁。或许是工作日的缘故——今天周五——小区内并没有什么人影，连先他们一步出来的徐莹的影子也看不着了。

13栋是一联排共4个单元的建筑，每单元的构造外表上都无甚不同。这栋楼就在小区角落，往东走就是围墙，往西走就是12栋，12栋和13栋的前方是6栋，6栋西边就是他们的目的地，小区超市。

小区超市位于7栋负一层，面积贯通整个7栋，入口就在3单元。

走到超市附近的时候，周围才零零星星有几个人。

走进超市入口，又看见了一份规则。

这已经是离开家之后的第四份规则了，陈韶不由得感到脑子发懵，之前看到的那几份规则几乎都忘了个精光，现在看超市规则都觉得眼花。

幸运的是，超市的购物守则并不繁琐。

第17章 甜蜜的家17 超市见闻

【超市购物守则：

1.小区内部有且仅有一家超市，超市入口位于7栋3单元一层，营业时间为早5:00到晚11:00。

2.超市分为生活用品区、食品原料区、服装区，请您按需进入。

3.超市清洁时间为中午11:00、下午5:00、晚上11:00，清洁人员身穿白色制服，戴有超市工牌，请您及时闪避。

4.收银员穿蓝色制服，位于前台。收银员不会离开前台，如有问题，请咨询身穿绿色制服的导购。

5.超市日常播放节奏舒缓的钢琴曲，如果您听到其他风格、其他乐器的歌曲，请立刻找到最近的导购，她会帮你处理。】

前三条现在他都不需要考虑，收银员的确穿着蓝色制服，音乐没有问题，哥哥没有特殊反应。只不过规则特意提示的音乐让陈韶有点应激，他第一反应就是这份规则有问题。意识到自己在想什么时候，他不由得苦恼地揉了揉太阳穴。

在怪谈里，神经敏感是把双刃剑，这既意味着天选者能观察到更多细微之处、得到意想不到的线索，又预示着他终将因过于敏感而死于精神污染。

陈韶需要休息。

但现在还不是时候。

他们进入超市，直奔食品区。意料之中的，食品区出现了第五份守则。

陈韶揉了揉太阳穴，睁大眼睛去看，努力记忆。

【食品原料区采购守则：

1.本区销售食材均为生食，请在烹饪后食用。

2.本区禁止饮食。

3.食材是不会动、不会哭、不会笑、不会说话的，它们不会伤害你。

4.本区所有蔬菜均喷洒清水保湿，如果您见到干枯的蔬菜，请将其丢入最近的垃圾桶内，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处理。

5.本区所有肉类均经过处理，一般不会渗出血水，也不会有腥味，如果您发现血水、闻到腥味，请立刻食用蔬菜，直到您的感官恢复正常为止。

6.本区所有肉类分割均在后厨进行，厨师并不会到超市内部，如果您在超市内部见到疑似厨师的人，请不要惊慌，他只是长得像罢了。】

陈韶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吸引到第三条上，这与厨房里那条规则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多了“不会哭”这个限定词。

家里的厨房和超市的食品原料区有什么关系？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不动不哭不笑不说话”在超市里不是死路，因为陈韶看到不远处有人发呆好几分钟后，等来了自己的同伴，然后说说笑笑地开始挑选蔬菜。

食品原料区有三条规则都是矛盾的，第一条说食材必须烹饪后食用，第二条说不能在这里吃，第五条则要求顾客食用蔬菜。

如果规则没有错误，就只能说明，当顾客看到血水、闻到腥味后，就已经处于一种被污染的状态。此时ta不是站在纯粹人类的身份上。

在此期间，哥哥已经熟练地挑起了肉菜，在那里挑挑拣拣起来了，陈韶思考一下，征得哥哥的同意后，走向了那两个结伴的人。

“请问你们在挑的菜能做什么呀？”利用自己的年龄优势，陈韶装作好奇的莽撞样子，在女生身边发问。

“！”那个女生明显吓了一跳，身边的高大青年也警惕地看了过来，神色间完全没有之前欢快轻松的样子。

用得着这么害怕吗？陈韶心里犯嘀咕。看他们的样子，明显是对这里很熟悉了，并不畏惧超市的规则。现在表现得如此紧张，难道是因为他？

“对不起，”陈韶先一步道歉，努力展示自己的善意，“我只是好奇，没想到会吓到你们。”

这两个人相互看了一眼，往四周看了一会儿后，明显放松了一些。

陈韶注意到他们看的是哥哥。

女生率先笑着开口：“这个叫大头菜，口感很清脆的，凉拌、炒菜、炖汤或者烧烤都行。”说完，她又看了同伴一眼，指着不远处的哥哥发问：“那是你家里人吗？”

陈韶眨眨眼。

“嗯，我和我哥出来买菜。”

听到陈韶的回答，两个人的神情姿态完全放松了下来。

“挺好的，”女生笑道，依旧谨慎地和陈韶保持着距离，“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还只知道张嘴吃饭呢——你喜欢吃什么？”

“都行，我不太挑食。”陈韶回答，试图提问，“我没在小区里见过你们……”

女生急忙打断了他的话，语调微微上扬。

“可能是因为我们不常出门。”她扭过身体，一副认真挑选蔬菜的样子，明显不愿意与陈韶过多交谈。

为什么？他们明明已经放松下来了不是吗？

还是说，在这个小区里，未成年人都有可能是危险的来源？

虽然对方摆出了拒绝交谈的姿态，但陈韶没打算放弃。他依旧站在他们旁边，提问：“你们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啊？”

男生放在女生肩膀上的手紧了紧，他向前一步，蹲下来，眼睛盯着陈韶，严肃的脸上努力扯出一个笑容：“大概三四年了，你呢？”

他们似乎不能拒绝“我”的问题，并且一直在试图询问“我”。

“我全家都在这里住，”陈韶没正面回答，“在我知道的时候，就已经住在这里了。”

没毛病，我也是刚知道我住在幸福小区。

对方听了陈韶的回答，没等他再说什么，直接继续发问：“你几岁了？”

“叔叔，你怎么一直在问我？”陈韶先是反问了一句，看到对方脸色变得难看起来，才回答道：“12岁。你们住在哪栋楼啊？”

“5栋。”男人慢吞吞地做出回答，女生已经离开这个摊位，飞快地挑拣起了肉。

陈韶加快语速：“你们为什么会搬来这里呢？”

男人沉默了一下，才回答道：“幸福小区是本市最好的小区。”

最好的？

陈韶想起从他进入怪谈以来遇到的漫画家、音乐声，想起他出门之后撞上的发出养狗暴言的徐莹女士，想起他今天一天见到的n份规则。

最好的？

你们怪谈世界人类的生存环境是有多差啊！

男人看了他一眼，突然伸手摸了摸他的脑袋：“清醒是最好的礼物。”

“哥，我挑好东西了，我们走吧。”

女生在不远处喊他。

这两个人离开了，把陷入沉思的陈韶留在原地。

清醒是最好的礼物。

意思是，这个小区的住户，能够意识到怪谈的存在，还是说，他们能够在小区规则的保护下，一定程度地免于来自怪谈的污染呢？

思考着，陈韶突然闻见了一丝微微的血腥味。

他鼻翼不自觉地耸动，在自身意识到之前，就已经转向了血腥味传来的方向。

有血水从那堆大头菜底下渗出来，带着稀薄的红色，隐藏在木质纹理的摊位上。那稀薄的气味，按理说以陈韶的嗅觉是闻不到的。

所以，它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呢？是我的幻觉，还是它早已出现在那里？

陈韶忍不住看向那对兄妹离开的方向，隐约感觉到，这或许是他和他们唯一一次见面了。

这就是怪谈世界的人类的生活……

如果他们这群天选者接连失败，现实世界最终也会变成这样，大多数人类在污染中浑浑噩噩地活着，少部分人类在清醒中挣扎着死去……

他心里叹息，却并没有追上去告知那对兄妹异常情况。全球怪谈对策局教给预备天选者的第一课就是，不要在怪谈世界有多余的怜悯心，天选者必须优先保证自身的生存。

只要有一名天选者坚持到第20局，就是人类的大胜利。

他现在自身尚且难保，最好还是不要多管闲事。否则自己死了也就算了——反正早就做了心理准备——要是因为自己降临的怪谈害死了人，他才是真的良心难安。

陈韶摇摇头，快速走到哥哥身边，询问了是否可以吃蔬菜之后，才找到卖生菜的地方，撕了一片叶子，塞进嘴里咀嚼。

超市里的人渐渐多了起来，基本上都是些青壮年，这些人看到陈韶，全都露出了警惕的神色，更有甚者转头就离开了。

所以未成年人在这个小区里到底是什么情况？

陈韶烦躁地锤了锤脑门，很想去随便找个什么人，给自己一份这个小区的规则——从刚刚的经历来看，他们大概率是不能拒绝回答他的问题的——但是在有线索的情况下谨慎探索是勇士，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往前冲就是莽夫了，谁知道问一句小区规则，会不会被认为是“非小区住户”呢？

他想眼不见为净，但是这些顾客身上很可能有关键线索，也就只好耐着性子认真观察。

顾客们都比较安静，说话也都是压低了声音，搞得这里不像是个超市，反而像是什么咖啡厅茶楼。他们挑选食材的时候大都用眼睛去看，确定了什么之后才会用手去触碰——陈韶猜测是为了查看蔬菜的干枯状况和是否渗水。

比起购买蔬菜的人来说，购买肉类的明显更少，并且这些顾客中的大部分人在购买蔬菜时都表现得不甚谨慎。

要么他们是“不清醒”的正常人类，要么他们就是和哥哥一样的怪谈造物，也有可能，已经遭受了污染。

就像刚刚和兄妹俩搭话一样，陈韶一个个问过去，很注意不直接问到小区规则之类的问题，在问了一圈之后，得到了一些结论。

第18章 甜蜜的家18 怪谈世界

幸福小区位于九华市第二区，一共13栋居民楼，每栋4单元，每单元18层，每层3户，也就是说，这个小区一共居住了将近3000户居民。

他们有的是从小生长于此，有的是前几年才搬迁而来，但无一例外的，所有居民都不记得这个小区是什么时候建造的，又说不清物业来自于哪一家公司。

唯一清楚的是，幸福小区是九华市环境最好、氛围最温馨、安保最严密的小区，所以想住在这里的人不计其数。奇怪的是，每年搬离小区的人都不在少数，也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找到了更好的居住之地。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很自然地愿意遵守规则，仿佛规则两个字已经刻进了他们的DNA里。他们之中也很少有人对看起来就奇怪的规则内容表达异议，即使是有不同的看法，也是针对那些寻常的规则——比如不能在公共场合大喊大叫、不能在公共场合吃东西——提出的。

就好像所有诡异之处在他们眼中都化成了生活中再平常不过的自然现象。

如同陈韶看到的那样，他们会根据规则对相应的事物、现象表现警惕，却并不认为这不正常。

除此之外，陈韶还简单了解了一部分这个小区的规则。

其中包括不能绘画、不能摄影、不能拍照；也包括禁止饮酒、禁止推销含酒精的一切食物。

这与陈韶在“家”里的同样是对应的。

可以确认，幸福小区，或者说整个九华市，就是一个大型的一层套一层的怪谈城市，所有怪谈都相互关联，环环相扣。

这说明陈韶可以在【招聘副本】结束后留在这里，保持一种相对自由的生活状态，前提是他不会因为触犯规则而死亡。

规则很可怕，但是无望地躺在病床上等死更可怕。再说了，那么多对怪谈毫无认识的普通人都能在九华市活下来，难道有着“家”庇护的他会死的更快吗？

只有那条菜肉相关的规则，让他现在还游移不定。

这些把小区信息透露给陈韶的人，大部分都来自于1~6这六栋居民楼，一共23名；小部分来自于7~12，一共7名。并且楼号越靠前的，来的人越多。

男女人数差不多，大多是青壮年，基本没有见到老人和孩子。这些青壮年对其他有着幼童外表的人也表现出了非同寻常的警惕。

据1栋的一个中年男人所说，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居住在这里了，他似乎并不“清醒”，没有意识到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满了怪谈的世界里，而是兴致勃勃地和陈韶聊着这个小区里发生的趣事。

“这小区什么都好，就是规矩多了点，不过也能理解的嘛，规矩多好管理。”中年男人说道，“不过有的规矩就不太合适，就像那个必须回答小孩儿的问题，完成小孩儿的要求的，谁有那么多空儿去跟他们闹着玩儿啊！”

“我觉得还好吧，我们很好奇呀。”陈韶模仿着孩子的语调，继续询问，“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觉得什么规则好、什么规则不好？”

男人想了想：“其他规则都蛮好的，咱们小区都好几届和谐社区评审冠军了。就是出入小区太自由了，都不知道来来往往的都是什么人……”

其他规则都蛮好的？你是说晚上9:30往后的月光，还是突然家访的漫画家？

陈韶忍住自己当面吐槽的欲望，再度确认这个男人真的不清醒。

顺着男人的话头接下去：“对诶，万一小区进坏人了怎么办呢？”

男人不疑有他：“对啊，虽然说警卫会不定期巡查，但是万一真坏事儿了，巡查也来不及啊！”

“要是出入都检查居住证明一类的东西就好了。”同样回避了门卡这个词，陈韶接话。

男人的神色蓦地变成了陈韶在过去十几分钟内突然就熟悉了的茫然，然后他没有听清陈韶的问话似的，笑着回答：“其实也还好吧，这样出入也自由。”

听到这句话，陈韶知道自己不能再问下去了。

礼貌地和男人告别，陈韶回到哥哥身边，忍不住心底发寒。

被怪谈迷惑了神志的普通人意识不到门卡的存在，但陈韶的门卡确确实实就握在手心里。小区出入不需要任何凭证，13栋的出入却都需要门卡验证身份。

有门卡的都是怪谈，至少意识不到怪谈存在的普通人不会拥有。

所以，13栋里居住的难道全都是怪谈？

按照现实世界的逻辑来看，所有小区都需要门卡，有门卡的才能算作小区真正的住户，有资格进入小区。如果按照这个逻辑，怪谈才是真正的住户，那人类算什么？他们圈养的猪猡吗？

陈韶皱了皱眉。

不对，现在信息还不完善，这个结论漏洞很大。

除非是像“甜蜜的家”这种直接在规则上写明了要套用现实家庭逻辑的，否则决不能完全以现实的视角观察怪谈。

而且，从之前的两轮中，其实人类也发现了，并非所有怪谈都对人类拥有食欲。更多的怪谈需求的是人类的“情绪”和“行为”。就好像【甜蜜的家】一样，它需要的就是人类对家的认可和对家人的爱护。

哥哥可是直接买了菜肉回来给陈韶吃的……

对了，菜肉！

陈韶迅速走到卖肉的摊位，目光飞速扫过上架的货品。

没有见到任何疑似人体组织的存在，当然，也许是因为陈韶对人类的肌体并不十分熟悉。

他直接发问：“你好，请问这里都有什么肉卖啊？”

切肉的大婶热心地凑过来，一个个指过去：“都是上好的猪肉，早上刚从屠宰场拉回来的，新鲜着呢！小娃娃，你看这五花，好多层咧！还有这后腿肉，全是瘦的！”

“……谢谢，不用了。”

我现在只希望那块肉不是我哥亲自从某个人身上切下来的。

往好处想，说不定是从小区外面的菜市场买的呢。

回去的路上，他们遇到了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身海蓝色连衣裙，黑色长发，戴着一顶遮阳的草帽。面容并不如何美丽，却蕴含着令人沉醉的宁静温柔，就像是炎炎夏日里一股凉风。

“过来，我的孩子。”她这样喊到。

“快来尝尝我新做的红烧肉！”围着围裙的女人在不远处朝陈韶招手，“浩浩！快过来！”

“妈妈——”陈韶忍不住喃喃出声，他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只记得对面的女人是自己阔别已久的母亲，他迈出一只脚，向前走去——

左臂忽然被什么拽住了，一股阴冷气息顺着手臂直往心脏流动。陈韶恍惚了一瞬间，眼前还是自己言笑晏晏的母亲。

“浩浩，咱们晚上去听音乐会吧？妈妈买好票了……”

陈韶右手捂住脑袋，只觉得昏昏沉沉的，脑子缺机油了一样运转不动。

他的意识里依稀闪过几个血肉模糊的场景，想看清却留不住。

“浩浩……你觉得这首歌好听吗？”

“Nous sommes ici pour nous amuser……”

母亲将一张门票递给陈韶。

陈韶听着这歌声，怔怔地伸出手——

“我弟弟没有时间，妈妈禁止他夜晚出门。”另一只冒着寒气的手把陈韶的右手拽了回来，“请不要骚扰儿童。”

随着哥哥的后一句话入耳，陈韶眼前的场景猛地一变，穿着蓝裙子的女士已经走到他们面前，正伸手递出一张黑色的请柬。

音乐会

周日晚21:00~23:00

物业办公楼三楼

邹女士

陈韶顿时惊悚地往后倒退，整个人直接藏在了哥哥身后，同时捂住耳朵，眼睛紧盯着哥哥的后背。

女人幽怨地叹了口气：“何必说的那样难听，我只是想请这位小朋友来听我的音乐会罢了。”

她就是请柬上说的邹女士。

也就是多次险些污染陈韶、致其迷失的音乐的主人。

女人仿佛能透过哥哥的身体看到陈韶，她的声音更加轻缓柔和了：“小朋友，你告诉你哥哥，你愿意去听姐姐的音乐会吗？”

现场一片寂静。

少顷，陈韶放下捂住耳朵的双手，面无表情地开口：“这位姐姐，”其实他想喊阿姨，“妈妈说好孩子不能半夜一个人出门。不过我知道一个人很想听你的音乐会，你去找他吧。他是个画漫画的，目前正在寻找音乐相关的素材。想必您不会拒绝一个小孩的要求吧？”

邹女士微微眯眼，她看了看一边的哥哥，莞尔一笑：“真是可爱的孩子。”她扶着帽檐，依旧把请柬往前递，“那就请你把请柬转交给你说的那个人吧，姐姐对他也是耳闻已久了。”

鉴于这两个怪谈之前还在他脑子里打架，陈韶在“耳闻已久”四个字上打了叉。

接，还是不接？

接了很有可能要“自愿”前往音乐会，鬼知道音乐会上会发生什么，说不定进去就直接迷失了。而且晚上的月光也是致命因素，从13栋到物业办公楼的路上完全无法躲避。但这也有可能是一个牵制漫画家的机会。

现在才是第五天，还有整整三天的时间，陈韶不觉得漫画家会放过机会，也不觉得自己能时时刻刻黏在家人身边。

不接更保险一些，但是目测哥哥打不过邹女士的样子……

陈韶看了一眼凝视着邹女士的哥哥，最终伸手接下请柬。

第19章 甜蜜的家19 邻居来访

“哥哥，我们能去小区大门和物业办公楼看看吗？”

邹女士走后，陈韶说道。

他手里捏着请柬，感觉从身边走过的人投来的眼神都满是怜悯。

哥哥摇头拒绝了。

“我们该回家了。”哥哥若有所指地摸了摸左手手腕。

陈韶心中一凛，想到早上喝下去的血，立马拉住哥哥的手，走得比哥哥还急。

走进13栋4单元的单元门，上电梯，回家。在此期间陈韶遇到了三四个成群结队、嘻嘻哈哈的小孩子——目测是小学生，一堆不到一米二的小豆丁，他们从楼上下来，正好跟陈韶打了个照面。

陈韶飞快地瞥了一眼这群小孩。

这里面男孩女孩都有，全都胖乎乎的，是家里老人会喜欢的那种体型。他们身上都穿着带有稀奇古怪花纹的衣服，不乏断头人、骷髅头、流血效果等图案，陈韶只是看了一眼，就感觉眼睛刺痛，心里升腾起一股伤人的暴虐来。

他连忙偏过头去，不敢再看，那群孩子却并不打算放过他的样子，纷纷过来拉他的手。

“新来的！”

“新来的！”

“你几岁了？”

“几年级了？”

“跟我们一起出门玩儿呀？”

“你干嘛和大人一起啊？”

“走嘛走嘛一起出门玩呀！咱们找好吃的去！”

即使不经过刚刚那遭，陈韶对这群住在幸福小区13栋的小孩也报以十分的警惕心，却又不敢回话——孩子们之间的问话，是否也必须要回答呢？

他扬起一个阳光好奇的笑脸，把头转回去，脸部朝向那群孩子，眼睑低垂，只看自己的脚尖。

一连串地反问回去：“你们住在几楼啊？几岁了？几年级啊？你们不在家写作业吗？你们家里的大人让你们一个人出门吗？”

问完还没等回话，陈韶就撇了撇嘴：“我下午要写作业，要做家务，一个人不能出门……哥哥，电梯快关了！快走呀！”

在孩子们吵吵嚷嚷的背景音中，电梯门关上，陈韶按上12层，祈祷中途没人上电梯。

还好，他们平安无事地回到了家中。

平安是陈韶的，危险是其他天选者的。

并非只有陈韶一人接触到了邹女士，事实上，其他待在家里的天选者被邹女士拜访的时间还要更早一些。

当然，他们也没有全军覆没，陈韶想到的“跟屁虫”战术也并非唯一的解决方法。

有的天选者为了防备可能存在的危机，从头到尾都待在厨房或卫生间的洗浴区，试图依旧使用这两个特殊的地点来进行防御。

有的天选者并没有想到这一点，所以是利用的痛苦来对抗——

天选者在回到现实世界后，肉体会“重置”到进入怪谈之前的状态，因此有些天选者会以极端痛苦的自残方式来对抗精神上的污染。

印蒂雅其中一名罕见的苦行僧天选者就是如此。

据说他当时自残的场景连直播间经历了两轮怪谈直播的观看者都走了一半儿。

比起他们来说，陈韶上午的危机度过的真的算是有惊无险。

当然，全世界数万天选者，并非只有陈韶一人选择出门。不过人数还是少之又少，这些天选者们的直播无一例外地都被所属国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当这些天选者回到家中时，封锁才暂时解开。

情报，向来都是一种重要资源。

下午4:00，陈韶坐在书桌前，看到原本一片空白的作业纸上浮现出几行红字。

这是新的规则！

【恭喜您坚持到了第五天！

万众期盼的周末即将到来，甜蜜的家庭氛围离不开和谐的社区环境。为了您能与邻居友好相处，度过一个美好的周末，请遵守以下规则：

1. 每周五下午5:00开始，您的邻居会不定期拜访您，时间持续整个周末。请您做好待客的准备，好好接待他们，尽量让他们满意。

2. 邻居之间应该相互帮助。请友善对待您的邻居，不要拒绝他们的合理请求。

3. 招待上门的客人是大人的职责，如果你一个人在家，请不要让客人进入家门。

4. 请确保门外的是你的邻居，如果不是，请不要给他们开门。

5. 如果你的邻居提出要看漫画、听音乐，请立刻制止他们，并将其赶出家门，他们不是你的邻居。

6. 客人只会出现在客厅门口，不会出现在阳台外面，也不会出现在窗户外面。

7. 周末是大家的休息时间，如果您听到来自邻居家中的声音，请不要去打扰他们，他们需要娱乐。

8. 请注意您发出的声音，请不要打扰到您的邻居休息。

9. 如果您想要拜访您的邻居，请携带礼物。贸然上门并不礼貌。】

当陈韶读完最后一个字时，整篇规则迅速消失，没有留给他第二次阅读的机会。他闭上眼，在脑子里回想了一遍，然后抓起那张纸，尽力把自己记得的信息写了下来。

说起邻居，陈韶就想起早上那个猜想，顿时嘴里发苦，看着自己白纸黑字写下去的规则，都觉得刀子似的。

没跑了，这些要来拜访的邻居肯定都是怪谈，说不定还会有早上碰见的养狗小姐……

要真是她，说不定还算好事——毕竟人家亲口说了最近不打算换狗，自己也知道了一部分关于狗的规则，真碰上她，倒还比其他不认识的好解决。

要是那群小孩，自己还得想想怎么对付……

这么想着，陈韶回头看了一眼躺在床上打游戏的哥哥，还算安心。

“哥，你这周还出门吗？”

哥哥眼睛盯着手机屏幕，瞥了他一眼，有气无力的：“明天下午得去物业那边参加相亲会……”

相亲会……

陈韶心里有些微妙。

该说怪谈接地气好，还是该说就算是怪谈也免不了相亲好？

不过相亲谈恋爱结婚确实是给家里增加人口（或者说鬼口）的好方法。

“相亲会啊，我能去看看吗？”

哥哥又瞥他一眼：“小屁孩，人家都不让你进门儿……老老实实在家待着吧。”

说着，游戏里传来“Defeat”的音效，哥哥把手机一抛，手腕里渗出来的血顺着劲儿就撒陈韶脸上了。

陈韶扭脸看过去，只见从陈昭到他这里，床单上地板上都洒了星星点点的血迹，心说您现在还真是演都不演一下啊。

直播间观众都快哭了。

“草草草草草什么情况！封了半天回来一看，他哥怎么变异了啊！！！！！！”

“楼上怎么说话的？什么叫变异？这分明是撕破脸皮了啊！”

“只有我觉得这血撒了很浪费吗？能盖住人类身份诶！”

“我觉得不是变异了也不是撕破脸皮了，这应该叫放飞自我……”

“艹，不愧是小韶，真莽，嘶”

“叫什么小韶，叫韶哥，什么莽不莽的，这叫豹子胆……”

陈韶面无表情地把脸转回去，一边继续伪造初中生作业，一边凉飕飕开口：“床单和地板都脏了，等妈妈回来你自己说去。”

哥哥耸耸肩：“妈妈看见了才叫脏，这叫潇洒不羁……别写了，过来陪哥玩儿，你又不是不会。”

直播间观众哭得更大声了——妈妈呀，陈韶是不是露馅儿了？

转念一想，又觉得不对，要是露馅儿了，陈韶现在应该已经凉透了。

“我不跟菜鸡打游戏。”陈韶没有停下，而是认认真真把作业伪造完毕，又检查了一遍，确保符合一个成绩不好不坏的初中生形象，才撩开手。

“咚咚。”

客厅的门响了，陈韶下意识去看床上摆烂的哥哥，就看见陈昭又开了一局游戏，正打得难舍难分。

他叹了口气，心里又默念一遍刚刚出现又消失的规则，才进入客厅。

“谁呀？”

“小韶，我是你隔壁孙叔叔，想请你去帮乐乐看道题。”

不认识，没听过，不会，自己写。

他回屋问了哥哥一声，确定是邻居，才回话道：“我爸爸妈妈不让我出门，叔叔，你能带乐乐过来吗？”

门外男人听声音倒是乐呵，笑着答应下来，不一会儿就带着乐乐出现在陈韶家的客厅里。

乐乐就是早上看到的其中一个孩子。他是个男孩，拿过来的作业是五年级的数学，简简单单的题目，没有什么难的。

认出乐乐的后一秒，陈韶就很注意不去看他的衣服上，只盯着他的脸和作业来回看。

乐乐满脸都写着不开心，倒没有哭闹，只是脸上生出了密密麻麻的泡疮，泛着淡黄色的组织液间或渗出来，一股淡淡的、像是春节燃放烟花后的气味从他身上传过来，让人止不住地心烦。

这孩子脸上的泡疮真恶心碍眼，不如割下来吧。

一个想法自然而然地出现在他脑海里，陈韶皱着眉，把目光转向题目，再也没看过乐乐一眼。

倒是乐乐不乐意了，他坐在沙发上踹桌子，力道大得桌子都斜出去十几厘米。

“你为什么不看我！”这孩子大声喊叫，“我的衣服不好看吗！我不好看吗！”

那硫磺的味道更刺鼻了，陈韶心头火起，几乎抑制不住。

不如烧上一锅滚水，从头皮浇下去，兴许能把那些恶心的玩意儿清洗干净。他的嘴巴并不干净，不如也用滚水洗一洗，舌头便可以挂在阳台上晾干。每周的菜肉不必再买，想必妈妈也会高兴于我的节俭。他的骨头向来很是漂亮，大的拿来做笔筒，小的可以变成风铃……

风铃叮叮当当，不会有比这更和谐的乐曲。

第20章 甜蜜的家20 诡异服装，现实反应

陈韶狠狠地闭了闭眼，狼狈地甩甩脑袋。

想想规则，想想规则，友善对待邻居。

葱爆羊肉红烧猪蹄番茄炖牛腩北京烤鸭新疆烤全羊三吱儿……不对。

他一边笔走龙蛇，一边脑筋急转，在乐乐又踹了一脚桌子，几乎把桌子踹烂之后，突然开口：“能请你给我换张新桌子吗？”

乐乐停下动作，表情愣愣的，像是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陈韶指着那张腿上已经有裂纹的桌子，淡淡开口：“桌子快被你踹烂了，所以得请你帮我换张新桌子——我已经帮你把题解出来了。”

他把作业纸往乐乐脸前一放，极尽详细的解题步骤已经整整齐齐地排列到白纸上，没管对方有什么反应，陈韶照着纸就开始念，念完往孙叔怀里一塞，换了一副笑脸：

“我记得乐乐平时挺聪明的，这道题也不难，不用给他讲太深。解题过程我都写到纸上了，回头他自己多看几眼，肯定能学的清清楚楚，比听别人讲会要好得多。”

看见孙叔把纸小心地接过去，陈韶才又看向乐乐——只盯着他的脸，并不看衣服：“你们早上不是喊我出去玩儿吗？我拿了邹女士的请柬，准备周日晚上去听音乐会，你们去吗？”

说着，他把口袋里的请柬取出来，放在桌子上，就看见面前父子两人脸色俱是一僵，还想发火的乐乐也噎住了。

他脸上暴怒的神色还没有完全褪去，直勾勾的恐惧就已经争先恐后地浮了上来，连带着脸上的脓疱都吓得缩了回去似的，就在陈韶眼皮子底下小了一圈儿。

这孩子盯住请柬，活像是看见了什么随时会爆炸的危险电器，又或者正因客厅脏乱而抽出鸡毛掸子的亲妈，他怔愣地拉住陈韶的衣角，带着畏惧小声说道：“你不要命啦。”

这时候他倒是像个正常的小孩子一样了。

陈韶脸上渐渐浮起微笑来，他摸了摸那张请柬，就好像邹女士又来他脑子里开了场即兴音乐会，神情平和宁静，从头发丝儿到脚尖都刻着幸福两个字。

“怎么能这么说呢？”他模仿着邹女士的表情，语气柔和，“音乐难道不是世界上最能洗涤心灵、让我们感到安宁的东西吗？乐乐，我们周日一起去好么？邹女士说了，欢迎我带朋友一起去。”

乐乐的脸皮止不住地抽动几下，看陈韶的眼神像是在看傻子，他麻溜地从沙发上留下来，扯着孙叔就往外边走。

孙叔看看请柬，欲言又止，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道过谢，就被乐乐拉着匆匆离开了。

陈韶关上门，把桌子扶正，脸上笑意依旧安宁和稳。

他笑着将请柬翻了个面。

请柬背面原本空白的地方早已添上了几个大字。

诚邀 13栋4单元0404 许先生

陈韶在邹女士第二次把请柬递给他时，就已经看到了这行字，否则他哪怕卖了老哥也得远远地跑了。

只不过没想到，他还能借着这张请柬狐假虎威一次。

就是不知道，乐乐准备什么时候把新桌子搬过来呢？

他带着笑意，又看了一眼请柬上的名字和地址。

嗯，后天下午就去拜访许先生吧……不能辜负邹女士的好意不是？

直播间里

“韶哥牛逼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楼上被感染了，说个地址，我喊对策局的人过去收了你”

“这演技不吊打小鲜肉？”

“所以有人知道韶哥手上的请柬是怎么来的吗？那鬼娃娃表情跟见了鬼似的”

“更正，见了人似的”

“早上韶哥不是出门了吗？分析组把直播都给屏蔽了，估计就是那个时候拿到的吧”

“应该是，我看其他几个出门的天选者回来的时候有的也带请柬回来了”

“记住了，出门可以获得顶级道具，能保命”

“但是我看其他天选者没吓跑鬼娃娃，也没出什么事啊？”

“没出事？来看→》点击查看链接《←”

一群好奇的观众点了进去。

迎面而来的是一个血肉模糊的场景。

仔细一看，受伤的居然还不是天选者，而是被天选者拿菜刀砍了好几下的老姐。

观众：“老姐：吾妹叛逆伤透吾心”

奇怪的是，被砍伤的怪谈姐姐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冒冷气，也没有用大家已经熟知的血泊吞噬天选者，而是盯着夺门而出的天选者，在天选者身后露出了悲切的神情。

随着天选者夺门离开，直播视角也跟随着到了家外。由于这个天选者属于一个至今还在内乱的小国，她的直播并没有被所属国家屏蔽，而是继续展现在现实世界网友的面前。

只见她冲出家门后，就直直地跑下楼梯，摇晃不止的视角让一群人都觉得有点晕。

她以一种非人类的速度冲出单元楼，楼梯和0103门口被马赛克遮蔽的规则一闪而过。

小区路上走动的人比陈韶早上出门时看到的多了很多，看到她冲出来，全都表现出了抗拒，却毫不迟疑地拿出手机，拨打了不知道哪里的电话。

有穿着黑色制服的青年男性喊叫着从旁边追过来，却赶不上她的速度，只能眼睁睁看着她冲进了超市的大门。

表情狰狞的天选者毫不犹豫地跑进了超市的服装区。

那里的人体模特上正穿着一身童装。

衣服的底色是灰色的，平铺着雾蒙蒙的阴霾，在这阴沉的灰色雾气之上，密密麻麻地印着血液般鲜红的怪异图案。

图案中夹杂着一行英文。

[Serve our Lord with blood and pain]

[以鲜血和痛苦侍奉我主]

天选者把模特身上的衣服扒了下来，那衣服与模特紧密相连，稍微一拉扯就能看到红白夹杂的线状连接物。随着她拉扯的动作，模特原本光洁平滑的面部慢慢凸显出一张写满了痛苦和愤怒的脸，仿佛从地狱中传出的尖叫和嘶吼震碎了超市摆放着的玻璃器皿，就连隔着一个世界的观看者们都觉得神经被一只大手拼命拉扯，吓得他们立刻关掉了电脑和手机的声音。

离得最近的天选者对此却仿若未闻，她甚至加大了拉扯的力道，暴露出衣服下赤裸的肌肉纹理。再然后，她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再将那身还带着黄色油脂的古怪衣服套在了身上。

她的脸上也细密地生出了脓疱，和乐乐并没有什么两样了。

超市不知何时已然空无一人，穿着黑色制服的人类围着超市，却并不动作。他们特意留出了前往13栋的通道，她便沿着道路一路回去。

最终，她看到13栋门口一群笑容狰狞灿烂的孩子，高兴地飞奔了过去。

屏幕渐渐黑了下去。

【天选者已迷失，怪谈随即降临本国】

来这个直播间凑热闹的观众都沉默了，他们在黑下去的直播间里刷了一波“R.I.P.”“默哀”之后，回到陈韶这里。

“太惨了，真的，我觉得我最近一年都不会想穿太个性的衣服了”

“我刚刚在那个牺牲者那里看了全程，感觉完全不知道怎么才能过关，难道必须出门找请柬吗？”

“你们没看见她下楼时那个马赛克吗？那个肯定是无关规则，说明出门不是过关的必要条件啊！”

“头好疼，感觉脑子被韶哥吃了”

“？那我可得好好劝劝韶哥了，吃垃圾会变傻的”

终于有一个观众提出了值得思考的见解：

“我觉得需要用邻居规则第二条来应对。第二条说的是【邻居之间应该相互帮助。请友善对待您的邻居，不要拒绝他们的合理请求。】

“大家注意到没有？说的是‘相互帮助’，相互的意思是对方也得答应我们的合理请求！

“那个孙叔的请求是解一道小学五年级的数学题，不难；乐乐的请求是看他的衣服和脸，这个虽然有风险，但是看一眼也算看，韶哥最开始看了几秒都没出大事，说明很短时间的看是可以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提出请求了，我们可以借做家务、做作业或者其他什么借口，请他们离开。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正常的通关方法。”

最后，这位观众补充道：“当然，这种方法通关的话，可能没韶哥这么硬气顺利，还是有污染风险的。但是韶哥的操作我不介意大家模仿……毕竟那个邹女士很有可能就是韶哥听到那个音乐的主人，风险太大了。韶哥到了7天能通关出来，现实里这么做可不一定行……”

其他观众纷纷点头。

“多谢少侠”

“好人一生平安”

“好人不遭怪谈”

“记住了，如果分析组攻略出来前我就陷落了，说不定就能救我一条狗命QAQ”

那位观众在电脑前忍不住笑了笑，但这笑意不过转瞬就消失了，他看着陈韶书桌上那张请柬，忧虑地叹了口气。

请柬是好用，写得也不是自家天选者的名字，但是拿来这请柬又要付出什么代价呢？

那些和陈韶一样选择冒险出门、闯入非新手关范围怪谈的天选者，又要遭遇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

他在现实里如何殚精竭虑，全都是无用功，只能为这些战士们祈祷。

屏幕上突然弹出一个对话框。

炎成：“赵哥，灵子那边发现有人买水军黑天选者。”

赵凯按掉烟头，打起精神来，手指在键盘上飞舞：“老规矩，炸了它们服务器，IP送到公安局。再过几天怪谈过去，就炸了它们大本营。一群仗着咱们心善不在怪谈期间攻击网络、到处蹦跶搞事的耗子，不整治整治它们都当咱们是死的啊！”

“还有几个说这回怪谈做好事给它们看小娃娃的王八蛋，网监那边还没注意到，咱们动手吗？”

赵凯磨了磨牙，回复：“地址发我，我找母老虎去，那虎逼娘们能把这群渣滓嚼吧嚼吧吞了。”

对话框里缓缓打出几个句号，显见的无语。

他干脆利落地发了几个链接过来，然后头像就灰了。赵凯把链接和截屏都转给一个头像是波斯菊的人。

“它们死定了。”波斯菊只说了一句。

第21章 甜蜜的家21 规则变化，再出家门

陈韶倒是不知道现实里居然还有不少对着幼年状态天选者发淫心的变态，也不知道已经有人准备替他们这些为人类出战的天选者狠狠地出口恶气。

他此时正面临一个艰难的抉择。

乐乐离开以后，家里的生活依旧宁静。

餐桌上，正式接纳陈韶的家人已经完全不再掩饰自己，围着妈妈带回来的一盘子材质不明的孜然肉片大快朵颐，吃的那叫一个如痴如醉、血肉飞溅。

哥哥兴奋地眼睛里都流出血来了。

陈韶端着自己那盘木耳炒肉片，默默往远离餐桌中心的方向挪了一点，就被妈妈发现，喊了回来。

“来，小韶，多吃点。”妈妈亲切地往他的木耳炒肉片里夹了一筷子孜然肉片，“今天我们组长不知道怎么惹恼经理了，四条胳膊都给剁了。正好你薛阿姨在后厨帮忙，要不还抢不到这一盘子肉呢。”

她喜气盈盈地说着，好像和那个组长有什么深仇大恨。

前几次餐桌上聊天的时候，陈韶倒是听妈妈讲过这个组长。

妈妈在九华市美食城工作，职业是推销员。据她所说，她们组长是她有生以来见过的最抠门的“人”，没有之一，是个连绩效奖金都得扣下来几成的周扒皮，组里苦组长已久。

爸爸在妈妈身边点了点头：“挺好吃的，下次可以再来点。”

陈韶忍不住捂脸。

“所以他还剩几条胳膊？”他干脆问道。

妈妈想了想：“不清楚，怎么着也得有个八九条吧，我看他攒了不少……也是他倒霉，平时都趴窝里打盹儿也没事，偏偏今天经理心情不好，可不就是撞上了。”

这一段话，陈韶只听出来一个信息：组长不管是个啥，都不会是个人。

他的心理负担顿时消了一半，于是点点头，附和妈妈：“那不就活该他倒霉？让他又懒又抠门的。”

妈妈给了他一个赞赏的眼神。

陈韶做好心理准备，夹起孜然肉片吃了一口，真别说味道还不错，只不过下肚的时候跟喝了冰水一样从食道到胃全都是冰凉的。

这种冰凉的感觉和早上喝哥哥手腕上的血是一样的，陈韶猜想这就是怪谈身体组织对人类功效的外在体现。

这能临时掩盖他人类的身份。

一顿晚饭就这么平平淡淡过去，鉴于音乐家上午才专门找过他，陈韶有理由怀疑漫画家也潜藏在他看不到的地方、随时准备对他施加污染。

从与居民的对话中，陈韶已经知道了绘画、摄影、拍照等一系列行为都有可能给予漫画家污染他的机会，索性不再翻书拿笔，而是凑到哥哥边上，看他一遍遍地玩游戏。

不得不说，属实菜的抠脚。

时间慢慢往后推移，等到了9:29的时候，陈韶想出门关闭窗帘，刚站到门口就发现窗帘已经紧紧地拉上了，隔壁父母的卧室黑沉沉的透不出一点光亮，仿佛两个人都已经陷入熟睡。

陈韶皱了皱眉。

他站在门口思考了一小会儿，果断走出房门，来到客厅门口，重新检查了一遍那两条守则。

【一、家庭守则：

1.家人应当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爱护，相互帮助。

2.保持整洁，不要让妈妈累到。

3.一日三餐不要忘，早睡早起多运动，保持身体健康。

4.勤俭节约，拒绝浪费。】

客厅守则倒是没有什么变化。

从“做好自己的身份，不要让家人失望”这种对天选者单方面约束的规则，转变为了“相互理解，相互体谅，相互爱护，相互帮助”的双向规则了。这很好地解释了为什么家人对他的态度突然变得更加亲切了起来。

或许就意味着，陈韶真正获得了“家人”的认可……

他猜这是在他拿到门卡后的变化，但是现在也无法验证了。

陈韶又走向卫生间，开门看了一眼塑封的卫生间规则，也没有发现变化。厨房和父母卧室现在都不能进入，于是他转身回到自己的卧室门口，压下门把手，推门准备进入。

门刚刚打开一个缝隙，陈韶敏锐地发现光线不对劲，立刻想要拉上门，却发现无论怎样用力，门缝好像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卡住了似的，根本无法合拢。

他眼神一凛，当机立断地放弃拉上房门，转而飞奔向几步远处的卫生间，边飞奔边大喊求救。

陈韶非常清楚，在没有规则帮助的情况下，自己面对这些怪谈可以说是毫无反抗之力！该求救就得求救，在甜蜜的家这个怪谈里，向怪谈家人求助本就是最优解决方法。

躲在洗浴间里，陈韶听着外面传来的房门开合声，接着是熟悉的刀劈木板的声音，他在心里默默给便宜父亲加油鼓劲儿。不一会儿，一个脚步声从远到近，卫生间的门被打开，接着就是洗浴间的门。

哥哥陈昭的手腕又滴滴答答往下流血了，它看了站在洗浴间角落一脸淡定的陈韶，伸出右手把一米五不到的小孩抓着睡衣领口拎了出去。

客厅里，爸爸手里拖着刀，正一脸苦大仇深地盯着他们的房门瞧，盯着盯着眼珠子就不小心掉了出来，陈韶路过的时候顺手捡起来给它塞了回去。

被拎回卧室，陈韶刚被搁到床上，就跳了下去，从书桌上拿起那张请柬，用夹板夹着搁到床头。

下一次要是来不及跑，他深沉地想，就把这玩意直接塞漫画家屋子里，也别管什么压制邻居的高级道具了，晚死总比早死强。

放好请柬，陈韶看了一眼时间，9:47，离10:00还有13分钟，就从书包的课本里抽出三张规则来，一张张地看过去。

卧室守则1改成了【你可以七点起床、十一点入睡，这是一个熬夜学生的正常作息，但最好不要睡得太晚。】后面还加了一句【妈妈一般不会检查你的睡眠时间，但是如果她发现你晚睡晚起，有可能会生气。】

5从【好学生需要按时完成作业，妈妈会检查你的作业。记住，按时完成，自己完成。】变成了【好学生需要按时完成作业】，妈妈不检查了，也不需要一定伪装成设定里的成绩标准了。

6【卧室属于弟弟，弟弟可以决定谁能够进入这里】里面的“弟弟”通通更换成了“你”。这直接说明陈韶的身份彻底被【甜蜜的家】认可了。

规则10直接被删去了，说明哥哥完全是值得信任的。

厨房规则几乎没有变化，只有第九条【每周都要食用菜肉】被一道黑线重重地划掉了。

不得不说，这条规则的消失让陈韶属实松了一口气。

就像分析组分析的那样，陈韶想要留在怪谈的世界。

虽然这里有很多远超人类想象的诡异和危险，但是至少在这里，陈韶能跑能跳，能拥有健康的身体，不必时时刻刻躺在病床上等死。

再说了，就算回去又能如何？天选者没有经过一整轮20局，就要一直反复进入怪谈世界。他留在这里，还能给下一轮的自己提前打探消息呢。

更何况，相比起以前那些招聘副本，【甜蜜的家】对天选者的保护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么好的条件都不留下来，难不成他是傻子？

不用定期吃菜肉就能安安稳稳地留下来，再好不过了。

怀着这样的愉快心情，陈韶安心地进入了睡眠。

或许是音乐家守约，虽然遭遇了漫画家的突然袭击，陈韶周六早起时也并没有听到那些让人放松警惕的音乐声。

不过这并没有让陈韶完全放松下来，他知道，音乐家既然敢于联合天选者暗算漫画家、两方污染又能在他脑子里打得有来有回，就说明它的危险程度完全不比漫画家低。

如果陈韶做不到将请柬递交给漫画家，说不定到时候请柬上的名字就会重新变回“陈韶”。

早饭过后，陈韶没再睡回笼觉，而是再次跟着哥哥出门去了超市。

这次他们在电梯上碰到了昨天前来拜访的孙叔和孙乐乐，乐乐恢复了第一次见面时古灵精怪的正常孩童外表，看见陈韶时朝着他投来一个怜悯的眼神。

陈韶笑眯眯地看了他的脸一眼，很快就把目光转向孙叔。

“孙叔叔，昨天给乐乐写的解题过程，他看懂了吗？”陈韶装作非常关心乐乐的样子，“说实话题目不难，可能还是学校没教好吧，平时最好多看看书多练习练习。”

说着，他把话题转向了衣服：“话说回来，孙叔叔，乐乐身上的衣服很有个性啊，是在哪里买的啊？”

“你也喜欢我的衣服吗？”乐乐突兀地插上一句话。

陈韶眸光一闪，没有正面回复：“你的衣服确实很有个性，不过我的衣服已经很多了，今年应该不会再买，妈妈说要勤俭节约。”

“哦。”听到这句话，乐乐重新低下头去，闷闷不乐地踢了踢电梯门。

陈韶松了口气，就听见孙叔解释道：“乐乐的衣服都是在咱们小区超市买的，据说是限量款呢！”

这个早生皱纹的中年男人笑得宠溺，他从出门到现在一直都抓着乐乐的手，不敢放开，又不敢抓紧了弄疼孩子，就控制着力道虚虚地握着。

“乐乐平时学习很努力的，可能是最近学校里教的东西有点难，回头我陪他多看看书就好……”

陈韶忍不住多看了孙叔两眼。

在这栋楼里，他看到的人多多少少都有些异状，他自己全家人都是诡异就不说了，七楼那姑娘是个把人当狗养的狠角色，那群穿着奇怪衣服的小娃娃身上也带着足以致命的污染，只有孙叔没有任何异状。

难不成住在13栋的孙叔竟然是个普通人吗？

但是在孙叔的眼睛里，陈韶看不到恐惧。

第22章 甜蜜的家22 诡异服装，邻居到访

这一次来到超市，陈韶向哥哥提出要求，先去其他区域看一看。

哥哥并没有陪同他一起，而是自己去了食品原料区，看上去对陈韶孤身一人在其他区域行走非常放心。

被留在原地的陈韶犹豫了一下，决定相信自己的判断，一个人去了其他区域。

除了食品区外，超市还包括生活用品区和服装区两个区域。

【生活用品区购物守则：

1.本区销售的所有物品，在付款前禁止打开。如果您不慎打开，请立刻将其丢弃。

2.文具仅向未成年人销售，成年人禁止接触。

3.生活用品区不存在导购，如果出现推销行为，请严词拒绝，并立刻离开超市。

4.本区商品经过严格筛选，不可能出现过期产品。如果您发现产品过期，请立刻确认当下时间。如果时间与您记忆里有所差距，请立刻前往前台，要求收银员将制服交给您。如果时间没有问题，请把该产品交给导购。

5.本区不销售任何专业绘画工具，不销售音乐播放器。如果您有需要，请购买随身听。】

陈韶还记得自己在电梯那里看到的明显被扭曲过的规则，明白除了“家”以外的所有规则都存在错误的可能，因此对这短短5条规则看得尤为细心。

生活用品区的五条规则完全是零散的，相互之间看不出任何联系，只有矛盾。

矛盾点在于导购。

超市守则中提到过导购，导购身穿绿色制服，顾客可以向其咨询；听到风格不对的音乐时，也是需要向导购求助。

从这一点上来看，导购像是个正面角色。

生活用品区守则中同样两处提及导购，一次是【不存在导购】，一次是【交给导购】。

那么，存在一个区域既有导购、又没有导购的情况吗？

陈韶偏向于生活用品区是存在导购的，问题应该出在【推销行为】上。

也就是说，【推销行为】表示该导购并非真正的导购，或者此时要么导购有问题、要么天选者本身有问题。

第五条，陈韶觉得大概率是正确的，它和整个小区的规则都是相对应的，漫画家和音乐家的污染太过强大。

第二条，文具仅向未成年人出售，就很有意思。幸福小区里面，孩子们的地位似乎是特殊的，就连超市售卖的商品都这么双标。

所以这些文具在怪谈里会有什么特殊的作用吗？

等会儿拉哥哥过来瞅瞅。

至于第一条，陈韶多多少少觉得有些不太对劲。按照正常的逻辑来说，在超市里拆东西，拆完就扔，保准得被人家工作人员找上。不过在怪谈世界，一切都不能按照常理判断就是了。

这些规则对于现在的陈韶并没有什么帮助，或许第二条仅向未成年人出售的文具会有点惊喜。

不过现在，他该去服装区看看了，晚了时间或许就不够用了。

那身引人生怒的衣服在他眼前浮现。

陈韶不禁深深地吸了口气。

服装区在超市的右侧。

一张塑封的A4纸被钉子钉在入口处。

【服装区购物守则：

1.本区仅售卖童装，适合15岁以下儿童。

2.请勿将食物带入本区，以免沾污服装。

3.本区所售服装均无复杂图案，如果您看到过于复杂、寓意不祥的图案，立刻扔到地面上，用脚踩它，并使用您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辱骂它。它是被那些对孩子充满恶意的人放入的，我们对您的帮助会感到衷心的感谢。

4.请您看好您的孩子，不要在本区追逐打闹、大声喧哗。这或许会招致不幸。

5.每间试衣间同一时间仅由一人使用，请勿在他人使用试衣间时试图开门，请勿以任何方式偷窥试衣间内部，我们强烈谴责这种卑劣的行为。

6.衣服的选择应该由穿衣者本人进行，请为孩子选购他喜欢的衣服，请勿强迫孩子穿他不喜欢的衣服，我们会制止您。

7.请带着您的孩子一同来购物，无未成年人陪同的成年人禁止进入服装区。如果您孤身进入服装区，我们将不能保障您的安全。

8.如果您已经一个人身处服装区，或者无法处理那些不祥的衣服，请不惜任何代价立刻离开！清洁人员或许能够帮助你。】

果然，乐乐和那群鬼娃娃身上的衣服就来自于这个超市。

不过，看上去，那些衣服对这家超市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它更像是一种无法抵御防备的污染，而不是超市本身豢养的恶徒。

陈韶站在服装区门口，静静地观察着这个区域和来往的人群。

凡是走进这个区域的，都是两人及以上，并且队伍里一定有一个身量不高的小孩儿。孩子们在区域里也是安安静静的，不吵不闹，老老实实待在家长身边。

目光所及之处，并没有发现和乐乐身上一样风格的衣服，相反，这些衣服全都是素面的，很少能看到什么花纹。

“你想进去看看衣服吗，小朋友？”

一个声音突然从身后传来，陈韶被这声音一惊，本能地打了个哆嗦。他警觉起来，忙转身看去，同时脚步往后退了三四步。

喊住他的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穿着浅蓝色的半袖衬衫和黑色的西装裤，脸上戴着黑框眼镜。透过眼镜，隐约能看到男人乌黑的眼圈。

他很疲惫。

陈韶意识到这一点，更加警惕起来，他一言不发，转身就准备往食品原料区的方向走，却直接被男人拽住了胳膊。

该死！

他狠狠地皱起眉，不得不停下脚步，开口威胁：“请放开我。我哥哥就在超市里，你想做什么？”

男人立刻放开了陈韶的胳膊——应该是迫于规则——赔笑道：“不好意思，小朋友，我就是看你在这儿站了半天了，以为你想进去看看。”

他的目光不住地往服装区里瞥，整个人都想冲进去似的，却偏偏碍于某种原因不得不暂时留在外面。

【请带着您的孩子一同来购物，无未成年人陪同的成年人禁止进入服装区。如果您孤身进入服装区，我们将不能保障您的安全。】

陈韶眼眸微垂，马上想到了刚刚记住的规则，他稍稍松一口气，去找兄长的心情也不再那么急切了。

“我暂时不缺衣服穿。”陈韶瞅瞅服装区，又扭过头来跟男人说话，语气显见有些抱怨，“叔叔你偷偷摸摸站在我后面，我还以为你是偷小孩儿的呢！”

男人讪笑了两声，他注意到陈韶的眼神，更殷勤了些许，重新赔了一次罪：“是叔叔的错，我走路就这样，没啥动静。要不然我给你买一身新衣服赔罪吧？”

不太聪明的样子。

陈韶却觉得不太聪明正好，太笨了没信息，太聪明了有信息也套不出来。看这人的架势，怕不是出了什么事儿，急着进服装区。正好，来来往往小孩就没落单的，他想找其他人帮忙也难。就是不知道，服装区有什么值得他冒险进去的？难不成是那种晦气衣服？

他直接挑明了说：“你进去有什么事儿吗？你要是说清楚了，我也不是不可以考虑帮忙。”

男人微愣了一下，第一反应是往后退了几步，表情也警惕起来。

“你怕什么，我要是想害你，直接让你进去，你不是死的更快？”陈韶说道，“你不说我就走了，回家写作业呢。”

男人飞速地看了一圈四周，可能是发现确实没有第二个选项了，不由泄气，妥协了。

由此可以看出，他惹的事儿估计真不小。

“我刚刚不小心把一个孩子，”他压低声音，语气里带着惊恐，“衣服弄脏了，他让我来给他买。”

陈韶看他一眼。

“什么衣服？”

男人苦涩地扯出一个笑，指了指A4纸。

陈韶心头闪过一丝怜悯，但也仅仅是一闪而逝罢了。如果是一般的衣服，他不是不能帮忙，也能顺着这个机会进去瞅瞅。但是那群鬼娃娃？他不想因为一时的善心葬送自己的性命。

在这场人类与怪谈的战争中，对无关人的善心是最不应该的东西。

他不能给男人丝毫帮助，也不好意思再继续套什么消息，只好冲男人摇了摇头，一边往食品原料区的方向走。

预料之中的，男人一下子激动起来，他几乎是跳起来的，直直地攥住陈韶的胳膊，手劲儿大得简直要折断它。陈韶说了一句放手，男人却还执拗地拖着他，想一起进服装区。

“你觉得我现在开始尖叫会怎么样？”

男人再次僵硬了，十几秒之后，他颓然地松开手，表情似哭非笑。

陈韶知道，这个男人死定了。

他离开了服装区的门口。

哥哥已经在食品原料区的门口等着他了，他们之间的距离本就不远，大约七八米的样子，也就是说，刚刚哥哥把他和男人之间的争执看得一清二楚，却毫无反应。

陈韶面色不改，他拉上哥哥的右手，重新换上乖巧安静的笑容，继续扮演着可爱弟弟的角色。

“哥，我可以去买一支笔吗？”他笑着问道，“我想买一支蓝笔做笔记用。家里只有红笔和黑笔。”

哥哥没有异议。

他们在生活用品区并没有停留太久，也没有看见绿衣服的导购。陈韶抓紧时间，随便拿了支蓝笔，捞了个本子橡皮擦，两个人就回了家。

他们6:43出的门，8:17回的家，前后不过一个多小时，陈韶一看时间就知道，自己上午恐怕还得接待一个。

想到下午估计也有一个，他连忙回屋开始伪造他的作业。

摊开暑假作业，还是熟悉的读题、看书、写过程的流程。这一页正好第一题就是个应用题，旁边画了个几何简图。

陈韶眼睛看着题目，手却不自觉地在演草纸上写写画画——学生时代的老毛病了，一边看题一边演草，不这样怎么快得起来呢？

但是画着画着，他的目光就变了。

他不再盯着题看，脑子里想得也不是这道题有多少种解法、那些解法不超纲，而是变成了线条应当怎样画才算流畅、一个过暑假的初中男生获得了突如其来的神奇力量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心理活动……

“啪！”

陈韶猛地合上书，脑门上已经冒出了一圈儿的冷汗。

是漫画家。

他站起来，往门外走，去卫生间用冷水拍了拍脸，感觉自己清醒了许多，才又坐回原位，浅浅地把书掀开一个小缝，迅速地瞥了一眼演草纸。

看到的东西并没有出乎陈韶的预料，虽然只是匆匆一瞥，却依旧能清晰地看出那上面已经画出了一个男生的半个小像，眉眼与陈韶别无二致。刚刚那只被陈韶拿在手里的黑色水笔，却画出了他今天穿的浅蓝色的T恤。

陈韶没有再看，他别着脸将那张草稿纸撕下来，撕到碎的不能再碎，扔进马桶冲了下去。

这已经是漫画家的第二次袭击了。

陈韶脸色微沉，却不能不完成作业，他再次用凉水拍了拍脸，决定这次要加快速度，伪造的质量低一点应当也不成问题。

但当他又一次回到书桌前的时候，敲门声再次响起。

时间是十点二十九分。

这次来的倒是个熟人。

七楼的徐莹笑吟吟地盯着陈韶瞧，手上倒是毫不客气地捏了捏陈韶的脸。

“小家伙，你哥哥又在做什么呢？”

陈韶没有试图去反抗，他伸手摸了摸金毛毛茸茸的大脑袋，在它身上好好地发泄了一顿这些天憋闷烦躁的怒气，直把这条大狗撸到浑身上下都写满了抗拒，才直起身子回答说打游戏呢。

徐莹问的是陈昭，脚下却没动，眼睛也依旧盯着陈韶看，越看眼中的遗憾就越多。

“多乖巧。”

她怜爱地摸了摸陈韶的脸颊，像是在抚慰自家受惊的小猫小狗。

她的手掌并不冰冷，相反，它散发着一种令人沉醉的温暖味道，让人忍不住想要蹭蹭它。

金毛盯着陈韶的脸，本该纯澈一片的眼睛里充斥着异样的眸光。

第23章 甜蜜的家23 三个问题，怪谈本质

陈韶笑了笑，低头的时候自然而然地与徐莹的手掌脱离：“我妈妈也说我乖，就是太乖了，得和我哥中和一下。”他下巴抬了抬，示意徐莹去听一层墙壁根本挡不住的“double kill”，又低头去看回到徐莹脚边那条金毛犬——它此时已恹恹地趴在了地板上，有气无力，近乎奄奄一息了——笑着称赞：“这条小狗也很可爱啊，很乖的，我摸它它一声都不叫。”

徐莹又叹了口气。

听起来是挺遗憾的。

“我最近想要养闹腾一点的宠物，别的不说，至少热闹。”

陈韶的心微微一沉。

闹腾？别的不说，昨天下午来的乐乐是够闹腾的……

要是有的天选者扛过去了衣服的污染没有迷失，却带着情绪到了现在……

陈韶微微闭眼，又很快睁开。

他做不了什么，他能顾得上的只有自己。

至少现在他可以确定，自己会是安全的。

\*\*\*\*\*\*

直播间。

“真别说，要是小姐姐不是诡异，这画面还真挺友爱的。”

“韶哥的脸蛋，想捏”

“韶哥在对付怪谈呢，严肃点儿！”

“咱这叫乐观精神，世界都这么危险了，不危险的时候我还不能幼稚点儿啊？”

“再说一次，韶哥的胆量和演技敢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别人的规则怪谈：恐怖片大冒险；韶哥的规则怪谈：宫心计”

“随机抓个野生大佬解说一下(\*^▽^\*)”

“我觉得这个邻居对付的时候得看狗，狗越蔫儿越好。韶哥上来就一顿撸，也不怕违反规则，估计是出门的时候知道了什么信息，所以大家记得直接上手撸。撸蔫儿了最好。”

“这个怪谈看韶哥的眼神儿不对劲儿，那个语气和我跟奶猫说话时一模一样，就差夹子音了……大胆猜一下，她想让韶哥当狗。”

“弹幕怎么突然变黄了”

“黄个鬼啊黄，不分场合玩梗的滚出去！我估计韶哥要是答应下来，就真的物理变狗了好么……楼上想当狗的，建议自己去大街上吃shit”

“别吵吵啊，专心分析不好么……话说韶哥说自己妈妈也很喜欢乖巧的自己，应该就是拿家这个阵营的怪谈去威胁这个徐莹吧。反正这么看下来，要保命就得好好讨好便宜爹妈兄姐……完了，社恐人必死无疑。”

“所以说是宫心计片场嘛（笑撅了.jpg）”

“就会捧诡异臭脚的舔狗，你们这群人还能舔，真不愧是华国捏”

“？楼上哪儿来的五十万，叉出去”

“叉什么叉，报地址让我赚钱”

“赚什么赚，报地址让我砍人”

“说句老实话，让某些人去，别说舔了，看见人家小姐姐咧那么大个嘴巴子，怕不是尿都吓出来了捏”

“笑死，说不定直接物理舔过去，然后人家小姐姐甚至不愿意让你当狗:)”

\*\*\*\*\*\*

这边的直播间说说笑笑，另外一个直播间愁云惨淡。

陈韶如果能看到，就知道自己的猜想完全应验了。

这个天选者昨天下午虽然通过【相互帮助】这条规则避免了夺门而出的死路，却不可避免地遭受了来自诡异衣物的污染，情绪变得暴躁易怒，根本无法以自身的理智强制地加以控制。

再加上这将近一个兴起的情绪紧绷和死亡威胁，在未知的诡异上门之后，他的表现可以说是相当符合徐莹的喜好。

一个闹腾的宠物。

“你看起来很活泼。”徐莹笑着，原本柔美的脸颊被嘴巴裂开的缝隙从当中分割开来，三角形的尖利牙齿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没了人模样的女人嘴中。

那只金毛似乎是兴奋过度，又似乎是焦躁不安，它围绕着天选者的双腿疯狂地绕来绕去，接连把脑袋往天选者的手上蹭。

天选者却毫不留情地躲开了，他现在对周边的一切事物都抱有强烈的警惕心，从心灵深处迸发的焦躁火焰般缠绕着他整个灵魂，让他根本难以注意到周边的事物，哪怕身边的哥哥一次又一次伸手抚摸金毛，也没能给到他任何提示。

女人向他伸出手去，细腻的肌肤上成片成片地铺着雪白的绒毛，它的手心贴上天选者的脸颊，天选者便诡异地安静下来，眼泪从眼眶中流淌而出。

“多可怜。”徐莹沙哑地说着，她的手在天选者脸上摩挲，留下一串细绒。那细绒一落到人脸上，就如同火苗见了轻风，一股脑地窜起来，眨眼的时间就已经延伸到了人类被衣服遮盖的地方。

终于，在旁边撸了十分钟狗子的哥哥站了起来，他脸上没了那个开朗阳光的笑容，而是充盈着落寞与哀伤。

哥哥没有再看天选者一眼。

徐莹的嘴角越拉越往上，从那伤痕里甚至隐约透出血来。

绒毛已经蔓延到了天选者的脚踝，很快，他全身上下都被雪白色的毛发覆盖住了。紧接着，那毛发慢慢加深了颜色，天选者的身形也逐渐佝偻，他从站立的姿势转变为趴下，在毛发彻底转变为黑色的一瞬，一声犬吠响彻了整个13栋。

一只德牧趴在徐莹脚边，它睁开眼睛，露出尖牙。

画面的最后，是它扑向了安静凝视它的金毛的画面。

【天选者已迷失，怪谈随机降临本国】

电脑前他的家人已然痛哭失声。

\*\*\*\*\*\*

与此同时，陈韶已经和徐莹坐在了沙发上。

陈韶是个能够坚信自己判断的人，这样的性格有好有坏，说坏的就是刚愎自用、冥顽不灵、死不听劝，说好的就是起码他能有放松精神的时候，能坐下来和一个不知道本质是什么的怪谈生物谈天说地。

哪怕这才是他们见的第二面，并且这两次徐莹都想把他从物理层面和精神层面一起变成一条真正的狗。

他吊儿郎当的哥哥还在房间里玩游戏，表现得对自己半路出家的弟弟无比信任，就好像他不是什么被选进怪谈缩水到九十斤的天选者，而是一口一个孙乐乐的超级大怪谈。

“真可惜。”徐莹不知道第几次这么感叹，看上去是真的对陈韶很中意。

这位诡异迄今为止都没有表现出明显不正常的邻居坐姿娴雅，表情温和，容貌昳丽，如果不是她和哥哥在电梯里的奇妙对话，以及她看陈韶渴望的眼神，陈韶甚至会觉得这就是一位普普通通——顶多有些美丽的人类女性。

说起来，【甜蜜的家】——或者说幸福小区的怪谈，和陈韶以前在直播间和应对手册里看到的挺不一样的，这些怪谈太人性化了，不管是妈妈哥哥，还是音乐家和徐莹，正常的时候都跟人类没啥两样——甚至还都挺有礼貌。

陈韶沉默一下：“我这两天出门，看见小区里人不少，应该有很多性格活泼的，你怎么不从这里面挑呢？”

不说别的，隔壁孙乐乐性格看样子就挺活泼的，虽然活泼过头了吧，但是熊孩子的举动放在狗子身上，说不定意外地讨人喜欢呢。

总不能是天选者有怪谈吸引光环吧？

徐莹闻言撇撇嘴，少见地露出不悦的神色。

“物业那边护着呢。”徐莹淡淡地回答道，“那么多破规矩，谁还会半夜出门呢？”

徐莹倒是坦荡，知道自己不能对陈韶下手，透露自己的规则那叫一个爽快。

陈韶若有所思。

所以至少物业一定程度是在保护人类的。

以及，徐莹的规则之一是【半夜出门】，但是现在明明是白天，为什么徐莹还对自己露出那副表情？还是说是因为她其他的规则？

不过徐莹说错了一点，没规矩也不会有人半夜出门，月光总不能是对天选者特攻的。

想到上次徐莹隐隐透露出的知晓自己并非原本的家庭成员的消息，陈韶思索一下，干脆不做遮掩，直接问道：“你住在这里很久了吗？既然觉得规矩多，为什么不搬家？”

徐莹倒是意外地看了他一眼，随即撸了把狗头。

“小家伙胆子不小。”她仔仔细细地从上到下用眼睛扫了陈韶一回，笑得嘴都裂开了。

这些天见了不知道多少次的血液从徐莹嘴角滴落下来，陈韶眼疾手快地塞给她一盒子纸巾。

纸巾在半空中停留了几秒，很快被徐莹接过去，她像是有些不好意思似的，努力约束住嘴角，约束不住的就拿纸巾掩住。

就着这个捂嘴的姿势，女人含糊不清地给他科普：“虽然这鬼地方规矩多，但是怪谈也有喜欢安静氛围的啊，第七区那边小区狗脑子都快打出来了，见天儿的不是吃了这个就是嚼了那个。都是长脑子的怪谈了，结果个个都跟刚长出来的造物似的……”

短短一段话，信息非常大。

在徐莹“怪谈也有喜欢安静氛围”那句话出来的时候，对策局就又紧急屏蔽了直播间。

陈韶不知道这个，但是他知道徐莹嘴里的信息非常关键。

第七区。

陈韶第一次去超市的时候，曾经听原住民门提到过，幸福小区就位于九华市第二区，是整个九华市氛围最好的小区。看徐莹的评价，这个信息应该不管从人类的角度看，还是怪谈的角度看，应该都是正确的。

不过……

陈韶的脸色不由古怪了一瞬。

幸福小区这种怪谈遍地走、一天撞三个的地方，氛围居然真的算最好的？第七区那个“快打出狗脑子”的小区会是什么样的？

上天保佑，以后的怪谈千万不要在那儿。

他站起来，把客厅角落的垃圾桶拎过来，往桌子上又放了一盒纸巾，又重新坐到徐莹对面，一副洗耳恭听的样子。

金毛不知为何瑟瑟发抖着靠到了陈韶脚边，脑袋就搁在他脚面上。

说实话，挺沉的。

徐莹那种遗憾的眼神又出现了，她瞅瞅没出息的金毛，看看表面乖巧的陈韶，又隔着墙面盯着陈韶的卧室一会儿，又一次叹气。

“好奇心太重在这儿可不是什么好事。”她好心提醒，“有时候，知道的越多，就越是步入绝地……”

留下这么一句话，徐莹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恢复了笑吟吟的神情，朝陈韶伸出手。

“你接了邹女士的请柬对吗？”她说道，“想送给404那个病得不轻的？”

陈韶直觉其中有利可图。

“对，邹女士听说许先生仰慕她的音乐，所以拜托我转交给许先生。”

徐莹闻言挑了挑眉，她伸手把一个白色信封放在陈韶手心，笑得甜美：“那就拜托你帮我转交一下这封信了。放心，跟着邹女士的请柬，不会对你有不良影响。作为交换，三个问题。”

陈韶毫不犹豫地接下信封。

虽然这些信息在这次通关后应该就能通过哥哥获得，但是现在询问对现实世界会有巨大的帮助——只有现在，他们才能通过直播间看到这些信息。

紧接着，他略微思索：“第一个问题，这个小区里有哪些对我有用的东西？”

“规则。”徐莹说，“我不能告诉你有多少规则，也不能告诉你有什么规则，这些东西都在特定的地点，你必须自己去看，我也不能主动带你去看，这同样是规则。”

想了想，她继续说道：“除了规则以外，身份是最重要的，你现在已经有了其中一种。文具、衣服、药物和食物也很重要。”

“第二个问题，”陈韶记下徐莹所说的信息，接着提问，“我看到的规则都是真实可信的吗？”

虽然之前的那些怪谈中，除了新手关都或多或少存在错误规则，但他不确定这次是不是也一样。

况且，作为天选者一次次参与怪谈，和生活在怪谈世界，终究是两个不一样的概念。

徐莹摇了摇头：“当然不是，有‘和平’的规则，当然也有‘战争’的规则。为了你们的血液、肉食、情绪和灵魂，但凡有点儿能力的‘战争’都会把纸面上的规则做出篡改，或删除或添加或修改。总之，不能完全相信规则，除非你就属于这个规则。”

她指了指卧室的方向，显而易见的是在说【甜蜜的家】。

“第三个问题，”陈韶有些犹豫，但最终问了出来，“你们是怎么变得强大的？”

第24章 甜蜜的家24 诸多怪谈，现实分析

听到陈韶这样说，徐莹的眼神越发可惜了。她忽然伸出手来，没等陈韶做出反应，那只手便轻而易举地戳进了他的肩头，戳进去的地方却没能流出半点鲜血来。

不过半秒，徐莹的手便向后收了回去，陈韶这才后知后觉地猛然站起，捂住被刺中的肩膀，脚下却没动，只是低头看应该是伤口的地方。

那里没有什么伤口，也没有什么血液，只有一小片大约两毫米长的白色细绒。绒毛又细又短，并不扎手，换了眼神不灵光的人，甚至看不到那里有什么异状。

我违反了她的哪条规则？还是说，这又是一种诱导人违反规则的手段？

陈韶脸色沉下来，徐莹却像是什么都没干似的，半开玩笑地继续谈话：“你哥哥这么好的运气，也太让人嫉妒了。”

她显然意识到了陈韶这个问题的目的——既然他已经是【甜蜜的家】的一员，作为生活在怪谈世界的普通人类，为了活的更好，他当然要想办法让家人更强大。

【甜蜜的家】的规则与她没有冲突，所以她也乐于向陈韶讲解。

“这得看是什么怪谈了。”徐莹以看同类的目光看着陈韶，细心解释，“比如你们家，【家】是需要【成员】的，【成员】越多、越强大，【家】也就越强大。每个【成员】都是【家】的一部分，【家】的规则也由【成员】的规则共同构成。”

“怪谈规则的覆盖范围越广，违反的后果越严重，就代表这个怪谈越强大。”

她只说了【家】的规则，没再说旁的，而是给予陈韶一个警告：“记住，人类，规则既是我们的约束，又是我们的武器。一旦你违反了核心规则，没有任何怪谈会吝于下手——哪怕是你的哥哥。”

他们只会尽量避免我触犯规则，但在我触犯规则后，就会毫无理智直接杀人的意思是吗？

陈韶没有说出来，但是内心已经肯定了这个想法。

怪谈，终究还是与人类全然不同的存在。哪怕他们表现得再温和、再像人类，他们的所有行为逻辑终究建立在自身规则的基础上。

没有违背的时候，尚可以曲意逢迎以谋前路；一旦违背，绝不容情——或者说，一旦违背，所有理智情感都会瞬间灰飞烟灭，余下的只剩本能。

谈话的最后，徐莹再次说了那句话，随后，她收起辣眼睛的笑容，牵着狗离开了1203。

“知道的越多，就越是步入绝地……”陈韶忍不住重复着喃喃自语。

他很快就把这句话抛在了脑后——它对现在陈韶的处境并没有什么帮助，什么都不做、只知道原地等死，也绝不会是所有天选者的作风。

更何况，现实世界的危机时时刻刻鞭策着他们。

重点还是刚刚徐莹回答的那三个问题。

规则，身份，文具、衣服、食物、药品……规则找找总能找到，身份已经有了，文具买了一些、还能继续买，衣服在服装区有卖，食物就更别提。

只有药品在超市里是不售卖的。

但是陈韶提问的是“幸福小区有什么能帮到他的东西”，那就证明在小区里一定有。或许是医务室，也或许是某个居民的家里。

此外，陈韶连着两天都没能在超市里看到菜肉，它的来源也值得商讨。

规则并不完全真实可信倒是没有出乎陈韶的预料，可以略过。

【家】的成长方法其实也算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最关键的其实是徐莹所说的怪谈的本质。

认清怪谈的底层逻辑，是陈韶在这里活下去的必要条件。

最后就是徐莹出乎预料的袭击……他必须搞清楚那些绒毛是做什么用的。

陈韶在门口呆呆地站了许久，想通了这些东西之后才转身准备回屋继续写作业，结果一转身就看见窗外趴着个人型生物——之所以没说那是人，因为人类不会毫无凭依地站在12层高楼的窗外。

它站在窗外，右手敲了敲玻璃，却发出砰砰的敲击金属门的声音。一个声音在陈韶心底告诉他：这是你的邻居，他来拜访你，快去给他开门。

然而陈韶牢记着规则中【客人只会出现在客厅门口，不会出现在阳台外面，也不会出现在窗户外面】这一条，这种程度的精神污染并不足以让他做出错误的判断。他只是微微晃了晃神，脚下连一毫米都没有移动。

它想进来。

陈韶想。

他不会打开客厅的窗户，不会让自己置身于危险之中……但是厨房的窗户一直都是开着的。

想到这里，陈韶无视了窗外的诡异，不知道第几次把打游戏又死了的哥哥从床上拽起来，让他看自己肩膀。

“刚刚徐莹姐姐弄的，”他说，“哥，怎么办啊？”

哥哥漫不经心瞅了一眼：“没事儿，就是想看看什么时候能捡个漏，别管它就行。”

陈韶点了点头，然后继续：

“有个不请自来的家伙在我们家窗户外边，”他说，“我没办法进厨房了。”

哥哥这次倒是干脆，二话不说，手机一扔就出门干架去了。

手机屏幕依然停留在游戏界面，陈韶眼神漫不经心地扫过去，下一秒就皱起眉，又快速地扫了一眼。

刚刚，手机里的角色……好像自己动了？

他迟疑了一下，怀疑是自己的错觉，多瞥了几眼，但没有盯着看。那个小人儿仿佛注意到了似的，脸一点点地转过来，视角也一点点拉近。

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判断，眼睛就突然被人从身后捂住。

陈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反应。

那股熟悉的冰冷从眼部离开之后，和离开之前没什么差别的哥哥拿起了手机，当着陈韶的面选择了关机。

“小屁孩儿，”哥哥骂了他一句，“趁着哥哥不在偷偷摸摸看手机？”

所以……这个游戏，其实也是诡异？

陈韶沉默了一会儿，最终决定自己应该逐渐习惯。

或许之后和哥哥一起打打游戏会是个好主意。

不习惯并且大惊失色的是直播间的观众们。

以及观察组和分析组的成员们。

“这个怪谈世界的怪谈密度太大了！”

华国分析组总部工作室四周的墙壁全都铺设了大屏幕，播放着天选者的通关表现和各类数据、联络信息。前悬疑小说作家孙志德盯着其中一块大屏幕呈现的数据，焦虑地揪着头发。

“其实……也还好？”另外一个分析员犹疑着说，“我不觉得这和之前的有什么差别。包括【爱心公寓】在内的几个怪谈，都会出现这种整栋楼都是怪谈的情况。”

“不对，完全不一样。”孙志德反驳道，“你要是写过小说，你也能看出来，【甜蜜的家】里面的怪谈完全不是一个体系的，你能明白吗？【爱心公寓】里的怪谈个体虽然多，但是它们的规则基本是成体系的，就像是一个军队，所有怪谈的行为模式都趋于一致，它们的核心逻辑是非常接近的，外界的规则很难去约束公寓里的怪谈。但是【甜蜜的家】不是这样，规范这些怪谈的整体规则并不严格，它们所有怪谈的核心逻辑都是不同的，天选者就处于这些规则的交叉地带。这也就意味着，我们很难通过其中一部分的逻辑去推断另一部分的，在做出符合一种规则的行为时，或许就会触犯另一种……”

缓了口气，他继续说道：“换个比喻来说吧。【爱心公寓】就像是一篇龙傲天小说，所有剧情都是围绕着主角的成长进行的，你看到他挖了一个没用的万年冰晶，就知道后面大概率用得上；知道他的体系是东方修真，就不会莫名其妙地蹦到西方魔法的片场。而【甜蜜之家】更像是聊斋志异那种短故事集，每个精怪的故事和能力都是不一样的，难道你见过一次聂小倩，就知道不要盯着寺庙的壁画看吗？你以为它会是数学，但实际上它是理综！”

“但你要知道，我们没办法阻止天选者们留在这个世界。”一旁的张苗从文件堆里抬起头来，冷静地指出，“没有任何国家能抗拒提前或获取怪谈信息的诱惑，况且现在基本所有天选者的提示次数都耗尽了，凡是有机会留在那里的，按照以前的数据，至少会有三分之一的天选者直接选择留下。”

孙志德张了张嘴，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他心绪不宁地端起一杯凉白开就往嘴里灌，吨吨吨一口气干完之后，深呼吸了一口气。

“我知道，但是……”他在心里组织了一下语言，“光是现在，不同体系的诡异都出现五六种了，刨除三个‘家人’，至少还有酒、漫画家、音乐家、牵狗女、邪典衣，以及刚刚窗户外边那玩意儿和那个一看就不对劲儿的游戏，更糟糕的是他们的规则都不属于同一个体系。这个难度等级……”

他想说那些选择留在怪谈世界的天选者，在他们看不见的地方，真的能活下去吗？

张苗仿佛看透了他的想法似的——或许真的看透了，毕竟她以前是做刑侦的——微微摇了摇头：“所以呢？让那批选择留在怪谈世界、冒着生命危险心惊胆战地为人类获取关键信息的天选者去死？用这种方法来摆脱这个危险的世界？”

孙志德沉默了，他知道绝不能这样做，不提让天选者送死是一件多么突破道德底线的恶劣行径，光从利益的角度来看，这批天选者无论从智力还是胆识上都绝对是最优秀的，放弃了他们，岂不是相当于主动向规则怪谈投降？

张苗放他一个人思考了一阵子，然后开口安抚道：“其实你也不用太担心了，这次怪谈在某种程度上比以前的简单。”她拎着笔，点了点右侧一个屏幕，“你没发现吗？它们很人性化，这代表着更多其他技巧的使用可能，而不是单纯凭借推理和运气。

“不得不承认，绝大多数人其实缺乏足够的推理能力——我是说以面对怪谈为标准——他们更擅长的是日常生活中的学习、工作、沟通。单纯考验推理、胆量和运气，其实很多人的优势是完全无法发挥的。而这一次的怪谈，却给了普通天选者更多存活的可能。

“而且怪谈多的时候，虽然威胁也多，却存在着博弈的可能，就像是天选者陈韶因为同时遭遇漫画家和音乐家两种不同的污染而逃出生天、现在又要利用它们之间的矛盾来给自己做护身符一样。”

“最重要的是，这次的天选者们，身上其实是有外挂的。”少见的，张苗开了个玩笑，似乎是想活跃一下气氛，“怪谈世界很少见到光明正大对人类友好的规则，也很少有一心一意保护【招聘】合格的天选者的怪谈。这次的天选者，只要能留下来，他们的‘家人’就会是他们的保命符！”

她看了孙志德一眼，拍了拍他的肩膀。

“别再想怎么改变了，事情已成定局，可不是你们写小说的时候，想改什么情节就改什么情节的，下一个怪谈还在这个世界是肯定的。”她也喝了口水润润嗓子，想到什么似的，眼神里透露着怀念，“我们搞刑侦的，早就被一些操蛋的案子搞得没脾气了，自己不听劝非得往嫌疑人手里撞的受害者见过，被来来往往人流车流踩了不知道多少脚的案发现场见过，年纪轻轻头铁把自己往死路上逼的新警也见过。想把他们拉回来吗？想啊，怎么不想，可这不是能拉回来的事儿，还不是得头发和命一起往里填……”

她疲惫地笑笑，没再说什么，只重重地拍了拍悬疑作家的脊背，重新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盯住那些从各个观察组汇总过来的线索一条条地看。

孙志德木然地在位子上坐了几分钟，最终，他恨恨地捶了一下桌子，小声骂了几句什么，才重新投入了工作。

第25章 甜蜜的家25 诸人遭遇，小区规则

对于陈韶而言，下午的生活可谓是多姿多彩。

上午不自觉画出的自画像是一个预兆，代表着一连串麻烦的开始。

当他写作业的时候，但凡用笔，笔下必定不受自己控制地开始画画；但凡看图，它就在脑子里搅和成漫画，即使它本身不过是个数轴。

为了这个，陈韶不得不每次用笔都要全神贯注，一个笔画一个笔画地去书写；每次看图都要在脑子中反复强调这是一堆横平竖直的线条，而不是歪歪曲曲的漫画曲线。

等到作业写完，他只感觉自己的脑细胞都要死光了，除了毕业论文，他真的想不到还有什么时候能比现在更费神。

然而即使他已经远离了作业，远离了笔、纸，远离了一切图画和可能形成图画的东西，漫画家还是穷追不舍。

开个门，里面就是漫画家九平米不到的小破房间。

坐在客厅里什么都不干，电视就啪一下打开，播放以二次元画风陈韶为主角的动态漫画，得亏他眼睛闭得快，黑暗中摸索着拔插头的速度也够快。

这还算程度轻的，他准备洗澡的时候，从衣柜里翻衣服，或者睡觉的时候摊开被子，都能翻出来几张半成品的漫画纸，就差上色了。

一次又一次接连而至的污染，力度不大，频率着实让人疲于应对。

不过，也许是因为身边有了音乐家的请柬，这次被污染后，他脑子里并没有过多地出现那些蛊惑的话语，认知方面目前也并未发现有什么改变。

其他天选者要面对的境况比他惨得多。

对于大多数天选者而言，在漫画家无孔不入的污染之外，音乐家的歌声更加难以防备。有的天选者洗着澡就开始唱歌，他们的哥哥、姐姐也并未出手相助；有的则是听随身听的时候听到了熟悉的歌曲，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已经被彻底拉入宁静甜美的梦境中去。

他们的下场自然也显而易见。

据分析组消息，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前期遭受了污染、没有解除；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并未获得怪谈家人的真心保护。

不过最惨的还要数直到现在都只是刻板地遵守规则、没有理解本次怪谈的核心逻辑、并未获得家人最基础好感的那些天选者了——

他们的东西总是无缘无故被弄脏弄乱，书架乱了，地面脏了，桌子倒了，连墙面上都泼洒着厚厚的血渍；

写好的作业一个回头的功夫就被不知道什么东西撕得粉碎，亦或是干脆被哥哥姐姐当着面扔进马桶；

拉好的窗帘不知何时就会被人拉开、迎接窗外皎洁的月色，正睡着觉都有可能不知不觉消融；

每次进卫生间都会看到洗浴室流淌出的血水，随后眨眼间就被血水缠上；

厨房的抽屉里不知谁放了几个解冻了的饺子、如果没有检查发现，那位趴在窗户上的好邻居就会破窗而入，一口一口地把天选者血肉尝尽。

所有人都疲于奔命。

截止到第七天早上6:00，天选者只剩6721人，死亡率81%。

而这，仅仅是本轮怪谈的第一局……

甚至还没结束。

\*\*\*\*\*\*

这是陈韶第三次出门。

不同于前两次，这一次他恳求了哥哥，带着他在小区里四处转了一圈。

幸福小区一共14栋建筑物，包括13栋居民楼和1栋物业办公楼，从北向南一共三行，呈545排布，物业办公室就在7栋西侧、8栋东侧，共有五层楼的高度。小区和大楼均是坐北朝南，大门就在南侧。除了大门外，东边还有一个小门。

陈韶在大门口看到了新的规则。

【欢迎入住幸福小区，本小区在连续十届九华市道德建设小区评比内荣获冠军，是您常居的好来处。为了整个小区的友好氛围，为了您的美好生活，请遵守以下规则：

1.请爱护您的家庭，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家庭问题，确保家庭和谐。不要对您的家人发脾气。

2.和谐的家庭需要共处的时间，如果您在家，请在每晚6:00到6:30和您的家人待在一起谈心。

3.和谐的家庭需要和谐的夫妻关系，如果您有伴侣，请不要忘记每日的拥抱和亲吻。

4.和谐的家庭需要快乐的亲子关系，如果您有父母，请帮助他们做家务；如果您有孩子，请给他讲睡前故事。

5.邻里关系是保证和谐小区建设的关键，请友善对待您的邻居，及时帮助他们，与他们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

6.目前小区大部分家庭的作息是6:00起床，22:00入睡，部分家庭在中午13:00到14:00之间午睡，因此在大家的休息时间，请勿打扰，请勿发出过大的声音。

7.美丽的小区公园需要大家共同的维护，请勿在公园内抽烟、吐痰、乱丢垃圾、踩踏围栏内的草坪，请勿摘花。

8.本小区有部分住户养有大型犬类，为了防止惊吓到怕狗的住户，他们一般都在23:00到午夜之间在小区内遛狗，有时可能发出叫声，请勿害怕，请出门摸摸狗狗吧，他们会喜欢的。

9.孩子是世界的珍宝，请谨慎拒绝孩子们的请求，尽量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如果您在小区内看到孤身一人的孩子，请及时通知物业，工作人员会尽快赶到，不要试图去搭话，您可能会吓到孩子；如果您看到哭泣的孩子，请立刻上前拥抱安慰，直到工作人员赶到；如果您看到一群玩游戏的小孩，请立刻转身离开，孩子们不喜欢大人打扰他们的游戏。

10.物业的工作人员分为三种。警卫身穿黑色制服，负责保护小区安全、保护住户以及驱赶违反守则的存在。清洁人员身穿淡蓝色制服，戴淡蓝色口罩和橡胶手套，负责清理小区内的垃圾。其他工作人员统一穿着红色制服，负责小区内其他事务。如果您看到穿着其他制服的人，或穿着错误的人，请不要与他对话，立刻前往保卫处，告知警卫。他们不是小区的工作人员。

11.如果您看到地上有垃圾，请将它捡起来，放进您视线范围内的垃圾桶。如果您视线范围内没有垃圾桶，请待在原地，等待清洁人员的到来，垃圾处理完毕后方可离开。如果来的不是清洁人员，请立刻离开，找到离您最近的垃圾桶，躲进去，直到来人离开。小区统一使用黑色垃圾袋。

12.小区每周日下午16:00到18:00会在物业办公楼三楼开展活动，活动内容不固定，通常会在当周周五下午16:00后以纸面形式通知各位，有意者可随时前来参加。

13.为了更好地建设和谐小区，增进家庭幸福，小区每周六下午16:00到18:00会在物业办公楼三楼开展相亲会，请所有年龄在18到30岁之间的单身住户按时到达。

14.考虑到居民隐私，小区禁止一切摄影、拍照、绘画行为。如果您看到有人在进行这三项活动，尤其是最后一项，请您立刻通知物业，防止隐私泄露。如果您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请进行欣赏吧！或许您也愿意加入创作。

15.我们鼓励居民研究音乐，每周日晚21:00~23:00会在物业办公楼三楼开办音乐会，如果您有兴趣，请准时到场。邹女士欢迎一切能够欣赏她音乐的存在。参与音乐会请持请柬。

16.小区内禁止推销，禁止饮酒，禁止买卖、饮用含酒精的饮料，但可以使用购买料酒。如果您见到有人推销酒，请立刻离开现场，以最快速度通知警卫。

17.食物应当在固定地点食用，露天场合禁止食用任何食物，但可以喝水。如果您需要饮食，请前往物业办公楼一楼接待室。

18.小区内部有且仅有一家超市，超市入口位于7栋3单元一层。超市的门牌是蓝色的，收银员穿蓝色制服，营业时间为早5:00到晚11:00。如果您发现收银员穿着红色制服，请立刻离开超市，那不是超市的收银员。】

第26章 甜蜜的家26 情报传递，访客接连

小区规则存在错误。

在看到第四条时，陈韶就确认了这个事实。

毕竟，无论是爸爸妈妈，还是哥哥，都从来没给陈韶讲过什么睡前故事。

按照相反原则，既然【讲睡前故事】是被篡改后的规则，那么【睡前故事】很大可能也会成为一种污染的来源，或者干脆就是一个怪谈。

第八条肯定也是假的。徐莹明确说了，自己换狗需要人类夜晚出门。出门摸狗是嫌自己死的不够快吗？

而且晚上23:00到午夜之间遛狗这条也有待商榷，自己遇见徐莹那次分明是早上。

第十条最后一句是错的，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身穿深蓝色制服，他们也属于物业。

第十四条、第十五条也都存在错误，加入漫画家的创作，后果就是变成漫画的一个角色；至于研究音乐？超市甚至不售卖音乐播放器。

第十八条规则也值得深思。众所周知，如果你在规则怪谈里看到了与原本不同的事物，要么你被污染了，要么是你见到的根本不是同一样事物。

那么红色制服的收银员，会是哪一种情况呢？

陈韶隐约觉得，是第二种。

他一直记得哥哥买回来的菜肉，和徐莹所说的药品。这些东西在小区超市里找不到，却真实存在。那么或许，它们就存在于另一个超市中。

至于其他的规则，陈韶有的能确定基本正确，有的因为信息不够还不能判断。

但是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个小区的规则，果然是层层嵌套，相互吻合。

还有一个关键信息是，规则无法被复制，至少不能被哥哥的手机摄像头拍下，也不能用纸笔抄录，这也就使得陈韶想省点脑子的想法化为了泡影。

他只能利用有限的时间尽可能地记下。

陈韶深知规则的重要性，记得很仔细，也因此十几分钟才从大门离开。剩下的时间只能跟着哥哥去超市紧急采买了食材。

回到家中，已是临近八点半。

回来的路上，因为哥哥告诉他掩盖的效果已经过去了，他坐电梯的时候都是草木皆兵的了。

躺在床上缓了缓神，陈韶坐起来，把规则换了一种方法说出去，又写在纸上，写完照例销毁。

他知道规则怪谈会向现实屏蔽那些与怪谈本体无关的规则，所以这么做，也只能是听天由命，看能不能传到分析组手里吧。

没错，向现实传递额外的规则信息，就是今天陈韶要求往门口一趟的真正原因。

时间到了现在，他在幸福小区的生命安全已经有基本的保障了，这几天只要不违反规则就没有问题，去哪儿都可以，所以去获取更多信息、为其他天选者提供支撑，也算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

做完这一切，陈韶打起精神，打开作业，继续和漫画家斗智斗勇。

现实分析组，分析员们对着录像里陈韶的话和字，脑袋都快挠秃了。

虽然他已经尽力尝试绕过规则怪谈的限制了，但是很多关键字词上依旧被消音、扭曲画面，好好的规则记录下来跟SCP档案似的，一眼扫过去全是黑色方块。

但即便如此，这些残缺的规则对整个天选者群体来说都有着巨大的帮助，结合之前获得的那些规则，依旧是收获满满。

“如果下一次怪谈就发生在幸福小区内部，那么这些规则就很有可能救人一命。”分析员谢新杰喜出望外，恨不得现在就冲陈韶磕几个响头。

他年仅二十三岁，是靖远大学数学系的博士，算得上天才人物。分析组聘任他作为分析员，一方面是看重他的逻辑思维和年轻的心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的父亲就是第一批牺牲的天选者。

谢新杰对规则怪谈心情复杂，理智上知道它是人类可以利用来抑制无规则诡异在现实的蔓延的武器，情感上却难以原谅它对人类的吞噬。

但是无论如何，天选者和其他人类能利用规则让自己活下来，都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还得是咱们家的天选者，愿意冒着风险、耗费精力去找规则、传递消息。”张苗笑着说道，从诡异出现以来就相当低沉的心情罕见地好了一些，“其他几个国家愿意出门的天选者，可想不到这一点。还是得看咱们家的小娃娃。”

“上次给我们传递额外信息的，还是周海平和姚芳芳。”王芸突然说道，“算算时间，他们也牺牲了一个多月了。”

气氛一时沉寂下来。

又过了一会儿，王芸才重新开口，语气低沉：“跟下一批进去的天选者说说，让他们帮忙带个话吧，不能总让他冒险。”

张苗却不赞同地打断了她：“王芸同志，这是战场，他传递过来的是情报，这些情报说不定就能提高我们天选者的不少生存率……”顿了顿，她缓和了语气，“不过话还是要带的，让他看情况来，尽力而为就行，他是目前最有潜力通关20局的天选者，他的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张苗知道自己的话太严肃也太不近人情了。

可战争就是这样的，他们不能有太多的怜悯和关爱。

王芸还是太心软了……不过这不正是她成为分析组组长的原因吗？精神紧绷的顶尖人才已经太多了，他们不需要一个更紧绷的火折子来当这个开水炉子的掌控者了。

\*\*\*\*\*\*

下午4:23，怪谈世界。

哥哥已经出门了，只有陈韶一个人留在家中。

他安静地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手里捏着那张邀请函。

这一周不知道听了多少次的敲门声响起——陈韶觉得自己迟早会有敲门声PTSD，而现实的观众们一部分已经有了——一个穿着随性邋遢、头发半长不短略带卷曲的中年男人就站在门外。

他手里抓着一个皱皱巴巴的素描本子和一只红黑色涂装的铅笔。

这就是漫画家。

在看到男人的一瞬间，陈韶就意识到这一点，同一时间，他抬起手，以最快速度把两位女士交给他的东西都塞进了他手里，下一秒就关上了门并且直接锁死，没有给漫画家任何反应的机会。

“抱歉，”他隔着大门平静地说，“家里大人不在家，不能招待你了。”

他才不会继续和漫画家虚与委蛇，鬼知道会不会在近距离接触的情况下被污染，或者被发现请柬和毛发。快刀斩乱麻才是最佳选择。

这样说完，他就迅速离开大门附近，又一次躲进了卫生间。

不过，门外并没有什么异状发生，至少陈韶没有听到音乐声也没有听到漫画家喊叫的声音。

他在卫生间里躲到了妈妈下班回来。

听到妈妈叫喊的声音，陈韶走出卫生间，看了一眼时间。

五点四十五分。

他闭上正想回话的嘴，转身回到卫生间，锁门。

门外熟悉的女性声音戛然而止。

他没有手表，就默默数着心跳，753下之后，妈妈的声音再次响了起来。

陈韶没有动作，依旧数着心跳。

754、755、756……

终于，大约一千下后，外面传来了第三次妈妈的声音。

这一次，陈韶离开了卫生间，又看了一眼时间。

六点整了。

他整理了一下表情，开心地迎接了妈妈。

“你终于回来了，”陈韶笑着说道，“今天有个人扮成你的声音喊我开门呢，我都没开。”

妈妈正走向厨房的脚步一顿。

她看向陈韶——只不过是脖子转了个一百八十度地看着——又变成了一副和整洁完全不沾边的鬼样子。

陈韶保持着笑容，任她打量。

终于，女人把头扭了回去，模样却没什么变化。

“有脏东西跑进来都不知道，物业都不知道干什么吃的。”妈妈表现得相当生气，也不进厨房了，而是走进房间，拨通了一个电话。

陈韶猜想那就是物业的电话。

不过……看着脏东西说脏东西真的很奇怪诶。

电话里，妈妈简明扼要地说明了情况，陈韶总结一下，意思就是有这么一个怪谈，专门用各种方法拐骗人类幼崽，差不多相当于人类中的人贩子。这种怪谈，天然上就和【家】存在冲突。

陈韶想到邻居规则里面那条【不要给并非邻居的人开门】的规则。

这么说来，周五下午的时候规则怪谈就已经知道【拐骗者】——陈韶起的代号——入侵小区了？

也不知道小区的规则会不会因此再进行修改。

打完电话出来，妈妈重新换上了一副笑脸，进厨房做饭。不一会儿哥哥也回来了，虽然臭着一张脸，却没显现出什么诡异的形态来。

整个晚饭依旧平平无奇，他在餐桌上告诉了它们请柬已经送出去的事情，两个怪谈也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

晚上九点钟，陈韶洗完澡出来，回到卧室，看到床上的被褥枕皮统统被换了下来，床单变成了灰色，枕头和被子则是换成了橙色的。

【卧室守则2：你的床单是蓝色的、被子是灰色的、枕头是黑色的。如果你见到并非以上颜色的床上用品，请不要擅自使用，它们不属于你。妥善处理它们。】

陈韶却并没有找妈妈，而是自然而然地往床沿上一坐，偏头问人，眼神甚至都没有变化一下。

“哥，现在邹女士的音乐会已经开始了吧？也不知道许先生会不会去。”

他真的是被这两天漫画家的骚操作烦透了，简直像个甩不掉的牛皮糖。要是漫画家能被音乐家彻底干掉，那才叫真的出了一口恶气。

“它活该。”哥哥一反刚刚餐桌上的沉默样子，可以说是兴高采烈，“整个小区最烦人的就是它，邹女士那边别的不说起码好听，听着歌也能干别的，就它四处钻缝，干着正事都能给你搅和了！”

……我就不问这正事是什么了，反正八成对人类不是什么好事儿。

陈韶心里为漫画家点了半秒钟的蜡，多半秒都不行。

由此可见，哪怕是在诡异世界，人缘……啊不对，诡异缘也是很重要的啊！

第27章 甜蜜的家27 生死危机，新手通关

第八天早晨到来了。

这是第一局规则怪谈最后的时间了。

由于时间已经来到周一，也就是工作日，邻居的拜访也理所当然地消失，不必再担心有意外的突发情况。

陈韶依旧拜托哥哥带自己出去。

只不过这一次，哥哥果断拒绝了，甚至他也没有出门，而是拉着陈韶一直待在房间里。

陈韶隐隐感到危险。

山雨欲来。

他把自己记得的所有规则在脑子里盘了几遍，发现了一个盲点。

白雾。

目前来说，规则里出现的危险他大多都见识过了，没见识过的也都是被他主动避开了的。

只有白雾并没有出现过。

而且看哥哥的样子，莫非【白雾】对诡异也有害？还是说，因为它太过强大，所以哥哥不得不待在家里，好及时保护他？

陈韶希望是前者。

否则，这对那些没有被【家】初步认可的天选者，恐怕没有活下去的机会了。

突然，他想到什么，立刻站起来，想往厨房走，走到一半儿又回过头来，问：“厨房的窗户关了吗？”

哥哥说已经关了，陈韶这才放下心来，重新坐回床边。

九点半左右，窗外逐渐泛起了白雾。

那雾气朦胧，色泽纯白，只在逐渐浓郁翻滚起来时能隐约见到其中丝丝缕缕的粉色。那色泽本应该是令人柔软的、代表着恋情爱意的，却让陈韶心里止不住发寒。

这种色泽代表了什么，无人不知。

幸好，这些雾气似乎并不能通过窗户那边的缝隙挤进来，只在外界徘徊，这让陈韶松了口气。

但是哥哥的表情却依旧那样凝重。

陈韶心里当时就咯噔一下。

这一次的危机，应该就是规则怪谈最后筛选人的手段了……它不是天选者个人的急智能够躲避得开的，只能够依靠怪谈家人对自己的保护了。

十点多，有雾气从窗户的缝隙渗进来了。

陈韶一直盯着那里，因此一眼就看到木红色的窗边那丝丝缕缕白雾。还没等他做出什么反应，哥哥就一把抱起他，直奔卫生间里面的洗浴室。

淋浴头被打开，流下来的却不是水，而是粘稠的血。成串的血液不要钱似的落到地上，隔门仿佛被牢牢塞住缝隙，地漏似乎也失去了它的效应。这个小小的洗浴室像是一个密闭的容器一样，鲜血从浅浅的一层逐渐上涨，很快就到了脚面上、膝盖上，到了腰间、脖颈，直至没过头顶。

鲜血没过头顶的那一刻，陈韶只觉得脑袋一空，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直播间的观众却能够看的清清楚楚。

哥哥和他一起泡在这被血液填充了个彻底的小小浴室内，那白雾却还是丝丝缕缕地从门缝处、送风处挤进来。

白雾一接触到血液，就如同水滴落进了热锅里，冒出了一阵嘶嘶的声音，如果拿显微镜去看，就会发现，每次接触，血液的红色都要淡一分，窗外白雾中那浅淡的粉色便重上一分。

看过那么多怪谈中的血腥现场，哪怕是心脏病患者都对满屋子的鲜血近乎免疫了。他们盯着这些鲜血慢慢褪色，可谓是心惊胆战，大气也不敢出，就好像一呼吸就会帮了白雾的忙似的。

再傻的人这时候都能反应过来，白雾虽美，却谋夺人性命；赤血骇人，反为救命稻草！

接近十一点的时候，终于不再有白雾跑进来了，此时血液的颜色已是近乎透明，能看到里面泡着的两个人形生物的情况。

“韶哥咋样了？我怎么看他没反应呢？”

“我也不知道呀！这都半个多小时了！”

“应该没大事儿，直播间还好好的呢，说不定是泡了水就这样，等会儿出来就好了！”

“对，直播间没事儿，人应该就没事，结束就好了！”

“离一点整就差俩小时了，快了快了！”

“快什么啊快！不是说韶哥可能要留在那边吗？他到时候万一回不来呢？”

“呸呸呸！你才回不来！”

“啊对对对，呸呸呸！我说错了！肯定能回来！”

即使已经通过屏幕见识过很多次危机了，但是面对危机时刻，直播间里还是有些人心惶惶。

平素会调侃人全身湿透的观众们也销声匿迹，余下的不是担忧就是祈祷。

十几分钟后，在观众的殷殷盼望下，陈韶总算睁开了眼。

刚刚睁开眼，陈韶立刻感受到眼部一阵刺痛，鼻子嘴巴也没防备地呛了一口水。他连忙屏住气，迅速地看了一下周边环境，然后游到隔门处，费劲儿地掰开了隔门。

哗啦一下，水流倾泻而出，门口的陈韶砰的一下被一具身体砸了个正着，直接来了个五体投地。

他张开嘴想喊哥哥，喉咙却发痒得忍不住剧烈咳嗽十几下，才勉强喘过气来。

哥哥没有一点动静。

因为消耗太大，待机了？

陈韶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从哥哥死沉死沉的身体下面爬出来，然后转身一看，果然陈昭那种诡异的样子完全显现了出来，皮肤苍白浮肿，就是个死人样子。

陈韶深深地吸了口气，他看了一眼时间，感觉还算充足，就回房间拿了个毛巾给哥哥擦干水，准备先把他拽到卧室去，再收拾客厅和卫生间的残局，却没想到哥哥身上的水擦也擦不尽似的，甚至越擦颜色越深了些。

陈韶想起哥哥出门处理酒那一次，当时哥哥受伤是进入了浴室……

想到这里，他换了个方向，把陈昭一路拖回了浴室，然后就去拖客厅的地面，外加做饭了。

十二点，他摆好碗筷，哥哥就走出了卫生间的门，虽然脸色依旧略显苍白，却没了别的异状。

陈韶不禁松了口气。

从利益上讲，哥哥是自己目前在怪谈世界生存的最大依仗，一旦出事，安全性就大幅度降低；从情感上讲，虽然哥哥是怪谈，现在的局面也是自己费尽心思争取来的，但是哥哥数次救了自己也是事实……

总之，哥哥没事最好不过。

直播间也是喜大普奔，简直是普天同庆了。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猜到陈韶会留在怪谈世界——毕竟这并非没有先例，对于一些绝症患者和残疾人士来说，他们即使死在怪谈世界，也不愿意回到现实，继续他们的遗憾——对哥哥没大事的事情也是欢欣鼓舞。

下午一点钟，这局延续了七天的怪谈，终于结束了。

各大观察组和分析组也统统松了一口气，得以短暂地放松下来。不过也只是暂时的，等到对策局把所有回到现实的天选者聚集起来，他们还是需要好好地进行沟通，观察组需要和对应的天选者对接，以便于观察组为天选者更好地记录信息和提供帮助；分析组也需要进一步地了解天选者们对于怪谈的第一手资料。

但是，无论如此，一场战役就此告一段落了。

“本次规则怪谈全球通过人数为3972人，通过率11.211%；其中我国通过人数为2377人，牺牲6386人，通过率27.125%。”收到数据的王芸直接将它们告知了分析组的所有成员，“这说明我们的努力是有效果的，诸位，从最开始的3.112%到现在的27.125%，大家都功不可没……”

这是每次怪谈结束之后惯例的鼓舞人心的临时演讲，至少要给这群精神压力极大的分析员鼓鼓精神松口劲儿。

不到五分钟的演讲迅速结束，王芸示意大家把手上的工作处理完毕之后就可以暂时休息，然后就被谢新杰拉到了一边。

“组长，我觉得风向有点不对劲儿。”谢新杰说道，“陈韶那边弹幕上有很多感谢怪谈【哥哥】【姐姐】的，甚至有的说‘就算是怪谈我也行’……当然，我不是说不可以这样想，【哥哥】【姐姐】保护了天选者最后一程，大家这样想很正常，但是我害怕老百姓会因此对这些怪谈失去警惕。”

他把自己刚刚调取的弹幕都给王芸看。

“这些怪谈哪怕再人性化，它们都是怪谈，绝对不能把它们当做有正常思维的人类看待！”

王芸只看了一眼，就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发现很及时，新杰，我会立刻通知网监那边的。”王芸神色严肃起来，“这不是正常现象，现在不是规则怪谈刚降临的时候了，没那么多人会蠢到因为一局怪谈就改变想法……不出意外的话，是有其他势力在背后弄鬼。”

“组长你是说……”他往西边示意了一下，“灯塔那边？”

“除了他们，还会有谁在这个关头搞内斗？”王芸冷哼一声，她虽然心肠软，却也不是对谁都软的起来的。那些小国为了能让天选者通关率提升，现在大都指望着大国给经验给攻略甚至帮忙培训天选者。周边那几个大国要么是关系向来还算可以，要么现在也是自顾不暇，哪儿有闲心搞人类内战？

反正现在能做出扰乱舆论、降低民众警惕心的事情的，不是敌人，就是蠢货。

王芸想起昨天递上来的资料里说有群众教训了发表不当言论的变态的消息，还算安心。

蠢货有人帮忙收拾，敌人就必须他们来解决了。

第28章 我们的家，新的怪谈

怪谈世界。

随着一点钟到来，陈韶眼前的电视机上突兀地呈现了红色的汉字。

【恭喜您活到了第七天】

这些字搞人心态似的，在电视机上停留了足足十秒钟，才缓缓消散，变成另外一段文字。

【您已获得‘家’的认可，可以留在当前世界，请您进行选择：

1. 离开该世界

2. 留在该世界，并脱离天选者身份

3. 留在该世界，依旧作为天选者，直至本轮完全通关】

陈韶看了一眼，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三个选项。

傻子才选第二个。

从利益的角度来说，天选者的身份代表着有一个强大的国家作为后盾，自己能够获得外界分析组的支援，还能获得其他本国天选者的帮助。如果放弃这个身份，自己就相当于完全没有支撑地独自在诡异世界存活了。

不当天选者就不会遇到诡异？别逗了，就幸福小区这个样子，都能作为整个市最和谐安全的地方，估计整个九华市各个区域都是怪谈横行。

而从情义的角度来说，他毕竟是作为一个华国人长大，从小到大虽然遇到过坏人，但还是好人和普通人居多。冬季时赠人热茶的店家，学校里循循善诱的老师，街头冒着风雨的警察……既然能够出一把力，陈韶便不会拒绝。

做出选择之后，电视机的屏幕重新暗了下去，墙上的时钟指针慢慢挪动，指向了1:02。

陈韶有些恍惚地在原地呆了好几分钟，才如梦初醒似的，一个激灵精神起来。

刚刚他有了一种很奇妙的感受，在他选择留下之后，他的感官在一瞬间和整个房子融为了一体。

不，不是整个房子，而是整个“家”。他能感受到近在咫尺的哥哥散发出来的疲惫、痛苦，还有遥遥传来的喜悦和愤怒；他能模模糊糊感知到哥哥在整个家里的能力最为强大，气息也最为阴冷……

对策局透出来的情报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

或许是他们也不知道，或许是他们知道了但是作为机密情报隐藏了起来，也或许是“家”就是比较特殊。

——毕竟家和公司有多大区别，懂的都懂。

他首先看向了墙面上贴着的新规则。

【欢迎成为家的一员，你可以看到家的规则了，请认真遵守：

1. 家是温暖的，家是和谐的，家人是相互关爱的

2. 家是牢固的，家是强大的，家人是相互保护的

3. 家是我们的力量源泉，在家里，我们无比强大

4. 新生命的诞生会壮大家族

5. 家人会相互理解，相互忍让，我们不在乎一部分冒犯，但也会被过多的冒犯激怒

6. 我们的家有四个人，爸爸，妈妈，哥哥，弟弟。其他人不属于家，他们是危险的。

7. 我们的家有6个房间。客厅属于爸爸，厨房属于妈妈，卫生间属于哥哥，\_\_\_\_\_\_\_\_属于弟弟。在各自的房间里，请遵守各自的规则，尽量避免冲突。】

最后一条规则里，留了一个空档。

“写上你想要的房间吧。”一个声音在脑海中响起，它混杂着爸爸、妈妈、哥哥和陈韶自己的声线，却显得分外和谐，浑然一体。

本能告诉陈韶，这就是“家”。

陈韶没有立刻听从指挥行动，他继续去看其他规则，发现其他规则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之后，才回屋去拿了笔，顺带拽上了他哥。

怪谈的事情还是问怪谈吧，他就不瞎猜了。

“你有什么特别熟悉的地方？”哥哥问道，“写上去吧。”

特别熟悉的地方？

陈韶眼神不禁漂移两下。

按照这个原则，哥哥对卫生间熟悉是个啥意思？爸爸睡客厅……倒是挺合理。

脑筋歪了一瞬间，就被掰了回来。

陈韶拿着笔犹豫了一下，试探着往上面写字。

“书房。”

对于一个接受了九年义务教育，从小学念到大学，足足上了十六年学的大学生，除了他真正的家以外，学校无疑就是他最熟悉的地方了。

那么书房，或许就是一个合适的选择。

可惜，在最后一划完成时，这两个字消失得无影无踪。

……是因为我现在还不能写上去，还是因为写的词语不对？

这么想着，陈韶也这么问了。

“再换一个。”哥哥说，“可能是这个房间不适合你。”

他说的好像是他们在讨论新房装修一样。

不过本质好像也差不多。

“普通人家里没有的房间也可以有吗？”他问。

如果书房不适合他的话，那么或许规则愿意承认的是陈韶刚刚逃离的地方。

医院。

他倒是不介意，但问题在于，家里有个医务室是不是不是太夸张了？

陈韶用疑惑的目光看向哥哥，哥哥低头同样看着他，兄弟俩面面相觑。

半晌，哥哥才用一种迟疑的语气开了口：“我们的房间……都是直接生成的。”

陈韶极缓慢地眨了眨眼。

……所以怪我是纯种人类吗？

你不知道人类加入规则是什么情况，那你摆什么信誓旦旦的样子？

他略显无语地捂住脑门，拿笔往上添了“医务室”三个字。

幸好，这次和上次一样，字一写完就直接消失了。看来不是房间的问题，而是他现在还不能往上写。

陈韶不禁松了口气，收起笔又问旁边不知道在思考什么的哥哥：“哥，我现在能自己出门了吗？还是说还需要每次都喝你的血？”

哥哥回过神来，漫不经心地回答道：“嗯，没事了，以后也不会每周末都有人上门了，小心点别违反别的规则就行。”说着，他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对了，送你来的那个怪谈说你的下一局明天开始，让你准备一下。”

陈韶缓缓地打出一个问号。

对不起，哥，我不想打你的，但是没忍住，信息量太大了。

不会每周末都有人上门——邻居规则是【规则怪谈】造的。

送你来的那个怪谈——合着你和【规则怪谈】是合作关系，还有商有量的？你们不是从属关系吗？

下一局明天开始……

驴都没被这么使唤过。

这一刻，陈韶甚至有些后悔留在怪谈世界了。

起码回到现实之后，他还能有十天休息时间呢……

说完这些后，哥哥就回到了房间，很快游戏背景音又响了起来。

陈韶朝着卧室翻了个白眼，一屁股坐到沙发上，阖上双眼。

他能感觉得到，【家】的规则在逐渐侵蚀他，让他变得更不设防，更加亲近【家人】，以至于他现在面对哥哥都升不起任何害怕，反而满脑子都是吐槽。

也许这就是留在怪谈世界、摆脱疾病痛苦的代价。

但是这对他的生存有好处，所以……也挺好的。

反正他现在想起漫画家，脑子里依旧满是警惕、厌烦和怒火。对其他怪谈的感官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按照哥哥的话，自己现在已经可以独自出门了……应该是他现在已经被【家】彻底容纳了的效果。

所以今天下午应该出门继续看看，还是好好休息一番？

陈韶犹豫一阵子，还是决定休息事大。

他和其他天选者一样，已经一周没有睡什么好觉了。不过他的优势在于，他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内因为病痛而难以入眠，因此同样的休息不好，他却还能保持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

但是人终究还是需要睡眠、需要休息的，能有休息时间还是要休息，不然到了陌生怪谈里，想休息还是轻的，因为休息不足神思恍惚，才是要命的事儿。

这样想着，他回到房间，直接把哥哥撵到了客厅，警告他降低分贝，然后就沉入了黑甜的梦境。

下午5:30，陈韶在闹钟的叫喊下准时醒来，他像每个清晨一样，收拾好床铺，迎接家里的妈妈。

妈妈的表现并没有什么变化，依旧和之前一样，笑意盈盈地带了公司的饭菜回来吃，一点也不避讳自己身为人类的好大儿。

听到哥哥说自己还不能拥有一个独立房间的消息，她甚至把半盘子不知道什么原材料的菜都倒到了一个碗里，慈祥地放到了陈韶面前。

陈韶面上依旧是乖巧道谢，内心无奈。

我该怎么告诉妈妈，我不喜欢吃这些？

……算了，总还是保命要紧。反正现实里人类吃的物种多了去了，也不差这一个。

他的筷子在碗边磕了一下，才伸进去。

直到睡前，家里都风平浪静，没有扰人清闲的音乐，也没有无孔不入的漫画。

第二天早上，陈韶的桌子上出现了一张纸。

【欢迎来到怪谈2：幸福超市

通关条件：

1. 存活3日

2. 神志清醒，未被完全污染

3. 帮助周涛、白果、宋良泽、孙柏清、刘静雯中任意一人摆脱污染】

在通关条件下方，还写着一行字：

【请您在8:00之前赶到小区超市门口，与您的同伴会合】

这一次是团队合作型的怪谈吗……

也不知道同来的都是什么样的天选者。

还有那个和【幸福超市】这个名字毫不对应的通关条件3……

摆脱污染，污染难道来自于超市？还是超市能够帮助人类摆脱污染？

陈韶这样想着，餐桌上就问哥哥和妈妈。

“哥，妈妈，你们知道幸福超市吗？还有周涛、白果、宋良泽、孙柏清、刘静雯这些名字你们有印象吗？”

哥哥做了一个拉链的手势：“前一个我不能说，你还没自己发现规则。”

陈韶看了哥哥一眼，默默点了个赞。

懂了，肯定不是现在明面上这个超市。

“至于这五个人，我还真没印象。”哥哥说，“我不怎么跟人类说话……”

妈妈也表示无能为力。

陈韶点了点头，说明自己可能没办法准时准点回来吃饭睡觉、并得到允许之后，才迅速吃完早餐，放下碗筷，接过妈妈递来的零花钱，离开家。

第1章 幸福超市1 天选者们，现实消息

7:45，陈韶提前十五分钟到达了超市门口。

这里的人和往常一样，并不多，看到陈韶这样一个小孩子外表的人，也都避之不及。倒是超市附近的黑衣警卫，走过来询问了情况。

黑衣警卫大约二十出头的样子，是很正直的长相，国字脸，浓眉大眼，双眼炯炯有神，看上去便叫人心生好感。

“小朋友，你怎么一个人在这里？你家里人呢？”

他问得很温和，陈韶却发现他的肌肉始终紧绷着，右手放在腰间，随时能取出警棍。

陈韶想到小区规则第九条【如果您在小区内看到孤身一人的孩子，请及时通知物业，工作人员会尽快赶到】，突然意识到这个规则对自己和其他天选者的接触可能会产生阻碍。

接触孤身一人的孩子，危险的是这种行为，还是孩子本身？

警卫接触孩子，是因为他的身份让他可以避免这种行为带来的伤害，还是因为他的职责让他不得不替代居民来排除可能的危险？

“我在小区里到处玩儿呢！”他欢快地回答道，“我妈妈上班去了，哥哥整天就会玩游戏，所以我就一个人出门儿了……不过路过的叔叔阿姨哥哥姐姐好像都不是很喜欢我，我也不知道找谁玩儿好。”

肉眼可见的，警卫放松下来，肌肉不再那么紧绷，放在腰间的手却还维持着原样。

“那你想玩儿什么呢？”

捉迷藏？不行，它可是要“鬼抓人”的。

打篮球？好主意，可惜自己没带篮球，和成年人也打不来。

警卫就看见面前的男生认真地思考了一会儿，不好意思地说自己还没想好，可以让愿意和他玩儿的人来决定。

这次警卫的手彻底放下来了。

“那祝你玩儿的开心。”警卫说道，“不过也得小心了，最近有拐子跑过来了，小朋友，别跟陌生人回家，要是你熟悉的人带你去别的地方，也别去，直接自己回家，或者找警卫叔叔帮忙，好不好？”

是之前那个冒充妈妈的怪谈？

陈韶乖巧点头，问警卫：“那他是不是只拐小孩子？为什么不拐大人啊？”

警卫被噎了一下，随即无奈回答：“大人肯定也得当心……”

说着，陈韶注意到超市门口突然出现了一群总共7个人，皮肤有黄有白，而不管是路人还是面前的警卫，都没有意识到这群人是突然出现的。

“叔叔，我想跟他们一起玩儿，可以吗？”陈韶直接指着那七个人，理由也是现成的，“那么多人，肯定不是卖小孩的坏蛋。”

天选者们看到有个穿黑色制服的男人带着小孩过来的时候，属实懵了一瞬。还是同为华国天选者的女人率先反应过来。

不过，她并没有打招呼，也没有告诉其他天选者，而是看着他们走近——要是其他人没认出来陈韶，那正好，他们在怪谈里还能够有个大底牌。

很可惜，这一批留在怪谈世界的天选者的脸都已经被全世界的人记清楚了，就算是对华国人脸盲的西方人，也很快认出了这是谁。

其中一个天选者脸色一喜，张开嘴就想说话，被旁边金发碧眼的天选者立刻捂住了嘴。

“叔叔阿姨，”陈韶带着笑容，面对实际年龄和自己差不太多的天选者，面不改色地喊着，“我能跟你们一起玩儿吗？警卫叔叔说最近有拐小孩的，我觉得人多一点会更安全啦！”

呕。

他在心里唾弃自己。

“当然可以。”华国那位女性天选者上前一步，挡住了金发碧眼天选者接近的步伐，“小朋友，你叫什么？”

“我叫陈韶。”陈韶回答道，他回头对警卫说了再见，“叔叔，你不用在这里保护我啦，我找到新朋友了。”

警卫点点头，径直离开了。

陈韶这才恢复了正常的语气，着重看了一眼那个差点暴露他们认识事实的天选者。

“你们好，”陈韶说，“我刚刚在套话，告诉警卫你们只是我临时看到想要玩耍的陌生人，别说漏了。”

那个差点说漏嘴的天选者悻悻地抿了抿嘴。

“你好，陈韶，我是顾怡静，华国人，在外面看过你的剪辑了，你很厉害。”看上去大约三十来岁、打扮利索帅气的短发女人自我介绍道，“你对这里更熟悉，我们从你的直播里获取了很多信息，我可以暂时听你的指挥。”

“约书亚·沃兹，叫我约书亚就好。”捂嘴的那个金发碧眼外国人说道，“我觉得你部分行为有些莽撞，所以，相互合作？”

顾怡静皱起眉头：“沃兹先生，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这里的信息比你们要充足的多。”

言下之意，主动权当然应该在华国手里。

另一个红头发的外国男人“啧”了一声：“那些规则我们也有，其他的也能拿到，华国人，别太自傲了！”

“罗杰斯！”沃兹制止了他，“抱歉，但是我没有恶意，这种类型的怪谈，本来就需要所有人精诚合作不是吗？我们需要的是通关，仅此而已。”

沃兹内心有些疲惫。

他当然知道华国人为什么表现得这么抗拒，目前的国宝之一——留在怪谈世界的陈韶是其中一个原因，罗杰斯则是另一个。这个灯塔国至上主义者，在过去的十天内在社交媒体上可谓是大放厥词，惹怒的可不止华国一个国家。

现在这种华国对灯塔国的阵势，没有规则怪谈暗箱操作才怪，毕竟把有恩怨的国家的天选者放在一个怪谈里，在之前也是有先例的。

天选者之间的争斗，往往也是他们落败的原因之一。

想到这里，沃兹直接交出了主动权——华国人一向厚道，他们还不至于对态度相对友善的其他天选者下黑手，何况这次的信息确实是华国人那边提供的更多。他们目标一致，没必要在这上面起内讧。况且怪谈全程直播，华国人也不会在全球面前公然违背自己订下的原则。

“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听你们的指挥，前提是你们没有故意针对我。”

罗杰斯难以置信地回头：“天，沃兹，你在开玩笑……”

“所以你们要听我说你们需要的重要信息吗？”陈韶及时打断了他，“时间紧急，只有三天，这里不是给你们吵架的地方。”

他没等罗杰斯说什么，目光转向其他四个一直没说话的人：“简单自我介绍一下？”

剩下四个分别是樱花国的一男一女、西方某不知名小国的一男一女，名字分别是松本长光、藤野雅子、朱莉安娜、汉森。

陈韶皱了皱眉。

说实话他没法信任那两个樱花国人，现实里两国关系如何他很清楚，相信对方也一清二楚。谁能保证对方能信任自己？谁又能保证对方在紧要关头不会背刺他们？

这个念头一起来，陈韶忍不住暗中叹了口气。

虽然之前看直播的时候都在埋怨一部分天选者为什么不能放下恩怨专心通关，但是现在他才知道，不是不愿意，而是不敢。

这就是所谓的猜疑链吧。

这么想着，陈韶却也没说什么，而是直接把自己刚刚获得的信息当做筹码说了出来：“刚刚警卫告诉我，上次在门外伪装成【妈妈】的怪谈也会对成年人下手，这点我们必须注意……我们正好8个人，分属4个国家，可以分成4组，无论如何也不要分开。”

“相信你们也不愿意和其他国家的人一起。”

天选者们默认了这个事实。

“这次怪谈名字是【幸福超市】，但不是……”陈韶想说什么，却突然发现自己没办法说出接下来的内容，只好换了个话题，“只给了我们三天时间，需要找人和找方法，结合名字，应该不会出小区，那么我建议我们先不去超市。”

他环视四周，没有发现抗拒的，就轻轻点头，带着天选者们先往大门走去——幸好这种行为还是可以的，而不是必须其他天选者自己想到才能去看。

途中，顾怡静快走几步，和后面的人拉开了一些距离。

她轻声说道：“对策局那边要求我们尽量配合你们这些留在这里的人，还让我们带给你一些话。”

陈韶侧耳倾听。

“分析组说，尽力而为，有用情报尽力传递，传递不了就不要了，你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好自己，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只要能活下去，就是一个重要的情报站点。

“你来之前立的遗嘱已经被执行了，所有奖金和福利都由你要求的那些人享有。”

“外界的舆论和其他事情都由官方解决，你不用担心其他事情。”

顾怡静缓了口气，回头看了一眼，确定他们之间的距离还在，才继续说道：

“分析组说，有时间一定要去物业办公楼看一下，他们怀疑四楼有特殊用户的规则。小区里应该还有另外一家超市，标志是收银员穿着红色制服，但可能要在被污染的情况下才能看到。”

“孩子的身份很特殊，能够利用来获取不少情报，但是必须注意安全。”

“如果有可能，尽量带着哥哥或者其他家人参加怪谈，提高生存率。”

“还有就是有机会的话，可以让我们把情报带回去。”

最后一句话，顾怡静迟疑了一会儿才含糊不清地说了出来：“他们说，不管你以后会是什么身份，会不会提供更多的支持，刚刚说的福利都不改变。如果有需要的话，他们可以制作怪谈族的身份证明，比如你哥的，毕竟你哥也不吃人。”

说完这句话，她也觉得荒谬似的，扯出一个笑来。

陈韶和顾怡静对视一眼，知道双方对这段话里潜藏的意思都心知肚明。

[不管你是人类还是怪谈，你都永远保有华国公民的身份。]

第2章 幸福超市2 计划初定，物业规则

“嗯。”陈韶低低应了一声，难得感受到一丝慰藉，紧绷的神经略微舒缓，随后也对顾怡静透露了一些额外的信息，“这个世界的规则不能拍摄，也不能用纸笔抄录，而且不能转述，除非转述的双方都看过规则，你注意一下，如果有规则纸条，尽量自己人拿到手，我信不过樱花国和那个罗杰斯。”

“这边规则是叠加的，公共区域的规则所有人都得遵守，得注意不能违反之前我们经历过的一部分规则……”

说完，小区大门已经近在眼前了。

所有天选者都能看到那里贴着的规则，陈韶也凑过去重新看了一遍，确定了一下和记忆里有没有差别。

看完小区规则之后，他们就立刻离开了大门口，走到比较僻静的地方，停了下来。

陈韶才开口：“大家都是从【甜蜜的家】闯出来的人，相信不用我多说，自己就有判断。”

他停顿一下，确保所有人都在听，然后继续说道：“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指挥的才能，只有两个期望。第一，希望大家一心一意通关，别搞小动作，别忘了，所有人都看着我们呢。第二，别想着自己有危险，就把危险往我这里带，我不会拦，我哥也不会……”

陈韶说着，勾了勾嘴角：“你们可以试试违反第九条规则的下场。”

陈韶其实不喜欢和陌生人说太多，也不擅长指挥沟通，但是现在他是少数留在怪谈世界的天选者，可以说是天然的靶子，不多说几句恐怕某些人真的敢下手。

不得不说，有时候团队合作型的怪谈，还不如单人的呢。

他说的很严肃，配上现在十三岁的稚嫩脸庞，却怎么看怎么像小孩子装作大人说话。

顾怡静站在他身边，仔仔细细地盯着其他天选者的表情。

此时，时间已经来到9:40，灯塔国的沃兹在陈韶说完之后率先开口：“我同意，既然我们的目标不存在冲突，那就没有必要白白内耗。”

他看了罗杰斯一眼，展现了自己的诚意：“我刚刚翻了一下身上的东西，发现了钥匙和一张纸，上面显示的是6栋3单元1002，还有一个华文名：王源华，我想这就是我这次在怪谈世界的身份了。陈说的是正确的，我们必须注意居民楼和家里的规则。这一轮的怪谈和以前的并不是非常一样。”

罗杰斯冷冷地看了顾怡静和陈韶一眼，倒也算痛快地交代了自己的身份：“3栋1单元0501，王增学。”

顾怡静也报出地址：“8栋4单元1301，顾怡静。”

剩下的四个，松本长光住在1栋2单元0302——运气倒好，藤野雅子是10栋3单元1502，朱莉安娜也在6栋3单元，是0901；汉森则是8栋4单元1402.

听到这些地点，陈韶若有所思。

“陈，你有什么想法吗？”他顺着声音看去，沃兹正朝着他点头，“关于这些地方？”

看来沃兹得到了他们国家停驻天选者的情报，不过现在让他来说话，这是彻底放弃指挥权、表示自己无意争斗吗？

希望如此吧。

“这里不止居住了人类，你们应该知道的，”陈韶说，“我得到的情报是，栋数越靠前的，人类居民越多。”

“所以13栋难道全都是……？”藤野雅子紧张地问道。

陈韶点了点头，所有人，包括一直显得冷静的顾怡静和沃兹在内，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我现在更佩服你了，陈。”外表粗狂的中年男人汉森说道，他显然意识到什么，“除了你之外，我们分布在5栋楼房里，而我们的目标正好是五个人，难道每栋都有一个吗？”

“有这个可能，”朱莉安娜转着眼珠子，“毕竟我们只有三天，又要找人，又要找超市，又要阻止污染，规则不会给无法完成的任务，我觉得我们可以暂时按这个思路来。”

显然，能通过【甜蜜的家】的人，都不是什么易与之辈，至少不会是什么傻子。

现在的情况就很明显了，除了陈韶以外，所有人都不清楚超市的规则，他们必须去一趟超市；但是五个人的寻找又是重中之重，在这种鬼地方，谁知道普通人会在什么时候死在哪里？

“先回各自住的地方吧。”顾怡静说，“超市可以下午再看，人最好尽快找到。”

没人有异议。

陈韶自然也不会干涉他们积极通关的行为，和天选者们道别后，孤身一人走进了旁边的物业办公楼。

物业楼一层里面贴着一张新的规则。

【欢迎您来到物业办公楼，物业全体员工向您致敬。为了确保您的要求得到充分满足，请遵守以下规则：

1.物业办公楼一共三层，一层为主要办公区域，二层为员工宿舍，三层为礼堂。办公楼不存在第四层！如果您发现了通往第四层的楼梯，请不要进入。

2.物业工作人员均身穿制服。警卫身穿黑色制服，清洁人员身穿淡蓝色制服，其他工作人员统一穿着红色制服。如果您看到穿着其他制服的人，或穿着错误的人，请不要与他对话，他们只是恰好穿着了款式类似的衣服。

3.礼堂仅由物业举办各类活动，不会开展任何音乐会！如果有人告诉您周日晚音乐会的事情，请立刻远离他；如果您不慎收到了音乐会的请柬，请想办法将其交给另一个人。

4.物业的工作人员需要安静的休息环境，请您不要随意进入二楼宿舍，不要发出噪音。

5.物业一层设有接待室，您可以在这里休息、饮食。】

相比起之前那些规则，物业办公楼的规则倒是简单的多，陈韶仅仅看了一眼，就记得七七八八的了。

很显然，一层并不是他的目的地，宣称不存在第四层的规则并不能解释陈韶身上发生的事情。

他顺着楼梯径直往上走，在尽量不发出任何动静的情况下，到达了第四层。

第四层就是普通的办公区的样子，里面空无一人。

第四层门口贴着一份规则。

【居委会专注于保障幸福小区所有居民的幸福安全，为了更好地进行工作，请您遵守以下规则：

1.我们的工作时间为下午3:00到夜晚11:00，工作地点为物业办公楼四层，需穿着深蓝色制服。您的服务对象是携带门卡的住户，请满足他们的任何需求。

2.您有义务防止一部分住户对另一部分住户的伤害行为。

3.如果有物业工作人员手持工作证明来到四楼，请按照流程为其安排住所、办理门卡。

4.7~13栋的楼管每天晚上6:00会将新住户信息汇总到居委会，请您及时录入系统、进行登记。

5.您需要在每周四拜访所有拥有门卡的家庭，并检查其中是否存在非法养殖。如果存在，请向其收税。

6.如果有居民要求补办门卡，确定他们的真实身份。不能为非住户补办门卡。

7.居住在7栋的邹女士和居住在13栋的许先生是完全友善的，不必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干预。

8.如果有孩子要求为他的家人补办门卡，按他的要求去做，不管需要补办门卡的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人。】

下午3:00到夜晚11:00。

陈韶皱了皱眉，只能决定下午再来一趟。

他坚信，物业四层有着特殊居民的另一份规则。

不过这一趟来的也并非全无收获，至少他现在知道了特殊居民只存在于7~13栋，也就是前六栋的居民应该都是普通人。

前提是这份规则是完全正确的。

考虑到第七条那个【完全友善】，陈韶不得不怀疑居委会的立场和规则的正确性。

还有最后一条，不管补办门卡的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人……

如果我要求给【哥哥】补办门卡，那么是不是可以为其他天选者争取到一张？

这个想法冒出来的下一秒就被陈韶打散了。

还不知道这种行为会不会对【哥哥】带来伤害，如果门卡就代表着身份的话，他这种行为无疑就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了。

看完规则，陈韶没有走进四层办公区内部，而是干脆利落地转身离开了。

这种明摆着属于怪谈的地方，还是不要冒进的好。

下楼的途中，陈韶依旧保持着安静，走到二楼时，有一个黑衣服的警卫突然从一层上来了，正巧就是陈韶早上套过话的那一位。

警卫脸色一变，显然意识到陈韶的身份特殊，他立刻低下头，以最快的速度走出楼梯间，走进了员工宿舍。

陈韶盯着二层的入口看了一会，若有所思地又转头看了一眼向上的楼梯。

看来，顾怡静他们是不能来四层看看了。

第3章 幸福超市3 两个目标，小小冲突

陈韶前往物业期间，其他人陆陆续续地到达了自己所在的楼栋。

6栋就在7栋旁边，是距离小区超市最近的位置了。约书亚·沃兹和朱莉安娜·怀特的住处都在3单元，一个在10楼，一个在9楼，这不得不让人怀疑，其中一个目标就住在这两层楼中的一层。

他们走进3单元，就看到了一条措辞严厉的规则。

【恭喜您成功入住幸福小区6栋，为确保您在小区内安全生活，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禁止任何未成年人进入！如果您将未成年人带入本栋，一切后果将由您个人承担。

2.禁止任何宠物饲养，但可以养狗。

3.禁止听音乐，禁止唱歌，禁止一切成形的旋律。

4.禁止绘画，禁止拍照，禁止看漫画及其他一切相关行为。

5.禁止携带任何未成年人衣物入内。

6.禁止携带任何酒类。含酒精饮料不包括在内。

7.文明生活，文明用语，保持清洁，禁止喧哗，禁止打闹。

8.遵守严格作息时间，早晨5点开门，夜晚11点关门，请您注意时间。

9.夜晚9:30后必须拉紧窗帘，躲避月光！

10.当您发现窗外存在雾气，请立刻关紧窗户！】

虽然措辞严厉，但是说实话，对人类可以说是相当友好了，基本上需要注意的事项都写得一清二楚，如果他们上一次得到的是这种规则，活下来的人就不会那么少了。

“这么看来，这里的人生活的应该还算安全。”朱莉安娜把散落的卷发拢到耳后，露出一个充满苦涩意味的微笑。

她的家乡如今将近一半土地都笼罩在怪谈之下，剩下一半也被时不时蔓延出来的怪谈袭击，说起来甚至还比不上眼前这栋楼安全。

真讽刺呀。

约书亚沉默不语，他们一路往上层走，途中发现了和陈韶看到的那些一样的楼梯规则和电梯规则。

他们径直去了10层，约书亚使用口袋里的钥匙打开房门，进去转了一圈，没有发现新的规则，才邀请朱莉安娜进入。

“我在屋里找到了钱包，印证了我们的想法。目标应该就在这几层，我从10层往上两层，你从9层往下，逐个拜访，怎么样？”约书亚展示了一下那个塞得满满的钱夹，“我们国家也有人留在这边，传递出来的消息大致和华国的陈韶相同，这里很多人应该都是‘非清醒’状态，按照正常的社交礼仪来看，应该没问题。”

朱莉安娜却犹豫了一下：“但是华国陈说的那个怪谈……沃兹先生，相信你上一次也遇见了，我觉得我们还是尽量一起比较好。”

约书亚湛蓝的眼睛凝视了朱莉安娜一会儿。

“我不这么认为。”他的语气轻缓，用词堪称礼貌，态度却不容置疑，“女士，您不必担心，我们并没有隐藏什么关键线索，至少不影响我们活下去。”

朱莉安娜咬了咬嘴唇，沉声说：“但你们上面的表现可不是这样的。”

约书亚笑了：“您说的是那群眼睛长在头顶上、只能看见短期利益的蠢货？我以为像我们这样的人都不会相信那群政客的话的。”

朱莉安娜无言以对。

“那么，说好了？”约书亚笑道。

他们取出离开1002，朱莉安娜搭乘电梯下楼，约书亚则转身敲开了1001的房门。

门开了，出现在眼前的是一个还算年轻的瘦弱男性，至于具体年龄？原谅约书亚吧，他真的做不到分辨。

毕竟华国人向来脸嫩，身体年龄13岁的陈韶在约书亚看来都跟个低年级小学生似的。

“你好……？”男人迟疑着打了个招呼。

“你好，先生，我是刚搬到隔壁1002的王源华。”约书亚说，“初来乍到，想熟悉一下邻居。能请教您的名字吗？”

男人上下打量了约书亚一小会儿，才慢吞吞地开口：“我叫宋良泽，唐宋的宋，善良的良，沼泽的泽。”

约书亚眼睛一亮，没想到上来就找到了正主。

他找了几个话题简单聊了几句，算是混个脸熟，也是观察目标的意思。最后分开的时候，他留下了一句话：“和你聊天很愉快，王先生，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我随时欢迎你来找我讨论。毕竟咱们这个小区……”他故意停顿了一下，“嗯，我还是从朋友那边知道了不少事情的。”

眼前的男人并没有露出什么怪异的神色，而是笑着点了点头。

回到1002，不到五分钟，朱莉安娜敲响房门，带着满脸笑意走了进来。

“好消息，沃兹，我隔壁0902就是宋良泽，”

约书亚转头看向她，不急不缓地：“我也有个好消息，怀特女士，我隔壁1001也是宋良泽。”

朱莉安娜的神色一下子就变了，她连忙问道：“怎么可能？两个宋良泽？！”

“很显然，其中至少有一个是假的。”约书亚站起身来，“看来我们要把整个3单元的人都敲一遍门了。”

这样的行为毫无疑问浪费时间且有一定危险，但是确定到底有几个宋良泽也是关键。

直到11:00，他们才重新回到约书亚的房间，脸色都有些疲惫，但精神尚好。

“上帝保佑，我这边只有0902那一个。”

“我也是。”约书亚说。

朱莉安娜扯了扯嘴角：“所以这两个哪个是假的？我觉得0902的宋良泽很正常。”

她问名字的方式和约书亚差不多，宋良泽这个名字也是房主主动说的，不可能是她说漏了嘴。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不约而同地回忆起自己和对方接触的一切细节，最终还是不得不承认，找不到任何漏洞。

“或许我们可以不选择宋良泽。”朱莉安娜突然说道，“我们有五个目标，重合的只有两个，也就是说有三个都是确定的……没必要多此一举。”

约书亚不置可否。

他抬头看了一眼墙壁上的闹钟。

“走吧，约好的11:20，不能让陈久等了。”

他们走到超市门口时，其他几个天选者都已经到了，看上去整个上午并没有发生什么危险事件。

只不过，顾怡静和汉森的脸色有些怪异。

“所以你们也遇到了两个？”朱莉安娜直接说道。

“8栋4单元1302和1401都是孙柏清。”顾怡静简单说道，“你们有什么发现吗？”

“暂时没找到区别。”约书亚说，“不过可以大致确定，6栋仅有普通人住户，里面的规则很严格。”

规则不能直接转述的事情，灯塔国也获悉了，所以他也只说了自己的分析结果。

“前6栋都是相对安全的，”陈韶用肯定的口吻断言道，“我在物业办公楼四楼”，说这个词的时候他压低了声音，“看到了另一篇规则，上面有写。”

他瞥了罗杰斯一眼，警告：“别想着去看，我不保证你们能安全下来。”

罗杰斯没有说话，表情倒是挺不屑的。

往下就没有什么好说的了，他们都安静下来，走进了超市。

和之前一样，陈韶先确定了规则是否变化，才去做别的事情。他示意顾怡静跟着他，便走向服装区。

灯塔国的约书亚·沃兹和樱花国一直没怎么说话的松本长光跟着他们。

“你们不去日用品区看看吗？”顾怡静说，“时间不算很充裕，我们最好分开行动。”

这话说得委婉，但中心意思很明确——她不希望其他国家的人跟着。

陈韶没有说话。

他对非本国人、尤其是敌对国的天选者同样没什么信任，之前的怪谈里也不是没出现相互坑害的情况；如果真的要信任，那也得多等几局，到特殊天选者更珍惜、存活的天选者们也更理智的时候再说了。

而且顾怡静说得没错，三天时间其实不长，四个人都进服装区怎么说都有点浪费了。

松本长光微微色变：“陈桑，我想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齐心协力面对怪谈……毕竟我们都是人类，都是在为了人类的未来而努力。那些历史遗留的问题，或许我们可以等到灾难结束再来解决。”

陈韶担心，他当然也会担心，如果对方不愿意给他关键信息……三次提示机会可不能耗费在这上面。

陈韶依旧摇头。

没法信任就是没法信任，这方面没什么好说的。他可不想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还要额外分心去防备身边的人。

规则本来就够费脑子的了。

松本长光还想说什么，顾怡静却抬眼冷笑：“放心，我们没你想的那么龌龊，不至于在这方面坑人。还是说你坚持跟我们一起，是有其他什么想法？”

天选者们的沟通还算是比较理智的，直播间就没有那么祥和了。

“‘等到灾难结束再解决’，呵呵，樱花国人还是这么不要脸，不就是拖么，当谁不知道呢”

“让老子帮你？拉你个龟孙儿垫背还差不多！”

“你他%……￥%&amp;￥……￥##￥&amp;%\*%￥&amp;#￥&amp;%&amp;￥……￥%&amp;”

“哔——哔——哔——哔——”

“顾姐做得对，绝对不能把这群畜生当战友看，鬼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捅你一刀”

“灯塔国海蚌港表示很赞”

“家人们，讲个开心的，怪谈降临第一年，那边厕所就炸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虽然我们跟怪谈是敌人，但是这事儿干的真地道！姐姐我当天就干了三瓶白的！”

“大姐海量啊！”

“我没喝酒，不过给公司全体员工发了一个月工资当奖金，爷乐意！”

“老板，公司还收人吗？”

“大哥大姐们，小樱花那边骂韶哥人奸呢，这不走一波？”

观众们在现实世界帮不了天选者什么忙，上网喷人还是会的，直接冲了那边直播间。

观察组刘雨晴按照规定询问了一句要不要筛选弹幕，张迅摆了摆手否决了。

“现在这个世道，民众也需要发泄，随他们骂去吧，也不是什么坏事儿，几十年都骂过来了。而且，樱花那边可不就是到现在还嘴硬着呢么？浑水摸鱼的封一波就够了。”

怪谈世界这边不知道直播间的事情，顾怡静都说到这个地步了，松本长光当然也不能再坚持。

反倒是一直沉默着的约书亚露出一脸温和的笑意。

“陈，我可以跟着吗？”他上半身微微前倾，“我很信任你和顾女士的智力，但是有个身体更强健的成年男人在一边，总是更安全不是吗？”

第4章 幸福超市4 诡异服装，危急时刻

刚走进服装区，迎面就是一个熟悉的人影。

乐乐。

他身上还穿着那件让人一看就心生烦躁的衣服，正和另外一个年轻男人指着一排衣服说着什么。

年轻男人原本背对着他们，随着对话慢慢转过身来。

陈韶认出了这个人是谁。

他手心发凉，眼前瞬间浮起第四层的那条规则。

【如果有孩子要求为他的家人补办门卡，按他的要求去做，不管需要补办门卡的是不是原来的那个人。】

孙叔……已经死了吗？

或者他在自己家里见到的那个中年男人，真的是“孙叔”吗？

陈韶感觉到左右拉着自己的两只手也微微发力，显然认出了乐乐的身份。

“我在服装区外面见过那个人，”陈韶低声说道，“他当时被要求买一件儿童装，但是没有孩子愿意跟他一起进来。”

“他违反了第七条规则。”顾怡静同样低声回复道。

约书亚说：“至少我们现在知道第七条规则违反的结果是什么了。”

那边的乐乐已经注意到他们了，看到陈韶的他明显相当惊讶。

“你居然还活着？”那个孩子跑过来，随着距离的逼近，衣服上的花纹也越发清晰。

三个人都把目光转到一边，只用余光看着乐乐。陈韶看向年轻男人，问：“你的新爸爸？”

乐乐立刻就被转移了注意力，他高兴地牵着新爸爸的手，像是在展示什么橱柜里的洋娃娃一样，朝着陈韶炫耀：“是啊，你看他多年轻好看，又没有啤酒肚，又不唠叨，还会和我一起玩儿。原来那个太老啦，整天又唠唠叨叨，不是说成绩就是说吃的……我又不吃他做的那些玩意儿！”

新爸爸没有听到乐乐的话一般，也没有见过陈韶似的，只是推了推眼镜，露出一个温和的笑脸来：“你是乐乐的朋友吗？我是乐乐的爸爸，叫我孙叔就好。”

陈韶觉得有点好笑。

原来孙叔是个职位，会被炒鱿鱼，还需要招聘。

他这样想着，手指却不自觉地微微颤抖。面上，他还是佯装欢乐的样子，笑着和乐乐说话、道别。

接下来的好几分钟都没有人说话，显然刚刚的事情还是给他们了不小的冲击，即使是家庭观念没有那样根深蒂固的约书亚，也不由得叹息。

不过，怪谈世界并不是叹息怜悯的地方，他们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问题。

他们在乐乐刚刚停留的地方发现了一件特殊的衣服。

那是一件黄蓝拼色的Polo衫，领口、袖口和下摆边缘却慢慢爬上来了黑红色的线条。

爬是一个很准确的动词，因为他们能清楚地看到那些花纹逐渐往上蔓延，如同一条条交缠在一起的毒蛇。

没等任何人吩咐，约书亚就很好地践行了自己在进入服装区前的承诺，快走几步四下张望，很快就叫来了清洁人员。

——其实他们最好是立刻离开这里，只要他们离开，那么按照规则，什么事都不会牵连到他们的。但是一方面他们都担忧规则的正确性，另一方面，很多时候只有冒一些风险才能得到需要的情报……他们毕竟只有两天半了。

清洁人员听约书亚说了大致情况后，虽然因为口罩遮挡了面部而让人看不清表情，那双眼睛却明显严肃起来。

她带着白色的橡胶手套，一声不吭地拿起那件被污染的衣服。服装上扭曲的纹路眨眼间便蔓延到她抓取的部分，陈韶甚至能看到那些或黑色或红色的线条从布料上浮起来，挣扎着想钻进橡胶手套里。

随后，这块布料就被丢入了墙上悬挂的玻璃容器中，一瓶黑色液体被清洁人员毫不留情地倒进去，原本体积不大的液体进入玻璃容器后却猛地一窜，直接满溢。

尖利刺耳的滋啦声伴随着嘶哑的哀嚎冲进陈韶的神经，他皱了皱眉，不动声色地掐了掐手心。

现在，三个天选者都知道哪条规则是错的了。

处理完那件衣服之后，清洁人员又在附近仔细检查了一遍，才离开这里，全程没有与天选者们有任何对话，更别说有什么透露消息提醒的意思了。

她走后，换成顾怡静上前去查看已经彻底平静下来的那些液体。

“一股墨水儿味儿。”顾怡静隔着一米多仔细闻了闻，非常肯定那就是墨水的气味。

墨水，生活用品区有卖，就在那堆文具里面。

但是文具是仅限未成年人购买的，成年人究竟能不能持有、使用了能不能生效，还都未知——清洁人员毕竟身份特殊，又戴了一副一看就不是凡物的手套。

不过已经可以当做一个必备的道具来看待了。

他们还没忘记来服装区的主要目的，陈韶飞快地选了十多件单色的T恤，由约书亚拎着。三个人随即转战生活用品区，依旧是陈韶挑选，各类文具都来了八件，墨水则是直接搬了个空。

他们在收银台附近碰头，朱莉安娜、藤野雅子和汉森交付了八袋分装好的食品原材料，陈韶大致说明了服装区的情况，八个人把T恤和文具分了分，就此作别。

中午12:17，陈韶紧赶慢赶回了家。

哥哥果然做了他的饭，正不紧不慢地啃着个鸡腿儿。假如忽略满地的断肢和墙面上用筷子钉死了的一张张脸皮的话，还真是个再温馨不过的日常情景。

自从抱有成为天选者、恢复健康身体的期望，陈韶就看了很多天选者的视频；他住在医院里很久，人类的断肢也并非没有见过。

但是，看到眼前的场景，他还是感到胃里的东西翻滚着往上涌，后脑勺一阵晕眩。

哥哥听到开门关门的声音，抬头去看陈韶。它突然意识到什么似的，把手上的鸡腿放回盘子里，拿纸巾粗粗地擦了擦手，就弯腰去捡那些肢体。

陈韶在门口缓了一会儿，他皱起眉，强迫自己忽略那种恶心和眩晕的感觉。他做好心里建设，便重新扬起笑脸，小心翼翼地从半只断裂的脚掌上跨过，又把搭在单人沙发靠背上的一张皮捏起来扔到墙角，对着墙面上一张和妈妈吻合度超过百分之八十的脸陷入沉思。

看了半天，他突然说道：“哥，咱家就四双筷子，你用了一双，墙上钉了五根，那我怎么吃饭？”

感谢【家】的作用，至少我看着哥哥这张脸能感到放松。

哥哥陷入了短暂的思考，三秒后，他以最快的速度把碗里的面条扫进嘴里，然后把那双筷子以一种上香的架势插在了陈韶的面条里。

陈韶认真审视了一下那碗撒了不知道什么血的面条，思考了一秒，还是坐下去开始吃饭。

也不差这一次了。

吃饭的时候，他也在思考，只不过思考的事情和其他天选者不太一样——怪谈也会出现脑子不灵光的吗？为什么会有怪谈放着一小区人类不玩，专找怪谈和怪谈家属干仗？

难不成怪谈和怪谈家属报价更高？

“所以它来拐你？”陈韶还是忍不住问出来，语气相当惊奇。

哥哥啃了一口鸡腿，满不在乎地一挥手：“嗐，我把你衣服飘在阳台上了，它眼瞎怪谁？”

……合着还是钓鱼执法？

“所以它还在吗？还会来找我吗？”

“短时间不会了，得养好了再来。”

哥哥的语气里生生透出一股子养肥再宰的气势来。

陈韶没有问题了，他安安静静地吃着面条，那边哥哥已经把碗收到厨房，拿了个红色塑料袋把地上的不明生物肢体一个个收了进去，放进冰箱；那堆脸皮则是放进黑色垃圾袋，摆到了门口。

陈韶这里虽然场面惊悚了一些，氛围却还算得上岁月静好，8栋和10栋却陷入了危机。

10栋3单元1502，藤野雅子邀请了刘静雯来家里吃饭，这个二十多岁的女孩子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怎样危险的世界，非常高兴地接受了同龄女性的邀请。

“刘桑在这里居住多久了呢？”藤野雅子一边给刘静雯夹着菜，一边温柔地笑着。

奇怪的称呼在怪谈的翻译下并未引起刘静雯的惊异，她不好意思地护住碗：“什么小姐不小姐的，宋雅姐你太客气了，叫我静雯就好。我在这儿住了大概三四个月了吧，不过我不太喜欢出门，说不定对小区里还没宋雅姐你熟悉。”

藤野雅子笑道：“小区里有什么好玩的传说吗？就像是座敷童子、雪女之类的？”

刘静雯眉眼间显出一丝疑惑来：“座敷童子？雪女？那是什么？咱们小区很安静的，没听说有什么传闻呀？”

藤野雅子这才意识到自己用语都还是樱花国那边的，而这已经不是上一次适应性的背景了，顿时住了嘴。

刘静雯对小区的怪异一无所知……她身上也没有什么被污染的痕迹，没有任何怪异的举动，是否说明污染将在这三天内发生呢？

吃完饭，已经接近一点钟，没有从目标身上得到任何线索的藤野雅子艰难地维持着脸上的微笑，把刘静雯送出了家门。

不远处短走廊的尽头，电梯的电子屏上显示着上行符号，已经到了14层。

刘静雯转身向1501的大门走去，当她站到自己房间的门口时，电梯上行搭配15层，叮的一声，电梯门开了。

还没有关门、一直观察着刘静雯的藤野雅子瞳孔紧缩，顿时心跳如鼓。她没有关门逃走，也没有出门救人，而是眼睁睁看着穿着邋遢的漫画家递给了刘静雯一张漫画纸。

那个甜美可爱的女孩子只是下意识接过来，低头看了一眼，整个人就立时僵在原地。

半空中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一点点擦去这个女孩的痕迹，又很快补充上去。最开始只是幼儿乱画的线条一般，逐渐丰满，填充上色……

几分钟后，刘静雯已经完全变成了另一个模样的人，虽然眉眼间还看得出刘静雯的影子，那种甜美的笑容却已经过分夸张、显得矫揉造作起来。

下一秒，漫画家和刘静雯的眼睛同时看向了藤野雅子。

藤野雅子呼吸一窒，她毫不犹豫地转身冲向楼梯，以最快的速度向下疾走。

楼道内禁止追逐打闹……

遇到现在的情况，简直就是要命！

她只下了两层楼，就直接进入了13层的走廊，走廊尽头的电梯依旧停留在15层，并没有运行。她眼神中闪过一丝狠厉，直接敲响了13层其中一家的门。家里的人打开房门，还没有看清眼前的来访者是谁，就一把被推进了一个冰冷而僵硬的怀抱。

一张漫画纸出现在他眼前。

第5章 幸福超市5 逃出生天，分头行动

趁着这来之不易的时间，藤野雅子迅速按上按键，在13层住户被转化之前上了电梯。

电梯一颤，随即往下运行，光洁的内壁映照出藤野雅子当下的样子——原本应当写实的三次元人类，在镜子的映照下竟扭曲成了些许二次元的线条。镜子里的女人柔美地抚了抚鬓角，朝着藤野雅子微笑。

！

藤野雅子低下头去，假装自己并未看到这奇怪的影像——虽然电梯规则上指出，当镜子里的影像做出奇异的举动时要朝着对方微笑，但是谁知道这条规则是不是真的呢？

按照常理来说，镜子里的自己不会做出任何奇怪的举动……最开始的规则，应该还是比较接近常理的。

电梯一节节地往下，10层，9层，8层……

电梯里的人盯着电子显示屏，只恨它跳得太慢，可谓是心急如焚。

终于……电梯停留在了3层的位置。

藤野雅子攥紧了拳头，屏住呼吸往门口看去。

这一看之下，她顿时亡魂大冒！漫画家就站在电梯外，手上拿着漫画纸。

也幸好这里的天选者都是被漫画家24小时骚扰过的人，几乎是习惯性的，藤野移开视线，双手立刻往耳朵里塞了耳塞。

不知过了多久，电梯门总算慢慢合上，漫画家并没有走进电梯，而是目送着她消失在门缝里。

缓缓地，他脸上露出一个微笑。

\*\*\*\*\*\*

8栋，顾怡静和汉森各自负责各自楼层的“孙柏清”。

或许是外貌和性别因素——顾怡静一双丹凤眼，皮肤白里透红，气质沉稳；汉森却是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壮汉——顾怡静和13层孙柏清的关系倒是拉得很迅速。

13层孙柏清是个二十来岁的小青年，性格还挺阳光，还长着一对小虎牙，笑起来相当可爱。他一口一个顾姐，表现得比顾怡静本人还亲热。

顾怡静不为所动，这种小奶狗她现实世界看多了，在她心里掀不起什么波澜。相反，这种极具热血漫主角既视感的性格，反而让她生出一丝警惕来。

孤男寡女，又是刚刚认识，不方便同处一室。他们就站在走廊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什么。

漫画家出现的时候他们就站在走廊的拐角处，在楼梯间窗户投射进来的阳光下说话。顾怡静一眼看到漫画家，犹豫都没有犹豫一下，马上抓住13层孙柏清的胳膊，往下逃跑。

孙柏清一脸懵逼：“姐？”

“闭嘴！”顾怡静呵斥道，“他手上拿的什么你没看见吗？”

“……啥啊？”

顾怡静眼角余光观察着他：“漫画。”

孙柏清这下不说话了，他反过来抓住顾怡静的小臂，一跨步就是三四个台阶，如果不是规则禁止楼梯上追逐打闹，他可能已经开始跑步冲刺了。

本该寂静的楼道里此时充斥着重重的脚步声和人类的粗喘，顾怡静想抬头看看漫画家追到了哪里，却碍于规则限制不敢抬头低头，只能通过另外一个不急不缓的脚步声来判断漫画家确实在追逐他们。

阳光从楼道小窗洒进来，晃的人眼晕。

有什么东西从上面飘下来了，在空中晃晃荡荡，正巧飘过顾怡静的眼前。

她立刻闭上眼，漫画里短发女人和青年拉着手在狭窄楼道里奔逃的场景却在她脑海中挥之不去。如果不考虑她就是里面的那个女人的话，这场景倒是浪漫非常。

一种不顾自己死活的浪漫。

她闭上眼睛，稍微阻碍了一下自己被污染的速度，脚下却一个踩空。

他们虽然没有跑，但是往前走的速度也不慢，这种大跨步的架势更不容易保持平衡。因此顾怡静这一摔，顿时牵连着孙柏清也一个不稳两个人登时便摔下楼梯，在十层高的楼层上物理地滚成了一团。

幸好，楼梯拐角帮了大忙，他们只在上面滚了一层楼，就被拐角硬生生逼停了。顾不上疼痛，顾怡静一只手撑着墙壁，强硬地拉起孙柏清，继续往下走。

上方那种阴冷气息更近了。

他们已经下到了第五层，阴冷的感觉却仿佛近在咫尺。

就在这时，楼下传来一阵轻盈的脚步声，有人在往上走。顾怡静咬咬牙，到底说不出提醒的话来。

这是你自己撞上来的……

第四层，漫画家已经来到了他们身后，但是与此同时，走上来的人也显出了身形。

是陈韶。

身量不足一米五的男孩身后跟着一名黑衣警卫，正是早上他们看到的那一位。他们站在第三层到第四层的楼梯拐角上，看着顾怡静、孙柏清和他们身后的漫画家。

孙柏清见到警卫大喜过望，甚至忽略了旁边站着的陈韶：“警卫救命！他一直拿着漫画让我们看！”

黑衣警卫紧张地掏出了警棍。

陈韶能感受到漫画家的目光紧紧盯着他，看来是被音乐家和徐莹坑得不轻——它露出来的脖颈上甚至还有一点点细微的白色绒毛。

他们在楼梯上静静地对峙了一会儿，即使是不知内情的孙柏清也闭上嘴，战战兢兢地抓紧了顾怡静的手臂。

几分钟后，漫画家把纸笔都塞回了随身的挎包，眼睛仍静静地盯着陈韶。

陈韶推了推警卫，自己也走到警卫身前。顾怡静明白他的意思，拉着孙柏清从让出来的通道离开了。

陈韶和警卫就跟在他们身后，警卫在最后面，警棍一直都没有放回去。直到他们走出单元楼，阳光洒遍全身，黑衣警卫才松了口气。

“谢谢你，郑叔叔。”陈韶道谢。

郑营摇了摇头：“没事，保护居民是我们的责任。”被陈韶喊过来帮忙之后，他似乎没有之前那么警惕了，确认了什么似的，对陈韶也多了几分亲近。

——难道能上四层的特殊居民不止有怪谈和怪谈造物吗？

陈韶低头，掩去眼中的若有所思。

郑营很快就离开了，刚刚和怪谈正面对峙也消耗了他大量的精力，他必须找地方休息一阵子。

两个天选者和一个目标走到路边的长椅上坐下，藤野雅子也从隐蔽处走了出来。

顾怡静不是个笨人，她立刻意识到什么：“它先袭击的是10栋吗？”

“是的，”藤野说道，“刘桑被它变成了漫画人物，我逃了出来，在路上遇见了陈桑。陈桑说你那边可能也有危险，所以就带着警卫一起去了。”

陈韶点了点头：“栋数越靠后，危险性越大。它先袭击了10栋，就很有可能也去找你们……”

哪怕真没找顾怡静他们，耗费这么点什么也不损失什么。

结果它真的来了。

“顾姐，你们还好吧？”

顾怡静定了定神：“还好，我看到漫画家就直接拉着孙柏清跑了，只对上了一面，没看见什么漫画。”

藤野雅子和顾怡静都简单讲了讲自己的经历。

孙柏清还惊魂未定，一直静静地听着。

其实对付漫画家有更好的方法，就像是【甜蜜的家】里那样，只要把自己锁进家里，不听不看不接触纸笔，就不会有生命危险。两个天选者之所以选择逃离，不是为了别的，正是为了节约时间和拯救目标……

毕竟，目标只有五个，他们的时间也着实不多。

不过现在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一个目标确认死亡了，两个天选者都直面怪谈本体，虽然现在还看不出什么来，但肯定已经被污染。

而在这个危机重重的小区内，被污染就意味着麻烦接踵而至。

尤其是……

陈韶看了一眼顾怡静有意藏起的衣摆，如果没记错的话，上面沾染了白色油漆……

估计是在逃跑途中接触了楼梯墙壁。

注意到陈韶的视线落点，顾怡静朝他小幅度地摇了摇头。

“这件事需要通知大家，怪谈已经开始袭击了。”陈韶说道，“我去找汉森，顾怡静你去1栋和3栋吧，带着孙柏清，那边安全一点；藤野小姐就拜托去6栋找沃兹他们……”

说着，他暗示道：“请务必让他们意识到事件的真实性。”

“等一下，小朋友！”孙柏清终于忍不住开口，“我能问一下这到底是什么情况吗？什么叫怪谈已经开始袭击了……那个拿着漫画逼人看的变态到底是谁？警卫为什么也没管？”

天选者们对视了一眼。

和孙柏清关系最好、刚刚一同经历了生死危机的顾怡静解释道：“你可以简单地理解为，有这么一群人在千方百计地让人触碰规则……一旦我们触碰了规则，他们就能直接杀了我们。”

她顿了顿：“柏清，你应该知道吧？如果我们真的触碰规则了，小区可能就无法保护我们了。”

考虑到孙柏清的“不清醒”状态，她尽量以一种这个世界观下能接受的话解释当前的现象。

孙柏清脑子里艰难地转了转这几句话：“人……但是我总觉得那不是人……人怎么会给我这么危险的感觉？还有那些规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奇怪的规则？我为什么会那么自然地觉得它们很正确？！”

这是“清醒”了？

顾怡静松了口气，目标本人能意识到世界的不对劲，对他们来说还真是个重大利好消息，至少不用费尽心机说服他们配合保护了。

“你们先去通知其他人吧，我在这里和柏清边走边讲，不要浪费时间了。”

陈韶点头：“好，不过藤野女士，请你转告沃兹，等到两三点的时候来一趟物业办公楼，有一件事情必须你们去做。”

他补充一句：“或者朱莉安娜女士来也可以。”

藤野雅子很清楚自己无法得到陈韶的信任，不管是从可信度还是从能力运气上，就干脆地点了头。

第6章 幸福超市6 重回8栋，物业4层

现在是1:57.

和顾怡静他们道别后，陈韶孤身一人重回8栋。

电梯里他的影像依旧脸色苍白，青色的血管在这样苍白的肤色下分外突出，几乎要冲破皮肤的阻碍。陈韶面无表情地和影像对视。

14层到了。

汉森居住在1402，陈韶在门口敲了半天门，没有得到任何回复。

旁边的门打开了，一个三十岁出头、胡子拉碴的男人探出头来，疑惑开口：“小朋友，你找汉森有事吗？”

陈韶沉默一会儿，扬起笑脸：“是啊，叔叔，你知道汉森叔叔去哪儿了吗？他跟我约好了要去玩儿的。”

他谨慎地观察着这个疑似虚假的“孙柏清”。

小区规则写得明明白白，不要接触孤身一人的孩子，就连警卫接触他的时候都战战兢兢的，这个人为什么会这么轻易地和他搭话？

只是如若因此就将他认定为假货，是不是又太过莽撞了？真的会有这么简单吗？

“孙柏清”不疑有他，想了想回答道：“好像是出门了吧，大概十几分钟之前我听见的动静。可能是去买东西了？他中午提到过几句超市的事儿。”

陈韶点了点头，突然问道：“叔叔，你不怕我吗？”

“孙柏清”愣了一下，挠了挠头，无奈地说：“小朋友，真正的坏孩子可不是你这样的……”

他见过鬼娃娃？

“但是其他叔叔阿姨都怕我。”

“孙柏清”无奈地挥了挥手：“别搭理那群人……”他看上去很是斟酌了一番用词，“他们脑子有问题。”

“那谢谢叔叔了，我去超市找人好了。”陈韶最后说道，“还有，刚刚警卫叔叔告诉我有个邋里邋遢的大叔在到处泼辣椒水，叔叔你一个人在家要小心，不要给陌生人开门哦。”

这话把“孙柏清”逗笑了。

陈韶随即转身离开，前往超市。

他在收银台附近的角落里看到了罗杰斯、松本长光和汉森。

“刘静雯被漫画家变成了角色，顾怡静和13层的孙柏清也遭遇了它的袭击。”陈韶言简意赅地说明了情况。

罗杰斯眉头锁得紧紧的：“Damn it！我们现在就剩两个确切目标了！”

汉森低声咒骂两句，又偏过头来问：“陈先生，我那层的目标怎么样了？”

“我敲门之后他主动出来说明了你的位置。”陈韶说，“还有他疑似接触过鬼娃娃，还直言认为我是鬼娃娃的人脑子有问题。”

罗杰斯抱起胳膊：“我那个可不清醒，樱花国这个家伙那边的也是。”

松本也说：“雅子跟我谈过刘桑，也不清楚真实情况。”

“13层的孙柏清也是。”陈韶说，“即便如此，我不排除有烟雾弹的可能，最好还是以周涛和白果为主要保护对象。”

“哈！”罗杰斯尖锐地笑了一声，“我们尚且自身难保，就要去保护不知道是什么的玩意儿了！”

陈韶不为所动：“这话你说给规则怪谈听，看它会不会听取你的意见。”

罗杰斯扯了扯嘴角，到底没说话。

陈韶也没继续搭理他，大家都是聪明人，不需要额外拉近关系，只要目标一致就都不是问题。他看了一眼手表，说道：“我马上要去物业查看情况……你们在超市里有什么发现吗？”

汉森左看看罗杰斯，右看看松本长光，开口：“松本先生发现收银台里放了一本很薄的小册子，我们怀疑是规则，正在想怎么获取。”

看来这就是普通天选者能找到的途径了。

对于自己的特殊，陈韶倒是很有自知之明。他略微了解了一下信息，又告诉他们其他天选者的去向，说了【拐卖者】被他哥拆了目前估计要修养的事——可能是缩起来修养，也可能是疯狂找吃的修养，总之情况特殊谨慎对待——就离开了超市。

2:30，陈韶提前等在了物业办公楼门口。他想看看四楼的员工是从何而来的。

物业办公楼就在超市旁边，来来往往人不少，走进办公楼的人也有几个。

不多时，约书亚·沃兹走到他旁边。

“藤野女士告诉我发生的事情了，我们那里没有发生意外情况。”他说道，“你有什么想法吗，陈？”

陈韶把刚刚告诉罗杰斯他们的信息、罗杰斯他们的发现又都说了一遍，末了说：“我还是觉得保护好周涛和白果是最稳妥的选择。”

约书亚笑了：“我也是一样的想法，我们只需要一个目标就好，没必要冒险。”

“可惜另外四个也需要重视，不然那两个一旦出事，我们就完了。”陈韶说，“我三点钟会去上面那层，但你不能去；我不能去一层，需要拜托你了。”

“荣幸之至，小先生。”

陈韶忍了忍，没忍住，实在是对方的语气太像是敷衍小孩。关键是现在旁边没其他人，谁不知道他本身是个成年人？

“我24了。”

约书亚笑笑：“很不幸，我29岁……似乎比您大一些。”

陈韶扯了扯嘴角：“你说话的语气还真不像个灯塔人。”阴阳怪气的。

约书亚语气依旧温和：“当然，我和那群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生物可不是一类人。”

陈韶眼神诡异起来。

对方难道忘了他们在怪谈世界的一举一动都在全世界人的眼皮子底下吗？

看来，约书亚·沃兹看似温和沉稳，骨子里还是灯塔人的自命不凡……

虽然说，能从怪谈里走出来的人，都不是什么一般人就是了。

这话把天聊死了，陈韶不可能在万众瞩目下顺着约书亚的话去贬低灯塔，但是让他夸赞对方就更不可能了。谈话就此结束。

他们站在办公楼门口，眼睛状似无意地徘徊在每个路人身上。

终于，一个深蓝色制服的男人从东边儿慢悠悠走过来。

陈韶看着他一路走进办公楼，来往人群没有投射一丁点注意力，也没有人匆忙离开、前往保卫处。

“你刚刚看到了什么？”

约书亚等他的视线离开办公楼门口，才问道。

陈韶深吸一口气：“第十条规则。”

约书亚立刻理解了他的意思：“所以他们不是普通人能看到的？如果看到会发生什么？”

找警卫是生路还是死路？

陈韶摇了摇头，这个答案他也不清楚，也许也得等到有人触犯这条规则才能知道……

他在外面等到了三点整，才慢吞吞走上楼梯。

楼道里依旧是安静的，二楼尤其如此。这次陈韶走上来时，大楼的大门正巧漏了个不小的缝隙，门内却一片黑暗，只有门缝附近的那一点光亮能显示出门内铺了一层厚厚的地毯。

再多的信息却是没有了。

他在二楼楼道只做了短暂的停留，就立刻离开了。

一片寂静中，二楼大门凭空开始闭合，随着两扇门的相互接触，细小的金属碰撞声回荡在楼道中。

上面的陈韶脚下一顿，随即又好像什么都没听到似的轻轻落下。

四楼有人了。

不同于陈韶刚刚看到的单个工作人员，现在四楼办公室的工位上满满当当坐着十几号人，有男有女，大都是青壮年，都穿着深蓝色的制服。

陈韶还在其中看到了上次去1203检查的那个人。

他刚刚走进办公室，离他最近的一个女性工作人员就站起身来，脸上戴着僵硬的笑，向陈韶问好。

“您好，请问您有什么需要吗？”

那张僵硬的脸上表情相当奇怪，似乎不是普通的恐惧，而是一种喜悦与极度惊恐混杂的神色。这个表情被固定在了这张脸上，一丝肌肉都调动不得，便显得分外僵硬。

她戴着这张脸。

与之相对的，她的身体姿态却显得极为亲近放松，整个人都试图往陈韶这边贴近，眼珠子里的贪婪满得几乎要溢出来。

和上次那个男性工作人员一样的眼神。

陈韶笑了笑，从口袋里取出门卡，放在自己胸口，只展示了几秒，就收了回去。

“你好，我想要看看你抽屉里的东西。”

这一会儿的功夫，他已经观察过了，办公室里只有十几个工位，没有饮水机，没有花盆，更没有储物柜，工作人员的桌子上只放了电脑，其他啥都没有，唯一可能放有规则的只有抽屉。

当然，也有可能是在后面的那个紧闭着房门的房间里，但是他当然要先看最近的这个可能。

工作人员瞪大了眼睛——是真的瞪大了，纯黑的眼珠子几乎从眼眶中脱落，鸡蛋大小的眼球分外突出，甚至将眼眶附近的皮肤都撕裂开来。

“不行，这不合规矩。”她半脱落的眼珠子在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只有工作人员才能打开……除非你愿意来我们这里做个兼职。”

打量他是个傻子呢。

不管是家里规则的变化，还是徐莹的告诫，都让陈韶明白，在幸福小区，身份绝对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从普通居民变成鬼一样的工作人员？开什么玩笑。

至于资格？哥哥在此之前可没给他一丁点关于这里的提示，如果真的需要什么资格，他会不说？

“哥哥告诉我你们能满足我的这项需求。”陈韶说道，“你不想服务我吗？”

女人转动不停的眼珠子一个停顿。

“我是这里的居民，我有门卡，请满足我的需求。”

她终于停下了动作。

“好吧，我们当然需要满足居民的需求……”她不情不愿、慢腾腾地挪开了位置。

陈韶却依旧没有动作，只是嘴上说道：“请你帮我打开。”

女人脸上的皮肤物理意义上裂开了，她狠狠地瞪了一眼陈韶，抹了一把嘴角的涎水，一把拽出了抽屉，砰的一声摔到了桌子上。

第7章 幸福超市7 特殊规则，1层见闻

陈韶没有上手去摸，只是站在旁边仔仔细细地盯着看。

抽屉里只放了两样东西，一盒名片一样装在一起的门卡，一张薄薄的纸张。

【幸福小区特殊居民守则

如果您确定自己并非人类，请遵守以下规则：

1.居委会是专门服务您的工作人员，他们身穿深蓝色制服。您能在物业办公楼四楼找到他们。如果您需要服务，请前往物业办公楼，我们的工作时间为下午3:00到夜晚11:00.

2.请不要骚扰物业普通工作人员，他们保障着小区的和谐。如果您坚持这样做，后果将由您个体承担。

3.物业一层并不为您服务，请您不要询问一层值班人员会令人类惊恐的问题，请不要前往一层的接待室，接待室里绝非您的食物。

4.幸福小区秉持各族群和谐幸福生活的理念，禁止家庭饲养菜羊。如果您不幸违规，工作人员将强制回收。

5.幸福小区致力于构建和谐社区，请勿在公共场合做出令人类惊恐的不当行为。我们在看着您。

6.您的门卡是您出入幸福小区的唯一凭证，请您务必细心保存。如果您不甚遗失门卡，请以最快的速度前往物业办公楼四楼进行补办。

7.小区居民对小区安保负有责任，如果您在小区内见到非小区住户，请您协助安保人员将其驱逐，以任何手段。记住，所有试图强行进入小区的存在都是我们的敌人。

8.幸福超市入口位于7栋2单元1层，如果您有需要，请持门卡前去。超市24小时营业，不定期售卖菜肉。

9.请务必牢记，您是幸福的，与您生活在同一小区的人类也是幸福的。如果您感到不幸福，请在避免引发惊恐的前提下进行狩猎，我们不会阻止您。】

全篇规则看起来都是对怪谈的约束，对人类则是充满善意，其中【公共场合】【食物】【狩猎】几个字眼却充分体现了小区并非完完全全站在人类保护者的立场上的……

要陈韶来说，这里的人类就如同牧场里的羔羊，怪谈居民们则是受雇佣而来的牧羊人，牧场主让物业监管着它们，但并不禁止牧羊人们偶尔烤一头羊羔来打打牙祭。

至于那些被圈养的人类的想法？没有怪谈会在意的，它们愿意从外面的狼群手里把这群羔羊保护起来，收一些保护费不也是应当的吗？

就像是陈韶在超市里遇到的那对兄妹，哪怕知道此处的凶险，也甘愿定居。

实在是……无可奈何罢了。

闭了闭眼，陈韶甩去无用的感慨，把视线专注到第八条规则上。

7栋2单元1层。

不定期售卖菜肉。

这就是真正的【幸福超市】吗？

依旧把这些规则牢牢记下，陈韶并没有要求带走规则，而是点了点头，认真道谢就准备离开。

离开之前，他自认好心地提醒了那位工作人员：“女士，您的妆花了。”

女人看起来更生气了。

不过这就和陈韶无关了，他原路返回，在物业楼外等待约书亚。

此时的时间为下午3:47。

\*\*\*\*\*\*

三点钟，约书亚与陈韶分开，进入了物业一层办公室。

物业办公楼占地并不小，从外界看上去大约五六百平，从一楼大门进去，往前是一道走廊，左侧是一排明净的窗户，右侧先是一个一百多平的办公大厅，往前看则是分布均匀的红色木门。

他在一层的规则那里停留了几分钟，随后便走进了大厅。

“您好，先生，请问有什么事情需要帮助吗？”

红色衣服的女人走上前来，面带笑意，和现实里那些服务业人员并没有什么差别。

“你好，我想请问一下咱们小区周日那个活动一般都有什么内容。”他露出温和的笑脸，连用词都显得亲切热络，“我刚刚搬到幸福小区，也不认识几个朋友，正想赶紧跟小区里的人熟悉起来呢。要是有我喜欢的活动，我就每周五绕过来看看具体内容。”

女人有一瞬间的惊讶，随即笑容更真挚了几分，她殷切地邀请约书亚坐到办公大厅一侧的休息区，并端上一杯热茶。

“我们小区这个活动，说实话内容挺不固定的，说不定上头人一拍脑袋就决定了，所以以后会办什么活动，还真说不清楚。”女人说道，“之前有谜语大赛、趣味问答，还举办过几次野外生存知识竞赛和故事大会什么的……”

约书亚抬了抬眼皮：“故事大会？”

女人脸上的笑意更深了些：“对，故事大会，咱们小区的一些老住户会讲些故事，当然，也欢迎新住户踊跃参与。”

“那您知道什么有趣的故事吗？”约书亚说道，“与艺术有关的？”

女人的笑容突然停住了，那股眉间眼梢的喜意迅速消退，取而代之的是强压下的惊惧与怜悯：“你很喜欢艺术吗？”

约书亚勉强笑了笑：“不，是我刚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挺喜欢的。”

女人顿时舒了一口气。

她往四周看了看，随即压低声音：“别轻易告诉别人这种事，这太危险了，黑衣服那帮人……他们有一部分人，可不管你是怎么招惹上的。”

约书亚也随之小声求救：“女士，能告诉我该怎么办吗？我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也太吓人了……”

女人再度往四周看了看，随后朝约书亚摇了摇头。她走向自己的工位，带回来一本小册子。

“自己看吧。”她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见，语速也快到极点，那本册子被她塞进约书亚手里，紧接着，女人直起身子，微笑重新挂上了她的脸庞。

“那我们随时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活动。”

约书亚站起来，也以微笑回应。他迅速走出办公楼，陈韶似乎还没有出来，他就紧靠着墙壁，迅速翻阅那本册子。

小册子一共三页，第一页印着幸福小区的基本介绍。

{幸福小区——九华市最幸福和谐的社区

我们秉持着以居民为中心的理念，必将竭尽全力为全体居民创设最宜居的社区环境

我们欢迎任何友好市民入住

全体物业成员将不惜代价保障您的幸福安宁}

第二页则是小区大门口展示着的小区规则。

约书亚翻到了第三页，一张纸从夹页中滑落。

【物业服务人员工作守则

感谢您为幸福小区的付出，为确保您在工作时间内的安全，请遵守以下规则：

1.您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00到下午6:00，上班期间请穿红色制服。

2.一般情况下，警卫和清洁人员不会来到一层，如果您在一层看到了他们，请将其送往二层宿舍。在他们休息期间，请勿打扰他们。但请注意，如果漫画家或音乐家在任何时间来到一层，必须立刻按下警铃，叫醒你所有同事。

3.如果有居民要求饮食和休息，请将他们带到第一层接待室，那里存放有足量食物。到达之后立刻离开，并关好门。不论接待室中传来任何声响，都不要理会，一小时后再开门清理。

4.办公楼不存在第四层，请不要前往第四层！如果有居民向您询问第四层，告诉他可以去。

5.禁止在办公区域进行任何与漫画、音乐相关的事情。如果您发现有人这样做，请立刻不惜任何代价将其带离办公区域，这是为您的安全考虑。

6.如果您的同事突然开始唱歌，请立刻尝试杀死他。不要犹豫，这是在拯救他的灵魂。

7.孩子们不会孤身一人来到办公楼，如果您在一层看到了孤身一人的孩子，请立刻呼叫警卫。如果警卫没有及时到来，向居民求救，保持孩子周围有十五人以上，直到警卫到来。

8.您可能在办公楼内看到穿着深蓝色制服的人，忽视他们，不要理会他们做出的任何行为，哪怕他们是在伤害您。警卫能够帮助您驱赶他们。

9.如果您的同事出现极端异常的行为表现，请立刻为其开办工作证明，让他前往四层，这是您最后能为他做的事情了。

10.您可以邀请任何您觉得正常的居民参与物业举办的星期日活动，相信我，他们会感谢您的。

祝您平安。】

白纸黑字上蓦地蒙上一层厚重的阴影，约书亚心中一紧，装作自然而然地合上书页，被书页遮挡住的深蓝色衣料映入眼帘。

他没有抬头，而是就着这个靠墙的姿势直接闭上了眼，双手抱臂，好像是累极了就靠墙休息一阵子，又像是晒着下午三四点的太阳。

制服人员的影子依旧罩在他身上。

一分钟。

两分钟。

一阵微风吹过，约书亚手中的书页拿不稳似的顺着风飘落到一旁，他还没睁开眼睛就侧身向左下方看去，等到拾起书页再直起身子，就已经换了个方向，面朝正东方了。

他没有继续等陈韶，而是抬步走向隔壁的7栋，一转身就进了超市。

几分钟后，陈韶走出办公楼，没有在外面看到同伴的身影。

正当他感到疑惑时，约书亚从楼东侧转了过来，朝着他招了招手。

约书亚怎么会躲在那里？

怀着这种疑惑，陈韶往那边走去。

第8章 幸福超市8 故事本质，线索交流

他只略走了几步，便停在绿化带旁边，没有走进楼东侧的阴影下。

“海鱼都已经游走了。”陈韶说，“你拿到了什么线索？”

约书亚扫了一眼四周，迟疑了一下，走上前来，把一本小册子递给陈韶。

“1层的物业女士给了我这个，”他说，“很显然，他们对这里的情况有一定了解。那个星期日活动也很有可能是针对普通人的。你呢？”

“我拿到了我的那份规则，已经能确认真正地点和一条途径了。”和之前一样，陈韶的话里没有任何指向性的用语，也没有透露那些与其他天选者无关的内容——有用的信息可不能这么轻易给出去，“我们快回去吧，等会儿和汉森他们对一下信息，我还得赶回去吃饭——中午那个东西白痴一样闯到我家里，还不知道拆了它之后会有什么变化。”

约书亚闻言点了点头。

他们顺着中轴路一直往东边走，在超市门口能看到两三个巡逻的警卫。两个人沉默着从警卫身侧路过，陈韶突然抓住了警卫的胳膊。

“他是外来者！”

话音刚落，超市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群中就投射来数道锐利的视线。乐乐和他的同伴们就站在超市门口，正围着一个气质温和的女人，此时也歪着脑袋看过来。

陈韶在抓住警卫胳膊时就快速躲到了一边，闪进了超市，站在门口观赏战况。

一个外来怪谈把在场的许多怪谈都炸出来了，超市里原本的天选者听到动静、又看到陈韶站在门口，就不远不近地靠过来，和陈韶一样记下了那些反应异常的人脸。

直播间里，提心吊胆了半天的观众们和喊了观察组半天让发信息的观众们都虚脱一般躺到了床上、椅子上、桌子上和地上。

“妈耶，吓死个人，我还以为韶哥没认出来那是个怪谈呢！”

“我爷爷说看着这小娃娃跟假洋鬼子一起走的时候他心脏病都要犯了”

“啊这，楼上，只能说常备急救药”

“韶哥这一招6啊！炸出来这么多怪谈！”

“我的老天爷，路上二三十个人，五六个都是怪谈，这密度我密恐犯了ok？”

“有哪位大佬知道韶哥怎么认出来人的吗？我觉得那货装的挺像的啊？”

“一个猜想，不一定对：如果真遇到蓝衣服的，约书亚根本没必要等韶哥，走就完事儿了。你看约书亚那个拽样，是会等韶哥出来救他的人吗？韶哥又不怕蓝衣服，也不需要他提醒。到时候他们仨齐聚首，反而容易出事。”

“多谢大佬，懂了！”

“笑死，所以你们都没注意到韶哥怼了【拐卖者】一句吗？胆子是真的大”

“‘白痴一样’‘拆了’，那种语气，哈哈哈哈哈哈哈！！！！！！”

“讲道理，这是不是有史以来第一个被打死的怪谈？青史留名了属于是doge”

“真爽啊，上次看天选者当面怼怪谈感觉都是好久之前的事儿了……”

“别说了楼上，我秦爷那是真汉子，死前骂的是真痛快！”

直播间这里谈到泪点，气氛都不对劲了，陈韶他们站在超市门口，倒是在看热闹。

从他那一声“外来者”开始，化成约书亚模样的【拐卖者】就被那个警惕的警卫一警棍敲在了脸上，一人一怪谈脸上都迅速红肿起来，【拐卖者】的脸皮更是直接皱起。

显然，警棍也是怪谈的造物，它能对怪谈造成实质性的伤害，却也同时伤害着持有者。

下一刻，一股亲近它的想法在周围所有人类心中油然而生，陈韶眼中的【拐卖者】的脸扭曲成哥哥的样子，让他甚至有一种冲过去拉住它的手的冲动。

然而警卫眉头都不眨一下，抄着警棍又给了对方一下。随后在诸多怪谈的盯视中，【拐卖者】就如同普通人一样，被两三个警卫打倒在地。

或许是因为【幸福小区】规则的压制，也或许是因为没有被触犯规则，它仿佛案板上的小鸡崽，突出一个弱小无助。

在这正义的围殴进行之时，闻讯赶来的警卫们一个接一个地把附近茫然无措、神色挣扎的普通居民赶走，说辞就是“阻止拐小孩的王八蛋”。等到街面上的居民清空到只剩工作人员和怪谈了，警卫们便自觉后退几步，把战场留给了虎视眈眈的怪谈。

这是陈韶第一次直面怪谈们的分食现场。

这场景并不血腥，细看之下甚至有些微美感。【拐卖者】那张虚假的脸皮被一个染着豆蔻的年轻女孩动作轻柔地揭了下来，然后豆蔻女孩的指甲沿着它真正的脸皮四周绕了一圈，稍一用力便刺了进去，再绕一圈，一张不带任何血液和肌肉组织的薄薄的脸皮就从豆蔻女手中呈现，犹如一张艺术品。女孩捧着这脸皮端详了一阵子，终于心满意足地将它贴在自己的脸上，两张脸皮瞬间就融为一体。

等这个女孩袅袅婷婷地离开，其他怪谈才蜂拥而上，表现最积极的无疑是鬼娃娃们。他们对【拐卖者】似乎有着天然的恶感，用自己的牙齿和拳头几乎将残存的血肉之躯碾成了肉泥。这些肉泥却也并没有浪费，它们在空气中突兀地消失了，仿佛有什么东西将其舔舐得一干二净。

就这样，一场兼具美感与暴力的表演宣告终结，超市前的人群很快散去，只在原地留下了一样东西。

陈韶眼神闪了闪，毫不犹豫地跨出门槛，走过去捡起了那张纸。

纸上书写着一个故事。

《面具人》

{隔壁的镇上又发生失踪案了。

莺莺告诉我，每个失踪者在监控下面最后的影像都是和熟人一起，但是那些熟人在事后却都提供了不在场证明。

我是看着武侠小说长大的，闻言不禁浮想联翩：莫非是有什么武林高手，易了容去暗杀那些人？可那个镇子向来安安宁宁的，大家平时甚至没红过脸，怎么会有人想杀人呢？

不过这倒是很适合我去看看。

抱着这样的想法，我带着我的摄像机来到了隔壁的镇上。

来之前，我打定主意，不会跟任何人去任何地方，也绝不去偏僻无人的小路，毕竟我是来赚钱的，又不是来送死的。

镇上意料之中的人心惶惶，见到我这个生面孔反而是热心。或许我的生面孔对他们来说却是安心的证明。

我找到了镇上的派出所，警官告诉我，外面的传言都是真的，这里或许确实有个会易容的连环杀手，他还劝我走，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杀手和我又没有矛盾，怎么会来杀我呢？危险的可能是这位可怜的警官先生吧？我还要在这里做生意呢。

于是我客客气气地道谢，离开警局后也没有回家。

就这样，我在这里住了五天，五天都风平浪静，没有什么不该有的失踪，大家脸上的表情却越来越恐慌了。哎，这可不行呀！

莺莺打来了电话，告诉我最近生意很好，就是太好了，得歇一歇。

她从来都那么胆小。

不过，亲爱的读者，你知道我一向乐于听取意见。所以我只好恋恋不舍地离开了这个风水宝地。

一个多月之后，听说凶手的尸体和那些腐烂的面具被人在湖里找到了，连环失踪案件也就此告破。

只不过，直到现在，依旧没有人知道，那些失踪的人，到底去了哪里呢？}

“死去”的【拐卖者】，脱落的脸皮，《面具人》……

……故事？

陈韶有点恍惚。

怪谈的本质……就是……故事？

这可真是个惊天大发现。

身后传来脚步声，陈韶马上把这张纸塞进口袋里，转身迎上他们一行人。

“你捡到了什么？”罗杰森显然也意识到这是件关键物品，直接质问道，“华国人，我以为我们现在是在合作。如果你私藏线索，是不是代表着我们也可以？”

其他几个人没有说话，但是看神色也是这般想法。

陈韶不为所动：“我保证所有与通关有关的线索我都不会藏私，至于其他的？”他冷笑一声，少见地锋芒毕露，“你们想看，也得有命看吧？”

怪谈本质这条情报太重要了，虽然还不知道直播会不会放送出去，但是他也要做好一切准备防止泄露。

何况，他说的话也不是假的，谁知道没有怪谈身份的普通人能不能看【故事】？

他们僵持了一小段时间，终究还是时间的紧迫制止了这场对峙。作为中立小国天选者的汉森站出来说话，他们这才转移到了偏僻无人的地方。

刚刚隐藏了【故事】，陈韶也知道自己理亏，于是直接说道：“我在4楼看到了我的规则。”

“我”这个字语气加重。

“其中有几条对我们有用。

“第一，‘我’在小区的行为受一定约束，不能公然惊吓居民，但约束是有限制的。

“第二，一层接待室里的存在可以作为‘我’的食物，但是规则并不允许。

“第三，驱逐外来者是‘我’和警卫共同的职责。

“第四，幸福超市……”

他又突然说不出来了，明明声带还在震动，嘴巴却被迫闭合，连声音都被截断。

什么东西把接下来的话强硬地塞回了他的喉咙里。

第9章 幸福超市9 情报交流，汉森之死

陈韶反应过来，早上那一次无法说出，恐怕不是因为自己没看到相应规则、从怪谈哥哥那里获得了提示，而是因为，幸福超市本身就不能被“不知道”的人“知道”，并不能宣之于口。

天选者们仍旧盯着他看。

陈韶苦笑一声，摇了摇头，指了指嘴巴。

其他人的神色都严肃起来，他们对视一眼，决定由别人先说，最后再解决陈韶的“第四”问题。

约书亚说了自己在物业1层的经历，表示他们或许可以借助小区里那些“清醒者”的力量，并将那张规则纸拿了出来。

倒不是他大方，关键是这张纸出了怪谈就没用了，又不是什么难以得到的东西，何必因为这个导致冲突？况且他也没有陈韶的底气。

“第四条有问题，”松本长光说，他性格沉默寡言，虽然和陈韶有冲突，却也知道这不是吵架的时候，怪谈之中保命要紧，“第三条结合陈桑的消息，后半条应该也不正确。”

罗杰斯掰了掰手指，冷笑：“一个小时后再去？恐怕里面的人都成骨头渣子了。”

陈韶心说，就它们那副珍惜“粮食”的样子，怕不是连骨头渣子都看不见，能看见的只有被狗舔过一圈的屋子，还有家具地毯上的口水。

他没说这种地狱笑话，而是指着第二条，说：“第二层确实非常安静，门里很黑，铺的有厚地毯，这条前半截应该没问题。”

仔细想了想，陈韶补充道：“4层不会干预那两个大的任何行为。1和4看样子都在维护秩序，但是4更偏向于‘我’，不会尽心的。”

其他的就没什么好分析的，不是没有线索，就是这三天里管不到他们身上。

紧接着汉森说明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小区超市的收银员柜台里确实放着一份规则，他们中最高的罗杰斯利用一米九的身高优势能看到一点点字迹，但是由于上面有东西遮挡，也只能看到一部分。

这一部分恰巧是最关键的那一点——如果顾客表示时间错误，请将柜台存放的红色制服交给顾客。

这与生活用品区的规则是对应着的。

在之前的怪谈中，也经常出现“衣服”和“身份”相关联的情况。红色制服如果不是夺命杀机的话，就是进入【幸福超市】的关键。

“信息太少，我们不能确定它可以进入幸福超市，所以松本先生又去储物间找到了清洁工的。”

这中间经历了一些波折，不过好在没人出事，汉森也没有细讲。

新的规则表明，清洁工在极端情况下，同样有着将制服交给他人的资格，只不过这个制服是橙色的。

他们合理怀疑，“导购”这一职位同样能够给予天选者进入幸福超市的机会，而这机会同样可以在超市的规则中找到痕迹。

职位的危险性和有效性二八分，端看他们愿不愿意冒这个风险了。

时间已经推移到了五点多，他们没再说什么，只是围在一起头脑风暴。一堆聪明人围在一起的后果就是个人头脑风暴、群体锯嘴葫芦，直到最后陈韶开口告别：“那么我先走了，吃完晚饭后我会去幸福超市一趟。”

【幸福超市】四个字让其他几个人都警觉地抬起头。

他暗示性地摸了摸裤兜，没再说什么其他提示的话。

约书亚却突然问道：“你怎么看出来那个不是我的？”

对方想知道自己有没有什么特殊的能力和情报。

陈韶掀了掀眼皮，意味深长地笑了：“它不如你，你比他会装。”

\*\*\*\*\*\*

现实世界，观察组。

“分开了分开了分开了！”

刘雨晴此时此刻在心里接连感谢了佛祖上帝三清财神月老龙王爷二郎真君，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张迅咬了咬压根没点着的烟嘴，嘲笑她：“至于那么激动吗？”

刘雨晴没好气地翻了个白眼：“您稳重，您不着急，您倒是把烟点上啊？也不知道是谁，地板都差点给踩秃噜了！”

张迅面子挂不住了，左手捏住烟，右手就去拍这丫头，旁边陈楠趴在电脑上，有气无力地：“您两位别闹了，倒是说说，嘛时候才能跟韶哥说汉森有问题啊？群众里面有叛徒啊！”

“那个外国佬算哪门子群众？”张迅骂道，“就你担心！两个天选者，就三次提示机会，真超市还没进去呢！现在浪费了，到时候出了意外咋办？”

他拿烟的那只手按了按屏幕：“就上面这几位，一个个的都是人精，咱们几个的脑子加起来都不一定有他们好使！现在是这外国佬没干啥事儿，一旦干了，你以为他们看不出来？”

他拿起打火机，把烟点上，重重地吸了一口，手指却微微颤抖，显然并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轻松。

“小楠啊，咱以前负责的天选者都是第一次去就牺牲了的，所以你不知道，这多人的怪谈呢，不止要看自己人，也得看别人家的人。他们不传信息，为的什么？为的是省次数让咱传！可咱们自己的次数也是有限的，这一次让了，下一次天选者需要的时候说不定就没了！所以这次数跟金子似的，贵啊，每一次都得用到刀刃上！”

他又重重地抽了一口烟，忽地又笑了。

“嗐，说不定咱们现在想这么多，陈韶一回头就解决了！别紧张……”

汉森是在中午出的事。

顾怡静和汉森同属8栋，住上下楼，他们和约书亚二人一样，都是各自分了上下来找人，也都找到了对应的人。

中午，和人交谈过后，汉森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内，对上午获得的信息进行一个简单的梳理和思考。

房门就是这时候被敲响的。

孙柏清在门外喊他。

作为天选者，汉森的警惕心并不低，尤其是在陈韶提醒过【拐卖者】的存在之后。但是孙柏清的情况又有所不同，面对消耗一个少一个的目标，汉森只能打开门。

胡子拉碴的孙柏清显得极为恐慌，他不住地往四周看，发现汉森开了门，就马上挤进去，抓住汉森的肩膀，颤抖着声音叫喊：“林森！那个画！鬼！它！”

他喘得太过厉害，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画这个关键词却直直灌进了汉森的耳朵。

“放松！”他一把抱住孙柏清，用训练营教过的方法尽力安抚对方，直到对方冷静一些，才松开手，顺带身体往门那边靠过去，让门更开了些。

孙柏清顺了顺气，语气依旧激烈，但至少能说清楚话了：“那个画画的鬼就在楼下！它在等我！”

汉森问：“什么幽灵？这个世界上怎么可能有幽灵呢？你是不是做噩梦了？”

孙柏清使劲儿摇头：“你别不管我，林森，你上午找我说的那些话，说明你知道这里不对劲是吧？我本来也不想找你的，但、但是……”

他喘了一口气：“那个鬼已经缠了我好几天了！我一睁眼就到处都是那些画……我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挺过来的……我不敢用笔不敢看电视甚至不敢一个人开门！我快疯了！它现在又来找我！”

汉森站在门边，紧皱着眉头：“你先去喝口水吧，家里有饮水机。”

等孙柏清给自己倒了一杯水，汉森就问：“我没办法帮你，你为什么要来找我？”

“不！你有办法！”孙柏清又激动起来，杯子里的水都往外洒了一些，“我早上都看见了！你和那个小孩儿，你们一群人站在一起！那小孩儿是13栋的！你们一定有办法！”

他说着，也不管手里的水杯了，一个激动就往门口冲过来。汉森眼疾手快地把门啪一下关上，上完锁就打开电梯疯狂按关门键。脑子里疯狂想要开门认亲的浪潮也没能动摇他逃命的想法。

不管披着孙柏清皮的是个什么玩意儿，肯定不是孙柏清本人！

他们和陈韶一起走的地方都在小区中间部位，离8栋能有十几米远，更别说按“孙柏清”自己的话，他连门都不敢出，多好的视力才能看清人脸？

至于还留在14层的孙柏清本人？死就死了，反正按照惯例来看，只要能活到时限，就算任务目标没完成，自己也不会死，最多也就是怪谈降临现实……可这又关他什么事儿？

电梯停在1层，叮的一声，电梯门缓缓打开。

门缝里出现了胡子拉碴孙柏清的面容。

汉森吓得一个激灵，他连忙去按关门键，一只手却已经伸进电梯门的缝隙，硬生生把电梯门推到了两侧。

“林森，”孙柏清阴郁地质问，“你不是说愿意帮我吗？你不是说我们是亲近的邻居吗？为什么要跑？”

他一步步走进电梯，朝着汉森伸出手。

汉森想跑，但是电梯只有一个出入口，正被“孙柏清”占据，他无处可逃。

渐渐的，一股异样的情感自心中迸发而出，他再看“孙柏清”，只觉得他身上有一种不可捉摸的熟悉感。

“我们是邻居，你说过我们会是关系很好的朋友的，林森。”“孙柏清”抓住汉森的手，“来吧，我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地方。”

汉森绿色的眼睛里闪过一抹挣扎，又很快被那股熟悉感打消，无影无踪。

“好……”

他张口要说话，却被脑子里消息的3连call震住，久经训练的条件反射让他迅速保持了静默。

“孙柏清”显得有些疑惑，他张开嘴，想要再说些什么，却猛地浑身一颤，立刻抛弃到手的猎物，转身离开。

就在“孙柏清”的身影消失在楼外马路上的下一秒，一个穿着邋遢的男人走进了8栋。

第10章 幸福超市10 现实谋划，家庭日常

现实世界，全球规则怪谈对策局，一场会议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华国人隐藏了关于规则怪谈的关键线索，这关乎全球人类的生存，我代表全人类要求华国立刻将资源共享，当然，与此对应，我们也会共享我们得到的线索。”

敢于这样发言的当然是灯塔国的对策员，他说的话看似像模像样，对面的华国对策员却嗤之以鼻。

“别说那么些有的没的，瑞恩先生，你直说你们灯塔想要不就行了？整天扯全人类的大旗，你怎么不问问全人类愿不愿意被你代表？”

会场上其他对策员纷纷低下头去，鹌鹑一样缩在自己国家的座位上。

“所以你们不愿意共享线索？”瑞恩露出鄙夷的神情，“不愧是自私自利的华国，我早说过你们根本不值得信任。”

对策员钱珍冷笑：“你们灯塔方面一贯是喜欢扣帽子的，我们怎么做事，还轮不到你来评判。瑞恩，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上一轮最后一局你们获得的核心规则到现在都没公示吧？还有你们那个叫简的天选者，藏了线索害死了整局除了她以外十九个天选者，你们到现在都还没对受害者家属和所属国道歉！要论自私自利，恐怕整个星球上你们灯塔敢称第二还没人敢称第一。”

来自洛希亚国的对策员米哈伊尔也嘲讽道：“如果你敢公开怪谈降临以来的所有研究成果，我国也敢公开！怎么样，要不要交换一下？”

瑞恩心中暗恨。

你们国家什么情况自己不清楚吗？一半怪谈都在无人区，研究成果连印蒂雅都比不上，跟你交换？我脑子又没被怪谈吃了！

还没等他说什么，钱珍又开口了：“据说飞机国的特殊天选者留在现实世界的家人已经被灯塔国控制起来了，对此灯塔国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吗？”

瑞恩冠冕堂皇地说道：“飞机国在怪谈降临后难以维持正常的社会管理，作为特殊天选者的家属，他们留在那里非常危险，我国鉴于这一点才将他们带入安全地点，这充分展现了人道主义精神，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对的。”

“那对于绿鳄国特殊天选者在怪谈中被灯塔天选者坑害致死这件事，也是人道主义精神吗？”

瑞恩嘴角微翘：“当然，钱女士，我们充分尊重每一个灯塔人的生命权，他只是为了生存而已，这有什么错呢？”

“你们这是赤裸裸的谋杀！”绿鳄国的对策员马丁内斯怒不可遏地站起来，指着瑞恩的鼻子痛骂，“你们无法拉拢伊维特，就不让她有活下去的机会！”

瑞恩轻蔑地看了马丁内斯一眼：“请不要污蔑我们，先生。”

会议到最后又是不欢而散，各国对策员都已经习惯了，他们在这个对策局里的工作从来都不是对抗怪谈，而是对抗其他想要在怪谈中牟利的国家。挑事的挑事，怼人的怼人，拱火的拱火，连起来可以拍一部连续剧，播放量估计还不低。

瑞恩、钱珍和米哈伊尔先起身走人，通道里，钱珍毫不掩饰地进行了威胁：“我们华国的天选者也和你们的特殊天选者在一个地方，瑞恩先生，如果我们的天选者出了任何问题，你应该知道后果。”

“我们的沃兹先生不是对陈韶先生非常友善吗？”念着“陈韶”这个对外国人来说过于拗口的名字，瑞恩诡辩道，“你不能因为他自己离开了，就觉得他在谋杀陈韶先生。”

钱珍冷冷道：“我说的不是你们的人，而是你们的狗，该拴好就得拴好，拴不好造成的后果，我们当然也要算在狗主人头上。”

瑞恩皱了皱眉，压着怒火笑：“当然，女士，我们会管理好的。或许它还能给我们的天选者提供一点小小的助力……维尔国的三次已经被他们的管理者消耗光了，或许他们需要重新选举一任更有能力的……”

灯塔还真是时刻不忘记揽权。

钱珍说：“我们从来不干涉别人的内部管理。”

走出会议大厅，应付完记者会，钱珍回到住处，在经历三轮安检后，打通了国内对策局的电话。

“重新调查约书亚·沃兹，这个人有问题。灯塔最近会对维尔国下手，不过分的话不用管。樱花将对松本长光或藤野雅子传递汉森的消息，告诉分析组和陈韶的观察组。灯塔谋杀了绿鳄国的特殊天选者伊维特·洛佩斯，把这个消息扩散出去，越快越好。”

打完电话，她揉了揉额角，从柜子里取出茶叶泡上。

灯塔国对天选者们太有自信了，他们总觉得能够在危险完全波及到上层之前解决一切……

可在钱珍看来，虽然说以现在的进展，三年之内应该能通关一轮，但是基层会有多少损失，谁都不清楚。

不，他们清楚，他们只是不在乎。

更谨慎的那一批人什么时候能上台？

\*\*\*\*\*\*

怪谈世界。

陈韶回到家中，正好和妈妈在电梯前遇上。

“听说那个没礼貌的小偷又来了？”妈妈说，“可惜当时我不在。”

“哥哥拆了一点东西下来，就放在冰箱里，应该能吃好几顿。”陈韶看着电梯内壁里皮肤苍白的自己，眼前却还浮现着中午客厅里那副人间炼狱的景象，脸色比肤色更白了一个度，“它的脸被一个染着红色指甲的姐姐拿走了。”

妈妈似乎对此并不意外：“是15层的金米米，她平时就最喜欢漂亮了。算了，能吃到一点是一点，今天妈妈给你做红烧肘子。”

肘子……不是得炖好几个小时吗？

抱着这种疑惑，他跟着妈妈一路上楼，回到了卧室。

哥哥的游戏真的是打了个天昏地暗，出门他在打，回来他还在打，眼睛盯着手机屏幕都不错一下。

陈韶靠着枕头躺到床上，闭眼休息了一阵子，感觉自己的精神稍微恢复了些，才伸手戳了戳哥哥：“哥，我去物业4楼了，那儿的人真没礼貌，脸皮都戴歪了，还流口水呢。”

“他们一直都这样，别管就行。”哥哥少见地杀了一个人，眉飞色舞的，刘海都快飞扬起来了，他左手一挥舞，这次血点子直接蹦到了陈韶脸上，“你明天去超市吗？”

陈韶抽了张纸巾，把脸擦干净了，才回答：“我准备今天晚上吃完饭就去，还没去过，挺好奇的……需要我带什么东西吗？”

“钱在冰箱里，自己去拿，一份应该就够了，或许用的上……对了，记得带门卡。”

说话间，哥哥又在游戏里杀了一个人，陈韶眼尖地看见手机的缝隙里冒出星星点点的白色碎屑，还没等它们飘落到地上，就在空气中消散得无影无踪了。

注意到他的视线，哥哥抬起头，笑了笑：“要玩吗？”

陈韶坚定地摇头。

现在他知道了，这游戏需要的恐怕并不是技术。他一个普通人类，还是别掺和了，刚迈出脚步就被人碾死，奖品再诱人，又有什么用？

他转身出门，打开冰箱，只看见一袋袋被细心分割、包装好的肉和骨头，每一袋都大约半个拳头大小。

袋子是红色的。

即使在冷冻状态，陈韶似乎也能闻到那股浓郁到令人恶心的血腥味。他反射性地捂住鼻子，但那股味道仿佛仍在他鼻尖，挥之不去。

他在冰箱里仔仔细细地翻了一通，不得不承认，这些碎肉应该就是哥哥说的“钱”了。

所以……如果【面具人】没有来送菜，平时购物要拿什么去？找个怪谈现砍一刀吗？

还是说真正的怪谈有其他的方式“付款”？

不对，刚刚哥哥说的是可能用得上，也就是说即使是这种“钱”，也不过是在特殊情况下使用而已，正常支付应该还是用纸币。

那么，什么东西需要用“钱”呢？

从小到大的教育告诉陈韶，有问题就想，想不通就问。他回到卧室，直接问了这个问题。

哥哥又一次敷衍：“到时候你自己就知道了。”

到时候？到什么时候？自己彻底怪谈化的时候？还是到了超市就知道了？

陈韶知道自己在这个话题上问不出来什么了，只好转向【面具人】遗留的那篇故事，但是哥哥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只说他感觉有意思的话可以作为收藏品。陈韶就明白了，怪谈消失后遗留故事并不是什么罕见的事情。

于是就像哥哥说的那样，陈韶找了个本子把《面具人》夹进去，就放在了一边。

晚餐的确是妈妈说好的红烧肘子，炖得软烂，肥而不腻，假如忽略掉它特殊的形状，陈韶觉得自己会吃的很香。

可惜，虽然他现在已经能把肉片咽下去而面不改色了，但特定形状的食物还是会让他本能性的反胃。

因此，陈韶只是象征性地咬了两小口，就飞快地喝完粥，飞也似的跑出了家门，到了楼下才捂着嘴无声地干呕。

此时接近晚七点，由于是夏季，天色倒不算昏暗。他把装肉的袋子放进裤子口袋里，虽说外面看起来臃肿了些，但至少比拎着袋肉走来走去的强。冷冻肉的温度隔着一层布料贴着他的大腿，一股说不出的异样。

这还是第一次陈韶傍晚出门，路边已亮了灯。樱花国那边说黄昏时分即为逢魔时刻，从他当下的境况来看似乎是有些道理。

这个小区的怪谈外表伪装与人类相差无几，还大都保持着人类的作息习惯。夜晚七八点的时候，正是不加班人们放松娱乐的时间，原本空空荡荡、只有零零星星几个人的小区道路上行走着不少人，放眼望去约有七八十个，考虑到幸福小区的实际户数，这个人流量似乎也不算离谱。

乐乐和它的同伴们正在路边笑闹，不远处几个大人饱含关爱地看着他们，里面站着新的孙叔。除了孙叔以外，还多了中午被他们围着的那位女士，同样饱含关爱。

戴着帽子的邹女士站在7栋和6栋的过道边儿上，正向一个穿着牛仔裤的女生递去请柬。陈韶从一旁走过，木着脸无视了女生求救的眼神，径自来到7栋正前方。

约书亚·沃兹、顾怡静和已经失去了看护对象的藤野雅子就在7栋对面，分散站着。

第11章 幸福超市11 进入超市，新的规则（满5000阅读量加更））

陈韶只扫了一眼，就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眼前的7栋上。

在物业4层看到特殊居民规则后，再来到超市门口，陈韶就能很轻易地发现2单元1层挂着显眼的红色招牌，一股微弱的红光隐隐从入口处显露。

仿佛之前无数次经过这里都什么也看不到的他们通通眼瞎了。

不过，在【漫画家】的门那里经历过一次类似情况的陈韶倒没有太在意这个，他只是在想，或许其他天选者获取制服之后，也能够看到它。

握紧了左边口袋里的门卡，陈韶走进了那片红光。

外面观察着陈韶的顾怡静只觉得眼前一花，陈韶的身影便消失不见，她下意识想冲过去查看情况，下一秒却硬生生止住了。

陈韶身份特殊，他比你强，相信他，做好你该做的事情。

她心里这样说服自己，却听见不远处约书亚惊声喊道：“藤野小姐！你干什么？”

她猛地回头，就看见藤野雅子已经飞快地朝2单元的单元门冲了过去，并且和刚刚陈韶一模一样，直接消失了。

约书亚快走几步，神色凝重，他看了顾怡静一眼，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朝着那扇外表看来平平无奇的单元门走了过去。

走到单元门前，顾怡静没敢上手摸，而是仔仔细细的观察了片刻，然后才尝试微微推动。

门自然而然地开了，和其他单元门没有什么两样，她试探性地往里面跨了一步，没有出现异样，又跨了一步，整个人进入单元楼，却依旧无事发生。

“看来藤野小姐和我们有什么不同之处。”约书亚站在门外，沉吟道，“顾女士，你和藤野小姐接触比较多，有什么感觉吗？”

顾怡静默不作声地走出7栋，往偏僻的地方走，等到四周无人了，才说道：“我和她接触得也不多，如果真要说什么不同之处的话……她是唯一一个看到了大变活人场景的。”

“大变活人”这个词语经由规则怪谈翻译后显然有点难以让人理解，约书亚疑惑了一下，才问：“你是说她直面了刘静雯的变化？的确，这是她和我们最大的不同。”

他停顿了一下：“所以如果污染严重到一定程度，也会看到幸福超市的存在。”

\*\*\*\*\*\*

走进红光之后，陈韶沿着通道一路往下走。幸福超市的向下通道做得还不错，起码收拾的很干净，旁边甚至还有无障碍通道，给它增添了一份理论上不该在这里存在的人文关怀。

走下楼梯，迎面就是一张大红纸上用墨水写着的规则，往左边看，出口处站着一个穿着红色制服的收银员。

【欢迎您来到幸福超市，为确保您能够在本超市获得良好购物体验，在购物过程中，请遵循以下规则：

1.本超市入口位于7栋2单元一层，24小时营业，但是午夜12:00至12:30、中午12:00至12:30为进货时间，中午11:00至11:30、晚上11:00至11:30为清洁时间，请您尽量避免在此期间进入超市。如果您在此期间仍留在超市内部，请找到一个角落，闭上双眼，直到时间过去。

2.本超市仅面向部分住户开放，凭门卡离开，请确认您有进入的资格，并携带门卡。

3.超市工作人员包括收银员、清洁工、巡逻员。超市不存在导购，如果有人询问您的购买意向，或向您推荐商品，请无视他，它并不存在。

4.超市并不是交友的场合，如果有人接近您，试图与您交友，请找到巡逻员，巡逻员会为您驱赶骚扰者。如果他冲上来拥抱您、亲吻您，立刻攻击他，将其杀死，这是为您自身的安全考虑。请牢记，巡逻员身穿黑色制服，携带短棍。

5.在非规定清洁时间内，清洁工并不会清扫您脚下的地面。清洁工身穿橙色制服，携带清洁工具。

6.本超市仅销售服装、生活用品、食物。超市内售卖酒水，如有需要，请向收银员咨询。

7.请您不要在超市内购买酒水，如果您在超市里看到有人购买，请立刻通知巡逻员，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处理。

8.本超市销售宠物用品，请确保您购买的所有宠物用品都在保质期内，并确保它们确实用在了宠物身上。

9.本超市销售药品，药品售卖区位于超市最里面，区域内存在药品销售员，您可以将您的所有问题告知药品销售员，她会给您最合适的药品。

10.如果您没有问题，请不要进入药品销售区，即使药品销售员喊您进去。

11.超市内所有货物均贴有标签，请您确保您拿到收银台的所有货物都是有标签的。

12.本超市顾客都非常友好，如果他们想和您交朋友，请愉快地答应吧！

13.不要把您身上的任何物品交给不熟悉的人，除非他是工作人员。

14.音乐和漫画在本超市是得到允许的，您可以尽情欣赏它们。

15.超市禁止攻击行为。

16.超市内禁止饮食，禁止喧哗。

祝您购物愉快。】

他刚看到一半儿，身后就传来急切的脚步声，陈韶立刻看了红纸一眼，确认走进超市之后也能看见，就闪身进入，躲在最近的货架后面。

是藤野雅子。

她此时的神态比中午看到漫画家时还要狼狈，一双眼睛满是红色血丝，不停地往超市这边看。“陈桑……你在哪里？我也进来了。”

她一边看着规则，一边小声呼喊着。

“他们都看不见，只有我能……我们都是一样的人，我们的目标是一样的……应该通力合作……”

藤野雅子快疯了！她完全没想到，看完漫画家彻底污染一个人类的场景，会对她的精神影响这么大。原本按照她的估计，既然在【甜蜜的家】中直面漫画家的脸而不看漫画并不会有太大影响，那现在也不应该！

然而事实是，失去了【家】的庇护，【漫画家】的污染程度远比她想象的要强大。直面刘静雯化为“刘静雯”，给她的精神来带了无法祛除的伤害，从10栋离开后，那些无孔不入的漫画线条重新缠上了她，她现在每一次开门，开的都会是【漫画家】的，她甚至无法回到休息的地方！

去找其他天选者帮忙？开什么玩笑！

藤野雅子深知，自己被缠上的消息一定已经被外界知晓，一旦她有寻求庇护的想法，哪怕是她所属的樱花国，也一定会为了松本长光而抛弃自己！

所以，她只能想办法自救……幸福超市和陈韶，都有可能帮她抵挡住漫画家的骚扰，既然现在两个都在，她又能看到幸福超市，为什么不来？总比等死强！

但是现在，她来到了超市，却看不到陈韶的影子了。

看完规则，藤野雅子深吸一口气，咬了咬牙，走进超市。

找不到陈韶就找不到陈韶吧，按照规则，自己可以去找药品销售区，那里一定有她的生路！

直到藤野雅子的背影消失在货架中，陈韶才从藏身处走出来。他深深地看了一眼那个方向，然后继续查看规则。

目前来说，对天选者最重要的消息无疑就是【药】，在这点上，他和藤野雅子意见一致，药品销售员销售的药品很可能就是能够祛除污染的药，如果能拿走一份，或许就可以直接完成通关要求。

但是他不觉得【药】是好拿的。

如果能来到超市就能拿到【药】，那么只要有人通过获取制服的方式进入超市，这次怪谈岂不是就宣告终结了吗？

哪有这么好的事儿。

除此之外，【幸福超市规则】中也含有不少矛盾之处，比如酒水的售卖、导购的存在和“交朋友”。

信息不足，难以判断正误。

这才是第一天的晚上，陈韶并不算非常急切，他没有尝试找寻药品售卖区——既然在规则上，超市并不售卖药品，那么如果他没有达成条件，是绝对看不到的；而如果他达成了，那早晚会看到，不必着急。

幸福超市看上去比小区超市内容物要丰富很多，这里并没有划分绝对的区域，只用塑料挡板简单地做了分区，各分区也没有多余的规则。从布局上来看，倒是和小区超市类似，同样是左边生活用品、右边服装鞋袜、里侧销售食品，不同的是，幸福超市售卖成人与儿童服装，也有零食快餐。

陈韶有一搭没一搭地从货架上拿着东西，很注意把有标签的一面朝上，以便实时观察。路过宠物用品货架的时候，他专门看了看，上面摆着狗粮和狗玩具，还有狗食盆和狗窝，总的来说，全都是给狗的。

他忍不住摸了摸右侧锁骨上那片白色细绒，有一瞬间感觉全身都不自在。

他迅速离开了这个货架。

第12章 幸福超市12 特殊商品，导购阴招

卖生食的柜台并没有专门来切肉的人，而是直接打包好的肉，上面整整齐齐贴着标签。

菜肉，500g，保质期3天

桂肉，100g，保质期7天

除了这两种肉类之外，生肉柜台并不售卖其他商品。

与一连排成包的菜肉相比，桂肉的分量少得可怜，只有四五份；肉的形状颜色千奇百怪，除了其中一包和菜肉类似，其他的有的发紫，有的干脆是一根长着长指甲、皮包骨的手指。

这让陈韶不禁想起了妈妈带回来的孜然肉片。

想到自己口袋里现在装的东西，陈韶已经知道桂肉到底是什么了。

不过，既然桂肉是商品，那么它就不可能是正常的付款手段了，拿桂肉换桂肉的举动未免太过滑稽。

那么，哥哥让自己带上它，是为了换取什么呢？

陈韶在生肉柜台边上只停留了几分钟，并没有拿什么东西。他现在已经没有必须食用菜肉掩盖人类身份的需求了，因此也没对菜肉出手，走向蔬菜销售的地方，简单地挑了些家里餐桌上吃过的蔬菜，就继续在超市里逛着。

不出意外地，他并没有看到什么“超市最里侧的药品销售区”的出现，反倒是在这个过程中偶遇了好多次巡逻员。

巡逻员的制服和警卫的一模一样，也携带短棍，只不过在腰间多别了一个黑色瓶子。他的精神面貌与警卫们相比，明显更萎靡瘦削一些，眼神却也更加锐利警惕，并没有小区警卫那种沉稳可靠的感觉。

就在他又一次偶遇巡逻员之后，在售卖饮料的货架旁边，看到了穿着绿色衣服的人。

那是小区超市导购的制服。

出现在他面前的“导购”是个外表三四十岁的中年男人，长相憨厚，给人的第一印象相当老实。他脸上摆着爽朗的笑容，右手在陈韶尚未发觉时搭上了陈韶的肩膀。

“小朋友，你有需要的东西吗？”“导购”问，“我可以告诉你你需要的东西在哪里。”

【超市不存在导购，如果有人询问您的购买意向，或向您推荐商品，请无视他，它并不存在。】

陈韶垂下眼睛，假装自己正在认认真真查看货架上的商品，却觉得肩膀上的压力越来越沉，仿佛那里不是放了一只手，而是压了个铅球。

“幸福超市什么都有，”“导购”如数家珍似的介绍道，“我记得上个星期才进货了一个美术老师的橡皮擦，上个月童话王国寄来了它们的纪念品气球，小孩子们都很喜欢。还有一台自动清扫机器人，养狗人士无法抗拒的诱惑。怎么样，有你喜欢的吗？”

陈韶心中一动。

“导购”提到的这些东西都很有针对性。

橡皮擦——针对漫画家。

小孩子们都很喜欢的纪念品气球——针对鬼娃娃。

养狗人士——针对徐莹。

这就是幸福超市售卖的特殊物品？能够让人类短暂逃离对应怪谈的东西？

如果是这样，那么在污染状态下人类能看到幸福超市的入口，反倒是一条救命的途径了。

陈韶心思急转，面上却八风不动。导购的声音变得有些急切，肩膀上的压力也越来越重。陈韶却发现这理应把自己骨头直接压断的力道其实并没有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也就是说，只要能顶着精神压力无视“导购”，他就是安全无恙的。

第三条规则是正确的，至少遵从它不会出事。

不过，“导购”也太坚持了。

陈韶看了一眼手表，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一十三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在这个角落里僵持了十几分钟，如果再僵持下去，他的腿就要受不了了。

旁边“导购”依旧喋喋不休：“如果这些您都不喜欢，还可以给您介绍一下我们超市的特色酒水服务，无论是低度数的果酒起泡酒，还是高度数的白酒，我们这里都有……”

听到“酒”的那一刻，陈韶心头不知为何涌起一丝厌恶来，他近乎本能地狠狠皱起眉头，又在理智的压制下迅速平复。

然而“导购”已经注意到了他一瞬间的神色变化，他说酒说得更起劲儿了。

【超市内售卖酒水，如有需要，请向收银员咨询。】

【请您不要在超市内购买酒水，如果您在超市里看到有人购买，请立刻通知巡逻员，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处理。】

但是现在向他推销酒水的是不存在的导购。

如果求助了，就算是“注意”到了导购；如果不求助，又或许会被【酒】污染。

这是个死胡同。

陈韶低头摆弄着一瓶橘子饮料，狠狠闭了闭眼。

不行，重新思考，这次不从事件分析，只看实体。

“导购”“酒水”“超市”“巡逻员”。

其中巡逻员隶属于超市，肯定要遵守超市的规则，可以视为一体的。

有关【酒】的超市规则存在矛盾，一方面说要向巡逻员举报，一方面可以询问收银员购买。从【家】和【幸福小区】的规则来看，【酒】和小区、小区居民明显处于不同立场，自己刚刚本能的厌恶也说明了【家】与【酒】的敌对关系，只要【超市】还属于【小区】，【酒】就绝不会是正常的商品。

购买这件事可以直接排除了。

但是举报是可行的吗？陈韶持保留态度。

至于“导购”，超市规则明确说明“导购”不属于超市工作人员，它要么是真的“不存在”——现在来看明显不是，要么就是和药品销售员一样的“编外人员”。它售卖的那些特殊商品，或许也的确不属于超市，就像【酒】【邪典衣】一样。

或许，无视导购这条规则的目的是避免顾客购买酒水，或者避免顾客要为自己买不起的东西付出代价。

想到了这些，陈韶也没急着搭话。导购可以接触这件事不过是他的一个猜测，没有真凭实据，他自己也拿不准，还是先等等看，如果时间长了它就自己走了，那陈韶也不必冒着触犯规则的危险去接触它了。

现在是晚上八点十六，距离睡觉时间还有一个小时四十四分钟，如果刨除洗漱收拾和走路的时间，他最迟要在九点半之前离开，这才算保险。

陈韶抬起左手，右手食指在9和6两个地方点了点，又指了指自己的耳朵，比了一个打电话的手势，然后继续装作专心致志地观察货架上的商品。

说起来，自己好久没喝过饮料了，妈妈又不太支持，下次来的时候，还是买瓶橙汁去顾怡静家喝好了……

等待的时间太过漫长，陈韶一边注意着旁边导购的动静和手表显示的时间，一边想一些有的没的来舒缓神经，防止过于紧张反倒出事。

忽然，一只手从陈韶右侧伸过来，利索地揭掉那瓶饮料上的标签，并且反手就粘到了陈韶身上。

货架尽头出现了一个穿着橙色制服的人，她手里拿着外形类似杀虫剂的橙色包装的喷剂，脸上戴着同色的口罩，正朝着这个方向投来疑惑的眼神，几秒后，她推着清洁车走了过来。

来不及思考更多，陈韶一把将标签撕下来，重新贴回瓶子上，但当他挪开手时，那标签却并没有黏上去，而是丝毫不带停滞地滑落下来。

好在，清洁工已经停下了脚步，正站在不远处，眼神惶惑迷茫。

但也不过是几秒钟的时间，那迷茫便消失不见。清洁工看到前方有顾客在，立马拉了拉头顶的帽子，推着车子转身离开了。

陈韶舒了一口气，随即，他看向导购。男人已经一副成竹在胸的样子，满脸堆笑地看着陈韶。

也是真够阴的。

稍微一想就能明白，清洁工不会靠近客人，如果她靠近，就只能说明在她眼里自己已经不是客人。

这中间起到身份转换作用的就是那枚标签。

标签的作用之一就是识别商品……如果真的让清洁工靠近，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两害相权取其轻，事到如今，陈韶只能正视导购了。

“小朋友，你真的对我的商品不感兴趣吗？”

陈韶微微眯了眯眼：“你需要什么？”

导购指了指他的左边口袋：“一份换一份，谁也不吃亏。”

原来那块肉是用在这里。

“需要我去前台结账吗？”他故意问道。

导购脸色微微一变，又很快恢复正常：“我们不是一个体系的，你在我这付完账，就不用在前台结了。”

陈韶沉默一会儿，说：“我可以和你交易，但你要告诉我你的商品是从哪儿来的。”

“每天会有人来送两次货，如果现在没有你要的，可以预订。”导购一下子兴奋起来，他迫不及待地回答了陈韶的问题，然后向陈韶伸出手，“你需要什么？”

超市也是一天送两次货。

难道是一起的？

如果是一起的，超市知道这件事吗？

这个念头在脑子里转了一圈，然后就被搁到了一旁。陈韶慢条斯理地继续询问：“超市不允许我交出身上的东西，我们出去再说吧，反正也不用在收银台付账不是吗？”

导购的神色变得比刚刚还差，他阴翳地看了收银台的方向一眼，不得不咬牙承认：“直说了吧，我出不去。你把桂肉给我，不会出事。”

顿了顿，他阴着脸半是威胁半是利诱：“刚刚跑进来那个女人，是你认识的人类吧？她被许先生盯上，活不长了，你买我的东西，她还能活着。”

陈韶突然笑了：“你居然饿到了这种程度吗？”

居然会用人类来威胁一个它眼中的怪谈存在，可真厉害。

第13章 幸福超市13 达成约定，新的总筹

导购仿佛一只漏了气的气球，在陈韶的这句话下迅速干瘪起来。它毫无光泽的皮肤紧紧地包裹着骨骼，仿佛一具长了杂草的骨头架子。破旧的衣服空空荡荡地罩在身上，透过破洞能看到它根根分明的肋骨。

陈韶觉得很有意思。

空守着超市这么大个资源，结果却活生生饿到这种程度，该说是太蠢了，还是该说是报应呢？

导购售卖的东西指向性太强了，它售卖这种救人性命的东西，却也向顾客推销夺命的酒精；它能和超市一同进货，却被超市的规则排挤着、防备着、否定着、约束着；它同时与救人、害人相联系，也同时与小区内、小区外直接相关。

除了超市的背叛者，陈韶想不出别的解释。

总不能是烈酒推销员进入超市后痛改前非选择销售救人物品，后又狗改不了吃屎重操旧业吧？

看导购的样子，恐怕已经被困在超市里很久了，也难怪见到一块肉就闻着味儿狗一样巴巴地凑上来。

说实话，陈韶不喜欢背叛者，尤其眼前的导购背叛的似乎还是人类一方，但是现在天选者们还有用得到它的地方。

——那些东西如果真的有用，说不定能救人一命。

不过，现在还是不能给他。

“我明天下午三点到五点之间会来超市一趟，”他说，“到时候我会站在入口的栏杆旁边，我需要橡皮擦和气球。”

超市规则禁止把身上的物品交出去，对于这种真假不明的规则，能不违反还是不违反的好。到时候如果因为障眼法或者其他什么规则而把自己的门卡交出去了，至少他还能及时去物业补办。

“对了，我住在13栋4单元1203，我还有一个爸爸，一个妈妈，一个哥哥。”

对话到这里基本就宣告结束了，陈韶自信以对方这种八百年没吃到饭的架势，暂时没胆子攻击可能的交易对象，不过能搬出哥哥狐假虎威地吓一吓对方，也是增加生存率的方法。

导购挣扎了一会儿，果然还是同意了。它也没变回最开始那副正常人的样子，而是作为一副骨头架子晃晃荡荡地指了指一个角落：“你认识的那个人类跑到小邱那边了。这两天经理不在，她估计都饿坏了，我看悬。”

小邱？

经理不在，饿坏了……

陈韶心中一紧。

导购的话让他产生了不妙的联想。一个遭受了严重污染的普通人类，正面撞上饥饿的怪谈，还有多少活下来的可能性？

他不愿细想，只匆匆问道：“小邱是药品销售员吗？”

导购点头：“就是她，这小妮子是个死脑筋，让她待里面就真不出来了，傻哟。”

所以药品销售员小邱并不能离开药品销售区？

“她卖的东西和你卖的用途一样吗？”

导购咧嘴笑了：“说一样也一样，说不一样也不一样，反正人类都用得上。”

那恐怕【药】确实是能够抑制或祛除污染的东西了。

陈韶犹豫了一下，还是问了出来：“你能接触到小邱吗？”

导购眯眼笑了：“我说能接触到，你信吗？”

不信。

陈韶又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八点四十三分，距离宵禁时间还有一个多小时。如果他在超市外丢了门卡，还有机会补办。

“我们去门口。”他言简意赅地说道，“请你帮我把桂肉送到药品销售区，交给小邱。作为回报，明天下午我会多给你一块。”

他盯着导购的眼睛，缓缓道：“如果你没有做到，明天下午你就拿不到任何东西……我有办法知道那个人类的情况。”

他们在超市门口的围栏那里完成了交接，陈韶口袋里的门卡安然无恙。他静静地看着导购消失的身影，微微叹了口气。

希望藤野雅子能活下来。

怀着这样沉重中带有一丝希冀的心情，陈韶走出超市。

7栋对面，等着他的已经换了个人，变成了朱莉安娜。

红发女人眼眶微红，等到陈韶走到她旁边，才说道：“为了分摊风险，我们轮着来等你，顾女士和沃兹先生刚刚离开没多久。”

随即，她压低了声音：“松本先生接到了提示，汉森已经……已经牺牲了，是许先生做的。”

陈韶有一瞬间僵硬。

“藤野雅子可能也牺牲了。”他缓缓说道，“她去了【药】在的地方，我看不到那里。超市导购告诉我那里有个很饿的存在，我用一些方法让它送了一口肉进去，或许有用。”

场面一时寂静无声。

他们都还是新手天选者，哪怕在电视网络上看多了死亡，骤然发现同伴死了两个，一时间都难以平静。

朱莉安娜闭了闭眼，胸前划了十字，低声祈祷：“愿上帝保佑他们。”

她停了几秒平复一下心情，继续说：“那边还说，【药】能祛除污染，应该是其他地方的人已经验证过了。”

说到这里，她就停住了

陈韶问：“只有这些吗？”一次机会只传递了这么点信息？

朱莉安娜略有些尴尬地笑了笑，没有言语。

陈韶就没有再问，而是说起了自己的收获。

“只要能看到超市的人都能进去，但是正常出来必须要有门卡。”

“幸福超市导购那里可以用怪谈的肉交换一些抵御怪谈的物品，包括对漫画家、鬼娃娃和徐小姐的。”

这条信息很重要，对于时刻行走在污染边缘的天选者来说无异于枪战中的防弹衣。

果不其然，朱莉安娜眼前一亮，随即又暗淡下来，显然也是知道自己基本没可能获得这种东西。

她想了想，叹了口气摊牌：“樱花国那边告诉松本先生，想办法获得门卡，实在不行就从你这里下手……这个消息本来松本先生没说出来，还是顾女士和沃兹先生看出来不对劲，强行问出来的。”

当然，谁也不能确定松本长光说的是不是实话，但是即使是假话，恶劣程度也可见一斑了。

她紧接着又解释：“我刚刚不说不是为他隐瞒什么，毕竟顾女士也知道这件事，陈，我只是希望我们还能通力合作、共渡难关。”

恐怕通力合作是假，看看松本长光是不是真的能趁着消息不通的机会捡漏才是真的吧？

“我们的家现在还不需要新成员。”陈韶本能地脱口而出，语气冰冷，“如果他活得不耐烦了，可以来试试。”

随即，他又忍不住捂住额头，再一次感觉到【家】对他的影响如此巨大。

朱莉安娜并没有察觉这一点，她以为这是陈韶本人的强烈不满，只得苦笑。

她也不想站在松本长光那边，但是人总是要活在现实里的，而且她们国家的天选者和国民都需要值得信任的情报。

陈韶揉了揉太阳穴，和人对垒有时甚至比分析规则还累，刚刚又一连两个坏消息，他们可能已经失去了两个并肩作战的同伴。他没心情和对方争辩什么，只简单点了点头，告诉她自己要回家，明天早上七点超市门口见，就离开了。

回到家里已经是九点出头，家里依旧是离开之前的样子，窗明几净，卧室里还传来游戏的音效。陈韶绷紧了一整天的神经蓦地有些放松，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走进卫生间，把脑袋塞进水龙头底下，结结实实给脑袋来了个冷水浴。

冷静，陈韶，冷静，保持理性，保持思考。

他看着镜子里幼年状态的自己，在心里给自己催眠。

你今天就表现得非常好，很适合一个怪谈家庭，演技十分超群，如果哪天遇上娱乐圈相关的怪谈，还可以去竞争影帝。

他故作轻松地开了自己一个玩笑。

藤野雅子的死和你无关，没有关系，你只是为了躲避危险才躲起来的，你并不知道那是天选者来了。面对严重污染的天选者，躲避是正确选择……

他狠狠地闭了闭眼，索性又把脑袋伸进洗手池泡了一会儿，才勉强平静下来。

放松时间就此结束。

接下来的时间，陈韶抓紧时间洗漱，又加班加点把作业以最快速度写完。

无论如何，在怪谈世界里，【家】是他真正的后盾，必须耗费心力维持——现实华国虽然更亲切可靠，但毕竟鞭长莫及。

哥哥依旧窝在床上玩游戏，只不过相比起之前，他杀人的速度明显变快了，手机几乎每分钟都在报数。那些白色碎屑不要钱似的从手机缝隙里喷洒而出，间或夹杂着一些绿色的痕迹。陈韶凑过去看了一眼，屏幕上的小人神色振奋，对面的角色则是相当萎靡，颇有迟暮之色。

这部手机快“死”了。

见他凑过来，哥哥低声笑道：“游乐场淘汰下来的旧货色，尝尝鲜还是不错的。”

哈，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自然规律诚不我欺。

“故事给我吧，哥。”他指指笔记本，“像你说的，收藏一下。”

哥哥自然没有异议，甚至给了陈韶一个具体的时间点。

陈韶看着哥哥玩了一会儿游戏，又问了几个问题：“咱们小区超市以前是不是和现在不太一样？还有童话王国是什么地方？”

哥哥暂停了游戏，饶有兴致地支着下巴问：“你碰见李向前了？就是超市以前那个导购。”

发现自己能毫无阻碍地说出来，哥哥哦了一声：“看来确实碰见了。”

“真聪明！”哥哥顺手弹了陈韶一脑瓜崩，“超市以前确实不是这个样子，以前人还挺多的吧，老李和小邱两个谁也能看见，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卖的东西也还都不错。现在嘛……”

他摇了摇头：“卖什么的都有，尤其是卖酒的那一家，能把人恶心死，折腾着折腾着就乱成一团麻了。要是再乱一点，说不定咱们也得搬家。”

说完，哥哥又看看陈韶，摸着下巴若有所思：“也不一定……”

“至于童话王国，是六区那边一个游乐场，小孩子都挺喜欢的，下次我可以带你过去看看。”

“好的，我懂了，谢谢哥！”陈韶干脆地喊了哥，看到哥哥又去玩游戏了，就转过去把这次的总筹拿了张纸一一写下来。

“怪谈：【幸福超市】

性质：【生存型副本】【目标型副本】

通关条件：

1. 生存满3天。

2. 保护目标。

3. 获得【药】，帮助目标祛除污染。

注：若规则降临现实世界，生存为第一要务，很可能无目标任务。因此以下规则针对个体生存而设。

阵营划分：

1. ‘幸福小区’，即包括小区居民、物业、超市在内的一系列规则（一定程度内可信任），如警卫、音乐家等。

注：幸福小区内部还分为普通住户、特殊住户、物业、居委会四部分，警惕居委会和特殊住户，可以视情况相信物业。

2. ‘外来者’，即包括酒、面具人在内的外来怪谈（必须警惕）

规则：

1. 幸福小区住有各族住户，提倡和谐社区，请注意文明生活。特殊住户被限制不能制造恐慌，如果遭遇危险，可以往人群中逃离。

2. 靠前居民楼更可能安全，靠后居民楼更可能危险，各楼栋规则可能不同，必须以本楼栋规则为准。

3. 物业工作人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信任，他们有时会帮助你。如果你遭遇了危险，可以寻求警卫的帮助。但是如果你有被污染的嫌疑，请谨慎考虑。

4.在面对外来者时，你可以向警卫和特殊住户寻求帮助，它们会帮你解决外来者，但是不要观看解决的过程，这或许会带来污染。

5.普通人不能进入物业4楼，只有特殊住户和持有工作证明的物业工作人员方可进入。4楼存在居委会，小心居委会工作人员，它们时刻想着吃掉你。

6.幸福小区居民众多，规则混杂，请务必注意遵守所有居民的所有规则。如果出现规则的冲突，以幸福小区规则为准。

7. 儿童服装应该是干净整洁、积极向上的，不会出现任何怪异图案，如果出现，不要观察！需要将其浸泡在黑色墨水中，接触时必须穿戴手套。

8. 儿童是危险的，尤其是穿着怪异服装的儿童。不要接触任何孤身一人的儿童，一旦看到，立刻远离。

9. 不要在夜晚遛狗，不要在夜晚出门。如果你在白天看到狗，请务必抚摸它，保持热情。

……

17. 如果你不幸遭遇污染，请立刻寻找幸福超市。幸福超市有着红色招牌、入口散发红光，超市内的药品售卖区或许能拯救你，但请提前询问经理最近是否在超市，等他在时再进去。

18. 幸福超市内的导购拥有一些能帮助你的东西，你可以接触，但是代价或许是你难以承受的。

19.危险大多来源于外界。如果你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躲避危险，那么尽量减少出门次数，减少陌生人之间的会面。”

第14章 幸福超市14 惊魂之夜，天选聚首（10000阅读人数加更）

夜晚，怪谈世界的天已经黑透了。十点多的时候，整个小区的灯都已经关闭，四下里寂然无声，连鸟叫声都匮乏。

忽而一阵犬吠声传来，“汪汪”的叫声起先只有一下，渐渐地却引来了其他地方的应和，从东到西、从北到南。犬吠声渐渐多了起来，有粗重的，有稚嫩的，有清越的，都带着欢欣带着快乐。

罗杰斯从睡梦中醒来，只看到窗外月光轻柔地从窗帘的缝隙中钻进漆黑一片的屋子，照亮了床侧的黄褐色木质地板，也照亮了墙壁上高挂的时钟。

已然十一点了。

邹女士春日桃花般轻缓妩媚的歌声伴着月光而来。

“只瞧她，削葱指捻胭脂色，怜花好似照月影，倒得一盏金琥珀呀，奉于诸公……”

这优雅婉转的唱腔里，却不合时宜地混入了不知多少狗叫，却让惊醒的罗杰斯着实松了口气。

外面的犬吠声仍不绝于耳，并且越来越大、越来越重。

犬群在接近。

他凝神听了片刻，往常总是暴躁着的脸沉凝一片。

罗杰斯小心地避开月光，从床的前半截下去，走到房门前，静静地拉开一丝缝隙，观察着外面的情况。

犬吠越来越近了，似乎就在楼下。隔壁蓦地传来一阵痛苦的呻吟，紧接着就是近在咫尺的犬吠。

细密的冷汗猛地流下他的脸颊，隔壁的大门被拉开，全身都覆盖着金色毛发的邻居走出家门。

她脸上原本还算端正的五官此时完全变了个样子，下半张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外凸出，还算挺拔的鼻梁上结出了一团黑乎乎的东西，长长的黑发竟一点点蠕动着缩了回去……

罗杰斯只看一眼，就觉得头皮发麻。他虽然胆子大，怪谈降临前也是去野外探险的常客，却也没法不为这般景象惊恐。

可是现在目标只有四个了，如果自己这一个再出事，他们完成任务就更是难上加难。因此，即便心中有着恐惧，他还是迅速披上夏凉被，走出门试探性地拉了白果一下。

白果停下了脚步，她站在0502门口不远处转过身来，眼睛在月光下发着幽光。

但她确实停下了，也没有旁的举动。

“白果！”罗杰斯低声喊着女孩的名字。

楼下的狗群像是感觉到什么一样，叫声猛地乱了起来，也大了许多。白果在这一声呼唤下略微歪了歪头，身上的变化却并未停止。

她只是在罗杰斯的阻止下停了五六秒，就无视了他的存在，重新转过身去，一步一步朝着楼梯的方向走去。

每走一步，邻居的身形就佝偻一分，毛发在月光的照耀下似乎也更鲜亮茂盛。楼下的狗群突兀地爆发出一阵欢喜的胡乱叫声，邻居便也随着叫了。

“该死！”

罗杰斯迅速回到房间中，不敢多看一秒，生怕重蹈藤野雅子的覆辙。

即便如此，他仍能感觉到耳边的唱腔清晰了许多，这让他越发不敢看——也没必要看了，他知道自己作为一个普通人类，走进月光底下就是找死。

\*\*\*\*\*\*

松本长光同样莫名惊醒了。

醒来之后，他首先注意到的不是外面的犬吠，而是隔壁传来的怪异的男声唱腔。

“琉璃为盏玉为箸，金做冠来银做衣，会逢好友千杯醉，又伴那娇娥、同我寻月啊……”

松本长光脑子跟在冰水里过了一遍似的，瞬间便清醒过来。

是【音乐家】！

但是他清醒过来又有什么用呢？难不成是为了听隔壁怎么死的？

松本长光心中暗恨——现在就这样，要么是隔壁的周涛意志力压根就不过关，一次污染都承受不住，要么就是他在此之前就被污染了，却一点没说！

他犹豫一下，也披上夏凉被，遮挡得严严实实地出门。

“砰砰！”

“周涛先生，你在吗？”他不敢太大声，害怕违反小区的规则，只能压低了声音，喊对方的名字，“周涛先生？周涛？”

门内的唱腔仍然继续着，没有丝毫停顿。

“今我得录琼林榜，拜官牧民扬河边……”

“挽的是，金翠满头飞仙髻；戴的是，和田翡翠叮当玉……”

\*\*\*\*\*\*

“我那边倒没再出什么事。”顾怡静看了看不远处站着的孙柏清，说道。

早上七点，余下的天选者们在超市附近会首了。

刚见面，罗杰斯和松本长光就迫不及待地说出了自己昨晚的遭遇。

“今天早上我又看见白果了，就是我那个目标。”罗杰斯神色萎靡，显见没休息好，眼睛倒还亮着，“她说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奇怪的梦，梦见她和我在走廊上说话。”

松本长光的状态比他还差一些，眼睛里都全是红血丝，陈韶还能闻到一点点浅浅的血腥味。

如果说罗杰斯没休息好基本都是心理压力的话，松本长光大半都是因为脑子里循环播放的曲子。其他人也都相差不多，除了陈韶以外，状态最好的还要数至今都还没遇上什么大危险的朱莉安娜女士。

连约书亚那个会装的都显得有些疲惫。

“0301的房间已经空了，”松本长光阴郁地说道，“早上物业有人来收拾了东西。”

约书亚忍不住揉了揉眉心：“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只剩下3个目标，其中一个被污染，两个甚至不确定是谁的？”

顾怡静抱着胳膊：“所以说是给了我们三天时间，其实时间根本不重要，恐怕不到三天就全死光了。”

她都给气笑了：“真是会玩文字游戏。”

“这不是它的老本行吗？”陈韶指了指天上，“一天、两天都在三天内，它数学真不错。”

天选者内心集体开喷。

他们沉默一会儿，遭受污染最严重的松本长光说道：“各位，我已经能看到超市了。或许目标他们也能看到，他们可以自己进入——但是我并不知道现在药品销售区能不能进入。”

“经理昨天不在，今天不清楚。”陈韶说，“但是我猜现在小邱可能已经吃饱了。”

氛围有一瞬间的怪异，不知道是因为他们可能牺牲了一名天选者的惨烈事实，还是因为陈韶提起她时那种轻描淡写的语气。

陈韶看了他们一眼，竟然笑了。

“我住在医院里这几年，病友我都送走三四十个了。夜里咽气儿的，大白天受不了疼跳楼的，把自己氧气管拔了的，还有被自己孩子活活捂死的。医院这地方，住久了你就知道了。”

他垂下眼，疲惫地闭了一会儿，再抬起头来又是一副冷心冷血的样子。

“我昨天试着救她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奏效。如果她还活着，现实应该会联系我们中的某个人。”

他只解释了这一句，就没再说藤野雅子的事情，而是转而说道：“我今天下午会去和老李交易，如果顺利的话，至少你们活过三天的机会会大一点。”

陈韶看了松本长光一眼：“我会问老李关于小邱的具体情况的。”

松本长光脸上有些许不自在，还是鞠躬道歉并道谢。

等到陈韶说完，约书亚开口道：“宋良泽先生并没有什么异状，两个都是，但是我和朱莉安娜早上都开始听到音乐声。”

朱莉安娜点了点头，面带沉重：“沃兹先生昨天见过蓝衣服的，还看到了……但是我一直都在前几栋来回巡逻，根本没遇上特殊情况，我想不明白是什么时间的污染。很可能……”

她看了孙柏清一眼：“是这些目标本身就有问题。1栋的周先生、3栋的白小姐、6栋的两位宋先生和8栋的孙先生，都很有可能是导致我被污染的原因。”

所以离得太近自己会被污染，下场就可能是迷失在怪谈世界，或者直接死掉；如果离得太远，目标什么时候出事的都不知道，通关就完全失去了可能性。

不过，相比起其他几个天选者要冒的风险，她已经足够安全了。

她没有直接说出来，也害怕别人提出之后要换人接替，尤其是害怕作为主导者的陈韶安排她的同胞来接替。但是在场的其他人都没有对此说什么，这也让朱莉安娜不禁松了口气。

顾怡静接着说道：“我也听到了音乐，不过这不奇怪，我昨天见到了漫画家。晚上的时候我和同一层的孙柏清也遇到了之前那些情况，但还能撑得住。”

“14层的孙柏清还是老样子，跟汉森……”她停了一下，“跟汉森还是老样子说着话，看上去很正常。”

“我必须看着假汉森和两个孙柏清，不能做其他行动了。”

就在众人要散去，各做各的事情时，罗杰斯仿佛下了什么决心似的，开口道：“我会去试试成为收银员。”

面对一堆诧异的目光，他径直瞪回去：“看什么看，我又不是去找死！”

说完这句话，他语气稍缓：“现在超市的很多规则都还是我们猜的，根本就不知道真假！与其等着进药品售卖区，还不如我自己进去看看具体情况——反正白果只有晚上会出去，白天不会有什么危险，没什么看守的必要。”

罗杰斯盯住陈韶：“华国的小子，你必须帮我。”

第15章 幸福超市15 两段谈话，目标死亡

就此，陈韶决定上午和罗杰斯一起行动。

离开之前，顾怡静把陈韶拉到了一边，其他天选者看不到的地方。

这个做事雷厉风行的女人主动地蹲下来，她犹豫了一下，伸出手摸了摸陈韶的脑袋，面上少见地有些不好意思：“你还好吗，陈韶？”

陈韶可以笑得毫无破绽，他很擅长这个，擅长用微笑面对担忧他的同学师长、面对医生护士、面对他现在的哥哥。

但他只是勉强地扯了扯嘴角，低声回答：“我没事。”

顾怡静担忧地看着他。

陈韶微微偏过头去，只说：“我现在比你们所有人都安全得多，哥哥不会放任我死的，不用担心。”

顾怡静只是静静地凝视着他，忽而问道：“你休息了几天？”

这个问题她下午的时候就想问了，但是碍于当时都有重要的事情要做，目标的保护才是第一优先级，就没有问出口。

天选者既然留在怪谈世界，就不可能龟缩在安全区，在比较安全的情况下出门探索才是利益最大化的选择。但是陈韶甚至还没见到过物业的规则。

他们没有在这个世界看到几月几号这样的日期，却能看到今天是星期几。

今天是第二次怪谈的第二天。

今天是星期三。

或许，陈韶根本就没有休息的时候。

在同伴的注视下，陈韶只是平淡地回道：“一个晚上。”

顾怡静说不出话来，也许生死之间就是容易产生感情，明明知道眼前的是个和她一样优秀的成年人，她却禁不住眼睛有些发酸。

但这里从来不是能流泪的地方。

她最后只是伸出手去，给了对方一个拥抱，也是给自己。

“辛苦了。”她说。

这场短暂的安慰只花费了四分多钟，罗杰斯一反常态安安静静地等在原地，眼睛一直盯着超市的方向，显然陷入思考。

陈韶走到他旁边，还没开口，男人警惕的目光便利剑一样射过来。

“走了。”陈韶说。

罗杰斯的眼神在陈韶微微发红的眼眶上停顿一下，低声嘟囔了一句什么，陈韶没有听清。

“十点之前我会一直在生活用品区，如果到时候还看不见有问题的商品，就直接去前台要东西。”罗杰斯说，“华国小子，你可得看紧我，万一我运气不好被打死了，你至少得把情报都记下来。”

说到这儿，男人居然哈哈笑了两声：“要真是那么倒霉，临死前我就唱《Killing in the Name》。那个唱歌的臭婊子整天唱的那些玩意儿娘们唧唧的，哪儿有摇滚带感！”

陈韶不由为之侧目。

“出问题的概率不大。”他说，“从整体的规则上来看，物业还是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人类的……”

“一定程度上。”罗杰斯重复一遍，又露出了那副讨人厌的嘴脸，“哈，华国人。”

陈韶没忍住揉了揉太阳穴。

看在对方是个愿意冒生命危险的勇士的份儿上。

他们走进超市。以防陈韶特殊身份的影响，只有罗杰斯进入了生活用品区，陈韶则是一直站在中间的过道上，留神里面的动静。

与此同时，回到6栋的约书亚和朱莉安娜却遭遇了麻烦。

他们看护的对象在八点多的时候出了门，一直注意着对方的两人不约而同地装作恰巧也要出门的样子，和对方临时搭伴下楼。

他们在电梯里遇到对方时不可谓不惊讶。两个可能的目标同时出门，很难不出点什么事情。

朱莉安娜提起警惕，她看了一眼约书亚，想到昨天他直面了怪谈，精神状态想必比自己更差一些，犹豫了一下，略微加快了步伐，抢先一步走出电梯。

小区的公共场合应该还是比较安全的，应该也不至于有什么开门杀吧。

“小莉，怎么走那么快？”和她同一楼层的0902宋良泽是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穿着一身休闲西装，身材虚胖，细看之下有些猥琐，他跟上朱莉安娜，右手就抚上她的肩膀。

朱莉安娜微微侧身躲了过去，面上还是妩媚一笑：“楼里空气不太好，我想快点出去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0902宋良泽笑道：“我倒觉得挺香的，你喷了香水吗？”

朱莉安娜根本不想和目标说话，她只是笑笑，就接着往前走。

但是紧接着，她停下脚步，原本因为嫌恶而和0902拉远了的距离也被她迅速缩短。她抓住0902的右臂，转头就往后走。

一群小娃娃从拐角处走了出来，兴高采烈地左看看右看看，他们身上的衣服隔着四五米的距离都线条分明地印在了人们的瞳孔中，黑红色的线条在空气中扭曲蠕动。

回6栋去！

约书亚也看到了这群孩子，他二话不说也转过身去，连带着1001宋良泽一起。

然而，还没走几步路，他们的衣角就被拽住了，下一秒，那群孩子腐烂起泡的脸就举到了他们面前。

五张嘴巴一同张开：“叔叔，阿姨，你们为什么要躲着我们？”

“叔叔，阿姨，你们不喜欢我们吗？”

“叔叔，阿姨，我的衣服不好看吗？”

“叔叔，阿姨……”

“卧槽！！！！！！”1001宋良泽被吓了一大跳，他看着这五个孩子，神色登时惊慌起来。他兔子一样跳起来，还没来得及逃跑，就被旁边的约书亚按着肩膀死死地钉在了原地。

“早上好，小朋友们。”金发碧眼的灯塔人笑眯眯的，按着宋良泽的手背已经泛起了青筋，“你们非常可爱，我们怎么会不喜欢你们呢？只不过哥哥们出门忘了带东西，临时想起来，肯定得回去拿。”

小朋友们齐齐歪了歪脑袋，脸上的泡疮在这样的活动下破裂，流淌出黄色的粘稠组织液，空气中充斥着硫磺的刺鼻气息。

“可是这个哥哥好像很害怕的样子。”

旁边的宋良泽忍不住尖叫，顿时挣扎得更加厉害，约书亚几乎都按不住他。

他心中暗骂一声蠢货，上前一步挡在宋良泽身前。

“怎么会，他只是想到了家里的煤气还没关，再不回去可能会爆炸也说不一定。”

小朋友们一副恍然大悟的模样，他们脸上洋溢着欢快的笑容，语气甜甜蜜蜜的：“好像是诶，哥哥好像快爆炸的样子啊嘻嘻”

约书亚只感觉背后一凉，本能地一个侧身，右手反扭过来接住了宋良泽的拳头。

原本瘦弱腼腆的宋良泽此时双目赤红，眼角几乎裂开，神色狰狞。约书亚观看过全部类别的失败录像，他很清楚这种攻击性极强的表现就是被鬼娃娃或者说邪典衣污染的证明。

“他们走了。”朱莉安娜提醒，她同样被鬼娃娃们威慑，不敢离开。

至于她旁边的假宋良泽？装的挺像回事儿，倒在地上甚至还吓尿了，一看就是漫画里的炮灰丑角。

是的，假宋良泽。

在鬼娃娃们直接忽略离他们最近、转身最快的朱莉安娜和假宋良泽之后，朱莉安娜就认定了身边这个宋良泽一定是假货。再加上之后真宋良泽很快就被邪典衣污染了，她就更加确认了这一点。

约书亚听到朱莉安娜的提醒，立刻心上一松，右手当即用力，直接卸掉了宋良泽的腕关节，左手同时攥住对方的另一条胳膊，一个翻身借力就将其从上往后掰到了后背。

如果宋良泽还正常，他不可能挣脱这种禁锢，然而在污染状态下，他丝毫没有收力，完全违背了人类保护自身的本能，不顾自身损伤，剧烈地挣扎暴动，连脖子都扭曲过来，伸着脑袋去撕咬。

约书亚经受过严格的训练，即使是压制这样状态下的宋良泽，也不在话下，顶多多费一点力气。他死死按住宋良泽，抬起头来，眼神示意朱莉安娜迅速离开。

朱莉安娜会意，马上壮着胆子搀住假宋良泽的胳膊，把他硬生生拽了起来。

假宋良泽绝对不能在这里待着，一旦它暴露出，他们就要同时面对两种怪谈了。

朱莉安娜刚走不久，黑衣警卫们就不知道从什么地方跑了过来，一个个严阵以待，朝着约书亚掏出了警棍。

该死！

约书亚立刻喊道：“快帮帮我！宋良泽突然发疯了！”

警卫们面面相觑，其中一个身材较为壮硕的先一步走上前来，一个警棍直接砸到了宋良泽的后脑勺上。

宋良泽一下子安静下来，不再攻击，身体却还不住地剧烈抽搐着，活像是一条蹦到岸上濒临脱水的鱼。

警卫一把拉起约书亚，带着他迅速后退。就在他们距离宋良泽两米左右时，宋良泽身上传来了什么东西破碎的声音，好像有什么小虫子在他的皮肤下窜动，密密麻麻的。片刻，那细密的凸起就涨大破裂，黄色的流脓布满他的全身，又往地面上流淌。、

不过半分钟，宋良泽的身体连带着衣服，就全部化成了一滩恶臭的脓液。

第16章 幸福超市16 接连危机，员工入职

约书亚脸色微微发白，他看了宋良泽最后的遗留一眼，转身抓着壮硕警卫的胳膊就开始干呕。

警卫们的眼神从警惕变为担忧，其中一个精瘦的警卫掏出对讲机，朝着对面汇报：“已经结束了，没进超市，他的同伴按住了，在6栋1单元门口。对，有几个人看见了打架，已经被驱赶了，不过他的同伴看到了全过程……好，我们现在就过去。”

放回对讲机，精瘦警卫朝他们走过来，在壮硕警卫耳边说了什么，他们看了依旧装吐的约书亚一眼，由壮硕警卫拍了拍他的脊背，安抚似的说道：“没事了，已经没事了，先生，我们去物业办公楼吧，那里很安全，我们会保护好你的。”

约书亚虚弱地点了点头。

他魂不守舍似的又瞥了那边一眼，又受惊吓似的匆匆别过脑袋，断断续续地问：“请问……良泽他……”

壮硕警卫又拍了拍他：“会有人来收拾的，别想了，想太多不是好事儿。”

说完这句，警卫就半强迫式地将约书亚带到了物业办公楼一楼的接待室。

留下来的正是精瘦警卫和壮硕警卫，一个人坐到约书亚对面，另一个人站在门口，不知道是在防备里面还是外面。

【物业工作人员服务守则2：一般情况下，警卫和清洁人员不会来到一层，如果您在一层看到了他们，请将其送往二层宿舍。】

所以这算是特殊情况，还是说这条规则有误？

约书亚暗自对警卫提高了警惕。

“说说吧，到底怎么回事儿？”警卫宽泛而缺乏指向性地问。

约书亚端着他们倒的温水，假装回忆：“大概八点多的时候，我想出门转转，到楼下的时候就看见……宋良泽在我前面走，正好有一群小孩从7栋旁边那条小路拐进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撞到了一起。然后那群小孩走了，我有点担心，就去看看，谁知道……”

他仓皇地看了警卫一眼，仿佛要从他们身上汲取一些力量。

“然后就是你们看到的那样了，我平时有锻炼，也练过一些招式，结果差点就压不住他了。”

警卫低头沉思。

过了一阵子，他突然举起拳头直冲约书亚的脸颊而去！

约书亚瞳孔一缩，当下就想反击，但还是硬生生止住了力道，直到脸上一阵疼痛传来，他才惊醒似的，抓住精瘦警卫的小臂，蹭一下站起来，松开手就往角落里退。

“你们干什么！”

眼见着居民惊怒交加，眼神还带着恐惧，警卫这才放心下来，举着手道歉。

“抱歉，我们是害怕你也被污染了，先生，你刚刚看到了，被污染的人有多可怕。”

约书亚仍警惕地倚靠在墙角，眼神不住地在两个警卫之间来回转。

污染。他无声地重复着。看来这一次倒是因祸得福，宋良泽也算死得其所。

得益于他优秀的演技，接下来的一段时间，警卫主动讲了一些这个小区的情况，最后朝着他发出了邀请：“王先生，您也看见了，这个世界其实很危险，虽然幸福小区有规则保护，但是作为普通居民还是很有可能出事，更别说您近距离接触了那些孩子……如果您愿意，我们很欢迎您成为我们的同事。”

他的诚意倒是很足，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涉后，一本小册子直接塞到了约书亚手里。

约书亚低头一看，顿时脸色大变。

另一边，时间倒转到半个多小时前，朱莉安娜拽着假宋良泽离开的时候。

朱莉安娜一路连拖带拽地把假宋良泽拽到了6栋门口，她累的气喘吁吁，只想踹死这头拖后腿的肥猪，但是对其真实身份的畏惧还是让她把这股掺杂着恐惧的怒火压了下去。

“好了，没事了。”她不得不装作关心的样子，好声好气地安慰，“6栋说了未成年人不能进入，他们应该进不来，我们快进去吧……”

话音还没落，一个熟悉的人影就出现在单元楼门口。

是汉森。

朱莉安娜脸色一变，旋即又换上一副笑脸：“汉森，你来得正好，快来帮忙，宋先生站不起来。”

汉森却是满面怒火，他气冲冲地闯进来，冲着地上的人就是一脚，嘴里开骂：“就是这个猥琐的家伙敢占你的便宜？”

朱莉安娜默默往后退了一步，也不敢接话。

从身份来说，对面这个已经不是汉森了；从事情来说，占便宜是真的，但是汉森本就不应该知道这件事；从时间来说，她刚刚意识到这个宋良泽是假的，就来了这么一场戏。真的是哪儿都不对劲。

直播间也懵了。

“我看的八点档？”

“这不会就是漫画家画的剧情吧？怪不得它房子那么破……写这种狗血剧情，扑街可太正常了”

假汉森还在对假宋良泽拳打脚踢，朱莉安娜见势不妙就准备跑，结果门口又出现了一个人。

如果藤野雅子在这里，就能认出来，这就是被她推到漫画家面前送死的邻居。

这女人一上来就抓住朱莉安娜，浓重的油墨味道从它身上传来，两个人肢体接触的地方异常冰冷。

她是林森的前女友，不满林森喜欢自己……真烦人，林森看不上对方，管她朱莉什么事？

朱莉安娜脑海里蓦然蹦出这么个念头来，她连忙挣脱对方，连连后退几步，就想跑进单元楼内，尽快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然而正待后退时，一股不知从何而来的力道却死死抵住她的后背，令她无法再移动一步。

该死，刚刚她为什么不直接跑回单元楼里面去！至少在单元楼里，规则上禁止打闹。

出演着滑稽闹剧的三个假人在她后退时纷纷抬起头看她。假前女友还好，本来就是盯着朱莉安娜看的姿势。假汉森和假宋良泽却本来在单方面的暴打中，此时却维持着原本的姿势，扭断了脊椎，直愣愣地瞪过来。

三句全然不同的话从他们口中吐出，一个说她贱，一个骂前女友没事找事，一个苦苦哀求，语调均是平平，如同机械。

就好像一张同时有三个角色说话的漫画分镜。

“你们都分……”刻薄的话脱口而出，朱莉安娜心上发狠，当即死死咬住舌头，力道重得直接咬掉了一截舌尖，鲜血登时便从创口处汩汩流出。她害怕血腥气引来其他怪谈，就直接一口口自己吞了回去，连带着那小截舌尖一起。

她依旧试着往身后单元楼里跑，不出意料，依旧无法后退。

眼前三个假角色在她手动截止台词之后，形貌也越发怪异了起来。如果说方才它们的模样虽然可怕，但还能说一句人样，现在就慢慢变成了纸片一样的画风，皮肤、头发、衣物全都蔓延开纸张的纹路，身形也迅速变薄。

朱莉安娜脸色惨白，既是因为剧痛，也是因为绝望。

她眼睁睁看着三个怪谈造物朝着她围拢，六只褪了色的手朝着她的身体而来。

她死了。

\*\*\*\*\*\*

陈韶这边，事情倒还算顺利。

八点四十七分时，罗杰斯成功得到了一件过期商品，那是一件不应当出现在生活用品区的菠萝啤味碳酸饮料，生产日期显示为2月份，保质期则只有短短3个月。拿到这件商品时，他迅速看了一眼手表，发现距离他上一次查看手表，虽然体感上才过了两三分钟，实际上却已经过去了十七分钟了。

罗杰斯不敢停留，他拿起饮料，立刻走出生活用品区，走向收银台，陈韶缀在他身后两三米远的地方。

他把饮料交给了收银员。

收银员的脸色立刻变了，他忙不迭从柜台下面掏出了一个透明袋子，里面放着的正是一套红色的夏季衣物。

紧接着，收银员就拨打了有线电话，不一会儿清洁工就从服装区匆匆拐了出来。

陈韶还想再看一会儿具体情况，前面罗杰斯却已经示意他要离开了，他想：罗杰斯不会不想要情报，既然这么匆匆忙忙的，肯定是拿到制服或过期产品后有了变故。于是只好丢下这边，跟着他也匆匆离去。

出了小区超市的门，罗杰斯右拐，没走几步就到了幸福超市的入口。陈韶眼睁睁看着罗杰斯消失在红光里，才意识到之前自己进去时在别人眼里可能是个什么形象。

这途中，他们没有说一句话。

罗杰斯抓紧制服袋子，心跳如擂鼓，他快步走到红色制服的收银员面前，按捺心中的怒气：“我来入职。”

收银员看了罗杰斯一眼，也不废话，直接指路：“这条路尽头有个小门，进去之后下负二，左手边第一间就是更衣室，换完衣服去右手第一间经理办公室，快！”

楼梯是东西方向的，下了楼左拐就是一条短走廊，左右各两扇门；直走则是左侧一连串的小门。罗杰斯正在紧要关头，并不多看，听着吩咐直接进了更衣室。

楼上，陈韶走进超市，由于导购还在里面，他担心进去会再次被盯上，就只站在超市外面。

收银员朝他走了过来。

第17章 幸福超市17 无用之功，徐莹问话（阅读累积15000人加更）

“你好，先生。”红衣收银员微笑着说，“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吗？”

陈韶眼神带了丝异样。

这还是除了黑衣警卫外，第一个在知道他不对劲的情况下还敢主动凑上来的人。

陈韶看了一眼收银员工牌上的名字：吴大伟。

“没有，我只是随便看看。”

吴大伟继续微笑：“不好意思，您在这里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营业，能请您离开吗？”

陈韶更惊讶了。

这么硬气的吗？

看来幸福超市的确很有底气。

“这也是你们的规则吗？”他装作好奇的样子，问。

收银员说：“这倒不是，但是您一直站在这里，容易和其他客人打起来。而在超市外面的斗殴，我们是无法管束的，请您谅解。”

这逻辑有点奇怪。作为收银员，超市外面发生的事故本就与他无关，不是吗？又不是现实，超市入口打架了还会影响超市的，像幸福超市这种只面向特殊居民的超市，还会怕门口打架？

而且昨天晚上自己站在这里和导购交易东西时，也没见人来提醒。

陈韶有了一个猜想，但事关罗杰斯“潜伏”的安全性，他没去专门验证，而是找了个其他的借口。

“放心，我在这儿等人呢，我哥哥等会儿就过来。”

他没再看罗杰斯离开的方向，只盯着超市里面的货物一个个看过去。收银员果然放下心来，走回了收银台。

不一会儿，换上制服的罗杰斯从小门里走了出来。

“经理让我来换班。”罗杰斯脸色好了不少，跟刚刚提醒他的收银员对话。

吴大伟也没表露出惊讶的情绪，他拍了拍罗杰斯的胳膊，安慰似的来了一句：“虽然地方不太对劲儿，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比被那些玩意儿害死强，只要老老实实遵守好规则，跟以前也没啥两样。”

说着，他看了陈韶一眼，再度压低了声音：“你认识那边的小孩儿？”

罗杰斯说了一点：“之前警卫让我们陪他玩儿了一会儿，怎么了？”

吴大伟松了口气。

“没啥关系就好。”他看了一眼罗杰斯工牌上的名字，“小王啊，你要记住，能来这个超市的，都不是什么普通人，要么是疯子，要么不是人。除了结账以外，他们说什么你都别接话，接触越少越好，懂吗？”

罗杰斯皱了皱眉：“但是小孩子问问题的话……”

吴大伟直接打断了他：“这儿跟外面不一样，总之别跟任何顾客说话，谁喊你都不能走，到点就下班，千万别迟到早退，看到什么都当没看到，不然大罗神仙也救不了你！”

他停顿一下，缓了缓语气，问：“你员工守则都看好了吗？”

罗杰斯点头。

“嗯，这个一定要记好，不能马虎的，没事儿多看两眼。”说完这句话，吴大伟看了一眼时间，就离开了。

等到吴大伟离开一段时间，下了楼又上楼从大门出去，陈韶才走到超市出口，那边罗杰斯已经递过来一张纸。

【收银员工作守则

欢迎您成为幸福超市的收银员，工作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

1.收银员的制服是红色的，位于更衣室第一个柜子里，请您每日上班前将其穿戴整齐，并携带工牌；下班后及时归还，放回原位。

2.超市收银员实行轮班制，白班工作时间为7:00-21:00，夜班工作时间为21:00-7:00。请您按照经理安排，提前5分钟以上到岗，做好轮班准备。

3.您的工作内容是扫描货物标签，按价值向顾客收取费用。请记住，您必须扫描所有标签，所有带标签的物品都是货物；除了顾客，任何物品都必须拥有标签。如果您看到了没有标签的物品，或者顾客拒绝支付，请呼叫巡逻员，他会解决一切问题。

4.超市不售卖任何含酒精的饮料，如果有人向你询问酒水，呼叫巡逻员；如果您来不及呼叫巡逻员，请将收银台第二个抽屉里的红色瓶子交给他，不收取任何费用。

5.超市不售卖药品，如果有顾客拿着药品来前台结账，让他离开，他不是你的服务对象。

6.清洁工不会清理前台，任何时间都不。如果您在收银台看到了清洁工接近，立刻离开收银台，前往卫生间清洁您的面部。

7.请您认真工作，单次离开时间不得超过5分钟，每小时不得离开超过两次。

8.如果巡逻员向您要求酒水，请立刻将第三个柜子中的啤酒交给他，带他前往药品销售区。如果有其他异状，同样处理。

10.收银员没有进入超市内部的权限，请勿进入超市。】

“冒了这么大风险，结果进不去。”罗杰斯抱怨了两声，随即讲述起自己的经历。

“我拿到过期商品的时候，直接被污染了，污染源可能是酒或邪典衣，当时的情绪很暴躁，要不是理智告诉我你死了【家】会杀了我，我当时可能已经动手了。”

“负二层是幸福超市的办公区域，左边是更衣室、工具间和经理办公室，右边是一排员工休息室。时间紧急，我没有细看，换完衣服感觉污染被压制了不少，现在感觉平静多了。”

陈韶看了满脸写着沉静的罗杰斯，心说你这沉静的劲儿都快赶得上听了邹女士三首歌的模样了。

罗杰斯对陈韶的心声毫无所觉，继续说道：“经理是个男性，大概三十多岁，他接了一个电话，当场制作了一个工牌，又给了我规则，让我出来替换收银员。”

经理已经回来了，这无疑是个好消息。

“看来收银员的职位确实有压制部分污染的效果，而且比较安全，能抵御怪谈的袭击。”陈韶说，“刚刚我站在这里，吴大伟可能以为我盯上你了，还离开岗位和我谈话，单纯的好心解释不了。”

“吴说不要和任何顾客对话，哪怕是未成年人。”

他和陈韶对视一眼，直到对方在想什么：吴大伟虽然表现出了对罗杰斯的友好，但这种友好到底是单纯的好心，还是充满阴谋的算计，还未可知。

“不管这个了，”陈韶中止了这个话题，他指着收银员工作守则，说，“第三条我有经历，昨天晚上我来的时候绿衣服的为了让我‘注意’到它，把一个商品的标签撕下来贴到我身上，当时清洁工就往我这边来了，直到我撕掉标签，她才离开。”

“所有带标签的都是货物。”罗杰斯沉声道，“那如果我把标签贴到其他怪谈身上呢？”

好想法，可惜我也不知道。

“不确定。我毕竟只有怪谈的身份，不是真正的怪谈。不过可以当做一种保命的底牌来试试。”陈韶说，“第四条，我昨天也被绿衣服的询问过是否买，当时我没有找巡逻员，现在看来，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罗杰斯皱着眉，弯腰把柜子里的红色瓶子拿出来，没打开盖子，只是在瓶口附近闻了闻，却也并没有闻到什么异味。

他冲着陈韶摇了摇头：不是酒。

不过第三个瓶子里的确实带了一丝酒精的味道。

这趟下来真的像是罗杰斯说的那样，冒了很大风险，收获就那么一点，不过好在这个职位至少能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罗杰斯的安全。

罗杰斯也承诺，他会尽量想办法获取其他职位的规则，向现在的同事们套话，也许还能有点线索。

陈韶走出幸福超市，已经是接近十点的时候了，他一回到地面上，就看见徐莹牵着金毛，笑吟吟地站在门口。

人群来来往往，都没有注意到她的存在。

“我预定的小狗跑了一只，你怎么赔我？”

陈韶抬眼：“白果跑了？”

徐莹说：“你知道我说的是谁。”

“他自己决定的，”陈韶说，“我只是跟着他，所以这跟我没关系，徐莹姐姐。”

徐莹瘪了瘪嘴，漏出一丝少女气质来，她转而又一笑：“好啦，板着张脸干什么？我又没说要怎么你……毕竟要不是你和你哥哥，小金还吃不上那顿肉呢。”

“我就是好奇。”她笑着，“你怎么那么关心那群人类呀？”

徐莹不知道天选者的事？

陈韶说：“至少和他们打交道，不会一不小心就触犯谁的规则。”

徐莹好似只是好奇了，顺便吓陈韶一下，听陈韶这么说了，就没再问，溜得非常快，都不知道到底是来干什么的，反倒弄得陈韶心里七上八下的，心想着得回去再问问哥哥。

这和规则应该没关系吧？

不过得先去把新的情报告诉其他人一声。

这么想着，陈韶就往6栋那边走。

他在6栋门口看到了约书亚。

约书亚的第一句话是：“朱莉安娜死了。”

第二句话是：“规则错了。”

第18章 幸福超市18 短暂争吵，现实消息

这两个坏消息劈头盖脸地朝陈韶砸下来，他脸色立刻就变了，拉着约书亚的衣领就问：“怎么回事！什么规则错了？”

约书亚脸色也相当难看，带不上那张温和的面具，他言简意赅地解释：“我和宋良泽遇上鬼娃娃，警卫阻止了他的污染之后，他死了，我被带到物业，看到了真正的接待人员规则。警卫又告诉我，漫画家的三个傀儡同化杀死了朱莉安娜。这个消息我暗示现实了，他们没发提示，是真的。”

陈韶闭了闭眼，只觉得自己胸口闷闷的，脑袋也发疼。

“所以我们又失去了一个目标，还失去了一个天选者？”

约书亚没有说话。

陈韶深呼吸几次：“所以我们现在只剩两个活着的目标了。”

他捂了捂额头，问：“所以真正的接待人员规则是什么？”

约书亚取出了那张规则，陈韶几乎是劈手夺了过来。

【感谢您为幸福小区的付出，为确保您在工作时间内的安全，请遵守以下规则：

1.您的工作时间为上午8:00到下午6:00，上班期间请穿红色制服，并携带工作证。

2.一般情况下，警卫和清洁人员不会单独来到一层，如果您在一层看到了他们，请将其送往二层宿舍。在他们休息期间，请勿打扰他们。

3.如果有居民要求饮食和休息，请将他们带到第一层接待室，那里存放有足量食物。到达之后立刻离开，并关好门。

4.办公楼不存在第四层，请不要前往第四层！如果有居民向您询问第四层，立刻阻止他！

5.禁止在办公区域进行任何与漫画、音乐相关的事情。如果您发现有人这样做，请立刻不惜任何代价将其带离办公区域，这是为您的安全考虑。

6.如果您的同事突然开始唱歌，请立刻阻止他，并呼叫警卫。

7.孩子们不会孤身一人来到办公楼，如果您在一层看到了孤身一人的孩子，请立刻呼叫警卫。

8.您可能在办公楼内看到深蓝色制服，忽视他们，不要理会他们做出的任何行为，哪怕他们是在伤害您。

9.如果您的同事表现出极端异常的行为，请立刻为其开办工作证明，让他前往7栋2单元1层，告诉他去往红光所在的地方。

10.如果居民声称自己在小区内遭遇了不祥之物，请为其开办居住证明，让他前往四层，这是您最后能为他做的事情了。】

陈韶这下真的压不住自己的脾气了，来到怪谈世界之后一直压抑着的情绪骤然爆发开来，他快走几步上前，仰脸盯住约书亚的眼睛，几乎是咬牙切齿：“所以我们本来能直接带人去领门卡、直接去超市的！但是现在我们已经死了三个人！三个人！还只剩下两个可能的目标！”

约书亚默然无言。

“呵，天才。”陈韶讽刺道。

他的胸膛剧烈起伏着，久久难以平静。

约书亚这时候开口：“这个规则的真实性我们应该是第一个知道的，不然外面不会不给我们提示，我已经让顾怡静和松本他们带着两个孙柏清和白果去领门卡了，现在我们还有机会。”

陈韶现在不想和对方谈话，但理智让他把怒火强行压了下去，他看也不看约书亚，只面朝物业的方向，说：“4层3点才会开始工作，我下午两点就去交易，或许能找到关键物品，万一药我们买不到，还有补救的余地。”

“实在不行，还可以试试走超市员工的路子，罗杰斯成功了，他接触过期商品时受到了酒或衣服的污染，在换上制服后遭到了压制，但是不确定这个压制对其他污染是否有用……”

如果真的到了没办法的时候，徐莹那边或许还能想想办法，如果白果没有彻底违反徐莹的规则的话……

这算什么？玩不过怪谈的我只好尝试人脉放水？

他闭了闭眼，只感觉未来一片灰暗。

约书亚此时也是苦涩难言，他自诩能力超群、高人一等，平时虽然待人和气，内里却恃才傲物，看不起普通人。谁知道这次怪谈最大的败点居然就在他身上。

只希望他还有机会挽救自己的错误。

“我现在加入了物业，暂时作为接待人员，会想办法获取更多信息。”约书亚说。

突然，来自现实的信息窜到了陈韶眼前。

【观察组提示1：药治衣音画，白勿见玩具。纸人或可救，演罢方息屏。】

！

陈韶立时眼前一亮。

纸人或许可以救下来……

这是迄今为止最好的消息了！

毕竟，这就代表着，原本已经被他们判了死刑的刘静雯重新成为了他们通关的希望。

这条规则恐怕是现实通过直播间的息屏时间推断出来的。在规则怪谈的直播中，一旦天选者确定死亡，或已经失去了摆脱污染的可能，也就是“迷失”，天选者所属直播间就会直接息屏。

现在看来，被污染了的汉森，其实在此之前还有救回来的希望；直到他袭击了朱莉安娜，才真正死亡。

至于“演”这个字，陈韶第一反应就是漫画家的剧情。

这个猜想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没有更合理的解释了。

如果朱莉安娜的国家没有因为汉森的危机用完三次机会——这是陈韶根据汉森牺牲的消息来源于樱花国的松本长光而不是朱莉安娜推断出来的——或许现在汉森还有机会活着。

可惜世界上没有如果。

而前面的两条消息也很关键。

第一条直接指出了这个怪谈通关条件核心【药】的用途。药治衣音画，也就是说【药】能够祛除【邪典衣】【音乐家】【漫画家】的污染。

提示中没有提及药可以治疗【牵狗女】徐莹污染的内容，第二条则是说明白果这种遭受徐莹规则污染的人类不能够接触幸福超市内的狗玩具，那么关于她的救援，或许还有别的途径……

想到这里，陈韶稍微整理了一下思绪，对旁边的约书亚简单说明了现实传来的提示。

约书亚的脸色明显松快了一些。

他思考了一阵子，问：“当时藤野小姐观看了它污染刘小姐的整个过程，它也是知晓这个事实的。怀特小姐是在察觉到她身边的目标是假货之后，才遭遇了汉森和其他两个傀儡的袭击。陈，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如果我们贸然前去接触刘小姐，会不会出现她直接开始‘剧情’的情况？”

约书亚的担忧不无道理。

陈韶倒是不怕对方开始‘剧情’之后会对他产生生命威胁，但问题在于，刘静雯怎么办？她演完直接彻底污染，一丝回转余地都不会有了，到时候他们就又回到了现在的困境——一个目标还不知道救援途径，另一个干脆就还不知道是谁。

说句不客气的，他们哪怕再死一个天选者，都不能死刘静雯。

等等，他是不是忽略了什么？

漫画家、傀儡、汉森、刘静雯、假宋良泽……

假宋良泽！

6栋和8栋，宋良泽和孙柏清，都是有两个的，情况相似。8栋的汉森又是被漫画家污染而死。说明孙柏清和宋良泽应该也是一样的情况。这么一来，面对孙柏清时必须用和面对刘静雯时一样的态度……

陈韶猛地抬起头来，直视约书亚，问：“你去找顾怡静的时候，孙柏清知道具体情况吗？”

约书亚皱了皱眉，也想到了陈韶提防的事情：“我只是告诉他们可以去物业转为特殊身份，再进入幸福超市祛除污染。关于宋良泽的事情，我只是简单地提了一下……”他迟疑一下，“孙柏清应该不知道我们意识到了他的真实身份。”

“应该？”

“我马上回去通知他们。”约书亚说，“不过如果真的有危险，樱花国会及时通知松本先生的，他们还有两次机会。”

陈韶略微松了口气。

他知道自己有些太紧张了，顾怡静他们应当不会这么不谨慎地把怪谈的消息全透露出去，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他实在是不得不担心。

随后，他又问道：“你能拿到物业那里的业主信息吗？如果有的话。”

“不行。”约书亚回答得斩钉截铁，“我之前就试探过，警卫告诉我业主信息是物业的机密资料，不是谁都能看的到的。如果要达到这个标准，两天时间远远不够。走捷径的成功率也很低，物业人很多，警卫也都非常警惕，或许我能进去，但是不被发现的概率基本是零。”

没等陈韶继续问，约书亚就说：“关于两个人名相同的情况，我也问过。警卫只说让我离两个人都远一点，对他们保持警惕，如果有发现，立刻上报，不用管。这一点我已经告知顾女士和松本先生了。”

“所以他们说不用管，没说别的？”陈韶追问。

约书亚简单回忆了一下，肯定地答复：“没有，他们的神情虽然凝重，但是并没有什么恐慌，也没有什么探寻的意思。”

陈韶喃喃自语：“音乐家和漫画家都是绝对友善的……”

约书亚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4层的其中一条规则。”陈韶说，“在我看来，这条规则不一定是错的，可能只是告诉那里的员工，不要管这两个的闲事。”

“所以你觉得1层的员工也不会管音乐家和漫画家的事情？”约书亚说，“或许只要他们不管，员工就不会出问题。”

“是啊，所以至少你安全了。”陈韶淡淡地道。

约书亚知道陈韶是什么意思。这句话简直像是一个巴掌狠狠地打在了他脸上。

但他什么都说不出口。

第19章 幸福超市19 恶魔礼物，崩溃风险（阅读人数满20000加更）

现在已经是上午十一点三十七分，他们兵分两路，陈韶回家取桂肉，顺便吃饭和询问情报，约书亚则是匆匆忙忙赶回物业办公楼，告诉了顾怡静和松本他们刚刚的思考结果。

顾怡静一头黑色短发凌乱，眼下一片黑，他们四个人坐在物业1层的接待室内，房间内气氛一片沉寂。

她和松本长光是余下五个天选者中精神状况最差的两个。松本长光是遭遇了音乐家的扫尾攻击，她则是直面了漫画家，还和两个孙柏清都密切相处，受到的污染不比松本长光少多少，还都来源于一个怪谈。除了漫画家以外，她还在逃跑途中意外接触了楼道墙壁上的粉尘，今天上午就有自称清洁工的人找上门来，敲了半天的门。

她现在能安安稳稳坐在这里，还是全凭身边的两个孙柏清一起按住她试图画画的手。

好在虽然很多想法动作都不被她控制，一些基本的记忆和思考她还是能记住的，听到约书亚的话，就点了点头表示明白。

其中状态最好的14楼孙柏清开口：“这次还是多谢你们能告诉我这条规则，不然我都不知道自己能在这个小区活多久。”

约书亚带进来五份盒饭，又递给14孙柏清一杯温水：“我们刚刚搬到这个小区，知道的事情不多，能告诉我们您都知道什么吗？”

他朝着14孙柏清苦笑：“我们几个朋友，死的死，丢的丢，真的是……”

14孙柏清叹息一声：“其实我知道的也不多，也才在这儿住了一两个月……我尽量把我知道的都说说吧，虽然大概对现在的情况也没什么用处。”

据14孙柏清所说，他之前住在第六区那边的平安小区，因为楼上死了人，他莫名觉得心中不安，所以就搬来了风评一向不错的幸福小区。

刚开始那一个月还好，虽然觉得幸福小区规则比较多，但是大多也算是合理；小区绿化不错，物业修东西什么的也是尽职尽责，警卫来来往往很有安全感。所以那时候他是真的感觉幸福小区非常宜居。

事情是在半个多月前开始发生变化的。

“我是做文字工作的，给市里的报社供稿，所以对故事之类的东西很感兴趣。

“大概是上上周的周四，我在小区花园那边乘凉，顺便想要交的稿子，慢慢的就睡着了。醒过来的时候就有人在旁边讲故事，一男一女，听声音挺亲密的，我也不好意思醒过来，只能继续装睡。”

“他们讲的那个故事……叫《恶魔的礼物》。”

说到这里，14孙柏清的语调有些颤抖。

他喝了口温水，环视四周，继续讲：“你们应该也猜到了，他们讲的那个故事，其实就是那群孩子的故事。大概情节就是：恶魔将污秽撒遍大地，孩子们穿上恶魔的礼物，就变成了恶魔的爪牙。”

“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开始意识到事情不对劲儿起来，原本看上去很平常无奇的规矩，现在怎么看怎么奇怪。我开始远远地观察那群孩子，逐渐发现他们身边的家人总是更换，慢一点的可能几星期，快一点的几天就换一个……观察得多了，我就发现自己开始暴躁易怒，脑子里总是冒出来一些……一些不太好的想法，所以后来我不敢再继续了。”

“可惜可能是我之前观察得太不小心，他们已经发现了，就开始跟踪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不愿意出门——在家里，总归是更安全。”

故事说到这里，就结束了。

所以【邪典衣】才是真正的怪谈，【鬼娃娃】只是怪谈的一部分吗？

很重要的情报，可惜对现在的情况并没有什么用处。

“你没有再遇到别的问题吧？”约书亚问。

14孙柏清想了想，摇头：“没有，我这段时间疑神疑鬼的，都没感觉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应该就是没有吧。”

约书亚点了点头，又把注意力转向13孙柏清。

“你现在还好吗？”

“除了有个声音不停地在我脑子里唱歌以及想画画以外，倒是一切都好。”13孙柏清苦中作乐地开着玩笑。

“好，我们下午3点去领门卡，然后就可以去解决污染的问题了。”

\*\*\*\*\*\*

陈韶又一次回到家中。

他这一次比前几次都要更疲惫，但还是支撑着去看了看冰箱里留下的桂肉是否足够，查完7袋的数量之后，才松了一口气，走到餐桌前面。

饺子已经煮好了，蒜汁也在旁边摆着，哥哥也还没开始吃饭，正坐在桌边等着他。

“你这两天比之前还累。”哥哥关切地说，“需要我帮忙吗？”

蒜汁里蒜泥加多了，让陈韶有些眼睛发酸，他吃了一口饺子，犹豫着没有说话。

一面是通关和同伴的生命，一面是家庭和自己的盾牌……

他很自私，他想活着；他很贪婪，他全都想要。

哥哥叹了口气。

“真是的，小孩子想太多会长不高，你过了暑假还得去上学呢，怎么能在人类的事情上花那么多心思……”

一股危机感涌上陈韶心头。

他的筷子停留在半空，脸已经扬起来去看哥哥的神情。

哥哥依旧笑着，穿着初次见面时那套橙红色的运动服，笑容阳光开朗。

“我可是盼了很久，才有一个像小韶一样聪明可爱的弟弟，万一因为杂事而受伤的话，我和爸爸妈妈都会很生气的。”

他调皮地wink了一下，笑容灿烂。

“所以保护好自己吧小韶，”他亲昵地揉了揉弟弟的脑袋，话语意有所指，“不然哥哥就只能想方设法给你补补身体了。”

上次哥哥说补补身体……

还是在要求陈韶吃菜肉的时候。

他想他明白哥哥的意思了。

陈韶僵在原地，哥哥却心情不错似的大快朵颐起来，一口一个饺子，很快就把碗里的饺子一扫而空。

许久，陈韶才活动了僵硬的手指，一口一个，食不知味地吃完了所有食物。

他头痛欲裂，长久的疲惫让他站起来都晃了一晃。哥哥却在此时又走出卧室，收走了他吃完的碗筷。

他需要休息。

陈韶清楚这一点。

现在是十二点二十九分，他还可以休息一个小时。

不能再多了。

现实世界，观察组。

心理医生姚淑艳开口：“他的心理压力太大了，再这样下去很可能出问题。”

每个观察组都配备心理医生，用于评估天选者心理状态，在必要时耗费提示机会安慰天选者，防止心理崩溃。

她是在陈韶确定为特殊天选者后被特意调到这个小组的，平时沉默寡言，也并不怎么参与话题，此时却是语气笃定、长篇大论：“连续两次参与规则怪谈，没有休息时间。生活的怪谈家庭一直在给他巨大的心理压力，或许怪谈的作用会使得他潜意识放松，但是他现在的状态就是试图在用理智和自己的本能对抗，这样只会给他的心理造成更大的负担——与本能做对，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和三个不友好国家的天选者相处，其中包括樱花国和灯塔国。三个天选者接连牺牲，7个疑似目标中三个真目标一个假目标惨死——虽然其中一个后来证明还有救。回家之后怪谈家人又以血腥的方式威逼他快速适应怪谈世界的生活，虽然不能说不是好意，但是也确实造成了极强的不良后果。而这都是在一天半的时间内发生的。”

“他快崩溃了。”

“但我们没办法，姚医生，我们就算用光剩下两次提示机会，一共就四十个字儿，能有什么用？”张迅桌子上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室内众人却没空关心这种小事，眼中都爬满了焦急，“顾怡静那边如果没被污染倒还好说，他们十天里心理治疗都做过一轮了，多少能起点作用。但是现在，她自己都保不住自己了快。”

姚医生白了他一眼：“我没让你想办法，我让你报上去！”

“据我观察，陈韶明显放松的情况有两种。一种是和家人近距离相处的时候，他理智上抗拒，但是本能是放松的，只要他能放下抗拒，接纳自己现在的身份，心理压力就不会那么大。”

“可是如果真的不抗拒了，那还能算是人吗？”刘雨晴有些担忧。

姚医生反问：“他是不是人有什么区别？”

刘雨晴被问住了，只讷讷回道：“那肯定有区别啊……”

“不是人就不是为国家、为人类冒险，就不是在拯救我们了吗？”姚医生说，“雨晴，你要搞清楚一点，凡是心里向着地星人类、不惜冒险帮助地星人类的，不管是人还是怪谈，都是我们的朋友；如果有人一心向着怪谈，做梦都想变成怪谈统治世界、奴役人类的，管他是人类还是什么，那都是敌人。明白吗？”

第20章 幸福超市20 私下交易，天选会首

下午两点钟，陈韶带着冰箱里剩余的桂肉，来到了幸福超市。

罗杰斯依旧在收银台后面进行着工作，他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在制服的作用下神态宁静。

导购已经站在围栏旁边等候多时了，他盯着陈韶手里的袋子，褶皱的脸皮剧烈地颤抖着。

“我带了7份，”陈韶说，“橡皮、气球和自动清扫机器人，我都要。”

导购勉强把目光从桂肉上离开，不悦地看向陈韶：“你要的太多了，根本不值这个价。”

陈韶说：“加上昨天那一份，一共8份。你找不到多少愿意和你交易的人。”

导购的脸皮抽动，显然没想到陈韶真的能知道藤野雅子的生死。

“钱物不等值，我真的不能全都给你。”他示意陈韶去看不远处的规则，“超市明码标价，谢绝还价，虽然没写，但也是惯例了。”

他压低了声音：“超市里还有三份，你买给我，也算的。”

买了超市的货物给超市的叛徒吃？

这操作在现实里不算什么，但是在怪谈世界……

陈韶不得不担忧自己的人身安全。

虽然已经变成了怪谈的一份子，老李却还保留着身为人类导购时察言观色的技能，他看陈韶的脸色，就知道没门。他眼珠子转了又转，终于说道：“小家伙，你想救已经被污染的人类，对吧？”

“我上午看见你和刚入职的那个小子说话了，他也是你的人类朋友。”

陈韶漠然以对：“你想说什么。”

导购笑道：“你把那三块桂肉给我，我就把最重要的消息给你，等价交换，绝对不亏。”

“想要救已经被污染的人类，光凭我卖的这些玩意儿可没啥大用啊。”

说完，他也不急着说服陈韶，只是接着盯住装肉的袋子一个劲儿猛瞧，颇有些望梅止渴的架势。

陈韶低下头，盯着地面。

超市的地面是大理石纹路的地板砖，每一块都是五六十厘米长的正方形，盯得久了也不会眼花。

他看着看着，突然问：“我们的交易，如果被巡逻员发现了，会发生什么？”

他们已经在这儿站了五六分钟了，按照巡逻员巡逻的频率来看，很快就会到这里，陈韶问这样一句话，也是应有之义。

导购老李不疑有他：“放心，你是顾客，他不会对你动手的。”

陈韶突然笑出了声：“所以他会对不是顾客的人动手。”

导购愣了一下，顿时脸色大变。

“你！”

“我是顾客，你只是被关在超市里出不去的离职员工——我也可以对你动手。”

陈韶笑着说道：“你说超市要求等价交换、不能搞价，这没有问题。但你还是超市的员工吗？你卖的还是超市的货物吗？超市的规则明明白白地说明，你在这个超市里没有位置！你只是一个霸占了特殊货物的小偷，在背叛了超市之后又成为另一方的弃子，只能龟缩在角落里苟延残喘。你确实很饿，很想要食物，但是你更想要一个能离开超市的身份，你说你想要更多的食物，其实只是想骗我进去……”

“因为我在栏杆外面，你没办法欺骗我的门卡。”

导购阴恻恻地开口：“但你需要我的东西，也需要我的消息。”

“没错。”陈韶利索地承认了，“而你也需要我的。除了我以外，其他怪谈一看到你就会替小区驱赶你这条入侵者的走狗。而人类，没有人会冒着违反规则的风险去和你交易，他们手里也不会有你需要的东西。”

“8份桂肉，我要所有货物，还有你口中有价值的消息。”陈韶说，“你能得到的就是一个并不稳定、但足够长期的食物来源，或者，自由的机会。”

陈韶如愿得到了他想要的一切，以8份桂肉和一份承诺为代价。在交易完成的那一刻，他隐隐感受到——这是一笔决不能违约的交易。

钱货两讫，很好。

罗杰斯围观了他们交易的整个过程，他脸上神色复杂难言，看见陈韶过来，主动低了头：“你很勇敢，也很有智慧，陈，我为我最开始的轻视向你道歉。”

不过紧接着，他又补了一句：“我诚挚地邀请你加入灯塔国，毕竟我们才是最强大的国度。”

陈韶没理会他挑衅而不自知的话，只是言简意赅地说明了现在的局势。于是罗杰斯也顾不上自傲了，而是迅速告知了自己这几个小时的发现。

“经理中午离开了。”他首先说出了这个最关键的信息，“是在十一点多的时候，他没进超市——至少没从收银台这边进去。我怀疑‘小邱’可能依旧饿着。”

“超市里卖的有食物，到时候可以尝试从里面拿，应该能保命。”陈韶说。

罗杰斯点了点头，继续道：“我在和一名巡逻员交谈的时候了解到，她是来自于警卫的队伍中，而收银员和清洁工都来源于3单元的超市。在问到药品售卖处的时候，她的神态很复杂，我能看出来其中包含着厌恶。”

“或许，这说明他们都还是人类。”

再多的信息就没有了，收银员的规则决定了他只能待在收银台后面，直到下班时间到，才能离开，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帮助。

陈韶匆忙赶到物业办公楼门口。只等了不到一分钟，约书亚就从门口出现，他为了看管目标、照顾顾怡静和松本，一直在来回走动，不断确认情况，现在刚好和陈韶会面。

“他们快坚持不住了，”约书亚沉声道，“顾女士上午被自称‘清洁工’的怪谈找上门，又和两个孙柏清相处过久。他们最好尽快找到解决办法，【药】或者身份。超市那边怎么样？”

话虽然这么问了，约书亚却早就看见他手上满满一袋子东西了。

陈韶把橡皮、气球和机器人都塞进约书亚手里：“导购告诉我，这些东西本身也是怪谈的一部分，人类必须谨慎使用。”

“罗杰斯说经理十一点多时离开了，‘小邱’或许还饿着，我们可以买了超市的‘肉’之后再去，但依旧有风险。之前的超市里有两条途径可以成为超市员工，物业警卫这里也有一条，转换身份或许会更安全一些。”

当然，也会让他们的人手进一步短缺。

约书亚点了点头，转身走进一层。过了十多分钟，将近三点的时候，一行人重新走了出来。

“我和松本等会儿就去买【药】。”一见面，顾怡静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决定，“如果我们没出问题，或者干脆把小邱喂饱了，那么你们就可以带柏清他们进去。”

陈韶皱眉：“你们没必要两个人去冒险。”

他的视线自然而然地停留在松本长光身上，并不加丝毫掩饰。

陈韶自认在这次怪谈中的贡献已经够多了，难道现在还要他的同胞去冒险吗？这里又不是没有能冒险的人。

而且五个天选者里，罗杰斯九点前都不得脱身、进不去超市；约书亚刚成为物业的接待人员，6点前都不能擅离职守；这两个一起进去，一旦出事，难道接下来要他一个人想办法通关吗？

更关键的是，他根本看不见也进不去药品交易区……

顾怡静倒是毫不避讳，直接说：“樱花国有神峰的传统，药品交易区太重要，他一个人去我不放心。”

他们没法直接对陈韶本人下手，考虑到【家】的存在，很可能解决不了，说不定就会对通关的关键做手脚。到时候他们不过是多损失一个天选者，华国这边却是和陈韶这个重要情报点失联，说出去能哭死。

至于留在外面？他想得美！

松本长光涨红了脸，却讷讷地说不出话来。

陈韶犹豫了一下，看了约书亚一眼。

约书亚摇了摇头：“我现在已经听不到音乐声了，很可能也看不到、进不去药品交易区。”

现在能进那里的只有顾怡静和松本长光。

“……那就一起进去吧。”陈韶无奈地妥协了，“我在外面等你。”

虽然他觉得一个人对药品交易区做不了什么，但是能防范于未然是最好的。毕竟通关才是他们的首要目标。

“等你们确认没问题了，就让他们前后脚进去。”陈韶说，“先后顺序你来决定，顾姐，毕竟你对他们更了解一些。”

一起进去是不可能的，他们绝不会让两个孙柏清有任何单独相处的机会。

三点整，陈韶陪同四个人一同走上了四楼。

值班的还是那些员工，还是那个妆花了的接待人员，他们带着居住证明，又有陈韶在旁边，手续就办的很快，不到十分钟，门卡就送到了四个人手上。

约书亚将两个孙柏清领回1楼的接待室，告诉他们由顾怡静和松本长光先去探路，他们虽然表现得有些愧疚，到底更惜命一些，从表面上看，依旧分辨不出谁才是真的。

陈韶带着两个天选者走进幸福超市。松本长光在不需要说话的时候，就用一条丝带勒住嘴。顾怡静则是忍不住双手在空中比划，被陈韶死死按住。他们废了一番力气，走到了超市最里面。

第21章 幸福超市21 邱雯医生，截肢手术

顾怡静一眼就看见了那块由白色塑料栏杆围起来的区域，一个穿着白大褂、梳着马尾辫、戴着黑框眼镜、大约二十多岁的年轻女孩子坐在柜台后面，低头看着一本什么书。

“你们看到了吗？”陈韶问。

顾怡静给他讲了讲大致的情形：“……里面挺空的，一台货架都没有，只有右边角落里有张床，旁边有器械，像是手术台……‘小邱’身后还有一个白色的铁皮柜，里面放着几个纸盒子，【药】应该就在里面。”

陈韶点点头，把刚刚买来的桂肉放进顾怡静手里。

他们在陈韶的视线中，走近墙壁，迅速消失不见了。

顾怡静一进药品销售区，就感觉脑袋清明了很多，被操控着比划的双手也重新被神经控制。柜台后面穿着白大褂的女生已经抬起头来，打量了顾怡静和松本长光几下，眼神像是在看一块肉。

女生胸口挂着胸牌，上面写着：

职位 幸福小区 药品销售员

姓名 邱雯

顾怡静心中一紧，连忙说：“大夫，我们带了诊费。”

小邱的视线果然落到了袋子上，眼神略微升温，她接过袋子，放到柜台下面，露出一抹腼腆的笑来。

“劳你们破费了。”她说话也腼腼腆腆、细声细气的，一点也没有想象中凶神恶煞、逮谁吃谁的可怖模样，脸上因为羞涩还带着一点点红，“本来是不应该收的，但是最近事情多，经理总是不在，我有时候就饿得受不了。”

邱雯里面衬衫的领口残留有一点点血渍，随着她的接近，一股淡淡的血腥味伴随着福尔马林的气味传入了顾怡静的鼻腔。

那恐怕就是藤野雅子血的味道。

顾怡静好像没有闻到这味道似的，笑着恭维：“看医生花钱是应该的，您辛苦了。请您给我们看看病。”

邱雯就仔仔细细地看着她的脸。

过了一会儿，她从柜台里拿出一个板子来，喊顾怡静：“看这个。”

顾怡静下意识看过去。

那是一幅描绘乡村夕阳景观的油画，远处晚霞红成一片，近处碧草微动、溪流躲入乱石，炊烟斜飞、鸟雀停驻枝头。

她忍不住伸出手去，想触摸木屋前倚靠着大树树干的黄裙女人，还没等她摸到，这幅景象便蓦地消失不见。

“你得做手术。”邱雯收回油画，重新塞进柜台下面，转身从铁皮柜左下方的开柜里面拿出来一套手术器具来。

顾怡静恍惚了好一阵子，才从那股异常的吸引力中回过神来，邱雯已经走到了手术台边上，打开了灯。

“请等一下！”顾怡静脱口而出，“请问我需要做什么手术？”

邱雯停下动作，表情是纯然的疑惑：“截肢手术啊。你的症状是忍不住看漫画，又忍不住画漫画，那当然要把眼睛和手都拿下来，才会病好呀。”

眼睛，手，对天选者来说最重要的器官之一。没有眼睛就无法查看规则、无法观察；没有手就难以有实质的行动……

“请问，”顾怡静的声音很轻，“必须两个都取走吗？如果只取走一半，或其中一种，能确保我在两天以内不会病情恶化吗？”

邱雯更疑惑了：“可以是可以，只要切的是常用手，配上药就行，可是过一段时间，你还是会生病的啊？两个都不要，病才能好呀！”

顾怡静松了口气。

常用手就常用手吧，至少左手还能做一些简单的事情，反正怪谈结束就复原了。

“没事，我只需要这两天就够了，请你取走我的左眼和右手，多谢。”

“不过……”她看向沉默的松本长光，“手术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还是请您先把我的同伴治好吧，还有人在外面等着他呢。”

既然手术之后自己必定在虚弱期，那肯定要把不能信任的人先赶出去才好，免得生事。

松本长光从邱雯说出手术两个字开始，就知道有这么一茬。他没有反抗的意思，顺从地凑到了邱雯面前。

邱雯倒也是好脾气，二话不说开始看：“想唱歌？这个倒是好办，给你开个药，现在吃了就行。不过这个没法儿根治的，你得定期过来复查，最好隔一星期来一次。”

她从铁皮柜上层拿出来一颗蓝色药丸来，不等松本长光伸手，捏着他的下巴就塞了进去。

“不好意思，你们得这种病的，一般都不太喜欢吃药，所以我习惯直接塞了。”她塞完了，才意思意思地道了歉。

松本长光当然没有责怪对方的意思，也没有那个胆子。那颗蓝色药丸入口即化，萦绕在耳畔的音乐声便渐渐的小了下去，虽然并未消失，却已经不影响他正常思考了。

“谢谢您，邱桑。”他鞠了一躬。

“嗐，那么客气干嘛？”邱雯吓了一跳，“你好了就先走吧，出门左拐有个小门，进去顺着楼梯走，在第一个房间的表单上登记一下就好……诶，你有门卡吧？”

待他点了头，邱雯才继续说：“有门卡就好办，那就不给你购药证明了。经理不在，你登个记，顺着走廊一路走，尽头有个小门，出门左拐上楼梯就行了。行，出去吧，我还得做手术呢。”

松本长光就出了门，左拐，果然看见原本的墙壁上出现了一扇铁门。顺着铁门下去，走过两层楼梯，就看到一条光亮的走廊。

走廊上有四个房间，均在左侧，尽头一扇一模一样的铁门。

除了第一间外，其他三间都上着锁，第一间内也只有一把椅子、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一张表单、一支笔。

登记结束，从尽头的铁门离开，就看到约书亚转述的那条走廊，左侧是经理办公室，右侧是更衣室和工具间。

他走上楼，进入超市内，在原来的地方看到了陈韶。

陈韶看见他只有一个人回来，神情一厉，冷冷问道：“顾怡静呢？”

松本长光皱了皱眉，没有音乐家的影响，脾气也上来了，但还是压制着怒气回答：“邱雯医生说要做手术，她让我先出来。”

“手术？”

“我没有必要骗你，陈桑，她做完手术就会出来，我可以和你一起等。”松本长光说，“医生说她的症状需要截肢，顾桑自己选择了左眼和右手——医生说必须截掉惯用手。”

陈韶看了他一会儿，没有说话。

这种事情应该不会说谎，毕竟显而易见的事实，一看便知。

与此同时，药品交易区，顾怡静躺在了一点也不正规的手术台上。

注意到她很紧张，邱雯安抚道：“放心吧，小姐姐，我是之前在市医院做过医生，这种小手术没问题的，二十分钟就能搞定，到时候你直接就能走。”

听到这熟悉又陌生的地方，顾怡静一方面为了获取情报，一方面也为了减缓紧张，忙问道：“市医院？我听说市医院的大夫都医术高超，不过因为不太生病，还没怎么去过。您竟然在市医院工作过吗？”

邱雯的脸上果然攒了笑：“能留在市医院的肯定都是大佬，我不行，勉强当个销售员还差不多，就是实习而已。我来主刀，你就放心吧。记住，手术过程中别喊出来，不然坏事儿呢。”

说完，她也不打麻醉，手里的刀子直愣愣就往顾怡静眼窝里戳。她本能地想避开，嘴里尖叫还没出喉咙，就被邱雯的左手死死摁住，只发出呜呜的声音。

不过很快，她就停止了挣扎，也不再试图尖叫。因为邱雯的手术刀进来之后并没有什么刺痛感，只有一种冰冰凉凉的触感。那冰凉的感觉在她眼球边上转了一圈，她的左边视野就暗了下去。

她左边的眼球已经被摘下来了。

邱雯把眼球和视神经都小心翼翼地放到了一个干净的有着青花图样的盘子里——就是那种平时承菜的圆盘。感觉到顾怡静的视线，她腼腆一笑：“你用不上了，给我废物利用一下，应该不介意吧？”

顾怡静哪敢说介意，她陪着笑连连点头，右手忍不住去摸左边眼眶，又在快接触到的时候停下来。邱雯连忙给她带上一个白色纱布单眼眼罩：“别摸呀，注意卫生，用手摸很容易感染的。”

可你做手术的时候也没戴手套啊。

顾怡静艰难地点了点头。

邱雯又接着给她做手术，倒没有整个手都给切了，而是只切了大拇指和中指。切的时候也很有怪谈特色，全程无痛，创口平滑，就像是天生长成这样的。

“行啦。”邱雯笑着收拾起器材，“你说两天，我就给你切了两根手指，坚持四五天都没事儿呢！来，吃了药，就能走了——你也有门卡，对吧？”

邱雯这次给出来的是一枚黑色药丸。顾怡静接过来，一口吞下，道了谢，然后问道：“请问这个药我能买了带走么？如果出了意外，我还能靠这个坚持到来这里。”

邱雯脸上的笑意淡了，她毫不犹豫地摇头拒绝：“不行，这里的药品不能外带，你如果有问题，来这里找我就行，我除了星期四以外，24个小时值班。”

顾怡静觑着邱雯的脸色，只好收回了这个想法。

她走出药品销售区，从门口进入超市，和陈韶会和。

看到她果然出来了，陈韶神色柔和了下来。他们简单交流了一下信息，就回到物业，带走了孙柏清们。

第22章 幸福超市22 顺利通关，情报交流

顾怡静选择让13层的孙柏清先进去，其他人也都赞同这个决定。

从可信度上来讲，孙柏清和真正的宋良泽一样，都是直接遭遇了怪谈袭击的，也一直没显露出异状。从污染的严重程度上来说，直面过漫画家的他明显比14层的孙柏清症状要更严重许多。

让13孙柏清接受自己会变成一个没有双手也没有双眼的人，这太难了。天选者们不约而同地隐瞒了这个关键信息，默认牺牲了他。

考虑到被污染的人能看到交易区内部的情况，松本长光带着14孙柏清站在超市外面，陈韶、顾怡静和13孙柏清则是走进超市。

13孙柏清走进了药品交易区。

邱雯还在吃着刚刚收获的食物，听到动静连忙把盘子藏起来，擦了擦嘴。

“你好，请问您需要什么药品？”

13孙柏清咽了咽口水，小心翼翼地说道：“医生，我控制不住自己，想画东西……他们说这个需要截肢，是真的吗？”

邱雯熟练地安抚着：“没事儿，我截肢很有一套的，保证无痛，你不用害怕。”

13孙柏清勉强笑了笑。

邱雯弯腰取出油画，想验证一下具体程度。她把油画竖了起来，放到13孙柏清面前。

13孙柏清朝着油画伸出手去……

他的手穿过油画，就像是穿过一张纸。

那只手上拿着一张漫画。

邱雯缓缓抬起头来，一张素净的瓜子脸眨眼间便七窍流血。

“外、来、者——”

交易区外的几个人顿时神色大变！顾怡静一把抓住陈韶的肩膀，急急开口：“他是假的！他袭击了邱雯！”

“他们打起来了……他……它变成了纸人……”

“别看！”陈韶喊了一声，下意识伸手想去捂住顾怡静的眼睛，但在他伸出手之前，顾怡静就已经闭上了眼睛，并且用剩余的右手把它捂得严严实实了。

普通人不能看里面的场景——且不说假孙柏清甩出来那些漫画纸一看就会被污染，光是怪谈打架的场景就足以对人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威胁了。

顾怡静身处一片黑暗，心中焦急，简直可以说是度日如年。

陈韶看不见里面的场景，比她还要更着急些。

突然，他抬起头，眉毛微皱。

他刚刚好像听到轻微的撕拉声音，那声音很轻很轻，就好像有谁在他耳边撕了一张卫生纸。

犹豫了一下，陈韶开口：“顾姐，请你看一眼。我觉得结束了。”

隔了三四秒，顾怡静迅速地睁了一下眼又闭上，在脑子里处理了一下刚才的场景之后，才真正睁开眼睛：“已经结束了，假人已经消失了。”

交易区内满地纸屑，邱雯医生的白大褂上泼墨似的染上了不少红色，脸上的血正在慢慢褪去。

她嘟囔着说了些什么，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摸了摸肚子，也不收拾地面，回到柜台后面，打开顾怡静他们带过来的袋子，生啃起来。

直到她吃得满嘴都是血，连衣领子上也是，她才又摸摸肚子，有精神处理地面。

四点三十二的时候，里面总算恢复了原本的样子。外面的天选者松了口气，陈韶出去把松本长光和孙柏清带进来，放进了交易区。

幸好，这次非常顺利，他们从超市外面的小门走出来时，孙柏清脸上松融，没了进去之前的忐忑不安。

天选者们之间的氛围终于松弛下来，他们相互看看对方，脸上都不自觉带出了微笑。

“我们终于能摆脱这些鬼玩意儿了！”顾怡静激动中拥抱了孙柏清一下，又忍不住转身去摸了摸陈韶的脑袋，反应过来自己干了什么时候，又连忙收回去，“虽然过程崎岖了点，但好在结果还算顺利。”

“嗯，比想象中要顺利多了。”陈韶没有在意，反而因为心中大石落地，兴致勃勃地笑着开口，“我还以为要失败了呢。”

“还是要多谢你们了。”孙柏清露出点笑模样来，“过几天我请你们吃饭。”

天选者们对视一眼。

“好啊。”顾怡静笑着回答，“咱们共患难这一回，也算是朋友了，回头多聚聚才好。孙哥，你对这边比较熟悉，知道哪里有好吃的饭店、好玩的地方吗？这回可是把我吓得不轻，得好好吃吃玩玩，也回回血。”

孙柏清想了想：“我来了这边之后都不怎么出门，好吃的好玩儿的倒不是很清楚，不过倒是能给你们讲点报社那边来稿的一些奇闻异事，可以当个笑话来看……要不就今天晚上？”

众人都没有什么异议，除了陈韶以外，他们都急需对这个世界获取更多情报，就约在了今晚八点。

罗杰斯下班时间是晚上九点，不能参与，但好在约书亚六点下班，他们一个国家的，也不算吃亏。前往物业告知约书亚前因后果之后，陈韶和顾怡静一起去了顾怡静这两天的住处。

1301内部和陈韶居住的1203差别很大，进门后右侧就是卫生间，前面就是一面玻璃窗墙壁，前右侧是一个玻璃围起来的厨房，厨房和卫生间中间就是桌椅和床铺。有着厚重的帘子作为遮挡。

很简单的一厨一厅一卫的格局。

“喝点什么？可乐？雪碧？还是橙汁？”

看见顾怡静习惯性用右手去开冰箱门，陈韶连忙上前一步，自己拿了瓶橙汁，坐到了沙发上。

顾怡静一笑：“我都忘了刚做了手术。说起来，小邱医生做手术还真的一点也不疼，要是现实里有这种技术，谁还怕做手术啊？”

陈韶笑了笑，顾怡静一怔，这才想起来对方也是刚从手术台上“逃”出来，自知失言，连忙换了个话题。

“虽然不是第一次知道怪谈是有智慧的，但每一次发现它们也会使阴谋诡计，还是让人感觉很惊讶。”顾怡静谈起刚刚的事情，“我进去‘看病’的时候，邱雯就把一幅油画给我看，大概是用来检测我受到的污染类型程度。假的孙柏清进去之后，就先破坏掉了那幅油画。”

“它在我们身边这么久，也没有‘出演’什么漫画剧情，可能就是为了进入药品交易区，从而破坏掉油画，袭击邱雯可能都是顺带的事情了。”

陈韶说：“漫画家不是小区的正常住户，它的房间在13栋内根本不存在——小区里每层都是一样的布局，只有3户。它污染人的目的就是‘制作漫画’，邱雯和油画的存在是很大的阻碍，它想铲除这个障碍，也很正常。”

他把自己的分析告诉顾怡静，同时也是告诉现实的分析团队。

“小区的构成很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五类。

一，普通人类住户，包括‘清醒’和‘不清醒’的；

二，受到小区承认的怪谈，比如【家】，对一般人来说，【家】并没有什么危险性；

三，1层物业，他们整体立场还是保护人类的；

四，4层的居委会，它们对人类抱有恶意，只是碍于规则，并不直接对人类下手，反而对怪谈住户有一定约束力；

第五就是外来者，其中典型的就是【面具人】，但其实【酒】【漫画家】【邪典衣】都是外来者，【音乐家】【牵狗女】可能都是，所以药品交易区才会有针对它们的污染祛除规则。”

没道理自己人打自己人。

“哥哥告诉过我，幸福超市的导购和药品交易区原本都在另一个超市，人类也能看见接触，售卖的物品并不包括酒和邪典衣。但是由于外来怪谈的入侵，超市导购叛变，超市也就变得危险了起来。”

“门卡的存在其实就是防止外来怪谈进入的手段，幸福小区并不畏惧普通人进入，它防备的只是与‘幸福’规则相冲突的‘不幸福’的规则。而在超市里，门卡不是进入的凭证，而是离开的，目的则是为了限制【酒】的‘导购’离开超市。”

顾怡静若有所思：“所以【酒】在小区规则里的限制才会那么严格，因为【酒】引起的污染会有强烈的攻击性，会引起家庭暴力，这是‘不幸福’的。【音乐家】【邪典衣】的规则都能使人感到幸福——虽然是虚假的幸福，所以才会被小区接纳，但是又在一定程度上予以约束？”

陈韶点头，他就是这样想的。

除了小区里的以外，陈韶也知道不少外面的情报，都是妈妈哥哥在聊天时透露出来的，但是这些目前都没用，外面观察组肯定已经记录在案，又不是什么个人分析，他就没必要这时候说出来了。

倒是顾怡静，还有个情报要告诉陈韶：“邱雯在给我做手术的时候，提到了她在市医院做过实习，说市医院的医生都很厉害，或许对你有用。”

陈韶这些特殊天选者的情况，他们这些普通天选者也是讨论过的。他们一致认为，既然已经加入了怪谈家庭，生活在怪谈世界，不被同化是不可能的，就算天选者自己不想同化，【家人】也不可能同意，所以讨论的内容就是，特殊天选者们之后会变成什么样的怪谈？以及，变成怪谈之后，是不是还能心向人类？

对于后面这个问题，顾怡静的态度和现实的姚淑艳一样，不管是不是心向人类，只要作为天选者帮助人类在和规则怪谈的赌约中获胜，那其他问题都不会是问题。

而对于前面的，顾怡静觉得，最适合陈韶的规则可能就是【医院】。所以她对邱雯的描述也很细致。

“……我恭维了她几句，她就说让我手术过程中别叫喊，还用手捂住我的嘴。也没打麻药，就直接用的手术刀，不疼，手术结束之后伤口立刻就愈合了。”

“邱雯说，她除了周四以外，都是24小时值班，如果你要认识她，得把握好这个时间了，毕竟你也进不去药品交易区。”

说完怪谈世界里的事情，双方把话语里的重点信息一一记下，随后又转移了话题。

第23章 幸福超市23 现实故事，再见兄妹

陈韶之前的经历没什么好说的，就由顾怡静讲了讲这十天发生的事情。

从规则怪谈降临到现在，华国的天选者对待方法已经形成了一个惯例。通常来说，为了确保天选者的人身安全和心理状态，他们被确认身份后，住所就会被保护起来，家人也会进行通知。在一局怪谈结束后，牺牲的天选者由当地的民政部门安抚、代为执行遗嘱和补助发放等一应事务；回来的天选者在经由观察组心理医生确认心理状态正常之后，会由有关人员陪同会见父母，然后就会被接到省里的对策局天选者负责中心进行统一的情报汇总、讨论、心理疗愈和培训。

这种流程看似严苛不自由，其实也是过往惨案的教训。心理医生确认这一项就是因为有几位天选者在离开怪谈后，心理崩溃，犯下了骇人听闻的人伦惨案。而将天选者聚集到对策局，一方面是为了培训，一方面是为了从不怀好意者、借以牟利者手中保护天选者。

“上一次我们回去的人比第二轮的时候多了挺多的，也算是个好消息吧，说不定这次能挨到第十五局呢。”顾怡静说，“【甜蜜的家】里惊悚场景不多，也就是气氛压抑一点，大家精神也都还好，倒没之前那几次那样一窝窝地全跟疯子似的，负责中心的心理医生都说这次比较轻松。”

陈韶静静地听着。

“中心负责人跟我们说，咱们这次有十多个人都留在这边了，让我们记了记脸，别到时候被自己人吓着了。”说到这里，她笑了笑，“你猜老王还说什么了？他说，万一有个什么危险，记得把你们抱起来就跑，别忘了你们现在腿短呢。”

陈韶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细胳膊细腿，明明笑话很冷，还多多少少有些戏谑的味道，却忍不住也笑了出来。

笑了就好。

顾怡静低头喝了一口茶，继续絮絮叨叨地说着什么，等到陈韶的眼皮一点点掉下来，最后合上，才呼出一口气。

她看了一眼时间，现在是五点二十七分，还可以让陈韶休息个二十分钟，就轻轻把茶杯搁到了桌子上。

陈韶却依旧被茶杯接触桌面的声音惊醒，醒过来的第一反应也是去看时间。

顾怡静暗自叹了口气，面上仍笑道：“我还以为你要睡一会儿呢，想着时间来得及，就没喊你。”

陈韶摇了摇头。

“我得回家吃饭了。”

他现在不是需要休息的问题——论放松程度，他在家里的睡眠质量绝对好过在这里，现在表现得这样疲惫，单单睡眠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况且，他还是老老实实守家里的规矩，扮演一个乖孩子的好。陈韶可还没忘记哥哥的“关心”呢，他可不想他们一群人辛辛苦苦让孙柏清摆脱了污染，却为了“补补身体”这种离谱的理由死在哥哥手上。

“你自己也小心吧，顾姐，还有一天多，别忘了我们的通关条件还有‘生存3日’……如果发现有问题，最好尽快去超市，超市的顾客在超市里是能够得到保护的。”

“至于我……”陈韶顿了顿，“我既然有这个条件，还是多在小区里逛逛，多给你们点情报，说不定对外面的人和其他天选者都有帮助。”

“……那你小心。”

顾怡静再次暗暗叹了口气。

“现在我们也没别的事了，有需要提示的地方尽管用，最重要的还是你自己的安全。”

刚毕业的大学生，正是心肠最软、最充满责任感的时候，满脑子都幻想着能做出一番事业、帮助他人。于情于理，她都不能拦着。只希望下次怪谈，来得晚一些，能给陈韶一点适应的时间吧。

孙柏清的救助成功一下子把陈韶心上的重担卸下去一多半，但陈韶也不只是为了通关而放松了的，也是因为他不必再担心哥哥为此抓天选者来“补补身体”了。

他回到家里，笑容都多了起来，惹得哥哥频频抬头看他。吃完饭，陈韶一身轻松地去了10栋，在楼下随便捉了一个成年住户，问他认不认识3单元1501的刘静雯。

迫于小区的规则，又多多少少认识到一些这个小区的异常之处，这个幸运住户可以说是相当配合，无所不言。

据他所说，刘静雯是在七周前搬到这个小区的，据说是从第六区的平安小区而来。这个女人性格热情开放，笑容活泼甜美，很会和人交朋友，整个单元楼就没有不认识她、不喜欢她的。从她日常的穿着打扮来看，刘静雯想必出身不错，小有余钱，穿的用的看似平常，实则无一不精致。

这不是原本刘静雯的性格。

天选者们第一天中午碰头的时候，都简单描述过自己需要看护的目标。在藤野雅子口中，刘静雯是个温柔腼腆的可爱女孩子，而不是一个活泼甜美的大小姐。

刘静雯是在第一天中午被转化为纸片人傀儡的，可其他人的印象里她从七个星期搬来时就如此。这说明漫画家的“人设”会完完全全覆盖掉这些普通人对本人的印象，将原本的人类彻彻底底从世界上抹去。

他们这些天选者没有受到这种影响，也不知道是什么缘故。

幸运住户说刘静雯晚上并不会出门，陈韶就在单元门附近站着，观察来往的住户。

突然，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影。

那是之前他在超市里看到的那个女孩子。

相比起上次，女生的神情明显憔悴许多，神情姿态也如同惊弓之鸟。当日守护在她身边的兄长并不在。

不过，陈韶还记得，上次他们说自己住在5栋。

陈韶略一思考，直接走上前去，不顾对方明显的抗拒姿态，微笑着打了招呼：“晚上好，你好像遇到了什么麻烦，能告诉我吗？”

女生被迫站住了，她神色惊惶，强自镇定：“只不过是我哥哥生病了，我有点担心而已，我还要赶着去药店……能请你让开吗？”

药店？她知道药品交易区？但是那里的药品并不能外带……普通生个病不至于这么害怕，那就只是借口。

“我认识一名很优秀的医生。”陈韶说，“我有几个朋友，一个暴躁得要杀人的，一个幸福得想自杀的，还有一个老是控制不住自己想画画的，都被她治好了。”

随着陈韶的话，女生的脚尖朝他转了回来，神情也逐渐有些明亮。

“你……你知道？”她迫不及待地开口，“对，你住在这边很久了，肯定能知道……能请你帮帮我哥哥吗？”

陈韶却沉默了。

他心中有些不忍，但是想到现实里可能卷入怪谈的人们，又硬起心肠来：“可以，但是我有条件。”

女生压根没问什么条件，一口答应：“只要能让我哥活下来，什么条件都行，让我死了也行！”

显然，她也知道自己很可能要面临一些危险的事情了。

陈韶没有直接说出条件，而是先问了具体情况：“你们遇到了什么？”

女生怔了一下，旋即苦笑。

他们出事，倒不是因为超市里那个血水。事实上，能在怪谈世界清醒地活着的人类，没几个不谨慎的。在陈韶离开后，他们又转了回去，重新检查了一遍之后，才结账走的人。

还是鬼娃娃们造的孽。

这群被【邪典衣】污染了的伥鬼数量不少，又喜欢玩过家家的游戏，这游戏在现实里显得很可爱，放在这群怪谈造物上却尤为可怕。它们更换“家人”的速度平均下来不是很快，但也不是只有这一条散布污染的途径——游戏就是其中一种方式。

女生的哥哥就是被游戏中的孩子找上门去，被迫做了一群新郎新娘伴郎伴娘里面的花童。

“哥哥已经很努力压制脾气了，但还是忍不住破坏能看到的所有东西，只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如果……如果我们真的住在5栋，那就好了。”说到这里，女生几乎忍不住哭泣，泪水在眼眶里打转。

陈韶心里默默想着，看来小区规则9中【如果您看到一群玩游戏的小孩，请立刻转身离开，孩子们不喜欢大人打扰他们的游戏】是错的，正确方法应该就是像这个受害人一样，陪它们玩到尽兴，虽然依旧被污染了，但至少能保持一定的理智，不至于直接发疯。

不过，既然是被鬼娃娃污染，那他这里确实有方法，也不能算是骗对方做事了。

想到这里，陈韶就对女生说：“我有办法让你哥哥恢复正常，现在就可以，但是你要帮忙把一个人骗到7栋2单元门口。你认识刘静雯吗？3单元1501的刘静雯。”

既然纸人傀儡要走完漫画家设定的剧情才死，那就直接把她带到超市去，以最快速度推进药品交易区，或许能打一个出其不意。

第24章 幸福超市24 惊变

“认识。”女生说，“我住在1703，有时候上下楼就会遇上她……你要对她做什么？”

女生眼见有些踌躇不安。

“放心，不是害她。”陈韶反而笑了，“如果我真的想害她，直接上门就行，你觉得我正面杀不了她吗？”

女生就上下扫了陈韶一眼，露出一个尴尬不失礼貌的微笑。

“……我是说规则有限制。”陈韶有一瞬间的无奈，“你把她带到7栋2单元门口，用什么理由都可以，但是不要让她发现你是故意的，也不能暴露我的存在。等事情结束，我就把救人的方法和这里的信息都告诉你。”

女生咬了咬牙，同意了。

“我现在就去。”她说，“如果出了意外我死了，请你一定要去1703把我哥哥带走治好……我哥叫朱成辉，我叫朱成瑶。”

7:57，陈韶远远看到朱成瑶和刘静雯说说笑笑地从10栋出来，一路向7栋走去。

他在她们身后不远不近地跟着，不知道朱成瑶用了什么方法，她们一起站在2单元的门口，都是一脸期待地环顾四周。

8:00，8栋4单元1402，天选者们都已经到齐了。顾怡静、约书亚和松本长光，再加上孙柏清本人，四个人坐在小小的一室一厅里，也不觉得拥挤。

“我在报社供稿也有些年头了。”孙柏清说，“我供稿的这个专栏，在咱们九华市还挺有名气的，你们可能也听过，就是《午夜故事》。”

“说来有趣，《午夜故事》这个栏目，大都是我们这群混饭吃的作者随便编编的离奇故事，什么《荒村别墅》啊、《博物馆幽灵》啊，怎么离奇怎么吓人就怎么来。”

“所以我对鬼怪灵异这种事，说实话是不太信的，谁知道……嗐。”

“没事，事情都过去了。”顾怡静坐在他旁边，安慰地拍了拍孙柏清的手，“现在咱们知道怎么防御，又知道怎么解决污染，小心点就能好好生活了。”

孙柏清笑着摇了摇头：“我现在算是知道这个世界有多危险了，以往都不在意，如今一回想起来，都不知道自己当时是怎么耳聋眼瞎地混过去的。”

约书亚则是拍了拍他的肩膀，笑道：“没事，咱们一起，有什么可怕的？我周里上班不得闲，等周末了，咱们就出去吃顿好的。”

话音刚落，三个天选者就一齐骇然色变。

等什么周末？他们周二早上来的，周五早上就能顺利回现实，要获取情报，难道还要等周末吗？

顾怡静当机立断，右胳膊伸出去，一把勒住了孙柏清的脖子。就在孙柏清对面坐着的约书亚直接站起身来，拿着陈韶给他们的橡皮就往孙柏清身上擦了过去。

从外表上来看，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黄色橡皮，擦在孙柏清身上却迅速消耗变短，接触到的皮肤也瞬间呈现出白纸的质地。

这个孙柏清也是假的！

松本长光慢了一步，想帮一把手的时候，嘴里已经不自觉出了声：“我知道有一家不错的新店……”

他恍然间听到一个男人在喃喃自语。

“男主角和朋友们终于度过了第一个危机，他们满心欢喜地展望幸福的未来，却不知道更加深邃的黑暗还在前方等着他们……”

超市外，陈韶仿佛听到了纸张簌簌作响。

他像个刺客一样小心翼翼地“潜行”到了刘静雯的身后，从顾怡静那里重新要出来的橡皮抹上对方裸露在外的小臂。

橡皮的确是有用的，刘静雯并没有直接暴走，而是眼神中略透出一股茫然来。趁着这个机会，陈韶一边用橡皮不断擦拭白纸质地的肢体，一边喊道：“刘静雯！如果不想死，就跟我过来！”

不等对方回答，陈韶直接拖拽着刘静雯往里面走。刘静雯虽然还不清醒，但或许是求生的本能帮助了她，让她跟随着陈韶的步伐踉踉跄跄地就往超市里跑过去。

朱成瑶眼见如此，心下松了口气的同时，也自觉地过去帮忙拉着人。

她的污染程度不够深，看不见幸福超市的存在，也没办法进去，却至少能帮忙迅速地把人弄到超市门口。到了超市门口，一个让人意想不到的角色出现了，罗杰斯从超市里冲出来，二话不说扛着被打晕了的刘静雯就冲了下去，连收银员不能进入超市的规则都不顾了，直接冲进了超市内部。

陈韶立刻意识到，一定是有什么意外发生了！罗杰斯一直待在超市，能得到的信息渠道大概率就只有现实提示。而能让现实和罗杰斯都这么急切的……难道是孙柏清？

事实证明，罗杰斯的举措是完全正确的。因为刚进超市没几秒，原本还算配合的刘静雯就剧烈地挣扎起来，肢体也开始逐渐诡异地扭曲。也幸好罗杰斯的速度够快，在她真正将自己的脖颈坳成直角之前，一头撞上了陈韶指着的墙壁方向。

砰的一声，罗杰斯直挺挺撞上了墙壁，整个人由于巨大的冲击力，躺在地上半天都回不了神。不过，刘静雯倒是顺利被丢了进去。

陈韶慢一步跑到他旁边，喘着气问：“你还好吗？什么情况？孙柏清那边出什么事了？”

罗杰斯晃晃脑袋，晕乎乎的，倒还记得回答：“现实告诉我……这个孙柏清……也是假的……让我快点出去……把刘静雯带到药品交易区……”

陈韶神色凝重起来。

14层的孙柏清，也是假的？

什么时候的事情？是一开始，还是其他时候？

他脑子里迅速回顾所有与14层孙柏清相关的信息，过了几分钟，他狠狠地锤了一把旁边的墙壁。

“陈？”罗杰斯稍微缓过劲儿来了，看见他这样，立刻问道，“怎么了？”

“我疏忽了。”陈韶咬着牙，“他恐怕是在汉森被污染之后就死了……当时藤野雅子从10栋跑过去找我，到了13栋才返回。而且我们看到电梯之后，直接走的楼梯，也耗费了不短时间。漫画家恐怕就是在这个时间段连续污染了汉森和14层的孙柏清……”

之前他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只觉得自己去的及时，才能救下顾怡静和假孙柏清。现在想一想，什么及时，分明就是两个人的死为他们拖延了足够的时间！

该死！

罗杰斯也骂了一句，他阴沉着脸，眼睛盯住交易区入口所在的那面墙壁，嘴里问：“只要被污染了，就能看到真正的交易区，对吗？”

陈韶立刻说道：“你想脱掉制服？你疯了！你已经违反了一次规则，擅离职守，还进入了超市！你现在进去，也没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我们只要等她出来就可以了！”

罗杰斯充耳不闻，只是自顾自地脱掉上衣，工牌也扔到一边，陈韶的小胳膊小腿阻止不了他的任何动作。

“我看见了。”罗杰斯的脸因为脑海的剧痛而扭曲起来，鬓角也冒出了细细的绒毛，然而他只是盯着交易区里面，眼神松快，“那个女医生在给她治疗，做了手术……叫的很大声，流了不少血，但是没死。医生说，恭喜她要痊愈了。”

罗杰斯重复了一遍：“要痊愈了。”

他蓦地泄了力气，整个人虚脱似的瘫倒在地上，不一会儿又痛苦地抱着脑袋蜷缩起来。

有陌生的脚步声传来，陈韶来不及多想，就挪动脚步移到罗杰斯和脚步声中间，转过身去。

来人是个穿着黑色制服的巡逻员，她看了看地面上的罗杰斯，叹了口气。

“把他交给我吧。”巡逻员说，“他违反了收银员的规定，不能在这个位置上做下去了。”

陈韶没有移动：“他是为了救一个被污染的人进来的……他可以去治病。”

巡逻员摇头：“邱医生治不好这种病，没用的。我会把他的行为上报经理……他或许可以作为巡逻员继续活在这里。”

陈韶沉默了几秒，还是让开了。

巡逻员蹲下来，把收银员的工牌重新挂到罗杰斯的脖子上，又把随身携带的黑色喷剂拿出来按了好多下。

肉眼可见的，罗杰斯的神态安静了许多，他紧紧地闭上眼睛，就好像只是睡着了。

陈韶只能看着巡逻员带走他。

现在，超市里只剩下他一个人，以及其他听到动静走过来的“人”，

好在受污染成为特殊住户的人都不会主动接近异常，而大部分怪谈似乎也不是乐于交朋友的类型，它们只是朝着这边透过来或好奇或探究的目光，不多时便离开了。

陈韶闭了闭眼，又看了看那面平平无奇的墙壁，转身离开超市，等在了那扇小门附近。

一分钟。

两分钟。

十分钟。

二十分钟。

半个小时。

小门依旧紧闭着，刘静雯并没有出来。

第25章 幸福超市25 结束

现实世界，直播间讨论区已经炸成了一锅粥。

：MD，这个孙柏清怎么又出问题了？不是说那个假的这个真的吗？

：没听韶哥说吗？这怪谈是个劳模，第一天中午马不停蹄地嘎了四个人，估计是那个外国佬死了之后被污染了

：我分析了一下，时间线大概是这样的。1:13的时候漫画家到10栋，用2分钟污染了刘静雯，下楼的时候被樱花国那个狠人又送到嘴边一个，这次可能是没弄什么人设，半分钟就把人嘎了，然后在3楼和藤野雅子面对面待了半分钟。1:19的时候她和韶哥遇见，两个人又拉上警卫，花了两分钟到8栋，然而1:18的时候汉森已经凉了，1:21的时候顾姐才碰见漫画家，这里面确实空出来2分钟的时间差……

：……这波观察组背大锅。

：谁知道漫画家会是个劳模，好家伙停都不带停一下的，嘎完这个噶那个

：其实我刚刚又拉官网录像看了看，发现14楼那个孙柏清露出来破绽其实不少，最明显就是他说自己观察鬼娃娃好多次，感觉情绪有点不对劲，所以龟缩在屋子里，可关键是大家都知道鬼娃娃那个衣服污染的力度有多强，别说看几眼了，就是看一眼，那也够呛的！我当时想着是可能看的距离够远，没看清，所以污染不强，现在想想，都想大嘴巴子抽自己……

：还有他居然还敢出门和韶哥说话，在座的诸位想想，你们要是碰见鬼娃娃了，还敢跟小孩说话吗？说话的时候还能这么淡定？

：还有就是，孙柏清说自己来自第六区的平安小区，那个假刘静雯不也说是从第六区平安小区来的吗？可惜韶哥不清楚那边孙柏清讲的故事，不然肯定能意识到有问题……

：我觉得时间那波想不到很正常，毕竟是天选者视角又不是漫画家视角，谁知道它都干了啥？但是平安小区这一点没及时通知，也是够离谱的……

：可以的，马后炮多来点:)

：关键是这个消息告诉他也没用啊，假孙柏清在顾姐那边呢，韶哥又不会瞬移……

：不过那个罗什么的，倒也算是条汉子

：所以，兄弟姐妹们，刘静雯怎么还不出来？她不会也嘎了吧？

陈韶等了三十四分钟，才看到小门开启。

不过，来人并不是刘静雯，也不是被巡逻员带走的罗杰斯，而是那个女巡逻员。

女巡逻员径直朝着陈韶过来，向他展示了手心里的东西。

那是刘静雯头上的米黄色蕾丝发夹。

发夹上染着红白黄相间的色彩。

“你的朋友死了。”巡逻员说，“请节哀。”

陈韶身体微微发颤，他艰难地喘出一口气，问：“你是说……谁？”

巡逻员这才发现自己的话有歧义，连忙解释道：“不是罗杰斯，是那个被你们送到邱医生那里的女孩子……”

巡逻员迟疑了一下，还是告知了他真相：“本来她已经被‘治好’了，但是她刚下手术台就疯了……她是自己一头撞死的。”

陈韶不由默然。

疯了……

的确，换成任何一个人，先是被怪谈变成了纸片人傀儡，又被天选者的举动刺激得几乎开始自杀式袭击，然后躺在手术台上，失去了自己的双眼和双手……

她在一片黑暗之中，都想了些什么呢？

但是……但是这不是问题的关键。

污染‘治好’了，但目标死亡了，这算是成功吗？

陈韶勉强打起精神，朝巡逻员说：“我不是刘静雯的朋友，她的朋友……昨天晚上已经去世了。”

巡逻员神色黯了一下。

“请问王增学会怎样？”陈韶问道。

“经理去处理进货的事情了，要明天早上才能回来。”巡逻员说，“他暂时被放在我们的员工休息室里，那里很安全，不用担心。”

那至少罗杰斯能活到明天早上了。

陈韶点点头，趁着这机会，问：“你刚刚说邱医生治不好罗杰斯，那这种情况要怎么办呢？必须加入你们吗？”

刘静雯不知道算不算数，如果要保险，他们最好还是把白果一并“治好”。

巡逻员摇头：“我们也‘治不好’这种‘病’，不过也没必要‘治’，只要徐小姐不亲自养，最多也就是晚上出门逛逛而已。”

陈韶想起松本长光和罗杰斯都提到过的“狗群”、只有晚上会变异的白果和徐莹整天牵着的金毛犬。

“如果一定要治呢？”陈韶追问。

巡逻员还是摇头。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吗？”

巡逻员叹了口气，她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晚上八点四十七了：“抱歉，小朋友，我没办法救你其他的朋友了……想开点，至少白天他们是正常的。”

陈韶只好重新确认一遍：“刘静雯去世前……确实治好了对吗？”

“是，所以至少她是作为一个纯粹的人类而死的。”

面对这样的答案，陈韶心情复杂，既有欢欣又有忧虑。

离开之前，她进行了短暂的自我介绍：“我叫乔可真，如果你以后有事要帮忙，可以来超市找我——如果我能帮得上忙的话。”

陈韶闷闷地答应她，走出超市，就看到朱成瑶在门口焦急地踱着步，瞧见他出来，立刻欢天喜地地迎上来。

“你的事办完了吗？”她语速极快，神色祈求，“我哥哥……”

“你可以带他来这里。”陈韶说，“如果他的情况确实很差了，那么就能够进入我刚刚去的地方，不过要注意时间，九点半之前你们必须回到建筑物内。”

他还是好心地做了提醒。

今天晚上，如果不是正巧遇上了朱成瑶，他或许要等到明天才会真的对刘静雯出手，到时候或许一切都来不及了。

“如果他看不见任何与平时不同的东西，那就明天带他去物业一层，告诉那里的工作人员，你们遭遇了异常情况，他们会给你一份居住证明，告诉你们该怎么做。然后你们还是要来这里。”

他迟疑一下：“如果到时候我方便，也可以和你们一起去。”

朱成瑶可以说是感激涕零，她抓住陈韶的肩膀，语无伦次地说了一句感激的话语，随即就转身往10栋跑过去。

既然已经完成了自己的承诺，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陈韶就赶到8栋，直接去了4单元1301，天选者们果然已经回到了这里。

只不过，屋里只有顾怡静和约书亚两个人，顾怡静脸色惨白，右手臂上沾染着水墨的痕迹；约书亚则是半个身子都被鲜血染红，整个人仿佛刚从杀人现场走出来的凶手。

松本长光已经死了。

看着两个人暗含殷切的目光，陈韶没有问发生了什么，而是直接说出刘静雯已经“治好”和罗杰斯违规的事情。

顾怡静和约书亚果然松了口气。

他们只是简单地沟通一下情报，确定这次不会再出什么幺蛾子了之后，就迫于九点半的月光而迅速分开。

陈韶赶在九点十七分回到了家里。

一天内跌宕起伏的经历让他疲惫不已，几乎是倒头就睡，这一觉睡得很沉，直到被闹铃吵醒，脑袋里依旧是昏昏沉沉的。

早晨，迎着和煦的朝阳，在妈妈和哥哥眼皮子底下，陈韶打了个大大的喷嚏。

他感冒了。

“生病了？”哥哥摸了摸陈韶的额头，“不烫，那就是感冒了……”

他少见地迟疑了一会儿：“是不是得去医院？”

陈韶心中一动。

他想到了导购作为“重要情报”和他交易的那段话。

“小朋友，看在咱们都是从人变鬼的份儿上。”导购老李咬了一口桂肉，“你要有自己的规则，懂么？不是污染你的那个怪谈的，是你自己的。”

他指了指自己。

“如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你就只会是‘它’的爪牙而已，它的规则就是你的规则，它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就像我一样。”

“怎么样才能获取属于自己的规则？”陈韶当时这样问。

“第一，你得是个半人半鬼，人是不会有规则的，咱们和他们压根就不是同一种东西。”老李说，“至于更进一步的，我也不清楚，似乎每个人都不一样。”

这和哥哥的说法是对得上的。

那么医院，对于陈韶来说，就是过去的梦魇之地，和如今的希望所在了。

不过……

“下午去可以吗，哥？”陈韶问，“我上午还有点事，就是去拜访一下徐莹姐姐，不会有危险的。”

当陈韶带着扫地机器人敲响徐莹家的大门时，女人的确很是高兴。不过，她也明确表示，污染这种东西是规则决定的，白果违反了规则，那即便是污染源本身，也不能挽救……

换取扫地机器人的行为，无疑是做了无用功。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我倒是不介意用你换。”女人摸着金毛的脑袋，不无遗憾地说着，“真可惜。”

这代表着，天选者们在这次怪谈中能做的都已经做完了，剩下的就只能看天意了。

规则怪谈第三轮第二局【幸福超市】，宣告结束。

【怪谈2：幸福超市】规则汇总1

单独列出来的是有问题的和需要解释的规则，大家可以看看自己猜对了没有~

这三章都是规则解释和剧情解释。

一、居民楼规则

（一）13栋规则

（二）电梯规则（通用）

×8.电梯内壁为镜面，能够映照人像。请记住，人的影像和人应该是相对应的。如果您发现镜子里的自己做出了不同寻常的举止，请对镜子里的自己微笑（错误，正确方法是当做看不见）

（三）楼梯规则（通用）

（四）1~6栋规则

二、小区规则

（一）居民守则

×1.不要对您的家人发脾气。（在合理的情况下可以发脾气，一昧忍让才会出事。忍让太多会让“家人”将其啃食殆尽。）

×4.如果您有孩子，请给他讲睡前故事。（不要给孩子讲睡前故事！他们会在睡眠后变成故事里的角色袭击周围的一切人类！）

×5.与他们保持良好的亲密关系。（“我”也是邻居的邻居，可以向邻居寻求帮助；太过亲密有可能对方是怪谈，会迷失。）

×8.请出门摸摸狗狗吧，他们会喜欢的。（白天他们也会出门遛狗，但这个时候普通人是看不见狗的。午夜出门看到狗，会看到人类的真身，而后被替换成狗。）

×9.如果您看到哭泣的孩子，请立刻上前拥抱安慰，直到工作人员赶到；如果您看到一群玩游戏的小孩，请立刻转身离开，孩子们不喜欢大人打扰他们的游戏。（不能接近，不能表现出嫌弃，要陪着孩子们玩游戏。回答问题是必须的，但是可以撒谎）

×10.立刻前往保卫处，告知警卫。他们不是小区的工作人员。（看到居委会工作人员，代表已经被污染了，会被警卫处理。）

×14.如果您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就请进行欣赏吧！或许您也愿意加入创作。

×15.我们鼓励居民研究音乐

×16.，但可以使用购买料酒。（料酒也不行）

×18.小区内部有且仅有一家超市，如果您发现收银员穿着红色制服，请立刻离开超市，那不是超市的收银员。

（二）特殊居民守则

三、物业办公楼规则

（一）居民注意事项

×1.办公楼不存在第四层！如果您发现了通往第四层的楼梯，请不要进入。——办公楼存在四层，四层服务于特殊住户。

×2.物业工作人员均身穿制服。警卫身穿黑色制服，清洁人员身穿淡蓝色制服，其他工作人员统一穿着红色制服。如果您看到穿着其他制服的人，或穿着错误的人，请不要与他对话，他们只是恰好穿着了款式类似的衣服。——深蓝色制服为居委会工作人员

×3.礼堂仅由物业举办各类活动，不会开展任何音乐会！如果有人告诉您周日晚音乐会的事情，请立刻远离他；如果您不慎收到了音乐会的请柬，请想办法将其交给另一个人。——音乐会确实存在。

（二）接待人员工作守则

×4.办公楼不存在第四层，请不要前往第四层！如果有居民向您询问第四层，告诉他可以去。——普通居民绝不可以随意进入四层。

【怪谈2：幸福超市】规则汇总2

（三）居委会守则

×3.如果有物业工作人员手持工作证明来到四楼，请按照流程为其安排住所、办理门卡。——被删去了“居民手持居住证明”这种情况。

×7.居住在7栋的邹女士和居住在13栋的许先生是完全友善的，不必对他们的行为进行任何的干预。——根本不友善，但是打不过。

四、小区超市规则

（一）超市规则

×1.小区内部有且仅有一家超市，超市入口位于7栋3单元一层，营业时间为早5:00到晚11:00。——有两家，面对不同客户群体。

5.超市日常播放节奏舒缓的钢琴曲，如果您听到其他风格、其他乐器的歌曲，请立刻找到最近的导购，她会帮你处理。——超市内部有不安定因素，主要是酒和邪典衣，需要用音乐节的力量对抗，听到其他风格音乐说明被污染了，会被赠送临时门卡，可以前往幸福超市。

（二）生活用品区

×1.本区销售的所有物品，在付款前禁止打开。如果您不慎打开，请立刻将其丢弃。——需要交给导购。

2.文具仅向未成年人销售，成年人禁止接触。——因为“墨水”对邪典衣有克制作用，成年人接触后会立刻被鬼娃娃盯上，未成年人购买反而不会。

3.生活用品区不存在导购，如果出现推销行为，请严词拒绝，并立刻离开超市。——导购推销的是能够缓解污染的药品，拒绝之后可能加重污染。

4.本区商品经过严格筛选，不可能出现过期产品。如果您发现产品过期，请立刻确认当下时间。如果时间与您记忆里有所差距，请立刻前往前台，要求收银员将制服交给您。如果时间没有问题，请把该产品交给导购。——看见过期商品、并且时间与记忆里的存在差别，代表着天选者与过去的幸福超市产生了一些交感。幸福超市在混乱时丢失了一批商品，这批商品实质上在夹缝里，被酒和邪典衣把持，时不时抛出来入侵一下，购买了之后就会被二者污染。接受制服会成为幸福超市收银员，从而压制污染。

（三）食品原料区

（四）服装区

×3.本区所售服装均无复杂图案，如果您看到过于复杂、寓意不祥的图案，立刻扔到地面上，用脚踩它，并使用您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话辱骂它。它是被那些对孩子充满恶意的人放入的，我们对您的帮助会感到衷心的感谢。——正确方法是将其丢入黑色墨水中

×6.衣服的选择应该由穿衣者本人进行，请为孩子选购他喜欢的衣服，请勿强迫孩子穿他不喜欢的衣服，我们会制止您。——如果孩子想要穿着不祥的衣服，必须制止。

五、幸福超市规则

（一）超市规则

×3.超市工作人员包括收银员、清洁工、巡逻员。超市不存在导购，如果有人询问您的购买意向，或向您推荐商品，请无视他，它并不存在。——会推荐酒水、假药之类的。可以不无视，但是必须注意代价。

×4.超市并不是交友的场合，如果有人接近您，试图与您交友，请找到巡逻员，巡逻员会为您驱赶骚扰者。如果他冲上来拥抱您、亲吻您，立刻攻击他，将其杀死，这是为您自身的安全考虑。请牢记，巡逻员身穿黑色制服，携带短棍。——立刻大声喊叫，告诉它这是违规的。攻击被污染个体和怪谈不是好主意。

×6.本超市仅销售服装、生活用品、食物。超市内售卖酒水，如有需要，请向收银员咨询。——问了之后可能被巡逻员攻击，也可能获得缓解酒水污染的物品。

×7.请您不要在超市内购买酒水，如果您在超市里看到有人购买，请立刻通知巡逻员，我们会以最快速度处理。——要装作没看见，不然可能被直接物理消灭。

×10.如果您没有问题，请不要进入药品销售区，即使药品销售员喊您进去。——喊你并且你能听见看见时，就说明你有问题了。

×12.本超市顾客都非常友好，如果他们想和您交朋友，请愉快地答应吧！——想想看这个超市的顾客都是什么东西。

×14.音乐和漫画在本超市是得到允许的，您可以尽情欣赏它们。——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

×15.超市禁止攻击行为。——禁止居民之间的攻击，但是允许居民对无门卡顾客的袭击。

（二）收银员工作守则

【怪谈2：幸福超市】故事主线

如果觉得自己没看懂第二个怪谈，或者觉得有点乱，可以来看看这一章。

壹、故事主线

【甜蜜的家】主线是成功融入这个家，作为孩子孝顺父母、亲近兄姐，防备外界的危险。

【幸福超市】主线：明线是救五个已经被污染的人（其实都是污染了但不自觉），暗线是搞清楚幸福超市的来龙去脉。

幸福小区、居民、超市、物业整体上站在同一个立场。【酒】【饿死鬼】代表的怪谈是入侵者；【邪典衣】本来也是入侵者，由于带有一部分【家】的属性，能在一定程度上和【幸福小区】契合，因此成为居民；【音乐家】危害虽然大，但是它能让人类沉浸于幸福安宁的假象中，符合【幸福】的概念，因此顺利成为幸福小区的一员；【漫画家】是硬挤进来的，也是入侵者，房间都压根不存在，但是打不过，打过了也是惨胜，就没管，默认为小区一员。

现在小区内局势基本稳定，不会有外来怪谈了，因为怪谈们不希望有其他怪谈再来分一杯羹。

【幸福超市】本来分为表里两个，一个供给普通人，没有什么危险；一个供给怪谈，以提供饮食和搜集来的一些规则物品，如菜肉、桂肉。

【酒】【饿死鬼】【邪典衣】【漫画家】【音乐家】的入侵使得【幸福小区】的规则不稳定，因此作为三个关键地点【居民楼】【小区超市】【物业办公楼】之一最不重要的【小区超市】成为了牺牲品，表超市和里超市的职能开始混淆，药物售卖处本来应该在表超市，帮助意外被污染的居民；导购本来也属于超市，负责售卖一些可以规避死亡选项的物品，结果被【酒】侵蚀，因此被困在里超市内，无法出去，也无法进行常规售卖。

普通人想要摆脱污染，必须服用药品售卖区的对应药品。而药品一般不外带。天选者必须：①正确判断目标已经遭受污染；②正确判断目标遭受的污染类型；③找到进入里超市的方法；④找到进入药品售卖区的方法；⑤获得对应症状的药品，并能够带出超市；⑥让目标服用正确的药物。

在这个过程中必须保证自己不会被其他怪谈袭击凉凉。

周涛，死于音乐家污染，唱歌后灵魂被音乐家收走。

白果，是徐莹散养的狗群中的成员，由于没有被徐莹选在身边，还有救援的机会。

宋良泽，死于鬼娃娃的直接污染。

孙柏清，在汉森被污染后，被漫画家紧接着找上门来，化成纸片人，在正式演出剧情前还有救援的机会。

刘静雯，同样如此。

贰、时间线解释

第一天

4号、5号目标被漫画家严重污染，转化为纸片人傀儡；

汉森被面具人找到，逃离过程中死于漫画家；

陈韶获得特殊居民规则、超市规则，通过小区规则铲除【面具人】；

约书亚获得错误的物业1层规则；

藤野雅子看完了污染的整个过程，自身也被严重污染，闯入药品交易区，遭遇饥饿的药品销售员而死；

顾怡静带着假孙柏清逃脱；

松本长光和罗杰斯获得表超市员工规则；

松本长光获得现实世界提醒；

朱莉安娜负责多个目标的巡视看护。

第二天，早起后均发现听到音乐。

1号目标在周一晚上便遭遇了音乐家的污染，因此此时表现得比天选者更明显，松本长光险些被带着唱歌，遭受严重污染；1号目标死亡。

2号目标变狗，罗杰斯冒险以员工身份进入超市。

3号目标们和约书亚、朱莉安娜下楼时正面遭遇鬼娃娃，朱莉安娜因为往单元楼里躲得及时而幸免于难（其实是因为鬼娃娃对漫画家的傀儡不感兴趣）；约书亚不得已和鬼娃娃正面对上，宋良泽遭受污染开始发疯袭击约书亚，被约书亚制服，但是引来了警卫，宋良泽被判定无药可救直接处决；几人因此认为被袭击的一方更有可能是真货，对顾怡静带着的假孙柏清予以重点保护；约书亚加入物业，得到真正的物业接待人员规则。

4号顾怡静由于直面漫画家，受到一定污染，但并不严重；然而假孙柏清在她身边，导致她的污染程度不断加深。

余下的天选者和目标获得临时门卡。刘静雯重新进入天选者视线。

陈韶与导购交易，得到道具，导购告诉陈韶，经理明早回来。罗杰斯在与超市其他员工的交谈中，获悉“巡逻员来自警卫，收银员来自表超市，清洁工来自表超市”。

下午，顾怡静、松本、约书亚污染程度加重，约书亚接受物业职位，可以压制污染；顾怡静和松本无奈之下冒险携带桂肉进入超市，成功抵达药品售卖区。顾怡静接受手术。

13孙柏清通过天选者进入药品交易区，毁掉测试油画。

14孙柏清作为漫画主角，继续伪装，试图将天选者全部污染，被发觉，松本死亡。

陈韶试图为现实获取更多情报，前往接触刘静雯，在朱成瑶和罗杰斯帮助下“治好”刘静雯。刘静雯心理崩溃，自杀而亡。

第26章 九华市规则，出小区

午饭过后，陈韶跟着哥哥出了门。

出门前，哥哥去爸爸妈妈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又掏出一张纸来给陈韶看。

那是一张蓝色底的海报，上面印着九华市的规则。

【欢迎来到九华市。无论您是常居于此的公民还是来本地游览的游客。为了保证您在本地的愉快生活体验，请阅读并尽量遵循以下规则。

1.身份在本地非常重要，如果您是常住人口，请随身携带市民证、驾照、学生证、户口本或其他能够证明本地人身份的其他物件。如果您是游客，请随身携带游客证、租赁合同或酒店入住证明。如果您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证明身份的物品，我们无法保证您的安全。无身份的存在将在24小时后被警卫驱逐出城。

2.九华市重视法律和秩序，在本地生活期间，请勿在公共场合违反以下法规：

（1）杀害市民或游客，或以其他方式导致市民或游客死亡。

（2）攻击市民或游客，致其受伤。

（3）以言语形式或其他形式侮辱市民或游客。

（4）以言语、动作、图像等方式骚扰、猥亵市民或游客。

（5）其他对人体或精神造成严重不良损害的行为。

3.白天是安全的，夜晚是危险的，晚上9:30至第二日凌晨5:00，请勿离开所处建筑物。

4.九华市位于九华山附近，间或有浓雾天气，为防止空气污染，在浓雾期间，请关紧门窗，不要暴露在浓雾之中。

5.九华市重视城市绿化，请勿踩踏草坪、采摘花朵、破坏树木。

6.九华市自来水水质并不适合养花弄草，请勿个人培育。

7.公共场合，请注意卫生习惯，保持城市整洁，严禁破坏公共设施。

8.九华市重视噪音治理，在11:00~5:00期间，请勿制造过大的噪音，防止影响其他市民的正常生活。

9.严禁向九华江中投放任何异物。

10.严禁向九华江内放生任何生物。

11.严禁下水游泳。

12.严禁在九华江上驾驶船只。

13.严禁为身份不明人士提供食宿。

14.九华市风俗保守，我们鼓励您与陌生人保持一定距离，请您不要随意接受陌生人的邀请，未经允许请勿进入私人住宅。

——九华市城市事务局全体市务员留】

陈韶快速地浏览了一遍。哥哥陈昭在旁边等待着，并不催促。

第一条、第二条、第十三条明显是在说身份的重要性，这也和徐莹的话合上了。市民和游客身份必须获取其一，如果都不是，先别说警卫24小时后的驱赶，就连可能会被攻击这一条都能让人九死一生。

还有那个公共场合的法规。到底哪里算是公共场合？孙柏清他们被漫画家袭击的时候，可是一点事都没有。还是说这一条也只是针对普通人的？可这又不像。

倒是第十四条有保护普通人的意思——在公共场合中，市民和游客是相对安全的。

第三条是因为月亮，第四条是说浓雾，看来二者果然是大范围的怪谈，时时刻刻都需要牢记不可违反。

五六两条核心是“花草”，不能采摘破坏，也不允许个人种植。是尊重，还是防备？

七八两条倒是和小区一些规则一脉相承。

九到十二条全都和九华江有关，并且措辞极其严厉。陈韶心里把它标了个“极度危险”的标签。

还有最后那个落款……看上去，九华市市务局倒是一个偏向人类的阵营了。

等陈韶看完，收起海报，陈昭才开口：“我们需要先去市务局给你办市民证，要不然很多地方都去不了，医院也是。”

陈韶瞳孔一缩，忙问道：“我现在还没有市民证吗？那我要是自己出小区，会怎么样？”

哥哥挑了挑眉：“你想给谁送菜？”

正在看陈韶情况的分析组立刻把阻止天选者离开小区的要求发给了所有观察组。

——完成了通关条件的天选者队伍虽然少，但不是没有，已经有人跃跃欲试想出小区搞情报了，不拦着就凉了！

这一句话却好像给了哥哥什么提示一样，他低头看了陈韶一会儿，突然弯下腰，双手卡进陈韶的腋窝，一个用力直接把一米五的小孩举了起来。

陈韶：？

他有一瞬间发懵，低头看了看自己离地半米的脚：“……你干什么？”

陈昭笑眯眯地缩回胳膊，把举的姿势改成抱，另一只手揉乱陈韶的头发，开门就往外走：“这样保险点，你又没身份证明，出门被拐的可能性太大了，你放心，你哥我可不放心……”

陈韶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觉得对方就是在趁机过哥哥瘾，但是考虑到缺乏身份证明真的有可能出现意外，还是老老实实不动了。

丢人就丢人吧，反正嘲笑他的人都不在这个世界，自己看不见那就是没有。

这还是陈韶第一次走出幸福小区的大门，大门外是一条宽阔的东西向的长街，对面是一联排的饭店、超市、水果店等商店。街上车流不息，街边人来人往，旁边的绿化带里竖着木牌，上写标语“爱护花草，请勿踩踏草坪”，与现实似乎并没有什么差别。

他们走了大概二十多分钟，经过一个红绿灯路口左转，就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

市务局是一个建有五层楼的小院子，院子是开放式的，并没有什么门挡门卫。楼前铺着红黄白三色的地砖，砖缝干干净净，没有一星半点冒头的青草。门口两侧竖着两个半人高的红褐色凤首瓶。

推开市务局的玻璃大门，正前方就是并排六个窗口，窗口两侧延伸出两条走廊。玻璃门右侧是向上的楼梯，左侧则支着一个黑色金属报刊架。架子一层的册子明晃晃印着《九华市市务局来访者须知》，二层册子封面则写着《九华市城市地图》，三层就是哥哥之前给他看的九华市规则。

陈韶停下脚步，伸手去拿。

第27章 市务局见闻

【九华市市务局来访者须知

1.市务局工作时间为早8:00至晚8:00，请您注意时间，在工作时间外，请勿在市务局内部停留。

2.我们仅向九华市市民服务，请确保您携带有市民证、驾照、学生证、户口本或其他能够证明市民身份的物品，否则我们将拒绝您的所有请求。

3.接待大厅内只摆放假花，并不养真花。如果您发现花瓶内的花朵是真的，并且已经开放，请立刻告知市务员，并离开市务局。我们衷心感谢您的帮助。

4.请不要携带花朵进入市务局。

5.市务局内严禁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如果您对市民或工作人员进行攻击，我们将剥夺您的市民身份。

6.市务大厅仅办理常规事务，如果您有特殊需求，请上二楼，我们有专门人员与您对接。】

须知倒是很简单，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他们对“花”防备的态度了。陈韶此时想起来，在幸福小区内，他还没去过最西侧的花园，或许那里也有一些有价值的信息。

陈韶又抽出一份九华市的地图，还没来得及看，就被哥哥扯了一下：“走吧，那个不着急看，先去给你办户口。”

他们直接上了二楼。

如果说一楼还和陈韶在现实里见过的官方部门接待大厅没什么区别的话，二楼就很有些不同了。

从右侧楼梯上去，就走进了一条回形走廊。走廊外侧是巨大的玻璃幕墙，幕墙正上方有着折叠起来的挡光板。明明是大白天，走廊上方的灯管却存在感极强地散发着刺眼的白光，晃得陈韶眼睛都微眯起来。走廊内侧则是两米一扇的白色金属门，金属门外表崭新、磨得光滑，反射的光线让这条走廊分外“闪耀”。

楼梯旁贴着一张纸。

【市务局二楼访客须知

1.市务局二楼仅接待特殊访客、服务于特殊要求，如果您没有特殊需求、并且不是特殊访客，请立刻离开市务局，否则我们将不能保证您的安全。

2.为了市务员的安全考虑，我们将与您进行隔离式服务。如果需要交流，请通过话筒、纸笔或电子设备；如果您有物品需要交接，请在市务员安排下将物品放入玻璃隔间。

3.市务局内部并不摆放真花，并不使用含有花香气息的空气清新剂，如果您在服务期间看到真花或闻到花香，请立刻告知市务员，并离开市务局，前往九华市医院。

4.您可能在二楼见到与众不同的访客，请您不要与他们对话，不要产生任何无关情绪，不要做出不适宜的举动，无视他们，并迅速离开。

5.当市务员敲响接待室房门时，无论您在处理什么事务，请立刻按照市务员要求去做。如果您认为自己无法做到，请拒绝，并以最快速度离开市务局，回到您的家中。

6.如果您发现同一房间的市务员存在异常的神情、表现，请立刻中止业务，前往一楼，告知警卫，而后待在一楼大厅内，直到警卫告诉您可以离开。】

很显然，市务局二楼面对的就是怪谈和遭遇怪谈、有可能被污染的市民了，所以才会一方面对其执行严格的防范措施，一方面又提醒这些市民小心。

他们刚离开楼梯，走上长廊，脚下的木地板便不堪重负似的发出“吱呀”的呻吟。陈韶条件反射地停下脚步，低头观察。

与装潢相当不错的其他地方相比，他们脚下的木质地板却相当松动，每一块木板的接缝处都微有翘起，也难怪一走上去就有了声音。

看市务局的样子，应该不至于换不了地板，那么吱呀作响的木地板就一定有其深意在了……

陈韶还在思考，哥哥却已经拉着他拐进了一个房间。

房间只有七八平米大，中间被半墙和玻璃隔开，就像是平时银行柜台的办事窗口一样。只不过这里的玻璃墙是双层的，两面玻璃足有二三十厘米的间距，对应着开了两个递送东西的小门。

窗口里坐着个三四十岁的男人，穿着黑色西装、白衬衫，脸上挂着营业微笑，活脱脱一个社畜样子。

在窗口左边摆着一只白瓷花瓶，一支粉色的塑料花苞正插在里面。

房间最里面是一扇门，门边的角落则是竖起了一个金属立方体的桶形事物。

“两位好，请问有什么事需要帮助吗？”

男人的声音是从头顶传过来的，陈韶抬起头，才发现上面安装着一个黑色的圆形喇叭。

这就是所谓的“隔离式服务”？那确实够隔离的。

陈韶看着哥哥拿起话筒和男人对话，忍不住心里嘀咕：市务局到底是经历过多少怪谈的侵扰，才保留了这样严格的接待制度？不过这样一做，除了直视即污染的情况，他们遭受其他污染的可能性确实就能大大减少了。

“给我弟弟上户口。”哥哥说。

他把一个类似户口本的册子、陈韶的门卡拿在手里，朝着市务员晃了晃。

市务员低头敲了几下键盘，随后神色明显紧张了一些。他看了旁边的花朵一眼，说：“没问题，请您把户口本交给我，这项业务只需要花费十分钟就能办好。我需要去户籍室录入资料、制作市民证。在此期间，请您在本接待室中耐心等待。”

他在电脑上操作了什么，陈韶这一侧的玻璃小门就被打开了。等到他把东西放进隔间之后，这一侧的玻璃小门关闭，市务员才打开那一侧的小门，取出户口本，开门离开。

开门的时候，陈韶能看见对面门外同样灯火通明，似乎是个大厅，大厅里立着不少的方形金属管道，和房间角落里的没有任何区别。

“他真的是去录入资料了吗？”陈韶不免问道，“他好像知道你是谁。”

哥哥笑了笑：“人类里总有很多聪明的，就像你一样。”

“所以他们都知道？”陈韶说，“那为什么……”

他突然止住了话。

知道了又能怎么样？现实世界里人类又不是不知道占据那些地区的怪谈都是什么样子，可还不是没办法驱赶这些异类离开他们的家园？

他们只能去记录，去提醒。

仅此而已。

第28章 九华市地图

市务员在约定好的时间里回来了，他没有再看陈韶一眼，而是公事公办地将一张市民证和户口本一起递了回来。

市民证是淡粉的底色，一面印着一捧花束，另一面则是标明了陈韶的基本信息。

姓名：陈韶

性别：男

年龄：13

住址：第二区幸福小区

登记日期：2020年7月16日

可以说是非常简陋了。

陈韶的目光停留在年龄那一栏上。

“请问市民证是每年都要更换一次吗？”他故意问道。

市务员下意识看了陈韶一眼：“是的，一年后证件就会自动过期失效，请您务必在一年内进行更新。”

“为什么不干脆写出生日期呢？”陈韶追问，“这样就不用总是来这里了，这样听起来真麻烦。”

市务员保持微笑：“出生日期是市民个人的重要隐私，我们无权将其印刷在市民证上。也请您保护好个人隐私，防止他人的恶意窥探。”

出生日期？

这又是什么怪谈的规则？

九华市规则上没写，那应该就不是全市范围的……

“请问您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的话，请尽快离开。我们市务局的工作比较繁忙，请见谅。”

陈韶没有再多问些什么，和哥哥离开了接待室。

此时接待室外面的长廊里有了其他人的存在，两个穿着黑衣制服的警卫站在长廊尽头的两个角落，一个神色憔悴惶然、大约十五六岁的男生从楼梯上惴惴不安地走了上来。

见到陈韶他们，男生本能地站直了身体，表情也换上了和市务员们相似的微笑。

他朝着陈韶微微颔首，语气开心热烈：“学弟，中午好。”

【您可能在二楼见到与众不同的访客，请您不要与他们对话，不要产生任何无关情绪，不要做出不适宜的举动，无视他们，并迅速离开。】

一瞬间从惶惑转变为热情，算与众不同吗？还有这个称呼……对方难道认识他？

陈韶心中一顿，本能地去看哥哥的反应，脑袋还没怎么转动，就被哥哥的手按住了，脸只能朝着男生的方向。

我需要直面他？

想到男生刚刚的一系列反应，陈韶脸上也堆起笑来：“学长，中午好。”

男生看了看他们刚走出来的接待室，神色亮了：“学弟，你们也是……”

话只说到一边，他想起什么似的，口风生生一转：“你们也来市务局办事啊？”

陈韶笑着，刚想回答，却被一旁的警卫打断了。

“同学，今天来访的人比较多，如果没有其他事的话，请你尽快办理业务，不要在走廊上与人交谈。”

警卫不止是这样说了，他还走到男生的身边，有意无意地隔开了陈韶和哥哥。

对上警卫暗含警惕的眼神，陈韶突然有些啼笑皆非。

我刚刚防备了半天，原来与众不同的访客竟是我自己？

所以二楼真正想要接待的访客是这些很可能被怪谈找上门的倒霉市民吗？

陈韶并不打算和这个城市明面上可能最大的人类管理机构发生什么冲突，也就没有继续说什么，只简单告了别，两个人就离开了市务局。

走在街上，陈韶问：“哥，刚刚那是我们学校的学生吗？”

陈韶还记得，自己有个身份是“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初一（9）班”的学生，当然，考虑到现在是暑假，也许开学之后就要变成初二的学生了。

刚才的男生喊的也是“学弟”这样的称呼。

哥哥点头：“准确来说，整个市里3~17岁的都是你的学长学姐学弟学妹，要是看见初高中部的，见了面记得问好。”

所以这果然是一条规则，并且不仅在学校里限制学生，在学校外对学生也有同样的限制。

“学校什么时候开学？”

“今年应该是8月31号，怎么，害怕作业写不完？”哥哥调侃道。

还有一个半月。

陈韶笑了笑：“我只是在想开学之后会是什么样子。”

学校相关的灵异怪谈故事，在怪谈降临前也是“百花齐放”、层出不穷。像是厕所隔间的花子、不存在的十三级阶梯、保健室里会动的骷髅、自动演奏的钢琴曲什么的，对很多学生来说也算是耳熟能详了。

曾经陈韶在学校里担心的从来只有学习成绩，现在想到学校，他却有点胆怯——他还不想体验一把什么叫做“背靠背，真舒服”。

“放心吧。”哥哥安慰他，“去年你们那个年级才死了两百个人不到，平均下来也就两天一个，比咱们小区还低呢。”

“……你不会安慰人可以不要安慰。”陈韶无语。

可不是，光前两天，漫画家就连续霍霍了六个，这还是只算了直接致死的，没把葬身邱腹的藤野雅子和自尽而亡的刘静雯算在里面。

哥哥在嘴边做个拉拉链的手势，从谏如流地闭上嘴。

陈韶就一边跟着哥哥走，一边低头看着那张地图。

九华市地图（抽象简略版）

从地图上来看，九华市的布局相当明晰。以上北下南左西右东的方向来看，左边就是电梯旅游广告里提到的九华山，左上方是个森林公园，右上方有一片城镇，整个右下方则是被一条宽阔的江流蜿蜒包裹着，那就是九华江了。

市区里面道路基本都是南北、东西直来直去的，由东西向的如意路、健康路两条大路和南北向的安宁大道、福禄大道共同分割一个九宫格，也就是九个区域。

幸福小区位于第二区的东南角，市务局位于第五区的北侧，他们要去的九华市医院则建在第六区的西北角，距离并不遥远。

除了这些地点标识以外，这张地图上还有一个奇怪的地方，那就是有一部分的地点被标识为红色，其他地方则是绿色的。虽然地图右下角解释了这些地方是九华市的必备旅游点，但在陈韶眼里，这更像是一种极端危险的警告。

九华江的红色标识赫然在目。

不过，两天死了九个人的幸福小区和平均两天一个年级死一个人的学校，在地图上倒还是绿色的标记。

很难想象那些红色标识的地方到底有多么危险……

第29章 九华市医院，梁容医生

再度花费了二十多分钟，他们终于来到了九华市医院。

市医院占地不大，除停车场外，只有四栋楼，楼外侧分别挂着门诊楼、传染病楼、住院楼、宿舍楼的牌子。走进门诊楼，迎面而来的告示牌上就呈现出新的规则来。

【很高兴你能相信九华市医院的医疗水平，全体医护人员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为确保您能在本院得到良好救治，请遵守以下规则：

1.除门诊大厅、停车场外，医院其他场所只向本市市民开放。如果您并非市民，请不要擅自进入其他区域。】

——这和九华市、市务局的规矩也是一脉相承的，只有市民才有足够的权利。

【2.住院楼仅对内部人员、长期住院病人及病人家属开放，其他人禁止进入。他们需要良好的休息。

3.非传染病患者禁止接近传染病楼，这是为您的健康与安全考虑。】

——住院楼有些特殊之处，可能是保护，也有可能是监视。传染病楼应该危险性就比较大，鉴于这里是怪谈的世界，或许这个“传染病”会是“污染”。

【4.除本院门诊部急诊科与住院部24小时开放外，其余科上班时间均为早6:00至晚8:00，如果您需要帮助，请注意时间。请勿在不需要的时候来到医院、占用医疗资源。】

——非正常上班时间里，医院可能有其他业务，也有可能是存在一定的危险性。

【5.本院职工家属及市务局工作人员具有治疗的优先权，请不要做无谓的争辩，更不要试图使用威胁、恳求等方式占用职工家属及市务局工作人员的治疗资源。】

——这一条让陈韶想起现实世界的军人优先来，考虑到刚才在市务局里警卫可是阻拦了那个男生和他们这种“危险分子”的对话，倒是非常可以理解的事情。

【6.门诊楼和住院楼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如果您对其他人进行攻击，我们会剥夺您进入医院的资格。

7.请您不要在医院内部与其他患者产生争执，如果争执由您本人发起，我们将无法保证您的安全。

8.请尊敬每一位尽心竭力的医护人员，保持应有的礼貌。

9.近期有惯偷在医院内部作案，为保证您的生命财产安全，请保持清醒，小心偷盗。如果您需要休息，可以前往门诊大厅东南角的休息室。

10.近日收到部分年老病人和父母的投诉，请各位在公共场合保持应有的距离，不要做出过于亲密的举动。

11.我们一定会竭尽全力拯救您的生命和灵魂，请您相信我们，不要在医院内部哭泣。

12.医院仅有门诊大厅东侧收费处收费，请您不要在其他地方与任何人进行金钱物品交易。】

后面七条针对的事情范围就比较广了，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特别离谱的规则，争执、攻击、不尊敬医护人员、小心小偷、防止诈骗之类的，甚至显得比幸福超市的规则更贴近人类社会一些。

或许是因为市医院是九华市这个面积不大不小的城市里唯一的医院，门诊大厅里排队的人并不少，右侧挂号，左侧收费，前方拿药，每一个窗口都排着四五个人。

大厅墙壁上还挂了门诊楼的室内地图。

看到这地图，陈韶才想起来，他在市务局里面并没有看到有什么楼层科室标志，就连门牌号都是缺乏的。

医院这里的地图倒是和现实里一样详细，各个楼层科室讲得清清楚楚。

来到医院看病，挂号肯定是要做的第一件事。

他们老老实实地和其他人一起排队，这时陈韶隐隐闻到了消毒水的味道。他心知这是自己的错觉——门诊大厅并不是会频繁消杀的地方，并且人来人往，有味道也应该是汗味、烟味、奶味，消毒水的味道往往短时间内就被遮盖住了。

负责挂号的护士和和接待室里那位市务员反应一样，看到电脑上的信息之后明显紧张了一些，连用词都从简单的“市民证”“哪个科”“什么病”变得文雅温和起来：“你好，请问你们去哪个科？”

哥哥对这场景显然见怪不怪：“我家小孩感冒了，您看着挂吧。”

他用词倒也挺礼貌的，像个人。

护士看了陈韶一眼。

陈韶刚刚从那股味道中回过神来，整个人还显得有些恍惚。

护士忍不住问：“严重吗？不严重的话就去呼吸科，上三楼内科诊室，找……找梁医生，他治的好。严重的找他也没关系。”

她匆匆扯下单子，搁到窗口处，手火燎一样嗖一下缩了回去，嘴里倒还叮嘱着：“梁医生人很好的，就是有点古板，小朋友你记得礼貌一点，啊？”

【8.请尊敬每一位尽心竭力的医护人员，保持应有的礼貌。】

陈韶乖乖地点头道谢，随后低头看了一眼单子。

上面显示着：内科 梁容（工号01134）

梁医生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穿着医生的特有装备白大褂，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五官端正，名副其实的气质温和，就像是从前一些电视剧里的男主角医生，颇有些斯文败类的资本。

梁医生看了看陈韶的症状，就一边敲着电脑，一边用谴责的神色看哥哥陈昭。

“没什么大问题，就是这孩子心里事儿多，情绪起伏太大，你们做家长的，也得时刻注意着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能光会养肥养成绩啊？再说了，你这肥也没养好啊。”

他就像是没看见电脑屏幕上那个鲜艳的橙色标识一样，又和煦地看向陈韶，重点看他明显偏瘦的体型和苍白的脸色。

“同学，你最近是不是胃还不太舒服，恶心想吐？”

陈韶拉着哥哥的衣角，默默点了点头，心里叹息：医生，看到你之后，我觉得胃疼得更严重了。

虽然知道护士给他们安排的医生估计不平常，但是反应这么平淡，还是让他觉得对方可能就是个怪谈。

“这也是情绪波动太大、压力太大导致的，别想那么多事儿，平时多玩玩闹闹……”他话锋一转，“虽然多思考是好事，可也别把自己逼太紧了，天塌下来有你家人顶着呢，怕什么？”

陈韶低下头，不敢抬头看哥哥的表情，只能在心里祈祷哥哥不会因为天选者们“伤害了家人”而抄起屠刀。

第30章 梁容

刨除奇形怪状的规则和医生之后，九华市医院倒是显得平平无奇。医生苦口婆心叮咛嘱咐，家长唯唯诺诺立誓遵循医嘱，接下来就是开药方、缴费、取药，如果严重点的话还得挂个吊瓶。

梁医生倒没有开吊瓶，只是列出来一堆化学式子，其中不乏陈韶相当眼熟的药品，似乎这里的化学和陈韶原本所处的现实也相差无几。

哥哥很是放心地把陈韶落在了内科诊室，全然没有了非要抱着他出门的那股保镖架势，似乎这里对于陈韶来说算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点。

尽管如此，陈韶也没有出门四处闲逛，而是老老实实坐在梁医生办公室角落的长板凳上，默默盯着来往的病人。

先前遇到的市务员和挂号护士使用电脑时都藏着掖着，屏幕永远背对着人群。梁医生却是不同，和现实里的医生一样，电脑屏幕都是侧放着的，人人都能看见上面的内容。

接连两个病人，梁医生屏幕上都没有什么橙色的标识，只是清清爽爽一张病历。这两个病人也都是感冒发烧这些小毛病，看不出什么怪异之处，梁医生处理得也很快。

第三个病人是个四五十岁的女人，身形微微佝偻，右手捂着胃部，神色焦急。

“医生，我这肚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中午开始就一直疼，跟有个手在里面拧着似的，折腾的我是饭也吃不好、觉也睡不好，您赶紧给我瞧瞧，怎么回事儿啊这是？”

一进门，女人就不住地诉苦，嘴里叭叭地说个不停。梁医生看了看她的舌苔之类的，又用听诊器听了听她的胃部，神色一下子沉下来。

女人一见这表情，立马有些慌了：“这……医生，不是什么大病吧？我寻思着我平时吃的挺健康的啊，不重盐也不重油的……”

梁医生摇摇头，安抚道：“没事，不是什么大问题，就是吃了点不该吃的东西，得开刀。”

女人听见前半句，“我就知道是那家店的菜不干净”的埋怨刚出口，就被“开刀”两个字撞了一下，等回过神来，立刻恼了：“这不对吧，医生，我就是吃错东西了，怎么就得开刀了？我从小到大疼过多少次肚子，回回都是吃了药就好的！你们不会是黑心医院想坑人吧？”

陈韶本来是观察着走廊上的医护人员和病人，听到发生争执，马上回头看过去。

【请尊敬每一位尽心竭力的医护人员，保持应有的礼貌。】

他思考了一下打断争执可能造成的后果——对医生要有礼貌，尤其是对方疑似怪谈的时候，但是目前梁医生脸色还没怎么变化，还没有开始异变，那么“打断施法”应该就是可行的。况且医院的规则里也没有说不能劝架。

“阿姨，要不先听梁医生说完吧，生病得听医生的话。”

那阿姨瞥了他一眼，没好气地说：“行吧，有小孩儿在呢，我不跟你吵，先听你能说什么绝症出来！”

听到“绝症”两个字，陈韶本能地蹙眉，一股浓烈的厌恶从心底升起，又被理智重重地压了回去。

梁医生现在看上去倒是比陈韶更好相处些，他并没有生气，而是慢条斯理地解释：“你以前肚子疼，那是因为吃的东西太油、太冷、变质了之类的原因，这次是因为有些容易结合的化学物质在你胃里和胃酸一起发生了反应，结成了一些体积比较大的东西，也就是我们平时说的胃结石。这个东西用药是融解不了的，用超声波又容易划伤胃壁，有安全隐患，碎片可能会划伤你的胃壁、肠壁，到时候就是个麻烦事儿。倒不如做个小手术，从准备到康复也就是两天，还没安全隐患。”

“不信您摸摸自己的胃部，那里是不是隐约有什么硬硬的东西？”

女人迟疑起来，觉得听上去还蛮有道理，但又苦于不知真假、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正在犹豫之中。

“请您放心，这个手术是在医保范围内的。”门外突然传来一句话，一个护士走进来，朝着女人微笑，“报销之后差不多就几百块钱，要是手术后一个月里有什么异常症状，我们这边也是无条件免费复查的，可不是什么坑钱的黑心医院。”

女人脸上便有些不好意思起来：“这……这是气话，医生，不好意思啊，我就是见识少，还以为胃疼都是一个毛病呢。”

一场争执就此落下帷幕，女人怀着歉疚千恩万谢地被送出诊室，刚刚进来的护士铭牌上印着她的名字“韩晴薇”，工号56138。她瞧了眼陈韶，垂着眼不知道想了些什么，然后就和陈韶搭起话来。

“小朋友，这么小就知道调解医患矛盾了啊？干得真不错！”

陈韶腼腆笑笑：“我就是感觉梁医生人很好的，刚刚还替我说了哥哥，应该不会骗那位阿姨吧。”

“……梁医生确实人很好。”护士笑容中闪过一丝苦涩，“不过我还以为你是怕他们吵起来呢。”

“确实怕啊。”陈韶意有所指，“吵架不好的，而且医院不是规定不让吵架吗？所以我就劝了。”

护士定定地看了他一眼，又说了几句话，最后问道：“我看你面色不太好，是生了什么病啊？”

门口没有等待的病人，梁医生就在一边翻着书，听到这句话，回答道：“想得太多，忧思过重，郁结于心，感冒带胃疼，小孩子家家的。”

韩晴薇又看了陈韶一眼，嘴巴蠕动着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没说出来，只是叹了口气，说了一句“病房那边还有事”，就急匆匆离开了。

诊室里静悄悄的，只剩下了陈韶和梁医生两个人。

不过此时，陈韶已经陷入了疑惑之中。

他原本以为梁医生被挂号护士那样叮嘱过、能看到橙色标识、还敢当面怼哥哥的的人会是第八条规则对应的怪谈，但是刚刚梁医生又明显没有生气，反而是一副兢兢业业心怀病人的好医生样子，说的话好像也没什么漏洞——原谅一个毕业大学生对生物知识的遗忘，他确实辨认不出那些胃结石的知识的正误。

所以难道是他猜错了，梁医生就是单纯的古板、头铁、不会说话吗？

还是说，只是因为刚刚的病人还没踩到“不礼貌不尊重”那条线？

第31章 触犯规则的人

韩晴薇走出内科诊室，站在走廊上，她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里面那个小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回到护士站，她走到护士长的小办公室门口，小声把刚刚的事情告诉了护士长曹佳宁。

“他替病人说了话，看样子是想阻止他们争执，梁医生也说他确实生病了，还是因为心理压力太大……”韩晴薇说，“不像是那些东西的样子。”

曹佳宁反问：“你又知道了？是或者不是，有什么区别吗？跟他一起来的那个，板上钉钉的有问题，你想试试能不能把人抢回来？”

韩晴薇面上讪讪：“瞧您说的，这不是担心吗？那么小一小孩，都不知道小学毕业了没，就搅进这种事里来了，不是说以前没资料吗？也不知道是被从哪儿拐来的……”

曹佳宁把刚刚的汇报敲进电脑，转了个界面，才说：“这种事就交给市务局那边就行，他们才是专业的，咱们在这儿待着，责任就一个，治病救人，别总是想充英雄，你自己掂量掂量，有那个能耐吗？”

看看韩晴薇的表情，曹佳宁叹气：“好了好了，我看那小孩儿也不像是的样子，估计市务局会多少给点提示。就算没有，人家现在不也活的好好的？快去干你的活儿吧！”

韩晴薇这才转忧为喜，脆生生应了一声，就转身走了出去。

一出护士站，韩晴薇就看见刚刚话题中的主角之一——那个孩子的哥哥正从楼梯上拐过来，心里一个激灵，低下头装作有急事的样子，匆匆忙忙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哥哥若有所觉，看了韩晴薇一眼，又不感兴趣地转了回去。

当他回到内科诊室门口，陈韶正和梁医生相谈甚欢。

“梁医生，刚刚那个阿姨怀疑你，你不生气的吗？”他好奇似的问道。

梁医生好脾气地笑笑：“这有什么好生气的？病人缺乏医疗知识，产生怀疑再正常不过了，又是胃疼这种常见的病，不怀疑怀疑我都担心她会被人骗。只要愿意讲道理，我们都是愿意解释的。”

“小韶，走了。”哥哥在门口喊他。

陈韶怀着疑惑跟随哥哥往外走，走到楼梯旁边，哥哥突然问：“你很好奇梁医生？”

陈韶下意识点头。

哥哥挑挑眉：“那就等会儿再走。”

大约过了三分钟的样子，楼下突然传来一阵喧哗声，男人女人的叫喊和小孩的哭声穿透天花板刺进了陈韶的耳朵。

他忍不住往楼梯那边看去，十分好奇到底是什么人敢明晃晃地违反规则，眼角余光就瞅见梁医生阴着脸从外科诊室里走出来，看也不看他们一眼，径自快步向楼下走去。

“丧良心啊！”

门诊大厅中间穿着蓝色T恤的女人哭嚎着，身边的男人骂骂咧咧。一群穿着黑衣服的警卫和白衣服的医生护士围着他们，推搡着往楼外去。

但是在他们被推出医院前，梁医生已经出现在众人面前。

警卫和医生护士们同一时间停止了动作，低下头四散而去。

没了阻挡的男人懵了一瞬间，但是看到了自己的目标之后，立刻激动起来，冲上去拽住梁医生的衬衫领子就开始一通乱骂：“姓沈的！你给我们家小孩开的什么药？他一吃就疼！吃了这么久，还是这个肥猪样子！”

梁医生原本温和的眉眼已经彻底阴沉下来，男人却仿若未觉，仍旧揪着梁医生的衣领喋喋不休。

四周的人群不知何时散了，不管是患者还是护士，都说说笑笑地远离了大厅中央的四个人，就好像刚刚什么都没有发生。

梁医生问：“你是说我给你开错了药？”

女人的哭嚎停住：“不是你开错了药是什么？小豪以前什么都能吃的，现在这也吃不好、那也吃不好，还比以前重那么多！”

陈韶站在楼梯边上，看着梁医生左胸口慢慢晕染开鲜血。

他也不争辩，只是问：“那你们想要什么呢？”

那对夫妇脸上闪过惊喜，他们狠狠抓住梁医生的白色大褂，在上面留下汗水晕染的痕迹。

“我们家孩子是你开错了药害的，赔钱！必须得赔钱！”

“赔钱……”梁医生嘴里念着，胸口的血液渗得越来越快，滴落在门诊大厅光洁的地面上。

陈韶眼前一花，梁医生手里就多出一颗还跳动着的鲜活心脏，他低头看了这生机勃勃的心脏一会儿，就将其按进了自己的胸膛。

在他面前，男人已经面带惊骇地直挺挺倒了下去，胸口一个硕大的破洞，汩汩地流淌着鲜血。女人和她抱着的小胖子已经吓呆了，看见这一幕，尖叫着就朝医院外面跑过去。

不过，逃跑显然是无用功。梁医生踏过血泊，一转眼便消失不见了。

那滩血泊在男人身体不断冒血的过程中慢慢扩大着，过了一会儿却又慢慢缩小，不过十分钟的时间，就全然消失不见。

“医院吃掉了。”哥哥贴着陈韶的耳朵，悄声说道。

明知道哥哥目的就是吓小孩，陈韶还是感觉脚底下都长了刺似的，站在医院地面上都有些心慌。

不过心慌也只是一瞬的事情，就目前的情况来看，医院至少这个时间点还不会光明正大地吃东西，只是在梁医生的规则被触犯之后混了点饭吃，只要不在医院里受伤流血，大概率是不会因为这个出事的。

而拜哥哥所赐，梁医生的一条规则现在也很清楚了。

第八条规则确实是针对梁医生的，只不过这条规则的容忍度很高，只要别不要脸地医闹讹钱，即使是当面怼梁医生，也不会违反规则，那就基本是安全的。

第32章 现实讨论，绝望的人

对于梁医生的规则，现实世界分析组有更多讨论。

“这话完全就是胡诌的，也就骗骗不懂行的病人。”分析组一名医学家笑着分享，“这个梁医生，就看看舌苔听听胃，怎么可能这么肯定是胃结石？那个患者肯定不是这个病！我倒是有个大胆的想法——超市里那个邱医生能祛除污染，那这个梁医生是否也有这个能力？如果这个联想成立，那么这个患者或许就是被某种怪谈污染了，她可以来‘治疗’，我们的天选者自然也可以。”

一名心理学家也笑道：“那个护士，姓韩的，就是专门来拦着患者和梁医生吵的，她看陈韶的神色也不对劲儿，一开始很警惕，后来在和陈韶的对话里才逐渐转变态度。毫无疑问，他们肯定知道那个世界存在怪谈、也知道‘哥哥’就是。她很同情陈韶，或许能从这儿获得什么。”

“目前来看，那个世界的人类有一定的应对怪谈的体制，”张苗说，“他们了解怪谈的存在，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其防范并尝试救援已经被污染的人类。”

“从市务局和市医院的工作人员表现来看，他们应该有互通的系统，其中储存了大量的怪谈情报，如果能想办法获取的话，对我们应该是一个重大利好。”

“陈韶选择和那边的人类势力接触，无疑是有利的，情报是一方面，在我们看不到的地方能得到一些援助是另一方面，但是也有可能给他带来危险……”

“天选者们的存在，或许就是危险的来源之一。”

“我们不能确认天选者们都会以什么样的形式出现在那个世界，如果在他们官方的记录里查无此人的话，我不知道他们会做出什么反应。”

孙志德插话：“那这可得让局长他们去操心了，毕竟在这方面，他们才是专业的。”

是这个理。

正在众人讨论陈韶的直播画面，气氛还算和缓时，指挥厅里的灯骤然红了一瞬，笑容还没落下去，他们就连忙看向中央的大屏幕。

上面显示着一行红字：003-003-1751号特殊天选者林青青已牺牲

谢新杰惊呼出声：“卧槽怎么回事！”

王芸三步并做两步，冲到控制台那边，接通了林青青观察组的通讯。

“什么情况？”

通讯那头传来低沉的声音，夹杂着女孩的低声啜泣。

“怪谈世界里今天是星期四，药品交易员在小区里遭遇了漫画家和其他外来者袭击，受伤之后发疯了。我们这一组天选者当时正在超市附近……或许是因为桂肉对药品交易员更有吸引力，林青青作为天选者又没有真正的怪谈能力，药品交易员绕过其他人直接朝林青青下了嘴，有一口咬在动脉上……”

也就是说，纯粹是倒霉。

王芸深吸一口气：“也就是说，不具有代表性？”

“我们判断是这样的，袭击发生之前没有任何预兆，应该只是个巧合。”通讯里说，“林青青的‘姐姐’最后倒是赶过来了，但是似乎也无力回天。从同一队伍的直播里能看到他们已经打疯了。”

“……请尽快将录像传到资料库，我们会做进一步的判断。”王芸扶着控制台，低声说，“你们尽快去接受心理咨询吧，之后应该还有事情要询问你们。”

挂掉通讯，王芸一时心中怅然，她回头环视四周，面对面含期待的同僚，叹息道：“准备一下，看林青青牺牲时的录像吧。”

\*\*\*\*\*\*

正在现实分析组众人为其他天选者的牺牲而哀悼时，陈韶已经跟着哥哥离开了九华市医院。

此时已经接近下午三点，日头正毒，明晃晃地从周围的玻璃墙上反射过来，照得人眼珠子发疼。

安宁大道方向的红绿灯正闪着绿光，十字路口处川流不息。路对面站着七八个行人，表情有轻松开朗的，也有木然无神的。

陈韶只是一瞥，就已移开视线，拉着哥哥往如意路对面去，却没拉动。

他抬头一看，却发现哥哥的目光正投在那些行人身上，眼神直勾勾的；再过几秒，手也变得冰凉。

红绿灯变了颜色，如意路上车如水流，安宁大道对面的人开始往这边走。说笑的继续说笑，木然的仍旧木然。

哥哥依旧站在原地，看着那个方向。行人从他身边走过，等到那个神色木然的人走到跟前，他蓦地开口：“你没有希望了。”

那人茫然地抬起头，眼下青黑，脸颊凹陷，嘴巴四周冒着密密的胡茬。

他鬼使神差地重复一遍：“我没有希望了。”

他眼中神采顿时更暗淡了几分，浑身的感觉也变得颓然。

陈韶不假思索地抓住哥哥的手臂，眼睛死死盯住他的神情，生怕下一秒就血溅当场。

这时哥哥却牵起陈韶的手，没再对那个人类做什么，而是直往安宁大道对面走去，把喃喃自语的人丢在了原地。

陈韶被他的手冰得一个激灵，他控制住自己回头看的想法，也并没有问什么，只是沉默着往来时的方向走去。

通过马路，安宁大道方向的红绿灯又换回了绿光。陈韶听见身后一阵刺耳的刹车声，随后便是撞击声、尖叫声和“救人”的喊声交杂着，透过滚滚车流传入他的耳廓。

他终于忍不住回头看去，刚刚那个人血肉模糊地躺在马路中间，不远处一辆银色汽车停住，车后有着一道长长的黑色刹车印。司机打开车门，六神无主地从驾驶座上跌下来，瘫坐在地上，又撑着车门晕晕乎乎站起来，一只手哆嗦着打电话。周围的车辆纷纷停住，行人们围拢上来，有人走近地上的人，试探一下鼻息，对着四周沉痛地摇了摇头。

陈韶突然感觉嘴巴很干，理智告诉他这一切都是身边的怪谈制造的惨剧、他必须远离危险源，情感和本能却不断唆使他——这很正常，是哥哥的一点点小爱好，无伤大雅。

他听见哥哥饱含欣喜的声音：“他现在很幸福了，对吧，小韶？”

然后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平稳而乖顺：“是啊，哥哥，他会幸福的。”

第33章 哥哥的规则，罗杰斯的情报

三点十七分，他们回到了幸福小区。

负责看守大门的警卫勉强算是个熟人，正是当日跟着陈韶去救了顾怡静的郑营。他在门口喊住陈韶，从传达室里取出一个薄薄的快递件。

“有人给你的快递，要求我必须亲手给你。”郑营侧着身体，并不看哥哥，只盯着陈韶的脸，缓缓说道。

陈韶第一反应是警惕。

现实里收到来历不明的快递件，都得警惕一番，更何况是在异事频发的怪谈世界？

但是随即他就想到市务局那名神色诧异的市务员、市医院里语出试探的护士，又忍不住猜想，有没有可能是他们的快递？

陈韶并没有纠结太久，因为下一刻，哥哥就从郑营手里抽出来那个快递，当即拆开看了一眼。

郑营额头的冷汗嗖的一下就冒出来了，右手也反射性地按在了腰间的警棍上，显然知道信封里到底是什么东西。

陈韶微微眯眼，轻声道：“哥，你怎么随便拆我的快递？”

哥哥只是笑笑，把快递件放到陈韶手里，说：“快递可不能随便收，我只是担心你……走吧，咱们快点回家，这天气快把我晒死了。”

陈韶一偏头，就看见郑营眼中流露出诧异之色，姿态也放松下来。他心中有些猜想，一回家就拆开了那件快递。

【1.请相信，人世间永远存在希望，绝望不应该出现在你的心中。】

迎面而来就是一行疑似鸡汤的字，陈韶却立刻联想到路上那一幕。

哥哥说：“你没有希望了。”

然后那个人就在不到半分钟的时间里把自己葬身在车祸里。

这是哥哥的规则吗？

一旦心生绝望，哥哥就会让你真正地“绝望”。

只不过在哥哥看来，这并非恶意，只是一种让人通往幸福彼岸的方法，主观上来看，甚至可以称之为好意了。

一个绝妙的冷笑话。

陈韶在书桌前怔愣了一会儿，才收拾收拾心情，继续往下看。

【2.请相信，人世间永远存在爱你关心你的人，你绝不孤独。

3.请避免与哥哥处于同一片水域中，尤其是当你感到寒冷时，立刻离开。

4.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家人更重要，你必须关心他们、信任他们，可以帮助他们、依赖他们。

5.他会关心你、信任你、爱护你、帮助你、控制你。不要试图摆脱它。】

看来这些就是哥哥的规则无疑了，和陈韶的认知是对得上的。

不出意外的话，这一定就是市务局发来的快递了，也怪不得郑营表现得那么紧张。

毕竟，当着怪谈的面给他怪谈的信息，心脏不够好的都干不了这事儿。

不过既然他会紧张，看来是知道里面的内容，很可能也知道市务局的事情。

只是陈韶没有想到，仅仅是稍微透露了自己的一点身份，连明说都没有的事儿，市务局就敢直接给他发快递提示？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哥哥看了之后居然就这么给他了，一点迟疑也没有。

陈韶的视线在【绝望】【孤独】【寒冷】【家人】【控制】这几个字眼上来回停留了许久，终于，他站起身来，把那张纸撕碎，按照惯例丢进马桶冲进了下水道。

哥哥今天没有玩游戏，那只手机里面的游戏图标已经消失了，只在原本的位置留下一道裂痕，被他扔进了垃圾桶。他躺在床上，右手转着篮球，端的是一派轻松写意。

“哥，我……”

“想出门就出门吧，别再给我来个感冒胃疼了。”哥哥转球的手停下来，稳稳当当地端住篮球，又上下颠了两下，轻笑道，“至于那个快递……人类确实有很多聪明的，不过也没有关系，反正家人之间没有秘密，对不对？”

家人之间没有秘密……

【你和哥哥无话不谈。请不要对哥哥有任何隐瞒，他会很失望。】

原来这个规则也是相互的吗？

他又看了哥哥一眼。

不过既然哥哥这么说了，陈韶也就放心地出了门，去8栋寻顾怡静。

小区外的规则通过直播间的时候不知道会被屏蔽多少，如果要尽可能传递出去真实的信息，还是得通过能回到现实的天选者才行。况且他也惦记着顾怡静他们，总担心在最后这一天里会出现什么意外。

顾怡静正在房中，一看见他，就知道他来的目的。

“放心吧，我现在这个样子，从现在开始到结束前会一直窝在这儿，毕竟能坚持不死就是胜利了。”

然后她就来了个大喘气：“不过我上午去超市了一趟，总得知道罗杰斯那边超市的情报，之后就不会出门了。”

陈韶被她的大转弯搞得有点无语，顾怡静看看他的表情，忍不住笑了一下，又问：“你表情不太好，是有什么意外发生吗？”

陈韶只是摇头。

哥哥有关的事情，和其他天选者没关系，说了无用，不过是徒惹担忧罢了，不如不提。

“没什么大事，放心。”他也不做寒暄，开门见山地说道，“我今天出去了一趟，弄了不少消息，现在需要你把情报传回去。”

顾怡静见他不愿意透露，也没追问——如果真的有事，现实里分析组那边会多加注意的，索性现在还是直播状态。听到情报的事情，她便神色严肃起来，稍一思量，说：“我先说我这边的事情吧，比较少，然后再说你的。”

陈韶没有异议，顾静怡就说起来：“你昨天说罗杰斯被超市巡逻员留在超市里头，等经理回来就可能转成巡逻员。我怕约书亚他们藏什么情报，就早起了一会儿，大概六点的时候到了超市。”

她到的时候正巧约书亚和罗杰斯刚开始碰面，三个人待在一起，一些规则也就不好意思隐藏起来。

不过她并不知晓，约书亚本来就不准备隐瞒这些情报。

他们在幸福小区经历了两次怪谈了，获取的信息基本涵盖了这里所有信息的百分之五十以上，下一次怪谈还在这儿的可能性着实太小。

因此，这些信息对他们的价值也就远不如对陈韶那样大，与其隐藏起来，还不如大大方方说出去，也算是为他那次致命错误赎罪。

罗杰斯对他们又一次确认了刘静雯的死和污染均已被“祛除”的事情，又交出来一份新的工作守则。

第34章 巡逻员守则，陈韶的情报

【巡逻员工作守则

欢迎您来到幸福超市，我们由衷地感谢您的帮助。为了使您的工作更加顺利，请遵守以下规则：

1.巡逻员需穿着黑色制服，携带短棍与辣椒喷剂。制服存放在更衣室最后一个柜子里，短棍与喷剂存放于工具间第二个柜子，这是你们对抗那些异常的武器。辣椒喷剂为外形黑色塑料瓶。

2.超市巡逻员实行轮班制，白班工作时间为6:00-20:00，夜班工作时间为20:00-6:00。请您按照经理安排，提前5分钟以上到岗，做好轮班准备。

3.您的工作内容是维持商场的正常秩序，保护顾客和其他员工，请尽量满足他们的合理需求。但也请您保护好自己。

4.如果收银员告诉你，顾客拒绝支付，请您将该顾客带往经理办公室。

5.如果收银员或清洁工交给你不带标签的货物，请您将其放入工具间第一个柜子中。不要看柜子里有什么。

6.超市里不会出现凶杀案，您看到的凶杀事件都是您的幻觉。如果您看到了，请立刻前往收银台，告诉收银员你需要酒水。

7.如果清洁工告诉您，收银台出现不明生物，请协助清洁工，将其押送至经理办公室。

8.超市内不存在药品销售区，无论您是否能看到它，不要进入，除非收银员带您进入。

9.超市内需杜绝骚扰行为，如果有人骚扰顾客，驱赶他。

10.超市不向外售卖酒水，如果有顾客告诉您超市有人在售卖，或向收银员咨询酒水，请立刻将该顾客送到经理办公室。

11.如果您在超市内发现了收银员，请将其送至经理办公室。】

超市巡逻员的规则大多没有什么新意，顶多是和收银员的对照，能够验证正误。其中只有两条有价值的信息。

收银员看似安全，但其实还是有被污染的可能性的，只不过通过及时的“洗脸”就能去除。而清洁工能够发现这一点，对其进行提示和防备。

第二就是关于酒水的信息，果然防守相当严密，即使顾客只是看见交易过程，都需要前往经理办公室进行处理……实在是让人怀疑，在小区其他地方是不是也不能向工作人员提及这种事情。

想好这些后，陈韶就抬起头来，简略地讲了一下自己今日的经历，把那些规则也换个说法阐述出来，最后在顾怡静拿来的纸上写了自己的一些总结。

“九华市：

1.身份非常重要，你需要拥有市民或游客的身份，并随身携带至少一样能够证明你身份的物品。否则，你有可能遭遇怪谈袭击，并且无法向官方人员求助。

2.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不建议私人种植；如果假花变成真花，并开放，立刻离开。

3.九华江极度危险，在进一步了解前，不建议自身接近，不建议向其中投入任何物品。

4.九华市怪谈横行，请注意所有人的状态，不要答应不能信任的人的请求，不要跟着不能信任的人离开，不要允许不能信任的人进入你的住处，怪谈就在你身边。

5.九华市内可能有怪谈与出生日期有关，在怪谈内尽量掩盖自己的真实信息与身份信息，防止意外。”

“市务局：

1.市务局仅服务于市民，但通过一定方法可以成为市民。目前已知的方法是由一名怪谈市民引入，不确定其他方法是否存在。

2.市务局知晓怪谈世界的真实情况，拥有一部分怪谈的资料、能确定部分怪谈的身份。他们拥有相对完备的一系列应对措施，怀疑与九华市医院存在资料的互通与合作。

3.市务局会帮助被怪谈困扰的市民，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信任。

4.怪谈也属于市民的一部分，因此在市务局中不要和非市务员的陌生人对话，这有可能给你带来危险。”

“九华市综合学校：

1.九华市综合学校强制要求3~17岁的人类入学。

2.似乎要求学生之间保持足够的礼貌，初高中学生日常见面必须相互问候。此规则在学校外仍能生效。”

“九华市医院：

1.似乎具有普通医院的特征，保持正常社会观念下的文明礼貌、尊重医护人员，很可能不会违反规则，可以暂时判定为相对安全的区域。

2.医院和市务局存在资料互通与合作关系，一定程度上可以信任。

3.内科的梁医生属于怪谈，核心规则是‘不讲道理的强烈争执’，可以简单理解为医闹。一般情况下，梁医生的规则并不会生效，但也需要以礼貌的态度对待。

4.医院的部分医护人员可能了解医院内部的怪谈情况，会有意识地预防规则触犯。

5.医院的医生具有清除污染的能力，但是不确定是否所有医生都拥有。如果遭遇的污染过于严重，可以尝试前往医院求助。

6.医院很可能具有‘活着’的特征，能够对特定物品‘进食’，建议不要在医院内部轻易受伤流血。”

写到这里，陈韶的笔停住了，在纸面上晕染开一个较深的墨痕。

他怔怔地盯着纸面看了一会儿。

顾怡静大气也不敢出，生怕打断他的思路，过了一阵子，他重新挪动笔尖，又添了几行字。

“甜蜜的家-哥哥：

1.不要在哥哥面前产生或表露绝望、孤独等情绪。”

这一条规则刚刚写下来，陈韶就突然心脏一阵发痛，眼前也有些眩晕，他身体微微摇晃，下意识扶住桌面。

顾怡静连忙伸手扶住他，眼睛扫视那些密密麻麻的规则，颇有些心惊，尤其是最后添上去的那三条……

她忍不住看向陈韶，难以想象对方一个中午的时间经历了多少事情，但光是其中市医院医生可能拥有祛除污染的能力这一条，就足够令人激动了。

她却看见陈韶眼里突然流下泪来。

“陈韶？”

男孩挥了挥左手，甩开顾怡静搀扶的手臂，捂住脸趴在了桌子上，让人无法看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身体微微颤抖。

“……我、我没事。”他含糊不清的声音从胳膊肘里钻出来，细听之下也有些颤抖，“你、快点、快点记下来！快！”

第35章 前路茫茫

顾怡静慌忙去看那张纸，用最快速度把关键信息一一记下，又去看第二遍来加深印象。她第二遍才看到一半，陈韶就猛然立起，劈手夺过纸张，一双手飞快地把它撕成了碎片。

他仍旧剧烈地喘息着，脑袋头疼欲裂，心脏也剧烈跳动着，如同擂鼓。然而最让他难受的还是脑中那股突如其来的负罪感，如同潮水般将他整个心灵都浸泡了进去，几乎要将他溺死其中。

本能告诉陈韶，他必须把刚刚自己“背叛”哥哥的证据销毁。

直到那张纸被撕碎，浓郁的负罪感稍稍消退，他才感觉到略微好受一些，让他能够勉强从窒息的深海中挣扎出来。

他重重地跌落回椅子上，捂着眼睛休息了好一阵子，才有了点说话的力气。

然后他倏然笑了起来。

顾怡静正在默写刚刚陈韶写出来的那些内容，不过她也能猜到陈韶方才的异状是来源于何处，也就没写最后哥哥那一条规则。听到这上气不接下气的笑声，她手上一个控制不住，笔尖就斜着飘了出去，把一张好好的白纸扯出一道裂痕。

她心惊肉跳地抬头看去，只能看见陈韶惨白的脸色上由于笑的太厉害而晕染出一抹薄红。

陈韶注意到她的神情，笑着摆了摆手，让她继续做自己的事情。但是顾怡静哪敢再把注意力挪开？她将新的记录纸折好放到一边，不错眼地盯着陈韶看。

陈韶笑了一会儿就缓了过来，他收敛住神情，按住自己依旧比往常跳动更剧烈的心脏，朝着顾怡静歉意地微笑。

“你……”她想问发生了什么，但又不确定自己现在能问，于是只开了个头，就把剩下的话都吞回了肚子里。

陈韶倒是很坦荡，直接说明了刚才的情况：“我只是想知道，我把家人的规则泄露出去会是什么后果。”

所以你就直接试了？

顾静怡的神情复杂起来，如果要形容的话，就是“你怎么了为什么突然想不开”。

陈韶自顾自继续说着：“徐莹曾经告诉过我，她不能告诉我规则内容、数量和地点，哥哥之前也只能对我暗示规则内容，但是我之前是可以把规则换个方式直接告诉你们。所以我就在想，是不是怪谈这个身份不能透露其他怪谈的规则。”

顾怡静皱起眉：“所以不行吗？”如果是这样，那陈韶能提供给他们的帮助就大大减少了。

但她马上就反应过来：不对，明明陈韶写前几道规则时还很正常的……

果然，陈韶否定了这个猜想：“刚刚我试过了，写前几种的时候都没问题，只有写哥哥的规则的时候……【家】给了我一个警告。”

“是【家】，不是【哥哥】。”他强调道。

“【哥哥】不介意我把规则透露出去，也有可能是因为他感受不到。这个约束是来源于【家】的。”他的语速越来越快，音调却还是四平八稳的样子，“【家】应该是‘和睦’的，它不需要任何不安定因素，你应该赞同，应该无条件支持，应该彻彻底底将自己作为【家】的一份子，不需要任何其他的思想……”

他停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声音也低了下来。

“导购曾经告诉过我，‘如果你没有属于自己的东西，那你就只会是‘它’的爪牙而已，它的规则就是你的规则，它的想法就是你的想法’——现在我才真的明白他的意思。”

“中午我和哥哥出门，有人触犯了他的规则……我知道这是错的，但是又觉得这很正常，一点问题都没有。”

陈韶看了天花板一眼，好像在寻找不存在的摄像头。

他一字一顿：“小心那些留在这里的天选者——包括我。”

房间里一时寂然，两个人都没有再说话。顾怡静艰难地消化着陈韶话里的信息，半晌，极缓慢而又慎重地点了点头。

这个话题被双方默契地揭过去了。

陈韶提起可能是市务局送来的那个快递。

“从这点来看，这边的人类势力对怪谈的研究不少，而且相对友善，可以尝试多接触一下。”

“如果真的是市务局送来的，那他们刚刚接触我不到两个小时，就愿意冒险把情报给我，要么是真的心系人类、保护欲很强，要么就是他们在短时间内拿到了我是人类的实证。”

“关于这一点，我能想到的只有梁医生那个判断……”

说到这里，他甚至拿自己开了个玩笑：“好消息是，说不定我以后都不会生病了，我以前的病友们能羡慕死我。”

顾怡静却是面露思索，说：“我觉得他们不是仓促做下这个决定的。”

陈韶看过去。

“接近两点的时候，有物业的人上门来询问我之前是怎么接触异常的、现在还有没有什么不适，我本来以为只是物业作为亲人类势力的正常工作，现在看来，或许和那个警卫一样，都是受市务局的命令来调查你的……”

陈韶皱起眉，他想了想，说：“那就不奇怪了，也说明这里一部分‘清醒’的人类很有可能也是成组织的，只不过出于某种原因，并不能明明白白地把怪谈的事情摆在明面上……”

缺乏更多信息，讨论也就到这里了。

陈韶和顾怡静道别，突然想到小区的花园里坐坐。

花园就在8栋西侧，占地面积大约两三百平，并不算大，但其中花草繁茂、绿荫蔽日，铺着鹅卵石的小路中窸窸窣窣地长着些野草，倘若行人行走时并不细致，就给脚底染上一抹淡绿。

花丛中同样竖着“爱护花草，请勿采摘”的标语。

陈韶随便找了个长椅坐下，放空思绪，情绪也在夏日的树荫与微风中一点点安定下来。

他想：要不还是找个理由去住院吧。

第36章 现实提示

陈韶也意识到现在自己对疾病——尤其是癌症、绝症这一类用词的过激态度。

过去的陈韶，虽然厌恶疾病，厌恶躺在病床上的生活，但也不至于听见这个词就满脑子被愤怒占据、几乎战胜了他的理智。

这样的想法，又肯定不会是家本身的规则，就只能说是陈韶自己的想法不对劲……

顺着这个思路一路想下去，去医院住一阵子，多看看其他病人什么的，说不定真的有奇效。

不过好端端地要去住院也太奇怪了，还是自己多说说、写写这类字眼，说不定也能起点作用。

陈韶在小花园待到四点多，算是进入怪谈之后少见的悠闲时光。

直到情绪彻底平稳下来，他才把脑子重新装回去、开始思考。

这一思考，就想到了据说今天放假的邱雯，然后又想到自己昨天晚上那对兄妹。

糟糕，完全把他们忘了。

陈韶扶着额头，深觉这几天的生活就是一团乱麻。

时间还足够，他就顺路往物业办公室走，等到约书亚告诉他那对兄妹已经顺利拿到门卡离开，才放下心来、回到家中。

哥哥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异样，好像确实不清楚陈韶刚刚交出了一条与他相关的规则。

陈韶也就像往常一样坐到书桌前，花了二十多分钟把三科作业都写完之后，开始折磨自己。

‘疼痛往往是骨癌的第一症状，’他写着，‘右腿总是会突然疼起来，最严重的是膝盖往上四指的位置，一圈一圈地肿，整夜整夜地疼……’

他一遍写着，一遍逼迫自己去回忆，同时感受着那股痛苦和愤怒烈火般燃烧。

\*\*\*\*\*\*

周五，上午七点三十，陈韶一连收到了现实的两条消息。

【观察组提示2：梁去污；人有组织、韩在内；医院暂安。市规2或误，兄。】

【观察组提示3：邱想找代班；怪谈对怪谈。摘花人成灰。人无手机？】

这次消息信息量很足，不过也不难理解。

梁去污——陈韶现在接触到的与“梁”字有关的人（或者怪谈）只有梁容医生，他们应该是推断出了梁医生的确有着去除污染的能力。

这也不奇怪，毕竟邱雯就能通过药物和手术来帮助幸福小区的居民去除部分污染，就这还自称实习生。那被挂号护士推崇的梁医生肯定不会比她更差。

人有组织、韩在内——这个也很好理解，这个怪谈世界的人的确在有组织地对抗怪谈，韩晴薇作为前来试探保护的护士，自然也在其中。

医院暂安——医院暂时是安全的，或者暂时认为是比较安全的，陈韶更偏向于后者。

市规2或误……

这一条倒是陈韶没有思考过的。

他昨天下午被哥哥吓了一回，光顾着想怎么能不失去自身意志了，全然忘记了九华市的第二条规则——其中一条是，禁止攻击市民或游客、致其死亡。

哥哥在大街上公然致其“自杀”，难道没有违反这一条规则吗？是因为这条规则不能约束怪谈，还是因为污染不算致人死亡？或者说其实违反了，但是市务局警卫没到现场管不了？又或者说这一条干脆就是错的？

无论是哪一种原因，都算不得什么好消息。因为这样就说明他们在公共场合的安全性完全不能得到保障……

考虑到大街上碰到的怪谈很可能得不到规则线索，九死一生都变成十死无生了。

距离八点还有二十多分钟，陈韶直接问起这个问题来。

哥哥偏头笑了笑：“不对，小韶，你说错了，我可没有违反九华市的规则。”

“按照人类的规则，我这种应该算是……嗯，正当防卫。”

正当防卫？

难道意思是说，一旦违反了规则，那怪谈就可以杀害人类而不违反九华市的规则？那这条规则有或者没有又有什么两样？

看到陈韶脸上写满了疑惑，在接下来几分钟内，哥哥干脆拿小区里其他怪谈举了几个例子，尽量浅显易懂地解释了这个现象。

简单来说，九华市规则2的用途在于阻止部分怪谈的主动感染行为，比如漫画家这种上门推销、直接漫画怼脸的行径，又或者像是音乐家开露天音乐会，都会违反本条规则。但如果有人主动找到漫画家，要求画一张小像；或者要求音乐家当场献唱一首，这种找死行为就不在违规标准内。

如果用游戏来说明的话，九华市公共区域禁的是主动技能，如果撞上别人的被动，那就只能自认倒霉。

昨天中午撞到哥哥那个就是个纯种倒霉蛋。

哥哥并没有寻找“猎物”的想法，从市务局给的规则来看，他本身攻击性其实也并不大。

陈韶心里悄悄松了口气——主动和被动还是有差别的，被动触发污染和主动寻找猎物对比起来，当然前者更容易让陈韶接受。

解决完这个麻烦，陈韶紧接着就去看第三条提示。

【邱想找代班；怪谈对怪谈。】

这十个字应该就是现实给陈韶抵抗【家】的污染的一条途径。

邱，毫无疑问就是邱雯。代班的消息应该是其他天选者探出来的消息。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才发给他……

邱雯只在周四休息，那就还得再等一星期，除非让人给她带个信……

陈韶想起朱成瑶朱成辉两个，觉得还是可以试一试的。

后面两条，【摘花人成灰】很好理解，【人无手机】则又是一项陈韶没有意识到的信息。

仔细想想，从来到怪谈世界到现在，除了哥哥以外，他在任何人身上都没看到手机的存在。其他怪谈手上没有，普通居民手上没有，天选者手上也没有——他们连去超市付钱用的都是纸币——否则他们交流情报绝对会快捷很多。

而哥哥手上那个据说来自游乐场的手机，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难道又是一个怪谈吗？

“因为手机里住了个很烦人的东西。”哥哥这样回答，“你想要手机？”

陈韶点了点头：“方便吗？里面住了谁？”

第37章 怪谈结束，周日活动

哥哥到底没有告诉陈韶那个烦人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只说过段时间去电器城看看。

时间缓慢推移，上午八点整，规则怪谈的通知准时化为白底红字的纸张，出现在陈韶的桌子上。

【恭喜您完成了目标，怪谈2：幸福超市已通关】

陈韶蓦地一阵轻松，同时也有些失落。

顾怡静肯定是离开了，也不知道约书亚和罗杰斯会不会选择留下？

他稍微收拾一下心情，去10栋找了朱成瑶朱成辉兄妹，但他们果然已经抓紧时间去过超市，朱成辉的污染已经被去除、无法再看见、进入药品交易区了。

约书亚和罗杰斯也消失不见。

就只剩下他一个人了。

物业和超市的其他工作人员对此似乎并不诧异，在陈韶旁敲侧击时甚至会茫然地询问那是谁，问朱莉安娜和孙柏清他们时倒还能说出个一二三来。

陈韶也就明白了，原来其他天选者通关离开后是这种情况，这下倒是不用担心自己同行过的人类突然一起消失会带来什么不良影响。

下午，物业办公楼外贴了本周活动的预告。

那是一个手掌大的小册子，被挖了一个洞，挂在墙上。

旁边窗台上还摆着一摞蓝色的小卡片。

【欢迎各位住户踊跃参与社区活动，为保证您的体验，请遵守以下规则：

1.如果您无意参与本活动，请不要看余下的规则，将本册放回原处，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看到过本册。】

小册子第一张只写了两段话，余下的就是大片的空白。

陈韶回想了一下之前约书亚提到的和那个有问题的接待人员的对话。

她明显是希望约书亚能和其他人一起去参加周日活动、尤其是故事大会的。

陈韶犹豫一下，放下手，去安保处找到了正在值班的郑营。

郑营看到他眼前一亮，和同事打了个招呼，就走过来关切地询问：“昨天你回去之后怎么样了？”

陈韶回以真切的微笑。

“我哥哥说我们之间没有秘密，所以当然没事啦。”

他娴熟地用孩子的语气说话：“不过还是谢谢你了，警卫叔叔，我知道你肯定是好心才给我的。”

郑营挠了挠脑袋，锐利稳重的气质里带了点憨，他点点头：“没事就行，你哥哥它……你跟着他，应该还是挺安全的。”

陈韶假装没察觉他话里未尽的意思，只是有些难过似的抿着嘴唇，然后又重新笑着搭话：“哥哥对我很好的，带我去看病，连被梁医生骂了都不生气！”

陈韶的表情落在郑营眼里，他脸上便带了些复杂之意，为陈韶，也为梁医生：“你见过梁医生了？”

陈韶重重点了点头，语气也低落下来：“梁医生虽然有时候凶巴巴的，但是我知道他心很好的，那些人好过分啊！”

“你知道……？”郑营脱口而出。

陈韶假装疑惑地歪歪脑袋：“知道什么？那些人经常去欺负梁医生的吗？我想过去看，可是哥哥拉着我不让我过去，还非要捂住我眼睛……”

“……小孩子家就不要看吵架了。”郑营转移了话题，“对了，你专门过来找我，应该还有别的事吧？”

在郑营心里，陈韶这个孩子虽然人小，但说话做事都挺有章法的，心地也好，会拉着他救人。在昨天的事情之后来找他，应该是想问那些规则的事情。

不料陈韶开口提及了周日活动的事情。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有个物业的接待人员让他参加周日的故事会，还给他一份错的规则，鼓励他邀请其他朋友一起去。”陈韶面露担忧，“周日的活动能去吗？”

郑营狠狠地皱起眉头：“哪个接待人员？”

陈韶摇头：“不知道，他没说，他前天跟我说的，然后就……”

郑营也知道他的几个朋友倒霉地先后死在漫画家手上，只好叹了口气：“我们会查一下的，至于周日的活动……”

他犹豫了一下。

“你可以去看看，但是不能用你自己的身份。”

说完这句话，郑营就拔出腰间的对讲机，匆匆离开了。陈韶知道他是要去处理接待人员的事情，就跟着回到物业，一边注意里面的动静，一边查看后续的规则。

【2.如果您有意参与本活动，请携带蓝色入场券，并在入场券背面签署自己的姓名和住址。】

蓝色入场券就在册子旁边的窗台上，方方正正一打，每一张都不过巴掌大，正面印着一个向上托举的手的图案，背面则是简简单单姓名、住址两栏。

【3.本周活动主题为《保持健康心态与正常思维的一般方法》，在参与活动前，请确认您有相关需求。如果没有，请烧毁入场券，并遵守第一条规则。】

活动主题倒是很有意思，非常有怪谈世界中人类生存的氛围。即使是在进入怪谈世界之前，现实的陈韶和病友们恐怕也都有参与的需求。

【4.如果您决定参与本活动，请勿告知任何人活动主题和您准备参与的事情，不要将您的入场券交给任何人。】

这一条就和之前约书亚提到的规则产生了冲突，一个是不要“泄密”和交出入场券，另一个是鼓励邀请。陈韶倾向于这里是正确的。

【5.活动地点为物业办公楼三层，时间为本周日下午16:00~18:00。办公楼三层业务繁忙，其他时间有其他活动，请您务必在活动时间内到达，但请不要晚于16:15分，否则我们将拒绝您的入内。】

这里时间的规定就很有意思，【务必在活动时间内到达】，而不是提前到达、准时到达，又对迟到的限度予以规定，说明早了晚了都有一定危险性；尤其是太晚的时候，对活动来说，来者说不定就是危险的一部分了。

【6.为了保证大家的自由度，请佩戴面具前来参与，并且不要探究其他参与者的身份。】

——和第4条一样，恐怕都出于保护参与者的目的。如果这些活动真的像郑营透露的那样，是对人类有利的话。

第38章 再去市医院

【7.物业举办的活动中不可能包括绘画比赛、音乐比赛、宠物比赛、美食比赛和故事会。

8.如果您发现有人试图在活动中进行第七条规则中提及的事项，请您立刻打断他，并要求主持人结束活动。活动结束后，将面具和所穿衣物丢弃。

9.如果当您进入三层时，发现具有第七条规则特征的物品，请不要惊慌，加入其中。但请尝试在16:30之前离开。

10.跳窗是无用且危险的，请不要尝试以跳窗的方式逃离。

11.如果您真的无法逃离，请尝试大声歌唱，这或许是您最后的机会。】

第七条容易理解，绘画、音乐、宠物、美食、故事都是小区内怪谈的象征，再参照那个接待人员的话，恐怕进入这些比赛就相当于羊入虎口。

第八条的情况应该是本来正常的活动遭遇怪谈突袭，第九条则是直接走进了错误的活动，在第九条的前提下，跳窗就很有可能不是正确选项——谁知道错误的活动是否还是在物业三层呢？过去的怪谈中，空间转换的事情也并不是没有。

至于第11条……完全是以毒攻毒的做法，和陈韶脑子里曾经出现的漫画家和音乐家乱斗场景有异曲同工之妙。

【12.活动中不会出现任何形式的酒与酒精饮料，如果您发现了类似物品，请不要触碰，将它交给警卫解决，您还可以继续进行当下的活动。

13.活动中不会出现食物，如果您发现了食物，请立刻躲进桌下。我们的桌布非常厚实，不会暴露您的身影。】

陈韶对这两条规则稍有疑虑。酒相关的怪谈被整个幸福小区严防死守，不能触碰这一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交给警卫并继续活动就不一定可行了。

要知道，在幸福超市里面，即使只是声称自己看到有人交易或推销酒水，都会被巡逻员处理掉……

第13条更是和【家】中的厨房规则、超市里的【食品原料区】规则冲突了。

维持活动、制造声响和保持隐蔽、谨防暴露……

【14.活动中不会出现鲜花，如果您看到鲜花，或闻到花香，请立刻退出三层，前往一层接待室，一个小时后再离开。

15.本活动禁止除人脑外任何形式的记录，包括文字记录、语音记录、影像记录。

16.如果您有其他任何疑惑，请于活动后24小时内前往安保处进行询问。】

册子上字里行间都写着“警惕”，防备的对象是所有怪谈，参与者必须隐藏身份，主题也非常具有怪谈世界特色。

而从必须隐藏身份和主题这两点来看，似乎是在教知道怪谈存在的人如何应对的活动……

如果是这样，那确实有参加的必要。

看完规则，陈韶就拿走了一张入场券。

他走到10栋楼下，本来准备上去问问能不能借用他们的身份，但迟疑了几分钟，还是放弃了。

身高体型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因为他并不能确定这次活动绝对安全。如果因此害死无辜的人，他毕竟良心难安。

周六上午，他再次要求前往九华市医院。

哥哥对此并没有说什么，只是笑笑就带他来了，这多少让人有些安心——最起码，【家人】们并不介意他是人类还是怪谈、傀儡，最大的约束仅仅来自于【家】这个概念。

和周内相比，市医院里的人明显更多了，门诊大厅里排队的人足有三十多个。虽然人多，却也不显嘈杂，大厅内三个队伍井然有序，说话也是和和气气的。

按照医院科室分布图，病房层在最上面的第七层。楼梯都在门诊楼西北角，两家电梯则建在西南角，中间的墙壁上贴着简单的规则。

【九华市医院门诊楼电梯使用守则

1.门诊楼有且仅有两家电梯，1号电梯为公共电梯，可到达负1层、1层、2层、3层、4层、7层；2号电梯为紧急电梯，可到达负1层、1层、5层、6层、7层。请选择您需要的电梯乘坐。

2.为了保证情况危急的患者的生命安全，如非特殊情况，请您选择使用楼梯步行上楼。

3.如果您乘坐2号电梯，请勿在其中提及“死亡”相关的字眼，如果您不慎说出，请立刻闭眼屏息，在下一次电梯门开时立刻离开。

4.如果有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病人乘坐电梯，请您无视他，并在下一次电梯门开时立刻离开。

5.如果您遇到推着手术台的医生护士，请您将电梯让出，乘坐下一班电梯。

6.如果您在负1层、1层、7层只看到一架电梯，请不惜代价离开医院，前往市务局说明情况。

7.如果您找不到电梯和楼梯的存在，请前往各层药剂室，将蓝色药剂注入静脉。

附：

门诊楼1~4层向外开放，5~7层未经允许禁止进入。】

根据科室分布图，1层为门诊大厅、急诊科，2层到4层都是门诊的各个科室，5层是手术室，6层是重症病房，7层是短期住院部。这样来看，这种电梯分布似乎也有道理。

不过，陈韶更愿意认为手术室、重症病房和短期住院部有问题，否则没有必要将各层楼分的这么开。

负1层的用途在科室分布图上并没有显示，按照惯例，应当是停车场和太平间。情报不足，暂且搁置一旁。

规则上鼓励步行上楼，除了为紧急病人让路以外，恐怕更重要的目的在于，在没有专属于楼梯的怪谈的情况下，楼梯至少是一个半开放的空间，遇到事儿了能跑。

毕竟1号电梯也不通往手术室，谈不上保证紧急患者的生命安全。

规则3和规则5倒是很符合现实世界的一些潜在规定。在国人眼里，医院里听到死这样的字眼，如果不是从医生护士嘴里说出的，多少有些不吉利。而给紧急病人让路，也是应有之义。

规则4的白色病号服病人需要无视和躲避，大概率存在危险。

而规则6和规则7的危险程度就更显而易见了——

如果说前几条规则还属于正常范围内，电梯和楼梯消失这种空间或视觉上的变化就完完全全属于怪谈类别了。

第39章 周日活动

既然没有办法前往住院部，近距离再体验一把病人的感受，陈韶也就只好去了急诊科对面的椅子上坐下，看着一个个紧急的病人被哭天喊地的送进急诊科。

一个病人引起了他的注意。

那是一个年轻女孩，大约二十出头的样子，穿着灰粉色T恤和深蓝色牛仔短裤，扎着马尾辫，五官虽说寡淡，眼睛却炯炯有神。她左胳膊怪异地弯折着，脸色苍白，额头上满是冷汗。一个穿着白衣服的男孩心疼地扶着她，一边朝着医生说明情况，一边不住地安慰着女孩。

两个人身上都蹭着一层灰，好不狼狈。

“我们俩正在逛街呢，突然就有辆车怼过来了！”男孩简直是怒火朝天，“我还没反应过来，琳琳就被撞倒了，你看这胳膊，一瞅就知道铁定骨折了！”

“就是这样。”被称为琳琳的女孩附和道，“当时那辆车撞到我腰上了，然后我又被那股冲劲儿撞到墙上，胳膊就成这样了……昊诚顾着我的伤，那个司机下车就跑了，真不是个东西！”

昊诚拿着张蓝色手绢给琳琳擦汗，语气心疼得不得了：“医生，您快给看看啊！”

给他们看病的医生是个四五十岁的女大夫，顶着一头微卷的棕色短发。她看了一眼两个人贴在一起的姿势，毫不隐晦地提醒：“医院里呢，注意点儿，你贴她那么紧，我这也不好看啊？”

医生的视线在两个人头顶转了一圈，又很快收了回去。

昊诚连忙离女朋友远了一点：“不好意思啊医生，您看，您看！”

他们开始一点点检查伤势，陈韶的目光却粘在了天花板上。

那里的颜色似乎有一点点深。

或许热恋期的男女就是很容易贴在一起，医生去旁边拿个东西的功夫，两个人就又亲亲密密地坐在了一起，男生搂着女生的肩膀，亲亲对方的额头聊做安慰。

陈韶却能看见他们头顶的颜色越来越深了，原本白天的天花板显现出一抹阴沉的赤红。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走近他们，冷不丁开口：“哥哥，姐姐，你们为什么贴在一起，不热吗？”

男生本来正低头安慰着女朋友，听见童声，针扎了一样缩回手，等抬头看见陈韶，和女朋友贴着的身体也分开了一厘米的缝隙。

昊诚颇有些尴尬地解释：“这个姐姐不舒服，我只是在安慰她。”

女生苍白的脸上也浮现出一抹晕红，连声附和。

“哦，这样啊，”陈韶“恍然大悟”道，“但是医生叔叔阿姨们说医院里不能贴在一起，你们不要再贴贴了，这样不好。”

两个人就更尴尬了，他们对视一眼，连连点头。

陈韶也不管他们是不是听进去了，径自回到了外面的椅子上。过了没两分钟，那对情侣就又故态复萌。

陈韶暗自摇头。

不过，这对他来说倒是一个收集情报的好机会。

大概十三分钟后，天花板上那块近乎凝成实质的污渍突兀地消失了，那对情侣的状态却没什么变化。陈韶一直跟着他们，从1层急诊科到2层骨科。

遗憾的是，直到十一点半离开的时候，陈韶依旧没有发现其他的异常。

接下来的两天时间内，他尝试了各种方法，包括但不限于寻找邱雯、询问郑营、前往医院观察患者、强迫自己回忆住院期间的事情，但起效甚微。除了那对小情侣之外，也没有遇到其他异常。

陈韶只能感受到自己对家人和【家】越来越信任、亲近、依赖，对他们的一切话语都难以产生反抗的念头。

如果再这样下去，他在劫难逃。

现在摆在陈韶面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条是物业活动可能带来的帮助，另一条则是破釜沉舟……

周日下午16:00，在询问郑营、确认使用他人的身份并不会给双方带来危险后，陈韶在征得朱成辉同意的情况下，带着从超市里买来的奥特曼面具来到了物业三层。

推开三层的大铁门，出现在眼前的就是一个极大的舞台和层层叠叠的观众席位。在舞台前面有一块空地，里面摆放着圆形的桌椅。

来的人并不多，连带陈韶在内只有十七个。看见他鸡立鹤群的身高，这些人都警惕起来。

其中一个穿着淡绿色衣服的年轻男人立刻安抚道：“请诸位放心，这位小朋友是安全的，我们了解他的真实身份。”

大厅里响起窸窸窣窣的动静，成年人们谁也不看谁，紧张之时却难免有些动静。或许是因为靠近舞台，这动静在音乐厅里回荡着，营造出一种分外诡谲的氛围。

陈韶慢慢走过去，他的手从口袋里拿出来，原本紧紧捏着的入场券在推开铁门的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随着距离的拉进，场内的人、物也就更清晰起来。

一共摆了六张桌子，每张桌子围着三把椅子，也就是说一共有18个位置——这和陈韶之前在活动布告那里看到的入场券数量是一致的。

参与的人们都带着遮掩相貌的东西，有的是口罩，有的是面具，更有甚者是用一条驼色的围巾在这种大夏天把自己的脑袋包的严严实实，只剩下一双眼睛还能从缝儿里瞧见。

活像是非法集会现场。

从体型身高上来看，他们都是成年人，手部肌肤并没有老年人的特征，也就是说都是青壮年。

他们的眼神中，除了警惕，还有疲惫。

毫无疑问，这些人都是了解怪谈，甚至可能遭受过、正在遭受污染的人。

陈韶害怕似的扯了扯袖子，挪到那个淡绿色衣服男人的身边。原本坐在附近的两个人立刻站起来让开了位置。

陈韶不安地看看他们，默不作声地坐下。

男人安抚地拍拍他的肩膀。

他们安静地坐了一会儿，等到16:10分，男人拍了拍手，把众人注意力吸引过来，首先进行了自我介绍。

第40章 以毒攻毒，铤而走险（阅读人数满25000加更）

“正如大家猜测的那样，这是一个‘怪谈受害者’的小型聚会，由幸福小区物业承办。”男人说，“今天是7月18号，那么你们可以暂时称呼我为‘十八’。”

人群中出现一阵骚动，陈韶依旧安安静静地坐着，认真聆听对方的发言。

“相信大家都或多或少经历过一些奇怪的事情，而这些事情在小区的规则上都有提示或者误导……”

说到这里，已经有人耐不住打断了他：“既然你们知道那是错的，为什么不改？！”

她声音尖利，语气充斥着怒火：“到现在又来假惺惺地把我们聚集起来，说这些有的没的，又有什么用！”

十八并没有生气，只是满含歉意地开口：“抱歉，但是我们做不到，规则的正误是【小区】控制程度的直接体现，在它被入侵的情况下，错误会自然而然发生，而人类是无法修改的。”

“那你们可以说啊！”女人高亢的声音中带着点微不可闻的哭腔，“告诉所有人是什么情况，大家就都不会犯错了！”

“我们也想这样做。”十八平静地回答，“但是越多的人知道怪谈，他们中的一部分就可能更强。有的怪谈会吸收人类的恐惧，有的怪谈只要知道就可能被污染……请节哀。”

女人的声音戛然而止。

片刻后，她捂住脸，痛哭失声。

这场冲突来得快去得也快，不过是长期压抑下的一次情绪爆发，很快就被女人收拾干净。

十八等了一会儿，没有人再说些什么，都陷入了一片沉郁的宁静，他便继续说道：“我们生活的这个城市，处处充满了怪谈的痕迹。不幸中的万幸，它们并不是无敌的，我们无法用武器对抗它们，但能够利用它们本身的规则来躲避危险。”

接下来他说的信息大都已被陈韶获悉，其中有价值的也只有七点。

第一，医院确实有祛除污染的能力，目前并未发现后遗症，如果遭遇超市医生无法解决的污染，可以前往市医院进行治疗。

第二，除九华市规则外，所有规则均有一定范围，进入不同区域必须首先寻找区域整体规则。

第三，九华市地图上标红的地点确实为高危地区，没有特殊情况禁止进入。

第四，大多数怪谈会优先袭击知晓怪谈存在的人类，因此不能在外界暴露出自己的特殊。

第五，人类的手段无法直接消灭怪谈，怪谈只有其触犯其他怪谈的规则时才会被“杀死”。

第六，被完全污染的人类没有逆转的可能。

第七，目前已知的怪谈种类相当丰富，大致可以分类如下：

1.按照外形来分，包括人形、物体、无形三种，分别可以对应音乐家、邪典衣和纯粹的概念，比如在一定区域内做出特定动作就会直接消除。

2.按照活动轨迹是否固定来分，包括固定型、游荡型和类人型三种。

幸福小区就是典型的固定型怪谈，有自己固定的管理区域。

游荡型怪谈没有固定的区域，它们的活动轨迹与人类完全不同，全靠本能驱使，比如漫画家。

类人形怪谈则一般是人形怪谈，会模仿人类的言行举止、作息规律，比如哥哥。

3.按照攻击欲望的强烈程度来分，包括猎人型、陷阱性两种，前者会主动寻找猎物、并诱导其触发规则。

4.按照危险程度来区分，有只会在你脸上喷水的，也有直接把人身体撕裂、灵魂掏出去吞掉的，以及能够为人类治疗的，暂时被划分为安全、普通、危险、极度危险四个等级。

这些东西可不是一个小区的物业能整理出来的资料。

陈韶内心越发肯定他们和市务局、市医院的联系。

等他把这一通说完，陈韶才询问：“如果来不及去医院，或者去医院也没用，要怎么办呢？”

十八对他的问题并不感到意外：“那就要看你所受到的污染的危害程度，如果危害程度比较高，例如直接将你转化为傀儡、或者致死的话，就可以用危害程度相对较小的污染进行对冲。如果污染本身就比较小、危害性不大的话，我建议你不要反抗。”

解决完众人的问题，他又看了一眼时间，已经17:10了，就从其中一张桌子底下拎出来一台录音机。

“这里面录着邹女士的歌声。”他说，没有理会众人的警惕、包括其中三个人直接站起来导致靠背椅翻倒的动静，“并非直接听的情况下，造成的污染并不严重。”

“邹女士的歌声能够让人的心绪变得平静，是我们目前为止得到的最能够舒缓神经的东西，效果远比任何药物都要强。听完之后你们的精神压力会遭到很大程度的缓解，但是请注意，听的过程中不能够发出噪音，听完后必须鼓掌赞美。”

“如果之后你们发现自己脑中传来邹女士的声音，也必须及时前往超市进行治疗。”

他扫视众人，沉声说道：“如果你们并不能接受这种方式的话，可以现在就离开。”

两分钟后，有四个人沉默地离开了，剩下十二个人还老老实实坐在座位上。十八点点头，打开了播放按钮。

这个过程听起来很离奇，在邹女士的战绩衬托下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骇人，但效果就像十八说的那样，非同一般的好。

只不过对于陈韶来说，用处并不大。毕竟他不是真的想去除什么精神压力，而是希望自己能更好地抵制【家】的污染。

他怀着失望离开了音乐厅。

\*\*\*\*\*\*

一天后的周二，陈韶终于下定决心，改变了策略。

“我想在医院住一阵子。”他对哥哥说，“几天就行。”

哥哥这次显见得有些为难。

他看向医院的方向，又扭头盯着陈韶看了一会儿，眼神中明明还带着温度，却让陈韶本能地竖起了汗毛。

他一声也不敢吭，只是静静地等待着哥哥的回复。

过了一会儿，哥哥才神色冷凝地开口。

他少见地直接提起了安全的话题：“那里……非常危险。”

陈韶有些疑惑地皱起眉。

从他的感受和现实的提示来看，医院都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里面的医生护士有一部分应该都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既然他现在在对方情报里属于身在曹营心在汉、被迫成为哥哥家人的未成年人，理论上来说，应该会得到一定的保护。

哥哥说的危险，难道是针对怪谈身份的吗？

“你去的只不过是门诊的楼层、白天的医院。”哥哥掐了一把陈韶的脸，似乎带着怒气，力道不小，脸都给掐红了，“有人跟我说过医院的一些情况，里面住着不少怪谈，还经常有一些怪谈袭击的情况。”

他掐着一边还不解气，干脆另一只手也伸了上去。

“你猜邱雯被袭击过几次？”

！

“所以邱雯医生被袭击过很多次吗？”他吐字含糊不清地追问着，“上次那个画画的就让纸片人去了……是因为她能治疗污染吗？”

“所以你还想去？”哥哥问。

陈韶不假思索地点头：“哥，我必须去。如果你整天要面对的是个逆来顺受、什么都说好的人，你不会觉得更孤独吗？”

话音刚落，还掐着他脸的手就僵住了，哥哥黑沉沉的眼眸望着陈韶，熟悉的冰冷和铺天盖地的血腥味儿充斥了陈韶的每根神经。他艰难地控制着呼吸，让它尽量平稳、正常，却控制不止自己的思维。

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只留下我一个人……在这个遍布着危险的世界。

不，不对，我已经不能算是人类。我没有自己的规则，也不属于怪谈。我只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异类，即使成功通关一整轮，也注定会被自己的家乡抛弃。

哥哥是我的家人，但他没有办法理解我的想法。他是怪谈，而不是人类。

我……

他流利地背出自己准备好的台词。

“如果你和爸爸妈妈只是想要一个完全听话的孩子，又有什么必要非要找我呢？”

如果只是想要一个听话顺从的家庭成员，随便找个意志力低的，扔在家里三天就能完全被污染同化，何必选一个有潜力的天选者来，又设下那么多陷阱来筛选呢？

完全顺从是【家】的希望，而【家人】和【家】从来不是完全一体的。他们期望的，应当是一个有能力在怪谈世界生存下来、能够增强他们力量、聪明乖巧的孩子，而不是一只没有自己脑子的应声虫。

而家人的袒护能让他免于违反【家】的规则，【家】的保护也能让他免于【家人】的伤害，哥哥的规则里又没有说孤独就要死的部分，既然这样为什么不试一试呢？

这样做的风险当然是有，虽然有规则的限制，但他也并不清楚这种程度的“攻击”会不会又被“正当防卫”。

但是如果成功让哥哥彻底站在他这一边，那他在被【家】同化之前获得自己规则的可能性就会上涨不少。

而且，就算死在哥哥手上，也比思维都被怪谈掌控的好——那近乎生不如死。

以上这些都是陈韶中午想好的内容，说出的那句“更孤独”的话也并非一时嘴快，而是处心积虑的算计——赌的就是在规则之外，怪谈们依旧具有一部分正常人类的思考模式，能听从内心情感的安排。

好笑的是，当他满脑子这样算计哥哥的时候，【家】的规则又让他满心愧疚了起来。

现在，他的脑袋依旧混沌，绝望孤独的情绪冲刷着他的灵魂。

他失去了意识。

26~40章有关九华市医院情报汇总

下一卷是有关九华市医院的怪谈，由于前面的情报比较琐碎，阅读时可能会给读者带来一定困难，在本卷末尾章节，对本卷相关情报进行汇总。

如果不想看这章，可以跳过，但是不建议跳过（因为是按时间线写的，前面章节关于医院的情报的确比较琐碎……）

如果只想看正文的话，可以去看29~31章、38~39章。

一、规则

（一）患者守则（出现于第二卷第29章）

【很高兴你能相信九华市医院的医疗水平，全体医护人员祝您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为确保您能在本院得到良好救治，请遵守以下规则：

】

（二）九华市医院门诊楼电梯使用守则（出现于第二卷第38章）

【

附：

门诊楼1~4层向外开放，5~7层未经允许禁止进入。】

二、目前已知人物

1.梁容，男，外表为年轻男性，戴金丝眼镜，本质为怪谈，触发点为【医闹】，出场于第二卷第29章。

2.韩晴薇，女，护士，曾阻止病人与梁容争执，与护士长曹佳宁传递陈韶的情报，出场于第二卷第30章。

3.曹佳宁，女，护士长，曾与韩晴薇讨论过陈韶的身份，出场于第二卷第30章。

4.医闹夫妇，由于触犯梁容规则而遭遇摘心致死。出场于第二卷第31章。

5.险些与梁容发生争执的女性患者，争执被韩晴薇阻止，患有“胃结石”，需要手术。出场于第二卷第30章。

6.不知名的挂号处护士，疑似了解梁容的真实身份。出场于第二卷第29章。

7.由于车祸骨折而前往急救科的年轻女性“琳琳”，和男友关系亲密，因而被急诊科医生和陈韶接连提醒。出场于第二卷第39章。

8.“琳琳”的男友“昊诚”，出场于第二卷第39章。

三、相关剧情

7月16日（周四）下午，陈韶由哥哥陪同，前往九华市医院治疗感冒，遇梁容、韩晴薇，看到违反梁容规则的下场。

7月18日（周六）上午，在哥哥陪同下前往医院，尝试触发自身规则，看到电梯规则，在急诊科遇到琳琳和昊诚，好心提醒。

四、地点

位于九华市第六区，如意路南侧，临近安宁大道，距离幸福小区步程约十分钟、距离市务局步程约三十分钟。正门朝向北。

五、内部结构

九华市医院建筑物包括门诊楼、传染病楼、住院楼、员工宿舍楼四栋楼。

门诊楼分7层：

1.门诊大厅（包括挂号处、收费处、取药处），急诊科，休息室

2.普外科、骨科、神经外科、妇产科等

3.内科——心血管内科、神经内科，检验科、心电图室、超声诊断室、放射科等，

4.耳鼻喉科、口腔科、皮肤科等

5.手术室。

6.重症医学科紧急病房。

7.七楼住院部（短期住院）。

门诊大楼电梯和楼梯都位于西侧，楼梯位于西北角，电梯位于西南角。

急诊科位于东北角，休息室位于东南角。

第1章 入住医院

醒来时，陈韶发现自己正处于一个陌生而又熟悉的环境。

这是医院的办公室，他正躺在墙角的诊疗台上，斜对面的挂钩上挂着件白大褂。

……他赌赢了。

走廊里传来一个有点耳熟的声音，细听之下他才分辨出，那是梁医生的声音。

“这么小一孩子，你也忍心！你们这群做家长的，能不能重视一下小孩的心理健康？别吓小孩别吓小孩，得让我们这群做医生的说多少次？是不是下次得我们去帮你养孩子啊？啊？”

陈韶内心突然真切地生出点愧疚来——别的不说，这次出事确实是他仗着【家】的规则在，自己头铁作的。被面对面口水淋头的，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哥哥，都有够冤枉。

梁医生足足骂了五分钟，从他那副斯文败类似的外表上，还真看不出藏了个暴躁汉子的内心。等他骂够了，才沉着脸走进病房，看见陈韶已经醒了，忙又换上一副温和的神色。

韩晴薇就跟在他身后，担忧地看着他。

“小朋友，现在感觉怎么样啊？”

陈韶保持沉默。

他还不知道哥哥给他安了个什么病，还真不晓得怎么说。

梁医生低声骂了一句，继续和蔼可亲地装相：“没事，不用怕你哥哥，我刚刚说过他了，学习什么的不用那么着急，开学前写完就行了。你也是，别一个劲儿只知道顺着你哥哥来，他大还是你大？”

陈韶听得更愧疚了，他按了按自己仅存的良心，立马解释情况外带转移了话题：“其实不关哥哥的事儿，就是这几天我几个朋友生病了……梁叔叔，我是不是得住院啊？”

梁医生沉吟了一会儿：“按理说没有大病或者手术，我们是不鼓励住院的，毕竟医疗资源有限。但是你的情况特殊，年纪比较小，又确实生病了……那这个我得报上去问问。”

陈韶就把目光转向韩晴薇。

“我在家里不太舒服，医院里肯定清净一点吧？”他祈求地看向韩晴薇，“医生叔叔，护士姐姐，爸爸妈妈要工作，哥哥也有事要忙，我在家肯定休息不好的。”

哥哥站在诊室门口，没好气地瞪他一眼。

韩晴薇是知道陈韶的“真实情况”的，一个小孩子，陷进了怪谈里，的确情况特殊。虽然医院这里并不安全，但至少有这么多大人在，孩子本身也聪明，按理来说，比一个人在怪谈窝里待着还更安全些。

虽然他那个“哥哥”看上去还挺关心在乎他的，但韩晴薇可没忘记这孩子被抱过来的时候那种惨白的脸色，贼吓人了。

她抓起陈韶的手，安抚地拍了两下，就和梁医生转身出了门。过了五六分钟再回来的时候，陈韶就喜提住院两日。

而且看韩晴薇的意思，还能再延长。

他们一同去办了手续，乘坐1号电梯到达了7层的住院部。

7层是一个回字形的结构，他们出了电梯就看见护士站，外环是一间间病房，内环从左到右依次为护士站、医生值班室、公共卫生间、药剂器械室。

病房的编号是从右边开始的，第一间就是701，左边第一间则是720，一共20间短期病房。

在护士站的墙壁上，立着一份规则。

【很遗憾您必须在本院进行住院治疗，为保证您能顺利康复，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疾病的康复需要良好的作息，您的自由活动时间为早6:00至晚9:00，其余时间请勿离开病房，即使医生叫您出去。】

——看来夜晚的走廊存在一定危险性，而夜晚的医生并不一定是真的医生。

【2.短期住院病房位于门诊楼七层，请您使用公共电梯，不要使用紧急医疗电梯，那是专为紧急患者提供的电梯。

3.为保证您的顺利恢复，您的三餐将由本院特别提供。早6:30~7:30，中午12:00~13:00，傍晚18:00~19:00为送餐、就餐时间，请不要浪费食物，并在用餐结束后将餐具交还给护士。】

患者的食物由医院特别提供，也是一个值得深挖的点。

【4.为了保证病房内卫生环境，您仅可拥有一名陪护家属，并且家属每日陪护时间不得超过两小时。】

如果陪护家属多了，会发生什么？陪护时间过长，又会发生什么？

陈韶下意识看向哥哥，哥哥也只是拍了拍他的脑袋，轻轻叹了口气。

陈韶知道哥哥的意思是不能一直待在这里，不无遗憾地低头继续看规则。

【5.您的负责医生有且仅有一人，护士有且仅有两人，并且中途不会更换。如果您发现负责您的医护人员多出来，或进行了人员的更替，请立刻前往六层的紧急病房，告知六层护士，她们将为您更换病房。】

多出来或者更换的医护人员会是危险的来源吗？

陈韶看向梁容医生、韩晴薇和另外一个名牌叫“马晓丽”的护士，认真记下了他们的工号和面容。

【6.请对所有医护人员保持应有的尊敬，他们在竭力保证您的生命安全。

7.医护人员不会在七层吃东西，如果您看到这样的场景，请立刻回到病房内，按响呼叫铃。请不要在意他们的食物，他们不会伤害您。

8.所有医护人员都会保持衣物的整洁，如果您看到的医护人员并非如此，请假装自己没看见，在他离开后立刻关紧病房门，按响呼叫铃。】

规则6和1层的患者守则是对应的，目前来看根源就在于身边的梁容医生。

规则7和规则8直接指出了医护人员存在的问题，食物两个字则让陈韶想起了邱雯。

她曾经是市医院的实习生，能够祛除部分污染，但需要食用桂肉，在被伤害之后也会感到饥饿。

市医院的医生会不会和邱雯一样呢？

【9.本院护士24小时值班，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按响呼叫铃。在护士进入病房前，请确认她戴有医院工作证。

10.除医护人员和陪护家属外，任何人都不会进入您的病房。如果您发现有其他人在走廊上，并试图进入您的病房，请关紧病房门，寻找地方躲藏，直到他离开。

11.医院救治的患者不乏大出血病情，如果您在走廊和病房内看到大面积的拖拽血迹，那是正常的，请不要惊慌，按响呼叫铃，护士会为您清理干净。

12.由于本院门诊楼建筑时间较久，通风管道略有锈蚀，可能会滴落红色液体。如果您看到这种情况，请无视它，我们会尽快前去清理。】

规则10和规则11都提及了血液——一般情况下怪谈中被称为铁锈水的液体实际上都是血——拖拽的血迹和通风管道的血有什么联系和区别？它们和陈韶上午见到的那些发红的污渍又有什么关系？

【13.本院天台封闭，禁止任何患者进入。

14.由于门诊楼对面大楼铺设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会反射出各种景象。如果您看到异常的光影，请不要当真，那是假的，拉上窗帘即可。

15.阳光能够营造良好的休养环境，请您在9:00拉上窗帘，早6:00拉开。

16.由于花粉过敏是一种常见的过敏症状，请您和您的陪护家属不要将鲜花带入7层。

17.如果您需要做手术，请缩短活动时间，尽量卧床休息，并在术前诚实回答医生的所有问题，遵守医生的所有指令，否则我们不能保证手术的成功率。

18.为了保证其他患者的良好休息，在住院期间，请您保持安静。】

规则13封闭了天台，规则14提到了光影——当然，这很可能是真实的，只是需要人们将其作为虚假的来欺骗自己。

剩下的15~18四条规则倒是和九华市、幸福小区的情况能够对的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看完规则，心中有数之后，陈韶跟着梁医生右拐走进住院部，走廊右侧704的房门突然被打开，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迈着步子走了出来。

第2章 7层概况

老人身高不到一米七，头发几乎全白，眼神浑浊，皮肤松弛，身形佝偻，行走的动作却相当矫健，一点也没有踉跄的样子。

韩晴薇快步走上前去，扶住老人问：“罗叔，您怎么出来了？不是说手术前别乱跑的吗？”

罗叔眯着眼，费劲儿地想了想她话里的意思，隔了几秒钟才慢吞吞地答道：“每天儿都得走，走走好啊，对身体好！躺着不动，那不好，得动，动起来才好！”

韩晴薇哭笑不得，她好声好气地劝着：“不让您出来，是因为咱们这层病人多，空气里病菌也多，您想想，什么病都有，这病菌得多杂呢？您出来的多了，指不定就染上了哪种，到时候咱这手术不好做！等您做完手术出了院，您想去哪儿逛啊，咱就去哪儿逛！”

她连哄带骗地把老人送回了病房。

趁着这个机会，陈韶把704仔仔细细看了一遍。

704内部并不大，只有大约五六平的样子，正对着门的地方有扇窗户，窗户旁边隔一小段距离横摆着一张病床，此外还有床头的柜子架子等物。房门右侧放着个铁皮柜子，柜门上有着刷卡的设备；左侧则另开了一扇门，大概率是厕所。

再多就没有了。

经过这个小插曲后，陈韶一行人继续往前面走，经过一个拐角，病房的分布又有所不同。

左侧开始出现奇数的病房、从709开始，右侧从708开始为偶数病房，每扇病房门的间隔相较之前也更远。

九华市医院门诊楼7层布局，蓝色为出入口

直到走到临近第二个拐角的位置、712病房门口的时候，他们才停下来。

712病房和704病房内部并不相同，是一个二十多平米的病房，里面并排摆着三张病床，中间间隔的地方各有一扇小窗，窗台上摆着翠绿的多肉植物。窗户对面的墙面上挂着台液晶电视。

病房最里面同样有着一扇通往卫生间的小门。

此时病房里已经有一个病人在了，占据了离门口最近、卫生间最远的那张床。这是个三十岁上下的男人，理着寸头，方形脸，嘴唇偏厚，身材壮硕，颇有些社会大哥的模样。

牌子上写着“马培峰，男，33岁，2020年7月20日住院，糖尿病”。

糖尿病？

陈韶又仔细看了马培峰一眼。

根据陈韶常年住院的经验来看，糖尿病患者要么身形瘦削，要么体型肥胖，再不济也会由于腹水过多而腹部凸起。而这个马培峰，怎么看都找不出来糖尿病的特征。

恐怕他也是有问题的那一类患者。

男人正聚精会神地盯着本武侠小说看得乐呵，没有分给进来的这一行人一丁点注意力。

梁医生拉着陈韶走到中间那个床位上，推推眼镜，交代了几声，就离开了病房。

韩晴薇只略略点点头，便也紧跟着离开了。

只剩下那个叫做马晓丽的护士和哥哥留在病房里面。

护士或许是怕他住院害怕，就聊起天来：“小朋友，第一次来医院住吗？”

陈韶点头。

“也算是不常见的人生体验，等开学了之后，可以和同学们说说呢。”马晓丽护士哄他，“这个病房住的都是轻症患者，一般三四天就能出院的。梁医生跟我说，你是肠胃炎是吧？这也是小病，挂两天吊瓶就能好的。”

陈韶微微侧目。

这个马晓丽，似乎并不了解真实情况。

陈韶问：“刚刚那个姓罗的爷爷，为什么住的病房和我们这里不一样啊？是因为爷爷生的病很严重吗？”

马晓丽叹了口气，想说些什么，但碍于眼前人的年纪，还是换了个说法：“爷爷腿不舒服，得做个手术，需要休息，所以才安排的单人病房。”

陈韶又问：“我上周四的时候看到梁医生那边有个阿姨，也是胃不舒服，为什么她就要手术呢？她在哪个病房，做完手术了吗？”

马晓丽一时想不起来陈韶说的是谁，他连忙补充道：“是差点和梁医生吵起来的那个阿姨。”

护士恍然大悟：“她啊，她是胃结石，和你不一样，之前是住在706的。”

确定了，马晓丽确实不了解真实情况，甚至连怪谈的存在或许都不清楚。

陈韶暗自皱了皱眉，问了些最基础的情况：“706和704都是一个人住吗？那能住的人好少啊！”

“咱们这边的病房分三种，一种是706之前的，都是单人病房，给要做手术的病人住的。一种是你现在住的这种，每间病房三个人，从707到712都是这种。还有一种是一间五个人的，713到720都是。”马晓丽耐心解释。

“我上周五的时候还看见有个姐姐胳膊被车撞伤了，她也在医院里住着吗？”陈韶问，“我想找她玩儿。”

马晓丽想了想，给出了肯定的回答：“你是说蔡琳琳？她住在718呢，你要找她的话，出门顺着右边那条路走，走到头就是了。”

“医生说她是骨折了，骨折不需要手术吗？”

这下马晓丽有些迟疑起来：“按理说是需要的，不过她骨折程度比较轻，也许段医生觉得外固定就好了……我没负责她，还真不太清楚。”

这样看来，手术并不是一类病房的唯一标准，需要做手术祛除的污染才是。二类病房是被污染、但不严重，不需要手术治疗的患者。而三类病房就是真的普通病房了。

大概搞清楚情况之后，马晓丽就被其他护士叫走了。陈韶这才去看一边安安静静坐着的哥哥，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哥哥却笑起来，丝毫不见被陈韶狠戳了痛点的样子。

“现在知道要搭理我了？”他故意问道。

陈韶心里的愧疚越发壮大，本能驱使着他老老实实道了歉：“对不起。”

哥哥伸出手来，冰凉的手指又一次贴上陈韶的颈部动脉，感受着那里跳动的脉搏、血液流淌带来的勃勃生机。

半晌，他收回手，笑容重新回到他的脸上。

“我之前想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

第3章 718病房

“如果你没完成你想做的事情，我就杀掉你。”哥哥神色平静，丝毫没有意识到这发言有多么惊世骇俗，“这样你就不用担心会失去自我了，我们能长长久久、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这可真是个“好”主意。

陈韶一阵无语，他扭头去看隔壁病床上马培峰，确定对方沉浸在小说的世界里，并没有察觉他们这边的动静，才回过头来提醒道：“【家】不会允许的。”

哥哥却是微微一笑，并不答话，显然已经打定了主意。

这也更进一步说明了，【家】和【家人】并非完全一体的存在。

他们又说了会儿话，陈韶估摸着时间差不多了，就从病床上跳下去，喊上哥哥一起去搜集情报。

从712出去，右边就是拐角，左拐之后就看见走廊两侧分别排布着713~717五间病房。所有病房的门都贴近西边、靠近楼梯的位置，走廊尽头病房的门牌上写着718.

刚刚陈韶跟着梁医生他们走进来的时候，只觉得7层相当安静，西北侧这些排序靠后的病房却并非如此。

内环的病房形状相对方正，病床也是分了两排。或许是由于没有窗户、只有中央空调的换气系统，医院的布置明显更上心一些，每张床位旁都摆着无花的植株、配有两台液晶电视，还安排了两扇挂着浅绿色窗帘的假窗户。

外环的病房和712一样，五张病床一字排开，对门的墙壁开着四扇窗户。

各个病房的患者症状参差不齐，不过大多是同一类的安排到一起。有肠胃炎的，有肾炎的，有大腿缠着绑带的，还有胳膊打着石膏的。

718里面住了四个人，其中就有那对情侣中的女性。她的床位在五张床中间，男友正坐在床边，两个人笑嘻嘻地说着什么。

床尾挂着她的信息：“蔡琳琳，女，21岁，2020年7月18日住院，骨折”

蔡琳琳还记得他，面上一派惊讶：“小朋友，你怎么也在这里？这是……？”

旁边的病人好奇地看过来。

“我肚子不舒服，医生说得挂两天吊瓶。”陈韶回答，“这是我哥哥，他叫陈昭。我叫陈韶，耳东陈，音召韶。”

“陈昭、陈韶？是日字旁那个昭？”蔡琳琳念了念他们的名字，“你们俩的名字还真像，读音也这么像。”

陈韶笑笑，并不对名字发表什么意见——从名字的相似程度来看，哥哥的名字明显是跟着“弟弟”变的，他要是叫陈淼，他哥说不定就叫陈焱呢。

他只是仔仔细细地看了蔡琳琳他们一会儿：“你们要住几天啊？我可以没事找你们来玩吗？我哥哥只能每天陪我两个小时。”

蔡琳琳是个爽快的姑娘，也挺喜欢小孩子，直接就答应下来。

于昊诚连忙从口袋里掏出来根棒棒糖，放到陈韶手里：“谢谢你能陪琳琳玩儿，我还要上班，每天又只能陪她两个小时，正愁她会无聊呢。她还得住两天，你俩正好搭个伴儿。”

陈韶当然是“喜滋滋”地收下，介绍了自己的病房号，又问医院有没有好玩的地方。

意料之中的，两个人齐齐摇头。

蔡琳琳有些不好意思：“我躺床上就懒得动，又是这种伤势，就不怎么出门，还真不知道。”

于昊诚一天在这待俩小时，全程陪着女朋友，当然更不知道了。

倒是听他们说话听了全程的隔壁床病人插话道：“这事儿问我啊，我知道！”

隔壁床病人也是二十多岁的样子，不过看起来比于昊诚成熟许多。他头发稍长，模仿了世纪初偶像剧男主的造型，略有些凌乱；脸颊稍显瘦削，眉毛浓到有些滑稽，左眼皮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

床尾标着“彭建祥，男，27岁，2020年7月13日住院，粉碎性骨折”。

小情侣对这话题也好奇得紧，也就认真看过去。

彭建祥便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

“据说市医院前身是战争时期的军医院，那时候伤员多到救不过来，资源药品又少，就有很多军人死在这里。后来战争胜利了，军医院也搬迁了，却有一些军备物资被遗留在了坍塌的地下室里。那些被遗忘的英魂和物资就一直游荡在这片土地上。

市医院建起来，他们就在市医院扎根。每到夜晚，他们就会在走廊上行走，带着他们的刀枪。如果我们晚上出门看一看，或许还能捡到锈迹斑斑的子弹……”

于昊诚耐心地等他说完，才无语地反驳：“军医院旧址在九华山对面山脚呢，咱们这儿从来就没啥军医院，烈士陵园也是在对面。”

言下之意，您编故事怎么也不编个像样的？

彭建祥尴尬地咳嗽两声：“这不就是说个故事逗乐嘛。”

陈韶却是若有所思。

前一个军医院的故事，虽然说已经确定是假的，但是里面有些信息可能是真实的。

彭建祥的话里提及夜晚走廊里会有人行走，而规则里也说明了存在“有人在走廊并试图进入病房”的情况，这或许并不是一个巧合。

想到这里，他就开口问道：“那夜里真的会有人在走廊上走吗？”

蔡琳琳噗嗤一声笑了。

“你怎么这么好骗啊？”她善意地调侃道，“晚上是会有人在走廊里，不过那是护士在巡逻呢，可不是像彭哥说的是什么幽灵。”

陈韶抓住重点：“护士夜里要巡逻吗？他们不会累的吗？为什么要巡逻？”

蔡琳琳一时语塞，旁边于昊诚忙解释道：“因为这一层的患者里有的病情可能会出现意外发病的情况，晚上琳琳他们都睡着，万一病人按不到呼叫铃，又喊不动其他病人，容易出事，所以才巡逻的。之前琳琳跟我说的时候，我就问过护士的。”

“哦，琳琳一说你就去问了？”彭建祥故意调笑着。

小情侣们脸齐刷刷地红了，讷讷不言语。

陈韶倒不觉得巡逻是出于防止病人出事的目的，考虑到前面那些病房的“生病”情况，他更愿意相信是为了防备病人被完全污染、防止出现更大的事故。

第4章 为人父母

彭建祥笑笑也就过去了，并不过多地调侃。

他看看陈韶，笑着说：“小朋友这么认真，我都不好意思再编瞎话骗你们了，再说个真的好了。”

随即，他摸摸鼻子，眼睛转了几圈。

“有了，你们知道医院里那些奇奇怪怪的潜规则吗？”

于昊诚说：“不都在门口和楼下写着的吗？”

彭建祥一摆手：“潜规则潜规则，肯定不是说明面上那些啊！”

蔡琳琳猜测：“值夜班不能说‘旺’，不能吃芒果？”

彭建祥更无奈了，强调：“是很少人知道那种！”

他娓娓道来：“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二楼妇产科的占地面积其实非常小，里面没有待产室，没有孕妇病房，只有一间手术室和一个母婴双用的小病房，这对于整个九华市来说明显不够用啊！要知道，咱们市有差不多四十万人口，就算每年新生儿数量来个三千，每天那都得有八九十个呢！那孕妇们要到哪儿去生孩子呢？”

这下蔡琳琳和于昊诚都认真起来。

彭建祥看着他们的表情，更得意了。

“这个问题呢，我不清楚，不过我邻居家之前生娃的时候，据说是被市务局的人接走了。他们呢，有专门的的妇产医院，地点我不清楚。市医院的这个妇产科呢，就是个应急的——有孕妇出意外了，就在附近，肯定得接进来不是？”

“那为什么不干脆在这边建个单独的妇产科呢？”于昊诚十分关心这个问题，“好医生大都在市医院这儿呢，孕妇也不是不会出现意外的，怎么就偏得分开？”

彭建祥大大咧咧一摊手：“那谁知道，你问我我问谁去？”

于昊诚和蔡琳琳惴惴不安地对视一眼。

彭建祥看出点苗头来：“你们两位这是……好事将近了？”

蔡琳琳羞涩地摸了摸肚子，面上倒是大大方方承认：“对，三个月了。”

彭建祥连忙道贺。

陈韶却皱起眉。

三个月。

虽然说三个月不显怀很正常，但是三天前他才在急诊科遇到蔡琳琳，当初她可是明明白白地说被车撞到腰上了，确定孩子还好吗？

而且听说准妈妈都会不自觉去关心胎儿的安危，但是三天前见面的时候，蔡琳琳可是全程只顾着自己骨折的胳膊，于昊诚也只紧张女朋友的伤势，半点注意力都没往她肚子上放。

这种表现，怀孕三个月了？

要真三个月，准爸爸准妈妈早就一路哭着嚎着求医生救孩子了！

他的眼睛在蔡琳琳肚子上转了一圈，脑海中又浮现出那条禁止医院内举止亲密的规则和当时天花板上的暗红色污渍。

他的想法有一瞬偏移——莫不是这医院还有子母河的功效，它送子？

这种无厘头的想法在他脑子里过了一遍，就被抛在脑后。

另一边彭建祥的兴致更高了，又说了一件有关市医院的事。

不过这一次，就是陈韶知道的了。

“你们肯定不知道市医院最好的医生是谁！”他挑着眉毛，“可不是内科那个秃顶老头，是同一个科室里面那个长得跟小白脸儿一样的医生，叫梁容。”

“梁容医生可了不得，今年才25岁，那可是博士生毕业，不过会看病问诊，还会给人开刀做手术！据说人家手术台上啊，就没不成功的手术，也没死了的病人！”

陈韶等他们结束谈话，确定没其他信息了之后，就拉着哥哥，急急忙忙去了护士台。

护士台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吧台样式，西南两面墙都是半透的，台子上摆着台式电脑和一些常用的杂物。剩下两面墙则摆着白色铁皮的柜子和架子，只在角落里开了一扇小门。

另一名陌生护士正在值班，看见他过来，忙问道：“请问有什么事情吗？”

铭牌上写着“季曼春”。

“我找韩晴薇。”陈韶说，“我有事情想要告诉她。”

“薇薇应该还在内科那边帮梁医生的忙呢，有什么事我可以代为转告。”季曼春一边在电脑上操作着，一边回答。

“是很重要的事情。”陈韶说，“我能去楼下找她吗？”

季曼春看到了她想要的资料，看陈韶的眼神温和了一些：“有什么事就告诉我吧，我和她是一样的。”

她也是和韩晴薇一伙的？

陈韶看了她一眼，还是摇摇头，把哥哥留在楼上，去楼下找到韩晴薇，说明了情况。

韩晴薇一听这消息，神情顿时严肃起来，她去护士站查了查病历，随即朝陈韶摇了摇头。

“这事儿你别跟那个病人说。”她低声嘱咐道，“他们挺恩爱的是吧？就让他们恩爱下去，那就没事儿——等过七个月就好了。”

七个月。

那就是要等蔡琳琳肚子里的“婴儿”出世了。

或许彭建祥所说“妇产科”的问题也是因为这个“婴儿”。

陈韶皱眉：“如果他们拌嘴或者生闷气了呢？”

正常情况下，两个人之间怎么可能一点龃龉都不起？即使是关系再好的朋友、再亲密恩爱的夫妻，都难免有红脸的时候。

韩晴薇微微叹气：“没办法，现在就撕扯开，他们两个就……来不及手术的。瞒着他们，好歹还有希望。”

“到底是什么情况？”陈韶直接发问，为了防止人设露馅，又补了一句，“于哥哥和蔡姐姐人很好的，真的不能救他们吗？梁医生那么厉害，也不能吗？”

韩晴薇指了指自己的嘴，右手在脸前头晃了几晃。

她不能说。

或许是和幸福小区周日活动的“十八”说的原因一样。

陈韶只好就这样回到7层，韩晴薇不能擅离职守，就拜托他把信息详实地告知季曼春。

季曼春听完，也是一副遗憾的样子。

“可惜了，”她说，“不过也正常，从看到他们那种蜜里调油的气氛我就知道，大概率要出事。”

陈韶想到蔡琳琳和于昊诚为这孩子欢欣鼓舞的样子，默然无言。

现在的他们并不知道，蔡琳琳肚子里的东西并不是他们的孩子，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催命符。

第5章 请谨遵医嘱

趁着哥哥还在，陈韶又去几个病房里转了几圈。

后面那些病房的病人确实基本都是真的生病，不过并不像马晓丽说的一样，都是一些不需要手术的病。其中有一部分是做完手术之后才安排进三类病房的，就比如粉碎性骨折的彭建祥。

前面那六个病房由于有季曼春看守，并不能贸然进去。考虑到里面的病人“病情”可能都相对严重，陈韶也不愿意轻率行动。

而中间的六个病房，里面的人基本也都是各种各样不对症状的“病”。

两个小时到了，已经是十一点多，哥哥离开之后，陈韶就老老实实待在病房里，等护士送餐，顺便和终于放下武侠小说的室友对话。

马培峰看上去凶悍，对小孩子说话倒还算和气，就是行为举止间有一股子街头混混的浪荡气息，不免引人生厌。

“小孩子可不能吃糖！”他眼尖看到陈韶兜里那根柠檬味牛奶棒棒糖，一把捞过去，飞速拨开塑料塞进嘴里，脸上也呈现出满足的神色，“叔叔替你吃了哈！”

陈韶扫了他的牌子一眼：“叔叔，你不是糖尿病吗？”

对方含糊不清地回答：“一根而已，没问题的！负责我那个护士，看起来温温柔柔的，结果发起脾气来那么厉害，一颗糖都不让我沾……”

出于自身良心和人身安全的考虑，陈韶很想直接按呼叫铃——别到时候不遵医嘱的是马培峰，被怪谈突脸的是他。但是鉴于对方脾性未知，又人高马大，直接得罪不太好，现在离护士送餐的时间又不远，只好看着他在一分钟之内把整颗糖球嚼吧嚼吧吞了下去。

吃完棒棒糖，马培峰意犹未尽地舔了舔嘴唇，继续抱怨：“梁医生非说我是吃糖太多才得糖尿病的，可我就最近半个月才吃的比较多啊，之前都是抽烟的。小娃娃，你说说，吃糖好还是抽烟好？”

没等陈韶回答，他就自顾自地说：“那肯定是吃糖好啊！要不怎么会有戒烟糖这说法？你还真别说，我以前戒烟的时候试过不少糖，都没那块好吃……真想再吃一次啊！”

“什么糖这么好吃？”陈韶问。

马培峰唉声叹气了会儿：“就是我邻居家小姑娘给我的，据说是从游乐园带回来的，真好吃啊……”

游乐园？

陈韶为之侧目。

他还记得哥哥那个不对劲的手机就是游乐场淘汰下来的，游乐场和游乐园会是同一个地方吗？

不过不管怎么样，这个“糖”肯定有问题了。

十二点零七分的时候，马晓丽推着个小车进来，把各自的午餐分发。

发到陈韶手里这一份普普通通，三菜一饭，分别是清炒西葫芦、蒜蓉茄子和一只卤鸡腿，另外还加了一瓶不知道什么原料的三无饮料。

而马培峰手里的那份就比较奇特，辣子鸡丁、红油西葫芦、水煮肉片，全是辛辣口味的。护士还从小车下面掏出来一整桶的桶装水，还贴心地把出水器给他安装好。

马培峰的脸一下子就绿了。

马晓丽权当没看见，语气严肃地叮嘱：“马培峰，这桶水你一下午得自己喝完的，你自己什么病你自己清楚，别总是为了一口吃的背着我们医生护士——给你的药也得按时吃，苦是苦点，但也得吃啊！”

马培峰梗着脖子不说话，护士就瞪他，半天，他才服了软：“行行行，不就是喝水吗？我喝不就行了？多大点事儿……”

谁知道他一开口，护士的眉毛就立起来了：“你又吃糖了？哪儿来的？”

陈韶低头默默吃饭。

马培峰果然不承认，两个人纠缠了一会儿，马晓丽颇有些气急败坏地撂下一句：“你真不想听医生的话？”

马培峰撇撇嘴：“别给我扣大帽子，我就是想吃点糖，不碍事儿啊……”

话音刚落，他就看见眼前的护士双手抬了起来，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眼前一黑。

陈韶在旁边看的清清楚楚。

护士的外形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依旧是干净整洁的护士服，表情却忽然凝固了。

那双修整得白白净净的手按在马培峰脖子上，只是眨眼的功夫，原本活生生的人类就变成了一具空壳，只有那副皮囊和零零碎碎的骨头跌落在病床上。

护士的表情也安详下来。

她低下头去，右手伸进皮囊和衣服里面一点点摸索，从中捡出来一颗小小的蜂蜜黄硬糖。

硬糖方一脱离人体，就蓦地散发出一股香甜到极致的气味来。陈韶鼻尖耸动，顺着香气袭来的方向直勾勾地看过去，口齿生津。

护士直接把糖块塞进嘴里，也不嚼动，喉部一紧就咽了下去。

陈韶连忙把头扭回去，依旧用眼角余光观察情况，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虽然来医院之前就做好了准备，但是这么快就直面怪谈发威的现场，还是让他始料未及。

护士将残余的骸骨人皮细致地拢在一起，用床单兜住，系了个死结，安放在小车下层。

做完这一切，她恍然回神，对着空荡荡的病床发了一会儿呆，然后扭过头来，朝陈韶露出个笑脸：“对了，你一个人住在这间病房，晚上也不知道会不会害怕？刚刚有个人来检查，也是肠胃上的毛病，你们倒是可以一起……”

“要是真害怕了，也没事儿，晚上我们有巡逻的呢。你听着我们的脚步声，就不怕了。”

陈韶试探性问了一句：“其他病房都满了吗？为什么要我一个人住在这里啊？”

马晓丽眉宇间也显出一丝困惑：“满倒是没满，还有空位，不过你已经登记好了，也不方便换床位……也不知道谁把你单独安排出来的，真是……”

她小声嘟囔了几句，陈韶听不清，但是他想要的信息已经拿到了。

看来马晓丽是有两种状态的——一种是现在的正常状态，对怪谈的事情一无所知；另一种就是当病人不尊重医护人员、不遵医嘱的时候，就会突下杀手……

对应的这条规则也不像之前他想的那样，完全来源于梁医生。

第6章 一类病房的患者们

正常状态下的马晓丽是个相当好脾气的护士，等陈韶吃完饭，不等他发问，就指着那瓶饮料介绍了：“这是薇薇给你的，蜂蜜柚子茶，能养护肠胃的。”

韩晴薇给的？别人不知道，她可是知道陈韶住院的“真实原因”的，可不会送什么养护肠胃的蜂蜜柚子茶来。

马晓丽又说：“梁医生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两天的药。你今天的药安排到下午两点以后，一共四瓶，其中有个刺激性比较强的，得慢慢滴，总共大概要花两个多小时，到时候我来给你扎针，要是有什么事，按呼叫铃就行。”

说完，她就收拾好餐具，离开了病房。

陈韶稍微等了两分钟，也离开病房，朝一类病房的方向走过去。

他走到拐角处的时候，季曼春正巧从706里端着餐具出来，病房门尚未关闭。

里面病床上躺着个四五十岁的男人，腰间缠着绷带，绷带上隐隐有鲜血渗出。

季曼春看了他一眼，并没有说什么，只是回身关好房门，到护士站把餐盘放好后，又走回来，进了705.

有意无意地，她并没有关门，留了一掌宽的缝隙，足够让陈韶看清里面的内容。

只不过看清的一瞬间，饶是陈韶，也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里面的人面貌已经看不清了，只能通过体型判断是个女性。她嘴唇上、鼻子上、两边脸颊上、额头上、脖子上，全都挤挤挨挨地长着人类的牙齿。从形态上来看，门牙、虎牙、后槽牙等等应有尽有。

接下来的四个患者诡异程度也不遑多让——

704患者，也就是罗叔，他在吃饭时卷起裤腿袖口，露出来木质纹理的四肢和腰部，在动作时甚至咔咔作响。

703患者的长发被绷带死死缠在病床的钢管上，还在不死心地疯狂挣扎着，如同希腊神话中的美杜莎，侥幸逃离的几缕发丝在季曼春进去的时候已经深深地勒进了患者的脖子，留下一道殷红的伤痕。

702患者脸上密密麻麻全是刀疤，细看之下却能看出其中缝合的痕迹，额头和脸颊有着细微的色差。她的一双布满红血丝的眼睛死死盯着季曼春戴着口罩的脸，眼中是满满的贪婪，令人不寒而栗。

701就更别提了，惊悚程度和705不相上下。只不过705那边是牙，这边是一个个青紫的人脸，就长在患者的脸部、胸膛，还时不时做出狞笑。

季曼春收完餐具，没和陈韶说一句话，就自顾自回到护士站里。陈韶知趣地回了病房，思考刚刚看到的场景。

一类病房患者的状态果然比马培峰这种患者差太多，异常之处几乎都摆在了明面上。而这些异常明显不是属于同一种怪谈的，牙齿、木头肢体、头发、人脸，里面也只有密密麻麻的人脸和牙齿有一些相似——都是在人身上密密麻麻分布着的。

足以说明市医院的业务能力之强、管理范围之广，更说明了九华市内怪谈之多。

哥哥说的是对的，医院远比看上去危险，更别说他现在还只知道门诊楼的规则。

不过，这也是无奈之举了，知道也得来。

现在是12:53，离马晓丽说的两点还有一个小时，陈韶就去720坐了半个多小时。

或许是因为720在所有三类病房中距离一类病房最近，这里安排的患者就是陈韶最熟悉的那些——包括癌症在内的绝症患者。在九华市医院，他们并未被安排到病房楼里去住，而是暂时住在了这里。

但和现实里不一样的是，这几个绝症患者都说说笑笑的，都没有被绝症的阴影笼罩住。他们告诉陈韶，这也不是什么绝症——顶多耗费身体元气一点，多打几天吊瓶就行了。

所以这里并没有陈韶想要的那种绝望颓然的氛围，多出来的是陈韶冉冉升起的嫉妒之心。

不过，看着折磨了自己多年的疾病，在自己付出大代价痊愈后，别人却能不费吹灰之力，依旧是很大的负面情绪来源了……

距离两点还有五分钟的时候，陈韶回到病房，原本属于马培峰的病床上已经换成了个中年女人，叫康燕琳的。

送她来的人正是韩晴薇，见陈韶回来了，韩晴薇就拉着他走到一边，悄悄说：“这个病人要做手术的，但是前几个病房都满了……她没什么危险性，晚上做完手术、观察一天就能走了。”

陈韶小声说了句谢谢。

韩晴薇拍了拍他的脑袋，又和走进来的马晓丽打了声招呼，就离开了。

马晓丽正常的时候还是很贴心的，看陈韶喜欢到处走，就给他拿了个带滚轮的支架。四瓶药水三个玻璃瓶装的，一个塑料瓶装的，都放在床头架子上。

药水一滴滴流淌进陈韶的静脉，他感觉到【家】的意识有一刹那的躁动，但随即就安分下去。

梁医生开出来的药，确实是能够祛除污染的。

他推着支架，依旧往720去，路上看见有护士推着病床进了719.

间或出门逛一圈，也没发现其他动静。

16:19，打完点滴之后，陈韶感觉轻松许多，然后就下了楼，在医院里转了转。

九华市医院建筑布局简单，门诊大楼正对医院大门，二者之间有个带花坛的广场，广场两侧是停车的区域。门诊楼左边是传染病楼，右边是病房楼，两栋楼都是十层高，即使在白天，每扇窗户也都拉着窗帘。

传染病楼和病房楼都有铁质栅栏围着，贴着“谢绝入内”的警告语。入口处均站着两个黑衣服的警卫，腰间配有短棍、手枪。

陈韶倒也没有进去的意思。

既然对于九华市医院来说，人类的绝症治疗都是小问题，但这两栋防守严格的大楼里面住的是什么样的“患者”也就不言而明了。

没必要非得进去找死。

员工宿舍楼在门诊大楼后面，比起其他几栋楼来说小得多，只有五层楼高，门口贴着“闲人免进”四个字。

此时正是上班时间，并没有人出入。

第7章 奇怪的箱子，奇怪的病友，入夜

陈韶在员工宿舍楼附近的长椅上坐了一阵子，期间一直留心观察着传染病楼和病房楼的情况。

五点多的时候，门诊楼东门忽然有一队人匆匆忙忙地走出来。他们中大部分都穿着警卫的黑色制服，少部分则明显是医护人员。这些人簇拥着一个带滚轮的箱子，虽然由于距离略远而看不真切，但隐约能看出姿态紧张而警惕，其中一个领头的更是直接顺着直觉转头看向陈韶。

陈韶也算是反应迅速，对方刚一转头就把视线放在了旁边的灌木上。领头的人就只看见一个小孩子坐在长椅上有一搭没一搭地摸着灌木叶子。

陈韶再抬头看过去的时候，这一队人已经到了传染病楼门口，领头人递过去一份文件样式的东西，看门人仔仔细细看了一分钟，才点头放行。

他立刻把灌木的枝叶丢回去，站起来就往门诊楼里走。

东门就在急诊科附近，是一扇沉重的铁门，用的是老式的大锁。以往陈韶经过时这扇门都紧闭着，并不能看见传染病楼的情况，现在却也是如此，只不过锁被打开了，铁链也堆在了地上。陈韶稍一犹豫，还是坐到急诊科门口，耐心等待着。

又过了二三十分钟，铁门被推开，刚刚那群人沉默地走进来，神色并不比方才运送箱子时轻松。他们依旧推着那个大箱子，箱子是金属的，长宽均为1米，高有两米，它前面的出入口被锁住，左右后三方均有人脸大小的玻璃窗户，像是用来押送什么东西的。细看之下能发现，窗户的边缘有着黑色的污渍，联系它的用途，很难让人不想到陈旧的血渍。

他们一声不吭地路过陈韶身边，并没有意识到陈韶就是刚刚在员工宿舍门口的孩子。陈韶等他们消失在走廊尽头，才又站起来、走过去。

1号电梯还在1楼，被使用的只有2号电梯。

他坐电梯上到7层，在7层转了一圈，并没有发现那群人的影子。

所以，那个箱子是要送到手术室或者紧急病房的，或者说，它装的“人”是从手术室或者紧急病房运出去的。

看他们这样严阵以待的样子，传染病楼的“患者”想必非常棘手；而能用这种方式运送，这“病房”恐怕称为“监狱”还更合适些。

获取了一波情报后，陈韶按时回到病房吃晚餐。这一次来送餐的依旧是马晓丽，韩晴薇并没有再送什么东西来。

陈韶正坐在床上吃饭，眼前的景象却蓦地一暗。

他立刻回过头去，却只看见门诊楼东侧的传染病楼，依旧和白天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14.由于门诊楼对面大楼铺设玻璃幕墙，在阳光下会反射出各种景象。如果您看到异常的光影，请不要当真，那是假的，拉上窗帘即可。】

旁边的新病友已经绷着脸推开床上小桌，跳床拉窗帘，行动很是迅速。等她把南侧窗帘拉好，陈韶这边也将北侧的拉上了。

新的病友是个沉默寡言的中年女人，从她住院到现在都没说过几句话，对医生护士的态度倒是很恭敬顺从，之前也着实让陈韶松了口气——至少她不会像马培峰一样因为不遵医嘱而死在护士手上了。

现在，陈韶却对这个新病友有了些不同的看法。

很显然，新病友也是这样想的。

她探究地看了一眼陈韶，但依旧沉默地坐回了病床上。面对这种明摆着不打算沟通合作的表现，陈韶也没凑上去硬要套什么情报，而是也抓紧时间吃完了饭。

吃完晚餐，陈韶又离开病房，四处观察，但并没有什么新的收获。

时间缓缓推移到九点，按照七层的规则，他们不能再出病房了。

九点二十，病房门被悄然打开，一名陌生护士站在门口，眼睛往病房里面瞄了一圈，很快就关门离开。

九点三十三分，走廊里传来沉闷的脚步声，声音从712门口路过，随后又是一群凌乱些的脚步声，一声“砰”的闷响传入陈韶耳廓。

又过了一会儿，方才那个陌生护士又打开了房门。

“刚刚有护士因为疲劳过度晕倒了。”她解释道，“没什么大事，已经送回宿舍了，别担心。”

这明显是安抚人心的说法，如果刚刚的动静真的是因为护士晕倒，那就会是先晕倒、再有人跑步，而不是先有人去跑了、人才倒下。

那声闷响也不像是人体倒在地上的声音，倒像是什么重物砸在了地上。

是医生、护士，还是病人？又或者是“外来者”？

各种猜想不断在陈韶脑海中浮现，但是他现在被规则困在这里，并不能出门寻找线索。

十点钟仿佛是一个关键节点。

从十点钟开始，走廊里、病房里的灯同一时间熄灭了，只留下绿色的应急通道光线，整个七层陷入一片寂静。隔壁床的康燕琳已经躺进被窝里，紧紧闭上了眼。

门外传来有节奏的脚步声，不徐不疾，从左到右，一束灯光从门缝里掠过。

每隔一小时，门外就会传来这种脚步声。陈韶猜测这就是巡逻的护士。

但是夜晚的门诊楼并不只有这些声音。

护士巡逻的时候算是少有的安静时刻了。其他时候，咕噜噜的轮子声，不知从哪里来、顺着墙体一路传导到病床上的沉闷敲击声，女人的尖叫，分不清性别的笑声，充盈着这个不大不小的病房，和同时开了十台电视机的客厅一样吵闹。

蔡琳琳他们没有提到这个。

他们听不见这些声音。

陈韶静静躺在床上，并没有对这些噪音做出什么反应。他原本以为自己能像之前一样，即使在危险和噪音中也能顺利入睡，然而事实是他现在没有丝毫睡意，一股冲动驱使着他走下这该死的病床、离开这个死一样寂静的房间。

该吵闹的依旧吵闹着，让这个夜晚变得异常难熬。

他不能出去，只能通过声音和光影的变化来猜想外面发生的事情，而人类的想象力往往是匮乏却又无穷无尽的。

第8章 午夜惊魂

不知过了多久，病房门突然发出一声响动，是那种金属之间撞击的声音。陈韶警觉地看过去，就看见病房的金属门颤动了几下。

【10.除医护人员和陪护家属外，任何人都不会进入您的病房。如果您发现有其他人在走廊上，并试图进入您的病房，请关紧病房门，寻找地方躲藏，直到他离开。】

陈韶白天可以去718，是因为他自己没有问题，病房里的人和路过的护士也并没有阻拦，可现在想进这个病房的恐怕就并非如此了。

病房门的锁是在外面的，恐怕是护士离开之前上了锁，现在正巧能拦住走廊上的存在。陈韶第一时间按上床头呼叫铃，随后蹑手蹑脚地下床，扯了扯康燕琳的胳膊把人叫醒，两个人迅速溜进病房配置的卫生间，屏住呼吸。

希望有问题按呼叫铃的规则是正确的。

呼叫铃的声音并不算大，但是在这样安静的夜里被衬托得分外明显。门外的“人”顿了一顿，也不再掩饰，直接大力地拍击起来。

陈韶丝毫不怀疑他有着拍烂铁门的力量，耳边仿佛回荡着金属的哀鸣。但是护士台里值班的医护人员明显反应过来了，在病房门被打开之前及时赶到712门口，随后又是一声“砰”的闷响。

病房门被打开了，那个护士站在门口，胸前挂着工牌，名字是“高琴芳”。

她看了一眼室内，径直走向卫生间，打开门，把里面的两个患者暴露出来。

陈韶能感受到身边的康燕琳在发抖。

“很抱歉打扰到你们的休息了。”护士高琴芳温和地说着，“刚刚敲门的是我们刚收治的一名患者，他精神上有一些问题，不过并没有什么危险性。”

她朝陈韶伸出手，想把这孩子拉走，然而手伸到一半，就停在了半空中。

护士眼睛盯住陈韶，从脖颈看到胳膊再看到小腿，她指尖略抖，瞳孔扩散，呼吸急促，鼻翼微微耸动，喉咙部位微微发紧，还做了几个明显的吞咽动作。

她在紧张？不，不对，不是紧张，是激动！她在激动什么？她发现了什么？

喉咙，吞咽，吃东西，食物……

她……想吃东西？

陈韶猛然想起一个人来——幸福超市的药品交易员邱雯，她日常食用的东西就是桂肉，在饿极了的时候会袭击人类来补充。

邱雯就来自于九华市医院！

而关于食物的内容，正好有这么一条规则：

【7.医护人员不会在七层吃东西，如果您看到这样的场景，请立刻回到病房内，按响呼叫铃。请不要在意他们的食物，他们不会伤害您。】

毫无疑问，目前为止的医院规则都是针对普通人的——不管是正常生病的还是非正常“生病”的，这些规则现在看来也大多正确。所以这里的“不会伤害您”指的可能也只是普通人类而已。

但是陈韶？

陈韶可不是普通人。

他并不清楚自己现在在市医院的医生护士们眼里是个什么状态，人类、怪谈、亦或是个四不像的奇行种，但是假如在他们眼中被判定为怪谈，那事情就糟糕了。

当人类的时候是食材，快变怪谈了还是食材，什么世道。

按照规则，陈韶现在应该按响呼叫铃，但是他们刚刚躲藏到卫生间里的举动此时却让陈韶陷入了麻烦。

卫生间只有一扇门，而高琴芳就堵在门口。

她依旧直直的盯着陈韶，嘴角依稀有涎水渗出。

他们在卫生间门后僵持了几分钟，护士的眼皮终于颤动起来，她狠狠地闭了闭眼睛，用手捂住口罩的位置，脸也背过去，又后退几步，给他们让开了通路。

康燕琳一把推开陈韶，直接冲了出去，飞速躺回床上，躲在被子里发着抖。陈韶被她推得一个踉跄，好歹扶住了洗手池没砸到地砖上。护士高琴芳下意识伸手想扶起来，手伸到一半又想起刚刚的事情，讪讪地收了回去。

等陈韶也离开卫生间这个狭小的地方，护士也回到了病房门口。她看了一眼病床尾的信息，隔着手掌瓮声瓮气地嘱咐：“今天晚上不要给任何人开门，不管是医生还是护士。”

她离开的背影怎么看怎么像是落荒而逃，留下的话却让病房里的两个人都难以入眠。

陈韶刚刚想到自己对这些夜晚的医生护士的吸引力，就更不敢睡觉了，只能趁着这个时间把今天获得的信息重新思考一番。

先说刚刚的事儿。

方才的事情虽然说是虎头蛇尾、有惊无险，但也给了陈韶一条思路。

怪谈规则对多错少，可各条规则的生效条件和对象有所不同。陈韶在【甜蜜的家】中被认可前后的状态就是一种证据。

【九华市医院】的规则一看就是面对患者，对这个身份向来适应良好的陈韶就没有再想这方面的事情，现在给高琴芳一吓，才想起来他和其他患者的不同。

医院规则无疑是针对普通人，但如果患者是怪谈呢？

从这个角度来看，其中一部分规则对他来说就可能就有所不同了。

其实判定自身身份最直接的方法就是尝试照照月亮，只要没死就说明已经是怪谈了，但是陈韶实在不敢冒这个险。

再说今天得到的其他情报。

【1.疾病的康复需要良好的作息，您的自由活动时间为早6:00至晚9:00，其余时间请勿离开病房，即使医生叫您出去。】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禁止病人晚上离开病房的原因应当是夜晚的医院走廊危险性较高。

规则后半段说医生喊人不能出去，但是没有提7层更常见的护士——从陈韶上7层到现在，在7层只见过梁容一名医生，护士倒是连着见了五六位，晚上在走廊里的也显然是护士。

而从今晚护士高琴芳的行为来看，她在一定程度上应该也是可以信任的。

除此之外，白天那个“押运”队伍也值得注意——或许这里所有医护人员都了解医院的真实情况，知道怪谈的存在；相反，真正的怪谈医生和护士反倒可能并不清楚……

第9章 医患谈话

陈韶就这样在繁杂的思绪中睁眼到了天亮。

正值盛夏，不过四点多的时候，窗外就隐隐约约透出金色的光来，等到五点钟、九华市规则提醒的时间一到，陈韶就背着康燕琳，悄悄把他这一侧的窗帘拉开点缝隙，一点点观察着外界。

——从【家】到【小区】再到【九华市】，夜晚9:30到凌晨5:00的禁令是为了躲避月光，医院延长的前后一个半小时，或许就有重要情报。

712的窗户朝东，正对着传染病楼。

比起“白天”来说，这个时间点的传染病楼并没有全部拉上窗帘，有接近一半的窗帘都是开着的。

这些开着窗帘的病房里，病人们穿着各异，但大多陈旧破碎，神情萎靡，肤色是长时间不见光的苍白，还有人样的一律体型瘦削，骨头架子似的。

正对着陈韶的病房里就是个没人样的。

站在窗台后的是像是一个发了霉的白色塑料模特，白色的体表麻麻赖赖的，遍布着黑色的小点。但只要你仔细去看，就能发现，ta身上不是什么霉菌，而是一颗又一颗挤挤挨挨的牙齿——和705患者的情况一样，只是由于过于细密，粗看之下就像是连成了一片，将这人的皮肤完全遮挡住，只有些许残存的黑发能证明这其实是个人。

连ta的眼睛上都长满了牙齿。

陈韶立刻就觉得全身都痒起来，哪儿哪儿都不自在——不是因为污染，只是心理作用罢了。

透过窗台，能看到那边的病房并不大，和705估计差不多，只不过多出了衣柜、桌椅等家具，门上也镶着观察窗。

确认没有其他信息之后，陈韶立刻撇开视线，去看别的病房。

传染病楼的病房全都大同小异，富有生活气息的装饰，各种各样的家具设施，以及那些人光着的脚。

还有人在捶着病房的门。

他们似乎被困在了病房里，无法逃离。

这个念头一出来就沉甸甸地压在了他心里。

但是这是正确的，如果这些病人真的有“传染病”的话。

陈韶悄无声息地回到了病床上。

走廊上渐渐地有了声响，隔壁的病房里也发出些动静。门口的锁被打开了，曾在护士站见过的季曼春出现在门口，她看了陈韶一眼，把人喊了出去。

右边的拐角处还残存有一些血迹，陈韶轻轻瞥了一眼，就一言不发地跟着季曼春左拐，一路走到医生休息室。

“昨天的事情，高姐跟我说过了。”季曼春快人快语，“按我个人的想法，你不能留在市医院，你的香味太重了。”

她的语气很强硬，但用语并非没有回转的余地，于是陈韶问：“为什么？”

季曼春反问道：“你见过案板上的野猪肉吗？”

“活的野猪没多少人敢赤手空拳地招惹……但你不是活野猪，你只是有着它们气味的人。”

“对他们来说，你就是那块肉。”

果然昨天晚上的事情并非偶然。

“你自己出院吧。”季曼春说，“你待在你家里更安全。”

陈韶只说：“医院拒绝收治我这样的病人吗？”

季曼春没想到他会说这个，不免愣住，随即神情中爬上来一丝恼怒：“不，医者仁心，我们医院当然不会拒绝收治任何病人。”

果然，不得拒绝收治病人这条隐性规则是存在的。

“所以你想让我自己拒绝治疗吗？”陈韶说，“但是梁医生已经说了我至少要待两天，我不能违背医嘱。”

季曼春的脸彻底冷下来，她定定地看着陈韶的神情，斩钉截铁地：“你不是来医院治病的，你有什么目的？”

她见过陈韶的档案，知道只要对方表现得足够乖巧顺从、关心兄长，就不会违反【孤独之人】的规则。既然如此，有一个怪谈保护的对方，难道不是比每天都在面对各种怪谈的他们安全得多吗？何必要来医院这种危机四伏的地方。

看对方的样子，虽然是个小孩，但毕竟是个聪明人。既然是聪明人，又怎么会不知道怎么安稳地活下去？

“我当然是来治病的。”陈韶说，“你们不知道吗？待在那个家里越久，我就越不是我。梁医生开的药确实是有用的。”

他们确实不知道。

季曼春皱起眉，她意识到他们在情报上又出问题了，但这也是常事。

她语气不禁缓和下来：“我提出这个建议，也是出于你的安全考虑。昨天晚上的情况你也看见了，王医生差点进了病房，高姐也险些没忍住，在这点上，我们没办法保证你的安全。”

如果不是这样，她根本没必要来赶人。市医院每年接收的怪谈和污染者那么多，有怪谈味道的病人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只不过是看对方离开医院也能活，才这样做的。

但是现在情况显然不同了，人类被怪谈完全操控，跟死了区别着实不大。

陈韶却注意到她话里的信息。

昨天踹门的是王医生，他也“馋”？

果然馋桂肉是部分医生护士的通病。

这样一来，他留在医院确实危险……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一个现实版“丧尸围城”。

那边季曼春看陈韶低头不语，心里倒也起了些怜悯——对于幼崽，人类总是更有同情心一些。

冷不丁陈韶问了一句：“那医院里有没有更安全的地方呢？”

7层不住也可以，这里没有他想要的氛围，没办法激发他那少得可怜的自身怪谈属性，不如换到别的地方去。

“更安全的地方……有。”季曼春说，“但按照规定，我不能告诉你，而且你达不到那里的标准。”

是紧急病房？传染病楼？还是住院楼？

“那我还是先把这两天的院住完吧。”他失落地垂下头去，只留给季曼春一个黑色发旋，“谢谢你来提醒我……你有什么想知道的事情，也可以来问我。”

季曼春张了张嘴，她确实有想问的东西，但是又开不了口——陈韶刚刚的话已经说明了他手上确实有她们不知道的信息。

该问吗？

第10章 病房标准

季曼春终究没问出来。

6:30是送餐的时间，她手上还有很多事要做，就朝陈韶道别，径自打开了医生休息室的门。

门开了。

一个穿着橙色短袖的年轻男人正站在门外，贴门极近，距离她不过七八厘米，一双眼睛注视着季曼春。

饶是季曼春也算见过不少怪谈，还是被吓得手心发凉。

她脚下后退几步，目光也反射性转到别的地方去，面上却已经带了笑：“你是陈韶的家属吧？陈韶年龄小，一个人住院，我们不放心，就找他来问问住得怎么样。正好你来了，就麻烦你把他送回712了。”

说完这段话全凭本能，等被吓丢了的脑子跑回来，她的心脏就剧烈跳动起来——对方在门上贴了多久？他有没有听见自己的话？自己刚刚有没有说什么不该说的挑拨家庭关系的话？

陈韶立即从靠背椅上跳下来，推着哥哥就往外走。

医生休息室就在护士站隔壁，陈韶出门时瞥了一眼，那里依旧有个护士站着，没有溜进去看规则的机会，就走向712，在拐角处能遮蔽身形的地方停了下来。

季曼春眼见着他们离开，顿时捂住心口，长长地舒了口气。

她的脑子现在已经完全回来了，也意识到如果对方真的听到了什么不该听的话，那自己的小命恐怕早就玩完了……

她缓了一小会儿，就回到护士站，把刚刚的情报送出去，然后等待送餐。

正在这时，一则通讯从系统内传来，季曼春低头一看，不禁面露惊异之色。

六点半，有包装好的食物从电梯里送上来，负责送食物的人并非医生护士，也不是警卫，而是穿着灰色衣服的人，工牌上标着“后勤处”。

季曼春、马晓丽和另外一个护士领着各自的小推车往这边走，陈韶躲在709旁边，正巧避过进入707的马晓丽。他看着季曼春将一份早餐送入701，走出来，又拿起一份早餐，却避开702，走进了703。

马晓丽从707走出来，这下她一眼就看见鬼鬼祟祟的陈韶，眼中不由浮起一丝疑惑。还没等她张嘴喊人，陈韶就连忙做了个“嘘”的手势，继续观察季曼春的动向。

704、705、706三个病房都被送了餐，送完706之后，季曼春就回到护士站，车上已经没有了其他的饭食。

她确实没有给702送餐。

看清楚这一点之后，陈韶拉着哥哥、赶在马晓丽之前回到712。不过半分钟的时间，这位“没有自知之明”的护士就推着小车走进来，看见陈韶老老实实坐在病床上，露出个欣慰的微笑。

直到这时，陈韶才有时间沉下心来想一想整个早上的事情。

季曼春说，自己达不到去其他病房的标准，对陈韶来说倒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虽然不知道其他病房里的病人是什么情况，但是光看短期病房这几个还有去往传染病楼运输队那种严阵以待的样子，陈韶就知道自己相比起来还正常得很。

这种标准必然不是根据人被污染的严重程度来判断的，证据就是，明明陈韶的情况已经危险到几天内就会被【家】同化为没有自我意识的傀儡，却依旧被安排在712病房、这个轻症的病房内。而且梁医生给他开的药确实有用，很大程度上拖延了他转化的步伐，那就说明短期病房对他来说确实是合适的。

想想前几个病房那些患者的样子——701的人面疮、702面目狰狞的女人、703恨不得直接绞死主人的长发、704身体木质化的老人、705密密麻麻长在不该长的地方的牙齿，陈韶就觉得这个标准恐怕是根据污染情况的“攻击性”、“传染性”以及“恐吓性”来判断的。

前两个是根据这些手术患者的特征，最后一个是因为他还没在707到720 里看到过明显异于常人的外貌。

而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这座医院似乎更像是一所监狱了——重刑犯和轻刑犯当然要有不同的待遇。越危险，就越是要严加看守，倒是和治疗难度或许关系不大。

但是这样一来，陈韶想去那些更“危险”、更“有氛围”、更有可能激发他脑子里那少得可怜的怪谈本能的地方，就更难了。

其实如果不是医院规定里有【九华市医院患者守则6：门诊楼和住院楼内禁止任何形式的攻击行为，如果您对其他人进行攻击，我们会剥夺您进入医院的资格。】这一条，陈韶是想演一波【家】的规则被触发的剧情，看能不能被抓起来关到紧急病房去的。

阻拦他这样行动的另一个原因就是702患者的消失。

陈韶还记得昨天的三个特殊动静——其中两个已经被确认是医生护士，而最开始那个高护士声称“有护士疲劳过度晕倒”的人尚且身份不明。

病人不会无缘无故消失，一个精神状态明显狂躁异常的病人更不会。她要么是被送往看护更紧密的病房，要么就是已经被处理掉了。

陈韶还没忘记早上看到的那一点点血迹。

在想办法弄到更多规则之前，还是不能轻举妄动。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他还可以尝试偷偷使用2号电梯去往6层……

马晓丽护士送来的早餐还是昨天那个配置，康燕琳则依旧是一堆流食。吃完饭，她就又躲回被子里，不露头也不说话。

经过昨天晚上的事情，陈韶对这个新室友也没了什么同为人类的好感，也就当做眼不见心不烦。

哥哥却不知为何一直盯着康燕琳的方向看，陈韶喊了好几声，才回过头来，张嘴就问：“她什么时候出院？”

陈韶看着哥哥的眼神，恍然间想起，虽然哥哥昨晚不在医院，但是作为【家】的一份子，【家】总会知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

陈韶叹了口气：“别管她，市里不让……”他转移了话题，“哥，你有听到什么声音吗？”

哥哥侧耳听了一会儿，疑惑地摇摇头。

哥哥也听不见。

那些嘈杂的声音难道是只有晚上有？又不能被人类听见吗？

打定主意待会儿再去问问其他病人，眼下，趁着哥哥还在医院，陈韶睡了一个多小时，勉强恢复了点精神，就又迎来了早上的吊瓶。

第11章 痊愈代价，护士规则

推着吊瓶，陈韶又在7层其他病房里串起门来。

7层的诸位病人和昨天似乎并没有什么区别，陈韶隐晦地询问过夜晚的声音，不管是普通骨折的彭建祥还是被污染了的蔡琳琳，却都只听到了走廊上那些动静。

他就更不敢把这件事说出去了，更不敢用来询问韩晴薇，只自己埋在心里。

和718的诸位随便聊了聊天，陈韶就又走到720病房。

720病房的患者似乎换了一批。

昨天陈韶来的时候，这里有两个胃癌的年轻人、一个肺癌的中年男人、一个白血病的小女孩，还有一位中风后半身不遂的老人。

今天，病房里只剩下了三个人，一个中年人，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一个神态天真的年轻女孩。

但他们床尾的病床号牌上依旧是陈韶熟悉的三个名字——沈耀忠、刘喜建、周甜甜。

他们患的分别是胃癌、肺癌、白血病。

昨天沈耀忠笑着说出的那句话浮现在陈韶的脑海中。

“这都几几年了，这病怎么还能算绝症呢？医生都说了，顶多耗费身体元气一点，多打几天吊瓶就行了！咱们这算是赶上了好时代了！”

“陈韶同学！”周甜甜兴奋地喊道，“你看！我现在身上冰冰凉凉的，一点也不热了！腿也不疼了！”

陈韶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才走进去。

九华市医院确实能够治愈常规意义上的绝症、疑难杂症，但天下间没有白吃的午餐，一切都要付出代价。

他们都不知道自己付出了什么，但是……这样也已经很好了，如果能意识到真相，或许反倒会让他们的人生更加艰难。

“张叔叔和刘奶奶出院了吗？”他问道。

三个人神情一黯。

“张哥昨天晚上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正巧磕到脑袋……”沈耀忠叹息，“刘奶奶是夜里走的，早上我们起床才发现。”

是真的巧合，还是治病的代价不只是寿命呢？

720病房的事情，只要没被怪谈迷惑，任何人都能看出端倪来。陈韶就不避讳地去问了韩晴薇，连带着昨天晚上的事情一起。

韩晴薇依旧亦步亦趋地跟在梁医生身边，听了陈韶的问话，她眼里闪过一丝怪异的光，尽职尽责地回答：“医院就是这样，比起其他……来说，已经非常好了。”

她抚了抚鬓角，看一眼梁医生诊室的情况，低声说道：“我们医院本来其实不叫这个名字，它叫【希望医院】，顾名思义，就是给所有病患希望……这里是所有人理想中的医院，拥有最好的氛围，能治愈所有疾病。”

“但再好的怪谈，也终究是怪谈。”她说，“沾了一个怪字，就注定有一些常人难以理解的地方，尤其是它现在承担了不应该它承担的责任……”

似乎是意识到自己说漏了什么，她闭上嘴，把话题转到陈韶身上来：“你是住幸福小区的对吧？是不是觉得那里就很危险了？”

陈韶点点头，又摇了摇。

“幸福小区是九华市最和谐安全的小区，这可不是一句空话。”她说，“像【希望医院】和【幸福小区】这样怪谈如其名的非常罕见，它们的规则就是保证人类社会的正常秩序、需要的也是最正面的情感付出。所以，我们也必须竭尽一切力量去保护它们……”

韩晴薇又意味不明地看了陈韶一眼，正在这时，旁边急匆匆走过来几名护士，神色焦急地说：“楼下又有人闹事了，薇薇，你去拦住梁医生，我们先去赶人！”

韩晴薇也神色一变，连忙转身回了内科诊室。

陈韶微微侧身，就看见3楼的护士站此时空无一人。

他稍作犹豫，迅速走到护士站门口，探头一瞧，就看见护士站的抽屉里摆着许多文件档案；他再伸手快速一翻，就从最底下摸出张规则来。

【《九华市医院护士通用守则》

很高兴您愿意担当这份重要的职责，为了确保您的工作顺利，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您的工作内容是辅助医生、服务患者、监视医生身心健康情况。如果您发现医生有任何不当行为，请立刻告知护士长，她会妥善处理。

2.医院内禁止存在任何争执行为、禁止对医护人员的任何攻击行为、禁止情侣亲密接触，如果您预见到这种行为可能发生，不惜代价阻止。如果已经开始发生，请在保证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尝试记录关键信息，不要再尝试阻止。

3. 医院和市务局有紧密合作，如果市务员携带工作证来到市医院，请立刻请梁容医生为其诊治。在市务员治疗期间，至少要有两人以上在他身边。

4.一般情况下，您的连续工作时长不超过8小时。医院护士岗位实行轮班制，每8小时一班，早班5:15~13:15，下午班13:15~21:15，晚班21:15~5:15。请将您值班期间所有异常情况告知护士长和接替您工作的同事。

5.您需要注意医院的卫生问题。如果有患者反应地面和天花板出现红色液体痕迹，请使用护士台抽屉中的白色毛巾进行擦拭，并将使用过的白色毛巾扔进套有黑色垃圾袋的垃圾桶中。

6.如果您发现本楼层的电梯出现异常情况，或应急广播突然开启，请立刻叫醒本层楼所有人类，带领他们通过楼梯离开。

7.您和医生都不能在办公室、护士站之外的地点饮食。如果您看到这种现象，请立刻通知警卫，警卫会控制他们。

8.如果您突然感受到异常饥饿，请前往负1层，那里有您需要的食物。食用完毕后，请到护士站寻找护士长，她会告诉你接下来应该做什么。

9.由于部分病人具有危险性，如果他们表现出明显的危险，主动袭击或对其他人造成损害，请立刻击毙他。这是为了保护你们，也是为了拯救他。

10.无论病人对您提出什么问题，您都不能够将真实的世界展示给他们。请相信，这是为他们的安全考虑。】

第12章 规则分析，危机来临

陈韶不敢拿走这张纸，只能一边注意周围的动静，一边以最快速度把这些内容记录下来。

楼下隐隐传来喧哗声，旁边内科诊室却没什么动静，梁医生似乎真的被韩晴薇拦在了诊室内。

五分钟过后，楼下噪音渐渐消减，陈韶把规则塞回原来的位置，面不改色地离开了护士站。

这篇规则的标题很有意思，《九华市医院护士通用守则》，既然是通用版本，那是否有不通用版本呢？至少陈韶没在里面看到护士晚上巡逻的内容，那就肯定还有另一个版本的，也许是《夜班护士守则》或者《住院层护士守则》之类的

第一条规则就直接给出了重要情报——

在九华市医院，护士的重要职责之一就是监管医生状态，说明了医生的问题果然更大一些，而护士相对来说更值得信任。

从昨天晚上的事情来看也确实如此。王医生隔着门和墙壁都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高护士却直到离他不到一米远的时候才被他的气味所吸引、最后更是成功控制住了自己。

第二条【医院内禁止……争执行为……攻击行为……亲密接触……不惜代价阻止……记录关键信息……】明确指出护士们的确了解医院中的部分怪谈，会有意地进行阻止规则的触发，同时也担负着收集情报的责任。

1、2两条规则结合起来，已经充分说明了护士们处于友善阵营——至少像是韩晴薇一样的正常护士是这样的。

规则3【医院和市务局有紧密合作……梁容医生为其诊治……至少要有两人以上在他身边。】和患者守则5【本院职工家属及市务局工作人员具有治疗的优先权】是对应的，更进一步说明了怪谈世界中人类阵营联系紧密。

梁容医生被指定为市务员专属医生，可能是因为市务员的污染更严重、非怪谈医生来不可——医院内真正的怪谈医生应该不多，不然当初的挂号护士不会专门还把他这种“危险人物”交到梁医生那里。

但是要求至少两人陪同的要求，也说明了这一举动的危险性。要么危险的是梁容，要么危险的就是市务员。陈韶倾向于后者。

梁容医生目前看来，实在是过于无害了。

规则4给出的护士换班信息则能够帮助陈韶在很大程度上确认怪谈护士和人类护士的区别。比如一天24小时，从早到晚都在工作状态的马晓丽，它显然就不是人类。或许只有人类才需要换班。

换班时间虽然有些奇怪，全都不是整点，但是细想之下也能理解：护士住在员工宿舍，上下班肯定要避开9:30~5:00的月光的。

规则5【……卫生问题……地面和天花板出现红色液体痕迹……白色毛巾进行擦拭……扔进套有黑色垃圾袋的垃圾桶中。】则是让陈韶久违地想起家里厨房的清洁过程。

当时也是使用白色毛巾擦拭，也是使用黑色垃圾袋。陈韶本来以为这只是【家】的规则而已，但是现在看来，【白毛巾】和【黑色垃圾袋】的规则范围要比他想象得更广。

规则6【……电梯……异常……广播突然开启，……叫醒本层楼所有人类……通过楼梯离开】和《电梯使用守则》对应，进一步印证电梯相对危险、楼梯相对安全。但同时它也指出了医院内部可能发生一些极端危险的情况。

规则7【不能……饮食……警卫会控制他们】和规则8【异常饥饿……负1层……食物】提及了医护人员的饮食问题，异常饥饿的护士恐怕就是陈韶看到的高琴芳那种情况了……而负一层，陈韶第一反应就是太平间。

或许他可以去负一层看看，他还没去过那里，而去负一层并不是什么禁止选项。

规则9【立刻击毙危险病人】则是彻底打消了陈韶演一波规则触发的念头。他必须另想他法。

还有规则10……这样的话他在物业周日活动的“十八”嘴里听到过，更不必多说什么了。

虽然这篇规则信息量很大，但对于陈韶当前的目标来说，还是没什么太大的作用，只不过帮忙排除了一个必错选项罢了。

中午，陈韶本来想去701那边，跟着季曼春再看一遍手术患者们的情况，但是考虑到早上的时候对方才怀疑过自己，到底还是放弃了。

下午2:03，他正在712病房等着马晓丽来扎针，走廊上突然传来一阵奇怪的、沉重而嘈杂的敲击声。

陈韶警觉地竖起耳朵，快步走到病房门口，探出半个脑袋就往左看去。

走廊尽头，707病房的门大开着，正对着门的病房上床单凌乱，一本杂志散乱地躺在地面上。

陈韶背后突然附上来一个身体，他一个激灵立刻站直了，就看见原来是康燕琳也小心翼翼地走过来观察情况。

他没说什么，只是从门的另一侧直接闪过去，躲在内环的拐角处继续看。

有人从709走出来了。

他们都穿着蓝白条纹的病号服，肢体僵硬，表情也僵在脸上，动作一卡一卡的，仿佛游戏掉帧。在他们身后，是一名头发花白的老人。

是罗叔。

此时罗叔眼中没有了老年人特有的浑浊，取而代之的是黯淡无光的黑。它的大半张脸都蔓延上了木质的纹理，每一次跨步都响起那种实木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

“罗叔”漆黑一片的眼睛看向了这里。

709和712门口只隔了六米。

陈韶没再多看一眼，高喊一声“救命”转头就跑。710和711病房里有人听见了，就好奇地出来瞧，一看之下也亡魂大冒。但没等他们开始逃跑，那些被操控的人类脸上也蔓延出木纹，随后就以一种怪异的卡壳姿势朝他们直冲过去……

背后响起了枪击声。

陈韶跑到718病房门口、能够从楼梯下去的时候，一群已经完全变化为木偶的患者就已经出现在走廊尽头。

与他们同时出现的还有几个护士。

第13章 牺牲，逃离，遗忘

马晓丽也在这群护士中间，此时眼眶已经淌出血来，原本缺乏血色的嘴唇咧开个大口子，露出一嘴闪着寒光的尖牙。她们双手死死抓住木偶的身体，牙已经咬在对方的各种关节连接处，硬生生将人偶们前进的速度拖延了下来。

只不过在她们攻击木偶的时候，接触木偶的手臂和面部也以极缓慢的速度开始蔓延上木质的纹理来……

头顶的广播在一阵刺刺拉拉的电流声中响起：“7层有连环杀人犯闯入，请各位患者立刻从楼梯离开！立刻从楼梯离开！立刻离开！立刻离……”

只说了这几句话，广播就没声儿了，只有刺刺啦啦的电流声依旧回荡着。

按照规则，楼梯是相对安全的。

陈韶却不下去，而是看了一眼对面的电梯。

电梯并没有消失。

还没到最危险的时候。

他没有犹豫，转身就往电梯的方向跑过去，一边跑一边还往719、720敲门，看里面的病人有没有及时出来，一副热心肠的模样。

720里行动不便的老人昨天就已经死了，剩下的三个病人并没有什么不便之处。不过陈韶原来就是借这个机会来护士台一趟。

他快速冲到电梯门口，就看见从护士站往东到704门口的半条走廊都铺满了木屑。护士站旁边倒着一名护士、一名医生，他们却并没有完全变成木偶，只有下半身是木头的。他们心脏的地方都汩汩地冒着鲜血，将身边的木屑都染成了血红。

在不远处，躺着两把沾染了鲜血的细长匕首。

护士站台子上也趴着一名女护士，眼睛睁得大大的。她的身体倒是已经完全木质化了，双脚距离台子足有二十多厘米，像是一个被斜放着的塑料模特。

女护士左手扶着台子，右手按响了一个红色的按钮，嘴巴还在大张的状态。

那是昨晚还在巡逻的高琴芳。

从704门口到高琴芳脚下，有一道宽宽的、没有多少木屑的痕迹。

那些木屑都粘在高琴芳前半边身子上。

护士站内空无一人，就像上午3楼的护士站一样。但是陈韶此时心里生不出一点庆幸，反而沉甸甸的，颇有些趁火打劫的羞愧感。他沉默地翻出新的护士守则，一边往回跑，一边粗略扫过其中的内容。

【《住院层护士工作守则》

1. 您需要遵守《九华市医院护士通用守则》中的全部条例。

2. 您的工作范围为7层，上班时间内请勿离开7层。

3. 7层短期病房分为三种，请您采取正确措施应对。

4. 701~706的患者为手术患者，手术时间为21:00~24:00，在手术时间外，请您确保他们不会擅自离开房间。

5. 707~712的患者患有不定期发作的精神类问题，如果您发现对方举止异常，请立刻呼叫医生，不要擅自接近。

6. 713~720的患者为普通患者，他们更需要您的保护。但请记住，您的安危才是第一位的。

7. 如果您值夜班，请在9:30前检查门诊楼内所有窗户，确保无月光漏入。

8. 请在22:00~4:00期间，每隔一小时巡逻一次，确保走廊内无病人和其他无关人员。

9. 如果您在走廊内看到身穿条纹病服的病人，立刻训斥他，并将其送回病房内。

10. 如果您看到的是穿着白色病号服的病人，请无视他，立刻离开他的视线。

11. 如果您看到的是一名身形佝偻的老人，请立刻用手电筒照射他，并要求他回到手术室进行治疗。

12. 如果你发现有人在试图进入并非属于他的病房，立刻阻止他。

13. 如果手术患者擅自离开房间，并对其他患者和医护人员进行攻击，请您立刻打开本层广播，要求所有患者从楼梯离开。

14. 您有责任阻拦这些危险患者，哪怕付出您的生命。】

又是没什么用的规则。

不过至少告诉了他这层的手术患者的手术时间，以及夜晚可能会出现的危险。条纹病服就是他们现在穿的病号服，他们是可以在夜晚离开病房的，但是离开之后就有可能遇到走廊上巡视的护士、准备做手术的患者、白色病服病人和佝偻老人。

陈韶攥紧了这张纸，缀在患者们身后冲进楼梯。

患者的队伍里，蔡琳琳不停地回头望着，看见陈韶跟了下来，才舒了一口气，扶着彭建祥继续往下走。

他们听着身后那些枪声、尖叫声、重物倒地的声响，不约而同地加快脚步。他们走过6层楼梯间内部上锁的大铁门，就有一队医护人员和黑衣警卫朝上飞奔而来。

里面就有梁医生和韩晴薇。

陈韶拉住韩晴薇，小声而快速地说道：“是704的患者罗叔，他们都变成木偶了，马晓丽她们在阻拦，但是接触的地方也有木头的纹理了。”

韩晴薇神色更加严肃起来，她朝陈韶感激地点点头，就挣脱他的手，继续朝上跑去。

患者们一路下到一层，这里现在全都是迷茫的看病人士，看见他们下来，纷纷询问情况，迷茫中略带一丝慌乱，慌乱中又带着好奇。陈韶厌烦这种搞不清状况瞎看热闹的人，但是也知道这并不能怪他们，只好自己生着闷气。

那边蔡琳琳已经找过来了，彭建祥右腿打着石膏，只能由蔡琳琳搀扶着，倒也一蹦一跳地一并过来。

他们两个倒是好心来着，想着陈韶一个人在医院住，又是个小孩子，同房病友又不照顾他，就想自己多帮帮忙。

这好心之举却正好拦住陈韶趁乱找线索的脚步——就算是瘸着腿，成年男人的力道也能压制住一个小孩子的。当下的情况，他们可不会让小孩乱跑。

陈韶尝试了几次，都被彭建祥拦下来了，也只好作罢。

这一等，就等了半个多小时，楼上那批人才下来。

电梯在1层停下了，里面是一堆医护人员和警卫，他们簇拥着一个病床，床上有被白布覆盖的尸体。

季曼春从里面走出来，眼圈微红：“犯人已经被我们的警卫击毙了，还请大家在大厅里再休息一段时间，等我们把7层收拾干净，就可以回病房了。”

人群一下子嘈杂起来，直面过7层那些恐怖玩意儿的人完全不能接受这些说法。他们正想质问季曼春，脑子却突然一片空白，完全记不得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了。

第14章 暗示，6层

陈韶也觉得一阵恍惚，刚刚那两个割喉而亡的医生护士，还有化成木偶的高慧芳，身影都模糊起来，方才经历的一切，仿佛只是个微不足道的噩梦。

但是恍惚也只是一瞬的事情，他回过神来，就看见四周的人群安静下来，竟是纷纷赞同了季曼春的说法，毫无怨言地继续待在一楼的大厅里。

季曼春不是一个人过来的，她身后还跟着梁医生和韩晴薇。三个人把残余的病人们送到东南角的休息室里，一一和资料上的对照了，按照病房分好位置，又由梁医生检查了病情。

701~706的患者果然并不在其中，707~709的病人也无人生还，710~712倒是还活下来三四个，其中就有陈韶的室友康燕琳。

至于713~720这八个病房里的普通病人，却是完完整整地在这里了。

陈韶回想起7层的布局，忽然有些明悟。

或许对于医院来说，被污染的人的重要性本来就比不上没有被污染过的正常人，所以把普通人和手术患者用普通的被污染的人隔开，一方面是为了防止污染的扩散，另一方面恐怕就是为了当下的情况——

一旦手术患者出现问题，那先死的一定是被污染的人，而不是那些普通病人。

至于为什么720病房这种距离如此近的没出事，恐怕是因为护士站的存在，把701和720天然地隔开了。

梁医生他们检查完所有病人的情况，季曼春才走过来，再次为他提醒的事情道了谢。

陈韶摇摇头，示意这不算什么，他犹豫一下，问道：“高护士她……”

“……她现在陷入永眠了，在这种鬼世道，说不定还是好事。”季曼春说，“但是我其他同事……陈韶，你真的不打算回家吗？”

陈韶只是笑笑，问了别的问题：“我听见有枪声……枪可以对付那些东西吗？”

他对这个可太感兴趣了。根据现实世界的经验，怪谈本身是不畏惧热武器的攻击的，即使是一些冷兵器，也收效甚微。但是现在那些警卫却用枪械对付怪谈？

是子弹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季曼春的回答却也不出陈韶所料：“当然不能。枪这种东西最多对付一下有实体的衍生物，真正的怪谈是不会害怕物理攻击的。如果它们害怕热武器……”

那就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了。

撤人之后导弹洗地，这种事情人类绝对做得出来。

回答完这个问题，季曼春紧接着开口：“其实我们也很少用枪，大部分怪谈都不是能用枪解决的。很多时候，也只是依靠马大姐它们。除了违背医嘱发生争执的情况，还有攻击医护病患的时候，医院里也还算平静。”

说完这句话，她就离开做事去了，连声告别都没说。

陈韶却坐在原地，脑子里回荡着季曼春那句暗示意味满满的话。

只有违背医嘱发生争执和攻击医患的时候，警卫和怪谈才会出手吗？

所以，季曼春是在告诉他，通过2号电梯前往6层，没有生命危险。

下午三点二十九分，他们在季曼春等人的带领下回到7层，各自回了病房。

走廊里已经被处理得干干净净，一星半点的木屑和血迹都没留下。高琴芳的木偶也消失不见，护士站里站着另外一个只见过几面的护士。

没回来多久，马晓丽就进来了。她拎着个塑料袋子，里面装了熟悉的4瓶药水，左手挂着注射管，贴了三四条医用胶带。

刚和其他怪谈撕咬过，她就来兢兢业业地扎针了。

陈韶本来准备趁着这个时机直接去6层看看呢，碍于“谨遵医嘱”的潜规则也不敢动弹了。只能从3:29等到6:03，打完吊瓶又迎来了晚饭。

晚饭后，陈韶终于瞅准时机，趁着那个护士去703取餐盘的功夫，偷偷溜进了2号电梯。

2号电梯内部和1号电梯没有什么不同，下了一层楼，电梯门缓缓开启，就露出了其中的场景。

迎面是一条二三十米长的宽走廊，走廊对面就是通往楼梯的大铁门，上面挂着一把成人小臂粗的老式大锁。

走廊左右均开着三扇门，左边从外到里分别是值班室、药剂器械室、武器室，每个屋子还开着窗户；右边则是C、B、A三个装有金属门的通道口。

值班室开的窗户极大，里面正坐着为数不少的医护警卫，几乎是电梯提示音一响，这些人就警惕地看过来，几个警卫更是直接举起手枪。

陈韶拘谨地走出电梯，却也没再往前走几步，而是就这样待在原地。

值班室里有护士急匆匆跑出来，问：“你是……？”

“我是7层的患者，叫陈韶，住在712病房。”陈韶半真半假地说，“今天下午7层出了事情，傍晚的时候那个护士就换人了……我记得规则上说要来找你们。”

护士果然没有怀疑什么，而是迅速拿起对讲机，说道：“712病人陈韶的护士出问题了，请你们去看一下……好，我明白了，按规矩处理就行。”

放下对讲机，护士上下扫了陈韶一眼，和颜悦色地说：“你现在要暂时在6层待一阵子，差不多二十四小时就够了……”

她想到什么似的，神色突然有些为难：“走吧，我带你去你的新病房。”

她这一句话落下来，身后值班室里的人也蜂拥而出，竟是要一起去的架势。

护士拉着陈韶，走到距离楼梯最近的A通道，用钥匙打开铁门。

这是一条宽约两米的通道，两侧各有三座小屋，尽头是一扇小铁门。小屋面朝通道这边的整面墙都是透明的，能让人清楚地看到其中的陈设、病人。每个小屋中间也有不小的空隙。

总而言之，是一个看起来就令人不适的地方，就像是电影里那些邪恶反派的地下实验室一样。只有走廊上的灯光还算明亮，却是白光，亮得有些晃眼。

第15章 紧急病房规则，陈韶的内心

玻璃墙两面都有坠地的窗帘，只不过都没有合上。

左边的1号病房、右边的2号病房都无人居住，，但是透过2号病房的两层玻璃墙，能隐约看到3号病房的情况。

有个人坐在3号病房的床上，身上也是密密麻麻地长着东西。但并不是牙齿，而是一个个还在转动的眼球。这个患者嘴里绑着绷带，右手一个个地把这些眼球从身上活生生地拽下来，连带着视神经一起，扔到地面上。每次拽眼球，他的身体都会剧烈地颤抖，显然是疼得狠了。

而那些眼球，在地上依旧活蹦乱跳着，跃跃欲试地往这人身上栽，却被他一脚一个踩成了肉泥。

在3号病房的那一边，应当是4号病房的位置，则是也有一个身上裹满了牙齿的人……

陈韶只大概看了几眼，就扭过头来，不敢再看。

他们并没有深入，只走过第一个病房，走到小路口，能看到右侧第二个病房里有个人被牢牢地束缚在病床上。

病房的门也是铁质的，依旧是被紧紧锁上。护士找出刻着“1”的钥匙，推开铁门，陈韶才发现这门足有二三十厘米厚，而病房的墙壁就更厚了——有一米。

病房内部大约有七八平米的样子，还配的有一个小型的卫生间，和7层701这几个相差不多。靠大通道的那边放着张病床，床头架子上有一提瓶装水，还放着几本故事书。

规则贴在正对床的墙壁上。

没等陈韶看规则内容，护士就直接关上铁门，上了锁。再过几秒，病房外的帘子也被拉上了。

陈韶知道护士是好意——对于一个本质上并非“危急患者”的小孩，最好不要多看那些骇人的场景。但这窗帘一拉，一种被拘禁的约束感就油然而生。

他皱了皱眉，还是先去看规则。

【《危急病患住院守则》

我们对您的不幸报以万分歉意，为了确保您自身的安危、确保您不会伤害您的亲人，在住院期间，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由于危急病患具有强烈的攻击性或强大的污染能力，为了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危，请您不要离开危急病房一步。】

陈韶的眉毛皱的更紧了。

【2.为了确保医生能够及时监测您的身体状况，所有危急病房均有钢化玻璃墙面。墙面内外均有落地窗帘，如非特殊情况，请勿遮掩玻璃墙面，否则有可能延误治疗。

3.每次对您进行检查和治疗，都需要至少两名医生、三名护士和两名警卫一同进入，如果人数不够，请您拒绝他们。】

规则3解释了刚刚医护人员大张旗鼓的原因，前三条规则则是一起说明了紧急病房的管理之严格。

但是考虑到这里的病患可能都是像“罗叔”那样的，这种行为却也不算过火。

【4.病房内安装有红色报警按钮，供您在紧急状况下使用。如果您的身体状态急速恶化，或者发现邻近的病房内出现意外，请您按响红色按钮。如果您滥用该按钮，我们会取消您报警的权限。

5.危急病房内病患禁止擅自出院，禁止转院，必须由医生护士共同确认已然痊愈、或病情得到缓解后，方可出院。

6.一般情况下，医生和护士不会对您产生食欲。如果您发现饥饿的医护人员，请按响报警按钮后，躲入房间内部的卫生间内，直到他们被带离病房区。】

所以6层医护也有可能出现“食欲”，只不过相比于7层来说，这里的防护更为严密。

陈韶往卫生间里走了一圈，果然也是铁门，同样有着铁锁，只不过铁锁在内，钥匙也放在洗手台上。

【7.危急病房不提供三餐，如果您对食物有需求，请按响房间内的绿色按钮，下一次治疗时，我们的医生护士会为您带来食物。】

虽然刚刚吃过晚餐了，但是为了防止把自己饿死，或者逃命的时候没体力，陈韶还是立刻按上绿色按钮，然后继续看下一条。

【8.如果您感觉到异于寻常的现象，请您立刻按响房间内的黑色按钮，并躲入卫生间内，直到三小时后再出来。】

规则8就是最后一条了，很明显也是情况最危险的一条。

异于寻常的现象在这个世界里哪里都是，要真的计较起来，这种“紧急病房”的配置就足够异于寻常了。而规则中所说的现象，大半还是和污染有关，或许来自医院本身，或许来自于这层的患者们。

红色按钮和绿色按钮都是通知医护的，黑色的想必也不例外。

从这条规则来看，卫生间具有一定保护作用——这倒是让陈韶想起哥哥来。

等等，哥！

陈韶猛地想起来，他哥明天早上肯定还会来医院看他，到时候要是找不到人……

按照【家】的规则和【哥哥】的规则来看，说不定会直接失控。

而在医院擅自攻击医护人员的后果，“罗叔”已经很清晰地展现了。

然而现在陈韶没办法出门，更没有联系本层护士的渠道，他揪着额发，少见地有些焦躁。

过了一会儿，他从架子里扒出纸笔和胶带来，写了个便条，贴在正对通道的玻璃窗上。

[我哥哥明天上午会来看我，请让7层季曼春护士帮我转告：24小时后就会回家。]

既然7层晚上会有护士巡逻，那6层应该也会有的。只等到时候有人过来，敲敲玻璃墙，应该也就能看见了。

做完这些，陈韶又想了想自己有没有其他疏漏，确定没有了，才舒了一口气，躺到病床上，闭上眼睛。

他知道6层来对了。

从踏入病房区开始，陈韶就感觉非常不适。尤其是被关进1号病房、门帘又拉上后，那股不适应的感觉越来越强烈。而到了他想起哥哥的时候，那股想要离开病房的心情就更加迫切起来。

陈韶突然想到，自己其实对生病这件事并不惧怕。

小时候，福利院里的环境并没有那样好，里面的孩子们大多数身体也都比较虚弱——有的是先天的疾病，有的是被狠心的父母抛在雪夜里冻的。生病是三天两头就发生一次的事情，他和小伙伴们也没少顶着感冒、发烧玩个几小时，直到被义工们发现。

他对死亡这件事其实也并没有太多畏惧。

所有人都知道，进入规则怪谈的游戏里，几乎就是必死无疑；而做了截肢手术，在科技的发展下，他未尝不能多活几年。

但陈韶想要的不是多活几年，而是能够自由地到处走、不被拘束在一张小小的病床上。

因为疾病，他无法远行；因为疾病，他彻夜难眠；因为疾病，他只能看着以往篮球队的伙伴们在操场上挥洒青春。

被拘束在一张病床上的人生，对陈韶来说没有意义。

第16章 现实变化

现实世界，凌晨0:17.

袁浩的手机突然响起来，他没过几秒就睁开眼，看了一眼通话对象，一个翻身爬起来，脸色越发凝重。

“袁局，【甜蜜的家】出事了。”电话那头的人语气急切，尽量言简意赅地说，“出现了新的家庭成员，房间有，规则也更新了，全国都是。还有那个家庭成员……是天选者陈韶的形象。”

袁浩沉吟一会儿，脸上显出一抹喜色：“恐怕是陈韶成功了。老刘，放轻松，这情况咱们不是早有预料吗？消息应该都没传出去吧？”

老刘缓了缓劲儿：“没有，所有规则怪谈都被执行部的同志们控制着呢。他们一发现这情况，就立刻用权限把消息上报给我了，其他人一句话都没说，封锁的死死的！资料正往总部送呢！”

“不保险，再查查，我们必须严格封锁消息。还有，把相关情报列为绝密。我马上回局里，你把其他人也都喊起来。国外那边什么情况，也出现这种变化了吗？”

“没有，我们在那边的人说其他国家的【甜蜜的家】怪谈还都一切正常。”

“那就好。”袁浩一手拿着手机，一手换衣服，说到这里时已经走到客厅，提着皮鞋准备出门了，“等等，这个消息先别跟王芸说，分析部都是聪明人，太容易泄露了。先控制在我和吴局还有几个部长副部长范围内。”

他居住的地方离对策局总部不远，就在家属院里，不过十几分钟就到了对策局最高等级的会议室里。其他与会者在二十分钟内也先后到了。

众人把身上所有通讯设备交给门口的警卫，才进门开始谈话。

刘志伟把刚护送过来的资料分发下去，众人一看，脸色也是微微一变。

“好消息啊！”执行部那边的副部长一拍大腿，兴高采烈起来，“这娃娃真争气！我看着这次咱们说不定能撑过一轮儿！”

他旁边的部长手肘怼他腰子：“啧，老徐，先看，看完再说，开会呢。”

资料上正是执行部成员汇总的资料。

[

规则怪谈【甜蜜的家】2019.4.8异变情况报告

汇报人：刘志伟

执行人：\*\*\* \*\*\* \*\*\* ……

异变时间：2019.4.8 11:49

异变范围：全国

异变情况：

一、家庭成员变化

1.总数由4人变为5人，多出来的家庭成员为“弟弟”，其形象为天选者陈韶（13岁）。原卷入者身份变更为“远房亲戚”，身份外形均恢复正常。

2.家庭成员姓名、性别发生变化。

父亲姓名固定为“陈久生”，母亲姓名固定为“孟晓冉”，兄姐性别固定为“男性”、姓名固定为“陈昭”。据查证，“陈久生”、“孟晓冉”分别为天选者陈韶现实中已死亡的父、母姓名。

二、房间布局变化

1.【甜蜜的家】房间本包括客厅1间、厨房1间、卫生间1间、卧室2间，现增加卧室1间、不明用途房间1间。

2.原卷入者现居住于新卧室，原卧室被“哥哥”、“弟弟”占据。

3.不明用途房间入口位于2号卧室（即哥哥弟弟的卧室）隔壁，无法以任何方法打开。

三、规则变化

【甜蜜的家】规则整体风格未发生变化，但在原来的基础上有所增加。

其变化内容如下：

（一）《家庭守则》

增加规则5【家庭需要美好和谐的氛围，请保持快乐。】

（二）《客厅守则》

规则1变为【1.晚上9:30之前可以使用电视，但请注意音量，弟弟可能在卧室里休息。】

规则2变为【2.不要在客厅里运动，除非弟弟愿意和你一起。】

规则4变为【4.没有经过允许，不能随便进入别人的房间，也不要擅自将各个房门上锁。】

（三）卧室守则（卷入者）

【规则A

1.家里的作息时间固定为早六点起床、晚十点睡觉，请您注意规律作息、早睡早起。

2.不要在卧室里吃东西。

3.家人之间应当乐于分享，请将你的日常学习工作内容告诉你的家人。

4.卧室属于你，家人们不会随意进入。】

【规则B

1.弟弟性格很好，如果你需要帮助，可以尝试向他求助。

2.哥哥不喜欢有人向弟弟求助。

3.弟弟不介意和人攀谈，但请注意，弟弟不喜欢生病，请不要在他面前提及严重疾病相关的事情，如果不慎提及，请立刻道歉。

4.对生命的轻蔑是不被允许的，请你不要这样做。】

（四）《给新成员的提示》（2号卧室守则）

【1.请不要尝试观看弟弟书写的内容。

2.请不要尝试查看弟弟书架上的书籍。

3.弟弟不喜欢漫画，请不要将漫画带入他的房间。

4.请务必在弟弟面前表现得像个正常人。】

（五）《卫生间守则》

规则2变为【哥哥每天都需要洗澡，新的家庭成员至少每两天洗一次澡。】

推测：

天选者陈韶已转化为怪谈，其应对措施大致为

1.不要让陈韶回忆起他生病的经历；（非致死选项，可挽回）

2.不要蔑视陈韶的痛苦经历；（致死选项）

3.不要将陈韶困在任何房间内；

4.陈韶保持有正常人的观念，可以一定程度上信任并寻求帮助；

5.陈韶对部分怪谈可能怀有敌意。

]

看到“正常人”这一条，和时代接轨了的几个部长副部长的眼神就奇怪起来。

“看看这内容，这还是个好孩子嘛！”执行部副部长又拍了一下大腿。

袁浩说：“我也认为天选者陈韶的规则相对无害，这些规则也说明了他在怪谈化之后并没有丧失原本的三观，只是有一部分思维异化了，依旧是值得信任的。”

“但是他的异常在之后的直播里必定会有所显现，那我们要解决的就是民间的舆论了……”

观察部部长则说：“还有其他天选者那里，下次直播开启前必须把陈韶的规则告诉他们，防止误触。”

“不行，怎么能直接说呢，给点暗示就行，都是聪明人，能懂的……”

他们围绕着这个话题又讨论了十几分钟，很快就定下怎么安抚民众、改变对怪谈天选者的观念、怎么防备外国知道这个情报后作祟的策略，很快，这些任务就被层层地分派下去了。

第17章 一点分析，真实情况

怪谈世界，九华市医院6层1号病房。

陈韶只感觉到脑海中一阵眩晕，再回过神来的时候已经到了十点多。他能感觉到自己身上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家】带来的影响更深了，但已经没办法主导他的思想；他对这个小小的被上锁的病房更加厌倦，但也还达不到失去理智的地步。

他去卫生间看了看，也没有发现外表上哪里不同。

不管怎么说，到医院来的主要目的终于达成了。

十一点整，外面的通道里响起护士的脚步声。陈韶连忙敲了敲玻璃门，那脚步声停了一小会儿，就有一只手掀开帘子，朝里面看过来。

巡逻的护士一眼就看见陈韶贴的那张纸，她看到陈韶还没睡，就轻轻点了点头，示意自己已经知道了。

陈韶总算放下心来。

又过了一个小时，外面又传来轮子滚动的声音，伴随着略显嘈杂的脚步声。没过几分钟，这声音就消失了。

联想到7层正常患者和手术患者的手术时间，陈韶觉得这应该就是危急患者被推出去做手术的时间了。

再次有车轮声的时候，就又是一个多小时后了。这次车轮声的持续时间稍长，似乎是推回来一个、又送走了一个。

接近四点的时候，是最后一次车轮响动，大概是第二个危急患者做完手术被送了回来。

除了间或响起的声音外，整个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事件。

六点多一点的时候，1号病房的锁被打开了，一群人鱼贯而入。一共两个医生、三个护士和两个警卫，数量上没有出问题。

医生都还是昨天夜里的两个医生，工号分别为13164、15164；护士有两个也还是昨天的护士，工号分别为33167、39167，只有那个和陈韶直接对话的护士36168换成了护士51168.

警卫则是全都更换了。

陈韶还记得其他几个医生护士的工号是什么：

3层，怪谈，医生——梁容01134

3层，人类，护士——韩晴薇56138

7层，人类，护士——季曼春27178

7层，怪谈，护士——马晓丽15177

除此之外，7层的高琴芳工号是22178，自尽的医生工号是25123、护士工号是57128.

结合陈韶之前分析出来的“不需要换班的护士是怪谈”的结论，不难发现，工号第四位代表的是所属楼层，最后一位代表的是身份。

3是正常医生，4是怪谈医生；7是怪谈护士，8是正常护士。

在其他楼层，包括7层在内，医护人员还是正常人类居多，尤其是负责701~706病房的护士，全都是工号以8结尾的人类——这应该还是考虑到怪谈护士对危险患者的绝对防御态度，为了给这些患者一些机会。同时她们也都承担着按响广播的重任。

而这一层的怪谈密度……足以见得防范之深了。

不过高琴芳是人类这件事还是让陈韶有些意外……

马晓丽是真正的怪谈，她对自己没有任何垂涎；反倒是作为人类的高琴芳，会有这种表现。

如果说是因为污染导致的，那幸福超市的药物交易员邱雯食用桂肉的行为又难以解释……

难道是医生和护士的污染情况又有所不同吗？

但是梁容医生也没有邱雯的反应……

正这样想着，护士51168已经将豆浆、包子放到床头架子上，又把三四袋面包牛奶塞到架子下面，这大概就是给陈韶一整天的伙食了。

医生们走到病床边上，鼻翼微动，神情有些疑惑。

陈韶立刻掰开塑料袋里的包子，让鸡蛋韭菜的味道充斥整间病房。

幸好，医生们只是闻了闻，并没有做出实质性的“进食”行为。

那名人类护士又把一张纸递给陈韶。

上面是两个人的留言。

第一则留言来自于哥哥。

[小韶，你的事情我已经知道了，我很高兴你还没有忘记哥哥。医生说你的病马上就要治好了，我们后天就可以回家。^\_^]

第二则留言来自于季曼春。

[你哥哥很关心你，如果有什么事情，请务必让6层的护士帮忙转达给我。你预定的出院时间是今天上午，现在要推迟到明天上午了。如果还有什么不舒服的，请尽快去内科找梁医生。]

哥哥明显已经感知到自己的变化了，欢喜之意跃于纸上。季曼春则是还在担心自己说的“越在家里待着我就越不是我”的事情，疯狂暗示自己有需要去梁医生那里加时长。

医生们围着陈韶转了几圈，工号13164的苏医生摇摇头，说：“这不是一点病都没嘛，何必要来医院住，整天闲的……”

陈韶尴尬而不失礼貌地回答：“其实我已经住了两天院，本来今天早上就出院的……”

人类护士和警卫们的眼里出现一丝同情。

这个队伍飞快地来、又飞快地走了。

几分钟后，护士51168上到7层，把刚刚的事情一丝不落地告知了季曼春。

季曼春长长地出了口气。

她回到护士站里面，敲着字就开始抱怨：“你们也太小心了，6层的几个医生都查过了，3层的梁医生也亲自看过，怎么可能是混进来的怪谈？还让我们把他引诱到紧急病房里去……6层可还有十多个病人呢！”

对面立刻回复了消息：[不要说无关内容，不要发表带有情绪的言论，请注意你的言辞。请立刻关机。]

季曼春手指一僵，抬手就扯掉了电源线，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瓶饮料来喝下。如果陈韶在这里，就能认出来，这就是韩晴薇托马晓丽给他的那种饮料。

过了一个小时，她才重新打开电脑，之前的消息内容已经被软件自动删除了，软件也已经自动重装了一次。

她重新组织了一下语言：[01134、13164、15164均已确认‘代号749-1’为人类，未发现异常。]

对面秒回：[收到，持续关注。]

又过了一会儿，韩晴薇趁着梁医生送人来7层的功夫，偷偷问了情况。季曼春据实相告，韩晴薇方松了口气。

“吓死我了。”她小声说，“我还以为我把鬼子带进村了呢！幸好这小孩没问题……”

昨天上午季曼春找她，说让她给陈韶漏机会、看他会干什么的时候，她还紧张了一把呢。

季曼春忍不住露出一个微笑：“谁不是呢，他哥找上门的时候我还以为我要英勇就义了……没想到还挺好说话的。”

第18章 6层的日常工作

陈韶感到焦躁。

这种焦躁从早上十点多开始就愈演愈烈，尤其是当他看到病房四面的墙壁时。

他知道这是怪谈的本能在作祟。

目前，他还不清楚自己的“怪谈程序”的运行核心是什么、什么条件才能触发，但是本能告诉陈韶，自己能够随时从这个逼仄的小病房离开，就从那扇被紧紧锁住的大门。

但是理智告诉陈韶：医院对于普通病人固然很好，但是对被污染的病人，也就没那么好了；被污染的病人被视为危险的来源，是稍有异动就要解决的存在。如果他们发现自己是个怪谈，那很有可能自己就会遭遇危险。

陈韶只好再用一次昨天晚上的方法——

他在纸上写了[请拉开窗帘，我感觉很憋屈不舒服。我见过那些东西，如果难受，我会从里面关上的。]

然后把纸贴在玻璃墙上，等护士整点巡逻时敲墙。

巡逻的护士站在1号病房旁边迟疑了几秒，就拉开门帘，朝着陈韶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

透光的玻璃墙果然比不透光的砖墙水泥墙让陈韶内心平静了很多，连外面依旧狰狞的病友们看起来也格外眉清目秀了。

3号病房的病人依旧在拆着身上的眼球，从他额头暴起的青筋和大张的嘴巴能看出有多痛。不过这次，他注意到了陈韶的视线，就撑着床沿勉强站起来，跌跌撞撞地走到墙边拉上了这边的窗帘，右手在深蓝色的窗帘上留下一抹重重的红。

在窗帘完全拉上之前，陈韶能看到再那边的4号病人已经全身缠满了绷带，木乃伊似的躺在了床上。

他应该就是昨晚做手术的其中一名患者了。

上午十点多，B通道被打开了，早上才见过的医护队伍推着似曾相识的那个铁箱子走进来，转到2号病房。

透过箱子四周的观察窗，能看见里面是一个嘴巴被胶带封死了的康燕琳。

为什么会是她？

陈韶原本以为会是一个不认识的病人，要么就是701~706的患者转过来的。

怎么会是韩晴薇亲口说“没有危险”的康燕琳？

甚至康燕琳的眼神中满是恐惧，而周围的人类护士和警卫全都极度警惕。

箱子很快就被运到了更里面的地方，不知道哪个病房。

不一会儿，这队伍就又来到了陈韶的1号病房。

这次是那名人类护士51168卢思静有事情找他。

“小朋友，季护士说你之前和病人康燕琳都住在712病房，对吗？”卢思静问，“那你觉得她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吗？”

很沉默，很胆小，没有爱心，推小朋友，还因此被家长盯上了。

陈韶对康燕琳的印象说实话不深，现在回想起来，他也只能想到对方一言不合躲被窝那种瑟瑟发抖的样子，还有就是明明自己在危急时刻喊她、却被她反手推倒的倒霉事情。

“她胆子很小，平时也不说话。”陈韶说，“如果要说异常的话，她好像和我一样，也清楚这些事情，所以总是表现得很害怕。昨天下午7层出事的时候，她跑得比我还快。”

“卢姐姐，请问她出了什么事？我会有危险吗？”

卢思静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反应过来这动作引人误会之后，又连忙补充道：“放心，没有什么污染性。”

那就是攻击性了。

但是攻击性……她难道不是胃里有只手吗？这对其他人能有什么污染？

“放心，我们这边安保很好的。”她柔声安抚几句，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板药片来。

药片是白色无糖衣的，每个只有五毫米的直径。一板总共24片，而给陈韶的这一板只剩下最后一排4片。

“下午我们可能要转运一名病人。”卢思静说，“到时候你要是不舒服，就把这个吃了。如果还是不舒服，按铃就好。”

说完这个，她就和队伍一起离开了。

具有传染性的病人？

陈韶皱眉。

如果是视觉，对方提醒自己拉上窗帘就好了，没有这样提醒，说明不是漫画家那种视觉上的。

那就是听觉？嗅觉？还是某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他心里存了几分警惕，从病房架子里翻出来几团医用棉花，揪下来几团捏成耳塞鼻塞的样子，塞进去试了试，然后就放到了床头。

至于康燕琳的事情，既然没有什么污染性，陈韶也就不太在意了。反正他明天上午就会离开，刚从普通病房转过来的病人应当也不会突破医院的封锁。

而且就算他有疑虑，当下也不可能离开1号病房去查看情况——固然护士的巡逻时间固定在整点，但也存在他们突然运来或运走某个病人的可能性。

陈韶回到病床上，把那几本故事书翻来覆去地看了好多遍，又催促着自己浅浅地睡了几个小时，再醒过来的时候就已经到了四点多。

依旧是熟悉的轮子转动的声音，只不过这一次陈韶能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

铁箱子从B通道进入，不到半分钟的时间，整个6层突然响起高亢尖锐的笑声来，震得陈韶都不由抖了一抖。

这笑声可以说是连绵不断，一口气都不带喘的，欢快的声音在住院区回荡。

这时候，陈韶已经用上耳塞，还把脑袋侧着塞进了枕头下面，一手死死按住枕头，一手捂住嘴，艰难地抑制住自己上扬的嘴角和喉咙里沉闷的笑声，被笑声牵扯到的腹部肌肉剧烈颤动着，甚至微微痉挛。

他的双眼却已经微微眯起，透出一丝丝笑意来，脸颊也红扑扑得分外讨喜。

足足一两分钟的功夫，笑声才戛然而止。

陈韶连忙从床上爬起来，也不顾被掀到地上的枕头，抠开锡纸就把三枚药片生生咽了下去。

花了十几分钟时间，那股猛烈的欢喜之意才从胸中渐渐褪去，心跳也逐渐平复。

陈韶扶着床头的架子，胸膛依旧大幅度起伏着。他闭着眼睛，可以说是身心俱疲。

这个笑声，感觉比音乐家的歌声更离谱。

音乐家要污染人，尚且需要对方已经遭遇污染，或者接受邀请函。而这个笑声，只要听到就会不由自主地跟着大笑，笑的时候心脏跳动频率明显快速提高、体温也是一样。

都不用量，陈韶都知道自己现在妥妥属于高烧状态。

第19章 告一段落

幸好护士给的药片确实有用，五点多的时候，他的体温已经降了下来，恢复到了正常水平。

七点多，他们准时给陈韶开了门，让他自己回7层找值班护士办手续。

走出房间的时候，陈韶蓦地感觉心底一松，挥之不去的焦躁感也降了下去。

他踏过6层略显湿润的地面，从2号电梯上到7层，眼前也突然明亮起来。

此时已经是下午班了，值班的当然不是季曼春，而是另外一个护士。他们也并没有什么话好谈，就这样办好手续，回到了空无一人的712病房内。

718病房的蔡琳琳、彭建祥还没有出院，于昊诚正陪着蔡琳琳聊天，陈韶站在门口看了几眼，没有去打招呼。

整个夜晚非常平静，没有冲进来开吃的医生护士，只有巡逻的脚步声和那些嘈杂的怪异声响。

“小韶！”哥哥六点钟准时出现在了712门口，依旧穿着那身橙色的短款运动服，他笑眯眯地走进来，狠狠地揉了一把陈韶的头发，还兴奋地又举起来掂了掂。

陈韶的目光越过哥哥的肩头，看见季曼春站在门口欲言又止。

“恭喜你要出院了。”季曼春带着笑说，“我来看看有没有需要帮忙的。”

她是来看看有没有可能从陈韶那里拿到那些情报的，但是现在看来是没有机会了。

这一天是7月24日、星期五，他住院的第四天。陈韶顺利离开了九华市医院。

这个医院的谜团还很多，传染病楼和病房楼内部是什么样的、都关押有什么样的怪谈，这里的人类医护警卫和市务局有什么关系，手术室是什么样子的……

但这些暂时和陈韶无关了，或许他以后还会来这里，但现在，他来到这里的目标已然达成。

他跟着哥哥回到幸福小区，打开13栋4单元1203的房门，就看见房间的布局有所变化。

厨房旁边变成了父母的卧室，原本父母卧室的位置由一扇玻璃门替代。

陈韶知道那就是属于自己的房间。

他毫不犹豫地推门进入，就看见东南方向的两面墙壁全都是玻璃制的，让阳光能够尽情地倾泻进来。一棵和他一样高的叫不出名字来的绿植盆栽摆在西南角落，给这个阳光房增加了一丝绿意。房间南半边铺着米白色的长毛地毯，一看打起滚来就非常舒服。

地毯东侧、玻璃墙边，摆着蓝色的长沙发。沙发北边是圆形的褐色木纹小书桌和座椅。再往北边看，墙边排列着一组三个的白色木纹书架，书架上摆放着各种名著小说杂志，他似有所感地走过去，抽出其中一本黑色笔记，打开一看，里面正夹着那张《面具人》的故事。

这里不是他想象中的“病房”，也不能算是“书房”，只能说是一个闲暇时分用以消磨时光的休闲阳光房。

陈韶喜欢这个房间。

现实世界，主动卷入怪谈【甜蜜的家】的对策局执行员在那扇多出来的房门上发现了一张新的规则。

【《阳光房使用守则》

1.阳光房欢迎所有人进入，但请注意礼貌。

2.弟弟是阳光房的常客。如果你看到弟弟在阳光房内休息，可以进入，但请不要打扰他，并且绝不要将阳光房上锁。

3.阳光房属于家的一部分，能够帮助家庭成员保持心情的愉悦。因此，请务必保持阳光房的整洁。

4.阳光房的玻璃墙面并无任何遮挡，请不要在夜晚来到这里。

5.在阳光房内，你是自由的。但是请勿乱动第二个书架上的书籍，那是弟弟的书。

6.如果你有任何不舒服的情况，可以来到阳光房内休息。】

哥哥跟在陈韶身后走进房间，四处看看，颇为满意地点点头，甩掉运动鞋就成了第一个使用地毯的人。陈韶也感觉到疲惫，索性把自己丢进沙发里沉沉睡去。

\*\*\*\*\*\*

家里的变化不大，妈妈依旧对整洁这件事非常在意，爸爸依旧在外出差，哥哥依旧抱着手机玩得不亦乐乎。

陈韶在家里待了三天，把自己在九华市医院耽搁的睡眠和耗费的精神补回来，然后才有功夫仔细思考自己现在是个什么情况。

超市导购当初告诉他的消息是正确的，当他彻底成为一个怪谈的一部分的时候，就有了由人类转化为怪谈的资格；但是这种转化结果无非是成为【家】的附庸，只有在接受【家】的完全转化前就由自己最深的执念激发出自身的规则，才算是【自己】。

这就好像是没有劳动法保护的底层打工人和出资入股的股东之间的区别。

不过不知道是因为他是由人类转化来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陈韶的规则甚至需要自己摸索猜测——

首先，【自由】或者说【摆脱束缚】是其中一条，他被迫处于封闭空间时会出现心情焦躁的debuff，会本能地试图离开；与之对应的，他正常情况下能够从任何封闭空间找到出口——哪怕他是被封进水泥浇筑的罐子里。

其次，【病痛】也是一条。这一条他没敢尝试，因为直觉告诉他，如果有人触发了他这条规则，恐怕后果不会很好。而陈韶现在又找不到什么人渣来充当试验品。

再次，他会不自觉地伪装成人类——这条是由哥哥贡献的情报。这或许就是他在6层时面对怪谈医生没有露馅的根源了。

最后，作为【家】的一员，他理所当然地拥有【家庭成员】的各种特性。

总之，没什么大用，但是至少能让他在被困住的时候比其他人有更多的逃跑机会。

不过陈韶本来就没准备变成什么“超人”，没有被【家】完全控制神志，就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

第20章 闲暇时光，路边女童

转化的另一个好处是，哥哥总算允许他单人出行了。

7月27日，周一早上六点钟，陈韶在生物钟的催促下醒来。

上周五回来的时候，邹女士唱的还是歌剧。今天它换了种曲风，开始唱黄梅戏了。陈韶坐在床上静静听了一会儿，还是觉得这玩意儿咿咿呀呀地有点催眠。

【甜蜜的家】的扮演要求已经消失了，陈韶不用再睡回笼觉，上午吃完饭后就躺到了阳光房的沙发上。

阳光房的沙发很软，伴着邹女士软软的唱腔，让人在晨光下昏昏欲睡。

难得的闲暇好时光。

哥哥推门走进来，顺手从书架上薅了本书，往地毯上一坐，靠着沙发开始看。

正巧拿到的还是陈韶记忆里那本《百年孤独》。

陈韶忍不住伸手把书抽走，嘴里问他：“哥，你也在市里上学吗？市里有大学吗？”

哥哥无奈地抬头看他一眼：“好好的假期，干嘛说学校的事？”

虽然这样，他还是解释道：“咱们市没大学，只有综合学校，从幼儿园到高中，一共十五年。我现在大二，在封丘市上的大学，师范专业。”

陈韶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师范？怪谈？

嗯……考虑到哥哥渴望家人陪伴的规则，居然还诡异地贴合。

“说起来，这个职业还是市务局给我介绍的，说幼儿园全是小孩，热闹。”哥哥接下来更是语出惊人，“不过现在学校招人都看学历，所以我就去考了个大学。”

陈韶脑袋上的问号又多了一个。

市务局……还带给怪谈介绍工作的吗？

还幼儿园……感情是幼师啊？

陈韶只感觉本该诡异的画风一下子就诙谐了起来。

但是细想下来，也很符合逻辑。

哥哥本身攻击性不强，三种规则——绝望、孤独、家人的触发条件也相对苛刻，在幼儿园这种能把没耐心的人烦死的地方基本上就没有什么触发的可能。

谁家小孩四五六岁就满脑子绝望孤独还会攻击教师家属啊。

说不定某些熊孩子遇到危险了还能被哥哥捞一把……

能约束住一个怪谈，还顺便找了个看孩子的免费劳动力，这笔好买卖能做为什么不做？

陈韶简直对这个世界人类的脑洞和胆量叹为观止。

“所以你毕业之后会回咱们市里当老师吗？”

“看情况吧……”

陈韶又提到之前在医院看到的那几个病人，问他知不知道那都是哪儿来的。

哥哥倒还真知道一个。

“糖块那个是童话王国发的，小孩子都喜欢去那里，回头我带你去玩？”哥哥合上书，兴致勃勃地提议，“那边没带小孩不让进，我还没进去过呢。”

童话王国。

陈韶还记得这个地方，上次超市导购卖的针对鬼娃娃的气球就来自于童话王国。

他从书架上翻出来从市务局拿到的那张地图，从上面找到童话王国的地址。

童话王国在地图上果然有标注，就在第六区西南角，和九华市医院处于同一条南北线上。它占地面积并不小，比幸福小区还要大一些。

陈韶的目光却被它西北方的图书馆吸引了。

通常来说，图书馆内留存有过往的报刊杂志等资料，在接触不到网络的现在，它或许就是一个重要的情报来源。

“我能去图书馆看看吗？”陈韶问，“那里都有什么书？”

哥哥沉吟一会儿，严肃道：“很多书。”

陈韶无语地瞅了他一眼。

“他们自己说有个十多万本，具体我肯定没数过，不过种类挺齐全的。”玩笑归玩笑，哥哥还是正经回答了，“去吧去吧，等你回来吃饭。”

图书馆位于第五区东侧，从地图上的距离来看，出幸福小区、沿安宁大道往南走二十多分钟就能走到。

小区东门边上有公交车，17号公交能够直达图书馆。但是考虑到站牌上贴的也有规则、公交车上又可能不属于“公共区域”，陈韶还是顶着太阳一路向南步行。

走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一只手突然拽住了陈韶的衣角。

他停下脚步，听到身后有细弱的女童声音：“红灯了，不要走过去。”

陈韶抬头看去，对面的行人红绿灯显示的是绿色。

并且他敢保证刚刚走过来的时候红绿灯刚刚变成绿色，而现在斑马线上也有行人来往。

他没有停下，也没有直接过马路，而是向右转身，一路走到下一个十字路口。

这次行人红绿灯变成了红色，身后那只小手的力道却由拉扯变成了轻轻前推——轻轻的，力道并不重。

童声有些疑惑：“绿灯了，你为什么不走呀？”

随着红绿灯的变化，它重复着拉、推的动作，力道也都是轻轻的。

陈韶终于回过头去，看到一个头部扁扁的、穿着粉色公主裙的小女孩，她身高不到一米二，正仰着脑袋看着陈韶，眼睛里是纯然的疑惑，散乱的黑发上沾着血污和灰尘。

一个很容易让人相信的形象。

四周没有任何人对这个可怜的女孩投以注意力，女孩也没有去阻拦其他人通过十字路口。

陈韶拦住旁边正要过马路的人，脸上扬起笑容：“你好，我是综合学校的学生，想做一个街头调查，来完成我的暑假作业。请问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

被陈韶拦住的是个看上去就很温柔、实际上也很温柔的女生。她掖了掖耳边的长发，笑着同意了。

问了几个问题后，陈韶突然冒出来一句：“你觉得一个和谐有爱的家庭应该具有哪些特性？”

女生据实回答了，内容确实也相当和谐。本能告诉陈韶，他可以邀请这位女生成为新的家人，但是他只是笑了笑，迅速结束了这个简短的街头调查，然后跟着女生一起走过了这个十字路口。

陈韶没办法确认自己看到的场景是否真实，但是他可以通过规则来找到真实的人。

身后的小女孩在经过路口的一瞬间消失了。

第21章 市图书馆

略过这个小插曲，陈韶很快就到了九华市图书馆。

市图书馆是一座三层的建筑，但是每层都不低，因此也并不显得它低矮。

图书馆门口有着两层台阶，几个未成年人站在台阶上相互问好。

这几个学生都有一米七以上的身高，也都背着黑色双肩包。其中一个人手上捧着一本单词书，正在见缝插针地背着单词。

高中的辅导书。

那这些大概率是饱经风霜的高中生了。

陈韶在台阶下观察了十几秒，才走过去问好：“学长学姐早上好。”

“早上好！”几个人异口同声地回答。

其中一个穿着淡紫色T恤的男生相当热情：“学弟，这么早来图书馆，是看书还是学习？要不要和我们一起？”

陈韶不清楚综合学校的校规都有哪些，并不敢和他们同行，露馅儿是小事，不小心违规才是真冤枉；但是也不能直接拒绝——说不定校规里也有“好好回答学长的问题”“不要拒绝学长的合理要求”这种规则。

他只是先回答了前半段：“我想找初中的辅导书看看。”

紫衣男生面露遗憾：“那就不是一条路了。我们想找点文学书看看。”

陈韶一边附和着说没办法一起确实遗憾，一边心里默默庆幸。

等高中生们离开，陈韶才把注意力放在图书馆门口的告示牌上，一个个看去。

【《九华市图书馆读者须知》

欢迎来到九华市图书馆，本馆藏有各类书籍达十万余册，希望能够满足您的需求。在图书馆借读期间，其遵守以下规则：

1.开馆时间为周一到周五8:00~18:00，周六日6:00~19:00，其余时间请勿尝试进入馆内。

2.本馆共有三层，其布局如下图所示，请您牢记。

3.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请珍视本馆藏书。

4.阅读是一件神圣的事情，请您在阅读过程中务必保持专注。

5.由于图书馆人流量过大，为了确保每位读者都有一定的阅读时间，每人每次进入图书馆的时长不得超过五小时。请您尽量借阅书籍后离开图书馆。

6.每位市民可以同时在图书馆借阅三本书籍，单次借阅时长不得超过30日；每位游客可以同时在图书馆借阅一本书籍，单次借阅时长不得超过10日。

7.图书馆内禁止携带饮料、食物。

8.馆内禁止喧哗，如果您有需要讨论的地方，请前往三楼交流区。】

前8条都相对正常，除了第5条以外，珍惜书籍、拒绝食物入内、禁止喧哗这些基本也都是一般图书馆会提出的要求。

规则5则说明了在图书馆待的时间过长可能会出现危险。

从规则2附带的布局图上可以看出，图书馆一层有自习室、儿童阅览区、资料室、多功能厅和书库，二层有报告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相关资料，三层则是刊物阅览区、电子阅览区和陈韶需要的过期报纸存放处。

【9.一楼西北角设有儿童阅览区，请您将儿童寄存于此。图书馆其他区域禁止12岁及以下的儿童进入。

10.三楼南侧电子阅览区和过期报纸存放处已开启，欢迎入内查阅资料。

11.多功能厅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欢迎各位读者参与。

12.三楼北侧刊物阅览区连续阅读时间不得超过三十分钟。

13.图书馆其他区域禁止书写绘画，如果您有相关需求，请前往一楼自习室。

14.在自习室内学习时，请务必保持专注。如果您跑神时有被人敲击脑部的感觉，请不要惊慌，那是您因为羞愧而产生的错觉。】

规则9~13是不同区域的要求。

规则12的30分钟比图书馆的5小时要短得多，说明了这里存在更大的危险。

规则10、11都是欢迎入内的，但是放在规则里面，就显得很不寻常，很难让人不怀疑是否存在错误……

【15.图书馆内不会出现鬼故事，如果你看到鬼故事和其他奇异故事，请立刻前往一楼，交给图书馆管理员助理。

16.如果您在图书馆内遇到任何麻烦，请到一楼寻找图书馆管理员。

17.如果您不慎在图书馆内遗落物品，请勿自己返回寻找，告知管理员即可。】

规则总共有16条，其中涉及了图书馆管理员和助理两个角色、包括自习室在内的多个区域，这似乎意味着图书馆内并非每个区域都有规则。

应该是个好消息。

看完规则，陈韶抬步走进图书馆。

一个头发全白了的老人穿着中山装，坐在服务台里面，笑眯眯地看着往来的读者。在他身后，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男人似乎正盯着地面发呆。

服务台上贴着《图书借阅指南》。

【1.借阅图书必须使用借阅证，本馆仅为市民与游客办理借阅证。

2.如果您需要办理借阅证，请提供有效身份证明，并缴纳100元押金。

3.如果您的借阅证不慎丢失，请立刻到本馆一楼服务台进行挂失，否则您的损失我们将概不负责。

4.每位市民可以同时在图书馆借阅3本书籍，单次借阅时长不得超过30日；每位游客可以同时在图书馆借阅1本书籍，单次借阅时长不得超过10日。

5.游客身份证明过期前10日内不得借阅书籍。

6.请您及时归还临近过期的书籍，一旦逾期，本院将追究您的责任。

7.请您珍惜所借阅的书籍，我们在您归还时会进行检查。如果发现书籍发生损伤，一切损失由您负责。

8.如果您在外阅读过程中出现任何异常，请及时将书籍归还，这可能是由于书籍在长期存放中沾染灰尘而导致的。】

这份规则同样平平无奇，只有规则8值得在意。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点是，这篇借阅指南中并没有补办、退证的说明，也不知道是没有必要，还是根本不能。

不过，在这个世界，即使是再正常的规则也必须谨慎看待。

可能是他看借阅指南的时间有点长，那个发呆的年轻男人突然抬头看过来，神情并不像是一个普通的图书馆管理员助理，而是让陈韶想起郑营、想起市医院的那个“押运队长”。

或许，这也是市务局的人。

陈韶神色自然地朝他笑了笑，就转身往楼上走去。

第22章 九华旧迹

从《读者须知》来看，三楼的电子阅览区和过期报纸存放处并不一定是安全的，再加上陈韶从哥哥那里了解到手机存在着大问题，陈韶就不敢贸然进去。

他之前在图书馆门口又和那几个高中生说过要找辅导书，为了防止被发现说谎，又或者不慎触发可能存在的“撒谎”规则，就先走上二楼，拐进自然科学阅览区。

自然科学阅览区正朝着门的一小片区域里摆着三排黄色木纹书桌，有不少人正捧着书津津有味地看着，没有一个人抬头看周围的动静，整个区域内安静得只有来往借书人的脚步声、人们的呼吸声和翻书页的索索响声。

更大的区域里整齐摆放着一排排蓝色的金属书架，每排都分了三列，划出四条小路来。地面上整洁如新、一尘不染。

陈韶顺着墙边的小路走进一排排书架里面，随便找了一本初中数学参考书，看了二十多分钟，才离开自科阅览区，走到对面的人文社科阅览区。

这边的装修、摆放都和对面类似，只不过来回走动、拿着书离开的人比自科区的稍少一些。

陈韶没能找到县志，只在标有“K历史、地理”的书架上找到了一本历史书。

书上称这个国家为“夏国”。

陈韶翻开书，粗略地读了目录，又翻了翻各个章节的概括，并没有发现这个世界的历史和陈韶原本所处的现实世界有什么太大的差别，也没有看到什么有关怪谈的奇怪传闻，只有那些耳熟能详的上古神话故事依旧留存着。

要么是怪谈的存在一直被隐藏着，就像是市务局和医院对普通人隐瞒的那样，要么就是怪谈是最近一个世纪才出现的。

他又往后面几个架子走了走，试图从文学书里面找出几本涉及一点志怪故事的——就像是红楼梦里马道婆魇镇王熙凤那种情节的，但也还是一无所获。

陈韶只好又回到K区，去看地理相关的书籍。

其中有几本书介绍了夏国内一些知名城市，包括九华市和封丘市。

[如果要问我，夏国哪座城市最适合旅行、哪座城市最适合长期居住，那我一定会告诉你，是九华市。

九华市位于我国东南方，气候温暖宜人，是一座五十万人口的小城市。它位于九华山脚下，旁边就是九华江，可谓是青山绿水……诶，不对，绿水确实是绿水，山却不能说是青山。

九华山最负盛名的就是它漫山遍野的鲜花，从一月到十二月，不论春夏秋冬，这座海拔不到两千米的山上都开满了花卉。

这里鲜花文化盛行。无论你走到哪里，都能看到花儿们的身影。书店里插着百合，服装店里养着牡丹，就连火锅店里都有栀子花。

……]

但是陈韶没有在除路边花坛外的任何地方看到过哪怕一片花瓣。

如今的九华市，早就防花如防火了。

他翻到扉页。

成书的年份是2012年。

所以至少在2012年之前，九华市还是一个著名的鲜花旅游城市。而就在这八年内，有关于“花”的怪谈来到了九华市，导致了如今的场面。

而且，陈韶还记得，市医院的骨折病人彭建祥曾经说过，九华市现在的人口数量大约只有四十万。

从五十万到四十万……

与现实也何其相似。

有关于封丘市的介绍则是平实许多，只说它是明川省的省会——九华市也属于这个明川省，位于夏国东南丘陵地区、九华江上游，是全国水陆空三线运输的中心之一，经济发达，人口密集。

这座人口高达八百万的巨型城市占地广袤，虽然地处丘陵地区，却也占据了一大片平原。大学在这里不算少数，足有67座。

其余的东西大都是泛谈这个世界的概况的，并没有什么非常“接地气”的东西，陈韶花了一个小时四处翻看，不求太多细节，只求有粗略的了解。即便如此，等他了解完毕，也已经是十点二十七了。

陈韶合上书，把书放回书架，就准备顺着小道出去。

突然，他感觉到自己脚下踢到了什么东西。

那一具枯瘦的尸体就这样躺在陈韶脚边，脸颊深深凹陷，头发干枯发黄，额头上有着大概三四厘米宽的圆形伤口。它下半身横在书架间的小道上，上半身则倚靠在书架和柱子形成的角落里。在白色的水泥柱上，赫然有着红黑色的磕痕。

从这具尸体出现开始，就有什么东西在注视着陈韶。

这视线来源于四面八方——天花板、书架、墙面，还有死者的眼睛。

陈韶在原地停留了几秒，认真思考了一下自己是否违反了什么规则。

如果不是因为停留时间过长——在假设“5小时”的限制没有错误的情况下，那就是要按照【16.如果您在图书馆内遇到任何麻烦，请到一楼寻找图书馆管理员。】这一条来处理了。

他抬脚跨过死者的小腿，径直下了楼，却没直接找管理员，而是先去自习室内，用随身携带的纸笔写了条便签。然后才走到服务站那里，伸手戳了戳那个年轻男人的胳膊：“请问你是图书馆管理员的助理吗？”

男人回答：“对，是我，请问有什么问题吗？”

陈韶把便签递过去，压低声音说道：“请你把这个交给管理员吧，我有事要先走了。”

说完他就转身离开，停在图书馆大门边上，窥视着对方的动向。

年轻男人看见便签上写着[二楼人文社科阅览区地上有很大很重的垃圾]，脸色当即微微一变。他先是离开服务台，去自习室那边转了一圈，隔了十几分钟，才回来把那张便签交给管理员。

随后，管理员就站起来，从办公室拿了什么东西，就上了二楼，只留下助理一个人在服务台的电脑上敲敲打打。

又过了一会儿，管理员提着个鼓鼓囊囊的黑色垃圾袋从楼上下来了，他走过服务台，走出大门，把那袋垃圾扔进了最近的绿色大垃圾桶里。

路过陈韶的时候，他甚至还慈祥地笑了笑。

从刚刚的事情看来，【如果您在图书馆内遇到任何麻烦，请到一楼寻找图书馆管理员】这一条规则确实存在水分，那位助理也确实来自于市务局——或者至少是知情的人类。

否则，他不会为了不让管理员意识到是自己送的便签而做出那些多余的举动。

这样一来，他就可以尝试从助理那里获取更多帮助了。

当然，这也说明了那具尸体并不是什么急需处理的东西，或许它本身也并没有什么危险性。

不过既然出了个不大不小的事故，时间也不算早了，那也就没必要多留，下午再来也好。

陈韶对管理员报以同样的微笑，随即也不再停留，顺着来时的道路往家里走。

第23章 平静日常

回到幸福小区后，陈韶拐到超市买了两瓶汽水，到13栋楼下时已经是十一点二十多。

徐莹左手牵着一只没见过的吉娃娃、右手拎着一碗凉面，从东边走过来，朝着陈韶笑着打了个招呼。

陈韶没有当着普通人的面和一团空气说话的兴致，就快走几步进了4单元，才蹲下来想摸摸吉娃娃的脑袋。

结果这吉娃娃性子很凶悍，看见陈韶伸手，张嘴就想咬。陈韶左手按住，右手敷衍地摸了摸，就站起来。

“是不是很热闹？”徐莹显得心情很好，“比可可活泼多了。对了，刚拜托外卖员给我从美食城点的凉面，要吃吗？”

陈韶不打算细想这位吉娃娃是哪里来的倒霉鬼——不管怎么样他都无能为力。

至于美食城，这是妈妈工作的地方，不管是从员工构成来看，还是从食物原材料来看，都不是什么适合人吃的东西。

于是陈韶摇摇头，谢过对方的好意，只说家里有人做好了饭，算是婉拒。

从电梯上到12层，顺着短走廊拐过去，陈韶目光微微下移，就看见一张漫画纸的边角。他维持着这个视线高度，伸手撕掉，照惯例进屋、冲进了马桶。

“回来了？”

哥哥从厨房里探出个脑袋，看见汽水就眼睛一亮。

“放冰箱里吧，等会儿吃炒面的时候喝。”

陈韶把汽水丢进冰箱，看了一眼没发现酒精，回头就抱怨：“那个画扑街漫画的又往咱们家门上贴东西了。”

整个幸福小区，就这个怪谈最烦，整天不是骚扰普通人，就是往怪谈家门口贴牛皮癣。

从陈韶回来到现在，都四天了。

和哥哥抱怨了几句，陈韶就回到阳光房内，取出那本夹着怪谈故事的本子，翻到医院记录的后面，往上面书写了【红绿灯女孩】和【市图书馆】的事情。

红绿灯女孩是陈韶迄今为止见过的最弱的怪谈了。

按照九华市的规则，凡是在公共场合搞事的，大都是有人触发了规则。而或许是陈韶转化之后的污染抗性比普通人高的缘故，它既不能给陈韶幻觉、扭转他的认知，又无法物理上对他伤害，最多只能用可怜兮兮的外表和话语来欺骗……

着实没什么战斗力。

而市图书馆二层的那具尸体，很难不让陈韶想到幸福小区超市导购。

他甚至能想象到它的死亡过程——大概率是饿死的，没有饮水和食物，很快就消瘦下去，又在一个人被困在那里的恐惧中一下、一下地用头撞着书架和墙壁。

图书馆管理员可能对发现尸体的人有敌意，所以在图书馆里遇到的麻烦不能够全然寻求它的帮助。

而从它自己无法意识到图书馆存在尸体这件事上，它对图书馆的各种事情也并非全然知晓的，这或许意味着只要规则上没写，又没被管理员发现，有些事也不是不能干……

不过，还是要以谨慎为要。

陈韶最后在笔记本上记下【在九华市的十字路口，可能会遇到有女童的声音，她会告诉你错误的红绿灯，不要相信她】和【管理员不能够完全信任，但可以尝试寻求助理的帮助】两条，就合上书，出门吃饭。

吃过午餐，又刷完锅、打了个盹，陈韶依旧出门往图书馆去。

管理员和助理还在服务台待机中，他和助理对视一眼，很快就挪开视线，径直上了三层。

一反一楼二楼的安静，上三楼的楼梯走到一半，陈韶就隐约听到些许交谈声。

等他的脚踏上三层的地板，就发现这声音是从三楼中间的交流区传来的。

交流区的门和一二楼的报告厅、多功能厅不同，和普通房门大小差不多，开在两侧，从楼梯走上来就能看到。

陈韶稍作犹豫，没有在周围发现额外的规则后，推开了这扇门。

交流区总共约有七八十平米，从小门进入就是一条通向另一扇门的走廊。走廊宽约一米，左右两侧用半透明的玻璃墙面围起了八个小房间。

陈韶刚刚听到的交谈声，正是从其中几个小房间里传出来的。

未免引人怀疑，陈韶走进左边第二个房间，装作等人的样子，静静听着他们的对话。

居然是游客。

“书上吹得那么好，我还以为这边真的哪儿哪儿都有花呢，鬼知道居然是虚假宣传！浪费老子时间……”

另一个游客就劝他：“游客守则上不是说了？最近几年这边的花儿都生了传染病，没法看。回头咱哥几个可以去山上玩玩儿嘛。九华江那边不是也有租船的业务？去船上钓鱼也行。”

“没看见也不让划船吗？得了，咱们也别墨迹了，直接上山吧！”

“大中午的上个屁山，晒不死你丫的。”

“这几年也不知道什么情况，那么多旅游景点说关门就关门了，还开着门的不是这个出问题就是那个出问题，绝了。”

“最绝的还是那个酒店，刚交完钱就给我封了，连个歇脚的地方都找不到。”

他们这一通抱怨，声音难免大了些，右侧第二个房间里就有人出来敲门警告。

陈韶听了十多分钟，除了听出来这群人奔走在作死前线以外，只能确认书上关于九华市的介绍大致是真实的。

他摇摇头，起身离开交流区，走到电子阅览区门口。

过期报纸存放处的门虚掩着，但并没有人进出。倒是电子阅览区，还有几个人的样子。

在电子阅览区门外，贴着一张新的规则。

第24章 岭前县志

【《电子阅览区计算机使用守则》

为了确保您的人身安全和图书馆财产安全，在电子阅览区阅读期间，请遵守以下规则：

1.为了使电脑资源得到充分利用，请您每日不要在本区阅览超过三十分钟。】

和《读者须知》上一样，这里也有时间限制，并且是相对严苛的三十分钟，说明这里绝对是图书馆内相对危险的地带。

【2.本区共有电脑114台，其中西侧三排共60台电脑可连接外网，东侧四排共54台电脑仅连接内网。请您尽量使用东侧电脑。】

外网比内网更危险？

陈韶想到九华市几乎没人用的手机，不禁猜测这是否也和网络有关系。

不过如果这里有外网……

众所周知，你能在网络上找到任何东西，当然也会包括陈韶想要的资料。

他斟酌了片刻，还是谨慎地把这个想法搁置一旁。

这些资料不是必须的，还没那个冒险的必要。

【3.每次使用电脑前，请确认您的外部网线并未连接。如果外部网线处于连接状态，请您将其拔下。外部网线应当是由蓝色塑胶包裹的，如果您看到的并非蓝色塑胶，请不要接触，并立刻离开，前往市医院进行治疗。】

市医院，万能的市医院。

陈韶住院那几天各个病房乱窜，倒是没见过从图书馆来的病人，这样看来这条中招的人不多，也或者中招的结果比较严重。

规则2中说明了电子阅览区中的电脑分了内外网两种，那外网区的电脑也要这样处理吗？如果这样处理了，还能不能连接到外网信号也是个问题。

要是不能连接到，那还好说，只是一种防范普通人使用外网的手段而已；要是能连接到，那就说明拔网线这种人类对付网络病毒的终极手段已经失效了，属于只要接触电子设备就有被污染可能的情况。

【4.为了确保电脑并非用于娱乐，本馆所有电脑均未安装扬声器和外置音箱，你不会听到电脑内传来除风扇外的任何声音。

5.电脑主机耳机插孔已堵住，请不要使用耳机。

6.如果您听到电脑内传来任何声音，请不要去听！请不要去听！那只是你的幻觉。

7.如果您发现自己无法忽视这些幻觉，请立刻回家休息。】

规则4~7讲的是同一个内容，声音和幻觉。电脑没有传音设备，传出来的声音必定有问题。不过这里只说出问题回家，没有说让人去市医院治疗，是因为太过严重，还是因为污染太小？

【8.计算机内的图书资源均为图书馆资产，未经允许禁止使用U盘复制。如果您进行了此类行为，我们将无法保证它的安全。

9.电脑屏幕出现诡异图像或渗出鲜血是正常的，请不要担忧，继续使用即可。

10.电脑内不会安装任何社交软件，如果您发现社交软件的痕迹，不要尝试删除，直接拔掉电源线和网线，并立刻离开图书馆。

11.如果计算机无端出现损坏，请您立刻前往一楼告知图书馆管理员，不必害怕承担责任。

12.如果计算机出现异常发热现象，请立刻拔出电源插头，并离开图书馆。】

规则8禁止资料复制，说明电脑内的资料存在危险，复制的说不定会是什么东西。

9~12四个明显异常现象危险程度是不同的，从高到低应当是10、12、11、9，但没有说明污染治疗的要求，可能是攻击性明显大于污染性的情况。

【13.图书馆是一个文明的地方，这里禁止任何争吵打架行为。如果您发现电子阅览区有人情绪异常、疯狂辱骂乃至殴打其他人，请立刻逃离此地，并将该信息告知图书馆管理员与管理员助理。】

最后一条更是用上了“逃离”两个字……

不过看整篇规则，这些危险都是能跑的，能跑就不会有大问题。

陈韶记下这些规则，推门走进电子阅览区。

电子阅览区内是一排排对脸隔间，每个小隔间都安装有台式电脑。靠近门的这边共有四排，每排从中间断开、分了两段，是内网区；再往里看，两个区域用淡蓝色的透明塑料板隔开来，只有靠墙的、两中间的过道上开了两个小门。

电子阅览区的人并不算很少，有十多个的样子，全都坐在内网区，衬得外网区冷冷清清。

最靠门的几个位置上没人坐着，陈韶就挑了最边上的位置，首先就去看网线、扬声器、音响这些设备。

他的运气也不算很差，检查一遍都没有出什么问题，这才打开电脑。

一开机，电脑屏幕上就跳出“九华市图书馆”的电子书库界面来。陈韶输入“县志”两个字，不过半秒，一篇PDF文本就原原本本地呈现于此。

[岭前一地，西逢九华，南接大江，地气温润，其间繁花簇锦，时人谓之“花源”。斯民质朴，亦有仁人，表率乡邻，凡接人、待物、侍农者，比屋相从，必有所依，以至政通人和，无有盗贼。

……

庚戌年，戴明之致政都御史，还于岭前，修身治学，立岭前书院。时人喜之，争相延请，皆拒之。明之承夫子志，是为有教无类，但问其言行，不以出身为要，其弟子甚睦，皆以师兄弟相称，达者为先。明之其人甚善，温文可亲，然教之甚严，以为学者所当尽力于学，唯命诸生尽心克己，不求庶务。

……

庚辰年，诏令教化，遂酬乡老仁人，以彰其功。乡老以为乡间有贞烈女子，当立牌坊誉之，知县以为大善，上闻亦喜。有老妇林氏，刺乡老死，撞柱亦死，其女孀居，闻之亦死。方数日，即入夜，有女子悲声，闻者无不泣涕，更有鬼号之音，自郊而府，具得听闻，囚人惊毙。

是岁颓治，百姓惶然不知其咎。有巫觋（xi，二声）之流，擅发鬼蜮（yu，四声），以谋其资，言牌坊之过，扰及阴府，妇女不宁，怨横于天。上府有闻，遣使怒斥知县之惰思懒政，斩巫祝十余人，上言其过。上亦大怒，株林氏并童子妇孺七十三人，曝晒其尸。

……

戊戌年间，时有大疫，疠（li，四声）气横流，牲畜伏地，鼠入大江，朝病夕死，风动幡摇，孝子摔盆，灵堂咯血。人皆裹素，地无余处，更有满堂绝命之惨状，遂有水葬，知县禁之不得，尸盈江上。

越明年，江上多风浪，船倾人亦亡，妻子悲之，欲捞其尸，尸腹愕然鼓起，剖有怪鱼，鱼腹亦凸起，剖有白骨。时人谓之“水尸怨”也。

知县闻之大怒，令蔽其言，寻巫觋之流再斩之，地方遂平。

……

]

第25章 惊声尖叫

这部县志的整理者崔胥是个相当细致的人，记录看上去也中正，有夸赞官员治理水平的，也有谴责部分官员不干人事的，还详实记录了不少几十上百年前九华市发生的悲剧故事，言语并不偏颇，对于陈韶来说可信度着实不算小。

其中就有一些怪异故事，还有能和现在对应的事情。

九华市原名岭前县，很久以前开始就是著名的“花源”，和那本旅游书、游客的话也是对得上的。当时九华市民风质朴，家家户户都很守规矩，官民融洽，连盗贼都很少见。

“大江”也即九华江，曾经发生过瘟疫期间民众将病死的尸体丢入江中的事情，后来的一年天气不好，船翻了很多，人也死了不少，其中有人去打捞尸体，却发现尸体肚子里有鱼，鱼肚子里有死人的骨头，所以被传为“死的人不甘心所以想拉人一起死”。这种传言其实很多有江河湖海的地方都会有，不过现在却正好和规则中【不要往九华江里丢东西】【不要在九华江上驾驶船只】这两条对上了。

九华市综合学校在县志里也有踪迹。“岭前书院”的规矩之一“其弟子甚睦，皆以师兄弟相称”，也正好和【在外遇见要和学长学姐打招呼】对上；“有教无类”也对应了【所有年龄达标人类均需入学】这一项。

县志上面还说，因为戴明之学问好、教的好，当的官职也够大，当时的知县正是他的门生，岭前书院也就越开越大，到了后面干脆变成了本地的官学，从教导千字文的蒙学，到教四书五经的精舍，几乎涵盖了整个学校体系，甚至连其他省内的学生，也多有慕名前来的。

这就更对得上了。

这样看来，怪谈世界这边的怪谈故事和现实竟然还是有对应关系的。

也不知道是这样的地方条件吸引了怪谈的依附，还是怪谈诞生于此呢？

既然有这两个对应的了，陈韶也不敢忽视上面的其他异常情况，少不得一一看过去。

就在他聚精会神地盯着电脑屏幕看时，没有注意到屏幕上突然蒙了一层淡淡的血色。

有人从电子阅览区外面走进来，正好看见陈韶。陈韶的年纪相对于电子阅览区其他人来说还是太小，看的东西又是明显古旧的PDF，年轻人的兴致一下子起来了，路过时就略微放慢脚步，瞟了一眼屏幕，正巧看到“即入夜，有女子悲声，闻者无不泣涕，更有鬼号之音，自郊而府，具得听闻，囚人惊毙”这一段。

不知为何，他硬生生打了个寒战，只觉得刚刚的一瞬间自己被什么东西盯上了。

年轻人第一反应是觉得好笑——大概是室内的冷气开得太足了，刚刚那小孩屏幕上的话又颇有点鬼故事的感觉，心理作用导致的寒冷。他没把这当回事儿，只径自去了一个空位置，检查网线，然后打开电脑。

陈韶知道有人从旁边过去了，但没怎么注意这个。

他正盯着县志其中一段。

[西洋有客至，以治病救人为业，称瑟觉斯医院，皆言其治之也。一日，妇人衙前擂鼓，其子疾病死，不得尸骸。皂隶以中大夫、守尸与其属俱至，西洋客言其未死，数日即归；守尸者谓大夫之施邪法，诈尸已，不知所之。]

要是换成在现实世界，陈韶多少得怀疑一把这是个吸血鬼故事——外国人，病死，诈尸，要素齐全。不过联想到市医院的情况，他确实还有点期盼。

再看几页，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竖排的文言文看起来确实费劲儿，即使陈韶最近休息得很好，也难免有些头昏脑涨的疲惫。他收拾好电脑，就从电子阅览区出去，到交流区的小房间里休息了十几分钟。

还算安静的图书馆三层蓦地爆发出一声惊叫，陈韶猛地睁开眼，迅速往声音传来的电子阅览区方向跑过去，差点被突然开启又大力关上的门拍出一脸血来。

门里面是个年轻人，此时他惊魂未定，胸膛剧烈起伏，满眼惊惧地盯着陈韶的脸。

陈韶不动声色地后退两步，有些担忧似的问道：“你怎么了？需要帮忙吗？”

年轻人回过神来，噔噔噔后退几步，视线不住地在陈韶两只手上徘徊。十几秒后，他略微冷静下来，面上就有些不好意思。

“没……没什么。”他扯了扯嘴角，语气很没有说服力，“就是……倒霉。”

谁他妈在图书馆电脑里安病毒？

年轻人心中暗骂。

刚刚他正查阅着需要的资料，冷不丁一张鬼图在桌面上蹦出来，血刺啦胡一张脸骇得他真就一个拔腿跑路，连开门看见的小孩都能看成拿着刀的凶手……

哦，那把刀还是个滴着血的铅笔刀。

这都什么跟什么啊！

陈韶细致地观察着他。

对方这会儿没那么惊恐了，但是冷汗还残留在额头上。他没有侧耳听的动作，也没有掏耳朵什么的，说明大概率不是幻听的问题。而除了幻听以外，电子阅览区表面上能让人惊恐、但又不算太奇怪的……

陈韶伸手往旁边墙上一指。

【9.电脑屏幕出现诡异图像或渗出鲜血是正常的，请不要担忧，继续使用即可。】

年轻人下意识顺着陈韶的手指往A4纸上看，看到这一条的时候登时脸色一变。

不过变的不是惊恐，而是无语中夹杂着几分怒火。

“什么玩意儿！”他嘟囔着，“知道有问题还不赶紧解决，吓我一跳……”

这条规则他之前来的时候也看过，但是时间太长也就忘了，谁知道今天会给他这么大一个惊喜。

“去找管理员助理问问？”陈韶善意提醒道。

不管这条“不要担忧、继续使用”的规则是真是假，现在对方都已经违反了——这都已经吓到蹦出来了——那还是找管理员助理问问情况才行。

年轻人没有多想陈韶是怎么知道自己看到了鬼图的，只是觉得这主意不错，道了个谢就风风火火往下面走，陈韶便紧随其后。

第26章 被害妄想

年轻人走到楼梯口，突然回头看了陈韶一眼，目光又在他两只手上打转。

“你跟着我干什么？”

陈韶谨慎地停下脚步，没有再靠近他。

“我只是正好也要下去。”陈韶说，“我也有事要找管理员助理。”

年轻人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一步三回头地下楼，脚下跟踩了钉子似的，每一步都慢腾腾的，活像个乌龟。他的眼珠子不停打转，从陈韶的手看到台阶，又从台阶看到红色的、在阳光下泛着光的木质栏杆，脑子里突然蹦出来一个恐怖的想法：这栏杆这么红这么亮，会不会有毒？

这想法来的莫名其妙，但他越想就越觉得真实，越想就越觉得害怕，扶着栏杆的左手嗖的一下就缩了回去，在白墙了抹了又抹。

图书馆的栏杆有毒。

他想。

栏杆上的毒是怎么来的？是不是有人在投毒？谁干的？得告诉管理员，别害死人了。

他脚步骤然快起来，但走了几步之后，又蓦地慢下来，到最后干脆停住了。

不对，图书馆的事情，管理员怎么会不知道？栏杆上有毒这样的大事，他可能不知道吗？说不定就是管理员干的，他想报复社会！对，肯定是他干的！

要是自己贸然找上去，对方肯定会直接灭口！

年轻人还记得以前看见过管理员提着一大袋垃圾，扔到门口垃圾桶里，把垃圾桶都震了一震。据说很多上了年纪的老人其实锻炼得很好，打起人来贼疼，他一个亚健康的年轻人，说不定一招就没了。

不行，不能找管理员！

不能找管理员，找谁……对，找市务局，他们肯定能帮忙！

年轻人脚下又轻快起来，但是下到一楼半，他又迟疑了。

对方会不会已经知道自己发现栏杆有毒了？那自己这么下去岂不是羊入虎口？市务局离这边那么远，就算就近借电话，也得经过大厅，要是对方趁这个机会销毁犯罪证据，再找机会嘎了自己，那岂不是凉凉？

他脑筋转了又转，最后转到陈韶身上。

是刚刚提醒自己的小朋友。

他心想：小朋友是好小朋友，刚刚还提醒自己注意那条规则，是不是可以让小朋友去报警，然后自己在这儿看着管理员呢？

这么想着，他忽然转过身来，踏踏两步走到陈韶面前，做贼似的：“小朋友，能帮哥哥一个忙吗？”

陈韶就好像看不见他身上种种异常，笑着说：“好呀，你说吧，我能帮一定帮。”

年轻人就说：“我悄悄告诉你，你不要告诉别人，管理员他给栏杆上下了毒，想报复社会，我们得报警！等下你去市务局报警，我在这儿看着他们……”

他看着看着陈韶，嘴里突然没了声。

错了！错了！他怎么忘了刚刚就是这个小朋友让他找管理员的？这小崽子和管理员是一伙的！

他看着陈韶，一股浓重的惊恐突然从心中迸发，迅速充斥整个脑子。

完了！完了，他们知道了，他会被灭口的！怎么办怎么办……

知道的只有这个小崽子……

他呼吸慢慢急促起来。

如果能杀了他……只要能杀了他……就不会有人知道……他会是安全的……

他的眼神逐渐狰狞，手臂也不自觉抬起，目光直勾勾地盯着陈韶的脖子，幻想着对方细嫩的脖颈生生折断的样子。

陈韶对这种表情不要太熟悉——前有两位整天吃不饱的居委会员工，后有不幸被他的香味吸引的高护士，眼神都不太友好。而这一位光凭那瞪得圆滚滚的眼睛，就知道绝对不怀好意。

要不要拿他来试试规则？

一个危险的念头自陈韶心头闪过，身体中的某个部分似乎在蠢蠢欲动。

不，不行，这个人不行。他现在的表现大概率是受到怪谈的影响，并非他本人的意愿。而且市务局的人就在楼下，现在试验很可能被抓个现行。

想到这里，陈韶一个低头，从年轻人抬起的胳膊下窜过去，左手扶了一下栏杆，右脚往右后方使劲儿一踹，正踹中年轻人的腿窝，对方当即就一个不稳跪了下去。

他飞快地跑到一层，冲着管理员就喊：“有个人想打我，他刚刚在电子阅览区看到了恐怖的图片！”

身后年轻人已经连滚带爬地追了出来，赤红着眼睛。他跟着陈韶拐过多功能厅的弯儿，看见管理员和助理两个“人”，脸上立刻恐惧起来，又连滚带爬地想往图书馆外跑。

管理员助理可谓是身姿矫健，他迅速反应过来，几个大跨步过后，一伸手就把年轻人左手从背后往上抬，右脚踹上刚才被陈韶踹过的腿窝，又立刻抬起膝盖、重重压在他的脊背上。最后抬手一劈，刚刚还犯了狂犬病似的年轻人就软趴趴倒在地上。

全程不到五秒。

目睹这一闹剧的几个读者都看呆了，随后就纷纷围过来，想帮忙制住试图袭击未成年的嫌疑犯。

“都别动！”助理低喝一声，“这位读者可能是有狂躁症，我在医院那边见过这种情况，小心他伤人。”

热心群众们面面相觑地停住了。

随后就见这位图书馆的助理从运动裤口袋里掏出条绳子，把年轻人双手绑在背后，然后就把人拖拽到服务台旁边，拿起有线电话开始打。

陈韶默默凑过去，等他打完电话，小声总结了一下刚刚的观察成果。

助理偏头看了他一眼，也压低声音：“你该走了。”

“能告诉我他为什么会这样吗？”陈韶问，“我怕自己也会中招。”

助理沉默片刻：“只要你别再去电子阅览区，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或许是觉得自己这样说话对小孩子来说有些不近人情，他顿了顿，语气软化了些：“我可以申请一下，等到申请通过，就可以告诉你。”

陈韶点点头，没有表现出异议，就从大门口匆匆离开了。

依旧是那个十字路口。

陈韶远远地看到那个女孩跟在一个烫着粟色波浪卷的女人身后，没等他走过去，女人已经无视了斑马线对面的红灯，直挺挺地走过去。

砰！

第27章 疑心生暗鬼

女孩哭了起来。

她身上全是血和灰尘，哭起来成了个大花脸，却只是捂脸哭着，朝向不远处了无声息的尸体。

被无辜卷入怪谈事件中的司机却一眼都没看那具尸体，一踩油门就压过了女人的脑袋。

现在，她和女孩是一样的了。

“到底……”

陈韶走到那附近，听到女孩喃喃自语。

“到底……哪个是红色……哪个是绿色……”

“为什么……红灯也会……绿灯也会……”

“对不起……”

她哭得伤心极了，眼泪伴着鲜血，就连鼻子里也有透明的脑髓液流出来。

她的身体从脚开始一点点变淡，半分钟后就又消失在陈韶的视野里。

她没有欺骗人类，她只是以为绿灯是红灯、红灯才是绿灯。

她只是想救他们。

[对不起]

[他现在很幸福了。]

也许，怪谈并非全都对人类有恶意，它们中的一部分甚至是善意的。

只不过，那是一种人类无法接受的、自以为的善意罢了。

陈韶知道别人看不见怪谈女孩，也知道他们看不见倒在地上的那个女人。

此时正是一天中最炎热的时段，路上没有多少行人，却有很多车辆。汽车来来往往，一个个碾过女人的身体，直带得整个十字路口的地面都充满了鲜血、肉碎和骨头渣子，轮胎急速转动，便有脏污甩到道路两旁的绿化带里和行人腿上。

陈韶看着对面的红绿灯跳到绿色，跨步走过去，脚下也就带起了一片泥泞。

这个路口旁边的商店里，店员往电脑里输入了一行字：

[2020年7月27日15:43，代号【认不清红绿灯的女孩】规则触发，已重启。]

脚下的血迹从离开十字路口不远就消失了，十字路口的一片狼藉也像是流水一般自己流进了下水道口，至少不需要陈韶再担心触犯【整洁】这条大众规则。

他满怀心事地回到家里，依旧把下午的见闻记录好。

第二天一大早，陈韶就来到图书馆。

管理员助理依旧坐在服务台里，看到他走上台阶，就起身右拐，径自上楼。陈韶对管理员笑了笑，也走上楼梯。

他们一路来到三楼的交流区，因为时间尚早，这里还没有人在。助理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巴掌大的牛皮纸袋，从袋子里取出一份折叠两次的档案。

“我叫霍靖，昨天的事情我已经上报局里，上面允许了。”他把档案推到陈韶面前，说，“但是你只能在这里看五分钟。”

档案的左上角有“九华市市务局档案管理中心”的抬头。

【代号：疑心生暗鬼

别名：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

编号：■■■■■■■■

分类：无形-固定型-猎人型

位置：明川省九华市安宁大道西侧5-23号图书馆三层电子阅览区

强度：危险

介绍：【疑心生暗鬼】原型疑似【疑心生暗鬼】【杯弓蛇影】【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等■■的集合体。它寄居于■■■■■■内部，借助电子设备呈现影像、发声以进行污染。

污染特征：受害者将立刻处于极端被害妄想状态，对周围一切事物产生妄想，直至引发受害者自杀，或令其对周围所有“危险源”进行“销毁”。该过程通常持续一日到十七日不等。

触发条件：①身处于■■■■■■电子阅览区内部；②受到一定程度惊吓。以上两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狩猎手段：【疑心生暗鬼】会借助电子设备呈现恐怖影像、发出诡异声音，使得受害者产生一瞬间的惊吓恐慌。

应对措施：

①建议将■■■■■■电子阅览区封闭（已驳回，■■■■■■■■拒绝封闭图书馆内任何区域）

②将电子阅览区的封闭信息写入《读者须知》（已被篡改，无法修回）

③将相关信息写入《读者须知》《电子阅览区计算机使用守则》，警告所有读者不要接触鬼怪灵异故事（未遭遇修改，暂时施行）

救治方法：

①将有攻击倾向的受害者放置于绝对安全的封闭房间内，等待36小时。

②送往■■■进行治疗。

③使其连续72小时处于昏迷状态。

注：该怪谈感染者虽有一定攻击性，但并未得到物理上的加强，不建议直接击毙。】

档案纸张微微发黄，笔墨浓重，略有甜香，内容条理清晰，一看就非常成体系，其中的触发条件、污染特征也和昨天的年轻人对得上。

一触发其规则就会成为极端被害妄想症患者，这个怪谈的名字倒是与它非常相配。

这样看来，《电子阅览区计算机使用守则》中关于“幻听”和“恐怖图像”这两条就是针对【疑心生暗鬼】这个怪谈而设置的了。

说起来，这个名字也和图书馆的氛围十分相称。

按照这个命名形式，那个在自习室里敲人脑壳的不会代号是“老师的粉笔头”吧？

还有那些黑色方块……不能让他知道的会是什么信息呢？

霍靖一直看着表，等到五分钟时间一到，就利索地收回档案，依旧放在牛皮纸袋里。

等收好档案，他对陈韶说：“昨天的受害者已经被送到市医院治疗，目前精神状况良好，据他所说，你看了县志。”

陈韶眉头微微蹙起。

他倒是不觉得看县志对自己有什么影响，就是一份和怪谈规则无关的地方志而已。不过霍靖既然这么说了……

“他是因为看到县志，所以情况才恶化得那么快的吗？”陈韶装傻充愣，“那对我会不会有影响？”

霍靖微微点头：“他受到了两次惊吓，被污染得很快。”

实际上是三次，他开门的时候还被陈韶贴脸吓了一跳，只不过这个就没必要跟好心的小孩说了。

“县志本身没有危险性，但你以后看的时候最好坐到靠墙的那一排。”

所以是那个人胆子确实太小了……

也对，胆子不小的，也不至于被一张鬼图吓得窜到屋子外面去。

至于陈韶，经历过那么多恐怖场面了，看见县志的时候是只有凝重、不会有害怕的。

市务局也是依据这一点才没怀疑他。

陈韶乖乖点头受教。

第28章 温馨日常

简单地交代完昨天事情的后续，霍靖就直接离开了。他还需要坚守自己的岗位，不能出错。

陈韶还在原位置坐着。

【疑心生暗鬼】的事情是清楚了，但陈韶也不能完全避开它的规则。恐惧是人类天生就有的情感，即使丢失，也一般是病理因素。他自认胆子不小，但还不能保证一点害怕都不会有。

而且别人多疑最多拿刀捅人掐脖子什么的，他多疑……

说不定哥哥还会给他递刀。

不过，既然市医院能治疗，那应该就不算什么大事。

陈韶走出交流区，依旧到电子阅览区去，找到角落里的位置。

这次他搜的是报纸。

图书馆的电脑里果然也有刊物信息，但并没有上传电子版的，只能看到报刊信息和馆藏信息，上面显示的状态有两种：近期一年内的，都在对面的期刊阅览区；过期1年到5年的，都在过期报纸存放处。

如果从这个世界对怪谈情报的封锁情况来看，一年内的报纸估计是不会有什么有效情报，而刊物阅览区同样有着30分钟的时间限制，并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但是过期时间长的报纸同样如此——过期报纸存放处是和电子阅览区一样，曾经被市务局“封闭”起来的。

陈韶心里掂量了一下这些报纸值不值得自己冒这些风险，最后还是放弃了。

二楼的书他还没看多少，先去二楼吧。

接下来的一周，陈韶都是上午在图书馆泡着，下午回家写作业、休息，顺便简单地探索一下四周、尽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

在这期间，陈韶在路边只先后遇见过两次小怪谈事故，其余时间倒也还算得上平静。

8月3日上午，爸爸回家了。

对于这位长时间在外打工的家人，陈韶其实并不熟悉，但是想到之前被爸爸从漫画家手里救过一次，再加上【家】的规则，陈韶还是感觉有些亲近。

这时候，他第一次知道了爸爸的名字——陈久生。

这个名字是印在爸爸胸口的工牌上的，工牌的所属企业是九华市森林公园。

“爸，”陈韶没用过这个称呼，此时说出来还有点生涩，“你怎么这个点回来了？吃饭了吗？要不要去阳光房里休息休息？”

爸爸走过来拍拍陈韶的肩头，从沾染了灰尘的背包里找了找，掏出来一只瑟瑟发抖的兔子，然后就去卧室里取了浴巾、开始洗澡。

陈韶低头看着手上的小兔子，找了个鞋盒把它放进去，等到他把客厅里爸爸搞出来的灰尘清扫完毕，才小心翼翼地伸手摸了摸。

小小的，软软的，暖呼呼的，好像就是只普通的兔子。

陈韶没来由产生了一丝忧虑——这么小，这么弱，能在这个世界活多久呢？

或许小动物真的能感受到人类的善恶，虽然突兀地被人从森林里带到城市，面对的也是“巨型无毛二脚兽”，它依旧保持了相当程度的温顺，连陈韶给它洗澡的时候都是乖乖巧巧的。

陈韶把它带鞋盒放到阳光房的地毯旁边，哥哥凑过来伸手就给了兔子一个脑瓜崩，被陈韶没好气地白了一眼。爸爸不一会儿也洗完澡出来，堂而皇之地占据了阳光房的大沙发。

一时间岁月静好，陈韶也懒洋洋地不想出门，干脆就和哥哥躺在沙发上发着呆。

有了这个小插曲，陈韶上午就没再去图书馆，而是下午一点的时候才到了。

霍靖并不在图书馆的服务台内，倒是管理员依旧雷打不动地笑眯眯坐在那里。

在过去的一周内，陈韶与霍靖经常见面，这个沉默寡言的酷哥很少离开服务台，离开的时候也基本是去处理儿童阅读区那边小孩哭闹、自习室不专心的小情侣被一人赏了三下敲头这种小事。

他也就没在意霍靖的缺席，照旧和管理员点了点头后，依旧先去了三楼的电子阅览区，卡着三十分钟的时限，又往二楼的人文社科阅览区走去。

陈韶已经看到古典名著这边了，这种书看起来最容易让人忘记时间，不过据他所知，一到关门时间，霍靖就会一个区一个区地赶人，倒也不必害怕超时的问题。

17:17，陈韶放下手里那本书，他从书架中间那条小道转了个弯，突然觉得周围有些奇怪。

他有一种……被困住的窒息感。

陈韶往四周看去，却只能看见四面八方高耸的书架，书架旁边的书籍号也消失不见。

“小朋友，让一下，我拿本书。”

陈韶默默看向对方。

和他一道卷入的倒霉鬼依旧是个年轻人，岁数应该和陈韶的真实年龄差不多，梳着莫西干头，眼神里很有种未被社会毒打过的清澈的愚蠢。

这人想要的书就在这个书架最上面，拿完书之后，他就低头看起来，并没有发现四周的异常。

陈韶也就暂时把他放在一边，更认真地观察起来。

除了看不见墙边的小路以外，其他地方变化倒是不大，阳光依旧从北侧倾斜着射入图书馆内，将空气中的尘埃都照的分明，但等他去找阳光的来源时，却又难以寻到。

怪谈的那一部分告诉陈韶，阅览区的出口就在左后方不远处，但当他尝试着往左走了几步，出口却又转移到了右前方，原本背对着的书架也正面朝向他。

陈韶想起那具饥饿脱水致死的干尸。

原来如此。

本来陈韶还在疑惑他是怎么在这么一个四处通达的地方饿死的，现在看来，规则触发之后的怪谈并不讲道理，不是空间混乱了，就是他的感官认知遭到了污染。

只不过，他到底是哪里触发规则了？

难道……是待的时间有问题？

陈韶并没有着急，他看了一眼还沉浸在知识的海洋中的倒霉蛋，独自离开、走走停停地翻看各个架子上的书籍。

第29章 迷失

陈韶遇到的倒霉蛋——或者说应该叫他常明明，挑好了要借的书，就准备离开图书馆。

但是转过几个弯之后，他隐约感觉到哪里不对劲。

电子阅览区，有这么大吗？半分钟都走不出去？还有，他明明是往外走的，为什么会走到西方现代文学这里？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已经找不到墙壁、也找不到窗户，举目四望全都是书，高高的书架仿佛随时都会倾倒。

常明明心慌起来，他立刻抬起脚开始在图书馆里奔逃，但不管他怎么跑，拐着走也好、直着走也好，似乎都没办法跑到出口的位置。

第一次停下来，面前是《论东西方文字发展》。

第二次停下来，面前是《西方中古史》。

第三次停下来，是《夏国旅游指南》。

第四次，《人类：从蒙昧到文明》

第五次……

突然，他撞上了什么东西。

常明明被自己的冲击力冲得跌倒在地，往前看时却什么都看不见，只有一条空空荡荡的小路。

但是他分明感觉到支起的膝盖和小腿附近有什么东西，下一秒，一种冰冰凉凉的触感从小腿蔓延到膝盖，再到大腿、胸口、脸，像是在抚摸一块橱柜里的肉。

常明明狠狠地打了个寒颤，他也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疯了一样跳起来就跑。

等到跑得没力气了，他才气喘吁吁地靠着柱子，只感觉刚刚被触碰过的皮肤密密麻麻地发痒。

那是什么怪物……

他脑子里不禁浮现出那些水母鱿鱼之类的软绵绵的触手，简直要被自己的猜想吓疯，一时间恨不得自己没长脑子，那就不会有这么丰富的想象力，也就不会来这破图书馆看什么破书！

然而人类本能的求生欲还是让他在短暂的休息之后，继续开始无头苍蝇似的探索出口。

在又遇到一个推着他往不知道什么方向去的怪物之后，常明明在一个书架底下找到了一张被撕了一半又揉得破破烂烂的纸。

[

我还是找不到出口……出口消失了……我分不清方向……（笔迹扭曲）

管理员他们会来找我吗？爸爸妈妈他们会报警的，我会得救的，坚持……

怪物！怪物！晚上有怪物！我觉得我出不去了，但是你们要知道这里有怪物！快抓住它！杀了它！（笔迹潦草，墨水很重）

第二天过去了，没人来找我，好饿，好渴，我撕了一本书吃掉了，但还是好渴（笔迹开始虚浮）

月亮……月光又不知道从哪儿来了，我只能缩在角落里，还好书架能挡一点。如果有人看到这张纸，小心月亮，它会吃人……（笔迹很浅，很飘）

第三天了，为什么还是没人来找我？好渴，我好像快死了，肚子好疼，为什么书不能是水做的（笔迹已经完全乱了）

对不起，爸爸妈妈。我叫向晓，请告讠

]

这张纸更放大了常明明的恐惧，他不禁在想晚上到底会遇到什么怪物，是刚刚遇到的那些有触手的还有力气很大的吗？他也会和这个人一样饿死吗？

他不禁靠着书架瑟瑟发抖。

突然，常明明看见有人从小道拐过来，他眼前一亮，什么都不顾，一把扑了上去。

时间回到十多分钟前。

在过去的一周内，陈韶已经足够熟悉人文社科阅览区了，也了解这个区域里各个架子书籍的分布情况。

人文区从外到里的书籍排布分别是时政哲学、语言文字、历史地理、文学艺术。在文学艺术这个区域，从外到里又是夏国古代文学、夏国近现代文学、西方古代文学、西方现代文学等等。

他现在所处的地方正是夏国古代文学的书架。

陈韶从这个书架旁边的小道拐了一个弯，再看到的书架就是近现代文学的，再随便选一个方向，则又回到古代文学这里，继续转移位置，则到了世界地理的书架。

照这样看来，书架的排布还是按照正常的规律，出现的应该并不是什么空间转移的现象，而是陈韶的认知被怪谈污染扭曲了，这才导致他完全无法分清方向。

只要对架子的分布情况足够熟悉，通过摸索架子上的书来慢慢挪出去，还是没有问题的。

想到这里，他就更不着急出去了。

从那具尸体出现的方式可以看出来，规则触发时的图书馆和平时的图书馆似乎并不相同，正常的读者无法看到感官混乱的读者，那么说不定这里和现实有更多不同。

陈韶连拐几个弯，就在正中间的小路上撞上了一堵透明的“墙”。

“墙”面并不平滑，也不宽、不高，撞上去还相对柔软，有一定的温度，很容易能够猜到这大概率是某个普通读者的身体。

尤其是，这堵“墙”还在慢慢移动。

陈韶试探性伸手揪了揪对方的头发，发现并不能揪动，也就绕道去了别的地方。

等他又绕了几个弯，情况发生了变化。

陈韶左手边抓着的还是人文区最后一排、现实小说的架子，右手边就变成了放满了书籍的深褐色实木书架，书架的第四层躺着一本书，书页在半空中立着，又被一只无形的手掀下去。

此时陈韶眼前呈现出的是一整排漫无边际的实木书架，每个书架都高高的，顶着雾蒙蒙的天花板。从书架间的小道看过去，能发现这一排书架后面更有无数书架，每一个都摆满了书籍，看不到尽头。书架的侧面印着许多种文字，其中包括华文的“知识”。

直觉告诉陈韶，如果他走进这片书架，即使在他的规则下，他也无法寻找到出口。

他现在绝不能走进去。

有几个书架和眼前这个一样，书页无风自动，像是有无形的人在翻看。突然有一本书迅速合上，静悄悄竖起，在那本书前面，有什么东西砰地一声落在地上，一截手指蹦蹦跳跳地滚到一旁，又迅速被什么东西捡起、消失不见。

不过几秒钟的时间，实木书架中间的小道中间就蓦地传来一阵呼痛哀求的声音，继而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

陈韶觉得这声音有些耳熟。

他依旧死死地抓住铁质书架，眼睛则一眨不眨地看着那边的情况。

虽然他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空气中隐隐有了一丝香甜的血腥味道，伴随着咀嚼时的口水声和牙齿碰撞的声响。

饥饿总是容易让人失去理智。

第30章 博然医院

陈韶抓着铁质书架，没有再观察下去的意思。他扭过头去想要离开，却猛地被一股大力拽动，狠狠地跌在了地上，胯骨部分传来一阵尖锐的疼痛，后颈也传来冰冷的触感，紧接着就是利刃入肉的刺痛。

好疼……

陈韶一瞬间感觉到全身泛起熟悉的痛来，他忍不住蜷缩起身体，胃却也翻天覆地似的翻腾起来，想吐，却又只是干呕。

“好疼……”他忍不住小声念道。

我讨厌疼痛。

我讨厌……让我疼的东西。

然而把他拽到地上的人此时已经发出了比他惨烈上百倍的哀嚎，他全身上下的骨头开始发出咯吱咯吱的怪异声响，四肢本能地抽搐着，全身上的毛细血管蜘蛛网一样凸显出来。不过几秒的时间，他的鼻腔耳道就流出鲜血来，喉咙也失去了声音，只剩下“嗬嗬”的出气声。

十多秒之后，他彻底失去了声息。

陈韶伸出手去，把那把匕首从脖子上抽出，血液瞬间从动脉血管中喷涌而出，迅速染红了他的衣服。眨眼间，那道深深的伤痕却消失不见，仿佛从未出现过。

当啷一声，匕首落在了图书馆的大理石地面上。

他僵硬地坐起来，脖子微微扭动，面部就朝向旁边倒地的袭击者。

“好疼。”他喃喃自语，又隐隐有些委屈，“那你也试试吧……疼吗？”

他对着那具尸体轻声问着。

过了一阵子，陈韶才扶着木架子站起来。

现在，他已经彻底被拉进了这片充满迷雾、无边无际的木质书架群中，那具尸体就在离他不到十厘米的地方。

陈韶知道这个人是触发了他的规则而死的。

但他没有任何心理不适，即使有，也只是对于这个人的。

陈韶不喜欢这具尸体，但为了获取情报，他还是忍着厌恶感蹲下来，仔细观察并在尸体身上摸索了一遍。

这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带着啤酒瓶底厚的黑框眼镜，穿着被血污沾染了的黑色衬衫和黑色西装裤，衬衫胸前口袋里还插着一只水笔。由于触发了陈韶的规则，此时他身上全都是毛细血管破裂产生的黑色裂纹。

这还是陈韶在怪谈世界看到的第一个戴近视眼镜的人。

他居然没去市医院治疗近视？

而在摸索的过程中，陈韶也发现，这人虽然长得文文弱弱，身上的腱子肉却显示出他经常锻炼、甚至有可能受过专业训练的事实，更别说他身上还带了一把匕首、一支手枪，样样都显示出他身份非同一般。

除了水笔和武器外，这个人身上就只有一张名片和一份笔记了。

把尸体的脸踢到另一边，陈韶背靠着书架，先看了一眼那张名片。

博然医院 实习医生 赵嘉林

电话：865-593-727

博然医院？九华市的地图上有这个地方吗？

陈韶皱眉想了想，还是没有想起来有关于这个医院的信息，就暂时放在一边，打开了笔记本。

[

5月8日

总算进入了这个知识的圣殿了，特事局那帮人未免也太烦人了，为什么要把这种好地方隐藏起来呢？知识可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

5月9日

今天本来不想记笔记的，但是院长这样要求了，我还是得放下我亲爱的书籍……

正如鼹鼠说的那样，图书馆里包含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它还有很多人类尚且没能发现的宝藏……

不过，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即使我只是每个书架简单看一看，就耗费不少时间，需要的书籍或许还要好久才能找到。

5月14日

找到了！老师需要的书这里有足足十组书架的！这里简直就是天堂！

5月15日

书上提到，人类破损的灵魂可以使用另一个人类的补齐，看来神经科主任的方向并没有错误！只不过条件似乎相当苛刻，第二个人类的灵魂必须是心甘情愿的、不能够含有怨气，这样的话，主任手上的病人或许都危险了。

5月16日

怪谈也有灵魂？开什么玩笑！我有些怀疑这本书的正误。要知道，怪谈这种东西不过是概念的聚合体，就像是电脑里一串串代码组成的僵硬程序。

程序怎么可能拥有灵魂？

5月17日

该死！那个该死的老头！他居然想要来考验我的学识？我是最优秀的那一个！他只不过是占了生在圣殿里的机会而已！

5月18日

考试失败了……

开始感觉到极度饥饿，胃部在抽搐，体力迅速流失，携带的食物已经消耗完毕，仍然不能补足。

5月19日

果然是知识的圣殿，知识就是一切，知识不只是精神食粮，更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维系。

5月20日

有人袭击了我，被我杀了。这个蠢货无法把知识填充到他可怜的脑袋瓜里，只能用这种暴力手段了。不过正好，给我补充了资源。

5月28日

该死，管理员的题比上一次更难了，勉强答了一半，饥饿比上次还厉害，我怀疑是管理员将我的“能源”抽走了，我必须更多地把精力放在学习本身上。

6月8日

更换学习类别的方法果然有用，难度降下来了，能把精力转回研究上。

6月12日

研究材料又不够了，废了半天才找到一个，希望这次能顺利。

7月18日

该死，为什么题目突然又变难了？饥饿比上次更严重，我只能使用了一部分材料，或许我没有办法把研究成果和这些知识带出去了。

7月28日

研究无法维持了……我感到极度饥饿，我必须专注于狩猎……

]

陈韶越看，眉头皱的越厉害。

从表述上来看，这名博然医院的“医生”明显并非怪谈，但似乎也并没有站在人类的阵营内。非要说的话，他和他背后的博然医院仿佛超级英雄电影里的疯狂科学家反派，为了研究知识不惜绕过特事局——大概是这个世界应对怪谈的一个官方组织——前往危险的“知识圣殿”，他们口中对灵魂的研究，还有那些病人、研究材料，都让陈韶不得不认为是拿人类来做怪谈的实验。

不过怪谈有没有灵魂这件事上，陈韶倒是有不同看法。

别的怪谈陈韶不清楚，但是就陈韶自身而言，他觉得自己还是很有人类特性的，没道理他原本有灵魂、变怪谈之后就没有了。

从这点来看，对方的研究似乎也不咋地。

第31章 知识殿堂

除此之外，日记反映的关于“知识殿堂”的情报也相当多。

“知识圣殿”是个包罗一切知识的地方，里面的书籍有人类已知的、也有人类未知的。“知识圣殿”并不拒绝访客看书学习，但是每隔十天，都会有“管理员”来进行“考试”。

一旦“考试”不通过，就会被抽取“能源”，感到极度饥饿，而看书学习、获取知识就能果腹。

不过，“考试”的难度会不断增加，除非更换学习项目。但是更换学习项目这点好像也不是百分百有效，在7月18日那次考试的时候，难度就陡然升高了。

但是对方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及该如何离开“知识圣殿”，只隐约透露出能出去的意思。

陈韶也暂时感知不到这里的出口。

徐莹说过，怪谈规则的覆盖面积越广、惩罚力度越大，也就代表着怪谈越强大，就比如占据一整个小区的【幸福小区】比【甜蜜的家】强大；凡是遭遇污染的人都会被音乐再次污染的【音乐家】比只能鬼鬼祟祟装熟人的【面具人】强大；规则能置人于死地的怪谈也会比一个温柔的脑瓜崩更强。

而【知识圣殿】拥有如此广袤的图书馆，它的出口让陈韶无法感知到，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现在最好的方法，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尝试遇到这里的管理员，或许能够从管理员口中得知此地的真正规则和离开的方法。

如果运气不好一直遇不到，那就只能等十天……

十天。

陈韶心中升起一阵焦躁。

他不知道十天没回去，哥哥会担心成什么样子。

和图书馆那边类似，【知识圣殿】这里同样能够迷惑人的感官，让人无法分清楚方向，连脚下行走的方向都无法控制。因此陈韶决定还是用老法子，同时用脑子和本子记住书架上书籍的大致分布，一个个摸过去，做一张“地图”出来。

刚看过几个书架，陈韶转过弯，就看见三个人趴在一具尸体上大快朵颐，染了一头一脸的鲜血，如同草原上的鬣狗，连头发上都沾着血珠。然而这几个人连带着尸体的身上都不只是新鲜血液，在鲜血之下更有厚厚的陈旧血渍。

恐怕这不是他们第一次这样做，而那具尸体本也就是他们的同谋。

这群人现今如同惊弓之鸟，一丁点动静都能惊醒他们，更何况是陈韶这么一个大活人。三个人齐齐抬头看过去，场面比恐怖片还恐怖片。看到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小孩子，他们眼中顿时冒起凶光。

陈韶却觉得他们有些眼熟。

应该……是交流区那几个游客。

“你们，”他轻声问，“什么时候来的？有见过这里的管理员吗？”

其中两个人完全没有听他说话，而是直接扑了上来，结果在半路就步了那名实习医生的后尘。

只剩下一个勉强还有些理智的男人，看见地上肢体抽搐、七窍流血，不过十几秒就嘎了的同伴，咽了咽口水，也没敢逃跑，老老实实地回答：“我们来了有七八天了应该……具体多久，倒是不记得。”

据他所说，他们几个游客最近倒霉透顶，住的酒店频频出问题，出的钱又一时半会儿退不回来，手上闲钱不多了，就贪图图书馆的冷气，因此躲着管理员和霍靖、没被赶出图书馆。

等他们想出门的时候，不过一转眼的功夫，就跑到了这个诡异的全是书和书架的地方。

最开始的时候，四个人还能一起努努力，手拉着手防止分散，闯这个“迷宫”，但是过了两三天，他们实在是饿得不行。正在这时，他们看见有个人在啃肉骨头，本来还想问问东西哪儿来的，结果对方伸手一指……

也实在是饿得没办法，大活人不能被饿死啊，他们就把那人留下来的肉吃了，还不少，两顿，顶了两三天，不久之前他们又饿了，没忍住朝一个人下了手。再然后就是现在，他们又饿了，却怎么也遇不到人，所以……

陈韶也没打算谴责他们为活命干出来的事情，但也被远离【家】和被困的现实搞得情绪极度不佳，没心情关心对方心理状态怎么样，而是直接问：“给你们吃的人是不是带着黑框眼镜、看上去文文弱弱的、穿衬衫、衬衫上还卡着笔？”

对方愣了一下，随即连连点头：“对，就是他。”

提到赵嘉林，他的神情复杂起来，感谢有之，怨恨有之。

或许是觉得，如果不是赵嘉林引诱，他们好歹也算是正经人，怎么会到今天这一步？

但是对方的指点，也确实让他在这个鬼地方活了下来。

陈韶若有所思。

两三天前，这是赵嘉林极度饥饿、必须专注于狩猎的时间段，他怎么可能会放过眼前的猎物？

是因为他害怕被正常人围殴，不想惹事，于是一时退让；还是他另有图谋？

他没再看对方一眼，转身就准备继续去记录别的书架了，忽然，他想到什么似的，又转回来问道：“你几号进来的？”

对方正捧着东西大口吃着，被陈韶吓得一个激灵，他连忙回答：“是7月27号，我记得很清楚！”

今天是8月3号，也就是说至少要等四天。

“你呆在这里不要移动。”陈韶说，“这里的食物足够你吃很多天，四天之后或许有出去的机会。”

男人先是一愣，随即狂喜，他连连点头，幅度之大频率之高让陈韶觉得他的脑袋都会晃荡下来。

陈韶也没多说什么，转身离开了。

至于在这里学习可以充饥的事情，就没有必要告诉对方了……现在这种情况，这种消息只会让他崩溃。

第32章 斯芬克斯

“知识圣殿”里的书的确千奇百怪，不过是转了几个书架，陈韶就看到了关于灵魂的那些书籍。

或许是因为赵嘉林本就没有走远。

书架上摆着诸如《人类灵魂的起源》《灵魂的一生》《论灵肉》《怪谈的灵魂》这样的书，如果能够学习，肯定会对陈韶理解这个世界有帮助。但是考虑到或许读哪种书、就会被考哪种知识，他还是按下心动，继续往前走。

“What the hell is this place？”

陈韶停下脚步，警惕地观察四周。

“How should we go back？”

外国人？

陈韶视野内并没有其他人的存在，由于感官上的混乱，声音来源的方向也让人难以判断，不过他们之间的距离应该并不远，不然不会听得这样清楚。

不过，他在九华市可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外国人，而博然医院、特事局同样是陈韶未曾听闻的组织，这样说来，或许通往“知识圣殿”的入口并非只有九华市图书馆一个。

但是她在和谁对话？

“It&#39;s against the law for you to do this. Let me go, please.”女人的声音里明显多了些哀求

短暂的沉默过后，尖叫声骤然响起，又瞬间消失。

几分钟后，陈韶摸到了事发现场。

这是一个占据了二十多个书架的小空地，空地中央摆着一个约有三十厘米高的小石像。它有着狮子的身体和人的面容，它面前有一个同样是石头质地的小台子，台子上刻着四行标语：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知识是精神食粮。】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一周前才看过【疑心生暗鬼】的档案资料，陈韶现在对这些名言警句相当警惕，几乎是一瞬间就联想到了当下的处境。

无穷无尽的书架、令人分不清方向的感官污染、通过学习来果腹的奇异事情……

与前三句标语都对的上。

但是“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这句话，陈韶就不解其意了，难道是要吃书？但是之前图书馆的读者守则里也明明白白地说了要珍惜书籍……

除了这个小台子之外，在狮身人面像背上，还挂着一张纸。只不过由于角度和距离，陈韶并不能看清上面的文字。

“人类……不，应该叫你半人类。”狮身人面像的脸突然活过来似的，饶有兴致地看向陈韶，“你来自哪里？”

一股冲动驱使着陈韶回答这个问题，他紧紧闭上嘴，想上前几步看清那张纸上的内容，却因为没有可以用于指路的书架，结结实实在原地转了几个圈，从左到右、从右到左，终究没能前进一步。

他想了想，干脆趴到地上，用身高抵消距离，又滚了几下，把自己的脸随机滚到了狮身人面像背后附近。

这下能看清楚了。

这是一张黑色笔迹的提示，看上去像是某个人匆匆写就，字行有些歪斜、比划连得也有点多，但字迹依旧整齐漂亮。

[

1.不要回答斯芬克斯的问题，保持沉默，离开它的视线。

2.如果一定要回答，必须保证自己的答案是正确且真实的。

3.斯芬克斯了解一切，但它并不介意谜语。

4.回答之后，你必须询问斯芬克斯同样数量的问题。

5.斯芬克斯不会说谎，如果它说谎，立刻停止询问，马上离开。

6.你可以主动询问斯芬克斯一切问题，但斯芬克斯会问你更多。

7.你的问题决不能超过五个，错误不能超过一次。

8.当你回答错误后，斯芬克斯会询问你新的问题，此时你必须回答。

9.当你累积询问5个问题后，不能再与斯芬克斯见面，离开之后不要回头。

特事局 特派员 向晓

]

陈韶的目光停留在最后的署名上。

特事局，那个赵嘉林笔记中提到的、试图封闭“知识圣殿”、疑似来自官方的组织？

这篇规则写得条理清晰、言简意赅，看上去可信程度很高。

而斯芬克斯，这是古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女妖，曾经出谜题将路过悬崖的所有庇比斯城人吃掉，直到俄狄浦斯猜到谜底。

这样看来，刚刚那个女人应该就是没有正确回答问题，或者问题实在太多了，因此被斯芬克斯吞食。

照这篇规则来看，陈韶想要安全离开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从遇到斯芬克斯到现在，他可一句话都没说呢。

但是规则也说斯芬克斯一般情况下并不会说谎……

陈韶不由看向斯芬克斯，对方依旧询问着：“你来自哪里？”

陈韶从地上爬起来，一个一个书架挪过去，最终挪到自己来时的那个书架，随后他站在书架旁边说：“我来自我出生的地方。”

斯芬克斯“哇哦”了一声：“很讨巧的方法，陈韶先生，那么，现在换你提问了。”

对方知道自己的姓名。它知道多少？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并非这个世界的人？

陈韶的警惕心又升起三分，随后问：“我应该怎样离开这里？”

“连续通过三场考试，或者找到管理员、用这里没有的知识交换。”斯芬克斯很快说道，“下一个问题，你祖国的名字是什么？”

陈韶的心跳快了起来。

“夏国。”他说。

“错误。”斯芬克斯说道。

陈韶的脖子忽然被什么东西扼住了，压得他喘不过气来、眼前发晕，但是并不致命。

“下一个问题，”斯芬克斯问，“在你的祖国，普朗克常数是多少？”

“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陈韶立刻说，“这里的规则是什么？”

斯芬克斯沉默了片刻。

“这里没有规则。”

它的石制身躯上蓦地浮现出具有金属光泽的鳞片，一双翅膀也从背后撑开。

同一时间，陈韶立刻转身回到层层书架的掩护中，听到狮子的吼叫声和书架倒塌的声音，来不及寻找来时的方向，陈韶快速在书架中间穿梭，索性他运气不错，不过几分钟的时间，那些嘈杂的声音就离他远去了。

白嫖了一波出去的情报，还不错。

第33章 谬误

陈韶摸摸脖子，那股窒息的感觉尤在，程度却慢慢消退。

他心中庆幸：果然，作为“知识圣殿”的一员，它也不能够随意泄露这个地方的规则，逼它说了谎，想跑就简单了。

而且斯芬克斯也着实奸诈，它在故意引导陈韶违反它的规则——

【4.回答之后，你必须询问斯芬克斯同样数量的问题。】

向晓只说了回答之后必须询问，可没说必须回答正确了才能询问。

而且斯芬克斯也说了“现在换你提问了”，这说明问答本来就是轮换着来的，决不能让它连续问两个问题。

陈韶舒了口气，抬头看了看自己来到的书架，正对着他的就是一本《重力》。这个书架上全都是物理学中力学方面的书籍，和刚刚看到的灵魂研究之类的完全不属于同种，陈韶就知道自己距离原来的位置恐怕已经远了。

即使是在这个“图书馆”里，书籍依旧是按照类别排布的。

他只好在笔记本上另起一页，从这台书架记起，然后就准备走过小路，去旁边的书架。

头上蓦地响起一阵风声。

陈韶立刻后退，就看见一个脑袋大的苹果从天而降，狠狠地砸在他身前。那苹果立刻就裂开了，露出来的却不是白色的果肉，而是一颗货真价实的脑袋。

脑浆从裂口处飞溅出来，溅到陈韶的脸上、身上，给他原本就一团乱麻的血衣更添上一层脏乱。

陈韶皱了皱眉，他试探性往前跨了一步，又迅速收回腿，果然又一颗苹果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

看来这里不能走了。

陈韶就抓着书架，绕到了它背后。

知识圣殿大得离谱，陈韶又花了半个多小时，终于在一排书架里面看到了一个人。

如果他还能被称之为人的话。

它的脑袋比常人要大两倍之多，上面光秃秃的没有一丝毛发，也因此重得必须放置在书架的空余位置上，正偏着脑袋看书上的内容。

与之相对的，他的腰腹部分变得更短、更细，双腿更弯、更粗，让他能稳稳地立在地上；手臂则变得绵软、颀长、又细极了。

就像是一把理发店里常见的能调节高度的圆椅子。

发现有人靠近，它把当做书页支架的、章鱼触手般带有吸盘的手指收回去，露出了脸。

陈韶没忍住小小地吸了一口凉气。

它的脸上足有三分之二都被大大小小的眼睛占据，如同苍蝇的复眼，个个凸起，泛着绿油油的光。这些眼睛应当是受到主人的控制的，目光对准的都是陈韶。它们分两批眨动，让视野一直保持着明亮。

而剩下三分之一张脸，缺失了进食用的嘴巴，也缺少了用来聆听的耳朵，只剩下两个硕大的鼻孔。

看到陈韶，它突然就激动起来，左腿微微移动，脑袋却先一步从书架上落下来，重重砸在了地面上，极细短的腰腹也发出咔嚓的一声，就此折断。

陈韶走过去时，它那些眼珠子里还有着光彩，却也很快熄灭了。

在这个书架不远的路口，陈韶看到了一张新的纸条。

[

1.远离这个路口。

2.如果不能远离，请保持你的所有器官均处于使用状态，直到你看到下一张纸条。

3.请牢记，用进废退学说是错误（被划掉）正确的。

特事局 特派员 向晓

]

用进废退。

陈韶默念这个词语。

恐怕这个人正是触发了这个怪谈的规则，所以用来看书的眼睛急剧增殖、用来记忆和思考的大脑因此膨胀、不需要使用的嘴巴和消化器官迅速退化。

他想起之前遇到的人头苹果，突然明悟了那是什么——传说中砸到牛顿头顶的苹果，这也是个经典的历史谬误。

而这个谬误旁边正好是有关重力的书籍。

陈韶回到那个人死去的书架旁，它的尸体依旧静静地躺在那里，或许会成为下一个来到这里的读者的口粮。

书架上果然都是有关于生物进化的书。

难不成，在“知识圣殿”里，所有错误的知识都会变成新的怪谈吗？还是说，它们都只是一个怪谈的其中一部分？

按照向晓的说法，这种“效果”是可以被其他怪谈替换掉的。那后者的可能性就更大了一些。

不过，这个提示又是向晓留下的。

这样看来，这位特派员在“知识圣殿”里留下了不少东西。

陈韶不准备挑战自己的运气，看什么时候能遇到下一张纸条、会不会不小心忘记使用或使用太多，他抓着书架往后退，像之前一样直接绕了过去。

时间缓缓流逝，到了午夜十二点整的时候，陈韶已经从物理学区域走到生物学区域，又从生物学区域走到历史区域，遇到了不少聚精会神看书的人，也经历了不少“谬误”，但是依旧没有找到“知识圣殿”的边界在哪里。

这和图书馆的情况还不一样，图书馆只是看不到墙壁，那边没书架了还是能看到的。而这里，不管陈韶走到哪里，前后左右都还是书、书、书。

【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

真就是具象版本。

在此期间他也感受到了饥饿感——这很奇妙，自从他转化完成之后，陈韶就再没感受到饥饿，连一日三餐都只是习惯和家庭规则限制而已。

终于，他在一个书架上拿到了向晓给出的关于“知识圣殿”的规则。

令人担忧的是，这次的规则写得相当凌乱，纸张也皱皱巴巴的，有被汗浸染的发黄痕迹。

【

1.知识迷宫无边无际，没有固定出入口，通过3次考试可以离开，考试频率为十日一次。

2.选取你最擅长的类别进行考试，不要更换类别，否则难度会持续上升。

3.你只有6次机会，从第7次开始，考试难度会上升一个等级。

4.保持思考，保持学习。

5.要坚信你所学到的知识是正确的。

6.人类是食物！人类是食物！知识才是你唯一的食粮。

7.阅读时请保持专注，记住你学习知识是为了什么。

8.人类应该具有理智，如果你看到失去理智的人，立刻杀死它，不要给它接近你的机会。

】

第34章 历史

有错误。

陈韶把赵嘉林的笔记翻出来，找到6月8日的记录，上面显示的是更换学习类别后难度下降了。

规则是公开的、有可能被篡改的……

而赵嘉林的笔记是私人的，更难被注意到；而他应该没有故意书写错误信息的必要。

规则6似乎也有问题，刚进入这里时看到的场景说明人类作为食物是可以发生的，但是如果知识是唯一的食粮这条没问题，那只能说明以人为食有很大的潜在风险。

虽然陈韶也没打算和那几个人一样就是了。

从赵嘉林、斯芬克斯、向晓给出的信息来看，十天一轮的考试应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问题在于，学校的开学时间就是8月31号，如果按照这个频率，他即使能通过这个方法离开，出去的时候也是9月3号了。

现实里学生不能按时到校，最多是报警请家长。但是怪谈里？

陈韶不敢赌会有什么后果，所以最好还是能走和管理员交换规则这条路，越快越好。

但是此时已经三点多了，陈韶已经发觉腹中发出哀鸣。

他需要食物。

在找到管理员之前，还是先填饱肚子为要。

“食物”种类的选取并不算困难，既然不打算考试出去，又能够中途更换类别，陈韶也就继续之前在图书馆里的行动，走走停停地，撞到历史那一部分去了。

八点钟，他合上《夏国怪谈史》，大概知晓了这个世界的情况。

早在两百多年前，这个世界的夏国就已经出现了怪谈的踪迹。有考证的第一个怪谈出现在战乱年代，当时的外国战地记者声称入侵者的军队遭遇了幽灵的袭击，导致上万刽子手悄无声息地死在睡梦中。死者虽然是梦中死亡，但是全身上下无不血肉淋漓，似被千刀万剐， 表情也是超越常人想象的狰狞痛苦。

那一时期，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怪事频发，自己把自己吊死的、自己把自己的脸按进水盆里溺死的、跳楼而亡的，不胜枚举。但是由于战争时期死亡率本就极高、人们在惊恐之时又往往会产生幻觉和不切实际的联想，这些怪事并不被人类放在眼里，只被当作一种以讹传讹的民间故事，又或是用于遮掩军事行动的借口。只有一部分野心家注意到了，但也只是将其视为一种可以利用的工具、试图用于战争，只不过后来彻底失败。

到了夏国建国后，或许是由于社会相对安定，也可能是因为当时通讯条件不发达、很多事情都只是局限于一隅之地，有记录的怪事频率也降低了，而这些发生怪事的地方，大概率也存在骇人听闻的刑事案件，因此被当时的人们认为是恶灵作祟，属于“鬼怪复仇”的现象。

直到新世纪到来，各种科技飞速发展，人口急剧增多，能够留存的怪事证据和发生的次数也越来越多，怪谈的存在才终于得到人类的重视，纷纷对其加以调查、限制。

然而这却是为时已晚。

正和现实世界中华国一样，夏国人也惊恐地发现任何武器对怪谈本体基本都没有效果，它们并非单纯的“死者复仇”灵异故事，而是更加难以名状的奇异现象，在当下的物理上是完全不死的，糯米桃木剑圣水十字架都全无用处。

并且它们中的一部分的污染能够链条式传播，这也加剧了应对的困难。

多年的探索过后，人类终于发现这些怪谈全都存在不同的刻板行为。通过对这些刻板行为的研究、预防，就能够降低面对怪谈时的死亡概率。由此，特殊事务管理局的核心职责就由记录搜救转为了制定规则。

陈韶在公共场所看到的所有规则，基本都是由特事局的人制定的。

2015年年末，人类在和平洋亚纳海沟底部探索到了一头不可名状的巨大怪兽，在付出三千七百九十五人的生命作为代价之后，终于了解到它诞生于人类对深海的种种幻想和恐惧，并且能够通过梦境污染人类。而随着它污染的人越来越多、吸收的恐惧也越来越多，这头深海巨兽似乎也有着苏醒的迹象。

而在2016年年初，元旦刚过的时候，几乎全部人类都遗忘了怪谈存在着的现实，同时也遗忘了对于怪谈的恐惧。他们会对生活中所有违背常理的现象视而不见，直到无疾而终，或被卷入怪谈而死。

与此同时，市面上所有书籍都被召回修改，网络上有关怪谈的事情也被删除得一干二净，最大限度地保证了恐惧不会继续蔓延。

这本书里还提及了2014年夏国特事局公布的一份研究报告。

[

调查研究显示，怪谈的诞生都能够在现实中找到依据。当一个概念满足以下条件：

①具有足够浓烈偏执的情感；

②有一定的传播度，为人知晓；

③包含相对完整的逻辑线；

④拥有至少一个相关的故事

中的任意两个，即有诞生怪谈的可能性。

因此，我们提出以下两个要求：

①严格管控信息传播，禁止任何形式的灵异、悬疑、鬼怪故事的创作和传播；

②通过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的政策，控制人类的情绪波动。

值得注意的是，以凶案为基础诞生的怪谈中，死者并非变成了怪谈，仅仅是作为怪谈的原型。因此请大家不要抱有任何侥幸心理。怪谈绝非原本的死者归来，务必远离死者产生的怪谈！

]

怪谈世界夏国和现实世界华国的遭遇并不完全相同。

起码陈韶很清楚，现实世界的怪谈全都是突然出现的。在怪谈出现的第一年，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对历史上的鬼怪故事做过溯源调查，结果都证明了这些全都是以讹传讹的无稽之谈。

而现在现实世界的怪谈们，在现实里也并不是全都能找到非常接近的原型故事，否则信息早就曝出来了。

第35章 失踪

华国和夏国还有一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夏国的这些怪谈正常情况下还都是有理智在的，能够思考、拥有一定情感，只有在规则被触发时才会疯狂；而华国的怪谈压根没研究出有什么刻板行为，突出一个随机，也没什么理智，见人就杀的多的是。

打也打不过，躲也躲不开，对面还在不停增殖，也正因如此才会出现和规则怪谈的赌约。

实在是没办法。

这样看来，夏国居然还是比华国幸运很多的。

陈韶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他只能把这些东西认真记好，看等下一局的时候能不能转告现实里的智囊团，让他们加以分析，或许能对现实的情况有所帮助。

看完这本书，陈韶的饥饿感已经消退了很多，与之相对应的，困倦倒是升了上来。他现在还是伪装人类的状态，无法抵抗渴望睡眠的本能。

考虑到根据规则，在书架中间的时候，危险只来源于可能经过的其他被困者，陈韶就坐到地面，靠着书架，很快陷入沉睡。

在陈韶陷入梦境时，哥哥陈昭来到了九华市图书馆门口。

霍靖刚刚推上卷帘门，看到陈昭，脸色微微一变。

他去市务局报告陈韶的事情时，看到了陈韶的档案，当然也就包括了749【孤独之人】的怪谈现今的人类拟态。

它的规则已经被陈韶满足，为什么会独自出现在这里？

难道是……

想到这个可能，霍靖立刻坐不住了，他快步走到服务台边，向市务局报告情况：“749现在在图书馆门口，我怀疑749-1昨天进入了237-0内部。我随时可能牺牲，尽快派人接替。”

说完这一句，他就挂掉电话，大跨步越过走进图书馆的人们，挡在了哥哥面前。

“请问您有什么事吗？”霍靖问。

哥哥歪了歪脑袋：“我弟弟失踪了，你有看到他吗？”

霍靖能清晰地感知到它身上散发的寒意，他冷得几乎在这炎炎夏日里发抖，连唾液都在口中凝成了薄冰。

滴答。

滴答。

耳边有水滴落下的声音，轻灵空旷，从霍靖耳朵里钻进去，在头骨中间回荡。

市务局曾经利用过749的特性。

他们专门派遣了一名特派员接近渴望陪伴的749，妄图通过749的保护来让特派员获得更多的怪谈情报。

起先这个计划确实是有效的，只要特派员表现得足够亲近，749不会介意她做了什么，市务局因此获得了很多人类难以获得的情报。

但是随着一次危险的探索行动，特派员死于其他怪谈之手，749的规则被触发，当天参与该计划的所有市务局成员都被溺死在了浴缸里。

也正是在那一次，749离开了市务局，直到几周前才重新出现。

现在，新的749-1失踪了，而749想进入图书馆。

它或许会屠杀相关的所有人类。

而图书馆……它并不会保护读者。

霍靖的嘴唇因为寒冷已经发紫，不受控制地哆嗦着，表皮裂开，流出殷红的血液，而这血液也迅速变成了一层薄冰，将上下嘴唇黏合在了一起。他尝试张开嘴，嘴唇上的皮肤就迅速被撕扯脱落，一部分血液倒流回口腔，激起一阵腥甜。

只有他一个人来阻拦749……

不可能成功的……

读者们都是不知情的普通人，他们无法给予任何帮助……

他们什么都不知道。

不，不对，749的规则触发点在于749-1的彻底离开，只是失踪的话，还没到绝地，或许能够说服。

“我们或许有办法找到您弟弟。”霍靖说，“如果他是从这里失踪的，那这里就不能遭到损毁，不然出口就会消失了。”

他说的话半真半假，图书馆确实是知识迷宫在现实世界的出入口，但是迄今为止没有人能够从知识迷宫把其他人带出来，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自己一个人而已。

哥哥凝视着他半晌，久到霍靖几乎被冻成了一具冰雕、市务局的人紧急赶到图书馆门口，它才微微点头，似乎打消了大开杀戒的念头。

市务员从背包里取出蜂蜜柠檬水，小心翼翼地把瓶口抵上霍靖的嘴唇，一点点沁润。霍靖感受到微暖的液体从食道自然流淌而下，周身的寒冷慢慢消退，脑子里乱七八糟的负面想法也稍稍减退。

看见他缓过来了，那位市务员面沉似水：“237的内容量越来越大了，上一次进入知识迷宫的向晓还没能出来，新的749-1是个未成年人，他大概率也出不来了。”

霍靖小幅度摇了摇头，示意对方别乱说话，但他心里也未尝不是这样想的。

“我们可以让749进去。”他说，“或者，我和他一起。”

知识迷宫内部，陈韶睡了九个多小时，终于在下午五点多的时候苏醒过来。

他离开了这个书架，继续寻找临近考试节点的人类。

当陈韶走过一个路口时，意识突然一阵昏沉，清醒之时却发现自己站在了一个陌生的街道上。

街道上的建筑明显不是国内风格，左边一排黄褐色的三层小楼，右侧是一座罗马式建筑风格的白色高塔。

塔顶有一个白发白胡子的老人，手上拿着一团模糊的东西。

是比萨斜塔。

陈韶立刻反应过来自己是触发了其中一个谬误的规则，而关于比萨斜塔最广为人知的谬误就是伽利略自由落体实验的故事。

要坚信用进废退学说是错误的——要坚信这个故事并不存在。

不能让这个实验完成！

陈韶立刻冲进高塔，沿着楼梯向上一路狂奔，然而时间似乎已经来不及了，当他冲到“伽利略”的身后时，它两只手上的一大一小两只脑袋正好被抛下，而即便是匆匆一瞥，陈韶也能从中看出自己模样的影子。

实验……需要人来做。

很清楚面前这个绝不是人类，陈韶丝毫没有手软，在看到“铁球”被抛下的时候，就直接伸手将它推下了斜塔。

跌落塔顶的它并没有呈现出什么惊恐的神色，而是露出感兴趣的神色，紧紧盯着气喘吁吁的陈韶，苍老的眼睛里竟然显现出几分纯真。

它们一同坠落到地面上，却不见有碎裂，而是自然而然地融进了泥土里。

钟楼里传来脚步声，陈韶按住自己火烧一般疼痛的肺部，低头看去。

那个老人托着两个铁球，又走上来看。

那张和陈韶相同的面孔冲着他微笑。

第36章 实验完成

向晓留下的规则中提到，不能相信谬误是正确的。一旦比萨斜塔实验在陈韶面前实打实地发生一次，这条规则对他来说就形成了悖论——它是谬误，但它的确在陈韶眼前发生了，决不能说没发生过。这样一来，“它”就会趁虚而入，恐怕他的认知瞬间就会被【谬误】污染。

如果刚刚陈韶坐视实验完成，或许随着“铁球”掉落，他的脑袋也会随之碎裂。

现在陈韶还能好端端站在这里，说明物理消灭“伽利略”的化身是可行的。但这样也只不过治标不治本，“伽利略”会重启实验。

楼下，“伽利略”依旧不徐不疾地往上面走着，速度很符合一个老年人的形象。它手上的两个脑袋却不时做出各种稀奇古怪的举动，时而狰狞大笑，时而呜呜哭泣，低沉的哭声和尖锐的笑声相互交织，在空荡荡的塔里回荡着。

陈韶看着它慢慢走上来，等它走上最高层，便一把夺过其中一个脑袋，直接从楼梯上扔了下去。

那个脑袋依旧嘻嘻哈哈地笑着，从楼顶滚到楼底，伴随着咕噜噜的声音，越来越远。

等到这声音彻底消弭，“伽利略”就又在他眼前消失了。

不过五秒钟，脚步声再次响起。

这次陈韶选择把两个球一左一右地分别扔进楼梯、扔出塔外。

脚步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陈韶皱了皱眉。

或许，是实验一旦开始，就不会结束；不能够中止，只能够提前阻止。

陈韶这次往下走去，路过“伽利略”的时候伸手拿了一个脑袋，走到楼底、轻轻抛下，自己也站到了塔楼出入口的交界处。

四秒钟后，陈韶面前的空气一阵扭曲，“伽利略”和“铁球”再度出现了。

陈韶现在虽然是十三岁的身体，但力气并不见得比老人小，他伸手按住“伽利略”的胸膛，用力把它推出了塔楼的范围。

它们和之前一样消失了。

陈韶立刻回头看上次它们出现的地方，发现老人已经托着铁球，继续不急不缓地往上走。

他连忙向上跑，不顾胸膛火烧一样愈演愈烈的痛感，夺过脑袋，重重地往斜塔墙壁上一磕。

但是头骨确实是人体最坚硬的骨头，磕了几下并不能让它碎裂。

陈韶皱皱眉头，立刻拿脑袋砸了小指一下，伴随着尖锐的疼痛，再砸的时候头骨就很快碎裂开来。

可惜仍旧是无用功。

思路出问题了吗？

他一边往上走，一边注意着拦截“伽利略”，给自己留出了一些思考时间。

在真实的历史上，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扔铁球证实自由落体运动的故事无疑是不存在的，眼睁睁看着它发生，无疑会使得自己认知错乱。

在这个故事里，主体有三个：做实验的伽利略，用于实验的铁球，看实验的围观人群。

到目前为止，前两个自己都尝试阻止了，同时阻止和单独阻止都有，全都不生效。这是否意味着要对围观的人下手？

然而，在之前，陈韶就已经意识到，这个地方除了前两者外，就只有自己存在了。要让围观的人消失，就只能让自己消失……

但是问题又来了，人类可以自杀成功，怪谈可以吗？

现在可是连刀子插到脖子里面，他都不会死的。

陈韶在思考的同时，又往下扔了3次“铁球”。

忽然，“伽利略”又一次走上楼顶时，对陈韶开了口：“请你到下面看看实验是否成功吧。”

陈韶猛地一怔，眼神变得茫然起来，他的视线转向“伽利略”微笑的脸颊，随后恭敬地低下头：“好的，老师。”

“伽利略”点点头，托着“铁球”往栏杆边上走。陈韶听话地准备下楼，和它擦肩而过，目光对上其中一只大笑的脑袋。

他停下脚步，右手不假思索地抓住“伽利略”的胳膊。

‘我可以是观看实验的人，可以是帮助做实验的人，可以是用来做实验的铁球……当然也可以是做实验的人。’

陈韶把两个“铁球”都抢到手里，随后便冲着外面大喊：“我是陈韶，我要做自由落体实验，来证明重物落地的速度和重量没有关系！”

原本一片宁静的楼下突兀地出现了嘈杂的讨论声。人群熙熙攘攘，间或传来几声讥讽，却是模模糊糊的，并不能看清是谁。

“伽利略”的身形在人群中凝实。

陈韶心下一松，他两只手同时往下翻，两只脑袋在脱离他双手的同时也变成了真正的铁球。伴随着砰的落地声，人群蓦地发出一阵惊呼。

眼前的场景模糊起来，不过片刻，熟悉的书架就又出现在陈韶面前。

陈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他最后的思路很简单——既然实验无法阻止，那就换人来做。只要不是“伽利略”，谁来做这个实验都不会是“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

兵行险着，但有效。

不过自尽来使得实验缺失能够证明的人，应该也是一种方法。

陈韶还记得自己最初出现的位置，那个地方正好就是“伽利略”做实验的绝佳观看点，不然也不会一抬头就看见它的存在。

最后“伽利略”也说了，要让自己的学生下去看看实验是否成功。

想到这里，陈韶取出笔记本，从上面撕了一页，写上：

【

1.不要通过这个路口。

2.如果你必须通过这个路口，请牢记伽利略的比萨斜塔实验并不存在，你必须阻止它。

3.你可以尝试取代伽利略的身份，让它变成你的比萨斜塔实验。

4.如果你无法完成第三条，可以尝试自杀。

5.不要让实验维持太久，牢记你的身份，坚信你学习过的知识，不要怀疑。

】

随后他将纸条复制了三份，连带最开始那一份，分别放在了这个路口旁边的四个书架上，这才离开。

在陈韶离开后，那四张纸条上的【并不】两个字，突然扭曲起来，最终变成了一团墨，再也无法看清。

第37章 寻觅

同一时间，九华市图书馆二层人文社科阅览区，迷宫边界。

霍靖和陈昭一人一怪谈一同来到了这里。

也不知道是陈昭倒霉还是霍靖倒霉，在图书馆的规则中，只要留下的时间超过三小时，就有触发规则、进入知识迷宫的可能，然而一人一怪谈在阅览区里足足看了八九个小时，才终于触发了规则。

相比于陈韶来说，哥哥是真正的怪谈，它对污染的抗性要强得多，并没有被这种程度的方向错乱感迷惑，直接就走到了迷宫的边界。

它跨过那道无形的分界线，走进木质书架群中，表情微微一僵，目光投向了不远处的一大滩鲜血，以及鲜血旁边的那具男性尸体。

霍靖当然也看到了这个场景，他立刻就感觉到周围温度的下降，不假思索地说：“应该不是陈韶的血，这个出血量普通人是不可能活下来的。”

而且即使是作为口粮，那具成年男性尸体怎么看也比小孩子分量大得多。

哥哥没有说话，那些鲜血却突然蠕动起来，它们流淌到男尸的周围，就像无数观众曾经看到过得那样，将这具尸体吞噬得一干二净了。

周围的寒气更重了些。

霍靖看向749，对方原本维持良好的拟人形态已经变成了一副湿溻溻的溺尸模样，代表着【割腕】具象的手腕伤痕也滴滴答答地淌着血。

他马上喝了一口蜂蜜柚子茶。

749就好像知道陈韶的行进路线一样，顺着陈韶的轨迹拐进了那个死了三个人的地方。

唯一活下来的游客正在三具残缺的尸首中间浅眠。

“你有看到我弟弟吗？”哥哥问，“他穿着蓝色的衣服，矮矮的，很可爱。”

游客立刻想到了之前那个说或许有出去机会的男孩，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是……见过。”他老老实实回答，“老徐和老王想……被他干掉了，然后他告诉我过几天就能出去。”

霍靖正观察着这里的情况。

从其中一具最为残破的尸体的情况来看，必定是发生了档案中记载的人相食的情况。而另外两具尸体，表情狰狞，四肢不正常地扭曲，七窍流血，显然是遭遇了某种怪谈的袭击。

和刚刚被749吞噬的那具男尸一样。

听到游客的话，他难以置信地抬起头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两个人，是被那个小孩子杀的？

有关于陈韶的资料迅速在霍靖脑子里过了一遍。

没有身份、来历不明的小孩，第一次出现是怪谈749带他来办理身份证明，曾经主动救助过幸福小区一部分受害群众、帮助过希望医院的医护人员、还当着他的面救过一个受害者，是梁容亲自认证的人类。

除了探索欲和好奇心实在太重、智商很高，其他方面完完全全就是一个三观正常的小孩子而已。

怎么可能？

但是同时他也想到了平时未曾注意到的那些疑点。

作为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控制欲强大的749会愿意让他一个人出门，本身就是一种不同寻常的体现。只可惜他们被陈韶过于优秀的经历蒙蔽了，没能想到这一茬。

但是749之前的目标明明都是普通人类……

所以他跟着一个怪谈来另一个怪谈的领域里去救它的怪谈弟弟？

这什么冷笑话？

不过作为市务局能被派遣看守知识迷宫出入口的优秀特派员，霍靖还是很快调整好自己的心理——

对方或许不是人类，但是确实会帮人类；亲人类的怪谈从很大层面上来说用处比人类本身更大，那这样做至少不会是吃力不讨好。

\*\*\*\*\*\*

夜晚八点十九分的时候，陈韶终于遇到了一个存在理智的活人。

那是个约有四十多岁的中年女性，戴着一副金丝眼镜，一头半长不短的黑发一丝不苟地绑在脑后，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只还在运作的机械表，右手则是一只银色的细镯子。

她明显经历了不少意外，米白色的毛衣和黑色涤纶长裤上都沾染了血污，左臂上明显有一道刀痕，在附近的布料上留下厚重的血渍。

但是值得重视的并非这些污渍，而是衣服的类别——

当下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大街上基本都是短衣短裤短裙，穿毛衣的不是进来的季节不对，就是进来的地方距离九华市很远。

看书的人听到陈韶走近，立刻把手上的书合上放好，而后回头看过来、摆出了防备的姿势。等她看到陈韶遍布全身的血渍时，神色就更戒备了，全然没有普通人看到小孩子时或放松或轻视的反应。。

“你好。”陈韶站在距离她两个书架的距离，并不靠近，“请问你的下一次考试时间在什么时候？”

对方略微迟疑一下，估量了一下体型和距离，才微微点头回答：“在下一次醒来的时候。你问这些干什么？”

陈韶舒了一口气。

“我想尽快见到管理员……阿姨，你不想快点出去吗？”

对方却是怔愣一瞬间，眉头也紧紧蹙起：“出去？去哪儿？这个地方没有出口的。”

她不是从外面来的？

陈韶说：“有人告诉我，通过三次考试就可以离开这里，所以我才到处找管理员……你不知道吗？”

女人扶着书架的手微微一动，上半身不自觉地前倾。

“我不知道……我应该已经通过五次考试了，但我还在这里。”

她问：“外面是什么样的？你见过吗？”

“你一直在这里？”陈韶心中一沉。

女人回答：“对，我一直都在，从有记忆开始……你是从外面来的吗？”

陈韶的眼神在女人的衣着上扫了一遍，他想到女人刚刚那句“在下一次醒来的时候”，突然想到一种可能。

“你的记忆有多久？”

女人想了一阵子，才回道：“大概是睡了五十多次？我不太清楚。”

陈韶看向女人的手表。

“你知道你左手手腕上戴的是什么吗？”

女人顺着他的话看过去：“装饰品？”

“那你几岁？”

“岁？那是什么？”

陈韶沉默地看着她。

第38章 精神食粮

“那你还记得自己叫什么名字吗？”

回答他的只有女人茫然的眼神。

陈韶没再说话，而是立刻开始回想自己的过去。

福利院、小学、初中、高中、大学……

世界上第一个怪谈是什么来着？

陈韶还记得第一个怪谈上新闻的时间，那是2016年的暑假，和现在一样炎热的时候。但他已经想不起那条新闻的内容是什么，只模模糊糊地想起有一张满街都是断肢残臂的黑白照片。

死亡人数是173人。

现在想到这条新闻，陈韶仍能够感受到当时胃里翻腾的恶心和物伤其类的悲痛。

他甚至还记得暑假工的同事的一名远亲就死在那里。

唯独怪谈是什么模样、是如何杀死那些人的、当地政府又是如何处理……

他无论如何也回想不起来。

就好像他的记忆数据里突然被删除了一部分，只留下一大片空余，空荡荡地搁在那里。

陈韶顿时神色一凛。

【知识是精神食粮。】

【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

这两句话他理解错了！

前一句并不是针对人类“食物”的规则，后一句才是。

人类通过看书来充饥，而人类脑中的知识，那是迷宫的食粮。

人类从迷宫里汲取知识的同时，迷宫也在从人类的记忆里获得新的知识，而这种“获取”并非复制，而是像把知识从一个仓库搬运到另一个仓库里面，原本的仓库就会渐渐地空了。

向晓留下的规则中那一句【人类是食物！人类是食物！知识才是你唯一的食粮】，恐怕是在癫狂中将对人的告诫变为了对迷宫中“它”的控诉。

陈韶额头渐渐冒出冷汗来。

他的记忆里面可全都是现实世界的信息。

假如这种“食粮”并不是以单纯的“能量”形式给予迷宫补充，而是作为真真切切的知识，那么刚刚从他脑子里消失的怪谈情报就足够将现实世界暴露出来了……

陈韶仿佛能看到斯芬克斯朝着他露出讥讽的笑。

他闭上眼睛，定了定神，随即对着安静凝视着他的女人笑笑。

事已至此，懊悔无用，只能多多探索，见招拆招了。

“这个是手表。”陈韶举起左手，“用来记录时间的，主要功能不是用来装饰。最短的针转一圈就是半天。”

陈韶的本意是和对方拉进一点关系，来获取更多情报，然而女人只是一脸茫然地问：“这个是什么？”

陈韶顿了顿。

“是手表。”

“是什么？”

“……你听不到后面那两个字吗？”

女人点点头又摇摇头：“能，但是我想不起来。”

所以迷宫是直接剥夺了那些知识，留下的空白也会导致被拿走知识的人无法再次学习。

那这里就更不能多待了，走得越快越好，否则时间一长，就会像眼前的女人一样……什么都不记得，什么都不能重新学。

不，下场只会比这位失忆了还能连续合格五次的大佬更惨。

想到这里，陈韶连忙翻开笔记本，把进入知识迷宫以来获得的情报简明扼要地记下，确保自己即使忘记也能带情报出去。连现实世界和怪谈赌约的事情也用一个个词语做了提示。

至于那五次合格却依然没能出去的事情，如果斯芬克斯没有撒谎，向晓的留言也没有问题，那可能就是需要主动提出来？

陈韶闭了闭眼。

先等等吧，他对自己说，等明天见到管理员，就能弄清楚了。

和女人短暂地聊了一会儿之后，感知到腹中熟悉的饥饿感，陈韶信手抄起一本书，依旧是靠着书架站立着阅读。

知识迷宫内一片寂静，只有陈韶和那个女人的呼吸心跳声和翻动书页的声音。偶尔能听到或远或近的脚步声，和衣服布料摩擦的淅淅索索的声音，又或者夹杂着急切的喘息声或者声嘶力竭的喊叫。

只不过这些人都没有能走到陈韶所在的位置，就又远去了。

时间一点点过去。

陈韶右侧，距离七八个书架的地方，忽然走出来一个人。

相比起被【用进废退学说】污染的那位可怜人，这个人外表上倒是相当正常，没有任何非人的特征，衣裳和头发倒是相当凌乱。

然而当陈韶看向他的时候，他也看到了陈韶，那双黑沉沉的眸子忽而亮了起来，大跨步便向陈韶冲了过来。

没错，冲了过来，在这种人类的方向感被混淆、根本无法确定自己下一步行走方向的地方，完全控制住自己的移动方向，笔直地朝着陈韶冲了过来。

陈韶没有逃跑。

如果对方的感知没有出问题，那么在追击战上，不扶着书架走路就有可能原地转圈圈的陈韶没有任何逃离的可能，说不定还会制作出一张自投罗网的世界名画。

不远处的女人已经合上书，一脸戒备地看过来。

【8.人类应该具有理智，如果你看到失去理智的人，立刻杀死它，不要给它接近你的机会。】

直接给对方施加【痛苦】是最好的选择，但是女人是有出去的机会的，如果对方看到这种诡异的场景，自己现在的身份就会暴露。

若非必要，陈韶并不想做杀人灭口的事情。

他当机立断，掏出裤子口袋里的手枪，扣动扳机。

上次摸到枪还是军训的时候，陈韶大致还记得开枪的要诀，虽然第一枪不出意料地空了，但是第二枪第三枪都命中了对方。尤其是第三枪，直接贯穿了脖颈。

对方倒在了距离陈韶三米的地方。

“你有枪？”

女人问。

她还记得这方面的东西。

“路上捡的，”陈韶轻描淡写地说，“你应该知道这里死的人比较多。”

女人忌惮地看了一眼那支枪，但并没有说什么。

反而是陈韶问：“你见过这种人吗？”

“见过。”她答道，“曾经有一个和我一起的人，被它们接触到之后，也变得和它们一样了。”

虽然是在说同伴的经历，但她的表情和语气都是淡淡的，没有伤心，也缺乏恐惧。

“节哀。你不害怕吗？有一天你可能和你的同伴一样。”

女人理所当然地说：“人总是要死的，而害怕并不能让我远离危险，所以没有必要。”

这言辞理智到近乎冷血了。

陈韶不清楚这是对方的本性还是受到了迷宫的影响什么的，只模模糊糊地觉得这种全是理智而缺乏感性的表现正好与刚刚的人相反，或许都不是什么好的迹象。

第39章 相逢

谈话就此结束，女人见他没了继续说话的兴致，就又从书架上掏出那本书，重新找到自己正在看的那一页。

陈韶忽然感觉到哪里不对。

女人两次和自己对话的时候，都是把书合拢、放回书架上，等到说完才又抽出来继续阅读。这明显是相当不方便的，在日常生活中，一边捧着书一边聊天的情况才是常态。

【阅读时请保持专注。】

耳边似乎传来了女子的娇笑。

陈韶立刻将那本书合拢，塞回书架原本的位置，然而背后已经有一个温热的躯体靠了上来，一缕青丝顺着脸颊滑落。

“公子。”那女音柔柔地唤道，“为何不继续读呢？”

陈韶依旧保持沉默。

一只带着金钏的纤细手腕从身后探出来，削葱般的手指按上陈韶刚刚读的那本书的书脊，轻巧地取了下来，双手捧着递到陈韶面前。

“公子，读书可是大事，读好了书，才有官爵利禄，还请快些读罢。”

而在陈韶眼中，女人细腻的肌肤上明明就盘绕着细细小小的字迹，每一寸纹路都透着股非人的洁白，笼罩着他的书墨香气比它发间的幽香气息更浓。

那本陈韶看了一小半的书，上面的字眼似乎也活了过来，正在泛黄的纸张上欢快地演出一场金榜题名、洞房花烛的戏剧。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居不用架高楼，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

这是宋真宗的励学篇，放在督促人认真读书这件事上，倒也算相得益彰。

陈韶伸手接过那本书，却并不去看，而是重新放回到书架上，随后便闭上眼睛。

从始至终都是一声不吭。

阅读时请保持专注，如果不能保持专注，那就不要阅读。

女音又说了几句，在他周围徘徊良久，见陈韶不上钩，这才恋恋不舍地消失了。

陈韶这才睁开眼，重新选了一本书来读。

向晓的提示中说【阅读时请保持专注，记住你学习知识是为了什么】，说明如果真的按照【颜如玉】的话去读的话，就有可能被扯进千钟粟、黄金屋的污染中。

而遗忘了自己的初心，或许就是遗忘了自己。

不远处的女人依旧认真地看着手里的书，并不因为陈韶遭遇的情况而有任何动容。

他们在这里静悄悄地站了十多分钟，陈韶忽然抬起头来，看向右边的拐角。

“哥？”

哥哥大步走过来，完全没受到方向感错乱影响似的，右手抚上陈韶的后颈。

“你不听话。”哥哥说，“为什么不一直待在家里呢？”

陈韶不自在地扯了扯血衣，闻言立刻说道：“这次我回去就不出门了。”直到下一次任务到来。

哥哥脸上这才显露出笑意来。

“乖孩子。”他说。

不得不说，家人的到来真的让陈韶感觉安心了许多，虽然理智告诉陈韶，哥哥也得遵守知识迷宫的规则，老老实实考过三次或者交出知识，才能和他一起出去。

也不知道自己准备的那些东西够不够两个人的分量……

还有霍靖。

陈韶的视线转向紧跟着哥哥而来的霍靖，心脏沉甸甸地坠了下去

对方神色虽说紧绷，但看到自己时还是挤出来一丝安抚的笑容，似乎并没有看到自己上半身的血渍，也没有看见不远处那个中了两枪的尸体。

“霍叔叔，”他问，“你怎么也来了？”

霍靖依旧是言简意赅的酷哥样子：“你哥哥找你。”

陈韶盯着他的眼睛看了一会儿，忽然问：“哥，你怎么找到我的？”

哥哥亲昵地捏了捏他的脸颊：“我能感受到……那个叫赵嘉林的想杀你，对不对？我已经把他吃掉了，他回不去的。”

所以他们确实经过了自己走过的路线，看到了赵嘉林的死亡情况。那么从霍靖的表现来看，他一定是知道了。

至于那个“回不去”……死了还有回去的可能吗？

陈韶暗自将这个信息记到心里，准备回家再做询问。

随即他又看向霍靖，问：“所以……霍叔叔，你知道了对吗？”

霍靖沉默片刻：“我们对亲人类的怪谈很友好的。”

陈韶只是微笑：“比对人类还友好吗？”

霍靖又是一阵沉默。

“有时候，人类也只是消耗品。”

陈韶知道霍靖说的是什么。

之前那本《夏国怪谈史》提到过，为了遏制部分怪谈的扩散，这里的官方曾经将一部分死刑犯作为炮灰填充过缺口。而看市医院和市务局的情况，他们中的很多人显然也是为了抵挡怪谈可以付出生命的。

从利益上来说，亲人类的怪谈比人类个体更有用。

但是问题在于，陈韶的秘密不止这一个。

一旦自己的身份泄露出去，更严重些，一旦他是由人类转为怪谈的消息泄露出去，人类方面的态度就会由“保护”转为“合作”“利用”“防备”乃至于“研究”了。

如果只是这样那还好说，怕就怕在所有人的目光下，天选者的身份被暴露出来——虽然每次任务结束后，规则怪谈都会自动合理化天选者的存在，但这里的人类也不是吃素的，只要盯得紧，早晚能发现破绽。

到时候如果他们还想在这个世界完成任务，就一定会受到市务局的钳制。虽然现在市务局看起来还不错，但是他们要保护的是这个世界的人，而不是另一个世界的……

一个世界的利益，难道要赌这个世界人类的良心吗？

他不能冒这个风险。

所以……霍靖绝不能把这个消息带出去。

陈韶微微垂眸，感觉到自己的呼吸略有些颤抖，他没再针对这个话题说什么，只是示意霍靖看向左侧再次放下书的女人。

“她说自己的考试时间就是明天了，管理员之后就会来。霍叔叔，你是市图书馆的管理员助理，应该知道这里的情况吧？”

霍靖点点头，他稍微组织了一下语言，说：“累积考试成功三次或者交出知识就能离开，交出的知识会永久失去。不过能够通过‘新知识’的标准很高。”

“至于这位女士……她是明川大学的闫怡君教授，已经失踪三个多月了。”

他看向闫怡君的眼神带着惋惜，显然也了解“精神食粮”的真实含义。

第40章 交换

或许是为了拉近和陈韶的关系，让他相信市务局是友好的，霍靖现在可以说是知无不言。

据他所说，明川大学是整个明川省最为出名、也最优秀的文科类大学，大拿不计其数，年仅四十三岁的闫怡君教授更是其中的佼佼者。

特事局曾经想要吸纳闫怡君教授，但是由于对方的学术观念一向比较偏执，探索欲过于强大，一直都还在观察期内。直到今年4月17号，对方在校图书馆做研究时突兀地消失，被判定进入了知识迷宫，特事局才遗憾地放弃了。

进入237-0的人，向来只能依靠自己走出来。连霍靖这次跟进来，也是抱着死在里面的念头的。

还有那位特派员向晓，他和其他特派员是最初进入知识迷宫的探索者，目的就是获取迷宫的规则，并尽量带出一些人类需要的知识。但探索小队在迷宫中因为方向感迷乱而在遭遇危险时失散了，最终只有一名特派员成功脱离。而向晓和其他人，直到现在，市务局也没能等到他们回来。

至于特事局和市务局的关系，其实很简单：特事局属于专管机构，管辖范围涵盖全国各省市；市务局属于地方事务管理机构，兼顾特殊事务，相当于特事局在市务局内设有分局。从这个角度来说，特事局对各地市务局有很大的管辖权。

以上的情报，霍靖都说的很痛快，但是涉及到知识迷宫和图书馆本身的规则时，他就指着嘴巴摇了摇头。

他是图书馆的员工，不能透露与图书馆直接相关的关键信息。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们都有意识地压低了声音，并没有让不远处的闫怡君听见。陈韶是怕麻烦，霍靖则是出于可能被灭口的考虑，不希望再把其他人牵扯进来。

大概交流好情报，他们看了看时间，就都沉默下来，等待着管理员的到来。

兄弟两个靠着书架坐下来，凑在一起看书。陈韶扯了扯哥哥的袖子，凑到它耳边，极小声地说了什么，哥哥笑着点点头。

斜对面的霍靖对兄弟俩的谈话不感兴趣，还在板着脸计算着自己不被灭口的概率有多大。

“霍靖，”孩童模样的怪谈突然走过来，坐到他身边，侧着脸问他，“你是九华市的人吗？在图书馆工作多久了？”

霍靖身体微微一僵，预见到了什么，但还是认真回答了陈韶的问题。

“封丘那边安排过来的，一年零三个月了。”

“图书馆的工作不轻松吧？管理员看上去不太好相处。”

霍靖沉默片刻。

“还好，其他地方更糟，图书馆不会有人对员工出手。”

“……确实，这么看这份工作还不错。”

陈韶微微垂眼。

“管理员助理只有你一个人吗？”

这时候，霍靖反而放松下来。

“你真的很像一个人。”

“可惜我不是。”他说。

霍靖点点头，主动说起自己的事情。

“这种比较关键的位置一般都会有好几个后备人员的，确保在前一任牺牲之后能够及时补充。我之前在培训基地……”

他们说了一阵子就分开了。过了十二点，没在看书的霍靖第一时间发现了闫怡君身边渐渐凝结成形的光晕。

“来了。”他低声说。

陈韶把书放好，侧身看过去。

闫怡君身边站着一个人。

不，说是“人”并不准确。它并没有固定的形体，看上去不过是一团又一团柔和的光晕在围绕着特定的轨迹转动，只轮廓接近人的形状，有着脑袋和四肢。这光晕并不刺眼，也不甚明亮，却令人一看之下就禁不住流出眼泪。大串大串的无意义字符飞快地充斥着陈韶的思维，一瞬间就让他头昏脑涨、感觉天旋地转起来。

陈韶忍不住挪开视线，敲了敲胀痛的脑袋，心里却泛起嘀咕来：犹格·索托斯？

不过祂的形象确实可以作为人类认知中“知识”的象征……人类的想象力还真是无穷无尽。

0号管理员并没有五官，但是莫名的，陈韶能感觉到对方在“看”着自己，仿佛有一双手插进了他的脑海中，正翻阅着他的记忆。

陈韶打了个寒战，他立刻说：“我们想离开这里，我可以用【欢乐饭店】【兴路屠宰场】的规则来做交换。”

那些光晕蓦地消散了，下一刻就出现在陈韶四周。他立刻闭上眼睛，防止那些无效信息疯狂涌入。

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光晕并不冰冷，反而暖洋洋的，让人有些昏昏欲睡。

但陈韶清楚地感知到，在对方过来的那一瞬间，两个怪谈的所有规则就从他脑海中消失得一干二净了，包括名字，只能让人隐约意识到曾经有两个怪谈的规则而已。

陈韶依旧闭着眼睛，直到那股温暖的感觉消失，才低头对着脚尖睁开眼。

两张纸轻飘飘地从空中荡下来，被不知哪儿来的风送到了陈韶和哥哥手中。

【

1.当且仅当你拿到这张纸，才有离开的资格。

2.入口就是出口。

3.不要回头。

4.不要接触书籍。

】

纸上的信息非常简单，也容易遵守。有哥哥的存在，想必也不用害怕方向感被混淆的问题。

陈韶一眼扫完，马上提出了新的请求。

“我用【爱心公寓】和霍靖对‘陈韶是怪谈’的认知做交换，让他也离开。”

这并不是因为陈韶有多善良，而是因为他知道在知识迷宫里，伤害图书馆员工的行为恐怕不可行。

霍靖的行为举止表明他很有可能经受过专业的军事训练，举手投足都有军人的影子，但是他进迷宫里面连衣服都没换，还是上身黑色T恤下身黑色短裤，口袋也是瘪瘪的，全身上下没有一个能藏枪械和其他武器的地方。

只能说明他不会畏惧迷宫内其他人类、包括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伤害他……

要对霍靖出手，风险实在太大。

而自己离开把霍靖留在这里，不是不行，然而这样做也只是拖延了市务局知道自己身份的时间——对于一个清楚知识迷宫规则的、有面对怪谈经验的、受过专业训练的人，从里面出来不成问题。

把他的相关认知直接借助管理员消除掉，出去的时候再看看有没有机会下手，才是最稳妥的。

虽然，这对陈韶的良心来说无疑是一种拷问。

霍靖背后握紧的拳头缓缓松开，他心中松了口气，知道自己或许不用死了。

管理员同意了这个请求。

那些温暖的光晕闪烁了一次，很快又从陈韶脑海里抽走了【爱心公寓】的规则，而后就跑到霍靖旁边。

随后，那张纸也飘进了他手中。

陈韶这时候却突然倒进哥哥怀里，佯装虚弱地扒着它的肩膀，迅速地小声说了什么。

霍靖的眼神只是茫然了片刻，随即就锐利起来。他本能地看向四周，右手不自觉地放在了腰间，摆出了一个随时能打出反击的姿势。

当他看到陈韶时，神色明显一惊，眉头也紧紧蹙起。

这里……是237-0内部？

他到底进来多久了，才会把这些事情全都忘掉？

第41章 离开

看着749面色冷凝地抱着陷入昏迷的陈韶，还有他遍布全身的血色，霍靖心里悚然一惊。

“他怎么样了？”他不由询问，“受伤了吗？”

749看上去不想多说，但没有对他下杀手的意思，只是摸着749-1的头发。

陈韶的脸在这样的动作下微微外倾，露出苍白的脸颊和同样缺乏血色的嘴唇，让霍靖的心再次沉甸甸地坠了下去。

“还活着。”

749很轻很轻地说了一句，像是怕惊醒了怀里的人，霍靖只能看见它黝黑的发顶，湿漉漉的，看不见低着头的哥哥悄悄冲着陈韶勾起嘴角，眨了眨眼。

“市医院很快就能治好。”霍靖立刻安抚，“如果有需要，我们可以提供消除记忆的方法。”

749抬头看了他一眼，没说话。霍靖却松了口气。

这下他才有心思仔细观察陈韶的具体情况。

那个血迹……

霍靖皱起眉。

血迹很新鲜，沾染得也很均匀，有的地方甚至有血从上方流淌下来，滴落在知识迷宫逛光洁的地面上。

让陈韶整个就像是刚从血池里钻出来一样。

正常人的出血量绝不会达到这种程度。

霍靖想到749档案里提及的血液操控能力，觉得可能是749情绪激动之下失控了。

他瞥了一眼兄弟两个脚下的血水，肯定了这个猜测。

但是……依旧有疑点。

有过经验的人都知道，新鲜的血渍和陈旧血渍是不一样的。而在那些红艳艳的鲜血下方，似乎有一些颜色更深的血迹……

是陈韶出血了吗？

但是那个位置，还有那些深色痕迹的面积……

怎么可能还活着？

除非对方不是人。

想到这里，他忽然脑袋一空，思路直接被打断。

他略点呆滞地看了陈韶一会儿，想不起来自己刚刚在干什么了。

算了。

他想。

应该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情。

这样想着，他自然而然地忽略了陈韶血衣上的深色痕迹，没再去思考它的来源，只剩下满心的庆幸。

不论如何，749-1没死就是最好的结局，无论是作为一个应该被保护着的未成年人，还是作为749的安慰剂。

就是不知道来知识迷宫期间发生了什么，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失去记忆……

还有那边，是失踪的闫怡君教授？

那名记录在案的【管理员】正站在闫怡君身边，霍靖听见教授提出了离开的要求，没有被为难。

“闫教授……”他看了陈韶一眼，走过去和对方简单做了交谈。

闫怡君也是一问三不知，连陈韶为什么受伤都不清楚，只知道那个孩子手上持有枪械，虽然准头不太好。

“……拿到通行证的时候，他才晕倒的，可能是精神绷得太久，一下子放松了。”闫怡君说。

他们之间站得有一定距离，陈韶说话的声音又刻意压低了，从她的视角来看，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

简单的交谈很快就结束了。

现在，就是该离开的时候了。他们要回九华市，闫怡君就只能自己寻找回封丘市的方向了。

749依旧默不作声，只是抱着陈韶一步步往回走，全然不在意霍靖是否跟上。直到走到入口附近时，陈韶才苏醒过来。

“哥？”

霍靖看见陈韶小心地拉着749的衣角，警惕地环顾四周。

“我们要出去了吗？”

“嗯，等月光消失，我就带你出去。”

陈韶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然后才注意到自己身上的衣服，忍不住伸手扯了扯。

“……妈妈会气坏的，这么脏。”

“你受伤她更生气。”哥哥凉嗖嗖地回了一句。

“我也不是故意的……”

陈韶看起来有点委屈，他挣扎着从哥哥怀里下来，不好意思地跟霍靖打了个招呼，语气和面对749时完全不一样了。

“谢谢你能来找我，辛苦了。”陈韶抹了一把脸上被749染上的血，看上去有些无奈。

霍靖当然不会说什么。

离五点钟还有一段不短的时间，陈韶简单地叙述了一遍自己进入知识迷宫后发生的事情。

“……我不清楚怎么离开，找出口的时候不小心进来的，刚进来就被尸体绊倒了。”陈韶给他展示那把枪，“也不知道是倒霉还是走运，但至少没上来就遇见活人。”

“后来又遇见其他人，是之前在图书馆里见过面的游客……我记得就在附近，我想去找一下他，至少告诉他应该怎么离开。”

那名游客还在原地等待着陈韶说过的机会，看到这些人到来，眼里爆发出惊喜的光。

“我能出去了吗？”他饱含期待地询问着，但看向陈韶的眼神里依旧有些许瑟缩。

霍靖眉头一皱，又很快舒展开来，刚刚发现的异状立刻就从他脑海中消失了。

陈韶微微垂眼，并不直视游客，只是说着：“每过十天，管理员就会来找你考试，通过三次就可以了。你可以随便找点书看，找的是什么书，就考什么。”

话虽如此，但陈韶并不认为对方能自己走出来，更何况……

对方见证过自己规则被触发后思维被影响而杀人的场景，他绝不能回到现实。

说完这句话，他们就离开了。

游客在心里念着三次考试就可以离开的消息，迷茫里总算有了些回家的希望。这个中年男人心里念叨了几遍家中的老父老母，兴奋地搓了搓脸，眼睛亮晶晶地跳起来，就准备挑一本书来看。

他没有注意到，有一缕缕血液自书架边上游荡过来，如同一条极细的毒蛇，慢慢地攀上他的脚面。

陈韶和哥哥、霍靖一同走到了赵嘉林死亡的地点，此时这里的血液已经消失不见。原本一片木质书架的区域在陈韶眼中突然出现了重影，图书馆的铁质书架在月光下闪着冰凉的光。

“等天亮，从角落回去。”霍靖说。

现在已经是凌晨三点半，距离五点还有一个半小时。他们就近坐下，静静地等待着，只不过这次并没有贴着书架，而是离得远远的。

忽然，哥哥抬手摸了摸陈韶的头发。

陈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抬起头来，露出一个略显黯淡的微笑。

游客是第一个……霍靖就是第二个。

3:53，一片寂静中，身后的书架突然发出异响。

陈韶一直记得纸条上的提示，硬生生止住回头的想法，直接站起来，躲开了那本直挺挺砸过来的书。

那本书书脊朝下，躺在地上。原本文字排列整齐的书页上，印刷的字体悄然消失，一行血红色的扭曲留言呈现其上。

[带我走！]

很快，这行大字的红色迅速散开，又重新凝聚成另外一行文字。

[我是人！]

陈韶直接挪开了视线。

霍靖本来还想问问到底是怎么回事，见状也闭上嘴。

三个人就这样静悄悄地站着，由着地面上的书页变幻出各种不同的话语。

眼前依旧是那片重影的书架，银色的月光倾泻而下，在地面上投下斑驳的影子。或许是图书馆外的树枝被风摇动，影子也摇晃起来，几乎看得人眼花。

入夜的图书馆并不十分平静，虽然陈韶听不见图书馆内的声音，却能够看到一个个或直立或趴伏的身影，在月光下纠缠着，时不时就有一具身体重重地倒在地面上，很快就化成了一滩纸屑。

而那些纸屑也没能在地面上留存太久，不过片刻，就有长着长翅膀的小虫子从四面八方飞过来，将它们尽数吃下肚。

五点钟，流银般的月光骤然暗了下去，仿佛被阴云遮盖着，图书馆内顿时一片昏暗。那些奇形怪状的身影也就融入了黑暗之中，再找不到一点踪迹。

哥哥拉着陈韶，径直走出了知识迷宫的区域，一脚踏入图书馆的人文社科阅览区。

霍靖猛地放松了下来，语气也轻快不少。他看了看陈韶身上的血衣，伸手把自己的T恤脱下来，递给陈韶，说：“等到六点钟，管理员就会来开门。到时候你穿我的衣服出去。”

陈韶顿了一下，他接过衣服，说了声谢谢，霍靖便“嗯”了一声，然后问：“那本书是什么情况，为什么不问？”

陈韶说：“因为管理员给的纸条上说【不要接触书籍】。”

霍靖一时没想明白。

“如果你和一个人说了话，你觉得算不算你接触他？”

和书的接触是触碰，和人的接触是交流。那本书既然说自己是“人”了，当然要以更稳妥的方式来对待它。

霍靖一愣，脊背就有些发凉。

他没想到这个。

“可你不怕把它当做人之后认知被混淆吗？”

陈韶微微一笑：“我更愿意依据已有的规则来。”

知识迷宫是个怪谈混杂的地方，有没有混淆人和书的怪谈，陈韶也不清楚。但是至少他知道，斯芬克斯那里的四句涵盖了整个迷宫的标语里面，没有一个和人与书区别相关的，那它至少不是涉及迷宫本体的规则，这就足够了。

比起这个，陈韶更好奇的是——

“你不知道吗？我以为你们已经把这里探索得很完全了。”

“我们的档案里没有这方面的情报。”霍靖说。所以他才会想要去了解一下到底是什么情况，好带出去记入档案，没成想对方又来了一个文字游戏。

“或许这并不是一定发生的。”陈韶说。

霍靖摇摇头，并不接话，显得有些心事重重。

第42章 向晓（阅读人数满30000人加更）

他们一路向前走，准备走到有桌椅的地方，坐下来好好休息，等待天亮。当他们走过历史地理的书架时，两个蜷缩在书架阴影里的人吸引了霍靖的注意。

“那个哥哥是和我一起被困的人。”陈韶看过来，说，“我以为你已经把他带出去了。”

霍靖沉默一下。

“你哥早上六点就来了。”他和市务局都还没收到失踪的报警信息呢……就算有，当时谁还顾得上其他失踪的人？

“……这证明我哥关心我。”

霍靖无奈地摇摇头，他蹲下来，轻轻摇晃其中的年轻男性，尽力柔和了声音。

“醒醒。”

常明明迷迷糊糊的，还没睁开眼，就已经张开双臂护住那个女生。等他睁开眼，就看到图书馆管理员助理那张可靠的面孔。

他呆滞地揉了揉揉眼睛，看了又看，几乎是哇的一声就哭出来了。

他立刻抓住霍靖的胳膊，控制不住地晃了晃，双手剧烈地颤抖着。他嘴巴张了几下，都说不出话来；急促地呼吸了几下，也只是蹦出个“你、我”来。

“冷静。”霍靖说，“我们马上就可以出去。”

常明明连连点头，他抬手抹了把泪，想起什么似的，连忙拽起旁边睡得死沉的女孩子。

“向晓，我们能出去了！你快醒醒！”

向晓？

陈韶和霍靖都看向那个女孩子。

女生穿着也是春秋的样式，上身穿着浅紫色的小开衫，下身是格子裙加打底裤的配置，脚下蹬着一双带蝴蝶结的黑色厚底小皮鞋。只不过这些本该精致整洁的衣服现在已经是破破烂烂的，和闫怡君一样夹杂着血渍。

女生艰难地睁开眼，有气无力地看向霍靖。

“能……能出去了吗？”

常明明急忙说：“向晓她发烧了，烧的很厉害！她已经在这里待了四天了！”

霍靖看了女生半晌，才认出来她是谁。

“两个多月前在图书馆失踪的。”他低声说。

随后，他对常明明问：“我们要六点才能出去，到时候我直接开车送她去医院。说说你们的经历？”

常明明含着泪点点头，惊魂未定地开始诉说。

他和陈韶一样，都是三号傍晚陷入的异常区域。当时陈韶本来想探索完情报再送人出去，但是没想到自己会被赵嘉林带入知识迷宫，因此常明明也就被困在了异常区域内。

他遭遇了那些奇怪的无形怪物之后，又拿到了向晓的笔记，再然后就和向晓碰到了一起。

“咳、咳……你、你没事吧？”

常明明看到人影，直接头脑发热地冲了上去，结果就是被混淆的方向感耍了一把，直接撞上了书架。

听到明显虚弱的声音，常明明抬起头看过去，发现险些被自己扑个正着的是个不到一米五的娇小女生。

女生面色酡红，左手捂着嘴，正咳得厉害，右手则是紧紧攥着一把寒光闪闪、还带着血的匕首，正紧张地看过来。

她的衣服上也有着大片大片的血迹。

这下紧张的换成常明明了，他被吓没了的理智回笼，才发现自己刚刚的举动多么引人误会。

他盯住女生手上的匕首，偷偷咽了口口水。

“对不起啊，那个，我就是有点兴奋……不不是兴奋，是高兴，我还以为这鬼地方就我一个人呢！”

女生闻言稍稍松了口气，她依旧捏着匕首：“我也是……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看到有人……你、你什么时候进来的？外面有没有人再找我？我叫向晓。”

常明明老实地摇了摇头。

向晓神色一黯。

“那你知道怎么出去吗？”她先是问了一句，又立即苦笑着摇头，“我猜你也不知道。”

“那个……你是发烧了吗？”见对方态度良好，常明明不由得松了口气，旋即有些关切地问，“这里是怎么回事？还有你写的那些怪物什么的是什么情况？”

向晓摸摸额头，点了点头：“对，是发烧了。”

她晃晃悠悠地原地转了几圈，在距离稍近些的地方朝常明明伸出手。

常明明懵了一下，下意识接住她的手，就被那手心里滚烫的热度惊了一下。

“你这多少度的高烧啊！”

向晓顺着他的力道踉踉跄跄地走过去，然后松开手，坐在了一边。

“谁知道，这儿又没温度计。”她低声说，“这里出不去的，我在这里待了三天了，一个人都没见着。晚上倒是有好多奇形怪状的人……可我不知道它们到底是不是人，它们长得倒像是人的样子，但是姿势有的像猴子，有的像是豹子，还有的什么都不像……”

常明明听着都觉得吓人：“它们会不会吃人啊？这也太吓人了，我也遇见了个看不见的、长得像章鱼的怪物来着。”

“我没见过。”向晓说，“可能是我有武器，所以它们只敢远远地看我，不敢过来。但是我见过它们打架，每个晚上都要打死几个。”

“那怎么办？”常明明欲哭无泪，“我没武器啊！”

向晓看了他一眼，把匕首握得更紧了一些。

“……你可以和我一起。”她说，“我快死了，等我死了，你就可以把匕首拿走了。”

常明明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一口咬定肯定会有人来救，攥着纸条的左手手心却冒着虚汗。

他在距离向晓有一个拳头宽的地方坐下。虽然对方只是个女生，但还是比一个人待着安心很多，那些慌乱也变成了对自身和向晓境遇的担忧。

“我叫常明明，常是经常的常，明是明亮的明。我住在平安小区，你呢？”

向晓眼中闪过一丝迷茫。

“好像是康和园？还是绿意小筑？抱歉，我可能是烧糊涂了，说不太清。”

常明明也没怀疑什么，人在烧糊涂的时候脑子不好使太正常了。

“我来图书馆是想找点资料的，等开学了要交报告。”他说，“对了，我是川南师范学院三年级的学生，你呢？”

向晓面色有些不自在，她左手抚上喉咙，又摸了摸鬓角，依旧摇头：“我全都记不清了，三天前我醒过来的时候就在这儿了，手上就有这把匕首。不过那时候我还没发烧，所以应该也不是发烧引起的失忆……”

似乎是长篇大论地说话让她有些疲惫，她闭了闭眼睛，又急促地咳嗽了好几声。

常明明劝她休息一阵子，她也没拗着劲儿非要说完，等到过了七八个小时，从梦中醒过来，向晓才继续给常明明传授生存经验。

“这里很奇怪，正常来说，人三天不喝水不吃饭，身体就会处于危险状态了，但是我只是觉得饿和渴，并没有发烧以外的不适。中途我饿的受不了，吃了几本书，但是后来发现不吃也不会死的。”

“白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什么危险，最多分不清方向、会撞到那些读者——我说的是正常情况下图书馆的读者，我们现在应该是在一个和正常图书馆重叠的空间里面，或者只是单纯的我们和他们互相看不见。你说的章鱼一样的看不见的怪物，有可能只是穿了长纱裙的女生而已……”

常明明陷入沉思。

他回想了一下当时的情况，不得不承认向晓是对的。而且今天人文区确实有个穿了碎花长裙的女生……

果然，人吓人是会吓死人的。

他突然就有点尴尬起来。

向晓没在意这个，她继续说：“晚上就不一样了，最危险的是月亮。就跟外面一样，一到九点半，就必须躲避月光，不然就会……”

她又卡顿了一下。

“总之结果肯定不太好。”

“至于那些像人的怪物，还没靠近过我，但是看它们自己打架的样子，你看起来挺瘦的，就躲着点。它们被打死了，更得远点，因为会有【蠹虫】出来吃掉它们的【字】。”

常明明认真记下，却更加疑惑了。

“所以月光照到了到底会发生什么？蠹虫又是什么？它们的字又是什么？”

向晓皱起眉，看了他一眼。

常明明当即就觉得脖子上凉飕飕的，他缩了缩脖子，心中疑惑向晓眼神怎么那么凶，但也还是老老实实地闭嘴了。

“晚上的时候我就和向晓一起躲起来了，”常明明不好意思地说，“有一次我被路过的怪物吓到，还是向晓反应快，给我死死地按到影子里的，要不然……”

霍靖和陈韶对视一眼，都觉得奇怪。

失忆是知识迷宫“食用知识”的典型特征，但像是“向晓”失忆得这么完整的还从没见过。

在图书馆的异常区域不会真的饿死渴死，这件事陈韶不清楚，霍靖却知道必定是假的，不然管理员也就不需要去处理那些干尸了。

而且那些【兽】也并非不伤人，相反，具有理智的人类通常是它们的首要目标，这也是规则要求直接击毙靠近的【兽】的原因之一。

【蠹虫】就更有指向性了，这是特事局根据传说给出来的代号。“向晓”能这么精准地说出，也说明她肯定和市务局有所联系。

而她留在字条上的话和对常明明说的话以及对话中沉着冷静的表现，又有着明显的风格差异。

最重要的，两个多月前失踪的女孩子叫倪菲菲，压根就不叫向晓。

她住的是第六区的绿意小筑，而不是第五区的康和园。

康和园，是向晓的住处。

种种迹象表明，这个“向晓”和曾经的特派员“向晓”有着丝丝缕缕的关系。

但是问题在于，特派员向晓出生于1988年，现年32岁。

而且，是个男的。

第43章 阴谋

在场的两个人都不笨，能想象到“向晓”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多年前向晓随队进入知识迷宫探索，由于种种原因未能离开，按照迷宫的规则，肯定会逐渐失去记忆；两个多月前倪菲菲意外触发图书馆规则，却又以完全失忆的状态回到九华市图书馆内。

进入迷宫后，要么是向晓的“认知”被灌注到了倪菲菲身上，要么干脆就是上演了一出“夺舍”，才会出现现在这种场景。

但是问题在于，陈韶接触到的知识迷宫规则中，没有一项是和“夺舍”有关的；霍靖从市务局获得的档案里也没有相关的信息。

有可能出问题的地方只有两个：【谬误】，出门的规则。

如果是某个不知名的【谬误】导致了这种现象，到还好；要是出门的规则里后两条的问题，那就糟糕了。

——如果这种事情不是第一次出现，那从知识迷宫出来的那些人里，有多少是遭到了“夺舍”的？被“夺舍”的人和知识迷宫有什么关系？这种性格变化的异常情况又为什么没被市务局和特事局注意到？

陈韶不准备掺和这种看上去就不对劲的事情，他站在哥哥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扯着它的衣角，听着霍靖在旁边僵硬地安慰着开始抱着他哭的常明明。

很快，六点到了。

人文区的铁门发出金属碰撞声，陈韶没有犹豫，直接跟着哥哥走出去，就看见不止图书馆管理员一个人在外面。

几个穿着市务员制服、别着鲜花胸针的男男女女站在管理员背后。他们的眼神无一例外地在陈韶短裤上那些未被成年人T恤遮住的血迹上转了一圈，才看向陈韶身后。

“你们总算出来了！”一个齐刘海的年轻女生兴高采烈地迎上前来，硬是往陈韶怀里塞了瓶冰镇饮料，“出来就好！在里面那么久累了吧？咱们去旁边报告厅坐一会儿吧，稍微休息一下，然后就去医院检查检查。对了，我叫余梓歌，是霍哥的同事，你不用害怕。”

她表现得相当自来熟，看到霍靖抱着个女生出来，眼神中又流露出担忧来：“这是……发烧了？那得赶紧去医院了，霍哥，我带她去吧，组长还在等你汇报呢，就在三楼。还有这位小朋友，我们一起去吧！”

“我想等等霍叔叔。”陈韶说。

余梓歌脸色不变：“那让别人送你们也是一样的，我就先走了。”

她的语速很快，动作也很敏捷，很快就接过向晓，把人带下楼去。霍靖也在另一个市务员的指引下向三楼走去。

霍靖上了三楼，就看见交流区的小门那边站着两个人，正在看守。交流区中间的小屋里坐着个穿着藏蓝色衬衫的男人。

“于组。”霍靖喊道，“关于这次237的事情，我有新发现……”

于组抬手，做了个停下的手势。他似乎并不关心霍靖发现的新情报，而是伸手把一张纸推到霍靖面前。

“你读一遍。”

霍靖听到命令，才低下头去，看到上面的字时眼睛立刻微微睁大，但很快又抬起头，恢复成面无表情的样子。

于组又说：“你读一遍。”

霍靖低头、抬头，面无异色。

“上面写了什么？”

霍靖眉宇间浮现出一丝疑惑来。

于组见状收回那张纸，倒扣在桌面上，嘱咐：“你可以走了，今天的事不要告诉任何人。”

他停顿一下，还是抬手拍了拍霍靖的肩膀。

“……再见了，小霍。”

霍靖不明所以地走出交流区，直觉告诉他这里面一定有个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有什么东西挡在他的脑子里，让他抓不住那根线。

于组目送霍靖离开后，抓起那张纸草草塞回了口袋。

如果有人能够透视，就会发现上面写的是短短五个字——

[陈韶是怪谈。]

他走到二楼的楼梯口，准备和陈韶他们会和，一同去市医院治疗。却发现余梓歌站在他面前，面上带着微笑。

“霍哥。”她轻柔地喊道，“我有点事情想要请教你，可以请你来一下吗？”

二楼报告厅，陈韶捧着杯奶茶，依照着自己跟霍靖说过的删减版本，一五一十地说着。

“你说博然医院？”其中一个名为赵明璐的市务员问。

陈韶不动声色地扫了他们一眼，“嗯”了一声，把已经全部记下来的那几页笔记撕下来给他们看。

市务员们的神色肉眼可见地凝重起来，他们带着橡胶手套，小心翼翼地把那几页纸放到一个档案袋里。

赵明璐连忙站起来，连声喊人送陈韶去市医院。

“姐姐，请问那个笔记本有问题吗？”

“你拿到手这么久都没事，说明理论上是没问题的……”赵明璐脸上闪过一丝阴翳，“但是不怕一万就怕万一，我们快去吧。”

陈韶这次没什么好说的了，只能跟着市务员们坐上车，一路上继续说着知识迷宫内发生的事情。

这辆黑色轿车从外表来看和现实世界那些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是陈韶敏锐地发现它并没有车门锁，也并没有控制台，摇车窗玻璃只能靠老式的手动。除此之外，后备箱的容积似乎大的有些离谱，而前座后座中间也隔着一层活像是押运车的钢化玻璃板。

市医院依旧和往常一样，门诊大楼里人来人往。负责他的医生还是梁容，似乎也没能看出陈韶的身份，而是继续给他开了些药丸，嘱咐陈韶一天三次，每次三片。

陈韶乖乖点头受教，等他从内科诊室出来，市务员们已经不知去向了，陈韶询问博然医院的念头也落了空。

但是，外面的走廊里站着一个对陈韶来说既熟悉又陌生的人。

他的工号是25124。

上次陈韶看到他时，他的工号还是25123。

他就是死在【木偶】感染爆发时的那名医生。

“你怎么又来医院？不知道保护好自己的吗？”

韩晴薇不知何时走到他身后，想和陈韶开个玩笑聊聊天，却顺着他的眼神看到那名医生，脸色顿时变了变。

“……高护士还好吗？”陈韶问。

韩晴薇说：“……还好，还在7层呢，现在她的班调到上了，比之前还安全点。”

陈韶默然。

韩晴薇不是个能藏得住心事的人。

那名并非死于自杀、而是被怪谈污染而死的护士，已经失去了复生的机会了。

他从窗户望出去，医院大门处依旧有着兢兢业业的黑衣警卫值着班，一辆黑色的汽车从大门进来，停在停车场里。霍靖换了件白色的T恤，大步跨着往这边走。

然后他倒在了花坛那里，鲜红的血液从他的心脏处汩汩流出，很快就染红了整件白色的T恤，随后又淌到月季花上，让它的花瓣更加得娇艳欲滴。

“快去救人！”陈韶脱口而出。

第44章 归家

尖叫声瞬间响彻整个医院。

这次不是怪谈的袭击，而是狙击枪的威力。子弹不知道从哪个地方射了过来，正中心脏，而那名狙击手还没有放弃，连续开了四枪，枪枪都对着要害。等到医生们赶到，早已是无力回天。

怪谈的存在，阻止不了人类的争斗。

哪怕是希望医院，也不能救活一个非医护的已死之人。

陈韶站在花坛边上，看着白布罩上霍靖的尸体，有些怔然。

他听到市务员们的小声谈话：

“又是博然医院那边的人？他们怎么知道的？”

“局里肯定还有问题，年前那波老鼠没清干净……”

“那749-1这边肯定也被盯上了，怎么办？”

“有749保护呢，他们应该不至于这么出力不讨好吧？”

“也不一定，谁知道疯子会干什么？”

“小霍他……哎，我还以为他能往总局那边升呢……世事无常啊。”

是啊，世事无常。

陈韶心里沉甸甸的，却又有种诡异的欣慰——最起码，不是自己做的。

但他心里依旧存留有疑虑，和隐隐的不安。

霍靖死得太过突然，在离开知识迷宫时、和市务局的人交流情报之后、和他再次见面前就突兀地死于枪击。

就好像忽然从恐怖片片场跳到了黑帮谍战剧，浓重的违和感挥之不去。

霍靖真的是被博然医院杀死的吗？

袭击者是怎么精准抓住霍靖离开图书馆、离开公共区域、还没进入希望医院的时机，射出了那四枚子弹？

搞怪谈研究的博然医院是否已经关注到了自己？

死得真的是霍靖、而非替身吗？

在怪谈世界，人类难道就没有死而复生的可能吗？活生生的例子就站在自己面前。

他甚至不知道霍靖到底告诉了市务局什么。

但是现在，陈韶没有继续探查下去的机会了。

“好啦，别看了，这不是挺好吗？”哥哥双手掐住他的腋下，往上掂了掂，又恢复了之前那种抱着不撒手的模样，活像是在抱一只家养小狗。

陈韶强迫自己把注意力从霍靖的尸体身上挪开，轻声询问：“他真的死了吗？”

哥哥点头：“死了。”

那……或许是他想多了吧。

与市务局和医院的人们打了个招呼，陈韶就跟着哥哥回了家，把这些繁杂的事情暂时抛在了脑后。

脚一踏入1203，陈韶就觉得有股深深的疲惫涌上心头，他没忍住打了个哈欠，瞬间困得连眼泪都要流出来了。

“哥，爸爸呢？”他忍着困意问，“回去上班了吗？妈妈也没问我去哪儿了？”

哥哥斜了他一眼：“你还知道你有哥有爸有妈啊？”

陈韶尴尬地咳嗽两声。

“我当时是被那个赵嘉林拽进去的，”说到这里，他还有点委屈，“那个知识迷宫，我一点都不知道，本来就不准备进去，谁知道我刚转身就被戳了一刀子。”

他还把那把染血的匕首拿出来给哥哥看：“喏，看，还有我的血呢，这能怪我吗？而且你能出来还是我带的呢！”

哥哥低头看那支匕首。

半晌，他轻轻说了一句：“我知道了。”

随后，他又笑起来，摸摸陈韶的脖颈：“别在这儿给我装可怜了，困还不去睡？中午我再喊你起来。”

陈韶便走进阳光房，摸了摸被悉心照料的兔子，躺在沙发上陷入沉思。

实际上，如果陈韶只是单纯的变为怪谈的人类，他不会防范至此，毕竟不管是幸福超市导购李向前，还是希望医院的医生护士，都不乏这种先例，虽然这两者都是被其他怪谈的规则完全控制着的。

让他这么小心、不惜杀人灭口的原因只有一个——他不只是一个变成怪谈的人类，还是来自异世界的天选者。

陈韶并不清楚被发现异世界的存在会招致什么样的后果，但是【知识迷宫】和【规则怪谈】的存在就已经说明了，世界和世界之间的界限并非没有可能打破。

这也是为什么他急于离开知识迷宫，并且用于交换的信息都是和原世界无关的怪谈。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市务局如果过于关注他，他们经历的任务就有很大可能受到干扰。从今天的事情就可以看出来，市务局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外部更有类似于疯狂科学家的势力存在，天选者一旦暴露，20局通关的希望之一恐怕就会化为泡影。

……只是他确实对不起那名游客，也对不起曾经真心实意试图救自己的霍靖。

陈韶把脸埋进沙发里，闭上了眼睛。

接下来的好几天，陈韶都乖乖待在家里，一步都不往外走，除了被下班回家的妈妈时不时唠叨几句和哥哥实在粘的厉害，生活还算平顺。

现实世界，怪谈对策局天选者管理中心。

顾怡静用完晚餐，正准备待在房间里等待第三局怪谈，就听到有人敲门。

来人是管理中心的副主任，相比起主任来说，也是他和天选者们交流更多。

“顾同志，”副主任客客气气地说明来意，“没打扰你休息吧？”

顾怡静看了看时间：“这才几点，不打扰不打扰，有事的话，咱们去会议室说？”

副主任连忙阻止她出门的动作：“没事，就在屋里就行，我就说几句话。也不是单找你一个人，等会儿我还得去其他人房间呢。”

顾怡静这才让开通道，邀请副主任进去。

副主任从随身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公文，郑重地摆在了顾怡静面前。

[

《关于第三轮次天选者陈韶的通知》

绝密

经■■■批准，将天选者陈韶相关注意事项告知诸位天选者，请诸位天选者严格保密，违者以叛国罪论处。

1.严禁使用“癌症”“绝症”等相关词汇刺激天选者陈韶。

2.严禁以任何形式攻击天选者陈韶及【甜蜜的家】其他成员。

3.严禁以任何形式在任务过程中透露天选者身份。

4.严禁与10号世界官方组织密切接触。

5.严禁在直播过程中引导天选者陈韶做出不良行为。

6.……

]

顾怡静迅速看完整篇公文，心中了然。

“我明白了，您快去给其他人看吧。”

副主任推推眼镜，把公文收回去，又嘱咐道：“从现在开始，不要再使用网络了，已经封了。你是唯一一个和陈韶合作过的人，也有可能被盯上，要是下一局还是多人的情况，你必须小心啊！”

网络上此时也是议论如潮水。

“马上要第三局了，希望能安排个简单点的。上次那个扑街漫画家简直坑死人……”

“也不知道咱们家小韶在那边过得怎么样了？他现在可是全球的希望了……”

“韶哥脑子没的说，还有哥哥当骑士，肯定没问题的！”

“说起来，西边那个人头气球又在扩散了，这次能不能把它变成规则怪谈啊？”

“我倒觉得血线虫那个更恐怖点，山南那边又有感染的了，人头气球那个至少数量少啊！”

“放屁，去年八月份它爆了一万多个脑袋的事儿你忘了？”

随着网络上或担忧、或乐观、或恐惧、或愤怒的评论，时间飞快逝去。

七点整，电子屏幕上又一次出现了红色的字体。

【欢迎来到怪谈3：巡游画展】

第1章 公交站台

8月15日上午6:50。

陈韶正坐在阳光房里看书，那张书页却忽然一阵扭曲，迅速从黑色的印刷字体转变为红色的楷书。

陈韶险些一把将它扔出去——这场景和他出知识迷宫时的情况未免过于相似。

【欢迎来到怪谈3：巡游画展

通关条件：

1、参观巡游画展；

2、寻找画作《维纳斯》。】

在通关条件下方，还写着一行字：

【请您在7:00之前赶到幸福小区东门公交站，与您的同伴会合。】

这些红字在半分钟之后立刻就消失了，陈韶面前依旧是那本平平无奇的书，就好像之前是他的幻觉。

“哥，”陈韶喊了一声，“我……我得出门了，不一定什么时候回来。”

哥哥躺在沙发上，支着脑袋看他，闷闷地“嗯”了一声。

陈韶如蒙大赦，连忙从抽屉里拿出来准备好的袋子，急急忙忙出了门。

这次规则怪谈真的很会掐时间，陈韶刚刚走到站台边上，还没来得及抬脚上去，身边就出现了两个身影。

他暂且停下脚步，迅速地看了一眼。

一男一女，面貌都相当年轻。和上次的同伴不一样，两个人面上都带着笑，并不十分严肃，只有看到陈韶时脸色才有了些变化。

陈韶没有搭理他们，而是看向站台和站台边上贴着的规则。

【《幸福小区东门公交站台注意事项》

1、本站台由九华市公交车公司承建，仅停靠13路、44路、666路公交车，请认真阅读公交车行进路线，正确乘坐公交车。

2、为降低公交车成本，给市民更好的服务，站台上有广告是正常的。如果您看到不正常的现象，那是您的幻觉，继续待在站台上，直到您等待的公交车到来即可。

3、为方便游客休息，站台安装有橙色长凳，如果您感到疲惫，请坐在长凳上休息。

4、本站台仅停靠公交车，不会有出租车与其他车辆停靠。如果您见到出租车，请尝试驱赶它。

5、为降低清洁成本，防止清洁工过于劳累，请将所有垃圾放入垃圾桶内。

6、站台安装有防雨檐，由于机械问题，会存储雨水，因此防雨檐滴水是正常现象，红色的水是铁锈造成的。为了防止污染您的衣物，请及时躲避。】

这里的公交站台和现实里区别不大，依旧是高出地面的台子、金属制的挡雨棚、立式广告牌和长条椅子。广告牌是电子屏的，上面播放着无声的宣传片。

公交车的行进路线就在规则旁边，其中的44路公交车路线上有一个地点被贴上了纸条，上面写着“画展”两个字。

方芷柔和张逸晨对视一眼，都想起那份通知里关于隐藏天选者身份的要求，知道陈韶出于某种原因不能直接和他们对话，就由方芷柔率先凑过去，笑吟吟开口：“小朋友，你一个人出门吗？”

陈韶转头看了她一眼：“嗯，我好久没出门了，周末无聊，想出门玩一会儿。姐姐，你们是来旅游的吗？”

张逸晨这会儿已经把一份《游客守则》、一份《九华市居住规则》和游客证从兜里掏出来，匆匆扫了一眼，闻言笑道：“是啊，你知道这边有什么好玩儿的地方吗？”

方芷柔也把游客证拿出来给陈韶看了一眼，附和道：“推荐一下嘛，我们两个都有选择困难症，需要有人帮忙选一选呢。对了，我叫方芷柔，方圆的方，岸芷汀兰那个芷，柔和的柔，小弟弟你呢？”

陈韶回答：“陈韶，耳东陈，音召韶。”

“我叫张逸晨，弓长张，飘逸的逸，早上那个晨。”

三个人互通了姓名，算作是给认识过了明路。

“这边怎么有个站点被糊住了？”方芷柔故意问，“画展？谁的画展，在哪儿啊？张逸晨，要不我们就去这儿？”

“行啊，反正也不知道去哪儿。”

他们一唱一和地把事情敲定下来，又来问陈韶去不去。陈韶当然顺理成章地答应下来。

说话间，有一辆666路公交车已经从远处疾驰而来，嗖的一下就从站台旁边窜了过去，活像是有鬼追着。

它刚刚离开，就有人从幸福小区出来，走上站台，跟在666路后面的13路速度立刻减缓，稳稳当当地停在了站台上，等人上了车，就又风风火火地离开了。

显然，这里的公交车在站台没人的时候可不会停留。

陈韶第一个走上站台，贴近了去看写着“画展”两个字的小纸片。

画展的前一站是九华日报报社，后一站则是九华市电视台，这两个地方在地图上都有标明，都在第五区，想来画展所在地也大致在这里。

但是巡游画展，既然有巡游两个字，说不定这场画展的地点也并非完全固定的，那还是老老实实等公交车的好。

这张纸片并非贴在玻璃外面的，而是就粘在里面的板子上，四角都贴的严严实实，几乎不留一丝缝隙；它的材质也并不粗糙，而是相当细腻，边角处还分布着一支水墨的梅花，过于精致的画风在绿底的站牌上可以说是格格不入。

看完纸片，陈韶又去看广告。

规则怪谈应该不会无端把他们安排到和画展无关的地方，那么广告里或许就有画展相关的线索。

这个站台总共有两个电子广告牌，现在播放的分别是美食城和影视公司的宣传片。美食城是妈妈工作的地方；影视公司则是在第七区，红标。

美食城的宣传片上当然是各种各样诱人的美食，看久了甚至能让人闻到那些美食的氤氲香气；影视公司则是一群风姿各异的帅哥美女争相登场，一颦一笑都足以动人心弦。

张逸晨也在看宣传片，但对他来说，看到的场景又和陈韶大有不同。

华国人很少对美食不感兴趣的，张逸晨更是个彻头彻尾的吃货。他的注意力刚放在第一个宣传片上，就感觉红烧肉的香甜气味透过玻璃飘进了鼻腔，唾液开始疯狂分泌，几乎要流出嘴角。

穿着红裙子的女人妩媚地笑着，手上筷子夹了一块泛着油光的肉块，慢慢凑近了张逸晨的嘴巴，那股勾人的香气也越发浓郁，勾得张逸晨几乎要张嘴吃下。

第2章 等车时分

然而他依旧紧闭着嘴巴，将目光缓缓挪开，面上还是开朗地笑着。

【如果您看到不正常的现象，那是您的幻觉】。既然是幻觉，那就别搭理它呗。

毕竟一般来说，会搭理幻觉的，要么是吃了毒蘑菇，要么就干脆是精神病院出逃患者嘛。

旁边的方芷柔在看影视公司的宣传片。

影视公司在地图上是红标，和《10号世界情报集》里提到的九华山九华江一个水准，又是《游客守则》里特意提到尽量别去的地方，危险程度可见一斑。

影视公司的宣传片就像是偶像明星高光剪辑一样，人人都是俊男靓女，朝着方芷柔或温柔或阳光或沉稳地微笑。

其中一个梳着高发髻的古装女人摸了摸凝脂般的脸颊，羞涩地问：“我美吗？”

方芷柔被她这一笑迷得晕晕乎乎的，张嘴就想说“你最美了”。

滴答。

有什么冰凉的东西滴落在她脖子上，冰得方芷柔浑身一抖，脑子里的冲动也被这温度冷却。

她捏紧了T恤的边角，抑制住自己往后退的想法，抬头往上看去——

红色的铁锈水从崭新光洁的遮雨棚边缘一点点滴落下来，很快就把她的白色T恤后面染成一片粉，散发着淡淡的甜香。

【站台安装有防雨檐，由于机械问题，会存储雨水，因此防雨檐滴水是正常现象，红色的水是铁锈造成的。为了防止污染您的衣物，请及时躲避。】

这条规则在方芷柔脑海中浮现。

不，不能躲，要让它滴。

如果是普通人，受到这种惊吓之后大概率会惊叫着跑掉。但是对于方芷柔来说，这些“水”明显是在对抗来自广告宣传片的污染，如果真的转身就跑，说不定才正和影视公司的意。

陈韶看完了整个宣传片，然后电子屏就黑了半秒钟，再亮起来的时候，就有一名穿着青色旗袍的盘发女人手持一把绣着花鸟的宫扇，低垂着眼轻笑。

她坐在木质的靠背椅上，靠背椅四周全是各种各样的画作，有人物画、动物画、静物画，也有风景画和抽象画。这些画作的画风不尽相同，有些淡雅怡人，有些阴沉诡谲。

宣传语不急不缓地呈现在屏幕底部。

[

8月25日至27日，知名画家袁姿琴携其佳作于第五区展览厅进行展览，展览时间为早8:00至晚20:00，我们诚挚邀请各位爱画之人的到来。

]

在宣传语下方，还有一样小字：

[

门票有限，请诸位提前到达。

]

就在宣传片即将结束的几秒钟内，电子屏上的袁姿琴忽然抬起眼，往陈韶这边看了一眼，嘴角的弧度也微微上扬。

陈韶注意到这个表情，心里微微一沉。

电子屏再一次黑下去，美食城和影视公司的宣传片重新出现。陈韶回过头去，就发现方芷柔和张逸晨已经蹲在一边，眼观鼻鼻观心地盯着路面看了，一个面上微微发红、背后的衣服湿了一大片还透出些微粉色，另一个则是嘴角还有一点晶莹。

陈韶走过去，也和他们头对头地蹲在一起，远看就像是三个蘑菇，只能看到头发和脊背，看不清表情和口部动作。

“你们看到了什么？”陈韶轻声问。

“好吃的。”张逸晨颇为遗憾地叹了口气，“那红烧肉可香了，一看就是实打实几小时炖出来的，料用的足足的，可惜不能吃。”

陈韶略微无语，又看向方芷柔。

方芷柔的表情看起来比张逸晨还沉痛：“特别好看的小姐姐，问我她好看不……我真的谢谢铁锈水救我狗命。”

陈韶再度无语。

虽然说，眼前两个天选者应该都不是笨人，但是这种性格还是让陈韶莫名地开始怀念上一次的顾怡静和约书亚。

陈韶简单说了一下刚刚自己看到了什么。

“这里怪谈有可能是从真实事件中诞生的，”他说，“知名画家的话，说不定会有资料。不过现在没有机会了，我们得尽快去展览厅，尽早拿到门票。”

说着，他低头看了一眼手表。

已经是七点零八了，也不知道44路什么时候来。

在已经知道地点的情况下，倒是可以走过去。从地图上开看，走快一点，五十分钟的时间应当足够。但是路上也不一定安全，一旦碰到不清楚规则的怪谈，就有可能被拖延时间。况且走路也会耗费体力，如果画展里有需要逃命的情况，就太危险了。

“既然站台有规则，那车上可能也有。九华市里居民和游客要遵守的规则不一样；我能做的你们不一定能做。记得别一直看我怎么做的。”

方芷柔笑了：“我当然知道啦，你和我们不一样嘛，不过其实本质上也没什么不同的。”

她把游客守则掏出来，递给陈韶，又掏掏口袋，掏出来一块糖，同样递过去：“不知道你看过没有？”

《游客守则》里并没有什么新鲜内容，大多都是《居住守则》里内容的强调，只有最后两条值得注意：

【6、九华山、九华江、游乐场和影视公司人员密集，请您慎重考虑是否前往。

7、如果您的资金不足，请不要前往任何需要消费的地点。】

九华山九华江都是板上钉钉的极度危险，九华江更是浮尸无数的葬骨地，游乐场和影视公司也是红标。它们放在一起单独拎出来警告游客，或许说明这四个地方就是最危险的了。

陈韶把这两条规则记在心里，然后把包里的笔记本取出来，面对着自己，翻到需要的那一页，才展示给他们看。

陈韶记录的关于市医院、图书馆、知识迷宫的情报，全都在这里了。

直播间在他掏出笔记本的那一刻就理所当然地断开了。

分析组和观察组同时聚精会神地看着上面密密麻麻、黑色方块频频出没的情报，对市医院的能力惊喜异常，看到市务局的消息时则是面色凝重。

第3章 公交到达

“这边形势很复杂。”陈韶只迅速展示了十几秒，就把笔记本收了回去，沉声道，“如果被污染了，可以去市医院治疗，会付出一定代价，但是至少能保命；市务局可以一定程度上信任，但是不要被他们发现我们的身份；如果碰见博然医院的人，有多远就跑多远。”

“因为我身份比较特殊，市务局那边可能会观察我，所以……”

一口气说完这些，陈韶才问了现实的情况。

“还是那个样子，不过大家对你都很佩服，全都想配合你呢。”张逸晨笑嘻嘻说着，被方芷柔拿胳膊肘怼了一下。

“说正经的，没你这样给人压力的。”

“行吧……咱们家现在还有723个……”想到什么似的，张逸晨立刻改口，“是721个人，上次存活率有三成，挺高的了，这样下去说不定能撑到选新人呢！”

陈韶皱起眉：“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少了两个人？难道是被暗杀了？害怕他们在对抗的怪谈任务里取得优势？

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后遇到其他天选者，就必须小心了。

张逸晨张了张嘴，不知道怎么说，还是方芷柔开口道：“其实也没什么好说的，上一轮有个天选者吧，人就挺跋扈的，据说家境挺好，横行霸道惯了，因为上一轮的时候队友狠骂了他一顿，回来之后就出钱把人撞了。”

她双手比划了一下：“对策局不到半个小时就查清楚了，据说丢到审讯室里确定了没国外势力插手之后，就地枪毙了，连军事法庭都没上。”

“十亿人里总有几颗老鼠屎，就是可惜……”说到这里，她摇头叹了口气。

张逸晨冷笑：“听说他在审讯室里还哭呢，说就是想给人一个教训，没想到会直接撞死。什么玩意儿。”

直播间里也说：

“那王八羔子以前干过不少这种事儿，都靠他爹的关系混过去了。现在又来这招，要是以前可能还行，现在可是战时状态，朝战友下手，也不知道是狂妄还是蠢。”

“他家里人刚下警车，就被人在派出所门口活生生打死了，也是活该。”

听见是和怪谈无关的糟心事儿，陈韶皱了皱眉，转移了话题。

他们故意大声说说笑笑一阵子，才站起来继续等车。张逸晨还跟方芷柔说这小孩较真、玩个游戏不依不饶的，叫方芷柔白了一眼，才悻悻地闭嘴。

7:13，44路公交车仍未到达。

从马路对面的酒店里走出来几个人，走过斑马线，也来到站台上。

他们大笑着讨论着昨天去过的酒吧，神情虽说欢快，眉宇间却萦绕着一股子疲惫，堪称死气沉沉。见到方张二人，他们还打了招呼：“美女，你们也坐公交啊？什么时候起来的，在餐厅都没见你们。”

方芷柔怔愣一下，立马反应过来，甜甜回复：“这不是出门玩儿嘛，得趁早。你们去哪儿？”

旁边张逸晨又不动声色地摸了摸全身的口袋，朝着方芷柔微微摇头。

除了守则和游客证以外，他们兜里就只有纸巾和一千块钱了，并没有门卡一类的东西。

不过，如果今天能从画展出来，那最好还是要去那座酒店看一看的。

说话间，一个女生伸手打了个哈欠，眼泪都憋了出来。

“姐姐，”陈韶突然说，“如果累了的话，还是要坐下来休息休息的。”

女生疑惑地看他一眼，大大咧咧一摆手：“没事儿，就站几分钟，正好醒醒神。”

“还是休息休息吧，出去玩需要体力的。”方芷柔和张逸晨也劝着。

答案依旧是不用。

三个天选者和直播间的观众们都默默注视着这些人。

违反规则的结果来的很快，女生揉了几次眼睛之后，不知怎么原地绊了一跤，直挺挺地倒了下去，一辆看不清车牌号的车子飞驰而过，瞬间就把女生的身体撞飞数米。她的单肩包也在这股力道下被甩飞出去，口红、湿巾、游客证等东西掉了一地。

她似乎还活着，躺在地上痛苦地呻吟。和她同行的人们压根没反应过来，路边的绿化带里就突兀地伸出几十根藤蔓，绑住女生的肢体，硬生生把她拖回了绿化带内。

“救……救我……怪物……姐救我唔……”

绿化带里传来一阵骨头碎裂的声音，伴随着藤蔓摩擦的响动。很快，就归为平静。

那群游客眼中都茫然起来，站在站台下面，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跑下来。只有那个女生的姐姐跌跌撞撞地跑过去，拼命扒着绿化带，试图从中找到一点妹妹的身影。

不过几秒钟，她就步了妹妹的后尘。

“九华的车祸很多。”陈韶平淡地说着，“过马路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等绿灯才行。”

他一边说着，一边若有所思地看向死亡女生散落的私人物品。

刚刚女生违反了三条规则。

【公交站台注意事项3：如果您感到疲惫，请坐在长凳上休息。】

【九华市居住守则1：随身携带身份证明。】

【九华市居住守则7：保持城市整洁。】

摔倒被车撞这件事一定是因为疲惫时没有休息，因为当时还没触犯后两条规则；女生被撞击后还能呻吟，也说明这条规则可能并不致命，或者不一定致命。

至于被植物拖走是因为规则1还是规则7，就很难判断了。

相比起陈韶来，方芷柔和张逸晨虽然经历过两轮怪谈了，但是出手这么迅速、后果又这么惨烈的场面，对两名天选者来说还是不常见。

他们脸色微微发白，面上却依旧说说笑笑，什么都没有看到似的，唯独左手都插进口袋，紧紧握着属于自己的那份游客证明。

7:18，44路公交车呼啸着飞了过来，一个急刹车在站台旁边停下，略显破旧的车门在一阵吱吱呀呀的声音中开启。

第4章 座位选择

这辆公交车并不大，表面是斑驳的绿色涂装，侧面印刷着花花绿绿的广告，各处也都有磨损的痕迹，前后左右四面的窗户也微微泛黄，看起来年头已经不少。司机是个四五十岁、穿着迷彩T恤的寸头大汉，坐在没有防护玻璃的驾驶座上，车内后视镜上还挂着个缀着红穗子的塑料金元宝，看上去也颇具时代气息。

配上当下的场景，很有种午夜灵车的氛围。

“快点上车。”司机带着口音喊道，“不上马上就走了啊！”

他注意到不远处马路上散落的物品，眼神在陈韶三人身上转了一圈，随后就指着那群人高马大的游客，命令道：“你们快点把马路收拾好，不然今儿谁都别上车了！”

出于傲慢，还是规则确实如此？

陈韶原本以为这群游客会有所不满，毕竟司机的语气实在是过于趾高气扬，但是出乎预料的，其中一个男人麻溜地走过去，迅速收拾好东西，扔进了路边的垃圾桶，脸色相当平静，似乎刚刚事情并没有什么值得生气的地方。

这当然不正常。

所以……对方是知道自己的身份、不敢命令，还是怜悯弱小、不愿意下手？

陈韶脑子里闪过各种猜测，脚下已经抬起来，第一个踏进公交车。

他一抬头就看见了驾驶座旁边挂着的规则。

【《44路公交车乘坐守则》

1.本公交是44号公交车，由九华市公交车公司运营，请您确定您乘坐的是44号公交车。

2.本公司所有公交司机均接受严格上岗培训，值得信任。在乘车前，请确认您的司机在岗位上，并确定他就是您的司机。】

陈韶迅速扫了一眼司机，发现离得近了就能看到司机脖子上挂着一个蓝底的工牌，上面写着：

九华市公交公司 44号公交车专营司机 石广超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荣获2020年春季最佳公交司机称号

司机右眼下面有一个很深的痘坑，左眼眉毛间藏了颗小小的黑痣。

专营司机，意思是44号公交车只有石广超这一名司机吗？“您的司机”，是指“我”的司机固定不变，不能坐其他司机的车？

并且规则2是针对所有公交车的，而不是只有44号公交，也就是说还得考虑其他公交车的情况……

【3.公交定价2元，仅接受现金支付。

4.公交车核载人数22人，一人一座，无站票。

5.在公交车行驶过程中，请勿离开座位，以免造成事故。

6.车内安装有空调，因此温度是适宜的。如果您感觉到热，请打开离您最近的车窗；如果您感觉到冷，请立刻更换座位。

7.为方便游客游览公路风景，请游客坐在右侧靠窗的座位上。】

规则4~7都和座位有关，其中规则5和规则6存在矛盾。

虽然这辆车比较老旧，但是确实有空调，陈韶也能听到空调运作的细微声音。在有空调的前提下，除非空调损坏，否则热和冷大概率就是异常现象。

然而冷、热两种情况的处理措施为什么会有所不同？区别在哪里？如果感觉到冷的时候开窗、热的时候换座位，又会发生什么？

假设遭遇了冷的情况，又是在公交车行驶途中，或者座位已满，岂不是死局……

还有规则7，这个右侧指的是车的右侧，还是人的右手边呢？

【8.为保证卫生情况，请勿将食物带入车内，请勿在车内喝水。

9.公交车将严格按照规划路线行驶，请您注意您的下车地点。

10.公交车是公共场合，请勿大声喧哗、争吵斗殴，请勿随意打扰他人。】

规则8、规则10和九华市、幸福小区一脉相承，都是禁止饮食和喧哗打闹，也就意味着不能通过威胁其他乘客下车的方式来避免无座位的危险；禁止随意打扰乘客，也说明不能通过询问的方式来获取线索。

规则9是否暗示地点顺序错乱、有未知站点、或下错站会出事的可能？

他将将看完规则，司机就不耐烦地说：“快点去座位上，你后面还有人呢！”

陈韶立刻掏出两枚硬币，丢进投币口，不好意思地对司机笑笑，然后就让开身位，趁着公交车还没开，细致地观察车内。

车内和车外的装潢一样陈旧，座椅都有些掉皮，窗帘也是老式的蓝色。每个座椅后面似乎都有印刷广告，有一种城乡公交的淳朴气质。

从车头到车尾一共22个座椅，驾驶座那侧有10个，车门这侧有11个，最后排中间有1个。虽然规则上说公交车并无站票，但走道上方还是有两排拉手吊环，两边座位旁也存在着凸出的扶手。

车里的人并不算少，除开陈韶一行人，总共有十个。

驾驶座那侧坐着的都是些老年人，四个人坐在后排，正精神奕奕地谈论着儿女婚嫁的事情；车门这侧坐着的则大多是年轻人，要么捧着脸看窗外的景色，要么和男女朋友小声说得开心，还有人捧着个地图聚精会神地看着什么。

通常来说，年轻人出门较多，老人不常离开常年生活的地方，而车门这边正好是车的右侧。

思索间，方芷柔和张逸晨已经上来投过币，对着规则7也犯了难。

前面的司机已经在催促了，公交车马上就要发动，并不容他们多加选择。

小情侣中的女孩子忽而说：“明天咱们去美食城玩儿吧，来了九华这么多天，还没去尝过那边的小吃呢，我看宣传片上超香的！”

陈韶看了他们一眼，并不坐下，只是扶住扶手，继续默默观察着周围的乘客。

司机也没再说话，只是又吱吱呀呀地关闭了车门，发动了公交车。

直到这时，小情侣中的男生才埋怨道：“等你去吃好了，就怪我没看好你减肥是吧？明天那么热，咱们待在家里和贝贝玩不好吗？”

坐在倒数第二排的两名老奶奶也转移了话题：“哎，现在年轻人都忙得很，喊他们出来旅游放松放松，都说要加班，搞得就我们这几个老不死的出门，也不怕咱们死在半路上！”

听到这句话，方芷柔和张逸晨才立刻坐到了驾驶座后面的两个座位上，陈韶则坐到后车门旁边，看向靠背上的广告。

第5章 路遇之人

广告的样式和车子的年代感可以说是相映成趣，塑料质感的海蓝底色搭配上花花绿绿的广告词，搞得好像是什么男科医院宣传，连印上去的人物画像嘴角的弧度似乎都僵硬了几分。

画上是戴着珍珠项链的贵妇人，广告词则是：[“海云仙”巡游画展 对美的极致追求 我们诚挚邀请您的到来]

对美的极致追求。

音乐家追求音乐的极致，漫画家追求漫画的出彩，哥哥追求他人的陪伴，这些都是它们的核心规则。

那么“美”应当就是画展的核心了，这和任务要求中的《维纳斯》也是对应的上的。

而“海云仙”三个字也和《维纳斯》关系密切。

通常来说，维纳斯是罗马神话中美的女神，与之对应的是希腊神话中的阿芙洛狄特。阿芙洛狄特有一个普遍的诞生传说，就是从海水的泡沫中出生的。

海云，意指海上的白色泡沫，仙字当然指的就是女神。

想到这里，陈韶又看了一眼方芷柔和张逸晨，发现两个人长得都不算丑，一个琼鼻秀目、小巧玲珑，一个浓眉大眼、五官端正，觉得自己三个人应该不会因为不够“美”而惨遭三杀。

思考间，44路公交已经飞驰着停在了下一个站点康和园。这个站点的人出乎预料地多，车门一开就一窝蜂地涌了上来，眨眼间就把位置占得满满当当。没抢到座位的人一脸晦气地从前门下车，老老实实回到站台上等待。

或许是因为人太多了，陈韶能明显感觉到车里的温度升了上来，不复之前的凉爽，反而像个大暖炉一样，蒸得人眼前发晕。陈韶前面那个看地图的小哥头上的汗滴都落到了地图上，把墨迹晕染开来。

再往前面驾驶座上看，司机的身影有一瞬间的模糊，就像是电脑中病毒时卡出来的马赛克。旁边的窗户边缘也熏出来一片乌黑。

和陈韶隔了一个车门的那个捧脸的女孩抱怨：“每次都这样，城管都不能管管路边摊吗？烟熏火燎的。”

她的声音不大不小，刚好能让附近的几个人听见，陈韶回过头，就看到女生眼中异彩涟涟，身边的窗户紧紧关着。

路边摊，车外的烟火。

后排的老爷爷老奶奶们本想开窗透透气，听到女孩这样说，手下不禁犹豫了片刻，眯着老花眼往车子右侧路边瞅了瞅，还是收回手，也抱怨起来。

方芷柔也回过头去看那名出声提醒的女生，刚有动作，就听到左边传来玻璃窗被推动的声音。她猛地转过身来，一把按住开了个小缝的窗户，眼睛死死盯住后座的乘客。

后座的乘客是个穿褐色背心的大汉，他的手正放在推拉窗上、想要往后搓，看到方芷柔按住了，就慢慢把手收了回去。

然而已经被推开的小缝并不那么容易合上，方芷柔抓住把手用力往前推的时候，只感觉有什么东西在和她对抗，大大拖延了关闭的进度。在此期间，一股热气已经顺着窗玻璃爬了过来，蒸腾得方芷柔眼前发晕，屁股底下的座椅也灼烫了起来。

前排的张逸晨立刻伸手帮忙，在两个人的努力下小缝才合上，那股蒸腾的热气随之消散。

陈韶一直关注着方张那边，亲眼看到方芷柔后座的男人在玻璃窗关闭的同时消失不见。

车里的热度异状不过十分钟就褪去了，车内空调依旧呜呜地运行着，天选者们却比之前还要警惕——车上的座位除了那个刚刚空出来的，都已经满了，如果出现“冷”的情况，需要更换座位，那就很难抉择了。

好在，这次乘车旅途的后半部分并没有出太大问题。

七点四十一分，44路公交车在展览厅对面急刹车，卸下陈韶三人和那个女生，又急匆匆地离开了。

展览厅从外表看是一座圆形建筑，只有一层。入口朝向西南，两侧摆着“海云仙”巡游画展的立牌，售票处就在入口北侧。

他们走过十字路口，站到展览厅门口的时候，那个女生才笑着过来问：“你们也是来参加画展的吗？”

方芷柔热切地凑过去：“对啊，我们来这边旅游，不知道玩什么，看见有画展就来了，你呢？”

女生自我介绍名为陆静英，九华市人，是个书画爱好者，慕名来画展一睹名画家风采的。但从她刚刚在公交车上提醒其他乘客的表现来看，她并非对怪谈的事情一无所知，那她来画展的目的就有待商榷了。

陆静英刚刚应该也同样把方芷柔和张逸晨的表现看在眼里，他们闲聊了几句，便心照不宣地结伴去了售票处。

画展门票售价并不算便宜，一张票就有618元，一下子就把张方的资金消耗大半，幸好一张门票可以来三天。倒是陈韶因为年龄不到，享受了半价优惠。

这张门票约有十五厘米长、六七厘米宽，纸上有着淡淡的银色暗纹，边角和公交站台上的“画展”标签一样画着花朵，花朵下方还有一张捧着脸的美人面。把门票放在鼻子下面嗅嗅，还能闻到一股淡雅的馨香。

跟门票一起被售票员送出来的，还有参观的规则。

【《“海云仙”画展参观者注意事项》

欢迎参加本次绘画展览，为了确保您能安心欣赏画作，在参观过程中，请遵守以下规则：

1、本次画展非开放式画展，必须持有门票方可进入。门票可以在售票处获取。

2、展馆为环形通道，在参观过程中，请沿箭头方向前进，保持良好秩序。如果您想要中途离开，请前往各展区的出口。

3、本次展览内容为画作，不会出现任何照片展览。如果您看到了展览的照片，请您立刻告知最近的工作人员。

4、展馆内禁止私人拍照，禁止携带任何可以用于拍摄的设备。如果您的照片中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事物，请您立刻将拍摄设备丢入最近的垃圾桶。

5、我们相信，每一位参观者都是爱画之人。如果您认为我们的展览尚有缺憾，请您及时告知，不要试图损坏画作。

6、画展需要安静的氛围，请您不要在画展中大声喧哗。

7、本次画展仅展出人物画、山水画、动物画，不展出静物画、建筑画、抽象画。

8、如果您见到静物画，请您无视它，不要触碰。

9、如果您见到建筑画，请务必待在原地，不要移动，不要触碰墙壁，等待工作人员救援。

10、如果您见到抽象画，立刻闭上眼睛，不要看，不要听，不要想，直到工作人员到来。

11、画展设有工作人员，为了营造良好参观氛围，不同展区的工作人员有着不同的穿戴主题，请您注意辨别。

12、为了避免玷污画作，各参观区域禁止饮食。如果您感到饥饿，请前往休息区，我们为您准备了食物和饮水。

13、如果您对绘画同样感兴趣，我们在人物画展区和山水画展区间增设了绘画区，欢迎您的到来。】

第6章 人物画展

整篇规则几乎是赤裸裸地说明了画展不对劲儿，就差撕下最后一块遮羞布了。

规则2规定了只能前进不能返回，想要离开要么绕一圈到门口，要么就从各区域中间的出口，也就意味着行动受限。

规则3和规则4涉及照片，禁止私人拍照和照片展览，在画作有问题的情况下或许是更有问题，也或许是一个突破口。

规则5和规则6说明了画展的基本参观要求，安静、禁止损毁画作，爱画之人，或许是需要真正地去欣赏，或者至少做出个欣赏的样子来。

规则7到10表面上最矛盾诡异，只提及了静物画、建筑画和抽象画的规则，但没有提到前三者，或许还有其他规则。

陈韶认为，最值得注意的应当还是人物画，毕竟不管维纳斯还是阿芙洛狄特，都是神话中的人物——至少有人类形态；而且广告和宣传片上也着重体现了人的形象。

至于规则11，刚刚售票处的工作人员穿的是淡蓝色的制服，或许可以作为参考，

从展览厅的大门进去，正对面的就是展览厅的办公室。两名身着淡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站在大门右侧，指引着进入的方向。工作人员一男一女，男性穿着有些海军风的味道，上身淡蓝色短袖衬衫、打白色领带，下身是同样淡蓝色的长裤；女性则是穿着一条天蓝色的分体及膝A字裙，头发用白色的丝带绑成高马尾的形状。

陈韶记住他们的穿着特征，出示了门票后，和其他人一同走进人物画展区。

展区地面上铺着黑色火山岩纹样的地砖，墙壁上也贴着纯黑色的柔光瓷砖，外侧墙壁上只挂着画，并不见窗户，没有阳光透入，只有被展览的画作附近和内侧的门牌散发着柔和的白光，其他地方都黑洞洞的，无法看到其中蕴藏着什么。只能看到不少人在展览区内走来走去，时不时探头仔仔细细地去看那些画作，说一些陈韶听不懂的专业术语。

通道中央放置着一个立架，摆满了本区的规则。

【《人物画展区参观守则》

欢迎您来到人物画展区，为了确保您能安心欣赏画作，在参观过程中，请遵守以下规则：

1、人物画展区包括古今名人形象画作和其他画作，在参观时，请对画作保持应有的礼貌，不要随意发表负面评论。

2、为了与画作原型区别开来，我们的画师在进行绘画时会有意识地修改部分特征，您可以尝试进行分辨。

3、画作上的人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笑、不会哭。

4、如果画作上的人与您对话，请无视，那是您的幻觉。

5、如果您发现画作上的人动了，请立刻离开人物画展区。

6、如果您听到明显并非同伴的笑声或哭声，请立刻远离您身边的所有人类，他们可能不是你认识的人。

7、严禁拍照。

8、人物画展区不会出现任何摄影设备。如果有人手持摄影设备想要为您拍照，请严词拒绝，不要看照片的内容。

9、人物画展区所有画作均在灯光下展览，不会出现在阴影下。如果您发现阴影处存在画作，请立刻将其收拾干净，并送回原本的展览位置。

10、不要欣赏阴影中的画作。

11、您在画展中唯一要做的就是精心欣赏画作，请保持心情愉悦，不要谈起不愉快的事情。】

看来肯定会出现画里的人哭哭笑笑甚至走下来的情况了……

行吧，好歹比漫画家好点。

“袁老师在人物画上可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拿。”陆静英说，“凡是袁老师乐意画的模特，都是一等一的好看。不过，要我说，袁老师画出来的可比他们自己好看多了。”

陈韶问：“这里的全部都是袁老师一个人画的吗？我的意思是，没有弟子之类的？”

陆静英笑笑：“袁老师没弟子，之前倒是有不少人慕名去封丘拜师来着，可惜袁老师考察之后都觉得不合适，她的审美是天生的，也教不会别人。”

人物画展区的画作果然像陆静英说的一样，不论男女老少，无一不是美人，就连银发满头的老太太，也有沉稳雅致的风韵。

其中最吸引陈韶目光的是摆在人物画区最中间台子上的十七幅少女画作。

和其他大多特意摆了姿势、正面朝前的人物画不同，这些画作中少女姿势各异，像是日常生活中抓拍的场景。

其中一名穿着粉色碎花裙子的女生右手压着险些被风吹走的草帽，在金灿灿的油菜花田里回过头来，朝着参观者们微笑。

“这是‘生命’。”陆静英说。

她贴近展览台，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画，几乎要发光。

“少女们的生命力在于她们的一举一动、一颦一笑，在阳光下、在月夜里，在都市中、在田野上。”

“袁老师认为，人物画最重要的就是体现出人的生命力，要让画‘活’过来，才是真正的佳品。”

第7章 诡异画作

活着的画作？

陈韶不由得想起几年前从新闻上看到的一名画家杀人取血作画的事情。

“那怎么样才能让画作活过来呢？”方芷柔问。

陆静英直起身子，闻言无奈笑笑：“我要是知道，就直接去找袁老师拜师啦！”

这个女孩对袁姿琴的推崇可以说是溢于言表。

“给我们介绍介绍袁老师吧。”方芷柔搀住陆静英的胳膊，轻轻一晃，“你这么喜欢她，肯定知道不少。”

陆静英“咯咯”地笑了两声，大略地讲了讲。

据她所说，袁姿琴出生于一个书画世家，父亲是著名的水墨画大师，母亲则是一名油画大师。她从小就经受家庭的熏陶，在各种画作上的天分都很高，尤其擅长人物画。在很小的时候，袁姿琴的画作就饱受书画圈的赞誉，首幅作品的拍卖价就高达数百万。

听上去，这位画家的生平全都有据可循，是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怪谈。

但是陈韶分明记得宣传片里那位画家朝他投来的视线，那绝不是错觉。

陆静英还在滔滔不绝地说着偶像的轶事，陈韶一边附和着，一边继续观察周围的画作。

突然，他停在一幅画作面前，低头去看标牌上的解说。

[《父亲》 作于1983年]

画作中的男人穿着一身灰色长褂，带着圆框眼镜，手上执一只画笔，很有一百年前那种文人的风韵。从面相上来说，男人眉毛间纹路较深，嘴角微微向下，显得严肃而不近人情。那双丹凤眼倒是和袁姿琴一模一样。

在这幅画旁边还有一张《母亲》，作于1981年。

这名女士身穿孔雀蓝的老式旗袍，脖子上戴着珍珠项链，头发拢在脑后，上面顶着一顶小小的黑色纱帽。她端坐在木质的靠背椅上，脊背挺直，脖颈微垂，嘴角含笑，双手重叠着放在大腿上，整个人显得温婉异常。

“这是袁老师为她的父母制作的画像。”陆静英说。

“确实很好看。”陈韶盯着画作，忽然感觉男人的眉间褶皱更深了，女人的嘴角也拉平了些许，一双杏眼里水波涟涟。

他眨了一次眼，就看见女人右眼角滴下来一滴眼泪，在画布上晕染出一团阴影。

【3、画作上的人不会说话、不会动、不会笑、不会哭。】

陈韶不露声色地挪开视线，问：“姐姐，请问这两幅画和原型的区别是什么？”

男人的脸上已经显现出一抹怒容，女人眼里的泪珠更是滚滚落下，不一会儿就打湿了半张画纸，玻璃下的画作已经开始打褶。

而这一切都是从陈韶夸奖开始的。

但是之前夸奖其他画作——例如“生命”系列——的时候，就并没有出现这种情况。

陆静英说：“这两幅画是袁老师对父母的纪念，所以并没有做任何修改，我们看见的就是袁父袁母最真实的样子。”

有粗重的呼吸声和女人的悲泣从画像的方向传来，但似乎只有陈韶一个人能听得见。

他把目光重新放回画上，就发现男人的眉毛已经立了起来，女人则低下头去，手里不知何时多出来一面素白的手帕，被她捧着捂在脸上，低低地哭泣着。

【5、如果您发现画作上的人动了，请立刻离开人物画展区。】

方芷柔和张逸晨也看到了这个场景。

画展门票只限制时间、不限次数，他们还可以再进来，所以现在就遵守规则离开才是最保险的。

陈韶的双脚却稳稳地立在地上，一点离开的意思都没有；陆静英也还是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方张二人看了陈韶一眼，知道双方保命能力不一样，也没犹豫，立刻就往前快步走去。

目前为止，这两幅画还没表现出什么攻击性。

“袁老师和她的爸爸妈妈关系一定很好吧？”陈韶说，“感觉画的特别认真！”

陆静英说：“嗯，袁老师很尊重袁崇英老师的，也很怀念苏佳玲女士，据说她的画工就是袁崇英老师一手教导出来的。”

展台上的画突然前后晃了晃，啪地一下就摔下去、拍到了地上。

灯光都只设置在展台上，距地面五十厘米往下的地方全都是一片阴影。陈韶的警惕心瞬间拉满，他和陆静英同时伸出手，一左一右地去捡地面上的画，却感觉右手陷入了什么粘稠的液体中，难以挪动。

女人的哭泣声越来越大了，从最开始的小声啜泣到痛哭失声，也不过是两分钟的功夫。

陈韶感到一点心烦意乱，还有一些绝望。他知道那是来自画作的情绪。

当下，他的右手摸不到地面，就直接整个人蹲下去，连上半身带弯下去的脑袋都浸入那团阴影中。阴影马上就顺着他的鼻腔耳道渗进去，沉闷的窒息感飞速袭来；与此同时，他的双手却已经摸到了两幅画框。

这些阴影对画框的“亲和力”着实惊人，简直像是胶水一样，黏得人几乎拽不动。好在，也只是几乎，陈韶果断放弃了右边那一幅画，双手抓住左边这幅，拽着它从阴影中站起来。

有一些“阴影”还残留在画上，顺着重力往下坠。等到陈韶把它放到展台上，它们在灯光下就迅速消融了。

男人的脸上怒气未消，眼睛睁得大大的，脸颊涨的通红，但并没有再发出什么喘息声。

这时，陆静英也直起腰，把女人的画作摆了回来。

女人恢复了之前的娴雅坐姿，双手却还紧紧地攥着那方手帕，眼角微微泛红。

“看来是工作人员没放好。”陆静英埋怨，“真是的，一点也不尽心，万一把袁老师的画弄坏了，他们赔得起吗？”

陈韶没对此发表任何意见，只是转身继续往前走，把那两幅怪异的画作留在身后。

在他们离开后不久，袁父袁母的画像神色就又逐渐平静下来，重新固定成了原本的样子。

第8章 失踪模特

袁父袁母的画像位于人物画展区三分之二的地方，剩下三分之一都是一些仕女图、将军图之类的，倒也没有发生之前“被夸了就开始作妖”的事情。这更让陈韶认定了这两幅画的特殊地位，觉得可以尝试找找他们的资料。

陆静英说过，袁父袁母都是绘画的大家，那图书馆里或许就能找到了。

走过储藏室和杂物间，在人物画展区和山水画展区之间的内侧就是半开放式的绘画区，外侧则开了一扇只容一人通过的小门。小门处于打开的状态，灿烂的阳光从外面照射进来，给这个阴暗风格的展览厅多少增添了些人间气息。

方芷柔和张逸晨就站在两个区域的交界处、绘画区的门口，正和一个身穿淡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僵持着。

“我说了，不行，小哥哥，我是来参观画展的没错吧？怎么就要给你们当模特了？”

张逸晨张口就来：“对啊，我侄女凭什么给你们当模特？不当模特还不让走？还讲不讲道理了？”

方芷柔的眼神朝他飘了一下，不过也很快附和道：“你看，我小叔都说了不让，别为难我了好么？”

工作人员被他们两个堵得哑口无言，脸上都飘起红，他尴尬地左右张望，看见陆静英的时候眼睛一亮，甩下方芷柔快步走过来，发出邀请：“女士，能请您来为我们的画师做一次模特吗？作品会作为酬劳送给您本人的。”

陈韶忍不住皱了皱眉，看向方芷柔。

他们所在的地方算是个小隔断，不在展览区内。方芷柔也就快步走过来，把一张小纸条塞进陈韶手心。

“老张发现的，”方芷柔小声说，“就压在绘画区门口的垃圾桶下面。”

纸条上是很简单的五个手写字。

【不要当模特】

现在是上午八点二十七分，画展刚刚开始不到半小时，而入口只有他们进来的那一个，说明纸条不太可能是普通的参观者放的。

这样一来，放纸条的人就很耐人寻味了。

纸条内容的真实性应该还是可以信任的，经历过漫画家的骚扰和那两幅不对劲的画作之后，天选者们本身就觉得当画作模特这件事不靠谱。

对画展相当了解的陆静英果然也拒绝了，给出的理由也是一样——大家是来看画展的，又不是来当模特的。

那名工作人员还是那么坚持，急切得几乎要把人拽进绘画区去，动作中难免透露出一丝慌乱来。

绘画区的装潢倒是冷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上都有着黑色的几何线条；模特站着的台子摆在中间靠墙的位置，周围则是错落有致地放了画架和凳子，画笔和颜料也被悉心地放在了玻璃制的小矮几上。

只不过，他们并没有看见工作人员所说的画师，绘画区里空无一人。

“叔叔，您的工作就是要找模特吗？”陈韶蓦地开口，“为什么不提前找好啊？”

正磨着人的工作人员闻言一愣，随即苦笑：“袁老师原本的模特家里有事，临时走了；她又觉得既然要在九华市展览，就得画画九华市的女孩子，这一时半会儿哪儿找得到人……”

“叔叔不是这里的人吗？”

工作人员摇摇头：“我是跟袁老师一起来的，袁老师害怕不熟悉的人会弄脏、弄丢画，都是用的自己人。”

“那你就找错人了。”方芷柔抱着胳膊，没好气地说，“我是来旅游的，压根儿就不是本地人，你找我有什么用？英英也是我们一起的，刚刚和这个小朋友说话才分开的。”

工作人员挠了挠脑袋，只好又把视线转向即将到来的其他参观者。

趁着这个空档，陈韶问：“原本的模特姐姐是九华市本地的吗？她不认识其他模特吗？”

其实他更想问的是，那名模特是什么时候离开的，又是什么时候被邀请的，叫什么住在哪儿。毕竟，她很有可能就是放下那张纸条的人。

工作人员一边观察着新的人选，一边漫不经心的回道：“对，本地的，前天我们到九华的时候遇见的一小姑娘，也不是专业模特，就是看她漂亮邀请的，所以不认识。”

说着，他又叹了口气：“早知道找专业模特来了，不至于大早上的玩儿失踪，搞得现在什么模特都找不到。”

失踪？

陈韶敏锐地注意到这个词语。

他看了一眼，最终没问出来：考虑到画家和展览厅的名誉，想也知道对方不会回答自己的问题，或许反而会警觉起来。

不过，看这个工作人员的样子，似乎并不知道画展的怪异之处。

张逸晨直觉这个模特会是一个很重要的突破口，他一向很相信自己的直觉，就说：“柔柔，你和你朋友带着这个小朋友一起去前面逛吧，我和小哥儿聊会儿天哈。”

陈韶转头看了他一眼，倒也乖巧地跟着往前走。

这边张逸晨已经自来熟地搂上工作人员的肩膀，挤眉弄眼的：“哥们儿，听我们家柔柔说袁老师一向喜欢画漂亮女孩子，那个家里有事走了的女孩子是不是和我们家柔柔一样漂亮啊？”

工作人员思路立刻就被带远了：“那肯定的，袁老师的审美没的说，主动画的全是实打实的美人儿。”

张逸晨挑挑眉毛，从兜里掏出来一张一百的，塞进工作人员手里：“不瞒您说，我们家好看的多——从我和柔柔就能看出来，从小到大审美都被养高了，这都快三十了，还一个女朋友都没交过呢，就想找个漂亮的，柔柔的朋友又太熟了，不好下手。您给介绍介绍？”

工作人员信他的话才叫见鬼：“那你没戏了，袁老师昨天给那小姑娘画了一张了，就在前面展区。估计等这次画展过后，有多少长得帅的又有钱又有才的追呢。”

怎么说的这么像拉皮条的？

张逸晨心里嘀咕，面上还是赔笑：“您说说呗，说不定我们就看对眼了呢？”

工作人员摇头：“袁老师禁止我们把模特的资料给任何人，你别想了。”

“合着就是你们内部消化呗？”张逸晨故意道。

工作人员这次不答话了，直接开始撵人。

第9章 必须犯规的游戏

张逸晨离开工作人员的视线，表情就从吊儿郎当恢复成了原本的冷静，只不过他天生笑唇，就连冷静的样子也像是对人笑。

从工作人员的话里可以看出，至少对这个工作人员来说，模特画完画之后并不会失踪，而是因为一副画作而受到一些花花公子的追求，这和张逸晨之前想的“变态画家用美女皮囊剥皮作画封印灵魂”就大不一样了。

就好像袁姿琴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画家，画着普普通通的画，和什么怪谈、失踪一点儿关系也没有。

但是工作人员的话里也有漏洞——袁姿琴要画本地模特，那昨天的那幅画应该就已经足够了，难道她就那么较真，在什么地方就必须画什么地方的人、一画就得画三天？而且既然他们不能透露模特的信息，那些花花公子在没有网络的情况下又是怎么找到模特本人追求的？

还有那幅画……有没有可能，那就是他们要寻找的《维纳斯》？

毕竟在刚刚的人物画展区，他们并没有发现一幅名为《维纳斯》的画作。

他思索着往前走去，没看到在他身后，那些画作的眼球都微微滚动，连带着那名工作人员，一同将目光投向了他的背影。

正在参观的游客本该将其视为无物，却被这种诡异的场景惊得后退一步，面露惊容。下一刻，画作们的眼睛就再次转动，看向游客的方向，原本灵动晶亮的眼神变得缺乏神采，瞳孔一片漆黑。

游客的呼吸瞬间粗重起来，他快速眨了眨眼，似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发现这一切都不是错觉后，他惊惶转身、试图逃离，却又正对上身后画像中人的眼睛。

画中人在笑。

女孩笑得很美，像是田野里的向日葵，金黄色的卷发在冷白色的摄影灯下反射出一阵炫目的光。

她欢快地原地转了个圈，草绿色的长裙在空中旋出一层波浪，又带起一阵微风，将碎裂的草叶送到游客的腿上。

仿佛一桶冰水从头顶泼下，他听到自己牙齿打颤的声音，心脏的剧烈跳动声在脑中回荡。他知道自己该逃跑，规则上说过的，但他的腿已经软了，一点儿力都使不出来，脚下又好像被什么东西攥住了，从脚尖到膝盖，无法挪动分毫。

“搞这种恶作剧太过分了！”他几乎是尖叫出声，脑袋止不住甩来甩去，想随便找个什么人来解释这种离奇的现象，最好告诉他这只是展览厅利用机械道具制造的一场恶作剧，却只发现周围的光源一个接一个地暗下去，从近到远，到最后，只剩下一片空洞的黑暗。

几分钟后，工作人员来到这里，感到脚边踢到了什么东西。他看了看旁边空荡荡的展台，弯下腰，轻而易举地将画作捞起来，端端正正地摆回展台上。

画框中的女孩捏着一片花瓣，笑得很美。

\*\*\*\*\*\*

和张逸晨分开后，陈韶和方芷柔、陆静英就来到了山水画区域。

这里的装潢与人物画区域相比要柔和得多，全黑的瓷砖地板也纷纷换成了原木纹理的木地板，也算是比较符合山水画的主题了。

山水画展区的提示只有一行标语——【本区部分画作时间较为久远，请您不要触碰画纸，防止损伤画作】。

这似乎意味着只要不触碰画作，这个区域就是安全的。

陈韶和方芷柔的心却高高地提了起来——只有禁止，没有补救的措施，这意味着他们一旦触发这条规则，后面的一切就都需要他们自己来努力了。

一般情况下，他们这些天选者不会在明知规则的情况下还非要触犯，但是现在的状况是，他们没能在人物画展区找到规则怪谈要求的《维纳斯》。

要么是时间不对，要么是地方不对，如果是后者，为了获取相关线索，或许他们就必须违反一部分规则了……

陆静英也不知道是对山水画不那么感兴趣，还是被刚刚的工作人员败了兴致，没什么解说的意思。方芷柔却不得不问：“袁老师对山水画也很有见地吗？”

陆静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听到方芷柔的话，愣了一愣才回答：“对，其实袁老师早年的作品全都是山水画，到了十七八岁的时候才开始画人物的。”

他们一边说着，一边往前面走。

以陈韶的眼力，并不能看出这些画画工如何，但确实足够好看，画尽了山之巍峨、奇诡，水之磅礴、灵动。

其中甚至还有九华山的画作。

除了这些高山曲水外，山水画里还掺杂了一些明显人造的风景园林景致，还有一些人——比如刚刚见过的袁父袁母——在画中或交谈、或观赏、或游戏的一片欢欣景象。

直到张逸晨从后面追上来、他们一起走出山水画区域，依旧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

此时，才不过八点五十三分。

三个天选者对视一眼，神情都有些凝重；直播间里的观众们倒还算乐观，只觉得没危险就是最好的消息。

他们默不作声地走过整个动物画区域，这里连一点提示都没有了，所有的动物都安安静静地待在画框里，没有舔毛、没有打闹、没有吼叫，只有游客们称赞的话语在绿色塑料枝叶装饰的展区内回荡。

走出展览厅，迎着外面暖呼呼的阳光，天选者们却觉得从脑门到大脚趾都是凉的。

最可怕的猜想或许要被证实了……

这是一场必须犯规的游戏。

陆静英奇怪地看了一眼他们，只觉得氛围不知为何有些沉郁。

“陆姐！”方芷柔一把抓住陆静英的胳膊，把人给吓了一跳，“袁老师的画太好看了！山水画超逸脱俗，动物画栩栩如生，人物画也真的很有生命力！一想到我只能看三天，以后都看不到了，哎……”

陆静英连忙说：“没事，袁老师出了画集，很多地方都有卖的！”

“哪儿有卖的啊？”方芷柔问，“展览厅里也没人推销啊？”

陆静英一时语塞，她想了想，随即无奈地摇摇头：“这我就不知道了，一般来说画展都会顺便卖点周边的，谁知道这次怎么回事，一会儿模特失踪，一会儿没画集的。”

她回头看看画展：“既然你也不舍得，我们回去继续看吧？这次看得细致点，我能在里面消磨一整天的时间。”

第10章 画中美人

他们重新进入画展，这次分开去寻找线索，琢磨各种可能性。陈韶依旧站在袁父袁母的画作前头，盯着它们一言不发。

五分钟过去、十分钟过去，画像没有丝毫动静，就好像它们只是普通的死物。

“这两幅画很好看吗？”少女的声音从身后传来，黄鹂般悦耳，陈韶转过身去，看到身穿浅蓝色制服的女生站在他身后不远处，长长的金发在阴影中闪着光。

陈韶看到过她，在不远处的一幅画里。

“你怎么不去看‘生命’？大家都在看袁老师的那套成名作呢。”

【4、如果画作上的人与您对话，请无视，那是您的幻觉。】

陈韶问：“你是跟着袁老师一起来九华的工作人员吗？”

女生笑着点头，眼中显现出奇异的神采，一股油墨味儿渐渐在空气中弥漫。

“因为家人很重要。”陈韶慢慢说着，察觉到画像一点点开始变化，“袁老师画的这么好，说明她很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觉得这比‘生命’更好看。”

女生嘴角的笑淡了些：“可袁老师一直很懊悔自己没画好呢。”

陈韶说：“在这种画里面，画工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袁老师对自己爸爸妈妈的爱，有这样的感情不就够了么？我画画给哥哥的时候，哥哥就是这样说的。”

“你说，”女生的话像是从牙齿间挤出来一样，甚至发出了气音，“你从这两幅画里面，感受到了‘爱’？”

展台上的画已经剧烈摇晃起来，却被陈韶及时伸手死死按在了展架上。女人的泪水从画框里流出来，很快从展台上滴落，跌进无垠的黑暗中。

“这里的展架好像不太稳当。”陈韶面不改色地说，“姐姐，你们要把东西固定好啊，不然容易把袁老师的画摔坏，那就太可惜了。”

女生的脸皮抽了抽，靠近耳根的地方似乎出现了一条细小的裂纹，又很快被她用手抚住。

“储藏室里有更多画。”她诱哄着，“小朋友，要跟姐姐一起去看看吗？”

附近展台上的摄影灯突然灭了，陈韶感受到膝盖处的黑暗正在往上延伸，一寸寸地侵入光的世界，粘稠的液体附着在皮肤上的感觉分外恶心。

他依旧站在原地，并没有开始逃跑，而是问：“储藏室可以随便进的吗？里面只有袁老师的画吗？有没有放恐龙模型啊？我还听说有个雕像叫断臂维纳斯，这里有吗？”

女生微微弯腰，冰冷的手抚上陈韶的脸颊，带来一种不同于人类皮肤的粗粝触感。

“有很多画，非常多的画，我们能让你变得更可爱，你的爸爸妈妈和哥哥朋友，都会更喜欢你……到时候，你当然可以见到维纳斯，那是我们中最优秀的作品……”

远处的灯光一盏盏熄灭，黑暗中的怪物爬上了陈韶的腰腹。

更可爱……更……被人喜欢……

他抬起头，看到女生眼里的纸张纹路，在一片黑暗中散发着幽幽的白光。

最后一盏灯熄灭了，在陈韶眼中，世界变成了一片黑暗，他只感觉自己半具身体都陷入了沼泽，四面八方都在挤压受力。

终于，女生眼里的纹路也黯淡了，一身淡蓝色制服也变成了及踝的草绿色长裙，一副金色边框的人物画像端端正正地摆在那里，朝着陈韶微笑。

陈韶费力地抬起右手，比出一个“五”。

有人把他抱了起来，耳边风声簌簌。

不过半分钟，好像突然突破了什么界限，陈韶周身骤然一轻，光明随之而来，眼前是人物画展区和山水画展区的交界处，张逸晨正把他从怀里放下来，方芷柔站在山水画展区细致地观察着，不远处的绘画区里已经有人拿起了画笔、在面前的画板上涂了只小黄鸭。

他低头看去，就发现自己的白色运动鞋上沾染了不少的墨迹，黑乎乎的一片。

“妈妈会生气的……”他小声嘟囔。

“什么？”张逸晨没听清，追问，“韶哥，你还好吗？”

陈韶没有回答，而是反问道：“你刚刚看到了什么？”

张逸晨蹲下来，压低声音：“我只看到你突然转身，然后她爸妈的画和一副女孩子的画像都倒下来——只不过那两个被你按住了。”

陈韶点点头，简单说了自己的经历。

“这画不老实啊！”张逸晨第一反应却是这个，“怎么还带拐小孩儿的？”

陈韶默默看他一眼。

“咳咳，活跃下气氛，保持良好心态嘛。”张逸晨讪讪一笑，立马正经起来，“所以至少现在看见画有问题，只要跑出人物画展区就没事儿了，画里的人也不能真的跑出来，是幻觉……这次规则上居然没哄人哈？”

“还有这个袁老师，和她家里人的关系果然没陆静英说的那么好啊！”

陈韶低声说：“它说，维纳斯是它们中最优秀的作品，还说储藏间里有很多画，或许我们应该找机会看看。”

张逸晨摸着下巴想了想储藏间的情况，难得皱起眉。

“那个储藏间上锁了。”张逸晨说，“我们不是内部人员，恐怕没办法正大光明地进去。”

要是之前的怪谈世界还好，那边基本上没什么人类管理可言，溜门撬锁杀人放火算是天选者的常态了，但是放在这样一个社会秩序尚在的世界，偷鸡摸狗真的会被抓的。

而且……

有一个两人都心知肚明的问题——《维纳斯》不可能这么容易就被找到，它要么根本不在储藏间，要么就是储藏间其实是个彻头彻尾的绝命之地。

陈韶倾向于后者，毕竟刚刚的方法大多数天选者都能想到、也做得到，那么他得到的信息简直可以算是一个半公开情报了；即便不这么做，天选者们也总会尝试四处探索，储藏间不会被错过的。

第11章 山水画作

方芷柔正在看面前这幅绘制了绎思园园林山水的画作。

陆静英告诉她，袁姿琴所在的袁家是几百年的书画世家，在洛南扎根已久，于是就在一座名为洛青山的小山上建了一个园子，名字就叫做绎思园，取自“名公绎思挥彩笔，驱山走海置眼前”。

袁姿琴早年的画作便是从绎思园和洛青山的风景开始的，直到成年后才开始画人、画动物，其余画作——诸如建筑画、静物画、抽象画——都只不过是闲暇时的随手之作，也因此并未在本次画展中出现。

袁姿琴是画展的主人，她曾经在宣传片中展现异样，她画的袁父袁母也能动能哭的，那么她即使不是怪谈的本体，也一定和怪谈有莫大的关系。

方芷柔一向认为，一个人的性格、经历很大程度上受到幼年时期生活教育环境的影响；如果家庭成员关系不和睦，也往往会对孩子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阴影。既然如此，她或许能够从早年的山水画中得到袁姿琴的诡异之处。

在陈韶违反一次规则、过来说明了情况之后，她就更确认了自己的想法。

“还是我进去吧。”陈韶说，“有哥哥在，我会很安全的。”

方芷柔摇头笑笑，右手食指自然而然地戳了戳陈韶的脑袋，戳完才意识到不对劲儿，不由咳了一声，道：“别的地方呢，我可能比不上韶哥你，但是对家长里短这种事儿嘛，我呢自认为还是有点儿信心的，您就瞧好吧！”

张逸晨小声介绍：“她是个社交恐怖分子，第一局是满好感通过的，听说和她们那个中心的所有天选者、公务员甚至看门的大爷和打饭的阿姨都打得火热……”

在方芷柔的坚持下，最终还是由她进入了。

她伸手触摸其中一幅绎思园的画作，耳边就传来一声：“太太，您的信。”

眼前场景骤然一变，从展览厅的现代木质装潢变成了极具古韵的雕花窗，窗外正对着湖对面的圆形门洞。院子里是一泓清泉，被假山石簇拥着，数条锦鲤在石边甩着尾巴，一条柳枝从侧面弯弯垂下、头低进了泉水里。

这就是那幅画中的景象。

方芷柔低头，就看见面前的桌案上铺着一张宣纸，画着半成品的窗景。

规则怪谈的提示摆在画上。

【1、请记住，所有山水美景都是画中的内容，它不是真实的。

2、你是画展的参观者，不是画师，更不是模特。

3、山水画的主题永远是山水。】

规则1是提醒她不要沉浸于画中，导致污染出不去？

“姿琴？”在画像上见过的袁母持着把宫扇，正坐在一边查看那封信件，发现方芷柔停下了绘画的动作、神色有些茫然，不由疑惑道。

方芷柔在心里把规则怪谈骂了个狗血淋头——这么玄乎的规则，鬼才猜得对。

袁母见她不答话，眉宇间的疑惑更深了，抛下信件就走过来。

“怎么了？”

窗台上不知何时窜上来一只猫，左眼黄右眼蓝，白毛沾上了墨汁。一点墨汁被猫走动中甩到画纸上，刹那间便晕染开。

方芷柔心里咯噔一声，立刻伸手去赶猫，却听袁母嗔了一声，托着腋下把猫抱在了怀里。

“照月不过是找我心急了，何必赶她？是不是，照月？”

“嗯，是我错了，对不住，照月。”陌生的女童声从方芷柔嘴里发出来，那猫听完喵了一句，袁母就更爱得什么似的，竟把方芷柔抛在一边了。

刚刚不是她在说话。

【你是画展的参观者，不是画师，更不是模特】。

画师是决定画什么的人，模特算是作画的素材，它们都是能够影响画作的存在，而参观者只能是参观。

这样说来，刚刚的话语就是画师决定的了，又或者只是单纯地重现了当时作画的场景。

但是方芷柔分明是可以动的。

她静静地站在案桌前，默不作声地观察着。

这里的装饰和她看过的一些古装剧里的大同小异，方芷柔却隐隐感到有些违和，似乎有什么细微的不同。

更违和的是袁母的举止。

她的笑容和担忧的神情都是那样真实而动人，有着上一辈富贵女性的优雅端庄，看向“我”的眼神也满满的都是慈祥关爱。但方芷柔只感觉到一种淡淡的隔阂感，仿佛一团迷雾，横亘在母女二人中间，让一起都显得不真实起来。

袁母摸了会儿猫，拿上信件离开了，方芷柔犹豫一下，也跟出去。

在走出画室的刹那，她若有所觉地抬起手。

一抹墨痕从肌肤上浮现。

她们走上抄手游廊，日头从西边照过来，映得雪白的墙面上树影婆娑。方芷柔恍惚间看到一高一矮两个影子在墙面上拥抱着，高一些的影子往低一些的影子头上插了根枝条，枝条蓦地延展开来，变成一条弯弯曲曲的绳索，勒紧了矮影子的脖颈。

微风送来了遥远的声音：“这样……好看……”

方芷柔摸了摸自己的脸，忍不住咳嗽两声，鼻尖不知为何闻到一股发霉的臭味。她魂不守舍地往前走，脚下却被什么东西绊了一跤，险些趴到前面袁母的背上，却又被人拉住，勉强站稳。

依旧是影子。

脚下的，身后的，全都是。

这时，方芷柔才发现，有个约有一米六高的人影正亦步亦趋地跟着自己。

风陡然大了，刮得游廊边儿上的柳树枝条上刑似的抽在方芷柔脸颊，被抽到的地方立刻火辣辣地、起了红肿。

“姿琴。”女声亲昵地喊着，“快过来，怎么不来呢？”

前面袁母已经要拐进月洞门了，一半脸庞藏在门洞里，又被摇动的枝条挡住，右半边嘴唇翘起的弧度不高不低、恰到好处。

方芷柔心里蓦地升起一阵踌躇来。

天上遽然下起雨，飘落到地面上的却不是水滴，而是一滴滴墨汁。它们一打到地面上、墙面上，就给古朴的青砖白墙上了色；落到水里，锦鲤刚要四散而去，就被墨汁渗进了身体，眨眼间就化为了一副腐尸；就连刚刚抽了方芷柔一下的柳条，也在这墨汁的洗涤下化为带着血肉的段段白骨。

第12章 虚假过去

写意山水的园林景致刹那间就变成了人间炼狱。

那几尾锦鲤的腐败尸体忽而从水里跳出来，砸在方芷柔脚边，脑袋和尾巴像是活鱼一样拼命甩着，黑洞洞的眼眶被甩出墨汁，牢牢地扒在了方芷柔绣着花草的鞋面上。

她咬咬牙，只当自己没看见，顶着白骨柳条的抽打，一步步朝月洞门走过去。

跟着袁母到达正房时，她整张脸已经通红一片，右半边脸颊更是显现出一大片瘀痕。

正房里倒还正常，依旧是古朴的桌椅，放着青花瓷瓶，挂着几幅描摹山水的字画；最里面摆着个雕着山水图样的三进拔步床，桌面上零散地搁了些珍珠首饰，一个略显朴素的纯蓝色猫窝就摆在拔步床外面。

那只猫被袁母放下，就在屋子里乱窜，毛茸茸的大尾巴时不时碰倒个瓷瓶儿，啪啦啦的声音在寂静的屋内回响。

那抹墨痕所在的位置忽地滚烫起来，烫得方芷柔几乎叫出声。

“你哥哥要回来了。”袁母脸上止不住的笑意，在屋内略显昏暗的光线下有些异样的扭曲，照月倏而从信纸上跨过去，带翻了不远处的茶盏，茶水伴着茶梗散落在桌面上，不一会儿就皱皱巴巴起来。

袁母却恍若未觉，依旧拿起信纸，如同拎着一块抹布；纸张在水的作用下垂坠下去，茶水一点点往下流，到后面，墨汁突然就从那些细密的字迹中喷出来，方芷柔猝不及防地被喷了一身，周边的房子也被墨汁深深地浸染。

碰到墨汁的地方也随之滚烫起来，又细细密密地发着痒。方芷柔惊恐地瞪大眼睛，双手不自觉地捂住脸，大力揉搓起来，就好像要把渗入皮肤的墨汁清洗掉。

袁母仍然笑着，将信纸递到了方芷柔手上。

窗外的阳光似乎有些暗淡了，她抿起嘴唇，勉强把双手放下来，往后退了几步，紧接着就转身往回跑，完全没有往身后看的想法。

她身上的墨痕依旧在扩散，从沾到那些墨汁的地方开始。

高热和晕眩静悄悄躲进她的脑海，慢慢驯服了她的所有细胞。眼前的青砖白墙似乎也开始褪色，只有墙头的狮子猫还是睁着那两只异色的眼睛，静静地看着她。

方芷柔一脚脚踩过开始融化的石板路，绣花鞋底带起一片泥泞。她穿过抄手游廊，拐回最初的画室。

天色比之前更暗了，原本已经异化的庭院在画室的窗台上却依旧宁静祥和，甚至有蜻蜓停在湖面上。

她又站在窗台前的桌案边，看了这景象几秒，忽然就后退五六步，又往左边挪了两步，才看到和画作中完全一样的景色。

蜻蜓飞走了，锦鲤们也一动不动地浮上水面。

袁母出现在画室门口，她唇边微笑依然，面容却变得模糊不清；双手指尖一点点滴下血来。

方芷柔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了，她看到身前突然出现了一张桌子，桌子上平铺着宣纸。袁姿琴提起笔，一点点地将窗台中的景象画下。

她眼前骤然一黑。

展览厅，山水画展区内，方芷柔的身体突然软软倒下，张逸晨连忙接住，陈韶的视线却看向对方浮现出墨痕的皮肤。

张逸晨也注意到这一点，他面皮紧绷了些，低声问：“韶哥，医院能治吗？”

“去看看就知道了。”陈韶注意到周围人的视线，已经有热心人凑过来，问需不需要帮忙带方芷柔到休息室去，他们当然拒绝了——虽然上次他们去休息室时没事儿，但这种特殊时刻，还是不要去风险未知的地方为好。

张逸晨力气不小，两个人就带着方芷柔从小门出去。

五六分钟后，方芷柔眼皮微动，悠悠转醒。

一睁眼，她就情不自禁地摸上脸颊，珍惜的样子看得其他两个天选者一阵皱眉。

“侄女儿！”张逸晨故意刺激她，“摸什么摸，你不是说脸皮是身外之物吗？”

方芷柔的手停顿一下，她意识到自己在做什么，立刻把手压到大腿底下，长长地吸了口气。

“……大致就是这样。”

方芷柔说。

控制自己的双手这件事让她有些心累。

“画完画才能出来是我猜的，毕竟出现的时候就是在画画。”她说，“那个风景我看第一眼就觉得不对劲儿，感觉有点不一样，又不知道哪里不一样，天色变了之后才发现应该是时间和位置的缘故。”

她停顿一下，又说：“我感觉一直留在那个画室里，等时间到了直接找到正确的位置开始画就可以出来了，不过这样就找不到线索了。”

“这次的污染表象是墨汁，如果在里面待的时间过长，墨汁沾染的地方过多，我估计就会永远留在那里了。”

“我现在可以肯定，袁姿琴和她母亲的关系肯定很差，非常差。从我出画室开始那些事情，要么是发生过什么不愉快的事情，要么就是这件事压根就是假的——规则1的提示也说过画作中的内容不是真实的。”

“规则3说主题是山水，恐怕只有那些影子和诡异变化才是真正反应了当时的情况……”

“还有，”说到这里，方芷柔犹豫了一下，“我也不确定是不是真的，那些首饰质地不是很好，袁姿琴妈妈的屋子里也有点太空了，她的那些表情也不像是她自己的，还有那些影子……我怀疑那个矮一点的影子就是小时候的袁姿琴，而那个大的身影明显比袁母瘦一点、矮一点，身形也更弯……那些‘美’的东西，似乎不是来自于袁姿琴的妈妈。”

结果冒了这么大危险完全没得到什么有用信息嘛。

张逸晨心下有些失望，但也知道这很正常，一两次探索无功而返太正常了，只要别一次就丢了小命，那就是成功的。

陈韶却陷入沉思。

半晌，他突然问：“那袁姿琴为什么要画这样一副‘虚假’的画呢？”

第13章 临时模特

一般来说，会把自己的童年粉饰成幸福快乐模样的人，要么是自己不愿意面对，要么是不愿意让别人看到自己的伤疤。

“不管她是有意赋予这幅画这样的故事，还是无意中寄托了自己的心愿，”方芷柔说，“我想都代表着，她对这种母亲疼爱的童年是抱有幻想的。”

并非最佳位置的绘画地点，表情怪异并不亲和的母亲，据说即将回来的兄长，表面祥和内里血腥的庭院风景，都说明这位画家的家庭并不像陆静英所说的那样和谐。

不过对于天选者们来说，最重要的还是——

“我觉得那个影子才是关键。”张逸晨抱着胳膊，“毕竟‘好看’这两个字和《维纳斯》的关联才最大。”

陈韶看了一眼时间：“现在十点十四了，我想去图书馆找找资料，你们……”

他看向方芷柔裸露的手臂上的一块块墨痕，问：“需要我陪你们去医院吗？”

“我自己去吧。”方芷柔说，“公交车的规则已经知道很多了，医院那边听说门诊楼也很安全。”

陈韶沉默一下。

最终他们决定由方芷柔一人去医院治疗，张逸晨去图书馆找资料，陈韶则依旧留在画展这边。这样做虽然危险，但无疑是效率最大化的分配方式了。

再次进入展览厅，值得庆幸的是，陈韶并没有因为上一次的事情而直接遭遇袭击，画像们依旧安安静静待在自己的展台上，倾听着参观者们的争相称赞。

他的记忆力不算差，轻易就发现了一部分画作已经有了些变化，比如那名金发少女，手中就多了几片花瓣，在陈韶走到她面前的时候，她的脑袋也明显地转动了一些。

倒是被他多加注意的“生命”系列和袁父袁母画像和之前并无差别。

或许，是时间还没到。

陈韶数了数变化的画像数量，心中有些不安。

画展开了还不到一个上午，异常的画像就已经有十三幅了，说不定到了第三天，真的会发展为大逃杀。

目前来看，除非是照相试试，不然人物画展区不会有更多信息了，陈韶就没有过多停留，而是继续往前走。

在两区的交界处，绘画区里已经有了不少人，其中一名穿着米黄色吊带衫的女生充当了模特，正兴致勃勃地摆着姿势。

陈韶暂且停下脚步，看了看那几名凑热闹的参观者的画，眼神不禁漂移一瞬。

画成这样，他都害怕他们被画家找上门。

那个拉人的工作人员就站在绘画区门口，时不时帮不小心洒了颜料的参观者收拾收拾东西、协助模特摆好姿势之类的。

而那些业余画手在绘画的同时，看向模特的眼神越来越火热，甚至到了近乎狰狞的地步。

“您真漂亮！”其中一个画手恭维道，“怪不得袁老师的助手选您来当模特呢！”

临时模特脸上一红，眉宇间越发神采飞扬，嘴唇也泛起淡淡血色，颇有些活色生香的味道。

或许是因为这里本身就堆放了不少颜料，陈韶鼻腔里全都是墨水的味道，臭的有些惊人。身边的其他人却好像一点也闻不到似的，依旧对着绘画区说说笑笑。

陈韶看了一会儿，才走过去，轻声问那个工作人员：“叔叔，我可以进去看看吗？我想看看他们是怎么画画的。”

“当然没问题，别打扰其他人就行。”

他悄悄走进去，绕着模特看了一圈，没有发现对方身上有什么类似墨痕的异常，倒是在墙壁上发现了一道门。

绘画区的墙壁上是有着约三指宽的黑色线条图案的，门缝又做得相当贴合，这也就导致了他们走得近了才能看到这扇门的存在。

门上并没有把手，也没有钥匙孔，陈韶尝试推了一下，门只往里了一点点，就不再动了，应该是机械控制或者内部上锁的类型。

“诶，小朋友，别乱动。”工作人员注意到这一点，连忙走过来，低声劝阻，“那里面放了好多东西，进去就弄坏了。”

陈韶收回手，困惑地眨眨眼睛：“我看见外面有储藏室，为什么要把东西放在这里面呀？”

“因为地方不够。”工作人员推着他往一边走，“你不是说要看画画吗？我给你搬个凳子好不好？”

正巧，临时模特看时间差不多了，就从台子上走下来，好奇地凑过去瞅了一眼画像，顿时脸都绿了，嘴巴张了又张，还是理智占了上风，没当场怼人。

“这几个叔叔画的不太好看。”陈韶说，“袁老师看见会不会生气啊？”

工作人员反射性地回了个头，惴惴不安地看了一眼那扇门，语气明显口不对心：“不会的，你放心吧。”

陈韶“哦”了一声：“那袁老师什么时候给那个姐姐画像啊？我看她好伤心的样子。”

工作人员尴尬笑笑，并不答话，只是看向那几张辣眼睛画作，眼神中满满的不忍直视。陈韶感觉到他放在自己肩膀上的手在微微发烫。

他不动声色地微微偏头看了一眼，隐约能看到对方的右手中指左侧有一抹淡淡的墨痕，衬得整根手指都青白起来。

陈韶记得，之前这名工作人员和方芷柔争执的时候，右手还没有这种情况。

所以，他是被怪谈污染了，还是不小心暴露了真实情况？

而这种变化，又是因为时间推移，还是因为意外遭遇丑陋画像？

要知道，那名走下画框的金发少女也是穿着蓝色制服的。

想到这里，陈韶往前走了几步，拿着近距离观赏画作的借口若无其事地脱离了工作人员的手。

如果这些工作人员也是画作的一部分的话，那他们要寻找的《维纳斯》，是否也是以人类形态出现的呢？

袁父袁母的画像作于1981与1983年，距今已有将近四十年，这样一来，袁姿琴少说也有差不多六十岁了，而宣传片上的明显年轻很多。

要说袁姿琴就是《维纳斯》，倒也说得通……

不过，这也只是一个猜想罢了。

第14章 静物画作

在绘画区收获了重要线索之后，陈韶也没准备多留，而是继续往前逛。

方芷柔提到的那只狮子猫的画像就摆在环形展厅的出口，脚下踩着黛瓦，一双异色瞳好奇地看着空中飞舞的蝴蝶，左前爪已然蠢蠢欲动。

除了狮子猫外，展厅里还摆着京巴犬、麻雀、蝴蝶、蜻蜓这些动物，无不神采奕奕，栩栩如生。但它们并没有和大多数展品一样，并没有标出作画的日期，也基本没有背景，只有一点点墙头、毛线团、树枝之类作为陪衬。

陈韶尝试碰了碰这些画，但并没有和前两个区域一样的遭遇，就好像这只是一个普通的画展而已。

没有规则，也没有危险。

动物画展区对于袁姿琴而言似乎是特殊的。

这是否意味着，除人类以外的动物在这个怪谈中是安全的、可以一定程度上信任的？

这个念头刚冒出来，陈韶眼角余光就瞥见角落里有什么东西嗖得一下窜了过去，紧接着一个圆滚滚的鬼工球就咕噜噜地朝他滚了过来。

不知从何处传来了清脆的脚步声，像是皮鞋鞋跟的音色，频率很高，从远到近。

停在不远处的鬼工球突然被什么看不见的东西移到了空中，不停地转来转去，就像是有个小姑娘在举着它玩耍。

它冷不丁停在陈韶面前三四十厘米远的位置，透过鬼工球的缝隙，陈韶能看到有只眼睛紧贴着鬼工球，在瞧他。

这眼睛黑白分明，透露出天真的气质，甚至无法给人任何威胁感。

眼睛一直盯着他，过了几分钟，这只鬼工球才飘忽地挪到了陈韶跟前，上下左右晃晃，似乎是示意陈韶接住。

【8、如果您见到静物画，请您无视它，不要触碰。】

鬼工球本身看上去并不危险。

但由于信息太少，陈韶还是装作没看见鬼工球的样子，低垂着眼，盯着除了自己的影子外别无他物的地面。

又过了一小会儿，它似乎厌倦了，皮鞋跟的声音重重响了两下，鬼工球随之猛地朝陈韶胸口砸过去，却因为陈韶及时蹲下、做了个系鞋带的动作而摔到了地上，往前弹了几下，依旧完好无损。

一只冰凉的小手攥住了陈韶的右手无名指和小指，泄愤似的恶狠狠摇晃了两下，就和鬼工球一起消失无踪了。

陈韶回过头去，才发现身边的展台上蓦地多出一幅白框青底的静物画来，画中的内容正是孤零零的一个鬼工球。

他抬起右手，无名指和小指上也出现了擦不掉的墨痕，但面积并不大，只有半个硬币大小，比方芷柔的情况要好上很多。

这样看来，并不在参选名录里的静物画危险程度似乎不高。

随着鬼工球的出现，展览厅里似乎逐渐更热闹了。除了展台上逐渐多出来的静物画之外，墙角的石子和盆栽也粉墨登场，休息室门口甚至还挂了一件玉兰花图案的旗袍。

时间缓缓来到十一点，依旧没能看到建筑画、抽象画或者摄像机的陈韶把手伸向了山水画。

这次他选的是夜景。

窗外秋雨淅淅沥沥地落下，带走了白日的躁意。不大不小的画室四角都挂了灯笼，桌案上也点了蜡烛，但与现代的灯具想比，依旧显得分外阴暗。

这个屋子里好像并没有什么现代的东西。

从袁姿琴幼年时的年代来看，这不应该。

“琴琴，”一个身形模糊的女人顺着游廊过来，她手里提着个灯笼，微微垂着脑袋，轻声细语地，“天色已晚了，快些睡罢，明日可还有课呢。”

“袁姿琴”并没有说话，陈韶也没有，他抬头看了看月光，便低下头去，细致地画着庭院的夜景，一轮孤月悬在宣纸的右上角，紧接着就是一簇高高的青竹。

女人悄没声儿踱过来，给他细细地打扇子，看着一副山水画逐渐成形，窗外的月亮依旧停留在原地，丝毫没有往西走的意思。

顺着“袁姿琴”的本能，陈韶在画最后一块石头前停了手，把画笔搁在笔架上，朝着游廊里走。

右手上的墨痕在发烫，能让人清晰地感觉到它在蔓延，仿佛胳膊上趴了只苍蝇，能感知到它的动向。

整个绎思园静悄悄的，只有雨声风声，还有急忙追出来的女人的脚步声和叫喊声。游廊上的灯笼被风刮得纷纷摇晃，照的墙面上的影子也越发扭曲怪异起来。

顺着方芷柔描述过的路线，陈韶一路往正房走去，过了月洞门，再走过一条小道，就看到正房的院门紧紧关着，内里灯火通明。

那是电灯发散出来的白炽光。

假如是这个家族过于传统，固执地不接受新鲜事物，正院里就不会出现电灯，更不会出现只有休息的地方有电灯而作画的画室没有的情况。

要说不重视，从方芷柔的经历来看，画室里作画的又绝非幼年的袁姿琴一人。

这样灯火通明的景象，或许……属于“现在”的“未来”。

袁姿琴或许没有幼年时正院夜景的记忆。

陈韶回头看了一眼，方才喊他“琴琴”的女人踏着小碎步正急急忙忙地赶过来，但因为裹了小脚的缘故，无论如何也走不快，反而险些崴了脚，手上的缎面扇子也不知落在了何处。即便如此，她也没有大声地喊叫，声音依旧轻轻的、柔柔的，在大雨中显得越发模糊。

豆大的雨点打在陈韶头上身上，又顺着肢体流淌进路面上的小溪里。墨痕已经蔓延到了手腕，热烫发痒，仿佛生了疹子；与之相对的，他的手指上反而没了黑色，比之前的苍白肤色来说甚至还要更细腻红润了很多。

除了不像他的手外，挺好的。

陈韶把头扭回来，不去看女人身后如影随形的黑暗、越发瓢泼的大雨，也不管身边灯笼里一滴滴落下来的烛蜡腐蚀了石砖，只闷头继续往宅子后面走。

和正房隔了两三个院子的地方，终于有了一扇并非关闭、而是虚掩着的门。这是一扇小小的、不过一米宽的木门，门内并未点灯，只有半空中已经开始融化的月亮散发出来的月光稍微提供了一点亮度，却显得院内更加影影绰绰起来。

陈韶稍作犹豫，抬起右手，想要推开这扇门。等到手放到门板上，却又停住了。

第15章 美的具现

如果他们对袁姿琴的猜测正确，这应当就是她的真实住所。

如果从人类的角度来思考的话，想要掩饰的“真实”往往代表着“不堪”，而“不堪”从来都是不可触碰的雷点。

他现在还在画里，虽然随时能出去，但是一旦触发对方的核心规则，那就不好说了，对之后的寻找或许也会产生阻碍。

想到这里，陈韶还是放过了这个近在咫尺的关键地点。

恰在此时，女人的脚步轻巧地落在他身后。

“你这孩子，”她嗔怪道，“来这偏僻地方做什么？”

陈韶回过头去，就看到女人依旧身姿曼妙地站在那里，松软的黑色盘发干干净净的，珍珠发钗在月光下莹莹欲亮，脚上的绣花鞋也未染尘埃。

她的面容依旧模糊，陈韶却能感觉到她似乎是无奈地笑笑，便伸手把自己拢在怀里，细细地替他拈了因奔跑而有些散落的发丝。

她对袁姿琴的称呼比袁母更亲昵，身段姿态也并不像是以前大户人家的仆妇。

你是袁姿琴的亲生母亲吗？

陈韶很想这样问，但考虑到撕掉袁姿琴的遮羞布或许会触发致死规则，他还是乖顺地随着女人的动作微微侧过脑袋，并没有问出这句话。

秋夜微冷，女人的手却意外地发暖。

她替陈韶收拾好被打湿的衣服，不知道从哪里变出来把油纸伞，就这样一手提着灯笼、一手举着伞，带着陈韶往回走。

“别那么累了。”她柔声说。

“袁姿琴”小声道：“我今日课业还未做完，明日父亲说要检查呢。”

白墙黛瓦显得越发高了，仅容二人并肩通过的小道也分外逼仄，檐角的灯笼被风呼地吹落，在地上砸得粉碎，蜡烛的火焰却顺着积攒的雨溪熊熊燃烧起来。

墨痕已然蔓延到小臂了，后颈也在发烫。

他们走过画室，穿过东侧的月洞门，临湖有一栋小楼，挂着六角灯笼，湖水泛着粼粼波光，中央有数不尽的枯荷站着。

猫叫声倏忽穿透雨幕，陈韶抬起头，就看见二楼窗台上懒洋洋躺着只异瞳狮子猫，尾巴在半空中一摇一摇的。

小楼里装潢很怪，一看就不像现实存在的布置：黄花梨的拔步床上搁着席梦思床垫，欧式的衣帽架上挂着遮脸的帷帐，松木的书桌上摆着白玉的镇纸，旁边还有白猫的双面异色绣桌屏。

女人替他把湿透的外衣摘下，嘴上细声埋怨：“女孩子家家的，睡得这样晚，对脸皮不好呢。”

陈韶听到关键词，更是打起精神，微微侧目。

“琴琴，你要记着，女孩子家的脸面最重要，你越漂亮，未来才会越好……”

“记住了吗？”

室内一时寂静下来。

他想到方芷柔离开山水画之后不住摸脸的架势，知道自己不能说记住了，而几乎蔓延到了肩膀的灼热也提醒他到了离开的时候。

陈韶说：“我还是想去画完今天的画。”

女人的手微微一顿，默不作声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件颜色略深的外衣给陈韶罩上。他们离开小楼，白猫就从二楼跃下，紧跟在身后。

小楼的灯笼灭了，廊道里的灯也将熄未熄的，只有女人提着的灯笼还算明亮。

这一次袁姿琴作画时站着的位置没有错误，陈韶提起笔，勾出石头的形状，却留下一个空缺，拿着笔悬在了空缺上方。从小楼里取出来的一根针刺入左手指尖。

女人依旧帮他拈着头发，冷不丁听见陈韶来了一句：“什么样才算是美？”

女人似是怔住了。

院中的雨渐渐地停了，风声也逐渐消弭，只有廊下的滴水声还留存着，却也慢慢变小。

陈韶看到女人原本模糊一片、堪称空无一物的面孔上一点点浮现出肌肤的质地，红润白皙。她的唇形被一点一点勾勒出来，有着一片和袁姿琴一样殷红的薄唇，唇珠丰满，嘴角自然上扬，不笑而笑。

陈韶原本想别开脸，此时却怔然地望着她的面庞，大脑突然一片空白，心脏开始剧烈跳动。

他仿佛听到自己的血液在血管中汩汩流动的声响。

她是美的具现、美的极致、美的神明。

她就是维纳斯。

有个声音在心底轻声说：“被人喜欢，就是美。”

墨痕在陈韶问出那句话的时候就猛地往前蹿了好多，几乎占据了陈韶半边身体。一股难以言说的冲动催促他去触碰美的神明。陈韶此时难以控制自己完成画作的最后一步，但画中世界存在的重力还是让墨汁滴落在了它应该在的地方。

霎时间天旋地转，女人的唇角消失在陈韶的视线里，这幅夜景山水画骤然倾倒，啪的一下摔了个粉碎。

陈韶扶着展台，脑子几乎被高热烧成了浆糊，看东西都有些重影。他伸出右手，看到红润白皙的胳膊，还有心情给自己开玩笑：瞧，这功能，现实世界的女生们估计会为此疯狂的。

旁边的参观者注意到这里的动静，表情具是一惊，有好心的参观者过来搀扶，也有人去找了工作人员。

【5、我们相信，每一位参观者都是爱画之人。如果您认为我们的展览尚有缺憾，请您及时告知，不要试图损坏画作。】

陈韶知道九华市没有监控，原因不详，但是对于现在的情况来说，只要能跑路，不被逮现行，估计问题就不大。

所以他趁着好心人还没围上来的时候，紧赶慢赶地从小门逃窜了出去，然后才看了一眼时间。

十一点五十三了。

他们约定的最迟等待时间是下午一点，现在去市医院打个吊瓶蹭顿饭，应该还来得及。

至于回家……还是算了，老哥刚从应激状态出来，可别刺激了。

第16章 怪谈陈韶

出乎预料的，三个人在医院的门诊输液室碰头了。

方芷柔刚刚打完点滴，正准备走人，就看到陈韶被门诊的护士送了过来，右半边身体明显比左边白了一个色号，裸露出来的脖子上也泼了墨似的，烟烟的一片。

“怎么回事？”方芷柔问，“你碰到袁姿琴了？”

陈韶简单总结了一下：“在绎思园里遇到了你说的那个影子……我怀疑那就是维纳斯，不过我也只看到了嘴唇。”

方芷柔把他摸脸的手抓下来，按在椅子上，神色凝重：“只看到嘴唇就这么严重，要是看到整幅画……岂不是必死无疑？你看到的真的是维纳斯吗？”

陈韶示意她去看自己身上的墨痕：“这些玩意儿告诉我那个就是。”

看着那些墨痕和自己变白的胳膊，他突然发起怔来：“感觉这个肤色还挺好看的，你说呢？”

方芷柔注意到他胳膊上的墨痕在以极慢的速度一点点消退，伸手把防晒衣披到他身上，随即板起脸：“不，拒绝白瘦幼单一审美，从我做起。”

陈韶的眼睛有一瞬间黯淡无光，瞳孔里倒映着那个女人的影子，依旧是微垂的脖颈和勾起的唇角。

他眨眨眼，影子就消失了，只有一个病人在那边打着点滴，靠着椅子靠背似乎睡着了。

陈韶没有说自己看到了什么，只是抿抿嘴唇，想把手抽出来，却没抽动，只好继续说：“但是规则怪谈不会给出必死的任务，我想或许和那些画一样，作为画中人的维纳斯和作为画作的《维纳斯》是不同的。”

“你快点放开我，我走了一路都出汗了，得去洗把脸。”

方芷柔哪敢放开他，看陈韶这副不清醒的样子，都害怕他回画展要求画师再给他另外半边身体也画一个；但也不敢用力，万一触发了陈韶的规则，那才叫死得冤枉。

想到触发规则这回事儿，她连忙问：“等会儿护士要来给你扎针吗？”

陈韶浑浑噩噩地摇摇头：“不用啊，我告诉护士我是来找人的；梁……梁叔叔给我开了药，说打电话给哥哥了，他待会儿就过来。”

“方姐姐，哥哥要是生气了怎么办？他又要一个人闷着了……”

方姐姐？

方芷柔嘴角抽了抽，感觉自己脸上现在写着大写的“倒霉”两个字。

已知陈韶是个智力正常的成年男性，当前身份是怪谈家庭的弟弟，那么现在会对所有年龄高于13岁的人喊哥哥姐姐叔叔阿姨的这个人，大概率不是他们认识的天选者陈韶了……

果然，陈韶歪着脑袋思考了半天，就对方芷柔发出了邀请：“爸爸妈妈整天不在家，就我和哥哥两个人好无聊，你能也来我们家吗？”

方芷柔睁眼说瞎话：“过两天我和叔叔就不在这边了，定的酒店也没法退，没法去你家。”

“哦……那我们下午还去画展吗？那个阿姨特别漂亮，我还想再看几眼。”

“你哥哥不是想找你回家吗？改天吧。”

陈韶这才不说话了，盯着自己的鞋面不知道在想什么。

过了一阵子，他又开口了：“姐姐，你生过病吗？”

方芷柔脑子里拉响了警钟。

她干脆闭上眼，装作睡着了的样子，不想理会陈韶的每一句话，但那些话语依旧往她脑袋里面一句句地钻。

“生病可太难受啦，病房里味道超难闻，隔壁床的叔叔每天晚上都在咳嗽，我也睡不着。”

“姐姐，你知道我为什么睡不着吗？”

没有收到回应，【陈韶】也不在意，而是继续一个人絮絮叨叨。

“因为很疼。以前照顾我的奶奶说屁股不疼骨头疼，那时候我才知道骨头疼起来真的很难受，就好像有小虫子在骨头缝里钻来钻去，我总觉得它们在吸我的骨髓……”

“你觉得骨髓的味道会很香吗？”

“是很香的吧，妈妈之前给我和哥哥带来骨头汤回来，特别好喝，所以那些虫子才会锲而不舍地咬我吗？”

右腿的膝盖骨蓦地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那感觉直达脑神经，刺激得方芷柔反射性蜷缩了一下右腿，随即那块膝盖骨就被【陈韶】轻轻按住。

“就是这种感觉，”它说，“疼吗？”

疼死老娘了。

方芷柔在心里骂娘，面上还是紧紧闭上眼睛，一动也不敢动。

负责她的观察组已经急得团团转了，一个劲儿催促分析组下令给陈韶发信息唤醒神志，总不能自己家的优秀天选者死在另一个优秀天选者手里；陈韶的观察组却对着分析组下达的“待命”指令，难得陷入争执。

“花费一次提示机会，避免自相残杀的局面，这难道不是很划算吗？”陈楠不理解地问着。

张迅白了他一眼：“你用什么提示？你看那位的样子，像是会被提示唤醒的样子吗？说不定提示刚过去，那女娃娃直接血溅当场。再说了，你觉得方芷柔傻吗？她不会有事的。”

姚淑艳也说：“你可以简单理解为，现在陈韶处于一种‘双重人格’的状态，在外界污染的刺激下，属于人类的‘人格’被隐藏保护起来。我想，如果这些污染不被降低到一定地步，他是没有办法被唤醒的。”

很直接的证据就是，他现在的身份认知是【家】中的【弟弟】，而非成年人天选者陈韶，并且存在主动促使他人触发规则的行为。

“那早知道应该阻止他冒险接触维纳斯的。”刘雨晴不无懊悔地说，“这些情报我们可以从其他天选者那里得到啊。”

话虽这样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探索才是天选者通关并给予现实卷入者帮助的最佳途径。

“至少我们现在知道不能问画里的人什么是‘美’了。”

【陈韶】倒也没有让方芷柔为难太久，因为张逸晨这个时候从门诊大厅走了过来。

比起只是身上有一点墨痕的方芷柔和被“磨皮美白”了的陈韶，本该在图书馆安安全全查书的张逸晨可以说是非同一般的狼狈，身上灰扑扑的，衣角和头发都被燎了一层，焦焦地挂在身上。

“你去挖煤了吗？”【陈韶】认真询问道。

张逸晨的视线迅速扫过装死的方芷柔和一脸天真好奇的【陈韶】，哈哈一笑：“是啊，书中自有黄金屋，肯定也有煤矿嘛。”

第17章 袁家旧事

本来，张逸晨去图书馆，只是为了看看有没有袁姿琴和袁家的什么人物传记、画集之类的东西。

这两样东西也确实被他找到了，就在艺术那一个架子上面。

袁家是洛南那一带三四百年的书画世家，从祖宗那一辈开始，就以山水画著称，每一任族长都是有名的山水画大师。

由于地理位置比较微妙，即使是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袁家也依旧保留着“传统习俗”，非常排外，拒绝在绎思园内使用近现代的科技，也从来不穿“西式”的衣裳。

这种作风在受到守旧派的交口称赞的同时，也受到了进步派的猛烈抨击。然而很多鉴赏家认为，或许正是这种落后的观念，才使得袁家依旧能够画出具有古风古韵的山水图。

令人疑惑的是，袁家家规明令禁止绘制人物画，尤其禁止绘制仕女图，这条禁令直到袁姿琴崭露头角才被默认废除——她可是公认的人物画宗师。

至于为什么守旧的袁家人没有抗议？

那是因为，他们都死了。

1980年，袁姿琴在为父亲袁崇英画像的前一年，一家三口前往香都赴宴的当天，一场大火焚尽了整座绎思园，将这一座“夏国山水园林之胜”烧成了断壁残垣，连带着整座洛青山也被烧成了秃子。除袁崇英、苏佳玲、袁姿琴三人外的共34名袁氏族人和数百仆从尽皆殒命。

火灾发生后不久，三个月后，袁崇英郁猝而亡；七个月后，苏佳玲由于精神受到巨大打击自尽。

现如今，人们只能在袁姿琴的画作中再见绎思园的风采了。

上午陈韶说过袁父袁母对“家庭和睦”言论的愤懑表现、方芷柔也说“袁姿琴和苏佳玲关系不对劲、画里的和睦是虚假的”，张逸晨还是比较信任同伴们的观察力和智商的，再和这里的记录一对，就更感觉不对劲儿了。

他又想到陈韶提到的图书馆三层电子阅览室情报更多的事情，就咬咬牙上了三楼。

一本名为《名人奇闻》的书里提到了袁家不知真假的一些传闻。

在“守旧”这方面，袁家不止是不接受现代的新鲜事物，更没有丢掉“传统”。在上世纪下半叶的大环境下，袁家作为一个知名的书画世家，依旧保留着“姨太太”，只不过只藏在绎思园内，并不往外带，这消息也是来自于几位曾经前往绎思园做客的画家。

袁崇英和苏佳玲是“指腹为婚”的，刚一成年就结了婚，婚后育有一子两女，一子就是那幅山水画里提到的“哥哥”袁咨鸣，两女则是袁姿琴和袁姿鸾。袁姿琴据说就是那名“芸娘”所生。

那场火灾发生时，袁咨鸣和袁姿鸾都在国外；火灾发生后便失去了音信。

如果只看这些，张逸晨能够脑补出一个庶子庶女惨遭封建家族压迫怒而变态的故事，然而事实是，在火灾之前，袁家也并不安宁。

[

我对袁家那条禁止画人物画的家规非常感兴趣，采访时也问了之前去过袁家的画家A，他向我讲述了当时在袁家的经历。

“我祖父和袁家当时的族长一起念过书，算是同窗。那时候袁崇英要结婚，在绎思园办的婚礼，就邀请我们一家子去。

“绎思园对我们这群画画的老头子来说可是个好地方，祖父却拦着我们，说他一人去便罢了，只是我和爱人都觉得几代的交情，这么大的事儿还是得亲自登门道贺，还是欢天喜地地去了，我们家老婆子去山脚下的院子里给新娘添妆——佳玲是远嫁，临时在那里待着——我就去和袁崇英喝酒、恭贺新婚。

“那时候的婚礼可不像现在，都在晚上办的。那天月亮很圆，我们一群人喝了个酩酊大醉，就去园子里醒酒。园子里挂的都是红灯笼，喜庆，但也有点渗人。然后也不知道是我们喝晕了眼花，还是真的有这么个人，我们远远地就瞅见一个穿红衣服的女人在湖对岸飘了过去，虽然看不清脸，但我们都觉得那肯定是个美人，就周曼琳那种，你知道的吧，我们那个年代的明星，就她最漂亮。

“当时我们也不知道被什么东西迷了心窍，就觉得很漂亮，想过去看，我和如则兄还稍微清醒一点，从游廊绕过去了；万霖兄他们就干脆跳湖里游了过去……那可是十一月的天，冷得不成样子，他们平日里养尊处优的，能多抗冻？那次回去后就病的病死的死了，万家五口人、岑家八口，全都死的干干净净的。”

“怎么死的？这谁知道。那时候怪事儿多得很，死的人也多，各人自扫门前雪的，巡差也不乐意查！只听说他们死的时候，脸上都带着笑。

“是不是扯远了？我刚刚说到哪儿了来着？”

“您说，您和朋友去找那个美女了。”

“啊对，去找了，不该找的啊！不该找的……小记者，你要知道，这世道，人不能有好奇心的，越好奇，就死的越惨，这事情我本来想瞒到死，带进棺材里，不能让人知道了，但是我这心里总觉得不得劲儿，如则兄前年也走了，我这心里啊实在是……

“当时我们顺着游廊过去，看见前面有人提着个红灯笼在走，那个扭啊，一看就知道好看着呢。按理说，我和如则兄都不是什么孟浪的人，大晚上在园子里的女人，不是袁家的内眷，就是丫鬟管事，没听说随随便便跟上去的，可当时就是鬼迷了心窍，也不敢喊人停下来，一路就跟着往前走。

“这走着走着，就走到园子东北角的一个小院子里面，那女人提着灯笼消失在门后面，如则兄就推开门，我跟着进去。你猜我们看到什么了？”

“看到了什么？”

“一幅画！画上就是那个女人，穿着红衣服，提着灯笼，盘着发髻，没有脸。院子里空空荡荡的，连个正经的屋子都没有，就只有那一幅画，贴在院墙上。

“我当时酒就醒了一半儿，心说这是撞鬼了。如则兄却一个劲儿喊美人，想扑过去，被我下狠劲儿拽住了，抡了几个耳光给拖出去。走了不远，就看见有人打着灯笼过来，还是那个红艳艳的灯笼，跟血一样……””

第18章 谁是维纳斯？

“我怕又撞见个鬼，就把如则兄打晕了，拽到石头后面。刚藏好，灯笼的光就晃过来了，听他们说话才知道是袁家的仆人，说是前面喜宴上丢了人，从池子里捞起来两个，怕客人跑到这边来，特意来寻的。

“我那时候是想出去的，让他们帮忙把如则兄抬回去，也好快点找人招招魂什么的。但是转念一想，感觉不对劲儿啊。你想，客人丢了，应当是怕人出事，才急着要找，可他们偏偏说怕我们跑到这儿，这不是明摆着这里有问题吗？

“所以我就没吭声，从石头旁边探出半个脑袋，提着心瞅他们。就看见那几个人打着灯笼一路往小院儿那边走，也不进去，就是站在门口瞧了几眼，就忙不迭走了，看上去也怕。我和如则兄就在那块石头后面挨了一晚上，临早上的时候才装作醉酒倒花园里了，谁也没告诉发生了什么，回去就发烧迷糊了三天，但好歹没把命丢了。”

“您祖父当年阻止您去婚宴上，是不是也知道这事儿？”

“从绎思园回来之后我就问过我祖父了，也就是因为这个，我们家才从香都那边搬回了内地，霍家是和我们一起回来的。也正因如此，我后半辈子再也没去过绎思园……

“祖爷爷跟我说，袁家是有些门道在的，他们家老祖宗佑安居士早年间画的其实是人，据说是皇宫里贵人们御用的画师，绎思园能建起来，也是宫里出来的赏赐不少的缘故。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大约三十多岁的时候，佑安居士突然把家里珍藏的人物画一把火烧得一干二净，之后就改研究山水画了，到了五十，名声才又起来。

“你道那幅画是谁的？那是佑安居士的爱妻，二十五岁上人死了，袁佑安说是心肠寸断，就作了一幅画来，日夜抱着画在房里哭，坊间传言那哭声其实是女人声音，可见其中有鬼，但后来烧画的时候偏偏漏过了这幅。也有人说当时这幅画是一起烧的，只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没烧毁，一直流传到现在，大约也有四百年了。

“祖爷爷说，袁家那幅画似乎是一直放在祠堂里镇着的，但隔个几年总会出点事儿。他年前的时候也去过绎思园，在外院瞧见过那鬼，也是袅袅婷婷的，穿着红衣服，可他不敢多看——毕竟是个女子，说了句抱歉就匆匆走了，后来和亲戚说起来，才知道自己是撞鬼了……

“绎思园我是再没去过，再听到消息就是火灾的事儿了，虽说可惜，但烧了也是好事，就怕没烧全……袁崇英死了倒不意外，他这个人一向是把家族看的比什么都重的，祖宗传下来的基业毁了一半儿，能不疯吗？就是可惜佳玲了，好好一个留洋回来的女孩子，硬生生磋磨成这副样子，也难怪咨鸣和姿鸾不愿意回来。”

“听说袁崇英先生不止一个太太？”

“你是想问姿琴她母亲吧？似乎是有这么回事儿，但他们家一向闭塞，古板得紧，谁也说不清到底有没有这么一个人儿。不过佳玲出门还带姿琴呢，说不准就是闲人乱传的，不作数啊。”

这段经历实在是太过离奇、完全像是个鬼故事，笔者记录时也觉得不可思议。袁姿琴女士的身世背景一向是为人艳羡的，都说父母兄姐疼爱的，唯一值得可惜的也不过是飞来横祸，谁能想到背后又有这么一段离奇故事呢？

关于袁家的传闻，陆老先生也只知道这些了，诸位读者若有更多的故事分享，欢迎向香都嘉文出版社投递信件。

]

看完这整段故事，半个小时时限也差不多到了，张逸晨连忙出去，走到自习室里，把自己刚刚的发现记下来。

根据这位陆老先生的话，袁家的异常是从老祖宗袁佑安开始的，那幅属于袁佑安妻子的画像似乎就是最初的怪谈。四百年里，画像里的红裙女人就在这座绎思园里游荡，引诱着人们去触碰它，并根据不同人的反应给予不同程度的污染攻击，有礼有节的陆家祖爷爷安然无恙，色迷心窍的跳湖浪荡子连带着全家死绝，这样说来，更像是华国民间故事里的“鬼魂”了。

但是这样一来，袁姿琴和这位画像女又是什么关系？为什么画展上的异常远超于袁家的异常？

过去，对于袁家来说，山水画是安全的；为什么现在又变成了袁姿琴的童年美梦入口？

张逸晨原本以为，到图书馆查到资料以后，事情会顺利一些，现在却更迷茫了。

“所以，”方芷柔掰着指头数数，“游荡的红衣服美女，袁姿琴的亲生母亲，袁姿琴本人，那个模特的画像，我们现在有四个备选项了，但关键是一个都找不到。”

她伸手一指陈韶：“而且这就是直面其中一个怪谈形态的下场，他都顶不住，我们俩更是纯送菜了。”

【陈韶】正百无聊赖地坐在椅子上抖着腿，在有了哥哥的情况下对张逸晨明显不感兴趣，发觉方芷柔指他，才好奇地歪歪脑袋看过来：“你们要找那个漂亮阿姨玩吗？”

“我们跟漂亮阿姨不熟，而且阿姨有工作要忙呢。”张逸晨哄他，“陪你哥哥好好玩玩儿，他对你那么好对吧？”

张逸晨是真的很会说话。

他说出这句话之后，哥哥就从外面拐进来，原本漆黑一片的脸也稍微柔和了一点。

方芷柔和张逸晨感觉到淡淡的寒意，鸡皮疙瘩颗颗冒起。旁边【陈韶】已经开开心心蹦下椅子，去扯陈昭的衣角：“哥，你好慢，快点回家，我快饿死了！”

刚说完，它就感觉脸皮被一阵拉扯，随即就被拎起来，不轻不重地拍了拍脑袋。

目送兄弟俩离去，两个天选者相互看了一眼，都从对方眼中看出了庆幸和心有余悸。

第19章 定下计划

他们继续刚刚被【陈韶】打断的交谈。

“你来之前，陈韶跟我说，袁姿琴应该就在展览厅最中间的圆形房间里面，绘画区有一扇隐藏起来的门，可以通到画室里面，袁姿琴也会亲自为模特画像，所以要见她应该不难。”

方芷柔说。

张逸晨瘫到椅子上。

“那个老姑奶奶估计不是，从年代来看，要真说名字，怎么不得整个《洛神》？叫《维纳斯》也太洋气了点。”

方芷柔点点头，觉得这未尝不是一个思考方向，不过——

“说不准后人给起了别名呢？优先级往后排就行，也别一脚踢出去了。”

“现在来看，这幅《维纳斯》，外形可能是普通的画，可能是人，还有可能是幻境中的人。可能出现的地方，有展厅、画室、储藏间、山水画幻境……那个据说不参加展览的建筑画也有可能。”

他们还剩下两天半时间。

不过，按照陈韶的说法，那个工作人员的异状随着时间逐渐显现、静物画也一个个蹦跶出来、人物画展区也在不遗余力地狩猎，这次怪谈的攻击性和污染性或许都是随着时间逐渐增强的。

这样一来，他们的时间就远比两天半要短了。

“储藏间我看看能不能想办法进去，还有那个画室也是。”张逸晨挠挠下巴，“我之前在中心学了撬锁来着，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嗨！”

“那我再多去山水画里看看，了解一下袁姿琴内心的‘芸娘’是什么样子，也找找那幅画。只要别提什么关于美的问题，应该不会出事。”方芷柔看到护士拿着药过来，就闭上嘴，等人走了，才继续说，“如果一整天都没什么进展，明天我再去找个摄像机，看看什么情况。你……”

“我负责找建筑画。”张逸晨果断应下，“韶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放出来，咱们就先自己干着。”

方芷柔长长地出了一口气，看着张逸晨火燎了的头发，忽然想起来这人还没说他是怎么把自己搞成这副狼狈样子的。

面对方芷柔的疑问，张逸晨难得说不出话来。

他面上的笑收了起来，嘴唇抿成一条缝，显得心事重重。

“其实我不知道。”张逸晨说，“我还记得我去电子阅览区查到了袁家的资料，又去自习室把有用的情报都记下来，还因为跑神被赏了几个脑瓜崩……但是从我写完资料开始到我出图书馆大门，中间的事情我全都不记得了。”

方芷柔原本略微放松的神情也紧绷起来。

“确定是在图书馆里面吗？”她脑筋急速转动，“陈韶说的规则里没有火相关的，除非你是去了他还没探索的区域……你去了过期报纸存放处？”

“我猜是。”张逸晨摸摸发硬的头发，摸出来一手黑，连忙从方芷柔包里拽出来两张湿巾，一边擦拭一边说，“不过既然外面没给我提示，那估计是没获得什么有效信息、对之后的行动也不会有影响，失忆了就失忆了，不耽误事儿就行。”

是这么个理儿，但是……

没等方芷柔再说什么，张逸晨忽而反问：“你说，受采访的陆老爷子和陆静英那个小姐姐有没有什么关系？这种通讯不发达的社会，她也就二十出头吧？怎么对袁家的事情那么了解？”

方芷柔下意识看了他一眼，给他看毛了：“怎么滴？”

“行啊，你小子！”方芷柔扬起笑脸，“我都没想到！确实不对劲儿。”

早上他们就知道，陆静英到画展去绝对是另有所图。但是如果她是陆家的人，知道陆老先生的经历，又怎么会对袁姿琴抱有那样近乎狂热的喜爱？

在线索游离于任务之外的时候，她或许会是一个突破点。

在他们一致决定要再从陆静英身上套出些话来的时候，幸福小区13栋4单元1203，【陈韶】和哥哥已经匆匆忙忙回到了家里。

一回家，哥哥就把它拎进阳光房，搁到地毯上，然后转身出去，又把午餐端进来，坐上沙发，盯着【陈韶】吃饭。

阳光房的作用正如规则中介绍的那样，如果感到不适可以来这里休息。到了下午三点的时候，陈韶已经从意识深处清醒过来，然后就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

他慢慢地、慢慢地抬起头，就看见哥哥托着下巴趴在沙发上，对他露出了一个笑容。

“哥，我还有事……”

“明天再去。”

“时间有限……”

“需要我帮你报警吗？”

“你刚刚不是已经教训过我了吗？”

“它。”哥哥纠正道，“两个都得教训。”

陈韶重重地叹了口气，知道今天自己是没可能出门继续探索画展了，多少也对这次冒险有点后悔。

不过他也确实没想到“维纳斯”的污染力度那样强，毕竟方芷柔也只是胳膊上有几块墨痕而已，行为认知上更改得也不算夸张。

但是这次冒险确实收获不小。

方芷柔转述的规则怪谈提示说【山水画的主题是山水】，而不管是哪幅画作，幻境中的园林都是阴暗的、淅淅沥沥下着雨的、鲜血淋漓的，如果这反应了袁姿琴幼年的真实情绪，那就只能说明她的童年是痛苦的，或许还存在着血腥的凶杀案件。

女人的举止远比袁母要亲昵，但也明显更拘束、顺从和柔弱；

在袁姿琴的记忆中她会崴脚，就说明这个人大概率真实存在，或者至少有接近真实的拟人形态；

但即使在雨中也不会狼狈，又对袁姿琴说出那样的话，说明她既美又爱美，将美视为一个女人能抓住未来的唯一利器。

毫无疑问，袁姿琴对美的狂热追求就来自于她。

但是女人的身形和脸又为什么会是模糊的？是她记不清了，还是她不愿记起？

陈韶隐隐觉得，这里面藏着一个秘密。

张逸晨讲述的那个故事，陈韶听的清清楚楚。和张逸晨、方芷柔想法一样，他也觉得那幅年代久远的画像大概率不是他们要寻找的《维纳斯》。但是既然袁家的怪事从这幅画像开始，现在画展的怪谈也一定与它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或许，袁姿琴是和他一样的人。

第20章 储藏室惊魂

展览厅，储藏间内。

储藏间位于人物画展区入口附近，平时都上锁，入口处也一直有工作人员看守。因此直到下午六点，工作人员换班吃饭，张逸晨才找到机会溜进去，顺手从里面上锁。

储藏室并没有窗户，但有门缝，外面的人物画展区地面上又有不知道什么阴影，他只能打着一把路上买的小手电，往前照去。

一照之下，他登时打了个激灵。

被手电照到的是一幅长满皱纹的老人画像，脸上的褶子能有半厘米深，眉毛锁得死死的，腰背挺直，看上去就是那种不知变通的老古板形象。

似乎只是一张普通的画，甚至不符合袁姿琴一贯的“美”的主题。

张逸晨把手电四处晃了晃，确定没有什么东西藏在黑暗里随时准备跳出来咬他一口之后，他就抓紧时间去排查这些画作——这些画可都是在黑暗里的，鬼知道会不会也有外面那些人物画的规则。

展览厅的储藏间并不大，铁质货架鳞次栉比，摆得满满当当，全都是各种各样的画作。张逸晨不敢随意触碰，只能尽力踮起脚、伸长了脖子，隔着老远去看架子上的画。

这里的画有一半都还是人物画，男女老少都有，很多都立着，面朝门口，仿佛都在盯着进门的人看，颇让人有些头皮发麻；另一半则是建筑画、静物画、动物画都有，还有一小部分倒扣在架子上，或许就是不能看也不能想的抽象画。

张逸晨的视线从人物画上挪开，想要仔细看看建筑画的时候，突然感到眼角的余光处有什么东西微微闪动了一下。

他立刻回过头去，却没发现什么异常，无论是它们的样貌、神态还是动作，都和之前一模一样。

观察组组长也注意到这一点，他立刻要求组员将录像倒退、暂停，放大之后不禁倒吸一口凉气。

在经过处理后的录像里，就在张逸晨的目光移开的那一刻，有一幅画的模样忽然扭曲了，刹那间便模糊成一片空白。

但是张逸晨却好像完全看不见似的，就连观察组的成员们，在看到这个变化之前，也没有意识到那张脸已经消失了。

画面里，张逸晨已经走到了那堆建筑画旁边，身后的人物画面部一个接一个地扭曲空白起来，仿佛追逐着他的脚步，却又不知为何停住了。

他还是有些不放心，时不时回头看一眼储藏室的门和那些让他觉得不适的画像，依旧什么都没有发现。

这里的建筑画很少，能看到的只有三幅，一幅有着明显的年代感，看上去是什么酒店、舞厅之类的，总之装潢豪华，来往的人也穿着正装，人模人样的；一幅就是现代的高楼大厦，配着旁边的喷泉和绿化带，倒也有种和谐之美。

只有一幅……

张逸晨看过去。

这幅画……有些奇怪。

直觉告诉张逸晨，这幅画有些眼熟，似乎哪里见过。

这幅画色调阴暗，像是画的傍晚，右上角已经升起了月亮。主角像是小县城的楼房，只有五层高，用的也是颇具年代感的红砖，墙面上色彩斑斓，不知被谁家的熊孩子画了许多涂鸦，墙拐角的地方也不乏裂缝；有年纪大了的老人坐在门口摇着蒲扇，大黄狗便乖巧地在旁边摇着尾巴，微风吹落了枯黄的叶片；三楼的阳台上隐约有炊烟升起，窗户里透出了暖黄的光；再往上是一对夫妻倚靠着栏杆谈笑。

那股怪异感在张逸晨心中挥之不去，他忍不住更加凑近这幅画，灯光也打得更近。

突然，他猛地睁大眼睛，盯住炊烟不动弹了，额头上隐隐有冷汗冒出。

他想起了被他忘掉的那些东西是什么……

不是傍晚是深夜！不是黄光是火光！

楼房在一片蒸腾的热气中模糊了，喜庆的红砖渐渐蒙上一层黑灰，夜半婴儿的哭叫响彻天空，有人从四楼一跃而下，脑浆糊满了装饰用的雕像。

【观察组提示1：跑！袁疑凶！人物无脸！触物成画。画室芸娘，人体材料。】

张逸晨没有丝毫犹豫，转头就往外走，离这幅画像越远越好。却看到身后的画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五官全部消失了，面皮从来没有现在一样光滑过。它们沉默着，一个接一个地，摇晃着倒下，不到三秒就全都跌落到地上，却并没有发出任何声响。

有一幅画磕在了张逸晨脚上。

储藏室里顿时黑了下来，手电筒的光亮并不能突破这种限制，视野里一片漆黑。张逸晨只感觉到有好多只手伸向自己的脸，猝不及防之下，他的额角就被血淋淋地撕下一块皮肉。

他咬紧了牙关才勉强没惨叫出声，为了保护自己的五官之后还能正常使用，只能用手臂护住自己的脸，任由它们将胳膊上的血肉撤走，自己则是顺着记忆里门的方向一点点往外挪。

浓重的血腥气霎时便充斥了整个储藏间。

其他架子上的画框瞬间就抖动起来，连带着整个铁皮架子都发出碎响。

有一只手……不是来自无脸人的，而是一只无形的手，在张逸晨脸上抚过。一股远比被撕裂血肉更难以忍受的剧痛从面部弥漫开来，有什么东西被它取走了。

他强忍住疼痛和恐惧，右手在门上摸索，隔了十几秒才匆匆打开门锁，整个人跌进人物画展区的阴影中。

张逸晨回头，就看见那些没有脸的人的手密密麻麻地充斥了整个储藏间的门，它们无一例外都有着修长的手指和白皙的皮肤，足以被手控们供起来，此时却都染上了一层血色，有的指甲上还挂着他的肉丝，正拈在手里把玩。

好在，它们似乎出不来，只能徒劳地在门里面“看”张逸晨，手臂摇晃着。

过了一会儿，工作人员从外面回来，那些手臂就瞬间消失了，只剩下一摞摞人物画歪七八钮地躺在储藏间的地面上。

张逸晨眨了眨眼，鲜血从额头流下，让他现在看东西都蒙上了一层血色。手臂火辣辣地疼着，但是好在由于护脸时手臂外侧朝外，并没有伤及动脉和主静脉。

那两个换班的工作人员看到他倒在地上，立马走过来准备搀扶，等看清张逸晨之后，却忍不住尖叫起来。

张逸晨恍惚间记起来，刚刚那只手从他脸上拿走了什么东西。

他颤抖着摸上下半张脸，原本有一个讨人喜欢的笑唇的地方，已然是一片光滑。

他的嘴消失了。

第21章 模特邀约

方芷柔还在尝试从山水画里获取更多信息。

有了第一次的经验，她一连去了三幅画，都没有受到什么比较严重的污染。

在第五幅画中，她遇到了陈韶提到的芸娘。

方芷柔必须承认，即使是以女人的角度来说，“芸娘”的身姿也极具诱惑力，有做《维纳斯》的可能。然而那种极端的顺从又是方芷柔最为厌恶的。

这次的画视角是在桥上，依旧是淅淅沥沥的小雨，“芸娘”就站在她身侧，替她打着伞。从幼年袁姿琴的视角，能看到她形状优美的下颌，还有藏在脖子上半部分的一颗小痣。

考虑到“芸娘”的危险性，和自己随时需要去医院的情况，方芷柔只简单试探了几句，就完成画作，意识回到展览厅内。

有一个熟悉又陌生的人站在绘画区门口，正朝着这边走过来。

青色旗袍，木簪盘发，花鸟宫扇，丹凤眼。

那是陈韶向他们描绘过的袁姿琴的模样。

“你好，小姑娘。”袁姿琴摇着扇子，温和一笑，“你很喜欢我画的山水画吗？还是说，喜欢绎思园？”

方芷柔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被她的眼睛吸引过去，那双眼波光潋滟的，仿佛含着一泓清泉，能将人溺死其中。

等她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已经答应了袁姿琴的邀请，成为了对方明日的模特。

原本绘画区内的画手和参观者们都纷纷围上来，想和袁姿琴说说话。方芷柔注意到在他们背后，张逸晨偷偷溜进了画室，只不过这个张逸晨，嘴巴的部位光滑一片，脸上胳膊上都布满了血痕。

她悄悄吸了一口凉气，按耐住不安的情绪，状似为难：“我真的可以吗？我没有当模特的经验，长得也不够好看。虽然袁老师您的画技肯定能把我画得很漂亮，但是找更好看的女孩子，会比画我更好吧？”

袁姿琴笑着摇摇头：“不要妄自菲薄，小姑娘，你的骨相非常漂亮，尤其是鼻子，从侧面上画会很美……”

看到张逸晨脸上缺失的嘴，方芷柔现在感觉自己的鼻子已经开始幻痛了。她摸了摸鼻头，尽力多磨了一会儿，又邀请袁姿琴一起看看画、讲一讲画技和其中的故事什么的，但是这些都被那些墨痕已经延伸到手臂的工作人员代劳了，方芷柔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袁姿琴回到绘画区，打开了那扇隐藏的门。

画室内，张逸晨悄悄走进来，就发现这是一个近似圆形的房间，除了通往绘画区的门外，左侧还有一扇门，从位置上来说应该是通向办公室。

画室中间摆着桌子画架什么的，右边则是放着一排柜子，形状有些眼熟，但张逸晨想不起来是在哪里见过。在正前方、另一扇门旁边的桌子上，立着一幅画。画像旁边还有一个老式的唱片机，悠悠地唱着早年的曲子。

提着灯笼，盘发，戴珍珠发卡，穿绣花鞋。

这是陈韶提过的芸娘的样子。

她有着一双含情脉脉的丹凤眼，柳叶细眉，脸庞略显圆润。

画纸左下角提着字：[1979年作于梅清苑]

1979年，是绎思园被烧毁的前一年。时间之近，很难不让人浮想联翩。

这就是观察组提示的那幅画像了。

这幅画像放得太明显了，张逸晨试探着伸手触碰，但并没有准备取出——如果取走这幅画就能直接通关，那观察组就直接说了。既然不能直接通关，那为了防止触发规则，还是按兵不动最好。

接着，张逸晨去扯了扯另一扇门的门把手，没有扯动，然后才去看那批柜子。

伴随着滚轮的声音，其中一个柜子被他打开，往外拉了一小段，然后就停住了。

一双眼睛静静地凝视着他。

他知道为什么眼熟。

这TM是太平间的尸体存放柜，他送外卖的时候瞅见过。

相比起温度很低的太平间，这里的温度大约二十多度，并没有什么低温保存的效果。柜子中的尸体栩栩如生，甚至脸色还相当红润，和活人并无差别，只有不再起伏的胸腔彰显着她早已死去。

尸体的脸上已经有了水彩的痕迹，有人细细地描摹了她的眉眼，让她变得更青春靓丽、活泼可人，连嘴角的笑也那样真实。

张逸晨不知为何突然感到有些恶心，他捂住胸口，一点点把柜子拉出来，就看到女孩的手也被打理过，一半略显粗糙，一半光滑细腻。

她身上没有伤口，死因未知，也没有被拿走什么器官，就只是躺在那里。

外面忽然传来了方芷柔的声音。

“袁老师，您看我明天什么时候来好呢？需要准备点什么？衣服？首饰？化什么样的妆？您说我鼻子好看，那我还需要打高光、涂阴影吗？自然点是不是更好？”

“说起来，我还是觉得您要是哪天给自己画自画像，肯定比这些画都好看！到时候您通知我来看看，可以吗？打印出来的也行啊！”

张逸晨呼吸一窒，他立刻静悄悄把柜子推回去，四周看了一圈，发现只有放了芸娘画像的那个桌子下面可以藏人，有一个双开门的柜子，再不然就只能去“尸柜”里躲着了，但是那里被发现了就更不容易跑了。

他前脚溜进柜子，后脚门就开了。透过柜子的空隙，能看到方芷柔和袁姿琴站在门口，笑着说话。

不一会儿，方芷柔道了别，袁姿琴走进画室，关上门，一步一步地朝着张逸晨这边走过来。

第22章 不同危机

这个柜子似乎是搁置的时间久了，刚刚被人不知道从那个犄角旮旯找出来摆画像用的，虽说外表还算光鲜靓丽，内里却一阵霉味儿，后面的板子还略有些松动，张逸晨稍一动作，就吱吱呀呀地作怪，吓得他一动也不敢动，只能全身都僵硬着、蜷缩在这个不到一米高的柜子里。

袁姿琴并没有穿高跟鞋，而是一双硬底的布鞋，木质鞋底在石质地板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这双鞋停在了距离柜子约有十厘米的位置，张逸晨低着头，努力在不制造任何声响的情况下调整了自己呼吸的方向。

头顶传来轻微的声音，似乎是袁姿琴将那张画像拿了起来，不知道做了什么，就又放回去，站在柜子跟前一言不发。

音乐声和墙壁上挂钟的声音遮蔽了张逸晨的呼吸和心跳，袁姿琴并没有发现任何异状，转身将藏尸柜里那具女尸拖了出来，摆在桌子上。

从张逸晨的角度是看不到袁姿琴在做什么的，只能看到女尸脚趾上殷红的指甲，还有绑在脚腕上的色泽已经暗淡了许多的五色线。

那双脚忽然剧烈地挣扎起来，脚跟在桌子上杂乱无章地重重磕着，连带着五色线也如风中浮萍一般、不住颤抖，仿佛一条正在砧板上垂死挣扎的鱼。

张逸晨脑子里闪过一个恐怖的猜想——

或许，这个女孩的灵魂还在她的身体里，看着这一切发生。

“嘘、嘘。”袁姿琴爱怜地看着她的模特，“小声点儿，快好了……你不是说想变得更漂亮吗？”

令人头皮发麻的咯吱声响起，袁姿琴走到桌子尾部，一只手轻巧地将女尸的左脚扭了下来，裂口处却并不见血腥，只有一层又一层细密的纸张。

那种声音……张逸晨只在分开鸡腿关节时听到过。

她单手举着那只脚，对着灯光细细地看，时不时提笔添上一两处，神态之端庄就好像在制作什么艺术品，配上现如今的场景，却只会让人觉得毛骨悚然。

女尸不动了，一双腿僵在了曲起的姿势上，腿弯的地方挤压出层层褶皱，又被袁姿琴温柔地按直，恢复成人皮的质感。

对精神正常的人类来说，这画面无疑是一种摧残。

艹。

张逸晨想。

什么变态。

\*\*\*\*\*\*

幸福小区13栋4单元1203

陈韶好像在做梦。

他站在绎思园那片湖边，湖上飘着薄薄的柳絮，雪一般。

“月娘！”

有人远远地喊着一个陌生的名字，快步从游廊上走过来，拉住陈韶的胳膊，急急忙忙就往前院的方向走。

这不是袁姿琴所属的年代。

和山水画中不同，这个绎思园里多了许多人气儿：游廊上湖泊边都三三两两地或站或走着人，穿了鹅黄的古代服饰，具是细声慢语，走路虽快，却也稳当。

假如忽略它们的脸的话。

“芸娘”的脸是模糊，但能让人看出五官俱在；这些“人”的脸上却真的光滑如剥了壳的鸡蛋，一点凸起都瞧不见，偏偏还能传出人声来。

牵着他的女人不无埋怨道：“老爷那里叫你许久了，你怎么还在这里吹风呢？”

他们顺着游廊一路往园子后面去，绕过湖泊，经过小楼，越走越叫人熟悉。

终于，陈韶眼前出现了一个小院，院子边儿上围着一圈人，男女老少都有。院子的门虚掩着，能看到里面一片空荡。

这是陆老先生在访谈中提到的院子。

“快去！”带他过来的女人推了他一把，动作很轻盈，力道却不容抗拒。

两个护院打扮的无脸人推开了院门，那幅画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打理得异常整洁的供桌，供桌上摆着一个雕着万字符的木盒。

“月娘。”为首的紫褂子男人和气地开口，“我袁家也算养你一场，如今有事求你，你可愿助我袁家一臂之力？”

这具身体并没有说话做事的本能，一切都由陈韶自己掌控。他又迅速而细致地扫视院内一遍，眼神在墙角长得繁茂的花草、和墙面上的斑驳痕迹停留半秒。

现在，他必须做出选择了——

是留在这里，完成这件事；还是现在就直接跑路？

“是……什么事？”他犹疑不决似的发问。

对方并不作答，只是原话重复一遍，再没有其他回应。

绎思园里依旧生机勃勃，正值春季，春风送来白花花的柳絮，温度合宜。

在完全陌生的绎思园里，陈韶没有规则可以依靠，但是从院子里那些血迹，还有对方语焉不详的话来看，进去的风险属实太大了一些。

“我自己一个人进去吗？”他又问。

遗憾的是，依旧是重复的回答。

看起来这些人都不过是没有意识的傀儡罢了，想要从它们嘴里获得什么情报，估计是没戏。

又过了一阵子，它们似乎终于不耐烦了，那两个打开院门的护院直接拽住陈韶的胳膊，把他推了进去。

他身后，那群无脸人也蜂拥而入，小小的院子瞬间被塞得满满当当，只留下供桌前面的一小块地方被特意留出来。

金属摩擦的刺耳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为首的中年人从身边的护卫手里抽出一把剔骨刀，刀尖闪着寒光。

“月娘。”中年人说，“放心，不会很疼的，很快就会结束。”

人群中影影绰绰地多出了好多影子。

有一张脸皮正巧搭在中年人肩膀上，虽然只有一张脸皮，但仍显得细嫩，唯有裂开的眼角嘴角无声地流淌着鲜血。

陈韶大概知道袁家的故事是什么样的了。

这确实不是他们要找的维纳斯。

他装作害怕的样子往盒子那边缩，趁着围过来的人群不注意，充分发挥了小时候爬墙的优秀经验，蹬着供桌一跳就顺着后墙翻了出去，只留下被踢翻的供桌和凝滞的无脸人们，盒子撞到地面上，小铁锁一碰就开了，一幅画卷从里面滚出来，画轴一直滚落到中年人脚下。

一个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从画里慢慢坐起来，长长的黑发还拖拽着血污，胳膊上的披帛也缀着黑红的血液。它的右手放到中年人的头上，轻轻取下，等放下手，头颅已经被悬挂在一根短杆上，嘴巴张得大大的，嘴角似乎被利刃划开，直咧到了耳边。

一只红艳艳的蜡烛就立在那头颅下嘴唇内侧，孱弱的火焰在春风里摇晃。

第23章 人造怪谈

陈韶从后墙翻出去，就顺着在山水画里记住的路径，一路往正房跑去。

无脸人在这座园林中到处都是，有的坐在廊下绣花，有的站在门边看守。但它们全都一动不动，仿佛没电趴窝了的机器人。陈韶最开始路过时还颇有些心惊胆战，到后面就处之泰然了。

他在正房拔步床的暗格里找到了需要的记载。

对于几百年前的袁家来说，那位夫人的死是一切悲剧的开端。

记载中言辞模糊，没有提及那位夫人的死因，只说从那时开始，袁家就不断闹鬼。先是袁佑安梦见夫人披头散发地朝他索命，然后是那幅据说用于纪念的画作频繁地出现在袁家的各个角落，一旦有人看到，就会被画像摄取魂魄，所有尸体的五官都会被硬生生挖走。

袁家人心惶惶，只好花了大价钱四处去请和尚道士，最终从一个游方道士那里得知，夫人生前貌美，死后缺失了生气、面容丑陋，见不得样貌端正的活人；若要平息这股怨气，必要将一美人的脸剥下来祭给夫人，每二十年一次。

正因如此，袁家开始豢养如月娘一般容颜绮丽的少女，将其带到小院里，剥皮抽筋，彻底分尸，然后给那幅画“上供”。从四百年前开始，那座小院惨死的女人便不下二十个——有的时期袁家人胆子更小，一遇到怪事就去“上供”；有的时候“供品”实在拿不出手，长得好看的男人也会被拿来候补。

对于袁家人来说，这是他们延续血脉的“无奈之举”。

但是要陈韶说，这不过是一次做贼心虚的俗套故事。

在知识迷宫中，陈韶曾了解到夏国最早的怪谈诞生于两百多年前，其他关于怪谈的更早记载，全部都被夏国官方的研究组织经多方查证后确定了，要么是以讹传讹，要么是阴谋诡计。

袁家那位夫人死于四百年前，在她死时，这个世界很可能还是正常的。直到袁家因为做贼心虚，又被无良道士欺骗，才真正地创造出了他们早已恐惧了上百年的怪谈。

就很可笑。

不过，从这个记载中，陈韶至少能了解到【提灯女】的一部分规则了。

第一，提灯女的本体极可能是那幅画像，画像会随机出现在绎思园的各个角落，人类看到后就会被挖走五官。

第二，【提灯女】需要定期上供，需要的祭品最初只是貌美之人的脸皮，但是到后来，袁家人的所作所为或许会将其改变为被拆分的整个身体。

第三，接触到【提灯女】的人有可能像他一样，在梦中被吸引到过去的幻境中，成为被上供的祭品。

等等。

陈韶皱起眉。

不对。

如果说【提灯女】没有那种魅惑人心的能力的话，让他在山水画里差点栽跟头的“芸娘”就不会是【提灯女】。但如果是这样，他没有接触到【提灯女】，又怎么会被牵引入幻境？

要说是因为他了解到那个故事，也不太可能。虽然图书馆的隐藏规则应该是人类不能够删除其中的图书资料，但是管理员助理作为市务局的特派员，肯定会盯住查阅那本书的人，不可能就这样放张逸晨过来的。

还是说，这其实是所有天选者都要经历的一关？

信息不足，陈韶无法做出判断，但要是为这个浪费一次提示机会，似乎也不值得。

不过，现在他至少能确认一点，【提灯女】并非他们要寻找的《维纳斯》，只是他们寻找过程中的烟雾弹和阻碍。

他看情报和思考的速度都很快，整个过程不过十几分钟，但此时，外间已经隐隐约约骚乱起来，尖叫声和哀嚎声此起彼伏。

“老祖宗，不是我们害得你，别杀我别杀我！”

“有鬼！有鬼啊！夫人救我！夫人救我！”

陈韶神色一肃，用力推开卧室的窗户，从中间的空隙勉强挤出去。外面的无脸人们已经哭喊着四处逃窜，有的瘫坐在地上，不住地发抖，或者疯狂地磕着头，额头上已经撞出一团淤青，却丝毫感受不到疼痛似的，完全不准备停下；有的人似乎已经意识到什么，颤抖着摸上脸，极度惊骇地喊叫出声。

“我的脸！我的脸！我的脸怎么没了？不是我！我什么都不知道！”

陈韶匆匆回头看了一眼，就看到一个身姿曼妙的影子提着个熟悉的人头灯笼，拖着长裙，站在正房门口，似乎什么也没有做，那些无脸人就一个个地捂住脸，有的更是直接晕倒过去。

其中一个打扮最为富贵的、带着全套金钗的妇人，眨眼间就被拆成了一块块带着骨头的肉。

从院外到正房门口的青石地面上，有一条由鲜血碎肉铺就的小路，正是提灯的女人走过的路径。

但是即便如此，陈韶依然觉得她很美，比上次的惊鸿一瞥更胜一筹，也比任何人更让他心动。

他连忙回头，再也不敢看，只闷头往绎思园的大门口跑，心脏却还在疯狂跳动，催促着他回去好好地看几眼。

经过那片湖泊，陈韶远远地看见其中飘着十几具尸体，有老有少，有男有女，也全都失去了脸皮，正挣扎着往岸上爬，一具女尸踩着另外一具童尸的脊背攀上了岸边的岩石，随后就尖利地哭喊起来，疯狂地拉扯着头发，将本就被水泡发了的头皮七零八落地拽下来，四散在地面上。

转弯的时候，陈韶眼角的余光看到那个红裙女人提着灯笼从湖边转了过来，一只分外眼熟的嘴巴微微上翘，无形的眼睛直直地盯着陈韶离去的背影。

它需要祭品了。

第24章 新的一天

夏季的天总是亮得特别早，不过四点多，阳光就透过玻璃畅通无阻地照到了陈韶脸上。家里静悄悄的，只有空调外机在不甘寂寞地嗡嗡作响。

陈韶揉揉太阳穴，没着急起来，而是又把梦境中的一切思考了一遍，然后就猛地一拍脑门。

人傻了不是？

在陆老爷子的采访中，【提灯女】就已经表现出了魅惑的能力，其中两名醉汉更是直接失去理智跳到了冬季的湖里，那位“如则兄”如果不是陆老爷子拦着，也早就扑到画像身上去了。

这一点他梦里思考的时候居然没能想起来。

这样一来，就没什么疑点了，他在山水画里接触的确实是【提灯女】，和袁姿琴一模一样的嘴唇或许就是来自于和月娘一样惨死的芸娘，而最新的嘴……

他怎么看怎么像是张逸晨的，毕竟弧度这么明显的笑唇并不多。

也不知道他和他们分开的这半天发生了什么。

按捺住内心的担忧，陈韶抬头看了眼挂钟，发现也才不到五点。

这个时间点的电梯还没开，楼梯也不能使用，画展更是要八点钟才开门，有问题也出不去。陈韶索性坐到桌子前面，把昨天写好的【总筹】再添上几笔。

“怪谈：【画展】

性质：不定（疑似会随时间变化）

应对措施：

阵营划分：

1、【维纳斯】，包括袁姿琴及其画作、画展工作人员在内，可能对颜值较高的人展开袭击，墨痕是其污染特征；

2、【提灯女】，诞生早于【维纳斯】，需要人类作为祭品。

注：【维纳斯】与【提灯女】疑似有内在联系。

规则：

1、不要进入画展；

2、不要与画展的工作人员和画家接触，不要看任何关于画展的宣传；

3、小心突然出现在你周围的人物画像。如果你看到的是形貌昳丽的人物画，简单赞美，不要谈论可能涉及它们生前的任何事情。并且不要让它们处于黑暗中。如果你看到的是一个没有脸的女人，立刻闭眼逃离！

4、不要接触山水画，不要看抽象画，不要接触突然出现的任何物品。

5、如果你接触了山水画，说一句当下不会出现的话，但不能涉及死亡和美丽，然后在正确的地方完成画作。

6、如果你在梦中进入绎思园，立刻从大门离开。小心无脸人，但在家主发话前，它们中的下人或许愿意帮助你。”

做完这些，他又打开自己的笔记本，将梦境中的所见所闻事无巨细地写下来，再抬起头来已经是五点半了。

妈妈早十几分钟就起了床，正在厨房里忙活，还贴心地在阳光房门口放了一小碗生菜，陈韶就拿来给兔子喂了喂食。

度过一个平淡的早晨后，顶着哥哥的视线，陈韶再度说了句中午可能不回来，就匆匆出了门。出门的时候还顺手把门上的漫画摘下来，叠了两折，塞进口袋里。

幸福小区东门外的公交站边儿上已经站了一个方芷柔，还是笑着，眉宇间却难掩焦急，脸色比之前也略有些黯淡，显然并没有休息好。她今天背了三个黑色的单肩方包，都挂在左边肩膀上，从她略有歪斜的身体能看出包的重量。

“张逸晨去完储藏室，嘴没了。”她拿手在下半张脸上比划一下，“我被袁姿琴邀请当模特，不自觉就答应下来了。张逸晨趁着我们说话的功夫溜进画室，但我没拦住袁姿琴回去，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说着，她撑开其中一个包口，给陈韶看里面的东西。

“我后来在第一出口的架子那里找到了他留下的信。这三个照相机的话，是我看了信之后，昨天晚上找地方买的，我想今天或许用得上。”

在信里，除了储藏室的经过和现实的提示外，张逸晨还写明了自己在图书馆内得到的信息。

[

我是因为踩到了一张照片，才被带到过期报纸存放处的。

那里很危险，能把人扯进报纸上的新闻里。有一张十五年前的报纸讲到了一场火灾，我就被带到了里面。

这场火灾里，五层楼里十五户人家总共四十三人全部在深夜里被烧死，里面有一个人叫袁宁，就是那个三楼夫妻里的丈夫，他的五官和袁崇英很相似。

凶手当时并没有抓到，但我怀疑就是袁姿琴干的。报纸上有烧毁前和烧毁后两张照片，储藏间里那幅画和烧毁前的那张一模一样。

这应该和我们要找的东西关系不大，但是或许会成为我们的阻碍，或者助力。

]

纵火案报道图片，照片，拍照。

如果拍照相关的东西代表记者的话，那相机确实是有用的。

“我觉得我们不像在找东西，”方芷柔幽幽说道，“像在查案子。”

陈韶无奈地叹口气：“没办法，过去发生的一切都可能在画展中有投影，了解得越多，越不容易受伤害。况且我们要确认它是什么，还是要依靠这些信息的。”

这和之前幸福小区的情况还不一样，幸福小区要么是诞生于人们对一个幸福安宁的小区的期盼，要么是诞生于一个温暖的怪谈故事，一切都是确定的。而画展，它牵涉到人，人一向是难以捉摸、不断变化的存在。

依旧是坐上44路公交车到达画展门口，或许是获得了袁姿琴真人亮相的消息，今天来的人明显比昨天多，展览厅外人头挤挤挨挨的，让人很怀疑小小一个展览厅能不能装得下这么多人。售票区窗口开着，门票依然在售，并不像宣传片里说的那样有限，售票区里穿着淡蓝色制服的工作人员眼睛亮晶晶的，充满着期待。

八点整，展览厅的大门准时开启，人们蜂拥而入。当陈韶和方芷柔踏入人物画展区，身边的人群却忽然稀疏起来。他亲眼看到一个妈妈牵着的孩子消失，那位母亲对着空荡荡的手露出了惊恐焦急的神色。

“贝贝？贝贝？你跑哪儿去了？贝贝？妈妈在这儿！别乱跑！”

她本能地往来时的方向走，以为自己的孩子被人群挤到了其他地方，但没等她走几步，她就和其他参观者一样，消失在所有人的视线里。

第25章 虚假下的真实

陈韶和方芷柔对视一眼，知道这里和他们预测的一样，开始变化了。

按理来说人们消失这种诡异现象会引起混乱，但是在这种过于拥挤的地方，人们通常不会注意到是否有人消失，他们会以为自己走到了一个比较宽裕的地方、人太多眼花看错了。

即使结伴的人，也只会觉得是被挤散了，而不是离奇地消失。

更别说有所察觉的大部分人都在转身离开时步了后尘。

总之，现在展览厅内还没有混乱，依旧是和谐的参观氛围。

这就导致两个人想先到绘画区那边、看看有没有机会让张逸晨脱身的想法直接胎死腹中——人太多了，多得不正常，还都很认真地看着画像不愿意挪动，让人只能跟着人群慢慢移动，流速缓慢。

他们只好先把张逸晨放在一边，好好地观察今天的变化。

最直观的变化是昨天就有异变的人物画们。光是陈韶能记住的那些个，就已经被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不少，看来它们对人群的拥挤程度也做出了重要贡献。

那个金发女孩这次没有穿工作人员制服，而是穿着画上那身草绿色裙子，笑意盈盈地与身边的参观者攀谈。她旁边的画框并没有倒下，只是空了，留下一片绿油油的田地。

人群中不断有人消失。

袁父袁母的画像此时却意外地平静下来，陈韶经过的时候听到有参观者在说父女情深、母女情深一类的话，但并没有激怒这两幅画。

而“生命”系列的十七幅画作，给人的感觉就明显和昨天不一样，虽然依旧是不会动的影像，但让人觉得它们都是活着的人。

借着人群和方芷柔的遮掩，陈韶举起那个小小的相机，对着袁父袁母的画像按下了快门。

定格后的画面和镜头里呈现出来的完全不同，画框中袁崇英的身体切实体现了什么叫做粉身碎骨，全身上下的器官都被切得稀碎，辨别不出原本属于哪里，只有脑袋还算完整，却也脸颊凹陷、眼圈黑黝黝的，凝固的眼神中还藏着深深的恐惧。

照片似乎还原了对方死亡时的场景，还很年轻的袁姿琴提着一把剔骨刀，就站在尸块边上。

而袁母孙佳玲倒是比袁崇英好一些，至少尸体是完整的，但同样神情惊恐。

画作是经过修改的假象，而相机照出来的是真实。这应该就是画展的参观守则上禁止摄影的原因了。

袁姿琴不希望有人发现真相，所以她改掉了其中一部分规则。

“您在干什么？”

有工作人员不声不响地贴了过来，直到站到他们身后，才冷冷开口。

方芷柔用身体挡住他窥探的视线，陈韶反手把相机塞回包里，装出一副无辜的样子。

刚刚他旁边全是高个子，目光又全都被画像吸引，他拍的时候很快，看的时候也是两个人面对面低着头的，应该没有被看到，只是被怀疑了而已。

工作人员狐疑地看他一眼，目光在黑包上打转一会儿，到底没提出搜包的要求。

“今天人挺多的。”他说，“如果两位不准备看画的话，请把通道让给其他参观者，谢谢。”

他的皮肤虽然看上去很正常，但陈韶能看到他低头时脖子上挤出的褶皱同样有着颜料的痕迹。

有这名工作人员盯着，他不方便再拿出相机来拍摄，只好和方芷柔分开行事，约定在第一出口那边会合。

或许是受了年龄的影响，工作人员跟上的是方芷柔，陈韶得以继续拍摄。

距离袁父袁母画像不到五米远的地方就有一副人去楼空的画作，陈韶把相机搁在前面两个人胳膊的空隙间，轻轻按下快门。

人物画展区的人们纷纷抬起头，往这边看过来，然而此时陈韶已经收起相机，躲进了人群中。

新的照片里并没有出现真人，依旧是画像，能看出画纸的纹理，人物的动作和陈韶记忆里的也没什么不同。

但是不同于那些肉眼可见的自然背景，照片中，画中人身后衬着一片或深或浅的红雾，雾里是数不清的人影，其中有几个面部较为清晰的，昨天和陈韶有过一面之缘。

它们确实是画。

只不过，从袁姿琴笔下诞生的画像，本身就是吞噬人命的怪谈。

周围的人又多了起来，似乎有源源不断的参观者正加入其中。人物画展区后半段的古代仕女图也拎着裙子款款走下。

陈韶总觉得现在的展览厅比之前更大了。

脚下的阴影在慢慢涨潮，淹没到一些较低的展台，连带着上面的画像也悄没声浸润在阴影里，把几个面露惊容的参观者也拽了进去。

陈韶走过那片区域，把镜头对准了“生命”。

照片里没有出现画框。

也没有展览厅的背景。

它似乎拍摄于一个昏暗的街角，年代久远的电线杆上贴着一张张寻人启事。

[\*\*\*于2014年9月27日失踪]

[\*\*\*于2014年5月16日失踪]

[\*\*\*于2016年3月4日失踪]

……

等陈韶第二次去拍摄的时候，才看到了这些受害者死亡的真实场景。

她们并不是死于怪谈，而是死在袁姿琴手上。

在这些照片里，袁姿琴或摘脸皮、或摘手脚，在上面一点点描画。她的面容也由正常中老年人的衰老，一点点变成了如今的模样。

“青春不老。”他轻声说，“有多少人不想要？”

但是人类做不到不老不死，更做不到返老还童，它已经不是人了。

袁姿琴的经历真实存在，有书可查，也有真实存在的人类证明，画展里络绎不绝的参观者大部分都是冲着袁姿琴的名头来的。这说明她过去的确是个人类。

但是现在，人类转为怪谈的两个条件——①处于怪谈的规则体系下；②有足够的强烈的情感和执念——都已经被袁姿琴满足了。

他收起相机，默不作声地顺着人流走到绘画区门口。方芷柔过了几分钟甩掉工作人员也走过来，听了陈韶的描述，不由小声说：“我现在有个不妙的猜想。”

陈韶低声回应：“我也是。”

第26章 情报交流

假如【维纳斯】需要袁姿琴杀人来制造，假如它现在还没制造好，那么他们要怎样才能拿到？

气氛因为这个猜想而略有些沉郁，恰在此时，袁姿琴从画室中推门出来，在人群中一眼就看到了方芷柔。

画室里，僵了一晚上的张逸晨抖着手从柜子里翻出来，直接撞到那面桌子上，震得桌子边缘的脚骨碌碌滚下来，砸在张逸晨脸上。

他连忙扶着桌子站直了，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左脚重新放回桌上，扫了一眼女尸的情况。

除了脚踝那里的裂口，女尸依旧和常人没有什么差别，甚至容色要比昨天晚上更胜，薄红的嘴唇娇艳欲滴。

重点在于，它的胸膛开始微微起伏，似乎真的要活过来了。

张逸晨不敢再耽搁，他也没把芸娘的画作带走——目标太大了，要是冬天裹着大棉袄的情况，他还敢试试。

他走到画室门口，屏住呼吸仔细听外面的动静。

即便规则禁止了喧哗，但大量人群聚集还是让小小的展览厅嘈杂了许多，也让人更难以分辨袁姿琴等人是否已经离开。

耳边倏然响起敲门的声音，是短暂的两声，陈韶的声音从门缝钻进来：“快出来。”

张逸晨立刻拉开门，动作敏捷地闪出去，就看见绘画区基本已经空了，所有人都在往山水画区域移动。

“方芷柔借口参观，和袁姿琴一起过去了。”陈韶简短地回答，“芸娘的画找到了吗？”

张逸晨又往人堆里看了一眼，在绘画区里随便找了个装画的布包，然后重新推开那扇门，不一会儿就抱着一幅画溜了出来。

陈韶也趁这个机会看清了画室的布置。

那名躺在桌子上的女尸的状态，和“生命”系列一模一样。

他们拿到了重要的东西，也不敢停留，从第一出口出去。陈韶讲了新情报，张逸晨也用纸笔说了昨天晚上的遭遇。

光是“画”那具女尸，袁姿琴前后就花了四个多小时，直到十点多的时候才放下那只可怜的右脚，而那是因为有人敲响了画室的大门。

来的人是画展的工作人员，看到女尸时并不显得惊讶，只是询问：“袁老师，需要我们去摆一个新展台吗？”

袁姿琴说：“这小姑娘要更漂亮些才行，这次就不用了。这么晚来，什么事？”

“阿荣他们说，下午有人进了储藏间，嘴被夫人拿走了。”

袁姿琴“呀”了一声：“可惜我没瞧见，夫人的眼光那样高。”

张逸晨咬了咬牙，忍不住往柜子里面又缩了缩。

吱——呀——

他看见袁姿琴回头看了过来。

木质鞋底敲在地砖上。

“娘亲。”袁姿琴亲昵地喊着，“你回来啦？”

画像下面的柜子里，张逸晨捂住鼻子，心脏狂跳。

他下午才触碰过那幅画……

画室里寂静了十几秒，就听见袁姿琴“嗯嗯”了两声，旗袍开衩处露出的小腿正对着柜门缝，上面颜料的质感在明亮的灯光下时隐时现，竟隐约有些透明。

“我知道，夫人饿了，怪我惦记着自己的事儿，竟忘了夫人的餐食。”

依旧是一小段沉默。

“您好久不回来，却只说这些。”袁姿琴委屈道，“我近来进步可大着呢，再过不久就可以去找您了。”

她站在画像前，絮絮叨叨的很是说了会儿话，期间门口的工作人员像是没电待机了似的，站在那里一动不动。

木质画框被放回柜子上，袁姿琴转身离开，和工作人员说了不必管，又说了“明天要多放些人来给夫人”的话，随即画室门又被关闭了。

她没再管那具女尸，而是自顾自搬了个凳子坐在柜子边上，盯着芸娘的画像出了神。

[她是有病，还是这画真有问题？]张逸晨问。

陈韶摇了摇头。

或许都是。

“看来提灯女和袁姿琴确实有很深的联系，在1980年袁家付之一炬后，维持献祭的就是她了。”

[芸娘真的成画里的人了？]

“梦境中那些无脸人没有自主意识的。”陈韶说。

那里的一切都只不过是历史的重演，不管是被威逼的月娘，还是犯下凶案的袁家人。

所以芸娘的意识不可能是被【提灯女】保存下来的，即使她还在，也应该是袁姿琴的执念创造的，而不是真正的芸娘。

[会不会是袁姿琴以为芸娘在的时候，那幅画才会是维纳斯？]

陈韶沉默一阵。

“有一种可能，袁姿琴不是维纳斯，芸娘也不是……”陈韶说，“她要以自己为材料制造的那幅画才是。”

提灯女来自于人类的幻想，它传说的核心是冤魂复仇，是夺回自己失去的脸，而不是追求极致的美。

对美极端扭曲的追求来自于人类本身，来自于袁姿琴、或者说她的亲生母亲芸娘。

她希望变得很美很美，然后变成一幅和芸娘一样的画，“生命”系列恐怕正是她的练手之作。

张逸晨皱起眉：[这幅画拿了真不会死人吗:(]

“只是一个猜想。”陈韶说，“而且，哪一幅画拿了不会死人？”

他们在展览厅外简单交流了一波情报，张逸晨就带着芸娘的画暂时待在不远处的街边长椅上，陈韶则重新从入口进去。

“你好呀，小朋友。”金发少女又一次站在了他面前，“你……真的不想要和姐姐一起去好玩的地方吗？”

陈韶可以避开，但他没有，而是踮起脚，轻声说：“你好丑，你们中最优秀的那一个，是不是和你一样丑？”

少女的蓝眼睛从上往下直勾勾地盯着陈韶的脸，皮肤迅速皲裂，纸张的质感和颜料的刺鼻气息掺杂着血腥味儿扑面而来。

“我……丑？”她长大了嘴巴，嘴角因为情绪过于激动甚至开裂了，陈韶感觉到面部一阵灼热。

“维纳斯……是最美的……”

身边的阴影在翻滚，就好像烧开水时咕嘟咕嘟冒泡的样子，泡在里面的小腿细细密密地泛着疼。

陈韶脸上的笑意更浓了，他继续轻声问：“拆掉自己身体的感觉，疼吗？”

第27章 绎思园

“为了……娘亲……”金发少女艰涩地吐出这几个字，左眼球爆裂开来，纸屑散落到陈韶身上，也散落到阴影里，她挣扎着往陈韶这边伸出手来，试图做些什么，但颜料已经从身上缓缓褪去，整个人如同褪色的雕塑，到最后只剩下一片纯白。

当啷。

田野背景的画作空空荡荡地跌落在地面上，七八具枯骨突兀地从空气中浮现，也在地面上跌得粉碎。

旁边那些画中人已经把注意力转了过来，陈韶举起右手，手心里捏着的漫画纸对准画中人，确保它们都看得一清二楚后，就把它扔到其中一个画中人身上，快速离开了人物画展区。

可惜了，没能从它嘴里直接得到维纳斯的线索。

早在意识到袁姿琴并不能了解到它的造物接触了什么——陈韶明明白白地触犯过人物画展区的规则，还涮过其中一幅画一把，但并没有被袁姿琴注意到——之后，陈韶就想这样做了。

现在画展已经暴走了，场面目测会越来越混乱，此时不搞事更待何时？

不过，他现在至少可以确定，这些由画作诞生出来的怪谈造物，本身是带有袁姿琴的情绪和思维的，那么从它们口中得知情报，也未尝不是一条路。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陈韶低声说，向现实传递情报，“不要和它们谈论有关美丑和过去的事情。它们的核心是美，如果有足够的人来说它很丑，或许能销毁，但是肯定会付出很大的代价，不如直接烧掉。”

说完这些，他已经走到了绘画区外面，但并没有看到袁姿琴和方芷柔，里面依旧空无一人。

方芷柔或许是已经从袁姿琴的邀约中逃走了。

山水画展区倒是大变模样，各色颜料从一幅幅山水画中流淌而出，顺着展台流到地面上，又活了一样攀上四周的墙壁，隐约透露出绎思园的风景。

待会儿肯定有剧变。

陈韶不敢耽误时间，他立刻走进绘画区，重新推开画室的门。发现桌子上的女尸已经消失不见，藏尸柜里也没有见到，只有另一扇门那里倒着一个穿着蓝色制服的人，胸前的标牌上写着[九华市展览厅]。

它应该已经被怪谈化了，和外面那些画中人一样。

没等他再多对画室搜索多少，那些颜料已经从门缝渗进来，汇聚在他脚边。

毁于烈火的绎思园在他面前重构了。

此时，陈韶就站在绎思园的大门口，红艳艳的灯笼照亮了绎思园的夜空，也照亮了门廊里横七竖八的尸体。

从服饰上可以辨认出，这就是那些消失了的参观者们。

他们的面部都遭到了严重的损毁，五官被不同手指抠挖出来，伤痕凌乱，深可见骨。

大逃杀开始了。

现实，分析组。

“组长，所有在展览厅内的天选者都在同一时间被卷入了‘绎思园’，之前是否接触过【提灯女】对此都没有产生影响。”谢新杰汇报道。

“第一天给线索，第二天大逃杀，这不就是完全不给第三天的机会吗？”悬疑作家抱怨着，“这个绎思园和梦里那个好像还不一样，这边的无脸人攻击性很强，出口大概率也不是绎思园大门了，难道要主动去找【提灯女】吗？”

张苗说：“【提灯女】要找祭品，所以他们需要的是找到一个足够好看的人。”

离开的方法不管是梦里的笔记还是袁姿琴的话都已经说明，在【提灯女】找到心仪的祭品前，他们根本无法离开这个绎思园。

天选者们都是聪明人，不会想不到这些。

分析组里沉默了一瞬。

“他们应该知道轻重。”一个分析员淡淡地说，“总不能牺牲我们自己人。”

他们默契地略过这个话题。

谢新杰忍不住说：“如果有一组失败……”

在王芸的目光下，他闭上了嘴。

张苗却说：“通知执行部那边，先找几个死刑犯整容试试，就照着芸娘和袁思琴的模板来，有备无患。”

\*\*\*\*\*\*

陈韶当然能猜到出去的方法，直觉也告诉他，出口确实就是入口，但此时它尚未打开，必须等待。

考虑到【提灯女】昨天晚上没直接对陈韶下手，只是顺着那些无脸人的举动来献祭，陈韶其实应该是安全的，并不属于【提灯女】的目标。不过被袁姿琴说过鼻子很漂亮的方芷柔，就不得不令人担忧了……

虽说如此，那些无脸人和画中人也是危险的来源之一。绎思园大门外太过于空荡，没有什么躲藏的余地，成堆的尸体也说明这里并不安全。因此他们不能在此停留，只能小心翼翼地从尸体中间踩过去。

正对大门的照壁上刻着簪花仕女图，眉眼间神似袁姿琴，又和画室里那幅芸娘画像极像。她捏着本线装书，本来微合的眼睛在陈韶踏入大门的同一时间睁开。

陈韶呼吸一窒，脑袋开始有些昏沉，双腿不自觉地往那边挪动。但他直面过【提灯女】的污染，本身抗性也高，不过是挪了几步，也就清醒过来。

他取出相机，对准仕女图拍了一张。

相片里，尚且年幼的袁姿琴穿着宽大的老式旗袍，手里一把大约十五厘米的匕首，毫不留情地从眼窝刺了进去。血淋淋的眼球从她脸上滚落在铺了画纸的桌面上，有一半已经融进了画里。

令人毛骨悚然。

袁姿琴的眼睛在这里……那她现在拥有的，是谁的眼睛？

还有她为了画这幅画而付出了一只眼球，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更鲜活真实的芸娘吗？

陈韶凑近影壁，小心翼翼地摸上画中的花草等物，没有得到反馈，就又伸了一根手指，按住仕女图的裙边。

对方的眼睛动了动，一只丹凤眼里充满了好奇，也从照壁里朝着陈韶的脸伸出一只手臂。

它的手臂有些说不出的怪异，过于苍白了，肘心还有一点点细微的墨痕。

这不是维纳斯，只是袁姿琴早期的失败品罢了。

第28章 门票用途

陈韶后退几步，躲过那只手臂，右手却伸进包里，掏出匕首、踮起脚，朝那只眼球狠狠刺下去。

这只是一把普通的匕首，按理说并没有刺穿石头的能力，但此时它很轻易地就插了进去，如同刺穿一张白纸，陈韶甚至感受不到什么阻力。

他控制着刀尖的角度，小心地不破坏整只眼球。等找好了位置后，微微用劲，那颗圆滚滚的眼球就从仕女图眼窝里被挖了出来，乖巧地掉进他的手心。

眼球是温热的，似乎刚刚从真正的人体中取下来，陈韶甚至能感受到它表面细微的颤动。那瞳孔亮得惊人，清晰地倒映出陈韶的面容，仿佛还有人在透过它来观察这个世界。

陈韶不禁抬起头去看仕女图，却发现上面依旧是两只眼帘微合的丹凤眼，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他身体微微一僵，险些以为这一举动吸引了怪谈本体，但再一看，画已经不再动了，原本鲜亮的色彩尽皆褪去，似乎被风沙吹了许久，已然灵气全失，唯独左眼淌出的一滴血泪，昭示着它的异常。

嘈杂的脚步声越来越大，有人被垂花门的门槛绊了一跤，狼狈地砸在地面上，却丝毫不顾及疼痛，连滚带爬想往外跑。

“去里面躲着，外面现在还出不去，也没地方藏。”陈韶提醒了一句，顺手把那只眼球用纸巾包好，放进包里，抬脚往院子里面走。

那人下意识看过来，正好看见他抓着眼球的那一幕，血淋淋的视神经在陈韶手上摇晃。

他眼前一黑，差点一口气没上来直接晕过去，但看到这男生似乎是活人，能沟通，还是定了定快从喉咙眼蹦出来的心脏，直起自己发软的两条腿，想跟上去问问，但不过是耽搁了这么一会儿，男生的背影就已经消失不见了。

陈韶去了前院的书房。

上次在梦境中，因为距离原因，他先去的是内院的卧室，书房这个信息量或许很大的地方还没来过。

书房的门已经被暴力破拆了，只剩半扇，其余的都凄凄惨惨地倒在地上。里面也已经有了好几具尸体，门口、桌下、柜子里，全都是。博古架已经倒了，瓷器碎片散落得到处都是；书架倒还坚挺地立着，那些书却有不少被人在慌乱中碰到了地上。

最完整干净的是墙上那些大大小小的画作，有的陈韶见过，有的没有，它们都只有各色的背景，而缺失了画中的人。

陈韶注意到，门口那具尸体倒下的方向是朝外，看他最后的动作，也是在往外跑。

来躲藏的人再慌乱也不会不确认屋里是否有“怪物”，唯一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原本以为这里是安全的，然后就被从画中走出来的人夺走了生命。

看来，在这个绎思园里，所有的人物画都最好不要看、更不能接近。

陈韶走到窗口附近，一边注意着外面的动静，一边快速地翻阅那些书籍。

这些书籍里面有类似于《四书章句集注》的，也有出版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画集。这些明显产自不同年代的书籍并不古旧，几个匣子里装着的书信也来源于各个时期。

[尊夫人之事我已知晓，郡主之威，不敢不从。此为保全袁家，不必心忧。]

[京中一别已有数月，闻兄于洛南建绎思园，以镇尊夫人之怨……日前往灵兴寺求得平安符一枚，随信附上。]

[岭前大疫，流民无数，购得女童二十三人……]

[崇英大胆！染指祭神女……恐夫人降罪……以纱覆面……]

在其中一封与袁崇英直接相关的信件中，写信人怒斥袁崇英染指芸娘的举动，并要求袁家上下都蒙住脸，一个月内都不能接触到任何画作，尽快将那“不知廉耻的女婢”祭祀给“夫人”。

不过从结果来看，这一举动并未成行，毕竟袁姿琴还是出生了。

除此之外，还有几封和袁姿琴直接相关的信件，写信人应该都是袁崇英，不知为何并没有寄出去。

[

自芸娘死后，你二妹妹越发执拗。昨日碧玺在她房里搜出了芸娘的画像，幸好只画了一半，没惊醒了夫人，否则便是大事了。我看她状似疯魔，有时整日痴痴傻傻，有时又不知哪里来的刀子拿在手上便要砍人，若非是我亲女，此等败坏门风的女子定要逐出家门去。

你母亲心善，虽说素来不管姿琴的事，这次倒是疑心芸娘死的不甘心，怨气太大，控了姿琴的魂，非她之过，好生保养，或许神志便会清明。我记得芸娘生前说过姿琴爱猫，碧玺就去寻了只，果然有所好转。只是上月香都的成会长说了要姿琴去参展，不可耽误了。

我记得你和你大妹妹与她和睦，若是无事，便回来瞧瞧。

]

这封信没写完的原因似乎很仓促，毛笔在信纸右下角拖出了一条长长的痕迹。

在它下面，还有后续。

陈韶正待往后看，却听到越来越近的脚步声。他连忙把这些信纸收起来，从窗户缝往外看。

外面居然不是无脸人和画中人在追人类，而是一群他未曾谋面的参观者在斗殴。

他眼尖地看到人多势众的那方从倒地的参观者身上摸出一张门票，正欢欢喜喜地往兜里揣，却被刚刚的同伴一胳膊扼住了喉咙。

“给我！快给我！我不想死！”

在他们争夺期间，前院的墙壁上慢慢凸起许多个长方形的边框，边框内迅速上色，勾勒出人的形状。

被扼住喉咙的那名参观者本来还在剧烈挣扎，试图抢回门票，动作却猛地一顿，连带着衣服一起消失了。那名同伴原地一个踉跄，死死捏住门票，看着四周围上来的其他参观者，索性心一狠，捏成一团扔进嘴里硬生生咽了下去。

“哈哈我的！是我的！我活了！”

话音刚落，他身边那幅空白画框里的人物便瞬间勾勒成型，表情定格在狂喜。

之前消失的参观者惊恐的神色就在他的旁边，倒也不算寂寞。

第29章 袁姿琴的过去

所以……

陈韶摸了摸口袋里的门票。

原来门票有限是这个意思。

有脸的人像属于袁姿琴的规则，在第一天的展厅内，也确实没有直接对参观者下手的。

或许张逸晨只是丢了一张嘴，而不是丢了整个人，也和门票有关。

但是为什么呢？袁姿琴想增加自己的画作数量，给【提灯女】献祭，都把人全弄到绎思园里了，难道还专门给来得早的人一条生路？

思考间，外面的骚乱已经平息了，逃的逃，死的死，剩下那些有第一天门票的人无力地瘫倒在地面上，喘着粗气勉强休息了一会儿，就站起来一起说了几句话，准备抱团取暖。紧接着就四处看看，似乎是想找一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躲藏。

陈韶倒是不怕他们来书房，书房的门都坏了，一看就不是一个能躲的地方。他弯腰在脚边的尸体身上摸了一阵子，找到了他的门票。

和陈韶门票不一样的是，新门票质地和现实里那些纸壳也没什么差别，平平无奇的一张蓝色卡片，花朵和美人面更是没有。

显而易见，二者确实有差别。

陈韶又摸了摸口袋，把门票拿出来，放进黑包最下面，然后继续去看那些信件。

比起前面的信件来说，这几张信的语气就慌乱了许多，笔迹也有些潦草，还有不少涂抹的部分。

[

姿琴她疯了！她说芸娘还在！就在夫人身边服侍，还说那里面是神仙日子，合该我们全家都去享福！我呵斥她一顿，她却只会笑，又说碧玺已经去了……

我命人去找，才知道昨天晚上碧玺就在河里淹死了，缺了只耳朵，哪里都找不见，最后在姿琴房里寻到的，她还偷了夫人寄身的盒子。若非她画的一手好画，我定要掐死这逆女！

你崇明叔又来找我，说夫人的画立在他家堂屋里，咨杰侄儿被害死了，姿琴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说是夫人想要眼睛，所以她带着芸娘给它指了路。她抱着一幅画，画上像芸娘又不是芸娘，比芸娘更美……

芸娘或许真的还活着，我不知道，她应该死了的，我亲手把她的头颅送给了夫人……但她确实还活着，比之前更美了……我想，我想我应该给她画一次像，这样才能把这种美永远地保存下来……

不！不行！不能画像！夫人会来找我的！芸娘死了！死人不会复活！肯定是鬼！是鬼！咨鸣，园子里不安稳，不要回来！不要回来！不要来找我！我只是为了袁家！袁家养了她三十多年！我没有错！

]

[

她看见了！她知道！她知道芸娘是怎么死的！她会杀了所有人！她不是人是恶鬼！

芸娘回来了！她一定是回来了！她蛊惑了姿琴。

姿琴说……我们不喜欢她，肯定是因为她不够美，她要变成最美的人……和芸娘一样的人……

你表妹被姿琴带到小院里去了，把脸皮带回来给我。咨正侄儿说二伯丢了，他在画里……转头咨正的脸没了，人就泡在池子里，呵呵，就泡在池子里，特别白。夫人醒了，她提着灯笼……不是灯笼，灯笼不是灯笼，真好看。

咨鸣，你什么时候回来？我记得你的眉毛很细……

]

[

我把那一批祭神女都送给夫人了，芸娘的物件也都烧了个干净，你二妹妹不记得之前的事了，倒也是好事。明年香都的鉴赏会，你和大姐儿务必回来。

]

这些信件都没有寄出，全都收在书架最下面一个暗格里。

袁崇英的语气也从一开始的严厉到后来的疯狂，到最后又突然正常起来，让人实在是不得不怀疑写信的人到底是谁。

或许在1980年之前，他就已经死了。

而从袁崇英的所见所闻来看，袁家的一系列异变都是从袁姿琴发疯开始。从芸娘的画像，到碧玺的死，再到【提灯女】的苏醒。

这中间芸娘并没有真正地出现过一次，只存在于袁姿琴的话语和画作里。

新出现的怪谈不是芸娘不甘的怨气产生的，只是来自袁姿琴的执念。并且这个新怪谈还因为袁姿琴的幻想而和【提灯女】扯上了关系，那就怪不得他会在山水画里接触到提灯女了。

袁崇英对儿女的教导很有功利性，眼里看不见女儿的疯病，只看得到袁家的美名和他的利益脸面，动辄“严声呵斥”“逐出家门”“掐死逆女”，连袁姿琴喜欢猫都要从芸娘口中得知，足见袁姿琴的幼年是个什么样子。

父亲不当人，当家太太不管不顾，唯一温暖来自于亲生母亲，却又直面了芸娘惨遭分尸的现场……

不疯才怪。

即使袁姿琴现在是敌人，陈韶还是升起一丝不忍。他叹了口气，把这一点不该有的情绪拍散——不论如何，她害死的不姓袁的无辜人也已经上百了。

他把目光移到了“袁姿琴抱着一幅像芸娘但比芸娘更美的画”和“袁姿琴要成为和芸娘一样漂亮的人”这两个关键信息上。

后者在张逸晨的冒死刺探下得到了印证，陈韶也倾向于需要袁姿琴将自己转变为维纳斯。而前者又给了他们一种新的可能。

所以，现在张逸晨手上那幅画怎么样了？是不是真的捧到袁姿琴面前告诉她这是她妈妈？

张逸晨现在觉得这幅画有点烫手。

是真的烫手。

它本来被张逸晨放在一个大小正好的布包里，抱在身前。从几十分钟之前开始，展览厅各个出口都不再出人的时候，这幅画就猛地开始发烫，瞬间就给张逸晨的手烫出来几个燎泡，逼得他不得不将其放到了地上。

本来他觉得这只是袁姿琴发疯的对象，但现在他不得不怀疑这幅画真的会变成他们需要的维纳斯了。

可重要的是，他不敢看——

要是真的是维纳斯也就算了，看完直接通关走人；要是假的，看完就凉凉，本来三个人的队伍瞬间减少一个有生力量，剩下一天半还怎么过？

第30章 身陷囹圄

展览厅内明显出状况了，但张逸晨现在被芸娘画像搞得进退两难。

从他偷听到的内容来看，芸娘的画像或许会在和袁姿琴面对面时发生变化，那就不能离这里太远。但如果太近，看袁姿琴那个疯子劲儿，被发现偷了她亲妈，自己估计就是不死也得死了……

他不由叹了口气，盯住展览厅那边的门。

售票处依旧运转着，蓝衣工作人员脸上的微笑也一直没变过，但似乎因为工作时间过长，眼角和嘴边已经生出了细细的纹路，原本黝黑的眼珠也有些雾蒙蒙的灰，配上越发鲜艳的唇色，无端让张逸晨想起村子里办白事时摆着的纸人。

往来的人群络绎不绝，像是没看见展览厅大门里翻滚着的迷幻色彩，一股脑涌进去，各个出口却都空空如也。

这一会儿的功夫，少说进去四五十个人了。

这么多人……陈韶说过的市务局那边会知道吗？

张逸晨立刻站起来，不顾芸娘画像烫手的温度，抱着就往马路对面走，选了一个没有规则的奶茶店坐下。

他刚刚坐稳，就看到几辆黑色车子稳稳停在展览厅门口，穿着黑色制服、别着花束胸针的人从上面走下来。

他们也不进去，而是围在售票处和入口的地方，阻止售票和参观者进入。而那些参观者，出乎预料的，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内就和市务员们起了冲突，又迅速被枪械撂倒——没有看见血色，应该是麻醉弹。

其中有一个市务员似乎是领头人，她和对讲机说了几句话，眼睛就看向了马路对面。

张逸晨心里一个咯噔，看见对方已经向这边走过来，身边还带着两个人高马大的同伴。顾不得多想，他立即把那幅画从包里掏出来，定睛看去。

依旧是芸娘那张略显丰腴的脸蛋，眼神凄婉，相貌也并未发生变化，张逸晨却忍不住咽了咽口水，眼睛粘在画上，再也舍不得移开了。

真美啊……

他想。

好漂亮的女孩子……

他捏着画框的手指已经泛起了青筋，皮肤上烫起了一团团水泡。

这么漂亮……我应该把她画下来，那样才能天天看。

画？什么画？我不会画画……

是谁说过，不能画画来着？

是……我自己？为什么？这么好看，不画下来岂不可惜？

慢慢的，他的目光从画像上移开，转向奶茶店里那几个女生。

如果我不会画，她们应该愿意帮忙的吧？

奶茶店员工突然感到一阵寒冷，第六感疯狂报警。她还没抬起头去看那股视线的来源，就突然被一团阴影笼罩住了，一只手伸到她面前的水果刀刀柄上，来不及细想，她慌忙按住那把刀子，生怕被直接捅死。

但下一刻，对方的手已经伸到了她的脖子上，力气很大，再如何去掰去挠也无用，令人难以喘息。很快，她眼前开始发晕，在失去意识之前，她用尽最后一丝力气伸出手，拽掉了张逸晨的口罩。

留在她意识中最后的画面，是一个没有嘴的男人。

余梓歌走过斑马线时，从奶茶店大门看到的就是这样一幅场景。

她连忙上前按住那个从展览厅里取了东西出来的可疑人士，夺下刀子远远甩开。

那姑娘被吓得已经哭的不成样子了，一边拼命吸气一边咳嗽得要死要活，余梓歌却顾不得安慰她——张逸晨丢下画的时候未曾掩饰，芸娘的画像就光明正大地倚靠着墙壁立着，朝向店里的所有人。

负责第一顺位观察的市务员一进门就扫视了整个奶茶店，不出意外地立刻中招了。负责观察他的同事立刻意识到不对劲的地方在哪里。他闭着眼睛过去，把那幅画像倒扣在桌面上，右手最开始疼了一瞬，然后就失去了知觉。

余梓歌看过来的时候，他们俩已经缠斗在一起了。

很是费了一番气力，他们才把两个被污染的人都控制起来。那两个人现在倒是不攻击人了，就是拼命扑腾着，试图更接近那幅画一点。看到他们把画倒扣着，简直像是看见了杀自己全家的凶手。

余梓歌看着从张逸晨身上搜出来的记录，神色更严肃了几分。

她皱着眉打开对讲机：“带画出来的人嘴没了，没办法使用蜂蜜水，必须立刻送医。他知道真实，是故意来的，我怀疑他有组织……”

张逸晨的观察组和观众们不约而同地松了口气。

不是直接击毙就好，只要熬到通关，人就能囫囵个地回来。

陈韶和方芷柔都不知道自己的同伴已经被市务局控制住了，那幅芸娘的画像也被余梓歌收进了箱子。

方芷柔现在在张逸晨提到的那幅建筑画里。

她被袁姿琴邀请后，心知决不能成为对方的模特——嘴没了两天不吃饭顶多虚弱点，鼻子没了不呼吸，人分分钟就死。

所以在经过第二出口的时候，她是准备跑的，但是那些工作人员就聚集在他们附近，想要从那边跑出来，保守估计得瞬间掀翻三个大汉。

逃跑未半而中道崩殂。

事情的转机在他们经过储藏室门口的时候出现了。

原本紧闭着的储藏室不知道被谁打开了，里面那些人物画被掀翻在地上，甚至被印了好多个脚印。只有那幅诡异的建筑画被稳稳当当地立在架子上，正对着门口。

袁姿琴停在了储藏室门口。

它脸上浮现出奇异的神情，连带着周围那些工作人员也都凝视着那幅画。

开着空调的展览厅内忽地有些炽热，黑色的墙壁滚烫，空气中弥漫着浓烟，站在最前面的工作人员沾染上了一丝，瞬间全身就被大火覆盖。

袁姿琴走进了储藏室，也不管模特了，那些伥鬼也迅速被火焰烧了个干净。

方芷柔站在外面，胳膊不自觉地发抖，眼睛却亮得惊人，她悄悄举起了相机，对着袁姿琴的背影拍了一张照片。

照片呈现出来的是一幅怪异的画作。

画作只有半边，主角是尚且年幼的袁姿琴，她顶着两个黑洞洞的眼眶，站在绎思园的荷花池边上，右手和另外一个人的手牵在一起，笑的相当开心。

她的一双脚从脚踝开始从画里长出来一样，突兀而又和谐地和画作融为一体。

砰！

相机内部忽然冒起火光，整个相机都开始发烫。方芷柔猝不及防下松开手，它还没掉到地上，就在半空中化为了飞灰。

隐约有男人痛苦的哀嚎声响起。

第31章 巨大进展

方芷柔顾不得这相机是被什么规则影响，也顾不得陈韶他们是否还能用相机看穿真实。不远处袁姿琴还没碰到建筑画，此时脑袋已经转了过来，冷冷地看着她。

不远处的中央展台上，那十七名少女从画作中爬了出来，各个都身姿窈窕，令人目眩神迷。方芷柔却看到她们或清瘦或丰腴的身体被物理意义上展开了，眨眼间就从人形变成了大片大片摊开的画纸。

方芷柔呆呆地站在原地。

她说不清画纸上是什么，不是人，也不是山水花鸟，就只是一些杂乱无章的图案，单论起来应该是缺乏美感的，但她偏偏就能看出哪一片画纸属于胳膊、哪一片属于腿。

【观察组提示2：蟾仄。摸建筑画，取右眼。烧。局控张、画。速度，恐生变。】

被心理医生刻在脑子里的信号如同一盆冰水，狠狠地把她泼醒了。她脑子里依旧昏沉，却知道跟着提示里做，立马勇敢地冲向袁姿琴的方向，在被对方触碰到肩膀的情况下，自己也成功摸到了建筑画的画框。

火焰。

到处都是火焰。

此时正是深夜，一轮圆月悬在空中，却也被冲天的火光映衬得失去了光彩。方芷柔狠狠地在楼梯上摔了一跤，旁边的火星蹦到衣服上，眨眼间就燃起熊熊烈火，直接从小臂烧到了肩膀。那部分肢体就像是纸糊的一样，不过几秒钟就化成了灰烬。

剩下那些火焰，倒是在正常地燃烧了。

现在，方芷柔的神志倒是清醒了一些，明白自己现在的处境，不禁苦笑——他们要找的维纳斯，果然就是一幅半成品的画作，一半是那幅芸娘的，一半是袁姿琴的。

到头来，还要他们替袁姿琴找好材料，这叫什么事儿啊？

话虽如此，她也知道，要是等袁姿琴自己弄好，还不知道猴年马月呢；就算做好了，他们也碰不着的。

她咬着牙在滚烫的地面上打了几滚，勉强把身上的火扑灭，胳膊上脸上却都起了燎泡。她身后就是单元门，一楼的三户人家家门都紧锁着。

张逸晨留下的信息说姓袁的住在三楼，左侧的那户。

方芷柔跑到三楼，就看到左边那户家门大开着，屋子里黑洞洞的，在烈火的照耀下画面虽说失真，却让人能够看清里面的情况。

有三个黑漆漆的人影，两高一矮，安静地坐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那股呛鼻的烟味儿越发浓了，方芷柔没忍住狠狠打了几个喷嚏，却也没被对方注意到。

她隔着衣服深吸一口气，鬼鬼祟祟往里走。

观察组说那幅画上袁姿琴缺失的右眼就在建筑画里面，不出意外就是在这个疑似和袁崇英有亲缘关系的人家里。大门开启，说明在火灾前就有人进来寻找过了，只不过并未找到。

火焰越来越厉害了，或许不久之后这栋大楼就完全无法逃离了。方芷柔抓紧时间翻箱倒柜，一无所获，最终她把目光放在了那三个黑影上。

袁崇英的眼睛和袁姿琴一模一样，袁宁也和袁崇英很像，如果当年袁姿琴没有找到眼睛，是不是因为……它在袁宁的眼眶里？

她屏住呼吸，慢慢走过去，凑近了去看三个人的脸，又伸手去掰其中那个成年男人的眼皮。

眼皮已经完全焦化了，方芷柔一碰，就碎裂开来。一只鲜活的眼球在那眼眶里滴溜溜地转动。

绎思园内，陈韶绕开了又一波丧尸一般的无脸人，顺着路上提灯女留下的红色痕迹往园子里走。

墙上的画框越来越多了，有脸的、无脸的，交错排布着，尸体反而没有前面那样多。

转过一块石头假山，一个提着人头灯笼的背影突兀地呈现在陈韶面前，距离不过两三米远。

他的心脏顿时被吓得剧烈跳动起来，忙不迭躲回假山后面，眼睛却忍不住往提灯女身上看。

提灯女侧对着陈韶，一张鹅蛋脸上嘴巴、鼻子、眼睛都已经齐了，只剩下眉毛的部分还是光秃秃一片。

真好看。

他只匆匆瞥了一眼，还没看个真切，双手就已经死死捂住眼睛。

提灯女动了，有环佩相击的声音响起，陈韶感觉身边有风，脚步声也停下来。

我的眉毛不好看。

他安慰着自己。

起码不符合古代仕女图的审美标准。

要是真被盯上了大不了直接跑路。

有这么多备选项，提灯女对他果然不感兴趣，又是一股微风擦过他的小腿。等到脚步声远了，陈韶才睁开眼，定了定神，继续跟着提灯女往前走。

它的眉毛是在一个约有三十多岁的女人身上拿到的，剥夺了眉毛的同时也剥夺了她的脸。在五官彻底成型的那一刻，提灯女的身影骤然从陈韶视线中消失了，一幅画轻轻地飘落在青石板上，雪白的宣纸丝毫没有沾染上血色，提着的灯笼也那样平平无奇。

陈韶想拿出相机拍一张看看，却发现它不知道什么时候坏了，有股焦糊味儿，只好放弃。

幸存者们早已四散开了，他就把自己的视野控制在刚好能看到画卷边沿的程度，一点点挪过去，用画轴卷起。

他拿着那幅画，先是去绎思园门口看了一眼，外面依旧尸横遍野，稍远一些的地方就乌漆嘛黑的，什么也看不到。

陈韶也就知道了，果然需要完成祭祀的的仪式，将这幅画放回小院的匣子里，才算结束。

小院在绎思园的东北角，和大门处于对角。陈韶花了二十多分钟才走过去。

木门虚掩着，门缝里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陈韶试探着往里推，费了很大力气，才听见一阵物体滚落的声音，门也总算被他推开一个足以通过的缝隙。

第32章 维纳斯的诞生

院内是叠了不知道多少层的残肢断臂，那些被剥下来的脸皮、五官就挂在院墙上，上百只眼睛盯着走进来的陈韶。

供桌依旧好好地摆在那里，那个雕刻着万字符的木盒子敞开着。

陈韶把那幅画放进去，关上盖子。那些器官、脸皮就骤然消失了，连一点血迹都未曾留下。院外的桃树上开始响起叽叽喳喳的鸟叫，整个绎思园都宁静下来，路上那些血肉和尸体、墙面上的画作也不见了。

只有那些吓破了胆子的参观者们依旧瑟瑟发抖地躲在假山里、房子里，从缝隙中露出只眼睛，盯着大大方方走在园子里的陈韶。

跨过大门，陈韶右脚还在绎思园门槛内，左脚却已经踩到了山水画展区的木质地板上，站在两个空间交界处的感觉有些新鲜，他回头看了一眼失去灵气的照壁，摸了摸包里的眼球，正式离开了这里。

山水画展区的那些画作全都空了，只剩下雪白的宣纸和画框。身后突然传来重重的脚步声，陈韶应声回头，看到袁姿琴正快步走过来，那双漂亮的丹凤眼迅速往内凹陷，只留下两个空洞。

但陈韶能感觉得到，它的“目光”正注视着装有眼睛的黑包。

“你完成了祭祀？”袁姿琴问。

它停在距离陈韶只有一米的地方，浑身散发出一股人垂暮之时的特有味道，黑亮的发丝也蒙上了一层阴霾，但在人眼中依旧那样漂亮。

陈韶隐约闻到了一点烟灰的气味。

“还给我。”袁姿琴又说，朝着陈韶伸出手，指尖已经被完全熏黑，有两只手指更是从中间断裂了。

陈韶沉默地站在她面前，摸不准应该怎样做。

烟灰，火焰，这应该是那一幅建筑画造成的伤害。但即便如此，怪谈想要从一个人类手上夺取东西是不难的，她没有必要非得自己交出来。

除非……他是祭祀的完成者，而袁姿琴作为依附于【提灯女】的怪谈，是无法伤害、或不能轻易伤害他的。

如果没猜错的话，要接触到完成后的维纳斯，需要的也就是这一点了。

“你只需要眼睛吗？”陈韶突然问，“你的画还差多少才能完成？”

“我想看看世界上最美的画像会是什么样的。”

人物画展区内，方芷柔从那幅几乎被烧成一块碳的画里摔出来，手里紧紧握着那一枚眼球。她还记得必须按照顺序参观的规则，只好贴着墙面一点点往第一出口的方向挪动。

这一区域里人比之前要少一些，不管是参观者还是那些活过来的画作，不过至少“生命”系列的画像已经安安静静地回到了属于她们的展台上。

她走到后半段，就看见陈韶也拿着一枚眼球，正和袁姿琴对峙，便连忙从展台后面悄悄探出头，朝陈韶展示了另一枚眼珠。

“你也想看……”袁姿琴喃喃道，脸上忽然显出欢喜的笑意来，“那就来看，娘亲会喜欢的。”

她不再搭理陈韶，而是径自转身，往画室里面去。陈韶连忙从第二出口出去，又从大门转进来。

画室大开着房门，但方芷柔并没有进去，而是站在绘画区里等着陈韶，眼神从陈韶脸上那些颜料上掠过，随后将自己从相片里看到的信息一一告知。

两个人的视线同时转向画室，看着那个空荡荡的柜子。

袁姿琴似乎并未注意到芸娘画像失踪了——才怪，只能说明她早就知道画像被偷走了，只不过有恃无恐，并不担忧而已。

也不知道市务局把张逸晨和芸娘的画像带到了哪里。

画室里面，袁姿琴已经把自己的双脚摘了下来、抻成了一张印着奇异纹路的画纸。它旁边就躺着一名参观者，心脏处开了个大洞，汩汩地流淌着血液，血腥气扑面而来。

画笔就沾着尚且温热的血液一点点描绘着那些图案。

“‘生命’就是这样。”方芷柔站在陈韶旁边，轻声说，“看样子，似乎是它在练手。”

这声音很轻，如果不是她就贴在陈韶耳边，陈韶也不能听清。袁姿琴却偏头看了她一眼，手下的工作也停住了。

方芷柔连忙闭嘴，呼吸也压到最低。

袁姿琴这才继续画，嘴里还哼着洛南的小调，声音很是绵软。

陈韶抬起手看了眼时间。

已经是12:16了。

袁姿琴的脚已经做好了一只，碳化的手指也慢慢恢复原状。只是那具尸体内流淌的鲜血已经逐渐干涸了，无法再作为材料，工作人员又从外面拉了一具进来。

看同类被击穿心脏的感觉并不好受，陈韶皱了皱眉，强忍着心中不适继续看下去。

九华市医院7层706，张逸晨左手挂着吊瓶，右手被塞了一支笔，正被威逼利诱地要求说出自己知道的一切。

[我就是想看看那个模特嘛，那哥们儿老说规定不让，那我只能自己进去了……然后看见那个画像，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抱着出来了。警察叔叔，我真不是故意要偷东西的！]

“你不止偷东西了，还差点掐死奶茶店的店员。”市务员说。

这张逸晨真不清楚。

[那啥，那小姐姐没事吧？我真不是故意的，我都不知道自己干了啥！那个，我没干别的吧？]

至少没把画像摔了吧？

市务员面无表情地指了指自己的脸，上面有几道明显的划痕。

“你还挠了我，差点破相。”

张逸晨尴尬地往后缩了缩。

面前的市务员明显不太相信他的话，又问：“酒店说你昨天没回去，你去哪儿了？”

[我昨天下午去的画室啊。在那里面待了一晚上。]

他写字的动作忽然停了下来。

[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那里面看见了尸体！那时候又有人过来，我害怕就躲柜子里了，早上才趁着人不在爬出来的！警察叔叔，那个画家绝对是个杀人犯！]

病房外，余梓歌听转述都听得都不耐烦了。

她推开门大步走进去，直接说：“张逸晨，我警告你，你要说实话。袁姿琴的资料已经从洛南发过来了，你的嘴可不是被它拿走的。直说吧，你是哪个组织的人，为什么要接触这个怪谈？还有，你为什么要把酒店定在幸福小区对面？你们几个同行者都是什么关系？”

幸福小区？同行者？

张逸晨转了转眼珠。

为什么专门提这个？这和画展的问题完全无关。

难道是因为……陈韶？

第33章 结束

余梓歌就看见对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笔走龙蛇，唰唰唰就写了一大段话。

[我妹妹失踪了，失踪前跟我说去封丘看画展。我想用那幅画跟那个画家交换我妹妹……我知道她不是人，但是我只能这样做了。

小方是我妹妹同学，陆静英跟她说我妹妹可能是在这儿，所以我们一起来了。定在幸福小区对面那个酒店，是陆静英说的，说那里也有线索。

陆静英说自己是洛南那边陆家的人，和以前的袁家认识，所以知道袁姿琴的事情。

同志，能把那幅画还我吗？我知道偷东西不好，但是]

他抬起头，用一种希冀的眼神看向余梓歌。

余梓歌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居然没发现什么破绽，只好继续问：“那和你们一起的那个小孩呢？”

[我们想找个当地人问问那辆车的情况，他看上去比较面善。小孩子嘛……我说我们想去画展，他就跟我们一起来了。虽然他也不太清楚，不过知道不少东西，也聪明的不像是个小孩。]

陆静英是这个世界的本土人，经得起查探，况且她知道那么多事情，确实有疑点，张逸晨不介意拿她来顶锅，顺便让市务局查查她到底有没有问题。

陈韶这边的信息，他倒是说的模棱两可的，缺乏褒贬。

余梓歌又问了几个问题，都被他糊弄了过去。最后只得把这些信息传回局里，让人去查。

张逸晨看着她离开的背影，心里微松。

感谢来给他们这些天选者们上课的影帝影后们，感谢专门把这些人邀请来上课的对策局。

会的东西多果然不是坏事，古人诚不我欺。

市务局第二栋内，被锁进钢化玻璃柜的芸娘画像被蒙上了一层纱，显得面容身姿都朦朦胧胧的。几个市务员负责观察监视。

忽然，那层纱无风自动，又像是被谁轻轻撩起，将那张越发显得圆润如珠的脸庞清晰地展示出来。

离得最近的市务员最先中招，她木木地伸出手，强硬地将她的脸也转向画像的方向。

十几秒钟，生命检测仪报警。等到门外的市务员破门而入，玻璃柜已经被打开，里面空空如也，那几名市务员的血已经流尽了。

画室里，一幅画像突然出现，倚靠着袁姿琴的大腿。她顿时笑得更开心了，正巧最后一笔也在此时落下。

方芷柔在看到视野扭曲的一瞬间就转过头去，险而又险地避过了这波污染。陈韶则是再次把视角往下调，只盯着画框下面五分之一的地方，以及袁姿琴的脚。

“你妈妈回来了吗？”陈韶问。

“是啊，娘亲吃饱了，当然就回来了。”袁姿琴爱怜地抚摸着画框。

陈韶心一沉。

她是故意让张逸晨把芸娘的画带走的，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不在画展内寻找猎物。

“你们是客人，他们是夫人要的，娘亲体贴我，不愿意让我烦心呢。”好像知道陈韶在想什么，袁姿琴笑吟吟为他解惑，随即伸出手，“请把眼睛给我吧。”

陈韶从方芷柔手里掰出来那只右眼，和左眼一起递给了袁姿琴。

不知为何，他心里总有些不安定。

提灯人不是维纳斯，其他画也都找过，芸娘的画他们也接触过，现在只剩下袁姿琴……应该没有问题。

等事情结束，他就能回家了；再歇半个月，就要去学校报道。

等等。

回家？

陈韶猛地缩回手，顶着抬头去看那幅画的诱惑，手心略微出汗。

他们要怎么出去？

张逸晨现在应该在医院，不成问题。但他和方芷柔都在画展里，万一规则怪谈要等他们离开才结束，袁姿琴完全怪谈化后又和之前不同，那出去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他倒是能找到出口离开，但是能不使用自己的规则，还是不要用了，不然容易被发现。

“方芷柔，”陈韶说，“你先出去找张逸晨吧，你看不了那张画。”

方芷柔侧脸看了他一眼，过了几秒，点了点头，独自离开了。

等过了一两分钟，已经感觉自己大脑有些昏沉的时候，陈韶才问：“待会儿看完画，还是从之前的通道出去吗？”

画室中响起一声轻笑。

不是芸娘的，也不是袁姿琴的，更像是两个声音交织在一起，分离又重合。

画框下面变成了一双穿着绣花鞋的脚，脚踝小小的，很精致。

“给我吧，小娃娃。”它们说，“你想从哪里出去，就能从哪里出去。”

那两枚眼球被它们的主人从陈韶手心拿走了，他依旧不敢抬头看，只感觉头晕得更厉害了。

【恭喜您找到《维纳斯》，并完成画展参观，请尽快离开画展。】

果然，规则怪谈你个坑死人不偿命的王八蛋。

陈韶心底暗骂时，当啷一声，有什么东西轻轻砸在了木头桌面上，画轴滚落到陈韶脚边，上面正是方芷柔描绘过的图景。

脸上又开始发热，伴随着微微的刺痛感。陈韶感觉整个展览厅一瞬间沸腾了起来，听上去又异常安静。

旁边的工作人员骤然倒下，直挺挺地撞到装了不少颜料的柜子上，原本还算整洁的画室顿时一片狼藉。陈韶反射性躲了一下飞过来的颜料，随即走过去摸了摸它的身体。

已经完全僵硬了，一摸一手干涸的颜料，发根处的皮肤泛着青白之色。

与此同时，外面却瞬间嘈杂起来，原本只发生在绎思园内的尖叫此起彼伏。

他知道那些不祥的预感来自于哪里了。

控制画像的是画家，而不是另一幅画像……

袁姿琴已经成为了《维纳斯》的一部分，那些画像……它们自由了。

陈韶深吸一口气，闭着眼睛把画像卷起来，然后走出画室。

一个熟悉的人站在绘画区里，正认真地看着那些业余画手留下的四不像们。听到门开的动静，微笑着转过头来。

是陆静英。

第34章 如何离开

外面在陈韶查看工作人员尸体的时候就重新安静下来，绘画区外工作人员已经横七竖八地倒了一地，里面还掺杂着几个褪了色的纸人；隔着这些“尸体”，能看到第一出口已经消失了，原先在的地方是一面墙壁，还挂着一幅杂乱无章的画。

画是由绿色蓝色两种线条交织而成的，弧度柔和，色调也浅淡，让陈韶不由看住了。

春日里的田野就是这种色彩。

陈韶还记得小学的时候，老师会带着他们去附近的村镇踏青，绿油油的麦苗和高高的天空是组成田地的两种颜色。对于孩子们来说，哪怕是帮大人除草也是一种乐趣。

他摇摇头，把脑子里突然出现的画面和惫懒情绪压下去，视线立刻转向陆静英。

在他神思恍惚的片刻，对方并没有做什么，而是依旧以一种欣赏的眼神看着他。

陈韶这才看到陆静英胸前别着一个名牌，上面显示着：

住院医师 陆静英

博然医院精神科

博然医院。

这个地方陈韶在知识迷宫那个叫赵嘉林的研究员那里见到过，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疯狂科学家们汇集的研究所。赵嘉林的笔记中就提到了人与怪谈融合的实验。

怪不得。

袁姿琴可以说是人类转化为怪谈的范例了，在这群人眼里，想必是极佳的样本。

陆静英想必就是不知从哪里得到了这个情报，所以才会来到九华市，试图获得《维纳斯》。她对袁姿琴的赞誉，也并非对其画工，而是对它本身的欣赏。

也怪不得她知道那么多关于袁姿琴的事情——虽然对他们说的只是最表面的那一部分。

幸好他一直没表现出什么异常。

陆静英的目光在画轴上一扫而过，最终放在陈韶脸上。

“小朋友真聪明！”她欢快地夸奖道，“袁老师漂亮吗？”

陈韶抓着画轴的手紧了紧：“我没看，我怕看了就出不来了。”

陆静英以一种闲聊的语气说：“我还以为你会看呢，毕竟，你的好奇心那么大，知道这里不对劲儿，还敢一个人过来。”

一个人？

陈韶的眸光闪了闪。

这么说，方芷柔和张逸晨已经平安离开了。

“我只是想了解得多一点，喜欢探险，又不是喜欢送死。”陈韶不满的说，“我又不傻。”

“真聪明！”她又夸了一遍，朝陈韶伸出手，“既然知道那幅画很危险，还是给我吧。我是专门处理这种事的，不会让它再出来了。”

不得不说，如果单看外表，陆静英很有亲和力，就像是会扎着马尾辫请你吃家里刚蒸好的包子的邻家姐姐。如果不是陈韶和市务局那边认识，又见过赵嘉林是个什么货色，说不定就会相信她了。

陈韶装作犹豫的样子看了她一小会儿，然后说：“我要看看你的证件，不然不能给你。”

陆静英还真就从兜里掏出来一张特事局特派员的证件来。

不过上面的名字不是陆静英。

注意到陈韶的视线落点，陆静英笑了笑：“嘘，要保密哦，就像特工一样，姐姐平时得用假名呢。”

信你才是傻子。

但陈韶还是把画交了出去。

要证件不过是给市务局一个交代而已，在他不想暴露身份的前提下，想保住画太难了。更何况他也没有保住画的必要。

收好画，陆静英又笑道：“你这么喜欢探险，想不想加入我们呢？”

“你们还收童工的吗？”陈韶疑惑道，“我哥说成年人才能打工的。”

陆静英笑容不变：“是培养啦，免费教你到成年，成年了才会分配工作，工资很高的哦。而且，我们有员工福利。”

她指指胸牌：“有了这个，你冒险的时候就安全很多了，要不然我们现在就不是站在这里，而是一起逃命了。”

陈韶装模作样地心动了一会儿，还是叹了口气拒绝了：“等我成年了再说吧，陆……医生，我们现在可以出去了吗？”

陆静英倒也没坚持，而是遵守诺言，让开了离开的道路。

走出绘画区，往两边看过去，能看到人物画展区里躺满了活人、死人和纸人，活人们都睡得酣甜，脸上红扑扑的，有几个还在打呼噜。中间的展台已经空了，“生命”系列的画像不知去向。

而其他的展台上，被更换了一批全新的画——全都是各种图案线条组成的抽象画作。

陈韶只眯着眼睛匆匆瞥了一眼，确定了大致情况，就立刻看向山水画区域。

遗憾的是，山水画区域和人物画展区也没有什么区别。

再回头时，绘画区已经空了，陆静英连头发丝都没留下一根。那些昏睡的死人活人倒是动了动四肢，有了苏醒的迹象。

不能多留了。

陈韶把视角压低，维持在看不到任何展台的程度，依旧顺着原来的方向往前走。

他必须在回到人物画展区前想明白怎么离开——这里的空间已经完全混乱了，似乎袁姿琴的完全怪谈化使得它绘制的建筑画和山水画扭曲了这片区域。

即使陈韶能感知到出口在哪里，他也难以找到前往出口的路径。

如果走了一圈还没出去，他要面对的就是那群纸人了——虽然不致命，但是很容易暴露他的秘密。

直播间里，观众们也屏住了呼吸。

如果要离开画展区域才算结束的话，那说明规则怪谈的基础规则之一——必有生路现在依旧生效。

陈韶冷静地想。

目前为止，人物画、山水画、静物画、建筑画和抽象画的规则都已经出现了，提灯女的祭祀也圆满结束，如果说落下了什么，那就只有动物画了。

在袁崇英的信件中提到过，幼年的袁姿琴喜欢养猫，但并没有被允许，直到她发疯，才被送了一只狮子猫。那只狮子猫在山水画的幻境中也是作为她和袁母的掌中宠而活跃着的。

更关键的是，在整个画展中，只有动物画展区没有出过事，连静物画都不活跃。

陈韶在那只狮子猫的画像前站定，他没有贸然伸手触摸画作，而是低低地呼唤：“照月，咪咪，你在哪儿？”

第35章 甩锅

陈韶感到肩膀上猛地一沉，一条毛茸茸的尾巴扫在他的后颈上，微微发痒。

他往左偏了偏脑袋，就看见那只狮子猫也歪着脑袋看他，然后伸出舌头舔了他一口。

“照月。”陈韶轻声喊着，“你知道怎么出去吗？”

那双异色瞳依旧静静地盯着他。

陈韶想了想，从包里掏出那张门票。猫咪探出脑袋，轻轻叼走了门票，随即从陈韶肩膀上一跃而下，往前走了几步，又回头来看他。

陈韶连忙跟上，一路走到动物画展区尽头。

展览厅大门果然也消失了，不远处的人物画展区内依旧嘈杂，但并没有逆向走出一步。狮子猫依旧在往前走，在展览厅办公室门口停住了。

陈韶试着拧了拧门把手，果然没有上锁。

门一开，狮子猫就拧着身子挤了进去。陈韶在它后面关上门，顺手上锁，就看到它又停在通往画室的那扇门门口。

这扇门是锁着的。

出口在画室？

如果是这样，倒是可以解释陆静英为什么突然就消失了。

陈韶吸了一口气，开始翻箱倒柜找钥匙。

办公室里面装饰简单，除了常见的办公桌和书柜以外空无一物。钥匙就在办公桌的抽屉里面，放在一起的还有一份租用协议。

《九华市展览厅租用协议》

产权所有人：于东海

租用人：侯建中

租用时间：2020年8月13日至18日

用途：承办“海云仙”巡游画展

注：租用人自带员工团队，内有珍贵画作，租用时间内，展览厅员工请勿入内

办公室外面已经响起了咚咚咚的敲门声，金属门在震动。陈韶鬼使神差地把这些东西都塞进包里，用钥匙打开画室门，反手锁上。

那只猫进入画室之后就不动了，只睁着眼睛静静地看着陈韶，连那张门票都丢在了地上。

陈韶也低头看它。

少顷，猫咪低头舔了舔爪子，抹了把脸，又抬起头来，眼神里明显多了几分疑惑。

陈韶看了看四周，没能看到任何疑似出口的东西。

外面传来轰的一声，是金属门被暴力拆除的声响。嘈杂的脚步声从门缝钻进来。

陈韶闭了闭眼睛，把门票拾起来放回口袋，然后闭上眼睛，调整自己的呼吸。

慢慢地，那些嘈杂的声音远去了，一片沉然的寂静笼罩了陈韶。不知过了多久，周围有刻意压低的细碎讨论声响起。陈韶猛地睁开眼，发现他站在一幅画前面。

画上是一高一矮两个人，高个女人身形窈窕、脸颊丰腴，矮个女孩紧紧握着她的手，朝着陈韶露出一个羞涩的微笑。

那是《维纳斯》。

只不过这幅《维纳斯》并没有那股魔性的魅力，画的主角们也有着普通人的瑕疵。

展牌上标注着“海云仙”三个字。

《海云仙》就在展览厅门口，旁边墙壁上就挂着展览厅的布局图，似乎是为了符合这里的艺术气息，不是印的，而是参考了建筑图的绘画版本，也算是一幅“画”了。

陈韶不禁苦笑。

原来如此。

【“海云仙”画展参观者注意事项9：如果您见到建筑画，请务必待在原地，不要移动，不要触碰墙壁，等待工作人员救援。】

原先陈韶就奇怪，那些参观者违反了哪一条规则，才会被卷入这种大逃杀里面。原本他以为是【不要随便接受陌生人的邀请】这一条，谁知道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也难怪市务局到了第二天才反应过来市里面多了个一天嘎人上两位数的怪谈。

要找到《维纳斯》得先进建筑画，也不知道有没有哪队倒霉的天选者错过了购票时间，死活找不到突破口的。

陈韶掏掏口袋，那张门票还好端端地待在那里。路过的参观者看见了，不由驻足发问：“小朋友，你这个门票是限量的吗？”

陈韶停顿一下，点点头：“应该是吧，我昨天七点来的时候买的。”

“那可真够早的。”参观者不由咂舌，“看来你很喜欢画画？挺不错的啊。”

陈韶笑笑，问：“阿姨，你们的门票不是这个样子的吗？”

参观者把自己的门票拿出来：“比你的简陋多了。”

这种门票和陈韶见过的两种都不一样，上面明明白白地印着“海云仙”三个字。

所以，一部分参观者拿到特殊的门票后，就默认进入了袁姿琴的画展中。现在想来，宣传片里和公交车广告上的用语确实有很大不同。

这个时候，这次怪谈的第三条提示也终于作为补充情报发给了陈韶。

【观察组提示3：局疑你，审张未果，甩锅陆。陆灭口。报纸凶案！车冷对。】

陈韶眼神一凝。

市务局在怀疑他？怀疑他什么？还专门审问了张逸晨？

看提示的意思，张逸晨编了瞎话，把三个人的行动全都甩锅给陆静英了，倒是一条解决的途径。但是他自己上了44路公交车，可不是甩锅给陆静英可以解决的。

陆静英把其他的天选者灭口了，果然当时让方芷柔先走是对的。她对自己另眼相看或许是因为小孩子有吸纳的可能，或许是别的原因，必须得多加防范了。

报纸说的应该是图书馆的过期报纸存放处，张逸晨得到袁姿琴纵火线索的地方。张逸晨说过自己被卷入了那场纵火案，看来这就是那里的规则了……

车，应该指的是公交车。关于冷的那条规则是对的。

他朝着无人的地方微微点头，示意自己清楚了，然后就大步离开展览厅，正式结束了这个怪谈。

刚出门，就看见余梓歌倚靠着墙壁发愣，听到动静立刻看过来。

“你怎么总是往这种地方跑？”她直起身子，话语间满满都是担忧，“你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售票结束了，我们根本进不去。问别的参观者，他们又说不清。”

陈韶抬起头，盯着她的眼睛，缓缓说道：“你知道博然医院吗？”

第36章 回家休息

余梓歌的神色严肃起来。

“你又见到他们的人了？”她快速问道，“是谁？”

陈韶从自己好奇来画展说起，隐去了方芷柔和张逸晨的存在，只说在公交车上遇到了陆静英，然后就是把《维纳斯》交出去的事情。

末了，他问：“那个博然医院到底是干什么的？上次也没给我说清楚。”

余梓歌听见对方试图招揽陈韶，表情就有些怪异。她轻咳了两声，和陈韶确认了里面的人救不出来之后，才说：“那是机密，可不能随便告诉你，等我申请吧……不过你应该也都猜得差不多了。”

“至于陆静英……”她思索一阵子，道，“我们刚刚也查了，她和袁家确实有些关系。陆家原本就是洛南出身，因为袁家的一些事情才搬来了内地，或许她从家里知道了一些隐秘的消息，所以才会追查到这里。”

“袁姿琴到底是活着还是死了？”陈韶追问。

余梓歌这次沉默了片刻。

“今天之前，还是活着的。”她说，“她并不是画里的人物，而是真实存在的人类，你看到的样貌也是真实的。”

“她六十多岁了，看起来还那么年轻，你们都不怀疑的吗？”陈韶举了个例子，“我们小区六号楼有个六十多岁的老爷爷，牙都快掉光了，脸上全是褶子。”

余梓歌无奈道：“这个世界上奇妙的事情太多了，返老还童也不稀奇，而且自从……她不主动站出来，不会有人注意到她真实年龄和外表的差距的。”

“他们家那个样子，也不怀疑？”

看市务局的作风，并不像是不多疑的样子，不然不会连自己都查——他自认是没露出太大破绽的。

“袁家的事已经盖棺定论了。”余梓歌说出了当年这件事的处理结果。

作为首屈一指的山水画世家，又是著名的守旧派，当时袁家火灾可以说是震动了整个夏国。

明眼人都知道，天然的火灾不可能顷刻烧死绎思园的上百人——园内防火措施充足，也有流水连接各处，实在灭不了火，大不了跳湖，怎么也能活下来一两个。

之所以这件事的调查不了了之，还是因为袁咨鸣自首了。

袁咨鸣对特事局的供词是，他觉得这个家族无药可救，从上到下全是疯子。又担忧“夫人”迟早有一天会不满足于袁家的祭祀，波及到那些无辜的人，索性趁着袁姿琴三人离开之际，利用自己下一任族长的身份，给袁家人下了药，试图纵火烧死所有“罪恶”。

他并没有提到袁姿琴的任何异状，袁崇英和孙佳玲对此也三缄其口，因此直到昨天，市务局还不清楚真相。

毕竟他们也不是神。

陈韶叹了口气，把自己得到的信件内容口述给余梓歌，又提到自己现在最大的疑惑：“展览厅里那幅布局图之前就有了吗？”

余梓歌正整理着这些消息，闻言不假思索地回答：“刚建好的时候就有了……”

她忽然停住了。

按照陈韶的说法，所有画的异常要么来源于袁家制造的那个传说怪谈，要么来源于袁姿琴，要么就是来源于死者的不甘——既然如此，年龄少说在三十岁以上的展览馆布局图，为什么会有怪谈的特性？

直觉告诉陈韶，这里面还有事儿。

他不准备再问下去了。

“那我先回家了。”陈韶牵起个笑脸，欢快地摆了摆手，“我中午都没回家，哥哥都要不耐烦了。”

余梓歌回过神来，连忙说：“记得别再乱跑了，外面很危险的，要是有这次这种事，必须及时报警，知道吗？”

陈韶也不多做解释，而是模仿着熊孩子的模样胡乱点了点头，头也不回地离开了。

很多时候，说得越多，越容易露出破绽。

还是让他们自己脑补吧。

回到幸福小区时已经是三点多，门口今天很干净，没有任何烦人的漫画纸出现，或许是陈韶祸水东引的计策奏效了，让陈韶因为通关而飞扬的心情更上涨了一些。

哥哥正蹲在阳光房里揪兔子耳朵，看见陈韶回来，眼睛在他透露出纸张质地的脸上转了一圈，伸手掐了一把，嫌弃地甩甩手。

“硬邦邦的。”他吐槽道，“那个画家什么审美？”

陈韶摸了摸脸颊，又跑到卫生间看了一眼。

宣纸的质感确实挺粗糙的，至少比不上正宗人皮，上面还涂着墨水，不知道的还以为他笔芯坏了。

他估摸了一下时间，感觉明天应该能好，就毫无负担地回房间，一低头就看见兔子笼里头放了半根胡萝卜，一口都没啃。

那只兔子像是见了救星似的，四肢扑腾着从哥哥的魔爪下挣脱出来，蹦蹦跳跳地跑到陈韶脚面上，一双红彤彤的眼睛看起来可怜巴巴的。

陈韶略微无语：“你干嘛欺负一只兔子？还给它吃胡萝卜？”

哥哥大感意外：“兔子不是吃胡萝卜的吗？”

陈韶低头和兔子对视，在里面看到了人性化的无语和一点点委屈。

“……妈妈买了草，就在柜子里，你没看到吗？”

“但是我上午喂了肉，它也吃了。”

……？

陈韶又低头看了兔子一眼，发现它似乎有些心虚地抖了抖，三角脑袋都埋进了前爪里。

“你现在是只兔子。”陈韶戳戳它的脊背，“兔子不能吃肉，要吃草，懂吗？”

兔子抖得更厉害了。

他叹了口气，把兔子笼里的水和食物都换掉，那半根胡萝卜也清洗干净，放回冰箱里。

伴随着新一轮的游戏背景音，陈韶把包里报废的照相机和那张门票都拿出来，放在书架的空档处，最后掏出那个黑色笔记本，把最新获得的情报记录上去。

关于袁家、袁姿琴的故事，还有很多不清楚的地方。但是对陈韶来说，现有的情报就足够现实世界的人从画展的怪谈中保住一条命了。

至于二十年后的祭祀要怎么完成、在哪里完成、谁去完成，就不是现在需要考虑的事情了。

第37章 现实准备

现实世界氛围还算轻松。

这次天选者的存活率出乎预料得高，有百分之六十的人都活了下来——牺牲的人基本上都是直面了提灯女或维纳斯，没能救得回来的；或者是直接被埋伏在外的陆静英杀死。

而对于民众们来说，最好的消息莫过于：虽然这次规则怪谈很多地方都近乎无解，看见就凉凉，但需要先进入画展的前提条件还是让人们被意外卷入的可能性无限降低了。

大多数地区都已经禁止了线下的画展，已经画好的画也都被束之高阁，安全性更是又上一层楼。

很多人都在网络上或哀悼或庆祝，也有人还在认认真真地复盘总结，以备不时之需。还有的人，完全体会不到这种轻松。

苏海省省直人民医院，天选者管理中心负责人正焦急地在手术室外踱步。

突然，手术室大门打开，一名医生走出来，神情凝重地摇摇头。

“怎么会？”负责人难以置信地说，“以前出来的时候身体上的伤害不都恢复了吗？为什么这次不行？”

医生依旧摇头，语气透露着沉重。

“手术刀可以在患者嘴部划开口子，但是一旦做出嘴唇的形状，就会立刻复原。刘主任，恕我直言，这不是医学能治疗的范围了，如果真的要治，恐怕你得去九华市找医生……”

他停顿一下，看看刘主任的脸色，继续说：“但是我怀疑他们那边也不行，我也是看过直播的，要能治市务局那边已经给他治了。我想，他现在的情况更类似于‘嘴’的存在被那个【提灯女】夺走了。”

刘主任深吸一口气。

他拿下鼻梁上的眼镜，用袖子胡乱擦了擦，就重新戴上，问：“有没有别的办法能让他发声？比如腹语什么的？”

医生犹豫了一下：“我们可以研究一下，但是成功率不高。至于腹语，我没有了解过，但是时间太短也练习不出什么成果的。”

刘主任沉默下来。

他的目光转向其他几个亮着灯的手术室，隐含着期待。

不一会儿，里面也有医护人员出来，说明了情况。

苏海省天选者里面，除了张逸晨外，还有另外两个天选者也失去了面部器官，一个是眼睛，一个是鼻子。

他们也都是无法再造器官了。

刘主任又一次拿下眼镜，机械地擦了好一阵子，把进手术室之前天选者们留下的话拿出来想了又想。

[说不定是好事啊，至少再碰上保持安静的规则，就不怕触犯了。在画室里我就差点叫唤出来，嘿嘿。:)]

电话铃声嘀铃铃地响了起来，他慌忙掏出手机，看见来电人的时候眼睛猛地一亮，忙不迭选择了接听。

“王组长，其他省的天选者怎么样了？那些器官能再整出来一个吗？”

王芸站在分析组的走廊里，沉声道：“目前还没找到解决办法。”

“那怎么办？”刘主任急了，“要是找不到方法，别说去那边了，就算在这里，也活不了多久！就像是小张，整天打营养液也不是办法啊！”

王芸说：“我们现在有三个猜想，需要你转告他们。”

“第一个猜想，被夺走的东西，可以从其他人那里夺取。可以尝试把其他人的相应器官转移到天选者身上去。”

“第二个，国内现在已经发现了一部分画展的地点，或许我们可以用更好看的去换回来……但是这个风险很大，而且没有一点根据。”

“第三个办法就是等，等到新的怪谈开始，关于九华市医院，我们还有很多不清楚的，说不定能有办法。”

电话那头没了话，只有沉闷的呼吸声从喇叭里传出来。

半晌，刘主任说了一句“明白”，这次简短的通话就到此结束了。

王芸挂断电话，又给另外一个省的负责人打过去。等到一轮结束，她走回分析组里面，话题已经转向了陈韶。

“其他特殊天选者都被【家】同化了。”张苗点了点屏幕上的情报，“看上去虽然还知道自己是谁，但基本没什么自主权，一到时间就会被【家人】喊回去……我看网上的信息，他们对陈韶怎么那么自由已经起了疑心了。”

“疑心就疑心呗。”孙志德转了转笔，说，“之前怕他们知道，是怕他们进去给陈韶扯后腿、下黑手。现在他明显已经站稳跟脚了，那边市务局也已经怀疑他是怪谈还是人类了，还怕什么？天选者们又不是傻子，不至于把他的真实来历往外说吧。至于舆论问题，也不是我们的任务啊，有人干的。”

张苗哑然：“这倒没错，是我想岔了。”

怪谈结束，分析组的人也放松很多。资历上算是新人的谢新杰也凑过来，说：“看那边的时间，已经8月16号了，我记得韶哥说过8月31号开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准备下一次怪谈的事情了？”

孙志德咬了咬手指头，兴致明显起来了：“要说学校的怪谈故事，那可海了去了，像什么女厕所里的死婴啊、背对背真舒服啊、不存在的十三层台阶啊之类的。我之前还写过学生跳楼的案件呢。诶，张姐，你当警察的时候碰见过吗？”

张苗的神情却严肃起来：“如果下一次是学校的话，失败的后果就太严重了，我们不能把孩子们的命交到怪谈手里。”

几个人都沉默下来。

的确如此。

孙志德想了想，说：“我看那个县志记载的情况，里面规矩应该挺多的。咱们天选者都是成年人，一部分甚至没怎么上过学，还是得提前熟悉一下环境，多问问现在的学生们是个什么情况。”

“下面的怪谈还是跟着陈韶走的话，分配的身份可能是学生，也可能是老师之类的。学生和老师都咨询咨询，在网络上征集一下可能遇见的问题，这点上他们比咱们专业。”

谢新杰补充：“还得温习一下小学和初一的课，找几个辅导老师。”

张苗也说：“案件那边也确实得多看看，陈韶传出来的情报说那个世界的很多怪谈是由真实案件诞生的，虽然是不同世界，但人性是共通的，也很有参考价值。”

他们围绕着这个话题又说了一阵子，最后拍板确定下来了方案。

师生学校生活注意事项征集被交给了后勤那边，要求学校生活体验和补课的任务下发到各个中心，汇总学校发生的案件的要求也递给了公安厅。

十天的时间，他们能做的事情还有很多。

番外 甜蜜的家2.1

（假如其他世界的天选者来到【甜蜜的家】副本世界）

【欢迎来到怪谈：甜蜜的家】

【暑假期间，由于家中有事，你被暂时寄放在舅舅家。在爸爸妈妈来接你之前，请注意家里的一切规则，并找到家里隐藏的秘密。】

【你的任务是：

1、存活至父母到达；

2、找到家里隐藏的秘密。】

谭成文站在小区大门外，手上拿着一封信件。

他紧张地咽了咽口水，根据刚刚那个声音说的，第一时间去看纸上的内容。

[小文，我和你妈妈临时有事，家里没人。你自己一个人待在家里不安全，去找你的舅舅舅妈吧。

他们住在幸福小区13栋4单元1203，你舅妈六点到家，可以带你进去。

不过，在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去其他地方。

一定要记住，舅舅舅妈都是很注重规矩的人，在他们家里一定要遵守他们的规矩。

等爸爸妈妈忙完了，就去接你。

记住，一定要遵守规则。]

在信纸背面，是一串规则：

【1、家是安全的，外面是危险的，任何时候请确保你不是一个人在家。

2、请相信你的亲戚们，他们不会伤害你。必要的时候你可以尝试寻求他们的帮助。

3、舅舅家里有5个成员，其中只有1个是你完全可以信任的。

4、一定要听舅舅和舅妈的话。

5、不要和舅舅家的邻居们说话，他们是危险的。

6、保持节俭、整洁和快乐，能够帮助你维持理智。

7、如果你感到不适，向你信任的人寻求帮助。】

谭成文在心里把这些字念了又念，安全、信任、危险这些词都快要把他搞迷糊了。他左手上戴了个黑色腕表，时间显示是下午5:45，距离舅妈到家还有十五分钟。

他抬起头，就看见小区大门上硕大的“幸福小区”四个字，穿着黑色制服的精壮保安守在门口，正盯着他看。

谭成文不自觉地抓紧手里的信纸，心虚地移开视线，壮着胆子往里面走。

“诶，那个人！”保安喊了一声，“你哪儿来的？是我们小区的人吗？来这儿干嘛的？”

【在路上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不要去其他地方。】

他心里一紧，脚下走得更快了，闷着头，就当自己什么都没听见，自己就是这个小区的居民。

旁边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一只大手按在谭成文肩膀上，强硬地把他留住。

谭成文的头垂得更低了，眼睛只盯着脚尖，嘴唇抿得发白。

“说你呢，你进我们小区要干什么？手里拿的什么？给我看看。”

肩膀上的手很重很重，重得不像是人的手掌，而像是扛了一袋水泥。

“不是居民不让进的。”保安冷冷地说。

谭成文甚至能感觉到他的目光刺一样扎在自己脊背上。

他依旧一言不发，眼角余光看着手表上的指针一点点地旋转。

滴答、滴答。

“不说话？别给我装哑巴。”保安说，甚至已经拿起对讲机，开始呼叫同伴了，“南门来了个外面的，来个人控制住。”

一个人的力气就这么大，要是两个人……

他忍不住抬头看保安，却发现对方瞳孔深处透出一股血一般的红，开合的嘴巴怎么看怎么像刚吃过人，牙齿上还黏着同样鲜红的肉丝……

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谭成文猛地推了一把保安，闷着头就往前跑。幸福小区墙上有地图，他知道13号楼在哪里。

跑到13号楼楼下的时候，他已经累得气喘吁吁的了。不知为何，那些保安并没有跟上来，着实让谭成文松了口气。

他抬起手，又看了一眼时间。已经是五点五十三了。

十三号楼楼下人并不多，谭成文只看见几个小孩子聚在一起玩耍，还有一名牵着狗的女生路过、打开4单元的门走了进去。

他眼前一亮，刚想跟上去，脑子里却浮现出信上那一句“你舅妈六点到家，可以带你进去”，

还是等会儿吧。

他犹豫着想到。

这单元好像就一个出入口，“舅妈”应该会从这里回家。

几分钟后，一个红裙女人从东门走了进来，看到谭成文，露出一个热情的笑来：“小文等久了吧？”

谭成文松了口气，连连摇头：“没多久，也是刚到……舅……舅妈，我们回去吧。”

舅妈笑着点点头，用门卡刷开单元门，带着谭成文走进去。

楼梯上和电梯上也都有规则，谭成文匆匆看了几眼，被上面扭曲的字吓了一跳，就被舅妈带上了电梯，在六点整到达了1203.

红色的金属门被打开了，有什么东西嗖的一下从客厅这头窜到那头，墙面上一瞬间显现出溅射状的血迹。谭成文下意识后退两步，再去看的时候又是普普通通、甚至相当温馨的一个房间了。

口袋里的信纸微微发烫，谭成文迅速打开瞄了一眼，发现多出来几条规则。

【8、不要拒绝表弟的请求。

9、房间是私人领域，不能随意进出。

10、不会有人在客厅里运动，如果有人这样做，立刻阻止他。】

舅妈径自走进家门：“小昭、小韶，家里有客人，你们在干嘛呢？快出来。”

随着舅妈的话，最里面的一个房间里走出来一个大约一米五的男孩。他穿着浅蓝色的短袖运动服，脸色苍白，一双黝黑的眼睛看上去有些渗人，当他直勾勾地盯着人的时候，那股子渗人的感觉就尤其明显。

“这是你表哥，小文。”舅妈笑道，“这是我小儿子陈韶，他不太爱说话，喜欢安静，不怎么出门，他哥也由着他。正好你来了，你们可要多一起出门玩玩。”

谭成文勉强勾起嘴唇笑了笑，心里犯着嘀咕。

信上说“外面是危险的”，但又要求“听舅妈的话”，所以这话是该听还是不该听呢？

番外 甜蜜的家2.2

那个男孩却忽略了他，只是说：“妈妈，哥哥说他同学聚会，要晚点才回来，饭也在外面吃了。”

舅妈的嘴角明显往下耷拉了一下，随即又提起来：“那正好，我们还是三个人一起吃。”

“对了，你表哥要在咱们家住几天，你带他去房间，帮他整理一下，妈妈去做饭。”

舅妈说着就往厨房里走，谭成文独自面对那个男孩，更加紧张了。

谁知道陈韶却是很有礼貌：“表哥好。”

“啊……表弟好。”

身量尚小的男孩抬头看着他，眼睛一眨不眨的。谭成文暗自掐了自己一把，笑着问：“怎么了？”

“你……好紧张啊。”陈韶说，“你在害怕我吗？”

谭成文觉得自己的表情裂了，他强忍住后退的冲动，心头有些发毛：“没，怎么可能，就是没来过舅舅家，不太适应。”

男孩点了点头，似乎相信了这个说法，转而问了下一个问题：“爸爸妈妈没跟我说过我还有姑姑，你们也住在九华市吗？”

我哪儿知道！

他只能保持沉默。

好在对方并没有死缠烂打到底的意思，而是转身指了指最外侧的房间：“客房在这里，里面的东西妈妈每周都会收拾一遍，不脏的。等吃完饭，你记得去洗澡，把脏衣服放在洗澡间的脏衣篓里。”

“妈妈很爱干净，不要让妈妈生气。”

陈韶说最后一句话的时候，语气明显平了，僵硬得好像电子播报音一样。

谭成文想到“保持节俭、整洁和快乐”这句话，连忙点了点头。

“这个我爸妈跟我说过。”他回答道，表情也跟着放松了一些，“那个，表弟，你们家除了保持干净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什么规矩？我爸妈说过，要客随主便的。”

不知道这话戳中了对方什么笑点，陈韶露出一个笑。

“记住每天都要洗澡。”他说，“记住哦，是每天。”

说完这句话，陈韶就离开了，嘴里哼着不知名的曲子，旋律还挺轻快。

谭成文连忙关上卧室门，开始翻箱倒柜。

在床头柜和墙壁的夹角里，有半张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

【不要相信弟弟！他是个骗子！他会\*\*\*

快逃！离开幸福小区！

这个家没有秘密，不要去探寻家的秘密。

小心月光！月亮是祂的眼睛！去照月亮吧，祂会告诉你真相！

月亮是危险的！太阳是安全的！远离月光！

夜晚10:00后离开房间，你会得到你想要的。

帮帮他！帮助他就是在帮助你自己！

不要帮他，快逃！！！】

纸上的字迹相当狂野，部分潦草得甚至得花好久才能辨认出来。谭成文看着，只觉得冷汗都要下来了。

疯子，一定是疯了才会写出这种前后矛盾的话。

他捏了捏眉心，脑子里一团乱麻。

谭成文无力地跌坐在床上，感觉自己真的是倒霉透顶。他习惯性地摸摸裤兜，想把手机拿出来看看，却摸了个空，只掏出来一张小小的纸条。

纸条上面只有七个字：[不要吃东西——妈妈]。

房间门被敲响了。

舅妈的声音响起：“小文，快出来吧，饭做好了。”

“马上！”谭成文下意识回了一句，然后就把那封信和两张纸放在一起，开始头疼。

舅妈要他吃饭，规则要他节俭、听舅妈的话，但是这封纸条却是妈妈给出来的……

咚咚。

敲门声再次响了起来。

是陈韶的声音。

“表哥，”他说，“妈妈说，要按时吃饭才行。”

他脑子正乱着，第一反应就是不想吃：“我坐车过来的，晕车太严重了，现在吃不下去。”

外面静了片刻。

“如果你不吃，就要浪费了。”陈韶问，“你确定不吃吗？”

谭成文咬了咬牙，决定使用“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还是要吃饭的规则更多。

“那……那我还是吃一点吧。”

他把那几张纸都好好地塞进口袋里，才打开房门，走到客厅。

舅妈已经把饭菜都端上来了，白瓷的底衬着鲜红的肉。

看到这一幕，他的脚步又迟疑了，胃里开始翻涌。陈韶从背后推了他一把，差点把他推到餐桌上，还好他反应及时扶住了。

吃饭的过程并没有他想象得那么艰难，虽然舅妈属实过于热情了，但光吃白粥也没有遭到斥责，入口的粥和他以前吃的也没什么两样。

“舅妈，我舅舅不在家吗？”

谭成文试探性问道。

“他在森林公园那边看大门呢，隔几天回来一次。”舅妈说，“平时就我和你表哥表弟三个人在家。”

三个人。

可你们家不是五个人吗？

“啊，这样啊。”他没营养地回复，“那我爸妈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来接我啊？他们没跟我说。”

舅妈的嘴角忽然勾起一丝意味不明的笑。

“他们啊，我也不太清楚……没事，你先住下，住多久都行。”

谭成文勉强咧了咧嘴，低下头默默喝光了白粥，就回了自己暂居的房间。

“小文啊，记得快点洗澡。”舅妈的声音在背后响起，“之后他们哥俩都得洗呢，这都快七点了。”

他瞥了一眼挂钟，倒也没有快七点，而是接近六点四十，满不在乎地点点头，答应下来。

要保持干净，听舅妈的话，应该没问题。

这样想着，谭成文从客房立柜里找到了浴巾，拎着就准备进卫生间。

一只冰冷的手拽住了他的胳膊。

谭成文身体一僵，低头顺着那只手往后看，就发现陈韶正面无表情地盯着他。

“哥哥不喜欢你进去。”他说，“时间还没到。”

男孩歪了歪脑袋，突然从背后拿出一个球形物体来。

“如果你没事干的话，我们一起来打球吧。”

谭成文被那颗人头球吓呆了，空空如也的眼眶里只残存了些黑红色的痕迹，被硬生生撕裂的下颌似乎昭示着这个人死去时的痛苦。

“不……不用了。”他结结巴巴地拒绝，“舅妈不是说了……让我快点洗澡吗？”

眼前男孩的表情更淡了，他抬起下巴，不高兴地说：“时间没到，哥哥不让你进去。”

他把那颗人头球举得更高了些，几乎戳到谭成文脸上。

“这可是漂亮阿姨送我的玩具，我要和你一起玩，你不愿意吗？”

“你……不愿意吗？”

序章 开学了

8月29号，周六，晚上8:00.

陈韶在帮哥哥收拾东西。

开学的消息来得突然，陈韶前脚还在和老哥斗嘴，后脚就听见连轴转了两个月、总算请假回家的老妈说封丘那边要开学了。

当时老哥就叹了口气：“退学不行吗？我又不指着这个吃饭。”

妈妈脸立刻撂了下来：“退什么学，你自己要上的学，上到一半不上了？你李阿姨都跟我说过了，现在没个文凭，平白让人瞧不起！”

她瞥了陈韶一眼，继续怼便宜儿子：“怎么，你不要钱？还是说就靠市务局那边养着？人家倒是乐意，你也乐意？你不用吃饭，行啊，等你弟找到工作了，他养着你呗！”

被无辜扫尾的陈韶眨了眨眼，默默缩到一边，揉了揉兔子耳朵。兔子倒是精神奕奕地支棱起来，眼也不眨地看着哥哥被训，眼里怎么看都是幸灾乐祸。

妈妈这个思维……就挺像人的。

怪谈的食物千奇百怪，有像物业那边生啃人的，有老哥这样吃负面情绪的，还有陈韶这种只要能出门浪就能活的。

怪谈一般又不生病，如果不追求生活质量，随便找个街头就能休息，那还确实没什么挣钱的必要。

不过嘛，只要是生活在社会里面，就算是怪谈也得为人民币折腰，哈哈。

哥哥摸了摸被念叨得有些发痒的耳朵，不由伸手拽了一把兔子耳朵，把兔子拽得立马窜回笼子里，才幽幽叹了口气。

“我真是想不开……”

“想不开什么？”

陈韶的好奇心被勾了起来。

说起来，画展之后他又去市务局过几次，之前遇到过的那个市务员赵明璐跟他又说了一些哥哥的事情。

据说哥哥之前是一个人“在外流浪”的，黑漆漆的样子基本就是贯彻了【孤独之人】的含义。等到他出现，市务局那边才发现这位危险源居然不是一个“人”了。

对老哥之前的样子，陈韶真的是抱着一万分的好奇心——他总觉得，老哥估计是那种看见绝望的人就cos十字路口的美少年、上去说一句“你没有希望了”，看见看得顺眼的人就上去问一句“你愿不愿意跟我走”的设定。

说不定外在形象还是个落汤鸡，噫。

“小屁孩，问那么多干什么。”哥哥没好气地瞪他一眼，“去去去，大人说话，你自己玩儿去。”

“可这是我的房间。”陈韶指出来，“你坐在我的沙发上诶。”

“那你以后别在家里洗澡。”哥哥同样指出。

陈韶撇撇嘴：“你要是不乐意去，那就不去呗。市务局那边绝对愿意给你打钱的。我就要开学了，你要是不在，我有事都找不到人帮忙。”

从来到这个世界开始，哥哥就一直在他身边帮着他，虽然任务期间也用不上吧，但用不上跟没有是两个概念。一下子分开，他真的有点空落落的不习惯。

妈妈听到这里，不得不打断：“小韶，你妈妈我还没死呢。”

“你工作忙。”陈韶不假思索地回答，“我哥闲人一个，闲着也是闲着。”

妈妈想了想自己全年无休的工作，顿觉扎心。

哥哥最终还是选择去上学——虽然他自述已经在无报备的情况下休学一年了。

九华市通往封丘的公共交通只有火车和汽车，这个小城市连个机场都找不到，轮船就更别说，没人敢在九华江上开船。

他们出门往第三区的火车站去了一趟，买了周日上午的火车票。哥哥出门不知道干了什么，回来的时候就给了陈韶一部手机。

“不是说手机里有脏东西吗？”陈韶莫名其妙地接过来，“我拿到学校，同学们不会害怕？对了，学校让带手机吗？”

哥哥摆了摆手，一脸无所谓：“别被逮到就行，谁还没违反过几次校规了……”

“但是你又没在我学校上过。”陈韶说，“你一直都这个年纪，学校不收的吧。”

哥哥卡壳了。

他似乎努力地思考了一段时间，没能从记忆里找出来学校的大致情况，恼羞成怒地揪了揪陈韶的脸，回答了刚刚的问题：“这手机从推销员那里买的，只能发短信。”

哥哥从口袋里掏了掏，掏出来一张皱巴巴的说明书和一张名片。

[

九华市商业街百货商店

推销员 葛永光

我们诚邀您成为我们的顾客，我们会为您提供任何想要的商品

]

【《手机使用说明》

1、该手机为亲情手机，仅能联系绑定号码。

2、请您确保手机的电量能够维持在50%以上。如果电量不足，请喂食一定量的鲜血。

3、该手机每日的短信次数不得低于3条，不得超过5条，以午夜12:00为分界线。

4、该手机有通话功能，但请在中午12:00至13:00使用，并且使用时间不能超过1分钟。

5、请不要在午夜11:30至12:30使用手机。

6、如果您听到手机内传来陌生人的声音，请不要担忧，那是正常的，不要理会它就好。

7、当您携带手机时，您可能会听见一个小女孩的声音。您可以与它对话，请不要伤害它。】

“每天给我发短信，听到了吗？”哥哥说，“要不然我会‘饿’的。”

陈韶抬头，看见哥哥的眼睛有一瞬间无机质的冰冷。

“知道了，不会让你饿到的。”陈韶想了想，把兔子笼子举到他面前，“要不，你带小乖一起去？”

笼子里的兔子猛地瑟缩了一下，连带着笼子也微微摇晃。

哥哥瞥了兔子一眼，忽然笑道：“我记得我之前的室友里，有个人很会做饭，尤其是……麻辣兔头。”

兔子抖得更厉害了。

这只是玩笑，陈韶当然不会让这位可怜的受害者更凄惨一些。他们一起收拾了行李——东西不多，夏天的衣服只有两套，连上学的书都没有。

周日上午，目送着哥哥登上离开的火车。下午，陈韶就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

学校的报道时间截止在下午六点。

16:00，当陈韶站在学校门口时，规则怪谈的通知不出意外地到了。

第1章 开学报道

【欢迎来到怪谈4：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

通关条件：在每周的班级之星评比上拿到任意奖项

时间限制：3周】

就在怪谈通知的那一刻，陈韶周围突然多出了上百人影。他们身高、肤色、外貌各不相同，唯一的共同点就是全都暗含警惕，看到他的眼神几乎放光。

这里面还有陈韶曾经合作过的天选者们。

这么多人？

陈韶暗暗皱眉。

难道这局会是对抗类的怪谈吗？

天选者们当然会注意到陈韶，不提近来网络上放出的他早已不是人类的消息，只说他作为特殊天选者的身份，就不得不令人重视了。

不过大家都是聪明人，在没搞清楚规则的情况下并没有贸然上前，而是认真地观察着四周、也查看着自己的东西。

九华市综合学校不愧是这里唯一的学校，占地面积很广。从学校门口布告栏上的地图就能看出来，整座学校划分为四个校区，像是一个田字格，落笔的地方由人工河代替，中间用桥连接。

初中部的大门朝东，门外立着一块大石头，上面用刻着红色的校训：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亲师乐群，明心克己，而后成人。】

这应该就是学校最基础的规则了。

陈韶想到那个在外遇见同学必须打招呼的规定，默默思考。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来源于《论语》，后面还有一句“游于艺”。这里把它删去，恐怕并不十分重视知识的教育，而是专注于道德方面的教育了。

但是道德这种东西，严苛起来往往比知识的学习更可怕。

“亲师乐群，明心克己”八个字，陈韶不清楚来处，但也能理解意思。

整个校训翻译过来，大致有几条规则：

【1、人应该拥有远大的志向；

2、人应该具有良好的德行；

3、人应该有仁爱之心；

4、应该尊敬、亲近教师；

5、应该友爱同学；

6、要清楚自己的内心、克制自己的欲望。】

那条见人打招呼的规则，应该就来源于第5条。

陈韶不禁揉了揉太阳穴。

这种包含范围极广、含义模糊的规则，才是最难应对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违反。

他看了一眼其他天选者，其中一部分明显不是来自于华国的，表情已经难看了起来。即使是来自于华国的那些，眼神也不能说不凝重。

陈韶暗自叹了口气，把校训内容记好，就拉着爸爸妈妈径自走向学校的大门，也不管别的天选者是否跟上来了，向保安出示了自己的学生证。

他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初中部，从东门进去就是宿舍。

爸爸今天罕见地穿了衬衫，壮硕的身体把衣服撑得鼓鼓囊囊的，凶悍得有些吓人——至少是有点吓小孩。他带着行李守在宿舍楼旁边，妈妈就开开心心地领着他穿过操场，去了教学楼那边。

初中部教学楼一共三栋，从南到北分别是七年级、八年级、九年级的地盘。每栋楼都是回形结构，东西侧都是老师办公室，南北侧则是教室。报到处就设在一层的八年级办公室里。

“老师您好。”妈妈对着门口的男老师问好，“我们家孩子是今年的转校生，上个月交过档案的、补了期末测试，也办了学生证，请问怎么报到？”

……所以我那张期末测试卷是谁伪造的？

陈韶心中腹诽，面上乖巧地把自己的学生证递了过去：“老师好。”

班级：初一（9）班

姓名：陈韶

学号：201003563

男老师接过学生证看了一眼，又在旁边的档案堆里翻了一会儿，找出来一张新的学生证，递给陈韶，同时扬脸喊了一声：“翟老师，你的新学生！”

办公室靠墙的一个工位上，大约四五十岁的男老师抬起头，左手推了推黑框眼镜，脑门上的细汗在阳光的照射下微微泛着光。

“你是那个……陈韶同学是吧。”他喊道，“快过来，我给你交代交代事情。”

妈妈连忙推着陈韶过去，自己也陪着笑走过去：“老师您好，这孩子以后要麻烦您了。”

翟老师满不在意地摆摆手：“说什么麻烦不麻烦的，当老师的不就是要尽心尽力地教学生嘛。请坐，你们两个都坐，这大热天的，热坏了吧？”

“谢谢老师。”陈韶小声道。

翟老师笑着点点头：“我呢，是38班的班主任——咱们学校人多，一个班级60个学生，初二一共40个班。每年转学的人都不少，所以人少的班就得合并到人多的班里面。”

“之前假期的时候，我看过你的卷子了，虽然成绩不算太好，但是能看出来很认真，进步空间很大！咱们老师都很和蔼，你有问题尽管问就好。”

说着，他从抽屉里摸出来两张纸，递给陈韶。

其中一张是课表，另外一张是规则。

【《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学生守则》

欢迎各位同学来到九华市综合学校就读，为了确保你能够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请务必遵守以下管理制度：

1、学校内班级数量较多，请不要走错教学楼，更不要走错班级。

2、如果你发现自己走错了教室，且该教室内存在空余的桌子，立刻走进去，下节课的老师会告诉你应该怎样做。

3、如果你走错了教学楼，立刻找到最近的教师办公室，请求空闲的教师将你带离。

4、每次上课前，请确保下节课的教师与课表上的相同。如果不同，请立刻要求该教师离开，并请求课代表前往教师办公室。

5、请严格遵守课堂纪律，积极回答问题。

6、初中部每堂课时间不低于40分钟，不高于5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要求老师拖堂；如果高于50分钟，立刻离开教室，你已经下课了。

7、每科老师每日仅会布置一次作业，如果老师多布置了作业，立刻提醒他。如果提醒无效，立刻离开教室，前往老师办公室，寻找班主任。

8、每周每科仅进行一次测验，测验根据各科老师意愿进行。如果测验次数增多，立刻寻找班主任解决。

9、你的所有作业都应该在教室或教师办公室中完成。

10、你的就餐时间为中午12:00~13:00，所有初中部学生均在初中部食堂内就餐，所有食物都是营养均衡的，请不要浪费食物。

11、你的午休时间为中午13:00~14:00，所有学生均在教室内午休，午休期间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其他学生休息。

12、除幼儿部外，本校所有学生均为寄宿生，每周五18:20离校，周日21:00前返校。学生在校期间，学校处于封闭状态，禁止离开校门。

13、除学生家长外，本校不接受任何来访者。如果你的家人需要来访，请提前24小时前往班主任处进行预约。

14、为了确保校园安全，我们聘用了一整个保安队，他们穿着橙色制服、携带长棍，会保护所有师生的安全。你可以向保安们寻求帮助。

15、老师们是和蔼的、值得信任的，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前往每层楼的老师办公室，寻求任何老师的帮助。】

第2章 学生名单

整篇规则倒没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放在现实也是相当正常的要求。

课表倒也是很正常的课表，背面印着作息表。从周一到周五，除了晚自习以外，没有任何时间安排上的区别。

但其中也有几个问题。

第一，如果走错了班级，但是班级里没有空余的桌子，并且这节课就是今天最后一节，需要怎么办？

第二，整个初中部只有三个教学楼，基本上没有任何错认的可能。是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学生走错教学楼？又为什么必须要老师带领着才能走出来？

第三，课表上显示的正常一节课就是40分钟，小课间只有10分钟。50分钟一般都到下一节课了，要是出门了，算不算旷课？

第四，关于作业布置和每周测验的问题，班主任负不负责某一科目的教学？如果他本人布置作业多了，或者测验多了呢？

第五，午餐时间是中午……那早饭和晚饭怎么解决？是不能吃饭，还是不限制呢？

而且，规则上并没有提到班级每周之星的选举情况。

翟老师笑眯眯地问：“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陈韶想到“亲师乐群”四个字，稍微犹豫一下，问：“老师，请问早餐和晚餐在哪里吃呢？”

其他几个一看就不对劲的问题他一个字儿都没提，只单独问了吃饭的事情。

翟老师摸了摸脑壳：“咱们初中部就一个食堂，当然是去那边吃。”

他害怕陈韶不清楚位置，还专门带着他站在窗口指了指。

“看见了没？就在操场边儿上，初三那栋楼旁边，一楼全是食堂，二楼一半食堂、一半小卖部。充钱的地方就在小卖部旁边，你学生卡要是找不到了，也在那儿补办。”

他又指了指那张学生卡：“这张卡也是饭卡，里面有一百块钱，大概够你吃一星期的。再多了就得去食堂那边充钱了。”

“谢谢老师了。”妈妈连忙说，“我也不怕他学习不好，就怕孩子吃不好，影响他长身体……”

一个老师一个家长聊得那叫一个热火朝天，陈韶插不上嘴，也不好插嘴，只能在一旁静静听着，记下可能有用的情报。

翟老师的工位靠墙，陈韶就站在过道里，正对着窗户，能看到不远处操场上有人在跑步。

他听着对话，却突然感觉视野里有什么不对劲。

周边老师的工位没有什么变化，依旧是胡乱堆叠着的纸张、各处散落的水笔，还有不同款式的杯子，翟老师的脑门上也依旧是稀疏的几根头发，在汗水下反着光。

陈韶把目光投向了操场。

操场上的人依旧是顶着炎炎烈日不知疲倦地奔跑着，旁边的阶梯看台上倒是多出来一个人，正激动地挥舞着手臂，隐约能听到尖锐的哨声和模糊的呼喊。

似乎很正常。

陈韶微微皱眉。

那个跑步的人……和之前的身形不太一样，好像矮了一些。

他仔细地盯着看了一会儿，确定了那不是他的错觉。

跑步的确实换人了，之前那个更高、更壮，跑步的姿态也更轻松。这一个明显瘦一些，在跑到靠近教学楼这边时，能清晰地看见他穿着校服。

陈韶目送他远去，然后低头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16:27了，距离报到结束还有一个半小时。

如果换上去的人是个还没报到的学生……也不知道是否来得及。

“……请您放心吧，咱们学校一向强调学生的道德素质，老师学生们之间都很和睦，不会出现任何霸凌事件。”翟老师斩钉截铁地说，“如果有这样的学生，我们一定不会姑息的！”

说到这里，教师办公室门外忽然转进来一个人，张嘴就喊翟老师，说是要确定明天要发的教材。陈韶和妈妈见况，立刻知趣地离开。

“那你们快去宿舍那边收拾收拾吧。”翟老师匆匆道别，“明天早读换成班会，记得别迟到。”

经过操场时，陈韶又往里面看了一眼。

那确实是个学生，身上的校服已经被汗水和灰尘沾满，显得脏兮兮的。他跑得很快，从表情和姿态来看已经相当疲惫，剧烈地喘着粗气。

他在转弯时一个踉跄，狠狠地砸在了地面上，手肘处瞬间就出了血。即便如此，他仍旧挣扎着试图站起来，只是似乎确实没了力气，努力了好几次都狼狈地趴了回去。

正常情况下，现在已经会有老师叫停了，还会找来红花油之类的处理伤口。然而看台上的高大人影迅速吹了口哨子，手臂挥舞得更加用力。

跑步者趴在地面上剧烈地颤抖着，不知道哪儿来的力气，最终还是摇摇晃晃地站直身体。

哨子声更急了，尖锐的音色让路过的陈韶都一阵耳鸣。

跑步者原地喘了口粗气，不顾满脸被粗糙的跑道划出来的口子，继续沿着跑道奔跑。

依旧是那样快。

陈韶蹙起眉，没有再看下去，跟着妈妈一路穿过小树林，回了宿舍那边。

初中部的宿舍一共有六栋楼，分男女寝。从南往北数第二栋就是2号男生宿舍。

宿舍门口挂着一个小小的金属牌子，上面刻着：

宿舍开放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6:00-21:00

周日 16:00-21:00

从外面来看，宿舍楼似乎是新建的，墙壁没什么痕迹，窗户也都分外明净。然而就是这样崭新的宿舍楼，却有着看起来略有些破旧的大铁门。

此时，大铁门敞开着，露出宿舍楼内长长的通道，通道尽头还有一个出口。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和外界连通的地方，只有头顶上的白炽灯发着光。

宿管阿姨就住在距离大铁门最近的房间内。房间被开了一个玻璃窗口，宿管坐在窗口里面，身边摆满了一摞又一摞校服。

“阿姨，您好。这是我的学生卡，请问我住在哪间宿舍？”

宿管接过学生卡，在一本册子上对了半天，然后指着一行说：“喏，就这儿，306宿舍，在这儿签个字。”

陈韶趁机瞥了一眼册子上的内容，发现里面是按照学号排的顺序。他的学号是201003563，和他同一张纸的也都是2010035开头，后面的两个数字一个一个地加。

在他后面，学号201003579的学生，有一个分外眼熟的名字——王源华。

“阿姨。”陈韶一边去拿笔，一边闲聊着，“这后面的都是新转来咱们学校的吗？好多啊。”

“是啊，今年转校生不少咧。”宿管在里面挑着校服，随口回答，“也幸亏上个学期转走的学生也不少，不然他们就没地方住了。这宿舍就这么大。”

趁着宿管不注意，他迅速翻了翻前面的名单。

名单很厚，每页都有20个名字，总共应该有一百多页。所有学生的名字都是按照学号顺序从小到大排序的，其中有不少缺的，倒看不出什么规律来。

那些应该就是死在学校的学生吧……

翟老师说了，八年级有40个班，每班最多有60名学生，也就是说最多也不超过2400人，而陈韶的学号排在这些真正的学生后面，达到了3563。

这哪里是学校？分明是屠宰场。

第3章 学生宿舍

宿管挑好了校服，转身回来，正巧看见新学生乖乖巧巧地把册子推回窗口里面。

“阿姨，请问我爸爸妈妈能上去吗？我一个人搬不动这么多东西。”

宿管点了点头，把校服、宿舍钥匙和一个类似于宣传册的东西一起从窗口递出来，还额外叮嘱了一句：“现在这个点，兴许宿舍里还有学生在休息呢，你进去的时候小心点儿，别打扰了人家了。”

陈韶应下，给身后的学生让开位置，然后就打开了那本“宣传册”。

【欢迎各位同学入住2号男生宿舍，为了维持良好的宿舍秩序，寄宿期间，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在宿舍楼开放时间外，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形式进出。

2、本宿舍楼仅供学生和值班教师、宿管居住，除特殊情况外，其他人禁止进入。

3、根据学校要求，本宿舍楼学生休息时间统一为晚22:00至早5:00，请规范作息，按时休息。

4、在你休息期间，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如果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必理会，那是值班教师或宿管巡逻的声音。

5、为了保证学生个人的隐私安全，在宿舍楼封闭期间，所有宿舍门必须上锁，所有窗帘必须关闭。个人出入宿舍时，也请随手关门。如果由于学生个人行为导致意外，宿舍楼概不负责。

6、宿舍楼封闭期间，宿管会不定时查寝。如果你听到宿管在呼叫你的名字，并询问任何问题，你必须立刻回答，不要犹豫。

7、本栋楼每间宿舍定额8人，每晚熄灯前，请确保你的宿舍里全员到齐。如果人数不齐，请立刻通知宿管，并想办法让宿舍满员。

8、为了保证消防安全，宿舍楼内严禁明火，禁止大功率电器。】

这篇规则和上一篇一样，依旧看不出太多的东西，不过同样存在几个冲突的地方。

最明显的就是，规则3【规范作息，按时休息】和规则6【立刻回答查寝宿管提出的问题】是冲突的。学生在睡着的情况下，怎么可能听到有人喊自己？除非声音过大。

而且规则4也说明了，宿管巡逻时有奇怪的声音，不必理会。

与规则3冲突的还有规则7。这里面并没有提及熄灯时间，暂且按照22:00来算的话，如果熄灯时间马上就到，他是否还有机会去找宿管、并且让宿舍满员？

这和上课时间不能超过50分钟那个是一样的道理。

看样子，在这个怪谈中，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想到这里，陈韶再次看了一眼腕表。它的指针依旧不急不缓地一格格转动着，显示时间为16:41。

爸爸和妈妈一直一左一右地站在他身边，隔着陈韶闲聊。

“我还是第一次送学生来报到呢，可给我紧张死了。”

“那下次我来吧。”爸爸老实巴交地回答。

妈妈白了他一眼：“就你这五大三粗的，别吓着人家老师，到时候还得我来给人家赔礼道歉。”

爸爸陷入沉默，嘴巴嗫嚅了两下，没想出什么话来回嘴，只好对陈韶说：“兔子好玩吗？我给你再带回来一只？”

陈韶看完时间，无奈抬头：“不用了，我现在上学呢，没时间养兔子，学校应该也不让带。”

“那……松鼠？”

旁边路过的学生好奇地停下来，没忍住插了句话：“同学你好，学校不让养宠物的。”

爸爸顿时更尴尬了：“我就是说说……说说……”

陈韶自然而然地搭上了话：“同学你好，谢谢提醒，我爸爸就是不放心。”

“你是新转来的学生吧？”那学生笑了笑，指着食堂那边说，“要是喜欢动物，可以去教师宿舍那边看看，只有教师宿舍可以养。”

陈韶当然是又谢一遍，争取把“文明礼貌”四个字刻进骨子里。末了又问：“我之前见过一些学校，里面还养了校猫呢，我们学校没有吗？”

学生说：“那我就不清楚了，整个学校都不让学生养宠物的。教音乐的姜老师倒是养了一只橘猫，挺亲人的，很多同学都去摸过。可惜……”

陈韶忙问：“怎么了？”

学生叹了口气：“不知道怎么回事儿，上学期临期末的时候丢了，到现在都没找到。”

老师丢猫，好像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

“那可太可惜了。”陈韶也唉声叹气的，“也不知道它在外面能不能吃饱。”

宿舍楼其中一个楼梯就在宿管宿舍对面，两个学生说说笑笑一起上了3楼，陈韶就发现三楼和一楼是一样的布局，都是长长的走廊，以及走廊两侧面对面排布的宿舍。

306宿舍就在楼梯这边、出楼梯往左数第三间。

那个叫做韩宇霖的学生也住三楼，只不过是遥远的315宿舍。

他们在306门口挥手道别，陈韶先试探性握上门把手，轻轻一拧，门就开了，阳光从窗外洒到陈韶身上，倒是暖洋洋的。

屋子里是四张铁架子床，没有桌子，只有进门左手边有一排砌在墙里的柜子用来放杂物。而除了进门这张床的下铺还空着以外，其他床上都已经有了被褥。

有一个人就蜷缩在右手边靠窗的下铺，面朝着墙壁，一动不动的，也没有盖被子。

陈韶下意识放轻了脚步声，蹑手蹑脚地进去，顺便招呼爸爸妈妈一起把行李搬进来。

走的近了，能够看见这人的身体完全没有起伏，裸露的小臂泛着青白之色，被碎发遮住的耳后隐约显出一些瘀痕。

第4章 新室友们

这么刺激的吗？

陈韶默默想道。

我的第一个室友，是一具尸体？

他又仔细看了室友几眼。

没错，胸膛确实没有起伏。从陈韶的角度能看见有几根头发正巧搭在对方的鼻孔前，一动也不动。

陈韶默默把十年死了一千两百人这个猜想划掉，更正为“剩下的学生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不过，即使如此，他依旧尽力放轻了动作，配合着妈妈一点点把床铺收拾好。

鬼知道这具尸体还能不能动、有没有意识、会不会被打扰。

轻手轻脚地收拾完床铺，把脸盆牙杯之类的都塞到床下，已经接近五点整了。走廊上渐渐传来了学生们说笑的声音，其他几个室友也陆续到来，在进门的一瞬间都安静下来。

直到五点半左右，那名尸体一样的室友才悠悠转醒，顶着一头鸡窝一样的乱发，迷迷糊糊地坐起来。

“哈……几点了啊？”

原本安静的寝室蓦地喧闹起来，陈韶对面上铺的男生扒着栏杆探出头来，满脸嘲笑：“薛宇涵，你不会是昨天熬夜补作业了吧？怎么一开学就睡得跟死了似的。”

在陈韶的视线中，薛宇涵的脸色在短短三秒内回暖，那些乱发也被他鼻腔出来的气体给吹到了一边。

薛宇涵又打了个哈欠，随手抄起枕巾给自己抹了把脸，然后就把枕巾往那个男生脸上扔：“去你的！别告诉我你昨天没补暑假作业！”

这可不够“礼貌”，也没有一见面就相互道好。

男生咧了咧嘴，瞥见陈韶的目光，连忙打招呼：“同学你好，我叫辛立，辛苦的辛，站起来那个立。”

其他几个男生也争相自我介绍，态度比起刚刚的随意打趣要礼貌得多，也疏离得多。

“我叫陈韶，耳东陈，音召韶，是刚转来这个学校的。”陈韶笑着说，“我是38班的，你们呢？”

“我们也是啊。”薛宇涵接话，“咱们寝都是一个班的，之前严子转学，我们还想会不会来一个别班的补上呢。”

辛立忽然咳嗽了两声，翻身从上铺下来，从靠窗的桌子上拿水喝。

薛宇涵想说的话也被他打断了，不由问：“大夏天的，你怎么还感冒了？”

“口渴不行啊？”辛立没好气地说着，眼神状似不经意地从陈韶身上略过，看到陈韶并没有在意他们的话，而是从塑料袋里掏出来校服一寸寸地摸，才略松了口气。

陈韶等辛立的视线挪开，才若有所思地重新看向这两个学生。

薛宇涵的异常是显而易见的，不过这种异常只在他自己身上、还是在某种情况下全部学生都有，还得继续观察。

但辛立的表现就直接说明了他一定知道些什么——关于“严子”？关于“补上”？

宿舍规定了必须8人满员，所以不是因为“补上”，而是因为那个转学的“严子”。

难道说……他也是“清醒”的？

那又为什么对薛宇涵睡眠时的尸体状态视若无睹？

在薛宇涵睡醒之前，陈韶观察了寝室的其他人，除了维持安静的举动过于谨慎刻意外，并没有什么异常。

或许是看不见，或许是习以为常。

又过了十几分钟，临近六点，薛宇涵喊了一嗓子：“你们不吃饭吗？有人需要带饭不？”

其他几个人纷纷举爪。

“照常。”

“我也是。”

“+1”

陈韶问：“薛同学，请问你是要去食堂吃吗？”

“是啊，你要一起吗？”

陈韶点点头：“麻烦等一下，我换个校服。”

他注意到，在自己提出这个要求之后，对面上铺的辛立明显表情变了，有些欲言又止的味道，但终究没有说什么。

就因为这个，陈韶对食堂和薛宇涵都更提起了一份警惕。

夏季的六点钟，太阳依旧不遗余力地彰显着自己的存在，耀眼的阳光从枝叶间钻出来，调皮地跳上了人的肌肤。

陈韶和薛宇涵并肩走在一起，对方大大咧咧地一条胳膊已经攀上了陈韶的肩膀，身体温热，甚至能让人感觉到心脏的跳动。

是活人没错。

“陈同学，你之前在哪儿上学啊？怎么想着转到这边了？”薛宇涵好奇地问，“虽然我们学校是不错啦，但是你也看见了，住宿条件确实不太行，墙皮一扣刷刷地掉。”

“在兆兴。”

在摸清规则前，陈韶也不敢撒谎——校训明摆着对“德行”看得很重——只好把自己现实里的大学地点对照着夏国的地名说了一遍。

“我搬家了，”把自己搬到了现在这个家里，“学还没上完，妈妈让我转过来的。”

“哦，这样。”薛宇涵更好奇了，“兆兴什么样啊？我长这么大，还没出过九华呢，连九华山什么样都没见过。”

陈韶大略讲了讲兆兴那边的风景，目光却转向了操场那边。

那个男生还在跑，整个人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汗流浃背都不足以形容。他的速度却没有降下来，依旧那样快。

已经一个半小时了。

那个拿着哨子的人从看台上挪到了跑道边，是个留着寸头的大汉，皮肤黝黑，神情严肃，盯着跑步男生的眼睛一眨也不眨。

薛宇涵注意到陈韶的视线，也抻着脑袋往那边看，随即疑惑地摸了摸脑袋：“你在看什么？”

寸头大汉闻声转过头来。

陈韶笑了笑，指着操场边缘的乒乓球桌，说：“我在想我们体育课都会干什么，我之前的学校体育课会教打乒乓球来着……你会打乒乓球吗？”

薛宇涵的注意力还是那么容易被转移，他用力地点点头，眼神都在发光：“会啊，我们明天下了课就来打好不好？他们都不愿意陪我一起打球，我都快闲死了。”

陈韶装作遗憾地皱了皱眉：“我没带球拍……”

害怕对方再来个“谁谁谁有，我去借”，陈韶忙问道：“不说这个了，你知道食堂有什么好吃的吗？”

操场里，寸头大汉重新把头转了回去，看见男生的动作慢了一些，立刻用力吹响了哨子，尖锐的哨声足够让任何一个过路人谓之侧目。

薛宇涵却依旧一脸兴奋地谈论着食堂的伙食，恍若未觉。

……不，不是恍若，是真的没有发觉。

第5章 食堂规则

陈韶不由皱眉。

从进入学校到现在，操场上别人看不见、往死里操练的跑步者，睡觉时变成一具尸体的室友，都彰显着存在感。然而更离谱的是，这两个在规则上还都找不到蛛丝马迹。

他经过操场的两个出入口时，都仔细观察过是否存在《操场使用守则》之类的东西，但遗憾的是，也都没有发现。

或许……是需要体育老师发给学生吧。

不过也有好消息——至少食堂确实有规则，而且是光明正大摆出来的。

食堂是一栋两层楼的建筑，外面贴着磨砂质感的蓝色瓷砖，围着满满的两圈玻璃，透光性极佳，可以预见到夜晚的它会是怎样的死亡之地。

规则就贴在一个展板上，立在食堂门口。

【《初中部食堂管理制度》

1、食堂开放时间为早5:00-晚22:00，其余时间禁止进入。】

这个时间很有意思，和学生的休息时间/宿舍的熄灯时间是完全互补的，而且其他时间只是“禁止进入”，而不是“禁止出入”，更不是“禁止存在人类”，那就说明在正常的休息时间内，学生可以待在里面。

只不过待在里面会发生什么、离开之后又会发生什么，就难以保证了。

至少从外表上看，这建筑不防月光。

【2、所有初中部学生及教师午餐必须在食堂内进行，用餐时间不得早于中午12:00，不得晚于13:00.】

这一条和翟老师交给他的规则重合了，不过也多出来“教师也要在食堂内用餐”的信息。

如果午餐不在食堂，或者用餐时间错误，又会发生什么？

以及这个用餐时间，指的是学生待在食堂内的时间，还是从开始吃到吃完的这一段时间？

保险起见，按前者算比较好。

【3、为了学生和教职工的健康考虑，食堂所有餐食均为套餐，米饭套餐统一为一荤两素，请不要浪费粮食，全部吃完。】

从进入怪谈世界到现在，关于食物的规则有很多。

现在看到“荤素”两个字，陈韶就忍不住想起幸福小区用于遮掩人类气味的“菜肉”、用以补充怪谈能量的“桂肉”和看见血要吃菜叶子的超市规则。

从这点来看，荤菜和素菜的作用也要考虑不同的可能。

【4、食堂仅接受学生卡刷卡支付，不接受现金及其他任何支付形式，不接受赊账。如果有职工要求支付现金或其他，立刻拒绝他，并向监督员举报。

5、食品安全为重中之重。如果你在饭菜中发现任何异常，立刻向监督员举报，并离开食堂，一周内不要再食用来自食堂的任何食物。】

规则4和规则5都提到了监督员，一个是举报付款方式，一个是举报饭菜异常，后者陈韶还能理解，而前者……

现金和刷卡的区别是什么？

难道是……身份？

通过刷学生卡可以确定学生身份，但是现金不可以。

不过这和举报有什么关系，就要另外确定了。

【6、食堂开放时间内均有餐食提供，欢迎各位学生与教职工随时前来就餐。

7、本食堂为学校唯一指定初中部用餐点，如果有人告诉你他想在食堂用餐，请不要阻止他。

8、用餐时间是交流感情的好时机。请与你的同伴一起用餐，并确保那就是你的同伴。

9、如果你是老师，请上二楼教职工餐厅用餐。

10、请牢记，食堂是干净整洁的。如果你看到任何不整洁的地方，那是你的幻觉，立刻离开食堂，当天不要回来。】

陈韶的眼睛盯住规则7的“阻止”那两个字。

所以，为什么会有人要阻止别人去食堂用餐？

非午餐时间在食堂用餐又会发生什么？

他抬起头环顾四周，发现食堂附近的人并没有想象中那样多。理论上七千多人的初中部，来食堂用餐的人现在只有一两百个。

报到时间六点结束，也就是说所有学生这个时间点都要待在学校里了，除非出学校吃饭，否则都应该要来食堂吃的。

人数和正常人数对不上，大多数人都没有来。而且来的这些人里面……还有不少估计是天选者。

陈韶又想到宿舍里只有他和不正常的薛宇涵来了食堂。

看来非午餐时间的食堂确实有问题，而那些要求带饭的学生，也绝不只是懒而已——至少辛立不是。

而规则8……

如果今天自己没有主动提出一起来，薛宇涵要怎么来吃饭呢？

在陈韶思考期间，薛宇涵一直等着，虽然已经无聊到开始盯地上的蚂蚁了，看见陈韶看过来，他立马蹦起来：“看完了？那咱们快进去吧！也不知道糖醋里脊还有没有剩……”

陈韶点点头：“谢谢你一直陪我看这个。”

薛宇涵一边拉着他往里走，一边笑嘻嘻的：“这算什么，去哪里就得遵守哪里的规则嘛，总不能让你什么都不知道就被我拉进来。”

“说起来，还是我得谢谢你呢，以前都是严子和我一起来打饭的，你要是不和我一起，我今天就得找人搭伙去了。”

这是陈韶第二次听到严子这个名字了。

趁着辛立不在，他忙问道：“是你在宿舍里提到的那个转学的同学吗？他怎么也转学了啊？”

薛宇涵眉宇间染上疑惑，仔细看还有点伤心：“谁知道，刚期末考完人就不见了，我们本来还约好暑假去森林公园露营呢，这下好了，也没去成。”

“他也搬家了吗？”

薛宇涵一愣：“我还真没去过他家里，不晓得。”

“兴许是事发突然，来不及跟你说再见。”陈韶安慰道，“你们俩的关系看上去很好，一般情况下也不会不告而别。”

薛宇涵神情更丧了：“我也觉得是，但是他家里能出什么事呢？再不济给我住的小区打个电话也行啊……”

陈韶装作思考了一阵子：“要不你跟我说说他转学前的情况，我周末去问问我朋友，他在市务局工作呢，或许能查到。”

第6章 消失的学生

“你说真的？”薛宇涵神情振奋起来，“那就谢谢你了……等等，我们先把饭买了，边吃边说。”

食堂南侧和西侧都有入口，北侧和东侧则是一整排的玻璃窗口。从南门进去，左右手边都是楼梯，一名身穿蓝色西装的成年男性就站在右手边楼梯边上，胸口的牌子上写着“食堂质量与服务监督员”的职位。

窗口总共不少，其中售卖米饭套餐的六个全在东侧，只不过此时都空无一人，玻璃窗也被关闭。

“米饭只有中午卖。”薛宇涵解释道，“你想喝什么？粥还是豆浆？”

陈韶扫视北侧窗口的情况。

北侧一共十二个窗口，每个窗口上方都用蓝底黑字的标牌标明了每日各个时段售卖的餐食。

第一、二个窗口卖的是豆浆油条包子，很经典的搭配。

第三个卖的是黑米粥和小菜。

第四个……

陈韶的目光微微一顿。

其实按类别分的话，也是粥和小菜。

这个窗口里并不是前两个窗口里那样穿着深蓝色制服的打饭阿姨，而是一个大约十六七岁的年轻女孩。她留着齐肩的短发，齐刘海略有些凌乱，遮挡着一道相当狰狞的疤痕；裸露在外的小臂上也剐蹭出了不少划痕，最严重的是手肘那里，泛着可怖的青紫。

女孩嘴巴抿得死死的，面上一丝血色也无。她拎着和她体型并不相符的勺子，机械地从中一个铁皮大桶里舀出一碗漂浮着可疑油渍的白粥。

窗口里售卖的小菜也并不是普通的“小菜”，除了那份油麦菜外，其余两份全都掺杂着奇怪的肉团和铁灰色的石子，盘子最下面还有着厚厚的油渍，让人一看之下就大倒胃口。

“我今天想喝大米粥，你呢？陈韶同学？”

薛宇涵突然用手肘怼了陈韶腰窝一下，他眼前一晃，那个奇怪的窗口就消失不见，沾满了污渍的玻璃也变得干干净净。里面站着的依旧是个四五十岁的阿姨，正给一名学生打着白粥。

陈韶又看了4号窗口几眼，再没看到那幅场景。

他抬头往上看，4号窗口今日的餐食是：

早餐 白粥 醋溜土豆丝、木耳炒芹菜、茶叶蛋

午餐 卤肉面

晚餐 白粥 清炒油麦菜、宫保鸡丁、小炒鸡

和刚刚那个窗口里的菜确实是同样的三个品种。

陈韶沉默一下，拉着摸不着头脑的薛宇涵出了食堂。

“今天我们也买饭回去吃吧。”他诚恳地说。

薛宇涵原本还在疑惑，看见规则牌的一瞬间恍然大悟。

“你也太倒霉了吧，怎么第一次就撞见。”

陈韶无奈笑笑，没有问这是什么情况——在幸福小区和市医院的经历都告诉他，询问不清醒的人这些情况是没用的。

“这种情况很少吧？”

薛宇涵耸耸肩：“反正我还没遇见过，辛立倒是碰见过一次，那几天的饭还是我给他带回去的……”

“那你在外面等着吧，我进去买了回去吃。”

陈韶补充：“不要4号窗口的。”

过了十分钟左右，薛宇涵同学拎着一堆塑料袋出来了。陈韶自觉地接过一半儿，两个人就顺着小树林往宿舍走。

一边走着，他们一边提起了那位“严子”。

“严子和我是上了初中才认识的，他这人吧有点死心眼，脾气直来直去的，又不爱说话，所以好朋友不多，就我一个。”薛宇涵脸上显出一丝得意，又很快低落下去。

“期末考那段时间大家其实状态都不错的，你刚转来不知道，咱们学校对成绩没那么在意，校长说立德比求知更重要，虽然我觉得求知也挺重要的，不然长大了工作都不好找……”

“但是严子就很……怎么说呢，那段时间有些焦虑，不管是吃饭还是上课，老是东看西看的，还总是问我他指的地方有没有什么东西。”

说道这里，薛宇涵闷闷不乐地踢了一脚旁边的石砖。

陈韶却是立刻和自己当下的情况联系到了一起。

校园里卷起一缕风，一片树叶跟随着风拍到陈韶脸上，他眼角的余光看到操场上已经空无一人了，只有还残留着的一小片鲜血证明着那个往死里跑的男生确实存在。

“他都指着哪里说有东西？”

“嗯……好多地方吧。”薛宇涵环视四周，用没拎着东西的那只手指了指。

“教室里的黑板，后门；操场的跑道、球门；食堂的窗口；还有咱们宿舍门口和卫生间……除了路上没说过有问题，哪儿都说过。”

薛宇涵挠了挠脑袋：“可除了食堂那边，哪儿有什么东西啊，都是大家平时见的。我和辛立都觉得是不是他压力太大，生病了，还建议他去校医院看看来着。”

陈韶暗自把这些地点记在心里，又问：“那他去看了吗？”

薛宇涵摇摇头：“没，他说他没生病，看了也没用。还说校医院那边病人多、病菌也多，让我们也少去。”

陈韶略微思索，随即询问：“他焦虑之前发生过什么特别的事情吗？我朋友说过，人情绪的变化肯定是有原因的。”

薛宇涵停下脚步，站在林荫下皱着眉头苦思冥想了半天，终于想出来一件事：

“期末前一周，选班级之星的时候，他为了让他爸高兴，报名了勤奋之星，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落选了。第二周再来的时候，严子就很奇怪了。”

班级之星。

终于有原本的学生主动提起这个话题了。

陈韶弯腰把那片叶子放到树脚边，面上带着疑惑：“这个班级之星一年就选一次吗？就算这样也不至于落选了就变奇怪的吧？”

薛宇涵又想了想，最后一无所获地摇摇头。

“要说奇怪的事，真的就是这一件了。”

陈韶追问：“竞选班级之星要做什么？他是怎么准备的？”

“班级之星有很多种啦，进步之星、勤奋之星、文明之星、友爱之星、责任之星和诚信之星。严子报名的就是勤奋之星，只要翟老师和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都认可，那就能拿到了啊。”

薛宇涵说。

“其实确实也没什么稀奇的，每周都选的。选不上也很正常，大家要求好像都很高，每班一个月能选出来一个就不错了……”

所以班级之星有很多种，获取难度很大，报名了但竞选失败会遭到惩罚。

陈韶心中估量着。

看来第一周不能参与竞选，要多观察这些原本的学生是怎么做的。

“那我知道了，我之后跟我朋友说说，看能不能帮你找到……不过你那个同学就叫严子吗？”

名字这么个性的吗？

薛宇涵如梦初醒，连忙补充道：“姓严，严格的严；名字叫严子承，儿子的子，承诺的承。”

第7章 第一夜

由于在看规则和讨论事情的时候浪费了一些时间，他们回到宿舍时已经是六点四十四分了。

几个舍友聚在一起打扑克，连他们回来了都没能第一时间注意到。

其中一个舍友正巧回头，看见两个人进来，连忙接过晚餐。等到所有人都分好了，陈韶和薛宇涵手里还有两份，顿时觉得奇怪起来：“你们没在食堂吃吗？”

薛宇涵摆了摆手：“陈韶同学运气有点寸，今天没法去食堂吃。”

“哦。”舍友表示理解，“那确实运气不太好。”

显然是一副习以为常的样子了。

宿舍里一派烟火气息，几个同学聊得热火朝天，时不时去偷一口别人的包子，得逞了就贱兮兮地笑，从窗外泄进来的阳光更是显得这副场面十分温暖。

直播间却是破了大防。

“卧槽……”

“我该说什么。”

“可能这就是怪谈世界的常态？遵守怪谈的规则应该也就是跟遵守法律差不多，看见脏东西跟看见番茄炒蛋里有蛋壳也差不多嘛……卧槽老子说不下去了，这都什么人间疾苦。”

“不是我说他们就不觉得这规矩很奇怪吗？为什么接受得那么自然啊！这明显不对劲啊小同学？！！！”

“……希望这次的怪谈不要降临吧。”

“那个，叔叔阿姨，请问上网课能规避这种风险吗？”

陈韶难得和家乡的同胞们心意相通，看孩子受苦和看成年人受苦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他咬了一口猪肉大葱馅儿的包子，默默叹了口气。

接下来直到熄灯，都没出现什么意外情况，连个来套情报的天选者都没瞧见，显然都在努力融入原本的学生群体。

临睡前陈韶偷偷去卫生间把今天的几条短信发过去，确保老哥不会在遥远的封丘随手逮个人啃，之后就快速地躺进了被褥里。

十点整，宿舍准时熄灯了，小小的房间顿时黑漆漆一片。窗帘也已经被室友们提前拉好，只有门缝和门上的玻璃能透出一点点光。

陈韶躺在床上，呼吸均匀，似乎已经睡熟了。

砰、砰。

是敲击玻璃的声音。

来源是门。

砰、砰。

这声音不急不缓地持续了一段时间，直到压得很轻的脚步声在寂静的夜里响起，才骤然消失。

所以……是谁在敲玻璃？为什么在敲玻璃的声音之前，他没有听到脚步声？

陈韶的呼吸更轻了一些，眼球也安安分分地待在眼眶里，一丝颤动也无。

头顶的床铺忽然发出了吱呀的声响，连带着陈韶所在的铁架子床也有了轻微的摇晃。

走廊上的脚步声停了。

两只脚落在了陈韶床头，发出轻微的啪嗒声。

“陈同学。”

两个声音同时响起。

一个是宿管的声音，她在询问：“你身边的人是谁？”

另一个……是薛宇涵的声音。

“我们出去找严子吧。”

陈韶依旧自然地闭合着眼睛，呼吸不曾乱过。

“老师说，”薛宇涵的声音幽幽地陈述着，“同学们之间应该互帮互助，要做一个有仁爱之心的好人……我知道你醒着，你不愿意帮我吗？”

陈韶心说果然，这里的“立德”依旧是在走极端，搞得不是正经德育，是道德绑架。

不过……既然薛宇涵的声音离他这么近，近到他能感受到脑门上一股凉气，那么他床头的那个脚步声……

是谁的？

别告诉他薛宇涵是下半身搁在地上，上半身趴在枕头上，这种姿势他真的会笑。

他看不见身边的场景，但观众们透过直播间能看的清清楚楚。

白日里清醒时还算正常、甚至称得上相当友好的薛宇涵，此时青白着脸色趴在枕头上，隔着床头的栏杆，一双黑黝黝的眼睛凝视着陈韶的脸庞。

而床头那双脚……那确实不是薛宇涵的。

在询问完那个问题后，宿管的声音就消失了。半分钟后，走廊上的脚步声重新响起，渐渐地远去了，

而薛宇涵的声音在持续了一段时间后，也安静下来。

铁架子床一阵晃动，那股凉气也离开了陈韶的脑门。接着是被褥的摩擦声、鞋子落地的声音。

啪嗒一下，门锁被打开了。

陈韶感觉视野骤然明亮了些许，心中顿时一紧。

宿舍的门质量还不错，开关时没有什么明显的动静，这也就代表着，他没办法判断薛宇涵离开的时候是不是关了门。

——但是他一定没有上锁。

宿舍门只能从内部上锁。

【5、在宿舍楼封闭期间，所有宿舍门必须上锁，所有窗帘必须关闭。个人出入宿舍时，也请随手关门。

7、本栋楼每间宿舍定额8人，每晚熄灯前，请确保你的宿舍里全员到齐。如果人数不齐，请立刻通知宿管，并想办法让宿舍满员。】

规则里没说半夜舍友出门了要怎么办。

如果考虑到这两条规则，陈韶必须现在就出门找宿管，并且关门上锁。但是那条【准时休息】的规则如同一把利刃悬在他的头顶。

想一想、想一想这两条规则制定的目的。

一般来说，锁门是为了确保无人进出。这就包含两种情况：

第一种，防止有人进入。考虑到锁在房间内，这种情况是更有可能的。

第二种，避免有人离开，这和规则7防范的情形又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与“出入宿舍时要随手关门”这一点结合来看……

走廊上的脚步声又响了起来。

这一次和宿管的脚步声还不一样，很沉很重，并且从频率来看异常急切。

陈韶能感知到脚步声在迅速接近306宿舍。

他猛然意识到——

它想要进来！

第8章 闲聊

如果上锁是为了阻止其他人进入，那他必须立刻起来把门重新锁上！

陈韶呼吸一顿，当即就准备睁开眼去锁门。

但是一个念头猛地窜进他的脑子里：

【4、在你休息期间，不会有任何人打扰你。如果你听到了奇怪的声音，不必理会，那是值班教师或宿管巡逻的声音。】

薛宇涵的声音、脚步声和开锁声……

算不算是“奇怪的声音”？

如果这些声音都是虚假的，那他现在睁开眼，岂不是正中圈套？

不，不对，他不止听到了声音，还感受到了床的震动，也感觉到了室内多出了光源。

声音或许是虚假的，但是光也会是虚假的……吗？

确实有可能，不论是手电筒还是其他的什么，都能造成这种效果。

但是……陈韶的本能告诉他，至少在这一刻，他确实不是被“密闭”着的。

到底应该优先遵守哪一条规则？

不去关门解决，会违反规则5和规则7；

去关门，就会违反规则3和规则4。

陈韶迅速思索了一下利弊。

按照规则，外面的“人”如果真实存在，需要在门没有上锁，或者人数不足的情况下才能进入。也就是说“加入”的可能性远比“屠杀”大。

他现在不阻止，危险性是滞后的，可以之后再尝试解决。

而如果那些声音都是假的，那个脚步声也是“薛宇涵”欺骗他的……那他现在睁眼的话风险就未知了。

说不定要同时面对宿管和“薛宇涵”。

想明白这一点，陈韶放松了绷紧的肌肉，重新调整了呼吸。

那个沉重的脚步声到了宿舍门口的时候突然就变浅了，伴随着门锁被合上的声响一步步地往里挪，并且毫不令人意外地停在了陈韶的床头。

又过了不知道多久，陈韶才听到床头边上有了鞋子落地的声音，铁架床又一次摇晃，被褥摩擦的声音和人体躺下带起的微风同时拂到了陈韶脸上。

他悬起的心总算随着这股风安定下来——至少危险性确实是滞后的，他也不用开学前一天把自己室友送下去了。

不一会儿，陈韶就陷入了沉睡。

周一的早晨五点钟，起床铃准时响起。

还没睁开眼，薛宇涵中气十足的声音就响了起来：“辛立、陈韶、……早上好！起床了起床了，快快，再晚点洗漱间就全是人了！陈韶同学，快起来！”

刷啦一下，窗帘被甩到一侧，刺目的阳光直冲冲照在陈韶眼睛上，惹得他不得不眯起眼，用手挡住光线。

薛宇涵的动作很快，已经蹦跶到了地上，正端着盆子往外冲，丝毫看不出昨天晚上他那种死气沉沉的感觉。

辛立低头看了陈韶一眼，犹豫着发问：“陈同学，早上好……你昨晚休息得还好吧？”

陈韶一边叠被子，一边也说了句早上好。随即抬头问：“挺好的啊，怎么了，昨天晚上发生什么事了吗？”

辛立连忙摆手：“没，没事，我怕你刚来不习惯。”

十几岁的小孩子，演戏的水平远比成年人低，心中藏不住事，全表现在脸上。陈韶看他一脸的言不由衷和眼底的焦虑，几乎可以确定他知道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所以……他也知道薛宇涵的异常吗？

不过，这样至少可以确定昨天晚上陈韶的举措是正确的了。

宿舍楼要六点钟才会开启，现在又正是人多的时候，陈韶也不急着去洗漱，而是坐在床上和辛立闲聊。

“辛同学，我听说咱们学校有幼儿部，你和薛同学都是从四五岁就开始在这儿上学了吗？”

听到是安全话题，辛立似乎松了口气，立刻回答道：“其实还要更早，三岁就来了。”

“那你一定对这里很熟悉吧？”陈韶貌似不好意思地问，“我今天下学之后想在学校里到处逛逛……其他区域能去吗？”

辛立摇头：“不行，各个区域周内都是封闭的。”

“哦……这样啊。”陈韶显得有些失望，又问，“那，我听翟老师说，二楼有教职工餐厅，那里的东西好吃吗？”

“二楼餐厅只卖给老师他们，我也没去过。”

连续说了两次“不”，辛立显得有些不自在。

陈韶立刻说出了自己真正想问的问题：“一楼食堂那里那个窗口……虽然守则上有说明，但我还是有些不自在。昨天我听薛同学说你上学期也遇到过？你是怎么克服的啊？”

辛立犹豫了一下，还是回答了：“其实没什么事的，守则上说了那天看到了别去就行了，不过……”

他顿了顿，回忆起当时的场景，脸色还是有几分难看。

辛立遇到食堂规则10描述的情况时，正巧是期末考试前的一段时间。

当时是早上六点多，他前一天晚上因为白天讲的数学题失眠，这一天精神就相当萎靡。薛宇涵喊了好多声才把他从梦境中拉出来，连去食堂的路上，他都是迷迷糊糊的。

食堂和往常并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每个寝室出两个人过来买早餐；饶是如此，过大的学生基数也让这里的人堪称是摩肩接踵。

那一幕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

食堂里人来人往，但所有人都默契地避开了靠近4号窗口的一张桌子，使得那里成了一个真空地带。

桌子上躺着一个人。

辛立那时候正犯着困，透过人群缝隙看见那人身上的校服时，还心说哪位同学困到躺食堂睡了？刚准备上前去喊一下、防止对方迟到，前面的学生就挪开了，一双空洞的眼眸就映入了辛立的眼帘。

尸体的四肢和头颅都松松垮垮地垂在桌子边缘，他的脖颈似乎被彻底折断了，脑袋和身体呈现九十度的翻折，有血液从微张的嘴巴里淌出来，蔓延了整张僵硬的脸庞，又随着重力滴落在食堂洁白的地砖上。

那些血似乎已经干涸很久了，死气沉沉地扒在尸体的各个角落，上面还落了白色的灰。

他嘴里的血依旧不停地淌着。

第9章 来到教学楼

“辛立？辛立同学？”

辛立从记忆中回过神来，意识到那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自己现在是在寝室里和新同学说话。

他看着陈韶的脸，恍惚间觉得自己看到了满脸的鲜血和那双死不瞑目的眼。

“对不起，我刚刚跑神了。”

新同学好脾气地摆摆手：“没事，怪我不应该问这个……我只是想，如果你看到有问题的地方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可以避开，毕竟这个还是有点吓人。”

辛立舒了口气：“今天早上买早餐我们一起去吧，我指给你看。”

说到这里，他意识到自己还没告诉新室友这里的潜规则，忙道：“因为食堂地方有限，我们早餐和晚餐都是每个寝室出两个人，拎出来到路上吃的。学校里套餐价格都一样，到下次来的时候再算账。”

确定是因为食堂地方有限？

从陈韶的视角来看，这里食堂并不算太小，而且就算地方不够，一般学生也是买了自己出来吃，而不是统一一个寝室出两人。

恐怕是因为，学生们虽然意识不到一些恐怖之处，但求生的本能还是会让他们潜意识里避开一些危险之处。

陈韶笑着点点头，看时间差不多了，也端着盆子去洗漱。等到六点，就跟着室友们出了门。

比起昨天下午，周一早上的学校可以说是相当热闹，堪称人声鼎沸，闹腾的初中生们叽叽喳喳的，比树上的小鸟还快活。

到了食堂，辛立一边在3号窗口排队，一边给陈韶指了那张桌子。

那张桌子和其他桌子没什么区别，都是金属制的联排桌，桌面和椅面都是橙黄色的，全都被擦得锃亮，最多是有一些浅浅的划痕。

早上的食堂之行并没有出现什么意外，在林荫道两边吃早餐的时候陈韶还特意看了一眼操场那边。

那个男生又出现了，昨天的伤痕已经消失不见，只有手肘处或许是因为摔得有些惨烈，被包上了绷带。

有穿着橙色制服的人从人堆里挤出来，走到操场门口，将一个金属制的牌子挂在了操场的栅栏上。

她似乎也没有看见操场里面的男生，挂完牌子就径自打开了锁链、将操场开放，随后离开。

直觉告诉陈韶，那是操场的规则。

不过现在并不是去看规则的时候，早读的时间在早上七点钟，吃完早餐，38班的几个学生就一起去了八年级的教学楼。

“初中部每栋楼都是一样的。”薛宇涵热心地介绍，“一共五层，每层都有十个班，咱们班在北边正中间，离两个楼梯都挺近的。老班他们的办公室在东边，厕所就在咱们班隔壁。”

“咱们不是一共40个班吗？”陈韶问，“怎么说是50个？”

“最上面一层今年没人。”辛立解释，“可能会留给我们做活动场地吧。”

正聊着，翟老师那颗锃亮的脑袋就出现在楼梯上。七个真正的学生几乎是立刻停下了话头，齐声喊道：“翟老师好。”

陈韶慢了一拍才反应过来，好歹也不算太慢，夹在里面道了早安。

“同学们好。”翟老师也停下来，招呼他们往上走，“陈韶同学适应得怎么样？”

“大家都很热心，感觉挺好的。”

翟老师笑着点点头：“这就对啦，咱们学校氛围很好的，你待久了就知道了。有什么问题一定要及时和老师反应……”

陈韶只是笑笑，并不言语。

班里已经来了不少人，低声说说笑笑，和走廊上相比几乎是另一个天地了。

薛宇涵拉着陈韶随便挑了个位置坐下，正巧是后排的位置，足够陈韶观察大部分未来的同学。

七点整，班主任准时走进来。他手里抱着一打纸，环顾整个安静的教室，露出满意的笑容。

“咳咳，同学们，又见面了，看来这个假期大家过得都挺不错的。”翟老师把东西放在讲台上，“当然，我们今年也有新同学，有从其他班转过来的，也有从别的学校转过来的。”

“所以之前讲过的注意事项，还是要再讲一遍。”

陈韶打起精神。

翟老师转过身去，在黑板上写了几行字。

【不同科目课堂规则】

【校园清扫任务】

【周测】

【班级之星竞选】

【班干部与课代表选举】

“大家应该都已经拿到学生守则了，大部分同学也都熟悉了。”翟老师喊了陈韶一声，“陈韶同学是刚从外地转过来的，各位同学平时多提醒提醒。”

陈韶礼貌地站起来，说了声谢谢。

“今年多了几科，其他科老师也有换的，他们的课堂规则会在每科的第一堂课上说明，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教鞭移到了第二行字上。

“今年呢，咱们班和临近的四个班负责打扫操场北半边，每周换一个班，咱们是第三个，到时候卫生委员记得去领扫把之类的工具。”

第三行。

“周测在课表上安排的有，每周五下午，是小测验，不用太过关注。”

第四行。

“班级之星也是每周都选，种类挺多的，由咱们班所有老师和同学一起选，要是有想法的，提前一周告诉我。”

翟老师停顿一下，笑笑。

“这周的话，现在就可以报名。”

提前一周报名。

陈韶微微皱眉。

天选者们只有三周时间，第一周搞不清楚状况肯定不能报，但是一周的时间也不一定能获得关键的情报。

从薛宇涵的话里可以知道，班级之星报名有固定项目，不同项目要求不一样，如果报错了……

这时，翟老师的目光停在陈韶身上：“陈韶同学有想法吗？参与这种活动，也能让大家更好地了解你。”

随着这一句话，其他学生的眼神纷纷投射了过来。

原本安静的教室顿时嘈杂起来，仿佛老师的话打开了什么的开关，所有人都争相表达自己的友好：

“选文明之星吧！这个很简单的！”

“你别骗人了，陈同学，选友爱之星，我肯定会投你的！”

“诚信之星最容易过了，选这个选这个！”

陈韶不动声色地看了一眼那些说的最起劲的学生。

他们的表情都开心极了，眼里放着光，亮得惊人。

就好像……看到了最喜欢的猎物。

第10章 卫生委员

【亲师乐群】

这是写在校训上的规则，而见面必道好的习惯，也说明了它的正确性。

陈韶收回目光，他抿了抿嘴唇，对讲台上的翟老师露出一个腼腆的笑。

“谢谢老师的好意，我也很想和同学们更亲近。”

那些学生的眼神更加炽热了，炽热到陈韶近乎感受到了物理意义上的灼烧。

与此同时，他突然感觉到校裤口袋一重，有什么东西悄无声息落了进去。

陈韶垂了垂眼，话锋一转：“不过我还不太了解这些东西，要是因为我是新来的，大家就给我这个荣誉的话，对其他同学也太不公平了。”

翟老师依旧笑吟吟的：“所以陈同学不准备参加是吗？那我们就继续往下说吧。”

他看上去并不生气，也没有纠缠。

倒是那几个叫唤得最厉害的学生，脸色更红润了几分，期待的眼神任谁都看得出来。

陈韶觑了一眼他们的神色，随即不好意思地摸了摸脖子，说：“我想试试当班干部或者课代表……总感觉这个会更容易帮到大家、让大家都认识我。”

喊得最厉害的女生忽然偃旗息鼓了，眼神也黯淡下来，表情有些遗憾。

“好想法！”翟老师夸奖道，“正好我也要说到班干部和课代表的事情了。”

“咱们班六十个人，事情也不少，得选一个班长、一个纪律委员、一个卫生委员、一个学习委员，还有生活委员。文艺委员和体育委员就交给科任老师来选……”

话音刚落，刚刚偃旗息鼓的女生就一脸兴奋地举起手来：“老师，我今年还想当纪律委员！”

翟老师点头：“行，罗明丽同学去年的纪律委员就当得不错。还有其他同学有想法吗？”

很快，班长的职位就被去年的班长领走了；一男一女两名生活委员也相继确定人选。

从校训来看，学习委员显然不怎么受重视；而卫生委员……考虑到清扫学校的任务和食堂关于“脏污”的规则，肯定是有不小的风险的。

对于天选者们来说，有任务悬在头顶，当然是后者更好。

陈韶提出自己要当卫生委员的时候，第三排左侧的一个女生明显松了口气，看向陈韶的目光充满了鼓励。

学习委员则是无人愿意当，被翟老师随手指派给了辛立。

接下来翟老师又排了座位，安排一部分人高马大的学生下楼搬了课本。早读时间就这么结束了。

趁着二十分钟的课间，那位上学期当了卫生委员的女生主动走过来，递给陈韶一个小册子。

“我本来以为今年还是我呢。”她不好意思地扯了扯头发，“卫生委员事情不多，但是每天都要做，也有点累……这个是上一次老师给我的守则，还有我当卫生委员时候记的东西，给你。”

册子上写着她的名字：张欣彤。

陈韶谢过对方的好意，等她回到座位上，就打开册子开始看。

那份规则被固体胶粘在了册子的第一页，边上微微卷曲发黄，显然确实有一段时间了。

【《卫生委员工作守则》

你是七年级38班的卫生委员，负责管理班级的卫生状况。在工作过程中，请遵守以下规则：

1、你需要时刻注意班级的卫生情况，如果班级内出现大片脏污，立刻要求值日生进行清理。

2、你需要每天早上将值日生的姓名和学号写入教室后黑板的左下角，并确保值日生知道自己是值日生。

3、值日生的工作包括：

（1）在课间擦黑板；

（2）清理教室内的纸篓，并将其倒入教学楼南侧的垃圾处理坑；

（3）清理教室内的污渍；

（4）清理走廊。

4、每日放学前，你需要确保所有清洁工作已经完成，并关好门窗。

5、一般情况下，教室内的桌椅数量是固定的，并且不会改换位置。

如果你发现多出桌椅，立刻将其带入五楼的空教室；

如果你发现少了桌椅，不必在意，忽视它；

如果桌椅更换了位置，立刻将其放回原位。

6、确保教室内所有教师学生都保持整洁。

如果你发现外表脏乱的教师学生，立刻要求他离开，但可以向其提供饮食。

7、你需要带领同学们完成学校的清洁任务。在值日周开始前，确定本班要清洁的区域，并提前前往一楼杂物室领取清扫工具。

8、学校的清扫任务应当在课余时间完成。

9、在清扫过程中，如果发现了不同寻常的脏污，必须由你亲自清扫。

10、你必须确保清扫过程中所有负责清扫的学生都没有离开清扫区域。

11、在清扫时，如果出现学生失踪的现象，立刻找到最近的保安，要求他们寻找，并带领其他同学，以最快速度回到教室。】

特别之处在于规则5桌椅、规则6脏乱师生、规则11失踪三处。

其中规则6让陈韶想起了食堂4号窗口那名面容憔悴的女生。

教室内的脏污，和食堂内的脏污，会不会有什么关系？

而除了这些打印的规则外，下面还由黑笔续了几条，显然是前卫生委员自己添上去的。

【12、如果发现值日生不在，卫生委员应当担负起值日生的职责。

13、放学前门窗一定要关好。如果关不上，可以让班长帮忙。

14、有时候清扫任务会有其他老师检查，不要让他们生气。

15、可以在课桌里多放点零食，到时候可以给那些老师和同学们。】

值日生不在？是失踪了还是……？

按理来说，有校规约束，值日生不可能逃避值日的。

门窗关不上可以找班长，是否说明在这个班级里，班干部的身份其实有着特殊意义，就像是幸福小区的警卫一样？

还有那些脏乱的老师和同学，前卫生委员明显对其抱有同情心或者说好感。

也许这代表着，他们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危险性……

第11章 霸凌

看完规则，课间已经过去了三四分钟。

陈韶回头再一次看了看后面黑板。

和现实里一样，教室后面的黑板大部分都是画了黑板报。38班的这个应该是上学期留存下来的，已经显得有些失色，那朵硕大的牡丹花倒还是栩栩如生。

在黑板下面的两个角落里，分别用白色铅笔圈出了两个方形区域。左下角还空空荡荡的，等待着人去填满；右下角原本被一个高个子学生挡住的地方，则是写着两个熟悉的名字——严子承、薛宇涵。

陈韶目光微闪。

不过现在最要紧的不是探究他们两个的情况，而是先确定值日生。

正在此时，一个陌生的学生走到陈韶座位前，笑着说：“陈韶同学，你别忘了安排今天的值日生。”

陈韶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些“热情”的目光中，有这个学生的一份。

“嗯，谢谢你提醒我。”陈韶自然地合上册子，也笑笑。

男生笑得更开心了：“我叫陈良，学号是201001998，你可以把我安排到今天吗？今天班里最干净，比较省劲儿。”

陈韶又看了他一眼。

“今天我安排了我同桌是值日生。”他说起谎来眼都不眨一下，“抱歉，看来你来晚一步。要不明天吧。”

虽然不知道对方什么目的，但既然判断为不怀好意，那就让他的意图全部失败就好。

而且……虽然说未成年人一般都比较单纯，但也不可避免会有一部分长歪的，更别说是在这种存在精神污染的世界。

那就更需要防备了。

陈良的面部表情生动形象地描述了什么叫做“笑容骤然消失”，他看了一眼陈韶旁边空荡荡的座位，不知道想到什么，又恢复了原本的神色，说了声“谢谢”就离开了。

尾号是1998。

陈韶站起来，走到讲台上，翻了翻班主任留下来的学生名单。

这个学生确实在上面，名字和学号都对得上。

不过，38班的学生大部分都是3300以后的尾数，如果当初分班的时候是按照学号，那只能说明这位陈良同学来自其他班级。

按照薛宇涵的说法，打散分过来的都是原本班级“转学人数”过多的，其中的学生还是不是学生都两说。

这样想着，陈韶走到教室后面，把薛宇涵的名字和学号都写了进去。

不一会儿，薛宇涵就上完厕所回来了，知道自己今天值日，也没说什么；对陈韶问的右下角名字的事情也没有做什么隐瞒。

“严子被记名字是因为不够勤奋。”薛宇涵理所当然地说，“罗明丽说他够不上勤奋之星的标准，得大家一起监管。我的话是因为说话做事不顾及别的同学的想法，也得监管一下。”

陈韶微微沉默，不由压低了声音。

“要怎么监管呢？”

“不够勤奋的话，就要什么都帮忙做嘛。我记得上学期最后一周的时候，严子前前后后帮老师和同学们干了不少活呢。”

“比如？”

薛宇涵想了想，掰着手指头一个个数：“有帮王炳安搬过东西、帮罗明丽打过热水、给翟老师改过作业、还有那周所有值日，扫操场也是严子做的……还有……还有……”

这是霸凌。

陈韶沉默一下，又问：“后来大家觉得他足够勤奋了吗？”

薛宇涵老实摇头，又点了点头：“其实我和辛立，很多同学都觉得严子非常勤奋了，但是罗明丽还是说不够，也不知道为什么。”

似乎想到什么，他连忙补充：“但是罗明丽是纪律委员，她说是就一定是吧，她也是为了严子好。”

……血压上来了。

陈韶仔细地端详薛宇涵的眼睛，发现里面还是一片纯然的信任，并没有对这种行为表现出任何不适和抵抗。

他的心微微往下沉。

这种异常，是因为这里的人习惯于遵守规则，还是因为，对规则的服从、对道德的苛求、对上位者的屈服，本身就是这所学校污染的一部分？

如果是后者……这所学校对他来说绝不能多留。

“所以……严子当时高兴吗？”陈韶不无讽刺地开口，口吻倒还温和，“毕竟他慢慢变得勤奋了。”

这次薛宇涵沉默了。

直到上课铃声响起，他才闷闷地低声说了一句：

“我觉得他不高兴，看起来就很累……”

这个真实年纪只有13岁的小男生就像是霜打了的茄子，整个人都颓废了下去。

“……可是，为什么会不高兴呢？”

按照课表，周一的第一节课是语文。

刚刚告别的翟老师抱着课本走进来，听见齐刷刷的“老师好”之后摆了摆手示意他们坐下，又宣布了语文课代表人选，然后说：

“语文课也没什么规矩，就是希望大家能细心体味文章中的韵味，不要只会背，到时候把自己背傻了，老师还得往医院送你们。”

下面传来一阵低低的笑声。

看起来，这里的课堂纪律倒没有陈韶想象中那样严格。

不过，到了第二堂历史课时，就不是这样了。

历史课的老师是个头发花白的男性教师，长得干瘦，一双眼睛相当锐利，说出来的课堂规则也十分严格。

“历史，是一个严肃的话题。”历史老师敲了敲黑板，绷着脸说。

“我希望在我的课堂上，所有学生都不要交头接耳，不要笑，不要打瞌睡，没有疑问，不要反驳我的判断。你们的眼睛只有一个用处，那就是看黑板和看书；耳朵也只有一个用处，听我讲课。”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历史老师这下满意了，把历史成绩最好的学生挑出来当课代表，捞起课本就开始念。

教室里安静的只有历史老师的念书声和隐约从隔壁39班传来的音乐声，所有学生的眼睛都睁得大大的，一眨不眨地盯着黑板，脸上一丝表情也没有。

但是照历史老师的这种讲课方法，学生们很难不犯困。

起码过了二十分钟的时候，陈韶已经感受到了睡意，只能低头看着书，趁机缓解缓解眼睛的酸涩。

啪！

教鞭敲击桌面的声音突然响起。

他第一反应就是去看声音传来的方向，但脑袋扭到一半就硬生生停住了，目光也死死地固定在了书本上。

“打什么瞌睡！”历史老师疾言厉色，“上历史课都能打瞌睡！怎么，我教得不好？”

“报告老师！”是辛立的声音，有一丝颤抖，“是我昨天刚到学校，没休息好，请您原谅。”

“哦……这样啊。”历史老师思索了一会儿，“那你去教室后面站着吧，别睡着了。”

辛立的声音放松下来：“好的，老师。”

伴随着一阵脚步声，教鞭声又响了起来：“你们在看什么？我说过什么？看黑板和看书！你们就是这么上课的吗？！”

“对不起老师，我们不是故意的……”

“行了！”历史老师不耐烦了，“纪律委员，名字记上，好好管管，老师的话都不听了！出去，站走廊上！”

“好的老师！”

是罗明丽的声音，充满了兴奋。

陈韶低着头，狠狠地皱起眉。

他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著名的实验。

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

第12章 学校就是一个小社会

有关于人性的实验有很多，斯坦福大学监狱实验绝对是其中最经典的实验之一。

在这场实验中，实验人员挑选了心理非常健康的一批人作为受试者，将其分为“囚犯”和“狱警”，并告知狱警，他们可以命令囚犯做任何事，也可以对囚犯做任何事。

这些被试行为的改变来的很快：

仅仅第二天，“狱警”就开始用灭火器喷射囚犯；

第四天的时候“囚犯”已经彻底认同了自己被囚禁的身份，失去了反抗的意识。

这场实验原定两周，但实际上仅持续了六天，就因为两个被试精神崩溃而宣告终结。

这与这所学校的情况何其相似。

罗明丽的方向传来椅子拖拽的声音，她已经准备将历史老师提到的人名写上。

另一个方向突然响起了前卫生委员、现历史课代表张欣彤的声音：“王老师，翟老师说，老师应该关爱学生。”

她的语气还有点弱，但吐字清晰。

“翟老师还说，如果有老师不关爱学生，课代表应该告知班主任，而且要去政教处举报。”

教室里安静下来。

罗明丽也没有说话。

陈韶意识到，这应该是一种应对的规则——课代表有权对科任老师进行监督，就像是市医院里护士对医生那样。

他不禁松了口气。

然而事实证明，这口气他松早了。

教室里突然响起了一阵奇异的“咔咔”声，仿佛机器在锈蚀状态下勉强运作、齿轮间因磨损而产生了空隙，刺耳的程度又堪比用刀叉划盘子，令人脑袋发晕。

陈韶前排的学生抬起手捂住脑袋，脊背僵硬地立着；第一排的更是颤抖着趴在了课桌上，仿佛有一只手在按着他的脑袋，逼迫他屈服。

“我记得，”历史老师的声音更低沉了，伴随着令人牙酸的“咔哒”声，“课代表必须协助纪律委员管理好课堂纪律。”

教室里的寂静持续了半分钟。

“但是校长说，老师要关心同学们，同学们也要尊敬老师。”张欣彤的声音也颤抖起来，“书上说，爱和尊重都是相互的。”

张欣彤的座位依旧在第三排左侧，和陈韶同排。他看不见张欣彤的表情，也看不见她是否站起来直面了历史老师，只能听见她小心翼翼而又充满了关心的询问：

“老师，你是不是不舒服，怎么又忘了这个？我送你去校医院吧？”

历史老师的声音过了十几秒才重新响起，那些奇异的动静也消失了：“我……我没事，等放学之后，我会去一趟。”

他停顿一下，语气还是那样严厉：“你们两个还在这儿杵着干嘛？赶紧到后面站着去！上课不认真，也不知道心思都放哪儿去了。”

陈韶能清晰地听到两个长出了口气的声音，随之而来的是快速的脚步，可以听出来几乎是小跑过去的。

历史老师从陈韶身边走过，重新站回讲台上。他低头看了眼课本，忽然抬起头来，看了看站在后面的三个学生，面上闪过一丝茫然。

“那我们继续讲……”

时钟指针指向8:40时，下课铃准时响起，历史老师也在此时合上课本，将作业布置完毕。任务不多，也就是把今天学的课文背一遍而已。

老师前脚走出教室，薛宇涵后脚就开始叽叽喳喳：“王老师今天真吓人，也不知道暑假遇到什么糟心事儿了，幸好我昨天晚上睡得特别好，上课的时候没打瞌睡。”

陈韶活动了几下僵硬了一节课的脖子，简直能听到它发出咔咔的声响，心说你睡得当然好，睡不好的是我。

“薛同学。”罗明丽游魂般的声音在旁边幽幽响起，“说老师坏话可不是好行为。”

她脸上挂着热情到诡异的微笑，吓得薛宇涵一个激灵，连连道歉：“我没说坏话……严肃也不是坏事是吧？”

罗明丽看了他一眼，目光转向陈韶：“薛同学上学期生物课违反了课堂纪律，被点名批评过。陈同学，既然你是他的同桌，也是他的朋友，希望你能好好履行监管的责任……毕竟，这也是为了薛同学好。”

薛宇涵不说话了。

辛立担忧的目光从不远处投射过来。

陈韶问：“薛宇涵违反了什么纪律？”

罗明丽愣了愣，似乎没想到陈韶会问这个，她思索了一下，回答：“老师让他帮忙做实验，他把实验搞砸了，耽误了所有同学的时间。”

这也算？

那这规则还真是随心所欲……

“哦，那我会劝薛同学下次提前拒绝的。”陈韶一脸正经地说，“毕竟他不会的话，还是不要去捣乱了，在台下好好看着就行。”

罗明丽睁大了眼，这时候才有了点正常初中生的样子，脸上也多了些气恼。

“你怎么能这么劝……”

陈韶挑了挑眉。

看起来罗明丽似乎不是怪谈，而只是被这种极端环境改变了性格思维的人类。如果是这样，那想要拿到班级之星，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和这群站在道德制高点的人沆瀣一气。

不过，代价是什么呢？

网上冲浪许久、熟谙抬杠之道的成年人摆了摆手：

“古话有云，人贵有自知之明，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硬要上去的话学不到什么东西，反而会帮倒忙，还是得拜托成绩好的同学去。罗同学这么热情，肯定愿意帮忙的吧？”

说完这句，他抬头看了眼挂钟：“薛宇涵，你快点去擦黑板，下节数学课，老师都快来了！”

薛宇涵本来听得一愣一愣的，已经对陈韶的话深信不疑，现在一被提醒，立马颠颠地跑上讲台开始擦黑板。

陈韶则是借口尿遁，从厕所回来的时候罗明丽已经不知去向。

那名陈良同学还在悄悄地盯着他看，见他回来了，就马上把头撇了回去，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

陈韶不禁皱了皱眉。

说实话，他对这群初中生的小打小闹并不太在意，就像刚刚的罗明丽一样，在规则限制下，他有无数种方法让对方什么都干不了。

真正值得防备的是至今都还没真正显露出来的污染——无论是霸凌者那种见不得人好的扭曲心态，还是被霸凌者下意识屈从的的弱势心理，在陈韶看来都不太正常。

此时，他忍不住有些想念兢兢业业日夜唱歌的邹女士。

能一首歌把他们唱迷糊最好。

第13章 课间交流

这样的想法在脑子里过了一下就消失了。陈韶在班里走了一圈，确定没什么需要打扫的地方之后，就走到张欣彤边上，装作好奇地发问：“张欣彤同学，历史课代表都需要做什么？”

张欣彤正认真地看着数学课本，闻言抬起头来，歪了歪脑袋，有些为难地抿住嘴唇。

“班主任说不同班干部和课代表的规则不能告诉其他同学。”小姑娘认真地拒绝了，“所以我不能跟你说，对不起。”

陈韶连忙摆了摆手：“是我说对不起才对，我不知道这个规矩。”

他停顿一下，又问：“那你怎么知道课代表需要做什么？你以前当过课代表吗？”

张欣彤点点头：“对啊，上上学期的时候我是语文课代表，上学期我成绩没那么好，就当了卫生委员。”

所以课代表默认是各科第一才能当的。

陈韶简单道谢，心里却有些无奈。

这样一来，从别人手里拿到其他班干部的规则，就难了，除非自己想办法偷看。

不过，不能相互看规则的话，说明其他班干部的规则里要么有很重要的信息，要么就是看了之后会叠加污染。

尤其是班长和纪律委员的。

他下意识瞥了罗明丽的桌子一眼。

对方依旧不在座位上，只有她的同桌在揪前桌的马尾辫玩，全然不顾前桌的抗拒，笑得满脸开心。

班长倒是认认真真地看着书，一副好学生的模样。

陈韶这边思考着怪谈的事情，张欣彤却因为他的沉默误会了，连忙放下书，安慰他：“你别担心，老师他们教得都很好的，大家也不是很在意成绩。而且，不管学得怎么样，你肯定能进高中部的！”

她想了想，又说：“你以后哪里不会，学习委员和其他课代表又忙的时候，可以来找我，我要是会，一定教你怎么写。”

陈韶这次真的笑了，他认真地道了谢，又问：“所以我可以去找学习委员和课代表问问题吗？可以问老师吗？”

张欣彤点头：“可以，只要不是上课时间，他们又在教室里，问什么都行。老师的话，课间都在办公室。”

她往东指指：“文科的在那边，理科的在另一边，翟老师也在文科那里。”

请教完这些问题，陈韶就和张欣彤道了别，准备出门上个厕所。

卫生间就在38班西边，离得很近。大课间人来人往，一个有些眼熟的人倚在卫生间门口的栏杆上。

好像是之前在校门口看到的天选者之一。

“上午好，同学。”对方的眼神没有焦点，只是漫无目的地四处看，看到陈韶时不自觉地调整了姿势，用更正式的姿态面对陈韶，“你要去卫生间吗？现在人有点多，你可以和我一起等一会儿。”

陈韶凝视这位陌生天选者神经质地挠着手背的动作，笑着回答：“谢谢你提醒我，我是38班的陈韶，你呢？”

“37班的徐家文。”徐家文似乎不太习惯说话，语气让陈韶想起了霍靖。

他微微有些晃神，面上还是微笑着走过去，和徐家文一起靠在栏杆上，小声说话。

“我们班的纪律委员是个很严格的人，历史老师也是，不过历史课代表很尽职，你们呢？”

徐家文皱了皱眉，右手抓挠得更厉害了，带起一片红痕：“一样，不过我们这边严格的是思想老师。”

说到这里，他抬起头四周看了看，眼里满是警惕，然后才继续小声说明自己这边的情况。

“我们的思想老师很……重视学生的思想深度。”

他尽力使用一些没有攻击性的词语，防止被别人举报不够【亲师】。

“他很有耐心，一个一个地和我们班的同学沟通，第二个沟通到一半，被课代表打断了。”徐家文苦笑，“但我现在还是有些怀疑自己。”

陈韶问：“你们老师都说了什么？”

徐家文摇头：“我现在不能去回忆他的说话内容，否则我会更怀疑的……”

他用力挤了挤眼睛，表情忽然有些恍惚。

“陈韶，”他问，“你说，我们的世界是真实存在的吗？”

“停。”陈韶立马捂住徐家文的嘴，盯住他的眼睛，“来学校之前，家里人跟你说过什么？”

徐家文怔愣了一会儿，随即猛地甩了甩脑袋，右手捂住脑门，做了一个口型，但没出声。

陈韶有理由相信那是一声响亮有力的“艹”。

陈韶收回手，眉毛也皱起来：“我们历史老师倒是只讲了课本，没给我们增加什么负担啦，遇到上课不认真听讲的同学，也只是让他们出去站着、顺便让纪律委员记名而已。”

就是不知道这个学校，上课时出现在走廊里会是什么后果。

不过……如果一堂思想课能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学生的精神失常率和死亡率应该没现在这么低。

除非这里也有“保险”。

徐家文显然也是这么想的，先陈韶一步说明了自己的想法：

“可能思想课就是发人深省吧，我们班同学都觉得晕晕乎乎的，不过他们也说明天就好了。”

“可能我吃吃午餐、睡睡觉，就好了吧。”

午餐、午休和晚上的休息，或许都是缓解这种污染的途径。

简单交流完情报，已经是九点五十三了，陈韶和徐家文道了别，上完厕所回到38班，进班的时候本能扫了几个关键人物一眼。

罗明丽依旧不在座位上。

不只是她，她座位附近的几个男女生也都不知去向。

一本和张欣彤交给他的一模一样的小册子正摊开放在罗明丽的座位上面。

……钩这么直的吗？

陈韶瞥了一眼角落里偷偷关注着他的学生，心里有些无奈。

简直像是在欺负小孩了。

虽然这么想着，陈韶还是拐了个弯往后排走。

罗明丽的座位就在最后一排第二列，最靠近后黑板右下角的地方，也是最方便观察整个教室的位置，身后就是饮水机。

他盯着那个学生越来越兴奋的视线，离罗明丽的座位越来越近，然后停在了座位旁边。

然而陈韶并没有低头，似乎只是被后面的黑板报吸引了，盯着看了一会儿之后，就重新抬起脚，走到了饮水机旁边。

那个学生这才发现他手里还拿了个水杯，顿时失望地锤了一下桌子。

现实世界，观察组刘雨晴一脸兴奋地给屏幕上无比清晰的纪律委员规则截了个屏，立刻发给了分析组，自己来看的时候，脸就拉了下来。

“这不纯粹狗腿子。”她忍不住念叨。

第14章 午餐见闻

现实世界从第三视角获得了什么情报，陈韶还不清楚，但在需要的时候他总会被通知到的，所以也并不在意，接完水之后就悠哉悠哉地回到了座位上。

接下来的数学课和音乐课倒没闹什么幺蛾子，两位老师都显得很和蔼，和翟老师一样，没有纪律委员发挥的余地。课代表也同样是选择了上学期期末成绩最好的两名学生。

九十分钟的时长很快就过去了，十一点半下课铃声准时响起，再过半小时就是午餐时间。

和早晚餐时间不同，午餐时的食堂简直就是爆满状态，学生们拔腿就跑的场面如同丧尸出笼，被薛宇涵提早拉出来蹲守的陈韶幸运地抢在第一时间走进了食堂。

全部的18个窗口都已经排了不短的队伍，都是两两组合，一边排队一边说笑，连上午被历史老师怼了一顿、险些上黑板右下角的两个学生也凑在一起说着笑话，仿佛那些奇异的声响都只不过是陈韶的错觉。

陈韶扫了那些卖面卖饺子的窗口一眼，还是去了规则上特意提到的米饭窗口。

那名监督员就站在18号窗口最右边，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着来往的人群。

窗口上方写着今日菜单：

13号窗口 糖醋里脊、手撕包菜、凉拌豆芽

14号窗口 农家小炒肉、番茄炒蛋、蒜蓉菠菜

15号窗口 小酥肉、红烧茄子、清炒西葫芦

16号窗口 宫保鸡丁、清炒莴笋、香煎豆腐

17号窗口 肉沫粉条、干锅花菜、清炒生菜

18号窗口 鱼香肉丝、酸辣土豆丝、清炒杏鲍菇

陈韶还记得昨天晚上4号窗口卖的是“清炒油麦菜、宫保鸡丁、小炒鸡”。

虽然不能说给他留下了什么心理阴影，但在没有其他线索的情况下，陈韶还是倾向于避开有这三道菜的套餐。

他看了神情严肃的监督员一眼，果断拉着薛宇涵去了18号窗口。

队伍虽长，但打饭的速度并不慢，不过几分钟，就轮到了陈韶。他一边刷卡，一边迅速扫过打饭窗口内部。

这里和现实世界的学校食堂也没什么差别，打饭的基本都是四五十岁的阿姨，穿着白色的厨师服，手上还带着一次性手套。三个大餐盘并排摆放在台面上，大量的米饭则是囤积在后面的桌子上，与数摞餐盘放在一起。

除此之外，窗口内再也看不到多余的东西了，只有后面并排的几个开放式隔间里隐约有着厨师走动。

“小同学，拿好了啊。”打饭阿姨隔着玻璃看了陈韶一眼，把一份满满当当的饭菜递给他，“这么瘦，多吃点，好长个子。”

陈韶收回目光，哭笑不得地接过餐盘，道过谢后站在一边，等薛宇涵也打完饭，两个人才一同找到空位坐下。

他无聊似的先在菜里面搅和了一会儿，确定里面没什么不该有的东西之后，才吃了第一口菜。

对面的薛宇涵很快就把自己饭菜吃完了，眼巴巴地盯着陈韶吃了一半的盘子瞧，在被邀请分一点饭的时候，又连忙摆了摆手：“午餐必须自己吃完的，不然有可能低血糖饿晕过去。”

陈韶的筷子微微一顿，没反驳“一顿午饭不吃不会低血糖”“低血糖不一定会晕”，而是好奇地询问：“之前有人晕过吗？”

既然规则上没写，那肯定就又是学生们的经验之谈了。

薛宇涵老实点头：“之前辛立有一次胃不舒服，就是我替他吃完的，然后他就晕倒了。校医院的老师还专门跟我说不要替其他同学吃午餐呢。”

这样说来，午餐确实有特殊的作用。

陈韶微微垂眼，若有所思。

从其他窗口的情况来看，去吃其他主食的学生显然不少，说明所有午餐都有特殊的效果。那么米饭套餐又有什么更为特殊的地方呢？

“这些窗口你们都吃过吗？味道怎么样？”

“嗯……都还不错啊，至少我觉得都挺好的。”薛宇涵咬着筷子，“4号窗口那个鸡块面超棒！要不我们明天吃那个？”

鸡块面？

他怎么记得……昨天晚上看到的菜单里没这个东西？

陈韶的视线投向4号窗口上方，那里的午餐确实写的是“鸡块面”。

而不是昨天晚上他看到的卤肉面。

早晚餐也换了类别。

“每个窗口卖的饭，隔段时间会变吗？”

“会啊。”薛宇涵说，“大概几个月变一次吧，我记得初一的时候卖过卤肉面和牛肉面，也很好吃的。”

陈韶忍不住皱眉。

所以这个怪谈里还掺杂了时间的因素？要不要这么混乱？

他略微思索一下，很快否决了这个猜想。

不能就这么草率地确定，时间和空间上的差异都会导致这种现象，还有两种可能——或许是幻觉，或许是旧日的残影。

不过，记住菜单还是有必要的。

陈韶抬起头，去看所有窗口的菜单，力求能在它们变化时留有一点点印象。

在他看到第六个菜单时，食堂的角落忽然响起一阵骚动，有学生在尖叫。

初中生的食堂在饭店一向嘈杂，即使尖叫声足够穿透耳膜，学生们也依旧牢牢坐在椅子上，眉飞色舞指点江山，只有像陈韶一样的天选者默不作声地把目光投射过去。

那是4号窗口附近的一面桌子——正是辛立早上指给陈韶看的那一张，此时有一个略显瘦小的学生正呆呆地站在那面桌子前，一个泛黄的白色大碗倒扣在地面上，面条和汤汤水水洒了一地。

那声尖叫似乎已经耗费了她所有体力，现在她一动也不动了，眼珠子直勾勾地盯着桌子瞧，嘴唇不住颤抖。

角落里的监督员忽然动了。

他面无表情地从陈韶身边掠过，带起一阵风。

不过十几秒的时间，监督员就已经大跨步走过去，抓住女生的胳膊就往外拖拽。

女生总算回过神来，脸上浮现出极端惊恐的神色。她用力挣扎着，尖叫着看向四周，想要寻求同学们的帮助。

但是她目光所及的所有人都默默地低下了头。

监督员的力气很大，女生的挣扎没能给他带来任何阻碍。很快，她就被拖到了门口。

然而，有另一只手牢牢地按住了女生的肩膀。

陈韶的目光紧紧定在那个穿着白色厨师服的男人身上。

“浪费粮食可不是好孩子该做的。”厨师额头上顶着青筋，一突一突的，配上壮硕的身形格外有威慑力。

陈韶闻到了一股很淡很淡、但确实存在的血腥味儿。

这味道来源于厨师右手拎着的那把厨刀，上面还血淋淋地串着一块种类不明的白肉。

咕咚。

他听到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

随着厨师的出现，食堂猛地安静下来，学生们大概都有些小动物们的求生本能，一个个都低下头去猛吃。

就连面对一个空盘子的薛宇涵也盯着盘子入了迷，甚至用空着的双手捂住了耳朵。

这样做的学生不止薛宇涵一个，陈韶勉强控制住自己，把目光从那块肉上挪开，就看到不远处的徐家文也跟着做出这个动作。

毫无疑问，现在跟着学生们做才是最稳妥的。

可那也代表着情报缺失。

陈韶犹豫了一下，还是低下头，又微微侧脸，用眼角的余光去观察那边的动静。

而过于安静的环境导致那边的声音在他听来也分外明显。

厨师的刀已经抬了起来，被肥肉挤成两条缝的眼睛从上到下扫着女生，似乎在估量肉质。

那名监督员却抬手按住厨师的右手小臂，视线转到地面上的食物。

它大部分残留在那张桌子边上，有一点则是沾染女生的鞋子和裤腿，留下一片黏腻的油污。

“她没浪费。”监督员平静地回复道，“我还没吃午饭。”

第15章 学校超市

女生已经被彻底吓懵了，靠着墙壁瘫坐在地上，一张脸木木愣愣的，没发出任何声音。

陈韶收回目光，没再去看那边的情景，只安安静静地吃自己的饭菜。

几分钟后，这场争端似乎被顺利解决了，厨师的身影也消失在楼梯下面、厨房的出入口处。

四周这才重新喧闹起来。

陈韶这才又往门口看去。

那名女生已经不见了，应该是被监督员或者他的同事带走了。

以她的惊吓程度，不像是能自己离开的样子。

他抬头去寻找监督员的位置，只看到另外一名女性监督员站在了18号窗口旁边。

食用学生餐厅的午餐，难道会对监督员造成什么影响吗？

还是说……只是需要时间来平复心情？或者处理女生的事情？

他思考的时候，薛宇涵长出了口气，伸手戳了戳他的胳膊。

“忘了告诉你了，校长说，要是厨师出来教训浪费食物的同学，我们都要低头，不能看，最好也别听。要不然那位同学会很不自在的。”

他说着，还用力点了点头。

“我觉得也是，要是我被训的时候有人围观，我肯定没脸见人了！”

陈韶沉默了一小会儿。

这群学生看不见厨师手上的刀，就像市医院的病人看不见被梁医生处决的医闹者。

那位校长这样说，真正要维护的脸面，其实是监督员们的。

这个插曲过后，陈韶加快了自己吃饭的速度，美其名曰：让被堵在食堂外面的其他学生能抓紧时间进来吃午餐。

送完餐盘，他就拉着薛宇涵快步走出食堂，往四边看的时候不出意外地没看到之前那名监督员，那名打翻了餐盘的女生也不见踪影。

如果没猜错的话，监督员应该是市务局的特派员。

这也不奇怪，幸福小区的警卫都和市务局有联系，更别说生活着整个九华市全部未成年的学校了。

早上遇见的穿着橙色制服的人应该也是。

不过这群人不知道为什么神出鬼没的，让陈韶想找人了解一下情况都找不到。

他轻轻叹了口气，抬头看了看太阳，又拉着薛宇涵回了食堂。

只不过这一次是从左侧的楼梯上去。

二楼东西两侧并不互通，东侧是教职工餐厅，西侧则是翟老师说过的超市，在超市的西北角，也就是正对楼梯的地方，有一个竖着“校园卡充值处”牌子的小屋，牌子上显示的工作时间为“周日下午16:00-18:00，周一至周五8:00-18:00”。

奇怪的是，小屋里此时并没有人，窗口却开着。

“把钱和卡一起放进去就行了。”薛宇涵解释道。

“里面没人吗？”陈韶问。

薛宇涵得意起来：“神奇吧？这个是无人充值的，自动售货机你见过吧？跟那个原理是一样的！”

和人一个作息的自动售货机，确实没见过。

陈韶又看了一眼小屋里自动运转的电脑屏幕，对此没发表任何意见。

等下次和辛立或者其他人一起来的时候，可以试试充值。至于今天，还是算了。

这次来的重点还是小卖部。毕竟一旦倒霉触发规则，一周之内可都要依靠超市过活了。

这个时间点，超市里的人并不少，氛围却并不像楼下那样轻松。陈韶眼尖地发觉其中一部分学生的神色有些萎靡，有几个学生甚至游魂似的撞到了货架。

超市入口前贴着一张短短的规则。

【《购物须知》

1、禁止在超市内部饮食。

2、本超市不售卖任何含酒精饮料，如果您发现任何含酒精的商品，请立刻告知售货员。

3、本超市不售卖任何带图卡片，如果您发现任何带图卡片，立刻闭上眼睛，并大声呼叫售货员。

4、在正常营业期间，超市需凭学生卡入内，并仅接受学生卡刷卡支付。

5、超市的营业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6:00-20:00。

6、近期超市出现盗窃案，请各位同学远离陌生人，保护好自身财物。】

陈韶缓缓打出一个问号。

不卖含酒精饮料……

你跟幸福超市有什么关系？

当然，这是自我娱乐的开玩笑说法。

这条规则真正透露的信息是，这所学校同样会受到外界怪谈的一些影响。

不过，影响不大，像【酒】这样的怪谈，也只是被限制在了超市内部而已。

真正和学校本身有关的，应该还是后面三条规则。

规则4和食堂的规则4是对应的，都要求学生仅使用学生卡付款。但同时这条规则还强调了“正常营业期间”。

有正常营业时间，肯定就有不正常的，就是不知道到时候不正常的会是超市商品，还是超市的客人了。

嗯……如果不怕死，或者有极端情况，倒是可以在“非正常营业时间”来看看。

至于规则6，可能是规则4的补充，要防止有人偷盗学生卡。也有可能重点是“远离陌生人”。

而学校里会出现的需要提防的陌生人……

现有的规则里，只有那些外表脏乱的师生了。

超市里面依旧是普普通通，没出现什么违禁品。里面售卖的商品也只有正常的食物、饮料、文具和日用品，都是学生们日常会用到的东西。

唯一比较特殊的就是角落的货架上那些创口贴、退烧药一类的医药用品——毕竟，在这所学校里是存在校医院的。

以及，超市四周有窗户的地方都装有厚厚的窗帘，微微反光。

陈韶摸了一把，确定是窗帘绝不会使用的帆布材质。

联系“正常营业时间”和那些药品，倒像是一个绝佳的避难所了。

——如果是在【月光】期间不使用的建筑，压根就没有使用这种窗帘的必要。

所以，在什么情况下，学生会半夜不在寝室呢？

九点半后的月光对纯人类来说可是致命的。

第16章 地理课堂

学校宿舍的正常开启时间是早6:00到晚21:00。

【月光】的生效时间是晚21:30至隔天早上5:00。

而食堂开放时间为早5:00到晚22:00，

超市的正常营业时间是6:00到晚20:00。

从时间上来看，如果某个学生错过了归寝时间，还有21:00-21:30的半个小时可以来超市避难。

如果某个学生没有进入寝室的资格，在20:00-21:30之间同样能够来到这里。

也就是说——如果陈韶在20:00到21:00这段时间来食堂二楼的话，或许就能够获得一些更为隐秘的线索了。

不过……没必要。

至少现在没有。

他一边想着，一边快速逛完整个超市，离开的时候顺手简单买了一些矿泉水和面包火腿肠，准备应对不能来食堂、或者有“脏乱师生”来到教室的特殊情况。

12:53，陈韶准时回到教室。同学们基本上都吃完饭回来了，正坐在各自的座位上窃窃私语。

他们的桌面上已经被彻底清空了，书本和文具都放在了抽屉和课桌旁的小柜子里。教室两边的窗帘也已经被生活委员提前拉好，使得光线骤然变弱，营造出了适合睡眠的昏暗氛围。

看样子是在为即将到来的午休做准备。

很快，午休时间到来。铃声一响，一股莫名的困倦就突兀地涌上陈韶的脑海。

他不由得打了个哈欠，环顾四周，发现所有学生都已经趴在桌子上，有一部分更是已经沉沉睡去。

很温馨很宁静的环境。

除了后门探出来的一张脸。

那不是陈韶见过的任何一位老师的脸，从年龄上来看也明显不是学生。她头发偏黄，发质微微卷，眼角蔓延着细细的褶子，嘴角毫无弧度，一双冰冷的眼睛透过后门微开的缝隙，一寸一寸地观察着学生们的睡颜。

【11、你的午休时间为中午13:00~14:00，所有学生均在教室内午休，午休期间保持安静，不要打扰其他学生休息。】

没有提到后门有人偷看要怎么解决。

陈韶静静地和那张脸的主人对视了一阵子，整个过程中，对方都是僵硬的，没有任何表情。

几分钟后，后门被悄悄关闭了，那张脸也从陈韶视线中消失。

他这才转过头来，学着同学们的样子，慢慢阖上眼帘。

直播间的观众们和观察组纷纷悬起心来，生怕在天选者们睡着的时候发生什么意外情况，但是直到整个午休过去、一首悠扬的钢琴曲响起，都没出事。

原本安静的教室在铃声过后逐渐有了窸窸窣窣的动静，旁边的薛宇涵伸了个懒腰，顺手戳戳陈韶的肩膀。

陈韶当然没真的睡着，只是闭着眼小憩，在薛宇涵喊他之后，才假装迷糊地直起脊背，揉了揉眼眶。

下午同样是四节课，分别是语文、地理、英语和班会。有了上午历史课上的事情，和天选者徐家文的遭遇，陈韶不由提起了几分精神。

下午三点八分，地理老师提前进了教室，打开了投影仪。课代表则是帮忙重新拉上了窗帘，整个教室顿时昏暗下来。

“地理课的规则很简单，上课不要交头接耳，有问题举手问老师。”地理老师看起来很温和，他一边操控着屏幕，一边打开了课本，“请同学们翻到第二页，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人口》……”

“大家知道，我们夏国是一个人口大国，目前人口在11.3亿，可以说是‘地广人稠’。不过，这个‘地广人稠’也不是绝对的，在一部分比较特殊的地方，人均占有土地面积就很大……”

地理老师的教学水平比起历史老师来说高了不止一个水平，起码其他学生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幕布看，丝毫没有打瞌睡的意思。

相比之下，时不时低头看一眼手表的陈韶就有些显眼了。

“我们国家人口密度这样大，除了人口基数外，极高的增长速度也是一个重要因素——第三排中间的那位同学，对，个子比较娇小的那一位。”地理老师忽然点名，“你知道我国近二十年内的人口增长情况吗？”

陈韶立刻抬起头，老老实实站起来回答。

“报告老师，在2011年以前，人口增长速度很快；11年之后，因为极端气象灾害频发，死亡人口大量增加，增长速度变慢，在2014年之后变成了负增长。”

这都是地理课本上原原本本写着的内容，对于陈韶来说，可以简单翻译为“2011年之后怪谈飞速蔓延，2014年人类落入下风”。

地理老师笑着点了点头，善意地提醒他：“虽然预习过了，但上课要专心，不要一直看表，要是想上厕所，可以直接去。”

陈韶乖巧点头，老师便也轻轻巧巧抬手放过，接着讲课：

“我们刚刚说了，不同国家人口密度和人均占有土地面积是不同的，这是因为……”

等等，这中间是不是缺了什么东西？

陈韶低头去看课本，里面明晃晃有一页写着《人口增长与社会政策》，直接被老师略过了，关于刚刚问题中具体的人口增长情况，也一字未提。

按照对方的教学水平，这不应该。

他迅速瞥了一眼黑板正上方的挂钟。

上面的时间是三点二十九分，和他刚刚站起来的时候只相差一分钟。

陈韶抿了抿嘴唇，果断举手。

“这位同学，有什么问题吗？”

“老师，我想知道为什么人少了、那个受教育情况就变好啊？”

地理老师点点头，露出一个微笑：“好问题，请坐。”

趁着坐下来的时机，陈韶又飞快地瞄了一眼腕表。

和挂钟的时间是吻合的。

“刚刚我们说了人口增长过快不一定是好事……”

刚刚说了。

陈韶前面两排的学生都没有表现出什么异常，仿佛老师刚刚确实讲过了这些内容，一个学生在地理老师提问时还兴奋地说出了关于“什么时候人多好、什么时候人少好”的见解，在得到夸奖后又得意洋洋地坐下。

就好像整个教室只有陈韶没听到那段知识。

所以……是他看到的和感知到的时间都有问题，还是说，问题在其他老师和学生？

陈韶故意碰掉水笔，利用捡东西的时机看了看右侧同学的手表。

和他的腕表显示时间并无差别。

陈韶又偷偷看了一眼时间。

15:33，距离下课还有17分钟。

第17章 错乱的时间

两个腕表、一个挂钟，显示的时间全都和陈韶的感知对得上。

这似乎代表着出问题的是老师和其他学生。

陈韶又看了地理老师一眼。

对方还在讲台上尽职尽责地讲着课，把枯燥的知识讲得妙趣横生，一点也看不出有问题的迹象。

与上课时间有关的规则只有一条：

【6、初中部每堂课时间不低于40分钟，不高于50分钟，如果时间不够，要求老师拖堂；如果高于50分钟，立刻离开教室，你已经下课了。】

那么问题来了，这个“课堂时间”，指的是老师和其他学生上课的时间，还是陈韶自己感受到的时间？

又或者说，因人而异，感觉过了多久，就是多久？

如果从时间长度的比较来看，其他没“漏听”内容的学生，他们的上课时间显然超过陈韶。

但是……

在没有任何计时工具的情况下，这群平均年龄不超过13岁的孩子，真的能意识到自己的时间不对吗？

从一个13岁普通孩子的视角来看，比起“我们的时间好像莫名多出来一大截”这种魔幻想法，“听了半天课怎么才过了这么点时间”才更普遍。

虽然仅仅一天的时间，这群学生就给陈韶留下了足够深刻的印象。但是想到略有些畏缩的辛立，还有中午打翻餐盘的女孩子，他还是不觉得他们有天选者们一样的素质。

而且，知识迷宫的书籍中提到过，这个世界的所有规则都是人为、或怪谈自身总结而来的。学校的目的是培育学生，而不是养蛊，应该不会给学生留下明显难以完成的规则。

否则这个年级就不是一年死两百个了，两千个还差不多。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众所周知，规则怪谈是一个非常需要抠字眼的“游戏”，规则中的用词必须多加留意，一点点的修改都有可能使意思面目全非。

在学生守则6中，前半句和后半句被隐藏起来的主语似乎就有所不同。

【如果高于50分钟，立刻离开教室，你已经下课了。】

“你”。

而不是“你们”。

这似乎也代表着，作为少数派的陈韶才是需要遵守“50分钟”规则的人。

但是……要陈韶按照自己没听过的课堂时间来计时，未免又过于反常识了，也接近不可能了。

陈韶又抬头看了地理老师一眼。

或许，按照规则15来，直接问老师？

【15、老师们是和蔼的、值得信任的，如果有任何问题，请前往每层楼的老师办公室，寻求任何老师的帮助。】

随即，陈韶又否定了这个方案。

教室里的老师不是百分百值得信任。从规则上来看，寻求帮助的前提是老师在办公室。

还有一种可能，规则6的后半段和当下的情况无关，他们只要确保老师上满40分钟就可以。

黑板上方的挂钟指针嗒嗒嗒地转动着。

15:36，距离正常下课还有14分钟。

地理老师拉到了最后一张PPT。

“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大家把课本上的习题做一做，就不留其他作业了。”

其他学生立刻抬头，齐刷刷地去看挂钟。地理课代表高高地举起右手。

“下课了，怎么还举手啊？”地理老师半开玩笑地说着，“我受宠若惊啊！说吧，什么事？”

课代表指了指黑板上方的挂钟。

“老师，没到三点五十，还没下课呢，下课铃也没响。”

地理老师下意识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手表上的时间。

“已经下课了。”他说，“铃声响过了，你们没听到吗？”

“没有下课。”所有学生异口同声地回答，声音大得几乎有了回音。

直到这时，陈韶才发觉，不知何时，隔壁班已经没了声响，窗外的鸟叫声也停了。

地理老师脸上浮现出迷茫的神色，他愣愣地站在讲台上，显得有些无措。

“但是我已经讲完了。”他又看了一眼手表，重复了一遍刚刚的话，“铃声响过了。”

在所有人目光的注视下，挂钟的分针突然往前走了一格。

嗒！

陈韶主动举起手：“老师，刚刚人口政策那里我没听懂，您能再讲一遍吗？”

地理老师却跟没听见似的，机械地把左臂放下、抬起，一次又一次查看手表。

挂钟的分针随着这个动作一格一格地往前跑。

嗒！

嗒！

嗒！

终于，挂钟时间来到15:41时，地理老师停下了动作，那股生锈齿轮般的滞涩感也瞬间消失不见。

陈韶低头看了一眼腕表。

15:37.

地理老师拢了拢额前的碎发，低头看了课本一会儿，才慢慢说：“那我讲一下全球人口最少的国家……”

PPT被重新打开，学生们的注意力重新投注在了课程上。

只有陈韶还注意着时间的流动。

等到挂钟时间到达15:44，陈韶立刻举起手。

“老师，我下课了，请问可以出去吗？”

地理老师动作又一次停住了。

过了十几秒，他才低低地应了一声。

陈韶推开教室前门，走了出去。

走廊里并不算安静，来自各个班级老师讲课的声音充盈了宽度不到两米的通道。

吱——呀——

教室门被打开的声音接连响起，陈韶站在栏杆边上，看到不少班级都走出来了一两个学生，走出来的第一反应都是看手表。

隔壁37班的徐家文也走过来，小声说：“这规则也太奇怪了，你看出什么了吗？”

陈韶回头看了一眼教室。

窗帘遮蔽了窗户，但陈韶仍能够从缝隙里看到教室内部一片模糊。

第18章 校准

陈韶回过头来，冷不丁捞起徐家文的手腕，凑过去看了一眼对方腕表上的时间。

15:41.

和陈韶腕表上的一样。

徐家文被他吓了一跳，随即意识到他在干什么，只好配合地旋转了手腕。

陈韶也投桃报李，把自己的时间给他看。

“我们的时间应该是没有问题的。”陈韶说。

说完，他审视了一下自己的判断，换了个说法：“或者说，我们的时间是在同一个【频率】上的。”

徐家文绷着脸收回手，点头认可：“其他转学生应该也一样。”

陈韶压低了声音，和徐家文讨论，同时也是为另一个世界的人解惑：

“在老师被提醒之前，其他所有人都处于另一个【频率】上。规则6的前半条也是针对这部分人的，后半部分才是针对能够意识到时间不对劲的人。”

“假如说我们感知中的时间是【正常时间】、学生们感知中是【学习时间】、老师感知的是【教学时间】，这三者其实都是【课堂时间】。”

“关键点在于，按照规则，学生们需要遵守的其实是【正常时间】。”陈韶停顿了一下，“单从这一点来看，我的理解是，这是一种校准行为——”

“给予学生们一个标准的时间锚点，让他们以此调整自己的【时钟】，将时间认知紊乱的学生们强行拉回正确的、或者说是统一的轨道上。”

“‘下课铃声’就是这个【锚点】。”

徐家文说：“这个我倒是想到了，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遵守的是【教学时间】。”

他出来纯粹是赌一手——反正要么是【学习时间】，要么是【课堂时间】，肯定要选一个，为什么不选那个最长的？至少这个不会造成超时。

现实没给他提示，就说明他的选择要么对了，要么现实也没分析出来。

“可能是现实里学生对老师拖堂的怨念吧。”陈韶突然开了个玩笑，“前面那个可能是对学生逃课的怨念。”

徐家文一愣，有些哭笑不得，心情却诡异地平复了些。

“没准儿真是。”他附和道，配上严肃板正的脸，颇有点喜剧效果。

说笑归说笑，规则还是得好好分析的。

其实陈韶的想法和徐家文一样，在没有其余线索的情况下，最好是按照时长最长的那个来。

地理老师在15:36时说下课，并且宣称自己听到了下课铃声，说明这时对地理老师来说是上课时间40分钟、准备时间2分钟——他是15:08到的教室。

所以对于地理老师来说，上课时长50分钟，就是挂钟时间显示为15:46的时刻。

而陈韶之所以把准备时间算进来，也还是出于“选最长”的想法。

当然，也有自己的一点小小思考。

他看了一眼时间，15:45，距离真正的下课时间还有5分钟，还可以继续说。

“现在出来的，应该都是转校生吧？”

陈韶重复了一遍这句话。

从各个教室里出来的人，外表上都是和陈韶一样的年纪，表情有的凝重有的欢快，但无一例外都没有恐慌。

天选者和其他学生的区别在哪里？为什么基本只有天选者能够感知到【正常时间】？

陈韶可以肯定自己和其他学生行为上差距不大，唯一不同的就是中午他没午休。

但是……那股困意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抵抗的，陈韶能抵抗，是因为他的污染抗性本就比普通人类强。

“你今天午休了吗？”陈韶问。

“没忍住。”徐家文回答，他面上也若有所思起来，“你中午没睡？那就不是午休的原因。”

那么，唯一也是最大的区别就是，其他学生在这所建校十年的学校里，生活的时间足够久。

长到足够他们被污染一遍了。

“我猜测——只是猜测。”陈韶说，“或许50分钟这个限制，是为了避免我们的时间感知也遭到污染。”

污染程度随时间加强、或者开启的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就是图书馆的时间限制。

如果从这个角度考虑，教师身上的污染程度最大——他意识不到真实的时间，必须依靠学生来提醒——作为可能的【传染源】，他身上扩散的污染，当然要按照他的时间线来计算。

而如果学生和老师全都没意识到时间不对劲，直接按照老师的认知下课……或许就会像那名跑步者一样，直接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你有没有看到什么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陈韶又问。

徐家文默默比了一个5。

“5号窗口有问题。”他说，“中午吃完饭才看见的。”

停顿一下，他补充道：“我们班同学都只看到过桌子的问题。”

所以，操场上的跑步者和食堂窗口对不上的菜单，都是只有天选者，或者说“转校生”才能发现的。

很大可能也是因为【时间】。

不过目前看来，时间的混乱和他们“班级之星”的目标没什么关系，最多是影响天选者们的生存而已。

面对【时间】，努力活下来；

面对【道德】，努力不被绑架。

没毛病。

下课铃声在腕表时间来到15:50时准时响起，叮铃铃的声响在陈韶耳朵里近乎仙音。

身后38班的窗帘被靠墙的学生们一一拢起，教室内骤然喧闹得如同一棵落了上百只小鸟的树，地理老师则是捂着脑袋从教室里挪了出来，面色发白。

“老师！”

陈韶抬脚走过去，仰脸询问：“今天上的课，我还有一点不明白，能去办公室问您吗？现在是大课间，有半个小时呢。”

地理老师有些恍惚地低头看他，缓慢地眨了眨眼，又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和陈韶的腕表时间是一致的。

“啊……抱歉，同学，老师还有事，要去校医院一趟。”地理老师按了一下地理课本卷曲的书角，满含歉意地说，“你可以先去问课代表，或者明天再来找我。”

陈韶立刻满脸担忧：“老师，您不舒服吗？我送您去校医院吧——这几本书我帮您送回办公室？”

地理老师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把课本放到了陈韶手里。

“那就麻烦你了。”

第19章 校医院

校医院就位于操场南边，路过七年级的教学楼就能看到。

它只有两层楼，边上被陈韶不认识的大树重重掩映，白灰色的外墙都显得清雅起来。

校医院门口的牌子上刻着：

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校医院

九华市医院合作单位

营业时间 周一至周五 5:00-21:30

校医院的规则贴在牌子旁边。

【《校医院就诊守则》

1、本院仅设常科、急诊科、精神科三个科室，请按需就诊，不要进入错误的科室。

2、本院二楼为临时病房，未经允许禁止入内。

3、精神科治疗，教师优先，警卫队优先，教职工优先。

4、请携带有效身份证明登记治疗。

5、本院只能治疗活人，请您确保您仍处于活着的状态。

6、如果您真的需要帮助，您可以在任何时间进入医院。但请牢记，机会只有一次，并请在遇到第一个人时离开。

7、本院可以开办病历证明，请前往办公室进行办理。】

看到市医院三个字的时候，陈韶不禁松了口气——过往的经历告诉他，市医院的医生护士，很大程度上是可以相信的。

只要他们别饿着肚子。

校医院的规则很简单，透露的信息却着实不少——

规则1的常科不是正经科室，顾名思义应该是针对普通的疾病和跌打损伤；急诊科可能针对比较危急的伤势；至于精神科，大概就是专门针对污染。

规则3特意提到的精神科，联系市医院的规则来看，能提出某个群体优先的要求，很可能是因为这些群体面临的情况更严峻、污染更严重。

他们比学生来说也更接近真相。

规则5直言“只治疗活人”，也展现了一种可能出现的情况：死人治病。

陈韶能想到的就是他的同桌、整天傻乐呵的薛宇涵。

规则6则是给绝境中的人一个一次性的避难所，比超市那边似乎更有效。

至于规则7，要说病例的用途，那可太大了。属于是逃课逃寝逃学利器。

或许之后用得上。

整体来说，校医院是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

老师们——是的，老师们，陈韶下楼的时候，下午第二节课所有老师都在往校医院赶，可以想象医生们会有多繁忙——显然是这里的常客了，轻车熟路地裹挟着陈韶右拐，走到最里面的精神科。

精神科里坐着两名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一个正翻看着什么文件资料，另一个看到有人来，还是乌泱泱一片人，顿时叹了口气。

随即，她转过身去翻了翻铁皮柜，同时漫不经心地询问：“又是时间感知紊乱综合征？这次还是群体性的？”

一个年纪上去了的老教师颤颤巍巍地推了推眼镜，乐呵呵地说：“嗯，这次要不是学生提醒，我们都要出教室了。下课了出来才知道，原来大家都犯病了。”

医生抱着一摞档案，重重地放到桌子上，翻了翻最上面一页，问：“你们假期又加班了？都说了别那么拼，整天加班，时间感知能不乱吗……药按时吃了没？”

顿时就有老师笑了：“看您说的，药能不按时吃吗？我都随身带着呢！就是咱们下节还都有课，不赶紧来矫正一下，不好上课啊。”

女医生无奈道：“30分钟能治什么，还有那个叫校准不叫矫正，你以为矫正视力呢……算了，你们排排队，一人打一针吧——卫真，你去把校准药拿一箱过来，我放在药剂室最里边了。”

角落里的男医生这才放下资料，转身出了门。

陈韶抱着那两本地理书躲在精神科门外、医生看不到的地方，思考这段对话透露的信息。

下课铃声对老师来说果然也有校准的作用，就是不知道同学们是用什么方法把腕表时间不对的老师扳回来的……

在医生口中，这种“病”似乎很常见，需要老师们一直吃药来抑制，可能单个老师出现症状，也有可能全体老师出现症状。这似乎表示时间的问题不在于整个学校，而是在于老师个人。

还有那句“假期加班”。

之前他想提前了解学校规则的时候，哥哥可是明确说过假期不要去学校的，说明假期时的学校对陈韶来说相当危险。

要么是因为当时他还不算是真正的综合学校学生，没资格享受“小灶”；

要么是因为老师们加班对象压根不是他们这一批学生。

所以，老师们是在哪里加的班？给谁加班？

陈韶想到那些“看不见”的学生，心里隐约有些猜想。

思考间，那个叫卫真的男医生已经从药剂室回来了，从他的角度能看到陈韶站在精神科门外，脚下便微微一停。

“同学， 你哪里不舒服吗？”他抱着个木头箱子，站得板正，“现在精神科比较忙，你得放学再过来了。”

军转医？

陈韶不由也站直了，摇摇头：“我没有不舒服，是陪着我们老师来的。医生，请问我们老师没事吧？”

男医生不知为何又沉默了几秒，才回答：“放心，这就跟感冒差不多，换季就容易得，很正常。打完针就好了。”

他略微停顿了一小会儿，又说：“这病也容易感染，你……离病人远点最好。”

说完，他点头致意一下，就急匆匆回了精神科诊室。

陈韶注视着他的背影，心下有些奇怪。

对方看过自己的资料，知道自己“清醒”？还是说，就是单纯的好心？

不过他说的话倒是挺关键的——正常人在被污染的人身边有风险，并且老师果然就是【时间紊乱】的污染源。

此时精神科诊室里面热闹得很，老师们聚在一起叽叽喳喳的功力不比学生低。地理老师因为下节没有他的课而惨遭优先治疗权被夺，特意出来让陈韶先走。

也算是获得了重要信息的陈韶乖乖道别，抱着书就去了4楼东侧的办公室，把地理书放好，才回到教室。

一来一回时间耗费得不少，已经是16:18了，薛宇涵正站在教室外面晃着脑袋左看右看，瞅见陈韶回来，才松了口气。

第三节是英语课，倒也没什么特别的规矩，只说让同学们读课文的时候声音大一点、声情并茂一些，对陈韶来说当然没什么问题，就是苦了其他学生，一个个愁眉苦脸的，如临大敌。

第20章 5楼教室

17:50，放学铃声响起，陈韶检查过教室内的卫生情况，就准备去食堂买饭。

罗明丽就是在这个时候拦住了他。

“陈韶同学，”她似乎带着些歉意，“王老师那边找我们搬东西，你能来帮帮忙吗？”

陈韶看了张欣彤的座位一眼。

历史课代表已经离开了。

罗明丽笑着说：“张欣彤她走的有点急，没注意到历史老师过来了，我看了一下，教室里剩下的班干部好像只有你了。”

这她倒是真没说谎。

陈韶知道自己不能拒绝，本身也想多找一点信息，就没怎么抗拒地答应了。

不过得提前说好——

“那我帮忙搬一点吧，和同寝室的同学约好了在操场边上吃饭，不能迟到了。”

算作中途退场的借口。

罗明丽也没在意，带着陈韶往东边文科办公室走。

历史老师和地理老师在同一个办公室，陈韶到的时候他正低头批改着作业，眉头锁得死死的，发觉两个学生过来，也没细看是谁，左手往办公桌边上一指。

那里摆放着两摞足有半人高的资料，其中有书籍，也有纸张。陈韶还看到了几张抬头为初二下学期的期末测试卷，分数都不尽如人意。

似乎是上一届的资料。

“就这两摞，带到39班楼上那个教室。”

楼上？

陈韶神色一凝。

【1、学校内班级数量较多，请不要走错教学楼，更不要走错班级。】

就是碍于这个规则，所有天选者都只能在教室外交流情报，不敢踏入非自己班级的地盘一步。

而5楼，虽说没有班级和学生在，但谁也说不准那里到底是不是某个“班级”。

罗明丽倒是没什么表现，只是装相地甜甜地应了一声，抱起偏少的那一摞就准备往上走，边走还边回头喊陈韶跟上。

“陈韶同学，你不是说你室友还在等你吗？怎么不快点。觉得太重的话……我跟你换啊。”

陈韶没说什么，而是直接蹲下去，两只手用力将资料抱起来，高高的资料顿时挡住了他几乎全部视线。

这时候历史老师倒是抬起头来，面皮绷得更紧了：“怎么就来两个人？你们搬得动吗？搬不动就再找两个人来。”

罗明丽立刻回答：“怎么搬不动？老师您放心吧，这点事儿我们能办好的！一次搬不完，可以搬两次嘛，反正也就一层楼。你说是吧，陈韶同学。”

话虽这么说，她却没有把这摞书放下来拆开成两份的动作。

陈韶也知道，如果5楼有问题，一次性把东西搬上去是最好的，就也笑着朝历史老师点了点头，说了句“没事”。

教学楼内学生基本都走空了，没人会选择在楼里吃饭，似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4楼到5楼的楼梯上更是空无一人。

陈韶一边注意着不要让资料飘出去，一边小心脚下的阶梯，眼角的余光却瞥见前面罗明丽的影子猛地定住了。

前面有危险？

陈韶来不及细想，立刻侧过身体，背部靠上墙壁，右臂上抬，死死抱住了资料，面部则是侧过去，看向前方。

罗明丽有些踉跄地往下一阶楼梯上后退了一步，似乎是东西太重没站稳，身体还有些摇晃，两只脚却定定地扎根在台阶上，双手也没有惊慌失措地去找支撑物。

陈韶看到她眼里有来不及收回去的窃喜和藏不住的错愕。

他深深地吸了口气。

早知道就应该让她把自己撞下去，到时候他疼一下，对方就可以永久避免疼痛了。

反正按照九华市的规则来说，自己这算是正当防卫。

……小小年纪，怎么能这么恶毒？

罗明丽站稳了身体，面上不自在地回头问：“陈韶同学，你没事吧？不好意思，刚刚我没站稳。”

陈韶扯出一个笑：“没事，快点往上搬吧，我还急着去吃饭呢。”

经过这个小插曲，陈韶特意离罗明丽远了几个阶梯。

5楼和4楼的格局没什么不同，陈韶从楼梯上来，正面就是办公室的外墙，雪白的墙壁上落着一层灰。墙角里似乎有什么黑红相间的东西，只是惊鸿一现，陈韶再去看的时候，那里就只有一层蜘蛛网了。

拐过这条短走廊，夕阳橙红色的光从回字形楼房的中心洒下来，把空气中的浮尘都照得一清二楚，配合上窗户边缘泛红的痕迹，血一般。

陈韶不由皱了皱眉头，脚下也慢了几分。

他们要去的教室是上楼梯右拐的第二间，红褐色的木门已经被提前打开，粉笔和几张纸零碎地搁在黑色的讲台上。

罗明丽停在教室门口，没有进去。

她回过头来，笑得异常甜美：“快把东西放好，我们就可以去吃饭了。”

陈韶也停下脚步，目光投进这间教室。

有人在教室里上课。

明明是很近的距离，所有人的面容和身形却相当模糊，只能看到教室里的60张座椅，满满当当地坐满了人。

两边的窗帘都遮的严严实实的，透不过多少光线，白炽灯散发着耀眼的光芒，也映照得墙壁上的血迹分外明显。

不只是墙壁。

陈韶视线所及的地方，地面上、课桌上、讲台上、窗帘上，都有着深深浅浅的黑红色。有的是点状的，有的是溅射状的，还有的干脆就是圆圆的一滩。

粉笔在黑板上划出刺啦的一道长音，随后被丢入了敞开的粉笔盒。

除了粉笔的声音外，教室里静悄悄的，一股沉闷压抑的氛围油然而生。

所以……这里确实有“班级”，并且，或许是消失的那些学生的“班级”。

第21章 辛立异状

陈韶垂下眼帘，一弯腰就把资料放在了教室门口。

“是放在这里吗？”

陈韶故作呆笨地询问。

罗明丽的脸色僵了一瞬：“当然是放在教室里面，放外面容易被风吹跑。”

“哦，”陈韶说，“那你快进去吧，我马上。”

进去是不可能进去的，且不说罗明丽有多抗拒进入这间教室，就单说规则——

那里面可没说班里位置满了要怎样。

虽然很有可能可以通过替换一名学生的方式来保全自己，但是考虑到里面的也可能是活人，非极端情况下陈韶暂时不想这样做。

僵持的时候，陈韶的目光又放在了隔壁靠楼梯的教室里。

比起第二间教室，第一间里面的学生倒是零碎得很，只大约坐了二十多个位置，讲台上也没有老师的存在，只有一具难得能看清面容的尸体，倒垂在其中一张桌子上。

不过，两间教室的异常景象都只维持了短短十几秒，就恢复成了空气中漂浮着灰尘的教室模样。

罗明丽还抱着资料，陈韶的则是已经放在了地上，按道理当然是她先进去。

她显然没想到到了这一步了还能被将一军，怒火立刻星星点点地从眼睛里显现出来。

陈韶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手表。

“快六点了。”他说，“这些就麻烦你一个人搬进去吧，我得赶紧走了……毕竟，失约可不是好学生应该做的。”

罗明丽咬了咬嘴唇，只好抱着资料，腾出右手来敲了敲大开的教室门。

“老师，你好，我来送王老师给的资料。”

停顿一下，她又说：“我们有两个人，放在讲台上就离开。”

随着这两句话，那些面容模糊的学生重新出现在陈韶面前。

只不过这次，陈韶清楚地听到了教室里的声音。

那是低低的啜泣，压抑的恸哭和抽泣，以及来自老师的回复：“嗯，就放在那里吧。”

罗明丽走进了教室，目不斜视地将资料放好。陈韶紧随其后，转身的时候却听到椅子翻倒的声响。

滋——啦——

陈韶耳朵一阵蜂鸣，频率高到近乎疼痛。他不由抬手捂住右侧耳朵，紧接着就听到一阵压抑不住的痛呼。

他没有回头，径自走出了教室，而后才转过身来。

第二排中间的那个学生似乎也抬头看了过来，朝着陈韶伸出手。

红木门蓦地关上了，巨大的“砰”声在空荡荡的5楼回响。

陈韶蹙眉。

对方看到罗明丽的时候没反应，看到自己却强忍着被反弹的痛苦也要发出信号……

他一定认识自己。

但是很显然，陈韶刚刚转到这个学校，所有同学都是在开学之后才认识的；除非对方不是初中生，而是高中生。

综合学校高中部的学生，陈韶倒是见过几个。

但是陈韶更倾向于是知道自己特殊性的人，不然解释不了为什么那么激动。而这里知道自己特殊的人，基本上只有天选者。

想到这里，他又深深地看了一眼教室。

罗明丽已经走到了楼梯口了，出人意料地站在那里等他，并不下去。看他在教室门口发呆，深吸了几口气问：“陈同学，还有什么事吗？”

陈韶摇摇头，快步走过去，在下楼的过程中冷不丁问：“正常情况下在这段楼梯必须结伴是吗？”

罗明丽脚下一顿，不得不回答：“嗯。”

陈韶又问：“你刚刚为什么要那么说？”

她也能看到里面的人吗？

罗明丽沉默了一会儿，说：“有个学长说，学校以前火灾死过一整个班的老师学生，他们可能出现在任何一个空教室里。如果要进空教室，一定要敲门，告诉他们干什么的，然后才能进去。”

陈韶笑了一声：“你相信这种鬼故事？”

开什么玩笑，五年前这个世界的人类就已经想办法消除所有人对于怪谈故事的印象了。在怪谈世界待的这一个多月，他就没见过谁讲过鬼故事。

——漫画家和它的角色们除外。

人的【相信】会诞生怪谈。

罗明丽脸色缓和了一些：“就是想跟你开个玩笑，吓吓你，谁知道你不上当。”

看出对方只是随便找了个借口，防止自己去告状，陈韶也没再询问什么，而是在4楼直接分开了，去和室友聚头。

薛宇涵他们就在操场的西门、八年级教学楼对面，一人捧着个凉粉火烧，外加一杯小米粥。

陈韶的目光扫过操场，没看到那名吹哨人和跑步学生的身影，却看到辛立正四处张望着，眉眼间掩饰不住的紧张忧虑。

他从另一边悄悄走过去，借着几个大高个学生的遮掩，轻轻拍了拍辛立的肩膀，另一只手提前拖住了对方的凉粉。

辛立猛地一抖，右手一软，险些掉了食物。

陈韶看他这么大反应，更确定了他知道一部分异常。

“谢谢你们帮我带晚餐啦。”陈韶笑着说。

辛立看见陈韶的脸，才长长地舒了口气，也顾不得自己刚刚差点浪费了食物，忙问：“你怎么才过来？”

薛宇涵一边啃着火烧，一边含糊不清地解释：“我不都说了，他被纪律委员喊走帮忙了，你都问了几遍了？”

陈韶说：“帮历史老师搬了点东西，所以晚了，抱歉。”

辛立的眼神却更担忧了，他不住地瞅着陈韶，连吃了一半的凉粉都顾不得了。

“那个……”他犹犹豫豫地询问，“历史老师他……好像比较严格？”

陈韶毫无所觉似的吸了口小米粥，奇怪地开口：“这个上课的时候就知道了吧？”

面对这个答案，辛立却显然松了口气。

“我就是好奇，”他慢吞吞地找了个理由，“课下的历史老师是不是也那么严肃，我有的历史题不太会。”

陈韶假装自己信了，心里却在思考刚刚自己的回答透露了什么信息。

是说明自己没失忆？没被伪装替换？或者说认知没出问题？

陈韶故意又说：“其实严格一点也没什么不好的，而且感觉历史老师也不算太严格。”他模仿者薛宇涵的口吻，“总归都是为了我们好嘛。”

辛立一脸被哽住的表情，直接被小米粥呛到了。

“咳、咳咳。”他咳得脸都发红了，眼角渗出泪来，“你中午……饭吃完了吗？”

所以，一直待在学校里就一定会被学校的基础规则污染，而午餐的功效之一是治疗这种污染的药？

如果不吃午餐，就会变成教师的应声虫？

陈韶想到那则校训，觉得恐怕不止如此。

看薛宇涵的样子，【乐群】两个字适应得是相当好。

第22章 教师守则

“不是说不能浪费吗？当然吃完了。阿姨给我打了好多，感觉比薛宇涵的多一半，都快撑死我了。”

眼见着辛立都快怀疑人生了，陈韶见好就收，话锋一转：“而且老师严格一点，我们也没办法啊，总不能跑到老师面前说‘老师你能不能对我们好一点’吧？”

说完，他自己都笑了。

不过并不是笑这不可能，而是因为这太有可能了——

很明显学生们对状态异常的老师是有反制能力的，足以说明规则要求老师对学生也应该有良好的态度。

而且，在学校门口见面时，有不少天选者可是成年状态，比如有段时间没见的顾怡静。这些天选者大概率是作为教职工出现的，那就不可能对学生绝对掌控，否则要完成班级之星的任务还能有什么悬念？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这些天选者一整天都没见人影。

室友的话也验证了陈韶的猜想：“怎么不能，我们对老师好，老师也要对我们好。辛立，今天历史老师那么吓人，你怎么不去投诉他啊？”

辛立垂了垂眼睛，小声说：“其实……老师也挺不容易的，反正也没出什么事儿，就不投诉了。”

陈韶又看了辛立一眼。

初高中生的吃饭速度一向惊人，他们在操场旁边站了不到十分钟，就吃完了这顿晚饭。

陈韶和他们挥手道别，去了教学楼中间的绿化区域。长条形的绿化带错落有致，边上随意摆放着五六条长椅，并无遮挡物，任谁从楼上看，都能将其看得一清二楚。

这是一个天然的汇合点。

陈韶从楼上下来的时候，这里还只有零星几个路过的学生，吃完饭再过来看，就已经或站或坐了十几个人，有成年人也有小孩子。

看上去有些憔悴的顾怡静也在其中，看到陈韶过来，就匆匆站起来离开了。

陈韶自然地走过去坐下，过了一小会儿，身边又有人坐下了，是个金发碧眼的白人男孩，眉眼间有些熟悉。

“我是23班的王源华。”幼年约书亚说，“是新来的转校生，很高兴认识你。”

他们静静地坐在长椅上，简单交流了一些学校的趣事。陈韶看了一眼时间，就匆匆离开了；约书亚在他身后似乎发现了什么的样子，连忙抬头去找，却已经看不到他的身影。

几分钟后，约书亚出现在38班门口，抬头往里面瞅了瞅，问前排的同学：“请问陈韶同学在吗？”

薛宇涵正在和辛立打闹，闻言连忙回答：“他去卫生间了，你有什么事吗？”

约书亚笑笑：“他刚刚在楼下掉了东西，我给他送回来了——麻烦你放到他桌子上吧。”

陈韶从卫生间出来的时候，刚好看见那头金灿灿的头发消失在楼梯拐角。他走进教室，随声附和着薛宇涵的询问，接着打开了那张纸。

【

《九华市初级中学初中部-科任教师工作守则》

为了保障您的人身权益不遭到侵害，为了保障您的教学任务圆满完成，请务必遵守以下规则：

1、本校教师无正常双休日、节假日，仅放寒假。在您的日常工作期间，必须居住于教师公寓。】

第一条就让陈韶沉默了。

除了寒假基本全年无休……他甚至觉得历史老师那么暴躁都有点情有可原了。

时间这样长，老师们在原本应有的假期到底在加什么班，就更引人注意了。

而教师公寓，看上去似乎也是一个特殊地点。就是不知道是不是和校医院一样具有保护的作用。

【2、德育是您的主要任务，请确保您的学生能够遵守校训，否则，要求纪律委员记名。请相信，这是为他们着想。

3、教师应当成为学生的榜样，请以身作则，遵守校训。

4、请爱护学生，不要拒绝学生和家长的合理请求，前提是对方的确是你的学生。】

教师同样受到综合学校规则的限制，这也是陈韶早有预料的。从规则上来看限制的程度甚至比学生更大，不能拒绝“合理请求”听上去就像个大冤种，

这也更显得课上历史老师的表现耐人寻味了——这种行为明显和【道德】相关的规则是对立的。

规则4后半句【前提是对方的确是你的学生】，往好处想是冒名顶替，往坏处想是学生遭遇污染就不丧失了这种权利，往更坏处想，不是没有被直接替换的可能。

【5、您在双休日、节假期和暑假期间的教学对象均为妄想症重度患者，因此不必理会这些学生的任何非知识性问题。

6、在对特殊学生教学期间，您需要独自维持正常的教学秩序，但不要管课堂上学生们在做什么，不要与他们产生任何非教学的沟通。

7、特殊学生需要不定期离校治疗，如果您的课堂上学生人数发生变化，那是正常的。

8、您不能向任何人告知暑假和双休日的教学行为，也不能透露特殊学生的存在。】

特殊学生的存在也并不出人预料。不过，规则上说他们的上课时间和陈韶认知中不同，要么是有另外一批——可能性不大；要么就是和地理课上的一样——时间被混淆了。

规则5说明【特殊学生】们是能意识到时间的问题，并且很可能遭遇各种怪谈的；从五楼的情况来看，他们被学校保护的程度远低于正常学生。

规则6则说明【特殊学生】对普通教师来说也是危险的……

规则7【特殊学生】人数的变化，没有说清楚是多是少，或许普通学生有进入的可能，也有离开的希望。

至于规则8，应该就是顾怡静选择以这种迂回的方式来传递情报的原因了——主动将介绍了【特殊学生】的规则交给其他学生，毫无疑问是违规行为。

而通过约书亚作为中转，至少从行为上来看是个意外，即使这种操作还是会招致污染，但至少对顾怡静本人来说，不会因为泄露机密而遭遇处决；陈韶也没有去。

毕竟，从罗明丽的行为来看，综合学校看的是【行为】，而非【结果】，更不是【目的】——同学被撞下楼梯头破血流不是事儿，只要表面上不是故意的，就没有问题。

第23章 对面的脸

【9、在非教学期间，您不能前往任何教室，也不能主动寻找任何学生。如果有学生主动寻找您，确认对方的确是您的学生。

10、由于学校建筑年久失修，办公室和教室内出现任何残破与脏污都是正常的。如果您对此感到不适，请求任何一名卫生委员的帮助。

11、由于常年的加班生活，您不可避免地罹患时间紊乱综合征，需要定期治疗、按时服药，并在病情严重时及时前往校医院进行治疗。

12、您必须随身携带教务处发放的黑色腕表，并严格按照腕表时间上下课，除非学生告诉你下课时间还没到。此时，你必须根据学生要求的时间下课离开。

13、您没有在学生公寓值班的任务，如果有任何人要求你在学生公寓值班，请对方出示调职证明。如果证明上加盖了公章，要求对方提供值班教师工作证，并按照对方要求的时间前往对应公寓值班。

14、如果有学生要求你对班级之星竞选予以帮助，不要答应他！这是学生的内部事务。

15、在您需要的任何时候，都可以请求保安的帮助，他们会不遗余力为您解决问题。】

剩下这一半规则，除了解了地理课上的疑惑之外，就是说明了几种关于教师的特殊情况——

办公室内的脏污需要卫生委员解决；

学生公寓一般没有教师值班，出现时就可能有问题；

还有班级之星……

看起来普通教师对此讳莫如深。

如果有机会，还是要看看班主任的规则上对此的限制。

陈韶低着头，一目十行地将整篇规则看完，就迅速将其折起，躲开了同学好奇的视线。趁着时间还早，他按照约书亚的自我介绍，走到楼下23班门口，把刚刚楼上的事情重演了一遍，放下纸页就回了教室。

晚自习从七点钟开始，太阳虽还没落下，教室里却已经有些昏暗。早回来的同学提前开了灯，明晃晃的有些刺眼。

各科课代表已经把作业写上了黑板，防止有哪位同学忘记。一直没什么动作的班长正站在罗明丽旁边，垂着头小声说话。

第一节下课后，班长董凯明走了过来。

他手上拿着一个红色封皮的笔记本，一开口就问他和罗明丽搬东西去五楼的事情。

陈韶当然据实相告，连罗明丽“不小心差点摔了”的事情都极细致地描述了一遍，果然看见班长皱了眉。

“5楼常年不打扫，里面很多灰尘，吸入过多可能会生病。”班长在本子上记录了什么，而后解释道，“如果你之后有哪里不舒服，一定要来找我，我带你去校医院。”

所以，确认接触异常的同学，并尝试进行帮助，就是班长的职责之一？

这样的话，看起来似乎是个正面职位。

陈韶笑着道谢。

班长犹豫了一下，但没说什么，只是点点头，合上笔记走回了自己的座位。

20:30，第二节晚自习下课，窗外响起了教导主任催促学生离开的声音。所有学生都齐刷刷收拾东西，站起来，看上去一秒钟都不想多留。

只有班长、薛宇涵和陈韶还留在教室里面。

薛宇涵对当值日生这件事可以说是轻车熟路了，手脚麻利地擦了黑板、捡了捡地上的垃圾——扫地就是第二天值日生的任务了。

陈韶则是走到窗户旁边，伸手去关推拉窗。

夜晚的窗景和白天大相径庭，从讲台边上的这个窗户往外望去，能看到对面九年级灯火通明的教室，不论是一到四层，还是第五层，窗户里都影影绰绰的，似乎有不少人在走动。

有什么东西在对面五楼的一个窗口里晃荡，长条状的，有人的模样，悬挂在教室顶部的风扇上。

陈韶只瞥了一眼，没有多看，用力合上窗户，铝制的窗边碰撞出不小的声响，惹得班长看过来。

“怎么了？”

班长问。

陈韶回头笑了笑，带着点腼腆：“不好意思，用力有点大了。”

班长往窗户对面看了两眼，似乎没看到什么东西，也就信了，回头继续看薛宇涵打理卫生。

陈韶从桌椅中间绕过去，接着关第二扇窗。

没有关上。

他抬起头往对面看，发现正对着这里的那扇窗户里，趴着一张脸。

那张脸与玻璃贴得死死的，不留一丝缝隙，五官便也扭曲狰狞起来，黑白分明的眼珠子都有些变形。

陈韶扶着窗框的手顿住了。

他心中升起了一股难以言喻的熟悉感，仿佛自己遗失的某样东西就在那个地方，正呼唤着他去找寻。

对方的眼珠子在窗户的压迫下艰难地旋转着，然后，准确地找到了陈韶所在的位置。

它的手贴上了那扇窗户，陈韶便感觉自己手下的窗框也微微颤动。

它张开了嘴——

两栋教学楼之间至少有八米远，那声音却似乎在陈韶耳畔响起，轻轻的，沙哑的，气若游丝。

它说：“请、放我出去。”

陈韶慢慢眨了一下眼睛。

真可怜。

他缓缓勾起一丝微笑，右手开始把窗户往左推。

忽然，陈韶背后伸出一只手，牢牢地按住窗框，随即把陈韶的右手拽到了后面。

是班长。

他皱着眉，把陈韶挤到一边，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去往右推窗户，脊背绷得死紧。

陈韶任由班长推搡自己，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对面的人脸。

对面的人脸也看着他。

少顷，他微微阖眼，脸上的笑也收了起来，上前一步，协助班长关上了窗户。

班长出了一头冷汗，在窗户被合上的一瞬间重重地出了口气。

“校医院五点就开门了，你……”他回头看了一眼陈韶，想说些什么，但立刻憋回了嗓子里。

陈韶还在看对面的那扇窗户，眼中异彩连连，亮得惊人。

班长的话被堵在嗓子眼里半天才蹦出来：“你明天早上去看看医生吧。”

在陈韶的视野中，随着教室内窗户的关闭，那张脸也消失不见了，九年级教学楼的灯光一盏盏熄灭，五楼则全是一片空洞的黑暗。

那股抓心挠肺的饥渴感也躲进了脑袋的某个角落。

他突然明白为什么金米米会取走【面具人】的脸了。

第24章 第二夜

怪谈的本质是故事，而故事总是在传播过程中失真、混淆、慢慢演化。

这也就代表着，本质有重合之处的怪谈，它们天生就有相互吞噬的欲望。

那张脸，现在应该也饿极了吧。

忍一忍。

陈韶对自己说。

至少等到这次任务结束……确定了从另一个时间线出来的方法之后。

那股饥渴感便更往里缩了缩，渐渐地平息了。

陈韶定了定神，安抚地对班长笑了一下：“多谢关心，不过我们还是快关窗户吧——寝室九点就关门了。”

被陈韶的异常反应一耽搁，已经是八点三十八了。薛宇涵已经收拾好纸篓，拎着垃圾袋站在了教室门口。

班长下意识看了一眼手表，眉宇间闪过一丝慌张。两个人一起动手，关掉了剩下的窗户，在八点四十分准时离开了教室。

班长负责锁门，留在最后，陈韶能感受到他在锁完之后骤然放松下来的情绪，面对陈韶的时候都没什么慌张了。

“其实我们学校平时事情没那么多的。”楼梯上，班长解释道，似乎在尝试安慰接连撞鬼的陈韶，“主要是刚开学，大家都有点不适应，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就好了。”

两三个星期。

正好是天选者们的任务时限。

规则怪谈还真是会挑时间。

陈韶脸上恰到好处地显出一点不安来，他欲言又止地看了一眼班长，又看了看薛宇涵，然后才低声说了句“嗯”。

此时教学楼内一片寂静，只有各个班级的班长、卫生委员和值日生还逗留着，但也是脚步匆匆。有手电筒的光束从楼下往上照，是穿着橙色衣服的几个保安在查看是否还有学生没能出来。

薛宇涵也加入了这个话题：“对啊，每次都是假期已结束，老师就对我们眼睛不是眼睛，鼻子不是鼻子的，周一的时候也总是脸很臭——虽然可能是因为我们作业没写好吧。”

说到最后，他还不好意思地挠了挠脸。

班长看上去有些无语，但眼底又藏着一点小小的羡慕。他突然叹了口气，十几岁的年纪，气质却并不跳脱，反而沉稳得很。

“你不舒服的话，”下到一楼，即将分开的时候，班长犹豫了一下，诚恳地给出了建议，“同学们找你帮忙，你最好还是拒绝……罗明丽同学——她性格比较认真，但也不是不讲理。”

班长确实是个好心人，看样子还是个“清醒”的好心人。

也许，班级之星的内幕能从他这里获得。

陈韶笑着谢过，三人便就此分开。班长直接回了宿舍楼，陈韶则是跟着薛宇涵去了教学楼南侧的垃圾处理池。

——虽然规则说值日生倒垃圾就行了，但跟着有经验的人走一遭、多了解了解信息，还是很有必要的。

这里说是垃圾处理池，其实里面九成以上都不过是各式各样的废纸，倒也没有什么苍蝇遍地、臭气熏天的情况，只在月光的照耀下显出白花花的一片，微微有些反光。

不远处保安拿着手电筒好心给他们照明，而就是在这样的灯光下，陈韶看到垃圾处理池里有什么东西闪了一下。

在诸多纸团的缝隙中，有一只手。

那是一只断手，从手腕处被齐根斩断，断面平滑。无名指上戴着一只金戒指，那就是反光的来源。

然而这样的画面同样只是一瞬。

手电筒的光在远处摇晃，似乎在催促他们快些离开。

在灯光的摇晃中，纸团的缝隙里就只剩下了一团看不清的阴影。

薛宇涵却毫无所觉，倒了垃圾之后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发现同桌没跟上，就又转回来拉住陈韶的胳膊。

手电筒晃得更急了，大有他们再不离开就亲自过来逮人的架势——对于这些保安来说，垃圾处理池应该也是一个危险的地方。

陈韶收回目光，对此心中有数，他又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没再看见什么特殊的场面，就跟着离开了。

宿舍楼九点准时关灯，他们从操场北边绕过去，跑到门口的时候还有七八分钟的空余。宿管阿姨坐在窗口里，漫不经心地瞥过来。

“阿姨晚上好！”

陈韶脱口而出。

宿管便笑得眯起眼，同他闲聊两句：“晚上好、晚上好！你们值日啊？”

陈韶看了一眼宿管背后那扇窗户上趴着的漆黑人影，笑着点点头。

“小娃娃勤奋的！”宿管夸了一句，又催促道，“快点回去吧！你们班里生活委员要查寝咧。”

回到宿舍时，白天选出来的男生活委员果真已经站在了宿舍门外，探头看着宿舍里的人，等陈韶他们回来，才低头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那个本子和班长的样式一样，都是牛皮纸封皮，上面还印着阴刻的校徽。

看来他们是真的很怕有学生不能准时回到寝室。

夜里，【薛宇涵】准时下了地，敲着陈韶的床栏，一声声地问着“什么时候一起去找严子”。陈韶这次却不打算再熬了，头蒙上被子直接陷入深睡。

校园的另一个角落，顾怡静却陷入了危机。

教师公寓705，本该是深夜的时间，顾怡静全无睡意。

门外孩子的哭嚎和求救一声高过一声，她知道那是班里最腼腆的那个男孩的声音，也是她自己选的语文课代表。

“顾老师！救我！求求你开门救救我！我不想死！我下个月就要过13岁生日了，爸爸说给我买航天模型的！我不想死！”

顾怡静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冷汗，她不住地去看手上的黑色腕表，那根最细的指针却一直没有转动的迹象，相反，分针正一格一格地往回跳。

她知道，按照规则她应该立刻开门把腕表扔出去，但是门外的声音让她无法做出这种决定。

而现实世界，现在恐怕也还没有获得什么能够扭转局面的情报。

第25章 辞职的老师

时间回转到天选者刚到达这个世界。

【欢迎来到怪谈4：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

通关条件：协助一名特殊学生逃离

时间限制：3周】

规则怪谈的要求还回荡在脑海，顾怡静收回看向陈韶的目光，在随身的挎包里找到了语文教师的聘任书和一封简短的半打印信件。

[

尊敬的 顾怡静 女士：

很高兴您能成为九华市初级学校 初中 部的新鲜血液，我们急需您为学生的蓬勃发展贡献出一份力量。

经校委会研究决定，您将作为 八年级23班、24班 的 语文 教师加入我们的教师队伍。为了便于您顺利接收工作，请前往教师公寓外报道。

同时，为了避免新教师产生尴尬情绪、不利于日后教学，请您在报道前不要接触任何学生。

九华市初级中学 初中 部

2020年8月30日

]

也不知道那些缩水的天选者是什么任务……希望不要有什么冲突。

顾怡静暗暗思虑，把信件放回挎包，拎起脚边的行李，走进了学校大门。

从学校门口的地图来看，初中部教师公寓就在最北侧、食堂后面，是一栋高10层的建筑。顾怡静和其他几十个天选者一同到了教师公寓楼下，这里搭了个凉棚，下面摆着几张桌子，作为临时报到处。

负责登记的人略有些阴沉，说话做事并不热络，几个套近乎的天选者都碰了壁，顾怡静也就识时务地闭上嘴，安安静静地拿到了《教师守则》、《教师公寓管理规章》、校园卡与属于自己的房门钥匙。

以及一只沉甸甸的黑色腕表。

【

《教师公寓管理规章》

1、教师公寓位于初中部食堂后面，不位于学生公寓北侧，请您牢记位置，不要走错。

2、教师公寓为单人宿舍，配备独立卫浴，请确保任何时间您的房间内都只有一个人。

3、教师公寓凭借教师校园卡出入，禁止学生入内。

4、您的公寓内不会有人哭泣，也不会有人呼救。如果你听到了这样的声音，无视它，那是你过于疲惫产生的幻觉。

5、教师公寓24小时开放，但请您尽量在非上班时间留在教师公寓内休息。

6、由于公寓会使用校医院推荐的喷洒式药剂，您在教师公寓内一般不会表现出时间紊乱综合征。如果您感到自己对时间的认知出现了问题，请将黑色腕表丢出房门，并立刻进入睡眠，睡醒后前往校医院进行复查。

7、请牢记，教师公寓内只有教师。教师是身体完整的成年人类。

】

顾怡静看了一眼，不由得皱起眉来。

比起幸福小区的居住环境，这里着实有些恶劣了——至少幸福小区一般情况下，怪谈不会主动找上门来。

最让人不安的是那个24小时开放——能照月光不死的，鬼知道是什么东西。

记下几个关键表象，顾怡静抬脚走进教师公寓。

从最东边敞开的大门进去，走几步就是电梯。电梯门是镜面的，被擦得锃亮，光可鉴人。学校给她分配的宿舍在高层，是705，她就站在电梯边上开始等待。

然后顾怡静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既然教师公寓里只有教师，那这么大一个建筑，究竟是谁在打扫？依靠归期不定的老师们吗？

她看了旁边和她一起等电梯下来的老教师，谨慎地没有询问。

教师公寓内部并不大，但足够一个单身人士生活，床柜桌椅一应俱全，只有一点非常不正常——

整个公寓都没有窗户。

不只是705里面，走廊两侧也没有窗户。顾怡静在外面看到的那栋整齐排布着窗的建筑就好像是一个幻觉。

床下和柜子的角落里都有血迹，那血迹已经相当陈旧了，按照管理中心上课的刑警的说法，至少有个一两年。血迹是溅射状的，从高度来看，顾怡静甚至能想象出来柜子里的人被一刀抹喉的死状。

她的眉头皱得更紧了。

把床和被子都恢复原样，又将行李整理好，敲门声恰在此时响起。

门外是隔壁的女性教师，自述也是教语文的，是学校安排给她的帮带，现在是来带她熟悉校园环境。对方很亲切，还主动出示了校园卡，顾怡静这才跟着下去。

“周内的学生都很听话，你不用担心什么，按规矩来就行。”帮带老师说，“周末和假期的学生你要等到周六才能看见，他们多多少少都有点病，医院那边治不好，但也不能就这么放弃，所以就安排到我们这里，好歹教点东西，以后也有个过活的资本。”

听上去是很有爱心的想法，但顾怡静想到任务里那个“逃离”的要求，难以相信这真的是什么好地方。

她面上随声附和夸奖着，一路和帮带老师相谈甚欢，顺便提起了清洁的问题。

“我看公寓里也没放扫帚什么的，是不是待会儿得去超市买一套？”顾怡静问，“走廊是咱们轮着打扫吗？”

帮带老师摆了摆手：“你自己打理好自己的房间就行了，外面不用打扫，一直都很干净。”

“那我真得谢谢之前的老师了。”顾怡静笑道，“我那房间整整齐齐的，特别干净，一看就是费了心思收拾的。”

帮带老师也笑：“你说老马啊？是，她是个实心眼的人，平日里也勤快，办公室里总是她忙东忙西的。”

顾怡静闲聊般，问：“听起来马老师人不错，怎么不在705住了？调到小学部了吗？”

帮带老师的笑就淡了下来，她叹了口气，四处看了看，找了张长椅坐下，慢慢说起来。

“马老师人是好的，就是性格比较板正严肃，面对学生也没什么表情。校长找她说了几次，让她对学生笑笑、要体现出爱护学生来，但她那张脸就是笑不起来。”

“上学期过半的时候，马老师就被他们班的几个学生投诉了，说她的表情吓人，课上太严厉。她气性也大，第二天就听说辞职了。”

帮带老师又叹了口气，叮嘱新老师：“我们学校和其他的不一样，顾老师，你可别冲学生生气，平时也得多笑笑，不然这群学生啊……”

第26章 中招

因为被投诉了，就直接辞职？

确定是真的辞职吗？

顾怡静想到那条【爱护学生】的规则，还有公寓里那些陈旧的血迹，不由抿了抿唇。

但这里面其实还有漏洞。

血迹是一两年的了，马老师却是上学期“辞职”的，如果没有特殊情况，怎么也不会是马老师的血。

而如果不是……就只能说明死在学校的老师也并不在少数。

顾怡静问：“我看咱们校训的要求挺好的，怎么会……”

帮带老师摇摇头：“装个样子谁不会呢？现在的小孩和我们小时候可不一样，鬼精鬼精的，老师打不得骂不得，只能老妈子似的跟在他们屁股后头劝，又不能不管。嗐，马老师走了也好，不受那气。”

“校规上不是说，不让我们在非上课时间和学生接触吗？”顾怡静说，“我还以为事情会很少。”

帮带似笑非笑地回了一句：“可禁不住有的学生主动来找你——不过你放心吧，大多数学生也还都是好孩子，倒也没那么难。”

说完这些，帮带就站起来，任顾怡静再怎么旁敲侧击，也没再说一句有关的话题。

剩下的时间，两个人就从学校这边逛到那边，去教学楼那边认了认办公室和班主任，除了学生公寓外全都走了个遍。除了无处不在的规则外，她并没有看到什么异于寻常的事物，似乎所有危险都只是来源于帮带老师口中那些装相的学生。

直播间对此议论纷纷，全都心有不安。

“顾姐这边和韶哥看见的怎么那么不一样啊？是因为韶哥身份特殊吗？”

“少来了，我去其他学生那边也看过，全都碰见过不正常的情况，不是韶哥的问题。”

“我也去其他老师那里看过了，都没碰见什么特殊情况。”

都看了这么多怪谈了，再蠢笨的人也不会觉得一派平和真的会是好事，有时候平静的外表下潜藏着更多的危机。

“所以老师和学生不一样，是因为身份吗？可里面原本的学生也看不到那些东西……”

顾怡静不清楚其他天选者的情况，碍于不能主动找学生的规则，她只能在教师公寓底下和其他教师天选者见了见面，但也没能获得什么重要的情报，只知道这次成为教师的天选者有四十名，对应八年级的四十个班级，而按照各科老师负责的班级数量来看，八年级老师应该不超过一百名。

所以，原本的老师去哪儿了呢？

七点多的时候，顾怡静回到了705门口。

“今天食堂里什么饭？”隔壁707的房门正巧打开，探出一只脑袋来，揉了揉眼睛问她。

顾怡静还没把钥匙插进锁眼，听到陌生的问话，也没转头去看，眼神都没分过去一点，只一昧低着头去开门，另一只手伸进口袋。

707的主人没得到答复，眯起眼看顾怡静：“新老师？”

顾怡静这下不能当做自己没听到了，只恨自己动作不够快，没能抢先一步进屋。她把左手抽出来，“不小心”带出了一张卫生纸，它轻飘飘地落在地上，顾怡静也就顺理成章地往旁边走了两步去捡，同时迅速瞥了707一眼。

707的主人把房门又开了一点，从探头变成了探出半个身子，能看到的地方五官俱全，四肢也完好。

“你好。”顾怡静直起腰，不好意思地回答，“刚刚那个是在问我吗？我还以为是问别人……这里我不认识多少人。”

707的男老师笑了笑：“怪我，我刚刚睡迷糊了，还以为马老师呢……”

顾怡静心中一动，也不准备进屋了，就在门外和他聊起天来。

据男老师所说，他是12班的数学老师，上个学年和那位辞职的马老师教了同一个班，因此也熟悉了些。

“那几个学生啊，啧啧。”男老师边说边摇头，“顾老师，你是新老师，可别信那些孩子们都单纯的鬼话，或者仗着一腔热血去做什么事。说到底，孩子也是在这个社会中成长出来的，他爸妈是什么人、给他灌输了什么观念，谁知道？而且小孩善恶观念还很模糊，你怎么知道他觉得自己不是在做好事呢？”

这话顾怡静信，但是遇到的连续两个老师都这样说，面对着规则上明晃晃的【爱护学生】四个字，她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教唆新老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明哲保身，是【爱护学生】的表现吗？

于是她为难地说：“可他们的世界观还没定型，就算坏也能扳回来的，怎么能就这么放弃呢？”

男老师一脸果不其然，以一种过来人的口吻教训她：“等你碰上你就知道了。顾老师，你得记住，某些学生啊，不能管，越管事越多。反正最后都是要毕业的，他们是好是坏，关咱们什么事呢？”

顾怡静还是觉得不对劲，她又仔细地看了男老师一会儿，依旧没发现肢体上有什么残缺之处，谨慎之下还是准备就此作别。

孰料男老师又说了一句：“你别觉得我不配当老师，学校也是这个态度，不然为什么不让咱们管假期的那些学生？咱们惹了事儿，学校也不好办的。”

顾怡静悄悄吸了口气，停下动作，问：“守则上说那些孩子都生病了，真的吗？那也太可怜了。”

男老师高高地挑起了眉毛：“可怜……倒确实可怜。但是顾老师，你可别真的去可怜他们了。”

他脸上突兀地浮起一层怪异的神态，似怜悯又似痛快。顾怡静不知为何突然感觉身上有些发冷，就听见对方说：“到时候也不知道到底谁可怜谁呢。”

只留下了这样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男老师就关上707的门，门锁自动闭合的咔哒声惊醒了陷入沉思的顾怡静。

她皱着眉头，也推开门走了进去。

707内部，男老师哼着歌走到床边。

如果顾怡静刚刚能多走几步、往屋里看看，就能发现一张米黄底色的床单皱皱巴巴地躺在地板上，地面上有鲜血被涂抹的痕迹。大开的柜子角落靠着一具尸体，从他脖子上喷射出的血液痕迹与705那间几乎一模一样。

男老师脱下T恤，左胸下侧被开了一个洞，从洞里看过去，只能看到空荡荡的胸腔。

只是顾怡静并没有看见这场景，也并没有闻见任何血腥味道。

第27章 污染

夜晚，九点整，顾怡静整理完今日的思考和线索，正准备洗漱睡觉。

忽然，她眼球微微一动。

似乎……有谁在说话。

“顾老师……”

那声音细细小小的，听起来相当虚弱，像是在她耳边呢喃，又像是来自很远很远的地方。

顾怡静坐回床上，假装看书，实则竖起耳朵仔细去听。

“顾老师……”

那个声音依旧轻轻喊着。

“我好疼啊……”

短促的敲门声突然响起，却依旧在顾怡静耳边。

“我好困……我能进去休息吗？”

不是呼救，也没有哭泣，就是简简单单的求助。

但是规则里同样说了，任何时候都要确保公寓里只有一个人。

而且……

教师公寓里不会有学生存在。

顾怡静继续静静听着。

“顾老师……求你帮帮我……你把我带进来，为什么不帮我出去？”

顾怡静悚然一惊。

她是今天才到这个学校报到，哪怕规则怪谈安排的身份另有其人，也不会和“带人进来”扯上关系。

除非……

她想到规则上说的【时间紊乱综合征】。

除非时间上有问题，那个学生是被未来的她带入陷阱。

当然，也有可能纯粹就是外面骗人。

那声音又响了一阵，后半截才泛起了淡淡的哭腔，祈求的语气越发低微。顾怡静却已经洗漱完毕，关灯上床。

一夜噩梦。

早上六点钟，闹铃准时响起。

顾怡静费劲儿地睁开眼，梦境中繁杂的情绪一股脑地冲击着她尚且混沌的大脑，那些记忆却潮水般褪去，没有留下一丝痕迹。

她双手支撑着坐起来，少见地感觉全身发酸无力，脑子也泛着闷闷的疼。

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床头的一盏米黄色小夜灯散发着柔和的光。闹钟被按停了，指针恼人地旋转发声。

顾怡静呆呆地坐在床上半晌，才想起来自己要做什么，忙穿衣下床，稍作休整后就离开了教师公寓。

她肯定是中招了，就是不知道是因为那名男老师，还是因为晚上没有给那个学生开门。

这个时间点正是老师们起床的时候，走廊里并不少人，顾怡静的帮带也在其中，看见顾怡静满脸憔悴地走出房门，连忙过来询问情况：

“你这是……认床啊？怎么没睡好？”

顾怡静抓住帮带的手，语气里带着惊惶：“我昨天晚上听见有小孩喊救命……”

话没说完，帮带就打断了她：“怎么可能，咱们就住隔壁，你要是听见，我怎么可能听不见？而且公寓里又不可能有学生在。”

顾怡静注视着帮带的眼睛，看到其中的笃定，半真半假地苦笑：“我这刚来就有了幻觉，还怎么工作？虽然知道是假的，可还是吓人，我一整晚都没睡，想去找您，又怕大家都睡了，不好意思去。”

帮带安慰地拍拍她的肩膀，拉着她往电梯走：“这个点校医院门已经开了，去找医生看看，他们都是市医院调过来的，医术特别好。”

顾怡静感激地笑笑，一边跟着往校医院走，一边闲聊：“说起来，住在707的老师是哪位？以后也是邻居了。”

帮带说是12班的数学老师，为人很热心肠，又大致描述了形貌，也全都对得上。

应该确实是她没有搭理学生求助的问题……

但是规则不会有错的。

顾怡静隐隐觉得自己忘记了什么，但是直到走进校医院，她还是没能想起来。

校医院的医生并没有对顾怡静的幻觉说什么，直接给她打了一针，就送他们出了门。

顾怡静仍觉不妙，那种晕乎乎的感觉还是没有消退，反而随着她一步步往教学楼靠近而迅速加剧。

在教学楼附近，她被一个学生撞到了。

顾怡静撑着墙壁站稳了，随即低头看向那个慌张的学生，对方一个劲儿地道歉，声音细细的，和昨夜的求救声一模一样。

她的头更晕了，感觉像是有好多人在她脑子里吵架。理智告诉她，在怪谈世界不应该生事、作为老师不能对学生太严苛、学生也确实不是故意的。

但是越来越清晰的只有一个想法——

这个学生就是昨天试图诱导她开门的人。

坏孩子。

“老师，对不起！我急着去上课。”学生的脸涨得通红，深深地埋了下去。

顾怡静缓声问：“你是哪个班的，叫什么？”

“我是23班的，叫李景之。”学生怯生生回答，“对不起老师，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顾怡静定定地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抬手甩了自己一巴掌，更是把李景之吓了一跳。

“老、老师？”

“……没事，你快去上课吧。”顾怡静用手使劲儿敲了敲脑袋，尽量温和地把人赶走。

她在原地闭了闭眼，转身重新去了校医院。

女医生见她去而复返，很是惊讶，听了她的叙述，又严肃起来：“我是按你的描述确定的病因，按理说会好的。”

“除非你把病因说错了。”

顾怡静这时候才恍惚地说出来：“我可能在公寓里……看到了不是老师的人。”

医生沉默了片刻，面目冷凝地拿起了座机电话。

“保安处吗？我是校医院罗医生，有患者反应公寓里有陌生人，请你们尽快排查一下。”

随后，她才看向顾怡静，说：“您的病情比较严重，需要前往市医院治疗，如果您愿意，我可以向校方申请。”

顾怡静问：“需要多久？”

“长则一月，短则一周。”罗医生说，“但是治疗结束后还需要一周的观察期。”

到时候黄花菜都凉了。

顾怡静闭了闭眼。

她得尽快把所有情报传给其他人。

第28章 恶意

白天一天的教学任务并不轻松。虽说管理中心找来的老教师突击补习过几次，但她毕竟没有什么经验，小时候学过的东西也早就不知道忘在了哪个角落，只能喊学生一段段地读课文，又凭着开会的经验泛泛地讲了些东西，总归还算是像模像样。

那名叫做李景之的学生就坐在靠窗的位置，一双粒尘不染的眸子专注地盯着黑板，亮晶晶的，仿佛藏着星星。

顾怡静握着书脊的手紧了紧。

“李景之同学。”她开口。

李景之有些迷茫地抬起头，然后站了起来，看着久久不做言语的顾怡静。

“……老师，请问有什么事吗？”

看起来……很好欺负的样子。

压不住的恶意在顾怡静心底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她慢慢牵起嘴角，有些兴奋地问：“关于这篇文章作者的背景，你了解多少？”

李景之有些傻眼，他低头看了看作者的名字，绞尽脑汁地想了又想，最终还是老实摇头：“对不起，老师，我不知道。”

顾怡静问：“我看了成绩单，你的语文成绩很好，所以才会选你当课代表，你回答不出来，真的很让老师失望。假期在家没有学习吗？”

李景之摇头：“学了，但是没学这个。”

顾怡静就说：“看起来你还学得不够多，老师不喜欢不勤奋的孩子。”

她指了指走廊，语气轻松：“出去站着吧，站十分钟再回来。”

“老师！”纪律委员急了，“校长说不能让同学们在走廊里罚站的！”

顾怡静看向课代表。

是个活泼的女孩子，扎着马尾辫，脑门光洁，和她女儿很像。

对，不能在班级外罚站，否则就是侵害了学生的受教育权……

而且，要爱护学生，做一个好老师……

好老师不会惩罚学生……

她恍惚地看了纪律委员一阵子，看着她脸上的不赞同，心里忽而升起不满。

我是老师，我当然可以这样做。

阻止我的……全都是不尊师重道的坏学生，必须得到处罚。

“我没听过校长这样说，教师守则上也没有……你是不是在骗老师？会骗人的可不是好学生。”

“出去。”她说，“你也和他一起出去。你觉得十分钟很长吗？”

这次是班长出来说话了：“老师，我的守则里有写不能让同学们在上课期间离开教室。”

顾怡静嗤笑一声，指了指他：“你也出去。”

教室里蓦地安静下来，学生们都没动，眼睛盯着顾怡静。

她感觉脑袋的眩晕程度更深了，眼前整整齐齐坐着的学生们身上仿佛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白灰，雾蒙蒙得看不清楚。一股淡淡的腥臭味儿不知从何而来，夹杂着腐败的味道。

观察组其中一个组员急声道：“那个学校真的会有防范措施吗？再不唤醒就来不及了！”

组长沉重地摇摇头，松弛的面皮微微发抖：“听分析组那边的，她既然做出了冒险的决定，我们就得把机会用在刀刃上。”

屏幕里，顾怡静原本还算柔和的五官无端扭曲起来，一双清凌凌的眼睛变得晦暗，如同被墨汁侵染。

由于身形高挑而坐在了后排的班长猛地站起来，推开后门闭着眼就冲了出去。顾怡静心中突生警兆，想都没想就准备出门拦住她，却被前排的几个学生死死抱住了。

她低头看着几个学生，右手伸进口袋，握住了那把锋锐的美工刀。

咔、咔、咔。

就在美工刀即将被掏出来时，约书亚的手牢牢地按住了她的手腕。

很快，班长就带着班主任回到了23班，那些学生也乖乖散开了。

“顾老师，”班主任说，“我听说你和学生产生了冲突。”

“……是。”她凝视着课代表，硬邦邦地做出了回答。

班主任上前几步：“早上校医院医生给我打电话，说你不舒服。”

“是。”顾怡静回答。

“那就再去看看吧。”班主任让开身位，“我找老师帮你代课，你休息一天再说。”

她没有拒绝，潜意识也告诉她不能拒绝。顾怡静又回头看了一眼最初被她罚站的那个学生，沉默地离开了。

下午五点多，顾怡静在校医院睁开了眼。

这里似乎是校医院的二楼，天花板用了横格的米白色图样，角落里似乎有蜘蛛织了许久的网

“你的病情已经很严重了。”医生说，“确定不需要去市医院治疗吗？”

她还是感觉头很疼，眼前的东西似乎都在重影，医生的话语在她耳朵里听来如同一段杂音，嘈杂得让人难受。

“我，”她张开嘴，嗓音微涩，“我能回宿舍休息吗？”

医生叹了口气，点头道：“你的吊针已经打完了，可以回去休息，对你也有好处。”

顾怡静勉强分辨着医生的话，半晌才点了点头，又问：“你早上说混进公寓里那个人……抓起来了吗？”

医生凝视着她：“没有，保安处的人到的时候已经逃走了，他会化妆，可能伪装成我们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在你之前，你隔壁的数学老师已经惨遭毒手。”

顾怡静看了一眼腕表，表盘上的指针正在胡乱地扭动，抽风一样。

然而它并不像其他东西一样存在着重影。

快六点了。

她没再说什么，而是简单休息了一阵就离开校医院，在教学楼中间的绿化区域遇到了约书亚。

“顾老师，你还好吗？”约书亚看起来相当担忧。

顾怡静挤出一个笑来，轻声问：“王同学，课代表他们说的不能在外面罚站……你知道吗？”

约书亚会意：“班干部他们说，不让我们看他们的守则，这是规定。”

顾怡静抬头看了眼四楼，说：“或许你可以多交一点朋友，到时候他们就愿意让你看了。”

“王同学对拾金不昧怎么看？”顾怡静说，“我觉得这是一种很好的品质，如果失主愿意主动付出一部分钱财来嘉奖拾金不昧的人，就更好了了。”

约书亚就笑：“我也觉得很好……好心人一定能长命百岁。”

他们没再说什么，约书亚走到一边去看树上的叶子，顾怡静继续坐在长椅上，掏口袋的时候不小心掏出了一份叠的好好的方块纸。

她的状态确实不好，甚至连东西掉落都没意识到似的。在看到学生渐渐地多了、那股恶意又开始翻涌时，顾怡静看了一眼正走过来的陈韶，站直身子离开了。

第29章 请遵守规则，嘻

公寓和顾怡静上午走时没有什么差别，电梯门依旧光亮如新，倒映出顾怡静憔悴的面容。她手上的腕表也安静下来，恢复到正常的时间，一格格往前转动，悠然得让人发恼。

有不少老师已经回来了，见到她时纷纷点头致意。顾怡静现在没精力分辨他们的肢体是否完整，只双目无神地看向前方，机械地点着头，倒是引来了不少人的担忧。

隔壁707的门关着，顾怡静进门之后没休息，而是虚掩着门，等到外面没人了，才悄悄地出去，尝试着拧了一下707的门把手。

不出意料，门锁着，并不能打开。她又伸手敲了敲门，半天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倒是对面706的门开了，一个陌生老师出来说了一句：“里面没人，李老师辞职了，你找他有事？”

顾怡静快速地扫了她一眼，轻轻点头。

虽然她现在基本能确定自己是被那名假老师污染的，说明这些老师衣服下的身体都有可能不完整，但……

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她不能再违反其他规则了，比如【乐群】。

那位老师神情有些尴尬：“你是新老师吧？李老师平时是有些娇气，容易得罪人，不过没什么坏心思，要是惹你不高兴了，还请你担待些，我替他向你道歉了。”

顾怡静皱起眉。

这描述不像是对男人的……但也不一定，娇气的男人也有。

“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他有没有红糖，顺便问问他衣服，昨天看见感觉质感很好，”顾怡静虚弱地笑笑，“他辞职了啊？”

老师立刻说：“我有，我拿给你——你眼光真不错，她穿着打扮算是咱们初中部最漂亮的，家里也有钱，裙子一衣柜呢，可能就是家里太有钱了，所以辞职回去享受生活了，上午才走的。”

等老师拿红糖出来，顾怡静又问：“咱们这层有多少女老师？”

“一层全是啊，基本住满了，都是热心人，你有事随便敲门。”

顾怡静谢过，转身进了宿舍，脸色就垮了下来。

所以是那个男老师能改变人的认知、让所有人都以为他是原本那名老师，直到他被学校的规则驱逐，还是705的帮带有问题？

从医生的话来看，应该是前者。

它替代了707的李老师，然后诱导顾怡静触发了规则。

她顾不上休息，快速找出一张纸条，隐晦地把这件事写下来，然后就出门将其交给了同样来自华国的教师天选者。

面对着同伴暗含担忧的眼神，顾怡静摇了摇头，简单地暗示了一遍自己的遭遇，就回到了宿舍。

李景之的声音是在大约十点钟的时候响起的，起先还很微弱，不过是孩子的小小抽泣，夹杂着呼痛的嘶嘶声。之后才渐渐地大起来，演变成句句哭嚎。

顾怡静听着那一句“是你带我进来的”，却有些诡异的安慰——这至少证明，她没死在这个晚上。

这样想着，她又觉得自己变得卑劣，在一个孩子的哀嚎中开心于自身的幸存，真够恶心的。

十二点整，绝大多数人都已经进入梦乡的时候，“李景之”已经在外面开始挠门了，一声声哭嚎啼血般，听得所有正常人都心中不忍。

顾怡静看着一格格回跳的腕表，听着门外的哀嚎，本该慌张，心头却爬上一丝丝隐秘的欣喜。

【观察组提示：规则错误！爱生！表可定时。过去除污。师生均有替换！】

顾怡静呼吸一窒，震惊地睁大了眼睛。

对……他们都知道这个世界的规则是有可能被篡改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意识到，仿佛承认这些规则的正确性合理性、以及遵守它们就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而如果从规则可能错误的情况来看，爱护学生的老师听到自己的学生出事，怎么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

观察组的其他几个提示也暗含了应该出门的意思——表可以定时，意思也就是确定她所在的时间；【过去除污】，说明她如果踏入混乱的时间线，会回到过去，污染会被祛除。

这或许是因为在过去，她违反规则的行为还未出现，因果上不成立；也或许【过去】本身就是一个特殊的时期。

而最后一句，应该是说不只是老师，学生里面也有被替换的存在。这个发现她必须想办法传递出去。

快速思考完提示里的信息，顾怡静又狠狠给自己了一下，把自己那股怪异的欣喜扇到一边，壮着胆子打开了705的房门。

门口的李景之正有气无力地抓挠着房门，手下就突然一空。他呆呆地抬起头来，看到顾老师皱着眉头看他，胆怯的情绪重新占了上风。

“老师……我不是故意的，但我真的好害怕……”

顾怡静拎着一袋面包和矿泉水，堵在705门口，微微弯腰。

“你怎么在这里？”她担忧地说，“这里是教师公寓，不能随便进的。”

说着，她把一袋面包拆开，递给李景之：“快吃吧，吃完再说。”

李景之眼睛都是绿的，也顾不上害怕的情绪，匆忙说了一句“谢谢老师”，上手就开始啃。不过半分钟就狼吞虎咽地吃完了。

顾怡静趁这个时间细致地观察着李景之，还有走廊的情况。

虽然她和李景之接触不多，但能看出来他是个腼腆爱干净的男生，衣服打理得非常整洁，此时却皱皱巴巴的，散发着一股难以言喻的汗臭味。最引人瞩目的却是他后背上溅射状的血迹，似乎还没有完全凝固。

而走廊里也不复之前的干净明亮，反而布满了灰尘泥土，一些地方还发了霉。头顶上的灯光昏暗，还一闪一闪的，颇有些恐怖片的氛围。

第30章 辛立的经历

灰尘味、汗臭味、霉味和淡淡的腐臭味与血腥味一股脑涌进了顾怡静的鼻腔。她还站在宿舍内部，一道门框仿佛成为了两个时间的分界线，身后依旧是干净整洁的个人空间。

他不应该在我面前站着。

顾怡静审视着面前的学生，刚刚被压下去的恶意又悄悄爬上来。

这样弱小，这样单纯，这样任人欺压……

把最后一口面包咽下肚的李景之打了个寒战，他警觉地抬起头，看了看四周。

“老师。”

李景之的嗓子有些沙哑，或许是因为长期未曾摄入水分，也或许是因为刚刚尖叫的时间过长，他忍不住干咳了两声。

顾怡静僵了片刻，才又递给他一瓶水，想了想，干脆把一整袋都放到了地上。

李景之接过水瓶，却并不喝，而是抬头看了一眼顾怡静浑浊的目光，瑟缩地开口：“陈韶同学说，让你跟我走。”

顾怡静瞳孔一缩。

“……那你刚刚敲门的时候怎么不说？”她声音硬邦邦的，“还哭了那么久，我还以为你出什么事了。”

李景之眼中显出一丝迷茫之色，他往顾怡静身后看了两眼，恋恋不舍地收回目光后，才说，“我其实刚过来不久……是陈韶同学让我来的，要不然我也不敢。我刚刚敲得那么急，是因为我觉得有人在看我。”

说到这儿，他不安地往两边看了看：“不过现在没有了。”

所以刚刚那么长时间的哀求和哭嚎，的确是规则中所说的幻觉？

规则是正确的，我不应该怀疑它……

这个念头一升起来，就被顾怡静死死地按了回去。

“陈韶同学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顾怡静问。

李景之点了点头。

“他说……”

\*\*\*\*\*\*

早晨，陈韶在起床铃的呼唤下睁开眼。

寝室里与昨日一样的热闹，即使是经历了一天的突发事件，这群初中生依旧生机勃勃，没显露出半点倦意。

辛立是个慢性子，照例留在最后面，陈韶找准这个机会，开口询问：“你也看见薛宇涵报到时睡着的样子了吧？”

辛立正叠着被子，闻言僵直一下，眼睛盯着床头的栏杆，结结巴巴的：“他睡觉确实不老实，歪七扭八的，你别嘲笑他。”

陈韶问：“我昨天去校医院了，你应该也知道那边的规则吧，就不怀疑什么吗？”

辛立猛地涨红了脸，他扭过脑袋来，粗着嗓子说话：“你别乱猜！薛宇涵对你那么好！”

陈韶摇摇头：“我只是想问他有没有去过市医院看病，那边看病很厉害的，我有认识的医生——梁容医生你知道吗？他说不定能治。”

辛立呆了呆，语气立刻弱了下来：“我暑假拉着他去过。”

他沉默了一会儿，回过头去把被子叠好。

陈韶也不急，静静地等待着。

过了几分钟，辛立慢吞吞扶着梯子下来，表情有些恍惚地说：“医生说他没病，让我不要浪费医疗资源。”

“可我知道他真的是生病了。”

陈韶问：“他是什么时候开始生病的？”

“暑假的时候。”辛立回忆道，“当时我们一起出门玩，他趴在人家店里睡着了，我才发现的。”

暑假。

那听起来和学校关系不大。

但是，这个“症状”和校医院的规则又确实是对得上的。

除非……是又牵扯到了【时间】。

辛立问：“那位梁医生真的能治好薛宇涵吗？”

陈韶没有打包票，只是说周末可以试试，随即又问了严子承的事。

“严子承他……不是转学了，是失踪了。”

“他就在这里。”

辛立的目光从窗户探出去，望向天空的远方。

“上学期末的时候，期末考试，我们两个考场离得近，都在五楼。考完试出来，他在楼梯口等我，我走过去的时候看到他消失了。”

“真的是消失，不是滚下楼梯，也不是其他的，就是消失了，就好像有人把他从那里拿走了一样。”

“我以为自己看错了，就下楼等他，等了好久都没有看到人影——没人再看见过他，保安也说应该是回家了。”

“我去他家找他，叔叔说他转学了。我问他转到了哪个城市，说是封丘。但是他家没那么多钱的，叔叔也不会放心他一个人去，而且就算真的是转学，暑假也应该在家的。”

陈韶追问：“所以你觉得他就是在学校里失踪了？”

辛立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我觉得学校有问题，所以……我偷偷去了学校。”

暑假期间去了学校？

陈韶惊诧抬眼。

本来以为只是一个半清醒的人，没想到身上还有这么多线索。

辛立对自己的暑假学校经历并没有多说，只是谈到了自己的朋友。

“我看见严子承就在操场上，一直在跑，太阳那么晒。不只是他，好多转学的同学都在那里。被投诉过的老师、被老师教训过的同学、还有被纪律委员记名字的同学……”

“陈韶，那里全是怪物，学校里是，哪里都是。”

说到这里，有一位室友已经洗漱完回来了，辛立止住话头，弯腰从床底下抽出脸盆，沉默着离开了。

等陈韶再找到机会询问其他事情，他就闭口不言了。

根据辛立的话，达到一定条件的学生会从真实的学校中消失，转移到其他地方去。而根据五楼那个学生表现的激动程度和老师们罹患的时间紊乱综合征来看，大概率是去了其他的时间线，而且很有可能——是回到了【过去】。

如果再大胆一点，还可以这样猜测：薛宇涵现在的【活死人】状态，是否是因为他在未来的某个时间点触发了这条规则，从而回到【过去】；在【过去】中死去的他，在【现在】活着的他，交织起来就变成了如今的【活死人】。

此外，听上去，【假期】是一个带有惩罚意味的时期，也解释了为什么辛立在面对历史老师的训斥时那么惊惶，以及他不愿意有人去投诉老师的原因。

但是陈韶觉得并非如此——至少不仅仅如此。

第31章 阵营分析

从顾怡静给出的规则来看，学校对这些学生绝非全然放弃，只是告诫老师要严加防范；他们也拥有食堂的使用权，只不过餐食并不干净；卫生委员的规则和超市、校医院的存在也给了这些身处危险的学生一丝生机。

而从【岭前书院】的历史来看，【时间】在这座书院上是找不到根据的，【道德】才是当时的书院院长所追求的。

如果九华市综合学校真的建立在【岭前书院】这个怪谈上，那它代表的应当只是【道德】有关的一系列规则；【时间】则更像是外来者。

而且，根据县志，里面真没说什么岭前书院驱逐品行恶劣学生的事情，反而记载了好几件书院先生苦口婆心劝学的事迹。

甭管这事儿是真是假，它既然流传下来了，在怪谈诞生后就会是真实的。

【岭前书院】不是一个会放弃老师学生的怪谈，这是由它的本质决定的。

要陈韶来说，更合理的解释有两个。

第一，【时间】和【道德】是敌对关系。

【岭前书院】会保护那些遵守它规则的人，包括老师和学生；当这些人违反了规则，表现得不够【道德】，保护随之减弱，【时间】趁虚而入。

第二，【道德】和【时间】是合作关系，和污染历史老师使之严苛的怪谈才是敌对关系。

老师和学生在【现在】违反了规则，在无法挽救的情况下，回到【过去】，在因果还未成立的情况下，他们能逃过一劫。

虽然，也只是饮鸩止渴罢了。

而不管是前者还是后者，在【过去】，学校在一定程度上依旧值得信任。

——当然，那些已经被第三方怪谈污染的师生，和其他怪谈，不在其中。

\*\*\*\*\*\*

去食堂吃早饭的活儿陈韶主动接下了，不过早上并没有出什么事，反倒是在食堂门口和顾怡静打了个照面。

看见同伴没事，陈韶心里也稍微轻松了一些。只不过碍于规则，两个人并没有打招呼。

吃完早餐，到了班里，陈韶立刻在黑板上写了自己的姓名和学号，假装没看见那位本家同学吃人一样的表情。

自己的写完还有辛立的，辛立的写完还有班长的，以及张欣彤和罗明丽、另外五个室友，怎么也轮不到毛遂自荐的陈良。

问起来就是没睡好，忘了。

除此之外，上午过得非常轻松，直到第四节体育课到来，都平静得不真实。

距离上课还有三分钟，38班就已经在操场西门集合了。

西门上贴着的金属牌子已经锈迹斑斑，仿佛经历了数年雨雪的洗礼。身穿橙色制服的保安面色平静地拎着新的牌子过来，隔着手套换了上去。

这次，他总算能看清上面刻着的规则了。

【为了保障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和运动安全、维持操场的正常使用，请初中部全体师生遵守以下规则：

1、操场开放时间为早5:00至晚21:30，其余时间禁止任何人在操场内部停留。

2、由于本校学生人数过多，操场仅供教学使用，除清扫任务外，所有学生必须由体育老师带领进入，并在下课前离开。

3、在体育课上，学生必须遵守体育老师的一切指令。

4、禁止进入看台区域。

5、不要被它看到。

6、如果它看到了你，立刻离开操场，前往任何一个空教室。

7、师生之间必须和睦相处，如果发生吵架斗殴事件，立刻阻止他们！如果无法阻止，远离他们，并在课后上报给班主任。

8、你不会在操场上犯困。如果你感到困倦，立刻向体育老师请假，然后离开操场，前往校医院休息。

9、在体育课上，请专注于锻炼，不要与非本班师生交流。

10、不要单独行动。

11、操场为室外建筑，在上课过程中可能有杂音出现，不必理会。】

这是目前为止所有规则中第一个明确提及怪谈本体的。

也是第一个和其他建筑的规则有大量交叉的。

听从教师指令——和课堂的守则相似。

吵架斗殴——违反了最基础的校训。

不与陌生人交流、结伴行动——和食堂的规则重复。

不必理会的杂音——与宿舍的有相同之处。

陈韶看向之前见过吹哨人的看台。

它会是学校最为防范的那个怪谈吗？

此外，规则6也说明了陈韶的第二种猜想更正确，【过去】其实是最终的补救措施。

——它看到你了，只有回到过去，你才能活着。

很快，体育老师就到了，是个年约三十的壮硕青年，体格和爸爸相差无几，理着寸头，站在那里就透露出一股子凶悍气息来，胸口更是隐隐透出数道伤疤。

市务局派来的人？

陈韶刚升起这个念头，就看见体育老师绷着脸吹了声哨子，刺耳的程度和那名吹哨人不相上下。

“集合！”体育老师大喊了一声，锐利的目光迅速扫过全班六十个学生，最后停在陈韶身上。

陈韶微感不妙，但对方并没有做什么，而是随便指了个人高马大的学生当做体育委员，抬脚就往操场走。

体育委员不得不开口询问：“老师，守则你还没有给我。”

体育老师不耐烦地从裤兜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纸，远远地丢给体育委员，任他手忙脚乱地去接、接不到又去捡。

学生们的表情都或多或少不安起来，辛立站在陈韶旁边，嘴唇微微抖动，快速地抓了一把薛宇涵：“等会儿老师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

薛宇涵奇怪地看了他一眼：“当然要这样啊，规则上不是说了要听老师的话？”

辛立的面皮抖动两下，看上去很想给自己的发小来一记狠的。

陈韶在旁边听到他们的对话，警惕程度又往上拉了一层。

“按高低个排队，女生左边两列，男生右边两列！”体育老师厉声道，“还不快点？磨磨蹭蹭干什么呢！”

他的视线鹰一样在学生中间巡视，准确地指上陈韶：“那个瘦巴巴的小个子同学，你来，站第一排。”

第32章 体育课

陈韶立刻答了一声“是”，快速站到第一排的位置，毫不拖沓，距离对方只有不到半米远。

他感觉得到体育老师的视线比之前来说稍微有了些温度，但依旧冰冷锐利，更是在自己瘦削的脖颈和小臂上来回看了好几遍。

联想到体育委员的标准，陈韶不免开始担忧——这位体育老师看上去非常注重学生的体格，又十分严厉，还依照自己喜好做事，没有表现出对学生的爱护。

非常符合被污染的教师特征。

而规则也说了【必须遵守体育老师的一切指令】。

也就是说除非“困倦”，否则对方让做什么都得受着。

果然，上课铃响起的第一时间，体育老师就毫不客气地命令道：“前五排，平板支撑两分钟；中间五排一分半；后面的一分钟。”

两分钟？这是卡着一般情况下的最高限度来的？

陈韶还记得，自己初高中的体育课，平板支撑一开始都是半分钟。

而旁边其他来上课的班级，隐约能听到他们的要求也是半分钟。

陈韶暗暗叹了口气，手上则是麻溜地撑着地面趴了下去。

他是属于发育比较晚的那一批，直到十四五岁才开始猛长，现在正是瘦竹竿的年龄，在人类形态下要坚持两分钟的平板支撑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不过二十秒，他的腰腹就已经开始发酸，半分多的时候还能凭借意志力坚持，时长到达一分钟，还是忍不住塌了下去。

灰蒙蒙的影子罩在陈韶身上，挡住了炎炎烈日，随之而来的却不是阴凉，而是落在陈韶背后的一只脚。

那只脚踩下来的力道并不重，不会让人感到疼痛，但足够让已经腰酸背痛的陈韶坚持不住，直接趴到了操场的跑道上，脸颊紧紧贴在粗糙的塑胶表面。

在三十多度的大晴天，红色的跑道被烤得滚烫，充斥着一股塑胶气味，闻起来让人恶心。虽然每天都有不同的班级来打扫，但露天的操场不可能全然干净，因此陈韶闻到的就不只是塑胶味儿，还有浓浓的灰尘气息。

体育老师抬起脚，冷冷地说：“就这么点就坚持不住了？”

陈韶眼珠子微微一动，瞥见旁边和他一个体格的学生，不管男生女生，全都已经趴了，正捂着肚子一脸苦相。

体育老师又踩了他一脚：“问你话呢！看别人干嘛！你知不知道什么叫做尊敬老师？”

“报告老师！”陈韶的声音听不出喜怒，“我体力弱，坚持不住了。”

体育老师笑了一声：“知道自己体力弱就好。”

随即声音猛地沉了下去：“知道自己体力弱还不赶紧起来继续练！加半分钟！”

全班学生都大气不敢出一下。

陈韶深吸一口气，吸了一鼻腔的灰尘，没忍住打了个喷嚏，就又被踩了一脚。

他想自己这件衣服应该已经不能看了。

“快点起来。”体育老师慢悠悠道，“你一个人耽误全班那么多同学的时间，不觉得愧疚吗？”

陈韶木着脸重新撑起身体，但人类的身体没办法恢复得那样快，即使他再坚持，也没能在时限到达之前完成任务。

“再加半分钟。”

等他终于获得“恩准”站起来，白蓝相间的校服无处没有沾染灰尘，腋下和脊背早已被汗水浸湿了。

陈韶伸手抹了把汗，只感觉浑身上下每一处不酸的，尤其是肚子那块，都不像是自己的了。

环顾四周，刚刚被体育老师赶到一边休息的同学们大多都同情且担忧地看过来，只有罗明丽和陈良那一批人表情是压不下去的幸灾乐祸。

他又看了看体育老师，对方正坐在草坪上，拿着瓶冰水喝得痛快，看向陈韶的眼神充斥着惬意和满足。

“大家都休息好了吧？”体育老师面对着陈韶的目光，右手一撑地就跳了起来，“那就开始跑步，前五排一千米，中间八百，其他六百。”

陈韶闭了闭眼睛，把胸中升腾的怒火硬生生压下去。

反正死不了，就是累点。

看体育老师的情况，虽然他被污染了，但依旧需要遵守一定的规则。毕竟如果想要欺凌一个学生，不管是脚下用大劲儿，还是直接碾脸，都更有侮辱性。

等下了课，再去班主任那里探探情报。

思考间，班长和薛宇涵、辛立已经悄悄凑了过来。

“等会儿我们一起跑吧。”班长董凯明好心道，“我体力还不错，可以带你一会儿。”

薛宇涵说：“还有我！我上学期体育成绩可是全班第一！”

不远处徐欣彤也快步走过来，塞给他半瓶水：“就剩这么点了，将就着喝吧，如果不嫌弃的话。”

陈韶心中微暖，刚接过水瓶，就被体育老师一个大跨步劈手夺下，一甩手扔到了一边。

“磨叽什么呢！没听见我说的话？”

他冷冷看了陈韶一眼：“体力太弱，你跑一千二。”

陈韶也抬头看了他一眼，眼里没什么温度。

回头就杀了你。

不过还是那句话，这种程度的“锻炼”对陈韶来说没有致死效果，顶多当场晕过去，如果跌倒了导致磕着碰着，第一责任人就得倒大霉。因此他也没再多说什么，而是强忍着腹部的酸痛，挪到起跑线周围。

这节体育课同时上课的班级大概有十个，不少班级已经开始了跑步，陈韶能看到好几个明显不是黄种人的学生混迹在人群中。

经过一个正在休息的班级时，其中的体育老师忽然抬高嗓门，笑着跟自己的学生说闲话：“锻炼是很重要，但是过度锻炼是会伤身体的，就算市医院和校医院医术再好，疼也是实打实的，你们要是哪里不舒服，一定要跟老师说。”

陈韶这边的体育老师闻言立刻大喝：“你是几班的老师？就是这么教学生的？溺爱的学生不可能成才！”

那名老师没有做出任何回复，笑着喊学生们去操场角落里爬双杠去了。

【在体育课上，请专注于锻炼，不要与非本班师生交流。】

很好，对方已经被完全污染的证据又多了一个。

第33章 “它”

虽然说大不了晕过去送校医院，但陈韶还是想尽量维持清醒状态，不然下次醒过来的时候或许就是遇到危险、然后直接成为其他天选者和正常师生的危险源了……

方芷柔的悲惨经历他可还记得呢。

何况体育课还没过一半，还有太多情报没有拿到。

所以面对一千二百米的步程，陈韶原本准备以日常慢跑的速度缀在队伍末尾，不管花费多久，能跑完就行。

但是刚开始跑步，那名惹人厌烦的体育老师就和陈韶并列，一看见陈韶速度稍慢，就一巴掌拍到他背上。

力度同样不大，不足以让人感到疼痛，却往前施加一股推力，逼得陈韶要么直接摔倒，要么就顺着体育老师的意思快速奔跑。

陈韶眼角的余光看着他扬起的嘴角，心中更是烦闷。

对方并不是对“体育成绩差”的学生有偏见，而是对“身体素质不够好”的学生有恶意。他就不是奔着体育训练去的，纯粹就是一种踩线的霸凌方式。而从他的熟练程度来看，恐怕这么干了不止一次。

好烦，好恶心，为什么市务局不把他抓起来？总不会是他们没有逮捕这所学校老师的权限吧？

还是直接杀了好了，老师非寒假一般不出校，那就只能让对方先朝自己下手……

或许是太阳太毒，跑了一圈的陈韶微微感到眩晕，眼前的操场和学生们都产生了重影。他仿佛看到不远处的看台上密密麻麻地坐着人，有高有矮有胖有瘦，那个吹哨子的人正在其中，饶有兴致地盯着操场中心的“盛况”。

他不是“它”。

或许是发现了陈韶分神，也或许就是为了找事，脊背上又是一股大力袭来，陈韶这次没顺着力道往前走，而是直接停住了脚步，任由自己摔向地面。

就在他的脸部和膝盖即将和跑道亲密接触时，体育老师迅速伸手拽住了他的衣服，把他生生拔了起来。

“故意的？”老师凑近了他的脸庞，冷笑。

老师的身高不低，为了和陈韶的脸处于同一水平线上，上半身俯了下来。从下垂的T恤领口能看到胸口正中央裂开了一道深深的缝隙，血液流淌的哗哗声取代了怦怦的心跳，几乎震耳欲聋。

“对不起，老师。”陈韶只看了裂口一眼，就移开视线，一板一眼地回答，“我太累了，没反应过来。”

“那看来还是缺乏锻炼，再加三百米。”老师咧开嘴笑了。

陈韶沉默着重新抬起脚，目光直视前方，又一次扫视看台。

这一次看台上的人近半都看向了这里，脸上的表情没有任何区别，都带着浓重的恶意和戏谑。

他们喜欢看老师欺负学生？还是说……喜欢看学生反抗？

如果是前者，那之前他一次又一次被踩在地上的时候，就已经全看过来了。

因为身体上的劳累和炎热以及被侮辱的实质而升温的大脑总算稍微冷静下来。他又把操场的规则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将注意力集中在打架斗殴那一条上。

如果被欺负的不是他，而是其他正常的学生，会发生什么？

如果这个学生未曾被学校驯化，没有“老师做什么学生都要担待着”的潜意识，那对于血气方刚的少年人来说，打架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而试图殴打老师，本身就违反了校训【尊师乐群】这一条。

正在此时，其他班级陆续有学生从他身边飞快地跑过去，那名好心提醒他的老师（大概率同为天选者）正在终点兴奋地加油鼓劲。

陈韶看着这一幕，在第七个学生跑到身侧时忍不住伸出了手——

看台上的“人”们齐刷刷地看了过来，他的手僵在半空中，没有拉住那个学生让他狠狠地摔一跤，反倒是自己因为僵硬的身体而狠狠地摔在了地面上，粗糙的颗粒瞬间蹭掉了膝盖上的一层皮。

火辣辣地疼。

这种程度的疼痛还不足以让陈韶失去理智，反而让他的大脑更清醒了一些。

刚刚不是他会做的事情！

陈韶顾不得手臂和膝盖上的疼痛，立刻抬头扫视看台。

此时看台上已经有五分之四的人看了过来，目光几乎凝成实质，暗含期待。

吹哨人不是“它”。

看台上的每个人都不是“它”。

“它”是看台上的每一个人。

当所有人都看到陈韶时，“它”也就真正地看到了。

还好……他没有真的拽倒那名学生。

“起来！继续跑！”体育老师一把拽住陈韶的后边衣领，把他拽起来，又用力往前推了他一下，推得陈韶一个踉跄。

陈韶没有反抗，只是往前跑了几步，然后转过头来，静静地把手臂举起来给他看：“老师，我受伤了，继续流汗会很难痊愈的，可以去校医院涂药吗？”

体育老师脸上暗含的那种幸灾乐祸的神情消失了。

“有这么娇气吗？”

他硬邦邦地呵斥。

“所以我能去校医院吗？”

陈韶依旧看着他，眼睛里还是看不出什么情绪。

僵持了数秒，体育老师咬了咬牙，回头喊人：“来个人送他去医院！”

正巧跑到附近的薛宇涵闻言立刻凑过来大呼小叫：“陈韶你受伤了？”

陈韶没再说话，一声不吭地任由薛宇涵火急火燎地拉着他往操场外面走。等出了操场门，他才冷不丁问道：

“薛宇涵。”

“嗯？”

“咱们学校有学生袭击老师和其他学生的先例吗？”

薛宇涵的脚步慢了下来。

“有。”他说，“有不少呢，我上五年级的时候的同桌就咬过老师，还给老师的水杯里放了土，然后他就转学了。”

“全都转学了吗？”陈韶问。

薛宇涵犹豫一下，摇了摇头。

“大多数都转了，有的比较严重的反而没转，有一个学生之前拿刀捅了翟老师一下，之后跪在翟老师办公室门口道歉，翟老师也原谅了。”

第34章 阵营划分

陈韶默然。

他不觉得那是翟老师真的慈悲为怀到学生捅人都能原谅，要么是形势所迫，要么是被学校的校训污染了。

“那老师呢？老师有没有出过严重事故的？”

薛宇涵连忙四周看了看，确定在上课时间没人到处溜达、更没人听得见他说话，才低声道：

“怎么可能没有，之前有个思想老师让学生课后找他，那个同学从办公室出来就直接跳楼了……校长过来询问情况，市务局那边也来查，可同一个办公室的老师都说就是普通的聊天，所以到最后也没能把人辞退掉。”

又是思想课老师。

陈韶想到徐家文上完思想课那个状态，不由皱了皱眉。

“那咱们体育老师呢？你认识吗？他那么严厉，没被人投诉过？”陈韶又问。

薛宇涵挠挠头：“以前我没被他教过，还真不太清楚。不过好像确实有人去教务处投诉过几个体育老师……”

他偷偷瞥了陈韶的表情一眼。

“但是学校说体育老师太少了，没有候补的，所以不能辞退，就扣了点工资。”

陈韶挑挑眉。

那位马老师只是因为不善言辞和表情不够温和，就“辞职”了；体育老师这种程度还不够？

还是“几个”？

现在来看，情况已经很清楚了——

除了【道德】和【时间】外，第三方的怪谈、或者说【道德】的真正敌人就是【它】。

【道德】会引导老师和学生整体向善，即使这种“善”是极端化的，也是非常表面化的，单纯的规则约束并不能深入人的心灵——这种污染被食堂的午餐给消除了。

【它】则恰恰相反。

陈韶并不是一个非常容易暴躁的人，在一般情况下也不会直接冒出来“杀了你”这种极端想法——从他日常的行事风格来看，既然体育老师是特殊的，又无法对他造成实质上的损害，完全可以再观察。

他会对人产生杀意，但他不会那么莽撞。

没有必要冒着被学校惩罚和暴露怪谈身份的风险，非要现在搞死对方。

——要知道，学校里“正当防卫”的规则和九华市的一样，只是他的猜想而已。猜对了还好，猜错了这次任务有可能直接报销。

而且按照县志，【岭前书院】对犯错的学生可是有可能直接强行改变思维的。

至于说是陈韶隐藏的怪谈一面导致他那样愤怒，也说不通。

陈韶在被博然医院研究员袭击、被【提灯女】严重污染而被迫转为怪谈形态时，可没办法保持一个正常成年人的思维。

那时候的【陈韶】更符合【家中幼子】的设定，说话做事更情绪化，也更出自本能。

所以真正的答案是，那些恶意从他对体育老师的不满开始生长，而后得到了来自【它】的污染的灌溉，最终形成了无法抑制的杀意。

【它】乐于看到老师和学生对彼此、对他人充满恶意，乐于看到人与人之间相互攻击，乐于看到他们朝着和【岭前书院】背离的方向前进。

而这种对人思想情绪的改变，比其他形式的污染更难察觉，也更值得防范。

陈韶询问薛宇涵那些问题也是在印证这个猜想。

在【岭前书院】的大环境下，人人都在往【校训】期待的方向转化。除了罗明丽那几个以外，班长、徐欣彤、辛立、薛宇涵和之前见过的几个同学，勇气和善良都是不缺的。

什么人能抵抗住校训的污染、野蛮生长到连故意伤人杀人都不被校规惩罚的地步？

又为什么一部分老师行为那么过分，还依旧能安安稳稳待在教学岗位上？

答案就是必定还有另一个污染源，在“保护”这些人。

【岭前书院】向善，【它】向恶。

操场的那条规则【遵守体育老师的一切命令】，其实是在暗示学生【无论体育老师做什么，不要试图攻击老师】。

至于为什么不写得明确一些，也很简单——【它】就在操场里面。

在对方大本营门口贴对方的核心规则，且不说张贴的人会不会被注意到，规则的内容也百分百会被篡改。

有些事情啊，从来不能明说。

在哪里都一样。

从操场西门到校医院距离并不长，眼见校医院就在前头了，薛宇涵的脚步又慢了一些。

陈韶瞥了他一眼，忍住没问他在磨叽什么。刚把“他是不是故意不让我治病”的离谱念头敲碎，薛宇涵就偷偷摸摸做贼似的，凑到他耳朵旁边小声嘀咕：

“你不是想打老师吧？”

陈韶又看他一眼，没回答。

薛宇涵脸上纠结了一小会儿：“张老师确实挺过分的，也不怪你想打他……但是校规不让打人，我回头帮你投诉他，你可别自己去了。”

他上下扫了陈韶一眼，更小声了：“而且你也打不过。”

陈韶略感无语，他摇了摇头：“放心。”

陈韶只是蹭破了点皮，就进门左拐进了“常科”。里面只有一个医生，年纪不大，约莫二十出头，见状给他简单清理了伤口，又抹了碘酒，吩咐他平时注意别沾水、明天就好了。

出了常科，陈韶把薛宇涵留在门口，自己进了精神科。

那名姓黄的女医生和卫真都在里面值班。除了他们之外，有两个橙色制服的保安同样在里面，正低声和医生们说着什么，还没拉上的腰包里整齐排列着白色、蓝色和黑色的三个药瓶。

看见有人进来，保安们警惕地拉上腰包拉链，回头一看陈韶的脸，眼中都闪过惊讶和担忧。

陈韶直觉那些担忧并非朝向自己的。

看来市务局确实把自己的资料通报给学校的保安了。

保安们并没有做什么更多的反应，他们只是快速地扫了一遍陈韶周身，互相对了一下视线，快速地离开了精神科诊室。

走出校医院，他们的脚步才慢下来。

第35章 药物治疗

其中一个更年轻的忍不住朝精神科看了一眼。

“他怎么也被【堕落者】盯上了？要是【孤独之人】知道，说不定又要不安生。”

更年长些的皱眉：“平时说代号也就算了，之后汇报的时候还是得用编号，别总忘——被那边盯上至少比被学校直接改造了强，人家能自己活下来，肯定比你强，要你担心？”

年轻的连连告饶：“我这不是担心吗？说起来，既然他是知情人，我们能不能让他帮忙监视一下学校情况？也好更及时发现问题。”

让怪谈监视怪谈？

年长者知道得更多一点，不由停下脚步思索。

不行。

倒不是因为749-1的怪谈身份，从资料上来看对方是友好的，人类形态下甚至可能不知道自己是怪谈。

关键在于749对749-1的态度，一旦出事，真不保证市务局会不会又被报复一次。

陈韶不知道自己因为哥哥的保护反而错失情报源，他正乖乖巧巧地站在房间中央，任由黄医生绕圈看他。

“体育课？”黄医生回到座位上，示意他坐下来，“你身上什么情况，在地上打滚了？被人欺负了？”

“老师说我身体太弱，让我多锻炼锻炼。”陈韶嘴上轻描淡写的，头却垂了下去，显出几分委屈，“我平板支撑没做好，他踩了我几脚……可能是为了提醒我吧。”

黄医生皱了皱眉，笔下不停：“几班的？叫什么？学号多少？你们体育老师是谁？”

陈韶一一作答。

黄医生又问：“想和他吵？还是想打架？又或者想往他水杯里撒土？”

虽然场面有些严肃，陈韶还是禁不住想笑。

业务挺熟练的。

不过她没说想杀人和想绊倒路过的无辜同学是什么情况。

是一般不会这么严重吗？

陈韶心里权衡了一下，决定说一半留一半。

“我想把他打进医院……”他犹犹豫豫的，脑袋垂得更低了，眼睛却悄悄上抬，一副怕人骂他残忍的样子，“他一直说我特别瘦弱，跑步都跑不好，我看见旁边其他同学跑得那么快，还希望他能摔倒……”

“老师，我是不是太坏了？”

黄医生的笔停住了。

她蹙起眉，把笔转了个一百八十度，笔帽在办公桌上敲了敲。

“你又没真的这么干。”不然哪儿来的上医院治病的机会。

“再说你们老师确实说的过分了，哪儿有那么说学生的？今天天儿也热，你们训练量又那么大，又累又热又被训，头脑发热多正常——我给你开点解暑药就行。”

所以对见多识广的黄医生来说，这种“症状”也不多见？

而且他可不是想打架，是想杀人，差点就动手了。

陈韶敛了敛神色，琢磨了片刻，觉得这应该是因人而异。

纯真善良的初中生们被欺负了也是想着打架，只有肮脏的天选者们才会直接跳到解决问题根源。

没毛病。

那边黄医生又问：“所以你们打了吗？我算算这药该怎么吃。”

虽然她这样问了，但看神色显然也只是例行公事，并不觉得陈韶真能和体育老师打个平分秋色。

陈韶摇摇头：“没有，我伸手了来着，但是感觉这样做不对，所以没继续。”

“那就还好。”黄医生下了定论，一副驾轻就熟的样子，转身从药柜里拿了个小白瓶出来，细致地倒出十二颗。

“两天的量，一天三次，每次两粒，记得饭后。”

陈韶看了看小白瓶放着的位置，心里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

既然这种药物能祛除【它】——暂且叫它【恶念】好了，便于区分——的污染，那下一次是不是可以再故意受一次伤、假装自己被污染了，多拿一点？

毕竟看黄医生的样子，她开药并不能和梁容医生一样直接看污染程度，只能通过询问症状的方式来进行。

也就是说，很难露馅。

开完药，陈韶谢过黄医生，又回头看了一眼探头往里看的薛宇涵，悄声问：

“医生，我室友最近睡觉一直死沉死沉的，你能不能帮忙看看是不是不舒服啊？”

黄医生当然也看见薛宇涵了，她面色未改：“没生病，应该就是刚开学还没适应。睡眠好点也不是坏事。”

那就是拒绝看诊了。

也就是说，薛宇涵对校医院来说的的确确是个“死人”了。而黄医生，她知道薛宇涵在【过去】已死的事实。

对这个结果陈韶早有预料，并不感觉惊讶，只是有些伤感。

薛宇涵又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触碰什么要命的规则，从而进入【过去】呢？

陈韶再次谢过，转身离开。

角落里一直沉默着的卫真跟了出来。

“卫医生？”

卫真微微抿唇，没头没尾地来了一句：“我上班期间都在校医院，如果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来找我。”

说完这一句，他朝陈韶点了点头，沿着走廊往楼上去了。

薛宇涵在旁边戳了戳陈韶：“你认识？”

上次遇到卫真时，陈韶就在记忆里仔细搜索过，没找到这个人的半分影子。

他摇了摇头，低头看了看自己竹竿似的小腿。

可能这就是对孱弱人类幼崽的怜惜本能吧。

又或者是市务局的人怕他出了事老哥发疯？

都能说得通，陈韶也不太在意，除非对方来自那个神秘的博然医院，否则他都能接受也都能抵挡。

只不过……对方说有事找他，到底是真有这份底气，还是说只是想尽一份心呢？

从校医院出来，也不过是十一点十几分，距离上午放学还有将近半节课。

接近正午，太阳正毒，如果不是现实里就“享受”过这种热度，陈韶都怀疑这也是某个招人烦的怪谈作祟了。

两个人顺着林荫往回走，陈韶就问：“你上课的时候去过食堂吗？回过宿舍和教室吗？”

回答果然是没有、没有和没有。

食堂和宿舍在报到当天都算是在“非休息时间”去过，陈韶略微思考，马上决定趁着所有人都不在的时机，回教室看看。

临走时陈韶看了一眼操场。

那十个班，包括38班在内，还在各做各的训练。他们班的体育老师丢了陈韶这个玩具，又拉着另一个同样矮小瘦弱的学生在训，训得对方眼泪都出来了，嘴角就带起了笑。

只不过或许是因为那个学生在这里已经学习生活了很久，又或许是因为他本身性格就偏向于懦弱，看台上的“人”没有一个看向他，反倒是看着体育场外的陈韶的还有将近一半。

“它”的一半依旧注视着陈韶，期待着……

第36章 课桌里的人

陈韶带着薛宇涵一起回了教室。

尽量和薛宇涵一起行动，是陈韶刚刚做下的决定。

这是在救他，也是在帮陈韶自己。

祖母悖论是一个常见的关于时间穿越的疑问，如果一个人回到过去杀死他的祖母，他本人还是否会存在？

放在这里，也就是说，如果陈韶避免了薛宇涵被带入【过去】，那他是否能够避开死局？

还是说，假如他们知道了某个人在【过去】死亡，那么这个人之后的一切经历都无法阻止，只能形成一个时间的闭环？

又或者，这个死亡的终局，其实也是他们做出的一系列措施而亲手促成的？

陈韶希望是前者。

教室里一如陈韶想象的空荡，只有灰尘在阳光下悠闲地舒展着身体。同学们的课桌上还非常彰显个人特色地摆着书本文具和没吃完的零食等物，窗台上孤零零地站着一盆多肉，蔫巴巴的。

之前有其他人在的时候陈韶不好去检查讲台，就趁着这个时间点走上去，假装在清扫黑板下方积累的粉笔灰，一边斜着课桌内部。

课桌的储物部分和现实没什么区别，长不到一米五、宽不过半米，厚度也只有大约一巴掌高，里面只有空气。

看起来没什么奇异之处。

陈韶站直了身体，将黑板下面零散的粉笔头放入讲台的粉笔盒内，左手习惯性撑住了课桌边缘。

就在这时，一丝丝浅淡的腐臭味钻入他的鼻腔。

陈韶维持着这个姿势，缓缓低头。

抽屉里凌乱地探出来一双手脚，那上面遍布瘀痕，有圆形的，有长长的，最明显的是手背上那一点香烟的烫痕，在苍白的皮肤上黑得扎眼。

在陈韶目光的注视下，那双手脚狠狠地瑟缩了一下，抽搐着想要缩回抽屉内，但这徒劳的行动只是让它的脑袋不慎掉落。

抽屉并不薄，但也不足以容纳一个初中生的脑袋，于是那颗可怜的、同样布满伤痕的脑袋已经完全被挤压变形，五官挤做一堆，额头和鼻子都被硬生生地磨平。

然而即便顶着这副能一口气吓晕十个成年人的外表，对方也没有显出什么怪谈的气质，而是肉眼可见地表现出慌张和惊恐，并且锲而不舍地往那个小小的、完全不足以容纳人类的抽屉里钻。

看起来……被欺负了的话，对方应该连哭喊都不敢，会自己乖乖捂住嘴抽泣的吧？

陈韶忍不住微笑。

抽屉里的“人”似乎感受到了什么，瑟缩得更厉害了。

陈韶蹲下来，视线一寸一寸地摸过对方的身体。

里面的男生身高应该超过了一米六，双腿被折断着勉强塞了进去，折断处的裤子洇出一大片黑色的血渍。胯骨那里卡得最厉害，犹如长进了课桌的木头里。

除了手背以外，它身上裸露出来的皮肤到处都有凌虐的痕迹，不像是出现在学校里，而像是从什么黑恶势力的审讯室里拖出来的遗骸。

足够让人看出，他在生前和死后受到了多么残忍的对待。

陈韶的神经突突地跳着，催促着他赶紧把对方拉出来，看看那个胯骨是否真的和课桌长在了一起、长久的死亡又是否让它的声带出现了什么问题。

是单纯的沙哑？还是失去了声音？只剩余一只的眼睛流泪时是否会带出鲜红的血液？

陈韶蹲在课桌后面，凝视着抽屉里的“人”。半晌，他垂下眼，活动了活动有些发麻的腿脚，扶着课桌慢慢站了起来。

“真可怜。”陈韶突然说了一句，声音很小，连不远处的薛宇涵都没听清。

那些繁杂的、残忍的思绪却停滞了；与之相反的，一股怜悯的情感油然而生。

陈韶却没再看那具扭曲的尸体，而是平静地站起来，然后揉了揉额角。

他丝毫不怀疑，无论是自己被恶念驱使着去拽出尸体，还是被怜悯的情绪感染而试图“拯救”，只要自己真的伸出手去，那个明显把讲台抽屉当做避风港的“人”就会立刻对他发起攻击。

而那些不属于自己的或善或恶的情绪，都会迅速地污染他的认知，将他以最快速度同化为这个怪谈的一员。

——但凡他真的是个人。

不过，比起这种很容易猜到的信息，这具尸体的身份更值得探究。

它是独立于三个大怪谈之外的外来怪谈，还是说，曾经是这所学校的学生？

如果是后者，那【岭前书院】在【过去】对学生的保护力度、约束强度就小得有些超乎想象了……

距离放学还有几分钟，陈韶看了一眼投影仪的控制台，还是没有冒着风险开启。

他随即绕着教室走了一圈，美其名曰检查卫生，实则顺便瞅了瞅课桌里是否存在什么特殊的物品。

不过，从表面上来看，38班的学生们还是都挺乖的，个个书桌里都摆的整整齐齐。

回到座位上，陈韶略微回忆了一下讲桌里的尸体的五官特征，问薛宇涵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他本来没抱什么期望，但薛宇涵歪着脑袋想了半天，还真想起来一个人。

“我小学来报到的时候，有一次和辛立他们一起跑到初中部门口，看见一群学长学姐在一起说说笑笑的。”薛宇涵说，“我不知道我见过的是不是你说的人，不过他笑起来很好看，大家都很喜欢他的样子。”

“严子跟我说，他在光荣榜上见过他——以前咱们学校有光荣榜，谁的成绩好、做了好人好事都会上去——是初中一个年纪的第一名，还被专门表扬过。”

陈韶微微垂眸。

“那时候有班级之星吗？”他突然问了个风马牛不相及的问题。

薛宇涵愣了愣，犹豫道：“我们小学是没有的，初中就不知道了……”

那他是否可以这样猜测：

表现越好、名头越大、越受人瞩目，就越有可能被【恶念】盯上。

想把清白无暇的人拉入泥潭、让站在山顶的人坠入深海、将身处天堂的人踹到地狱……

本就是人的恶念之一啊。

如果他们要竞选班级之星，除了来自学生们的针对外，【岭前书院】和【恶念】的污染，或许就会汹涌而来。

第37章 核心规则

做出这个猜想之后，陈韶第一反应就是要想办法到校医院多偷——不，多拿一点药出来。

不只是白瓶的，保安腰包里三种药最好都得有。如果没猜错的话，这三种药物分别对应了【岭前书院】【恶念】和【时间】三个怪谈。

那当然是越多越好。

而从讲台里的“人”的遭遇来看，【过去】比他想象的或许更危险，并且不知道是否真的存在“班级之星”这样一个奖项，那么在任务结束前最好还是避免进入过去……

再然后就是想办法从教师天选者那里获得以前参与班级之星竞选的学生的情况了。虽然时间才过去两天，但陈韶相信以他们的能力一定已经获得了足够的情报。

这么说来他还得感谢体育老师，谢谢他送来的情报。

陈韶忽然笑了起来，惹得旁边的薛宇涵奇怪地瞅了他一眼，本能地摸了摸胳膊。

周围的班级逐渐嘈杂起来，即使在怪谈世界，下课时光也总是会让孩子们感到愉悦。

隔壁的徐家文在外面敲了敲窗玻璃，隔着窗户询问：“陈韶，我刚刚看见你回班了，是不舒服吗？”

他的目光在陈韶涂了碘酒、显得略狰狞的伤口上停顿片刻，连说出口的话都不由顿了顿。

“……我上节课间看见你们去操场那边了。”

陈韶走出教室和他对话。

“可能是因为想干坏事，老天也看不惯吧。”他摸了摸额头，“和体育老师一起跑步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去校医院清理了伤口，又去黄医生那里领了点药。”

徐家文立刻就明白了。

“想干坏事”是某个规则的触发点，所以必须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和想法，一有问题就想办法消除。

体育老师有问题，可能会对学生造成伤害，这时候可以离开操场去校医院治疗。

单纯受伤不用吃药，特别提出来说明这个“药”和市医院一样，能够祛除污染。

“说起来，”陈韶说，“咱们两个班的体育老师应该是同一个吧？虽然他比较严厉，但是你看上去身体挺强健的，应该不会被重点盯梢。”

徐家文点头，权当谢过，又提起自己过来的主要目的：“我想去我们生物老师那里问问题，但是我一个人不好意思去……能不能请你陪我一起啊？”

他的语气很自然，陈韶也就知道这位生物老师就是天选者了。

他正需要获得更多来自教师的情报，但也不免有私心——

顾怡静昨天的状况一看就是撞见了特殊情况，虽然早上见过面、确定还活着，陈韶还是希望能近距离接触一下。

况且，遇到过危险的天选者，他们得到的情报大概率比安全的天选者更多、也更重要。

“我想先去看看昨天的同学有没有找到失主。”陈韶说，“抱歉。”

而且，两个人的情报总不会比一个人少。即使他不去，徐家文也会过来告诉他的。

23班就在38班正下方，陈韶下了一层楼，就看见约书亚杵着脑袋坐在窗边，像是等了他一段时间，一见面就说正打算去找失主——也就是顾怡静。

虽然已经是放学时间，但是或许由于教师也要遵守中午十二点去吃饭的规则，办公室里依旧热热闹闹的。

顾怡静在文科办公室的工位靠近门口，远远的就能看见她苍白的脸色和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似乎并没有受太大的影响。

看见他们准备进来，直接用了“不小心碰掉”的老法子，一张草稿纸飘然落下，自己却站起来，拦住了陈韶上前的脚步。

时间回到昨日午夜。

“陈韶同学有让你给我带什么话吗？”顾怡静问。

李景之点了点头，一字一句地背诵出来：

“他说，【现在是危险的，过去是安全的；现在是安全的，过去是危险的。】

“【人是理想的，人是堕落的，人是理想与堕落交织而成的，人更是属于自己的。】

“【星星不是星星，星星是枷锁，是牢笼，是万众瞩目的舞台，是香甜的毒药，也是通往自由的钥匙。】

“【进步者不可停滞，勤奋者呕心沥血，文明者死于刻板，友爱者遭受践踏，责任者奉献生命，诚信者永无谎言。】”

信息量太大了。

顾怡静深吸一口气：“还有别的吗？”

李景之想了想，又补充一句：“他问你还记不记得他跟你说哥哥的小话被逮住的事情。”

这是在说第二局、陈韶故意透露家庭规则来刺探自身处境的那一次。

顾怡静微微放松，大致能确定对方并没有说假话。

但是想到那些规则的内容，她不免嘴角抽了抽，感觉既快乐又痛苦。

第一句很简单，指向顾怡静现在的处境，她目前经受了严重的污染，或许需要到达【过去】来进行干扰。而她站在门口这一会儿，感觉确实也比之前好得多了。

第二句的【堕落】指的就是顾怡静想要攻击虐待学生的异常思维，理想指的应该就是校训。这两者同时影响学校里的人，但所有人都应该记得自己本质上是什么样的。

第三句指的肯定是班级之星，它会限制竞选者、吸引怪谈的注意、本身也有污染性，并且，和老师们的任务【帮助特殊学生逃离】有直接关系。

至于第四句……

没一个简单的，对普通学生来说诚信之星最简单，但对于天选者……恐怕宁可选择前面几个。

他们的秘密绝不能说出口。

想完这些，看着李景之又嚼完一个面包，她开口：“陈韶同学现在在哪儿？他为什么不自己来？你们是什么时候遇见的？你又是什么时候进来的？为什么说是我带你的？”

李景之被这一连串问题砸得显然有点懵，脑筋转了一阵子，才慢慢回答道：

“他说要去找吃的，就不过来了，至于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我是初二刚开学的那个星期进来的，嗯……是周五。我准备回家的时候有东西落在班里了，回去拿的时候不知道怎么就和老师你一起过来了。”

“是老师你自己说，都怪你的……”说到这里，他还有些不好意思，“对不起，老师，我不应该怪你的，我知道不是你的错。”

顾怡静捏了捏鼻梁。

这时间线乱的，绝了。

第38章 来自未来的提示

据李景之所说，【过去】并不是一个和平的时间段，与正常的开学期间相比，这里的一切都更像是一场噩梦。

“我刚来的时候很害怕，幸好老师你一直带着我。后来咱们两个失散了，我就遇上了陈韶同学。”

在谈到这些的时候，他脸上那种未经人事的天真才消退些许，清澈的眼眸也蒙上一层阴翳，仿佛一瞬间就成长起来。

“同学们都很吓人，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大家本来都应该不在乎那些成绩排名的，但是现在……”

李景之想说些什么，又悄然咽了回去。

“对不起老师，我差点忘了，陈同学不让我说别的，尤其不能说这边的事情，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我觉得你们都比我聪明，所以还是要听你们的。”

他说着，突然想起什么似的，慌忙抬起左手。

顾怡静这才注意到他手上同样戴着一只黑色的腕表，表盘指针正不断地颤抖，剧烈得让人怀疑它随时都会绷断。

但是她刚刚观察的时候居然什么都没有看到。

“他还让我给你带一句话，说一定要最后告诉你，让你一定要记好。”

顾怡静立刻凝神倾听。

“‘很多事情还没搞清楚，我暂时不想改变，所以这些规则不要告诉我。’”李景之绷着脸，看起来是在努力复刻陈韶当时的语气和表情了。

顾怡静蹙起眉，但没对这个要求多问什么——问了也没用，对方只是个传话的，连状况都搞不清。她只是问：“你的腕表，可以说吗？”

李景之思索了一小会儿，点了点头。

“腕表是学校发的，可以直接找老师领。陈韶同学说……”

“上了初中，就要学会如何合理控制时间了。”顾怡静和陈韶、约书亚站在办公室外面闲聊，暗示性地摸了摸腕表，假装传授着自己的学习经验，“比如说我周五的时候要找某一位同学的家长，就要提前几天做好功课、把时间让出来。”

黑色腕表比他们想象得更加重要，至少在【过去】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具。学校能主动给卷入的学生发放，也说明人类对【过去】并非全然无力。

倒算得上一个好消息。

坏消息则是，顾怡静和陈韶看样子是必然会卷入【过去】了。

不过对陈韶来说，未来的自己透露的信息更为关键。

比起【岭前书院】和【恶念】，有关时间的怪谈显然更加神秘莫测，陈韶只知道它的污染具有间接传播的属性，以及【过去】的危险性。

而从未来的自己不愿意向现在的自己透露信息来看，

“暂时不想改变”的潜在含义当然是“可以改变”，说明这个怪谈并没有什么俄狄浦斯情结。无论是过去决定未来、还是未来决定过去，都可以由其中的人相对自由地选择。

这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至少代表着他们不会被所谓的命运裹挟，是输是赢还要凭借自己的努力。

当然，在【过去】与现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交融的情况下，时间闭环的情况也必定会出现。

就如同未来的自己，想必也经历了自己现在的情况，才会说出“不想改变”。这就意味着，“自己”对未来会经历的事情整体没什么不满，或者说不满的全都无法阻止。

不过……

陈韶不由得升起一丝好奇。

如果他现在强硬地要求顾怡静将那些规则交出来，或者未来的自己不让李景之去传递消息，这个闭环是否会被打破？

毕竟这样的话，那些规则就缺失了“因”——现在的他从【过去】的他那里得到，【过去】的他从现在的他这里继承，完全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了。

还是说，这样做的话，又会发生一起俄狄浦斯式的悲剧？

想到这里，陈韶暗自摇头。

还是不要冒险为好。

如果顾怡静得到信息真的是从“陈韶”那里传出来的，那他选择相信未来的自己。

顾怡静并不知道陈韶心里冒出了这种危险的想法，她昨天状态不好，只记得要把教师守则传给陈韶，却忘了其他东西，这时候正在闲聊着传递暗号。

等所有能公开说明的信息都传递完毕，也已经接近十二点了，又到了午餐的时候。他们师生三个也正好一起去食堂。

“二楼和一楼也没什么差别。”顾怡静说，“学校里老师不少，大概有两三百个，十层的公寓基本都住满了，所以二楼也不算空。”

与其说不空，不如说是爆满。学校的食堂就是这样，不可能做到一人一专座、24小时等候的。

值得一提的是——

“二楼倒没有什么套餐。”顾怡静摊了摊手，“想吃什么打什么，按重量计费，吃多吃少都行，也不贵，还挺好吃的。”

这和食堂守则上的规则3是完全冲突的。

好吃的背后代表着他们并不能通过食用“米饭套餐”来缓解【岭前书院】和【恶念】的污染，也代表着学校对他们的保护等级其实并不比学生高。

也许对这个世界的人类来说，老师也不过是消耗品而已。

刚刚知道这个消息时顾怡静是这样想的，但是得到的情报多了之后，她反而觉得这或许是另一种保护。

老师接触到的【恶念】污染力度明显比学生大，途径也更多更广，选择接受【岭前书院】的污染，对整个学校来说，总比成为【恶念】的傀儡强。

而且……

她想到那些明显不对劲的老师，尤其是陈韶似乎不经意提起的他的体育老师。

二楼的餐饮或许也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吧。

如果规则3曾经是正确的，那只能说明【恶念】对【岭前书院】的渗透增强了。

第39章 心灵的拷问

到了食堂门口，顾静怡停了下来，准备随便拉个饭搭子。陈韶则是和约书亚一起走进了食堂一楼。

站在楼梯边上的依旧是昨天那位监督员，西装板正，面容严肃，看起来相当不近人情。

那个打翻了餐盘的女生和同伴正坐在监督员旁边的长桌边上，面容虽还有些憔悴，但至少没像昨天丢了魂儿那样严重。只是她吃一口看一眼监督员，仿佛从他身上汲取到了无穷的勇气。

看来是没机会问问她当时到底看到了什么了。

也不知道他们班里的天选者有没有套出情报来。

在监督员感觉到他的目光前，陈韶收回视线，迅速扫过所有窗口上方的菜单。

随便选了个套餐窗口，两个天选者默契地走向监督员旁边，并毫不意外地看见那里已经围了一圈天选者，个个都竖起了耳朵。

遗憾的是，或许是昨天吓得太狠，一整个午餐时间，那个女生都没怎么说话，反倒是她的同伴一直在小声嘀咕，话里话外全是小女儿的情思。

现在的小孩子这么早熟了吗？

陈韶原本只是吐槽着，慢慢地，心思就变了。

要是所有人都知道有个未成年的女孩子，喜欢上了校内的教职工，会发生什么呢？

是这个女生被指着鼻子骂不要脸，还是教职工被开除？

他猛地甩甩脑袋，试图把脑袋里进的水晃荡进去，但那种恶毒的想法依旧蛛网般爬了上来。

事实是——陈韶在心里反驳——监督员救人一命，尽忠职守，真的被喜欢上是他优秀人品好；女孩子喜欢上优秀的人是正常现象，只不过考虑到年纪，需要良好的引导。

可看见他们倒霉，真的很有意思不是吗？

看昨天的样子，她胆子一定很小，经不起什么风浪，谣言一起来就会瑟瑟发抖吧。

而监督员，他那样一身正气的样子，如果被泼上一层脏水，不知道会不会绝望呢？

筷子在餐盘上重重地一钉，由于接触面并非平面而往旁边略微滑动，刺啦的摩擦声也就随之响起。

约书亚默默按住了自己的餐盘，凝视着刚刚表情就开始不对劲的陈韶。

陈韶急促地呼吸几口，随即快速地将饭菜全部吃完，然后立刻掏出黄医生开的药片，也不用水送服，而是直接咽了进去。

【恶念】的污染真的是无孔不入。这种扭曲的思维比纯粹的怪物化更令陈韶恐惧。

如果是普通的天选者被污染……

陈韶按了按太阳穴。

那就说明他们的立场很可能会从“素未谋面的战友”变成“随时背刺的敌人”。

产自市医院的药确实很有效，服药不过半分钟，陈韶就感觉那些苍蝇一样惹人厌烦的恶念的声音渐渐小了，被他正常的思维压了下去。

吃完饭，陈韶不敢再在人多的地方待着，直接回了教室。

下午第三节是思想课。

思想课老师是个看上去很年轻的男人，戴着银框眼镜，衬衫洁白笔挺，嘴角一直衔着浅淡的笑意。

他一进教室，就准确地看到了低着头的陈韶，声音不急不缓地响起：

“这门思想课，主要是为了拓宽各位同学的视野，让大家能以更多、更深刻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规律、社会变迁的底层逻辑……”

“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同学们，你们觉得这个世界是真实的吗？”

“同学们已经学习过生物，知道我们都是通过传感器来感知世界。有一部分同学家里或许养了狗狗，或者猫猫，知道它们的视觉、嗅觉和人类是不一样的，它们感知到的世界和人类也不一样。”

“那么，到底谁感知到的世界是真实的呢？红色到底是不是红色？绿色到底是不是绿色？如果把人脑放在机器里面，人为地营造出一个虚拟环境，那么他能否察觉这世界不是真实的？”

“一个更有趣的问题，如果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那么有没有一种可能，我们的世界是一本书，或者一部漫画、一部连续剧？要知道，我们的生活中处处都是巧合，而巧合，一向是创作者们的绝佳武器。”

单论讲课水平来说，陈韶觉得对方讲得不错，至少很有意思，所有学生都听得聚精会神的，就连上课总是打瞌睡的薛宇涵都眼睛发亮，高高地举手提问。

直到对方将话题转向另一个方向。

“一个优秀的思想家必须能够认清自己的内心，所以我的课上有一个固定环节。每节课上我都会挑选一名同学，讨论他关心的话题。”

“这位……陈韶同学，请上讲台来吧。”

陈韶心说果然来了，他摸了摸口袋里的药，坦然上前。

思想老师笑意更深，他往旁边退了一步，朝整个班级宣布了规则。

【不要撒谎】

【不要打断发言】

【所有问题必须回答】

【结束时间由老师决定】

然后他说：“为了表示公平，你可以也说一条规则。”

陈韶眼神一凝。

徐家文没有说到这些。

要么是他撒谎了——可能性很低，他没有必要这样做，要么是陈韶又一次被区别对待了。

陈韶缓缓开口：“同一个问题，你不能问第二次。”

思想老师笑了，并不懊恼，甚至有些跃跃欲试的意味。

“请告诉我，”他开始了第一个问题，“你做过的最恶劣的事情是什么？”

陈韶看着台下一双双兴致勃勃的眼睛，沉默片刻。

“我给了一个人希望，又让他绝望。”

虽然那个游客已经杀过人，也没有什么离开知识迷宫的可能，但他确实这样做了。

学生们显然没听懂，他们的脑子里估计也不会想到杀人这种骇人听闻的事情，一个个眼神迷茫得可爱。

“那个人最后结局如何？”

“我没看到。”

——他确实没看到，只是知道哥哥一定会遵照约定杀了那个游客。

“你最对不起的人是谁？”

“一个朋友。”

——霍靖，虽然陈韶没有真的杀了他，但他确实有过这个念头，并险些付诸实践了。

“你对他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

“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保护了我。”

“所以你愧疚？因为他保护了你，你却没有保护他？”

陈韶停顿一下。

“是的，我愧疚。”

第40章 惊醒

在学生们眼中，这两个人就像是在说天书，明明每个字他们都听得清，但每个字他们都听不懂。

陈韶却渐渐明白过来。

思想老师不只是在向所有人揭露陈韶的阴暗面、让他被针对被唾弃，更是在迫使陈韶拷问自己的内心。

而心灵的崩溃，从来都是彻底击垮一个人的最佳方式。

在怪谈的世界中尤其如此，理智的溃败和认知的更迭比肉体的损伤更为致命。

看来，虽说同属于【恶念】的污染物，思想老师却比体育老师的手段要高明太多。

或许……思想老师的教导，本身也是一种污染。

思想老师还在继续询问：“那个人后来怎么样了？”

陈韶平静地回答：“他牺牲了。”

讲台下一片哗然，紧接着就是学生们自以为压得很低的窃窃私语。

陈韶眼角的余光看到辛立紧张地抓住了同桌的胳膊，把对方搞得龇牙咧嘴的，对面的思想老师却笑了。

“他的牺牲和你有关系吗？如果有，是什么关系？”

很难说有没有。

如果真的像其他市务员说的那样，霍靖死于博然医院的报复，那和他肯定是没有直接关系的。

然而博然医院的报复来源于赵嘉林的死，而赵嘉林死在陈韶手上。如果不是为了寻找陈韶，霍靖也不会冒险进入知识迷宫。

兜兜转转还是甩不开联系。

“我不知道。或许是因为，如果他没有去找我，就不会出事了。”

愧疚攥住了陈韶的心脏，他恍惚间甚至看到霍靖站在教室外侧第一扇窗户那里，抱着胳膊看过来，表情依旧严肃，全身上下却被鲜血染得通红。

浓重的血腥味儿和硝烟的气息刹那间充斥了陈韶的鼻腔。

他当然知道这不对劲。

陈韶对霍靖是有愧疚在，但是他们本质上没有那样多的情谊，充其量是被保护者对自身恶劣想法的羞愧。

说白了，没到那个份儿上。

思想老师却突然转过身去，朝窗户望了一眼，就像能够看到“霍靖”一样，动作明显地上下打量一阵子。

陈韶的心猛地一跳。

是从他的目光分辨出来的吗？不，不对，他只是看了一眼，表露不出“霍靖”的具体位置和身高体型。

那么，是因为思想老师能看到……他的幻觉？

所以，这位“老师”，是“他”还是“它”？

随着思想老师的动作，“霍靖”皱起眉，放下胳膊，一步步朝着讲台走过来，甚至犹豫了一下，试探性在思想老师面前摆了摆手。

越来越荒谬了。

陈韶不由得皱起眉。

血腥味儿浓重得让人有些不适，不知何时讲桌内的“人”又出现了，似乎昭示着此时污染的加重。

“如果再让你选一次，你会改变你的做法吗？”

思想老师问着，“霍靖”也扭头看过来，眼里似乎有着期盼。

陈韶毫不犹豫地摇了摇头：“不会——而且这也不是我能决定的。”

重来一次，即使霍靖没有被狙击，陈韶也会按照计划杀了他。

“那你不觉得你的愧疚很廉价吗？”思想老师饶有兴致地问，“你害死了他，却不愿意做任何事情来挽回他的生命？”

“我的愧疚一文不值。”陈韶平静地回答。

思想老师却没有抓着这点不放，而是转而询问：

“所以，你为什么不愿意做出一点改变来救他？”

陈韶说：“我做不到。”

话音刚落，他就感觉到嗓子眼里一阵异样的瘙痒，伴随着灼烧的痛感。与此同时，思想老师摸了摸自己的咽喉，捂着嘴剧烈地咳嗽两声，指缝里透出鲜血。

“你说谎。”思想老师任由手心那一点点咳出来的血滴落在陈韶刚刚打扫过的地面上，表情并不显丝毫痛苦，只是继续声音嘶哑地询问，“所以，为什么？”

陈韶微微眯起眼。

对方知道他是怪谈。

他为什么会知道？一个一年里有十一个月都待在学校里的人，本不该知道陈韶的真实身份。

要知道，陈韶的规则目前为止仅仅被触发过两次。

难道……他在【过去】和自己有过接触？

思考间，“霍靖”站得更近了，近得陈韶能看清他胸腔里被炸得黑糊一片的碎肉、还有他面容上浮现的痛苦。

陈韶别过脸，抬头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是16:47，距离下课还有13分钟，而思想课的课代表还没有上前阻止。

他可以回答“因为我想要保护自己的秘密”，但一定会被追问是什么秘密，无论回答“我不是人”还是“我不属于这个世界”，都会注定本次任务的提前终止。

他也可以回答“因为我想保护另外的人”，但同样会被追问想要保护谁。不过这样说依旧有诡辩的余地。

“老师，我有点不舒服。”陈韶伸出手，给他展示自己胳膊上的伤痕，“上午我在操场上摔了，医生说我有轻微的中暑……我能去校医院再看看吗？”

思想老师笑着摇头。

陈韶的心沉了下去。

据他所知，即便【恶念】能够与【岭前书院】抗衡，但这里终究还是【岭前书院】控制的领域，即便是被【恶念】完全操控的体育老师，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则。

他再次看向讲台下面，学生们呆呆地看着讲台上，表情木讷，活像是一个个被操控的人偶。

陈韶忽然明白过来。

前面自己猜测的两个原因都是次要的，什么暴露阴暗面、扰乱思维和认知，都是“思想老师”这个身份需要做的事情。

对方真正想要做的——是调查知识迷宫里发生的事情！以及调查自己！

而有怪谈的能力、又愿意费心调查什么事情的，陈韶只能想到一个组织。

他是博然医院的人！

所以……为什么博然医院的人会来调查他、并且现在才来调查这件事？

陈韶清楚地记得霍靖死的日期——8月5号，距离现在足有一个月之久。

而当时，他们就已经知道了赵嘉林之死、知道霍靖与其相关，既然杀了霍靖，就没道理不知道自己也牵涉其中的事实。

如果当时没有调查它，反而现在调查……

要么，是因为画展那一次陆静英的“欣赏”，让博然医院注意到了他，进而注意到他与那件事有关。

要么，是因为，当时杀死霍靖的根本不是博然医院！

陈韶想到哥哥曾经说过他已经阻止了赵嘉林，让“他回不去”。而知识迷宫的出入口遍布全国，排除怪谈的影响，博然医院确实不能立刻找到凶手所在之处。

所以，应该是后者。

但采用狙击的方式，很难想象不是人类下手……

但是市务局应该没有那么菜吧，连自家市务员被谁杀了都搞不清楚？

陈韶的身体突然僵住了。

他想到了一个可能。

有没有可能……凶手就是市务局？

第41章 人与怪谈

“陈韶同学？请回答我的问题。”

陈韶抬眼看了看思想老师，依旧紧闭着嘴，脑筋快速运转。

按理说，他应该尽快回答老师的问题，防止再生变故。

但是陈韶总觉得，如果不弄清楚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以及对方的真实意图，自己说出来的情报，说不清哪一条就是催命符。

关键问题在于，对方除了知道自己是怪谈之外，还知道多少？

以及他知道的这些情报，还有谁也知道？

如果思想老师是通过怪谈的方式来确定身份的，那还好说。如果不是，那人手远比博然医院充足的市务局大概率也知道……

这样的话，说真话太像人类，就出大问题了。

现在想想，他还是太放松了。别的不说，市医院可是实打实的市务局的地盘，说不定那天他“恐吓”方芷柔的时候，就有市务员在旁边看着呢。

那么，如果市务局真的知道，自己在他们的资料库里会是什么样的形象？

按照知识迷宫里霍靖的说法，市务局对性格友好、规则又缺乏攻击性的怪谈是相对友善的，这或许能够说明余梓歌对自己依旧好声好气的原因。

梁容医生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那么对市务局来说，自己能够伪装成人类、欺骗人类和怪谈的感知，这一条是板上钉钉的。

而如果他和方芷柔对话时真的有人注意到了，应该也能看出自己当时的状态和平时差别有多大。

那，有没有可能，他可以伪装成马晓丽护士那样——虽然我是怪谈，但实际上我什么都不知道，有事麻烦找我的第二人格？

想到这里，陈韶大概知道自己接下来要表现出什么形象了。

“因为我不想我的秘密被人知道……”陈韶的声音忽然变得轻快起来，带着点孩童特有的天真，“老师，你想知道吗？”

思想老师微微睁大了眼睛，显得有些惊诧。

“那……能告诉老师，那是什么秘密吗？”

他的声音也柔和下来，一副哄孩子的架势。

“那是一个……关系到我和哥哥能不能自由而快乐地生活的秘密。”陈韶看向“霍靖”，“霍靖叔叔说，就算知道了这个秘密，他也会对我很好，可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在骗我。”

思想老师眨眨眼：“所以你想杀了他？”

没等陈韶做出回答，他就自己否定了这个问题：“不，这个问题不用回答——你很希望别人对你好？你觉得他们知道了这个秘密之后，还会和以前一样吗？”

陈韶知道他指的不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但仍为这个话题提起了心。

“有的会，有的不会，”陈韶说，“所以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这个秘密。”

“但是老师，我怎么感觉，你好像知道呢？”

他的目光从“霍靖”身上挪开，不带丝毫温度地放到了思想老师身上。

思想老师嘴角弧度不变，依旧温和地同他“聊天”。

“所以，你很喜欢这些人类对吗？我听朋友说，你帮过不少人。”

陈韶重重点头：“大家都是很好的人，都愿意跟我交朋友，对我很好。我也希望他们能好好的。”

“那如果他们知道了你的秘密呢？”思想老师循循善诱，“绝大多数人都是愚昧的，他们难以理解真正美好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就像蜜蜂一样，一旦感觉自己的安全受到了威胁，就会立刻竖起尾针，不论对方是不是养蜂人，也根本不知道这会让他们死去……”

“你觉得他们会感激你吗？”

陈韶不高兴地扁了扁嘴，提高了声音反驳：“才不会，我们小区的哥哥姐姐就不害怕我，他们可感激我了，还专门等在楼下给我送了乐高玩具！”

这倒是真的，朱成瑶和朱成辉兄妹虽然不清楚他是人是鬼，但知道是陈韶救了兄长，当妹妹的基本上隔几天就在13栋附近遛弯，看见陈韶就来投喂。

虽然送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就是了。

思想老师又笑了：“他们见过你真实的样子吗？如果见过，你觉得还会这样？”

“不，不会，他们只会一边逃跑，一边试图攻击。他们不会记得你以前对他们有多好，也不会记得你救过他们的性命。你不会是他们心目中的英雄，而只是一枚潜藏在人群中、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的炸弹……”

“迎接你的不会是欢呼和掌声，不会是糖果和拥抱，而是辱骂、攻击和防范。”

“真是可怜的小孩儿。”

说着，思想老师偏头看了看“霍靖”的虚影，对方看上去非常愤怒，像是在谴责他教坏小孩子。

“你瞧，”思想老师轻声说，“为了不让你起疑，为了更长时间的观察，为了还有友好合作的机会，他们提前为你清扫了障碍——多贴心。”

思想老师踱着步子，慢悠悠走到陈韶跟前，贴着他的身体，伸手戳了戳陈韶的心脏。

“很神奇对吗？你，我，我们从来都只会跟随情感，爱、恨、嫉妒心、保护欲……这些似乎独属于‘人’的东西才是我们真正的内核。而人，却往往都只注重利益。符合利益时，他们爱你如供神；利益冲突时，你就是应该被铲除的恶鬼。连几岁的小孩子都知道要亲近常常给糖吃的大人。”

“你觉得你爱他们，你觉得你为他们做了很多，你觉得他们会同样爱你帮助你。”

“但你也知道——”

思想老师拉长了声音，还算清秀的脸庞在另一个世界所有人的眼中都显得那样可憎。

“他们那样爱你，是因为，你、是、人。”

第42章 骗子

惊惶、愤怒、委屈、无措……

层层叠叠的情绪从心底蔓延开来，仿佛无孔不入的白雾。

还有那股熟悉的……逐渐浓重的杀意。

思想老师的手轻轻放在陈韶的肩膀上，安抚似的拍了拍，像在安慰亲戚家的孩子。

而视野中的“霍靖”，原本正气十足的眼神突然闪了闪，显出几分异样的心虚，而后他的右手放在了腰间。

那是手枪的位置。

骗子。

陈韶想。

他让我觉得……“霍靖”是个骗子。

他以为我是个孩子，孩子当然会对欺骗自己的人生气。

而发动攻击，就是怪谈愤怒时的处理方式。

然后呢？

攻击了“霍靖”之后，会发生什么？

“霍靖”只是一个幻影、一个道具，并不属于学校规则保护的范围。

所以，他需要的是我攻击的这一举动……

这是属于“思想老师”的规则。

倾听“思想老师”的谈话会被改变情绪、思维和认知，然后被催促着进行攻击，攻击之后，或许会属于它，或许会被彻底扭转认知。

但是……

陈韶突然有点好奇。

如果，我攻击的是这位“思想老师”呢？

唔，不行。这是在学校里，一旦出现恶意的攻击行为，来自【恶念】的污染也不太好办。

他不由遗憾地瘪瘪嘴，打消了危险的念头，把思维重新扯回理智的轨道上。

思想老师在试图激怒他。

但同时，也在试图引诱他。

要说陈韶不介意自己怪谈身份暴露后会被防范，那是不可能的。

人从来都是群居动物，很少有人孤僻到不需要任何人际交往、也不需要任何情感抚慰。

但是他同时也知道，不管是回不去的华国，还是向大众隐瞒怪谈、让民众习惯这种生活的夏国，都有他生存的土壤。

至于如果某天他突然被传送回另一个世界，或者这个世界怪谈信息全部公开会怎么样……

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不必多想，反正不管怎样，最坏的结果也就是失去属于人类的理智、完全怪谈化而已。

陈韶维持着介于愤怒和惊慌之间的表情，心里不由盘算。

从思想老师的话来看，不管他是不是博然医院的人，对方所处的势力一定是一个亲怪谈而反人类的，或许还是由有理智的怪谈们组成的联盟。

但这就更奇怪了。

一般而然，怪谈们不会耗费太大的心力在所谓的“权力”和“与人类对抗”上。

思想老师很多话都是在诡辩，但是有一句话他是没有说错的——怪谈全都是偏执狂，除了陈韶这种由人类转化而来的异类，往往都专注于自己的“执念”。

就像漫画家一根筋地自己上门宣传自己、音乐家也不会执着于什么奖项、幸福小区也不介意有目的相同的怪谈来维持它最喜欢的和谐氛围、梁容医生也是因为属性相合而留在希望医院。

换句话说，报团取暖一向是人类的本能，而不是怪谈的。

除非真的有人闲得没事干，编出来了“与人类对抗的怪谈联盟”的故事。

……应该不会吧。

毕竟这个世界官方知道怪谈存在已经很久了，不至于连这种东西都不限制，否则也太蠢了。

他要是官方，非得整一个“人类与怪谈和谐友好相处协会”出来才行。

陈韶琢磨片刻，决定还是相信这边的官方势力。

至于市务局为了陈韶而杀死霍靖……那就更可笑了。

这样做他们能有什么好处？

说是为了陈韶、为了保持双方良好关系，难道哥哥当年杀的人不是市务局的？

难道在哥哥闹了一通之后，来试图让它在教育行业发光发热的不是市务局？

霍靖确实有可能是被市务局所杀，但一定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或许是因为他们内部有什么问题，但是，这和陈韶没有关系。

如果他们不是怪谈的联盟、却找了自己这样弱小的怪谈，如果他确实来自博然医院，那这样的举动，陈韶能想到的目的就是赵嘉林笔记中提到的人类和怪谈的转化与融合实验。

假如市务局和对方分析的结论都是他存在人类和怪谈两种状态，那他对博然医院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案例。

陈韶的神情慢慢平静下来，他把目光从“霍靖”身上移开，看向思想老师。

“我好生气啊，老师。”他说，“你是不是在骗我？”

停顿一下，他轻声问道：“老师——你是想把我从家里拐走吗？”

思想老师再次抬手，试图拍一拍陈韶的肩膀，却被这孩子警惕地躲了过去。他感觉到自己心脏前方的胸针蓦地开始发烫，动作便迟缓了一瞬。

下课铃声响了，圆润的铃铛声不知为何变得有些尖锐。讲台下面的学生们眼中的木然在铃声中逐渐消退，思想课代表脸上浮起疑惑，犹豫着举手：“老师，你是不是生病了？校长说，教育应该是向好向善的，而且不能问陈韶同学的隐私的。”

陈韶同学都说了自己决定不了那个人会不会牺牲，为什么一直逼问他？

思想老师噙着笑轻轻看了他一眼。

“我只是在帮陈韶同学看清事实。”老师说，“至于拐走……是陈韶同学在跟我开玩笑呢，毕竟，陈韶同学的秘密，家人都知道不是吗？”

铃声依旧叮铃铃响着，身边的“霍靖”蓦地倒了下去，原本应该是虚幻的影像在地面上砸起一片灰尘。

那是一个同样年轻的男人，上半身裸露，左胸下部开了一个圆形孔洞，从中能看到空荡一片的胸腔。他的脸上表情相当怪异，一半狰狞可怖，一半温和慈祥。

他心脏里的血已经流尽了。

38班的教室里安静了一瞬，随即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尖叫。

陈韶恍然。

“你不是老师。”陈韶说，“骗子。”

地面上那个被【恶念】完全污染的才是。对方不知道用了什么方法，替代了原本思想老师的身份，取得了相应的权限，却把自己违反规则的惩罚全部留在了思想老师身上。

所以他才能在课堂上逼迫学生、迷惑学生们的神智。

如果刚刚自己真的没忍住攻击了“霍靖”，那迎接自己的就是【恶念】和【岭前书院】的双重污染，任对方做什么，或许都无力反抗。

思想老师微微一笑。

陈韶也扬起笑脸，突然伸手抓住了思想老师的手腕。

“你知道吗？”他说，“被污染的感觉很难受，很痛。”

第43章 道别

这是陈韶第一次主动使用自己的规则。

他看见“思想老师”眼部结膜充血，手指痉挛，脸皮抽动，和自己手心接触的地方也不断颤抖着、渗出一层又一层冷汗。

与此同时，那些纷乱的情绪又一股脑涌了上来，刚刚被陈韶用理智压下去的杀意迅速充斥了陈韶的脑海。

这点疼是不是不够呢？

陈韶歪了歪脑袋，认真思考。

只不过是三个晚上的疼痛叠加起来，足够他疼上五六个月而已。

再加一点吧，让他更疼一点，就会知道我有多疼了。

思想老师感受到疼痛骤然加剧，眼前晕黑，立刻甩开了陈韶的手。

陈韶本来打算继续加一加码——对方把他当实验素材，他其实也抱着这种心思。

不会被随便疼死，能准确观察到反馈，他上大学时那些学生物的研究生学长们会嫉妒到哭的。

不过……还是骗骗这位“老师”吧。

要是对方真的以为自己需要物理上的接触，才能施加痛苦，那就好玩了。

所以陈韶没再做什么多余的动作，只是静静地看着“思想老师”一改之前的闲适，急促地咳嗽了两声，脸上虽还是笑着，眼底却添了几份凝重。

“原来这就是你的规则。”他说，“讨厌疼痛吗？那可太遗憾了。”

他捂住胃部，忍不住蹙起眉：“我已经很久没生过病了。”

很久没有，意思是生过。

陈韶若有所思。

他看了看教室里凌乱的桌椅，还有趴在窗外神色焦急的几个学生，问：“你是人类？你想让我讨厌人类？真奇怪。”

“思想老师”又笑了：“这很奇怪吗？比起人类，难道不是怪谈更纯粹？人类总是复杂的，利益比情感更重要，而怪谈向来好懂……”

说着，他又咳嗽了两声。

“让我猜猜你的故事——你是个孩子，还是一个体弱多病的孩子，所以你的家人不喜欢你也不关心你。所以这个孩子在死亡之后会想拥有健康的身体，讨厌疼痛，希望被别人喜欢，也希望有爱你的家人……”

说着，他摇了摇头。

“其实我真的很喜欢孩子，小孩子是最纯粹的，你们眼里没有什么利益的纠葛，无论善恶，都是出自本心。”

说这几句话的时间，他的面色肉眼可见地苍白起来，浓密的黑发从耳侧窸窸窣窣地掉落。

“思想老师”顺手接住那些头发，放在眼前认真端详了一会儿。

“呕吐，掉发，关节疼痛，看来你的故事包含了癌症。也是，这是人类最惧怕的病痛之一。说起来，咱们还是很有缘的。”

“我不喜欢医院。”陈韶说。

“小孩子都不喜欢医院。”“思想老师”回答。

他也看了看窗户外的学生们，吓得他们把头往回缩，一副怂巴巴的模样。

“不过看样子你很喜欢学校……因为体弱多病而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吗？”

“你很没有礼貌。”陈韶不高兴地指责他。

“老师”诧异地挑挑眉，似乎是感觉好笑。他张开嘴，想说些什么，走廊上却传来重重的脚步声。

“老师”脸上浮现出遗憾的神色。

“看来我们这次交谈就要到此结束了，小朋友，希望你能在这里玩得开心。”他轻快地眨了眨眼，“顺便帮陆准研究员带个话——请你保管好你梦里的那幅画，她会找时间来拿的。”

说完，这具身体也迅速停止了呼吸。

又一次地，这具身体也重重砸了下来，险些砸到离得很近的陈韶。翟老师和几个保安从门口冲进来，神色凝重地将陈韶护在身后。

陈韶掩去眸中的若有所思，带着哭腔喊道：“那个坏人想把我拐走！我要告诉我哥哥！”

翟老师顾不得去看地上的尸体，摸了一把光秃秃的脑门，连忙拉着陈韶安慰。

越过翟老师的肩膀，陈韶看到两个保安身体绷得狠紧。

“叔叔，”陈韶轻声说，“那个坏人说你们知道我的秘密，是真的吗？你们讨厌我吗？”

保安还没说话，翟老师就拍了拍他的脑袋。

“你都说那个是坏人了，怎么还听他的话？”

第四节语文课终究没上成。

这个到处都是规则的学校对它的学生还算有点人性，翟老师还要上课脱不开身，就拜托那几名保安送陈韶去校医院，看看有没有被吓出什么病来。

“但是我是今天的值日生。”陈韶说，“我还没打扫卫生呢。”

“班长可以帮忙。”翟老师说，班长董凯明也点头附和。

陈韶也就听话地走出教室，回头看到那两具尸体被翟老师扛起来、从窗户口扔了下去。

地面上的血迹也迅速消失了，不过几秒钟，教室就恢复了原本的干净整洁，学生们逃跑带倒的桌椅也被班长一个个扶起放好。

发现陈韶的目光，翟老师转过头来，像往常一样，给了陈韶一个和蔼的微笑。

38班的动静闹得不小，早就招惹得四边的班级纷纷探头来看。此时这些学生却一个个游魂般回了教室，就连38班的这群学生也挠挠头，该上厕所的上厕所，该预习的预习。

薛宇涵经过时拍拍陈韶的胳膊，大大咧咧安慰：“那个拐子已经被抓走了，陈韶你不要怕！”

徐家文就站在后门不远处，皱着眉看过来。

陈韶目送他们回到教室，转头就问保安们。

“叔叔，”陈韶的声音很大，“为什么学校里会进坏人？为什么他要来拐我？他说你们才是坏人，让我离你们远一点，是真的吗？可我觉得不像。”

徐家文还注意到那几个保安防范警惕的姿势，他们面朝的对象不是外面的学生和可能的危险，而是被围在中间的陈韶。

他们接下来的行为要躲着点保安了。

第44章 博然医院的来源

保安们对他并没有恐惧。

或许是他们见多识广、经验充足，也或许是演技良好、处变不惊，至少从教室往校医院去的一路上，除了他们的姿势比较警惕外，其他一切都在像面对普通的受惊小孩，连最魁梧的那个都勉强扯出一个笑来安抚。

虽然那个笑狰狞得像是在吃小孩。

“保安叔叔，你们很害怕我吗？”陈韶故意问道。

他有些坏心眼地盯着离他最远的那个年轻保安，眼神直勾勾的，即使对方被同伴挡住，也还是伸长了脑袋，试图从年轻保安那里得到回答。

一半是装的，一半是真的。

“思想老师”的逃脱让陈韶感到本能的不快，即使那具不知道从何而来的尸体确实死于他的规则之下、也给了怪谈的他足够多的反馈，但真正触发规则的人还未死去，属于人类的一面很难不记仇。

年轻保安尚且青涩，看起来只有上大学的年纪，他也是这几个保安里面唯一一个能看出迷茫的人。他保持着警惕的姿势，在脑子里搜刮了一圈，最终勉强安慰道：

“你不要多想，小朋友，你们老师都说了，坏人说的话不能信。”

陈韶偏了偏头，也不说信与不信，只问：“叔叔，我知道你们也是市务局来的，对不对？那你们认识霍靖吗？”

虽然霍靖到底死于什么缘故和陈韶无关，但已经准备主动展示怪谈身份的陈韶还是要更细致地了解市务局一些。

以及……他确实很想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什么时候暴露的。

魁梧保安倒还真的知道，他的眼神有一瞬间的下移，表情也微微怔愣。

“你还记得他？”魁梧保安问。

陈韶点点头：“他帮我赶走了想打我的人，还到危险的地方找我，跟我说话也和别人不一样……我本来还想问问他愿不愿意当我哥哥呢。”

说完，他感觉似乎哪里不对，想了想又补充道：“当表哥或者堂哥都可以。”

魁梧保安依旧有些怔然。

其实，这一个月以来，市务局内不是没有风言风语。

虽然由于很多规则都有“标记”的作用，市务员们的口风大多很紧，最守规矩的市务员们甚至会在透露规则时提前打报告，但是不涉及规则本身的事情，该流传的还是会流传。

正如陈韶所想，市务局对九华市的把控力度很大，绝大多数怪谈的大致情况都在他们的掌握中，外来怪谈作乱这一年也就发生过海云仙画展那一次。

在霍靖遇袭的当天，他们就确认了没有人因为违反九华市的【安全】规则而死；第三天，查明了当时没有博然医院的人入境；第四天，所有可能的对象都已经被查了个遍。

市务员们或许有很多纯粹靠意志体格的，但特派员全都是聪明人。陈韶作为局外人能看得清楚，他们自然也可以。

之后，有人说，霍靖死于新生怪谈749-1。

新生怪谈虽不常见，但也不少见，749-1的特殊之处在于它似乎具有人类和怪谈两种形态，并且人类形态并不清楚自己的真实身份，还对人类拥有非同寻常的好感，甚至多次主动挽救了陌生人的生命。

它和749一样，都是能被人类利用的绝佳工具。

所有市务员都会认同——749-1比任何一个普通市务员的生命都更加重要。

霍靖就是因此而死。

因为749-1杀了博然医院的研究员。

“他会很高兴的。”

半晌，魁梧保安回答道。

陈韶突然停下脚步，定定地看着他。

“但那个假老师跟我说，是你们杀了他。我还没问过他这个问题呢。”

“所以……你们是坏人吗？”

魁梧保安不清楚陈韶的规则是否已经被市务局研究透彻，他看着陈韶一派天真的神情，权衡了一下利弊，然后果断把博然医院的消息卖了。

“他是自己同意的。”保安说，“是因为你遇到过的博然医院、为了保护你。”

所以……当时市务局确实已经知道自己是怪谈了。

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应该是在自己真的转化之后。

那就只有一个可能——就是在他住院期间。

但是当时护士们的表现……

或许市务局那时只是怀疑，而在知识迷宫之后，通过霍靖“遗忘”的表现，反而确定了这一事实？

“为了保护我？”陈韶疑惑道，“但是他怎么能保护我呢？我保护他还差不多呢！你们不是已经知道我是谁了吗？为什么还要保护我？”

说话间，他们已经到了校医院，依旧是引进精神科，几个壮汉顿时塞满了不大的诊室。

陈韶对医生看起来相当敬重，一进医院就闭了嘴，等黄医生给他看完“病”，才催促道：“你说啊！”

这时候其中一个保安已经从外面回来了，拿着对讲机朝领头人摇了两下，魁梧保安这才开始细心解释。

“局里跟我们说过你的事情，你拿到了那个医院研究员的笔记，那应该知道博然医院是个什么鬼地方吧？”

陈韶指了指自己：“鬼？我？”

保安沉默一下，忽略这个问题，继续说：“博然医院其实是个大型的研究机构，它原身其实是明川省直第三人民医院，在封丘市城西——封丘市就是7……你哥哥上学的城市。”

“大概七八年前，那里爆出了一起非常恶劣的刑事案件。里面的医护人员趁着社会动乱、各部门机构人手不足的时候，暗中用病人做实验。

“事情爆出的时候，实验已经维持了一年多。原本是警方去解决，但办案途中发现里面有怪谈的痕迹，就转到了当时的特事局。

“然后他们发现，这事情能隐瞒一年多、没看到任何因死者怨愤而产生的怪谈，其实并不是一个偶然，也并不是因为这些患者是在无知无觉的情况下死去的。

“而是因为，这所医院本身就在研究怪谈。”

第45章 争执的关键

陈韶一边听着，一边不住点头。

“我在那个叫……哦，叫赵嘉林的研究员那里看到了，他们说要找什么人与怪谈的融合资料，所以才到迷宫里面去的。”

说到这里，他撇撇嘴：“那个赵嘉林好坏哦，我本来没想进去的，结果他把我拉进去还打我。”

保安没对陈韶的话发表任何意见，只是继续说：

“最初他们研究怪谈的目的没有人知道，只知道特事局进入的时候，被做实验而未死的患者几乎全部都拥有了怪谈的部分特征，而所有参与实验的医护人员都在被抓起来之前选择了自尽。”

“哦——他们想变成怪谈对吗？我看过你们的研究报告。”

“对，在那个时候，网络还没有被完全管控。在特事局反应过来之前，这所医院的故事就已经被病毒传播开来。在他们自己书写的故事中，这群疯子认为自己是在追求世界的真理，也是在拯救人类的未来。”

“几天之后，博然医院就在三院诞生了。”

陈韶又举手发问：“但是我上次遇见的那个抢我东西的陆静英，她好像不是怪谈啊？”

“她确实不是。”

诊室角落的卫真接话。

“陆静英的家世背景在局里都有记录。”

保安点头，说：“刚开始，博然医院里面确实只有怪谈。”

“但是渐渐地，事情开始变了。

“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人类是很复杂的，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都会选择去伤害其他无辜的人……

“那时候社会不安定，人心惶惶的，很多人宁愿变成怪谈也不愿意死，还有很多人快死了所以想试试能不能用另一种方法活下去，还有的人……他们和那群疯子一样，都不在乎其他的，只想做出他们的研究。

“所以博然医院的人越来越多，不光是患者，还有医生。这些人都在博然医院的规则之下，然后也成为了它的一部分。”

“可这跟保护我有什么关系呢？”陈韶问，“他们还是找过来了。”

“博然医院研究一切，最主要的就是怪谈的力量，因此……怪谈也是他们的研究对象。”保安说，“我们在和它们对抗的过程中，发现它们对自己的研究员也演化出了一种保护机制，即使你哥哥阻断了那名研究员‘灵魂’的逃离，他们依旧能够知道杀死他的人在哪座城市。”

“当时从咱们市进入迷宫的，只有你和你哥哥、霍靖，以及两个市民。”

“所以死的只能是他。”

“你们想让他们觉得事情已经结束了，让他们意识不到我的存在？”陈韶坐在椅子上，晃了晃小腿，“唔，也是，我看马护士那样的，平时很正常，一被触发规则就傻乎乎的，不像我，什么时候都很聪明。”

“我们想阻止博然医院的研究。”保安很坦然，“你说的很对。他们现在可以把人变成怪谈，但是那样的怪谈已经和原本的人没有关系了，只不过是从人类尸体上站起来的另一个意识，就像是一棵草死在泥土里、然后在这片泥土里长出了新的花。”

“绝大多数人都不愿意接受这种转化方式，所以他们只能是藏在下水道里的老鼠……虽然这头老鼠有些太大了。”

“但是一旦他们能制造像你这样的怪谈……那局面就会大不一样了。”

保安没有细说，但是谁都知道会发生什么。

这样的情况就发生在陈韶身上。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完全失去自我的意志并不比死亡好到哪里去，所以陈韶当时即便冒着惹怒哥哥的风险，也要尝试进入市医院来寻求自我转化的契机。

如果让了解这个世界有多危险残酷的人知道，他们有一条可以既不失去自我意志、又能很大程度上保证安全的道路，那么博然医院绝对会门庭若市。

“那样不好吗？”陈韶晃荡小腿的幅度降了下来，他拉长了声音，“没有病痛，没有死亡，不会害怕哪天死在哪个怪谈手里。只要你们好好地制定法律，很快大家就会安全又快乐了。”

“我们不会把人类的未来交到一群疯子手里。”这次说话的是黄医生，她收拢了桌面上的病历，沉声道，“而且，如果所有人都变成怪谈，最多不超过五十年，人类的文明就会彻底消失了。”

“到时候，整个世界有智慧的存在都会停滞不前，所有人千篇一律地过着曾经的生活，不会再有变化，也不会再有新生命的诞生……除非哪天智能生命能够出现。”

“你应该知道的，怪谈没有繁衍的能力，你们只能从情感和故事中诞生。”

“从人类的情感和故事里。”

陈韶知道他们说的很正确，逻辑上听不出什么问题。

但是……

“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消灭我呢？”陈韶好奇地举了个例子，“之前有个坏怪谈想拐我，就被我们小区的一个姐姐给吃掉了。如果让我也被吃掉，那不就好吗？”

屋子里的大人们表情都微微一变。

显然，即使很清楚眼前的孩子是怪谈，看到陈韶笑着说出这种话，他们还是会感到不适。

保安沉思了一会儿，小幅度摇了摇头：“这个我就不清楚了。但是根据我们知道的怪谈间相互吞噬的例子，很多特性是会继承的。”

“而且像你这样的例子，虽然不多，但也不是没有。”

陈韶懂了。

就是试过，但是失败了，或者发现功效不大，所以改变了处理方式。

要是真的有用，说不定就算顶着全年被死盯着报复的压力，他们也会果断处理掉自己的。

现在的情况，刚刚好。

这样的话，他们的立场虽然不能说完全一致，但只要陈韶不暴露自己最深的那个秘密、也不随意袭击人，他们之间还是能保持相对友好的关系的。

“那他们这次跑了，还会来找我吗？”外表是初中生的怪谈忧虑地啃着指甲，连腿都不摇了，“平时的我太喜欢想东想西了，总感觉会很费脑子诶。”

“被带到那里去的话，肯定不能到处跑着玩儿了，哥哥也会又翘课找我的，这样不好。”他换了另一只手的大拇指继续咬，“那个假老师还说偷东西的人会来找我，好烦哦。”

卫真说：“学校不会允许校外人士带走学生的，只要你还在学校里，就是安全的。”

“如果真的来找你了，你可以来校医院找我。”

第46章 垃圾

第二次了。

陈韶看向卫真。

第二次向自己散发这种没来由的好感和保护欲，哪怕是在知道了自己是怪谈之后。

啊，不对，刚刚对方在谈话时一点诧异的神色都没有表露出来，那说明第一次的时候他就知道自己是怪谈。

而且他说话很有底气，就好像他承诺要保护的不是一个能随时杀死他的怪谈，而是一个普普通通被怪谈威胁的小孩子。

真奇怪。

难道……对方也是像梁容医生那样依附于校医院的怪谈吗？

不过看样子和本次任务没什么关系，他应该也不需要卫真的帮助。倒是其他天选者们，可以尝试一下。

陈韶礼貌性道谢，随后收回目光，没对这番话发表其他意见，而是晃了晃腿，伸出两个手指：

“最后两个问题。”

“第一，为什么不等霍靖被博然医院的人找上门、而是直接杀了他？”

“第二，你们是怎么知道我的身份的？我觉得我藏的挺好的。”

保安长长地舒了一口气，给出了一个很现实的理由：

“因为对博然医院来说，一个实习医生没有那么重要。”

“世界上有才能的人很多，很多人都对它趋之若鹜，它根本不缺乏新鲜血液。实习医生是所有医生的最底层，对这所医院来说只是消耗品。”

“它们调查杀死实习医生的人只是例行公事而已，只要凶手死亡，就不会再去浪费时间。”

“那为什么不找其他人背黑锅，比如死刑犯？反正它们也不会调查。”陈韶又问。

保安无奈地笑笑：“它们也不是傻子。”

陈韶低头沉默几秒，随即点点头认可了这个答案。

“至于为什么知道你是谁……”

保安的神情有些微妙。

“因为7……因为你哥哥的态度。”

这个回答有些出乎预料。

陈韶停下动作，陷入沉思。

十几秒后，他放下托着下巴的手，恍然大悟。

“你们觉得他对我太放心了？”

保安点头。

“按照你哥哥的性格，他不会让一个缺乏保护的人单独在外行走的。”

事实上，毫不夸张地说，上一次他们派人接近749时，749的态度可以说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出门在外恨不得把人别在裤腰带上。

就是因为这个，才有人出损招，把749招进幼教行业的……

面对经过专业训练的成年人尚且如此，难道养小孩的时候会变心大吗？

749-1的资料更新时，知道749的市务员全都觉得情理之中——现在749不找人类了，而是找了个有人类形态的怪谈，怎么看都有一种痛定思痛的意味。

陈韶没异议了，只是有些不满意自己会忽略这么关键的问题。

果然，成年人的思维惯性总会在出其不意的地方给他一记背刺。

他轻巧地从椅子上跳下来，顺手从兜里掏出药片，直接扔嘴里嚼碎咽下去。

“那就这样吧，我会小心不被他们抓到的，你们就放心吧！”陈韶显得信心满满，一点也没把博然医院放在心上的样子，“要是没事的话，我就先走了，还有作业要写呢……”

“不过，你们要是想告诉我一些关于学校的事情，我也不是不能多呆一会儿。”

答案当然是不能。

陈韶遗憾地离开了校医院。

怪谈的视角和人类确实有很大不同。

下午的放学铃声还未响起，校园的道路上几乎没有什么人影，只有一双双疲惫的眼睛在建筑和树木的阴影中贪婪地看着阳光下的一切。

操场门口的警示牌又换了新的，里面同样是七八个班级，在太阳底下暴晒，汗珠在阳光下映射着四周的光影，看台上的人们在光影中微笑。

报到时看到的跑步的男生倚靠着看台，躲在布满阴影的角落里，双眼紧闭，气息奄奄。

“像个监狱一样。”陈韶喃喃自语，闷闷不乐地踢了一脚路上的小石子。

这个状态下的他对待在封闭学校里的不适更加明显，但好歹还存有理智，记得正事——那两具被翟老师丢下楼的尸体。

有两个问题值得探讨：

第一，把尸体从窗口丢出去，是不是这里惯常的处理方式？如果是，那么其他的尸体、包括普通师生的尸体，是否也和它们待在一起？

第二，尸体在哪里？它们两个，一个是原本的被【恶念】彻底污染的思想老师，一个是那名研究员的“假身”，身上肯定有很多线索。

陈韶走过七年级、八年级的教学楼，左转到了38班窗户的下面。

综合学校的绿化搞得相当不错，教学楼周围铺设了一整圈的“花坛”，绿叶灌木即使在这样的温度下也显得精神奕奕。花坛周围带着阴刻纹路的石板被打理得簇新。

没有尸体，也没有血迹。

所以……翟老师是把尸体扔进了其他时间线，还是说，任何被丢下去的东西，其实都会进入垃圾处理池里？

陈韶想到昨天在处理池里看到的那只断手，转头去了八年级的垃圾处理池。

从远处看，处理池里和昨晚看到的没什么区别，依旧是一团团挤挤挨挨的废纸。走近了之后，陈韶却能够感觉到一股纷杂的情绪再次涌上心头。

那具尸体，即使在他的规则下死去，也依旧具有污染性吗？

看样子确实在处理池里面。

陈韶在处理池的水泥边儿上站定，蹲下来仔仔细细地往里看。

里面的垃圾高度比昨晚的低了很多，似乎已经被处理了一批，但是陈韶并没有在校内看到过垃圾运送车的影子，清一色阴刻纹路的石板路也没有任何被车辆碾过的痕迹。

突然，陈韶感到头顶传来一声碎响，他来不及站起，只能往后一仰，跌坐在地，看到颗毛躁的脑袋径直落入了池中，如同石子落入水中，顷刻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八年级教学楼南侧的窗户无一处损毁，全都安安静静地反着光，有朗朗的读书声从一楼的班级里传出。

第47章 垃圾处理池

陈韶知道，每栋教学楼边上都有一个垃圾处理池，宿舍楼旁边也是。所以这颗头颅大概率来自八年级的教学楼，如果不是北侧的教室出了什么事故，就只能说明垃圾处理池同时接触了两个时间段。

脑袋不是直接出现在处理池里面，而是从上方掉落，也说明这个时空的交界处其实是一个范围……

脑袋的出现也说明了一件事——这里一定有规则。

毕竟，校规里可没说无事不要靠近垃圾处理池。

陈韶的目光转向附近。

垃圾处理池旁边也铺设了草坪和灌木，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也可能是陈韶知道这里有什么之后的主观滤镜，他总觉得这些草木长得尤其好，比学生宿舍边的林荫道更好。

草坪上肯定没有什么规则，即使有，也不能冒着破坏九华市规则的风险去刨土。

灌木边上倒是立着个金属牌子，但只是标注了“大叶黄杨”的名字，并没有陈韶想要的规则。

这些大叶黄杨长得非常茂盛，叶子青翠欲滴，都热热闹闹地簇拥着，至少从表面上看不到里面是否隐藏着什么东西。

陈韶走到灌木旁边，弯下腰去，几乎是贴着地面往里看。

恰在此时，放学铃声响起，17:50到来。

或许是因为太阳逐渐西斜，阳光射入的角度变了，陈韶的视野里蓦地出现一瞬闪光，就在灌木丛的深处。

一面黄铜色的警示牌静静地躺在刚刚还是一片泥土的位置，上面印着斑驳的血色指痕。

下课铃能够校准个体错乱的时间认知。

陈韶脑海里立刻浮现出这条情报。

但是现在来看，或许在下课铃声、或者放学铃声响起的时候，还会有一些不属于这个时间线的东西“穿越”过来。

他整个身体都趴在了地面上，努力伸长手臂，尽量在不触碰到植物的情况下，小心翼翼地把警示牌取了出来。

牌子大约四五个手掌大，边角锐利，拎起来沉甸甸的，上面用红色的油漆刻了好几行字，只不过都被指痕和泥土遮住，让人看不清楚。

除了表面的污垢外，牌子的左下角还有一层浓重的血垢。陈韶尝试着把自己的手指和指痕合上，然后挥了几下，基本能够确定它曾经被用来砸过人。

而在牌子后面的凹陷处，还有一封已经泛黄了的、用胶带沾上去的信。

陈韶一点点把胶带撕开，又用随身的纸巾将牌子中间刻字的地方勉强擦干净，对着阳光一个字一个字地辨识。

【

九华市综合学校 初中部 二号垃圾处理池

承办方：九华市城市清洁公司

产权方：九华市综合学校

建成时间：2013年7月19日

注意事项：

1、本处理池工作与检修由清洁公司全权负责，校方不得干涉。

2、本池仅用于垃圾处理，请勿将其他物品放入。

3、请勿在处理池周围长时间逗留，防止高空抛物。

4、一般情况下，垃圾无法从处理池内逃离。如果您看到处理池周边三米范围内有任何人体组织器官存在，立刻将其丢回池中。

5、垃圾处理池工作时间统一为晚21:30至早5:00，在此期间请勿在处理池周边逗留。

6、每周日晚24:00本司清洁人员会对处理池进行定期检修，请及时回避。清洁人员身穿淡蓝色制服，戴淡蓝色口罩和橡胶手套。

7、如果您发现非本公司清洁人员，请立刻通知校方，并以最快速度离开教学楼区域。

】

这份规则很短，信息量也不大，虽然和幸福小区的规则又有许多重合之处，但也不是现在应该考虑的重点。

重点在于第四条，逃离。

什么情况下要使用“逃离”两个字？

当然是里面的“垃圾”有行动力的时候。

如果这个“垃圾”指的不是丧尸，或者怪谈，那就是活生生的人。

规则5和6要结合起来看。规则6说清洁人员周日才来，但是规则5里说每天晚上处理池都会工作，那大概率就是“自动清洁”。

并且光看工作时间和检修时间，就知道清洁公司的员工和设备肯定全是怪谈。

而非工作时间，应该就是相对安全的，只是里面的东西会被困住出不来。

也就是说……陈韶可以尝试进入，去寻找那两具浑身上下都是线索的尸体。

没道理人体组织能爬出来，他爬不出来吧？

陈韶眼睛一亮，心里跃跃欲试。

冷静，别被线索冲昏了头。

陈韶告诫自己，把试图冒险的熊孩子冲动狠狠压了下去，又去看那封信。

出乎预料的，那并不是什么受害学生的遗言和求救信息，而是一封来自怪谈的信。

[

至综合学校全体师生：

我是清洁公司的一名员工，很高兴能为你们服务。但是这一段时间你们的管理不太规范，我们gan受到了很多的困扰，所以我写这封信，想让你们知道我们很苦nao。

我们公司的业务是处理垃圾，不负责垃圾的回收再力用，请你们不要再把还有用的东西放进去，我们不想再来给你们掏人了。

上次我来检修之后，你们向公司投su了我，认为我xi击了学生，但我认为这是不对的，我只是在处理垃圾，所以请你们che xiao投su。

一名清洁工

]

这封信上不仅有错字和拼音，字迹还歪歪扭扭的，笔画也相互打架似的，一种小学生练笔的既视感扑面而来。

虽然分析规则的场合应该尽量严肃，但陈韶还是没忍住咳了两声，压下喉头的笑意。

“这个叔叔还是阿姨，好像没上过小学诶，好可怜。”陈韶忍不住碎碎念着，把这封信塞进裤子口袋，又跑回处理池边上，伸长了脖子往里看。

从信件来看，清洁工提到了“掏人”，也就是说是存在人类进入处理池的情况的，并且校方会联系清洁公司来把人捞出来。

这样说来，非工作时间进入处理池确实危险性不大，可以尝试。

毕竟如果人已经死了，照翟老师扔尸体的利索架势来看，根本就没必要把尸体捞出来了。

最后一段提到了检修，信里的清洁工在检修时袭击学生，声称是处理垃圾，那么没有回避的学生就会被清洁工视为垃圾进行处理。

不过，检修时间是在午夜，是什么样的学生才能在致命的月光下来到这里？又被怪谈袭击？

第48章 黑心

虽然陈韶没在学校里见过除他之外的怪谈学生，但是考虑到这个垃圾处理池同时联通了两个时间段，就跟食骨之井似的，说不定在【过去】，怪谈遍地爬呢。

但是即使是怪谈，也不会毫无缘由地冒着被其他怪谈袭击的风险来这里。

是为了时间的联通，还是为了池子里的东西？

下课铃声响起之后，校园里逐渐嘈杂起来，不远处的林荫道上人来人往，但无人注意这个角落。

除了慢慢围拢过来的天选者们。

陈韶把警示牌立在墙边，思考了一小会儿之后，果断跳进了垃圾处理池。

他听到不远处传来几声惊呼，还有急促的脚步声，但并没有在意。

从外面来看，垃圾处理池不过是一个临时存放垃圾的水泥池子；而到了里面，陈韶才发现脚下的地面并不坚硬，反而略微发软、黏糊糊的，弹性十足，还有节奏地起伏着，仿佛它也在呼吸。

就好像在人的胃里。

陈韶第一时间感知了这里的出口，确定是在正上方，离开的道理阻力也不大，就安心地借着蹲下的姿势，直接伸手拨开边上的纸团等物，右手摸上地面。

不是错觉，地面确实微微散发着热度，摸起来的触感像是之前被哥哥拆掉的面具人，表面光滑细腻，接触久了还能感觉到地面下方有什么液体在汩汩流动。

只不过，透过上方投射进来的阳光，在陈韶的视野中，他脚下的依旧是再普通不过的水泥地面。

一种相当敷衍的伪装。

不过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足够了，毕竟基本不会有人没事往垃圾堆里跳。

确认完“地面”的情况，陈韶扶着墙壁站直，不出意外地发觉墙壁和地面也是一样的情况。

他收回手，看到指缝间沾上了许多透明的黏液，没有什么气味，但触感依旧令人恶心。

所以……是吃垃圾的怪谈？

陈韶的表情有些微妙。

感觉像是小朋友睡前会听的那种童话故事。

他顺手拿了一张草稿纸擦干双手，随即看向四周。

池子里的垃圾并不算特别多，陈韶站直身体后，纸团只和他的胸口平齐，让他得以顺利地看清四周的事物。

池子里理所当然地没有额外的光源，只有从头顶泄露的阳光，金灿灿地把触手伸展到处理池更深处、教学楼的下方——至少从地理位置上来说是这样。

很多时候，怪谈也要遵循一定的物理规则，起码陈韶所在的这个纸团堆是这样，越往里走垃圾堆越浅，而在纸团的尽头，就是一副常人难以忍受的地狱场景。

人体在融化。

仿佛蜡像一样，各种各样裸露的器官和完整的尸体都在殷红的通道里融化了，表面的皮肤大多都迅速溶解，只留下大片大片奶油般的污渍，虚弱无力地躺倒在雪白的骨头和晕染开来的肌肉组织上。

红与白的溪流从这块巨型奶油蛋糕底部一点点渗出，流淌到了陈韶脚下。

他反射性地抬起脚往旁边退了一步，又从纸团堆最上面捡了张纸重新把手擦了一遍，才往里面走去。

里面很热。

虽然现在的天气足有三十多度，已经算得上炎热，但堆放了尸体的位置热度还要更上一层，仿佛在试图用高温融化它们。

那两具陈韶寻找的尸体就在这个区域临近边缘的地方，全都双脚朝里、双手朝外，趴伏在地面上。而从它们身后的拖拽痕迹来看，它们确实在试图“逃跑”。

陈韶快步走过去蹲下，隔着纸巾把尸体朝上翻了过来。

他先看的是真正的思想老师那一具尸体。

或许是由于环境温度过高，这具尸体依旧是温热的，肢体也还算柔软，只有关节处有些滞涩。

“工作时间”还没到，他身上的衣服也没有溶解，皮肤尚且完好，陈韶扒开衬衫，摸了摸心脏下方开的小洞，又把手指伸进去摸索了一小会儿。

确实是空的。

陈韶对人体结构不算很了解，但是也知道人的胸腔内不可能空空如也，至少心房心室的间隔应该是能够摸到的。

他收回手，看了看手指上沾染的鲜血，思索一下，把兜里的小刀拿出来，费劲儿将那个口子开得更大了。

随后，陈韶将右手从那个口子塞了进去。

心脏下方应该有膈膜……摸到了。

左边和右边都有肺，还有气管食道之类的……也还存在。

陈韶的动作突然一顿。

他抓住那块东西，用力一拽，然后慢慢把手掏出来，展开血淋淋的拳头。

大股大股的鲜血从那个被割开的口子涌出来，喷泉一样，顷刻间便染湿了陈韶的膝盖和小腿。

在他手心里，是一块全黑的“心脏”。

这块“心脏”就像是小孩子做科普活动时用的模型，只有一个硬币大，但细节雕琢得相当完美，动静脉一应俱全，还在陈韶手心跳动，却冷得像是一块冰。

动摇学生世界观的黑心老师，真的有一颗冷冰冰的黑色心脏，这似乎也不足为奇。

“心脏”依旧在陈韶手心里徒劳地跳动着，就好像真的还有血液能让它运输。陈韶把它放在手心端详了一会儿，没感觉到自己的思维方式又发生什么变化，就用纸包起来，塞进了口袋里。

除了心脏以外，这位被【恶念】污染的老师并没有其他的器官异常，陈韶也就转向他的衣服。

夏季衣裳薄，装在里面的东西相当明显。

在衬衫胸口放的是一张和校园卡大小一致的黑色卡片，正面印着花束校徽，背面则是简单地刻着“丢失概不补办”六个字。

看不出用途来。

不过顾怡静在两次交流时都没提到这种卡片，那看样子应该是和【过去】相关的。

在思想老师右边的裤子口袋里，则是放了半个巴掌大的线圈本。陈韶只粗略地翻了翻，就塞进口袋，准备出去再看。

而被陈韶的规则杀死的那名替身，按理说尸体的僵硬程度应该与思想老师差不多的，陈韶摸起来却只感觉硬邦邦的，连同样的温度都透出一股子寒气。

显然，这具尸体早已死去多时了。

第49章 线索

所以说，那名研究员控制的不是活人，而是尸体？或者说被他控制了才会成为尸体？

陈韶抿了抿嘴唇，一点点细致地摸索，希望能从这具尸体上找到什么特征，用以辨别博然医院的傀儡。

僵硬的尸体比起柔软的，翻起来的难度当然更大了一些，不过却不用陈韶费什么力气。

——尸体上的“特征”太多了。

不知道对方怎么做到的，还是说专门挑了这样一个载体，尸体裸露在外的地方和普通人无益，体格匀称、并不瘦弱，在课堂上时甚至面色红润，看上去异常健康。

然而他刚把尸体的衬衫解开，就看到它肩膀、腰腹、胸口等各个位置大片大片可怖的青紫，青紫的部位上分布着密密麻麻的针眼，一个叠着一个，间或还有横七竖八的缝合痕迹，蜈蚣一样啃噬着人体。

那是短时间频繁输液造成的痕迹。

特别是心脏部位，针眼尤其多，也尤其大。

他看着这些痕迹，不由得恍惚一下，右手不自觉摸上那些针眼，短促地呼吸一下。

陈韶还记得，在很多宗教传说中，心脏是人类灵魂的居所；而在现代科学中，一般认为大脑才是人类意识的载体。

而博然医院研究人类的灵魂。

他沉默片刻，脸皮绷得更紧了，双手一点点地摸过那些相当平展的缝合线，没有发现和“心脏”一样的特殊之处，然后才摸向尸体的头颅。

果然，在浓密的头发遮掩下，同样存在着缝合的痕迹，就位于额前脑后，针脚比起身体上的要细腻许多，如果不是陈韶感官足够敏锐，他或许都无法发觉。

让人几乎能想象到实验者是怎样打开了尸体的头骨、又是怎样“珍惜”地去完成了他“崇高”的实验。

所以，是那名研究员将实验品的尸体“废物利用”，还是他必须经过这样的程序才能将其作为自身意识寄居的躯体？

如果是后者的话，那要分辨日后出现在身边的陌生人是否来自博然医院，就相对简单了。

不过，它体格匀称、并不瘦弱，似乎并不像是饱经折磨的试验品。

一滴水落在尸体的眼睑上，如同一滴泪。陈韶慢一拍地用相对干净些的左手手背挨了一下下巴，这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被这热度逼得汗流浃背。

陈韶摩挲了一下小刀，遗憾地发现要用它来给人开颅骨还是过于困难，考虑到时间原因，也只好放弃，转而去看尸体的衣服。

比起尸体本身而言，它身上的衣服就平平无奇了，看不出什么特色来，只能通过衬衫袖口的暗纹和材质依稀分辨出并不便宜，似乎也没经过多少次洗涤。

除此之外，衣服还挺合身的。

应该不是这具尸体本人的衣服了，大概率是研究员控制它时才穿着的。

在尸体的裤子口袋里，放着一张光洁如新的名片，以及两张明早的车票。

【主治医师 沈华文

博然医院心血管科】

车票的登记人则是陈韶和另外一个陌生的名字“程经伟”。

沈华文。

陈韶在心里咀嚼着这个名字。

他知道对方会再来找他的，虽然对方当时说的是陆静英会来拿他脑子里的东西——应该是说【提灯女】——但是他的眼神告诉陈韶，他还没放弃。

正好陈韶也不想放弃。

被触发的规则让他一想起沈华文就觉得怒火上涌，如果沈华文现在就站在他面前，他敢确定自己的规则百分百会被触发。

毫无理智的那种。

对方绝对是故意的。

那两张车票就更是明晃晃地表现出对方的势在必得了。

陈韶皱了皱眉，把东西塞进口袋，站了起来。

他没再多做逗留，只是迅速扫视其他尸体一眼，简单记住还没融化的面部特征，就从来时的方向走了回去。

陈韶刚迈出没两步，就感觉脚下的肉壁蓦地颠簸起来，逼得他不得不扶住“墙壁”，沾了一手的消化液，随即他面前的那座齐胸的纸团山雪崩般滚落下来，砸了他一个满头满脸。

通道尽头的出口在上升。

不，不是出口在上升，是处理池在下降。

陈韶回头看了一眼，那些奶油一般成堆的融化尸块正慢慢往下滑落，而在通道尽头，原本光滑一片的地方，忽然张开了无数个小孔，那些粘稠的消化液正从小孔里渗出。

这个时候“地面”的光滑就成了绝对的障碍，但好在消化液分泌的速度并不快，陈韶有足够的时间向上攀爬。

人要学会灵活利用工具，比如小刀有时候也可以用于攀登。

刀尖刺入肉壁时，对方并没有什么明显的反应，就像是感觉不到痛苦，或者这痛苦太过细微、和被蚊子叮了一口的差别不大。陈韶也就放心地一点点向上。

越靠近出口，光线就越明亮，外面不少人焦虑的脚步声和说话的声音越来越清晰。

陈韶却感觉得到池子倾斜得更加厉害了，到最后几乎电梯井一样直上直下，仿佛刚刚躺着沉睡的人已经睡眼惺忪地坐起。

爬起来有点费劲儿。

陈韶叹了口气，右手附上蠕动的肉壁，再睁开眼时头顶一片明亮，已经来到了出口的正下方，废纸堆已经被倾斜的通道拽进了处理池的深处、无法用于借力。

他站在离地面两米的池子里，抬头时正对上那位魁梧保安无奈的表情。

“嗨。”陈韶伸手打了个招呼。

魁梧保安看了他脸上、手上和腿上粘稠的血液，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你要拉我上去吗？”

偏偏熊孩子本人毫无所觉，还在睁着一双眼睛试图诱使成年人捞他一把。

保安回头看了看林荫道那边一群学生好奇的眼神，还有旁边围着警示牌一波一波过来看的学生，开始大声驱赶所有人。

虽然陈韶对这里学生不正常的服从性颇有微词，但也不得不说这种情况下他们的行动力真的很强，不到一分钟，四周的人就散尽了，保安这才趴在处理池边上，伸出手去拉陈韶。

“喏，给你们。”陈韶把名片和车票放在石板路上，顺便描述了一下那位可怜的试验品先生的身体状况，一边说一边擦拭身上的血液和些微消化液。

但是这些液体未免太过粘稠，很难在这种条件下清理干净，陈韶搞了半天，最后只好放弃了。

然后，就在保安的眼皮子底下，他打开那个小本子，一页页地看过去。

第50章 坠落

前面的半本都被贴上了纸条，大多数纸条上的字迹都很漂亮，是很流畅的行楷，不过笔划的颜色和粗细程度不同，它们的记录应该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剩下一小部分纸条材质和字迹则各有差别。

所有纸条都微微泛黄，黑色的字迹也有些微晕染，能看出本子主人摩挲它们有多么频繁。

[老师，我身上没钱了，能请你给我点钱吗？你那么好，我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

[老师，你那么厉害，怎么不去省会教学啊，在咱们学校好委屈你的诶。]

[王老师，上周我听孩子说，你在课上批评了他？我觉得这样不对，你做老师的应该多鼓励鼓励孩子，打击多了孩子都不自信了！王老师，你不能因为我们家没钱就盯着小孩欺负吧？]

[王老师，政教处那边收到了投诉你的信件，请尽快来接受质询，质询期间我们会暂停你的一切教学任务。]

[王老师，请你不要再向囡囡灌输什么民主家庭的观念了！孩子是我们生的，我们会不知道怎么养吗？你们学校只要负责教孩子知识就行了，怎么养孩子我们比你在行！]

[老师，对不起，我为我往你的水杯里放土道歉，但我只是想跟你玩而已，你是老师，一定会原谅我的吧？]

[王老师，知错能改善莫大焉，您就别揪着那点错不放了，当老师的就不能宽容一点吗？你这么小气怎么教学生？还是思想课老师！]

[老师……]

[王老师……]

即使陈韶不是老师，看着这一句句话也忍不住皱起眉。

他粗略地翻过前面半本，全都是类似这样的话，只看那位老师的年轻程度，真的看不出他经受过这么多责难。

而后半本，则是思想老师自己的笔记，行楷依旧流畅漂亮，相比起之前却虚浮了许多，隐隐透出狂放。

[过往二十多年的教育告诉我，善良是人性要追求的最终目标。

很遗憾，直到今天，我才意识到这是错的，人类的本性就是恶。从人类最初诞生时起，生存就是第一目标，为了生存可以不择手段，连“善良”的社会要求也是源于原始社会抱团生存的需要。

我在月光下找到了我的同类，他们看向我的目光饱含恶意，但非常纯粹，并不加以虚饰，这样很好，比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要好得多。

我们的心脏与彼此相连，它们变得更坚硬也更冰冷，不会再感受到痛苦，只有快乐，唯有快乐，这是它的恩惠。

但是同类还是太少了。

那些戴着面具的学生是很好的选择。

威胁、引诱、呵斥、捧杀、辱骂、欺骗……比想象中更好用。

但是，这还不够，远远不够，还有那些被善良蒙蔽了的学生，我每次看到他们的笑容都觉得比阳光还刺眼。

同类们告诉我，在学校虚伪的规则保护下，那些善良的学生很难被引诱，他们被教得太好了，不会怨恨，也不会反抗。

但也不是没有办法。

人人心里都藏着一只恶魔，它善于向上位者屈服，而向弱者露出獠牙。

当一个人掌握了权力，又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他就会被腐蚀，会堕落，然后……成为我们。

成为它。]

在接下来的篇幅中，思想老师分别以旁观者和参与者的身份记录了几次班级之星竞选的事情。

[周老师邀请我去看了诚信之星的竞选。“再善良的人都会有不能为人所知的污点——至少很多人会认为那是污点，就像一张白纸上不能有一点痕迹。”这是周老师告诉我的，至理名言。

那个学生看上去相当开朗，眼底全是对世界的信任和对未来的向往。周老师问她上周六晚上做了什么，她并没有怀疑，只是不好意思地说熬夜看了漫画书。

她不知道接下来会面对什么。

诚信之星当然不能够撒谎，虽然她可以选择不回答，但有时候沉默会引发更多揣测。而很多问题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一周很快就过去了，再次看到那个学生时他瘦多了，脸上也没什么笑，看来是已经看清楚这个世界的真实模样，这很好。我能听到它在笑。

周老师说，她确实一整周都没有撒谎，但依旧没有成为诚信之星，因为很多学生认为她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是不够坦诚。

我想，很快我就能在假期看到她了。]

陈韶深吸一口气，翻了一页，继续往下看。

[其实最有意思的是友爱之星的竞选。

这一竞选在假期的学生中是看不到的，他们已经明白了世界的真实，早就知道依靠他人的竞选是无法成功的，他们只会去竞争进步之星的位置，以此获得回到美好世界的机会，然后被逼迫着无法后退。

毕竟，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成为进步之星，要么一路进步直到毕业，要么在退步后重回噩梦，成为其他学生的养料。]

陈韶的手指放在“进步之星”这个词上，大拇指摩挲几下。

看来过去也有班级之星的选举，也就代表着即便天选者意外卷入过去，也能从另一条途径完成任务。

而教师天选者的任务，就要着眼在这上面了……

这么看来，完成任务就能脱身的天选者，要是能去过去和教师天选者们打个配合，倒是能把难度降低很多。

就是不知道回到过去之后，三周的时间应该怎样计算。

接下来的几篇记录和前面的风格也差不多，内容都是在说班级之星的事情。

总结来说，班级之星要面临的情况和陈韶设想中差不太多。

“它”会关注班级之星的选举，因为那是学生中最善的一批人，在‘它’看到他们时，污染便随之而来，但并非朝向竞选者，而是朝向那些负责监管和投票的人。

也就是说，在参与竞选后，身边全都会是敌人。

除此之外，班级之星本身就带有污染，那不只是竞选者本人的意图，更是这个位置的“要求”，【书院】会将竞选者改造为它希望的样子，如果竞选失败、改造不合格，作为残次品的竞选者理所当然地就会“经受磨炼”。

【过去】就是他们的磨炼，也是他们的最后一次机会。

第51章 入夜

“所以你们见过这些老师的‘心’吗？”

大致看完整个本子，陈韶顺手塞进保安包里，好奇似的问道。

保安的眼神在他被血渍包裹的右手上停了一瞬，又看了一眼有些凸起的裤子口袋，还是点了点头。

“我们解剖过几个。”他直截了当地说，“里面结构很完整，但是跳动的动力并不来源于躯体。”

至于动力具体来自哪里，他没说，但陈韶应该能猜得到。

“只有老师会这样吗？”

“只有他们能留在现在。”

所以那些被彻底污染的学生，全都被送回了过去……

“去了那里还能回来吗？”

保安并不意外他会问出这个消息，749-1对新鲜事物和怪谈都有很强的好奇心与探索欲，他哪天想去九华江里游泳或许市务局都不会感到奇怪。

“能。”保安的语调有些低沉，“那里有那里的规则，通过测试就能回来……但是概率并不高。”

陈韶眨眨眼，突然问：“所以他们会想要替换这里的学生？”

保安没有回答，但他的表情告诉陈韶这猜想一点错也没有。

“我原本以为会是我们的【善良】和【恶念】来取代我们呢。”他闲聊似的，“封神榜里说的斩三尸听说过吗？改变思维更难，还是剥离思维更难？”

没等保安回答，陈韶就摇摇头站起来，顺手拍了拍小腿上的灰尘。

“但是【善】和【恶】都不是我，也不是你，人类本来就是有善有恶的，没必要强制改变。”

九华市不会只有一个学校，按照几年前五十万的人口，现在的教学楼也承装不下，而且岭前书院的记载中，那里的夫子向来只收十二岁以上、读过四书的学生。

联想到市务局把希望医院当军医院、哄哥哥考幼师的操作，他在知道学校的规则之后，就很难不怀疑他们在有意地利用岭前书院的规则去培养学生。

当然，同时也是在保护学生。

保安沉默片刻：“陈韶同学？”

陈韶奇怪地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没什么。”保安说，“看来你已经好得差不多了。”

“嗯，黄医生开的药很有效。”陈韶恢复了平日的沉稳，“谢谢你把我拉出来，叔叔。”

此时太阳已然西斜，在天边酝酿出层层叠叠的金色云彩，腕表上显示的时间已经来到了18:20，距离晚自习上课只剩二十分钟。

虽然翟老师说了今天他受到惊吓，可以休息到明天早上，但作业就摆在那里，不会有人替他完成。陈韶借用校医院的浴室简单清洗一遍，又顺走一套新校服，就直接回了教室，勉强在上课铃响前溜了进去。

下午的“拐子”事件没给学生们留下什么心理阴影，只有天选者们还扒着栏杆往38班门口瞧。陈韶坐在座位上，一边写着数学作业，一边在心里筛选着周五要报名的奖项。

依照现在的情况来看，只有勤奋之星和文明之星看上去没有那么危险、也有成功的可能，但问题是恰恰就是这两个“星”的资料陈韶没拿到……

只能看其他天选者之后能不能得到了。

晚自习下课后，照常是他和班长留在最后收拾教室。

由于今天下午这里躺了两具尸体，陈韶还特别打理了讲台那一部分，讲桌里的人依旧蜷缩着，这次连眼睛都看不见了，只对外面留了个扁平的后脑勺。

关窗户时那张脸也如期而至，这次陈韶观察得更细致了些。

那张脸其实相当年轻——不，与其说年轻，不如说稚嫩，被压平了的脸颊甚至还有着尚未褪去的婴儿肥，那两只乌黑的手也短小得很，黑白分明的眼睛里满是呆愣的天真。

“请……放我出去……”

那声音依旧细细小小的。

陈韶很想问一句你在哪儿，但是鉴于班长就在他身后紧张得眼皮都不敢往下落，他也只好礼貌性地点了点头，随即用力关上了窗户。

20:51，陈韶准时回到寝室，其他七个室友都已经到齐了，正凑在一起说下午“拐子”的事情，看见他回来，还纷纷露出钦佩和后怕的神色。

陈韶配合着说了两句，就爬上床，从枕头下面掏出被放置了一个白天的手机，打开界面时果然看到一连五条短信，一看时间全是思想课下课的时候。

他感觉有些好笑，语气轻快地一条条回复过去，然后略作洗漱，就躺在床上，不过几分钟便沉沉睡去。

室友们见状也压低了声音，轻手轻脚地关了灯和窗帘，只有走廊里的灯光从门缝透过来，淡淡的。

午夜。

整座学校已经完全安静了下来，只有窗外的虫鸣声不厌其烦地喳喳作响。

宿舍楼大门前突然浮现出一个人形，在明亮的月光下拉扯出长长的影子。它径直朝着大门走去，眼看即将撞上，却像是融化进铁门一样，眨眼间便消失不见。

不远处的林荫道上突然扫过来一束手电筒的光，穿着橙色制服的保安神色木然地从树荫里走出，一双眼珠子僵硬地旋转几周，没发现任何异常，这才转身向操场的方向去了。

宿舍楼内，人影已经悄然上了三楼，走廊里的灯光突然亮了起来，是一种影影绰绰的、摇曳的光，如同篝火。

他停留在楼梯口，等待着宿管巡逻的脚步声远去，灯光在一阵剧烈的闪烁后恢复成一片深不见底的黑，然后才重新抬起脚步，轻轻走到306的房门前。

房间内，陈韶猛然惊醒，眼前是上铺的木板，木头的纹理和虫蛀的痕迹在黯淡的光线下扭曲成一团光怪陆离的影子。

他连忙闭上眼，假装一直没睁开过。

陈韶感觉有些头昏脑涨，颇有些不知今夕何夕的意思，却还记得自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梦里的事情已经记不清了，但给人的印象并不恐怖，却也不快乐，在清醒后只余下沉沉的压抑。

或许是白天耗费的精气神太大了。

他只能这样猜测

咚、咚。

第52章 替代？

陈韶瞬间清醒过来。

因为我睁眼了、不算是在休息，所以违反了规则？

那么，外面的会是宿管吗？

敲门声依旧不徐不疾地响着，从音量来看力道并不大，在寂静的深夜里却分外明显。

对面的上铺、辛立所在的位置传来一阵略显急促的呼吸声，显然也被这敲门声惊醒；而与陈韶对头的下铺，铁架子床却摇晃起来，薛宇涵似乎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从嗓子眼儿里发出那种人类没睡醒时特有的咕噜声。

辛立的呼吸声和敲门声一起停住了。

“薛宇涵。”

门外响起了一个熟悉而陌生的嗓音，语气平淡。

头顶的铁架子床晃荡得更厉害了，床褥窸窸窣窣地摩擦，陈韶暗道不妙，立刻伸出手，精准地捂住了薛宇涵的嘴巴。

“呜呜呜……？”

门外的人没听到自己想要的回答，等待了片刻，又补了一句：“出来，我带你去找严子承。”

陈韶更加用力地按住薛宇涵，他虽然瘦弱，但好在力气并不算小，要控制住一个不完全清醒的人并不困难。

“如果你还想看见活着的严子承的话，现在就跟我走。”门外的人继续说着，“你应该听得出来我是谁。”

“提前发生的事情不一定是坏的，你觉得呢？”

对方知道薛宇涵要被拉入【过去】，并且试图加快这个进程。

但是薛宇涵自己不知道。

所以后面的这句话……是对自己或者辛立说的。

一个念头闪电般劈中陈韶的脑海，他突然知道为什么他对这个声音那样熟悉。

那就是他自己的声音。

“如果你愿意跟我走，就说话。”“陈韶”的声音说，“辛立，不要阻止我，你知道他现在的情况。”

那边薛宇涵总算清醒过来，他混沌的脑子慢悠悠回放了一遍刚刚发生的事情，马上激动起来，连带着铁架子床也剧烈摇晃，双手已经抓住了陈韶的手，试图挣脱他的束缚。

陈韶知道寝室里其他人也全都醒了，只不过全都静默地倾听着，呼吸急促，心脏的跳动声也如同擂鼓。

而就在薛宇涵真正挪开陈韶的手之前，辛立突然颤抖着开口：“他在骗你，不要相信他，你忘了宿舍的规则了吗？”

薛宇涵的手蓦地停住了，陈韶心中一顿，宿舍门外也传来一声叹息。

“我就知道。”

“辛立，你忘了你假期的时候看到的东西了吗？还是严子承帮助你逃出去的……你应该知道沿着曾经的轨迹，接下来在薛宇涵身上会发生什么，即使这样，你也要阻止他，哪怕他会死？”

“薛宇涵，你去过校医院，医生拒诊了对吧？你还记得校医院的规则是什么吗？”

陈韶感觉到自己手心下面，薛宇涵的嘴唇在颤抖。

“现在回答我，你愿意和严子承一起死，还是试着活下去？”

陈韶知道自己不能再等了。

他果断触发了自己的规则，将曾经住院时因癌细胞转移导致的昏迷症状赋予到薛宇涵和其他五个室友身上，他们连哼都没哼一下，就失去了意识。

门外的“人”似乎感知到了什么，连喊了两声“薛宇涵”，均没有得到回答。

“那就没办法了。”门外的声音蓦然变了，“辛立同学，你没在休息，对吗？”

辛立急促的呼吸声突然平缓下来，频率异常稳定。陈韶听到铁架子床摇动的声音从那边传来，随后是双脚落地的响动。

陈韶尝试再次触发规则，但并没有生效。

不，不能说是没有生效，他能感受到辛立身上传来的痛苦，也能听到对方的呻吟，但在陈韶的听觉里，他依旧一步步地往门外挪动。

咔。

寝室门打开了。

原本透过眼皮的淡光被全然的黑暗取代，这黑暗只是一瞬，在光线重新打在陈韶眼皮上时，不管是门外人的声音，还是辛立的脚步声，全都消失不见。

几分钟后，走廊上再次传来脚步声，一声轻一声重的，又停在306门口。

陈韶听到一串艰难的喘息声，一股酸臭气息渐渐充盈了整个房间，紧接着是关门和上锁的动静。

来人爬上了床铺，呼吸声也平缓下来，似乎睡着了。

唯一清醒的陈韶躺在床上，暗自叹了口气。

其实在辛立开口之前，陈韶已经判断出来外面那个“陈韶”是假的。

原因非常简单——它没有试图说服陈韶。

如果那真的是未来的陈韶，试图打乱时间线来救薛宇涵或者验证猜测什么的，要做的不会是引诱薛宇涵，而是直接用他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来取信于现在的陈韶。

然后不管是默不作声，还是陈韶自己动手，都更稳妥。

要知道，如果刚刚陈韶没动手捂住薛宇涵的嘴，他早就蹦出去了。

没直接动手的原因一个是为了获得更多线索，另一个是他触发规则也可能算作主动攻击同学的行为。

只是陈韶没想到，一直表现得怯懦的辛立会突然出声阻止……

也对，辛立敢一个人去学校找人，骨子里其实很有勇气。

所以这件事会是薛宇涵回到过去的契机吗？还是说，辛立代替薛宇涵，本就是正常的发展路线？

他再次叹了口气，暂时把这件事抛在脑后。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薛宇涵的状态。

今天陈韶太累了，睡得太快也太沉，不清楚薛宇涵是否照常“碎碎念”，但是光看刚刚的表现，对方确实也陷入了熟睡，没有半分之前僵硬的样子，更像是个活人，而不是死在过去的死人。

偏偏是在有人引诱他出去的这个晚上……

再看看吧，如果明天晚上薛宇涵依旧是活蹦乱跳的样子，那就说明，辛立确实使得他免于死亡的厄运。

即使代价是他自己。

第53章 遗忘

兴许是太累了，后半夜陈韶还是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再睁眼时就是薛宇涵站在寝室中间的空地上大呼小叫，声称自己半夜被人打了脑袋，而其他五个中招的室友也全都捂着脑门，眼里全是迷茫。

“辛立，你头疼吗？”

薛宇涵使劲儿晃了晃脑袋，只感觉每条神经都在突突地扭秧歌，眩晕感挥之不去。

陈韶对面的上铺伸出个脑袋来，头发凌乱，右侧脸颊泛着淤青。

“啊……喊我吗？”那个学生说，“我……我也有点，不过不太严重。”

陈韶眯着眼看了辛立一会儿。

有股违和感挥之不去。

辛立……是长这个样子吗？

“你脸上什么时候摔的？”他问。

辛立脸上闪过一丝阴翳，眼底也浮现出难以掩饰的恐惧，他反射性侧过脸去，闷闷地回答：“昨天洗漱的时候不小心滑倒了。”

陈韶微微皱眉，那边薛宇涵已经苦中作乐地开始吐槽：“不是头痛就是摔了，要么就是被变态大叔盯上，咱们寝还真是都有美好的未来。”

不，那种表情不会是摔的，而是与一件令他恐惧的事情有关。

毕竟他还记得辛立是个虽然胆小、但品行端正的小孩，不会露出这种神色。

等等，辛立和他相处的时候都干了什么？

陈韶突然发现脑子里关于辛立的印象模糊起来，只有几个刻板的标签在脑子里凸显着存在感。他不动声色地扫了一眼辛立的床铺，聊天似的：“你们昨天晚饭的时候都干什么了？不会是拿冰水镇头吧？一个个的都头痛。”

薛宇涵被逗笑了：“又不是没空调，怎么可能买冰水往脑袋上泼啊！昨天你不是去校医院了吗？我和辛立去买了晚饭，吃完就回教室了。”

辛立依旧低垂着脑袋，沉默地叠着被子，下床的时候陈韶才发现他一条腿是瘸的。

如果是摔的，脸上的痕迹或许还能用灯光昏暗来解释，但是腿脚不灵便一看就知道，薛宇涵会没看到吗？

果然，薛宇涵窜起来就跑到辛立床边，跟第一次抱婴儿的新手爸爸一样，紧张地伸出手：“你怎么腿还疼了？昨天不还好好的？有人半夜跑过来打咱们了吗？”

辛立很明显不习惯和人接触，他不自在地缩了缩胳膊腿，缓了一会儿才顺着薛宇涵的力道往下走。

“摔的。”他轻声说。

薛宇涵皱起眉。

“那你这摔的有点狠……肯定很疼吧，说话声音都小了。我等会儿带你去校医院看看。”

“我也去吧。”陈韶接话道，“正好拜托黄医生给我复诊一下。”

早上的校医院相当冷清，卫真就站在门口看书，陈韶走过去打了个招呼，顺带着瞟了一眼书名。

《诊断学》

看样子还很新。

“卫医生，请问黄医生在吗？”陈韶问，“我和我两个室友都不太舒服，想请她帮忙看看。”

“可我们要去的是常科吧？”薛宇涵疑惑道，没注意到身边的辛立下意识颤抖了两下。

卫真扫了两个学生一眼，合上书，点头带路。

“你好得差不多了，身体好就是不一样。”黄医生意有所指地对陈韶说了一句，意料之中地得到对方一个略显迷茫的神色。

“至于这两位同学……”黄医生停顿了一下，略过被薛宇涵推到前面的辛立，“薛同学应该是最近心理压力比较大，刚开学头痛很正常，吃片药休息休息就好了。”

“辛立呢？他怎么样？”薛宇涵等了半天，没等到诊断，不由发问，“就算摔骨折了，也不是什么大事吧？”

黄医生摸了摸辛立的病历，叹了口气，从柜子里摸出来一份新的。

“身上的伤不是大事，等会儿去左边涂个药就行，不过心理压力太大，内分泌有点失调，得多吃点药。”

“谢谢医生！”辛立脱口而出，几乎是劈手夺过药瓶，攥得死死的，手背青筋凸显。

“不用谢，本职工作而已。”黄医生摆了摆手，“记住遵守校规，保持冷静，走吧。”

陈韶说：“你们先走吧，我想和卫医生说会儿话。”

薛宇涵小心翼翼地搀着辛立离开了精神科，陈韶目送他们拐进常科，回头就问：“他被替换了吗？”

“你还记得？”黄医生惊讶地询问，但随即想起什么似的，摇摇头，“也对，不记得才不正常。”

陈韶皱起眉：“我只是觉得不对劲，和我印象里很不一样，但是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

“不记得也是好事。”黄医生说。

陈韶沉默片刻。

“你还记得薛宇涵吗？他之前来看过病的。”

回答他的是黄医生迷茫的神情。

所以，黄医生记得原本的辛立，却不记得自己拒绝看诊的薛宇涵？

这二者的区别是什么？

“我能看看薛宇涵的病历吗？”陈韶问。

黄医生摇头拒绝了。

“不能给无关人看病人的私密信息，这是规矩。”

“关于薛宇涵同学……你发现了什么吗？我以前拒诊过他？”

陈韶没说话。

医院的规则说，不会为死人看诊，所以现在的薛宇涵是“活人”，他没有在【过去】死亡。

……有人改变了时间线？

而学生可能被替换的危机写在了宿舍的规则里。

按照规则，满员的宿舍不会出现这种危机，虽然陈韶睡得比较早，但是其他几个学生也是经验充足，应该不会临睡觉了才发现有人失踪。

但要说是辛立被走廊里的声音迷惑，也很离谱。

虽然陈韶现在对辛立的印象被模糊了，但他记得那是个很谨慎的学生，不至于如此。

昨天晚上一定发生了什么，才会导致辛立被替换、薛宇涵“复活”。

……难道是辛立代替了薛宇涵？

信息的缺失让陈韶有点烦躁，但是辛立之前没有表现出“活死人”的特征，或许他现在还活着。

“昨天你刚拒诊过。”陈韶回答，“医生，请问那个‘辛立’同学的病严重吗？应该没有传染性吧？”

黄医生神色凝重起来，过了一会儿又舒展开：“刚拒诊过……我明白了，或许不是什么大事，我记得你们关系很好？”

“还可以，薛同学很热心，也很好相处。”

“那或许你以后会知道原因，当然我们这边也会调查。”黄医生回答了陈韶刚刚提出的问题，“至于那位同学的传染性，很难说，有时候我们并不能直接看到，必须近距离观察一段时间。”

“毕竟……我们只是人类，而它善于蒙蔽人的眼睛。”

第54章 监考

兴许是周一周二已经耗光了陈韶的霉运，剩下两天都没有出什么问题，除了各科老师日常不对劲以外，就只有天选者们时不时偷偷摸摸过来交流一波情报。

陈韶把放学铃响时【过去】和现在可能有交汇的线索公布了出去，其他天选者倒也或多或少地找到了一些情报。

总体来说，算是互利互惠。

替代了辛立身份的那名学生倒也没表现出什么污染的特质，虽说警惕了些，但平日里安安静静的，不常与人交流，也不主动惹事，最多套个话，颇有些陈韶刚到家里时的心境。

而班里的学生依旧是好的好、坏的坏，也没什么异常。

周五下午，初二的第一次周测要开始了。

虽然并不准备报名进步之星，但为了保险起见，陈韶还是借了徐欣彤去年的各科卷子，参照着估算出一个有进步、但不多的成绩范围。

午休时三门主课的课代表就从办公室抱回来几摞试卷，全都塞进了讲台抽屉里。学生们全都“翘首以盼”，陈韶则看到他们的手在离开课桌的一瞬间染上了灰尘和鲜血，但也只是一瞬。

课代表们和别的学生都没什么特殊的反应，只有“辛立”忍不住往后靠了靠，还招惹得后桌拍了他一下。

“辛立”看得见？

陈韶周二时发现了课桌里的“人”，他也清楚只有被【恶念】污染到一定程度的人才能发现它的存在。

陈韶虽然从校医院拿了药，但是他本身抗性强，又抱着特殊状态或许能发现更多线索的心思，没把污染除干净，现在才能看见。

而“辛立”从黄医生那里拿到的药……他记得是两天的量。

陈韶眼神闪了闪，暂且把这个疑点记下。

“第一节还是考语文，作文不用写，下课铃一响我就收卷子……”午休过后，语文课代表一边分发试卷，一边叮嘱，“不要分心，不要交头接耳，更不要作弊，什么也不用听，等我走到你们旁边收了卷子再抬头。”

“知道啦。”薛宇涵笑嘻嘻地接话，“每次考试都说一次，我都会背了。”

“总有忘掉的人。”课代表不咸不淡地怼了他一句，转头笑着安抚陈韶，“翟老师说你刚转来，可能不适应，要是考试的时候有什么需要的，举手就好，我立刻去找你。”

陈韶面上感激地点点头。

上课铃很快就响了，教学楼蓦地安静下来，整间教室里只剩下纸页翻飞和落笔的声音。

初二的知识对陈韶来说并没有什么难度，费不了多少脑子，他就盯着阅读题天马行空地想各种出题方法和答题模板。

直到有白色的粉尘飘落在他的课桌上，接触到粉尘的皮肤开始发痒。

有东西贴上了陈韶的左侧脸颊，冷得像是一块冰，但确实有着皮肤的质感。

几缕干枯的头发从陈韶左眼前头掠过，蹭得他额头更加发痒了。

那张脸开始有了动作，出声时冒出一股子引人呕吐的腥臭味道。

“你这道题写错了，应该是烘托，不是衬托。”

改一下吧。

改一下吧。

陈韶脑子里这样想，现实里却什么都没听见也没闻见似的，眼都没眨一下，左手把卷子翻了个面，开始检查，顺手把墙灰都掀到了地上。

“为什么不改？”腥臭味更加明显了，墙灰窸窸窣窣地一连串往下掉，“拿到更好的成绩，老师和爸爸妈妈都会高兴的。”

陈韶手下微顿，没忍住把卷子翻回来，盯着自己专门写错的那道题发呆。

他在心里叹气：为什么又是我？难道真就是新来的好欺负？

唔，也对，班里其他人估计都习惯了，很难中招。

如果陈韶能抬头，就会发现他身边站着的是个拎着脑袋的人形——不是人，只是有着人的躯体。它足有三米高，硕大的头颅高高地顶在天花板上，三四双纯黑的眼睛围绕着头颅生长，每双都足有正常人眼的三倍大小，几乎占据了整个脑袋。

其中一双眼睛正对着陈韶的方向。

与身高不同，【监考老师】的体型异常瘦削，可以说是骨头架子上套了件灰扑扑的大褂，显得空空荡荡。

在大褂腰间靠下的位置，年岁久了的血迹一层叠着一层，已然发黑，微微一动就扑棱棱地往下掉碎屑。

而就在血迹最重的地方，那颗头发凌乱的脑袋和陈韶的脸紧紧贴着，裂开的嘴巴红得惊人。

它兴奋地看着陈韶的试卷，等待着、等待着，表情逐渐变得迷茫。

陈韶把卷子又翻了回来，动笔将其中一道做对的题又改成了错误答案。

脑袋陷入了沉默。

【监考老师】对陈韶立刻失去了兴趣，它拎起【助教】，把这颗垂头丧气的脑袋放到了另一个学生的脸侧。

讲台上的语文课代表抬起头，瞳孔反射出平静的考试现场，确定无事发生后，又低下头继续完成试卷。

四十分钟的考试时间过得飞快，下课铃声响起的时候陈韶清楚地听见薛宇涵呻吟出声，不住地抱怨还没写完。

一只手从旁边伸出来，没有直接拿试卷，而是手心朝上摊在陈韶眼皮子底下，等着什么。

这只手看上去还算干净，但指甲末端留存了一层灰色的污垢，手指关节处也有着红肿的痕迹。

陈韶眼神一凝，立刻按住了卷子。

他记得语文课代表是个很爱漂亮的小女生，发卷子时手上有着护手霜的清淡香气。

这不是语文课代表的手。

在陈韶的凝视下，那只手没有过多纠缠，等待了十几秒无果后，立刻放弃地缩了回去，不知道是不是去找下一个倒霉鬼。

几秒钟后，语文课代表的白色板鞋出现在陈韶的视野边缘，那只白胖的手直接抓住试卷左边，利索地从陈韶手底下抽走卷子，放在了左手那一摞试卷的最上方。

陈韶顺着试卷被抽走的方向抬起头，指了指桌面：“代表，咱们班天花板好像该修了。”

第55章 “辛立”

“还好吧，每次考试都是这样。”语文课代表一边往后走收卷子，一边说，“可能是平时班里比较热闹，我们都没注意到，之前在其他教室也是这样的。”

陈韶抬头看了一眼天花板。

虽然教学楼已经算是比较干净的（至少表面上如此），但天花板一向是日常打扫无法触及的范围，即使在自己家里，一般也是一年扫个一两次就够了，因此上面和教室过道对应的痕迹不仔细看还好，一仔细看就有点明显。

有什么东西从天花板长了出来？还是太高导致的？

陈韶脑子里想象了一个脊背顶到天花板、脖子比身体还长的怪物形象，不太确定它的诞生根源是什么。

在考场上诱导学生作弊，听起来像是【恶念】那边的，但是比起体育老师和思想老师的操作，又好像有点小儿科。

虽然他从小到大都没做过弊，觉得这种行为不正确，但也不是没见过成绩不太好的同学日常测试作弊。而不重要的考试，即使是老师，很多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不过如果对方的规则只有作弊的话，那平常应该也见不到。

这样想着，陈韶又问起另外一只手。

“班里这么多人，你一个人收有点麻烦吧？需要我帮忙吗？”

课代表脚步微顿，连忙转过身来，拒绝的话脱口而出：“不行！”

面对陈韶疑惑的神情，她定了定神，解释道：“周测的卷子必须课代表来收的，一个人一张卷子……不要把你的卷子给别人。”

“哦，好的。”陈韶看上去木木的，他挠了挠脑袋，回头去喊今天的值日生打扫卫生。

其实交出试卷这件事并不具有太大的指向性，但是考虑到发生在辛立和顾怡静隔壁老师身上的替换事件，陈韶觉得这可能也有类似的作用。

极端情况下去【过去】和回来的途径又多了一条，挺好的。

把良心按死的情况下。

课间留给学生们休整的时间并不多，陈韶绕着教室看了一圈，确定课桌里的同学状态还算完好，其他地方也没出现新的问题，就回到座位上，等待着数学考试发卷子。

数学考试的规则和语文考试一样，也都和现实差不太多。这一次考试期间倒没闹什么幺蛾子，只在教室后门附近发现了一些新的墙灰，不幸被灰尘盖了一脑袋的学生正无语地甩着头。

大课间有三十分钟，陈韶检查完教室，上完厕所回来，照常扫了一眼。

好像有什么不对劲。

他停下脚步，站在门口，又仔细看了一遍。

讲台里的同学背着脸不见人，只有布满疤痕的双手暴露在阳光下；教室后面黑板两个角落的人名都没变化；窗户口也没有什么迫不及待的脸皮出现。

离上课还有二十分钟左右，大多学生都跑出去放风了，留在教室里的陈韶都还有些印象。

那么……是课桌？

1、2、3、4、5……30。

是三十张没错。

陈韶抬起脚，认认真真一个个座位看过去，也没发现什么大片的污渍。

他站在教室最后面，再一次开始查课桌数量。

1、2、3……27、28、28、29、30。

没问题。

陈韶蹙起眉。

他沉思了一阵子，走到讲台上，对照着周二才打印出来的座次表一个个地核对。

董凯明的……徐欣彤的……辛立的……他和薛宇涵的……罗明丽的……

等等，这个王竞楠和朱海利是谁？

陈韶蓦地抬起眼，直直地看向教室最后、罗明丽后面的那张桌子。被蒙蔽的感知瞬间恢复正常，此时那张桌子空空荡荡的，没有文具也没有纸张，更没有人。

【如果你发现多出桌椅，立刻将其带入五楼的空教室。】

一张铁质桌子的重量并不轻，陈韶一个人搬起来还是相当费力，他尝试着抬起一角，然后就放弃了一个人搬桌子的打算。

“班长！”陈韶喊道，“能帮我把这套桌子椅子搬到五楼吗？”

班长董凯明原本在复习英语单词，被打断后疑惑地回过头来。他顿了顿，合上课本，快步走到陈韶旁边，却不帮忙，而是问：“值日生呢？”

陈韶摇摇头：“他不在教室里。”

可能在楼下，可能在卫生间，可能去找朋友，鬼知道。

“先去找值日生。”班长当机立断，转身就往外走，不一会儿一个人回了教室。

显然没找到。

“必须让值日生来吗？”陈韶问，刚说出口他就知道这是句废话，又连忙补充，“我把后面名字改了行吗？”

班长下意识看了黑板一眼，嘴角抽了抽。

“当然不行。”

那好吧。

陈韶叹了口气。

他也不是不能搬动……顶多多费点时间和力气，外加制造点噪音，倒不至于被砸死。

董凯明看了看他的手和有些瘦弱的胳膊，又转头看了一眼时间，犹豫了一会儿之后，他突然说：“外面的是不是值日生？”

陈韶反射性去看那边，但依旧留了几份注意力在课桌上，就看见班长偷偷摸上桌子，手从课桌的木质桌面上穿透了过去，徒劳地在空气中摇晃几下，又悻悻地收回去。

他摸不到。

“我再去找找。”他说完就又跑了出去。

这个时候，“辛立”正好走过来，他举着杯子，一副要去接水的样子，却也有意无意地摸了一把陈韶的手附近的空气。

他手上的肉有些轻微的变形了，仔细看能发现紧贴着木质桌面。

“我来吧。”

“辛立”接完水回到座位上，又转回来，小声说道。

陈韶的神色有些莫名。

“谢谢。”他说，打算见招拆招。

“辛立”点点头，摸索着抓住课桌另一边的底部，和陈韶一起把它抬了起来。

“很危险？”通往五楼的楼梯上，陈韶冷不丁问道。

他感觉到抬着课桌的另一面力道突然卸了点，又很快稳住。

“嗯。”“辛立”低着头，让人看不清他的神情，“不能让它们来这边。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地方……它们非常危险。”

第56章 报名

陈韶在对方看不见的地方诧异地挑起眉。

这话说得好像他就是辛立一样。

但是陈韶整体上还是更相信自己和黄医生的判断，那对方应该是通过某种途径知道了之前他和辛立谈话的内容，要么是记忆，要么是日记之类的东西。

至于对方说的原因……可能是真的，否则没必要暴露自己不同寻常的特征出来。

“它们？”陈韶问，“有多危险？”

“辛立”沉默片刻，直到上了五楼，才缓缓说道：“它们会让你变成自己不想要的样子，让你伤害所有人。”

五楼依旧是之前的样子，走廊和教室内都空无一人，地上和栏杆上都落着薄薄一层灰尘，玻璃表面也蒙上一层灰暗的阴影。

砰、砰。

“老师，您好，我来把一张桌子搬进来。我们有两个人，搬完桌子还有两张椅子。”

吱呀一声，门被朝内打开，依旧是看不清面容的人影，还有布满血迹的墙壁。

这次陈韶选择的班级依旧是上次的那一个，窗帘紧闭，沾着血的脚印从讲台上蔓延到教室门口，又在陈韶的视线中一步步地挪了回去。

“辛立”默不作声地抬起桌子的另一端，两个人迈着小碎步走进了教室。

不同于上次，这次的桌子占地面积并不小，整个房间能合理安放的只有最后面那一排，陈韶作为打头的，只能背对着前进方向，在路过第三排时被人抓住了衣角。

熟悉的蜂鸣声再次袭击了陈韶的耳膜，他能感觉得到那只手也在剧烈地颤抖，但依旧坚持着在他腰间用手指描摹出几个字来。

[假的]

[小心]

[辛立]

陈韶保持着直视桌面的姿势，眼角的余光却悄悄往左瞥了一下，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形几乎抽搐着趴在自己的桌子上，很快就被附近的另一个人影按了回去。

那桌子上很快又添了几抹血痕。

陈韶的心微微沉了下去，他微不可见地点了点头，随即继续抬步往后走。两个人把课桌稳稳当当放在黑板前面，随即快步离开了这个教室。

等到两个椅子也放完，“辛立”的脸色明显更白了些，明明十三四岁的年纪，却透露着一股子暮气。

“我……”他张开嘴，只说了一个字就停下了。

陈韶抬眸：“你怎么了？”

“……没什么。”“辛立”说，“我只是在想……”

他犹豫了一会儿：“捡到了别人拿不回去的东西，应该不算错吧？”

他也认出辛立了。

陈韶没说话，如果对方说的是真的，那他不认为自己有资格对这件事说什么，理论上来说为了生存什么事都可以做；如果是假的，那就更没必要说了。

所以只是说起另一件事：“你帮我把桌子搬出来，对你没影响吧？”

“我在吃药了。”“辛立”说。

对话到此终结，刨除演戏的部分，“辛立”看起来是个有些阴郁的小孩，和真正的辛立并不相同，这种“演了但没完全演”的情况确实让人有些发懵。

但是从他主动帮忙的情况来看，正常情况下他不是个坏人。

回到教室时，英语课代表已经开始查卷子数量，在陈韶进来时还特意问了一句，听到东西已经送回去之后，表情才轻松下来，不过也还是认认真真地数完了试卷。

不多不少，正好六十张。

英语课也没出什么问题，只不过课后灰尘掉落的地方换了个位置，落了满头灰的同学算是成绩挺好的，从位置和对象上来说都找不到规律。

陈韶只能猜测那个诱导作弊的怪谈触发的点是错题。

英语考试之后就是班会了，翟老师笑呵呵地走进班里，抱着刚刚改好的试卷，先是对考好了的学生大夸特夸一番，然后才提起了班级之星的事情。

“下周班级之星有哪位同学要参加吗？”翟老师问，“辛立同学，你有推荐人选吗？”

突然被点名的“辛立”愣了一下，随即摇了摇头。

翟老师也没纠缠。

陈韶若有所思。

他不觉得专门找辛立会是个巧合，或许这也是一种测试——被【恶念】污染的人会主动把人送到班级之星的竞选中去的。

“老师，我想报名。”

在一片寂静中，陈韶高高地举起手。

前方董凯明猛地转过头来。

“那你想报名哪个？”翟老师显得很高兴，连脑门都更发亮了似的，双手扶着讲台前倾。

“勤奋之星。”陈韶回答。

两个备选项中，文明之星的内涵太过模糊，还是勤奋之星更具体些。

反正他也不会被累死。

这次换成旁边的薛宇涵欲言又止了：“你别……”

“薛同学有什么意见吗？”后排的罗明丽眼尖瞅见了，立刻喊了出来。

薛宇涵憋屈地把话咽回了肚子里。

事情就此定下，在翟老师把陈韶的名字记在后面的黑板上，写出“勤奋之星候选人 陈韶”九个大字之后，陈韶敏锐地感到班里的氛围变了。

仿佛隐藏在洞穴中的毒蛇吐出了信子、露出了獠牙。

陈韶恍若未觉，坐下之后就掏出课本认真地读起来，打算从现在开始的一周都要贯彻勤奋的原则。

之后翟老师又讲了些关于校园安全的问题，又嘱咐了一些星期天在家也要不忘记学习的话。到17:50，放学铃准时响起。

“陈韶同学！”罗明丽眼睛亮晶晶地站到他桌边，指了指天花板，用一种不能说是没礼貌、语调却饱含笃定的语气吩咐着，“教室里好久没有大扫除了，你是卫生委员，请你收拾一下吧……三十分钟应该足够了。”

学校规定的离校时间是18:20.

陈良本来也想过来，看到罗明丽抢先了，才悻悻地收拾东西准备离开教室，听到这个要求，又不由得笑了起来。

“好啊。”陈韶点点头，“但是天花板太高了，我一个人可能够不到……能请你留下来帮忙吗？”

罗明丽脸色微变，立刻摇了摇头，讪笑：“不好意思，我爸爸平时都很早接我，我怕他等急了。”

说着，她就急急忙忙拎起书包跑了，活像是背后有鬼追着一样。

所以……在这个时间留在教室做扫除……

究竟有什么危险？

第57章 食欲

得益于每天的打扫和同学们良好的卫生习惯，教室内脏乱的地方其实并不多。只不过要是大扫除的话，就得比平时清洁得更彻底一些了，三十分钟只能说是勉强够用，还是在不回寝室收拾东西的情况下。

其他还没来得及走的学生面面相觑，班长董凯明拿着本书，放也不是看也不是，憋了一阵子才说：“我帮你吧，一楼器械室有打扫的工具，可以用来擦天花板，用湿毛巾的话也不会掉灰。”

一些学生也说可以清理一下自己的位置。

至于其他的，已经和罗明丽一样，一边说着家长在等，一边跑远了。

陈韶谢过他们，以最快速度跑下楼，正好看见有老师准备锁门。

“麻烦等一下！”

老师疑惑地转过身来。

“老师，我们班想扫一下天花板，请问这里有工具吗？”陈韶喘着气问。

“这个时候？”老师嘟囔了一句，倒也没说其他的，而是重新打开器械室，陪着陈韶进去。

器械室里除了扫地工具，还有很多体育器材。或许是工具用途的缘故，里面荡漾着一股灰尘特有的气息，还带着塑胶的臭味。

“去挑吧。”老师指了指放扫地工具的那个角落，“需要什么拿什么，放学前交回我这里。”

陈韶走过去，没怎么犹豫地摸上柜子里那个可伸缩的掸子，又拿了两个塑料盆和几条抹布，还没等站起来，器械室门口突然传来砰的一声，随即是一串渐行渐远的脚步声。

那名说要等他交还工具的老师已经走远了。

窗外的阳光蓦地昏暗起来，仿佛从夏季的六点钟突然蹦到了秋冬季节的，丝丝缕缕的寒意很快从空气渗入骨缝，与此同时，低低的啜泣声幽幽响起。

陈韶僵立在原地，脖子如同久未上油的齿轮，一帧一帧地转向啜泣声来源的方向。

那是陈韶的右侧、存放体育用品的角落，被用于仰卧起坐的垫子一摞摞地包裹着，看不见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

太近了。

咕咚。

他清晰地听到自己吞咽口水的声音，怪谈对规则的渴望转化为人的食欲，饥饿开始从胃部蔓延开来，无形的触手纠缠住每一条神经，连灰扑扑的灰尘气息都变得香甜可口。

食欲在他脑子里疯狂尖叫，连带着被关入密闭空间的焦虑，燎原星火般烧毁了他几乎全部理智，逼迫他往那个方向踏出一步。

杀死它，吃掉它，让它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它应得的。

人类的理智在这样强烈的执念下几乎瞬间便溃不成军，陈韶混沌的意识只能感受到食欲和熊熊燃烧的怒火，器械室老师已经不见踪影，而另一个造成这幅局面的“它”理所应当地成为了发泄点。

陈韶低着头，往角落里走了一步。

角落里低声啜泣的“人”似乎也感受到了什么，哭泣声戛然而止，器械室里立刻安静下来。

……不行。

他的脚停留在半空，仅剩的理智自混沌的意识中抬头。

陈韶捂住鼻子，但那味道并不是来自于人的嗅觉，因此也只是白费力气。

时间不够。

在6:20前必须离校。

他艰难地后退一步，将脚尖朝向门口。

但是那个小点心闻起来真的很诱人。

陈韶听见有人在心底轻轻说着，却又感觉震耳欲聋，

他又悄悄把脚尖转了回去。

就算被卷入【过去】，也有回来的方法不是吗？反正自己本来就会去的。

如果你想让爸爸妈妈发疯了似的闯进学校找你的话。

哦，对，还有老哥，说不定会直接从封丘冲回来找人。

陈韶闭上眼睛，艰难地缩回脚。

还是先回去交代清楚，等下周，再悄悄地来吃掉它好了。

现在，正事重要。

陈韶深呼吸几口气，把汹涌的食欲按回去，他最后看了一眼死寂的角落，随即就把刚刚掉在地上的塑料盆等物拿好，走向门口。

器械室的门被角落里的它“锁住”了，陈韶却轻而易举地推开了那扇门，门上的锁当啷一声掉在他的脚边，已经是开启状态。

那股香甜的味道逼近了。

陈韶连头都不敢回，直接一反手把门关上，插销插好，只留下那把锁还在开启状态，

小点心的规则范围确实只在器械室内，门一关，味道就消失了，胃里饥饿的感觉也逐渐平复。陈韶却没有立刻回教室，而是站在门口，望着教学楼的出口，看了几十秒之后，才面无表情地擦了擦口水离开。

楼上，董凯明已经等的有些着急，不住地看着教室里的挂钟，看见陈韶回来，二话不说接过掸子就开始扫房顶，墙灰窸窸窣窣地往下掉，其他学生就一般捂着脑袋，一边把墙灰清到地上。

六点整，班长把东西递了回来，抱歉地笑了笑，和其他学生一起离开了。

还剩下讲台、窗户和地面没有清理完毕。

六点好像是什么特殊的时间节点，伴随着同学们离开的脚步声，教室里也安静下来，原本整洁的墙面上却渐渐地浮现出一块块发霉的污渍，角落里的控制台自动打开了，黑板上方的投影幕布在投影仪嗡嗡的运作声中慢慢地向下坠落。

哗啦！

角落里罗明丽的那张桌子突然向后倾倒，书本文具齐刷刷地掉了一地，连茶杯也滚落到角落里。

陈韶垂下眼，并不觉得那些污渍是自己需要清理的地方，就按照记忆里的地方一块一块地清扫。

而就在他趴在外墙的窗户上擦拭时，一双手抵上他的脊背，猛地用力。

陈韶下意识抓住两边的窗框，小半个身体都伸出窗外，手里的抹布也从四楼掉了下去，在半空中忽然消失。

有人在试图杀死他！

那双手还紧紧贴着他的脊背，力气丝毫没有放松，他的胸口在窗户上压得生疼，背后的手力道也有短暂的松懈，又很快恢复了之前的力道，甚至更胜一筹，陈韶甚至能听到背后传来兴奋的粗喘声。

陈韶并不害怕物理上的死亡，赵嘉林就是凶手的前车之鉴，但是身体摔碎的痛感是无法避免的。

而且从完全的怪谈状态恢复过来也需要时间。

“非本班学生……”他艰难地说着，“离开38班的教室。”

【确保教室内所有教师学生都保持整洁。如果你发现外表脏乱的教师学生，立刻要求他离开，但可以向其提供饮食。】

陈韶明显感觉到身后的力道猛地一松，取而代之的是突然弯曲的手指和刺进他皮肤的指甲，伴随着一声嘶嘶的呼痛声，抵在他身后的人终于离开了，只在原地留下了一些红黑色的碎屑。

陈韶总算得以站直身体，他皱着眉摸了摸发疼的胸口，回头看到投影仪依旧嗡嗡地运作着，而凌乱的桌椅和窗边都再没了其他动静。

他们都离开了。

第58章 宁静的日常

陈韶也是做惯了家务活的，很快就把其他部分收拾干净，那些碎屑也一并清除，全都喂了垃圾处理池那个大家伙。

以最快速度回寝室拿上昨晚就整理好的包裹，六点十九，陈韶在校门口准时看到了来接自己的妈妈。

“小韶，怎么出来的这么晚？”妈妈接过书包，一边往外走，一边聊着。

“我在学校里遇到了很好吃的点心。”陈韶摸了摸肚子，“可惜没吃到。”

妈妈笑了：“今天不凑巧，美食城里来了位胃口很大的客人，都没剩什么东西，等明天吧，你想吃什么，我都给你带回来。”

“下周来的时候，我们再来吃那块点心。”

陈韶虚心求教：“吃点心不需要做什么准备吗？要花多久？”

妈妈眨眨眼，略为难地抿了抿嘴唇。

“回去问问金米米吧，她吃的多一点。”最终，妈妈给出了这样一个答案。

金米米。

陈韶还记得她是拿走了【面具人】脸皮的怪谈，住在13栋4单元15层。

他点了点头，转而问：“妈妈，我们初中部的学生都有人接吗？我下次可以自己坐公交回去的。”

他记得那辆666路公交就是从幸福小区到综合学校的，而且家里没车，估计等会儿也是坐公交走。

妈妈眨了眨眼，抚了一把鬓角的碎发，笑得意味深长：“小孩子还是要大人接的，不然路上遇到危险就不好了。”

也就是说，天选者们也都被安排了父母？

也不知道他们住在什么地方，需不需要适应新的规则……

规则怪谈应该不至于那么狗吧？

还有顾姐，【过去】的消息是她今天会被卷入，中午的时候还好好的，或许现在就是那个时候了。

“我听你哥哥说，”过了马路等公交的时候，妈妈突然问，“有人想带走你。”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依旧是笑着的，样板化的微笑配上一丝不苟的穿着，像是商场里会有的那种塑料模特。

陈韶有时候会想，如果排除怪谈的因素，妈妈会是那种服务行业的超级优秀员工——怪谈的工作能力，真的能把人类卷死，具体参照超市里的邱雯医生。

“市务局那边的哥哥姐姐说他们会帮忙关注的。学校里和家里都很安全，不会有事的，你们就放心吧。”

有事也很难帮得上什么忙吧……

博然医院的体量，听上去就很大。

而且怪谈试验品估计不好找，就算真的被抓住，也不会随随便便被玩死。

就是有点对不起到时候大概率被发布“逃离博然医院”任务的天选者们。

大概等了三四分钟，666号公交车就晃晃悠悠地来了，陈韶扫了一眼车上的规则，没发现和44号有什么不同，就跟着妈妈在右边坐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

“你爸爸带回来的那只兔子还挺听话的，也知道自己照顾自己……”

“最近公司有点忙，不过老板大方，给了奖金，回头给你和小昭多买几身衣服……”

“我们组长刚被老板骂了，估计过不了多久就能给你带回来多加点餐，小孩子得多吃点好的……”

说着，她感觉到肩膀上猛地一沉，小儿子靠着她，已经睡熟了。

陈韶再睁开眼时已经是午夜，流银般的月光透过阳光房的玻璃洒进来，照得各个家具分毫毕现。

今天邹女士演奏的是古琴，琴声悠扬，煞风景的事窗外传来的一阵阵狗叫声，听上去带着怒气和凶意，不像平时那么平和欢快。

带毛毛的地毯有点热……

但是不想动。

反正是在家，休息一会儿又能怎样？

他一动不动地晒了十几分钟月光，才慢吞吞爬起来，把自己挪到沙发上。

墙面上的挂钟指向了三点，距离月光消失还有两个小时，陈韶索性睡不着，就趴在沙发边上往楼下看。

得益于怪谈的体质和市医院的高超医疗技术，陈韶现在的视力非常棒，能看到楼下浩浩荡荡地窜过去成群结队的狗，徐莹牵着那只金毛站在狗群里，伸手指着前方。

她在指使它们咬漫画家。

一星期没见，许先生果然还是人嫌狗憎，看的他焦虑了一星期的大脑都要欢快起来了。

这场令人喜闻乐见的狗咬怪谈行动持续了大约十分钟，陈韶幸灾乐祸地看着漫画家捂着小辫子从13栋被追到7栋，又被追回来。

许先生刚刚扔出几张画好的漫画纸，就被路过的邹女士伸手捏住，几下便撕得粉碎，各色狗毛和带着漫画的纸屑到处乱飞，有个冲在前面的哈士奇甚至被呛得打了个喷嚏。

穿着淡蓝色制服、戴橡胶手套的清洁人员跟在后面扫地，足足积攒出半人高的垃圾来，虽然看不清脸，但从动作姿态上就能看出“生无可恋”四个大字。

和垃圾处理池那封留言信的风格倒是相当符合。

现实世界熬夜值班的张迅和直播间观众们起初惊得掉烟的掉烟、滚下床的滚下床，但是过了几分钟，倒也津津有味地看了起来。

嗯，三方的外表都没什么直接的冲击力，可以当喜剧来看。

人的意志力大概就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慢慢成长的吧。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除陈韶外空无一人的房间里突然冒出来一个弱弱的声线，听上去是个年纪很小的女孩子。

陈韶顺着声音的来源看过去。

是他从学校里带回来的书包，里面放着他的学习资料、衣服，还有那只手机。

……哥哥把手机给他的时候，是提过可能有小女孩的声音的。

但他也说了，听到陌生人的声音不要回答。

或许是特殊情况？

陈韶走过去，把手机拿在手里，本应该暗着的屏幕此时平白亮了起来，并且自动打开了通讯录界面，只不过并没有将电话打出去。

通讯录里除了哥哥，还多出了另外一个陌生的号码。

备注是“爸爸”。

“爸爸说，打架是不好的。”小女孩的声音碎碎念着，“老师也说好孩子不能打架，还说好孩子应该早睡早起，等太阳出来了才能起床。”

嗯，没错，你爸和你老师说的是对的。

但是人的规矩和怪谈有什么关系？没有。

陈韶把手机放在沙发沿上，一边看楼下的热闹，一边听小女孩碎碎念。

“爸爸怎么还不来接我？”小女孩声音里带了些委屈，“哥哥，我想给爸爸打电话……”

“但是爸爸好忙，叔叔他们说只能爸爸给我打。”

“我想爸爸了。”

陈韶换了条胳膊枕。

规则里倒是没说不能给那个“爸爸”打电话。

但是现在还没到中午，小女孩的愿望注定不能被实现。

第59章 总筹；消化

小女孩的声音维持了几分钟就消失了，手机屏幕也随之黯淡下去。

很快，楼下的闹剧也随着漫画家冲回13栋的单元门而宣告结束，狗群们四散开来，只留下清洁工依旧弯着腰一点点地收拾着垃圾。

五点钟，空中的圆月突然从圆形变成了一条细缝，像是人在眨眼。陈韶本能地闭上眼，那只眼睛绕着原地转了几圈，又重复了睁开、闭上的动作几次，才彻底消失。

太阳出来了，远方天色微曦，寂静的城市渐渐喧闹起来，不过碍于九华市和小区的规则，并没有太过明显的噪音。邹女士弹奏了一曲《致爱丽丝》；又过了一小会儿，对面卧室门打开，家里逐渐多了人声。

陈韶伸了伸懒腰，从书架上拿出那本黑色笔记，写下这次的总筹。

怪谈：【九华市综合学校】

性质：【生存型副本】【目标型副本】

通关条件：获得任何班级之星奖项一次（学生）

阵营划分：

1、【岭前书院】，包括所有教职工、学生在内，以“表面上的极端道德”为规则核心，其污染特征为“对道德规范的无条件顺从”；

2、【恶念】，包括操场本体“它”及部分惰化教师、学生，其污染特征为“对他人的强烈负面情绪与攻击性行为”；

3、【时间】，校内时间划分为【正常教学时间】与【非正常教学时间】，其污染特征为“时间感知错乱”，极端情况下会被卷入【非正常教学时间】；【过去】可破坏怪谈规则生效的因果关系。

规则（正常教学时间内）：

1、遵守校训，但时刻牢记真正的你。如果你对自己的认知发生了偏差，可以尝试多吃一些食堂的米饭套餐。

2、如果你在食堂遭遇危险，可以尝试向监督员求助。

3、在食堂购买食物时，请务必确认该窗口菜单处于正常状态；如果它与你印象中并不相同，立刻检查该窗口是否存在脏污，如果有，立刻离开；没有，更换窗口。

4、食堂二楼超市和校医院可以成为夜晚的避难所，但危险程度未知。

5、当你出现较大的负面情绪，甚至试图攻击他人时，立刻前往校医院精神科进行治疗。白色药片对此有效。

6、体育课上，时刻注意看台上人的目光，如果他们开始看你，立刻设法离开，并前往校医院精神科。

7、你可能会在非体育课时间看到操场上的学生和老师，无视他们，不要让它发现你看到了它。

8、你可以信任医生、保安、普通老师和学生，但不要信任拥有黑色心脏的老师。

9、当课堂时间出现错误时，确保本堂课的教师所处时间不超过50分钟，时间一到，立刻向老师要求离开教室。

10、放学后不要靠近教室外侧的窗户，不要看教学楼对面的窗户。

11、不要去五楼的空教室。如果需要，记得敲门，并说明来意与人数。

12、如果你需要前往一楼器械室，确保门时刻处于开启状态。

13、如果你是卫生委员，时刻确认值日生的行踪；搬运桌椅时你需要他的帮助。

14、在休息时间保持沉睡，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让它发现你还醒着。

15、铃声响起时，校园的一些地方可能会发生变化，你或许可以从中找到需要的东西。

需要写出来的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在学校本身的规则上写得还算清楚，暂时应该没什么疏漏。写完这些，也正好到了六点。

洗漱、吃饭、刷碗、喂兔子、写作业，事情做完一轮，十一点多的时候，陈韶出门上了电梯。

金米米住在1502，房门上贴着可爱的猫咪头像，凑近了能闻到氤氲的花香。

花香？

但是九华市不是不让私人养花吗？

陈韶深吸一口气，伸手敲门。

“谁呀？”伴随着轻快的高跟鞋声，门很快就被打开，金米米戴着个米黄色波点蝴蝶结的发箍，从门缝里伸出个脑袋来。

“你是……12楼新来的小孩？”

她的目光从陈韶的脸看到他手上的桂肉，笑着打开门。

“礼物给我的？你等等——”

金米米哐当一声关上门，过了一小会儿又打开来，先往陈韶手上塞了张纸，又把桂肉袋子拿在手上，转身进了厨房。

“先看看我的规则再进来，我可不想跟你打架，欺负小孩儿似的。”

陈韶着实怔住了，他低头看了眼那张规则，心里有些哭笑不得。

【

1、1502不接受任何丑陋事物，丑人勿入。

2、禁止漫画家入内，否则后果自负。

3、我喜欢夸赞，接受建议，讨厌批评。

4、美应当是多样的。

5、美应当是取悦自我的。

6、美的环境，滋养美的人。

】

规则很简单直白，没有分析的余地，甚至没有什么攻击性，看上去只是一个爱漂亮的小女生形象。

1502内部装潢得也很有少女心，随处可见的蕾丝装饰和毛绒玩具可爱又温馨，白枫木色的小茶几上摆着一小盆金钻，旁边放着淡青色莲花香薰炉，正悠悠地飘散着白雾。

花香就是从香薰炉里传出来的。

陈韶不禁松了口气，在金米米示意下坐在了亮蓝色的小沙发上。

“我记得上次你帮我拿到了一块脸皮。”金米米摸了摸脸颊，还心情颇好地从耳根处掀开，给陈韶展示了一下脸皮的质感有多好，染着豆蔻的指甲血一般红，“不过最近我吃得太饱了，消化了好久，还没去谢你呢。”

陈韶的视线在脸皮和脸皮下面露出的肌肉组织上掠过，垂头腼腆一笑：“我也是害怕他真的把我拐走才喊的，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谢来谢去就没意思啦。”金米米捧着脸笑，“你找我有什么事呀？”

陈韶便说明了来意。

“哦，这个啊。”

金米米伸手捏了捏陈韶的脸颊。

“这个简单，”她轻描淡写的，“我听莹莹说，她跟你提过怪谈的本质就是规则，所以规则相贴合也代表着结合与吞噬的欲望。”

她的指甲贴了贴嘴巴，笑容也仿佛增加了几分诡谲。

“平常的进食只是为了维持存在，而这个时候，是为了‘补全’。”

“你会感到饥饿，是因为你的规则想要变得更加完整；同样的，那只小点心也会感到饥饿……”

“但你没有感到恐惧，就说明，你远比它强大。”

“如果它只有和你贴合的规则，那你不用费多大的力气，就像是把一杯淡柠檬水倒进柠檬汁里一样，稍加搅拌就浑然一体了。”

“但如果它不是一杯淡柠檬水，而是一杯琴费士，那你就需要‘消化’，你会被‘重组’，你的状态会变得不稳定，规则的触发也会变得混乱。”

“直到你把它消化完毕，彻底成为你的一部分。”

第60章 特别节目

金米米真的是个很活泼的怪谈，除了揭开脸皮那一幕，她表现得甚至比陈韶更像是个普通的人类，也相当热心肠。

就是有点过于爱美了。

“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她娓娓道来，“你们的规则确实有重合之处，但在不重合的地方其实是冲突的，这种时候你不仅需要‘消化’，还需要‘排出’。”

说着，她摸了摸自己的脸，突然凑近了陈韶，问：“对了，我今天戴的发箍好看吗？前天刚在步行街买的。”

陈韶认真地审视了一番，评价：“很好看，尤其是和你今天的衣服很配，活泼又甜美，就是感觉脖子有点空，带条项链会更漂亮。”

金米米眨了眨眼，从茶几底下掏出一面小镜子，左看看右看看：“嗯……好像是少条项链，你等等！”

说完，她就飞也似的跑回了卧室。

陈韶坐在客厅里，喝了一口对方端上来的花茶。

嗯，看来对方拿出来的规则，至少这一部分没撒谎。

不一会儿，金米米就出来了，戴着条银闪闪的铃铛项链，继续和陈韶分享自己之前一次“消化”的经历。

“按照人类的说法，和这种怪谈融合，轻则‘消化不良’，重则直接‘过敏’。让两种相互冲突的规则待在身体里，逻辑链早晚有一天会‘崩塌’。所以必须尽快‘排出’。”

“如果你足够强的话，就不用自己去做，熬个几天就行了。”

金米米又拿面具人当例子：

“那个家伙没有自己的脸，他的规则核心也不是‘模仿’，而是‘诱骗’。”

她脸上带了点苦恼。

“我打扮自己可不是为了让别人看的，要把那些不消化的东西吐出去可费了不少功夫。”

“还没有吐出去的时候，我差点就忍不住出门拐个什么人回来了，幸好没有，不然就得搬家了。”

“消化那张脸，我足足花了四天。”她举起四根手指，认真地提醒。

所以在“消化”的时候，自身的行为会被新的规则影响，从而进行“狩猎”？

金米米给出的资料相当详细，陈韶认真地谢过，在离开之前，还是忍不住问：“你在市务局工作过吗？”

这种详尽的、甚至有特定词语的描述……怎么看怎么像是人类官方的风格。

金米米的指甲敲敲下巴，又伸手拨了拨香薰炉，面容在氤氲的香气里显得有些模糊不清。

“之前搞那个破公司的时候，那边有来问过我。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嘛，反正我又不是吃人的那种怪谈。”

公司？影视公司？

陈韶想起公交站台宣传片上那一溜的帅哥美女，觉得双方确实有相似之处。

不过看金米米的形容，应该就是冲突的情况了。

很好，崭新情报get。

他没有多问，再次道谢之后就下楼回家，一边做饭一边思考。

通过自己在器械室内和‘它’的短暂接触，陈韶只能大概推测出几个可能的规则。

首先，异变是在大门上锁后发生的，而锁门的是老师，说明对方的规则也要在“被困”的情况下生效。

其次，除了那股澎湃的食欲外，陈韶并没有感受到什么“我想去救他”的想法，或者突如其来的怜悯心——也可能是被食欲盖过去了。

再次，陈韶开门准备出去时能感受到对方也在向门口靠近，如果不是想要攻击他，就是也想离开那里……

考虑到自己对它有的是食欲，而不是攻击欲望，

也就是说，这个怪谈可以将人一直困在一个密闭空间内，直到受害者死亡？

看上去和他的规则确实有冲突……那或许还要再斟酌一下具体时间。

回到卧室里继续完成作业的时候，那只放养的兔子突然跳到他脚面上，用嘴巴拽了拽他的鞋带。

“有什么事吗？”陈韶两只手把兔子捧到桌面上，一边继续看书，一边问着。

兔子前爪啪一下按在了旁边摞起来的书上。

“想看书？”陈韶问，“你为什么不开电视？”

对兔子来说，电视遥控器操控起来总比翻书容易吧。陈韶还记得好几次这家伙自己在客厅开电视来着，有一次还不小心按了音量键，差点扰民。

兔子红彤彤的眼睛透露出一股恐惧。

陈韶疑惑地停笔。

家里的电视他也看过，虽然因为没那个习惯，对漫画家那扇门也有点心理阴影，就不太常看，但上面的内容确实没什么奇怪的，基本都是些积极向上的新闻和电视剧之类的。

据徐莹说，基本都是大团圆结局，不留遗憾那种。

这样想着，他站起来，到客厅打开了电视机。

刺——啦——

伴随着一片黑白马赛克，电视画面在震荡中趋于稳定，一把沾染了鲜血的斧头从画面右下角当头劈下，梅花鹿带着鹿角的脑袋在草地上滚了好几圈，最终停留在一棵大树的根部。

陈韶立刻切换了频道。

下一个频道这个时间点演的应该是校园轻喜剧，此刻却显示出人来人往的办公室，在车站看到过的影视明星身姿摇曳地从外面走进来，姣好的面容在阳光的照耀下隐隐显出纵横交错的瘀痕。

她顺手摘下左手，丢给助理去护理，然后哼着歌扒下了自己的面皮，露出肌肉上稠密的缝合痕迹。

从窗外，能看到高高的摩天轮耸立在远处。

再下一个频道是一望无际的水，腐烂的尸体顺流而下，对准镜头睁开了空无一物的眼睛。

陈韶心中一紧，本能地切换了频道，却仍有种被看到了的感觉，一股腐败的气味萦绕在身侧，久久才散去。

电视在播放九华市内的怪谈场景。

这情况肯定不正常，或许是电视台出了什么问题，或许是有人在故意散播恐惧。

但是对陈韶来说，是个机会。

他迅速地切换着电视频道，终于，看到了熟悉的教室。

第61章 哪里的“三周”？

昏暗的教室里坐满了灰头土脸的学生，一张张或木然或惊恐的脸上镶嵌着无神的眼睛。

是学校【过去】的景象。

陈韶不禁身体前倾，细细观察。

学生里没有一个陈韶熟悉的面孔，老师倒是更熟悉一些——是那名倒霉的被拿走了身份的思想老师，他正喊着一个学生，笑眯眯地询问对方昨天的食物来自何处、衣角的血又来自于谁的身体。

看样子，是录像，而不是直播。

“没事。”思想老师安慰着惶恐不安的学生，“你只是想活下来而已，能有什么错呢？人类为了生存可以做任何事情，你说对吗？”

学生本能地瑟缩了一下，神色挣扎中又透露出一抹渴望。

“我……我抢了一个同学的学分卡。”学生嗫嚅着，“我不认识他，但是我太饿了……”

“很好。”思想老师打断了他的话，“你知道怎么生存，已经比大多数人都优秀了。”

“同学们，记住我的话，这里不是你们熟悉的学校，什么伦理道德，什么善良天性，都得甩到一边。”

他双手撑着讲台，身体前倾，说出来的话像是淬了毒。

“这里没人能保护你们，能保护你们的只有你们自己。学校已经放弃了你们，市务局的警察们也不会让顶着危险来找你们，你们的饮水、食物、庇护所全都要自己来获取。”

他一步步走到那个学生面前，把手搭在学生身上。

“要么自己努力活下去，要么……”他压低了声音，“去找另外一个人，来替代你。”

下课了，思想老师嘴角挂着轻松愉悦的笑意离开了教室，被留下的学生们则陷入一片死寂。

大部分学生都惊惶起来，不住地看向教室最前面的钟表，又时刻提防着走廊上的动静。

小部分学生则咬着牙，悄悄地靠近了那名被喊上去的学生。

“我也很饿。”他们交头接耳，细碎的话语营造出一种绝佳的诡谲氛围，“我不想死，老师说我们可以抢别人的学分卡……”

“他的学分卡也是抢别人的。”

“我们拿过来，不能算坏人。”

那名学生似有所觉，紧张地捂住裤子口袋，在他们围上来时慌不择路地闯出了教室。

镜头从第三视角转为这名学生的视野，学校的天空异常灰暗，教学楼也灰蒙蒙的，他剧烈地喘息着，灰色的运动鞋踩过血泊时发出黏腻的踩水声，旁边的教室窗口里冒出了无数眼睛，他们沉默地看着他疯子一般跑过去。

然后，在楼梯的拐角处，他撞到了一个人。

视角最初只能看到对方尖锐的黑色高跟鞋，还有同色的西装裤，在一阵高频的晃动后，终于，人影的上半身进入镜头。

不，那根本不是一个人。

没有任何人脖子上顶着的不是头，而是一堆类似章鱼的触手。

这些触手通体黝黑，从脖颈正中央生长而出，肆意地伸展着身躯，每一根触手的末端都长着一只布满了红血丝的眼球。

眼球们一个接一个地，连带着触手转向了镜头，瞳孔里倒映着学生惊恐的面容。

下一刻，这颗奇异的“头颅”逼近了镜头，触手上的纹路如同一簇攒在一起的发丝。

不知从哪里传来了冷冰冰的训导。

“你违规了。”它说，“跟我去政教处吧。”

“对、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是……是李老师要我给他送资料！”

镜头上忽然蒙上一层雾气，显然是来自于学生的泪水。

眼球们颤动了几下，忽然一齐往上抬了几厘米。

“你在，说谎。不诚实的学生……应该受到惩罚。”

“啊！！！！！”

镜头被血遮蔽了一半，只能听到学生的尖叫和哀嚎，稚嫩的嗓音让任何一个三观正常的人都为之不忍。

滋——啦——

画面突然扭曲起来，化为一片片鲜艳的马赛克，仅剩的镜头角落里眼球时圆时扁，又突然换成了最开始的森林画面，鹿的头颅已经被悬挂在木屋的内壁，一只布满疤痕的手再次挥动了斧头。

陈韶警惕地往后退去，抬起了遥控器。

几秒钟后，电视屏幕骤然黑了下去，冰箱嗡嗡的运作声也消失了。

市务局断电了。

陈韶再次后退几步，坐在沙发上，把瑟瑟发抖的兔子抱上膝盖，摸着毛发思考。

学分卡、钟表、教室、走廊、眼球人、政教处。

【过去】果然不是什么好地方。

学分卡涉及到食物饮水和住宿，一旦缺失很难不到达电视里那种结局。而陈韶还记得自己从思想老师身上摸出来的那张不知名卡片，那或许就是学分卡了。

教室里的学生很重视时间，说明教室的安全可能有一个具体的期限。

带着学分卡的学生离开教室之后，其他试图抢劫的学生就不追赶了，说明走廊——或者说一定时间下的走廊一定存在危险。

而危险的来源……眼球人就是其中一个。

眼球人归属于政教处，负责管理违规学生，而看学生惧怕的程度（甚至不惜撒谎）和最后的结果，进教务处绝对是九死一生。

可惜现在顾怡静已经去【过去】了，不然有了这些额外的情报，生存率能够提升很多……

话说回来，也不知道现实和【过去】是怎么对接的。

“天选者顾怡静的直播黑屏了。”谢新杰说，“但是没有显示失败，应该是因为【过去】时间线过于混乱，没有办法和其他天选者统一。”

张苗把笔倒过来，拿笔帽敲了敲桌面：“过去可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过去也没有时间线相关的怪谈。”前悬疑作家说，“但是这样我们就不知道任务时间是怎么计算的了，是根据正常时间线？还是天选者身上的时间线？还是别的什么？也没办法给提示。”

“很难说。”

张苗摇头。

“之前地理课那次是最明显的时间混乱，课上各个天选者所处教室的挂钟被教师调整后存在差别，但是在下课铃声响起之后，就又被统一了。”

“观察组那边不是汇报过，说课后对比发现，课上的四十分钟和我们的时间是一致的，从这点来看应该是根据那边的时间线，在开学三周前完成。”

“如果是这样，实际可以操作的时间远比这长。”

“但是课后天选者们的时间也被统一了。”孙志德接过话，“从这个角度来说，按照他们自身的时间线也说得通。”

分析员们齐齐端起茶杯，心里叹息。

谁知道任务目标里的陷阱不只是“班级之星”，还有“三周”呢？

第62章 监视

除了小点心那件事以外，周末就没有别的事情要忙了。写完作业后陈韶照常去周围逛了逛，给另一个世界多提供点情报，又抽空给远在封丘的老哥打了两通电话，就很快到了返校的时候。

傍晚六点半，陈韶提前回到了学校。

刚进入学校大门，陈韶就感受到一股强烈的视线，仿佛透过他的躯体直视了灵魂。

陈韶脚下微微一顿，自然地走向宿舍。

那股视线并未消失，依旧强烈得令人不适，如影随形，直到陈韶走进宿舍、关上门，被注视的感觉才消失了。

这个时间到校的人并不多，宿舍里更是只有陈韶一个人。但他也没敢松懈——或许对方会从门缝里窥视他。

把衣服一件件在柜子里摆好，拍了拍床单上的浮灰，又打开窗户简单通风、扫一遍没啥灰的地面，陈韶随后才转向门口，抿了抿嘴唇。

他刚刚才在周末的电视上看到那位来自政教处的老师，对它脖子上那些眼球记忆犹新，很难不联想到现在的情况上。

上周哪怕差点袭击了体育老师，都没有被盯上；这周一来就这样……

难道是因为他竞选了勤奋之星？对方是作为考官随身监视的？

如果是这样，竞选班级之星失败之后就“转学”，就不难理解了。

陈韶皱了皱眉，掏出学生卡，假装没吃饱的样子，离开了房间。

随着房门的开启，被窥视的感觉又黏了上来，陈韶从宿舍大门出去，经过宿管阿姨的窗口，恰好从桌上摆着的镜子里窥见了眼球的一角。

真的是“政教处”。

在看到眼球影像时，清脆的高跟鞋声也在陈韶耳边响起，眼球似乎意识到什么，狐疑地凑近了陈韶的眼睛。

可惜，陈韶在看到眼球动了的时候，就立刻挪开的视线，脚步朝向宿舍楼大门，甚至速度都没有任何变化。

不管是减缓还是加快。

吃饭只是一个借口，陈韶沿着操场边缘走过去，没看到上周跑步的学生，看台上也空无一人，只有再次被腐蚀得坑坑洼洼的规则牌裂开成两半，孤零零地躺在操场的门口。

陈韶走到食堂，【视线】也跟着进入。他的目光在所有窗口的菜单上一扫而过，没看到什么不同，就简单要了一份小套餐，飞快地吃完之后，到楼上校园卡充值处充了两百块钱，去超市买了些文具纸张和一条毛巾。

他注意到充值处无光的窗口也换了个画面，变成了一位白衬衫的老师。

而在超市的日常用品区，陈韶没能再从售卖的镜子里看到【视线】的影子。

通过镜子观察的设想看样子是不能实现了。

做完这些，他又去教学楼，38班外面，扒着玻璃看了一圈，嘟囔着“感觉没擦干净”之类的话，又远远地看了一眼处理池。

所有的一切都很正常，除了背后跟踪狂一样的视线，和普通学校没有任何差别。

就好像一个周末过去，学校突然变正常了一样。

【过去】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

但是这种异样的祥和反而让人新生不安。

陈韶突然想起了班长董凯明在周一晚上安慰他的那句话。

‘其实我们学校平时事情没那么多的，主要是刚开学，大家都有点不适应，差不多两三个星期就好了。’

或许，是因为正常学期内学校本身就在慢慢平静，也或许是因为他和其他学生“同调”了，也和他们一样难以看到【现在】和【过去】的分界。

对完成任务来说，应当是个好消息。

“陈韶，来这么早，检查卫生吗？”翟老师从教学楼外面路过，看见陈韶的身影，不禁停住了，“别在那边站着了，垃圾处理池，怪脏的。”

“老师好！”陈韶乖乖走到翟老师旁边，答道，“其实是因为感觉学校很有意思，家里也没其他事情要做，就早点来，顺便看看卫生情况——上周我走之前和其他同学们一起给班里收拾了一下，也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落灰。”

翟老师笑着点点头，领着他往教学楼里面走。

“两天功夫能落多少灰？再说了，教室本来就是得天天打扫的，也不可能什么时候都干净的跟什么似的，又不是无菌室。”

“我记得你妈妈也很爱干净的样子，报到的时候打扮得很整洁，你主动当卫生委员，也算是子承母业。”

“我妈妈确实很爱干净。”陈韶自然而然地接过话头，“家里客厅卧室还有卫生间厨房，每天都得拖地和擦桌子，还有洗衣服做饭之类的家务活，妈妈上班太忙，我和我哥就轮流着打扫，所以也有点经验。”

“不过上周走的时候太匆忙了，毕竟不能违反校规，感觉打扫得还是有缺憾，但是我没钥匙，进不去……老师，请问我能现在回教室重新打扫一下吗？”

翟老师下意识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时间。

“嗯……还是不用了。”他安抚着陈韶，“我知道你勤快、有责任心，但是咱们一个班六十多个人，总会制造点垃圾出来的，没必要打扫得太干净。”

等的就是这句话。

不过……这个时间不能去教室？还是翟老师等会儿有事要做？

陈韶有心和翟老师多聊一会儿。

因为他发现，在他和翟老师站在一起的时候，那股视线也减弱了许多，似乎将注意力转移到了别的事物上。

不过翟老师不一会儿就道别离开了，陈韶也不能在外面多逗留太长时间，又去校医院找黄医生看了看病，获得一个没事儿了的回答之后，就回了寝室。

此时已经接近八点，学生们陆陆续续地到了，宿舍楼内可谓是人声鼎沸，陈韶穿过林荫道，还没走近，就看见一头眼熟的金毛徘徊在宿舍楼下，认真地捧着本书。

“晚上好。”约书亚抬眸打了个招呼，随即叹息着合上了书页，“总感觉上次见你还是几个小时以前，这周末过得真快……我有点无聊，能请你陪我说会儿话吗？”

第63章 折磨的开端

——我们没有周末，刚出学校就回来了。想跟你沟通一波情报，理由帮你找好了，不用担心被抨击不勤奋。

陈韶模仿着张欣彤的语气：“校训上说，我们要友爱同学，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听着。”

身后的视线感觉上没什么变化。

约书亚就叹了口气。

“你也知道，我也是刚转学过来的，熟悉的老师只有顾老师一个，但是刚刚我去找她问问题的时候没找到，我们班主任说她调职了……还有一个熟悉一点的同学也转学了，我、我有点不安。”

——顾怡静和李景之都被卷入【过去】了，是在我离校之后发生的，不清楚细节。

“他们为什么突然调职和转学？”陈韶问，“上周发生了什么吗？我记得上次见顾老师时她的精神就不太好。”

“我也不知道，上周好像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周五我走得也挺早的，班主任让我们快点离校。”

——不清楚，在我的印象里，周二之后就没发生过什么特殊的事情了。

这里特殊的事情，当然是指在已知规则外的。

那就是同样在放学之后，才突然出现的问题……

“你可以去认识新的老师和朋友，有的老师也很愿意和我们交朋友的。”陈韶好心建议，“毕竟调职和转学也不一定是他们自己愿意的。”

——其他当老师的天选者呢？你见过吗？他们怎么样？

在【政教处】老师的监视下，他很难找到像样的借口去教师公寓楼下堵人，教学楼的办公室里也没有那些天选者的身影。

“我刚刚有道题想问一下，”约书亚苦恼地挠了挠头发，“但是老师他们都不在办公室，去教师公寓也没看到人。可能周末的时候，老师也需要休息吧。”

——没见到，办公室和公寓楼下都没人，或许出事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心里都有些沉重。

虽然碍于规则，教师们不能主动寻找学生，但是这不会妨碍他们到林荫道下遛弯，也不会妨碍他们在公寓门口晒太阳。假如在新的一周开始时还一个人都见不到，那大概率就是出事了。

“他们应该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陈韶说。

——别忘了他们的任务，或许他们在假期获得了什么情报，主动留在了【过去】。

希望如此。

“那我等明天上课之后再问好了。”约书亚回答。

大概了解了天选者们的情况，陈韶朝约书亚微微点头，转移了话题，说起自己周末看到的那个“节目”。

这波情报的交流耗费的时间并不短，双方都心照不宣地延长着时间，推迟着和其他同学见面的时刻。

到了第二周，不会有哪个天选者不报名竞选。而不管是选哪一项，只要不是【友善】，那尽量远离普通学生就是最好的选择。

终于，约书亚“抑郁”的情绪宣泄完毕，他红着眼，不好意思地向陈韶道谢，又拿起书，就着路灯惨淡的光线一个字一个字地看过去。

已经是八点二十七分了，距离宿舍关闭的时间还有半个多小时、离熄灯也有一个多小时。学生们基本全都到了，时不时从窗户里传来嬉笑打闹的声音。陈韶往上看了一眼，撞上一个学生有些慌张的眼神。

是第一天就想成为值日生的陈良。

对方的脑袋很快就从窗户口缩了回去，窗户也随之关闭，灯光在窗帘上晃动，扭曲成一条细长如绳索的影子。

陈韶一直盯着那扇窗户，能看到陈良的影子一直缩在窗户的角落，偶尔从窗帘的缝隙里露出只眼睛来，和陈韶对视后又连忙收了回去。

陈韶维持着走动，直到走到宿舍楼入口那一侧，才转动脖颈，将视线转移到了前方。

“阿姨好。”陈韶微笑着打了个招呼，眼神自然地从那面镜子上掠过，只有一瞬，但足以让人看清。

【视线】的主人就站在他身后，距离陈韶的脊背只有不到三十厘米的距离，上半身微微前倾，三四只眼球从两侧绕过陈韶的脑袋，在前侧方紧紧地盯着陈韶的眼睛。

宿管阿姨笑着开口：“——”

“你看到我了。”

【政教处老师】的音色和视频里没有什么差别，听上去却有一种令人信服的威慑力，令人头脑发懵。

陈韶眼前仿佛出现了那抹惨烈的血色，学生的惨叫瞬间盖过了宿管的声音。

陈韶的心停了一瞬。

对，我看到……不对，我什么都没看到。

他在心里自语，嘴上却一言不发地垂下脑袋，右手晚了一步才摸上头发，伪装出一副不好意思的神情，同时迅速回忆着宿管的嘴型和表情，在心里模拟了十几次，找到了一句可能的对话。

应该是在打招呼，还有问怎么又这么晚。

毕竟这个时间点还在宿舍楼外面的学生不多了。

“刚刚在安慰一个同学，他喜欢的老师调职了。”陈韶抬起头来，一边慢慢说，一边观察着宿管的表情。

没有异常。

镜子里，【政教处老师】的眼睛们晃了晃，看上去有些狐疑地意味，但终究还是慢慢地缩回脖颈上，恢复了那幅吊兰的造型。

宿管见怪不怪地点点头：“你们小孩子就是这样，舍不得熟人，等长大了就知道，人来来往往太正常了，谁都陪不了谁太久……哎，瞧我，跟你说这些干什么？快回去休息吧。”

陈韶便乖巧地道别，带着吊兰脑袋上了楼。

也许是到了该休息的时间，楼里喧闹的程度比之前要低一些，但仍旧能看到学生们在走廊里结伴打闹，更有甚至直接在里面追跑。

陈韶刚出三楼楼梯口，就被其中一名学生撞了个正着，险些没从楼梯上滚下去。

“对不起！对不起！你没事吧？崴到脚了没？”

“……没事，放心吧。”

陈韶反射性露出一个安抚的笑容，抬起头就看见刚刚还躲在窗帘后面的陈良正对着自己不住道歉，表情姿势都很诚恳，眼里却是藏不住的遗憾和凶光。

有时候反应太敏捷也不是好事。

陈韶牵起微笑，心里骂自己。

就该摔下去让他们看看什么叫做怪谈版本的碰瓷。

“真的对不起啊，我太专注了，没注意你上来，你没事就太好了。”陈良又道了一次歉，然后却话锋一转，不怀好意地询问，“对了，你怎么不在下面多玩一会儿？我看你和那个学生聊得挺开心的……那个是其他班的学生吗？”

“不是玩。”陈韶指正了他的说法，“他心情很不好，我作为朋友，当然要安慰他，社交也是正常生活的一部分，校规也鼓励我们这样做的。”

“哦哦，这样。”陈良像是随口一说一样，没有纠缠，而是很快就又换了个话题，“所以你现在不忙了是吗？”

陈韶微微皱眉，但还是没有撒谎：“我现在要去洗漱了，准备明天的课。”

“所以就是不忙？那太好了！”

陈良自顾自地说着，笑得灿烂极了，随即不由分说地把身后藏着的抹布塞到陈韶手里。

“学校让咱们自己收拾宿舍楼呢，说等会儿检查宿舍卫生，我们寝室都来的特别晚，没空收拾外面，就麻烦你啦！”

没等陈韶把拒绝的话说出口，陈良已经窜下楼梯，一溜烟地跑出了他的视野，不知道钻进了哪个寝室。

‘严子那星期总是在帮别人的忙。’

他想到薛宇涵的话，低头看了看脏兮兮的抹布，总觉得这就是折磨的一星期的开端。

第64章 潜移默化

他本应拒绝的。

他本来可以拒绝的。

学生们心眼再坏，手段也粗糙得很，能用上的无外乎哪几样小伎俩，在天选者们眼中几乎无可遁形。

陈韶早就看出来陈良有其他目的，可以提前找出很多种合情合理的借口去拒绝陈良的不合理要求。

但是有什么纠缠在神经线上的温情迷惑了陈韶的思维，把理智和自我溶解在一滩温水中，让他眼睁睁看着陈良在他眼皮子底下耍了个花招。

帮助他人会让人感到幸福。

你要做好学生，就更应该表现得比其他学生更友好、更热心肠。

母亲一般慈祥的声线在陈韶耳边絮絮叨叨，他皱了皱眉，捏紧了抹布，还是按照陈良的要求去做了。

不管怎么说，事情已经被动接下来了，就要做好，不然失信和不够友好两项“罪名”就够他喝一壶的。

至于其他的……能远离尽量远离、不能远离就尽量拒绝吧。

事实上陈良拜托的那些瓷砖面积很小，只有不到五平米，是他们宿舍外面的墙裙，完全够不上“需要别人帮忙”的标准；浅褐色的瓷砖表面平滑，也很干净，只有和地面接触的墙根那里有很多鞋子踢出来的印记，并不难擦。

但是这一行为就像是吹响了出征的号角，班里其他男生看到陈韶在擦瓷砖，也纷纷跑过来请求，美其名曰“顺便的事情”“卫生委员擦得肯定比我们更干净”，神情笃定，一点都不担心自己会被拒绝。

直到他声称九点之后要去卫生间洗衣服才作罢。

陈韶当然知道那些话都是这些学生偷懒的借口，明明在上一周，他们个个还是勤快善良的小朋友，现在就变成了理所当然地将自己的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的懒虫……

在洗抹布的间隙，陈韶忍不住叹了口气。

如果要躲避各种“委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让自己忙起来。

因此第二天一大早，陈韶就积极地起床叠被，主动揽过买饭的任务，又在其他学生开口之前，掏出了课本和练习册，声称自己想通过尝试一题多解的方法来提高成绩。

跃跃欲试的罗明丽悻悻地收回了想说的话，转而问：“陈韶，后面墙角那边攒了好多灰，你周五没扫干净吗？”

“可能是周末有人进来了吧。”陈韶头都没抬，回答的同时也没忘了做题，“周末时间太紧，我又不能违反校规。昨天我问班主任了，翟老师说教室每天打扫就够了，不用打理得那么彻底，灰什么时候都会有的。”

他做完一道题，在间隙抬起头来，补充了一句：“除非你们愿意进教室脱鞋。”

旁边其他男生顿时哄笑起来。

夏季很多人脚的味道功力十足，实在是不能拿出来放在台面上说的东西。

总感觉说出来就能闻到味儿。

“你们笑什么？”罗明丽白了他们一眼，不甘心地看了陈韶一眼，扭头回了座位上。

这一策略确实是有效的。

陈韶慢悠悠地做着题，只希望它能一直有效。

但这很显然不可能。

和现实不同，学校并不太重视成绩，学生们虽然会认真学，但并不把它当成人生第一要务去做。因此努力学习的借口用多了肯定会被其他学生否决，而他们总会有数不清的事情要麻烦陈韶。

不知道第几次被拜托各种清扫任务——这种理论上来说在卫生委员职责范围内的工作之后，面对这种不能打不能骂的情况，陈韶再次主动给自己的日程安排加了码。

毛巾可以一天两洗，衣服可以每天洗一次，头发和身体可以早晚各洗一次。

教室的地面可以一天拖三次，窗户也可以，每个课间巡回提示同学们把桌面收拾整齐、扶正碰歪的桌子。

作业可以用不同方法不同描述写n次。

操场不能进，但是可以顺着外围的林荫道早中晚各跑七八圈。

实在不行还可以主动“帮”其他班干部的忙，比如帮罗明丽逮陈良的错处。

总而言之，卷起来，就算没有实质意义。

陈韶倒是很想尝试一下“社会人”的方法，找到学生们的把柄去威胁，但是这很明显并不符合校规的要求。

更重要的是，大多数学生只有在针对班级之星竞选者时才会表露出种种恶念，行事方式也是大面上挑不出错来的，想找具有威胁力的把柄真的很难。

不过这些事情虽然繁琐，但并不困难，顶多是要时刻提醒自己“你不是那么勤奋的人”来尽力避免【书院】的污染。

比起这个，陈韶还是更关注【过去】的事情。

周日晚上集体失联的教师天选者们在周一早上没事儿人一样出现了，但全都对【过去】的事情闭口不言，只对学生天选者们按时“知道得越多，危险越大”，也就导致即便已经过了一个周末，【过去】的情报还是少得可怜。

估计到时候还是要靠现实的提示了。

做完上午的“工作”，陈韶揉揉太阳穴，抬头看了一眼挂钟。

才十一点四十三，离午餐时间还有十七分钟呢，得找点别的事做。

陈韶下意识环顾四周，先上讲台把粉笔灰清理干净，又跑到走廊上看了看有没有哪里是不干净的。

“陈韶！”徐家文在隔壁班里面喊了一声，“你的英语词典能借我看一下吗？有个英语单词我不认识！”

陈韶回去拿词典，徐家文从座位上站起来，左手接过词典，右手则是一直捧着本英语作文书，目不转睛地盯着看。

“还有别的事需要我去做吗？”

陈韶站在门口没动脚，也盯着徐家文看。

“谢谢你，不过不用了。”

徐家文看着作文书往回走，冷不丁脚撞到课桌，原地踉跄了一下。他微微蹙眉，站直了身体，又把桌子扶正，然后继续看书。

“我刚从我们班英语老师那里借来的书，得赶紧看完……”

“真的没有吗？”

陈韶扶上门框，有些焦虑。

“你再想想看？”

“你别打扰我学习好吗？”徐家文焦躁的话脱口而出的瞬间，他混沌的大脑感觉到有哪里不太对劲，但又觉得这句话没有什么问题。

当学生就是要好好学习，力争每天进步……

能有什么问题呢？

他把注意力重新放回书本上，全神贯注地看着。

陈韶却缓慢地眨了眨眼，用一种充满疑惑的口吻询问：“这些单词……你不会吗？”

我……会？

还是不会来着？

第65章 束缚

徐家文迷茫地抬起头来，眼神没有什么焦距，手下本能地往后又翻了一页。

上面的英语单词都很眼熟，句子也相当短，是适合这个年级的水准。

徐家文却忍不住蹙眉。

“听说高考要考三千多个单词……”陈韶慢慢说，“要是我每天背二十个，明年是不是就可以参加高考？”

高考？

“怎么可能。”徐家文下意识反驳，“高考英语没那么简单。”

可是，我怎么知道的呢？

他逐渐感觉到大脑传来钝痛，太阳穴涨得发疼。

连续几天努力学习初中知识的记忆被黑板上刺目的倒计时画面搅碎，炸弹碎片一般插入了他的每一根脑神经。

对，我经历过高考，我是个成人，我来这里是带着任务的。

经历过高考的人，或许忘记了解析几何是什么，或许记不清那些繁复的化学式，但至少初中等级的英语单词，要捡起来没有那样困难。

但是……

但是把忘掉的东西捡回来，怎么能说是一种进步呢？

徐家文感觉头疼得更厉害了，眼前闪烁着绮丽的色块，让人晕眩到想吐，陈韶的脸庞也变得瘦削，惨白的皮肤包裹着骨头，眼睛也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光亮。

他窥见了一只眼睛。

这只眼睛悬挂在他的头顶上，红血丝从触手上延伸进瞳孔，因此连他的倒影都像是裹了一层红色的蛛网。

他怔愣地盯着那只眼睛里自己的倒影，看着看着，就感觉真的有什么柔软的细线从四面八方缠绕上他的四肢，又慢慢地，变得坚硬、锐利，不容抗拒地绞进他的血肉里。

恐惧顷刻间便爬上徐家文的心头，他慌忙地去扯身上的蛛丝，却只觉得越扯越紧、越拉越深，连去拉扯的手指都露出了雪白的指骨。

冷静！

冷静！

慌乱中，他难以控制自己的动作幅度，不住挣扎的肢体很快就触碰到了教室内的桌椅，只听见哐当的坠地声，纸笔水杯等物撒了一地，文具盒也被摔开，一个小纸包从里面滚落出来，停在讲台旁边。

徐家文的动作停住了，他看着纸包上的人名，突然扑过去，颤抖着双手扯开外面用于包装的纸，把里面的小药片全都拍进了嘴里，狠劲儿吞咽几下，双手仍旧死死地抓住那张皱巴巴的纸。

陈韶站在门口，没有上前一步。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徐家文的挣扎，眸子里闪过一丝疑惑，转瞬即逝。

随即，他也从口袋里摸出来一颗黑色的药片，吞进肚子里。

“你看到了吗？”

【政教处老师】的声音再次涌入陈韶的耳道。

是的，他看到了，在徐家文露出惊恐神色的一瞬间，那些细密的红色线条的的确确紧缚着他的身躯。

而那些线条，是从徐家文的眼里蔓延出来的。

同样的线条，也正缠绕在陈韶身上，只不过数量较少，并且或许是由于他的认知还算明确，没有露出凶残的一面。

“你还好吗？”陈韶忽略了【政教处老师】的询问，轻声问徐家文，“如果你不舒服的话，我可以带你去校医院——不过得你自己先从教室里出来。”

过了几分钟，徐家文才勉强抬起头，额发已经彻底被汗水浸湿，湿溻溻地黏在了脸上。

“谢谢。”

他说完这一句，就撑着讲台站起来，打起精神把讲桌之类的扶起，简单收拾好。

“我有止疼片，”陈韶说，“你要吗？我不太需要这东西。”

他对污染的抗性本身就比其他天选者们高，而且极端情况下可以通过进入怪谈状态来对抗污染，所以现在药片的消耗量并不大。

徐家文微微一顿，摇了摇头：“你自己留着吧。”

他虚浮的目光在空中摇摆了几下，才聚焦到陈韶身上，补充了一句：“不会有人问你要的，也不要给他们。”

陈韶对上他的眼神，缓缓点了头。

把东西收拾好后，他们就结伴离开了教学楼。

我们在变得更加“称职”。

陈韶默默地想。

当然，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否则天选者们也不会齐刷刷尝试从校医院获得各种药品，甚至搞得保安们都以为学校里污染程度加深了，巡逻都加紧了不少。

这是第二周的周三，竞选时间只过了一半，但是天选者们或多或少地都在被自己选择的奖项同化，变得“更好”。如果不是提前有所准备，又相互提醒，恐怕已经有人迷失了。

“陈韶！你怎么不去吃饭？”一个同班同学站在林荫下面，抬手打了个招呼，“对了，你现在有空吗？翟老师想找人中午去打扫一下办公室。”

打扫办公室？

【由于学校建筑年久失修，办公室和教室内出现任何残破与脏污都是正常的。如果您对此感到不适，请求任何一名卫生委员的帮助。】

“没问题，等我吃完饭就去。”陈韶说，“隔壁班有同学不舒服，我先送他去校医院。”

那名学生特意看了眼徐家文汗涔涔的脑袋，点了点头，转身朝食堂走去。

去校医院“治疗”的过程没什么好说的，黄医生也没有劝说徐家文请假回去休息之类的，只是说学习之余不妨简单休息片刻，劳逸结合才能效率高。

他们的态度很早就已经说明了——班级之星就是个靶子，像他们这种主动黏上去的箭头注定了无法回弦。

十二点二十一分，陈韶吃完午餐，回到教学楼。

他没有直接去办公室找翟老师，而是脚步一转，敲响了器械室的门。

这个时间段里，器械室的门敞开着，上次把陈韶关进里面的老师正趴在办公桌上补觉，听到敲门声，不悦地抬起头。

他看到陈韶在门外微笑时，瞌睡虫瞬间被吓没了。

“老师好，”陈韶故意道，“还没谢谢您上周五给我开门。”

“我今天来向特地感谢一下您。”

说着，他往门里走了一步，仔细地观察对方的情况。

管理老师比上周五要憔悴多了，颧骨内陷、面色发白，黑眼圈重得简直能和大熊猫媲美，连站起来的动作也有些摇晃，还是桌子支撑着才能站直了。

陈韶悄然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

看来对方没去校医院治疗……真好。

这个敢做坏事的污染者心理素质显然没过关，他眼里浮现出惊恐，转而又想起什么似的，踉跄着后退几步。

陈韶静静地看着他。

“你……是你……我……”

“我怎么了吗？”陈韶语气里满是疑惑，表情却包含期待。

就好像期待着，对方能说出自己身上发生的事情。

“……没有。”

遗憾的是，惊慌只是一瞬，对方很快就反应过来在学校里基本不会有直接攻击的情况，来自陈韶的污染也能够在校医院进行治疗，于是语气沉稳下来：“谢就不用了……我还想休息，请你快点离开吧。”

陈韶表情不变：“其实还有一件事，我们老师让我去打扫办公室。”

“我想来领一份白色抹布和黑色塑料袋，能麻烦您快一点吗？”

“要是您比较忙，让之前储藏室里睡觉的那个同学来帮忙，也可以——如果它还起得来的话。”

管理老师张了张嘴，忌惮地看了一眼被垫子围起来的角落，权衡再三，还是转身去了旁边的立柜，拿出了陈韶需要的东西。

“是清洁公司那边卖的吗？”陈韶额外问了一句。

“只有这一种。”管理老师看起来很想怼人，但还是憋屈地回答了。

那应该就没问题了……要是有问题，回来就把他锁进去。

陈韶点头谢过，随即就往门外走，还没等管理老师松一口气，他蓦地回头，笑道：“谢谢老师，您心肠真好。下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我还找您。”

管理老师哽住了。

第66章 清理办公室

几分钟后，陈韶来到了四楼西侧的文科办公室。

办公室的门紧紧关闭着。

砰、砰。

“翟老师，您在吗？”

大门立刻被打开一个勉强够一人通行的缝隙，一只手伸出来，抓向陈韶的胳膊。

陈韶端着盛满水的脸盆，警惕地后退一步。

那只手顿了顿，似乎对自己没抓到人的事实感到困惑。一秒钟后，门缝里伸出了隔壁班班主任的脑袋，看向陈韶。

“38班的卫生委员吧？怎么不进来？”

陈韶无辜地抬了抬水盆：“不好意思啊，老师，我端着水呢，刚刚那样容易洒出去。”

隔壁班班主任摆了摆手：“那你快点进来，快。”

说着，他把门打开一个足够水盆进去的弧度，显露出办公室内的情况来。

平时这个时间点，办公室里应该有很多午休的老师，又或者抓紧时间修改下午要讲的作业，此时却只有翟老师和其他几个班级的班主任。

他们难得没有伏案工作，除了来开门的老师外，全都坐在工位上不知道在想什么。办公室里也没有拉开窗帘，只开着一盏桌上的小灯，空气里浮动着无处不在的灰尘，还有一点点不明显的发霉味道。

有什么东西在办公室的角落蠢蠢欲动。

“翟老师，你们班的卫生委员！”

“啊，对。”翟老师猛地打了个激灵，从座位上站起来，连声喊陈韶的名字，“麻烦你了，陈韶同学，大件的收拾一下，小件的就直接丢掉……不用管那是什么。”

陈韶这才往里走，等他走进办公室，身后的门立刻就被关上了，略大的声响彰显出关门者的急躁。从门口进入的光线骤然消失，原本就昏暗的办公室更是只剩下那盏小灯和窗帘缝隙泄露进来的阳光还有些亮度。

从本周到校以来都如影随形的视线，也在陈韶的感知中消失了。

他们想对自己做什么事情？

不，应该不是，拜托卫生委员来清扫办公室是规则里写明的，正常情况下的老师对学生来说也属于友善阵营。

即使在班级之星的影响下，也只是在规则允许范围内的为难，不会真刀实枪地进行攻击。

那么……什么东西在迫使他们离开光线？

陈韶低头皱了皱眉，随即笑道：“老师，怎么不开灯？我等会儿打扫的时候需要开吗？”

“不用！”翟老师脱口而出，“我的意思是，灯坏了，有点接触不良，还得等人来修。”

陈韶假装自己没注意到拉上的窗帘，点点头又问：“那请问整间办公室都要打扫吗？天花板也是？如果我一个人的话，可能做不完。”

翟老师神思不属地点头：“对……啊，不是，天花板不用，你能打扫多少就打扫多少……午休就不用去了。其他卫生委员……”

他说完这句话，才意识到自己有多敷衍。他看了陈韶一眼，或许是觉得这个学生比之前那些卫生委员问题多了点，就连忙补充：“除了抽屉里的资料以外，办公室里的东西可以随便移动，等我们回来自己整理就行。”

老师们离开了，开门走人关门这一连串动作做得无比顺畅，只留下陈韶一个人拎着扫帚思考。

文科办公室是打通了的三间房，总共十四名文科老师的工位全都在这里，旁边还有不少存放资料的立柜，花费一个半小时的话，工程量不算太大，但也着实不小。

随着门被紧紧关上，走廊里和其他班级的笑闹声也随之被隔离在外，仿佛在关门的一瞬间，这里就成了一个单独的世界。

陈韶放下水盆，把特意去器械室找到的白色抹布浸湿，借着这个完全不必要的举动，认真地倾听周围的动静。

那些灯光无法触及的角落里，传来了毫不遮掩的呼吸声。

这些呼吸声绝不是来自于同一个人，有深有浅、有近有远，最近的那一个就在门口附近，呼吸中夹杂着虚弱的喘息，间或还有压得极低的呻吟。

有人在这里。

或者说，在和这里交汇的另一个时间线里，有人在这里。

就像是周五下午扫除时那样。

也就是说……不能排除被袭击的可能。

陈韶把抹布洗出来，简单拧出水分，然后就忽略近在咫尺的呼吸声，走到亮灯的地方，仔细观察。

这盏灯陈韶看见过几次，是翟老师常用的那一盏，虽然款式有些过时了，但表面干干净净的，也没有什么划痕；灯管用的也是常见的LED，散发着幽幽的白光。

就它本身而言，只能说是平平无奇。

它所在的桌面也是如此。

但是在灯光的边缘处，陈韶看到有一条细细的触角，从桌边攀爬了上来。

陈韶伸出左手，把灯转了个方向。

那是一小片黑色的污垢，表面光亮如同胶质，理应是干涸的，却在灯光照过来之后如同一锅烧开了的热水，黑色胶质的外表开始鼓起密密麻麻的气泡，并在十几秒内迅速汇聚成一整个。灯光透过被撑开的表面，隐约能让人看见其中血红的丝线。

陈韶立刻把抹布按上去。

很冷。

这是陈韶的第一感觉。

哪怕是隔着白色的抹布，它也冷得像是从思想老师胸腔里掏出来的那颗黑色心脏，甚至犹有过之，连按在手下时感受到的跳动频率也惊人得一致。

然而这一频率在片刻停顿后又迅速加快，短时间内演变为针扎一样的刺痛，数不清的触须水母般攀附着抹布，从四周蜿蜒而上，几乎要触及陈韶的手。

陈韶微微皱眉，手上加大了力气，那股刺痛感更加明显，与之对应的却是触手们同时瑟缩了一下，有几条甚至迅速退化、缩回了那滩污垢。

大概率是产自清洁公司的抹布依旧很有效果，在陈韶忽略了触须的威胁后迅速将其吸收得一干二净，只不过白色的抹布被染上了一层灰暗的色彩，隐隐透露着不祥。

分不清性别年龄的惨叫声突兀响起，几乎要穿透人的耳膜。

对陈韶来说，这声惨叫是一个好的信号。那些呼吸声的主人却受惊了似的，呼吸声顿时粗重起来，有人撞到了其他老师的工位，将什么东西撞到了地上，发出啪嗒的声响。

但没有人尖叫。

第67章 事故现场

在那个时间线里，他们在教师办公室的事情不能让人发现？还是说，大声尖叫本身就是不被允许的？

这样的思索在陈韶脑中一闪而过，又迅速归档到【过去】的信息之中。

他假装没听到这些声音，左手悄悄隔着裤袋摸了一把包起来的黑色心脏，确认了它的情况正常，就用右手将抹布散开，仔细看了一遍，凭着做家务的经验确定它还能继续用之后，又细心地叠成块。

随后，他把充电款台灯的插销拔掉，拿着它往旁边一寸寸地挪动。

紧挨着黑色污垢的地方是大片大片的血迹，看上去有些时日了，已经变成了深沉的红褐色，从血迹的分布来看，大致能描摹出一个成年人的形状。

足以见得这里死过一个人——当然，也许不止一个。

也或许还在呼吸的那些人就是凶手。

除此之外，翟老师的工位上，不论是桌面还是文件筐，都泼洒着星星点点的血迹，朝外的一侧更多、更大、更深，让人能够想象到那些鲜血是怎样从人体中喷出，那个人又是如何倒在了工位边上。

陈韶换了一面普通毛巾，尝试着擦拭了一些血迹，发现也能擦得很干净，也就继续用着。

至于那些那些被血迹沾染上的纸质资料，则是被他抽出，小幅度而迅速地扫了一眼，确定没有什么怪谈情报之后，就丢进了刚刚从器械室申请来的黑色塑料袋。

清理完翟老师的工位，陈韶拿着灯转向其他方向。

在陈韶的印象中，翟老师工位旁边是位上了年纪的女老师，桌面归置得整整齐齐，最容易显得杂乱的试卷等物也统一用彩色长尾票夹夹住。

此刻这个工位上却显得凌乱不堪，卷子散落一地，贴着明信片的文件筐更是掉在了工位角落，并且被一脚踩烂，镂空处还残留着黑色的泥土和红色的血渍。

陈韶下意识转头看向那块死人的地方。

……应该不是。

假如黑色污渍真的来源于那些黑色的心脏的话，那名在学生之间一向风评良好的老师就不会是躺在那里的人。

所以，那场打斗是在时空紊乱时发生的？

希望老师们人没事。

不过如果这样的话……除了这些血迹污渍以外，会不会还有其他【过去】的东西被留在了这里？

照样收拾了沾染血迹的物品，陈韶放下黑色塑料袋时感觉略微有些眩晕，他扶着脑袋定了定神，觉得有些不妙。

看来，即使是作为卫生委员，来打扫老师办公室也是有污染风险在的，这样的话，就得尽量加快速度了……

办公室里依旧存在着那些或轻或重的呼吸声，刚刚受到惊吓的神经反应已经平复，抽痛声却还持续着。

终于，其他的位置都已经清理完毕，只剩下那些呼吸躲藏的角落了。

陈韶站在工位边上，稍作休息，脑子里思考那些血迹带来的信息。

整体来看，血迹分布得相当有规律，整个办公室都存在着，但南边的出入口附近更多、北侧则少得可怜，翟老师的工位附近是最多的。

从南边门口到翟老师工位上，这一路的东西倒的倒、碎的碎，还掺杂着各式大小不同的脚印和破碎的衣服布料，有的工位上还有着明显的刀痕，可以看出来是经过了多么激烈的一场搏斗。

所以剩下这些人一定具有危险性。

但是老师们又非常放心地把他单独一个人留在这里……是笃定了昏暗情况下他是安全的吗？

陈韶决定试探一下。

他拿着灯，慢慢靠近。

他先选择的是呼吸声最平稳、频率也相对正常的那一个，他就躲藏在办公室南边的出入口、柜子旁边的夹角里。

出乎预料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当陈韶靠近时，呼吸的主人似乎意识到了什么，主动挪开了位置。一双有些破旧的运动鞋从灯光笼罩的范围边缘一闪而过。

其他藏在暗处的人也是不约而同地躲开了陈韶，从房间的边缘汇聚到中央，不过依旧离“尸体”所在的地方远远的。

这些【过去】的人确实不打算对卫生委员下手。

有意思。

上周五的经历告诉陈韶，【过去】的人绝非纯然无害的，电视里播放的视频也显示出那里是一个怎样的混乱地带，而办公室里这些呼吸声的主人，在经过一场搏斗之后却并不打算攻击他……

是因为他身上没有他们需要的东西（比如学分卡）、他对他们来说还有用（比如清理了那块明显不对劲的黑色污渍），还是因为那里的规定就是如此？

又或者兼而有之？

陈韶一边思索着，一边继续清理角落里的污渍。

剩下这些污渍就没有什么惊悚可言了，大多是泥土和长短不一的头发，最多配上这种昏暗的氛围，有种凶案现场的既视感。

陈韶从南门一路整理回北门，走过中间的过道时故意将灯往呼吸声那边偏了偏，照到了其中一个人的小腿。

他手下微微一顿，而那条小腿也烫到一般立刻躲回了黑暗里，其中一个本就轻微而急促的呼吸更剧烈了。

小腿很细，带着还没发育完全的少年感，和成年人粗壮的腿围全然不同。但和平日见到的学生们相比，对方的小腿可以说是惨不忍睹，除了遍布半条小腿的剐蹭痕迹和沾染上的血水灰尘，还有一条横亘在膝盖下方的刀痕，刀痕两侧的皮肉全都翻卷开，已经完全发白，还渗出了黄色的脓液。

明显是时日已久，并且缺乏治疗而导致的重度感染。

……所以在【过去】，药品也是一种紧缺资源吗？

那就怪不得超市的第二层也会售卖了……

毕竟要是校医院能给他们治疗，这种小伤几小时不到就能痊愈。

顾怡静她……

作为成年天选者，又接受过训练，应该不会出这种事吧。

陈韶沉默着经过伤者身侧，弯腰去收拾剩下的污渍。

第68章 暗算&求助

此时一点已过，教学楼早已安静下来，几乎所有学生都陷入了梦乡，只有一小部分学生因为学习和生理需求还清醒着。

四楼文科办公室外忽然出现了一个人影，他踮着脚，屏住呼吸，一点点地贴近了办公室紧闭的大门。

过了一小会儿，他听到了里面的脚步声由南往北走，不由得露出一个兴奋的微笑，随即迅速跑到南门，将门用力往里一推。

砰！

办公室铁质的防盗门结结实实地撞在了墙面上，震下了一层雪花似的白灰。正午的阳光像是猛然窥见心喜的猎物，洪水般从大开的门口疯狂涌入，刹那间便照亮了整个办公室和陈韶的脊背，也照亮了办公室中间倚靠着工位的学生们。

陈韶立刻回过头来，被强烈的阳光猛地一照，不禁眯起眼，只看到一个白色的衣角从门口闪过，消失在北侧。

那些面容憔悴的学生们也映入陈韶的眼帘。

大门的突然开启似乎也在他们的意料之外，所有人都做出了警戒的姿态，但是眼睛并未因为突然的刺激而展露什么异常——在那个时间线，他们应该并非处于昏暗的环境之中。

但是随后，他们手上统一佩戴的黑色腕表开始剧烈地震动起来，指针飞快旋转的机械声连成一线，极高的频率足以让人头皮发麻，那些学生的表情却忽然变了，警戒的状态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令人不安的狂喜和渴望。

陈韶左边裤子口袋里的心脏突然大力跳动了一下。

必须立刻关门！

他顾不得查看其他地方是否有什么异变，马上以最快速度冲向门口。

那些学生距离南门比他更近一些，但好在似乎之前的搏斗耗费了他们太多的体力，让陈韶勉强赶在最前面，将门紧紧闭合，也把自己关在了门外。

没有多做犹豫，他扑到栏杆上，迅速扫视左右两侧的走廊，就看到一个穿着校服的背影消失在38班的后门。

看背影是个男生。

陈良？

他微微皱眉，脑子里复习了几遍这个背影，确保自己记住了，然后马上把北侧们打开一个缝隙，闪身进去，从里面上锁。

脚步声凌乱地逼近，那些学生们围了上来，呼吸变得粗重。

陈韶靠在门上，觉得自己简直是被快要失去理智的野兽包围了。

但是锁门确实是必要的。

他忍住没揉眉心，反省自己居然没抑制住本能，完全忽略了锁门这回事、从而放任门处于任何人都可以打开的状态。

但是在没有提醒的情况下，要让他主动锁门，未免有点太强人所难了……

简直像是让婴儿不要随地大小便那样困难。

怪谈的本能在一点点侵染着他。

不过这个问题可以放在之后解决，现在要考虑的是面前这些学生。

从周五的经历来看，在时间交汇时，【过去】的学生能够看到现在的学生，不然也不会那样精准地按住陈韶往楼下推。

也就是说，他们清楚地看到陈韶关闭了他们通往【现在】的天堂大门。

而结合口袋里黑色心脏的异状，还有学生们的异常反应，很难不猜想这些学生正处于一种被【恶念】污染的状态……

“——”

终于有一名学生控制不住大声喊叫起来，但他说出的话同样被扭曲失真，灌入陈韶耳道的是一段简短的蜂鸣，只有从蜂鸣的剧烈程度还能看出他的情绪有多么崩溃。

“——”

灯光并不明亮，但他们的距离足够近，因此陈韶能看到另一名学生的手臂朝之前的学生伸了过去，大概率是在捂住他的嘴。

但这喊叫也只是一两秒。

在对方的嘴被捂上之前，那个学生就已经痛苦地摸上喉咙，嘴角泄露出一丝呜咽。

不要在办公室大声说话？还是不要被人发现进入办公室？

其他几名身体前倾，看上去想要动手的学生因为这动静而僵住了，头部惊疑不定地在陈韶和那名学生之间转来转去。

陈韶默默捂住耳朵，力争让自己给对方反弹的伤害少一点，但是看说话那个学生的状态，似乎没怎么起效。

他叹了口气，从学生们身侧向之前收拾到的地方走过去，感觉到学生们的目光紧紧追随着他，但并没有额外的举动。

终于，当他把能看到的所有污渍都清除干净，又将那些沾染了血液和泥土的小件物品——其中包括一只尖端有着重重血垢的圆规——放进黑色垃圾袋，还在工位与墙壁的夹缝里摸出来一张黑色学分卡之后，灯光的范围内突然伸入了一只手。

那只手在桌面上放下了一张纸条。

[

我们也是学生！我们想回去！救救我们！只要开门就好了！

]

纸条是匆忙从办公室的本子上撕下的，字写得也很匆忙，黑色的墨水在干涸之前就被书写人的手指扫到，和伤口处流出来的血混杂在了一起，白色的纸张也沾染上一层灰。

一种同情怜悯的心情油然而生，陈韶眼前仿佛出现这群学生眼巴巴看着他的可怜神情，还有他们在教学楼走廊里被【政教处主任】杀死的惨烈情境。

那条溃烂的小腿也在他脑海里彰显着存在感。

他们还是一群孩子呢，本应该得到最好的照顾，生活中最大的忧虑不过是学校的饭菜不好吃、爸爸妈妈最近越来越絮叨了、今天的作业好多题好难、考试又考砸了这样的小事。

把他们留在那个炼狱里，你真的忍心吗？

在你完全有能力帮助他们、甚至不用耗费多大力气的情况下？

当然不忍心。

但是……

问题在于，不管是从什么角度来看，放他们出去都不是明智之举。

要说学校里谁最理所应当救这些学生的，肯定是被【岭前书院】掌控的老师们。但即使是他们，都选择忽视。

那个偷偷开门的人，不管身份是什么、为什么要开门，既然藏头露尾、不愿意承担责任，就说明开门不是什么好事。

还有那时候心脏突兀的跳动……

即便他放学生们出去，他们就真的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正常生活了吗？

或许立刻就会被【恶念】盯上，在【过去】的噩梦般的经历会成为污染他们的绝佳载体。

陈韶朝纸条伸出手，在暗处学生们期待的眼神下丢入了黑色的垃圾袋内。

但随即，他又从右边口袋里掏出一张黑色的学分卡，放在了纸条原本在的位置，想了想，又推进了黑暗。

学分卡对他用处不大，他作为怪谈，虽然平时还遵循着人类的习惯，吃饭、睡觉，但是其实普通的饮食缺失已经不足以成为他的致死项。

要是给顾怡静，可能还有用些。可惜拿到卡片时他还不知道卡片的用处，知道用处时，伙伴又已经被卷入了过去。

至于从老师办公桌缝隙里捞出来的那一张，依旧好好地放在了那名老师的桌子上。

这些学生拿不拿、能不能拿得到，就不关他的事了。

毕竟，偷老师的东西这一条罪名，不管放在哪里可都是会被谴责的。

第69章 在怪谈世界也要行使正当权利doge

陈韶最后把完全变色了的抹布也丢进黑色垃圾袋，离开办公室时已经是一点四十七分。

他把其他非一次性的工具送回器械室，顺带又吓了器械室的管理老师一次，才心满意足地走到垃圾处理池旁边。

在幸福小区时，黑色垃圾袋和白色抹布就有其特殊意义，而在综合学校，当陈韶把黑色垃圾袋丢进垃圾处理池中时，他明显感觉到脚下的地面微微颤动，那个黑色的袋子瞬间就被淹没紧成堆的纸团中，或许已经被送进了那些融化尸体所在的深处。

到这里，办公室清洁任务本身完成了。

平心而论，只要能够揣测出办公室内保持昏暗和密闭的要求，这场清洁并不危险，甚至称不上困难。

危险的来源之一“污渍”会给天选者带来【恶念】的污染，但是卫生委员的身份足以暂时抵御这一污染。

陈韶猜，就算自己没有去拿白色毛巾，应该也不会有大碍，顶多是清扫完一遍之后就去校医院拿个三四天的药而已。

而另一个危险来源“【过去】的学生”，只要门没开，卫生委员又不特意做什么事情去激怒他们，他们估计也不会主动对卫生委员进行攻击。

当然，如果像是陈韶这样，被疑似陈良的学生坑了一把，被迫断绝了【过去】学生的希望之路的话，就得祈祷那些学生比较理智，或者自己打架的能力足够强了。

当然，冒风险也意味着有收获，起码陈韶就又获得了一条从【过去】返回【现在】的途径，还有那些【过去】的生存需要。

以及【黑色心脏】可能存在的特殊作用。

陈韶把手伸进左边口袋，感受着那颗心脏微弱但持久的跳动，缓步离开了教学楼附近，前往校医院拿了关于【时间】的药品。

下午上课前，他及时回到教室，果不其然看见陈良一副见了鬼的表情，脸上满满的都是心虚。

陈韶的眼神只轻飘飘地从他身上扫过，没有多做停留。他径直走到后排角落，低声询问罗明丽。

“午休的时候？”罗明丽人品确实不行，但当纪律委员还算称职，也可能是她本性就喜欢抓人错处，总之，她听了陈韶的问题，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三个人出去过，”

她一个个地指给陈韶看，甚至连具体的时间都说得很清楚。

末了，她双眼放光地凑到陈韶脸边，迫不及待地询问：“你要告谁的状？我帮你转达给翟老师吧？”

那就不必了。

陈韶微感无语，委婉地拒绝了罗明丽的要求，在第一节课课间、语文上课之前再次到了办公室。

翟老师和其他老师都还在办公室里没来得及出去，之前那种神思不属的样子也早已平复下来，正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讨论学生的教育问题，又或者谈论食堂二楼饭菜的优劣。

那位试图拉陈韶进去的老师第一个注意到陈韶，还语气和蔼地夸赞了陈韶的勤奋和靠谱。

至于陈韶找到学分卡那个地方的老师，则是询问起有没有看到一张黑色的卡片。

陈韶当然是据实回答。

“看到了，在您桌子和墙壁的缝隙里，我找到之后就顺手放在您桌子上了。”

那位老师仔细地盯着陈韶看了一阵子，然后无奈地点了点头。

“那可能是被……”她停顿一下，把中间那个词语含糊过去，说，“被其他学生拿走了，也不错，至少他们用得上。”

“陈韶同学是个诚实的好孩子。”翟老师乐呵呵地夸赞道，“我跟你们说……”

“诶诶诶！别说了，待会儿上课呢，你一夸起学生就没完。”女老师白了他一眼，回头安抚陈韶，“不是说你不能夸，你是个好孩子，不撒谎骗老师，但是你们翟老师这个人吧……”

陈韶害羞似的笑笑，走到翟老师旁边时却换上一副严肃的神情，低声说明了中午发生的事情。

果然，翟老师的神情也严肃起来。

他薅了一把汗涔涔的头发，又伸手拍拍陈韶的肩膀。

“是老师的错，市务局那边说你不喜欢封闭的环境，我们走的时候就没锁门，想着万一你害怕了，还能自己出来。”

翟老师表现得很诚恳，又问：“确定是陈良吗？”

陈韶没打包票，而是详细地描述了一遍自己看到的场景和罗明丽的证词，说完，翟老师就点点头，保证会严惩。

语文课刚下课的那个大课间，陈良就被翟老师叫走了，接下来的两节课都没有回来，而且或许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都不会回来了。

这种砍掉不定时炸弹的方式方便、迅速、快捷，还附加有一个奇特的作用——

罗明丽似乎开始将陈韶视为同盟了。

对于小孩子们来说，世界好像既复杂又简单，会打小报告和不会打小报告的似乎天然就是两类人，哪怕陈韶是为了保护自己，而罗明丽纯粹就是看不得人好。

不过，就算过程很离谱，但没有被罗明丽针对，结果还是很好的。

其他学生们倒还是原样，没有对陈良的消失发表任何意见，也没有因此对陈韶产生什么惧怕心理。

只有从【过去】回来的“辛立”晚饭时隐晦地暗示了陈良那样做可能的原因。

第70章 吓人

“之前我表姐的同学去南云那边旅游，给他们家里人带回来了不少当地的特产。”

晚饭时，大家基本都聚在一起，一见有故事可听，立刻好奇地支起了耳朵。

“辛立”特意看了陈韶一眼，继续讲述。

“你们可能知道，南云那边山多，山里有很多野生的动植物，会被当地人采摘出售，我表姐的同学买的就是这一种。”

“但是山里蚊虫也多，很多虫子会在植物身上产卵，这些虫卵会被不知内情的游客带到全国各地，然后在合适的时机孵化，先是把那颗植物吃掉，然后就会袭击人。”

“嘶。”

薛宇涵夸张地摸了摸胳膊，仿佛那里已经浮起了一片鸡皮疙瘩。

“那要是吃的时候不注意，不就把虫子也吃下去了吗？”

“辛立”脸上浮现起微妙的神色：“有的虫子可不能吃，它们有毒，就算是摸一下，都有可能中毒的……”

陈韶抬起头：“如果不小心让虫子跑出去、害别人中毒，估计还得被当地警方调查吧？”

“那就得看是故意还是无意了。”

“辛立”把头撇向一边，有些怔愣地看着操场的位置。

所以当时在办公室陈韶的猜测是对的，【恶念】在【过去】的掌控力更强，那些学生从里面出来，就是【恶念】的载体被撒进了普通学生们中间。

唯一猜错的是陈良的目的，他好像还真不是在坑人，只是想把那些【恶念】载体放出来——至少不是针对陈韶。

以及，从办公室转移出来，并不是一条正常的途径，在回到【现在】的一瞬间，就会被【恶念】盯上，随后快速被污染。

被这个话题挑起了兴致，其他室友们也叽叽喳喳地说起自己遇见过、或者听说过的有关虫子、旅游和食物中毒的事情。

陈韶咽下最后一口烧饼，顺着“辛立”的目光看向操场内部。

或许是因为中午在时空紊乱的交界处耗费了不短的时间，陈韶现在得以重新看到操场内的吹哨人。那个学生比起之前，灰头土脸的程度更胜一筹，上次跌倒在跑道上蹭出来的伤疤已然结疤。

在吹哨人看过来之前，陈韶转回视线，“辛立”在同一时间垂下脸，站在陈韶边上轻声说：“站在坑底的人会把刚爬到出口的人拽回去……谢谢你。”

被【恶念】完全污染的人会优先攻击已经被【恶念】污染、或污染过的人。

于是陈韶明白，这就是他阻止了那群学生出来的谢礼了。

他微不可见地对“辛立”点了点头，随即就回到教室，继续开始忙碌。

开学后的第二个周三就这样过去了，虽然有点小插曲，但终究没有造成太大威胁。

真正的威胁是【岭前书院】潜移默化的污染。

周四早上，陈韶又一次在起床铃响起前醒来。

窗户被厚重的窗帘遮挡着，只从边角处泄露一些清晨柔和的阳光，但足以让人看清宿舍内的情况。

室友们还在熟睡，薛宇涵在睡梦中甚至吧唧了几下嘴巴，只有“辛立”的床铺传来断断续续的呜咽和含糊不清的梦呓。

似乎是在求饶。

快起来吧。

柔软的无形触角春雨般渗入陈韶的思维，像是一位温柔的母亲，细声唤醒自己珍爱的婴孩。

既然醒了，就得快起来，赖床可不是好习惯。

还有好多事要做呢。

陈韶难耐地翻了个身，把脑袋埋进墙角，试图堵住自己的耳道。

还没到五点……是睡回笼觉的好时候。

但是十分钟能做好多事。

陈韶忍不住开始估计时间。

昨天晚上洗的衣服挂在了盥洗室，得早点拿回来叠好再放进柜子。

洗完衣服时间不够了，今天早上必须洗好头。

还有跑步，早上起来当然要多运动，这时候的阳光也并不强烈。

早点去教室还可以检查一下昨天值日生扫地有没有疏漏、会不会有【过去】的学生在教室里打架撞翻了东西。

然后还有……还有……

他心里蓦地升起一股急躁来，腕表发出的指针转动声一下一下地响着，在他耳朵里却像是一团团缀在他身后的火焰。

还有很多事要做！

难道要在床上浪费人生吗？

确实不能。

那个温柔的女声轻笑着。

快起来吧，要勤奋一点呢。

陈韶咬了咬牙，把自己往墙角里缩得更狠了。他竭力保持理智，但那股无事可做的焦躁感依旧如早秋的傍晚一般，闷热得教人难以维持镇静。

他本能地将手伸进枕头下面，却摸了个空。

陈韶恍然想起，最后的黑色药片已经在昨天吃完了。

校医院的黄医生很遗憾地告诉他，学校对黑色药片的销售是有限制的，哪怕他们属于希望医院，也不能直接和这里真正的掌控者抗衡。

就像邱雯医生也不会售卖避免人感到和谐幸福的药品一样。

所以，他必须自己忍耐。

衣服还在洗漱的地方挂着……要在大家去洗漱之前拿走……不能影响他们……

五点钟，起床铃声准时响起，被梦魇折磨得早早醒来的“辛立”无精打采地坐起来，下意识观察四周时，猛地对上隔壁下铺陈韶好奇的神色。

……有点不对劲。

被生死磨练过的本能告诉他有哪里不对，但是昨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意外，陈韶这样警惕的人应该也不会中招才对。

“辛立”迟疑着打量了陈韶几眼，就看见这个印象里很沉稳的同班同学抬起手来，欢快地打了个招呼，眼睛亮得发光：“早上好！”

不对劲，非常不对劲。

“辛立”的睡意瞬间一扫而空，他迅速看了刚刚坐起来、正在发呆的薛宇涵一眼，有些怀疑他们的性格是否在某个不知名的作用下互换了。

“我昨天梦见吃烤鸭了！”

薛宇涵忽然大声喊了出来，语气里充满了兴奋，还怀念似的叭了叭嘴，就差流口水了。

……

“辛立”默默把视线转回陈韶身上。

“……早上好。”

他强装镇定地回复道。

第71章 现状

陈韶笑眯眯地点点头，却没像辛立设想的那样缠着他说话，而是一转头参与进了薛宇涵的话题。

“你也梦见吃好吃的了吗？我也梦见了！”

“是吗？你梦见什么了？”薛宇涵马上扭头过来，兴奋地试图分享美食。

陈韶眨了眨眼。

“是一块黑巧蛋糕，闻起来又香又甜的，不过吃起来可能会有点苦。”

他们的对话内容很日常，但“辛立”只觉得不寒而栗。

他紧紧盯着陈韶的脸，看着他黑白分明的眼睛显露出的那种异样的贪婪神色，还有嘴角勾起的夸张弧度，忍不住往墙边靠了靠。

这样的神情……

他在【过去】，在那个缺乏秩序的地方，在那些完全被黑色的恶念控制住神志的人脸上，看到过很多次。

一模一样。

这绝不是他熟悉的陈韶。

食物？可能会苦的食物？他在说我吗？

“辛立”猛地把头转回去，眼睛一眨也不眨地盯住自己的被子，就好像上面突然长了一朵奇异的花。

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无法控制地剧烈跳动，甚至怀疑这跳动的声音连室友们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地面上，陈韶若有所觉地回头看了“辛立”一眼，但并没有说什么，只是无奈地瘪瘪嘴。

“对了，”薛宇涵突然想起来，“你不是要选勤奋之星吗？快快快，别聊天了，快忙去！”

陈韶不置可否地点点头，感受着脑子里那股有事可忙的欢欣鼓舞，由衷地叹了口气。

这个时间就应该躺在家里睡觉，而不是五点就起床去拿那个什么班级之星。

他严重怀疑远在封丘的老哥现在还在做梦，倒是家里的老妈或许为了做家务已经起了。

翟老师那句话还真就没说错，可不就是子承母业，两怪谈起得都一样早。

陈韶满肚子怨气，外加馋虫作祟，恨不得现在就罢工。

但是答应了别人的就要做到……

他再度叹了口气，拍了拍自己不知道进过多少东西的脑袋，还是兢兢业业地去完成自己早上的脑内计划了。

陈韶整理好身上的衣服，确保每一片布料都待在它该在的地方，之后才拉开上锁的门。

身后的薛宇涵疑惑地摸了摸脑袋。

“昨天门没锁吗……？”

【政教处老师】就站在门外，满头的眼珠子在陈韶开门的一瞬间睁开了。陈韶能看到那些红色的细线正从那些眼珠的红血丝里抽出，一点点挤进他自己的眼睛中，哪怕没有实际的触感，也给人强烈的幻痛。

他眨了眨眼睛，果断忽视了这些线条，朝门外跨出一步，像是要直接把自己塞进【政教处老师】的怀里。

但就在他们接触到的前一秒，这位奇形怪状的监管者就默默让开了通道。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焦糊的烟味儿，原本浅褐色的瓷砖上爬满了黑色的灼痕，水泥地面上也蒙着一层厚厚的灰烬，在人走过时就顺着风的方向四处飘荡，沾在学生们的头发里、衣服外面、或者裸露的肌肤上。

唰！

身后传来窗帘被拉动的声音，陈韶回头看了一眼，接着另一位室友出门的间隙，看到昨天才擦得明净的窗玻璃上，也爬上了一个全黑的影子。

就像那天在宿管窗户上看到的那样。

火灾？

那就怪不得不让在宿舍里使用大功率电器和明火了。

唔，有时间研究一下。

危险的想法在脑子里闪过，陈韶把头转回来，先是去把衣服拿回来叠好，然后再去洗头。

有过集体住宿经历的人都知道，学生时代的公共水房洗漱池是一整个联通的结构，方便学生端着盆子挤挤挨挨地洗漱。

陈韶刚见缝插针地把盆子塞进一个空档，就有人端着盆子凑了过来，活像是通缉犯在警察叔叔眼皮子底下接头似的，凑到陈韶耳边小声说话。

“我隔壁的同学早起开始就很努力地在背书。”

陈韶斜了他一眼，右手在水盆里捞了几下飘过来的灰烬，问：

“宿舍是休息的地方，想背书为什么不去教室？”

他还记得学生守则里有一条就是，除双休日和假期外，所有作业都要在教室内完成。如果从广义来看，背书的任务其实也是一种作业；像是约书亚那种借课外书来读的操作算是打了个擦边球，直接在宿舍里背……

那就有点作死了。

接触到陈韶的眼神，那名天选者微微一愣。

“……我觉得他也知道吧，就是太想进步了。”

陈韶又瞥了他一眼。

如果没猜错的话，除了他以外，绝大多数学生天选者选的都是进步之星。如果别人出事，面前这个没有，要么是最近他不够努力学习，要么就是对方天性懒惰，在现实里也是个不想学习的，导致自身的意识和【岭前书院】的污染冲突了。

换而言之，要是陈韶平时是个懒到家的人，这会儿就不会是这个情况了。

天选者迎着他的目光，有些尴尬地咧咧嘴。

“本来是想问你借点东西。”他摸了摸鼻子，“我隔壁的同学也是自己人嘛，想着你可能有剩的。”

现在看来，估计没了，不然不会放任自己进入这种状态。

“最近努力学习的同学挺多的吧。”陈韶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盯着水面询问。

天选者沉重地点了点头。

何止是努力，简直是拼命了。

“那得多吃点好的，养养身体。”陈韶正挠着头皮，突然停顿一下，把天花板上掉下来的灰烬捞出水面，才继续说，“我们老师也说过，劳逸结合比较重要……我今天上午还有一场体育课，你们有吗？身体还是要锻炼的。”

——我也给不出什么解决方法，目前来看就只有吃米饭套餐和以毒攻毒两种方法了。

如果真的不行……

要么冒着被完全污染、彻底迷失的风险完成任务，然后另一个世界就要面临下一局天选者数量锐减的危机；

要么就赌一把，主动回到【过去】，在【恶念】的凝视中利用时间的紊乱来完成进步之星的要求。

第72章 真实

旁边的天选者下意识随着陈韶的动作看了一眼被他泼出去的水，虽然只看到了洗发水制造的泡沫，但他还是对寝室的水产生了一些警惕。

“这周大家可能还不是很适应，等下周，可能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

——先看这周结果如何，实在不行也只能去【过去】了。

否则，一周的污染尚且令人无法承受，更别说两周的了。

说了这一段“闲话”，早上的悠闲时间也差不多宣告结束。天选者离开之后，陈韶冲干净自己的头发，盯着池底旋转的泡沫，幽幽叹了口气。

为什么【过去】的自己不多给一点信息呢？

他有些闷闷不乐地晃了晃脸盆，把最后留下来的水也泼进池底，随即就跟着室友们下了楼。

这还是陈韶第一次以怪谈的视角来看整个学校，在他眼中，整个学校四周都被一圈巨大的光幕围绕着，光幕上色彩潋滟，像是夜晚的极光。

白色的丝线充斥着整个学校，它们从四个校区中心的湖中小岛上空飘出，仿佛随着风飘荡进校园内。

它们看上去和蛛丝一样，柔软、脆弱，却毫不费力地穿透了所有的建筑物，然后连接着每一个人的头颅。

是的，每一个人，不管是远处执勤的保安，还是食堂门口结伴而行的老师，亦或是身边言笑晏晏的同学。

哪怕是陈韶，都能看到一缕极细的丝线从大脑上方穿进了头骨。

但是线与线也是有区别的。

有的线很粗，就像是薛宇涵头顶的；

有的线很细，比如接触陈韶的。

有的线从连接处开始泛起七彩的颜色，有的线透着暗沉的黑灰，有的线则是从头到尾一片纯白。

还有一些线，是红色的。

这些红色的线从人们的头顶穿过，然后从眼珠里伸出触角，肆意地蔓延、缠绕在周身，勒进人的肉体，却并没有渗出血来。

其中以天选者们头上的线红得最明显。

陈韶把视线投向和他隔了三四个室友的“辛立”。

对方头上的线是最复杂的，白色掺杂着七彩，整条线上又蒙上一层晦暗的阴影，仿佛昭示着他曾经被【恶念】严重污染过的经历。

学校……或者说【岭前书院】，就是这样来操控整个学校的人的。

他自己能扯断这些线条吗？如果能，又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

人类能干涉这些线条吗？假如他们能看到的话？

“辛立”敏感地转头过来，扭到一半又想起什么似的，硬生生扭了回去。

怕什么？

陈韶心里嘟囔几句，倒也没有故意撩拨对方，而是不经意似的扫了操场方向一眼。

从陈韶的视角来看，看台上每一个座位上都坐着人，但远不止体育课上看到的那样。

更多的人挤在其中，站着的、躺着的、趴伏在地的，最中间也是最高的地方甚至有好几个堆叠在一起。

他们全都睁大着眼睛，一下都没有眨动。

黑色的胶质物体从这些“人”的心口处溢出，一点点顺着看台往下流，在看台下汇聚成一池阴影。

那里非常“干净”，只有操场上跑步的学生还被灰暗的丝线连接着。

陈韶还记得自己曾经看过的文章。有的宗教认为，人的真善美来自于神塑造的灵魂，但因肉体兽欲的污浊而堕落，因此他们倡导肉体的磨砺，从而达到灵魂的升华。

现在看来，这种奇怪观念居然和当下的情况不谋而合。

不过，也只是进一步验证了怪谈来源于人的论断罢了。

“陈韶？陈韶？”

薛宇涵奇怪地推了他一把：“想什么呢，这么专注？该去买饭了。”

陈韶回过神来，歪了歪脑袋：“我只是在想历史课和思想课上老师讲的东西。”

薛宇涵思考了一会儿，没想起来他说的是什么。

陈韶抬脚往食堂里走，对那名勇于献身的监督员打了个招呼，一边排队，一边解释。

“老师说，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一种现象，但并非人类固有的，它本质上诞生于人类对生存的需要。

“在原始社会，人类比起凶恶的豺狼虎豹来说要弱得多，求生的本能迫使他们集群生存，而在群体生活中，为了维持一定的秩序，社会规范就自然而然地诞生了。

“人要在社会中生活、享受社会带来的一切，就要遵守社会的规则、融入社会之中，人们还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社会化。”

“也就是说，人生来就在束缚之中，但是这种束缚确保了人类整个族群的维系，也保证了大家都有一定的自由。”陈韶从打饭阿姨手里接过鸡蛋灌饼和豆浆，慢慢说着，“就像是我们尊重别人、别人也会尊重我们一样。”

薛宇涵迷茫地看了陈韶一眼。

陈韶笑了笑，没有继续往下说。

人从出生开始就会被社会操控，这是享受种种社会福利的代价。大环境要求人们拥有一定的道德底线，以保证足够稳定的秩序。

但是……

凡事总应该有限度，却也都有例外。

学校本身就是社会的缩影。

陈韶走出食堂，看着雪花般漫天飞舞的丝线。

不远处一名天选者脖颈上的红色丝线一点点绞紧了，他着迷地捧着一本单词书，呼吸顺畅，面容平和。

那些红色的丝线却渐渐消失了，似乎融入了他的身体内部，头顶上的丝线也慢慢变浅褪色，不论是红是绿还是黑，最终都化为纯然的洁白。

“我没听懂，但是好像很有道理。”薛宇涵为难地挠了挠头，“……你今天真的好奇怪，早上起来那么开心，现在又，”他比划了半天，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语来形容，“又很沉稳？像个大人一样？反正我只听过我爸说话是这个调调。”

陈韶眨了眨眼，笑容重新浮现在他脸上。

“人的思维总是瞬息万变的。”他拉长了声音，同时对不远处的室友们挥挥手，差点把手里拎着的豆浆甩出去，“说不定等会儿你就要看见一个既不沉稳也不活泼的我了。”

毕竟，鬼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再来一个意识混乱，把不知道什么时候的思维拉过来现眼。

唔，刚刚这个大概是高三学疯了的时候的思维模式，他记得那次他语文作文分好高来着。

嘿嘿。

第73章 破釜沉舟

“小心！”

薛宇涵却顾不得陈韶话里的含义，只是一个劲儿伸手去挽救陈韶手里的豆浆，生怕它洒出来个一星半点。

陈韶无奈地把手上的豆浆分出去，吐槽：“我像是那么不靠谱的人吗？说不让浪费，非得浪费？”

他们说说笑笑地完成了这一顿早餐，到达教室时就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有意思的是，在怪谈状态下，陈韶能够看到宿舍的真实情况，也能够看到【岭前书院】对教职工的控制，教室却和所有普通学生眼中一样，干净、整洁，连簌簌掉灰的墙面都是白的。

只有那位住在讲桌里的同学，才彰显出这里的不同寻常来。

被带走的陈良的位置空了，书籍文具等一并清离，只剩下半张稍显破旧的课桌，等待着下一位主人的到来。

陈韶隐隐觉得这时间不会太晚。

大课间时，隔壁的徐家文在门口等他。

徐家文手里依旧拿着昨天那本书，原本还有个七八成新的书边缘已经泛黄、微微卷曲。

他的手指将书捏得紧紧的，眼睛也几乎黏在了上面。

“我坚持不住了。”徐家文一边翻着书，一边抖着嘴唇说，“还有两天，我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似乎没有一定要陈韶接话的意思，只是自言自语。

“我要去我该去的地方……archaeologist是什么意思？”

五楼。

目前已知的通往【过去】的途径中，最直接也最安全的一个。

陈韶凝视着他近乎痴迷的眼睛，突然从口袋里掏出几颗糖来，放在书页中央。

“你一定是个很勤奋、很有上进心的人。”

所以才会和“进步之星”的污染那样贴合。

“……谢谢。”徐家文胡乱地点点头，“我这里有巧克力之类的，还有南云白药……我想去找个安静一点的地方自己学习。”

陈韶跟着他去了五楼，以关心似乎生病了的同学的名义。

五楼还是老样子，和下面喧闹的四层楼几乎是两个世界。这次通过楼梯口、踏上五楼的地面时，陈韶明显感觉到哪里不一样了。

就像是一条鱼从24℃的水里跳进24.5℃的水里，差别不大，但感觉并不相同。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感官。

一只大概拇指大的蜘蛛在墙角里结了网，看的陈韶很想拿个扫帚清扫掉；走廊里的浮灰随着人走动带起的风飘了起来，有点呛人。

陈韶看向那些“空”教室。

依旧是身形样貌全都模糊了的老师和学生，黑板上方的时钟倒是尽忠职守地一秒秒旋转着指针，教室里的“装潢”也有了轻微的改变。

徐家文带着那本英文书，缓缓推开了陈韶来过两次的那间教室的门。

复制粘贴一样的【政教处老师】在徐家文走入教室的一瞬间显出身形来，那些布满红血丝的眼球滴溜溜地转着。从眼球中延伸到徐家文身上的红色丝线被门所在的平面齐齐切断，只留下他头顶上那条泛红的线条。

只不过这条线上的红也在肉眼可见地消退。

徐家文的精神立刻就好了很多，他啪一下合上书，抬头看向讲台上的老师。

正在上课的老师也下意识看过来。

陈韶这次看清了。

很巧，讲台上就是被陈韶找到学分卡的那位女老师，她的目光放在刚进门的徐家文身上，随即快速扫了整个班级一眼，才问：“怎么迟到了？快坐下吧，坐第五排那个位置。”

教室里的真实场景和陈韶在电视里看到的相差不大，神情或木讷或恐慌的学生，脏乱血腥堪比鬼屋的学习环境。

距离门口最近的学生身上也不缺少擦伤，引人注目的则是她脸上红彤彤的一片，还发着肿。

但是，真正吸引了陈韶目光的却是三个人——

真正的辛立就坐在后排靠窗的位置，他比之前还要瘦，身上却并没有什么伤痕，神情也是出乎预料的平静。

显然，他适应得很好。

之前由约书亚“指认”过的李景之坐在他后面，倒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茫然无措，还有小心翼翼掩饰着的惊惶。

而李景之身边坐着的……

是他。

不是半夜引诱辛立出声的冒牌货，而是长着他十三岁模样的真正的陈韶。对方右手转着一支笔，左手托着腮，看见陈韶看过去，还欢快地摆了摆手。

陈韶缓慢地眨了眨眼睛。

他第一反应是摸了摸口袋，意识到手机一直待在枕头下面之后，有些委屈地瘪瘪嘴。

真好，他有弟弟了，他再也不是家里最小的了。

不，等等，现在不是想这个的时候！

被【家中的小儿子】这一设定改换的思维被陈韶硬生生扭了回去，他看向【自己】，试图收集对方给自己传递的信号，却只看到【陈韶】伸了个懒腰。

……怎么感觉对方比现在的自己，思维幼化的还严重？

陈韶下意识顺着【陈韶】的头顶往上看，这才在教室昏暗的环境下，看到一条灰暗的丝线。

口袋里的心脏重重跳动了一下。

是因为污染？

不，不对，不是因为污染。今天上午的情况摆明了，污染状态下陈韶的人类部分和怪谈部分在迅速混淆，这或许来源于他生存的本能……

真要是因为污染，混淆得只会越来越厉害，而不是直接回归到缺乏其他感情的怪谈状态。

那么，是因为“点心”？

像是知道陈韶在想什么，教室里的【陈韶】指了指自己张开的嘴，含着笑点点头。

显然，他对“点心”的味道满意极了。

除了【过去】的自己以外，班里没有一个人看他，哪怕是昨天才夸过他的女老师，也只是平淡地略过门口，眼神里没有一丝讶异。

或许，只有在流程正确的时候，教室里的时间才会处于混淆状态；否则就是直接从未来走入了过去。

他们对视的时候，徐家文已经走到老师指定的座位，随着他落座，教室内的影像重新模糊起来。

门被关上了。

“陈韶同学？”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背后响起。

第74章 竞选

陈韶瞳孔一缩，没有立刻回应，而是装作离开的样子，转向楼梯口。

顾怡静，消失了五天的顾怡静站在他面前，黑色的短发依旧显得那么利落，一双总是分外沉静的眼睛却显出柔和的色彩。

“你怎么在五楼？”她轻声说，“这里不太干净……还是快点回去上课吧。”

在她黝黑的发顶，一根充电线一样粗细的白色丝线延伸了出来。

“……谢谢老师提醒。”

陈韶很难把目光从那条线上挪开，好在他和顾怡静的身高差让视线的落点没有那么容易分辨。

所以顾怡静失败了吗？在【过去】？

然后成为了【岭前书院】的一部分。

“我还有课，就不送你下去了。”顾怡静抬了抬手里抱着的书，“好几天没见了，我把另一个学生送出去的时候，还在想你的病是不是已经好了。”

所以她成功了，只是在成功前就已经被彻底污染。

“我听说老师你调职了。”陈韶问，“之后你不教23班了吗？”

“不教了，之前是临时的任务，以后就没有了。”她眼睛里闪过一丝怅然，但随即，她看了一眼黑色的腕表，那抹怅然就转为了淡淡的焦虑，“快上课了，学生们还在等我……我就先走了。”

陈韶目送顾怡静顺着走廊往前走，拐进一间“空教室”。

我得做点什么。

我得做点什么。

这个念头在陈韶脑海里疯狂膨胀，但理智告诉他天选者们早晚有这么一天。

但是，【过去】的自己知道这件事吗？

一定知道的，既然现在的自己知道。

那“我”为什么不说？“我”有尝试阻止吗？还是说，任务的成功已经是尝试的结果？

陈韶忍不住把手放在胸口，感受着它不同寻常的剧烈跳动。

他神思不属地走回38班，数学课的老师已经到了，正在往黑板上抄写例题。

“怎么了？”薛宇涵今天第二次觉得陈韶有些奇怪，虽然他恢复了平时那种冷静沉稳的神情，但总让人觉得他下一秒就会哭出来了。

“没什么，”陈韶的声音很平静，“人有情绪起伏很奇怪吗？”

薛宇涵茫然地看了他一眼，有点委屈地“哦”了一声。

徐家文的离开和顾怡静的迷失仿佛是本次怪谈的尾声，直到周五下午最后一节的班会又一次来临。

“班级之星的竞选采用不记名投票，大家都在纸上写同意或者不同意，班长收上来之后统计哈。”

一张张被叠得整整齐齐的草稿纸收进了班长董凯明手上的纸箱里，陈韶盯着那个纸箱，一时间紧张了起来。

紧张的不只是作为天选者的他，连在不间断的污染下浮出水面的怪谈意识也非常期待——这也不难理解，对于小孩子来说，荣誉这种东西往往比大人看来更重要。

“同意。”

“同意。”

“不同意。”

“同意。”

“不同意。”

……

一张张纸条被展开，翟老师在黑板上画着正字。

薛宇涵看着“不同意”那一栏长长的正字，难以置信地揪住了陈韶的T恤袖子。

“他们都说你肯定没问题的！怎么能这样！”

陈韶对此早有预料，他抬眼看了看四周，那些平日里非常有礼貌的学生里，很多都低着头，少数几个抬头的学生眼里隐隐透露着期待。

最后一张票被统计了进去，翟老师看着比“同意”长出一倍的票数，为难地皱起眉。

判定生效了。

陈韶看到窗外的【政教处老师】头顶的眼睛触手们开始兴奋地摇晃，摆出来的姿势像是准备发出攻击的深海章鱼，那些红色的线条也骤然加粗，从刚刚依附在陈韶身体表面，瞬间勒入了陈韶的身体。

就像周三对徐家文那样。

你不够勤奋。

指责声随着痛楚一同袭来，那些线条微不可见地缩小一圈，但声音并未停止。

你浪费了很多时间。

你起得太晚。

你睡得太早。

你为什么要和人聊天？

你知道十分钟能做多少事吗？

你觉得……

你……

这些指责的声音来源于不同年龄不同性别的个人，但无一例外地都饱含厌弃。

快去忙。

它们说。

陈韶脸色惨白，他几乎控制不住地去看铺在桌子上的书籍，还有黑板下方储存的粉笔灰。

“看来我确实不够勤奋。”他突然笑了起来，眼睛亮得发光，死死抓住桌沿的手指发白，“所以我有哪里是需要改进的吗？麻烦大家一定要告诉我……毕竟，知道了自己的缺点，才能更好地进步。”

这话没毛病。

翟老师点点头，旋即又犯了难：“但是票是不记名的……”

陈韶笑着摆摆手，往旁边一指：“我知道有谁投了同意票。”

“薛宇涵、辛立……张欣彤、班长、语文课代表……罗明丽……”

“他们都亲口跟我说过，觉得我非常勤奋。勤奋之星非我莫属。”

这几天被污染困扰的时候他也不是光顾着忙杂事了，每次碰到同班同学，都会随口问一句“感觉我哪里做得不够勤奋吗”之类的话。这样的话，只要他确实时时刻刻都在忙，那么至少这一关对他来说并不难。

只要这些被【恶念】影响的学生还记得遵守校训。

“汪兰同学。”陈韶随手点出一个，“请问我哪里不够勤奋吗？”

“……没、没有。”汪兰立刻摇了摇头。

“那……钱浩同学？”

“也没有！”

脑袋里的声音越发大了，涨得陈韶太阳穴突突得疼。

但是【岭前书院】并非那些小怪谈，它的规则覆盖范围之大、控制人数之多，都注定了陈韶的规则难以撼动它。

蓝鲸会注意到一只在它身上停驻的热带鱼吗？

怪谈的那一面在沸腾，生存的本能让它试图逃离，但陈韶只是不断地重复着刚刚的对话。

“……我哪里不够勤奋？”

“你很勤奋！”

“……我哪里不够勤奋？”

“……我投的是同意票。”

“……我哪里不够勤奋？”

“你都不愿意帮我的忙！”

终于，有一个学生脱口而出，然后才反应过来自己说了什么，立刻涨红了脸。

陈韶笑了，配上当下惨白的脸色，颇有些惊吓的效果。

“我记得你让我帮的忙。”他喘息着说，语气微弱，却带着压不住的笑腔，“就在周二早上，让我帮你给其他班的同学带一本书。”

“……对，是那次。”那学生色厉内荏地说，“我看见你在和别人聊天了，你根本没在忙。”

陈韶从喉咙里憋出一声闷笑，又猛地咳嗽了两声。

第75章 通关&结束

大脑里的声音让陈韶听不清对方说了什么，但也大致能猜到，因此他快速地说出了自己当时的行为：“23班的王源华同学和我约好了一起讨论一道阅读题……他可以给我证明。”

虽然他也不确定约书亚现在是否还清醒。

不等对方反应——他不能继续等了，他已经快要压不住脑袋里的声音，也快压不住怪谈的那一面了——陈韶就一五一十地将自己整整一周的行为轨迹说了个清清楚楚。

“周日下午来的时候我来教室确认了卫生情况，翟老师知道。”

站在讲台上的翟老师点头确认了这个说法。

“晚上我去安慰一位心情低落的同学，我想关心同学也是正经事。”

“周一起床后……第一个课间……第二个……中午……下午大课间……晚餐……晚自习……睡前……”

“周二……”

“周三……”

“周四……”

“周五……”

哪怕有注水的嫌疑，陈韶过去一周内的工作学习可是安排得满满当当，真要找证人，他甚至可以把窗户外面正全身冒血的【政教处老师】拉进来作证。

说完这些，陈韶捂住脑袋，露出一个笃定的微笑，看向翟老师。

“我觉得刚刚的投票有问题，可以再来一次吗？同学们或许只是……还不太了解我。”

随着这句话出口，他感觉脑袋像是被什么东西重重地敲击了一下，顿时眼前一黑，思维被瞬间斩断。

在倒下去之前，陈韶本能地扶住了桌子，但两条胳膊也是无力的。好在旁边的薛宇涵及时扶住他，才避免了陈韶一头栽倒在地上。

脑中的声音变得越发嘈杂，各种音色混杂在一起，他听不清翟老师的话，也看不清周围发生的事情。

但是没关系。

规则怪谈的提示如期到来。

【恭喜你获得了勤奋之星奖项，本次怪谈已通关】

伴随着这一提示，那些声音也潮水般退去，虽然大脑的胀痛依旧没能缓解，但也没有再持续增强了。

但陈韶仍能够感受到来自【岭前书院】的注视并未消失，在一直跟着他的【政教处老师】被规则反伤后，窗外又来了另外一位一模一样的。

不过，有的情报来得比通关更快。

【观察组提示：两百、星、考，可毕业，速离。博然可保命。顾留有意识。】

“……陈韶同学刚转来两星期，就获得了大家的认可，非常优秀！也希望以后能够一直优秀下去。”

耳边传来翟老师欢欣鼓舞的声音，还有其他学生的鼓掌声，陈韶用力眨了眨发昏的眼睛，这才慢慢看得清黑板上新的投票。

不出预料，全都是“同意”。

“真好。”

他听见旁边的薛宇涵羡慕中带着一丝寥落的声音。

“要是严子那时候……”

要是他那时候通过，他就彻底没救了。

虽然现在估计也差不多。

陈韶长出了一口气，没再看黑板上的票数，而是伸手揉了揉脑袋，也暂且把观察组的信息放在一边。

他现在头疼得很，一点也不想思考。

总算是在没有被完全污染、也没有转为怪谈模式的情况下成功通关了……

倒不是因为陈韶恐惧于一步步向怪谈演化，这个心理准备早在他挑衅哥哥的时候就已经做好了，但转化的过程和结果都是未知的，而未知一向让人恐惧。

怪谈任务结束了，但他在学校的旅程还没结束。

理论上来说，如果不去作死，单纯作为一个普通学生的话，在这所学校里倒还不至于那么危险，哪怕是【学校】和【恶念】的污染，也能够通过食用饭菜和服用药品来缓解。

但是不管是顾姐那里的消息，还是自己在五楼看到的情景，都说明他未来会前往【过去】。

而且……获得班级之星奖项不是结束，它是一个天大的负担，会得到成倍的污染，他不能让自己的生活被这种东西一点点拖垮。

其实，他周三中午跟徐家文说的那句话是真心的。

假如他现在就有大学的知识水平，直接高考走人可行吗？

17:50，放学铃声准时响起。

“还是扫除？”班长董凯明自然地询问，“说起来下周就要扫操场了，你得早点排下班吧。”

果然来了。

“简单扫扫吧，这周大家卫生保持得挺不错的。”在找到脱离的方法之前，陈韶还是点点头，接过了任务。

耳边响起了一声欣慰的感叹。

陈韶微微皱眉，又一次往器械室去。

【政教处老师】并没有因为陈韶获得了班级之星而离开，反而在陈韶离开教室后又一次跟在了他身后，满头的眼珠子红得近乎滴血。

到了楼下，两天没见，管理老师瘦的越发骇人了，站起来都有些摇摇欲坠的味道，眉宇间时不时闪过痛楚。

显然，他没有去校医院就诊——按照市医院的隐藏规则，他们不会拒绝接诊还能治疗的病人，而陈韶的规则终究还没到那种地步。

那么被恶念操控的人与普通师生的差别又多了一条：他们无法前往校医院进行治疗。

依旧处于被【岭前书院】深度污染状态的

管理老师头上有一根细细的、几乎被完全染黑了的线，细看之下能看出那根线与脑袋的连接处比其他地方更为薄弱，随时都有可能断裂。

“老师下午好。”陈韶说，“我来领东西，和上周五一样。”

管理老师并没有说什么——也可能是他说不出什么其他的话来，只是将钥匙交给陈韶，垂着头步履蹒跚离开了教学楼。

陈韶没有再看他一眼。

对方的结局已经注定了。

作为被【恶念】操控的人，他无法被校医院治疗；作为【岭前书院】的老师，他无法在学期内离开学校，也就无法前往市医院。

而在时间的流动中，病痛会更进一步地啃噬他的身体，让他余生都被困在病床上，最终在绝望中死去。

就像曾经的陈韶一样。

第76章 修整

器械室和之前来的两次一样，明明占地面积不算很小，却给人一种逼仄感。

那些垫子还是放在角落里，看上面的灰尘，已经很久没有使用了。

陈韶走到另一个角落里，依旧拿了脸盆毛巾之类的东西，却总觉得那股甜香又悄然逸散出来，勾得人抬不动脚。

他抬头往前看去，器械室的门敞开着，傍晚的阳光还是很灿烂，并没有上周五那样立刻昏暗下来。

没有触发“它”的规则，但是能闻到“它”的味道。

是因为自己现在的状态吗？

寂静的器械室内，陈韶能听到腕表指针咔哒咔哒旋转的声响，他又听见那个微弱的啜泣声了，细细的、小小的，声音里溢满了惊恐。

他忍不住舔了舔嘴唇。

上次忍住了是因为还有需要做的事情。

心底有一个声音在小声嘀咕。

现在重要的事情已经做完了，反正看观察组提示的意思，到最后都是要去【过去】的……为什么不能是现在呢？

当然可以。

但是……

时刻保持理智。

陈韶告诫自己。

“它”就在这里，不会移动，也没有其他怪谈将其作为猎物。

他还可以等待，等到自己在家修养完毕、让【岭前书院】【时间】和【恶念】的污染都褪去。

到那个时候，才是真正的好时机。

陈韶最后回头看了角落一眼。

其实他有点怀疑角落里的“人”是故意的，故意在他理智不足的时候选择引诱，而按照金米米的说法，到时候“胜利”的就不会是自己了。

不过他倒还没有失智到这份儿上，换成周四上午的时候，可能性还大一些。

陈韶这一次打扫得比之前更利索，得益于周内的勤奋劳动，打扫的难度也大大降低。在他撑着玻璃和对面的脸对视时，几个学生敲响了38班的门。

“请问，陈韶同学的座位在哪里？”

陈韶没有放下抹布，而是一边擦着一边回答：“我就是，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这些学生手里都拿着几张纸，其中一个学生说：“我们班有同学转学了，他说来不及跟你道别，拜托我给你送信。”

其他几个学生也都点头，承认了这个说法，还说他们还帮别的班级也带了。

学生们看陈韶的眼神都充满了惊奇。

陈韶走过去拿好信件，向他们道了谢。

六点十分，他给教室门上了锁，又快步回到宿舍楼拿好行李，在六点二十准时到达了校门口。

妈妈今天穿了一身漂亮的蓝色鱼尾裙，裙边还镶嵌着银光闪闪的碎钻，她头上也比从前多了几件首饰，倒像是刚从什么晚会上赶来。

妈妈扳着陈韶的脸颊，站在校门口看了一会儿，又提起工作上的琐事，等到了家里，她才埋怨似的开口：“你也太皮了，怎么在学校还总是管这管那的？早知道不给你报名了。”

她不满地看着陈韶，摸脸的动作却很轻柔：“你都瘦了。”

作为【家】的【母亲】，妈妈当然能够了解到孩子们的健康状况，虽然怪谈不会生病，但是被污染也不是什么好事啊！

陈韶揉了揉一路上被掐红的脸，哄她：“但我总是忍不住嘛，学校里秘密太多了，我特别想知道。”

这一点他还真不是在撒谎。

不知道是因为小孩子好奇心都比较强烈，还是因为他小时候就是个会往山里溜达的熊孩子，亦或是因为【自由】的规则核心作祟、天选者探求规则的经历，总之随着他一点点往真正的怪谈转化，对于未知事物的好奇心也在逐渐上涨。

当然，其实要忍住也并不困难，只要他还有理智。

妈妈叹了口气，担忧地摸摸陈韶的脑袋，走进厨房。

“妈妈，要是我从学校里毕业的话，是要去考大学吗？”陈韶站在厨房门口询问。

妈妈站在案板前面回过头来，感到有些好笑。

“你现在才初二，离高考还远着呢！怎么，你是想你哥了？封丘那边好大学倒是真的不少，可以提前了解了解。”

陈韶却不放弃，而是一个劲儿地要一个答案：“那要是我提前毕业了呢？”

“那就不用我给你找学校了。”妈妈开了个玩笑，顺手把一袋子切好的肉片倒进锅里，“有的是学校抢着要你……今天换了个组长，把原先的分了，我拿了几袋回来，今儿晚上你可有口福了。”

那个几条腿来回长、隔几星期就惹恼上司、并且口感很不错的组长？

“所以以后就没有了吗？”陈韶指出了华点。

妈妈的手指头突然插进了案板。

她少见地露出呆愣的神色，随即眼神中就写满了懊恼。

“我怎么没想到……”

陈韶看了一眼被妈妈指尖的刀刃几乎切成四个部分的案板，默默下楼去超市买了个新的。

至少妈妈不介意他提前毕业……嗯，虽然会是以极端方法。

吃完晚餐，陈韶回到自己的阳光房内，再一次陷入安眠。等到第二天中午清醒过来，他才打开黑色笔记本，把新的情报和观察组的提示一一记录。

【观察组提示：两百、星、考，可毕业，速离。顾有意识。切勿强改过去！】

三条信息，前两条都是好消息，也容易理解。

第一条指明了真正逃离学校的方法，【星】大概率指班级之星，这个已经有了；【考】，也就是考试，具体什么考试要到【过去】才能知晓；【两百】没有和【考】字相连，指的应该就是陈韶拿到过的学分卡。

也就是说，累积两百个学分（或者净剩两百个）、获得班级之星、并考试合格，就能成功从学校【毕业】。

这应该是家乡从老师天选者和前往【过去】的天选者那里获得的情报。

第二条说顾姐有意识，那她的情况应该还好，只是在善恶规范上受到了学校的操控，在自己不违反规则的情况下依旧是可以信任的同伴。

至少比想象中要好得多。

至于第三条……

不要强行改变【过去】？

陈韶微微垂眼，用于记录的笔停留在最后一个字上，晕染出一小团墨渍。

他必须承认自己有改变过去的想法。

辛立替换了薛宇涵的事情让陈韶意识到，在学校里，人的状态是可以重置的，死去的人也未必不能活过来。

那顾怡静也未尝不可以。

所以如果他回到【过去】，他会想办法去救人。

顾怡静和霍靖辛立都不一样，是真正的了解他是谁的战友。

但是家乡说不要强行救人？是为了避免任务失败？

这个念头冒出来的第一时间就被陈韶打消。

天选者很珍贵，不是能够随意消耗的，而且没有人能完全预测到自己未来的行动，鬼知道到时候他的行为会不会影响任务的结果。

毕竟在顾怡静迷失的结局中，他已经存在了。

所以，家乡是觉得……强行改变会伤害自己？

也不对。

【过去】的危险对其他天选者来说可能是致命的，但是他很难栽在这上头。

那么……是因为，即使他强行去改变了，也没有用吗？

因为顾怡静任务成功和自身迷失的结果，在两个世界都已经成为了定局？

半晌，陈韶叹了口气，将笔记翻到下一页，盖住了这一行简短的提示。

第77章 行动

写完这一行提示，陈韶从书包里拿出了那些信件。

信件的数量并不少，一共有十四封。

据陈韶所知，在周二的时候其他天选者们就已经约定好，如果污染太强烈，药物又有限，就要把两个人的资源集中到一个人身上，来保证至少能有一半的天选者顺利通关并存活。

这样至少有保底，是吧？

所以这就是家乡经由通关天选者们给出的情报了。

陈韶坐在桌前，打开了第一封信件。

信件用的是普通的作业纸，边缘甚至有着相当不规则的锯齿，一看就是在紧急情况下随手扯出来的，字迹也飘得很，笔画能看出来抖动。

应该是像他一样，在票数出来的时候、获得荣誉之前发送的提示。

[卫即霍。]

前三个字就让陈韶顿住了。

卫、霍。

这两个姓氏太有指向性，陈韶每个姓氏都只遇到过一个人——校医院的医生卫真，还有图书馆的助理霍靖。

他下意识开始回想自己和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不得不承认他们极具相似性——卫真行走的姿态、说话的语气，尤其是在面对陈韶和怪谈相关话题时表现出来的不正常态度。

只是陈韶潜意识里认为霍靖死了，所以才视而不见。

所以，他们全都被市务局摆了一道。

为什么霍靖会死得那么快、那么惨烈？

因为市务局需要帮助他们的特派员从怪谈们的围剿中活下来。

他们意识到了陈韶和哥哥对霍靖的杀意，也意识到了博然医院需要一个凶手来交差；他们知道市务局不能一直从怪谈们的袭击中保护特派员，所以——干脆让他“死去”。

市医院的那场凶案难道只是给博然医院看的吗？

陈韶同样是特邀观众。

他们在说：目标已经死了，不必你们动手。

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策略非常成功，如果不是家乡成千上百的刑侦干警和微表情专家一起分析研究，估计陈韶永远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而博然医院，显然也被蒙在了鼓里，直到陆静英偶然遇到陈韶。

陈韶知道自己应该生气，但是恰恰相反，他露出一个微笑，甚至在在这三个字旁边画了一个五角星。

一个会尽心保护内部成员的组织总会显得更温情一些，也更加容易让人信任。

不过市务局把假死的霍靖塞进学校的目的是什么？

陈韶摇摇头，没再往深处想。

反正肯定不是试图诱拐幼龄怪谈，他没那么大的价值。

他继续往后看。

看着看着，他的眉头就皱了起来。

这些信件大部分都只有一行很短的情报，满额二十个字，一个不多，一个不少；有一小部分却在背面写了大量意义不明的数字和符号，如果不是它们分布得非常有规律，简直就像是熊孩子在键盘上滚出来的一堆乱码。

天选者们不会做这种没意义的事。

那……这难道是密码？

为了防止市务局破解，谨慎点也很正常。

但是密钥在哪里？

直到陈韶看到第九份。

[很抱歉，不能和你一起看那本《有趣的地理》了，或许下次我来九华市的时候，可以和你一起看它隔壁的那一本。]

陈韶立刻站起来，走到书架边上。

《有趣的地理》旁边有两本书，左边是《夏国简史》，右边是《奇妙的气象》。

他在画展怪谈直播期间给分析组展示的只有那本《夏国简史》。

这是他们指定的密码本。

把信件的内容解密并不困难，只是有些繁琐，陈韶吃完午餐回来，又花了半个多小时才总算整理完毕。

这些资料大概分为四类。

第一，对学校的分析，包括毕业方法、【过去】的情报等等，都来源于那些提示的短语，虽然不多，但是都很关键。

第二，对市务局的分析，包括九华市医院的复活机制、市务局与“花”的关系、他们的内部结构和应对策略。

他们和陈韶的观点一样，作为怪谈肯定不能指望着人类官方的保护，但是就像他作为市务局和博然医院博弈的筹码一样，市务局肯定也乐于陈韶去找别的怪谈的麻烦——只要不是市医院这种地方。

第三，对博然医院的分析。

关于这一点，他们倒是否定了陈韶躲避的想法。

分析组认为，博然医院对普通人类来说绝对是个十死无生的绝地，但是对于存在研究价值的怪谈来说，在极端状况下或许也能成为一颗救命稻草。

至于被困出不来？这或许违背了陈韶的怪谈本能，但是在绝对危险时能让他活下来，这就足够了。

活着总比死了强，毕竟活着才有希望。

第四，关于封丘，或者说，关于九华市外。

这一部分的内容是分析组措辞最为严肃的，他们在陈韶通过直播间描述了经历之后，一致认为决不能轻易离开九华市。

“有规则比没规则好，有秩序比没秩序好。”那时候王芸是这么说的，“陈韶描述的那几个游客，他们对规则完全没有敬畏之心，这在那个世界难道是什么好事吗？”

“这只能说明在九华市外，不存在保护市民的九华市规则，不存在市务局张贴的种种提示——或者说很少，这就代表着，那会是完全未知的地域，你不知道会遭遇什么。”

“所以除非规则怪谈要求，或者市务局愿意给出资料，不然决不能走出九华市一步，无论是谁。”

第78章 吞噬

又一个周日到来了。

陈韶在市医院和阳光房的治疗下恢复了正常，将自己之后的行程告知妈妈和哥哥之后，乘坐公交车来到了校门口。

校内的学生依旧不多，定点刷新的天选者们要么任务完成离开，要么已经主动被动地卷入【过去】。

陈韶路过学生宿舍楼，没有进去，而是在新任的【政教处老师】的目光中径直走向教学楼，停在器械室门口。

上周五那位饱经折磨的管理老师将钥匙交给陈韶之后并没有要回，因此他直接把钥匙插入锁孔，轻轻一旋。

咔哒。

门开了。

器械室里依旧弥漫着一股浅淡的灰尘和塑胶味道，其他地方的清扫工具和运动器械都有使用的痕迹，只有角落里那些垫子依旧落着厚厚的灰尘。

陈韶走进室内，随手关上门，也把【政教处老师】的视线关在门外。

然后他从里面上了锁。

意料之中的，内部上锁这种行为并不能直接触发“它”的规则，窗外依旧是傍晚金灿灿的斜阳，角落里也寂然无声。

只有灰尘和塑胶的味道。

陈韶走近了那些垫子。

草绿色的垫子明显年日已久了，最顶上几个都有些凹陷，边缘也有着大量磨损，有的甚至露出了其中的海绵垫。

综合学校初中部班级太多，因此要使用的垫子数量并不算少，它们整整齐齐地摞成了将近两米的高度，教人一碰就摇晃起来。

这种高度数量，塌下来的时候足够把人埋进去。

陈韶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把手放在垫子上，用力一推。

垫子倒下了。

但并非倒向陈韶推力的方向，而是一齐朝着陈韶倒了下来。垫子并不坚硬，但实心的重量也足以令人感到疼痛，他开始听到虚弱的呼吸声，就好像随时能够断气。

以及，那股令人沉醉的甜香也迅速充斥了陈韶整个鼻腔。

在规则被触发的情况下，“它”无法再隐藏自己了。

埋着陈韶的垫子依旧在不断地震动，他感受到的重量也在不断增加，远超过陈韶看到的数量。

他已经感到窒息了。

一堆大垫子随意组成的结构会断绝空气的流通吗？

陈韶不清楚，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因此死去，即使依旧会感到痛苦。

耳边呼吸声逐渐变得更虚弱了，但节奏也更快，浅浅的心跳声掺杂在呼吸声中，同样快得惊人。

那是陈韶自己的呼吸和心跳。

成堆的垫子遮蔽了光线，眼前的实物变得模糊，间或有些黑斑。

“——”

啜泣声终于响了起来。

陈韶停下往上找缝隙的做法，转而低头往下扒拉。

器械室的水泥地面不知何时也变成了一块块厚重的垫子，外表和触感上和之前的没什么差别，只有上手抬的时候才能让人意识到，它几乎像是一块铁了。

当然，铁肯定比它重得多，更恰当的比喻是木头。

陈韶已经大概知道了这个怪谈的来龙去脉了，毕竟，它的行为表现比十字路口的女孩还要明显。

当陈韶扛着正常垫子的重量，费劲扒开那十几个足有几十斤重的垫子之后，在最下方看到了一个人。

很瘦。

这是陈韶的第一印象。

它和大众印象中最容易受到欺凌的学生形象非常接近，矮小、瘦弱，一头乱糟糟的短发下面是红肿的眼睑，下半张脸几乎被恐惧的泪水和鼻涕毁了个完全。

哪怕陈韶把那些垫子全都费劲儿地挪到一边，它也依旧只是哭泣，除了发抖以外没有半点其他反应。

“你被关起来了？”

陈韶不厌其烦地推开又一个倒下来的垫子，轻声询问。

它依旧只是哭泣。

然而窗外的色彩已经黯淡下来，仿佛太阳已经迫不及待地下了班，天色完全黑了，连星星月亮都瞧不见。

现在，这里被“关上”了。

被迫进入密闭空间让陈韶心头升起了熟悉的焦躁和怒火，他这次没再强行抑制，而是完全依从了本能。

耳边的哭声越来越虚弱了，陈韶也感觉到身体一阵无力，但他已经朝向对方伸出了手。

他把口袋里的小刀塞进对方手里，然后拉着它的手，把那把颤抖的刀刃捅进了自己的心脏。

恐惧。

还有绝望。

“不好意思啊，——，”门外传来性别不明的嬉笑声，只能听出来声音的主人非常年轻，“我们不小心把门锁上了，现在就去找老师拿钥匙！”

“不过呢……”那声音拉得长长的，“今天是周五，老师可能都不在，所以要拜托你多等一会儿啦！”

门外的人立刻哄笑起来，有人重复着这句话的内容，在连声承诺中渐渐退场。

我要怎么出去？

陈韶感觉到一股不属于自己的恐惧涌上心头，也看到窗外的阳光一点点变得黯淡，很快就到了夜晚。

“好饿。”他不自觉摸了摸肚子，嘴里也忍不住咽着唾沫。

夜晚的温度已经降了下来，冷意也逐渐爬上陈韶的皮肤，他呆呆地站在门口，眼里带着期盼和渴望。

‘我可以直接出去。’

他想。

‘然后让那群关人的烂根花朵好好经受一番社会的风吹雨打。’

但他依旧只是站着，没有挪动一步，直到身体僵硬，在活动身体时碰到了高高摞起的海绵垫。

海绵垫倾倒了，铺天盖地似的把陈韶压在身下。

他可以尝试推开，但他只是呆呆地躺倒在冰冷的水泥地面上，透过垫子的缝隙盯着器械室的门。

‘我永远没办法离开了。’他绝望地想，‘我会死在这里……但是死在这里，好像也不错。’

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慢慢地闭上了眼睛。

陈韶感受着这些负面的情绪。

他站在那些垫子外面，眼神没有焦点，显得异常怔愣。

胸前的伤口早已停止流血，只有染红的短衣短裤，还有依旧插在心脏上的匕首，说明了刚刚发生的一切都不是幻觉。

一张纸页出现在垫子的顶端。

上面的标题是：《被关进储藏室的人》

半晌，陈韶眨了眨眼睛，视线重新聚焦。

他弯腰捡起那张故事，叠好放进了放在门口桌子上的书包。

第79章 进入

【被困者1】——陈韶暂且以这种简便的命名形式称呼它——的规则的确和陈韶有重叠之处，但重叠的所有部分都存在冲突。

唯一相同的一点、也是最关键的一点是，【被困者1】其实是渴望逃离的。

从他接收到的那些信息来看，【被困者1】更倾向于一个陷阱型怪谈，一般只会被动触发，必须在【有人被关进储藏室】或者【有人接触了海绵垫】时才会模拟它故事中的储藏室状态。

被关进储藏室的人会和【被困者1】一样，最终在饥饿、恐惧和绝望中死去。

但是破解方法也很简单。

【被困者1】会跟随为它解困的任何人离开，陈韶在开学第一周走出器械室时遇到的就是这种情况。

假如当时陈韶没有及时关门，【被困者1】就会在任何一个学校具有储藏功能的房间内出现，等待下一个被困者。

差点就让点心跑了。

陈韶理所当然地想着，并且真心实意地感到后怕。

现在他感觉自己“饱”了，从遇到那张脸时就不停报警的神经终于安静了下来。

不过，他还没有“消化”。补全过程中会有什么“奇思妙想”、之后又会有什么变化，还全然不知呢。

或许……是把试图困住自己的人困进储藏室？

这个想法让陈韶下意识打了个哆嗦，仿佛这是什么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被困者1】在意识深处痛苦地呜咽出声，它在恐惧，于是陈韶也跟着恐惧起来。

怕什么？

陈韶问自己。

是陈良没有被放逐，还是罗明丽已经将自己视为盟友？虽然是他绝不会承认的盟友。

我不害怕任何人。

他有些孩子气的不悦。

霸凌者难道不应该被惩罚吗？他们的行为对任何普通人来说都有很大的致死风险，那么死亡的惩罚也并不过分。

我要报复他们。

逆反心理被激发的陈韶立刻下定了报复的决心。

要让他屈服于那些欺软怕硬的家伙？

开什么玩笑。

他脑子里不受控制地浮现出几个影子——罗明丽、陈良，还有阻止他完成任务的学生……

他想，这会很有趣。人当然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

但是有必要冒着违反学校规则的风险去针对他们吗？

陈韶觉得自己的脑子有些乱，急切的报复心和理智在其中交战。

他们会喜欢窒息而死的感觉吗？还是更喜欢饿死渴死？

我都不喜欢。

陈韶心里嘀咕。

为什么一定要自己动手？值得吗？

那就是反弹了。

另一个声音轻而易举地下了决定。

看看接下来的一周他们会做什么，他们经受的所有……都会是他们应受的。

又站了一会儿，等有些混乱的思维平整了一些，陈韶拿出震动了有一会儿的手机，看了一眼时间，然后翻出了新的短信。

[你为什么感到绝望？发生什么了？

要是学校不好对付，让妈给你请假，好好休息再去，别让我回去时又看见你惨兮兮的。被欺负得这么狠，跟咱们家那只蠢兔子有什么区别？]

[要是好对付，记得把绝望那部分给我留一口，我还以为咱们家那边相关的我都吃完了呢，原来学校里还有剩。

ps：要是太小，就不用留了，直接扔了就行。]

刚刚被【被困者1】搞得情绪低沉的陈韶顿时哭笑不得，他想了想，尽量用足70个字的短信限制，把这边的事情说清楚，重点讲了【被困者1】的故事，免得老哥周末又打电话装哭。

[它好讨厌，居然害怕那些欺负他的人！我可不怕！它还总是动不动想放弃，一点韧性都没有！你不要吃它，会变傻的！你已经够傻了……再傻我就要去问卫真问问有没有提示智商的药了]

做完这些，陈韶把手机放回包里、准备换身干净衣服的时候，才发现胸口的刀还没拔出来。

把刀拔出来的过程同样疼痛，但这次找不到背锅侠了，陈韶皱着眉看着那道刀口随着刀刃的缓缓拔出迅速愈合着，几乎在完全拔出那一瞬间就重新变成了一片平滑的皮肤。

……这场景可能能吓哭一百个小孩吧。

嗯，反正吓不哭我。

再次在心里夸赞自己一声，陈韶换上干净衣服，推开门走了出去。

【政教处老师】的视线再一次跟上了陈韶，他能感受到温暖的丝线从身后缠了上来，在脖颈上一点点收紧。

先回宿舍，等明天上学，还是现在就去五楼？

本来陈韶的决定是直接去【过去】的，防止他在学校里发疯主动伤害师生，否则就算不提普通师生被自己杀死会动摇他的意志，只说学校的惩罚和【恶念】的污染，就够陈韶喝一壶的。

但是计划没有变化快，他没有多做考虑，直接转头回了寝室。

已经接近晚上七点了，薛宇涵和“辛立”正在床上躺着说话——不是和对方，而是和其他室友。

“我是不是哪里惹辛立生气了啊？”

看见陈韶进来，薛宇涵茫然地凑到他身边，有些委屈地询问。

“我知道我脑子一根筋不会说话，可能一不小心就招人烦了。但是我问他为什么不跟我好了，他也不告诉我。”

那是因为“辛立”还有道德，他不愿意接手辛立拥有的比较真挚的情感，换个底线更低的，可能你就会觉得如沐春风了。

陈韶打了个哈哈混了过去，薛宇涵也没追问，只是一个人失落地躺回了床上。

等“辛立”聊完天，陈韶就见缝插针地把他喊了过来。

“我最近想去冒险。”他笑嘻嘻地说，有些坏心眼地看到对方神色紧张了起来，“能请你给我介绍一下吗？”

“辛立”深吸了一口气，他谨慎地看了看四周，发现薛宇涵正支着耳朵、还偷偷看过来时，靠近陈韶并压低了声音。

“你、你知道的，我不能说太多。”

“因为‘我’不知道，所以我不知道。”

他在“我”字上加了重音，随即大致说明了情况。

“辛立”的情报只有一两条是之前陈韶没有了解到的，但是也足够珍贵了。

“【安全是有限的，危险才是永恒的。】”

“【可以有邪恶之举，不要有邪恶之心。】”

第80章 报复

可以有邪恶的行为，但不能有邪恶的心？

前面半句不难理解，后半句却有很多种理解的角度。

这个“邪恶的心”，是主观上的，还是客观上的？

如果一个人杀死另一个人，却是怀着把他从痛苦地狱里拯救出来的想法，这在凶手本人看来是好意，在客观的角度却是以自身的臆想而决定了无辜者的生死……

这算是【邪恶的心】吗？

陈韶想到思想老师的笔记，下了论断。

应该算。

毕竟思想老师也是在试图把学生从“虚假”的世界里拯救出来，以他自以为的方式。

但他是一个【堕落者】。

这样的话，对陈韶倒是一个利好消息。

他只要反击就够了。

＊＊＊＊＊＊

月亮在狭小的窗户口露出一个下巴，它吝啬地将一点点惨淡的月光丢进了屋子里，勉强照亮了房间的一角。

一只手从凌乱堆放的垫子里伸了出来，很快一颗黑色的脑袋也冒了出来。

他又听见那个浅得过分的呼吸声了，幼猫一般的抽泣声叫人心烦意乱的。

有人从门外经过，不满意地冲着里面大声嚷嚷：“打不过的时候也就算了，现在打得过怎么还这么怂，你就不能支棱起来吗？”

也有人在门外徘徊许久，最终发出一声轻叹：“有考虑过拜托别人帮忙吗？我认识几个警察，还有一个老师，很负责任的。”

黑色的脑袋陷入一阵难言的茫然，他仿佛听不见这些声音似的，只一个劲儿盯着小小的窗户口看，好像那里就是他的全世界。

门外的声音来回更换，终于，他们似乎意识到无法说服对方而放弃了，小小的房间里安静得只剩下月亮的眼睛还在注视。

噔噔。

在不知过了多久之后，敲门声突兀响起，陈韶看到穿着红色长裙的女人提着六角宫灯，沉默地站在门外。

那双嘴唇让她像是在微笑。

！

陈韶猛地睁开眼，有些返潮的木板上纹路在摇晃，耳边响起了起床铃声，他恍然间意识到这里是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的宿舍，他正作为一名学生躺在宿舍里。

现在，是该起床的时候了。

噔噔。

是薛宇涵在敲墙。

“大早上干嘛呢。”陈韶揉了揉眼睛，总觉得还有些泛酸，嘴巴也干得起皮，像是一晚没睡熬出来的。

但是陈韶清楚地记得自己做了一个梦，在光怪陆离的梦境中，其他部分都模糊了，但红裙女人和她微笑的嘴唇鲜明得如同在他脑子里塞了一张高清的写真。

是【提灯女】……

陈韶面对着窗户出了神。

博然医院的研究员沈华文告诉过陈韶，“那幅画”就在陈韶的梦境里。他猜测是因为自己最后完成了“献祭”的原因，也做好了再过十几年又要面临威胁的准备。

但是他没想到就连自己“补全”这种小事，也能惊动【提灯女】？

陈韶隐隐感到不安，但目前来说，他对此还无能为力。

薛宇涵讪讪地收回手，挠挠脑袋。

“我看隔壁他们会不会回我……”

行吧，中学生的奇妙言行，如果不是吓了自己一跳的话，就更好了。

周一的学生们全都精神奕奕的，互相见面都会兴奋地打招呼，三十九个天选者的失踪对这些认知被扭曲的普通师生来说就像是路边的一粒浮尘，别说注意了，看都看不到。

“陈韶，”罗明丽早来一步，神态极其自然地嘱咐道，“我看外面走廊上有泥点子，应该是周六下雨溅上去的，你找时间清理一下吧。”

按照惯例，陈韶应该感谢她的提醒，并且兢兢业业地拎起拖把出去。

但是他这次眨了眨眼，问：“那能请你和我一起清理吗？我怕自己清理得不够干净。”

罗明丽犹豫了片刻，不知道想到了什么，点头答应下来。

周六那天晚上下了一场雨，雨不大，但恰巧有风，那些水滴就是这样溅射到了走廊上。

罗明丽拿着一张抹布，擦试着瓷砖上雨水干涸后留下的印记，忽然听到身后陈韶说了一句：“那次往五楼送东西的时候，我知道你想做什么。”

她一下子松了手，脖子僵硬地梗着，等抹布落地，她才急急忙忙弯腰拿起来，故作镇定地问：“什么？”

“我看见别的同学消失了。”陈韶说，“你想让我从楼梯上滚下去，还想让我也不打招呼就进空教室，让我消失。”

“你在说什么笑话？”罗明丽露出一个难以置信的神情，她猛地转过来身，恼怒地把抹布摔到陈韶身上，“说话要负责，你为什么要污蔑我？”

陈韶微微往左歪歪脑袋，笑了。他笑起来的样子平日里很开朗，有一种初中生里少见的温和而沉稳的气质，但是现在，他嘴角勾了起来，眼神里却泛着惊恐。

“听说老师好像都很会辨别谎言……我们去找翟老师问问吧。”

罗明丽的手指蜷缩起来，她下意识往后缩了缩身体，觉得新同学的表情怪异得过分，色厉内荏地恐吓：“你再污蔑我，我就要记名字了！”

“被你记过名字的同学怎么样了？”陈韶似是好奇地询问，“他们改正了错误吗？”

罗明丽冷笑：“他们本来就不够好，我和老师好心好意帮他们改进，难道错了吗？”

“所以他们改正了错误吗？”

陈韶又问了一遍。

罗明丽脸色难看地闭上了嘴。

刨除那些过于恶毒的心思，罗明丽也不过是个初中的学生，能够在班里呼风唤雨，靠的也只是大家的怯懦和愚昧罢了。

陈韶于是又笑起来，另一个他在意识深处发着抖，但无力阻止陈韶做出接下来的事情。

“请你好好反省一下吧。”步步紧逼之后，陈韶却又轻描淡写地放了过去，“如果今天放学前你还不愿意承认的话，我就去找翟老师。”

说完，他拎起拖把，又走到罗明丽旁边捡起抹布，隔着窗户对薛宇涵喊了一嗓子。

“我去器械室领一点新的抹布和黑板擦，你别等我了。”

身后，罗明丽恐惧地倚靠着栏杆开始发抖，她白着一张脸，视线追随着陈韶的背影。

第81章 冒险

旧管理老师或许在某个角落里苟延残喘，或许已经想办法逃离这里前往市医院治疗，在他离开的短时间内，学校还没有意识到这一岗位的缺失，因此陈韶又一次畅通无阻地走了进去。

或许是因为“它”已然离去，器械室给人的感觉亮了不止一度，角落里依旧摆着成堆的仰卧起坐垫子，但是并没有堆到两米高，最高的位置也只是堪堪到达陈韶的胸前。

在陈韶进入器械室之后几秒，罗明丽偷偷从教学楼的另一边走了过来。她站在一个看不见内部的角度，自言自语着“这门怎么开了”，然后就目不斜视地走进去，从外面上了锁。

罗明丽不算是个聪明人，但她在做坏事针对别人这件事上似乎天赋异禀，很容易摸清楚怎样才能让一个人说不出话来。

她离开的步伐越来越轻快，眼神越来越亮，像是刚刚完成了人生的至伟目标，眼前仿佛已经出现了陈韶消失的未来。

她一路走回教室，快乐地走过屋门，随即眼前一花。

＊＊＊＊＊＊

罗明丽上午没来上课。

在这所学校里，学生失踪的事件并不多见——因为一般卷入怪谈事件失踪的人都会被迫“转学”——当38班的学生们意识到纪律委员已经迟到了二十多分钟时，一切都已经尘埃落定。

“我最后一次看见罗明丽，她在和陈韶一起打扫走廊。”

“对，”陈韶点头承认，“然后我去器械室拿新的黑板擦和抹布，就再也没见过她了。”

倒是薛宇涵开口：“陈韶下楼之后，我看见她也下楼了。”

保安和陈韶对视一眼。

他隐约猜到什么，立刻赶到了器械室，用备用钥匙打开了这扇门，然后小心推开。

门里面有什么东西在抵着。

保安尽量以平稳的力度一点点推开门，然后用另一条胳膊接住了倒下来的人影。

是罗明丽。

她平日里明亮的眼睛失去了光泽，眼球突出地盯着正前方，周围布满了红色的血丝，打扮整齐的长发也凌乱地缠绕在脸和脖颈上，又被她唇边咳出的鲜血粘到了皮肤上。

毛细血管破裂，皮肤下一片通红，双臂不正常地歪扭着，指甲也折断了，似乎是在极端痛苦的情况下去拼命抠挖储藏室的门，但理所当然地失败了。

她的尸体还是温热的，纤细的两条胳膊无力地垂下。

而在尸体不远处、器械室中心的位置，一大滩凝固的血迹分外显眼。

保安深吸一口气。

这不是1565受害者的特征。

他把罗明丽平放在地面上，回头。

早读刚刚结束了，上课时间还没到，陈韶就站在他身后不到三米远的位置，静静地看着那具形容恐怖的尸体。

陈韶感到高兴。

这种情绪是正确的吗？

陈韶问自己。

看到作恶者自作自受，当然值得高兴。

但是理智告诉陈韶，他本也应该为自己进一步朝着怪谈转化而感到忧虑。

所以这种过度的情绪是正常的吗？

不，不正常。

陈韶感觉到自己尚未融合的那一部分透过自己的眼睛贪婪地观赏着眼前的一切，似乎那并不是一具可怖的尸体，而是他得到过的最佳的礼物。

是“它”在感到极度的喜悦。

陈韶没注意到自己掺杂着喜悦和贪婪的眼神有多么奇怪，保安却不得不让自己去关注这些信息。

他记得749-1不是一个对人类有敌意或者食欲的怪谈，1565则基本没有自身的主体意识，现在这种情况又是怎么回事？

“看来罗明丽同学没有改正的机会了。”陈韶朝保安眨眨眼，“真可惜。”

保安匆匆应了声，和同事一起将尸体和地面上死者自己吐出来和挠出来的血迹清理完毕，然后立刻将新的情报交给了市务局。

和沈华文一样，罗明丽的死也没在38班掀起什么波澜，就算是她生前相处得好的几个学生也没有说什么怀念的话，唯一的问题是，纪律委员要重新选举了。

陈韶并不关心这个，在使罗明丽触发规则而死之后，他原本前往【过去】的想法就重新浮上心头。

我讨厌这个学校，思想老师还能斗嘴，体育老师就是纯粹烦人，比漫画家还烦。

他恹恹地想。

许先生还能给幸福小区的居民们找乐子呢，为了自己心目中的漫画女主角甚至敢找上邹女士和徐莹姐，堪称悍不畏死。体育老师会什么？光会欺负小孩。

快点走吧，快点毕业，还能在明年开学前再玩一整年。

抱着这种跳脱的心情，陈韶也觉得是时候去【过去】看一看了，除了尽快毕业的需求外，那个改变过去的想法依旧黏在他心间。

所以他在上午的大课间回到了宿舍楼，带上了自己准备好的书包。

这还是陈韶第一次在非放学时间来宿舍，一楼的宿管阿姨依旧笑得和蔼可亲，鬓角却粘上了几点黑灰，窗外的黑色人形数量更多了，灰烬飘飘洒洒地落了一地。

陈韶的脚步慢下来，站在宿管窗口前打了个招呼。

“怎么这个时候回来啊？”宿管脸上的皱纹都随着眉毛一起牵动了起来，“不上课吗？”

“我有东西落在寝室了，趁大课间回来拿。”陈韶指指墙上的挂钟，“喏，现在就是九点快四十了。”

宿管的眉毛稍微舒展了一些，但仍旧皱着。

“那快去快回，别待久了。”

陈韶乖乖听话上楼，在走过第一个楼梯拐角时往窗口瞥了一眼。

宿管正回头对着窗户，表情是和平时面对学生时截然不同的严肃，嘴巴在动，像是在和什么人说话。

也是因为这一个回头，陈韶看见了宿管后颈一直延伸进衣领的淡粉色淤痕。

宿管有秘密。

这是一早就知道的事情，早在她的镜子能照出【政教处老师】的影像时就很清楚了。

但是目前为止，她并没有表现出什么危险性。

光看刚刚的言行，甚至还有偏向于保护的意味了。

所以，需要注意，但也不用太过防备了。

陈韶收回视线，目视前方，一路上了三楼。

第82章 尝试

【过去】的学校的确和陈韶认知中全然不同。

当他步入五楼的教室门那一刻，眼前的景象就像是窗玻璃擦拭了浓雾，完全清晰起来。

死去的思想老师站在讲台上，微笑着欢迎他的到来。

在找不到【自己】所在的班级之后，陈韶只能遗憾地放弃了去“团聚”的危险想法。在五楼游荡片刻，经过更细致的对比后，选择了一个人不多也不少，刚好有四五个空位的班级进去。

人满的进不去，人太少的说不定有什么危险……

虽然学生们还未成长起来，但陈韶丝毫不怀疑他们的智商，至少应该知道趋利避害。

但是好像踩雷了。

“欢迎我们的新同学……”

思想老师简略地发表了一份欢迎致辞，倒没像沈华文和体育老师一样立刻就开始针对新同学，而是像模像样地开始了讲解。

剩下的空位不多，陈韶就选了一个靠窗的位置。

窗户上也蒙着一层污垢，窗缝里塞满了不明结块，看得陈韶有些本能的不适。

“那位新来的同学。”思想老师忽然敲了敲黑板，严肃道，“请你专心听讲可以吗？”

陈韶头都没回，只是聚精会神地看着窗外和他仅隔了一层玻璃的熟脸，等到思想老师问了第二次，才说：

“老师，我记得教师守则上说，不让你们管特殊班的事情。”

思想老师直到死前还是学校的老师，那就要受到学校的约束，不是吗？

他好不容易逃离了这一小撮堕落教师的管束，可不想在这儿还做无意义的妥协。

要是这条规则错误，或者是管束特殊学生的另有其人，他也有法子应对。

陈韶不用看见就知道思想老师脸上的笑肯定没了，也能感受到其他学生的视线投注了过来。

陈韶勉强自己把目光转了回来，看见其他学生眼里都充满了恐惧，其中还有几个是和罗明丽脸上一样的兴奋。

教室门被轰然打开，【政教处老师】的高跟鞋踏入了教室的水泥地面。

这位【政教处老师】刚刚从“惩罚现场”赶过来似的，黑色的西装上有一条条血液流淌的痕迹，每一脚都在地面上留下一道血泊。

“主任，你来得正好。”思想老师疲惫地揉揉太阳穴，“新学生好像有些……叛逆。”

那些第一次那么清晰的眼睛齐齐投向陈韶，眼球上每一根红血丝都高高凸起，突兀得如同山林中奇诡的岩石。

“你违规了，坏孩子。”

【政教处老师】——或者说是【政教处主任】冷冷地开口。

陈韶好奇地看了【政教处主任】几秒，确定那些“触手”确实和它的脖子严丝合缝，它说话时脖子上的喉结也没有蠕动后，才回道：“但是我记得身体组织不完整的老师是假的，不能听他们的话……不是吗？”

他进来的时候，那颗心脏跳得可带劲儿了。

更关键的是，他拿到了思想老师的笔记。

从记录来看，至少在上一个学期就是了。而从辛立的话和观察组提示中，他也知道学生们会卷入的都是本学年的上一个暑假。

这位【堕落者】被完全污染可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

在所有学生紧张的视线中，【政教处主任】的眼睛慢慢转了过去。

会处理思想老师吗？

【现在】会因此改变吗？

陈韶好奇地看了过去。

思想老师明显僵住了，他扶着讲台，又被烫到一般飞快地收回手。

【政教处主任】的眼球转了转。

“你看得到那孩子……”【政教处主任】的声音有一瞬间的低沉，又马上恢复了原本的冰冷，“你需要检查和治疗。”

陈韶有些讶异地皱起眉。

没有立即处理。

是因为【政教处老师】立场倾向于【恶念】吗？

但是它污染候选人时，明显是属于【岭前书院】的。

那就是它对老师的态度远比学生宽容了……

不妙。

“至于你……”【政教处主任】又看了回来，眼球上下晃了晃，“能及时发现问题，给学校排除隐患。”

它顿了顿，说：“按照规定，给你加十个学分。”

其中一只眼睛迅速横跨半个教室，伸到陈韶周围看了一圈，又立刻缩了回去。

“所有人，这节课不用继续上了。”【政教处主任】宣布，“这位同学，跟我去领你的学分卡。”

一阵相当整齐的吸气声。

“请问老师！”有个不怕死的学生高高地举起手，“那学分还算吗？这节课我们还是按平时的规矩吗？”

【政教处主任】停住脚步，回头看了那个学生一会儿。

“不算，照旧。”

陈韶注意到所有人都露出了欣喜的神色，有的甚至已经趴到桌子上，在短短的十几秒里已经陷入了安眠。

所以课堂时间对这群学生来说是绝对安全的吗？

陈韶忽然发现自己之前忽略了一个问题。

特殊学生们睡在哪里？那栋不属于普通学生的寝室楼吗？

在食物都需要自己争取的【过去】，学生们可以获得免费的住宿地点吗？

很快，在教师公寓楼下，陈韶获得了这个答案。

在不违规的情况下，【政教处主任】变成了一个表面上相当友好的角色，它不仅没有对顶撞老师的陈韶说什么，反而努力平缓了声音里的冷意，安抚道：

“你是班级之星，很快就能凑齐学分毕业了，不要害怕。”

陈韶看了它的脑袋，那些眼睛也低低垂了下去，只剩下一只眼睛看路、一只眼睛看他。

很快，目的地——教师公寓到了。

陈韶在楼外停下脚步，很谨慎地询问了一句：“我记得教师公寓不让学生进，之前我有同学想找老师问问题，还是在楼下等的。”

“这里的规则和平时不一样，”【政教处老师】也停下脚步，“进去吧，去0101，告诉他们你是新学生。”

陈韶想到李景之，乖乖表示感谢，抬脚走了进去。

他还是第一次进入教师公寓，与光鲜亮丽的外表不同，教师公寓内部不能说是破损不堪，但也布满了灰尘、污渍和霉斑。

离门最近的房间关闭着，陈韶先是观察了四周，确定没在0101门外发现什么可疑的血迹之后，才伸手敲门。

第83章 妥协

“谁？”

闷闷的声音从门里传了出来。

“老师，我是新来的学生，来领学分卡。”

“谁让你来的？”

那个声音依旧平平的，也没有开门。

【政教处主任】应该是个非正常途径。

但是陈韶没打算撒谎，负责监察学生的【政教处主任】就在外面，或许会发现。

如果真的发生意外，他还可以去抢那些【堕落者】的学分卡——反正他们的大概率也是抢来的，这叫劫富济贫。

“是政教处的主任老师。”陈韶回答。

人声没有再回答，而是将门打开了一个缝隙，把一张黑色的卡片和一枚腕表丢出来之后，又迅速合上门，让巨大的碰撞声在一楼的走廊里回荡。

与此同时，他听见一边的楼梯传来了脚步声，一个拎着短刀的男孩从楼梯口下来，暗沉的眼睛直直看向陈韶。

裤子口袋里的黑色心脏跳动的幅度和速度都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更加剧烈，男生的目光在陈韶手上的黑卡停留一瞬，又看向了他的裤子口袋。

“你……”他停在楼梯的第七个台阶，刀尖的鲜血滴落在地，“想成为我们的一部分吗？”

是个【堕落者】。

陈韶立刻下了判断，他没怎么犹豫，侧身敲响了0101的门。

“老师，外面有杀人犯！”

他的声音几乎绷成一条线，惊恐瞬间满溢而出。

如果里面的老师愿意开门，那就说明0101或者老师有庇护的作用，并且属于相对友善的阵营；如果不愿意……那就值得思量了。

“他不会开门的。”男生咧开嘴笑了，“要不是学校要求，他连学分卡都不愿意发……”

这话听起来满含怨气，但是下一秒，他又说：“要不然我们早就抢到手了。”

说完，他又笑起来。

陈韶做出一副警惕的样子，把学分卡藏进了口袋。

男生抬脚走了下来，他停在楼梯的第三个台阶、距离陈韶不到两米远的的地方，伸出手。

“请把学分卡给我吧，你知道真实情况对吧？我能感觉到你挖掉了一个怨灵的心脏……别指望政教处主任，这里的事情他又管不着。”

从男生的角度，确实能把门口的【政教处主任】看得清清楚楚的；而刚刚还表露了善意的【主任】，此时正漠然地观看着两人间即将上演的剧目。

说着，它又神经质地笑起来，眼球的焦点转向陈韶头顶。

“你觉得被这个俘获比那个好？”他自言自语，“我觉得都不好，都一样恶心，不过那个至少不介意你恶不恶心。”

这是个疯子。

男生说话并不像是一个孩子，完完全全就是成年人的口吻；他的疯也不是那种被怪谈污染的疯，而是真正疯狂……

陈韶没有接话。

“快跟我说说话。”男生反而催促起来，“劝我改邪归正之类的，你们不是很喜欢这样说吗？快点，我想听。快。”

“为什么你想听什么，我就要说什么？”陈韶反问。

“因为你要对我友善。”男生笑了，“这样说不是很好吗？”

“对坏人的无端友善就是对好人的伤害。”陈韶反驳，“你觉得你自己是坏人不是吗？”

男生低头看了看闪着寒光的刀尖，笑：“你好了解我啊。”

“但是坏人……是会杀人的！”

那把刀猛地举了起来，经验丰富的年轻凶手下一秒就靠近了陈韶的身体，刀尖指向了陈韶的心脏。

陈韶盯着刀尖往后一退，抵着刚刚被打开一条缝的门退了进去。

门外，只有不到十厘米的地方，男生举着短刀，维持着下刺的姿势站了几秒，才缓缓放下。

“好吧，看来也不算完全的缩头乌龟。”男生嘟囔两句，又突然兴奋起来，“那咱们下次再玩，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严子承，严重的严，小子的子，承认的承。”

门立刻被关上了，把男生的脸挡在外面。陈韶难得呆了一会儿，怎么也没办法把辛立口中帮他跑出来的严子承和刚刚的疯子联系在一起。

但是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你身上怎么会有【堕落者】的心脏？”

急忙关紧门的老师严肃地看了过来。

【堕落者】？

这种市务局命名的词汇一般只有接触过的人才知道，正常时间段里的老师从来没这样说过。

所以对方居然是市务局的人？

真的假的？

“在垃圾处理池里拿的。”陈韶如实说明，“就是我来的时候给我上课的老师的。”

这名老师有一瞬间的茫然，但随即就转身打开了柜子。

陈韶趁这个机会快速地扫了一眼室内。

0101的装潢很简单，简单到只有一张单人床、一个铁皮书柜、一张简易书桌和一张凳子，几件衣服就搭在床尾，有一件甚至搭在了地上。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房间里有窗户，只不过居住者用窗帘把它遮得很严实，只有一些阳光从边缘处透了进来。

而在书桌正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纸。

纸只有一半，下半截被撕掉了，上半截也有很多地方像被打湿了一样，字迹显得模模糊糊的，有一部分字甚至完全被扩散的墨迹遮盖了。

【《特殊学生行为守则》

1、忘记校训，遵从你的本能。

2、请及时前往食堂二楼领取学分卡，并细心保管，一旦丢失，■■■■■■。

3、请及时前往教师公寓0101领取学生腕表，并确保腕表时间与■■■■吻合。

4、考虑到混乱的时间会对学生造成不便，请在■■■■■■■■■内前往教师公寓0101对腕表进行校准。

5、学生的本职是学习，请确保每日至少四个学时，并及时完成所有参与课程的作业。

6、学校教室有限，为保障所有学生都能得到最低限度的教育，所有学生仅能在教室多停留十分钟，以■■■■时间为准。

7、教室内禁止攻击行为，请规范你的行为。

8、学校不安排体育课！如果有老师要求你前往体育课，拒绝他，并立刻前往■■■■。

9、禁止进入校医院。

10、禁止进入学生公寓，你可以随意选择其他休息地点。

11、请牢记，你和普通学生不同。禁止主动与普通学生沟通，严禁攻击卫生委员。

12、你可以主动接触老师，但切记，主动接触你的老师可以绝对信任。

】

第84章 混乱

真是被改得面目全非……

看到第一条规则，陈韶就皱起眉头，越看眉头就皱得越深。

思想老师、【政教处主任】和自称严子承的学生，他们的言行都表示这里还没完全脱离学校的控制，也就是说学校内的很多规则在这里还是需要遵守的——至少在一定区域一定时限内需要。

规则2说学分卡要到食堂二楼领，但是实际情况是【政教处主任】让他来教师公寓0101领，并且确实领到了，自称严子承的【堕落者】的言行也印证了这一事实。

这是否说明食堂二楼是个陷阱，或者说【过去】的食堂二楼已经陷落？

规则3的关键词被墨迹掩盖了，不过不难猜，应该是“当下时间”“钟表时间”之类的。

规则4和规则3都是关于腕表时间的校准问题的，虽然上面的校准期限同样模糊了，但这说明这里确实有一个确定的时间标准。

陈韶看了一眼屋里的挂钟，又看了一眼手上还没戴的黑色腕表。

时间对不上。

会是挂钟时间吗？

规则5和规则6与教室有关。四个学时也就是四节课，如果是正常环境里没什么困难的，但是在怪谈世界……

再联想到毕业的学分要求和部分教室里空了一半的情况，要么是课程很多不愁选，要么是部分课程本身就具有危险。

比如规则8里提出的体育课。

关于体育课的危险性，其实从刚进入学校开始，天选者们就一清二楚了，不过在正常学期内需要去的是校医院和五楼空教室，这里就很难猜测了……

教师公寓？食堂二楼？办公室内？学生宿舍？任何教室？上课教室？

规则6和规则7则是解释了陈韶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的画面——下课后所有学生都在观察教室前面的钟表时间，教室内的学生也确实没有直接动手。

但是它们不能解释为什么那个学生逃离教室会被【政教处主任】算作违规……

因为在规定时间以外离开了教室，还是因为在走廊上追逐打闹？

缺少的半张纸上一定有更重要的内容。

至于其他的，规则9很有可能是错的，因为在校医院的规则里说明了学生可以去校医院过一夜，说明它至少有一次的保护能力。

规则10也是错的，前半句说“禁止”，但是“辛立”能进来，宿舍的规则里也说了保持寝室满员来预防有人替代，这样的话这条并不绝对；后半句说“随意选择休息地点”，但是没说选了之后的后果……

如果哪里都能睡觉，那些学生又为什么强忍着恐惧询问【政教处主任】、并且以最快速度入眠？

特殊学生守则里只说了教室内不能攻击，可没说教室外也是这样。

规则11倒是对的，特殊学生曾经两次试图和陈韶沟通，都受到了惩罚；办公室清洁时，那些学生也确实主动避开了陈韶。

规则12当然也是错的。

《科任教师工作守则》中提到了，【不要与特殊学生产生任何非教学的沟通】【非教学期间，不要主动寻找任何学生】。

不管怎么看，这条规则都是对的。这些老师中或许真的有试图帮助学生的好心人，但是大多数恐怕还是寻找猎物的堕落者。

有多少人会主动接近随时可能发疯的野兽？

总的来说，没被撕毁的这些规则，要么是错的，要么被模糊，足以见得【岭前书院】对【过去】的掌控力有多弱。

这里的规则基本不能信任，只能作为可以分析的情报了。

陈韶思考期间，老师已经从柜子里拿出一个盒子，把它轻轻放在了桌面上。

“放进来。”那个老师说，眼睛往陈韶的口袋晃了一下，又很快飘到了一边。

陈韶皱起眉，抗拒地捂住了裤子口袋。

“它帮我确定了很多次那些有问题的人……”

“它很危险。”老师打断了他的话，依旧是快速瞥了陈韶一眼就别开了视线，“在短时间接触到一定程度的恶意后会炸开，然后污染每一个接触到的人。”

所以，办公室的黑色胶质就是这么出现的？

陈韶看向那个盒子。

盒子本身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只有角落里印着一个陌生的黑色商标，商标里画着一棵茂盛的君子兰，粗壮的根系从君子兰下方蔓延开，在它四周围成了一个圆圈。

“我带了黑色塑料袋。”陈韶说，“你确定这个盒子能用吗，老师？”

老师讶异地回过头来，他指了指盒子上的商标，说：“它们都是清洁公司生产的，只不过塑料袋使用率太高，它们想降低成本。”

反正也不用宣传，不买就死而已。

陈韶追问：“可是我怕下次再遇到那个疯子，就会被偷袭成功了……真的不能自己拿着吗？我可以随身携带那个盒子。”

老师坚决摇头，把盒子往前推了推。

“带着那个，你会更危险。”

老师说的没错，“严子承”能感觉到黑色心脏的存在，那其他【堕落者】大概也可以。在正常教学时间内他们碍于规定不能动手，【过去】可就不一定了。

所以这个老师确实是友好阵营的、就是怂了点？

“那好吧……”陈韶嘟囔了两句。

他确实也不想被人攻击，虽然自己不会被普通人杀死，但是也还是会痛的。

他讨厌疼痛。

……那他为什么要拿刀子戳自己来着？

陈韶有一瞬间的怔愣，一时间想不起来那时候发生了什么。

他依稀记得，自己还主动漏了个破绽让罗明丽把他关起来？

那时候的自己在想什么啊！

好像是在报复欺负过和试图欺负过自己的人？

唔……那就没问题了。

他理所当然地接受了这个解释，然后把那颗心脏从口袋里抓出来，手伸到一半却又停下来。

陈韶若有所思：“老师，如果我现在捏碎它，它会爆炸吗？”

老师刚放到盒盖上的手一紧，他立刻抬起手，一把夺过心脏，隔着手套将其扔进了盒子里。

陈韶眨了眨眼。

“我……我只是在开玩笑。”

第85章 察觉

“……这不是能开玩笑的事。”

老师看上去很想开口骂人，但职业素养和谨慎的本质还是阻止了他。

“那好吧。”陈韶点点头，“我知道了，你害怕。”

“你真的是市务局的特派员吗？”

陈韶好奇地望着他。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老师眼神闪了闪，回答。

那就真的是了。

那他来这里的任务是什么？给予新来的学生保护吗？如果是的话，他似乎做得不够好。

“【堕落者】已经走了。”老师说，“你还不快点走吗？钱主任已经等了很久了。”

陈韶抬高右手，拎着表带晃了晃。

“老师，你还没给我校准时间。”

“已经校准过了。”老师挥了挥手，“快走吧，我这里保护不了你。”

陈韶狐疑地看了一眼墙上的挂钟。

挂钟显示的时间是上午8:19:35，和他的手表差了3秒。

这点细微的差距很难被人察觉，除非是两个表盘一起看。

“差了三秒。”陈韶把腕表拎得更靠前了，“真的没问题吗？”

“没问题。”老师重复了一遍，“每两天来校准一次，走吧。”

僵持片刻，陈韶收回手，把腕表塞进了口袋里。

“最后一个问题。”他认真地举起一根手指，“你认识严子承吗？”

“我什么都不知道。”老师这样回答。

“那……我之后怎么称呼你呢？”

老师没有回答。

陈韶走的时候最后回头看了一眼0101。

在他离开后，这间简陋的宿舍就重新锁上了门，只留下那名老师一个人待在里面，等待着下一个来领取腕表和学分卡的人。

他跌坐在单人床上，哆哆嗦嗦地摸索了一会儿，往嘴里塞了半瓶药片。

【政教处主任】依旧在烈日下等着陈韶，没对他磨蹭的行为表达任何看法，只是嘱咐他带好腕表，领着陈韶重新回到了教学楼，然后就离开了。

从始至终，陈韶都没有看操场一眼。

五楼走廊上并不干净。

也许是缺少卫生委员和其他清洁人员的缘故，不管是瓷砖上还是石灰墙壁上都不缺乏令人分外熟悉的污垢。

陈韶曾经见过的那只蜘蛛——也或许是另一只在楼梯角落里织了网，一只晕头转向的飞虫迎面撞上蛛丝，眨眼睛就被缠成了一个蛹。

此时还是上课时间，但教室外面并不缺乏学生。他们在【政教处主任】离开前只敢偷偷躲藏在暗处，现在依旧没有出现在阳光下，一双双警惕犹疑的眼睛从四面八方看了过来。

我应该问问他们。

陈韶对自己说。

他们应该认识严子承……对方风格太明显了，在一向喜欢阴谋诡计的学校里简直就是一场泥石流。

问了之后呢？

陈韶隐隐感到不对。

当然是去让他杀一下啦！

幼年陈韶欢快出声。

心脏诶，好痛的，要是没有老师拉我一下，就要疼死了！

“可是这样只会更疼。”陈韶停在走廊拐角处，疑惑询问，“没有别的办法吗？”

“辛立”也说过，【不要有邪恶之心】。

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最好别这么做。

所以为什么他总是想用最让自己痛苦的方式解决想要伤害自己的人？

只因为这会让伤害自己的人也最痛苦吗？

陈韶又开始感觉脑袋有些疼了。

不去。

虽然脑子里有什么东西阻止了陈韶记起来，但他秉持着不对劲儿就打住的原则，坚决把这一行为扼杀在了摇篮里。

——胎死腹中是不可能了，他已经对罗明丽动了手。

先不管严子承了……现在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陈韶目不斜视地穿过走廊，一个教室一个教室地看过去。

他没找到日历之类的东西，刚刚问【政教处主任】时也没得到答案，只能从来到这里的人判断时间点。

这里没有熟悉的身影。

不管是辛立还是徐家文，亦或是顾怡静和李景之，都没有出现在陈韶的视线中。

是他们这个时间点还不在，还是，他们并不在教学楼内？

但是除了李景之以外的三个人都不傻，去其他地方的可能性真的很低。

不过还是得去其他地方看看，了解了最基本的情况，才能让人有安全感。

在那之前，得先完成四节课的指标。

下课铃声恰好响起，所有教室门里不出意外地没出人，躲在楼梯口的几个学生倒是走上了廊道，默默站在了其中一个教室门口。

陈韶自然是跟上。

“你怎么和主任走了？”其中一个学生小声发问，“你……你怎么回来的？”

其他人虽然没说话，但眼神已经挪了过来。

“我想先知道你们上节课发生了什么？”陈韶问。

万一课外不能提及上课发生的事情呢？

前面有个女生回答：“教室的玻璃又坏了一次，老师赶了一个同学出教室……”

她停顿一下，声音压得更低：“三排最右边的同学学分耗尽了，或许会被开除，主任把他带走了。”

她脸上没什么表情，眼里却闪过一丝恐惧。

学分耗尽会被开除……开除意味着什么？

陈韶想到第一周周一食堂里不明来源的指节，还有操场上永无止歇的奔跑者，以及垃圾处理池中那些融化的尸体。

说完，女生看向陈韶，等待着他开口。

“我那节课的老师出事了。”陈韶回复说，“是教思想的李老师……主任说他需要治疗。所以暂时没人能带我去领学分卡了。”

几个学生快速交换了一下眼神。

“是那个高高瘦瘦、总是穿着白衬衫的老师吗？”

另一个学生追问。

陈韶点头，顺便指了指那间教室。

“我们上一节在那里上课。”

“又一个……”不知道是谁小声嘟囔了一句。随即，走廊上便重新宁静下来。

安全的课又少了一个——陈韶猜他们是在这么说。

第86章 上课

“你看起来有点虚弱。”

在一小段沉默后，那个女生继续说。

“是生病了吗？在这里治病并不简单……要花费的学分太多了，你得自己好起来。”

陈韶敏感抬眸。

“生病……？”他喃喃自语，“你觉得我生病了？”

女生停顿一瞬，警惕地扫视陈韶周身，尤其是他的眼神，过了几秒才放松下来，但还是不着痕迹地往边上挪了点。

“你没感觉吗？或许是感冒，得注意一点了。”女生解释道。

她额外看了一眼陈韶即使在同龄人中也显得瘦弱的体格，心里叹息了一声。

也只是叹息了一声。

陈韶没有回答。

他看到严子承出现在对面的走廊上，那把短刀依旧滴着血，鲜血从刀尖一直蔓延到金属栏杆底部，从砖石的边缘渗了出来……

严子承忽然侧头看了过来，他看到陈韶，立刻咧开嘴唇，藏在另一侧的左手高高举起。

陈韶的脑袋出现在那只手掌心。

那张和他一模一样的脸上满是惊恐和痛苦，近乎凝固的血液从不规则的脖颈裂口处淅淅沥沥地往下掉。

陈韶漠然地别开了视线。

很低劣的幻觉。

且不说刀尖和人体内的那点血是怎么超过栏杆最下面那块砖的，单说“他”的脑袋——

【恶念】的攻击方式是纯粹的精神污染，而【堕落者】除了替代正常教师的身份，就只有普通物理攻击了。

普通物理攻击能砍掉他的脑袋？就算开玩笑也太离谱了。

所以……“它”在阻止“我”想到什么。

陈韶若有所思地眨眨眼。

生病？

我不会生病，至少现在不会、以后也不会了。

如果不是生病本身，那就是自我认知？因为提及关键字会刺激我的自我认知？

的确，作为核心规则之一，“生病”有这个能力。

但还是有哪里不对……

咔哒。

正在这时，身后传来了开门的声音，对面的几个教室门也近乎同时开启。

刚刚还在小声沟通的几个学生立刻安静下来。

数百个学生从教室里疾步走出，又静默地在其他教室门口排成了队伍。

其中要数陈韶所在这支满得最快，学生们对教室的安全与否似乎有自己的辨别方法，知道哪些教室或老师最安全。

其他学生远远看了一眼队伍规模，就干脆放弃了。

只不过，哪怕步速再快，他们也没有奔跑一步。

不能在走廊里奔跑吗？

那么电视节目里那名学生是否就死于这条？

陈韶暂时止住思考，不动声色地观察着他们。

这些学生虽然性别身高都不尽相同，但从面容和体型上还是能看出年龄不大，应该和陈韶现在是一个年纪的。但是不论是他们的眼神还是表情，都缺乏少年人的活力，取而代之的是毫不遮掩的犹疑、警惕和阴沉，以及冷静。

可以想见，这些学生绝不是只在这里待了一天两天而已……

或许已经是一学期、甚至一学年？

至少陈韶没看到任何一个恐慌大过理智、茫然盖过清明的学生。

还是那个问题——他现在到底是在哪个时间点？

值得注意的是，自称严子承的学生确实在人群之中，也就在陈韶所在教室的对面。他看起来和其他学生没什么两样，短刀不知道藏到了哪儿，衣服上染着的血迹也不见了，甚至老老实实地排着队，和在教师公寓里的疯狂样子判若两人。

那一队的人出乎意料得少，脸上的警惕比其他学生还要多上三分。

‘现在可以举报那个严子承了。’

陈韶想，说不准也有奖励……举报二十个，学分立刻就能凑够。

对面的严子承似有所觉，漫不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注意到是陈韶时却也没有什么动作，而是什么也没看到一样继续安心排起了队。

应该是真的……就算是假的也没关系，反正陈韶不准备搭理他。

‘别想。’

陈韶在心里回答另一个自己。

‘那就这样任人欺负？’

‘至少不是现在。’

陈韶感觉得到后脑勺那里有些刺痛，有什么东西在脑海深处涌动，好像不满于陈韶的决定。

不满就对了。

他伸手摸了摸脑袋，轻轻按压了几下，看上去倒真有点生病了的架势。

但随即，他微微勾起嘴角。

“它”急了。

那证明自己快要接近成功了……

什么？什么事要接近成功了？

其实陈韶也还没想起来……不过这是一种本能，就像一个人吃饱了会觉得胃里涨涨的一样。

本能是无法被遮掩的。

就在学生们离开教室之后不久，五楼东西侧的办公室门伴随着上课铃声打开了，总共九个文理科老师面无表情地走出，直直地朝着学生的队伍走来，而学生们自觉地给老师们让开了位置，在教室门被再次打开、老师走上讲台之后，才鱼贯而入。

期间没有人说话，但一切都井然有序，没有陈韶想象中的混乱。学生们按照进门的顺序，一个个先在靠近教室前后门附近坐下，然后是中间的几列，最后才是外侧靠窗的位置。

等到所有人都坐下，长达一分钟的上课铃才安静下来。

教室门自动合上了。

陈韶没来过这个教室。

从外表来看，这间教室明显比之前那一间要干净很多，至少污渍没有弄得满墙都是，地面上从教室中间开始到外侧最前面窗户的过道上，倒是有一条长长的拖拽痕迹。

尚且新鲜。

学生们走过时，便把这些血迹带到了教室的每一个位置下面。

上一节课的遗留吗？

陈韶微微皱眉，回想上一波从教室离开的学生的表情，并没有发现比别人更多的恐惧。

坐在他旁边的学生突然在桌子下面踢了他一脚。

陈韶收回目光，不动声色地瞥了临时同桌一眼，看到对方正襟危坐，认真地盯着黑板。

不能看，或者说，不能被某些人发现自己在看。

又是怪谈的一部分吗……

“拿出你们的数学课本，翻到第11页，我们今天来学习三角形的内角。”

前排的学生和同桌都低下头、把手伸进课桌，然后取出初二上学期的数学课本。

陈韶也模仿着把手伸了进去。

这次的课桌和陈韶来时的那个差不多，抽屉里都放着满满的书，但也只有书，连笔和本子都匮乏。前排的学生倒是从校服口袋里拿出了一张叠好的A4纸。

所以不光食宿自负，连学习用具都得自己准备吗……

但是学校超市的正常营业时间是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而且需要学生卡入内，按照之前的分析，如果学生们不想被月光照死，就只能趁着早5:00-6:00、晚8:00-9:30这个时间点去了。

还真是时间紧迫。

一边想着，陈韶一边打开课本。

课本也很干净，不管是正文部分还是练习题部分，都是一片空白，一点墨水印都没有，只有它略有些泛黄的纸质和卷曲的页脚，才显示出这的确不是一本新书了。

或许珍惜课本也是规则的一部分？

“我们在小学时就已经知道，三角形的内角和是180°……有哪位同学知道为什么吗？”

虽然这样问了，但讲台上的老师明显没准备给学生们回答的机会，自顾自地往下讲。

“可能会有同学说，我们用量角器量三个角的角度，加起来就是一百八十度！很好，这样的同学把学过的知识记得很牢固……但是万一它不是一百八十度，而是一百七十九点九九九度呢？”

陈韶静静地听了一会儿，发现内容上和正常教学没有什么差别，而前排的那名学生已经把数学课本摊开放到一边，只占据课桌的一个角落，迅速睡着了。

他下意识往右侧窗外看了一眼。

【政教处主任】没有出现。

陈韶又迅速扫视了教室内的其他学生一眼，发现至少有一半的人在翻完书之后陷入了梦乡。

讲台上的老师则跟没看见似的，抱着数学书聚精会神地讲课，白粉笔接触到黑板时留下卜卜的响声。

所以这里也讲究一个“老师不举政教处不究”，而学生们争抢的，其实是一个安然入睡的机会？

应该不完全是这个原因。

不过，他们确定这些内容都会吗？能通过最后的考试、成功毕业离开？

陈韶被自己这个突然的想法撞得有些无奈——恐怕对大多数学生来说，生存才是首要的，至于考试？先活下来再说吧。

一整节课就在对学生和老师的观察中过去了，并没有出现什么特别惊险的环节。随着黑板上的挂钟旋转到9:30，老师硬生生打断了没说完的话，飞快公布完作业之后，就抱着数学书离开了。

其他学生开始清理桌面。陈韶把书合起、塞回抽屉里面，猛然碰到了一只的手。

这只手攥住了陈韶的三根手指，不算太用力，甚至称得上是虚握，但仍能让人感觉到它手指很细，手背上骨头异样凸起。

陈韶没动。

他感受着这只虚弱无力的手在顺着自己的手腕一路往上摸，小臂上有一段凹凸不平的痕迹。

然后，这只手从课桌里探出了一个指节的长度。

手背上有一点香烟的烫痕。

是讲台里的那个“人”。

被塞进狭小空间的被霸凌者、将自己的身亡之所当做庇护自己港湾的孩子、不想面对任何人的胆小鬼……

他还记得被【恶念】污染时，自己想做的是把它从讲台里拽出来。

不能打破它的“安全感”。

陈韶立刻得出了结论。

虽然看样子【现在】的【课桌里的人】被学校限制得很严重，但怪谈的底层逻辑是不会变的，不管是需要它出来还是需要它回去，都不能太过粗暴。

那只手还在往外爬，但从它见光开始，就在轻微地发着抖，看上去甚至有些可怜了。

在亲近猫狗之前，要先让他们熟悉自己的气味……

陈韶屏住了呼吸，任由它颤抖着一点点往上挪动。

渐渐地，它的小臂也一点点爬了出来，攀附在陈韶的胳膊上。

陈韶垂着眼，好像睡着了，呼吸平稳。

“手”颤抖得更厉害了，连带着陈韶的胳膊都有细微的抖动，他听见附近传来小小的吸气声，有人屏住了呼吸。

终于，在那只手到达陈韶的手肘部位时，不堪重负似的剧烈颤抖起来，手背上刹那间皮开肉绽，流出来的却不是鲜血，而是泛黄的脓液。

脓液流到了陈韶的胳膊和短裤上。

‘好脏……好恶心，快滚。’

随着这个念头升起，纯骨头一样的手指停滞一瞬，随即立刻收紧了，牢牢地箍住了陈韶的手肘，力度大得让人生疼。

但是那只手没有缩回去。

疼痛反而激发了对方的凶性，也或许是小动物自认必死的一搏，这只苍白纤细的手，指甲甚至已经深深地陷进了陈韶的肉里。

……

陈韶有一瞬间的沉默。

他第一次知道自己的反伤还能产生这种负面效果。

本来它都快要放弃了。

但是现在，手的主人抓着陈韶的手臂，往课桌外爬的速度与之前相比快得不是一星半点，被折断后塞进抽屉里的手臂扭曲着伸了出来，在空中胡乱地抓挠两下，直直地朝着陈韶过来了。

陈韶叹了口气。

他强硬地把那只手从自己胳膊上拽了下去，随即站起身走到一边，看着“它”在失去目标后有一瞬间的茫然。

陈韶看着【课桌里的人】在一阵肢体的胡乱舞动后，终于意识到自己脱离了安全之所后，立刻慌乱地缩了回去，甚至跟上次一样，掉了一根手指头。

陈韶又叹了口气。

他弯腰把那根手指扔进课桌，但也没重新坐下，而是站在过道上看四周人的反应。

学生们眼中有惊讶，但不多，陈韶猜他们已经见过很多次这名怪谈，没见过的是把怪谈手指丢回去的人。

他不动声色地捂住右胳膊上的血洞，挡住了其他人的视线。

得找个东西盖住……至少明天之前不能被人发现他痊愈得这么快。

第87章 探索ing

【课桌里的人】给陈韶提了个醒。

【岭前书院】和【恶念】在不同时间段的表现有差别，其他小怪谈也是如此，不能一直用之前的经验来看待。

那就更要小心了。

陈韶的第一堂课整体来说还算顺利，虽有波折却也不算大。在教室挂钟时间显示为9:39时，学生们急急忙忙地出了门。

“你胆子挺大的，也很冷静。”还是那个女生，出门后对陈韶说。

“谢谢……”陈韶这次没装相，而是直接承认了，“我能问一下你们知道的情报吗？毕竟我刚来……”

女生显得有些惊讶，她抿了抿嘴唇，想说些什么，却突然瞳孔一缩，拽了拽同伴的胳膊，退到墙根，深深地埋下了脑袋。

【政教处主任】从理科办公室走了出来，眼睛观察着四边的学生，对学生们恭敬的态度满意地晃了晃触手。

等到它的影子消失在楼梯口，学生们才齐齐松了口气。

女生这才回头和同伴商量了一小会儿，随即提出了要求：“你带了背包……里面肯定有吃的喝的吧？你得拿这个跟我们换。”

她强调：“我能说的会全部告诉你。”

陈韶没什么意见。

除了手机和衣服之类的，他背包里放的都是些高热量的食物，比如巧克力牛肉干什么的，本来是给其他天选者和辛立他们准备的，现在肯定是用不上了。

看到背包内容物的学生们也纷纷露出惊喜的神色。

“走吧，我们去一个安全一点的地方。”女生悄声说，做贼似的，“别让人看见了。”

她指的地方其实也是陈韶熟悉的——就是八年级教学楼边上的垃圾处理池。

不同于【现在】处理池的干净，【过去】的处理池才像是真正的垃圾堆，虽然里面的垃圾并不多，但是腐臭难闻的气味隔十米都能让人闻得清清楚楚，陈韶在教学楼里闻到的腐臭味应该就来源于此。

他们悄悄绕到处理池旁边的绿化带后面，小心翼翼地蹲下来，然后两眼放光地分掉了包里的食物。

没分完，还给陈韶留了足够吃一天的量。

女生想了想，还把其中一块巧克力放了回去。

“这里和我们之前的学校不一样。”她小声说，其他学生负责补充。

结合他们的情报，陈韶大致能整理出一些有用的规则：

【1、要尊敬老师，但只要老师不介意，并且没被政教处主任看到，就可以避开惩罚。

2、学校对特殊学生是通行的，除了校医院、学生公寓、教师办公室和政教处。

3、周测成绩好的学生可以携带成绩单去0号学生公寓居住。除了学生公寓外，只有夜晚的超市和上课时间的教室是相对安全的睡眠地点。

4、没有人知道政教处在哪里，但是千万不要被主任带到政教处。没有人能从里面走出来。

5、上课时不要看窗外，不要听外面的声音。任何时候都不要靠近窗户，更不要把头伸出教室。

6、不要在走廊上追逐打闹，更不要倚靠栏杆。

7、不要走上讲台，不要靠近黑板，擦黑板不是特殊学生的任务。

8、教室里有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不要看它们，也不要让它们发现你能看到它们。

9、任何时候都不要抬头。

10、不要一个人处于任何密闭空间内。

11、远离看上去状态很好的学生和很不好的学生，他们可能已经变成了“怪物”。

12、积攒到两百学分可以去找政教处主任申请毕业，但是一旦毕业考试失败，学分直接清零。】

女生还总结了一下学分的花销问题。

“一节课给两个学分，食堂一顿饭要一个，每天的学费一个，超市买文具一份一学分，药一般都是三学分往上……”

也就是说，对普通学生来说，哪怕不生病、吃饭少，每天也最多积累五个学分左右……

那就意味着至少坚持四十天。

“我是初二上学期过来的。”陈韶说，“你们呢？”

虽然这样问了，但陈韶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初一。”女生低低地回答，她把一颗巧克力塞进嘴里，摸了摸眼角，“具体多久我也不记得了。”

“笑笑可是学霸，”旁边的男生笑着说，“幸亏她给我们补习，要不然周测都过不去。”

“教室没有区别吗？”陈韶追问，“我去的第一个教室和刚刚的教室比起来，明显脏多了。”

“不看它们就好……坏老师比它们更危险。”

陈韶又问：“你们怎么知道哪节课更安全？”

“教务处会贴排班表和课表……超市也有卖。”男生回答，“你要是不认识老师，就先跟着我们吧。”

他说话的时候看着陈韶的胳膊，眼中没多少关切，但还是伸出了手。

教务处？学校里有这个地方吗？

女生悄悄指了指头上。

陈韶险些以为他们也看得见那些丝线，但是没有被严重污染、又不是怪谈的人类应该是看不见的。

所以，她指的是楼层？五楼吗？

看陈韶没明白，女生伸出手，比了个数字。

6.

陈韶忍不住抬头看去。

教学楼外墙和【现在】没什么区别，旁边七年级的教学楼也还是五层。

“那里可以随便去吗？”陈韶也压低声音询问。

学生们连忙摇头。

“偷偷地。”女生说，“不要被老师们发现——不管哪个老师，都不行。”

这就是陈韶站在五楼楼梯口的原因了。

陈韶看着下面的楼梯，还能想起罗明丽试图撞倒自己、让自己顺着楼梯滚下去的事情。而即便罗明丽已经死于围困，提到这个名字，他心里依旧升起了怒火和恐惧。

恐惧。

陈韶咀嚼着这一丝怪异的情绪。

快了……很快就会结束。

另一半楼梯口被白墙封堵着，即使从下面的楼梯来看，也没有任何通往第六层楼梯的可能。陈韶甚至试着伸手摸了一下，也只是摸到了一手的白灰。

时间不对，身份不对，还是方式不对？

应该是前者，那个女生没必要在这种事上做什么隐瞒，即帮不了她自己，也坑不了陈韶。

而他们的身份显然没什么差别，真要说的话陈韶的身份还要更高一层呢，看政教处主任的态度就知道了。

虽然是这样想的，陈韶还是用能想到的那些方法挨个儿试了一遍，包括但不限于闭着眼摸、模仿哈利波特直接撞过去等，但毫不意外地都没生效。

忽然，陈韶停下动作、站直身体。

在他身后，正蹑手蹑脚接近的严子承撇了撇嘴，放下手里的短刀。

“你也太警惕了。”他略带亲昵地抱怨，“是想去教务处吗？我带你去啊。”

陈韶没有回答，而是抬起腕表，看了看时间。

“快十点了。”陈韶说，“你不去排队上课吗？”

严子承说：“现在去，你不觉得已经晚了吗？”

他不拿刀的时候还像是个正常人，脸往走廊那边侧了侧，示意陈韶去看那些长长的队伍。

陈韶当然看见了，准确地说，从楼下上来的时候就看见了。学生们还是刚出教室就做好了回教室的准备，积极的劲头能看得任何一个正经老师热泪盈眶。

“我还不困，哪间教室都一样。”

他略微停顿一下。

“你上一节课的学生不也挺少的。”

严子承笑了：“死了活了都一样。”

——所以上什么课也不重要。

那你还抢学分卡干什么？

陈韶心里嘀咕一声，却也知道正常人不能和疯子辩论，就敷衍地点点头，抬脚往走廊里走。

严子承后脚就跟了上来。

“这个是六班……前几天有个脑袋从窗户口掉下去了。”他每路过一个班，就凑到陈韶耳边小声介绍，“这个是七班，去年死了十多个人。”

简直可以说是如数家珍了。

时间就在严子承的碎嘴中一分一秒地过去，又一次上课铃响起，陈韶闷头走了进去，总算得到了解脱。

这一节课是生物课。

陌生的生物老师是提着个编织袋进来的，袋子里鼓鼓囊囊的，还随着老师的脚步不断地挣扎着，一看就是活物。

“大家生物课也学了挺久的了。”生物老师说，“正好刚刚从食堂那里借来了一批活鸡，今天咱们来上一节解剖课，也算是实践了。”

说着，她从另一个袋子里掏出十来把解剖刀和剪子，逐一排列在了讲台上。

教室里总共二十来个学生面面相觑。

“对了。”生物老师好像刚想起什么一样，咧开嘴提醒，“鸡只有七只，解剖刀有十二把，你们看着分组吧，等到下课，我得验收结果。”

氛围立刻就紧张起来。

生物老师对这场景相当满意，她打开打印版的教材，转身将上面的知识点端端正正地写到了黑板上。

“老——师——”

严子承高高地举起手。

生物老师的动作停顿一下，没回头：“说吧，什么事。”

“请问必须用解剖刀吗？”严子承认真地问，“可不可以用自己的刀？我觉得解剖刀看上去不太顺手。”

这个问题就已经很离谱了，更离谱的是生物老师一点犹豫都没有就直接同意了。

讲解活鸡解剖的基础知识耗费了十几分钟，生物老师拿一只活鸡来演示又花费了几分钟时间，然后剩下接近二十分钟就是学生们的“实践时间”了。

杀鸡并不是一个轻松的活计。

大多数人第一次接触到活物的大量鲜血，都会感到不适，更有甚者会恐惧到流泪。很多人直到二十多岁第一次接收家里的杀鸡工作时，都不敢看鸡死亡时的样子。

即便是作为辅助者，当手心接触着肉鸡羽毛下比人体更高的温度，感受着它在割破喉咙那一瞬间的剧烈挣扎和慢慢的、慢慢的温顺，在鸡彻底不动弹的时候，那种恐惧会达到顶峰。

看得出来，这些学生虽然已经在【过去】混乱的环境中生活许久，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还没有真的手染鲜血，有几个学生甚至抓住鸡翅膀的手都在发抖。

生物老师就在这些学生中间走动。

“注意，从骨缝过去，动物体内最坚硬的部分，除了牙齿就是骨头，其他地方都能轻易用各种刀具分割开……鸡是这样，牛是这样，人也是这样。”

陈韶低着头皱了皱眉。

这话里的暗示意味太浓了。

他微微往边上瞥了一眼，果然看到有人割开鸡肉时的动作立刻就重了许多。

反倒是板上钉钉的【堕落者】严子承，依旧哼着歌娴熟地继续他那半边鸡的解剖工作，时不时还朝着陈韶的关节比划两下，又不等陈韶反应就继续低头干活了。

等他把事情做完，甚至把那把短刀递了过来。

切开鸡肉的感觉让陈韶想起自己在邹女士的歌声中第一次切开的那块菜肉，他恍然间听到手下理应早死了个彻底的鸡发出一声虚弱到极点的呻吟。

是幻觉？

陈韶停住手上的动作，低头看向鸡的眼睛。

那只眼皮缓慢地眨动了一下。

它还活着。

“怎么不继续？”生物老师走到他边上，关心地询问。

陈韶抬头时换了副和顺的神色，询问：“老师，食堂的货源是哪里啊？感觉它们都好肥。”

生物老师思考了片刻，不确定地回答：“好像是森林公园的养殖基地？它们养动物倒是专业的，肥也正常。”

森林公园？

他们家那只百分百纯人类的兔子就是爸爸从单位带回来的。

鸡鲜亮的红色羽毛在陈韶的视角里蓦地变成了乱糟糟的黑色头发，尖利的喙也变成了干枯泛白的嘴唇。

生物老师从旁边握住了陈韶的手，顺着肋骨外缘剪开。

手底下的人体因痛苦而剧烈地抽搐起来，温热的触感一下下撞击着陈韶的手腕。

陈韶的手很稳，不稳的反倒是生物老师的手，似乎是因为兴奋而微微颤抖着。

“这些食材，食堂会来回收吗？是今天的午饭吗？”陈韶盯着剪刀的刀把，语调平平地询问。

答案当然是“当然”。

第88章 幻觉&食堂

“啊！”

旁边骤然传来几声惊愕的喊叫，伴随着金属落地的清脆响动，以及桌椅被推动、在地面上摩擦的刺耳噪音。

陈韶手上的动作顺理成章地停下了，生物老师也松开手，皱着眉看过去。

“怎么了？”

“……没什么。”其中一个学生尴尬地笑笑，另外两个人急促地喘息着，分别捡起了地面上的剪刀、扶正了被撞歪的桌子。

“真的没事？”生物老师走过去，安抚似的把刚剪完鸡肉的手放在学生的肩膀上，柔声询问，“怎么看起来，你们很害怕的样子？我是你们老师，你们在我的课上发生了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

的确，这几个学生眼里的惊惶做不得假，撞歪桌子的学生甚至都有些发抖，但他们惨白着面孔，依旧坚持没事的说法。

【教室里有什么东西都是正常的，不要看它们，也不要让它们发现你能看到它们。】

陈韶知道，那些学生大概率也看到了和他相同的东西……

但是，他们看到的是真实的吗？

哥哥告诉过他，不管是菜肉还是桂肉，对怪谈来说都是一种资源；对部分怪谈，尤其是对于那些脱胎于食人怪兽故事的怪谈来说，它们不食用菜肉是活不下去的。

这也是为什么幸福超市里日常会售卖菜肉。

所以，如果这些画面是真的，食堂用这些“食材”给学生做饭，目的是什么？

钱多了没处花吗？

但即使有这样的认知，亲手解剖一个“人类”依旧令人难以忍受。

那几个学生在生物老师的注视下已经重新拿起解剖刀和剪刀，即使手剧烈地颤抖着，也没有耽搁。

空气中的腥臭味更浓了，终于，第一个完全解剖完毕的鸡摆在了讲台上。

在所有人的视野里，它变成了一具和他们年龄大致相同的孩童的尸体，胸腔腹腔都已经被剖开，断面还有着不规则的锯齿形状，显示出动手者极为生涩的技术。

教室里一片寂静，所有学生的脸都白了，陈韶听到几个不同的方向都有压抑不住的干呕声响起。

生物老师对此视若无睹，她的手在尸体上轻轻拂过，动作竟显得有些温柔。

“虽然还有不少问题，但对于第一次动手的人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她对那几个提交样本的学生夸奖着，“这下我可不用担心怎么给厨师解释食材坏掉的问题了。”

陈韶举起了手。

“老师，为什么我们从后面抓住鸡的翅膀，鸡就动不了了呢？”

生物老师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她快速扫了一眼陈韶手下的鸡翅膀，还有他脸上认真的神色，顿了一下才回答：“因为鸡需要翅膀来发力，也需要用翅膀来保持平衡。”

“但是我被这样抓住，就还能动，还能踢人，人和鸡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啊？”

科学知识令人清醒。

随着陈韶和生物老师的一问一答，学生们眼里逐渐显现出一抹狐疑，他们脸色好了不少，重新低头去观察在自己眼里已经大不一样的“鸡”，个别胆大的学生甚至伸手摸了摸据说人没有的嗉囊和腺胃。

难看的神色从学生们脸上转移到了老师脸上。

陈韶也低头看了一眼。

那只鸡已经恢复了一只鸡该有的样子，看上去是随时能存进冰柜、等待下锅的样子……也不对，毛还没褪呢。

这样子把死鸡送回食堂，真的不会被打吗？

这个念头在陈韶脑子里转了一圈，就丢到了边上。

被打也是生物老师被打，多好的事。

甩掉了对同类尸体下手的惧怕，接下来的时间里学生们的动作快了很多，将将在下课铃声响起之前完成了老师布置的任务。

陈韶昨晚上睡得很好，精力也远比一般人充沛，倒没有什么留在教室里补眠的必要。他看了看已经陷入安眠的大部分学生，还有几个观察着挂钟准备喊人的，悄悄离开了教室。

生物老师拎着那个编织袋一步步往下走，身形看上去没有丝毫勉强。陈韶略微思考了一下，还是没有选择跟上去。

他出来得比较早，所以根据女生他们告诉他的近日课表、很容易就找到了一个相对轻松的教室，第四节课倒是顺顺当当地过去了。

很快，放学铃声响起，陈韶重新和女生——也就是笑笑他们汇合，一起走向食堂。

不同于在教学楼里的表现，这群学生在经过操场时安静极了，甚至脚步都下意识放轻，眼睛也和陈韶一样，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地面，一步步往食堂的方向挪动。

食堂的入口墙壁上贴着一份简短的规则。

【

为了确保您用餐愉快，在食堂一楼请遵循以下规则：

1、禁止浪费食物。

2、本食堂仅接受学分卡付款，使用时请将学分卡放置于读卡机上。工作人员不会要求您交出学分卡，远离它们。

3、请保持食堂内部整洁，维护食品安全。

4、请不要将尸体带入本食堂，否则后果自负。

5、我们的饭菜绝对安全健康，无论您看到什么，都不要相信，吃完您餐盘内的食物。

6、食物是不会哭、不会笑、不会动、也不会说话的。

7、远离厨师。

8、中午12:00-13:00禁止进入食堂。

9、请牢记，无论您是否极度饥饿，每隔五小时您方能在本食堂用餐一次。其余时间，请拒绝任何存在向您推销的食物。

】

陈韶的目光注视着规则3、规则6和规则9。

前两条和家里厨房的规则是一致的，最后一条则让陈韶想起了公交站台上的美食城宣传片。

这是否也说明，食堂和美食城存在某种关系……就像垃圾处理池来自清洁公司一样。

规则1、规则2、规则8与【现在】的相符；规则5则是与陈韶刚刚遭遇的情况有些许关联；规则7说明学生有遭遇厨师的可能性。

只有规则4，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

这里的“尸体”，指的是完整的尸体，还是指尸体的一部分？

只包括人的尸体，还是所有动物的尸体？

不过，从这点来看，把“心脏”交给那位老师的决定还是挺保险的……毕竟那玩意儿是他从思想老师胸腔里亲手挖出来的。

在规则旁边，还张贴着一份招聘信息：

[本食堂现招聘兼职打饭员5名，工资3学分，日结，包含三餐。]

“要是你没学分了，可以来这儿打工。”笑笑的语气像是在说什么模拟人生的手机游戏，她顺手拈了一把额发，小心地把学分卡从贴身的那一层衣服里拿了出来，“虽然……但至少是条路，对吧？”

陈韶在笑笑拉衣领的时候就别过眼去，闻言点点头。

随即他问：“抢学分卡的人很多吗？我之前领的时候就遇到了一个……不过因为老师在，他没得逞。”

“那倒不多，但总会有的。而且它太重要了，没办法补办，一旦丢了……”笑笑没有说完，但大家都知道她下一句话是什么——那就永远没有离开这里的机会了。

一名被戏称为刷子的男同学则补充道：“其实白天还好，笑笑晚上去宿舍那边还算安全，其他地方就……”

“得了吧，晚上那些玩意儿，比丢学分卡还吓人。”另一名学生吐槽。

他们说笑的态度还算轻松，陈韶也跟着放松了些，一起走进了食堂。

食堂和【现在】的整体结构也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西南两侧的出入口、东北两侧的打饭窗口，地面和桌子上也没有陈韶预想中的脏乱，而是光亮如新。

窗口里则是和陈韶报到那天看到的几乎一模一样，憔悴的学生和难以言喻的餐食，大铁盘里炖煮到粘稠的菜品和其中的石子肉团，甚至能看到有些许未清理干净的动物毛发掺杂其中。

这种大多数人看到都会觉得恶心的环境，空气中却浮动着一股让陈韶为之炫目的香气。

是厨师刀上的那块桂肉吗？

学生们已经一边聊着天一边排起了长队，他们的话题从生存难度一路跑偏到了今天课上的作业内容，陈韶看到有几个学生甚至掏出自己抄好的课本正文和作业，严肃地向身边的学霸求教。

纸上的字小到跟小抄有一拼。

食堂的打饭速度还算快，不过排了两三分钟，就轮到了笑笑他们，陈韶站在一边没打算吃这一顿——虽然看学生们的表现，大概率没什么问题，但是规则里也没有要求必须吃，也就是说可能也没有特殊效果。既然如此，吃不吃都行。

就算是为了探索，也不用现在吃，等他的脑子彻底恢复正常之后再说吧。

“今天菜不错啊。”刷子一坐下，就欢快地夹起自己盘子里一块鸡腿肉，迫不及待地塞进了嘴里，又顺便把另一块放进笑笑盘子里，“给，你多吃点，学习和教我们都废脑子得狠，可不能让你累着了。”

笑笑没有拒绝。她吃相还算斯文，吃东西的速度却一点也不慢。

陈韶看着他们把石子夹进嘴里，不作咀嚼便直接吞咽了下去，又面不改色地用同样的方法咽下了那些拇指大的肉团，就知道他们也看得见那些场景。

心理素质也算是非常强大了。

“你怎么不吃？”笑笑突然问，暗示性地往边上瞥了一眼，声音微微提起一些，“是上午吓到了吗？”

她眼神所指的方向是食堂入口的一个角落，几个状态比笑笑他们差得多的学生蹲在那里，眼睛几乎都是绿的。

陈韶谢过她的好意，也微微抬高了声音回答：“早上吃得太饱了，上午又有解剖课，现在没什么食欲。”

那几个学生这才把目光挪开，转向那些看上去体型微胖的学生。

“食堂里没说不让打人。”笑笑垂下脸，轻轻说。

自然，也不会阻止抢劫。

骚乱很快就发生了，和陈韶在电视节目里看到的一样。不过这次并不是黑吃黑，而是几名略显瘦弱的学生被蛮横地推倒在地，抢劫犯们发疯似的在这几名学生身上摸索，摸到学分卡时脸上的兴奋达到了顶峰。

他们冲到最近的窗口，以最珍惜的态度一小口一小口吃掉了餐盘内惨不忍睹的食物，连盘子最底下的油水也舔得一干二净。

这是陈韶在食堂外面看到的，他还看见抢劫者们大半都返回了被抢者身边，正当他以为他们还要继续做什么的时候，却看到那些不署名的卡片被塞回了原主人的怀里。

随后，这些抢劫者们就沉默着离开了。

但是依旧有两个抢劫者在吃完饭以后快速跑开，他们在所有人的目光中被原主人拽住，随即又是一阵撕扯。

场面并不血腥，甚至由于双方战斗力都不强而显得有些许滑稽，但陈韶还是沉默着移开了视线。

他的后脑又在隐隐作痛了，但是程度比之前要轻很多，或许明天就会结束。

笑笑他们也没对这件事发表任何看法，他们习以为常地走回教学楼，继续谈论起今天的课堂内容。

下午陈韶在笑笑他们的建议下上了四节课——为了尽快积攒学分——又吃了一份存粮，很快，学校超市就“关门”了。

刚一放学，陈韶就来到食堂二楼。

迎面而来的又是一份崭新的规则。

【

《初中部超市夜晚营运规则》

1、本超市夜营时间为晚20:00至早6:00，仅供学生入内，并仅接受学分卡刷卡支付。

2、超市容量有限，每晚流通顾客不可超过80人。

3、超市内部禁止盗窃、禁止损毁商品。

4、本超市售卖含酒精饮料。如果您发现任何含酒精的商品，可以尝试喝下去，你会感到前所有为的轻松和快乐。

5、本超市售卖恶魔卡片，如有需要欢迎选购，或者您也可以选择只进行欣赏，我们不会为此责怪您。

6、请时刻注意窗帘是否被拉上，小心月光。

7、您可以随意使用超市内一切非卖品，包括电源。

8、请在前台售货员上班期间进入。

】

第89章 登记&过夜

这份规则同样被侵蚀了，不过不是被【恶念】，而是被【酒精】和【恶魔卡片】这两种外来怪谈；其他规则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但究竟是真是假，还是需要咨询和验证。

现在，超市还处于“正常营业时间”，门口已经挤满了等待的学生，其中不仅有陈韶见过几面的初二学生，还有不少他未曾见过的、个子更高的，大概就是初三的学生了。

显然，他们都在等待晚上在超市里休息的机会。

陈韶想到笑笑之前重复了好几遍的话：

“晚上可以在超市二楼和教室休息。不过最好还是来超市，教室里晚上熄灯，还可能有其他危险。”

当时笑笑还说很多学生都会把四节课全压在上午，中午吃完饭就会到二楼等待，现在看来，果然所言非虚。

而他的到来也已经引起了排队学生们的警惕——是的，排队，在这种情况下，或许是这群学生还没彻底丢掉在【现在】养成的习惯，也或许是为了保障大多数学生利益而逐渐形成的潜规则，这群早早等待于此的学生甚至还用草稿纸做出了号码牌。

陈韶本来也没有现在就进去的心思，笑笑他们暂时借给了他一些作业纸和一支用了三分之二的水笔，不急。

所以在这群学生的目光下，他停留在校园卡充值处附近，把注意力转向了那里。

现在，那里的牌子上写的是“学分卡领取处”六个大字。

一个穿着打扮相当正常、与学生们相比分外整洁的老师坐在里面，正低头看书，窗台边上的绿植叶片上甚至还有水珠浮动。

这是《特殊行为守则》上指明的学分卡领取地点，也是与实际情况不符、被政教处主任盖章有问题的地方。

要不要稍微探索一下？这里无疑是有大问题的，但是也意味着更多线索……

还是算了，信息太少，谁知道是领了学分卡会出事，还是有交流就出事。

这个思考过程只花费了不到三四秒钟，在外界看来陈韶不过是四处看了看，但是有时候，事情可不会因为你什么都没做就不发生。

“同学，领学生卡吗？”老师抬起头来，推了推鼻子上的银框眼镜，和蔼一笑。

陈韶没有说话，他就像没听到似的，把头转向超市那里，一副刘姥姥进大观园的新奇样子。

那名老师从窗口下方取出一本册子，从外表上看和报到时那本没什么区别，只是要薄很多。她舔了舔手指，略显费劲儿地把紧紧贴在一起的纸张搓开，一页一页地找过去。

“名字和学号报一下。”

不记名的学分卡报什么名字和学号？

陈韶眉宇间微微一动，他左手一直放在口袋里，抓着那张学分卡，闻言垂下眼，依旧没有动作。

登记老师疑惑地看过来。

“同学你好，名字和学号麻烦报一下……是初一的对吗？”

陈韶又假装四处张望了一下。

窗口里面是个小房间，除了桌椅和立柜以外，东侧摆了一张床铺，床单是淡蓝底色的小雏菊图案，被子则整整齐齐地叠放在同样花色的枕头下面。

过于生活化了。

他也看到了册子上面的内容。

对方并没有遮盖的意思，大大方方敞开着。陈韶注意到其中的表格全都是满的，但大部分单元格内容都模糊不清，让人甚至无法辨认姓名是两个字还是三个字。

这一页能看清的只有一行。

[200901875 郑成业 男 （荣誉）无 （学分）79 （成绩）无]

这就是对方询问姓名学号的原因？

思索间，登记老师又询问了一遍。

“这位同学，”她的语气沉了下来，凉飕飕的，“你们班主任没有教过你要尊敬老师吗？”

上个这么说的，心脏已经被当做垃圾处理掉了哦。

话虽如此，但怎么应对还得好好想想……

回答可能触发未知规则，不回答可能会遭到政教处主任的惩罚，以及因为违反校训而被【恶念】进一步污染。

并且这个污染程度也是未知的。

陈韶迅速扫了一眼不远处经验丰富的学生们的神色。

他们看上去并不惊恐，大多数还是在捧着笔记认真学习，交流讨论的氛围相当热烈，只有靠近边缘的几个学生依旧以警惕的神色看着陈韶，生怕新同学不讲规矩硬挤进去。

再等等看，现在对方还没那么生气呢。

登记老师的脸色终于彻底阴了下来，她轻轻放下册子，上半身从窗口探出来，整个人瞬间拉长，就像是一团过于柔软的面。

衣服当然不会有什么延展性，女老师柔软白皙的腰腹很快就裸露出来，又迅速转化为一道几乎被拉到透明的黑色胶质体，有点像做拔丝红薯时熬出来的糖浆。

果然是被【恶念】控制了。

看到这熟悉的胶质体，陈韶微微挑眉，他又看了一眼旁边的学生，依旧没发现什么惊恐的神色。

他们看不见这种景象。

所以他比起其他学生来特殊在哪里？因为他是怪谈？

但教师办公室里的黑色胶体，显然那些学生们也看得见。

那么，因为他是新生？

这个猜测倒是相对合理，很符合这里的定位。

那就更不能让它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登记到那个册子上了。

但这样也就说明，对方知道自己能看到、也能听到它说话。

陈韶疑惑地抬头，往身后左右侧看了看，没发现有其他人，这才慢一拍意识到什么。

“是在喊我吗……抱歉，老师，我刚刚在发呆，还以为是在喊别人呢。”

登记老师扭曲的身体停滞了，胶质体不断地蠕动着，那颗还算正常的脑袋上眉头稍缓。

“是喊你，你不是来登记吗？”

陈韶把目光调整到女老师原本坐的位置：“不是啊……就是超市人太多进不去，我站这儿歇会儿。”

那些胶质体已经从女老师身体上滴落，在地面上蜿蜒流动。

“你是新生，为什么不来登记？”登记老师的脖子拉得更长了。

“政教处的钱主任已经给我登记过了。”陈韶从口袋里掏出学分卡，在登记老师眼前晃了晃，“所以我才以为不是喊我的……真的抱歉啊，老师。”

登记老师定定地看了那张黑色卡片半晌，才慢慢恢复原状。

陈韶再一眨眼，眼前的学分卡领取处就已经空了，玻璃窗口也已经被封闭起来，里面有一道厚厚的帘子遮挡。

只有陈韶脚边不远处地上的胶质体记录了刚刚发生的事情。

需要卫生委员来清理……

这个念头刚刚爬出来没多久，陈韶就看见楼梯口出现了一个穿着白色厨师装的人。对方个头稍矮，体型看上去也并不壮硕，一直低着头。等她离得近了，陈韶才发现那是个学生。

他手里紧紧捏着一块半脏的白色抹布，一路盯着地面，然后默默蹲下去，把抹布伸向了那些胶质体。

陈韶后退了一步。

厨师装学生眉宇间显现出几分痛楚，他用力地把那些胶质体从瓷砖上搓下来，力度大到甚至能看到手背上的青筋。

不过一分钟，这些胶质体就已经被清理完毕，那块毛巾已经完全变成了灰黑色，同样被丢进了学生随身携带的黑色垃圾袋。

在对方下楼时，陈韶跟了上去。

或许是脚步声惊动了对方，男生转过头来，眼里闪过一丝怨毒，但也只是一瞬，他马上就把头转回去，一步一步地扶着扶手往下走。

打饭窗口的入口就在食堂的西北角，男生从那里拐进去，和里头的打饭阿姨说了两句话，就消失在操作间里。

“楼上怎么了？”笑笑他们悄悄走过来询问。

陈韶摇摇头，没有回答，反而询问：“你们的学分卡是在哪儿领的？”

“楼上啊。”笑笑不假思索地回答，随即，她的脸色也难看下来。

看来在一年前，那里还是正规的。

“以后让新同学去领腕表的地方领吧。”陈韶说。

这个插曲让队伍里的气氛沉下来了一些，但孩子们的适应能力都很强，从食堂往学生公寓的路上已经调整了过来。

特殊学生们的公寓就在那一列公寓的最北侧，从外表上来看和其他公寓并无区别，只有在离得近了、笑笑从怀里掏出一份成绩单后，公寓铁门开启时，陈韶才发现里面到处都是黑黝黝的灼痕，门两侧倒着几具被完全烧焦了的尸体，和陈韶在宿管窗外看到的黑影基本相符。

在公寓大门外，同样存在着规则。

【《九华市综合学校初中部0号宿舍管理办法》

1、本宿舍楼仅供特殊学生使用，禁止教师进入。

2、特殊学生需凭借周测成绩单进入，本宿舍仅供给各年级前73名学生入住。每份成绩单可入住7日。成绩单请到教务处领取。

3、宿舍楼开放时间为早5:00-晚21:00，其余时间请勿出入，否则后果自负。

4、请勿长时间在走廊和楼道内停留，禁止追逐打闹。

5、请勿将宿舍门上锁，请勿关窗，但请拉好窗帘，小心月光。

6、为了保证消防安全，宿舍楼内严禁明火，禁止大功率电器。

7、在22:40至23:10期间，请保持清醒。】

每年级73名。

假如超市二楼的人也能平分的话，每年级大概27人，也就是说要在教学楼过夜的人至少有几十个……

规则里又一次提到了教务处，或许等到发放成绩单的时候，教务处就会出现了。

“咱们什么时候周测？”

陈韶看着他们在公寓门口把所有学分卡交给笑笑之后，问道。

“今天是周三，得到周日呢，第二天才会出成绩。”刷子算了算时间，“你要是不去挤超市，那就得跟我们一起去教学楼过五天了。”

陈韶之前提过自己学习成绩还算不错，这时候几个人自然而然地把没问完的题掏出来请教，等到他们从学生公寓侧面看到笑笑的脸出现在窗口里，才动身往教学楼方向走。

大约七点半的时候，太阳消失在地平线以下，教室里已经亮起了灯光。伴随着柔美的月光洒下，一道影子映在了陈韶的课桌上。

他们选择的是陈韶第一次来时的那间教室，里面人并不少，大约有二十来个，和白天上课的座位选择差不多，但都避开了电扇最下面的那块区域。

而现在，悬挂在电扇上的那具尸体无风自动，在那里摇摇晃晃的。从高度来看，如果下面真的坐了人，想必已经被它的脚碰到脑袋了。

陈韶左手支着脑袋，假装思考，眼神飘向那具尸体。

很罕见，尸体并不年幼，哪怕脸上脖子上都有了尸斑，长时间的悬挂也让对方的面部和脖子大变了样子，但还是能让人轻易看出那是一具成人的尸体，约莫四五十岁，双目圆睁，哪怕是死亡状态，脸上也有着化不开的怨气和怒容。

学生们讨论问题的声音都小了很多。

八点多的时候，窗外蓦地闪过一道黑影，随后就是“砰”的坠地声。

那声音很大，就像是在陈韶耳边响起；而就在这坠地声之后，教室里的风扇突然吱吱呀呀地转了起来，或许是承载了一份额外重量的原因，转速并不快，但也更容易让人看清尸体摇晃的姿态。

同桌的刷子伸手拽了拽他的袖子：“这道题我怎么感觉不太对……”

九点钟，风扇停了。离窗户比较近的学生快步走过去关上窗户，又拉上窗帘。离门近一些的学生则把教室从里面上了锁。

陈韶微不可见地皱了皱眉，忍不住按了按心脏。

十点整，教室灯光骤然熄灭。

学生们连带着陈韶已经收拾好了书和私人物品，一个个小团体聚在一起睡着了。刷子自告奋勇担任了十点到凌晨两点的守夜，陈韶当然也不会自告奋勇说什么“新人多忙一点”的话，只是闭上眼睛休息，默默关注着周围的动静。

不知过了多久，走廊里突然传来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这声音很细，如果不是认真去听，甚至会被夜晚的风声掩盖，但陈韶依旧能听出外面应该不止一个人，但人数也不会多。他们时不时停一下，然后就有门把手被转动的“咔哒”声响起。

几个守夜的学生呼吸都急促了一些，但整体上依旧保持了冷静。他们静静地听着脚步声远去，呼出一口气的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堪称整齐划一。

又过了一阵子，刷子把另外一个学生喊起来守夜，陈韶就知道已经到了凌晨两点。而后半夜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到了五点整的时候，学生们慢慢起身，陈韶也睁开眼。

这个夜晚已经过去了。

第90章 夜晚&教务处

剩下的几天，陈韶都跟着笑笑他们一队人，由于距离的关系，一直没能抢到超市的位置——九年级的教学楼就在食堂旁边，比八年级要近很多。

不过晚上的守夜一直都没出什么事情，虽然走廊上的脚步声每天午夜都会响起，但教室门也不是纸糊的，他们基本上只能无功而返。

倒是周五晚上教室里的学生出了事。

陈韶听到桌椅发出响动的时候就立刻睁开了眼睛，教室里不开灯，也没有其他足够明亮的光源，只能依稀瞧见课桌间的缝隙里，两个影子叠在一起。

其中一个人的手按在另一个人的脖子上。

当他们被旁边的人拉开的时候，那个学生已经被活生生地掐死了。

——椅子是被挣扎的学生踹翻的，在大家惊醒的时候，已经持续了一段不短的时间，行凶者又实在掐得太紧。

漆黑的夜色遮掩了一切动静。

那个晚上对学生们来说或许异常难熬，也或许已经是以习为常。他们不清楚走廊里是否有危险，即使没有，月光的威胁也让他们不敢打开任何一扇门窗。

所以他们摸黑用一个女生的裙子腰带将人绑好，又把死者摆在了无人的角落。直到所有人的腕表时间都到达五点半以上，他们才打开了窗户，仿照着老师的行动，把尸体抛了出去。

至于凶手，当然是维持着绑缚的姿势被推到走廊里，在他们回来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被发现喉咙上割出了一道缝。

这就是为什么走廊的地面上又多了一层血垢。

直到周六下午，第三节下课的时候，陈韶才猛然清醒过来。

回想起最近这一星期自己都干了什么事儿，陈韶不禁抬起双手，遮掩住表情。

反击罗明丽倒还是小事，虽然对方年纪还小，但是光看她对陈韶下手那两次，还有平日里动不动就记名的形式习惯，说她是伥鬼也丝毫不为过。

重点在于那种完全遗忘了“补全”这件事、任由本能去抵抗另一个怪谈侵染的感觉，或许对纯粹的怪谈来说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曲折，但是对陈韶来说，简直不能再讨厌。

但他偏偏又抵抗不了那些和自己规则相符的怪谈的味道……

他还在熊孩子小韶的思维模式下惊吓到了那位坚守阵地的老师。

其实那名老师优先自保的原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他愿意帮助“险些被【堕落者】杀害”的陈韶，就说明他不是一个坏人；而考虑到规则要求学生每两天就去那里校准一下时间，他的职责很可能就是保护好正确的那面钟表。

还有大部分学生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维持的正常三观，除了要“感谢”【岭前书院】的教导之外，恐怕还因为‘辛立’说过的那一条规则——可以有邪恶的行为，但不能有邪恶的心。

就比如周三中午那几名抢了学分卡又还回去了的学生，他们纯粹是求生意志作祟，换成现实也能判一个紧急避险。

至于另外两个学生，就不一样了，陈韶几乎能看到他们被完全污染的结局。

并且，有一定秩序的环境，总归还是比一片混乱的情况要好得多；在没有绝对武力威胁的情况下，比起每天挤超市都得冒着打架违反校规、被污染成怪物的风险，肯定是冲刺抢前排更容易。

倒不全然是学生们本性善良的缘故。

至于最重要的那一项“时间”，陈韶现在也大概弄清楚了。

在这里，学校老师的教学进度是从暑假开始的；也就是说，既然他们数学才学到第十一页，那他基本可以确定现在就是暑假的前两个星期。

就是不清楚自己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点，顾怡静他们又会被传送到什么时候。

陈韶低头看了一眼腕表。

腕表在周五早上校准过一次，现在的时间还相对准确，误差不会超过半小时，不过今天晚上也应该及时再去校准一次了。

他暂时还不想知道超过48小时没校准会是个什么后果。

“陈韶，怎么了，你发现什么问题了吗？”笑笑注意到他的神色不对劲，连忙发问。

陈韶放下手，冲她摇摇头：“没事，就是想起来一件事……我有个朋友，他失踪得比我还早，我在想他什么时候会出现。”

既然自己已经恢复了正常，陈韶也就准备再往深处探索一下整个学校。晚上找睡觉的地方时，他以“看到了认识的人”为借口，和刷子他们分散开了。

这还是陈韶第一次怪谈意义上的“夜晚”出行。

碍于九华市那条【夜间禁止大声喧哗】的规则，学校的夜晚相当寂静，这也是为什么在教室里休息时，陈韶连走廊里刻意放低了的脚步声都能听得一清二楚。

他轻巧地从拉上窗帘的五楼教室外走过，能听到教室里学生们平稳的呼吸声，显然大多数人已经熟睡。又从四楼到一楼挨个看了一遍，没有发现什么特殊之处，就走到了器械室。

白天陈韶当然也有机会进器械室，笑笑说的没错，除了少数几个地方以外，学校对特殊学生们是通行的，但是他不能当着学生们的面违反规则、把自己关进密闭空间内。

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既然他在未来看到了【被困者1】，那现在它是否在存在于这间器械室内、是否还可以再被“消化”一次？

如果可以，那如果能不断地往前跳跃……岂不是就成了取之不尽的补给品？

陈韶重复了周日那天的行为。

遗憾的是，哪怕他把那群垫子翻来覆去推了好几遍、在里面站得腿都麻了，【被困者1】依旧看不见一点踪影。

是消失了吗？

但是按理来说，【未来】影响【过去】这种现象，只会在“穿越”的存在身上出现。

你早餐吃了一颗鸡蛋，难道因为你回到了昨天，那颗鸡蛋就会自动跑到你肚子里吗？

还是说……只是在自己处于器械室内时，才会出现这种现象？

陈韶眸光一暗。

如果是后者的话，还有两种可能：

第一，是因为【被困者1】已经被自己完全消化，只剩下一些可有可无的残渣，规则将他和【被困者1】自动视为一体。那么它消失的原因就是同一时空下不能同时出现两个相同的个体。

第二，是因为时空在避免自己和【被困者1】相遇、避免自己食用【被困者1】而造成时空悖论。

——那样的话，他想要改变顾怡静的结局，从根本上就不存在任何可能。

除非他能找到【时间】的漏洞，又或者远比【时间】强大。

第91章 【恶念】污染的实体

陈韶叹了口气，看了看时间，发现或许已经到了那些脚步声“日常巡逻”的时候，就把垫子摞到窗户下面，踩着凳子爬了上去，小心地只露出眼睛和头发，扒着窗户边往外看。

这几个晚上，陈韶和刷子他们并不是一直待在一个教室里的。那天有学生被彻底感染的凶杀案到底还是让人觉得晦气，所以他们直接换到了对面。

然而无论是南侧还是北侧，在脚步声出现之前，陈韶都没有听到房门被打开的声音，而他也在白天询问过其他班级休息的学生，无一例外地没有教室空闲，也没有人出入。

所以那些脚步声是来自于五层以外的地方，如果不是他还没看过的六层，就是“它”本体所在的地方、也是陈韶看到过无数人堆叠的地方——操场。

今晚月色很亮，陈韶感觉到头顶上那颗皎洁的月亮在注视着自己，甚至在偶尔抬头时能看到一双透明的眼皮迅速开合，让月光产生细微的明暗变化。

陈韶依旧不敢直视月光下的操场，因而只是把目光放在操场不远处的林荫道上、正对着操场西门的位置。

等腕表指针转到十二点多一点，那里终于出现了人影。

那些“人”毫无遮挡地行走在月光下，就像陈韶一样；它们不是想象中的【堕落者】，而更接近于陈韶看到的看台上“人”的造型，黑色的胶质体从他们心脏所在的位置渗透出来，只覆盖了心脏以下的身体。

但当它们走近一些，陈韶才发觉它们的脸皮在月光的照耀下透明了很多，而在那眼皮之下，似乎有深色的液体在缓缓流淌。

一个人影忽然抬起头来。

陈韶立刻把头缩回去，同时屏住了呼吸。

那些脚步声停了，周遭安静得只有陈韶自己的心跳……

但是他们明明只隔了一堵墙。

陈韶安静地把耳朵贴近墙壁，呼吸缓慢而平静。

依旧没有听到更多的呼吸和心跳，不确定是因为墙壁隔音太好，还是其他什么原因。

但是渐渐地，他的耳朵里多出了另外一种声音，那是种很轻很轻的簌簌声，有点像成堆的树叶被踩踏的声音响度降低到百分之一。

单论音色，是会被他大学室友当做白噪音来用的自然声。

陈韶却猛地后退几步，双手上举，捂住了耳朵，险些从垫子上摔下去。

不，这不是树叶被踩踏的声音……

那是一堆虫子在爬行的声音！

【那些虫子孵化后先是把寄居的植物吃掉，然后就会袭击人】

“辛立”说过的话浮现在陈韶脑海里，他当时以为那只是一种比喻……谁知道会是写实？

他抬着头，双眼紧紧盯住高窗，然后慢慢挪动到了那堆垫子中间，像【被困者1】一样结结实实地被挡住了。

一张脸出现在窗户口，挡住了天上的月光。

他两只眼里没有什么神采，只是木然地旋转着，试图搜寻器械室里任何人的踪迹。身长不过半毫米的细小黑虫在眼珠旋转时被带了出来，又很快顺着眼皮爬回了那人的体内，在皮肤下快速地爬行，如果观察者的目力达到一定程度，甚至能看到那皮肤上不断移动的凸起。

过了几分钟，似乎是没有找到目标，月光重新毫无阻碍地照进了屋子里。

陈韶没有出去。

他依旧保持着靠墙的姿势，把自己埋在垫子中间，静静地聆听着外面的动静。

脚步声重新响了起来，那些簌簌的声音也被它掩盖掉了。它们从器械室门口经过，抬脚上了楼。

看来今晚算是泡汤了。

陈韶暗自叹了口气。

最稳妥的做法就是在这里安安静静地待到明天太阳升起——

从这群寄居体出现的时间来看，那时候就安全了。

就是不知道它们的“巡逻”范围是教学楼区域，还是整个初中部？

要不要再从窗户看看？

陈韶犹豫了几秒，还是打消了这个念头。

被杀个回马枪这种事在鬼片里也不是什么新鲜剧情了。

而且，谁知道它们是走完了，还是有“人”就在窗外、甚至门口等着呢？

要知道，这些“人”既然都是【恶念】的一部分，那被它们看到的结果就不必多说了。

还是老实待着吧。

依旧是一夜未眠。

后半夜下起了雨，也刮了风，外界的声音都被遮掩在了雨声和风声之中。

第二天一大早，陈韶开门的时候发现地面上多了几小滩黑色胶质体。

——或许不应该再喊它们是黑色胶质体了。

陈韶蹲下来，掏出从器械室打劫来的白色抹布，慢慢擦掉它。

上次接触到它们时，灯光很昏暗，也还有其他事情要关心，所以他的观察漏掉了一些东西。而现在，在阳光下，那些细小的虫子就挣扎在白色抹布上，只要认真观察就能分辨得出。

小小一滩就足有不下千只……

他深吸一口气，快步走向垃圾处理池，把东西扔进去，然后迅速把三颗白色药片丢进嘴里。

早晨的食堂里，气氛不知为何有些压抑。

陈韶眉心一跳，莫名觉得和昨晚的事情有关。他不动声色地扫视周围，找到笑笑那个小团体的位置，照常拿着早餐坐到刷子旁边。

“……突然有变化……”

“早上好。”

看到他过来，几个人匆忙打了个招呼，就又皱着眉头讨论起来。

“这应该算好事吧？”刷子说，“至少不用再轮着守夜了……”

笑笑不赞同地摇摇头：“万一昨天晚上那个只是个意外呢？”

不远处的长桌上突然跑过来一个人高马大的学生，开口询问：“你们说昨天晚上没有人去开锁？真的假的？全都没有？”

陈韶僵了一瞬。

如果那群寄居体没有去五楼开锁，那它们一整个晚上都在哪里？

第92章 学校日常

陈韶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在他安静地聆听外边的动静、试图判断这些寄居体的动向时，寄居体们正安静地待在器械室外面。或许整个身体都紧贴在墙壁上，或许正抬头看着那扇高高的小窗，也或许正从楼梯拐角处探出头来，时刻准备着把走出房门的人也同化成它们的一份子。

他忍不住喝了一口豆浆压惊。

初二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初中部。

这群平时看起来异常沉稳的初中生依旧端着波澜不惊的面具，下意识左右摇摆的眼神和身体姿态却显现出他们的不安。

陈韶感觉自己良心有点痛。

不过不安归不安，能凭借着自己的力量生存到现在的孩子们足够谨慎。在一段短时间的探讨后，他们就决定延续之前的守夜制度，而即将到来的周测也让他们没心力再去管别的事情。

周测的到来代表着所有学生都要在上午完成四节课的指标，因此陈韶第一次看到初二的特殊学生全员到齐。

不止一百多个，而是两百多，一个令人欣慰的消息。

学生们这次没有挑选教室，而是在挑选一起进教室的人，他们呼朋引伴，每一个眼神都像是在审视。

陈韶看到严子承在不远处一直盯着几个眼神闪烁的学生看，那些学生则唯恐避之不及地分开躲进了不同的教室。

奇怪……据陈韶观察，严子承在公开场合表现得还是很正常的，至少他从来没见过严子承在学生们面前威胁或者攻击过某个人。

事实上，如果他真的表现出这种倾向，已经被其他学生举报给政教处主任了。

知道严子承不对劲，但是不去举报的，会是谁呢……

是其他【堕落者】吗？

有可能。

陈韶把那些人的形象特征在脑子里回放了几遍，跟着笑笑他们走进同一间教室。

上课铃声依旧漫长。

走廊上突然传来一阵刻意压低、但依旧清晰的交谈声，陈韶听到有人在谈论上次周测的成绩、学生们的努力奋斗、还有对不听话学生的抱怨。

但是脚步声只有一个。

教室里却诡异地有些浮躁，学生们一反上课前的安静，开始小声谈论本次考试可能出现的出题点和难度，以及对自己这次排名的祈愿。

有人从教室门口转了进来。

它只有正常成年人的身高，却远比人类臃肿。圆筒一样的躯干上有着不规律的起伏，从不同角度看上去却有着不同人类的样貌，每一个角度都能找到对应的双臂，有的拿着一沓资料，有的抱着一摞试卷，还有的正抱了一堆课本辅导书，以及，一支锋锐的钢笔。

那拥有两位数肢体的“人”从教室门口费劲儿地挤了进来，几乎急得出了满头热汗，其中一条胳膊扯出半个手帕来，胡乱在脸上抹了抹，又把资料和辅导书都放到讲台上，试图同时用所有手去分发。

但是试卷就那么大，看上去这位“老师”的动作也没有那样协调，在多只手拿起试卷未果之后，它们利索地在半空中散开，飘到了旁边的课桌和地面上。

“老师，我来帮忙吧！”

刷子立刻从座位上站起来，和他同一动作的还有其他所有学生。陈韶的双腿本来已经在用力，看到这种诡异的场景时突然僵住，犹豫一下，还是和其他学生一起弯腰捡了试卷。

他只盯着试卷纯白色的边缘，没有把注意力分给上面印刷的题目一分一毫，等到地上桌上的试卷捡完、又被放回“老师”手里，才重新坐下。

“谢谢你们啦。”其中一个女性面孔不好意思地抿抿嘴唇。

她长相并不漂亮，只能说没有什么大的缺点，平平无奇四个字就像是为她量身定做。但她神态很温柔，又有些美丽的羞涩。

“没事没事！”笑笑连忙回答，“快点发试卷吧老师，请问我可以帮忙吗？”

陈韶又晃了晃神，干脆低头不去看她。

试卷发下来之后，这位老师就离开了教室。陈韶听到笑笑喉咙里发出的小小欢呼声。

周测内容上，【过去】和【现在】倒是没有什么差别。

在第一节语文考试时，之前只存在于想象中的监考老师终于真正出现了，并且造型足够让任何一个普通人尖叫出声，那颗牙齿都泛着黑的脑袋更是和鬼没两样。之前考试时雪花似往下掉的墙皮，就是被监考老师的脑袋剐蹭下来的。

但监考老师的行为模式和【现在】相比并没有什么区别，依旧是老一套的钓鱼执法。

等到第二场考试的大课间，陈韶询问了笑笑有关那名“老师”的信息。

“那就是教务处的赵老师啊。”笑笑的语调开始上扬，“别看赵老师长得有点凶，其实人很好的……”

陈韶表示无法苟同。

他敢肯定现在的“笑笑”和其他学生都已经被【岭前书院】污染过了，而那名“赵老师”，毫无疑问就是污染源之一。

【教务处老师】和【寄居体】的出现让陈韶警惕了起来。

于是这一天夜里，谨慎起见，陈韶没有再一次夜游，而是安安分分地待在教室里，等待着第二天来临。

学生们白天虽然嘴上说继续要继续守夜，但到了晚上没几个人能睡得着的，全都一反常态地靠在外侧的墙壁上，一双双眼睛盯住走廊这边的窗户。

午夜时分，那些寄居体果然按时到来。

学生们齐齐松了口气，声音在寂静的教室里响起时难免令人觉得滑稽；有几个学生放松下来，靠着墙活动了几下手脚，动作还没做完，就被外面的动静惊得停住了。

这间教室处于教学楼北侧中央，也就是陈韶所在38班的正上方。按照惯例来说，寄居体会从东边的楼梯上来，沿着走廊一扇门一扇门地开。

但是这一次，所有人都只听到一连串脚步声迅速接近，然后转动了这个教室的门把手。

陈韶感觉到有人摸上了自己的手、有些颤抖地握了上来。

他下意识侧脸看了一眼，在昏暗的环境下难以看清旁边学生细微的表情动作，只能看到他低着头、手上捏得也更加紧了。

陈韶知道他们在担心什么，而他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寄居体们已经为他的存在改变了行为模式，谁知道那层薄薄的门板今天还能不能挡得住“它”？

不过，既然昨天它们宁愿在门口等上一整夜，那么今天应该也不会直接闯进来……

随着时间的流逝，走廊里的脚步声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来越凌乱，好像一个被激怒的人，狂躁地在教室外走来走去，从左到右、又从右到左。

学生们的呼吸声也从一开始的悄然无声慢慢加快、频率也有些乱了。

大约三四点钟，不远处有学生猛地站了起来、直挺挺地往外冲，他身边的人呆了一瞬间，几乎是从地上弹起来拉住人。

陈韶顺手给他附加了一个昏迷状态，那几个学生没防备，本来还在用力，这下立刻便摔成一团。

他心里叹了口气。

看来明天——很可能不止明天——不能再和这群学生待在一起了。

寄居体们在外面足足活动了半个晚上，直到时间转到第二天早晨、五点过后，在月光离去之前，那些听上去让人烦躁的脚步声才骤然消失。

学生们一起熬了个大夜，出门时有几个眼圈都乌了，没黑眼圈的神色也显然憔悴许多，那个被陈韶来了一手昏迷的学生在出门前也清醒过来，正捂着后脑勺发懵。

不过他们都有种死里逃生的庆幸感，精神倒还算不错。

“它们还是进不来。”

不知道是谁说了一声，在夏日的清晨里传得很远，然后又有另外一名学生喊了一声“好耶”，学生们便面对面笑起来。

陈韶也跟着牵动嘴角，心里却叹了口气。

学生们全都叽叽喳喳地发泄着一晚上积攒的不安和恐慌，即便是陈韶观察到的那些疑似【堕落者】的学生，眼里也带着后怕。

最受他关注的严子承脸色也不甚好看，他是少见没能笑出来的学生之一，正躲在墙角，右脚有一搭没一搭地踢着墙根的瓷砖，右手在裤子口袋上摩挲着。

很明显，即使对【堕落者】来说，【寄居体】也是危险的……

陈韶想到前天晚上看到的【寄居体】毫无神志的表现，觉得这并非不能理解。

过了好几分钟，走廊里才恢复了平日里的宁静。

等到最后一个学生也平静下来，他们才异口同声地说：“快点去教务处吧，不然赵老师该等急了！”

陈韶瞥了一眼腕表。

上面显示的时间在5:30到6:00之间，从经验来看，要去教务处的时间应该就是5:30了……

陈韶意识到什么，收回视线，迅速看向周围。

周围的学生们全都看着他，包括一直显得相当正常的笑笑和刷子他们，脸上全都没什么表情。

而剩下那些学生，在看低着头的严子承，一模一样的姿态神情。

“……快点去教务处吧。”陈韶笑起来，“别让老师等急了。”

周围学生的目光转向了严子承。

“快点啊。”严子承站直了身体，拉长了腔调，“你们不怕浪费老师时间吗？”

濡慕和依赖的神色立刻被换上学生们的脸庞，他们齐齐转身，欢快地朝着东北角楼梯口的方向走去。

陈韶不动声色地放慢了脚步，见没有被任何学生注意到，就更慢了一些，缀在了队伍近乎末尾的地方。

“是不是很吓人？”严子承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掉到了队尾，“你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喜欢某个人的真正原因……”

陈韶则是回答：“你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被【岭前书院】操控和被【恶念】吞噬成傀儡，有什么差别吗？

严子承却出人意料地坦诚：“我也讨厌它们，真可惜没办法解决。”

你连相当于【恶念】分身的【寄居体】都想杀？

陈韶这时候突然明白了，为什么那几个疑似【堕落者】的学生都在躲避严子承……

他的确是个敌我不分的疯子。

想杀【寄居体】，也就很有可能想杀【堕落者】。

不过这也表明，【堕落者】之间没有什么不可以互相伤害的规则……但这个发现好像也没有什么用处。

陈韶看了严子承一眼。

对方很敏锐地看了回来，笑道：“你也觉得我疯了？嗯……原来你也还是个正常人。”

陈韶沉默片刻，在走到楼梯口之前，淡淡说了一句：“你和我想象中很不一样。”

严子承疑惑地收敛了嘴角，慢了半拍才反应过来。

“啊对，你应该是从初二来的……谁跟你说过我？薛宇涵还是辛立？他们肯定夸我很可靠、不太爱说话是吧？”

说着，他又笑起来。

“我得说明一点，他们确实没撒谎。”

“我也觉得他们没撒谎。”

就是人来了之后被污染、变疯了而已，在这种地方很正常。

严子承又猜到了他的想法，干脆站在原地，看着人群往楼梯上走。

“你觉得我是因为，”他指了指自己的胸口，“这个才疯的？”

陈韶脚下一顿，心里有些不好的预感。

“其实我疯得比这个要早多啦！”他说。

第93章 严子承&教务处

严子承本来是个好孩子。

他从小生长在单亲家庭，父亲是个性格稳重的老好人，平日里沉默寡言的，但也一把屎一把尿地把他从一个小小的婴儿拉扯到这么大，一转眼就已经上了初中。

他也就和父亲一样，性格稳重、沉默，是个好人。

——至少是个好学生。

严子承的成绩并不算很好，哪怕他已经很努力了，依旧只能算是班里的前二十名，所以参与勤奋之星选举，其实是他希望给父亲的一个小小的生日礼物。

然后从他报名那一天开始，一切都变了。

起初只是有几个同学希望他能帮帮忙，告诉他这样做能增加他成功的概率。

严子承相信了。

“我那时候觉得大家都很好，很热心，很善良——”

现在的严子承站在陈韶面前，漫不经心似的拉长了音调。

他们缀在学生队伍的末尾，前面堪比春运火车站人流密度的楼梯口可以说是水泄不通，但偏偏又移动得极为缓慢。而学生们在这样的环境下依旧神采奕奕，望着楼上的眼睛都饱含期待。

前面的学生似乎听到了他们这边的动静，回头看了一眼，陈韶脸上带着同样欢快的笑容，他便很快把头转了回去。

“真好骗。”

面容还相当稚嫩的孩子不知道是在说刚刚那个学生，还是在说故事里的自己，笑容里透出几分讥讽。

“总之，我在班里当了一星期的苦劳力，做梦都在帮别人干活，结果就是答应我要给我投票的人全都撒了谎，只有薛宇涵和辛立投给了我——只有这两票，外加班委的五张票。”

“它在生气，它觉得我不合格，是个应该被抛弃的残次品。但是它又有点虚伪的烂好心，把我从垃圾桶里又捡了回来，让我继续那一周的行为……”

陈韶忽然伸手捂住了他的嘴，眼睛也低垂下去。

【岭前书院】在“看”他们。

虽然现在陈韶看不到那些丝线，但躲避危险的本能告诉他，保持安静。

严子承眨了眨眼。

他忍不住摸了摸裤子口袋里被布料缠了好几圈的刀刃，感受到一股澎湃的杀意再次涌上心头。

所有人到最后都会变坏的。

他想。

那不如让好的人在他们还好的时候死去，这样他们就永远都是好的了。

但是他又想到对方能把黑色心脏装在口袋里的操作，隐隐觉得想要杀死对方并不容易，还是遗憾地放弃了。

高跟鞋声从身后传来。

陈韶放下手，转身问好。

“钱老师，早上好！”

政教处主任脚步停了下来，像个正常人一样做出回应，头上的眼睛也步调一致地微微摇晃。

它只说了一句，并没有多留，就径直穿过人群，一步一步往五楼走。

而学生们，即使正沉浸于马上又要见到赵老师的快乐中，也惊惧交加地往边上挪动，硬生生让出来一条一人宽的通道。

他们目送政教处主任消失在楼梯拐角。

“然后我就来了这里。”

政教处主任的惊鸿一现让热闹的氛围冷却下来，严子承把手从口袋里拿出来，继续了刚刚的话题。

“其实我还挺喜欢这里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装也装不了一点，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陈韶讶异地挑挑眉。

据他观察，学生里的【堕落者】大部分还是在伪装的，除了眼前这个狠角色。

严子承学着他的样子也挑挑眉。

“我来的时候这边有将近三百个人呢。”

他猛地往前倾身，盯着陈韶的眼睛：“你猜那几十个家伙会对新来的学生做什么？”

陈韶站在原地，身形连晃都没有晃一下。

严子承感到无趣似的站直了身体，最后只撂下来一句话：“我还以为你会说谢谢呢。”

陈韶没说话。

他在心里叹息了一声。

怪不得对方杀人的动作那么娴熟……

陈韶本来想看看要不要把辛立的事情告诉严子承，毕竟一个没有接触过怪谈的学生，想完好无损地从假期的学校离开，基本可以肯定有人帮了忙。

他本来以为会是严子承，但是现在看来……

还是别说了，他有预感，告诉严子承之后，他八成会整天蹲守着等人来，然后直接一刀捅死。

陈韶瞥了一眼严子承的右手。

对方又不自觉地摸进口袋了。

接下来他们没再继续对话，只沉默地跟随着前面的队伍往上走。过了六点，队伍的行进速度突然快了起来，起码不用小碎步挪动了。

等到六点半，这场漫长的排队才到达尾声。

从五楼往上的通道和其他几个楼层的没有什么区别，不管是墙壁的颜色、阶梯的规则还是划痕的风格。

陈韶沿着栏杆走到拐角处，抬头时看到的不是半开放的走廊，而是两扇纯白色的大门。

此时，大门完完全全敞开着，暴露出一个大到有些空旷的房间。

七八个十几肢的多头教师站在占地四平米的工位上，每个方向都在处理不同的事务，有的手上拿着资料，有的整理着台面上的东西。

在它们背后，成堆的资料整整齐齐地存放在一排又一排铁架子上，教务处老师们每一次抽取资料都小心翼翼，看上去相当珍惜。

然而，在教务处东北角，却有着一堆一人高的废纸，小山似的。陈韶看到边缘处的几本资料里伸出来几根黑色的丝线，看起来相当毛躁。

【被抛弃的残次品】

严子承刚刚说过的话在陈韶脑海中浮现。

“陈韶同学对吧？”【教务处老师】面对着他的那一面露出亲切的笑容，背后的一只手从资料里抽出一张纸，递给前面的手，又被交到陈韶手上。

“总分第七。”其中一只手勉励性地拍了拍陈韶的肩膀，另外两只手虚虚地给了他一个拥抱。

很温暖，仿佛一星期的恐慌和疲惫都瞬间消失了。

像是妈妈的怀抱……

但是也只是像而已。

陈韶脸上浮起微笑，面上忍不住似的朝那双手臂凑得更近了一些。

和其他学生一样。

“谢谢老师！”他抱着成绩单，欢快地做出回复，但没做出任何类似于“我会继续努力的”之类的承诺。

【教务处老师】也并不在意，它把目光转向陈韶身后的严子承，笑意淡了下去。

但它终究也没做什么，只是把成绩单同样交过去，就转头加入了其他教务处老师的行列。

第94章 异常&线索搜集

教务处老师能看出【堕落者】的身份？

陈韶注意到赵老师神情的变化，他本能地产生一丝不悦，心中也升起厌恶。

被污染的学生会被教务处老师的想法影响。

陈韶眼神闪了闪，本来欢快的神情也收敛了一些，趁着回头去看严子承的功夫，立刻把教务处老师从自己视野中排除了出去。

遗憾的是，即使没再看教务处老师，刚刚那个表情的影响也没能褪去。

在陈韶的视线中，严子承接过成绩单之后，连看都没看，直接随手揉成一团；他左右扫了几眼，或许是发现人都走得差不多了、周围除了陈韶以外没有其他学生，就明目张胆地把它扔到地上，然后一脚踢到了教务处桌子底下。

这种操作让陈韶眉头忍不住皱起。

——一方面是因为教务处老师的残余影响，但是更多的还是因为对方这种肆无忌惮的态度。

严子承的做法告诉陈韶，他有恃无恐。

这是倚仗【恶念】和【岭前书院】的对垒吗？

不对，之前自己举报思想老师时，政教处主任可不是视而不见的态度；其他【堕落者】们面对教学楼里的政教处主任时，也无一不是一副鹌鹑样子。

所以……是【教务处老师】的特性？

【政教处主任】负责监管和惩治违规学生，而【教务处老师】负责一般教学管理和支持鼓励？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下次惹恼了【政教处主任】的话，倒是可以尝试往教务处跑——在极端情况下。

不过也有可能只是【教务处老师】对违规行为的容忍度比较高而已，毕竟严格来说严子承刚刚的操作，也属实算不上什么大事。

“两位同学，请问还有什么事吗？”

不远处教师堆里传来问话。

“要是没事的，就快点去吃饭吧，教务处待会儿就关门了。”

陈韶看了一眼时间。

他们在教务处里竟然已经待到了将近七点。

严子承没有回答，转身就往外走，转眼间就消失在楼梯拐角。陈韶回头看着教务处老师们的衣服乖巧道别，按照它们的提示去了食堂。

食堂里一反平日里相对沉闷的气氛，学生们个个喜笑颜开，相互分享着自己的成绩，考好的被考差的羡慕，考差的被考好的安慰，堪称其乐融融，仿佛这里是什么大型学习互助中心，而不是危机四伏的假期学校。

很温馨，也很冷。

【教务处老师】的污染没有那样强，陈韶亲身体会到的。但是学生们在这里何止待了一个星期？长年累月下来，他甚至不清楚这些人还有没有去除污染的机会。

让陈韶心情更糟糕的是，他站在食堂门口都闻到了空气中浮动着的那股甜香。

在学期内见过的那名厨师取代了打饭阿姨和学生们的位置，满是横肉的脸上笑容可掬，一勺勺饭打得满满当当。

那把锃亮的剔骨刀就横放在后面的长桌上。

陈韶放下了抬到一半的脚，直接转身走了。

学校食堂厨师基本可以确定是来自于美食城——规则太一致了。

陈韶虽然吃过不少美食城的事物，但那都是妈妈带回家的，安全性可以保障；而众所周知，从员工渠道带回来的东西，和顾客渠道的可不一定是一回事儿。

窗口里，正打着饭的厨师蓦地抬头往外看了一眼，正巧看到一个瘦削的背影。它疑惑地伸长脖子又看了一眼，同时努力嗅了嗅空气中的味道，没发现什么异常，才低下头去，朝等饭的学生露出一个略显狰狞的微笑。

“多吃点……”它喃喃自语。

这股“喜庆”的氛围一直持续到下午下课，陈韶本来准备继续探索的脚步也被这不同寻常的走向拖住了——他本来准备趁着中午去校准腕表的功夫看一眼教师公寓的情况的。

不过现在，稳妥起见，他还是直接去了学生宿舍。

从里面看，0号学生宿舍在构造上和陈韶住过的男生公寓没有什么差别，连怪谈状态下墙面上的灼痕都一模一样，让人不得不怀疑它们本质上都属于同一栋建筑，只不过或许有着本体和复制体的区分。

0号宿舍应该是本体。

当陈韶走进0号宿舍内部，顺着乌黑的走廊一路往前走时，他就发现了这里只能容纳219个学生的原因。

——很多房间是封闭着的。

“哐！”

陈韶停下脚步。

离他还有三米远的地方，其中一扇门开始震动，门上的把手似乎在被一个无形的人往下扳。

陈韶隔了一秒才想起来，应该是内外的把手在联动。

把手上上下下被扳动了好几轮，但都只是徒劳，被熏黑的房门没有任何打开的痕迹，只有地面上刚刚积攒了一堆的、从门上落下来的灰烬显示出它们挣扎过。

而随着这间宿舍的动静，临近的房门也迅速传染一般开始晃动，逐渐演变成所有房门都在摇动，哐当的声响里也渐渐多出了一些难以察觉的哭喊和绝望中的咒骂。

陈韶站在走廊中间，抖了抖发顶落上去的一层灰烬。

所以晚上在0号学生宿舍睡觉时，才不能锁门吗……

这栋楼经历过火灾，而从房门的动静、走廊的情况和死在大门口的焦尸来看，火灾时大门和大部分房门都上了锁，说明很可能就是在晚上、学生们休息时。

按照这个逻辑，0号宿舍管理办法的最后一条很可能也是基于火灾的怪谈——或许火灾就是在那个时段发生的。

这样的话，0号宿舍本身和学校关系不大，给出的规则也大致正确，暂时可以不用担心了。

陈韶想了想，听着身后传来的有些拖沓的脚步声，又试探性地伸手摸了一把旁边的墙壁，立刻就被墙面烫得缩回了爪子。

“做什么？”

一个分不清男女和年龄的声音响了起来，不带多少情绪，只能听出音色相当沙哑，仿佛每开一次口，都能从嘴里喷出一股浓烟。

陈韶放下手，回头看去。

不出意外地是一具完全被熏黑了的干尸，正从大门的方向走来，走路姿势并不自然，有些像是没有安装仿真关节的机器人，一举一动都带着十足的僵硬。

并且它黑得过于彻底，从头到脚都看不出哪怕一丁点可以辨认的特征，只有一枚和整个宿舍楼都格格不入的金属胸牌能说明它的身份。

[九华市综合学校 初中部

0号学生公寓 管理员]

管理员嘶哑的咳嗽声在空荡的走廊里回荡。

“太早了，出去。”

陈韶当然是故意来早的——防止自己再引出什么意外，到时候已经在宿舍里的学生恐怕跑都跑不掉。

回报就是，他知道了进入0号宿舍也有时间上的限制。

他没有反驳一句，也没有开口搭话，而是简单道歉之后，就直接离开了。

等到平时笑笑进宿舍的时间到来，他才重新进入。

这一次再进的时候，宿舍楼里就安静了很多，没有了拍门的声音，墙壁也不再灼热。他在三楼挑了个离306最近的位置，简单搜索之后就睡下了。

第95章 宿舍&重逢

再次醒来时陈韶是被一只手强硬地摇醒的。

灰烬的味道窜入他的鼻腔，在陈韶睁开眼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来的会是谁——是宿管。

宿管“看”了他一眼，确定人已经醒了之后，就一言不发地离开了。

陈韶抬起手腕，看了一眼时间。

黑色腕表在中午刚刚校准过，现在的时间还比较准确，显示为22:47。

规则里要求清醒的时段是22:40到23:10，

陈韶没有下床，而是靠在墙上，静静地等待着可能发生的变故。

他所在的位置是距离门最近的那个上铺，在关闭的半扇窗这侧。而这张床是唯二有着学校校徽标记的床铺之一，也是设想中起风后的安全点。

按照规则的要求，他没锁门也没关窗，夜里的凉风从窗帘的缝隙里溜进来，掀起一片灰尘，也带着几缕月光，朦胧地给予了房间一丝光亮。

陈韶看了一眼那个极小的缝隙。

其实最保险的做法是把窗帘“焊死”，但是很遗憾，宿舍里空得只有铁架子床和床板，最多再加一床不知道年岁几何的被褥，可谓是相当艰苦朴素；窗帘的长度又只比窗户多上那么十几厘米，想用床板压住都没办法。

窗户两侧倒是有两个小坑，看起来像是曾经钉过钉子，但不知道被谁拔走了，手段还相当粗暴，把钉子坑都晃出来一圈痕迹。

所以就只好选位置了……

风渐渐地大了起来，从宿舍楼边上呼啸而过，几乎把窗帘全部掀起。月光瞬间从帘子下面钻了进来，刹那间便照亮了大半个寝室，只有陈韶所在的这个上铺还相对昏暗。

是的，相对。

它还是比之前要明亮很多。但是根据经验，不够明亮的月光没有直接致人死亡的能力，所以它大概对普通人也是无害的。

大概。

实在不行还能搬个床板卡墙角嘛，问题不大。

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说法，其他学生都是普通人，没有任何抵御月光的能力，陈韶猜测这个角落其实一点问题也没有，不然其他优秀学生们早就死完了，这里也不会是什么好学生的避难所，而是把人骗进来杀的陷阱了……

天选者们应该也没人会中这种陷阱。

陈韶低头看了一眼腕表。

它在中午刚刚校准过，现在的时间还比较准确，已经是11:53了。

风声好像掀开了什么东西的伪装，旁边的床铺蓦地鼓了起来，陈韶身侧的墙壁也褪去了灰黑，变成了普通的白色墙面。

现在事情很明显了。

这就是发生在这栋宿舍楼上的故事的重演。

陈韶所在床铺也有了另一个人影，但这个人影没有让他产生哪怕一丝实感，不管是从听觉上还是触觉上，它们都并不存在。

只有眼睛能看到。

就像是一场默剧。

默剧的具体细节陈韶不太想关注，虽然这里面可能有从宿舍里替换人的线索，但和天选者们的主线任务没有什么关系，没必要浪费太多心力去思考。

因此他只是静静地看着那些人影挣扎着从被子里爬出来，然后冲出宿舍。

等到时间大概过去，他就重新回到床上，马上进入了睡眠。

第二天上午再去上课的时候，人群里那股过于和谐到让人毛骨悚然的感觉消散了，但从学生们眼角眉梢露出的欢快来看，教务处老师的污染消退的速度倒还没有那么快。

好处就是，原本因为夜晚变故而浮躁了许多的氛围平静了下来，周末已经憔悴了的学生们也重新变得精神奕奕。

出现意外状况的是食堂。

陈韶早上没去食堂吃饭，只是去查看了一下大致情况。

昨天中午的事情让他对现在的食堂仍留有些许疑虑。

那时候食堂还是正常营业的，在超市里待了一晚上的学生也慢慢走下楼梯，和从外面进去的学生们汇聚到了一起。

而到了中午，陈韶却远远地就瞧见食堂的玻璃大门被一条笨重的铁链锁住了，里面也乌黑一片，即便在夏日的晨光里，也无法看清一丝一毫。

食堂门口贴了一张临时通知：

[本食堂今日进行消防检查，歇业一天，超市同时封闭]

消防检查可还行……

谁来检查？市务局吗？

这学校里除了腕表的校准负责人，还有哪个是市务局的？

连校医院里都没人……

学生们显然对此也非常惊讶，刚刚平静下来的氛围再次掀起波澜，疑虑和不安重新浮现于学生们的脸庞。显然即使是有经验的学生，在接二连三的变故下都有些手足无措。

所以“消防检查”是第一次……至少并不常见。

那就是昨天中午真的有问题。

陈韶往乌黑的食堂内部又看了一眼。

也不知道那位胖厨师和政教处主任是不是打起来了，又打到了什么程度。

嗯，他只是为了更好地分析局势，绝不是单纯的好奇和想看热闹。

周三食堂重新开门的时候和之前没什么两样，依旧是看上去倒胃口的饭菜和麻木的兼职学生们，看不到厨师的身影。

顾怡静和其他天选者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

“顾老师！”陈韶远远地喊了一声，用力挥了挥手。

顾怡静抱着一摞资料，闻言停住脚步，朝陈韶露出一个笑来。

“陈韶同学，中午好。”她说，“我刚刚从教务处出来，准备去看看资料备课……你呢？”

陈韶上下扫了顾怡静一遍。

女天选者的状态看上去没有陈韶在【现在】最后一次看到她时好，脸色还略有些苍白，左胳膊有些僵硬。

她穿着一身和教务处老师、政教处主任一样的制服裙，如果只看身体，和钱主任没什么差别，对很多学生来说可能还有些可怕。

但是……比那时候感觉上要鲜活很多。

“我刚刚从食堂出来。”陈韶说，“你现在有时间吗？”

第96章 情报失效

当然有。

他们没就近在操场旁边的林荫道上谈话——这地方是绝对的危险区——而是转到了教师公寓后面，在学校高高的围墙边上聊起天。

“我一来就站在教务处门口了。”顾怡静说，“当时还吓了一跳，不过赵老师它们挺和善的，还送给我一身衣服。”

怪谈衍生体的衣服当然不能随便穿，但是顾怡静当时的衣服已经破得不成样子了。

原因是【堕落者】的袭击。

“我当时刚刚从办公室出来，想着学生们应该都走得差不多了，也得赶紧去校医院再开点药。”

“结果刚出门就差点被人捅个透心凉。”

幸亏她在现实被加急训练过，加上在怪谈里一直都很警惕，还算是勉强躲了过去，就是胳膊被划了一道。

“最开始我没认出谁在袭击我，还是它自己承认的，说是被我举报的那个假老师。”

“他或许把我视为他的猎物。”顾怡静拢了拢头发，“所以躲了没几天就自己跑出来了。”

【堕落者】的打斗没什么章法，但异常狠厉，力气等方面也比普通人大很多，再加上他拿了武器，顾怡静不出意外地落入了下风。

“打了没几下，我就看见我一个学生——就是你见过的李景之，他居然还在教学楼里。”

说到这里，顾怡静叹了口气。

她怎么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之前特意嘱咐过拿好东西、快点回家的李景之会还在教室里待着……

这种试图改变、但还是按照预定轨道发生了的感觉，真的很让人不安。

当时【堕落者】的刀子差一点就要落到李景之脖子上了，顾怡静自己的状态也不好——不是说战斗力不行，而是污染程度依旧很深，在和对方搏斗的时候甚至有快速加深的趋势。

她本来就打不过对方，更没办法自己在殊死搏斗的时候还要保护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孩子，这太反污染了。

说不定打着打着她先把人戳死。

所以就在这种不清醒的状态下，顾怡静只好把李景之推进他们那间还没上锁的教室。

说着，她无奈地摇摇头，也觉得这种在怪谈世界观下上演武打情节的情况有些危险的滑稽，顺带着侧脸看了陈韶一眼。

只一眼，她的话就憋在了嗓子眼里。

少年外表的怪谈靠在墙上，神色冷凝，没有平时那种刻意装出来的乖巧和开朗，也没有面对【家人】时那般甚至有些恶毒的天真与肆无忌惮。

他不开心，他在思考什么至关重要的事情……

顾怡静想到一个可能，一瞬间全身的血似乎都冷了下来。

“……看起来我之后不太顺利？”她不自觉地抿起嘴唇，又尽量弯起嘴角，故作轻松地开了个玩笑，“总不会是连准备做的事情都完不成吧，那么挫的吗？”

……那倒没有。

就是把自己搭进去了而已。

陈韶站直了身体，示意顾怡静继续说下去。

顾怡静定了定神。

“我打不过，又不想死，所以自己跑进了五楼。”

至于保安，她在进入五楼教室的时候倒是听到了楼梯上的脚步声，但是她不敢赌是【堕落者】的刀更快，还是保安们的支援更快。

他们没来得及。

不过……

“至少这次我们不是‘一起来的’。李景之应该被救了。”

顾怡静指的是正常学期内她和【过去】的李景之的谈话内容。

总归还是有些变化。

陈韶却摇了摇头。

“我记得你说过，他来的时候很‘乱’。”

但是陈韶体会到的【过去】，虽然确实危机很多，不是个适合生活学习的地方，但“乱”还称不上。对于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对平稳的。

不然也不会因为一个变故就惶恐不安了。

所以要么是顾怡静的行为改变了她来到这里的时间，要么就是，李景之真正“穿越”的时间其实还没到来。

而且，不管李景之来或者不来、什么时候来，他一个人的存在大概影响不了整个【过去】的情况。所以【过去】基本可以确定会乱起来。

陈韶这么急切地探索【过去】，一方面是为了给天选者们搜寻足够的规则和线索，另一方面也是考虑到可能发生的变故。

平时做好准备，总比事到临头抓瞎得好。

顾怡静无奈地笑笑：“人总得抱点希望。”

说完这个，她又说起在教务处的见闻。

“赵老师很热心。”她忍不住露出一个笑来，显得相当亲近，“他一看我身上有伤，马上找了药给我，药应该是从校医院或者市医院拿的，见效很快，半分钟就结疤了。”

“他看我是女老师，还专门找了个小办公室，又找教务处其他老师借了一套备用的衣服，手忙脚乱的……”

陈韶听出不对来，打断道：“教务处谁的衣服？”

顾怡静一顿：“一个老师，姓王的，看上去还挺年轻，刚毕业一样。”

“哪张脸年轻？”陈韶问。

“就一张脸。”

“赵老师呢？”

“感觉有个三十了，挺有气质的，人很温和。”

“一张脸？”

“一张脸。”

“政教处的钱主任你看见了吗？”

这倒是没有。

顾怡静摇摇头。

她也不是傻子，自然能意识到陈韶看到的场景和自己不太一样。

就是不知道特殊的是陈韶，还是自己。又或者都不特殊，只是因为身份不同而已。

“应该不是我的问题。”

他怪谈状态和人类状态在【过去】看到的是一样的。

“我也才刚到。”顾怡静提醒陈韶。

两人对视一眼，觉得棘手。

这样的话，学生身份得到的规则线索，对老师来说的意义就不大了。

陈韶又感到一阵焦躁，脸上绷得更紧了。他抿了抿嘴唇，在情报有效性大大削弱的情况下，想不到什么稳妥的方法来改变已定的结局。

反倒是已经有预感的顾怡静安慰了他：“其实我在教务处那边看到了不少资料，要办成那件事难度没想象的那么高。”

陈韶沉默了一会儿，最终点点头，继续了刚刚中断的交流。

第97章 牺牲

顾怡静的话虽然有安抚的成分，但也并非虚假。

“我大概看了一下，这边积攒学分倒没有那么难，虽然吃的、住的、穿的全都要花费学分，但勤奋的话一天也能攒个十分左右……基本上能在这里待三十天往上的，学分都差不多有两百这个数了。”

陈韶点点头。

他在这边只待了一个星期，但因为每天都满勤，吃饭也有一次没一次的，所以差不多也有一百之多了。

“难点在于班级之星的奖项和考试……”

据顾怡静所说，这边没有固定的班级，想要获得什么奖项，就必须向老师申请——具体是教务处的老师、还是政教处的老师、又或者是普通授课老师，上面倒是没写。申请之后就是为期一周的考察。

“具体怎么考察我也不清楚。”顾怡静站得有点脚麻，换了条腿支撑，才继续解释，“教务处里一直都有老师在，我还没弄清楚情况，只能偷偷看几眼，不敢轻易去拿更深处的资料。”

还有考试。

“考试也要提出申请，不过……”顾怡静停顿了一下，“申请要交到校长那里，由校长亲自处理。”

校长？

陈韶转过头来。

在此之前，校长一直都只是出现在【现在】的学生的嘴里，比如张欣彤，就多次提及“校长语录”，用来对付试图违规的老师是一把利器，基本百试不爽。

而在怪谈状态的陈韶眼中，校长应该就位于四个校区交界处湖心的小岛上，操控着所有人头顶的丝线……

“我看到的就只有这些了，其他的好像都是一些学生的具体资料，用处也不大。要是之后有机会，倒是可以找找你的。”

也可以找找薛宇涵、辛立和严子承他们的。

这句话在陈韶喉咙眼里转了一圈，到底没说出来。

他只是点点头，讲起了自己这一星期内的收获，从教学楼到教务处，从食堂到宿舍，还有那些需要注意的学生——必须防范的堕落者们，还有可以作为预定目标的学生。

虽然老师和学生遇到的环境都不一样，但是多少还有点参考价值。

这些说完，时间就已经不早了，陈韶离开时特意看了一眼一直没被顾怡静放下的那摞资料，依旧没说什么。

顾怡静留在原地，目送陈韶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她低头看了一眼资料，恰好有一阵风刮过来，掀起了最上面那张用来防尘的白纸。

第二页是一张简短的聘书：

[兹聘 顾怡静 担任我校初中部特聘教师。

聘期自签字时开始，至教师本人死亡终止。

此聘。

九华市综合学校

校长：戴立

受聘者签字： ]

现在，这张聘书还是干干净净的，只有校长“戴笠”的签名。

但陈韶的表现告诉她，或许在不久的将来，她就会在这上面亲手写下自己的名字。

顾怡静叹了口气，小心地拢了拢怀里的资料，也离开了。

顾怡静的到来仿佛打开了什么穿越通道，学校里的人一个接一个地多了起来。大部分都是陈韶见过几面的天选者，有八年级的，也有九年级的，陈韶和他们没怎么接触，只是投桃报李地把自己告诉顾怡静的消息也传了过去。

\*\*\*\*\*\*

热。

很热。

滚烫的水泥地面就在他脚下，几乎把他的脚底烫出燎泡，他能闻到空气中弥漫着的焦味儿，那些漂浮着的黑灰似乎从鼻腔和嘴唇的缝隙里溜了进来，阻碍了空气进入他的肺部。

他无法呼吸。

起火了！

本能会提醒人类危险来临，哪怕他从未经历过火灾，也能立刻意识到发生的一切。

他眼睛里流露出难以抑制的恐惧。那两只黑白分明的眼球在眼眶里艰难地转动了几下，却依旧只能看到一片黑暗。

没有光亮，也没有火焰。

连呼吸和心跳声也没有，只有一连串频率极高的嗒嗒声，在这片深不见底的黑暗中回荡。

已经感知不到疼痛的双脚依旧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方走去。

渐渐地，前面出现了一个人影。

当他走近那个影子时，本来已经有些麻木的内心又剧烈震动起来，恐惧重新一丝一缕地缠上他的心头。

虫子。

全都是虫子。

分明四周还是暗的，他却能清楚地看见那个所谓的人影，其实是由一群比蚂蚁还小的黑色虫子聚集而成的，它们团在一起，却并不安分地四处爬行，细碎的、不知道来自多少虫子的簌簌声在他的耳膜上跳动。

而在那个“人影”脚下，是一块随意叠起来的、白色偏黄的人皮。

辛立忍不住发起抖来。

他没意识到自己已经可以控制身体了，就只是被恐惧支配着呆立在原地，脑袋里一片空白。

那些虫子游走的幅度突然变大了。

他看到它们汇聚在一起，河流一般凭空向自己流淌过来，“人影”刹那间便塌下去半个脑袋。

它们想钻进我的身体里、皮肤下面，一点点吃掉我。

一个恐怖的想法蓦地跳入辛立脑海，瞬间占据了他所有思维。他这时才能够控制自己的手脚，试图往后倒退。

但此时，他已经能看到最前面的那些虫子，它们狰狞的口器，还有眼中的凶光。

或许是幻想。

周围越发热了，或许人类临死前都无法控制自己的想法。辛立有些无厘头地想到这就像是个蒸笼……又或者是炖汤……

上小学的弟弟说过，他被爸爸妈妈带去吃过一道叫做“套四宝”的名菜，鸭子里面套鸡，鸡里面套鸽子。

鸽子里面套什么，他不记得了，但是要是这些虫子爬到他身体里，那或许就很像了……

我要死了吗？

是啊，我要死了，薛宇涵会死在这里，我代替了他，所以我要死在这里……

可为什么死的是我？为什么不是他？

是我自愿阻止的，你忘了吗？食堂那个餐桌上，薛宇涵的尸体……

我不想看着他死，所以我出声了。

那个笨蛋家里只有他一个孩子，整天只会傻乐呵，他在这里怎么活得下去？

我还有一个弟弟……

但我也不想死。

有人救救我吗？

第98章 接应

0号学生公寓，三楼，309.

陈韶在月光中睁开了眼。

他耳边隐约响起断断续续的呼救声，就像是那个孩子曾经在储藏间里小声呼喊的那样。几乎是本能地，他从床上坐起，看向了声音来源的方向。

或许是【被困者1】留下的残骸太过于弱小，意识完全清醒之后，陈韶反倒听不见那样满含绝望的声音了，但他能听到外面传来的、刺耳的簌簌声，还有水泥地板炸裂的噼啪声。

无数虫子爬过的既视感让他狠狠地起了一身的鸡皮疙瘩。

“咳咳。”

是宿管的咳嗽声，频率比以往任何一天都要来得更高。

一定有什么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

陈韶想到自己一直在等待的辛立，没怎么犹豫，立刻抓起床单，从上铺跳了下去。

窗外的风依旧持续着，窗内的人影才出现不久，慌忙着上演着无法休止的默剧。陈韶跳下来时正好穿过一个虚幻的学生影像，能感受到一瞬间的寒冷。

按照规则，宿舍门依旧没有上锁，陈韶去推门时却能够感受到一股明显的阻力，如果是普通人，要推开这扇门肯定是要费一番力气。陈韶不想在这种事上浪费精力，直接转身把窗户关上，再回头推门的时候就堪称轻而易举了。

热浪扑面而来。

陈韶眼前模糊了一瞬间，才看清走廊里是一片炼狱般的场景，随处可见倒在地上、已经被烧成一块块焦炭的尸体。火焰从四面八方涌来，烧得空气极剧扭曲，却也照亮了整个走廊、照亮了两三米开外的两个人影。

“咳咳。”

他又听见了宿管咳嗽的声音，伴随着咳嗽声，火焰猛地往上蹿了一蹿，那些黑色的小虫子登时便缩了一圈，也逼得另一个矮小些的人影发出一声痛极了的惨叫。

是辛立。

“咳咳。”

咳嗽声从楼梯上传了过来，听起来宿管正在往上走。然而那个【恶念寄居体】依旧锲而不舍地试图朝辛立接近，哪怕身上的虫子一个接一个地在火焰中化为飞灰。

不能直接对【寄居体】出手。

Lv.12和Lv.100的大BOSS分身打起来谁会赢，还需要思考吗？

陈韶看了一眼，确定对方的注意力全在辛立身上，就立刻主动对辛立行使了规则。

下一刻，辛立的身影就在熊熊烈火中消失了。

同时消失的还有陈韶，虽然他不知道宿管会不会管提前离寝的事情，但是他知道绝对不能被【寄居体】直视到。

虫子骤然停留在了半空中。

它本来已经要触摸到辛立的身体了，现在却只摸到了一团灼热的空气。

而宿管已经步履蹒跚地走上了三楼，随着它的出现，原本匍匐在墙边的学生尸体们一个接一个地抬起头来，露出它们被烧得几乎只剩下漆黑骨骼的脸。

那些紧闭着的宿舍门，也一个接一个地被打开了。

学生们的虚影从宿舍里冲了出来，它们原本还是正常人的外表，只不过透明度略高了那么一些，在进入走廊时却在短短数秒内变化成一团焦黑。

和地面上的焦尸毫无差别。

“咳咳。”

宿管老师又剧烈地咳嗽了两声，它盯着【寄居体】只剩下半截的身体，一字一顿：

“学生宿舍……禁止外来人员入内！”

八年级教学楼一楼，器械室。

月光柔和地从头顶的小窗照了进来，陈韶踩着垫子，用床单把小窗蒙上，然后才下去把辛立从垫子最底下拖了出来。

和自己相处了一个多星期的室友正不停地抽搐着，半个身体上都被烧出了燎泡，在陈韶拖拽时甚至直接流出了组织液，让他的手指也黏腻起来。

陈韶本能地皱了皱眉，但好在这样的伤势在九华市不是什么大问题，他随手从口袋里掏出一大把药片，捏着辛立的下颌直接塞进了嘴里。

咽不下去不要紧，反正药片是会融化的。

除了用来祛除【恶念】污染的白色药片外，还有不少陈韶周末去市医院打劫的、用来治疗物理伤害的药，毕竟虽然他用不上，但总有被卷入怪谈的可怜虫需要。

在药片的帮助下，辛立半个多小时后总算安静下来，只是紧皱的眉头还能显示出他有多痛苦。

陈韶曲着腿在器械室门口坐下，等待着天亮。

\*\*\*\*\*\*

辛立缓缓睁开了眼睛。

他的神志还停留在即将被吃掉的恐慌之中，大脑除了恐惧别无他物，眼前也因为刚刚醒来而显得一片模糊。

他僵硬地转动几下眼球，在目光接触到陈韶时，才慢慢有了一点认识。

“陈韶……”他喃喃地念出声来，面容依旧显得有些呆愣。

陈韶一直没睡，听到他说话，就伸头过去，然后就被吓了一跳。

“呜呜呜……”

他印象里一直还比较稳重勇敢的小孩忽然就张嘴哭了起来，哭相还很不好看，一把鼻涕一把泪的，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陈韶僵住了。

他默默缩回了准备查看对方情况的手，又不动声色地往旁边挪了挪，才咬了咬腮帮子，说：“你没事了，别哭了。”

结果辛立哭得更大声了。

你是薛宇涵吗？

陈韶深吸一口气：“你真的没事了，看，天都亮了，等会儿咱们还得上课呢。”

辛立抽噎了一下：“死了也得上课吗？”

“……你没死。”陈韶心里叹了口气，“我也没死，咱俩都好好的。”

男孩怔愣地看着他的眼睛，过了一会儿才想起来低头去看自己的情况。

他的衣服是不出预料被火燎了一遍，虽然时间比较短，没能烧成灰，但也是破破烂烂的了，足以昭示他的记忆没有出错。

“我这里有市医院开的药。”陈韶在他产生怀疑之前解释，“有备无患嘛，烧伤也不是什么大事。”

辛立呆呆地点点头，脑子里还是乱的，对现在的境况毫无认知。他伸手搓了搓脸颊，理智才逐渐回笼。

“……现在是暑假吗？”

说到这一句时，他的声音还在颤抖，然后就慢慢恢复了平稳。

“也对，我出声了，违反了规则，被带到这里也很正常……至少那傻蛋没事。”

“……他是没事吧？”

陈韶摇摇头：“我开学第三周过来的，至少那时候没事，他晚上睡觉也正常了。”

辛立肉眼可见地放松了一些。

“那、那你呢？你怎么会过来的？你不是知道……？”

“因为一些意外。”陈韶当然不能说实话，因此只是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你知道的，这个世界发生什么都很正常，知道得多不代表运气好。”

也、也是。

辛立摸了一把头发，也不在乎发梢给自己手心留下的焦黑痕迹，又连忙问：“那你看见严子了吗？严子承，我们跟你说过的那个学生。”

陈韶这次没遮掩。

“看到了。”他停顿一下，直视辛立的眼睛，“他疯了。”

第99章 自救

疯了。

这两个极为简单的字眼沉甸甸砸在辛立心头。

刚刚经历过一场折磨的男生脸色一下子就变了，他几乎控制不住自己，在反应过来以前，右手就已经伸向了同伴的脖颈。

他在欺骗你。

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冷冷说着。

好好想想，他是真实的吗？别忘了刚刚就有一个同样的声音把你骗了出来。你难道还想上第二次当？

杀人的冲动取代了预料之外的愤怒，他的思维开始混乱，耳边的声音蛇一般嘶嘶作响，如同一道魔咒；对方脆弱的咽喉似乎也变成了一块让人难以拒绝的战利品，正等待着谁去亲手折断。

恍惚间，他听见有谁叹了口气。

陈韶站在器械室门口，对着又一次倒在地上的辛立无奈地揉了揉眉心。

就知道近距离接触【寄居体】造成的污染没那么容易清除……他是不是该庆幸辛立没直接变异？

这样想着，他跟之前一样蹲下来，把更多的白色药片也塞进了辛立嘴里。

直到天色微曦，天空中的眼眸再一次阖上，辛立还是没有醒来。

而陈韶还不能离开。

他对器械室只有一个临时的使用权，在他离开之后，原本的怪谈【被困者1】就会出现，那么昏睡于此的辛立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

他也不能带着辛立离开，且不说要搬动一个毫无意识的人——哪怕是个体重不到一百斤的未成年——有多困难，光说被严子承看见的后果，就是无法预料的。

所以他只能继续等待。

好在大约九点的时候，对方终于醒来了。他在依旧显得冰冷的地面上发出一声微弱的、长长的呻吟，回神的时间比上一次更久。

“醒了？”陈韶随口问了一句，又塞过去几片药，“快点吃了。”

辛立反射性咽了下去，甚至被自己的口水呛了一下。

“咳咳……”

他狼狈地撑着地面坐起来，另一只手捂着脑袋缓了一阵子，紧接着就脸色一变，嘴巴张张合合，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是徒劳地用手臂比划着。

“对、对不起，我没想……”

“我知道，是那个虫子的原因，多吃药吧。”陈韶把装药的一个小袋子扔到辛立肚子上。

辛立讷讷地点点头，又忍不住问：“可是怎么可能？我上次来的时候还……”

“我不知道你上次来的时候什么情况。”陈韶说，“我只知道我这次来的时候，第一天，就撞见了他刚杀完人的现场。”

严子承的危险性毋庸置疑。

“你上次来的时候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现在必须快点毕业离开，这地方太危险了。”

辛立依旧难以相信陈韶的话，但他终究还是个相对成熟沉稳的孩子，缓了一会儿劲儿之后，慢慢回忆起来。

他到达学校的那天在下雨。

“那时候白雾刚刚过去，弟弟生病了，妈妈带他去看病之前，让我在家里待着不要出门。但是我担心严子在学校里时间拖得越久就越危险，就自己偷偷溜出小区，去了学校。”

“我刚到学校门口，就有老师喊我进去，说实话我当时挺害怕的。”辛立坦率地说，“不过我总觉得那时候逃跑了会很惨——而且我之前在学校里都挺听话的。”

总之他安安分分地跟着老师进了校门，虽然那时候他已经有点后悔了。

“那时候学校让我很不自在。”他垂下眼睛，陷入了回忆，“明明看上去和平时上学的时候没什么差别，但是我总觉得有人在看我，带我进去的老师也在看我，虽然他压根没回头。”

“可能是因为下雨了？天很暗，地面上的影子也特别黑，我从林荫道那边过去的时候都差点踩到树的影子。还有一种很重的焦糊味儿，闻起来很像是我们家冬天楼下烧的火堆。”

“然后、然后我就看见了严子。”

“有好多同学在操场里，”他突然压低了声音，像是在恐惧着什么，“看台上坐满了人，还有很多人往上挤，有几个从最边上掉下去了，好像还砸到了其他人。跑道和草地上也全都是人，我听见有人尖叫，还有人在笑，足球门上挂着一个人……”

说着，他急促地呼吸了几下。

“严子他……他也在看台上，好像受伤了？我看不清，但是他捂着肚子，腰弯得很厉害。”

“我很想过去看看情况，但是马老师不让我继续看，还拽着我的胳膊往边上跑……啊对，你不认识马老师，马老师之前辞职了，我也是因为这个才知道投诉其实……”

辛立没有继续说下去，他沉默了一会儿——实际上只有十几秒，但在陈韶的感知中却格外漫长。

“总之，之前带路的老师不知道去哪儿了，马老师把我拉到校医院。我被她从窗口塞进去，她让我去二楼躲着，等到明天再出来，然后就走了。”

“那个时候校医院完全就是空的，可能暑假医生都放假了？但是我也不敢走来走去，也没法儿出去——马老师走之前找东西把窗户全都抵住了，可能就是害怕我溜出去……”

“然后又过了一会儿，我也不知道多久，严子就过来了，他好像知道我在哪儿，扒着窗户喊我名字，问我怎么来了。我说来找他，他就笑，笑了一会儿又说这里不能待久了，等老师他们反应过来录进档案，就走不了了。”

“他把窗户打开，我就顺着窗户又爬出去，他带着我往校门口跑。路两边有人死了，血洒得哪儿都是，我差点被一个同学绊倒，他身上被捅了十几刀……”

辛立的呼吸又不自觉急促起来，不得不再一次停下来休息了一会儿。

“不过严子拉住我了，我、我踩着他继续往前跑。旁边还有人在打架，有人拿着刀子，不过幸好没人注意到我们，我们就从林荫道那边过去，看见宿舍那边着火了，火从窗户口窜出来的，整栋楼都黑了。”

“所以我们从围墙边上绕过去了，好不容易挪到学校门口，又看见有几个同学趴在门边上，看上去很想出去的样子，但是他们一看见我们过去，就跑到了一边……”

他突然卡住了，长久以来被掩埋在记忆深处的场景清晰地浮现在他眼前，打架的人特意躲开的动作，门口那些人面对他和严子承时的神情和举动，哪怕他是个十几岁的小孩，都能看出来恐惧。

“……他们害怕严子。”辛立干涩地说，“但是……但是这也不能说明他疯了吧？”

他依旧试图替好朋友辩解：“这里太危险了，他总不能只会挨打……”

陈韶说：“说完吧。等下我再给你解释。”

辛立闭了闭眼睛，说出了自己是怎么离开的。

“我问严子能不能一起走，他说除非有人愿意代替他留在这儿。我想我家里小孩儿多，而且就算我不在了，爸爸妈妈他们也不会伤心的，顶多觉得我转校了，但是严子他爸爸就严子一个，所以我说——”

“我说我可以留下来，等再过两星期，他再过来替我，这样我们就都能好好活下去了。”

陈韶接着他的话说了下去：“所以，他让你离开了。”

假设当时辛立说出的话触发了严子承身为【堕落者】的那个点，或许一切就都会不同。

是辛立自己救了自己。

第100章 白雾

就像是思想老师在试图“拯救”羔羊，严子承在其疯狂之下，也有自己仍保有的一些温情。

或许这就是他们没有被完全同化为【恶念】一部分的原因。

当然，也可能恰恰相反。

“我去报警了。”辛立喃喃道，“但是他们说学校假期没人，可能是我学习压力太大产生的幻觉，让我去医院看病。”

预料之中的处理结果，市务局最大的作用不过是事前的预防和事后的补救，他们干涉怪谈的能力没那么强。

他说完整个故事，就陷入沉默，坐在器械室地面上，眼泪啪嗒啪嗒地往下掉。

辛立不是个傻子。恰恰相反，他比大多数同龄人都更成熟也更聪明。如果说之前对严子承的印象还因为担忧和恐惧而被添上了一层滤镜的话，那么现在，在重新审视那一段经历之后，一些破绽就显而易见了。

陈韶不会安慰小孩，甚至实际上他身体中的一部分正不悦地抱起了胳膊，对他这副哭哭啼啼的样子有些恼怒——被惯坏了的孩子不会体贴另一个孩子的痛苦，只觉得厌烦。

他在思考刚刚辛立话语中的信息。

白雾过后的第一个雨天，假期学校会迎来一场混乱。操场会开启，学生们被大面积污染，连教师都投入到了和【恶念】污染的对抗之中，【0号宿舍】也开始失控。

但是这并不能让学生们离开学校，原因在于档案——在严子承的说法中，辛立在没有被录入档案之前都是可以随意从校门进出的。

那如果有人把学生的档案毁掉……是否就意味着这名学生也可以离开？

但是档案在教务处，只有每周一早上领取成绩单时，学生们才能进入。此外，顾姐这样的老师也可以。

而白雾……

陈韶来到这个世界后只经历过一次白雾，就是哥哥带着他在浴室躲避的那一次。

但那之后足足隔了一个星期才下雨，就是7月21号，陈韶开始住院的那一天。

所以很难说白雾和失控有没有什么关系，毕竟它对怪谈是有伤害的。

如果白雾能影响学校内部的话，那就说明陈韶之前对时间的推算是错误的：他并非在暑假的第二个星期来到这里，而是第一个星期；白雾那天是7月13号、周一，而今天是周六，也就是说后天就能证明这一点。

倘若这一点得到证实，那就说明留给他、其他天选者和所有学生的时间都不多了……

每个年级失踪的学生那么多、活下来的却那么少，是不是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陈韶还想到另一件事。

在经历幸福超市怪谈时，在去市务局的那一次，哥哥曾经告诫过他不要来假期学校。

真的只是因为这里很危险吗？

陈韶迟疑了片刻，摇摇头把这个想法放在了一边。

不管哥哥隐瞒了他什么，他们都是家人，而家人是不会相互伤害的，不是吗？

辛立的哭泣还没有停止，仿佛他的两只眼睛是两个关不上的水龙头。陈韶揉了揉眉心，挑拣着说明了对方需要知道的事情。

大约十点多，他们终于结束了这一冗长的沟通。陈韶带着辛立去教师公寓匆匆取了腕表和学分卡，又在第四节上课前把新得到的消息告诉了已经到来的七八个天选者。

接下来——就是等待。

\*\*\*\*\*\*

周一上午陈韶只上了一节课。

早在凌晨，他就把辛立扔进了食堂二楼，告诉他在腕表时间到达十二点整的时候再出来。而在第一节下课之后，他就立刻离开了教学楼，转头回了学生宿舍。

陈韶对白雾知之甚少。

他没能从市务局和家里得到任何关于白雾的资料，所有人和怪谈都对此讳莫如深。他不知道白雾什么时候会出现、出现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被选中的猎物是符合或者违反了哪一条规则。

唯一可以了解到的是，它能伤害、乃至于杀死怪谈。

也就是说，陈韶依旧有可能成为被选中的猎物。

所以比起需要每节课间都要到走廊里去的教学楼，全天开放、不会限制时间的宿舍更加安全。

起码从周六凌晨的事情来看，0号学生宿舍对其中居住的学生确实有一定的保护。

虽然走廊上的同学们制造的噪音是真的烦人。

腕表时间来到9:43时，白雾到来了。

陈韶时刻注意着窗外，他敏锐地注意到外面透明的空气忽然有些模糊，他放在窗沿上的手指感到细微的湿润，最明显的是一种浓烈到刺鼻的甜腥味道，冲得叫人头晕。

他立刻关严了窗户，仿佛听见脚下的宿舍楼发出一阵年老失修一般的吱呀呻吟声，窗户边缘开始一点点变得乌黑，淡紫色的窗帘布也从角落开始卷曲……

宿舍楼在反抗……

这是否意味着，白雾选中的猎物就在楼内？

陈韶警惕地往后又退了一步，暂时不打算用自己的小身板和白雾硬碰硬。

但是他的警惕是多余的，十点多的时候，白雾虽然涌入了这个寝室，但并没有对陈韶造成任何伤害——除非被摧残的嗅觉也算的话。

上一次陈韶很确定白雾没有任何味道，顶多有点极轻微的血腥味，所以这大概又是独属于怪谈的独特感官。

以及，这种程度的香味，有点让他想起来有一次大学职业规划课上，有一个女生可能是喷了全身的香水味道。

是馥郁的花香。

陈韶稍作犹豫，推门离开了309宿舍。

走廊里现在安静的不像样，几个小时前还哐哐作响的宿舍门全都偃旗息鼓了，连顶灯都显得有些暗淡。

陈韶顺着走廊，一扇扇门推过去，没有发现异常就换一个楼层。而在推到423寝室时，他感受到了门上不同寻常的热量。

他并没有选择推门进去，而是站在门口倾听里面的动静。

理所当然的，剧烈的心跳和喘息，里面的学生在恐惧。过了两分钟，这两种声音就突然消失了，门板上的热度也骤然下降。

顶灯的亮度更低了一些。

十一点，陈韶回到自己所在的寝室，看到外面的雾气依旧浓郁，那股腥甜的花香反而清新了很多，不再那么令人作呕。

直到接近十二点，雾气才完全散了。

陈韶这时候才又走出309，重新回到423。

宿舍的格局和布置都是一样的，但铁架子床上已经有了火烧过的黑印。距离窗户最远端的床上有一摊略显脏乱的校服，而校服的主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宿舍楼外也开始让人不安了。

辛立说过的一切都开始显现，扩大变深的影子，操场大门上生锈的铁锁，还有出现了裂痕的教学楼，以及玻璃窗都几乎被打碎了的超市，充分说明了一场白雾过后，学校已然失衡。

距离21号还有……

他突然停下脚步，抬起头看向东方。

“哥……？”

第101章 危机四伏

就在刚刚那一刻，【家】变得完整了。

陈韶突然想起来今天不只是白雾来临的时刻，还是他正式加入【家】的那一天。

在真正的7月13号，陈韶只感受到自己沉溺于一个庞大的、温暖的意识之中，而现在，从半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他已经能感觉到一团黑沉沉的情绪的虚弱，还有只在这个家里占据了一小部分、不仔细感知甚至无法意识到的人类的情绪。

充满疑虑，压抑着的恐慌，还有不自觉的信任和依赖。

还有在南边和西南边的另外两个情绪，其中一个有些焦躁，另外一个则相当悠闲。

这种感知也只有一瞬，或许是因为白雾破坏了学校和外界的隔断，也可能是因为怪谈发生变化时的感知尤为明显。

陈韶的思维却被牵引着往家庭事务上一路狂奔，他满脑子都是“美食城给员工的午餐为什么那么挫”“是不是应该给老哥带个点心回家补补身体”，甚至因此忘记了自己身在何处，忘记了危险就在眼前。

他突然又感到一阵不合时宜的委屈——他已经在过去的学校待了整整两周，没有妈妈的嘘寒问暖，没有爸爸的默默关怀，也没有哥哥的时时陪伴。

他连只兔子都没有。

兔子在家睡得好吗？它还会不会害怕电视？

哥哥在大学里有没有不开心？它有没有饿？

妈妈新来的上司好说话吗？做家务是不是累了？

爸爸还有多久回家？

陈韶有些恍惚地站在八年级教学楼下，脑子几乎被搅成了一滩烂泥。

当他回过神来时，看到严子承正站在他面前，眼神在他脖子和心脏上打转。

“……你不去上课吗？”

陈韶抬手看了一眼时间。

腕表的时针已经指向了接近两点。

严子承答非所问：“你让辛立一直待在有人的地方？”

不然被你抽空抹脖子吗？

“他才刚来，这样安全一点。”陈韶回答。

严子承的眼珠转了转，似乎接受了这个说法，很快就从楼梯口消失不见了。

陈韶长出了一口气。

他已经意识到自己刚刚的不对劲是为什么——

副作用。

或者说，规则限制。

【家】给【家庭成员】带来避难所和力量加成，但同时也对家庭成员所有限制。不能相互攻击这些只不过是最基本的、最表面的要求，对不同的家庭成员也有人设上的限定。

孩子当然不能离家太久，他们会很容易想念家人，甚至嚎啕大哭。

这就是成为怪谈的代价。

所以……等他上大学的时候，如果他还保持着这种外表，难道要拖家带口去吗？

陈韶再次叹了口气，把这个插曲丢在脑后，也往楼上走去。

学生们已经在教学楼里到齐了，陈韶惊奇地发现他们居然没有什么情绪波动，依旧和往常一样，安安静静地等待着下午第一节课的老师到来。

八年级的七个天选者学生也都出现在走廊里，辛立和他们待在一起，看起来全都平安无事。

直到刷子他们跌跌撞撞从楼下跑上来，几双眼睛焦急地在人群中扫视半天，甚至莽撞地推开了好几个排队的学生，确定检查完所有人之后，无措地停在了原地。

笑笑失踪了。

“她被花神带走了。”辛立站在陈韶身后小声说道。

陈韶来不及哀悼、猛地回头：“花神……？”

辛立快速看了看四周，注意到天选者们虽然没有看过来，但距离都很近，就紧张地贴近陈韶的耳朵，小声说：“你不知道吗……啊对，你是转学过来的。我妈妈说，山上有花神，她们会庇护九华市，所以我们不能摘花……每次白雾的天气，都是花神在找新的侍花人。”

听起来像是会被西门豹砍上家门的迷信故事。

“我确实没听说过。”陈韶简短地回答，“能多说点吗？”

但是辛立知道的也并不多。

“那……被花神带走的人还会回来吗？”陈韶问。

辛立摇了摇头：“不知道，其实我也是第一次看见真的有人被带走。”

“我甚至是第一次听见花神这个词儿。”

辛立的声音压得更低了：“我妈妈说，市务局在扫除封建迷信，他们说过花神不存在，不让我们聊。”

他停顿了一下。

“不过，山上那边好像每年都会举办花神节……是二月初二。”

花神真的是个新鲜词。

陈韶在县志里没看到任何与此相关的字眼，“鲜花锦簇”也不过是个常见的形容词，或许是市务局删除了……

也或许它本身就是最近十几年才发展来的怪谈。

而花神节……

陈韶再一次尝试祈祷天选者的其中一个任务不会是去花神节上捣乱。

毕竟它听上去就像是九华市最大的怪谈之一。

两个学生很快结束了这段简短地谈话，旁边的天选者们也默默收回了竖起的耳朵，相互交换了几个眼神。

下午第一节课开始了，陈韶看见顾怡静抱着语文书走了进来，拿起一根白色粉笔。

但她并没有往黑板上写字，而是诡异地将粉笔头停留在黑板的表面，整个人都僵住了。

然后她开始往后退，粉笔头也放回了讲台桌面上。

“提前下课。”顾怡静转过身来，所有人都看见她身后震动的黑板，还有出现在黑板中央的一个突出的血手印，“我会向教务处申请这节课的学分……现在，下课。”

陈韶仰起头，看见风扇的扇叶上开始出现吊死者的虚影，天花板上的血痕也慢慢显出了踪迹。

学生们迅速站起来，有条不紊地离开了教室。

第二节课也不太平，教室里的挂钟开始以异常的速度往后疯狂旋转，让人怀疑它或许会磨出火化；腕表也不甘示弱地剧烈震动起来，陈韶的手腕都几乎被震麻了。

但腕表的时针一直都坚守在正确的位置，顶多前后移动一个格子，就会迅速复原。

陈韶第一次以一种奇妙的视角去看待【现在】的学生们——他甚至还看见了约书亚，他装得就像是一个真正的好学生，正睁大了眼睛去询问一个接受过九年义务教育的人都会了解的常识。

然后，在【现在】课堂热闹的讨论声中，陈韶听到自己右手边传来一阵高频的咔哒声。

讲台上，这节课的老师和顾怡静一样，立刻宣布了课程的中止，但是这已经晚了，陈韶看到咔哒声的来源、那个学生，他消失了。

他没有出现在【现在】的班级中，给普通学生们一个充满神秘色彩的惊喜，就只是消失了。

黑色腕表掉落在地面上，激起一阵灰尘。

“他今天上午没来及去校准……”另一个学生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了几个字，连手指都在剧烈地抖动。

腕表的作用是把学生固定在这个时间段……

陈韶的脑海蓦地闪过这个念头，他跟着其他学生一起往教室外面走，路过那个学生消失的地方时，弯腰捡起了那块已经静止了的腕表。

或许会有用。

第102章 突围

接下来的几天也都不安生，白雾似乎给学校带来了非常严重的伤害，连最弱小的怪谈都能够逃脱束缚、将学生们视为猎物。

光陈韶看见的，都不止黑板上的血手印和头顶上的吊死鬼这两个，他甚至有一次踩进了第十三个台阶这种对学生来说不要太熟悉的校园灵异故事——幸好陈韶的规则决定了他对这种【围困】类型的怪谈存在天然的克制。

而曾经令陈韶垂涎欲滴的那张脸也不甘示弱地接连出现在他教室和宿舍的窗外，浮肿的脸颊上镶嵌着两颗颜色过于分明的眼珠子，然后，不算久违的食欲就又浮上陈韶心头。

现在，学校像是一个真正的鬼学校了。

庇护。

陈韶咀嚼着这个字眼。

辛立说九华山花神是来庇护人类的，按照怪谈的生成原理来说，它理应对人类有所保护——至少在有“祭品”的情况下是这样。

但是现在明显不是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关于【花神】的事情，或许不能太听信传闻。

这样的思考并没有在他脑海里存续太多时间。目前来说，他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看自己能否赶在那天之前离开。

距离7月21号还有8天。

7月16号，周四，下午最后一节课，陈韶在听到下课铃响后就立刻推门离开。

他踩过门边溅射状的血痕，顺手在最后一个天选者班级之星的投票表上签了字，然后穿过墙壁已经开始泛起霉斑的走廊，转到文科办公室门口。

那扇原本光亮如新的木门此时也显得有些破旧，岁月的斑驳痕迹和一点点黑色的胶质横亘其上，仿佛昭示着很快就要被侵蚀碎裂的结局。

咚咚。

办公室的门在十几秒后打开，伴随着开门的动作，那些黑色的胶质体被震了下来，碎屑一般堆积在陈韶脚边。

那是虫子们的尸体。

顾怡静又有些憔悴的脸从昏暗的办公室里出现，里面没有开顶灯，只有夕阳的光从窗户斜射进入，没有完全合拢的窗帘布在地面上留下一道厚重的阴影。

陈韶闻到一股淡淡的血腥味。

“怎么了？”顾怡静低声问，声音显得有些嘶哑，“有新发现？”

她后退一步，把办公室里的场景完完全全展示出来。

文科所有老师都还在这里，陈韶来得太快，他们还来不及下班回公寓，此时都唯恐避之不及地从另一扇门匆匆离去，转瞬间就只剩下顾怡静和另外一个面露担忧的本地老师。

几个身上带伤的学生拘束地站在顾怡静工位边上，大半都犹疑且警惕地朝门外看了过来。

仅仅三天，原本还算井然有序的学校就变了个样子，还算得上是友爱互助的学生们比之前更加警惕、攻击性也更强。几个潜藏的【堕落者】甚至直接没忍住在教学楼里就对同学下了手，理所当然的，他们全都被政教处主任逮了个正着。

但这不代表暴力冲突不会继续。

“我200分凑够了，想申请毕业。”陈韶压低了声音，“守则说让你们不要随意接触学生，你又忘了？顾经理？”

“可他们都是我的学生，我是他们的老师。”顾怡静快速回了一句，语气笃定，不容置疑，眼神也没有丝毫动摇，但随即，她的语气又软化了下来，“放心，我知道要怎么做……咱们这边的学生不是已经和我合作了吗？成功率总比普通学生高一点。这次不行，我还有其他机会。”

至于其他的，例如结束后是否还能离开的事情，她则闭口不言。

她转身回到工位上，和那边等待的另外一名华国天选者学生说了两句话，就转回来把一份早就写好了的申请书交到陈韶手上。

“别管我了，快点走吧，到……还不知道会发生什么。”

她轻轻推了陈韶一把，像是催促，没有半分希望陈韶能留下来帮她的意思。

然后，那扇门关上了。

陈韶捏着手上的申请书，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有人从背后迅速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

陈韶没有回头，而是直接走向另一侧的楼梯，把孩子们的嬉笑声和呼唤甩在了身后。

教务处一般只有周一早上才会开放，其他时候学生们只能看见雪白的墙壁，但是这一次，陈韶拿着那张印有花束校徽的申请书走过去，就看见一段残破的楼梯堪堪挂在墙壁上，破旧的大门向他敞开。

“老师，我想申请毕业。”

忙碌着的教务处老师们齐齐停下，每个老师的其中一面都朝向大门，不同的脸庞上印着同样的喜悦。

“让我看看。”赵老师抽走了那张申请书，对着上面的学分和奖项露出了满意的神色。

但它还是提醒了：“每年只有一次申请提前毕业的机会，你决定好了吗？”

“如果考试失败的话，有其他代价吗？”他问。

赵老师笑了：“再留一年而已。”

说着，它在申请书下面的第二个空栏签了字，顺便盖上红章。

陈韶眼前忽然一阵模糊，原本多手多脸的非人形象忽然转化为一个带着黑框眼镜的年轻男老师，他左手把陈韶的申请书交回，随即右手扶了一把因为低头写字而险些掉落的镜框。

陈韶后退两步，又扫视了教务处一遍。

教务处的四面白墙上全都开了窗户，米黄底色绿草下沿的窗帘和窗台上的各色摆件相映成趣，曾借给顾怡静衣服的王老师坐在工位上伸了个懒腰，略显疲惫地揉了揉眼睛。

“除了科任老师和教务处的签字以外，你还得去找钱主任。”赵老师走到窗边，朝外面指了指，“政教处就在食堂对面，操场旁边。”

陈韶意识到这代表着自己可以看操场的情况——如果申请毕业代表着自己更加融入了【岭前书院】的话。

他慢慢把视线上移。

赵老师说的没错，那座白色小楼就在操场边上，只有两层，楼房的墙壁上爬满了某种陈韶不认识的植物，与政教处主任的作风格格不入。

而操场，那些旗杆、看台、跑道和面积相当标准的足球场都已经消失不见了，一群黑压压的虫子顺着那些植物一只只地往上攀爬。

他突然想吐。

第103章 试卷

【岭前书院】在试图“接纳”他。

要判断出这一点并不耗费什么力气，无论是改变的视觉和对【恶念】生理性的厌恶都将其充分彰显。

而这也并不难理解——将学生孕育成人成才，本身就是一个正经学校的目的。换言之，越符合学校的要求和目的，也就越接近它本身。

陈韶有预感，在通过毕业考试之后，毕业生们将彻底与【岭前书院】绑定。当然，这种绑定不同于【家】和【家人】的亲密联系，而更倾向于藕断丝连。

但这也并不是什么坏事。

陈韶和赵老师道别，一步步走下教学楼楼梯。

政教处钱主任就待在那座二层小楼门口，她在陈韶眼里也变得像个正常人一样了，章鱼触手似的脑袋也变得普普通通，有些凌乱的短发泛着棕色。

“拿好申请表，闭眼，到了校长办公室再睁开，你会知道怎么走的。”

钱主任说。

陈韶便安静地闭上眼，起初的一分钟还有着学生匆匆走过的脚步声和窃窃私语，随即无数昆虫甲壳相互撞击和口器吸吮的嘈杂音调迅猛地钻进了他的耳道，让人毛骨悚然。

再然后，陈韶听到了很轻很轻的水流声。

校长在分割校区的河道中心。

陈韶抬起了右脚。

咚。

经过一段时间的行走之后，陈韶感觉到脚下的触感蓦然从略显温软的草地变为了发出清脆响声的小道——大概率是木板——那些让他起了一身鸡皮疙瘩的嘈杂声音也不知不觉消失了。

这算是到了办公室吗？

陈韶不敢确定，他试探性往四周伸了伸胳膊，手指触碰到一个略显坚硬的物体。

从形状来看，是栏杆。

耳边的水流声越来越清晰了，陈韶甚至听见有什么东西掉落进水中的咕咚声，或许是一块石头。他右手捏着申请单，左手摸索着，一点点往前移动。

手边的栏杆一直在转弯，配合上水声，让陈韶想到绎思园的湖景。

他或许在桥上。

这样想着，陈韶又一次抬起脚。

！

他立刻拽紧了栏杆，险而又险地收回那只左脚，才没有直接在未知的地点上演一场五体投地的搞笑戏码。

他差点就踩空了。

骤然来袭的失控感让陈韶的心脏也不由加快了跳动，他站在原地定了定神，比先前更谨慎地一点点往前挪动。

直到他的脚尖触碰到台阶。

陈韶紧接着蹲了下来，摸索着到了墙边，又确定自己已经进入了门的范围内，才终于睁开眼。

长久的闭合让陈韶感觉周边的光线有些过于刺目，他眯着眼缓了一会儿，才看清眼前的东西。

没有校长。

或者说，除了他以外没有任何一个具有人类形态的存在。

眼前是一个单层木质小楼，装潢和绎思园的画室有些类似，同样的复古风格——当然也许本身就是古代建筑——它那联排的门全都折叠着，让四周的白色雾气在室内飘扬。

雾气，准确来说是烟雾，它来源于这栋提名为“明德轩”的小楼中央的香炉中。一个宽袍大袖的人影在烟雾的掩映下看向门外，显得有些模糊。

那只是一副画像，而在画像前面，还有一座牌位，上书[先师戴明之之神位]八个大字。瓜果贡品也一应俱全。

除此之外，小楼四周都空荡荡的，除了水里时不时跳出来的锦鲤之外安静得不像是个怪谈的核心位置。只有左侧放着一套红木桌椅。

至于其他的，陈韶没敢多看。毕竟即便是对不太重视礼节的现代人来说，贸然在人家办公室里翻箱倒柜、贼眉鼠眼地观察，也算是相当不礼貌了，何况是怪谈中的学生对老师？

先假定那座牌位就是他要找的校长。

“您好，校长，我是来申请毕业考试的学生。”

室内依旧一片寂静。

陈韶这才抬脚往里走，随着他离牌位越来越近，香炉里本就所剩无几的线香迅速烧成了灰烬，他感觉到手心一重，三段线香取代了申请书的位置。

感觉像是突然从恐怖灵异的片场穿越到了修仙世界……有一种上去烧个香磕个头，就会被不知道多少岁的老校长传授什么高深的修仙秘籍的错觉。

陈韶思路飘了一瞬，又立刻拉回来。他也没犹豫，而是直接走上前去将线香点燃，插入香炉，又跪在蒲团上叩首。

等他结结实实磕了三个，再抬起头来，就看见左侧的红木桌上出现了一张崭新的试卷，以及用于答题的钢笔。

[

九华市综合学校 初中毕业生 学业考试

出题人：戴立

考生姓名：陈韶

学号：201003563

时间：2020年7月16日

考生注意：

1. 本试卷共三部分，其中：

第一部分为初中学业知识考核，共100道试题，500分；

第二部分为社会实践考察，共10道试题，300分；

第三部分为毕业论文写作，共1道试题，200分。

试卷单科及格线为总分×60%。

2. 考试时间48小时。

3. 答题时，考生务必按答题要求在答题纸上规定的位置作答，在草稿纸、本试卷上答题一律无效。

4. 本考试严禁作弊，必须由考生独立完成所有答题，否则立刻予以开除处理。

]

第一部分没有什么难度，陈韶本来就有底子，这几星期又基本把初中的课本都翻了一遍，九年级的教科书也从其他天选者那里借来了片刻。他大约花费了三个多小时的时间就完成了。

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才是重点。

[

第二部分

1. 简答题：请列举至少五名特别教师的姓名及职责范围。

2. 简答题：请大致论述0号学生公寓的基础规则及故事线。

3. 简答题：请说明至少十条教职工或班干部的工作守则，并提出你的意见。

4. 简答题：请列举至少三个教学楼内部的怪谈，并说明其规则触发点。

5. 简答题：请提交至少一名你发现的被侵蚀者的姓名与学号。

6. 论述题：请详细论述被侵蚀者的具体表现和防范机制，及如何避免成为被侵蚀者。

7. 论述题：请详细论述新时代德育与智育的平衡关系，并据此对本校的教育提出修改意见。

8. 论述题：请详细论述奖惩制度对学生教育的影响，并据此对本校的教育提出修改意见

9. 实践题：消灭被侵蚀者。

10. 实践题：消灭非本校的怪谈。

]

[

第三部分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拥有坚定的志向才能保证你未来的道路不会轻易偏移。说明你的志向，并承诺你将永远践行。（无字数要求）

]

第104章 实践题

终于来了。

陈韶看见第三部分的要求时，心里反倒踏实下来。

校训的其他部分不管是在正常时间段还是在假期内，全都有所体现，只有“立志”这一项一直都没出现。

而现在看来，这或许就是【岭前书院】能够给予毕业生的最大馈赠了……

保证未来的道路不会轻易偏移，听上去就像是给人类容易受到污染的认知加上了一层清醒buff。

但是很难讲这个志向本身对毕业生来说会是什么程度的认知污染……

陈韶揉了揉太阳穴，决定暂且把最后一部分抛在旁边，提笔作答。

第二部分的前八道题对陈韶来说没什么难度，这些东西在过去的两个多星期之内都已经被他探听完全的。即使是教务处老师的情况，也有顾怡静时不时的通风报信。而对自己不太熟悉的东西东扯西扯水字数，也几乎是一个写过毕业论文的大学生的应有水准了。

只有最后两道实践题可能需要多加思考——答题卡上没有任何答题空间，只有两个校长签字的空栏，看上去是真正的“实践”。

能拿高分还是要尽量高分，虽然不清楚到底会不会有用、具体有什么用，但是陈韶想，“优秀校友”总比“校友”来得好听一点。

毕竟，机会或许只有这么一次。

【堕落者】和怪谈。

对于前者，陈韶有一个相当具体的目标——严子承，但是辛立或许不会想看见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死在另外一个朋友手上……

他确定以及肯定辛立听到这个消息会哭半个小时以上。

而其他堕落者其实也目标明确，他们比严子承还更不会伪装自己，费的力气也绝不会比解决严子承更大。

只不过这个时间点决定了陈韶必须明天再动手。

对于后者，陈韶猜想自己消化掉的【被困者1】估计不作数，毕竟那发生在【未来】。所以，是时候去看看那张脸的主人了。

而第三部分……

什么志向能拿到高分、容易遵循、并且不会对他日后的行动造成太大约束和影响？

永远记得自己是个人？

——对怪谈来说或许算是志向，但是对人类学生？还是算了吧，不能冒险。

成为一个合格的守护者？

——概念太宽泛，万一之后在规则诱导下见人就救，市务局估计能乐开花。

当然，这不是说他不愿意救人，但是至少得在保护他自身的前提下……他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且他也确实没那么想死。

一个个或许有用的目标从陈韶脑海闪过，但是他很快意识到那个对绝大多数学生都充满吸引力的“无字数要求”可能是个陷阱。

想想看，如果一个人兴高采烈地写下“成为一名知名漫画家”，他会不会最终因为剧情太狗血离奇而成为许先生的同类？

这只是一种可能，但是最好不要忽视它。

所以，不要用太简短模糊的描述，也不要只写一个，用的限定词越多越好。

陈韶暗自叹了口气——没出声，他不确定“老校长”是否是个古板的老学究，对自己的学生严格控制的那种。

说实话他不太想现在就做出决定，出去问问其他老师或许更稳妥，但是谁也不知道离开的机会有几次……万一他只有出去做实践题的机会，现在不写最后一题那就是交白卷了。

他权衡了很久，才一笔一划地写下自己的答案。

[……我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能够保护我的家人、让他们觉得快乐的存在，让父母兄长不为我而感到担忧与伤神……]

——没毛病，这和【家】的规则完全吻合，和世俗观念也贴合。

[……在不让父母担忧的情况下，做一个乐于帮助朋友的人……]

——帮助朋友，而不是陌生人。天选者都是他的朋友，也没毛病。

[……学海无涯，我会不断学习新的知识，督促自己进步……]

——为什么越来越像是初中作文了。

[……在这样的基础上，成为一名知名的……]

——知名，而不是优秀，黑红也是红。

但是，知名的什么？工程师？演员？怪谈？市务局合作单位？

蓦地，陈韶提起笔，鬼使神差地写下了一个答案：

画家。

他打了个寒颤。

【提灯女】在他脑子里，它需要一个画家。

但是我从、来、没、有学过画画，除非机械绘图和CAD也算。

陈韶盯着那两个字，深呼吸了一阵，用力地把它们划掉，换成了“驯兽师”三个字。

——他有一只很听话的兔子，还可能拥有很听话的松鼠，他爸爸在森林公园工作，完美符合，甚至不需要他自己做什么努力。

[……感受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最后简单升华一下，绝妙。

写完这些，陈韶放下笔，转身走向门外。

腕表时间已经来到了凌晨一点，如果他现在出去，或许能跟那群【寄居体】撞个正着。

于是趁着这个空档，他才有功夫仔仔细细地观察了一遍校长室周边的情况。

毫无疑问，这里并不是现实——或者至少不在陈韶熟知的学校所在区域。

这里很亮。

但没有月亮，也没有太阳，就只是自顾自亮着。

他目光所及之处全都是蔚蓝的湖水，挤挤挨挨的荷叶、荷花、锦鲤、薄雾，以及蜿蜒曲折的红色小桥，都更像是他刚刚脑子抽筋想到的神仙居所。

但是神仙养的鱼应该不会吃人，也不会自相残杀。

陈韶的目光从时不时跳起的锦鲤嘴里那些寒光闪闪的利齿上掠过，不远处的一片荷叶突然从根茎处折断，转瞬间就浸没入湖水之中，很快涟漪也都消散了。

直觉提醒陈韶，这其中必有问题。他谨慎地往外伸了伸脚尖，又一厘米一厘米地把身体挪出去，确定不会有问题了，才跑到栏杆边上，蹲下去看那些荷叶。

每一片荷叶上都刻着不同的字符串……

他想他明白这代表了什么了。

等到三点整，陈韶才再次踏上小桥，重复了来时的经历。

那些恼人的簌簌声卷土重来，陈韶甚至有一种虫子们挥舞着坚硬带甲的黑色节肢在他神经上行军的错觉。

又或者不是错觉。

他睁开眼，月亮已经高高地挂在了头顶，政教处后面的虫子们已经爬到了楼顶，几只黑虫从屋檐边上掉下来，正趴到陈韶鼻头。

艹。

陈韶立马感觉浑身都起了鸡皮疙瘩。

但他没有伸手把那玩意儿拍下去，因为在此之前，严子承已经站在他旁边，用指尖碾死了那只虫子。

陈韶抬头看了一眼月亮。

第105章 严子承的结局&点心

人类不应该能够在月光下活下来。

哪怕是被【恶念】污染的堕落者，他们严格意义上还具有人类的基本特征，顶多算得上是被改变了认知的人类、走狗或者伥鬼，能够被物理手段伤害乃至于杀死，而非【恶念】的一部分。

至少陈韶见过的【堕落者】是这样。

也就是说，眼前的严子承，大概率不会是一个人类。

又一个错误。

一只只黑虫不断从房檐上掉落，似乎已经因为和书院的对抗而失去了活性。严子承着迷似的紧紧盯着那些虫子的尸体，一个个地用指尖掐成碎屑，又或者用鞋底碾碎。

昆虫尸体破裂的声音甚至令陈韶有些不适。

所以，严子承知道自己死了吗？

又或者说，它知道自己不是一个人吗？

陈韶盯着对方的神情，安静地往后退去。

7月17号这个白天乏善可陈，除了又和天选者们单方面地沟通了一次情报、以及谨慎起见上了四节课之外，他只向这里原本的学生询问了严子承的事情。

陈韶本来不对此抱有什么希望，毕竟从严子承的话来看，光他自己前一年都砍了几十个同级的学生，一年进来的学生可能都没有这么多——这又一次提醒了陈韶他哥可能在驴他——很难讲和他同一时段进来的学生还剩几个，但是出乎预料的，真的有人记得他。

他以一顿饭和一身衣服的代价换取了这个消息。

“那时候挺乱的，活下来的没几个，没死的基本上也都毕业了。”那个学生说，“那个男生，他最开始很沉默，不太爱说话，总是一个人，所以……被欺负得很厉害。”

“老师在教学楼外面基本不管事，他们把人往操场那边拖，血流了一地，我们都不敢继续看了。”

“谁都以为他肯定死了——那种出血量不可能活下来的，我见过。但是第二天他就来和我们一起上课了，看起来……很健康，然后那些怪物就一个个全死了。”

说着，他比了一个抹喉的姿势，压低了声音：“他喜欢这样杀人。”

陈韶凝视着对方同样稚嫩的面孔，随即垂下眼帘，询问：“你们不害怕吗？”

学生摇摇头：“他不喜欢折磨人，而且……也很少对普通学生下手，有时候他在，反而更安全一些。”

他犹豫了一下，轻声询问：“你想举报他吗？”

陈韶也摇摇头：“我帮我朋友问的，他们在学期内认识很多年了。”

学生这才放松了一些，补充道：“那你朋友不要离他太近了，他有时候也会杀很亲近的人的，但是只要不和他说话，就不会有问题。”

【知识迷宫】的那本书上记载过由凶杀案诞生的怪谈，死者的不甘、怨恨、执念，都会化为怪谈的规则。

或许严子承就是这样诞生的。

陈韶送走那个学生，忍不住叹了口气。

到了傍晚，他特意从之前观察的【堕落者】学生里挑出来两个，在食堂外面打晕带走，检查完心脏问题确有其事之后，杀死了其中一名，把另外一名留在了林荫道里。

夜幕降临，月光洒下，那名【堕落者】就这样在陈韶的视线中消失。

陈韶再次叹了口气。

但也仅限于此了，他没法为严子承和辛立他们做什么，也不想冒太大风险去帮忙，因此他只是伤感了片刻，就打起精神走向了九年级的教学楼。

他第一次看见【被困者2】，就是在38班对面的那个班级，也就是九年级五楼南侧中间的那个教室。

教室门并没有上锁，他轻易地走了进去，径直看向那扇窗户。

那张浮肿的、哭泣的脸正愣愣地看着外面，在那张脸下面，是一个几乎充斥了半个教室的肿大身躯，白花花的肥肉一层层波澜般颤动着，巨大的口器在它的肚子上露出黑黄相间的利齿，一连串的口水顺着那些肥肉淌下来、又沿着布料边缘的猫毛滴滴答答地落在地面上。

陈韶的脚步迟疑了一瞬。

来源于母亲的“整洁”观念让他甚至有一瞬战胜了食欲，而作为人类的理智同样告诉他——这张脸的规则，或许并不如陈韶想象的那样和他契合。

也许美食城会喜欢这样的客人，毕竟它来者不拒。

“请、放我出去。”

与臃肿体型毫不相称的细弱声音再次响起，那张脸上甚至出现了可怜巴巴的神色，但是越发汹涌的口水明明白白显示出它对陈韶的垂涎。

这个玩意儿到底哪里和他的规则相称？

陈韶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本能——但是怪谈聚合的本能不会骗人，在某些方面，它比陈韶的人类思维更值得信任。

所以，疾病、自由，这两点哪一点接近？对方一看就像是骗好心人进去填肚子的那种怪谈好么？

直觉告诉我，我想吃！

【弟弟】的声音不服气地传了出来，陈韶甚至感觉自己有被揪了两下头发，后脑勺有点点轻微的疼。

“你想出来？”和上次一样，陈韶问着，“对了，你见过我吗？隔着玻璃那种。”

它的声音依旧细弱：“见、见过，你在对面的屋子里。你是来救我的吗？”

陈韶的一双脚依旧站在教室外面，只有身体略微前倾，摆出一副即将进去救怪谈的架势。

“你确定自己能从门框里出来吗？”陈韶问，“学校会愿意为了你拆墙吗？”

【被困者2】懵懂的眼神看了过来。

它慢一拍地意识到什么，低头往下看去，那张安静而呆滞的脸庞慢慢浮起恐惧，在陈韶举起手捂耳朵之前，惊惧交加的尖叫和狂乱的祈求就暴雨般袭来。

“怪、怪物！我、我怎么了？我怎么了？这不是我……这不是我！求求你放过我让我出去我不要在这里……”

疯狂挥舞的、大象一般的手臂很快就击倒了教室内仅存的桌椅，陈韶听到楼上传来短促的尖叫，也嗅到了绝望的情绪。

“饿……我好饿……多久了……有吃的吗？这个可以吃吗？”

很快，那些求饶的语句就变成了喃喃的呓语，【被困者2】捞起桌椅，低头一点点塞进那个巨大的口器。

等到两张桌子都消失在唇齿之间，它的神情才再次呆滞下来。

“请、放我出去。”

它很小声地祈求着。

第106章 降智debuff

7月18日上午。

顾怡静匆匆走出办公室。

假期学校的老师不多，能连上几节的就更少。岭前书院不知道是不是拿她当牲口使唤，上课的频率几乎是其他老师的两三倍之多，因此她最近状态不好，除了要抵抗两方的污染外，休息不足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现在是上午第三节课，陈韶申请毕业考已经有十四个小时，至今毫无音讯，也不知道是离开了还是在什么特殊环境里。

顾怡静希望是前者，那样的话说明他们的努力并非毫无意义……

她拐过走廊转角，突然停下脚步。

“快上课了。”她说，“你们为什么还不进教室？”

顾怡静的目光扫过那几个围成一圈的学生，还有中间露出个沾染了灰尘的衣角的人影，加重了语气：“需要我喊钱主任来吗？”

没错，就是这样，老师的职责就是保护学生不受伤害。

“老师，这个新同学摔倒了，我们是在帮忙拉他起来。”其中一个学生笑嘻嘻的，开始胡言乱语。

顾怡静认识这个学生的面孔，之前他总是待在教室角落，警惕得像只离巢的幼鸟，恐惧而犹疑。

“我来吧。”顾怡静说，“你们快去上课，不要迟到。”

她感觉到其中一个学生凝视了自己一小会儿，那目光并不带有任何成人的意味，更像是一片薄薄的刀刃，正迫不及待地插进自己的骨缝里。

但岭前书院终究还没有虚弱到那种地步，学生们只是安静了片刻，就齐齐回答了“谢谢老师提醒”，然后微笑着离开了。

顾怡静这才看清地上躺着的是谁——是李景之。

突然，好像有一股气堵在她的肺部，她开始感觉到胸闷，呼吸都有些不顺畅；周围的温度也仿佛突然降了好几度，鸡皮疙瘩一串串浮现在皮肤表面。

“李景之同学。”她哑声喊道，“我不是让你躲起来了吗？保安没有找到你吗？”

李景之抬起头来，他额头上有一道两根手指长宽的擦痕，已然鼓起了青色的包。

“顾老师……？”他晕晕乎乎地回答，“我、我在教室里、躲好了的，但是有人拉我……不知道怎么就来这边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挣扎着爬起来，红肿的手肘磕在水泥地面上，让小男生狠狠地瑟缩了一下。

顾怡静闭了闭眼。

“你去领过学分卡和腕表了吗？”

得到肯定的回答。

“那走吧……我们去上课。”

距离7月21日还有三天。

刚刚离开作案现场的【堕落者】们手舞足蹈地谈论着刚刚的快乐，眼神亮晶晶的，像是被奖励了糖果的孩子。

当他们走过教学楼的出口，沿着林荫步道走向操场，却忽然感到一阵眩晕，重重跌落在地。

陈韶从一棵大树背后走出来，蹲到他们旁边，慢条斯理地掀开校服，检查心脏。

“饿、了。”他自言自语，又仔细审视一遍地上的人，半晌，摇了摇头。

“不、能、吃。”

说着，陈韶顺手从校服裤子里掏出匕首，把上面缠着的布条解开，干脆利落地从心脏插进去，一个个解决，又随手拿走那些黑色卡片。

“考得……好一点。”他停顿一下，“还帮朋友、解决麻烦，需要……夸奖。”

这样想着，他抬头看向教学楼，又低头看看衣服上的血渍。

“算了……会吓到人。”

然后，陈韶径直走向食堂，认真地对窗口里的打饭阿姨提出要求：“我饿了……我妈妈是美食城的员工，请问……有员工餐吗？”

在他身后，鬼鬼祟祟跟踪了半天的天选者们哭笑不得地捂住了脸。

大腹便便的厨师从食堂后厨探出头来，它走到陈韶身边，仔仔细细地嗅了嗅陈韶身上的味道，眼神中闪过几丝犹疑：“闻上去是挺像……”

陈韶睁着纯然的眼睛看着它，重复了一遍：“我饿了。”

他仰起脸，认真地想了一会儿：“请问、有组长餐吗？”

厨师沉默了片刻：“你妈妈是前台服务部的？”

陈韶点点头。

“要是没有，”他不好意思地摸摸脸颊，“有桂肉也行。”

巨大的饥饿席卷着陈韶，他不知道自己是饿了多久了，只觉得有人往自己胃里灌了一升王水，正毫不留情地腐蚀自己的胃部。

“算了。”他终于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什么都行，只要不是菜肉。”

至于为什么不能是菜肉，一时半会儿陈韶也想不明白。他隐约还记得自己去吃了个小点心，好像有点过敏，需要消化一段时间……

这次“补全”的代价，不会是智障吧？

想到这里，他坐在食堂的长桌上，直接放空了思绪。

“50学分。”厨师把一盆肉摔到陈韶面前，瓮声瓮气地说，“快给钱。”

陈韶愣愣点头，一股脑把除自己之外所有学分卡都放在了桌子上，然后把脑袋埋进了盆里。

门口的天选者默默缩回脑袋。

“所以我们的秘密武器又被ban了。”

“他中午之前……能清醒吗？”

“不确定。”

“那下午还能上课吗？不上课也是有风险的。”

“谁去提醒他？”

“你们国家那位顾女士？”

“说实话，还挺可爱的。”

“我们走之前他能恢复正常吗？”

“……说不定能呢，要不你去刺激刺激他？”

“被自己人刀了我会被嘲笑一辈子的。”

食堂内，陈韶耳朵微微一动，他抬起头来，疑惑地四处看了看，最终把目光定在南门那边。

然后，他悄悄走过去，扶着墙伸出脑袋。

“你们想找我玩吗？”

“我们很关心你的考试进度。”其中一个华国天选者问，“想来看看你需不需要帮忙。”

陈韶右手伸进裤子口袋，摸了半天，掏出来一个圆形银质徽章，上面刻着一束难以分清种类的花。

“校长说我得了后两部分得了满分。”他兴奋地炫耀着，“我现在毕业了，你们都要喊我学长！”

“学长好。”天选者从善如流，“那学长下午还去上课吗？”

陈韶小心地把徽章放回去，欢快地摇了摇头：“不用啦，不过、我需要再留校……嗯，七天，等档案交接完毕，就可以走了！”

天选者点头，也露出惊喜的神色：“那就太好了，毕业之后哪儿都能去，自由自在的，不像我们，还得被关在学校里继续学习考试……”

被关在学校里？

不知道是不是错觉，陈韶突然觉得偌大的校园逼仄起来，广阔的天空也像是蒙上了一层纱，让他哪儿哪儿都开始不自在。

他在食堂门口发了一会儿呆，忽然遗忘了刚刚的错觉，转而说起了自己过来的目的。

“我买了好吃的，要一起、吃吗？朋友！”他热情地邀请，“很好、吃的，我请你们。”

“不用了，我们急着去上课！”天选者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随即飞快地跑回了教学楼。

陈韶站在门口，疑惑地歪了歪脑袋，紧接着朝另一个人挥了挥手——

“严子承，你要吃好吃的吗？”

严子承缓慢地眨了眨眼，随即咧开嘴笑了：“好啊。”

第107章 人性down

7月20日上午。

陈韶穿过教学楼五楼的走廊，百无聊赖地抛掷着那枚银色的花束徽章。

学生们正在等待老师到来，他们显然要比之前狼狈了许多，陈韶看见不少熟悉的面孔都消失了，或许是在教室里稍作休息，也或许是已经开始了永久的沉眠。

但是他不关心这个，他只是将目光投射其中，在这些开始骚动的学生中间仔仔细细地搜寻着，很快就找到了自己的目标。

“你好！”陈韶打了个招呼，“请问是徐慧玲同学吗？”

试图躲在高个子学生后面的、扎着低马尾的女生周围的学生惊恐地散开了，将她暴露了个彻底。徐慧玲面露怨毒，她猛地举起右手，尖锐的笔尖直直地对准了那个高个子学生的后颈，恶狠狠地刺了下去。

然而这几天下来，学生们基本都有了经验，她这一击也不过是堪堪带下来一道肉丝。伴随着学生的痛呼，这位刚诞生不久的【堕落者】本能地后退了一步，随即毫不犹豫地转身向另一侧的楼梯口逃去。

然后，她的动作停住了，思维也停滞在那一瞬，眸中的光彩很快便褪去，只留下一片空洞的黑沉。在她思维的最后，只看到被黑色布料包裹着的手朝着自己伸了过来……

政教处主任捏碎了那颗黑色的心脏，上百条黑虫破碎的尸体从指缝间倾泻而下，而尸体露出一个大口的胸腔里，更多的黑色虫子正在垂死挣扎。

学生们在教导主任出现的那一刻就扭过了头去，从同伴的眼里看到自己蔓延出恐惧和庆幸的眼神。陈韶在原地挥了挥手：“早上好，钱老师！”

政教处主任搬运尸体的动作停顿了一瞬，它点点头，算作回复，然后从来时的楼道离开了。

走廊里再次安静下来，陈韶从兜里掏出一颗糖，小心翼翼地塞进嘴巴里、舌头下面，抑制住自己直接咬碎咽下去的冲动。

脑子，一个只有失去了才知道珍贵的东西。

他按捺住叹气的冲动，舌头不自觉地拨动了一下那颗圆滚滚的草莓味硬糖。

原本陈韶打算得很好——毕业考试拿个高分，看是不是能获得个什么优秀毕业生的称号，然后把相关信息一股脑地透露给老家人和其他亟待拯救的小朋友们，顺便挽救一下顾姐可能失迷的后来……

但他忽略了两个怪谈污染的对冲不止能帮助人类清醒，还能帮助怪谈更不清醒。

【被困者2】的能力并没有超出陈韶的处理范围，至少本能没有朝他报警。真正让陈韶陷入那种宛如智障的状态的，是他吞噬【被困者2】的一瞬间，被学校判定完成考核、从而获得了【岭前书院】优秀毕业生的身份——是的，真的有优秀毕业生这玩意儿。

这也是为什么他会第一时间寻找【堕落者】并杀死，优秀毕业生的身份驱使着他协助【岭前书院】驱逐任何不利因素。

当然，他现在还是有些脑子不清楚，但至少能相对正常地思考——至少能够控制自己的思维不要总是往【岭前书院】和【被困者2】身上跑了。

“笨蛋。”他不满地嘟囔了两声，又拿舌尖抵了抵糖块，抬头看向正往这里走来的老师。

陈韶眨了眨眼。

“不是吧，兵哥也太倒霉了。”

新出现的老师正是在办公室丢了学分卡的那位，也就是陈韶看到自己时上课的那名女老师。而在此之前，陈韶从没有在学校里看到过她的身影。

现在，她的出现也就意味着，徐家文随时有可能到来——在这种动乱即将开始的情况下。

兵哥真的很倒霉。

“昨天有个老师被污染了。”有个天选者在旁边小声告诉他，“政教处主任解决了……她应该是来替补的。”

“坏消息是，”另一个天选者说，“下学期老师的空缺有四十个。”

如果上学期的老师没有超负荷运转的话，就代表着这些空缺全是在暑假的两个月里诞生的，想想看这意味着什么。

希望老师们人没事……这样的念头在陈韶的神经上划过，他突然想到那些自己认识的老师，他们应该全都是从暑假里活下来了的，才能出现在自己面前。

那其他老师的死活就无关紧要了，他们既不是朋友，也不是家人，也不是他的远亲——那些天选者们。

陈韶没发现自己现在的思维有哪里不对劲，他把嘴里因糖块产生的津液咽下去，感受着糖分带来的快乐，然后加入聊天：“但是你们已经考了两次试，上午发了成绩单，马上就能获奖了——你们应该会做初中题吧？”

马上要到手的奖项让天选者们现在也放松了很多，虽然他们知道动乱随时有可能发生，但至少通关顺利。

其中一个外国天选者无奈地耸耸肩：“很多我没学过的——所以第一次我空了一半的题。”

这样做更保险，确保第二次成绩远比第一次高。

顺带一提，其实他想交白卷来着，但是害怕被判定为学习态度不端正，还是老老实实考了个坏成绩。

“但我还是觉得不会这么容易结束。”华国天选者吐槽，“我猜审批需要三天。”

他猜对了。

下午上课的时候，顾怡静给他们带来了这个悲伤的消息。这就意味着他们至少要待到7月23号早上才能完成任务走人。

“故意的。”天选者们几乎可以肯定这一点，这把戏规则怪谈在【甜蜜的家】里就玩过，非要让天选者们经历常人所不能经历的，它才会感到满意。

所以，不出预料的，下午最后一节课的时候，陈韶等来了徐家文，还有【未来】的自己。

“你真倒霉。”陈韶长吁短叹，课桌下面的两只脚不堪寂寞地踢了踢前排的凳子腿。

徐家文迷茫而警惕地瞥了他一眼。

陈韶抬头看着风扇上悬挂着的尸体，自言自语：“还有一个晚上……”

谁又将死去？

第108章 结局1

凌晨一点，大雨如约而至。

陈韶没有睡觉，他戴着那枚徽章，正趴在教学楼四楼教室窗户上，睁大了眼睛观察外面发生的一切。

夜幕和雨幕同时遮蔽了学校里发生的一切，连月光都似乎黯淡了些许；瓢泼的雨声掩盖了不知从何而来的尖叫，陈韶的目光凝视着操场应该在的位置，仿佛听到了成千上百的虫子爬行的声音。

嗒。

嗒。

嗒。

秒针在转动。

陈韶舔了舔牙床，又一次取出一块硬糖，剥开塑料膜，丢进嘴里。

橙子味儿的。

他随手把发出噪音的塑料膜放到旁边的桌子上，指腹触及桌面略显粗糙的纹理时，突然听到四面八方传来一连串炸响。

陈韶几乎是本能地捂住后脖颈，感受到一块碎片重重地击中了左手的两个指节，痛苦席卷而来。

叮叮当当的碎响声响起，玻璃窗上陡然显现出数个网状裂痕，陈韶猛地回头，只看见黑板上方空空荡荡的，原本挂着钟表的位置此刻只留下了一圈比正常墙面要白上许多的痕迹。

学生们的尖叫声随之而来，那些虫子爬行的声音似乎也潜藏其中，正密密麻麻地向这里行军……

【时间】失控了？

左手手腕上的腕表也不甘示弱地开始发烫，炽热的温度几乎能烫掉人的一层皮，但表盘上的时针、分针和秒针依旧不紧不慢地旋转着，没有半分减缓或加速的征兆。

陈韶立刻离开教室，快步赶往五楼——

五楼通往六楼的楼梯口再次封闭了。

身后的教室门突然掀开，两个扭打着的学生从门内跌了出来。

身形更为壮硕的那一位双目赤红，额头有一道极深的血痕，钟表的碎片直愣愣地插在那里，乃至于露出一点惨白的头骨。

陈韶看到他兴奋到扭曲的神情下面急速涌动着的一个个小包，几乎能想到那些虫子在脂肪中间穿行的样子。

几乎只有半秒，就有黑虫从他的眼眶、耳道和嘴巴里爬了出来，然后是那些刺破了皮肤的虫子。它们从宿主的躯体中降生，沿着他赤裸的手臂、攀爬过一枚碎裂的黑色腕表，然后流水般滴落到被一枚钟表碎片死死抵着动脉的学生脸上。

然后，它在脸皮上割出一个十字型的裂口，黑色甲壳包围的脑袋扎了进去。

陈韶看到那个壮硕学生的眼睛有一瞬间变得漆黑，仿佛有一层胶质糊在了上面。

一股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浓重的恶心感涌上陈韶的胃部，但是更令人难以忍受的是头皮被撕扯开、脑子被取出任人观赏的强烈窥视感——

【恶念】在注视他，而【岭前书院】对此早有防范，两个怪谈的污染在他脑子里打着架，就像是之前漫画家和音乐家那样……

陈韶后退了一步，有雨水顺着风的轨迹入侵了走廊，毫不留情地打在他的肩膀上，泛着丝丝凉意。

如果现在这里站的是任何一个普通人，他们会在被注视的第一时间就转化为【寄居体】中的一员。

和那个被钟表碎片杀死的学生一样。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那个学生会被突然转化为【寄居体】？【岭前书院】五楼教室已经失去了保护作用了吗？

他依旧快速后退着，直到退到楼梯拐角，然后立刻转身往楼下跑去。

不，至少不完全是。那两个学生情况明显不一样，另一个被撞出来时还在挣扎，那些虫子也是在试图污染他，所以一定是因为壮硕学生有其特殊之处……

那枚碎裂的腕表。

从陈韶的角度来看，他看不见另一名学生的腕表情况，但至少他看得见【寄居体】的腕表已经碎掉了。

也就是说……被严重污染的【未来】重新回到了他身上。

顾怡静！

陈韶蓦地睁大了眼睛，原本还算沉稳的神情中浮现出一抹惊恐。

他早该想到的，白雾之后最先出现问题的，除了教学楼里那些小怪谈，就是被迫卷入时间线的学生！

教学楼离教师公寓有着两三分钟的步程。

陈韶迅速穿过黑暗的校园，顾不得去查看忽然灯火通明的食堂一楼，直接站到了公寓楼下。

正处于极端恐慌的李景之躲在公寓一楼走廊的角落，剧烈地颤抖着。

“顾老师呢？”陈韶迅速提问。

李景之抖着嘴唇：“她、她变得和之前一样、很奇怪，然后……然后把我推出来了。”

“腕表怎么样？”

李景之花了两秒钟处理这个信息，接着他抬起手腕，上面的腕表毫发无损。

“我是说顾老师的腕表！”

“……碎了。”李景之咽了咽口水，“两个都碎了……”

陈韶眼前一黑，他剧烈地喘息两声，脚步丝毫没停，随即快速跑到楼上，毫不遮掩地暴力攻击房门。

咚咚咚！

“顾老师！”他高声喊道，“你吃药了吗？你需要去医院吗？”

他做了他能做的一切——尽力弄清楚了假期学校的所有规则，把能收集到的特殊资源全都交给了顾怡静，包括从那个学生身上扒下来的黑色腕表和兜里仅剩的各色药片。

他希望顾怡静活着——作为人类。

吱呀——

门开了。

陈韶猝不及防地往宿舍里跌进去，扶着门框才勉强站稳。他抬起头来，只看到空空如也的宿舍，地面上到处是杂乱无章的玻璃和瓷器碎片，单人床旁边的那些上面沾染了十几滴血珠，正往木质地板里晕染。

床上放着一张A4纸，纸张右下角有一个明显的凹陷。

顾怡静的名字清晰地添了上去，笔迹虽然凌乱，甚至笔画末梢破了两个洞，但依旧能看出是顾怡静的笔迹。

陈韶僵住了。

“顾、顾老师呢？”

李景之壮着胆子、一步步扶着栏杆、拖着完全变软的腿挪上来时，就看见那位很厉害的转学生正站在公寓门口。

“……她有事要忙，先走了。”陈韶深吸了一口气，“你先跟着我吧。”

第109章 结局2

辛立猛地睁开眼。

夜晚的教室没有电力供应，月光也被厚重的窗帘遮挡，但已经适应了黑暗的视觉让他能隐约察觉到周围的动静——似乎并不是那样正常。

他谨慎地屏住了呼吸，又把自己往角落里塞了一点，然后才掀起眼皮去仔细观察周围的动静。

新认识的同学们就在他周围，其中一个正在守夜，注意到他醒来的动静，偏过脑袋来轻轻地点头，算作打了个招呼。

辛立的心稍微安定了一些。

不知道为什么，他总觉得这些明明和他同龄的学生拥有一种比妈妈还要沉稳的气质，比起学生更像是值得信赖的成年人。

不过考虑到陈韶同学也是这样的情况，那或许他们也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比较沉稳而已……

混乱来得突然，在挂钟猛然炸裂的下一刻，辛立感觉到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打在了自己的肩膀上，他难以自控地惨叫出声，甚至忽略了手腕上的灼痛，然后他听到周围也有相似的、饱含痛楚的惨叫和尖叫。

发生了什么？教室不是安全的吗？那些怪物进来了吗？

数日累积的恐慌几乎是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原本承受着剧痛的肩膀也似乎失去了知觉，辛立撑着教室墙面颤颤巍巍地站起来，只能看见室内人影憧憧，所有人都狂乱地挥舞着肢体，在黑暗的环境中就仿佛一条条抽搐的触须。

“教室里不安全了……这儿不安全了……它们要进来了……”有人尖叫，“快跑！”

辛立听到有人试图开锁的声音，紧接着房门发出砰的一声，他本能地一低头，仿佛这样就能躲避月光的溶解，但那些银色的诅咒并没有出现——门没有被打开，而是被人直接用身体抵住、挡住了那几个失去理智的学生。

“挂钟炸了！”

有人扯着嗓子喊了一句，辛立勉强辨认出那是他的新同伴之一的声音。

“别开门！外面有月亮！”

辛立来不及放松，他听见离自己很近的地方传来了一些不太平常的响动，在意识到那是什么声音之前，他猛地转身往后扑，右手死死地拽住了险些被拉开的窗帘。

“你疯了！”他听见自己颤抖的嗓音，“我们都会死的！”

那人没说话，只是剧烈地挣扎起来。辛立被重重地推到墙上，受伤的左肩撞上略有些粗糙的墙面，半个后脑勺也因为撞击而嗡嗡作响。

而就在这嗡嗡的响声中，辛立听到一点熟悉的簌簌声，离得很近……很近……

不行，对方的力气太大了，我按不住他……

“徐家文！”辛立的音调几乎拧成了一条线，“他要拉窗帘！快过来帮忙！”

凌乱的脚步声迅速接近，徐家文两只手抱住那个人的脑袋，狠狠地往墙上磕了一下。

效果立竿见影——对方马上就软软地倒了下去。

辛立这才放开手，极度的恐慌和剧烈的运动让他肺部生疼，四肢也软趴趴地使不上力气。他急促地喘息几声，感觉到后脑依旧一阵嗡鸣。

“他……他死了吗？”

“晕了。”徐家文说，音调还算平稳，“放心，死不了，我力道把握得还算准确。”

“哦……好厉害。”辛立晕乎乎地点点头，然后用劲儿甩了甩脑袋。

“你听见了吗……”他呆呆地说，“好像……好像有虫子的声音。”

周围的动静也都渐渐平息下来，辛立听到他的另一位新同伴——一位女同学正低声安慰着那个险些打开教室门的学生。教室里只剩下了小声对话的声音，还有低低的啜泣。而在越发安静地背景下，那些簌簌的声音越来越清晰了。

“它们在外面。”辛立忽然说，他打了个寒颤，眼睛死死盯住乌黑一片的地面，“它们在外面，我听见了……”

“别说话。”另一个同伴说，“它们不会进来的，门锁着。像之前一样就行。”

真要是进来了……另说。

辛立不敢再靠着墙壁了，他慢慢挪到教室中央，抱着膝盖，脑子里一团乱麻。

为什么挂钟会突然爆炸？为什么那个同学要害死他们？他还能在这个学校活多久？陈韶去哪儿了？他还安全吗？还有严子……严子怎么样了？

他就这样睁着眼睛，直到天亮。

\*\*\*\*\*\*

教师公寓。

陈韶本来打算把李景之安置到0101，然后回教学楼看看其他天选者和辛立、刷子他们的情况，但是当他走近0101的大门，那些先前被他忽视了的血腥味儿就毫不留情地钻进了鼻腔。

0101是唯一能校准黑色腕表的地方。

陈韶立刻尝试推门进去，但这扇门果然依旧从内部上了锁，他习惯性深吸一口气，立刻被血腥和灰尘味儿搞得有些反胃。

“老师，你还好吗？”

不得已之下，陈韶只能开口询问。

大约过了半分钟，陈韶听见机械转动的咔哒声，他马上再次拧动门把手。

有一条血迹斑斑的胳膊从刚打开的门缝里掉了出来。

0101内部的灯依旧亮着。

陈韶顺着那条胳膊往上看，校准老师脸色惨白，上半身倚靠在门边的墙壁上，胸前腹部全都凝固出黑红色的血渍；下半身则刚刚从0101中央的血泊中拖拽过来，笔直而纤细。

我还剩的有治疗物理伤害的药片。

陈韶把那些药片拿出来，试图给校准老师喂下去，但他只是直愣愣地盯着陈韶，半晌，眼珠子往下动了动。

他想让我做什么事情？

陈韶回头示意李景之躲好，然后往前几步、跪在校准老师旁边，伸手揭开那些粘在他身上的衣服布料。

他看到了一个银色、带弧度的金属边缘。

陈韶意识到了什么，他加快了速度，很快，那样东西的全貌就暴露在灯光下。

是一个钟表。

它足有成年男性四五个巴掌那么大，就镶嵌在校准老师胸口，周边的血肉和那些银色的金属长在了一起，血管和肌肉全都清晰可见。

这块巨大的表没有玻璃遮挡，陈韶能相当轻易地把手伸进去、触摸那三根指针，但他并没有这样做，而是抬头看向校准老师的脸。

“它停了。”陈韶说，“外面的时间乱了……我能做什么？”

校准老师的眼球转向右侧。

陈韶于是站起来往那边走，顺着他的视线，在柜子里找到了一份档案。

第110章 结局3

《373管理方法》

本文档仅供给373保管者阅读使用，并由373保管者随身携带保存。在阅读本文档前，请确保你拥有B级及以上权限、或已获得相关授权。

一、373档案（简略）

代号：遗憾

别名：无

编号：373

分类：物体-固定型-陷阱型

位置：明川省-九华市-九华市综合学校

强度：普通-危险

介绍：

（1）来源：

373诞生于成年人对学生时代的怀念、对过往未能好好学习的遗憾。

（2）外形：

①373本体为3寸银色学生用闹钟，但无充电口、无电池槽，这是将其与真正闹钟区分开的唯一特征。

②373被启用时，为镶嵌在人体胸腔内的一块半径为179.33mm的银色表盘，其金属框架与承载者血肉相互融合，无法人为拆除。

③373-1为黑色电子腕表，无法拆除。

污染特征：

（1）373与45结合后，在45内形成特殊时间域。

第一阶段：人类短期进入时间域内，无法与【校准时间】同调，因而会短暂踏入【时空裂隙】，看到【过去】的影像，并随之遭到污染。

第二阶段：人类长期处于时间域内，将罹患时间紊乱综合征，受害者时间认知和所处时间线受到影响而扭曲。

（2）当时间域内人类遭遇无法逆转的危险时，将会被373传送至上一次暑假期间，除373外一切怪谈影响都会被【隔离】。

（3）当373待机时，时间域内将产生严重的【时空紊乱】，【隔离】将被撤除。

（4）在【时空裂隙】出现时进行互动，有概率被拉入【过去】。

（5）373-1具有检测【时空波动】的能力，当佩戴者遭遇【时空波动】时，373-1会发出强烈的热度，并尝试抵抗【时空波动】。

触发条件：同上。

应对措施：

①避免踏入时间域内；②避免遭遇致命危险。二者需同时满足。

救治方法：

（1）九华市医院及其医疗用品。

（2）373-1可以代替佩戴者承受一次【时空紊乱】。

二、373保管者守则

1、保存有关373的秘密，禁止将其外泄。

2、避免与编号46正面冲突，你会是它的第一目标。

3、一般情况下，编号45会保护保管者，但373-3-3教师公寓0101宿舍为最安全地点，尽量避免离开0101.

4、请牢记，你是人类。

5、你不是人类，你不需要饮食和排泄，也不拥有善恶。如果你感到自己拥有了以上任何特征，立刻服用药物，并直视373一分钟以上。

6、你唯一的职责是保管373，并以48小时为频率，为373-1的时间进行校准。

7、你需要每隔一小时使用卫生间内的全身镜观察身体。请牢记，正常人类不是圆形的；正常人类的双腿由骨骼、肌肉、皮肤等组织构成，温热而柔软；正常人类的关节活动时不会发出齿轮声；正常人类的声带不会发出指针转动声。

8、一般情况下，373不会对你造成伤害。如果你感到胸腔剧痛并发现自己大量出血，立刻离开0101，并前往校医院进行治疗。

9、当你到达校医院后，立刻进入精神科，使用桌面上的固定电话，拨打号码4546373，告知对方发生的一切。

10、如果您来不及前往校医院，请将本文档交付给任何您可以信任的人，要求他/她携带373本体前往校医院。

11、我们衷心感谢您的牺牲，愿您安息。

\*\*\*\*\*\*

陈韶合上这份薄薄的档案。

他回头看向保管者，对方已经停止了呼吸，而就在这几分钟时间内，这具奇异的尸体就已经完全凉了下来，血液也停止了“泄露”。银色的373表盘依旧堂而皇之地镶嵌在尸体的胸腔内，锐利的指针在灯下闪着光。

同样闪着光的，还有保管者的脚踝，那双已经过时了的旧板鞋被锐利的针尖刺穿了，两条裤腿也软趴趴地掉了下去。

那已经不是两条血肉组成的人腿，而是两根粗细不一的指针。

变化就这样在陈韶视线中完成了。保管者的身体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地变成了闹钟的一部分，双腿是分针和秒针，双臂就合成了时针，那些狰狞的血管和肌肉也逐渐平缓下去，服帖地变成了一面平平的表盘。

咚！

一个巴掌大的银色闹钟突然从尸体胸膛滚落在地，头顶的铃铛发出一阵清脆的叮当。

陈韶收好373档案，从保管者的衣柜里找出一个背包，又隔着对方的衣服把373包好放了进去。

顾怡静的灵魂要死了。

隔着衣服接触到373的一瞬间，陈韶猛地感到双眼一阵酸涩。

373能跳转时间……

他抓着包裹的手指紧了紧，还是抬脚走了出去。

夜色依旧很深，月光倒是比先前明亮许多。李景之站在阴影处，惴惴不安地看过来。

陈韶扔过去一件保管者的大衣。

“裹住自己，过来。”他说。

李景之咽了咽口水，听话地把自己裹好，确保没有哪怕一根头发丝露出来，才一点点挪过去。

“你就在这儿待着，锁好门，等我来找你。”陈韶说，“如果到了七点我还没来，你才能出门，记住了吗？”

李景之努力忽略地面上的血泊，僵硬地点点头。

教师公寓在初中部最北边，校医院则是在最南边，中间隔了一个操场。陈韶不敢冒险，只能从学生公寓那边绕过去。

两点零七，陈韶到达了校医院门口。

正门不出意外锁着，但陈韶记得辛立告诉过自己，校医院最东边有一扇窗户可以从外面打开，他小心翼翼地绕了一圈，终于找到了那个被木板挡住的窗口。

窗口有点高，爬上去费了点力气，但好在没有引起任何注意。陈韶轻轻落地，又回身把窗户从里面锁上，才顺着记忆的方向往精神科走。

不幸中的万幸，精神科并没有锁门。

那部黄医生曾经用过的电话机就摆在桌面上。

“滴——”

“滴——”

没等电话响第三声，话筒就蓦地发出一声蜂鸣，一个语气严肃的声音透过话筒略有些失真地响起。

“373？”

“老师出事了。”陈韶刻意掐尖了嗓子，佯装颤抖，防止对方提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我把那个闹钟带到这儿了……你们什么时候来？”

“40分钟。”对面立刻回答，没有丝毫犹豫，“把闹钟放到桌子上，去二楼躲着！”

陈韶完全没有异议，电话那面马上被挂断了，只留下一串忙音。

他伸手往电话按键盘那边挪了挪，想给家里打个电话，但还是放弃了。

或许市务局那边会查……

他把那个包放到电话旁边，有些不舍地看了两眼。

脑中的声音依旧在蛊惑他去拨动闹钟的指针，但是……让学校恢复正确的时间秩序更重要。

陈韶没再做任何停留，他从窗口翻出去，离开了校医院。

第111章 结局4

天总算亮了。

辛立揉了揉瞪了一晚上的眼睛，扶着旁边的桌子站起来时，险些一头栽倒。

教室里的学生们有一半跟他差不多，另一半则是和昨天晚上熄灯前没什么区别，依旧冷静而戒备。

徐家文默不作声地把外侧窗帘掀开一个缝隙，另一个天选者在走廊那侧也如法炮制。他们小心翼翼地观察了外面的情况，然后对所有学生宣布：“外面没怪物，应该能出去了。”

话音落下，教室里依旧一片沉寂，学生们隔了四五秒才发出声音，有两个来的时间并不长的普通学生直接哭出了声。

辛立没有哭，再多么害怕，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警戒中也几乎消失殆尽了。他探究似的看向徐家文，轻声询问：“我们要去找陈韶吗？”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他总觉得在自己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对方的冷硬的神色缓和了一些，朝他摇了摇头：“他应该没事，我们人多，目标大，等他来找我们。”

辛立胡乱点点头，想问问其他事情，但是想到这些同学也和他一样什么也不知道，就无奈放弃了。

无事可做的情况下，他只能继续去观察教室内的一切。

昨晚的挂钟爆炸和骚乱显然对原本整齐的教室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桌子椅子歪的歪、倒的倒，一大堆书籍杂乱无章地覆盖到了铺着一层血垢的水泥地面上。

被同伴们拉开的窗帘外并不是平时干净整洁的走廊，一些极小的黑色颗粒沾染在白墙和瓷砖上，又或者已经深深地扎根其中，让人不禁想到夏季的桑葚。

然而，最令人惊讶的是，黑板上的挂钟依旧完好无损地挂在那里，甚至显得比之前还要更干净，在晨曦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过了一会儿，情绪崩溃的两个学生也被拉了起来。他们站在堪称废墟的教室里，静默地对视了一阵子，而后一齐弯腰开始收拾。

“你们收拾完了吗？”

窗外忽然传来敲击的声音，学生们不约而同地往相反方向挪动了几步，才缩着脖子看过去。

辛立惊喜地发现，那是陈韶。

“你……”徐家文打开门，刚说了一个字，就被陈韶打断了。

“把课表拿出来看看。”陈韶挥了挥手上那张纸，“然后我再跟你们说别的。”

辛立连忙从裤子口袋里掏出几乎变成破布的课表，对着窗外的阳光一点一点地看。

然后，他睁大了眼睛。

“体育课？！”不只是辛立，其他几个小孩也尖叫出声，他们的眼睛死死地盯住上午第三节被更换的课程，脸色在硕大的黑眼圈的映衬下更显得惨白。

“体育课。”陈韶肯定了他们的视力，“而且上面备注了必修。”

他把课表还给李景之，随即也从口袋里掏出个东西，但不是新的课表，而是另一颗水果硬糖。用舌头把它推到左边的腮帮子里之后，陈韶走到天选者们旁边，简略地说明了昨晚的情况。

“至少她还活着。”

安慰总是空洞的，但不论如何，【遗憾】已经重新生效是个好消息，至少他们不用在上体育课的时候才要分心担忧被卷入【时空裂隙】。

第三节课很快就要来临，陈韶已经毕业，按照【岭前书院】的规则，即使“手续”还没办完，他也不用再参与任何课程。天选者们和其他学生也极力阻止他进入操场，所以他只是在操场外面、政教处旁边看着。

“我的安全最重要。”他自言自语着，把糖块从左边的腮帮子推到右边，“只要我能一直活下去，那一切牺牲都是值得的。”

“真讨厌。”

咔嚓。

陈韶直接咬碎了那块葡萄味的硬糖，酸涩的味道顿时充斥了整个口腔。他嚼了几下，很快就把糖的碎屑咽了下去。

在他的视野中，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走进了操场。他们看不见表象下的真实，也不知道自己的每一步都踩在黑虫铺就的地面上；看台上的人影开始骚动，一个个地往下坠落，在接触到虫群的一瞬间便融入其中。

于是虫群的规模越发壮大，学生们几乎是主动走进了虫子的海洋中，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即将成为其中的一部分……

严子承也出现在学生的队伍里，它几乎是瞄准了自己的昔日好友过去的，目标方向相当明确。

叮铃铃——

学校的铃声再次响起，而已经开始出现裂痕的操场围栏和大门上，悄无声息地出现了一块崭新的铭牌。

【为了保障同学们的身体健康和运动安全、维持操场的正常使用，请初中部全体师生遵守以下规则……】

他悄悄地舒了一口气，总算放下心来。

只要还有确切的规则存在……那就还是安全的。

陈韶闭上眼睛，倚靠在了政教处的墙壁上。

操场内。

辛立几乎是胆战心惊地看着记忆里的一切重复着。

他看不见操场上的黑色甲虫，但能感觉到一股压抑的氛围阴沉沉地分布在四周。教学楼的铃声也变得渺远，被近在咫尺的尖锐哨声压了过去。

伴随着不知名的体育教师的指令，阴暗疯狂的念头逐渐从他的脑海中滋生，他听到周围传来粗重的喘息声，每个人都红着眼，虫子从人们的四肢爬向心脏……

他又听见那些虫子攀爬的声音了。

他们会变成那种怪物吗？他们身体里的虫子会钻进他的皮肤、一点点啃噬他的血肉和灵魂，然后戴着他的皮囊活下去吗？它们会去吃掉妈妈和弟弟他们、还有薛宇涵他们吗？

这样的猜想几乎让他发抖了，他忍不住抬起胳膊来，双眼紧紧盯着自己那双分布着青紫色血管的手。

如果、如果能在他们变异之前杀掉他们……

鲜血溅射到辛立脸上。

他被这种温热的质感烫得一个激灵，茫然抬头时只看见严子承站在他面前，一具被割喉的尸体还没有来得及倒下，大动脉里的鲜血正喷涌而出。

“好久不见。”他听见好友轻快的问好声，“你来了这么久……怎么不来找我呢？”

第112章 结局5

严子承只说了这样一句问好的话，就转身离开了，没有一星半点聊天的意思，就好像那不是和生前好友的久别重逢，而只是逛街时抬手打了个招呼。

辛立看着他手里的刀子划过又一个发疯学生的颈部动脉，怔愣地伸手抹了一把脸上的鲜血。

他狠狠地闭了闭眼，又睁大眼睛往那边看，但视野中的景象依旧没有发生任何变化。

站在那里的是严子承，又不是严子承。它有着严子承的面容和身体，但无论是横亘于脖颈上的外翻发白的伤口，还是周身的青青紫紫的伤痕，都昭示着它绝非人类的事实。

‘他疯了。’

辛立想起陈韶告诉自己的这句话。

可他不是疯了，他死了。

辛立不知道哪个更糟。

他的目光依旧追随着好朋友的身影，思维停滞着。

不远处，徐家文和其他天选者们站在一起，谨慎地把目光维持在看台以外。

他们当然也看到严子承了，但是或许是因为遭受的污染程度还不够，只有一个天选者看到了那副惨不忍睹的身躯。

“别看它！”

女天选者低声喝道。

她几乎是立刻就挪开了视线，但仍然感受到澎湃的杀意从心底踊跃而起，过往那些曾经伤害过她的人类的面孔悄然浮现，从活人的面孔变成了一副副令人心潮澎湃的死相，那些滚烫的鲜血和人类死前的惨叫似乎已经泼在了她的脸上。

微笑，应该微笑，我即将从过往的噩梦中解脱，走向更美好而自由的未来，保持微笑。

她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右手伸入口袋，轻柔地抚摸着每个天选者都准备了的美工刀，随即猛然抽出，径直插入了朝他们袭击的一个【堕落者】的心口。

“我想杀了一些人。”在鲜血中，女天选者按照先前的约定，轻飘飘地表述着自己当下的思维，“现实里的，那些曾经嘲笑过我的龅牙、拿我的身材取乐的人，还有害死了阿贝拉的那个怪物……割喉是不是太便宜它们了？把牙一个个敲掉或许更好……我要把那些画一张张盖到它脸上……”

她的眼神有些虚幻地扫过同伴，忽然咯咯一笑。

“你们没做过这种事，我不想杀你们，好消息。”

更好的消息是，至少在被【严子承】污染后，她还能在一定程度上有理智的思考。这代表着他们不必立即放弃这位同伴。

其他天选者没有说什么，只是不约而同的变换了姿势，把受污染的天选者围在中间的同时，也做足了一有异常当即下手的准备。

然而那位深受污染的女天选者又一次开了口。

“徐。”她的声音变得缥缈，“有虫子在往你脑袋里钻。”

“不，不是你，”她说，“每个人都是。”

“每个人……我感觉到它们了……它们在我脑子里……在我的血管和骨头里……”

徐家文悚然一惊。

说完，女天选者脸部的皮肤骤然膨胀起来，黑虫在那下面涌动。她吃力地笑了，忽而抬起手。

“告诉他们，”她说，“要派没有被欺负过的人到那里去。”

手指间寒光闪过，她利索地割断了自己的喉咙，白皙的皮肤瞬间松垮下去，连带着学生的校服堆叠在操场的地面上，黑虫失去了目标、四散而去。

这是他们来到【过去】后的第一个减员。

距离体育课结束还有二十九分钟。

没有等到下课铃声响起，陈韶就看到操场的金属栅栏门终于不堪重负似的轰然倒塌，连带着刚刚出现的金属铭牌也被狠狠地拍到了地上。

那些银色的栏杆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被黑虫淹没了，甲壳和金属相击的声音令人头皮发麻。

砰！

学生公寓的方向猛然传来一阵爆炸声，浓烈的火光几乎将半个天空都染成了血红，空气中几乎都弥漫起烟尘的味道。

陈韶能感受到整个学校都开始躁动起来，那些蛛丝一样的细线又重现在天空中浮现，黑色的光点在白线上跃动，密密麻麻得如同啃噬植物根茎的蛆虫。政教处的白色小楼同样被这些虫子淹没，背面的藤蔓类植物只留下一地粘稠的碎屑。

“陈韶同学。”教务处赵老师的声音出现在身侧，“能请你帮一个忙吗？”

它侧过身，让陈韶看清楚不远处一群陌生的成年人。

“带他们去校长办公室。”

那些成年人都穿着综合学校的教师制服，气质也都带着涉世未深的纯然。他们看上去竭力保持镇定，但依旧能让人看出他们内心是何等惴惴不安。

陈韶几乎是立刻明白了这群老师的作用——开学时八年级增加的40个教师职位，或许很大一部分就是由他们提供。

换而言之，他们正在走向死亡。

陈韶没有拒绝。

他让老师们闭上眼、手拉着手，然后遵循着徽章的指引，拉着他们一起走进烟雨朦胧的明德轩。

比起上次，湖水明显浑浊了许多，大片虫子的死尸悬浮在湖面之上；红木桥右侧原本挤挤挨挨的荷叶也稀疏了许多，依旧存活的一部分也堪称残枝败叶，芝麻大小的黑虫依附在它们的茎秆上。

老师们一个接一个地跳进了水中。

几乎是刚一接触到水面，他们就立刻消失不见了，而湖泊里多了十多条游鱼，他们大张着嘴，一口口啃掉荷叶茎秆上的虫子。

一小部分虫子开始转头攻击游鱼，顷刻间便把鱼鳞咬得千疮百孔。他们金红相间的躯体慢慢开始腐烂，先是鱼鳍，而后是鱼腹，再然后鱼头上的肉也一块块地腐败变质，脱落后与黑灰色的骨架一同沉积到这片广袤的湖水里。

直到绝大多数黑虫都被啃噬完毕，这些游鱼也只剩下了两三条，渐渐地，尖利的牙齿从鱼嘴中生长而出，伤痕累累的鱼躯也一点点复原。一尾锦鲤从湖水中跃然而出，凶狠地冲向了桥面上的陈韶。

陈韶后退一步，看着他扎进水里、溅起一片巨大的水花。

结束了。